目录TOC

《支配神話》

作者：輕若君子

內容簡介：

成為原始部落供奉的神靈，虞蘇以天地星辰為盤，以芸芸眾生為棋，為成為萬界最強神靈而奮鬥。這是一個可以往返於地球與異界的神靈故事。PS:唯我獨法、幕後黑手、信仰類作品。......

# 第一章 耳畔低語

熾陽懸空，炎炎烈日。

如今正值夏季，草木生長的特別茂盛，樹恭弘=叶 恭弘油亮，榆樹枝繁恭弘=叶 恭弘茂。撐起了一片濃濃的綠陰。

魔都，天虹科技公司大廈內，一個個初出茅廬的年輕人手中握着名牌大學的畢業證書，焦慮地站在長廊里，等待着接下來的面試。

“下一位。”

平淡的女聲從掛着面試室三個大字的房間內傳出，一位神情落寞的青年與另一位容光煥發的西服青年擦肩而過，朝着大廈外走去。

青年大概有二十齣頭的年紀，穿着一身嚴肅地黑色西服，身材高大，皮膚白皙樣貌頗為俊朗，但渾身上下散發著一股萎靡的氣息。

他叫虞蘇，是魔都大學的應屆畢業生，在學院里可以說是天之驕子，畢業前意氣風發，想要在魔都闖下一片屬於自己的輝煌。

卻沒想到，畢業之後困難重重，工作難找，而最為關鍵的是自己也經常聽到莫名的幻聽。

那幻聽，如同惡魔的囈語，時而在白日，時而在夜晚，讓虞蘇輾轉難眠，精神失常。

在面試時，那種聲音也是經常響起，讓他頭疼難忍、難以自拔。

這也是他出身名校卻一直沒有工作的原因：沒有老闆會願意接受一位疑似有病的員工。

醫院的大夫檢查了數次，最後告知虞蘇緊張所致，只要放寬心態，一切自會無礙，頭疼的毛病也自然會消失。

虞蘇將信將疑，帶着這股疑問，遊走在街道上。

那股源自靈魂深處的疲倦不停地衝擊着虞蘇的大腦，行走在大街上，虞蘇感覺自己的靈魂已經離自己遠去，現在行走在大街上的，彷彿只是一道沒有靈魂的軀殼。

突然，一股鑽心的疼痛莫名從虞蘇腦海中爆發而出，隨之而來的是不斷加劇的低語！

“額啊”

他瞬間跌倒在地上，用力地蜷縮着身子，發出痛苦的呻吟聲。

疼痛不斷加劇，這種痛不欲生的感覺讓虞蘇難以抵擋，他抓着自己的頭髮，甚至都抓掉了一大把也無濟於事！

他甚至想一刀結束自己的生命，只可惜手中無刀，根本就沒有辦法自我了斷。

而此時此刻，正在大街上的人紛紛圍了過來，看着虞蘇的慘狀，指指點點。

“這人怎麼了，發病了？”

“誰知道，真是倒霉，出門竟然遇到這種事兒！”

“我就知道今天不應該出門，晦氣！”

“少說兩句，我剛剛打電話叫救護車了，來兩個小伙子幫幫忙吧。”

外界的聲音並沒有被虞蘇所得知，他現在還沉浸在那惡魔般的低語之中，無法自拔。

“什麼究竟是什麼東西！”

即使這囈語已經持續了數個星期，但從來都沒有像今天這樣痛徹心扉。

“快，快來按住他！”

附近的好心人已經上前來，兩人按住虞蘇的胳膊，兩人按住虞蘇的腿，而一個年歲似乎很大的老者則是迅速掐着虞蘇的人中，想要讓虞蘇回過神來。

虞蘇猛烈的掙扎着，那惡魔的囈語越來越近，他彷彿聽到了獰笑之聲，笑聲中帶着得意與自己聽不懂的言語。

劇烈的疼痛與陌生的獰笑讓虞蘇感到無盡的恐懼，他彷彿被置身在一道暗黑囚籠之中，無法掙扎。

“偉大的虞”

“您是”

“您執掌”

“請庇佑”

在惡魔般的囈語之外，突然間，一道令虞蘇半知半解的聲音出現，那道聲音彷彿黑夜中的陽光，又彷彿落水者的稻草。

“請您接受祭品”

雖然虞蘇不知道那道聲音用的什麼語言，但在一知半解與愈發愈加劇的痛處之下，虞蘇連忙大聲喊着：“接受！我接受！”

正在平復虞蘇的老者與圍觀人群為之一愣，就在這一瞬間，虞蘇身體里爆發出強大的力量，瞬間掙脫了附近好心人的掣肘。

虞蘇只感覺自己的頭疼彷彿開始消退，不由大喜，剛剛站起身來，便感覺一陣頭暈目眩，隨即眼前一黑，飄散到了上空。

老者見虞蘇掙脫了眾人的束縛，站起身來后又突然癱倒在地上，連忙上前為虞蘇把脈，不料臉色一變。

緊接着，老者迅速探了探鼻息，卻不見半分，當即就是有些發愣，久久不能平靜：“死死了”

圍觀群眾一陣嘩然，閃光燈接連響起，一陣又一陣的討論聲在圍觀群眾中產生，各大論壇紛紛出現了魔都街頭青年發病死亡的消息。

但不知為何，新聞越來越偏，最終竟然被報道成了“工作壓力太大，魔都青年當街猝死”的新聞。

整個網絡上也引此產生了一股青年壓力大的風潮，至於那位猝死的魔都青年已經被人下意識的忘卻了。

虞蘇也不知道自己在哪裡，只感覺附近很暗，一切都是灰濛濛的，什麼都看不清。

自己腦海中的低語聲在這裏也短暫的消失，彷彿一切都不復存在，讓虞蘇感到一陣舒服。

這就是死亡的感覺么？終於解脫了。

在虞蘇感嘆之後，緊隨其後的便是無趣。

附近的一切感覺虞蘇都不知道是什麼樣子，自己只能在心中遐想，自己甚至連手指頭都無法驅動半分。

一連幾天，虞蘇都是在這種狀態下渡過的。

他可以感受的到微風拂過自己的身體，他連一根手指動都動彈不得，只能感受着附近的動靜，眼前一片黑暗。

寂寞能夠把人逼瘋，這幾天的功夫已經讓虞蘇恨不得回到頭疼欲裂的狀態了。

這種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狀態下，一道明亮的光突然傳到了虞蘇雙眸之中，讓虞蘇迎來了久違的明亮。

“偉大的漁，您忠實的部族逃過了這次的危機，終有一日，您的旗幟將在青南飄揚，有漁部落的火光將昂揚不滅！”

身體逐漸輕盈起來，力量的感覺漸漸出現在顏齊的身上，雙眸中的那股明亮的感覺越來越清晰。

直到，他看見了高高懸挂在天上的太陽。

以及

那幾十個疲憊不堪、滿身傷痕卻跪倒在一塊破損泥土雕像前的野人！

# 第二章 難道我是神？

“總有一天，我們會帶着榮耀重返陽野，有漁的旗幟將迎風飄揚，有漁之火亘古永存！”

土丘大川旁，一位身上塗抹着不知名植物汁液、臉上充滿疲倦的蒼老老者虔誠的跪拜在小泥土像前，不遠處擺着一頭碩大的野豬屍體。

附近的青壯原始人望着野豬屍體忍不住的流口水，但內心的慾望還是被他們壓制住了，只能在心中想一想肉質鮮美的野豬。

畢竟這頭野豬是給漁神的祭品，是用來保佑部落未來的。

隨着虔誠老者的祭祀，一股無形的氣體緩緩朝着虞蘇飄來，被虞蘇吸入身體內，登時神清氣爽，那種感覺好生美妙。

老者奇形怪狀的跳了一曲舞蹈之後，一道拘謹而又充滿尊敬的聲音逐漸被虞蘇所聽到：“偉大的漁，請您告訴您忠誠的僕人，有漁部落將何去何從？”

偉大的虞？有漁部落？

這都是什麼東西？

虞蘇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他不知道這是發生了什麼事情，但他隱隱約約覺得事情並不簡單、

他沒有回復這老者，而是認真觀察了一下自己能夠看到的所有地方。

映入眼帘的一條寬敞的大河，根據虞蘇的估計，河寬大概有二十米，河水較為渾濁。

在大河畔，有這大約九十左右個原始人在一個疲憊老者的指引下虔誠地對着泥土像祭祀。

他們的神色無一不是疲憊不堪，在場的人大多都是青壯，近乎有五十左右，剩下的四十餘人大多都是女性，唯有七八個孩童與三位老者。

除了孩童與老者，其他人近乎人人帶傷，有的甚至斷了一個胳膊，簡單的敷了些許草藥后，依舊虔誠的跪拜着泥土像。

虞蘇似乎明白，泥土像好像就是自己先前的化身，自己的靈魂在之前彷彿暫時寄身在泥土像里。

方才他們祭祀給了祭品之後，虞蘇便慢慢有了行動能力，這才可以自由行動。

“我是這九十多個原始人祭祀的神靈？”

虞蘇有些懵，不知道這是什麼原因，自己怎麼會變成原始人的神靈呢？

但很快，虞蘇心中猛然一變，因為他發現了方才因為祭祀野豬得來的幾縷氣體已經消耗了一縷，而自己也只不過是略微觀察了一下四周而已。

“有漁部落，拜漁！”

猛然，那蒼老老者突然大喝一聲，所有的原始人開始起身，跳起了一種虞蘇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怪異舞蹈，看的他是一愣一愣的。

但虞蘇可以明顯的感到，體內的氣體開始迅速增加，逐漸壯大，最終安心的在虞蘇體內紮根，牢牢存在於那裡。

“偉大的漁，請您告知您最忠誠的僕人，有漁部落將何去何從？”

那股虔誠而又拘謹的聲音再度出現在虞蘇的腦海里，虞蘇也知道這是那身上塗滿不知名植物液體的老者所言，但並不知道說些什麼。

猶豫一下，虞蘇回復了一句：“紮根於此，壯大族人。”

雖然不知道說些什麼，但按兵不動等自己觀察好局勢在做打算是絕對沒什麼問題的。

隨着這句話的出口，體內氣體再度被迅速消耗，消耗了近乎三分之二的氣體才勉強停下，這讓虞蘇很是難受。

氣體這玩意兒無時無刻不再自行消失，虞蘇也不知道這玩意兒是怎麼來的，但他知道這是維持他自由行走的東西。

現在，他只知道氣體似乎可以通過祭祀、原始人祭拜自己得來，其他的途徑虞蘇也是兩眼黑什麼都不清楚，這讓虞蘇有些無奈了。

虞蘇沮喪了片刻后，很快就拾取了信心，準備開始了解現在自己嶄新的人不對，是嶄新的神生。

嶄新神生的第一步，那就是先要了解了解供奉自己的這個小部落是什麼情況。

不過不是現在，因為虞蘇突然發現，自己有些困了·

他感覺那泥土小像彷彿是什麼金絲軟床，情不自禁的靠近那裡，意識逐漸渙散起來，美好的夢境逐漸朝着他襲來。

“根壯”

斷斷續續的聲音在巫祝耳畔響起，巫祝先是一愣，隨後欣喜若狂，開始朝着那泥土小像不停地跪拜着，口中喃喃道：“漁，漁，您您的光輝永垂不朽，您是我們”

而見到巫祝如此行徑，其他的原始人不明所以，但其中聰明的原始人當即就知道了必然是神靈下達了指示，大喊一聲：“偉大的漁神顯靈了！”

隨後，原始人們開始再一次虔誠的跪拜起來，大概過了幾分鐘的樣子，一個身上隨意披了件獸皮的精壯大漢躡手躡腳的來到巫祝身旁，小心翼翼的詢問道：“巫祝，偉大的漁下達了怎樣的指示？”

聽到精壯大漢的聲音后，巫祝愣了愣，開始琢磨起來。

根、壯，這是什麼意思？

根，樹根？

壯，強壯？

“聰明”的巫祝在心中想了想后，立馬大聲宣告：“偉大的漁讓下達了神諭，告知我們樹根和強壯！”

原始人們面面相覷，根本聽不懂這是什麼意思，那精壯大漢再次輕聲詢問道：“巫祝，這是什麼意思？”

巫祝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場面一度十分安靜，沒有絲毫動靜傳出。

突然，一個圍着獸皮手持石矛的青年戰士靈機一動，大聲開口道：“偉大的漁的意思是不是讓我們消滅樹根部落，壯大有漁？！”

樹根部落是附近的一個小部落，人數只有三四十，在幾十個太陽落山之前有漁部落都不帶正眼看他們的。

如今有漁部落虎落平陽，這樹根部落當然就被他們想起了。

“一定是！”

巫祝也恍然大悟，大聲喊道：“有漁的戰士們，有羊氏霸佔了我們的家園，殺害了我們的族人，我們一定要報仇！”

“偉大的漁神諭指導我們消滅樹根部落，吞併他們，壯大有漁，讓有漁的火焰重現燃燒在陽野！”

“吼，吼吼，吼！”

五十多名青壯戰士興奮地舉起手中各式各樣的武器，仰天長嘯。

巫祝又神神道道的做了幾個動作，隨後大喊道：“殺啊，消滅樹根部落！”

“殺！殺！殺！”

精壯大漢立馬作出回應，發出震耳欲聾的喊聲，粗壯的手臂上登時浮現出十七道血紋來，那手臂看起來充滿了爆炸般的力量。

血紋戰士，部落里的最強戰力。

# 第三章 光輝

“巫者，通達天地、中合人意，與神靈交談，是神靈最為忠誠的僕人，我漁嬰為有漁部落的巫祝，將會全心全意供奉偉大的漁，讓有漁部落稱霸整個陽野！”

“巫祝，有羊氏，有羊氏帶着猛獁打來了！”

“劍齒，有羊氏的巫羅馴化了劍齒！”

“巫祝，你快帶着族人離開陽野，一定要跑的遠遠地，偉大的漁終有一日會帶領我們重返族地，消滅有羊氏！”

“巫祝，族人死傷慘重，有羊氏的戰士一直追趕者我們，我們去哪兒？！”

“度過陽河，去青南，青南不屬於陽野，他們奈何不了我們！”

夢裡，虞蘇以巫祝的視角完完整整的了解了一遍有漁部落的興衰史。

巫祝名為嬰，出生之時正值有漁部落鼎盛，部落人數近乎三萬，戰士數千，在陽野地區也是遠近聞名的大部落。

從小嬰就立志想要成為有漁部落的巫，終於在他三十多歲的時候成功達成心愿，成為了一位巫祝。

當時，有漁部落的巫有二十多位，嬰只不過是末尾的巫而已，但嬰卻發現了驚人的秘密。

有漁部落的巫們，已經有二十多年無法與偉大的漁神交流了，整整二十年沒有任何神諭，有漁部落的巫們竭力的隱藏這個消息，努力不讓其他部落知道消息。

然而，天有不測風雲，陽野的另一個大部落有羊氏意欲擴張，與有漁部落開戰。

戰爭進行了一年多的時間，前期的有羊氏懼怕兩敗俱傷，因此只敢與有漁部落打消耗戰。

後期，有羊氏供奉的圖騰神靈似乎發現了有什麼不對勁兒的地方。

經過探查，他們發現了有漁部落外強中乾的事實，於是直接大軍壓境，一舉擊破有漁部落。

有漁部落的巫們帶着族人四處逃跑，分為一十三股撤離，嬰就是這一支小隊的代表，臨走之前將小泥土像揣在懷裡，最後突圍而去，來到了遠離陽野地區的青南地區。

帶着無盡的絕望，巫祝嬰進行了最後的幾次祭祀，最後得到了虞蘇的回應。

通過巫祝嬰的視角，虞蘇也大概知道這個世界是個怎麼樣的世界。

怎麼說呢有些玄幻。

人類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已經隱隱有世界之主的樣子，但這個世界上依舊有很多的強大妖獸。

有萬丈真龍、有冰霜鳳凰、有饕餮窮奇

同樣，各個部落也有血紋戰士、巫。

血紋戰士以凝聚血紋的多少來判斷實力，凝聚出九十八道血紋后血紋便將收攏到體內，在體內形成巨大的能量，繼續蘊養身軀血氣，讓戰士更加強大。

也可能是這個世界還處於起步階段，九十八道血紋之後的境界十分模糊，強者可以怒殺異獸，弱者只比普通的血紋戰士強大一絲。

而巫是一個總稱，巫分為很多種。

有治病救人的巫咸、有馴服百獸的巫羅、有溝通神靈的巫祝、有巫術殺人的巫覡。

根據巫的能力，將巫劃分為：壹巫、貳巫、叄巫、肆巫、伍巫、陸巫、柒巫、捌巫、玖巫、拾巫十個級別。

其中，壹巫、貳巫、叄巫、肆巫、伍巫被稱為小巫；陸巫、柒巫、捌巫、玖巫被稱為大巫。

拾巫那就已經是半個神靈了。

巫祝嬰的這支隊伍現在有九十三人，其中有五十二名血紋戰士，首領意擁有七十道血紋。

女性有二十九人，老者有三人，孩童有九人，這就是目前有漁部落的所有人員了。

其他一十二路族人巫祝嬰也不知道在哪兒，虞蘇也感受不到他們的祭祀，索性把他們都給去掉，只認為有漁部落剩下這幾個人了。

目前的有漁部落其實很不均衡，正常的百人部落專職戰士最多也就二十人，而有漁部落足足有五十多位，這樣的實力不亞於三百多人的部落！

而且，他們還有一位壹巫，一位七十道血紋的血紋戰士。

只有千人部落才可以擁有圖騰，只有擁有圖騰的部落才可以擁有巫。

因此，有漁部落現在的實力可以說是碾壓一眾小部落的存在。

瘦死的駱駝還是比馬大啊。

對此，虞蘇只能做出一個簡單的結論：

“簡單開局，這實在是太舒服了。”

樹根部落，青南的一個小部落。

人口只有五十六，戰士不過七人，最強者血紋也才只凝聚了十一道，這也就成為了遠近聞名的強者。

樹根部落憑藉著這位最強者在這一代樹立了屬於樹根部落的威信。

跋山涉水的有漁部落戰士們藏在土丘之中，戰士首領意對着眾戰士吩咐道：“殺光樹根的成年戰士與老人，帶走女人、孩子和一切物資！”

巫祝嬰立馬提出了意見：“等等，盡量活捉戰士，我們需要祭品祭祀給漁！”

聽到巫祝嬰的話語后，意重重地點了點頭，對着戰士們吩咐道：“活捉樹根的戰士、老人，獻祭給偉大的漁！”

這是這個時期的常規操作了，殺死敵對部落的戰士以及消耗物資的老人，留下女人、孩子壯大自己的部落。

基本上每個部落都是這麼搞的，有漁部落當然也不例外。

有漁部落的戰士慢慢的摸了過去，樹根部落的領地一個天然形成的大山洞，他們生活在大山洞裏面。

大山洞可以遮風避雨、躲避野獸的攻擊，讓他們的族人不至於裸露在山河之外。

同樣，這樣的大山洞有個顯著的缺點。

只要成倍的敵人把洞口一堵，裏面的人全都得玩完。

因此戰士首領意提着石斧，毫無顧忌的朝着那裡直衝而去，剛剛來到山洞口，迎面就撞到了一個赤身裸體、僅用樹恭弘=叶 恭弘遮擋身體的原始人。

那原始人先是一愣，看了一眼意身後的戰士，縮了縮脖子，小聲詢問：“你你們是哪個部落的？”

意也不和他多嘩嘩，迎面就是一斧，但很明顯的留了手，只在他的胸膛上劃出一道淺淺的血痕，那原始人“啊”的一聲倒了過去。

“殺進去！”

隨着意的一聲暴喝，登時有十數個戰士提着石矛，血紋瞬間被激活，朝着山洞內殺去。

# 第四章 連接地球的玻璃門

山洞狹窄，幾乎在一瞬間，雙方人馬就撞到了一起，一展開搏殺。

有漁部落的戰士首領意畢竟也是凝聚了七十道血紋的猛人，只不過是一個呼吸之間，最先衝上來的四五個樹根部落的人便倒在了地上，血流了一地。

毫無觀賞性可言，對於後面的有漁部落的戰士而言，他們甚至連敵人的人影都沒看見，戰鬥便已經結束了。

樹根部落的女人驚恐的看着這些面容猙獰的敵人，身子不禁縮了又縮。

剩下的幾個戰士看見自己的同伴被對方一個人輕而易舉的砍倒，驚恐萬分，握着粗糙石錘的手哆哆嗦嗦，根本就不敢上前。

“抓住他們，把所有的人都給帶出來！”

巫祝嬰的聲音從後面響起，戰士首領意聽到后，點了點頭，吩咐道：“把這裏的人都帶出去，帶給巫祝看看。”

戰士們瞬間上前架起砍倒在地上的樹根部落的人，同時也去了十多個人把縮在裏面的女人、孩子以及那幾個不敢戰鬥的戰士給抓了出來。

有個老頭一直在掙扎着不肯出去，力氣大的驚人，為了不耽擱時間，意也就一斧頭把他砍死了。

所有的樹根部落的人都被拽到了山洞外的空地上，巫祝嬰粗略的數了數，有五十五人。

“你們的首領呢？”巫祝嬰隨口問着一個毫髮無損的女人。

女人雙眸之間充滿了恐懼之色，顫抖着說道：“被被砍死了。”

有漁部落的戰士們已經開始成建制的在附近巡邏，意走了上來，對着巫祝嬰道：“確實，我砍死了一個老人。”

“女人、小孩留下，剩下的準備準備，祭祀給偉大的漁！”

巫祝嬰小心翼翼的從懷中把那泥土小像給拿了出來，恭恭敬敬地供奉在最高處，虔誠的說著。

意點了點頭，沒有說話，只是下去辦了辦巫祝嬰吩咐的事情。

一股愜意的感覺在虞蘇心中環繞，虞蘇緩緩地睜開了眼睛，卻發現現在的地方已經不太一樣了。

一座用木頭臨時搭建起來的祭壇出現在虞蘇的眼前，祭壇之上的篝火堆正冒出熊熊火光。

周圍，有十三個被藤蔓綁住雙手雙腳的人，大部分身上都帶着血淋淋的傷痕，眼神中充滿了恐懼。

“偉大的漁，您是有漁的神靈，您是不朽的傳說！”

巫祝嬰跳着祭祀的舞蹈，從咽喉中喊出聲音，沙啞萬分：“請您享用僕人獻給您的禮物吧！”

立馬，兩個戰士將受傷的戰俘向前帶去，讓虞蘇為之一愣。

“他們這是要用活人給我祭祀，讓我獲得那種能量？”

搞不清楚狀況的虞蘇只好在這兒看着，直到一個受傷的戰士被推入火坑，受火焰熊熊燃燒。

“啊啊啊啊！”

慘叫聲從火焰中響起，這股慘叫聲沁人心扉，讓圍觀的女人有些不寒而栗，戰俘撕心裂肺。

一股股的氣體緩緩從那被火燃燒的人影中浮現而出，最終彙集到了虞蘇的體內。

“太虧了，一個提供的能量還不如一頭野豬多！”

虞蘇有些不滿，眼見着有漁部落即將進行第二個祭品時，虞蘇忍不住制止道：“別做這種無用功了，這些人可以留着幹活，不必要祭祀給我，他們還不如野豬有用。”

“你們有這種功夫，多準備準備幾隻野獸，讓我能夠發揮正常的神靈水平。”

很快，虞蘇的聲音也傳到了巫祝嬰耳畔之中。

“無用留活幹活，豬”

“多獸”

因為能量不夠，虞蘇的聲音在巫祝嬰聽來還是斷斷續續的，他這種聲音當即讓巫祝嬰為之一愣。

“停！”

巫祝嬰大聲喊着，登時讓附近的戰士都停下了手中的動作。

“嗯？”

戰士們雖然有些疑惑，但還是停下了手中的動作，用着疑惑的目光看向巫祝嬰。

巫祝嬰輕咳一聲，對着戰士們開口道：“偉大的漁神傳來神諭，讓我們留他們活路，讓他們為我們勞動，同時多捉些獸類來祭祀！”

“漁！漁！漁！漁！”

緊接着，又引起了一陣歡呼，搞得虞蘇不明所以。

這幫人是腦袋有問題吧，有事兒沒事兒歡呼一下，有什麼作用嗎？

而巫祝嬰在激動一下也有些疑惑：豬是什麼，偉大的漁神口中的豬到底是什麼東西？

虞蘇也不會給巫祝嬰解惑，巫祝嬰也將這幾個戰俘釋放，分配給他們一些任務不太要緊的任務，同時告訴他們表現優良者可以加入有漁部落。

婦女老人等負責在原本屬於樹根部落的山東面附近建造收集果實製造工具，相當於異樣的加入了有漁部落。

有漁部落畢竟是大部落出身，當然知道巡邏的重要性。

特別是這麼一個天然的大溶洞，堵住入口基本上就可以等死了，意當然不會犯這種低級錯誤，因此每天都有二十多位戰士在附近巡邏，第一時間知道是否有敵人入侵。

而剩下的戰士一部分守衛山洞，另一部分則是外出狩獵，用來維持日常生活和祭祀所用，配合附近的野果，有漁部落就這樣勉強的生存着。

有漁部落沒有任何人是閑置的，包括孩子。

十歲的孩子都要加入巡邏隊、狩獵隊，前去狩獵一些不太強大的小動物，比如兔子什麼的。

就這樣過了十一天的時間，虞蘇也如同看了十一天的監控，感覺有些無聊。

但值得一提的是，他每天都可以感覺體內的氣體在不斷增強，自己覺得現在如果要與那位巫祝嬰交流，那麼將會更加清晰。

虞蘇也閑着沒事兒的給這氣體起了個名字。

信仰之力。

沒什麼別的原因，畢竟這玩意兒是通過祭祀得來的，看他們前程的樣子，多半就是信仰的力量了，叫做信仰之力也沒什麼毛病。

正當虞蘇囤積了十一天的信仰之力而心滿意足，正準備搞些事情的時候，體內的信仰之力突然迅速開始消耗，消耗成了一個大概有三十厘米高的玻璃門，那道玻璃門便出現在虞蘇的眼前。

“這是什麼玩意兒？”

虞蘇當即大驚，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只等圍着這個玻璃門轉圈，想要看看玻璃門內的東西。

通過玻璃門，他看到了玻璃門的另一邊。

高樓大廈、飛機汽車，還有一些英文店鋪的名字，上面寫着虞蘇耳熟能詳的品牌。

玻璃門的另一端，是美洲的白鷹國！

這麼說，自己可以通過祭祀而來的氣體凝聚出玻璃門，而玻璃門則是連接地球的通道？！

在看到地球的這一刻，虞蘇的內心越發越不平靜了。

他感覺，一條敞亮的大道正向自己敞開雙臂。

只不過現在最大的問題是這三十厘米的玻璃門可以讓自己幹些什麼事情？

要知道，虞蘇的身高可是有一米八啊，他鑽都鑽不過去！

# 第五章 絕望中的光芒

望着對面那個與自己只有一線之隔的世界，虞蘇陷入了沉默。

自己該怎麼過去，這三十厘米的玻璃門又能幹些什麼？

他盯着這個玻璃門，想要從玻璃門的另一邊看着屬於自己的故鄉。

雖然那一邊是白鷹國，自己的故鄉在白鷹國的大洋彼岸，但白鷹國也是地球的一個國度，免不得有些觸景生情。

虞蘇本以為，自己只能通過玻璃門觀察白鷹國這個不知名的街道，但卻突然發現，這個玻璃門竟然可以隨着自己的神念來移動！

只不過移動的速度極其緩慢，緩慢到虞蘇一個小時只能移動幾百米的距離！

街頭上來來往往都是各種膚色的人群，街邊繁華無比，虞蘇只能猜測這裡是哪兒。

“估計是白鷹國哪個在國際上知名的大城市吧。”

虞蘇自嘲的笑了一聲，喃喃自語道：“紐約？洛杉磯？舊金山？”

無所謂了，反正他都沒去過，只是在電視上聽說過這幾個城市的名字。

他繼續操控着玻璃門移動了一段距離后，他的神念突然捕捉到一絲不同尋常的波動！

就像是電台突然接通的某個無線信號，虞蘇帶着好奇捕捉了那個信號，開始朝着那個信號的方向緩慢的移動着玻璃門。

他現在很確定，所有人都看不見那道玻璃門，否則自己也不可能在大庭廣眾之下移動了好幾個小時。

玻璃門被他緩緩移動到了一家比較奢華的醫院內，虞蘇也沒有在意醫院的名字，還沒等他移動多久，一道充滿着絕望以諷刺的言語傳到了他的耳畔：

“太上老君、元始天尊、玉皇大帝不管是誰，只要能救我一命，我一定會全心全意的侍奉在您的左右，永不背叛。”

虞蘇先是一愣，隨後順着捕捉的這道波動，猛然間瞬移了起來，玻璃門幾乎在一瞬間就移動到了這道聲音主人的專屬病房內。

刺鼻的消毒水味隨處可聞，一陣陣陰冷的風隨着來往的人員頻繁將至，華裔青年蜷縮着身子，無力的躺在潔白的病床上，彷彿宣告了自己的死期。

虞蘇並沒有第一時間聯絡，而是簡單的觀察了起來。

通過神念，他可以明顯的看出這個青年體內有一股黑色的雜質，大體是在肺腑之中，若是任由下去不出幾個月就會殃及心臟，暴斃而亡。

“絕症？小伙子年紀輕輕有點慘啊。”

虞蘇也沒有想太多，下意識的將一絲絲信仰之力撥動了過去，將信仰之力透入青年體內。

然而令虞蘇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那股信仰之力迅速吞噬了三分之一的黑色雜質才消散，這就讓虞蘇有些茫然。

剛才的這點信仰之力，還不足虞蘇半天所得的五分之一呢。

無意間發現自己可以治癒疾病後，虞蘇登時透過神念對着青年道：“信仰我，你的病痛自然會消失。”

無形的聲音從蘇子安腦海中響起，蘇子安當即嚇了一跳，疑神疑鬼的看了看四周，卻發現並沒有什麼東西，便以為是自己的幻聽，只得苦笑一聲：“沒想到病入膏肓，都已經產生了幻聽時也，命也。”

虞蘇有些尷尬，只能重複一遍：“信仰我，你的病痛自然會無形消失。”

“您您是哪位？！”

當聲音再度從蘇子安的腦海中響起時，蘇子安瞬間就相信了剛才並不是什麼幻聽，便顫抖的詢問着。

他又不是什麼傻子，現代科技還沒有什麼人能夠無聲無息的入侵大腦，如果第一次他以為是幻聽，那麼出現第二次必然不可能是自己的幻聽了。

排除所有的不可能，那麼只有一種可能了。

漫天神佛是存在的，而自己恰巧遇到了這麼一位！

“虞，你稱呼我為虞神就可以了。”

在聽到虞蘇的回應后，蘇子安的雙手更加顫抖了，他激動地差點跳起來，虔誠的說道：“我願意信奉您，虞神冕下，我願意成為您忠誠的信徒，願意成為您在人間的行走者，我願意花光我每一分錢為您鑄造金色神像！”

而與此同時，虞蘇也開始感覺得到，蘇子安身體內的一道淺淺的線已經與自己相連，開始源源不斷的為自己提供十分微弱的信仰之力。

這股信仰之力十分微弱，大概蘇子安這樣沒日沒夜不停地提供，持續半年才能讓虞蘇獲得相當於獻祭一頭野豬的信仰之力。

這樣也可以獲得信仰之力？那麼為什麼有漁部落的近百個原始人不能給我這樣提供，他們對我的虔誠程度可比眼前的這個蘇子安要高多了。

“詠我之名，萬世太平。”

虞蘇也沒研究出個所以然來，只能學習神棍般的隨口說了一句不相干的廢話，開始驅動信仰之力為蘇子安徹底去除體內的那股雜質。

消耗不是很大，蘇子安體內的那股黑色雜質被成功褪去，虞蘇也沒有第一時間離開，而是繼續站在玻璃門前，觀察着蘇子安的舉動。

雖然獲得與消耗不成正比，但用這些信仰之力研究研究這究竟是什麼情況也是可以接受的。

在虞蘇治療完的不久后，蘇子安與虞蘇連接的那根淡淡的、只有在刻意觀察下才會呈現出的線條似乎又粗了一圈，提供給虞蘇的信仰之力又稍微多了一點。

虞蘇也不知道這是因為蘇子安身體恢復健康而導致的還是信仰更加虔誠而導致的，或者兩者皆有。

“虞神冕下，我感覺我的身體輕盈了很多，是您幫助我恢復了身體嗎？”蘇子安忍不住詢問道。

然而，虞蘇現在還在研究線條與信仰之力的關係，並沒有什麼空閑時間搭理這位剛剛成為自己信徒的蘇子安。

蘇子安等了半天也沒得到回復，又張口詢問：“冕冕下，我有什麼能為您效勞的嘛？”

遲遲沒有得到回復的蘇子安只能請醫院的教授來檢查一遍身體，令教授們稱奇的是，蘇子安的身體已經完全恢復健康，似乎昨天那個被確診為絕症的華裔企業家不是他一般。

白鷹國的醫學教授用着英文驚嘆道：“太不可思議了，你是怎麼做到的？”

“天神居住在九霄之上，我們的一舉一動都會被他們所注視。”蘇子安微微一笑，用着英文回復了一句看起來不是很相關的話：“維利爾教授，我現在可以出院了嗎？”

“當然可以蘇，你現在已經健康了，隨時都可以出院。”

那位被稱為維利爾教授的白人點頭道：“不過我建議你住院在檢查一段時間，如果複發我們也可以在第一時間控制你的病情。”

“不必。”

蘇子安搖了搖頭，接着道：“況且，我還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去完成。”

“什麼事情？”

“買金子。”

# 第六章 龍王像

“買金子？”

維利爾教授滿臉問號，而還不等他深入詢問，蘇子安已經漸行漸遠，朝着醫院大門走去。

望着蘇子安離去的身影，維利爾教授搖了搖頭，喃喃自語一聲“莫名其妙”后便繼續去做自己的工作。

“先生，這是您今天上午的行程”

出了醫院，一位身材高挑的白人女士迎了上來，穿着傳統的ol裝，跟在蘇子安身邊：“下午，特力公司的巴洛特先生想和您”

“全部推掉，我現在有要緊的事情要處理。”

蘇子安頭也不回的開口，一路疾行來到停車場，坐上了那輛屬於他自己的黑色蘭博基尼。

“是的先生。”

助理沒有半分疑問，直接合上了文件夾，坐上了副駕駛位置，詢問道：“請問，我有什麼可以為您效勞？”

“去各大銀行購買一些黃金，同時聯繫一家專門熔鑄雕像的公司。”

蘇子安頓了頓，接着開口道：“給我融一樽虞神的雕像高度大概在五十厘米左右吧。”

“好的，先生。”

助理點了點頭，腦海里開始飛快的盤算整個紐約的銀行以及雕像公司。

當然，難免還有一個念頭來好奇這個yu神到底是一位什麼神靈。

想到這裏，她熟練的劃出手機，打算谷歌一下所謂的yu神究竟是位怎麼樣的神靈，雕像公司該按照什麼形象雕塑。

“蕭騰敬？”

打開以後，第一個名字便出現在她的眼帘之中，望着這個名字，她感覺有點不太對勁兒的樣子。

這是個華國的明星吧，難道老闆開始追星了？

不對不對，老闆從不追星，應該不是這個，老闆說的應該是一位正統的神靈！

接着，又出現了諾托斯、風伯雨師等等的東西方神靈，看的助理腦殼疼。

“不管了，到時候找一家華國雕像公司，直接把雨神的名諱告訴他們，讓他們自己來。”

助理在心中想到了一個比較省事兒的辦法：“老闆是華國人，只有華國人最了解華國人，嗯，肯定沒錯。”

說罷，她又開始查詢華國的雕像公司，開始了新一輪的忙碌。

蘇子安則是全程坐在跑車後排座位上，任由司機與助理引路，自己陷入了沉思。

“這個世界上真的有神仙存在，那麼修仙者會不會存在，我能不能成為這般人物？”

蘇子安幻想着日後的生活時，助理與司機已經將所需要的黃金全部購買完畢，正駕車前往唐人街的一家雕塑小店內。

根據助理谷歌的結果，接下來這家雕塑小店是整個紐約華國人最好的雕塑店了，因此他們選擇了來到這裏。

助理熟練的打開了車門，迎接蘇子安下了車，然後走進了唐人街的這家雕塑店內。

入店便看到了一位赤裸着上身的彪形黑人大漢與一位佝僂着的華國人老頭。

黑人大漢在老者面前恭恭敬敬，沒有絲毫不敬之處，讓助理有些驚訝。

不過這也並不是很耽誤事兒，助理便徑直對着那老者道：“你好，我們需要用黃金鑄造一樽雨神的雕像。”

說罷，司機便把他們從金店買來的金條提了過來：“五萬美金，請務必要令我們滿意。”

在見到這一大箱子的金條后，老者直接站了起來，臉色通紅，激動地開口道：“一定，一定，我一定會讓你們滿意的！”

熟練的粵語從老者口中傳出，助理皺了皺眉，根本就沒聽懂老者說的什麼。

而一旁的黑人大漢沉默片刻后，用着英語翻譯了一遍：“師傅說一定會讓你們滿意的。”

“很好。”

剛剛入店的蘇子安聞言，點了點頭：“我就在這裏等着，大概多久可以完成？”

蘇子安也說著粵語，只不過蘇子安的粵語十分的不熟練，彷彿一個剛來粵東幾個月，努力想要學會粵語的年輕人一般。

“小伙子，你也是華國人嘞？”老者用生硬的普通話順着，“放心啦，我老趙的技術整個唐人街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一個小小的金像很容易啦！”

“明天再來，保證你看到一個漂亮的雨神雕像！”

一天一夜的時間

蘇子安猶豫了一下后，點了點頭：“好，明天早上八點，我準時來取至高無上的虞神雕像，辛苦老丈了。”

說罷，蘇子安轉身離開，打算在這附近的酒店住上一晚。

而助理和司機都面面相覷，兩人商量一下，也就只能在蘇子安入住的酒店再開兩間房了。

司機是絕對不能離開蘇子安身邊的，他不單單是一個司機，在危險時刻還是保鏢。

畢竟白鷹國不禁槍，每時每刻都有發生危險的可能。

而雕塑店裡，老者陷入了沉思。

雨神是什麼玩意兒？

“莫非是龍王爺？”

老者喃喃自語一聲，在他的印象里只有龍王會降雨：“那就做一個龍王像吧。”

說罷，老者便開始熱火朝天的融金塑像，而黑人學徒則是老老實實的看着，偶爾幫忙打打下手。

畢竟這種大單子還是需要經驗老道的大師來進行，黑人學徒只能在旁邊打打下手。

虞蘇打了個哈欠，不知道是什麼原因，他感覺自己心裏痒痒的。

不過這不是虞蘇最關心的問題，他現在發現有漁部落的這些原始人還是很聰明的，竟然會製造工具。

他們竟然會捕魚，秀啊！

他們的捕魚當然不是織網捕魚了，而是利用最原始的方法叉魚。

他們叉魚用的石矛與打仗用的石矛完全不同。

叉魚用的石矛分為兩頭，一頭為扁椎體，表面十分光滑，而且帶有倒刺，所以這就是刺魚的一端；另一頭有個突起，在中間還有一段小的切口，所以這裏剛好可以繫上藤條，然後將這頭插入到一根長木棒中，並用藤條系住。

在叉到魚后，不管魚怎麼掙扎，都不可能逃掉，而且魚越是掙扎，石矛的倒刺就刺得越深。

最後，因為有藤條的相連，所以也不怕魚會掙脫帶走石矛。

見着幾個有漁部落的戰士在河邊較淺的地方叉魚，虞蘇有些感慨，彷彿知道了這個部落為什麼叫有漁部落了。

突然，虞蘇想到一個問題，隨後便向著巫祝嬰傳遞了一個新消息。

“虞！從此以後，部落為有虞氏！”

# 第七章 執掌江河湖海

“虞！有虞氏！”

巫祝嬰突然一愣，緊接着渾身都在顫抖。

偉大的漁再度傳下神諭，祂竟然親自為部落定下了名字！

有虞氏，雖然巫祝嬰不知道這個名字的含義是什麼，但這足以讓他顫抖。

從今日起，他便是有虞氏部族的巫祝，而他供奉着的則是偉大的虞！

還是等太陽落山之時所有人都回來的時候宣布吧。

巫祝嬰如實地想着，現在部落里的人數不全，沒辦法公開這個好消息。

部落里的人有的去捕魚、有的去狩獵、有的去採摘果實有虞部落現在有一百四十多人，想要生存下去並不容易。

他們這樣每天早出晚歸狩獵食物，也只不過是儲存了一天多的食物量而已。

一旦戰士們两天不出門，那麼整個部落將會陷入餓肚子的煩惱之中。

當初的有漁有專門種植的地方與人手，可惜巫祝嬰率領的這一批人只有兩個會，而且自己還找不到種子。

吃飯問題，難以解決啊！

巫祝嬰有些沮喪，他待在山洞里，握着一塊不大的石頭，在山洞壁上開始塗寫着什麼。

字跡扭扭捏捏、丑不拉幾，但一眼看上去就能看出一個象形文字的基礎來。

很明顯，這還不是一個最基本的文字，但文字已經初步雛形了。

虞蘇感到有些好奇，便跟在巫祝嬰身旁，想要看一看巫祝嬰扭扭捏捏畫的究竟是什麼東西。

嗯一頭羊？

還有密密麻麻的小人？

內容實在是太過抽象，虞蘇硬是沒看懂。

虞蘇很想化作實體去扇巫祝嬰一巴掌，讓他好好寫字兒，但想了想需要的信仰之力，他就忍住了內心的這股衝動。

但他內心中卻有另外一股衝動，指引着他去河邊。

來到陽水之畔后，虞蘇越發越感覺自己有一股莫名的情緒蘊藏在水中，他緩緩伸出自己的左手，彷彿河裡有什麼東西一般，兩者輕而易舉凝結成一股羈絆。

緊接着，一絲絲的水滴順着虞蘇手指的方向凝聚起來，一團饅頭大小的水球就這樣憑空漂浮在虞蘇身旁，着實讓虞蘇心裏一驚。

“怎麼回事兒？”

虞蘇感到有些神奇，雖然他原本就可以凝聚出一團水球，但那需要虞蘇消耗些許的信仰之力，而不是像如今這樣如同天賦技能一般，一點消耗都不用出。

虞蘇沉默片刻，用雙眸看了看有虞氏部落的一百四十多號人，搖了搖頭，又看了看一直隨身跟着自己的那個玻璃門。

“多半是玻璃門那邊搞得事兒，那個叫蘇子安的小伙子幹啥了？”

白鷹國紐約唐人街某家無牌照小店內，蘇子安坐在椅子上，滿懷期待地等候着虞神金像。

“偉大的、不朽的虞神，我願永遠侍奉在您左右，您就是的指引者，滿天神佛唯有您心懷憐憫，救人於苦難之中。”

蘇子安在心裏微微拍了個馬屁，認真的祈福着。

大約過了十幾分鐘后，黑人大漢拉開簾幕，小心翼翼地抱着一個金光閃閃地雕像出來。

粵東老者也笑眯眯地從室內走出，對着蘇子安笑道：“靚仔，你看怎麼樣？”

蘇子安激動地從椅子上彈射起身，圍着黑人大漢手中的金像仔細的觀摩着。

蛇身、鱷首、蜥腿、鷹爪、蛇尾、鹿角、魚鱗、口角有須、額下有珠。

金光閃閃的一頭真龍雕像出現在蘇子安的眼前，這雕像色澤鮮艷，形態逼真，像是在騰雲駕老霧，要衝出約束，飛向天空。

“這是虞神神像？”

蘇子安越看越不像，什麼時候虞神成了龍了？

“龍騰雲霧得天下，虎歸山林稱霸王！”一旁的粵東老者故作玄虛的開口說著：“靚仔，這就是你要的雨神雕像嘞。”

粵東老者見蘇子安的神情似乎有點不對勁兒，連忙開口：“安心啦，我可是翻閱了好幾個小時的典籍，按照古書上面雕刻的，你就放心吧！”

“雨神又名東海龍王，東海龍王你省得吧？”

嗯，他昨晚上確實是照着《西遊記》上的龍來雕塑的。

“那好吧。”

蘇子安點了點頭，示意助理付款。

蘇子安其實並不是很了解華國神話故事，因為他自幼在白鷹國長大，對華國的印象僅僅是來自於父母以及自己的探究。

蘇子安的保鏢兼司機正準備前去拿神像，卻被蘇子安制止，他自己虔誠的抱着神像，開始準備回家。

而虞蘇在玻璃門的另一側完完整整的見到了這一切。

“我什麼時候成龍了？”

虞蘇一臉茫然，表示啥都不知道：“這麼扯嘛，我說我是虞神，不是雨神誒！”

不過虞蘇也感覺有點意思。

在古代神話中，東海龍王主宰着雨水、雷鳴、洪災、海潮、海嘯等，自己突然多了御水的能力是不是和這群人誤以為自己東海是龍王而造成的？

這是什麼原理，能力存在於人心，信則有不信則無？

超凡的遊戲？

“但人家東海龍王真正的權威是能夠主宰雨水、雷鳴、洪災、海潮、海嘯，怎麼到我這兒就只能玩水球了？”

是信仰之力不夠還是怎麼著？

有點意思。

如果真是自己猜想的那樣，那麼真的很有前途啊。

人家以為我是東海龍王，我能玩水球，如果別人信我是別的什麼呢？

虞蘇在心裏想着，感覺自己的前程光榮似錦。

只不過這玩意兒只有在地球才能進行下去，畢竟異界的這群原始部落的人根本就無法理解什麼是東海龍王。

執掌江河湖海，任重而道遠啊！

虞蘇惆悵一句后，便繼續通過玻璃門來觀察情況。

蘇子安抱着東海龍王神像回到家中，隨後恭恭敬敬地把這神像束之高懸，虔誠跪拜。

大約過了半個小時左右的時間，蘇子安起身，坐在沙发上，閉目養神，回想着這幾天的經過。

畢竟這幾天的事情太過光怪陸離，讓他感覺有那麼一絲虛假的樣子。

正當蘇子安閉目養神之際，廚房的水龍頭猛然被打開，流水聲瞬間驚醒了蘇子安。

蘇子安皺了皺眉頭，沒有任何動作，但緊接着傳來保姆的叫聲。

“啊！”

蘇子安這才意識到似乎有什麼不對勁兒的地方，連忙起身前往廚房，想要去看看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兒。

# 第八章 五穀

蘇子安穿過大廳，下了樓梯來到一樓，轉過轉角，進入餐廳后，令他驚愕的一幕出現了。

只見原本緊閉的水龍頭止不住的往外傾斜水資源，而從水龍頭噴出的水竟然沒有如同平常一般濺落在地上，而是漂浮在半空中，圍繞着那已經嚇傻了的保姆。

“鬼啊，有鬼啊！”

保姆來自東南亞地區，那裡是封建迷信較為集中的地區，在看到這無形之水環繞在空中時，不停地嚎叫着，整個人身子都在發抖，恐懼萬分。

“嗯？”

蘇子安也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他不由發出驚嘆的聲音，隨後鎮定下來，對着保姆道：“你先走吧，我來看看。”

保姆聞言立馬反應了過來，如同落水的人抓住了一枝稻草，連滾帶爬的站了起來，慌慌張張的逃離餐廳。

緊接着，那止不住的涓涓流水化作龍型，盤旋在半空之中，凝視着蘇子安。

蘇子安見狀，立馬明白了一切，連忙道：“子安見過龍王陛下，願您的統治長治久安。”

“嘭！”

那由自來水凝聚而成的水龍沒有任何動作，剎那間便消散在餐廳之中，龐大的水瞬間灑落一地，水花四濺。

“我五穀”

緊接着，模模糊糊的聲音在蘇子安耳畔響起，登時讓蘇子安為之一愣。

什麼意思，龍王需要五穀？

蘇子安在心中微微猜測之後，小心翼翼的開口說著：“請您放心，我一定會將五穀完整的供奉給您。”

見龍王似乎沒什麼駁回的意思，蘇子安放下心來，拿起安放在餐廳的座機，撥打了一個電話。

“嘟，嘟，嘟”

電話很快就被接通，緊接着一道乾脆的女聲傳來：“老闆，請問您有什麼吩咐？”

蘇子安吩咐道：“給我各買一袋五穀來。”

“好的老闆。”

電話另一邊的女聲十分乾脆利落，也不問原因，直接掛斷了電話，開始為蘇子安服務。

蘇子安做完這一切，嘆了口氣，雙眸之中閃現出一縷期待之色。

“我這麼配合龍王陛下，想必龍王陛下一定會記得我吧？”

虞蘇脹紅着，憋了一口氣。

肉眼可見的信仰之力纏繞着蘇子安家的一個電視機，雖然可以輕鬆抬起來，但卻死活也穿不進這玻璃門內。

虞蘇想盡辦法也無法將電視機拖動進玻璃門內來。

於是虞蘇放棄了，他又開始考慮其他東西。

他對準了一卷書，似乎是一本關於心理學的著作。

這一次比較順利，這本心理學著作被自己深入了一個頁腳，其他東西死活也無法進來。

這也可能是虞蘇現階段的信仰之力不是很充足的原因。

自己可能現在無法操控這麼大的物品穿過玻璃門。

虞蘇只能這樣想着，同時向蘇子安下達了神諭，就是那個五穀的神諭。

五穀為麻、黍、稷、麥、菽，這五種作物可以在當前解決有虞氏部落糧食的問題，讓他們不必再冒着生命危險出去狩獵。

虞蘇想着，自己既然搞不懂那些大一些的東西，這五穀的種子應該可以拿過來吧？

在看着蘇子安打電話吩咐人時，虞蘇又做了一個簡單的小實驗。

他再度運轉起信仰之力，將有虞氏山洞里的一個石頭提起，朝着玻璃門扔去，想要看看異世界的東西能否進入到地球中去。

讓虞蘇想不到的地方發生了，隨着一道如同聖光般的凈化，這顆石子竟然毫無阻攔的飛到了地球中去，重重地落在了蘇子安家的地上。

“晃蕩！”

一道清脆的響聲從蘇子安家別墅的地板上響起，蘇子安登時一愣，連忙起身前去查看，卻發現了一顆石子。

“這是哪兒來的？”

蘇子安半蹲撿起石子，仔細揣摩了片刻，卻沒發現有任何不妥的地方。

蘇子安不知道的是，虞蘇嚇了一大跳。

“要是石頭上附着的病毒入侵地球導致地球爆發生化危機怎麼辦，那我可能就成了禍害數十億人的邪神”

虞蘇將自己的信仰之力全開，仔仔細細的觀察着蘇子安，生怕蘇子安有什麼異樣的舉動。

然而讓虞蘇比較欣慰的是，那石子上似乎並不覆蓋什麼病毒，並沒有讓蘇子安感染什麼病痛。

也許是石子穿越玻璃門的那一瞬間，病毒被清理乾淨了

虞蘇慶幸之餘便是一個新的思路。

石子可以輕而易舉的從異世界進入地球中，那麼異世界其他的東西是不是也可以這樣，生物呢？

生物是否可以從異世界進入地球，地球的生物是否可以進入異世界？

虞蘇覺得，這些東西還需要進一步的實驗。

他再度將精力集中在地球方面，此時的蘇子安已經成功將五穀取到手中，每一項都有一小袋，這讓虞蘇很滿意。

蘇子安提着五個小袋，一路來到二樓東海龍王像供奉之處，將五個小袋打開，五穀的種子立馬灑落在神像之前。

芝麻、黃米、高粱、小麥、大豆，果然是五穀的種子。

虞蘇心滿意足的點了點頭，隨後運轉起信仰之力開始將這五者的種子運輸到異世界來，增強有虞氏部落的實力。

五種種子輕而易舉的被虞蘇運轉到了異界來，甚至連一點的信仰之力都沒有消耗，這讓虞蘇有些懷疑。

為什麼之前想要運送電視機、名著的時候花費巨大，而運送石頭、五穀種子之類的東西卻並不是很困難呢？

虞蘇不知道為什麼，但他現在最開心的莫過於五穀的種子齊活了。

一個部落想要壯大最基本的東西是什麼？人民都有飯吃，能吃飽。

這是一切的先決條件，如果連糧食問題都無法解決，那麼一個部落根本就無法長久。

不是被野獸滅絕就是被其他部落吞併。

地球這邊，蘇子安親眼看着五袋種子在打開以後迅速消失，對虞蘇越發越虔誠了。

隔空取物，這種手段可是足以讓人嘆為觀止了。

“偉大的龍王陛下，您還有什麼吩咐？”蘇子安立馬虔誠的對着東海龍王神像行禮。

沒事兒了，你可以回去睡覺了。

虞蘇在心裏吐槽一句，但並沒有說出什麼話語，同時也沒給蘇子安過多的神諭。

神靈，就是要雲里霧裡，保持神秘，與凡人信徒保持着一定的距離。

# 第九章 有虞氏

“種下收穫食物。”

虛無縹緲的聲音再一次出現在巫祝嬰的耳畔，巫祝嬰登時一陣狂喜。

緊接着，半數的種子便從天而降，落在巫祝嬰面前，巫祝嬰一把抓住了這些種子，表情有些微妙。

他認識種子，也知道種子是幹嘛的。

巫祝嬰活了四十多年，也知道在距離有虞氏很遠的地方有一個名為烈山氏的部落專職播種種子收穫糧食，但他從來沒有見過，也不知道怎麼操作。

“偉大的虞神竟然可以從烈山氏那裡拿來種！”

巫祝嬰虔誠地對着那破舊小泥人跪拜，跳了一段在虞蘇看來傻的一批的舞蹈，隨後將獸骨頭盔帶上，提起獸骨拐杖，緩緩朝山洞外走去。

“巫！”

一路的婦女老少都主動地讓開了道路，恭敬地對着巫祝嬰說著。

巫祝嬰微微點了點頭，來到山洞門前，望着附近着七十多號人，卻沒有見到戰士首領意，便詢問道：“意呢？”

“意去獵猛獁了！”

幾個留守的戰士互相對視一眼，最終一人道：“墩力發現了一隻猛獁，意說殺了他我們部落可以三天不用狩獵了！”

“猛獁”

巫祝嬰喃喃自語，腦海中自然而然的想起了那龐大的身軀。

猛獁是一種極為兇猛的野獸，而且就算是並非異獸種猛獁，它的實力也可以媲美七八十道血紋的戰士。

“猛獁兇猛，不能力敵！”

巫祝嬰已經覺察到有虞氏部落將要減員的可能了：“偉大的虞下來兩條指示，等意回來，一起宣布！”

其他人聞言甚至激動，他們紛紛坐在一起，等候宣布神諭除了巡邏的戰士。

巫祝嬰握着種子，緊張地不得了，他害怕搞砸偉大的虞交代的事情，也害怕自己一事無成而導致偉大的虞失望。

在這種煎熬的狀態下，不知道過了多久，不遠處傳來了戰士的聲音以及熒熒火光，依稀可以看到戰士長意與其他幾個戰士扛着一個龐大的身軀朝著兒走來。

身影由遠及近，由小到大。

差不多來到山洞前端，在意的一聲命令下，只聽見“轟隆”的一聲，龐大的屍體登時就扔在了地上，發出巨大的聲響。

“意，你去狩獵了猛獁？”

巫祝嬰起身，來到猛獁的屍體旁，仔細打量了幾下猛獁屍體，搖頭道：“太危險了，有虞氏部落的火種不能這樣熄滅。”

“咕嚕和解歸於偉大的漁的懷抱了，我就近埋藏在那裡。”

意神情凝重，接着道：“巫，您還有什麼吩咐嗎？”

巫祝嬰意味深長的看了意一眼后，對着周圍的人高聲喝道：“偉大的虞下達神諭，有漁部落從此之後將不復存在！”

聽到這裏，眾人登時愣住了神，感覺腦瓜子嗡嗡的，還沒等他們反應過來，卻見巫祝嬰喊道：“從此以後，我們就是有虞氏部落，偉大的虞將庇佑着我們，恆古不變！”

“有虞氏，有虞氏，有虞氏！”

眾人齊聲高呼，登時引起一陣山呼海嘯，紛紛高喊有虞氏之名諱。

不過在高呼之後，有人提出了疑問：“有漁氏部落，好像沒什麼變化啊？”

對比，巫祝嬰凝重地開口說道：“是虞不是漁！”

“虞？漁？”

雖然還是有很多的問題，但看着巫祝嬰那凝重的眼神，他就沒敢繼續詢問着什麼。

“第二件事，偉大的虞賜予了我們神聖的種，在需要數十個太陽落山才能趕到的烈山氏就擁有這樣的種！”

說罷，巫祝嬰揚起一把種子，高聲道：“有了這個，我們就可以發展，我們就不需要冒險去狩獵強大的野獸，我們也可以像烈山氏那樣成為大部落！”

“終有一日，我們會帶着榮耀重返陽野，有虞氏的旗幟將迎風飄揚，有虞之火亘古永存！”

“有虞之火亘古永存！”

隨着意的一聲大喊，緊接着這一百多人同時高呼，登時驚起數十隻棲息在樹上的鳥，登時四處遁逃。

過了一會兒，又一人詢問道：“巫，種是什麼？”

巫祝嬰沉默片刻，尋思了一下后開口道：“是一種很神奇的東西，把它種在泥土裡，幾十個太陽落山後便可以收穫出果實。”

“果實可以長期保存，我們也可以有很長一段時間不需要外出狩獵了。”

說罷，在眾目睽睽之下，巫祝嬰深吸一口氣，在附近尋了一處地勢平坦的地方，用獸骨拐杖刨了個坑，扔下兩三粒種子，然後將土填平，講道：“就是這樣，你們懂嗎？”

附近的幾個有虞氏部落的人瘋狂點頭，表示自己已經學會了。

不就是挖個坑扔進去然後再填上嘛，多簡單啊？

這都不會，那是真的傻子。

巫祝嬰見狀，滿意的點了點頭，隨便指出了四個人，開口道：“一個太陽落山之後，你們四個就認真照看這些種，不要讓他們被踩踏、破壞了。”

“您放心巫，我們一定可以照看好這些種！”被指出的四個人興奮無比，歡快地說道。

巫祝嬰鄭重其事的將五穀種子交給了他們的領頭人，道：“幫行，從今天起你就叫做種，虞種，專門負責看守種！”

那個被稱為幫行的年輕人差點興奮的跳了起來，鄭重的對着巫祝嬰道：“請你放心，除非我虞種投入偉大的虞神懷抱，否則將會一直守護着種，不讓它受到一絲侵害！”

被冠以部落姓氏，一般都會成為部落的骨幹人物。

如巫祝嬰，他的名字叫做虞嬰。如戰士首領意，他的名字叫做虞意。

而年輕人成為了第三位被冠以部落之名的人物，他當然很興奮了。

他在心底里暗暗發誓，一定要誓死守護種的安全，寧死也早保全種。

他將五穀的種子牢牢的抱在懷裡，遠離人群，生怕有什麼人要上來搶種子，整個人一瞬間就神經兮兮的。

而吩咐完種子的巫祝嬰則是鬆了口氣，又指着猛獁屍體道：“抽筋扒皮，清理內臟！”

說罷，巫祝嬰又對着意說道：“意，你帶着人把被血腥味吸引過來的野獸全殺了。”

# 第十章 地球，我要回來了

雖然得到了偉大的虞神贈與的種子，但巫祝嬰還是對當前的形式有着充分的認知。

種子需要好幾十天才能收穫，但人不可能好幾十天不吃飯。

雖然聽說大巫和一些強大的戰士可以不吃不喝，但那種級別距離他還是太遠了些，這根本就不是巫祝嬰的考慮範圍。

用猛獁的鮮血來吸引一些附近的猛獸，本就是意的想法，只不過是巫祝嬰說出口了而已。

有虞氏部落要想在附近發展，必須把附近的猛獸全都給清理一遍，打聽附近的部落，一個一個的兼并，最終走向富強。

他們的想法很簡單，既然樹根部落這樣的縮小部落都能在這裏生存下來，那麼這裏的猛獸十有八九不會太強，而且肯定沒有異獸。

如果有異獸，那麼這猛獁早就成了盤中餐，更不要提會被他們狩獵了。

一個個戰士操着火把和石矛就出去了，緊接着不遠處傳來一陣陣激烈的狼吼聲和喊殺聲，不久后便消失無聲。

待在原地的人迅速將猛獁給肢解，獸皮剝下準備製作衣裳避寒，肉塊全部給收集起來，猛獁的巨大獠牙也給拔了出來，打算做成武器。

見着速度越來越快，巫祝嬰連忙喊道：“猛獁的頭留下，祭祀給偉大的虞！”

聽到巫祝嬰的話后，有虞氏部落的眾人才慢下了手頭的動作，開始準備把龐大的頭顱割下來祭祀給偉大的虞。

而漂浮在半空的虞蘇欣慰的點了點頭。

這麼大的猛獁象，恐怕應該可以提供給我不少的能量吧？

可惜只有一個頭，不過也還可以了。

虞蘇可以感受到，自己身邊的玻璃門每一刻都在增大，幾天前玻璃門不過三十厘米，現在已經逐漸擴大到四十厘米了！

雖然這十厘米在目前看來好像並沒有什麼卵用，但這也給了虞蘇一個希望。

說不準以後自己就能穿過玻璃門，前往地球呢？

雖然在異界當神很爽，但在地球人前顯聖更爽啊！

一群啥都不知道的土著人有啥好秀的，要秀也要去秀文明已經成熟的地球人，這才是真正舒服的一件事兒。

而且最重要的是，自己在地球搞事兒似乎可以增強實力，但是在異界這群人知道自己是偉大的虞就不錯了，更不要提什麼東海龍王了。

在虞蘇幻想的同時，猛獁的頭顱已經被割了下來，有虞氏的土著人在巫祝嬰的帶領下開始進行祭祀，一股又一股的信仰之力從猛獁頭顱上浮現而出，猛獁頭顱在烈火中熊熊燃燒，逐漸化作青煙消散。

信仰之力湧入虞蘇的身體內，讓虞蘇感覺暖洋洋的，舒服極了。

他體內的信仰之力越發越充沛，逐漸讓他覺得自己似乎大有不同了。

他望着已經在烤肉的信徒們，心裏痒痒的，喉嚨似乎有些忍不住的想要出聲：“雨！”

與此同時，虞蘇感覺自己體內的信仰之力以一股恐怖的形式消失，他用着信仰之力逐漸溝通上了天上的烏雲，水蒸氣迅速凝結。

“轟隆！”

一聲雷響，緊接着雨滴開始滴落，天漸漸地下起了小雨。

隨着雨滴滴落，在山洞外的人立馬拿起肉食與工具，朝着山洞里跑去避雨。

附近巡邏的戰士也開始返回山洞，本來龐大的山洞塞進去一百四十多人再加上龐大的肉堆后，瞬間就有些擁擠。

而只有一人還在外面淋雨，坐在石頭上，死死的盯着種子，好像在害怕什麼一般。

虞蘇：“”

我可能是第一個降雨坑了自己部落的圖騰神靈。

不過既然已經下雨了，那就這樣測試一下自己的雨量究竟是怎麼玩的。

粗布估計了一下，自己的降雨範圍大概在一千米左右，而且降雨量不是很大，只能做到這樣蒙蒙細雨的地步。

嗯有屁用，除了可以灌溉莊稼、添加詩意，還有什麼作等等，灌溉莊稼？！

民以食為天啊！有虞氏部落要發達啦！

在原始社會，糧食就是天，糧食就是地，糧食就是一切啊。

只不過那個傻孩子為什麼要一直呆在那個土坑前守着種子？

“回山洞避雨吧，種子會茁壯成長。”虞蘇忍不住地對着傻乎乎的種傳音。

畢竟這個時空的感冒是致命的，一個不小心就得涼涼，唯一的解救的辦法就是虞蘇用信仰之力來救助他了。

小雨就這樣下了一晚，第二天早上雨就停了。

雨過天晴，一片晴空，萬里無雲，艷陽高照，空氣清新。

有虞氏部落的人從山洞里走出，將猛獁的肉塊放置在高處，打算利用陽光來將肉塊晒成肉乾保存起來。

生肉保質期不長，而肉乾的保質期很長。

有虞氏部落的人按照往常一樣，狩獵、祈禱、獻祭。

嗯，在某些時刻虞蘇還能看幾次現場版動作片，但是毫無技術含量，在看了幾次后虞蘇就沒有了什麼興趣。

原始人不會梳妝打扮，平時也不注意保養，皮膚粗糙的很，而且為了適應幹活，女人的雙臂都粗壯無比，虞蘇都懷疑在某些時刻她們都可以去充當戰士上戰場。

一個月的時間很快就過去了，有部分的種子已經長出了嫩芽，但絕大部分的種子卻沒有任何動靜。

原樹根部落的五十多號人也融入了有虞氏部落，男人加入巡邏隊，女人幫助勞動。

他們完全不在意自己的部落被有虞氏部落兼并，在以前他們還吃不飽穿不暖，來到了有虞氏之後基本上就沒有這種情況，當然不會懷念樹根部落了。

樹根部落的人還主動积極的交代附近的部落。

青南地區與陽野地區大不一樣，因為資源的短缺，青南地區的大部落很少，基本上分部的都是樹根部落這樣級別的部落，密密麻麻的一片。

而其他地區的部落還沒有消化完自己地區的資源，還來不及進入青南地區，因此青南地區才得以保全。

這樣的情況，對有虞氏來說是絕佳的發展地區。

有虞氏曾經畢竟是大部落，巫祝嬰也明白地圖的重要性。

雖然他們沒有圖紙，但戰士們每天狩獵，基本上已經將附近的地形給記住了，也發現了另外一個部落的聚集地。

那個部落大概有三百人，戰士有四十多位，根據樹根部落所說，那應該是黑耳部落。

巫祝嬰积極備戰，打算儘早吞併黑耳部落。

而經過這長達一個月的時間，虞蘇也有些興奮。

玻璃門已經一米多啦，他可以鑽過去了。

“地球，我要回來了。”

# 第十一章 海域

玻璃門已經有一米多的高度、六十厘米的寬度，但虞蘇還是有些猶豫。

雖然他知道玻璃門的另一側是什麼，但他不敢確認自己貿然穿過去是否會造成什麼危險。

“不能貿然行動，我要做一些實驗確定一下安全。”

於是，虞蘇在有虞氏部落能夠涉及的地方逮了只兔子，打算用兔子來測試一下這玩意兒究竟能不能容納生物通過。

小兔子在虞蘇的有意推動下緩緩朝着玻璃門涌去，在接觸玻璃門的那一剎那，整個兔子的身上登時充滿聖潔之光，引起一片波動。

緊接着，兔子似乎毫無阻攔的通過了玻璃門的束縛，來到了玻璃門的另一側，地球。

兔子從高空墜落，砸到了蘇子安家中的地板上，巨大的聲響瞬間就驚醒了正在熟睡的蘇子安。

蘇子安如同彈簧一般從床上跳了出來，驚恐地望着突如其來的兔子，登時有些驚疑：

這兔子哪兒來的？

距離上一次水龍頭事件已經過去了两天了，這两天里蘇子安快被搞的精神崩潰。

時而有石子從天而降，時而有雜草莫名出現，這還是能讓蘇子安忍受的，現在竟然憑空出現了一隻兔子。

那可是一隻兔子啊！

下一次會是什麼？一頭老虎，一頭獅子？

蘇子安提着兔子的後頸肉，半蹲着身子仔細觀察眼前的這隻兔子，頗為無奈的想着。

這容不得他不害怕，自己的這間別墅已經在紐約的家政服務公司出了名。

在家政保姆界流傳着鬧鬼的傳說，導致這两天的衛生沒什麼人敢來收拾。

甚至連他的助理都詢問他要不要請個靈媒來去去邪氣。

請你妹的靈媒啊！我家裡就供奉着一位真神，根本就不用太過擔心自己的生命安全。

本來蘇子安認為這點小事兒還用不着麻煩冕下，但現在越來越嚴重，自己只能指望冕下的幫助了。

“執掌一切江河湖海的龍王啊，您是大海的代表、走獸的化身，大海中真正的風暴之主，請您庇佑我不受惡鬼侵蝕。”

蘇子安跪在龍王像面前，用着中文喊着，這虔誠的聲音直接傳入了虞蘇的耳畔，登時讓虞蘇一愣。

“這小伙子有點意思，用西方的神詞來拜東方的神”

正在猶豫要不要穿過玻璃門的虞蘇突然聽到蘇子安的禱告，登時有些無語。

蘇子安別墅里的異響都是他乾的，他想試一試異界的東西是否都可以穿越，有無意外，結果就讓蘇子安遭了殃。

好吧，其實虞蘇也不是故意的，既然蘇子安都這樣了，那麼自己就不搞了。

為了讓蘇子安安心，虞蘇便運作起信仰之力，將涓涓細水繞着蘇子安周身而旋轉。

流水浸濕了蘇子安的身軀，一股清涼的感覺瞬間湧上蘇子安心頭，蘇子安只感覺自己現在清涼萬分，彷彿接受了神靈的庇佑，精神極了。

而虞蘇沒有說任何的話語，實際上這涓涓細水就是蘇子安家的自來水，根本就沒加成什麼特殊的神力。

純粹是讓蘇子安安心罷了。

做完一切后，虞蘇望着玻璃門，猶豫一下后，毅然決然的踏進了玻璃門中。

老子好歹也是個神，怎麼著也不能被一個傳送陣給嚇破了膽子吧？

虞蘇緩緩低下身子，在經過玻璃門的同時，金黃色的光芒籠罩在他的身軀上，一股極其舒服的感覺瞬間就充斥在他的身體周圍。

而且，虞蘇可以感覺到自己體內的信仰之力以一股恐怖的速度迅速提升，直到某個臨界點而停止。

下一秒，虞蘇便穿越玻璃門，來到了地球！

虞蘇漂浮在蘇子安的別墅里，先是有些迷茫，但緊接着的卻是欣喜若狂！

“地球，我回來了。”

虞蘇冷靜下來后，望瞭望四周，準備開始下一步的計劃。

虞蘇回到地球的第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搞一些原始人生存法則，比如鹽的提煉方法、青銅的鍛造、弓箭的製作、制度的形成

第二個重要的任務便是在地球鞏固一下自己東海龍王的位置，讓自己名正言順的竊取原本屬於東海龍王的權柄。

那就是主宰雨水、雷鳴、洪災、海潮、海嘯。

自己現在只可以做到雨水和雷鳴，根據玻璃門的一波強化，虞蘇初步估計自己已經可以製造傾盆暴雨了。

龍王的權威是在海上建立的，所以自己的第一站應該是在大海之上。

華國臨近的大洋名為太平洋，但虞蘇知道自己現在所處的位置是白鷹國紐約州，距離紐約最近的海洋是大西洋。

很遺憾的是，大西洋沿岸大多都是黑人、白人國度，主要信仰龍王的國度很少，幾乎沒有。

“算了，就去大西洋吧，畢竟那裡比較近。”

虞蘇只等安慰自己一下，隨後望了一眼對自己幫助頗深的蘇子安，用信仰之力將自己包裹，迅速朝着紐約的東面飛去。

虞蘇的速度很快，速度大概已經達到了小型客機的速度，大概用了半個小時的時間，他就已經來到了一片汪洋大海之上。

“嗯，這裏應該是好吧我不知道，但這裡是片海，這就行了。”

虞蘇也不知道自己飛哪兒去了，但只要有海，那麼就是自己顯聖的地方！

於是，虞蘇信心滿滿的放開自己的神念，將數千米的海域籠罩在自己的監視下，時時刻刻等候海難發生，然後自己悍然出手解救。

這麼一等就是两天。

期間，虞蘇由於沒有等到自己想要的結果。

虞蘇納悶了。

難道海難事件這麼難發生嘛？

在這两天的時間里，他見到過數十艘船從自己面前經過。

他們之中有貨船，有游輪，甚至還有兩艘驅逐艦，但虞蘇卻沒有見到一個翻船的。

望着不遠處搖搖晃晃駛來的一艘豪華游輪，虞蘇沒有什麼精神。

呵呵，這種豪華游輪設備一比一的好，根本就不可能有什麼災難發生好吧？

虞蘇根本無力吐槽，他甚至還道：“假設這艘豪華游輪真的發生了什麼災難，我虞蘇就”

“算了，不說了，我才不是真香王。”

# 第十二章 您難道就是傳說中的海神波塞冬？

一望無際的大西洋海域上，漂泊着一艘豪華游輪。

雖然是一艘豪華游輪，但裏面的裝備極其健全，上至頂級雷達下至手繪海圖，一切裝備應有盡有。

不僅如此，這艘豪華游輪中還有數位持槍雇傭兵，保障安全。

這艘豪華游輪的主人，屬於一群閑的發慌的富二代。

他們都對神秘事件感到好奇，對世界上的巨型生物有一種莫名的憧憬。

同時，他們也堅信神靈是存在的，相信世界上有法師、亡靈、巫師的存在。

除此之外，在這艘豪華游輪上，還有一位在油管粉絲十多萬的網絡紅人，他們信心滿滿，出海尋找神跡。

這是他們出海的第二天，雖然天上烏雲密布，但他們還是有信心滿滿。

“看見沒，這就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白鷹海軍在大西洋海底拍攝到的畫面！”

豪華游輪里，一個膚色蒼白到極致的白人青年神秘兮兮地拿出一張照片，對着在場的人說著：“這就是我們此行的目標。”

那張照片十分的模糊，但隱隱約約可以看見在一片深海中有一個龐然大物。

從大西洋陰暗處探出的巨大身影，其外貌輪廓極度似鯨，嘴巴的形狀卻與鯨魚大不一樣，看起來很像是西方的怪獸利維坦。

利維坦是一種象徵邪惡的一種海怪，通常被描述為鯨魚，擁有堅硬的鱗甲，鋒利的牙齒，腹下有尖刺，令人生畏。

“世界上如同這樣的巨獸一定不少，但腐朽的、骯髒的白鷹政府卻完全私有了這種情報，想要利用這些巨獸做生物武器！”

領頭的白人青年義憤填膺的說著，但表演的滋味很濃，似乎在給什麼人看一般：“這次，我們預計行程十五日，在這大海中尋找這隻龐大海怪的蹤跡！”

“我相信，古代的怪物不可能是虛構的，一定是有人見到他們后才能寫出來的，這或許就是歷史上的利維坦！”

他身後的小夥伴們一陣驚呼，他們感覺自己似乎是在做什麼偉大的、為人類做出貢獻的一件事兒，神氣極了。

另一邊，一個長相和藹的白人青年正在油管上直播着自己的行程，方才小團體的首領實際上是解釋給他們直播間觀眾說的。

直播間觀眾不算少，足足有四千多人在同時觀看，彈幕基本上就沒停過。

外面的烏雲越來越重，雲霧之中隱隱約約已經有閃電的蹤跡，但這支不怕死的小團隊中每一位成員都不覺的有什麼問題。

他們早就查過了天氣情況，今天雖然有雨，但並不會很大，因此他們才會嗨皮成這樣。

而不同於他們這幫不怕死的年輕人，負責駕駛這豪華游輪的駕駛組的成員們卻憂心忡忡。

豪華游輪的駕駛室中，二副看着外面的風浪，皺了皺眉頭，對着一旁的船長道：“這風浪不對啊，不像是六級風浪。”

“有些糟糕，這風浪在瞬間迅速增加，我行海事這二十多年來，還是頭一遭見到這樣的情況。”船長也有些凝重，他也是第一次見到突然間增加了七八級的風浪。

“注意任何部門的情況，這次要是我們稍微有些不慎的舉動，那麼我們多利威亞號將會成為今年的第二百四十六遭海難了！”

“轟隆！”

突然，一道如同毀天滅地的驚雷響起，登時嚇得豪華游輪中每一個人一震，緊接着聲勢浩大的暴雨便如影隨形而至，擊打在多利威亞號豪華游輪的船壁上，發出“嘩啦啦”的響聲。

狂風瞬間襲來，原本平靜無比的海面開始動蕩萬分，一道水龍捲正在悄然無聲的形成。

“遭遇十二級風浪，請各位乘客迅速前往艙底躲避！”

安放在大廳里的音響突然發出船長的聲音，登時讓這群年輕人為之一愣，隨後興奮無比，紛紛張牙舞爪，打算近距離觀看十二級風浪的破壞力。

“轟隆！”

整個游輪開始猛烈的晃蕩起來，整個游輪瞬間就亂作了一團，眾人東倒西歪，一邊掙扎一邊大叫着，整個船艙開始劇烈的斜翻起來。

“刺啦！”

玻璃被震碎，玻璃碴子朝着四處飛射，在這片混亂中不知扎到了誰，一陣又一陣的慘叫傳來，讓她們頭暈目眩，四處躲藏。

而那位油管直播的網絡紅人手中緊緊地握着手機，興奮地看着手機里的直播人數，似乎一點都不擔心自己的生命。

直播間的信號斷斷續續，卡的一批，但觀看的人數以一種肉眼可見的速度迅速增長着，這讓他想要大聲的笑出來。

成為一個全世界所有人都認識的網絡紅人是他的畢生所願，就算是死他也要看到自己的粉絲突破一百萬。

與此同時，大海正中央猛然出現了一個巨大的漩渦，如同一個長不大的孩子，正在發泄着自己的脾氣，想要把周圍的所有東西都捲入自己的漩渦中去，消滅殆盡。

豪華游輪依舊在不斷地翻滾着，裏面雖然暫時還無人傷亡，但大部分的人都已經絕望了。

“靜！”

正當他們絕望等死之際，一道聲音突然傳了出來，如同九天而來的甘露，給他們帶來了無比的希望。

聲音響起的一瞬間，那個發泄着自己脾氣的孩子似乎被家長給揪了回來，一切都開始恢復平靜，多利威亞號豪華游輪也開始緩緩平靜下來，平淡的漂浮在海面上。

天邊的烏雲也緩緩消散，一縷陽光穿透厚重的雲彩照耀在海面上，金黃色的海面上沒有絲毫動作，彷彿先前發生的一切都不存在。

被摔得頭暈目眩，滿身是傷的網絡紅人立馬跳了起來，顧不得其他的什麼，連滾帶爬的來到甲板上，踏着海水，舉着手機朝着天上望去。

在烏雲密布的天邊，隱隱約約有一道人影正屹立於雲端之上，靜靜地俯視着整個海面，彷彿君王巡視着自己的王國。

見到此情此景，那網絡紅人驚呆了一切，手機不自覺的掉落，他跪倒在甲板上，對着天上的那道人影尊敬的膜拜道：“尊敬的冕下，您您難道就是傳說中的海神波塞冬嗎？！”

“您救了卑微的魯伊斯，從今天起，魯伊斯·塔利將會秉承您的意志，在人間行走，成為大海的使者！”

而散落在甲板上的手機完完全全的錄製下來了這一刻，在不知不覺中，直播間的人數已經突破了十萬。

# 第十三章 海神

“哈？”

雲端之上的虞蘇自然而然的感受到了虔誠的信仰之力，但這信仰之力卻讓他有些目瞪口呆：“我，海神波塞冬？”

前幾天我還是東海龍王，今天就成了海神波塞冬？

感受着源源不斷的磅礴信仰之力，虞蘇陷入了沉思。

這個人竟然如此的虔誠，給我提供了這麼多的信仰之力，實在是令人難以想象。

虞蘇粗略的察覺了一下，驚奇的發現自己體內的信仰之力狂暴的增長，比起部落供奉的三個月的信仰之力都多！

“難道是我竊取了波塞冬的神力？”

虞蘇瞎尋思着：“不對啊，之前東海龍王的時候也沒有如此暴漲信仰之力，莫非是我這自導自演的效果很好？”

沒錯，方才的情況就是虞蘇自導自演，搞了一波“釣魚執法”。

今天是有雨，但虞蘇感覺這雨根本就不痛不癢，所以就添了把火，把自己三分之二的信仰之力都投進去了。

然後成功溝通了大海與風暴，捲起了十二級大風浪，如同海神之怒一般的景象。

平心而論，天時地利人和，虞蘇當然要把握住機會製作這樣一個龐大的風浪，以後再想要掀起這樣的風暴怕是很難了。

那豪華游輪的甲板上的人越來越多，他們紛紛跪拜着天上虞蘇的虛影，用着各式各樣的語言訴說著自己對海神的尊敬之意。

虞蘇表示很舒服，微微點了點頭后，化作一縷清風，消失在大西洋的上空。

自己還要順着大西洋去太平洋拯救海難者呢，顯完聖他們知道自己是誰就行。

虞蘇滿意的點了點頭，自言自語地笑道：“三天不開張，開張吃一年，真是滿是收穫的一天啊。”

虞蘇也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開始學會了自言自語，也可能是孤單一人太寂寞的原因罷。

但不礙事兒，虞蘇也沒覺得有什麼大不了的。

“海神波塞冬，假的吧？！”

“我感覺應該是真的，我已經連續關注主播一百多天，親眼看到這個計劃從啟動到現在，絕對真實只不過那個計劃是尋找利維坦而不是海神波塞冬的。”

“og，宙斯在上，莫非雅典娜、哈迪斯、阿波羅等人也存在？”

“”

直播評論層出不窮，每一條的評論甚至還待不到05秒的時間，整個網站都卡的一批，人數也已經迅速增長到了四十多萬。

但船上的人卻沒有任何一位關注這些東西，包括那位曾經把直播當成自己生命的網絡紅人魯伊斯·塔利。

“你們看到了嗎，那是海神波塞冬冕下！”

魯伊斯神情激動地對着同行的富二代朋友大喊着，聲音回蕩，極其興奮。

“噹噹然”

那位一心想要探查超凡事件的領頭青年臉色蒼白，癱坐在地上，勉強擠出了幾縷微笑。

他身旁的其他人也都癱坐在甲板上，只有幾個人搖搖晃晃的站着，還有部分人臉上帶着淚痕，神情較為恐懼。

恭弘=叶 恭弘公好龍的這個道理是不分東西文明的，世界各地都有這樣的人。

他們自稱愛好超凡事件，想要探索利維坦這樣的超凡生物，實際上並不是真正愛好，甚至對超凡事物有些懼怕、反感。

他們是這樣的心態也可以理解，畢竟是一群吃飽了的富二代想要探知一些世界上不存在的東西。

當他們發現這些不存在的東西真的存在時，便會開始畏懼它。

因為他們擔心這些他們認為不存在，但實際上存在的東西改變當今世界格局，從而使他們失去如今這樣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悠閑人生。

他們當中真正開心的只有網絡紅人魯伊斯，他的家庭雖然有錢，但與其他富二代相比也就只是普通的了，而且魯伊斯從小就對超凡事件充滿了興趣，自然會對方才的這件事兒感很重的興趣。

超凡事件是真實存在的，這對魯伊斯而言無疑是代表着新生。

一個全新的人生正在朝着他展開。

在憧憬了一會兒后，魯伊斯撿起了掉落在甲板上的手機，望着直播間里已經多達三十萬的人數，有些驚訝，隨後開口道：“嘿觀眾朋友們，你們猜猜我剛才看到了什麼？！”

還沒等魯伊斯說出口，一大堆的評論便鋪天蓋地而來。

都是關於海神波塞冬的消息，這消息先是讓魯伊斯愣了一下，但緊接着他便用力的點了點頭，興奮道：“是的，神靈是真的存在的，希臘神話沒有騙我們，海神波塞冬、冥王哈迪斯、神王宙斯這些強橫而又偉大的神靈很有可能真的存在，讓我們為冕下們的復蘇歡呼吧！”

魯伊斯神神叨叨的訴說著自己對波塞冬的敬仰，並且大言不慚的宣城道：“我將秉性波塞冬冕下的意志，要努力的成為大海的使者！”

一旁的富二代們都心有餘悸的看着魯伊斯，他們不是很理解魯伊斯為什麼這麼瘋狂，難道他一點害怕的心態都沒有嗎？

隨着魯伊斯的直播時間增長，世界各國政府也在第一時間發現了這個不同凡響的直播間。

白鷹國紐約州海軍基地，來來往往身穿海軍制服的白鷹國海軍成員忙碌着一切，測量着大西洋的風暴。

一位軍銜為上校的高級軍官在接到下級遞來的情報后，隨意翻閱了兩下后，立馬神情嚴重地朝着一處較為隱秘的房間走去。

“咚咚咚。”

上校敲響了門，在一聲“進來”響起后，他毫不猶豫地推開了門，對着坐在椅子上的蒼老將軍行禮道：“中將閣下，這是大西洋風暴的最新情報，請您過目！”

“嗯。”

那蒼老的將軍微微點了點頭，看着最新的情報，面色並沒有什麼變化。

“中將閣下，衛星拍攝已基本確認，大西洋確實有超出一般的變化！”

“中將閣下，經專家研究，大西洋風暴中似乎有人為跡象！”

一層一層的情報傳到了中將耳朵里，似乎一切都已經塵埃落定，他開口道：“把這個叫魯伊斯的網絡紅人與那艘豪華游輪的所有人都帶回來，讓海軍去，不要讓其他國家搶佔先機。”

“必要時刻可以解決他們，絕對不能讓其他國家得到這件事情的最新情報。”

說罷，那蒼老將軍正襟危坐，高聲喝道：“天佑白鷹國！”

# 第十四章 白鷹艦隊

平靜地大西洋海面上，十數艘乘風破浪的軍艦自遠方來，飛速的駛向十二級風浪爆發地點。

在這十數艘軍艦的正中央，巨大的飛行甲板十分顯眼，白鷹國的國旗隨風飄揚，護衛在他左右的是一艘輕重級護衛艦，前方開路的有三艘巡洋艦、兩艘驅逐艦。

除此之外，吊在聯隊群後面的有三艘補給艦，還有三艘潛艇在水下偵查以及八艘訓練艦作為戰鬥炮灰。

偵察機朝着四面八方的飛去，觀察着附近的局勢，萬里之外的白鷹海軍基地用着衛星全程注視着艦隊群的動向，並且指揮他們朝着多利威亞號豪華游輪駛去。

可以說，這是白鷹國在大西洋沿岸可以在一天之內迅速調集起來的所有武裝力量，實力足以縱橫整個大西洋。

艦隊群中所有的知情軍官都嚴陣以待，時刻警惕着周圍的動向以及多利威亞號豪華游輪的位置。

他們都是白鷹軍方的精英，自然知道這意味着什麼。

多利威亞號很有可能知道事情的真相，很有可能帶領他們白鷹國率先進入超凡時代，繼續屹立在世界之巔。

畢竟那很奇幻，根據直播錄像的仔細觀摩，似乎真的有一個人影立在雲端之上，配合著主播驚喜若狂以及虔誠的表現，他們更是感覺有些不太對勁兒。

最重要的是，那十二級的巨大風浪在瞬息之間就被屏蔽下來，這是他們官方懷疑存在超凡之力的重要憑證。

所以，他們要仔細詢問多利威亞號豪華游輪上每一個人的訊息，必要情況下可以選擇摧毀多麗威亞號豪華游輪，讓他們不至於落在其他國家手裡。

“上校，一百一十四海裡外發現高盧驅逐艦！”

聽到士兵如此說法，上校立馬反應了過來，開口道：“馬上警告對方離開這片海域，不然直接開戰！”

他的心裏沒有一絲一毫的後悔，他知道這件事的重要性，即使與高盧乃至整個歐羅巴聯盟開戰都在所不惜。

大約過了四五分鐘后，士兵再一度來到這裏：“上校，高盧方怒斥我們不遵守國際公約，然後迅速離去。”

“不需要理會，重點觀察北極熊之國羅斯、歐羅巴聯盟的大型航空母艦戰鬥群以及東方古老的華國！”上校下令吩咐道。

在上校看來，當今世界有資格、有能力與白鷹國開戰的，也就只有華國、北極熊與歐羅巴聯盟了。

至於那個擁有雙航母的孔雀國在白鷹眼中也就只是個笑話。

買別人家退役的艦回來修修補補，這也好意思稱之為航空母艦？

隨着白鷹海軍強勢的宣言，大西洋上一路橫行無阻，沒有人敢惹白鷹的艦隊。

為數不多的幾個敢招惹白鷹艦隊的國家都在太平洋沿岸，短時間內不可能抵達大西洋附近與白鷹海軍爭搶多利威亞號豪華游輪的處理權！

一個小時后，望着雷達上显示着的多利威亞號豪華游輪輪廓，上校很激動：“準備攔截多利威亞號豪華游輪，注意態度，不要太過過分，他們的家世顯赫，不到萬不得已，不要攻擊。”

但也僅限於此了，如果他們執迷不悟，那麼己方當然也不會慣着他們，直接讓他們見識見識什麼叫白鷹海軍的風采。

雖然已經過去了三個小時，但魯伊斯依舊是激動不已，一個勁兒的在甲板上向著偉大的海神波塞冬祈禱。

多利威亞號豪華游輪的駕駛室內，船長與大副、二副的神情都有些複雜。

他們的海齡最少的也有十一年，在這麼漫長的海洋生涯中，他們知道了世界各地的海神名諱。

但從來也沒有見過真正的神靈！

那可是貨真價實的神靈啊！

船長身子忍不住發抖，他顫抖着手朝着紐約港駕駛去，想要早日踏足陸地。

“看，那是什麼？！”

二副指着已經破裂的半個玻璃窗，對着船長說道：“船，有船！”

船長仔細觀摩了片刻后，驚呼道：“好像是軍艦！”

還沒等他們做出什麼反應，驅逐艦便如同脫韁野馬瞬間就駛來多利威亞號豪華游輪身旁，在多利威亞號豪華游輪周旁與它並肩行駛。

與此同時，龐大的航空母艦也浮現在多利威亞號豪華游輪每一個人的雙眸中，他們望着這龐然大物，驚呆了。

雖然他們都是富二代，但再怎麼富家裡也不可能有航空母艦，因此當他們看到這世界上一流的戰爭兵器后，下意識的感到有些心安。

他們都是白鷹的合法公民，每年都要向白鷹提供大量的稅收，同時也收白鷹政府庇護，在遭遇危險時可以倚仗白鷹警方與軍方。

有錢人在白鷹國就是這麼舒服，當航空母艦接近的那一刻，多利威亞號豪華游輪上的所有富二代都認為白鷹軍方是來解救他們於危難的。

航空母艦與多利威亞號豪華游輪成功交接后，士兵們熟練地從航空母艦上躍下，來到多利威亞號豪華游輪上，控制住了游輪的局面。

同時，一條白板連接了航空母艦與多利威亞號豪華游輪。

上校從航空母艦中緩緩走了出來，踏着白色的板子，來到豪華游輪上，微笑地看着維多利亞號豪華游輪上所有的人員，道：“先生們女士們，你們好。”

“自我介紹一下，我是服役於白鷹海軍第三艦隊的霍華德·特林頓，軍銜為上校，目前待為執掌白鷹第三艦隊航空母艦戰鬥群，負責與你們交接，請各位到航空母艦上來，白鷹軍方將保護你們的安全。”

說罷，這位名為霍華德的上校便做了一個優雅的邀請姿勢，那些富二代見狀便放下心來，認為沒有什麼問題，便紛紛朝着航空母艦上走去，東瞧西望。

他們對這龐然大物充滿了好奇。

而駕駛室內的豪華游輪駕駛組成員互相對視一眼，各自心領神會。

他們當然知道白鷹軍方是想搞什麼事情，但他們也只能配合白鷹海軍的行動。

如其所料，還沒等駕駛員登上航空母艦，上校便找到了船長，微笑着詢問道：“約翰船長你好，我便不再介紹我自己了，我想知道在三個小時前風暴為什麼會突然平靜下來？”

早有準備的船長深吸一口氣，緩緩開口道：“有一位冕下救了我們，祂僅用了一個字便平息了狂暴的海域。”

# 第十五章 玻璃門異變

“祂，冕下？”

上校很快就抓住了重點，接着詢問道：“約翰先生，請你詳細描述一下當時的景象，謝謝。”

船長聞言，仔細的回憶一下后，對着上校回答道：“當時我和其他駕駛員一起在大西洋的海面上航行，預計的風暴只有六級”

約翰船長開始回憶三個小時前的景象，他沒有錯過任何一個細節，盡心儘力的為上校描繪着當時的場景。

當他說到突然傳來一道“靜”的時候，上校打斷了他，並詢問道：“約翰船長，你能判斷出聲音來自於天上還是來自於其他什麼地方嘛？”

“啊？”

約翰船長感覺上校的這個問題有些刁難他，但看了一眼上校身後全副武裝的士兵，立馬老實回憶道：“那道聲音好像是來自雲端的聲音，又似乎是響徹在我心裏的聲音神靈的威能，似我這樣的凡人不可能明白的。”

“神靈的威能不是凡人可以明悟的”

上校沉思一陣後點了點頭，對着約翰船長報以微笑道：“好的，謝謝你的配合，請到船上休息吧，白鷹海軍會保護你的安全。”

“天佑白鷹國。”

約翰船長笑了笑，隨着上校身後的士兵前往航空母艦之上，約翰船長不知道接下來自己將會是什麼樣的待遇，但一切都無所畏懼了。

緊接着，上校又開始詢問起了其他的駕駛組成員，問題還是那幾個問題，而其他駕駛組成員的答案與約翰船長相比皆是大同小異，只有細節上有不同。

比如有人認為那是海神波塞冬冕下，有人卻認為那是海神埃吉爾冕下。

前者是希臘神話，後者是北歐神話。

待上校詢問過後的不就，一位士兵匆匆從航空母艦中趕來，小跑來到上校身邊，將一疊a4紙遞給了上校，行軍禮道：“上校閣下，這是那群年輕人的供詞，請您檢閱！”

上校在行了軍禮后，接過這一疊a4紙，開始仔細閱讀起來，每一行的每一個單詞他都不想錯過，竭盡全力的想要找出這群年輕人與駕駛組的不同之處。

然而，兩伙將近四十多人，竟然都是一個說法，均是表明有一個聲音出現，平定了整個暴亂的海域。

“莫不成，這世間真的有神靈存在？”

這位在海軍服役十多年的唯物主義軍官第一次對這世界產生了懷疑，但沒過多久便深深地嘆了口氣，吩咐左右士兵道：“去紐約港述職，隨後返回基地。”

說完之後，他深深望了一眼一望無垠的天空與大海：海天一色，相得益彰。

離開時，他的心情是滿懷憂慮的。

他並不知道神靈的現世對於白鷹國是好是壞，對自己是否有什麼至關重要的影響。

但日子，還需要一天天的過下去。

“回稟將軍，我們已經控制了多利威亞號豪華游輪，現在正在返航”

北冰洋，虞蘇漂浮在天空，望着遠處密密麻麻的冰島、冰沙，陷入了沉思。

“這是哪兒，我怎麼跑這兒來了？”

很明顯，這位被稱為海神的偉大存在在大海中迷路了。

北風呼嘯，海面結冰，虞蘇想都不想就知道自己多半來到了兩級，但問題在於他不知道自己現在身處南極還是北極。

“心塞啊。”

搞不清楚狀態的虞蘇只能長嘆一口氣，隨便找了座在海面上飄浮的冰山坐了下去，開始思考問題。

這幾個小時的時間，虞蘇感覺到了自己體內信仰之力飛速的增長。

自己初步感受了一下，在地球自己陸陸續續多了八萬餘條淺淺的線，幾乎每時每刻都在增長自己的信仰之力。

雖然每時每刻都有淺線消失，但也有新的淺線增加，總體情況呈上升趨勢。

“那船上最多五十人，是怎麼影響到八萬人的？”

虞蘇百思不得其解，而且那五十人大多都是白鷹人，但自己汲取的信仰之力卻有大半都源自於歐洲，這就讓他有些懵了。

第二個問題，他們是怎麼看見自己的？

在有虞氏部落里，虞蘇甚至站在巫祝嬰面前跳舞他都看不見虞蘇的半點蹤影，怎麼地球隨便顯個聖就有一外國人大喊海神波塞冬了？

莫名其妙啊！

不僅如此，虞蘇感覺自己對江河湖海的能力似乎更進一步，暴雨也能夠控制的更大了。

“東海龍王與海神波塞冬的權柄是一樣的，只是稱呼不同。”

虞蘇明白了什麼，有些興奮：“東西方的神靈加一起恐怕有上萬個，他們的能力最終將屬於我一人！”

興奮之後，虞蘇突然想到了一個問題。

“異世界那邊的江河湖海會不會有另外的神靈掌控，自己回到異界后，是否還可以如同在地球一般順利？”

雖然虞蘇在異界曾經耍了幾發水球玩，但那都無傷大雅，現在的虞蘇甚至都可以感覺到自己在大西洋上戰鬥力能翻一倍，整個海洋似乎都在歡迎他。

嗯也就僅限於此，虞蘇現在還做不到執掌江河湖海，頂多算是在海里有個buff加成。

隨着信仰之力的增多，虞蘇也覺醒了一個新技能。

他能隨時召喚玻璃門到身邊，也能隨時將玻璃門引走了。

雖然不知道這項技能有啥用，但虞蘇還是挺開心的。

“貪多嚼不爛，我還是追着水系神靈的這條途徑使勁兒薅羊毛吧，等真正成為一個水神再圖謀其他神的能力。”

虞蘇深知貪多嚼不爛的道理，準備認真掌控了海域后，再行其他。

最起碼搞個風浪什麼的得做到吧？

“回有虞氏部落，看看那群讓人頭疼的傢伙有沒有什麼新的情況。”

虞蘇也想過是否要拋棄異界信徒專攻地球，但想了想有些冒險，還是算了。

畢竟自己的一身超凡本領都是在異界獲得，自己也是異界的圖騰神靈。

況且如果在地球時有什麼不慎，自己還可以迅速脫身逃跑，及時以有虞氏部落作為後盾，可以等恢復元氣，在做圖謀。

想清楚后，虞蘇也不打算現在去太平洋了，召喚出玻璃門，正準備起身離開，卻見玻璃門主動大張，而且爆發出極強的牽扯、吸引力，直接把虞蘇吸了進去！

# 第十六章 時間

耀眼璀璨地金色光芒瞬間從玻璃門中爆發而出，虞蘇一個措手不及之下，瞬間就被這金色光芒拉扯進了玻璃門，一個踉蹌便跨過玻璃門，重新回到異界。

鳥語花香、風和日麗，今天的天氣甚是美好。

而虞蘇卻有些懵：“我怎麼突然被玻璃門吸回來了？”

“莫非玻璃門還有時間限制？”

虞蘇下意識的得出了這麼一個結論，隨後他召喚出了玻璃門，垮了過去，再一次出現在北冰洋的冰山之上時，他有些懵。

“不對啊，沒有時間限制，那為什麼我被吸回來了？”

於是虞蘇再一次召喚出了玻璃門，然後那種熟悉的吸收感再一次傳出，虞蘇又是一個踉蹌的回到了有虞氏部落。

這下，虞蘇終於覺查到了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自己體內的信仰之力減少了一些，在之前可能會讓虞蘇頭疼，但現在虞蘇連接了八萬根細線，還是可以負擔起的。

“明白了，每一次穿越返回都需要信仰之力。”

虞蘇感覺有些腦殼疼，望着玻璃門，自言自語道：“你想要信仰之力你就說啊，我又不是不給你，至於直接把我吸過去？”

雖然無奈，但虞蘇現階段還奈何不了玻璃門什麼，只能忍着。

“只不過，四天沒回來，怎麼感覺有些不對勁兒？”

虞蘇在半空上飄着，望着有虞氏部落的這些人，還是熟悉的面孔，只不過感覺上似乎有哪裡不對勁兒的樣子。

他帶着疑惑飄蕩有虞氏的上空，望着有虞氏的變化，嘖嘖稱奇。

四天不在，整個部落彷彿強化了一般，整得風風光光。

虞蘇一眼望去，便見到在大山洞前大概六十米的位置，有一座用原木搭建起來的祭壇，祭壇之上巨大的篝火堆正冒出熊熊火光。

篝火旁，有兩名戰士持着石矛守在這裏，防止火焰熄滅，表情也是虔誠無比。

在祭壇最中央，一個高聳的石柱屹立在那裡，破舊的小泥土像高高供起，受香火供養。

虞蘇也不知道為什麼僅僅是四天沒見，整個有虞氏部落都變了一番花樣。

越過祭壇，虞蘇來到了有虞氏部落另一個重地，種植着五穀種子的農場。

名為種的青年原始人片刻不離崗位，認真的盯着五穀，生怕有什麼東西出來搗亂，而讓虞蘇有些驚奇的發現，這些種子已經生根發芽，長得很高了。

很多種下的種子不知是什麼原因沒有生長，只有一種種子生長的迅速，已經快要到結果的時刻了。

“豆子，看來這裏的土壤只適合種豆子”

望着這茂密的枝幹，虞蘇喃喃自語一聲，感覺有些遺憾。

“小米、麥子什麼的都不適合在這裏種植，這就少了很多的糧食途徑，但是實驗出大豆適合種植，這也算是大功一件了。”

只不過

“四天前我離開的時候才剛剛生長到腳踝位置，現在怎麼竄的這麼快，都即將成熟了？”

虞蘇感覺事情很不對勁兒，有虞氏部落經歷的這些事情不可能是四天就能變化的。

從狩獵猛獁到他前去地球，期間經過了三十天的時間，自己離開的這四天，理應總共過去了三十四天。

三十四天的時間，大豆就成熟了？

你糊弄鬼呢！

在地球上那種人工模擬最適合生長的環境都需要五六十天才能成熟，虞蘇可不相信在條件簡陋的原始社會竟然只需要三十四天便可以讓大豆生根發芽結出果實。

絕對有問題。

言畢，虞蘇便進了山洞里，想要從山洞里找出什麼蛛絲馬跡。

山洞呈現葫蘆形，口窄肚寬，原本在山洞口極為受限制的視野一進來便豁然開朗，洞內有火把照明，虞蘇一眼便看見了幾個強壯的女人正在用簡陋的瓷器從一個比較大的瓷罐里舀湯喝。

瓷器？有虞氏部落什麼時候有碗了？

虞蘇心中充滿疑惑，他轉過身來，卻見蒼老的巫祝嬰躲在角落裡，不知在畫些什麼。

虞蘇湊過去一看，卻見那本來畫上了羊和小人的旁邊被畫上了新的圖像。

首先似乎是一條大河，一群小人渡過大河，來到了一個山洞前。

一個巨大的猛獁被獵取，一個較為抽象的大人出現，贈與了種子。

小人們發現了另一群小人，有些激動，似乎主動與另一群小人作了交流，用肉塊換回了一些瓷器。

嗯虞蘇只能理解這些畫面了。

不用提虞蘇都知道，這肯定是有虞氏部落的成長史，也算是歷史了吧？

前面幾個畫面虞蘇都清楚，只不過這最後一條不像是四天內發生的事情啊。

在這一刻，虞蘇正式做出了一個總結。

地球與異世界的時間流逝速度，不一樣。

現在，虞蘇的主要目的就是查明異界與地球的時間流逝比例是多少。

現在看來地球的速度明顯要比異界慢很多，因此虞蘇打算進一步確認地球的一天相當於異界的幾天。

這是個較為複雜的任務，虞蘇感覺自己可以。

“日落划記”

虞蘇的神諭自然而然的傳到了巫祝嬰耳畔，巫祝嬰立馬尊敬的跪下，大聲為虞蘇祈禱了一陣后，便開始理解虞蘇的意思。

“偉大的虞的意思應該是讓我在太陽落山之後劃一個記號出來？”

巫祝嬰當初也是大部落的高層，自然知道這是干什麼的。

計量時間的唄，以前的有漁部落有什麼大事兒發生都是這樣記錄時間的，因此巫祝嬰對這東西很熟悉，輕而易舉的理解了虞蘇的意思。

而神諭之所以依舊斷斷續續，是有原因的。

最初的時侯，虞蘇的信仰之力不夠，只能斷斷續續。

而現在虞蘇的神諭斷斷續續則是其有意為之。

因為虞蘇發現，自己的意思不能明確的說出來，必須要讓他們猜，從而襯托出神靈的神秘性。

如果事情成功了，那就是虞蘇教導有方，神靈威能天下第一。

如果事情失敗了，那就是你們這些凡人沒有理解神靈的意思，垃圾隊友不配贏。

吩咐完畢后，虞蘇召喚出玻璃門來，準備再一次踏入其中。

“我去地球待上一天，等回來之後看看這牆壁上多出幾道痕迹來。”

# 第十七章 奇怪老頭

炙熱的陽光從天上放肆的傾瀉着，毒辣的陽光掩人雙眼，曬得抬不起眼皮來。

再這樣燥熱的天氣里，意安靜的趴在草叢中，渾身上下塗抹着一種莫名的草汁，像一隻獵豹捕獵一般潛伏在草叢中，充滿了耐心。

他的目標是身前幾十米處的那座小水潭。

水潭不大，但也不小，附近的動物都會來這裏喝水，有虞氏部落平時的生活用水也是大多數都來自於這裏。

炙熱的陽光曬在意的身上，汗水從額頭滴落，意一動不動，看着前面一群身上披着鱗片的類似乎水牛的動物正在飲水。

鱗牛，這是有虞氏部落對這種生物的稱呼。

鱗牛生性溫和，看起來似乎是人畜無害，但意的心裏卻是十分清楚鱗牛的恐怖之處。

它們的牛蹄可以輕易踏破數丈的岩石，力大無窮，若是發瘋一般的衝撞，造成的力量相當於八十多道血紋的血紋戰士全力一擊。

至於它們背後和身體兩側的鱗片則是有些雞肋，防禦力並沒有增強多少，相比之下只能算得上裝飾品。

鱗牛是群居動物，成群出動，不到萬不得已，意不會選擇狩獵這樣的危險的生物。

成群結隊的鱗牛在意眼中，他的威脅力甚至要比單獨出動的猛獁還要大。

意老老實實地趴在草叢里，眼睜睜地看着鱗牛喝水，準備等他們結束後去狩獵那些混在鱗牛群附近的動物。

如什麼野兔、山雞、小鹿什麼的，那些生物毫無威脅，最適合狩獵了。

雖然意很想與那些兇猛的生物一較高下，但他甚至自己不是一個人，還有部落的存在。

部落要傳承，必須要有足夠的生命！

那些天天凈想着挑戰自我，狩獵高難度猛獸的部落是不可能活的長久。

“轟隆。”

突然從不遠處的樹林中傳來了一陣悶響，地殼微微顫動，彷彿如有什麼龐大的生物朝着移動，意愣了愣神，身子微微卷了起來，對着身後打了個手勢，開始緩緩撤退。

他不知道來的是什麼生物，但他知道今天的狩獵估計是沒有辦法繼續下去了。

意的動作幅度不大，生怕驚擾了什麼動靜從而引起注意，但還沒等意退開幾米，一個龐大的頭顱從樹林中冒了出來。

“嗷昂！”

一聲咆哮瞬間從那道龐然大物口中咆哮而出，氣勢恢宏，聲音大如雷霆，登時讓意的身軀為之一振。

“是異獸！”

意下意識的望去，只見那發出咆哮的異獸生有一雙漆黑的骨翼，猙獰的頭顱，兩個前肢長在身前，整個獸類呈站立狀。

“哞！”

鱗牛也被這如同晴天霹靂一般的咆哮聲嚇了一大跳，但等它們反應過來后，立馬結隊而來，死死地盯着這龐然大物，既沒有後撤也沒有進攻。

那猛獸見狀，狂暴的嘶吼一聲沖了過來，如同一道黑色旋風，眨眼間便到了鱗牛群的秒前，對着距離它最近的鱗牛咬了下去。

“哞——”

眼見着那猛獸竟然主動進攻，鱗牛頓時全身肌肉緊繃，向前幾步，護在了鱗牛幼崽前面，對着這龐大的猛獸發出暴虐的鳴叫聲！

“刺啦！”

那隻不幸被咬住的鱗牛被生生撕裂爆碎，猩紅的鮮血登時四濺，而那猛獸似乎也不想進食，直接將鱗牛的屍體一甩，甩到了遠處。

緊接着，那隻兇殘的猛獸又扭過頭來，朝着剩下的鱗牛怒吼着：“吼——”

“嘭！”

一隻暴脾氣的鱗牛登時朝着猛獸衝撞而去，身子狠狠地撞到了猛獸身上，猛獸吃痛的嘶吼一聲后，付下身子，一口將鱗牛咬死，鮮血噴射。

“哞！”

剩下的鱗牛似乎也看出了自己不是這猛獸的對手，開始撒腿逃竄，朝着遠處的樹林中奔去。

這數十隻鱗牛造成的動靜極大，幾乎是讓整個大地都在顫抖。

而那輕而易舉殺死兩頭鱗牛的猛獸似乎並沒有什麼傷勢，方才被撞擊的地方也沒有任何變化，它來到水潭邊展開巨口飲水，隨後頭也不回的回到了樹林中。

聲音漸漸遠去，意原本緊繃的心跳也開始緩緩平息。

這到底是個什麼玩意兒，怎麼會這麼厲害？

意緩緩從草叢里站了起來，來到水潭邊，看着方才被那猛獸踩出來的腳印，陷入了沉思。

意在這個世界上生活了二十四年，當了十多年的戰士，可從未見過這樣的猛獸。

並不是說這頭猛獸的實力是意見過最強的，而是意從來都沒有見過這種猛獸。

陽野地區如果出現過這種猛獸有漁部落一定會知道，現在看起來這種猛獸應該是青南地區獨有的獸類，可能出現在青南地區的核心地帶吧。

意思考了一會兒后，突然發現了一個東西。

剛才那個猛獸似乎並沒有把鱗牛的屍體帶走啊？

登時，意開始興奮起來，招呼身後的戰士們喊道：“快出來，把這兩隻鱗牛帶回去！”

雖然今天危險十足，但收穫還是很大的。

一是知道了這裡有一頭疑似異獸的猛獸，二是不費吹灰之力收穫了兩頭鱗牛。

戰士們在聽到意的聲音后，陸陸續續從草叢中跳出，大概有十八個人，開始紛紛朝着鱗牛屍體的方向走去，準備把這鱗牛屍體給抬回去。

他們來到了鱗牛身邊，正準備抬，突然聽到了草叢里傳來了一陣動靜。

這動靜登時把有虞氏部落的戰士們嚇了一跳，他們連忙提起石矛，組成防禦姿態，死死地盯着草叢，生怕有什麼猛獸从里面蹦出來。

“咳咳，咳咳。”

咳嗽聲突然從草叢里傳出，意感到有些疑惑，扒開草叢，卻見一個圍着獸皮的老頭趴在草叢里。

意上前把他扶了起來，隨後張嘴問道：“你是哪個部落的？”

那老頭愣了一下，隨後開始說個不停：“咕嚕，咕嚕嚕，咕嚕嘟嘟”

在場的十九人面面相覷，沒有聽懂他說的是什麼。

見此狀，意猶豫一下，對着左右吩咐道：“先帶回去吧，問問巫能不能聽懂他說的什麼。”

與此同時，那山洞里，巫祝嬰刻下了一道痕迹，算上之前的，已經有七道了。

# 第十八章 地球反響

漂泊了大半天的虞蘇終於從北冰洋離開，來到了一片大地上。

他從異世界來到這裏已經有大半天的時間了，再堅持幾個小時便可以返回異界，看看地球的一天究竟相當於異世界的幾天。

他踏足到了這片土地上，一路朝着深處進發，大概過了半個小時的時間，他便來到了一座小鎮上。

小鎮位於群山之間，虞蘇可以清楚地看到好幾十個白人在勞動着，因此虞蘇也基本確認了這是一個白人國度。

虞蘇猶豫一下，將信仰之力釋放在自己的身軀之上，使自己完全做到隱身狀態后，悄然無聲的進入了這座小鎮里。

越過街道，虞蘇來到了一戶人家之中，虞蘇進門就看見了正在播放的電視與一個啤酒肚成年白人。

“據有關媒體導報，近日於大西洋海域發生的十二級特大號暴風雨系自然災害，據專家報道，虛空影像為海市蜃樓，請各位觀眾不要”

電視機內正報道着關於大西洋海神波塞冬事件，官方竭力否定這件事的存在，將風暴視為自然災害，將虞蘇的虛影視為海市蜃樓，想要不惜一切代價平息這場混亂。

他們的這番作用效果十分顯著，有半數以上的人民都信了他們的話。

畢竟先前生活了好幾十年的唯物主義，突然而來的唯心主義他們自然而然的會認為是假的不存在的。

“切，騙傻子呢。”

那啤酒肚白人男子嗤笑地嘟囔了一句，隨後換了個頻道，但依舊在報道這件事兒。

只不過，這個頻道的風格和上個頻道完全不一樣，這個頻道的主持人正在熱心的分析着那道虛影可能的身份。

從海神波塞冬到華國的蝦兵蟹將，任何的可能都被他完完整整的分析了一遍，甚至他還提出了在未來的幾期節目里親自接觸一下多利威亞號豪華游輪上的參与者，得到最新的情報。

虞蘇就那麼靜靜地漂浮在這啤酒肚白人男子身邊，面無表情的聽着這一切。

他終於知道為什麼自己連接的細線一直在十二萬左右徘徊，而且只有幾根深色的線了。

這幫官方的人正在竭力隱瞞這件事情啊！

不過就算是虞蘇知道了，那也沒有什麼辦法。

首先，他的時間不太充裕，僅剩的時間好像並不足以支持虞蘇再進行一波操作。

還有就是如果短時間內連續製造出大場面，可能會造成某些不必要的麻煩，而且逼格也會大大降低。

對於神秘的東西而言，必須要保持神秘。

只有自己信徒多了之後，才可以做到這樣頻繁的顯聖。

思考完一切后，虞蘇又準備籌劃一下下一次的顯聖是什麼時候，並且確定了自己現在的位置。

北極熊的西伯利亞。

“算了算了，在這裏待上幾個小時回去算了，等我搞明白東西，我就回來接着當波塞冬。”

華國，魔都。

林誠打了個哈欠，從被窩裡悠悠醒來，看着外面已經暗下來的天，又看了看已經晚上七點的時間，陷入了沉思。

“說好了只睡個午覺，我又睡過頭了？”

林誠有些無奈，但事已至此，他也只好就這樣起床，麻利的洗了個臉，來到電腦桌前，準備開始自己的工作。

他的工作簡單粗暴，就是玩遊戲給人家看。

簡單來說，就是遊戲主播。

他如往常一般遲到，往常一般打開了lol，點開了虎魚tv的直播間，望着幾十個觀眾，嘆了口氣。

每次剛一上線都這樣，也就只有幾個觀眾進來。

慢慢就好了。

“各位觀眾姥爺們你們好，雖然今天我又遲到了，但我保證今天的直播時長將會只多不少的呈現給大家。”

說罷，林誠熟練地點開了一區排位賽，進入了匹配時間。

他在等候排位的時候，下意識的看了一眼今天的直播熱度，皺了皺眉頭。

奇了怪了，今天的熱度怎麼只有幾千？

雖然是剛開播，但林誠深知國內直播的套路，自己這個級別的主播，剛開播起碼也會給幾萬熱度，等過了半個小時左右將會上升到幾十萬的熱度，這才是正常操作。

今天是咋回事兒？

林誠雖然滿心疑惑，但還是以為自己開播的時間短，打兩把就有人了。

二十分種后，他排進了人，先是把快樂風男給禁了，緊接着便預選了自己最拿手的英雄，準備這一局遊戲的開始。

xdifan：誒，你們看新聞了嗎，聽說大西洋那邊出現了神？

我次檸檬：早就看了，不是說海市蜃樓么，有什麼好糾結的。

鐵分奴石錘：別比比了，專心打遊戲。

林誠看着這聊天框口有些納悶：什麼時候現實生活的事情也能影響遊戲里的玩家了啊？

而且，大西洋的神是什麼事情，我就睡了個午覺，怎麼感覺什麼都錯過了。

進入遊戲讀取后，林誠突然看見了一個彈幕。

“喲，這個主播清流啊，無論是遊戲還是顏藝區的直播都在談波塞冬的事兒，就這麼為數不多的幾個在直播遊戲。”

看到這個彈幕後，林誠更是楞了一下。

什麼情況，怎麼全天下都在說這個波塞冬的事兒？

波塞冬他知道，西方的海神嘛。

但希臘神話都幾千年了，怎麼現在又引發了一片討論？

這是什麼套路，這是什麼操作？

“看你們一直在說什麼大西洋什麼波塞冬的，誰能告訴我一下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兒啊？”

進遊戲后，林誠開玩笑的說了一句，緊接着彈幕便開始為林誠科普起來。

但他們的版本大多都是添油加醋，說的有鼻子有眼，當時就把林誠看懵了。

什麼玩意兒，神話時代即將到來？

燕京發現了能夠噴火的異能者？

大西洋波塞冬鏖戰克蘇魯？

看着這些彈幕，林誠有些失神。

“我真的只是睡了個午覺，這個世界怎麼感覺都變了樣呢？”

心中充滿好奇的林誠在打完這局遊戲後果斷關閉了遊戲界面匆匆下播，開始認真的上網搜索關於大西洋事件。

他看到了官方解釋，但他是一百個不相信。

於是，他拿出了手機，打給了身處大洋彼岸的好兄弟：

“喂，蘇子安，你知道大西洋的那個波塞冬事件嗎？兄弟在國內收到的消息不多，你”

# 第十九章 烈山氏

青南，有虞氏部落勢力範圍。

經過一夜的趕路，戰士們還是提着兩頭鱗牛，光榮回歸，他們每個人都挺胸抬頭，彷彿這鱗牛真的是他們狩獵的一般。

“意！意！意！意！”

有虞氏部落的人開始歡呼，不停地喊着意的名字，這讓意滿意極了，虛榮心得到了很大的滿足。

意抬起手中的石矛，部落的聲音立馬停下，他們尊崇地看着意，意猶豫一下，開口喊道：“來，殺鱗牛，吃！”

“吼吼吼，吼吼！”

有虞氏部落的人更加興奮起來，他們快速跑了過去幫戰士們把鱗牛卸下，開始準備抽筋扒皮，而意則是看了一眼后，立馬吩咐兩位戰士帶着那半路冒出來的老頭去見巫祝嬰。

老頭麻木的被架到了山洞里，瑟瑟發抖，而意一見坐在角落裡的巫祝嬰，立馬尊敬道：“巫，我們在狩獵的途中遇見了這個人，應該是外來部落之人，他的語言不屬於青南和陽野。”

同時，意又接着道：“在狩獵時，我們發現了一隻兇猛的怪獸，它個頭很大，一口一個鱗牛，長了很多牙齒”

意自認為生動形象的描述了當時的場景，然而巫祝嬰卻聽了個迷茫。

個頭很大，有很多牙齒，黑色的，有腿有手

這樣鬼能知道是什麼東西啊！

“嗯這這個應該是棘背獸吧”

見多識廣的巫祝嬰磕磕絆絆，說不出什麼花樣來，只能隨便說了個個頭大、牙齒多的猛獸了。

還沒等意追問，巫祝嬰便主動問道：“這老頭就是你們狩獵時抓到的？”

“嗯。”

意點了點頭：“我聽不懂他說的什麼，帶回來看看您知不知道他說的什麼？”

巫祝嬰聞言點了點頭，看着老者，開口道：“你哪兒來的？”

“咕嚕，咕嘰咕嘰，朋巫特特。”老頭七嘴八舌的說著，搞得巫祝嬰有些頭大。

但巫祝嬰聽懂了。

巫祝嬰用着老者相差無幾語言說著：“我是有虞氏的巫，你從北方來的嘛？”

但巫祝嬰說出的話十分磕磕絆絆，犹如一個語言初學者一般。

那老者先是愣了一下，在聽到巫祝嬰說的話后，瘋狂的點了點頭，並開口道：“咕嘰，咕嘟，咕嚕嚕”

巫祝嬰：“？”

巫祝嬰知道，這是來自北方地區的一種語言，當初自己跟隨在一位伍巫身邊學習了一段時間，但並沒有深入研究。

今天才知道，書到用時方恨少，自己還是聽不太懂這老頭說的什麼。

巫祝嬰隱隱約約的聽懂了，“北方、巫、部落”這麼幾個單詞，但並沒有辦法給他聯繫起來是什麼意思。

於是，巫祝嬰也開始咕嘰了兩句，老者也咕嘟咕嘟，讓啥都不知道的意一臉懵逼。

他們說啥呢，我怎麼啥都聽不懂？

於是，他向巫祝嬰投去疑惑的目光。

巫祝嬰也看到了意的目光，輕咳兩聲后，對着意說道：“他是從北方來的，被他部落的巫驅逐了。”

意好奇的詢問道：“為什麼驅逐他？”

我也沒聽懂原因啊！

巫祝嬰在心中吐槽一聲后，對着意道：“我不知道，沒聽懂。”

意沉默了一會兒后，又看向了老者，接着道：“那我們怎麼處理他？”

巫祝嬰看了一眼老者，很是為難。

巫祝嬰一眼就看出來這老頭不是什麼血紋戰士也不是什麼巫，只是一個年老體衰的普通人而已，似乎什麼作用都沒有。

“把他趕走吧，有虞氏部落不能養閑人。”巫祝嬰無奈的開口。

要是換做以前，這老者是會被獻祭給偉大的虞的，可惜現在偉大的虞不接受人的獻祭。

那老者似乎聽懂了巫祝嬰與意的聊天內容，還沒等他們二人有所行動，便主動開始做一些事情。

他撿起周圍的一塊石頭跑了出去，意和巫祝嬰見狀便跟了上去

只見他在周圍轉悠了一圈，選擇了一個地方，在地上挖了個小坑，把隨身攜帶的一塊種子扔了進去，把土填上，又“咕嚕咕嚕”的說了一大堆。

意和巫祝嬰面面相覷，最後意開口道：“他是不是會播種？”

“看起來好像是。”巫祝嬰點了點頭。

但他們並不確定自己聽的是不是，於是帶着這老頭往另一個方向走。

很快，他們來到了那一片豆類前，種見他們三個來，緊張地站了起來，還沒說些什麼，卻見巫祝嬰指着這片即將成熟的豆類，開口道：“這是什麼，你知道嘛？”

“菽！”

那老者說出了一個字，登時引起意和巫祝嬰一愣：“你說這是什麼？”

“菽，這是菽！”

老者斷斷續續地說著，看起來似乎是剛學不久：“我我會”

他說的很艱難，一直說不出來什麼話，搞得兩人干發急：“算了，先留着吧，以後就在這兒看護菽，和種一起。”

這麼看來，這老頭也算是特殊性人才，以後管他飯，讓他看護菽，也算是可以了。

巫祝嬰不認為這老者能活很多年，頂多一兩年就死了，在這一兩年的時間里，盡可能的讓種在他身上學到更多的知識。

“我我烈山，我，烈山氏！”

突然間，那老頭似乎是想到了怎麼說，大聲喊着：“我，菽。”

“烈山氏？”

巫祝嬰一聽，登時有些欣喜：“你是從烈山氏來的？”

“嗯。”

老頭重重的點了點頭，又比劃了兩下，說了幾聲巫祝嬰聽不懂的語言。

“種，以後跟着他好好學。”巫祝嬰大喜過望，對着種認真的吩咐道。

種點了點頭，表示自己清楚了。

隨後，巫祝嬰便與意一起去準備鱗牛的事情了。

鱗牛那麼大，而且還是兩隻，當然要合理的劃分一下了。

鱗牛皮可以割下來，留作下一次交易用。

在這年頭，獸皮、糧食、陶器，可以說是通硬貨，獸皮可以禦寒、糧食可以飽腹，陶器便利生活。

有虞氏還處於發展階段，雖然戰士多，但陶器不足始終是個問題。

巫祝嬰前去見那兩隻鱗牛已經被剝了皮，便開口道：“留下半隻，祭祀給偉大的虞，剩下的想辦法儲藏起來吧。”

# 第二十章 夙

當太陽在一次從天邊升起時，巫祝嬰熟練的刻下了一個痕迹，望着天上升起的太陽，眯了眯眼睛。

“滿月，集會要開了”

巫祝嬰喃喃自語一聲后，看了看周圍的族人，嘆了口氣，道：“意，你挑幾個人和你準備準備去集會吧。”

“嗯。”

意點了點頭，看了看左右滿懷期待的戰士，隨便指了兩個人：“遜、勇，你們兩個等一個太陽落山升起之後和我去陌集會吧。”

陌，是青南地區的一个中間交匯口，不是任何部落的勢力範圍之內，因此常常作為青南地區西面諸多部落的集會之處，一般每個月的滿月之後的幾日集會。

陌距離有虞氏部落不遠，大概半天就能抵達，上一次有虞氏部落就是在那裡換取了六個陶器。

“是的首領！”

遜和勇聽到意提到了他們二人，均挺起了胸膛，大聲喊道：“我們一定會完成這次趕集！”

由於即將趕集，意並沒有帶着戰士們出去捕獵，而是將打算交換的東西都清點一下。

十七張獸皮、兩柄精製石矛和一個關於棘背獸的消息。

有虞氏部落目前為止也就只有這些了。

雖然他們還有部分鹽，但鹽是維持生命的，這可不能拿出去和別人交換。

還有種子的問題。

目前懂得種植的部落並不多，種子可是寶貴的很，他們可不會輕易將種子交易出去。

到下午時，遜和勇每個人都分到了一柄精製的石矛，這種石矛比他們以前用的石矛更加的結實，長度也更加的長。

交易品被整整齊齊地擺放在山洞內，原始人的娛樂很少，因此一副副活春宮又展現在山洞里，巫祝嬰都沒眼看。

不過說來也巧，距離有虞氏部落遷移已經有九十多個太陽落山升起之時了，懷孕的族人卻只有三位，這讓巫祝嬰覺得很是不妥。

人口，是一個部落的根本。

在這個時代，基本上每天人口都有減員的可能。

有虞氏部落的戰士們都是經驗豐富之輩，但這樣也是損失了兩位戰士，目前有虞氏部落的人數有一百四十四位。

其中有五十一位都是來自曾經的樹根部落，剩下的九十二位是跟隨巫祝嬰跋山涉水而來的原有漁部落族人，還有一位烈山氏的老者。

但他們現在都緊密的連接在一起，組成了有虞氏。

巫祝嬰相信，有虞氏部落一定會位於世界之巔的。

即使他們現在只有一位級別為壹巫的巫祝和一位凝聚了七十一道血紋的血紋戰士。

巫祝嬰和意兩人隨意走走，來到了山洞不遠處，周圍空無一人。

這時，巫祝嬰突然對着意說道：“我覺得，這次趕集之後，我們要攢點物資了。”

“嗯？”

意皺了皺眉頭，詢問道：“巫，為什麼？”

“我年紀大了，過不了多久就要投身虞的懷抱。”

巫祝嬰輕咳一聲，生死看淡的笑道：“我投身之後，有虞氏不能沒有巫。”

“我是壹巫，沒有資格教導巫，僥倖教出來的也只會終身困在壹巫里。”

巫祝嬰緩緩開口，嘆了口氣，接着道：“曾經，我們有漁部落可是擁有一位陸巫的存在！”

“振興有虞氏，必須要有伍巫以上的大巫！”

“我不行了，我不能更進一步，只能指望後來者。”

巫祝嬰苦笑一聲，雙眸閃過一縷堅毅的神情：“攢好物資，我們可以用物資換取孩童去其他部落學巫的機會！”

有漁部落當初也接受過其他小部落送來學巫的孩子，接受過物資。

如今風水輪流轉，有虞氏部落也要去攢物資換取學巫的機會。

外部落攢物資學巫，一般而言巫是不會認真教授的，一切都需要看孩子本人是否勤奮好學。

“嗯。”

意沉默了一會兒，隨後重重地點了點頭：“我們攢完物資，將孩子送去哪個部落？”

“烈山氏！”

巫祝嬰毫不猶豫的開口：“烈山氏是第一選擇，烈山氏是我知道的最強的幾個部落之一。”

“相傳，烈山氏有戰士數萬，大巫數十，甚至還有半神的存在。”

巫祝嬰充滿憧憬地開口：“如果我們可以送孩子去烈山氏學巫，總有一天有虞氏可以振興的！”

“烈山氏”

意皺了皺眉頭，他雖然聽說過烈山氏的名頭，但他也知道烈山氏在北邊，具體多遠沒有人知道。

倒是那個半路被他們撿來的老頭是烈山氏出身，但現在交流都是問題，更不要提那麼多了。

“路遠，沒有把握我們不能選擇烈山氏。”意打斷道。

聽到意的話后，巫祝嬰陷入了沉思。

隨後，巫祝嬰又開口道：“金鹿氏部落，青南地區的部落，據說族內坐鎮大巫，我們的目標是殺回陽野，和他們沒有糾紛。”

青南地區擁有大巫的部落有三個，但目前巫祝嬰只知道金鹿氏部落會接受其他部落來學巫的孩子。

“好，如果可以我們就送孩子們去烈山氏，如果不行就去金鹿氏！”意點了點頭，靠在山體旁，嘆了口氣。

當年的有漁部落，又怎麼需要用物資來換取學巫的機會？

還有巫，這位為有虞氏奉獻了一生的老人。

他渡河之前可是一位叄巫！

渡河之前，為了喚醒沉睡中的虞神，有漁部落的巫們前赴後繼的投入祂的懷抱，最終吞噬了很多巫力才喚醒了偉大的虞。

巫祝嬰這才從叄巫跌落壹巫，壽命也有很大的衰減。

“巫，您學巫孩子的人選了？”

“嗯。”

山洞里沉默了下來。

這個話題太過沉重，兩人都沒有說話。

突然，巫祝嬰站了起來，緩緩走到山洞內，來到一個精瘦的孩子身邊，慈祥的坐下，孩子的母親立馬行禮，卻被巫祝嬰阻止了。

巫祝嬰望着那孩子，慈祥地詢問道：“頓多，這段時間加入巡邏隊累不累？”

“不累！”

這個孩子沒有像其他孩子那樣對巫祝嬰充滿畏懼，反而信心滿滿地開口道：“我以後會成為像首領那樣偉大的血紋戰士！”

“不，你不會。”

巫祝嬰搖了搖頭，接着道：“從現在開始，你叫做夙，以後跟着我，明白嗎？”

那位被稱為夙的孩子愣了一下，隨後點了點頭：“明白了，巫。”

# 第二十一章 七黎

翌日，天還沒有完全亮，意便與遜、勇兩個戰士起身，準備收拾去陌參加集會。

“偉大的虞，請您庇佑您最忠誠的僕人，此去一路平安。”

臨行，意與遜、勇在祭壇之上，虔誠地行禮迎拜，對着偉大的虞行了一次禮，希望偉大的虞可以庇護他們的安全。

待拜完后，意和遜、勇便提着貨物出發了，估計在一個太陽落山之後便能回來。

雖然意走了，但狩獵還是要繼續。

戰士們臨時推選出一個叫做紋的戰士當做副首領，請他帶隊狩獵。

意離開不久后，戰士們也開始出發，巡邏隊與狩獵隊兩隊人集結，夙正準備去巡邏，卻被巫祝嬰揪了回來。

“不是讓你跟着我么？”巫祝嬰嚴厲地詢問着。

夙低下了腦袋，沒有說話，有些心虛。

“罷了罷了，你且跟我來。”

說罷，巫祝嬰便嘆了口氣，朝着山洞外走去，而夙猶豫一下，跟上了巫祝嬰的步伐。

兩人的速度越來越快，他們逐漸來到了一處高地上，巫祝嬰停了下來，轉身詢問道：“你想要成為巫么？”

“想。”

夙猶豫一下，點了點頭。

巫祝嬰似乎看出了什麼，嘆了口氣，接着道：“你知道巫都有哪幾種嘛？”

“嗯？”

聽到這句話，夙愣了一下：難道巫還分種類？

“有治病救人的巫咸、有馴服百獸的巫羅、有溝通神靈的巫祝、有巫術殺人的巫覡”

巫祝嬰淡淡的開口，對着夙講道：“這些都是巫。”

緊接着，巫祝嬰又詢問道：“你想要成為哪一種巫？”

夙的眼前一亮，當即大喊道：“巫，我想成為巫覡！”

“善。”

巫祝嬰點了點頭，接着道：“以後你去了別的部落，雖然不能選擇，但你要記住千萬不要學巫祝！”

學巫自然不是你想學那個就學那個，你最後學成什麼，全看人的心意。

夙忍不住問道：“為什麼？”

“我就是巫祝。”

巫祝嬰淡淡回答道：“巫者，通達天地、中合人意，與神靈交談，是神靈最為忠誠的僕人。”

“而巫祝，是其中之最。”

換句話說，巫祝是諸多巫里最無用的一種。

因為所有的巫都可以溝通神靈，但他們除了溝通神靈之外還有另一種能力。

至於巫祝在小巫階段根本就沒有什麼作用，只有到達了大巫才能發揮作用。

而對於有虞氏而言，與其擁有一個巫祝，還不如來點其他什麼的。

當然，其他小部落之所以先學巫祝，是因為他們要立圖騰。

而有虞氏部落已經有了圖騰神靈，再擁有小巫級別的巫祝已經沒什麼作用了。

巫祝嬰表示深以為然。

而且，巫祝的晉陞方法很繁瑣，很麻煩。

巫祝嬰在渡河前可以說是天縱之才，結果也只不過是勉強到達了叄巫，最後還退到了壹巫。

為什麼？

因為巫祝全憑感悟！

這也是巫祝嬰只能教壹巫的原因。

他只能教壹巫級別的巫祝，而且教完之後就完沒了。

因為他自己本人都不曉得當初是怎麼成為叄巫的。

至於教授巫羅、巫覡、巫咸、巫峽、巫娥、巫媼、巫恆這些其他的巫不存在的，巫祝嬰哪兒會這些啊？

總而言之，就是每個職業的巫只能教本職業的巫，不能跨職業來。

而特殊的巫如巫祝、巫娥、巫媼、巫恆這種都得靠當事人自己的努力，進展緩慢。

有虞氏部落急需一位大巫坐鎮，因此當然不能學那些了。

夙想學巫覡，對於有虞氏部落而言是件好事。

“巫者千奇百怪，大不相同，今天便講到這裏，跟着我，好好看好好學。”

說罷，巫祝便看了夙一眼，轉身朝着山洞方向走去。

夙連忙跟上巫祝嬰的步伐，而此刻的巫祝嬰卻有些心煩意亂。

這麼一個一心想要擁有超強戰鬥力的小孩子，能成為未來帶領有虞氏部落的巫嘛？

對此，巫祝嬰也只能寄託於有虞氏部落能夠出現一位理智的首領，實現巫和首領的互補。

這樣一來，有虞氏部落才能實現真正的復興。

山洞內，一道光芒扭轉，虞蘇從玻璃門踏回，望着山洞內的族人，神清氣爽。

無論如何，他們才是虞蘇的根本，這一點虞蘇是不會忘的。

“九道痕迹？”

虞蘇看了一眼石壁，喃喃自語一聲，又看了看天，似乎已經到了傍晚。

地球的一天相當於這裏的九天多一點，十天少一點

計算可能不太準確，就算作地球一天相當於異界十天吧。

虞蘇在心裏估計着，並沒有什麼明確的算法。

“戰士首領哪兒去了？”

虞蘇環視一眼自己的族人們，突然發現了一個問題：戰士首領不見了。

按照以前的習俗，狩獵隊傍晚都會回來，以免夜間遭受猛獸的襲擊。

虞蘇可以感覺得到，有三個小點正朝着遠方移動，而除此之外的其他人都聚集在山洞附近。

等等，怎麼有個顏色不一樣的？

虞蘇突然發現在種植地多了一個顏色有點不太一樣的人，便一個閃現來到種植地，看着那個叫種的族人愣愣地看着一個老頭種植。

種當然不是顏色不一樣的了。

虞蘇看着那個渾身充滿綠光的老頭，心中充滿疑問。

這老頭不是自己人啊！

虞蘇隱隱約約可以看見一隻雄鹿虛影在老頭身後咆哮，彷彿是在守護着什麼。

但虞蘇知道，這虛影並沒有什麼作用，似乎只是一個表明身份的東西。

虞蘇用信仰之力包裹了這個雄鹿，打算一探究竟。

突然，雄鹿似乎發出一道嘶鳴，緊接着一群象形文字出現在虞蘇眼前。

虞蘇看不懂字，但可以用信仰之力看懂他的意思。

“這老頭是烈山氏的巫和圖騰派出去的友好使者，想要尋找其他擁有圖騰的部落結盟？”

那象形文字大體是這個意思，還沒等虞蘇琢磨出個所以然，緊接着見那象形文字又是一變。

“東方已經有七個大部落結成了聯盟，攜數十個擁有圖騰的小部落，號稱七黎部落聯盟？”

# 第二十二章 集會

陌地中，意撿起一個碗，仔細端詳了一二，朝着陶器面前的野人說道：“你們的這個陶，一塊獸皮換三個，換不換？”

“一塊獸皮？”

那擁有大半陶器的野人瞪大了眼睛，猶豫一下后，開口：“不行不行，兩塊獸皮一個！”

意當即轉身離開，打算去其他的部落看看，有沒有便宜的陶器。

陶器製作不難，只不過有虞氏部落目前沒有制陶的而已。

青南部落，懂得制陶的部落沒有十個也有八個，陶器並不是什麼稀罕物。

似剛剛那個部落，明顯就是獅子大張口，意傻了才會跟他換。

一見意準備離開，那野人當即慌了神，連忙對着意說道：“一塊獸皮換一個，一塊獸皮換一個！”

“兩個。”

意停下腳步，看着那野人，開口說道：“一塊獸皮換兩個，不然不換。”

“可以。”

那野人猶豫了半響，最終下定決心，詢問道：“你有幾張獸皮？”

“十張！”

意看了一眼那野人，回答道：“換二十個陶器。”

“成。”野人點了點頭，“我是黑耳部落的，你拿獸皮來找我們部落吧。”

意點了點頭，沒有說什麼就走了。

意清楚，黑耳部落是他們之後的頭號敵人，雖然有虞氏部落和黑耳部落往日無怨近日無仇，但為了部落的擴張，只能選擇開戰。

意在心中默默地記住了黑耳部落的五個人，略微感受了一下他們的血紋力量，朝着樹根部落的休息地走去。

在陌，各個部落都有各個部落的休息地，有虞氏部落佔據的是曾經樹根部落的地方，而有意也沒有說自己是有虞氏部落的。

至今，這些參加集會的其他部落都還以為意和遜、勇都是樹根部落的人。

回到休息地后，意清點了一下剩下的資源，陷入沉思：

現在，他還有七張獸皮、兩柄精製石矛可以交易，這這東西需要換取鹽。

“遜，你帶着十張獸皮去把陶器換回來，我去看一看鹽。”

說罷，遜便帶着十張獸皮去了黑耳部落換陶器，而意則是去了交易鹽的有鹽氏部落。

“鹽怎麼換？”意問道。

“一張獸皮或兩個陶罐換這些。”

負責換鹽的有鹽氏老者頭也不抬的開口，手指指了指一旁的陶器。

意看了看陶器里的鹽，大概只有半壺，而且鹽塊又大又糙，看起來不是什麼好鹽。

一下猶豫一下，點頭道：“行，換七份。”

有鹽氏老者聽到意的話語后，勉強抬起了頭，對着意道：“陶器自備，有鹽氏不給，如果沒有陶器，一塊獸皮一個陶器。”

“有陶。”

意重重地點了點頭，接着道：“太陽下山之前，我會來找你。”

“嗯。”

有鹽氏老者淡淡地開口，沒有任何動作。

每次集會他們都是集會的主角，對他們而言，有鹽就是一切，因此也是十分傲氣的。

誰讓他們會製鹽呢？

不久，遜便帶着二十個陶罐回來了，陶罐堆在有虞氏部落的攤子前，讓意有些滿意。

“勇，帶幾個陶罐和七張獸皮，去有鹽氏換鹽。”意開口道。

勇立馬點頭，提着七張獸皮后犯了難。

陶罐怎麼帶？

似乎看出勇的難堪，意又開口道：“遜，你和他一起去。”

於是，他們兩人急急忙忙地帶着獸皮和陶罐去取鹽，最終帶回了足足三罐多的鹽。

除此之外，他們還有十七個空罐和兩根精製石矛。

陶罐不大，一個人一次只能拿五個，他們只有三個人，最多只能帶十五個陶罐回去，這有五個陶罐必須要換走。

意已經有些後悔只帶遜和勇來參加集會與換取十張獸皮的陶罐了。

他們無聊的坐在自家攤位前，其中有幾個小部落來問了問精製石矛的價格，最終被那驚人的價格所勸退。

過了一段時間，一個長相比較老實的原始人出現在意的視野里，他看了看精製石矛，對着意道：“怎麼換？”

“一罐的鹽或者九張獸皮。”

說完，意又尋思了一下，接着道：“不要陶器。”

老實人猶豫一下，從獸皮里別出了一把黑石短刀，開口道：“這個行不行加小半罐鹽，換這兩個加三個陶罐，行不行？”

黑石短刀的尖刃上充滿寒芒，柄用獸皮固定包裹着，在這個時代看起來十分精美。

意忍不住詢問道：“這東西你哪兒來的？”

“嘿嘿，三個太陽落山之前，我出去狩獵的時候遇到一個死人，撿的。”老實人嘿嘿一笑，“這很鋒利，但是太短，不能用。”

意看了看黑石短刀，又看了看精製的石矛，又瞅了一眼只有差不多三分之一的鹽，點了點頭：“行，換吧。”

老實人不認識這東西，意認識。

這叫做刀，是部落里巫祝祭祀用的東西，用來切割祭品，鋒利無比，據說受到神靈的祝福。

換了，很值。

老實人拿着兩柄精製石矛和三個陶罐高高興興的回部落了，而意也對換到了祭祀用的小刀而開心不已。

雙贏。

隨後的時間里，意沒有換取一樣東西，直到太陽即將落山，他也還是多了兩個陶罐。

“唉。”

意嘆了口氣，起身收拾了收拾東西，看着兩個孤零零的陶罐，有些尷尬。

下次集會多帶點人，不能只帶兩三個！

意在心中吸取了教訓，最後以半塊獸皮的價格賣給了別人，而自己則是收穫了半塊獸皮。

隨後，意便在陌找了個安全的地方，準備過夜。

等太陽再次升起之時，他們將會返程，帶着所有的東西返回有虞氏，此行的收穫一定不會讓巫、讓族人失望。

夜晚，十分孤寂。

遜與勇兩人都已經呼呼大睡，而意卻靠在樹旁，沒有睡覺。

他擁有七十一道血紋，在整個集會上也就只有有鹽氏的兩人可以與他媲美，熬一天夜也沒什麼。

他之所以不睡覺，是要守護這些貨物，不被其他部落的人趁機偷了。

除此之外，還要防止野獸的突然襲擊，因此意要靠在這裏，守護。

意半倚在樹上，虔誠地祈禱着：“偉大的虞，請您庇佑您的子民，此行可以安全歸程。”

# 第二十三章 有鹽氏的突襲

夜半，月亮昏暈，星光稀疏，微風輕輕的、陣陣的吹來一縷寒意，整個陌地都是寂靜無聲的。

“刷刷，刷刷。”

突然，一道細小的聲音響起，意警覺的起了身，死死地盯着發出聲音的方向，手中握緊了黑石短刃和他帶來的石矛。

意悄悄地地朝着發出聲音的地方摸去，還沒等他行動，一雙眼睛暴露了身份。

“哈！”

意高高躍起，黑石短刃貼身遊走，右臂的血紋瞬間凝聚，絲絲點點的紅色氣體環繞着意的右臂。

意的身軀在空中留下一道殘影，帶着呼嘯風聲，朝着那道人影殺去。

在電光火石之間，意的身軀便來到那道人影的左右，黑石短刃抵住他的喉嚨，冷聲道：“你是誰，從哪兒來，為什麼要在這裏？”

一股屬於血紋戰士的強大威壓籠罩在那人身上，那人動彈不得，嘴裏只能吐出幾個字來：“我鹽拓，有鹽氏，撒撒尿。”

“撒尿？”

意露出了質疑的眼神，直到他發現眼前這個名叫鹽括的矮小原始人兩腿之間似乎有些濕潤

有鹽氏，青南地區西部的強大部落，部落人數上千，戰士數百，供奉着一位圖騰，戰鬥力很強。

不到萬不得已，意不想和他們起衝突。

想清楚后，意鬆開了黑石短刃，詢問道：“有鹽氏的休息地距離這裏很遠，你為什麼要到這兒來？”

“啊這個族人嫌棄有味，讓我走遠點。”那個名為鹽括的矮個子眼神有些躲閃，最後開口說道。

“行，你走吧。”

意感覺有什麼不對勁兒的地方，並沒有說些什麼，鬆開了鹽括，退後了幾步。

鹽括沒有說話，轉身就走，消失在樹林中。

意站在原地，惆悵了一會兒后，回到自家營地，叫醒了遜、勇：“醒醒，我們該走了。”

“啊？”

遜和勇在迷迷糊糊之間睜開了眼，打了個哈欠迷茫了看了一眼天空，迷茫道：“太陽還沒升起來呢”

“少啰嗦，趕緊起來！”

意催促着遜和勇，兩人在聽到意的語氣不似開玩笑時，立馬一個激靈的起身，收拾陶罐。

勇雖然有些遲鈍，但畢竟也不是傻子，當即詢問道：“首領，發生什麼事兒了？”

“剛才來了個有鹽氏的人，我懷疑有鹽氏是想動手。”

意想了想，大大方方的告訴了他們兩個：“雖然如此，但我沒什麼證據，趁着夜色離開也好。”

遜在一旁插嘴道：“不會吧首領，有鹽氏好歹也是個有圖騰的部落，怎麼會幹出這樣的事情？”

這種事兒一旦暴露，整個青南地區的部落都會唾棄他們，整個青南地區的部落都會聯合起來，覆滅有鹽氏。

“把你我全都殺了，誰知道是他們乾的？”意冷聲言道，“趕緊收拾陶器，如果他們不來就算了，如果來我們也能提前離開。”

遜還想接着睡覺，但看首領都這麼說了，只能跟着意和勇提着陶器離開。

意也不想這樣，但為了安全起見，只能趁夜離開。

月明星稀，有鹽氏部落的休息地中，鹽拓心懷忐忑的站在滿頭銀髮的老者面前，低手不語。

老者面色陰沉，低聲道：“你是說，樹根部落的人看見你了？”

“是的長老”

鹽拓身子顫抖着，半跪在地上：“樹樹根部落的人很很厲害，我不是對手，感覺血紋等級在五十道以上！”

“都跟我去，殺了樹根部落的人！”

那被稱為長老的老者聞言，眼神中閃過一縷陰狠：“我們殺了黑耳、鐵腳部落的人，他可能知道了我們，把他殺了！”

雖然他們懂派出斥候、夜間襲擊，但還沒到懂得栽贓陷害的地步。

他們只是害怕被樹根部落的人看出端倪，從而揭發出黑耳、鐵腳兩部落集會之時離奇暴斃的事情，因此才會有些驚恐。

十數位戰士一同朝着一個方向跑去，盡量隱着身子，不驚動其他部落的人，去殺意和遜、勇！

這戰士之中，甚至還有兩位七十多道血紋的血紋戰士！

他們朝着樹根部落的休息地殺去，結果撲了個空。

“人呢？”

長老的臉色不是很好，他幾乎是從黝黑的牙齒中吐出來的字。

鹽拓沒有說話，害怕的低下了頭。

長老蹲下身子，看了看遜逃走時踩出的腳印，對着左右咬牙切齒道：“應該剛跑不遠，追！”

說罷，有鹽氏部落的戰士便朝着西方飛奔而去，想要追擊意等人，將他們殺死在這裏。

天邊的烏雲開始慢慢靠攏，天色也更暗了。

月光照應着樹根部落的歸途，在路上，遜和意喋喋不休的抱怨着：“首領，我覺得你就是太謹慎了，有鹽氏不可能會做出這種事情，畢竟也是青南很有名的大”

還沒等遜把話說完，突然一道尖銳的物品刺入他的胸膛之上，鮮血登時噴射而出，遜踉蹌的到底，手中的陶器跌落一地，破碎了數個。

“嗯？！”

意登時大驚，他沒工夫說些什麼，連忙轉身蹲在地上，手中緊緊地握着黑石短刃，望着附近，小心翼翼。

“遜！”

勇悲痛的大叫一聲，陶器隨手一扔，一個翻滾躲在了附近的草叢里，不敢動彈。

意躲在樹後面，警惕的望着四周，並沒有在意地上遜的屍體。

遜死了，他雖然也很難過，但這也給他上了一課。

不能把自己的性命寄托在別人的想法之上，遜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意屏住呼吸，靜靜地等候着有鹽氏的到來，黑石短刃閃爍着寒光。

幾個呼吸之後，幾個身影從後面趕來，他們望着地上遜的屍體，將石矛拔出，開口道：“長老，這裏只有一個人，地上有很多的陶器碎片還有從我們那裡換的鹽。”

“他們應該逃”

長老眯了眯眼睛，還沒有說完，突然覺察到一股微不可聞的呼吸聲，便轉身指着草叢大喊道：“把他給我帶起來！”

兩個戰士直接來到草里，而勇也發現了這一切，連忙起身，準備逃跑。

他一拳打到了有鹽氏部落的一個戰士鼻樑上，但另一個戰士直接用石矛刺穿了他的小腿，他登時慘叫一聲跌倒在地上。

“你倒是跑啊！”

被打了一拳的戰士猙獰的揪住勇的頭髮，還沒等他說完，身後突然傳來一聲慘叫。

他們身後的長老脖頸被尖銳的刀刃割開，血液噴射一地！

而意沐浴着鮮血而立，周身紅色的氣體淡淡附着在身體表面，表情猙獰如修羅！

# 第二十四章 有虞之神

有虞氏部落，虞蘇環視着自己的領地，滿意極了。

雖然人數很少，但虞蘇相信總有一天可以發展成與烈山氏媲美的大部落。

經過先前老者的護身雄鹿，虞蘇也大概明白了一些情況。

在北方，七黎部落聯盟擴張速度十分迅速，讓烈山氏等一眾大部落感到心驚，為了遏制七黎部落聯盟的擴張，烈山氏只能向南尋找同等級的盟友，期望他們可以支援烈山氏。

“烈山氏倒是好算計，只不過南部諸部落誰會這樣吃力不討好的去支援他啊？”

虞蘇喃喃自語一聲，搖了搖頭，感覺烈山氏的這種派遣使者的方法沒什麼卵用。

希望有部落可以響應烈山氏的號召吧。

虞蘇在心中為烈山氏祈禱，但卻並不會讓有虞氏加入烈山氏的陣營之中。

首先，虞蘇不傻。其次，人家烈山氏指不定還不需要有虞氏的支援呢。

有虞氏戰士也就五十位，人口不過一百五，有什麼資格支援人家人口上萬，戰士數千的大部落？

“偉大的虞，您忠實的信徒祈求您的關注，請您庇佑您的信徒，一路平安”

突然，虞蘇的耳畔響起了一道虛弱的聲音，彷彿距離很遠，但是虞蘇也是可以聽見的。

“嗯？”

虞蘇登時發出一道疑惑的聲音，信仰之力順着聲音的來源望去，眼見着意被團團圍在中央，環繞着他的是數十個不知道哪兒來的戰士。

除此之外，還有被兩個戰士關押起來的勇已經躺在地上已經氣絕身亡的遜。

“豈有此理，竟敢欺負我的族人？！”

虞蘇當即勃然大怒，絲毫沒有看見那個躺在血泊中的有鹽氏長老。

緊接着，虞蘇的身軀順着聲音的方向飄搖而去，速度極快，幾乎是在瞬間。

“等死吧，廢物們！”

“轟隆！”

一道閃電突然從天邊響起，將在場的眾人嚇了一跳。

緊接着，淅淅瀝瀝的小雨從雲端滴落，染濕了所有人的身體，地面的血跡被這場突如此來的小雨給沖刷的一干二凈。

天氣成為最好的毀屍滅跡手段，地面上除了屍體並無其他東西，一時之間感覺這裏如同尋常地方一樣，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過。

有鹽氏部落的戰士圍着意，誰都沒敢上前，生怕自己成為犧牲品。

雖然意被他們團團圍住，看起來必死無疑，但他們都知道困獸之斗的強大。

意好歹也是個凝聚了七十一道血紋的血紋戰士，臨死之前暴起之下，必然會讓他們有所減員。

他們誰都不想成為那個被減員的人，成為和地上躺着的長老一樣的下場。

突然，一個人對着看押勇的戰士們喊道：“殺了那個人，趕緊過來幫忙！”

“不留俘虜？”

看押勇的一位戰士感覺有些浪費，砸了咂嘴，但手下的動作還是很利索的。

他高高舉起石矛，正準備給勇一個透心涼，卻沒想到一道雷霆從九天劈下！

“轟隆！”

這道雷霆如同來源自九霄之上，聲音浩大，彷彿攜帶着萬鈞之勢，瞬間就將那舉矛的有鹽氏戰士給劈熟，瞬間外焦里嫩，讓人驚愕。

這道雷霆把所有人都嚇了一大跳，包括被團團圍住的意。

緊接着，附近的雨水彷彿被一道無形氣體凝聚到了一起，化作一條水繩，緩緩爬上了另一個看守勇的戰士身上。

“啊！！！”

那人大喊大叫，神情崩潰：他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只感覺渾身難受無比，難以呼吸。

“咔嚓！”

水繩被緩緩收緊，一道清脆的響聲響起，覆蓋了滴落的雨水聲，只看見那人臉色紫青的到底，渾身骨折，表情猙獰痛苦，彷彿在生前經歷了很大的災難。

這種變故瞬間讓剩下的有鹽氏戰士為之一驚，他們面面相覷，神情忐忑：“難難道有巫出現了？！”

還沒等他們有所反應，雨水化作了滿天飛彈，閃電一般的朝着他們擊打而去。

“彭！彭！彭！彭！”

雨水滴摔倒了他們的身軀之上，沉悶的聲音響起，他們的表情瞬間充滿了痛苦之色。

只有兩人身上浮現出密密麻麻的血紋，警惕着四周，彷彿面臨着什麼強敵。

其中一人張口道：“尊敬的巫，我們是有鹽氏部落的血紋戰士，我們無意與你為敵，請放我們離去，有鹽氏部落一定會給予您一份滿意的禮物。”

在他話音剛落，他的面前猛然出現了一個大漩渦，將附近的雨水全部吸籠到了漩渦之中。

緊接着，漩渦之中的雨水開始凝聚成一張面孔，面孔無目、無耳、無鼻，只有一張嘴。

“似似乎不像巫的手段”

另一人看到這種景象，大驚失色，顫抖的對着一旁的同伴說著。

還沒等他們說些什麼，那面孔突然張開血盆大口，猛然朝着兩人一口吞了下去，他們二人根本就沒有反應過來，一切都在電光火石之間。

意眼睜睜目睹了這一切，看到了數十個有鹽氏戰士在幾息之間團滅。

他看着這道由雨水組成的面孔，壯着膽子，朝着它走了兩步，顫抖着開口：“您您是”

“噗嗤！”

面孔消散，組成它的雨水瞬間散落在地上，濺起無數水花，濺了意一身。

緊接着，淅淅瀝瀝的小雨開始緩緩消散，大概三分鐘后，雨便停下了。

小雨將鮮血沖刷而去，地面上除了那十幾道屍體，彷彿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一切顯得夢幻極了。

“首領那那是？”

勇瘸着一隻腿，跌跌撞撞的來到了意的身邊，語氣中還是充滿了震驚之色。

意沒有說話，朝着有虞氏部落的方向虔誠的跪拜道：“偉大的虞神，您是執掌天下一切的神靈，您是有虞氏不朽的希望，您”

剛剛的這幅場景，根本就不用意多尋思什麼。

一定是虞神所為！

在原地跪拜了好長一段時間后，意才慢慢爬了起來，看着滿地的屍體，嘆了口氣。

“把沒壞的陶器撿起來吧這一次集會，我們損失很重。”

意的語氣十分低落，他們這一次不僅沒有換回鹽，而且還和製鹽的有鹽氏部落結了怨！

還需要回到部落，從長計議。

“吼！”

意在心中剛剛升起想法后，遠處猛然傳來了一道咆哮聲！

這聲音徹底遮蓋出了一切雜音，天地之間彷彿只剩下了這一道咆哮聲。

意聽着這聲音十分耳熟，好似是幾天前狩獵鱗牛是遇到的那異獸！

# 第二十五章 金色血脈

虞蘇的心情很糟糕。

他發現了一個了不得的事情。

距離有虞氏部落的祭壇越遠，自己的實力限制也就越大。

方才，他施展了那樣的手段，竟然消耗了他近十二分之一的信仰之力！

要知道現在的虞蘇可是有地球九萬人民的幫助，還有一百五十多位族人，信仰之力已經到達一個恐怖的境地。

這樣的十二分之一，足以讓虞蘇心疼好半天。

“吼！”

震耳欲聾的聲音響徹天地，登時吸引了虞蘇的眼光。

本來心情就煩的虞蘇將視線轉移到發出巨大聲響的猛獸身上。

當他看到那發出聲音的猛獸后，又愣了一下。

這是霸王龍吧？

望着神似霸王龍的猛獸，虞蘇沉默片刻，準備動手。

他突然發現，這隻神似霸王龍的猛獸身上，對自己有一股若隱若現的吸引力，彷彿它的身上有什麼東西可以為自己所用一般。

霸王龍仰天嘶吼，彷彿不滿方才的雨水一般，以頭搶樹，引得附近樹林均為之一俱。

突然，樹邊掉落一地的樹恭弘=叶 恭弘開始旋轉起來，逐漸朝着霸從王龍彙集而去。

霸王龍沒有見到這細小的一幕，仍舊在大肆破壞，似一個因為沒有買到心愛的玩具而發狂的小孩。

虞蘇操縱着樹恭弘=叶 恭弘，環繞着霸王龍而起舞。

“疾！”

一道敕令從虞蘇口中吐出，飛舞的樹恭弘=叶 恭弘登時如同一柄柄小刀一般，朝着霸王龍的周身瘋狂的刺擊而去。

“唰，唰，唰！”

樹恭弘=叶 恭弘割破血肉的聲音傳來，霸王龍嘶鳴一聲，眼見着它的雙腿以及周身顯露出細小且密密麻麻的傷痕，鮮血滲出，看起來有些恐怖。

虞蘇感受着體內的信仰之力流逝，心中不由嘆了口氣。

這消耗，誰頂得住啊？

另一邊，霸王龍吃痛的嘶鳴着，但他看不到虞蘇，只能驚恐的大吼大叫。

“吼！”

一道憤怒的咆哮，緊接着，霸王龍張開了血盆大口，一股炙熱的熱氣似乎從霸王龍的喉嚨之中傳出。

“噗嗤！”

炙熱的火芒從霸王龍的口中吞吐而出，炙熱的火浪瞬間把周圍的樹林點燃，大火蔓延開來。

虞蘇見狀嘆了口氣，望瞭望天邊的烏雲，低聲沉道：“雨！”

隨着敕令的下達，信仰之力如同潮水般蜂蛹的來，天邊的水蒸氣迅速理解起來，淅淅瀝瀝的小雨也隨之而來。

“吼！”

霸王龍更加的暴躁了，他瘋狂的撞擊着周圍一切可以被他衝撞的東西。

虞蘇漂浮在上空，看着發狂的霸王龍，面色有些古怪。

這玩意兒竟然看不到我？

霸王龍看不到虞蘇，那麼就表明虞蘇已經立於不敗之地了。

它連攻擊都無法進行，更不要提什麼實質性的打擊了，虞蘇只需要慢慢磨它、耗它，總有一天會把它搞死的。

而且，虞蘇已經基本摸清楚了這霸王龍的實力，基本上沒什麼值得一提的，對於御水行家虞蘇來說，簡直是天克。

“塵歸塵，土歸土。”

虞蘇喃喃自語一聲，右手高高抬起，周圍的水元素迅速凝聚，一聲暴喝后，整個水元素猛然朝着霸王龍身上激射而去！

“彭！”

一聲巨大的響聲響起，水元素重重的擊打在霸王龍的脖子上，巨大的力量登時把霸王龍擊倒，霸王龍哀嚎着倒地，很長的時間都沒有起身，似乎這一次傷害極大，導致霸王龍都不得不痛苦的哀嚎着。

虞蘇將右手一擺，雨水瞬間順着虞蘇的手順發而出，一道水刃朝着霸王龍的脖子狠狠地斬去！

“噗嗤！”

一道清脆的響聲響起，緊接着大股大股的鮮血從霸王龍的頭顱與身體之間激射而出，獸首分離，登時斃命。

“水可以滅火，霸王龍不好意思，你遇到了一個棘手的對手。”

虞蘇飄到了霸王龍的面前，左手朝着霸王龍的心臟伸去，緊接着心臟中金色血液順着虞蘇的手指漂浮過來。

望着手掌之上漂浮的金色血液，心頭忽的思緒上涌，感覺有些不對勁兒的感覺。

“這股金色血液有什麼意思？”

望着一直漂浮在自己左右的金色血液，虞蘇陷入了沉思。

這時，虞蘇突然注意到了意。

而自己，似乎可以將這股金色血液賜給意啊？

“去！”

虞蘇激聲開口，金色血液登時順着手指的方向而去，沒入了意的身子中。

搞完之後，虞蘇就有些後悔了。

“媽的，萬一這東西有什麼副作用怎麼辦？”

意是整個有虞氏部落最強的戰士，如果沒有被有鹽氏戰士殺了而是被自家的神靈給搞死了

這也太慘了吧？

烏雲密布，意靠在樹榦后，喘着粗氣，望着這天色，有些喪氣。

這次的集會，很難受。

帶了兩個戰士來參加集會，遜死了、勇殘了，物資也沒了。

這他媽，該怎麼回去交代啊？

意感到有些心煩意亂，無顏面對有虞氏父老鄉親。

突然，一道金色的光芒猛然從天邊激射到了自己的體內，意措手不及之下，直接被這道金色的光芒射中。

一股強大的力量登時瞬間從意的體內湧出，臂膀之上的血紋開始翻湧起來，血紋連成一片，化作一片須臾，登時讓意有些愣神。

他的血紋，全部消失了！

還沒等意反應過來，突然之間臂膀之上閃現出一個金光閃閃的“虞”字！

這“虞”字是地球上正兒八經的漢字，意不認識這是什麼字，只感覺有且巧妙。

完了，我的血紋沒了！

意的腦瓜子嗡嗡的，看着他臂膀之上的金色“虞”字，露出了一個難看的哭笑。

意最引以為傲的，便是他七十一道血紋的實力，而如今，一切都已經沒了。

“彭！”

意一拳擊打在樹榦上，發出一道沉悶的聲音，緊接着那大樹竟然發出“咯吱”的聲音，轟然倒塌！

一股又一股金色的能量從身底湧上，意感到一陣不可思議。

他感覺，自己的實力比之前強上十倍！

這股力量，讓意感覺縱使面前有數萬戰士，他也能在這數萬戰士中取得敵方首領的頭顱！

# 第二十六章 圖騰戰士

當太陽升起的時候，意攙扶着勇，來到了有虞氏巡邏的邊界。

草叢里傳來一陣淅瀝的響聲，登時讓意有些警惕，他握緊了黑石短刃，死死地盯着那裡。

“什麼人！”

草叢里竄出來兩個有虞氏部落戰士，他們手持石矛，用石矛指着意和勇，先是大聲呵斥着，但緊接着卻是一陣驚愕：“這裡是有虞氏的領地，你們首領？”

“多林，河滴。”

意親切的叫出了兩個戰士的名字，那位名為多林的戰士連忙上前攙扶勇，並詢問道：“首領，勇這是怎麼了，遜又去哪兒了？”

意聽到這幾句話，眼神中閃過一縷冷然：“我們被有鹽氏襲擊了，遜已經投入偉大的虞神懷抱中了。”

“什麼？！”

多林失聲尖叫道：“有鹽氏襲擊了我們？”

緊接着，他便怒不可遏道：“這該死的有鹽氏，必須要讓他明白冒犯我們有虞氏的代價！”

“且不說這些了，先去見巫，我和巫親自交談。”

意拍了拍多林的肩膀，徑直朝着有虞氏核心大山洞的方向走去。

多林楞了一下，看了一眼另一位名為河滴的戰士，開口道：“我們怎麼辦？”

“先送勇回去吧。”河滴撓了撓頭，開口說道。

兩人點了點頭，攙扶着勇朝着部落前進。

期間，多林忍不住詢問道：“勇，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兒？”

勇的目光登時黯淡下來，沉默片刻后，緩緩開口道：“我和遜在首領的帶領下，先是用獸皮”

有虞氏部落山洞內，意屏蔽左右，來到了巫祝嬰的身邊，低頭道：“巫，集會出了問題，我沒有帶回鹽，只帶回了三個陶罐。”

巫祝嬰聞言，抬起了頭，從嗓子里吐出幾個字來：“怎麼回事兒？”

“有鹽氏部落在半路襲擊了我們，遜投入了虞神的懷抱。”

意沒有絲毫猶豫地開口說著：“當時的情況很複雜，勇被他們刺傷了腿，我被團團圍住，天上下起了雨”

意頓了頓，臉上露出了虔誠的表情：“偉大的虞神從這時出現了，輕而易舉的消滅了有鹽氏的十七個戰士，其中還有兩個七十道血紋以上的血紋戰士！”

“不僅如此，我當時還聽到了遠處傳來先前狩獵看到異獸的咆哮聲，緊接着便有慘叫聲傳來。”

說罷，意又猶豫一下，全身用力，將那金色的“虞”字顯露在臂膀之上，對着巫祝嬰道：“之後從天而降金色的血液，它融入了我的身體中，將我的血紋驅散”

“但是沒了血紋，我的實力似乎比之前還要強大，還要厲害甚至，我甚至感覺火焰有一種莫名的親切感。”

巫祝嬰聞言，直接跳了起來，瞪大了眼睛看着眼前的一切，有些不可思議。

“這是這是偉大的虞賜予你的力量，你是我們有虞氏部落自有漁以來的二十年中，頭一位神賜者，頭一位圖騰戰士！”

巫祝嬰的聲音十分興奮，手舞足蹈，那種喜悅之情難以用言語來表達：“太好了，太好了，有虞氏要復興了，有虞氏要稱霸了！”

巫祝嬰高興的有些語無倫次，讓一旁的意有些摸不着頭腦。

他似乎知道了自己身體上的異樣是偉大的虞給予的祝福，是偉大的虞給予的神力，他也很開心，但現在的主要問題不是這個。

意神情凝重地對着巫祝嬰開口道：“巫，我們該如何處理有鹽氏？”

“有鹽氏”

聽到這個聲音，巫祝嬰瞬間就冷靜下來，在山洞里來回踱步，思考着計策。

有鹽氏殺了有虞氏的戰士，偉大的虞又殺了他們十七位戰士，這已經結下了仇，只不過有鹽氏可能還不知道這個消息罷了。

但有虞氏知道，即使是用十七位戰士的性命也無法祭祀有虞氏的一位戰士。

此仇不報非君子，巫祝嬰難以咽下這口氣。

但認真想想，有鹽氏部落是青南地區西部的大部落，以製鹽而聞名，戰士有數百，人口也有數千。

更重要的是，有鹽氏部落擁有圖騰，很有可能擁有供奉的神靈以及巫。

雖然巫祝嬰覺得對面的這位巫十有八九也是毫無作用的巫祝，但實力上的差距卻是無法逆轉的。

有虞氏部落有戰士五十一人，遠遠不是有鹽氏的對手啊！

如果為了部落的發展，有虞氏部落應該先滅黑耳、再滅羊角，先把附近的小部落全收拾一頓，然後攢夠了經驗去收拾有鹽氏。

但現在直接面對有鹽氏，實在是有些難堪。

這可真是個十足的難題，讓巫祝嬰感覺有些頭大。

然而，這種頭大的感覺還沒有維持多久就自行消散了。

“戰，有鹽氏！”

虛無縹緲的聲音從巫祝嬰的心底里升起，那股聲音在巫祝嬰聽起來神聖無比，是一道不可忤逆的聖旨。

巫祝嬰渾身顫抖，忍不住對着祭壇的方向大拜，隨後站起身來，嚴肅的對着意吩咐道：“偉大的虞神降來指引，祂讓我們與有鹽氏開戰！”

“讚美您，偉大的虞神！”

意同樣對着祭壇的方向行禮，隨後又從懷中掏出一物：“對了巫，我在集會上還換到了一個這個，您請看”

巫祝嬰帶着疑惑接過了意遞來的東西，是一柄黑石短刃。

“這”

巫祝嬰感覺有些新奇，這東西的材料是祭祀用器皿的材料，但樣子卻完全不一樣：“這可能是某位巫的隨身武器吧。”

接着，巫祝嬰好奇的問道：“你用什麼代價換來的？”

“兩柄精緻的石矛，還有好多的陶器。”意微微一笑，有些得意地開口，“巫，這個東西您收下吧。”

意本以為巫祝嬰會收下，卻沒想到被巫祝嬰義正言辭的拒絕：“不，你是偉大的虞欽定的圖騰戰士，這等神兵還是留給你，只有在你手裡它才能發揮出它應有的威力！”

還沒等意有所反應，卻見巫祝嬰又道：“不要再說了，你趕緊告訴族人，我們要與有鹽氏開戰的消息！”

“這是虞神的旨意，有虞氏的每一位族人都需要參与其中，為戰士遜和戰士勇報仇！”

# 第二十七章 偷襲戰法

“有鹽氏殺了遜、傷了勇，這個仇我們能忍嘛？！”

還沒等意宣傳有鹽氏的罪大惡極，那位叫做多林的戰士便已經在部落里向其他族人們控訴有鹽氏的種種惡行。

多林說的生動形象，彷彿自己當時在場一般，活靈活現，讓眾人嘆而觀止，義憤填膺。

“有鹽氏真是太過分了！”

“有漁部有虞氏部落從來就沒有受過這樣的侮辱！”

“我們必須要讓有鹽氏付出代價！”

不同於有漁部落舊部，新加入有虞氏部落的族人雖然同樣憤怒，但還是有些憂慮。

“有鹽氏稱霸青南地區已經好多年頭，有很多很多的戰士，還有圖騰存在，我們這樣”

“對啊，聽說有鹽氏還有巫，會巫術的巫！”

新族人議論紛紛，讓舊族人有些不爽：“怎麼，你們慫了嘛？”

“我們有虞氏部落也不是沒有圖騰、沒有巫，自有漁部落以來，還沒有受過這樣的屈辱！”

“就算是上百個戰士又怎麼樣？我們有虞氏的戰士又不會懼怕他們！”

“他們在我們的眼裡只不過是群比希獵人還要弱小的戰士！”

希獵人，是陽野地區的著名種族。

他們以人口眾多顯著，但在人口眾多的基礎上卻並沒有誕生強者。

相反，他們的戰士十分的懦弱。

用虞蘇的話來說，他們就是陽野地區的孔雀國，別的不會，吹牛倒是一流。

新族人沒有說話，低頭不語。

他們的前身的樹根部落，那隻不過是一個人口五十的小部落，平時對有鹽氏這樣的部落心懷恐懼，在聽到這件事兒后第一時間感覺不對勁兒。

有鹽氏部落？

那可是青南的大部落啊，我們和他作對豈不是自尋死路？

說一千道一萬，他們還是有些害怕，有一些自卑心理。

而跟隨着巫祝嬰、意來的舊族人都是從有漁部落廝殺出來的，平時交戰的都是有羊氏這樣的萬人大部落。

他們在聽到有鹽氏部落後，第一反應就是這種中小部落也敢招惹他們？

兩波人的心態不一樣。

一波人過於自信，一波人過於自卑。

兩波人最後不歡而散，正好這個時候意從山洞內走了出來。

他望着正好聚集在一起的族人們，心中一樂，開口道：“既然你們聚集到了一起，那便不用我召集了。”

說罷，意便心滿意足的開口道：“方才我與巫商討了一下關於有鹽氏的諸多事宜”

在聽到這裏之後，眾人瞬間豎起了耳朵，認真聽着意接下來的話語。

“正當我們準備商討的時候，偉大的虞神傳下神諭，祂讓我們與有鹽氏開戰！”

望着認真聽講的眾人，意滿意的點了點頭，將虞蘇傳遞給他們的旨意說了下去：“不僅如此，偉大的虞還賜予了我無上的神力！”

說罷，他便亮出了自己臂膀上金光閃閃的“虞”字，大聲開口道：“我是神眷者，我是有虞氏部落的圖騰戰士，有鹽氏的戰士在我眼裡不足一提，還不如希獵人能打！”

有虞氏的族人們互相看了一眼，面面相覷。

場面沉默片刻后，發出了雷鳴般地喊叫聲！

“吼！吼！吼！吼！”

“偉大的虞神，偉大的虞神，偉大的虞神！”

“接下來，我們商議一下如何與有鹽氏開戰，怎麼把他們殺得片甲不留！”

虞蘇飄在半空，看着他們不停地喊叫聲，有些無語。

他們不覺得這樣做很傻嗎？

但是對於這一點虞蘇也沒有想要追究的意思，畢竟個人習俗問題，虞蘇也不能強人所難。

但緊接着的問題就有些嚴峻了。

他們的戰術商討着實有些辣眼睛。

“我們五十一位戰士一起衝鋒，先是擊殺他們的戰士首領，然後殺了他們的長老，最後想辦法殺了他們的巫，迫使整個部落融入我們有虞氏部落！”

意站在高處，自豪的宣稱，彷彿已經勝利了一般。

而虞蘇看着這一幕，也感覺勝利已經在眼前個鬼啊！

聽聽，這是人出的戰術嗎？

在不知道對面有幾百人，多少強者的情況下，讓己方所有的、五十一位戰士直接衝鋒，想要一戰擊潰敵軍。

這要是能成功，虞蘇就把整個陽水給當飲料喝下去！

正當虞蘇認為肯定有人會反駁意的時候，令人無奈的事情發生了。

他們，竟然，全票通過！

特別是那個名為多林的戰士，彷彿意的小迷弟一般，第一個站出來大喊道：“我們就這麼打，一定能覆滅整個有鹽氏，從此以後青南地區西方的製鹽部落將會是我們！”

你們是傻子吧！

虞蘇忍無可忍。

即使他們的戰術真的擊潰了有鹽氏，但己方肯定會損失慘重，這樣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甚至殺敵八百自損一千的戰術，虞蘇說什麼都不會同意的。

“不剛正面，趁巡邏殺！”

於是，虞蘇便開始傳遞自己的旨意給了意，甚至連巫祝嬰都沒有經手：“探明有鹽氏人數圖騰”

突然間，意為之一愣，在聽到虞蘇的旨意后，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

偉大的虞神說的是啥意思啊？

“不剛正面，趁巡邏殺？”

意喃喃自語着：“探明有鹽氏人數圖騰？”

不過半響之後，意就明白了偉大的虞神的意思，但他面色有些古怪。

“偉大的虞是讓我們在有鹽氏部落戰士巡邏的時候偷襲殺死他們？”

意隱隱約約對這種行為不齒，他生來光明，不屑於做這種事情。

無論是滅亡他們的有羊氏部落還是什麼其他部落，交戰都是大大方方的，帶上所有人並肩上，打一場場面巨大的混戰，最後誰那邊首領死了誰輸。

這才是打仗嘛！

如今偉大的虞竟然讓他們偷襲，這這

意麵色有些掙扎，但隨後毅然決然的對着族人開口道：“我剛剛想了一下，覺得這個戰術不是很好，我們換一個戰術！”

聽到意這樣說，他們紛紛靠了過來。

“我們不和他們正面打仗，我們趁有鹽氏部落戰士巡邏的時候，挑出幾個落單的，殺死他們！”

# 第二十八章 並不偉大的神靈

在聽到意的這番話語，本來群情激揚的族人瞬間就熄了火，整個有虞氏部落鴉雀無聲，沒有人開口說話。

“這這”

多林張大了口，彷彿不敢相信這是意說的話：“首領，這樣做我們豈不是和有鹽氏一樣了？”

“以血還血，以牙還牙！”

意咬牙切齒的開口道：“既然他們對我們這樣做，那麼我們對他們這樣做也未必不可！”

意沒有透露出這個消息是偉大的虞的神諭，而是說是自己的戰術。

畢竟在族人心中，偉大的虞神始終是偉大的、正義的、神聖的，是不可能下達這麼卑鄙的指令。

因此，意只能選擇自己背鍋了。

下面的戰士鼓動起來，還沒等他們有所表示，意便抬手示意他們安靜：“不要再提了，今天晚上多林和我一起去殺有鹽氏的巡邏戰士！”

說罷，意便轉身離開，回到了山洞之中，留下戰士們在那裡竊竊私語。

山洞內，巫祝嬰抬頭望了一眼意，微微頓道：“虞神與你交談了？”

“是的。”

意點了點頭，有些失魂落魄：“偉大的虞讓我們趁着有鹽氏戰士巡邏的時候，偷襲他們的戰士，逐個擊殺，讓他們大幅度減員。”

巫祝嬰那張老臉上露出了滿意的微笑：“非常棒的好主意，虞神果然是庇佑我有虞氏部落的神靈。”

“嗯？”

聽到巫祝嬰這樣說，意發出了驚疑的聲音，聲音不自覺的提升了些許：“巫，您怎麼會認為這是個好主意？我認為我認為偉大的虞神這個主意，實在是有些”

“虞神的偉大是對我們而言，對於其他部落，祂可一點都不偉大。”

巫祝嬰看着意，緩緩開口道：“虞神從來沒有說過，自己是正義的、公正的、偉岸的，只不過是我們這些信仰他的族人臆想出來的而已。”

“啊？”意為之一愣。

巫祝嬰沒有理會意的聲音，自顧自的說著：“虞神是庇佑我們有虞氏的神靈，是我們的圖騰、是我們的信仰，只要能夠壯大我們，祂什麼辦法都會使用。”

“有鹽氏，不過是一群信仰偽神的傢伙而已，要讓他們真正認識到虞神的光芒，必須要擊潰他們，因此虞神才會賜予你這樣的好主意。”

巫祝嬰說罷，又開口說道：“你聽明白了嗎？”

“聽明白了。”

還沒等意開口，巫祝嬰身後的夙便怯怯地開口回答道。

這時，意才發現剛才的這些話巫祝嬰並不是對自己說的。

“巫，這些話我能”

還沒等夙說完，巫祝嬰便投來了一道陰冷的眼神：“這些話誰都不準說，包括你最親近的人！”

“嗯嗯”

夙被嚇退幾步，重重地點了點頭。

見狀，巫祝嬰的臉色有些緩和，開口道：“好了，你可以出去玩了。”

在聽到巫祝嬰的話語后，夙鬆了口氣，連忙朝着山洞外跑去，像極了放學后的小學生。

而意看着夙離去的身影，緩緩開口道：“這孩子，就是未來的巫嘛？”

“嗯。”

巫祝嬰平淡的點了點頭：“如果我們能消滅有鹽氏，我們就可以用有鹽氏的資源來換取學巫名額，送他去金鹿氏學巫。”

至於烈山氏，已經被巫祝嬰放棄了。

他和那位遠道而來、負責教授種種植的烈山氏族人交談了一陣后才知道，他的名字叫姜信，從烈山氏走到這裏，經歷了一千一百多個太陽升起降落。

而且他在出發之初還擁有一種類似於鱗牛的坐騎，騎上它可以快去奔跑，比血紋戰士全力奔跑的速度還要快。

這麼遠的距離，巫祝嬰並不認為他們可以讓夙去那裡學巫，因此只能就近選擇，去青南地區的最強三部落之一的金鹿氏學巫。

“剛才我對夙說的話，也是對你說的。”

沉默片刻后，巫祝嬰又對着意道：“你已經成了有虞氏部落的首領，應該知道一些事情了。”

“這個世界上的戰爭，並不是單單的你來我往，廝殺痛快，而是有一種十分微妙的東西。”

“這種伎倆都只存在於大部落中，我們這些部落是沒有資格知道的。”

巫祝嬰頷首道：“今天，虞神教會了我們一招，以後一定要好好記得，這一招的精妙之處。”

“只要可以取得勝利，我們可以不在乎中間的過程如何，我們只想要有虞氏強大起來！”

意在聽到巫祝嬰的這一番話語后，重重的點了點頭，心情有些沉重，鬱郁寡歡。

“您放心吧巫，我一定會完成虞神交給我的任務，徹底擊敗有鹽氏部落，帶領有虞氏部落走向繁盛！”

說罷，意便準備今晚的狩獵，想要在最短的時間內擊潰有鹽氏。

巫祝嬰微微搖了搖頭，嘆了口氣：“太過注重於情感，希望不會給部落帶來什麼不可磨滅的傷害吧”

巫祝嬰已經承認了意是目前整個有虞氏部落的領袖，認為領袖就應該有領袖的樣子，並不能光想着打仗、殺人。

“一步一步來，虞神，請您寬恕您的僕人，您忠誠的僕人嬰將會永遠的信奉於您！”

虞蘇一字不差的聽到了巫祝嬰、夙與意的談話，並沒有太大的情緒起伏。

巫祝嬰說的很對，他從來都不是什麼正義的、偉大的神靈，只不過是一個擁有一己私慾，驟然間得到神靈力量的普通人而已。

偷襲，看起來很卑鄙，但在虞蘇看來已經很正常了。

後世戰爭，偷襲什麼的簡直就是家常便飯，更恐怖的應有盡有。

至於意是否是一個合格的首領，這已經毋庸置疑了。

他並不是，但這種情況下已經沒有給虞蘇選擇的餘地了。

他也想有一個劉備、曹操這樣的統治者充當部落首領，但奈何實在沒這樣的人選。

甚至連袁紹、袁術都沒得選，只能選一個呂布來當首領，心態爆炸。

“光靠暗殺要殺到猴年馬月我還是要去有鹽氏部落，看看那個擁有幾千人供奉的神靈究竟有幾斤幾兩！”

# 第二十九章 警惕的有鹽氏

夜黑風高夜，殺人放火天。

意悄然無聲的摸到了有鹽氏部落的巡邏區域，躲藏在草叢里，默而不語。

在他身旁，則是緊張兮兮的多林。

雖然多林沒有說話，但意可以明顯的感覺得出來多林那股緊張的狀態。

渾身發抖，也不知道是因為興奮還是因為什麼其他原因。

但意覺得，他多半是因為緊張、恐懼吧。意才不會認為多林會因為這種事兒而興奮。

“踏踏，踏踏。”

前方突然傳來微不可聞的腳步聲，登時引起了意的一陣注意。

他衝著多林打了個手勢，示意多林不要出聲。

多林雖然有些疑惑，但他還是聽從意的指揮，一動不動，甚至連呼吸頻率都下降了數層。

可是等了一好一會兒，多林都沒有等到有鹽氏的巡邏戰士過來。

正當他心中充滿疑惑之際，卻驚覺的發現自己身邊的意不見了！

真的，就那麼不見了！

多林當即慌了神，連忙觀察四周，卻見迎面走來了四個有鹽氏的巡邏戰士。

他們為首之人的氣血浮於表面，看起來似乎是凝聚了十道以上血紋的血紋戰士，多林心中一緊，死死地握住了石矛，準備殊死一搏。

還沒等他動手，卻見附近有一道閃電一般的黑影閃過，鬼魅一般的身形從四個有鹽氏戰士的面前閃過，多林都沒反應過來者發生了什麼事兒，卻見那四個有鹽氏戰士咽喉處便噴射出血液，當場暴斃，那個血紋戰士甚至連氣血之力都沒有能用出。

那道黑影停了下來，突然看向了多林藏身的地方，多林瞬間呼吸急促，想要與這鬼影一決生死之時，一道熟悉的聲音猛然響起：“出來，收拾屍體。”

聽到這聲音后，多林愣了愣，不確定的開口說道：“首首領？”

這時他再定睛一看，果然是意本人當面，多林當即有些興奮，從草叢里一躍而出，開口道：“首領，你你怎麼變得這麼厲害了？”

多林好歹也是跟隨意好多天的人了，知道意的實力如何。

意屬於那種戰士型，最喜歡用石斧衝鋒，還在有漁部落的時候意就是“先登”之一。

對於速度，意只能說是在高級血紋戰士中勉強算是及格。

但剛才的表現卻讓多林目瞪口呆，要不是意沒有展現出什麼超脫凡俗的能力，他都以為意已經晉陞到傳說中的天人了。

意默默將胳膊上的金色“虞”字給多林看了一眼，隨後托起一具屍體，催促道：“少廢話，趕緊清理這些屍體！”

多林恍悟過來，連忙跟着意一起把屍體拖走，去遠處把他們給埋了。

四個戰士對於有鹽氏來說，其實是很重要的。

畢竟有鹽氏的戰士也就三百來號人罷了。

少了四個人就相當於大學系裡突然失蹤了四個人，這當然會引起輔導員的警惕。

破曉黎明之際，有鹽氏部落的戰士首領心煩意亂，他站在一個山丘上，向剛剛回來的戰士詢問道：“找到鹽缺、頓、哈丁、樹亦了么？”

“沒有，頭領。”

剛剛趕回來了血紋戰士深吸一口氣，搖了搖頭道：“不僅如此頭領，我的隊伍中還少了一個人。”

“嗯？你的隊伍少了一個人？”

那首領一愣，不可置信的說道：“怎麼會少了一個人，是被什麼襲擊了么？”

“不知道。”那血紋戰士搖了搖頭，“我也不知道，等回來清點人數的時候，突然發現載不見了。”

聽到這裏，有鹽氏的戰士首領感覺有些牙疼。

他媽的，你好歹也是個姓鹽的血紋戰士，竟然不知道自己隊伍里的戰士什麼時候不見了？

不一會兒，隊伍陸陸續續的回來了，有鹽氏的戰士首領清點了一下人數，發現了一個比較嚴峻的問題。

巡邏隊成員一共一百一十人，分成了二十五組，每組3-6個人，每一組都有一位血紋戰士帶領。

而現在，巡邏隊只剩下八十七人。

足足少了二十三個人！

“停止巡邏，全體戰士守護部落，時刻注意周邊動靜！”

有鹽氏戰士首領急匆匆的丟下這麼一句就走了，開始朝着有鹽氏部落核心領地進發。

一路穿過許多樹林，他來到了一處雜草配泥土製作而成的不明建築體中，雖然有些難看，但勉勉強強可以被稱為房子。

有鹽氏戰士首領掀起一串一串的貝殼簾幕，進內，見到了一個滿身畫滿不明銘文的老頭，尊敬的低聲開口：“巫，出大事兒了，巡邏隊少了二十三個戰士，其中有六個是擁有鹽姓的血紋戰士！”

“嗯？！”

原本還在裝神弄鬼，想要渲染格調的有鹽氏部落巫當即不淡定了，瞪大了眼睛，立馬問道：“怎麼回事兒？！”

“我不知道啊”

有鹽氏戰士首領有些無奈：“我想來請巫向圖騰祈禱，讓圖騰來幫我們注意一下周圍的敵人，是不是有哪個部落的高階血紋戰士潛入進來了。”

有鹽氏的巫聞言，有些猶豫。

有鹽氏並不似那些傳承百年的部落一般，他們的圖騰神靈是在四年前剛剛供奉的，而且有鹽氏似乎也沒有處理好圖騰和他們之間的關係，隔好幾十天才會有一次交流。

每次交流付出的東西很多，不到萬不得已有鹽氏的這位巫並不想和圖騰打交道。

不過事到如今，他也只能點了點頭，開口道：：“好，我這邊向圖騰祈禱，希望圖騰可以發現究竟是出了什麼事情，是其他部落的血紋戰士還是異獸！”

說罷，有鹽氏的巫便虔誠的跪在火堆前，開始說一些戰士首領聽不懂的話來。

說著說著，那有鹽氏的巫便掏出一個尖銳的石頭，一把劃破了自己的右手，將流淌不止的鮮血滴入火堆中，緊接着又虔誠的進行禱告。

“偉大的圖騰啊，請您庇佑有鹽氏，找出殺害戰士的兇手吧！”

隨着有鹽氏的巫最後的一聲大喊，那火堆里晃晃悠悠的飄出一縷青煙，火焰的形狀為之一變，消失在其中。

而有鹽氏的巫心中卻是一喜，開口笑道：“成了！”

# 第三十章 奉我為主

虞蘇跟隨在意和多林的身後，已經三天了。

畢竟虞蘇不認識路，只有跟在他們倆的身後才能找到有鹽氏在哪兒。

不過讓虞蘇沒想到，兩人走了三天的路程，有鹽氏和有虞氏的距離大概有兩個鎮那麼遠的距離吧。

畢竟中途他們需要狩獵補充食物的，總是需要耽擱些許的時間。

來到有鹽氏領土邊界的第一個夜晚，意便露出了獠牙。

虞蘇將那霸王龍的金色血液賜予意后，意的實力得到顯著地提升，配合上那柄鋒利的黑石短刀，幾乎可以做到百人敵的地步了。

殺戮了十多個人後，意就有些累了，畢竟是人，這麼全神貫注的偷襲之下，能堅持這麼久已經實屬不易。

只不過讓虞蘇沒想到的是，意竟然沒有活捉一個有鹽氏戰士拷問情報的打算。

“算了，殺了這麼多戰士讓有鹽氏恐慌一段時間也可以。”

虞蘇心滿意足的點了點頭，畢竟這種情況下次估計是效仿不來了。

有鹽氏有了準備，偷襲以後可能很難成功，這一次一舉覆滅了這麼多的戰士，也算是削弱了一波有鹽氏的力量。

還沒等虞蘇向意和多林傳遞撤退的指令，突然間一道陰風吹來，令虞蘇精神一振。

“這股氣息有些熟悉，好像是圖騰神靈啊！”

虞蘇當即警惕起來，他幾乎在瞬間就知道了來者的身份：“有鹽氏的圖騰神靈”

言畢，虞蘇便見到了一個虛無縹緲的身影朝着自己這邊湧來，氣勢洶洶，似乎是想要與虞蘇交戰。

這時，虞蘇也見到了來者的樣貌。

來者是類人狀，五官清秀，額頭上密布着密密麻麻的黑色鱗片，身上穿着柔軟的紅色獸皮長跑，發色黝黑，露出尖銳的牙齒朝着虞蘇嘶吼道：“你是哪兒來的圖騰，為什麼要來這裏殺我的族人？！”

看起來那有鹽氏的圖騰神靈似乎很講道理，但他雙眸之中充滿的貪婪之色卻出賣了他。

“你的族人先與我開戰，我反擊！”

虞蘇不甘示弱的回喊，同時周圍的水元素迅速朝着己身凝聚，蓄勢待發。

“哈！”

有鹽氏的圖騰神靈爆吼一聲，紅色的獸皮長袍瞬間就爆裂開來，露出的整個身子上都是密密麻麻的黑色鱗片，六肢類似於蜘蛛腿的支節從身軀兩側蔓延開來，不一會兒便化為了一個渾身鱗片神似蜘蛛的龐大身軀，但卻擁有着人類腦袋的怪物。

有鹽氏的圖騰神靈裂開嘴巴，咆哮着沖向虞蘇而來，一道墨黑色的毒箭從他口中激射而出！

虞蘇冷笑一聲，一大股的信仰之力猛然從自己的體內噴涌而出，在自己身前形成了一道蔚藍色的水鏡，上面碧波蕩漾，如同水晶一般。

“噗嗤！”

有鹽氏的圖騰神靈噴射而出的毒箭射在了這龐大的、蔚藍的水鏡上，瞬間便融入了水鏡之中，那蘊藏着強大毒素的毒箭幾乎在瞬間便被水鏡之內的水流給化解，化作一江春水，滾滾西流。

“這才是水箭！”

虞蘇揮了揮手，直接爆發出自己近乎一半的信仰之力，那原本蔚藍色的水鏡瞬間破碎消散，化作一道有一道的水箭漂浮在虞蘇左右，如同王之寶庫全開一般，俯視着那有鹽氏部落的圖騰神靈。

有鹽氏部落的圖騰神靈登時傻了眼，二話不說轉身就跑，同時心中暗罵道：這是什麼傻x部落，竟然招惹到了一個擁有數萬族人的大部落，等我活着回去就解除契約！

然而在他轉身背逃的那一剎那，虞蘇周圍的所有水箭都一股腦的傾瀉而出，如同從槍口裡脫膛而出的子彈一般，破開風的帷幕，一瞬間就將那有鹽氏部落的圖騰神靈射穿。

“噗嗤！噗嗤！噗嗤！”

一個個的窟窿出現在那近似蜘蛛的龐大身軀上，綠色的毒汁與黃色的膿液從傷口中不斷噴洒而出，看的虞蘇嫌棄無比。

“合著你身上的這些黑色鱗片都是裝飾品，銀槍蠟燭頭，中看不中用啊？”

虞蘇有些無語，他本來就打算擊傷有鹽氏部落的圖騰神靈，然後從長計議，慢慢地吞併有鹽氏，沒想要一波水箭下去直接把他射死了。

“是我太強，還是他太弱？”

虞蘇陷入了一個沉思，他似乎有些搞不明白自己在這個世界上的實力如何了。

自己的部落信奉人數還不到二百人，地球上雖然有近十萬的信仰之人，但身處異界，他們的信仰十天才只相當於一天，也就是說地球人要自動除以十，也就相當於一萬人信仰。

一萬人信仰打有鹽氏的幾千信仰的神靈，竟然呈現出這樣碾壓的局面？

而且關鍵在於，虞蘇在他們的部落地域動的手啊，虞蘇的消耗比他大多了。

想到這裏，虞蘇又想到了一個問題。

在地球上，他的信仰之力消耗似乎和在有虞氏族地沒什麼區別，這也不知道是為什麼。

而那有鹽氏圖騰神靈的屍體上，晃晃悠悠飄起了一縷青煙，虞蘇也警惕的發現了這縷青煙，直接把青煙給攔下。

那青煙化為一個小人，樣貌與方才那圖騰神靈有八分相似。

眼瞅着自己被抓住了，那小人連忙陪笑道：“這位大人，請放心，我回去之後便解除與有鹽氏的契約，您的部落既然已經盯上了這片地區，我一定退出這裏，您放心！”

虞蘇心思活絡，從心底里突然升出一種莫名的情緒來，似乎感覺這小人能被自己一口吞下去

而且吞下去之後，好像能大補，大幅度提升自己體內的信仰之力。

想了想，虞蘇張了張嘴，正準備一口把這個小人吞下去，卻見那小人驚呼道：“別，大人您在考慮一下，我願意與您簽訂靈魂契約，成為您神系中的旁神，奉您為主！”

虞蘇聞言登時停下了手中的動作，有些不明所以。

他望着這小人，陷入了沉默。

什麼是靈魂契約，什麼又叫做我神系中的旁神？

這小人說的這一大段話，虞蘇只聽懂了他的最後一句。

奉我為主！

# 第三十一章 山蜘蛛

虞蘇盯着那個小人，雙眸露出異樣的光芒，沒有說話。

那小人被虞蘇盯得心裏發慌，忍不住再一次發誓道：“大人，我真的願意將靈魂神格交給您！”

“您先吞下我的靈魂神格再放開我，我是不會跑的。”

說罷，那小人便從凝聚出一團看起來十分玄乎的東西，讓虞蘇看起來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

虛無縹緲，形狀也有些不規則。

但在那一剎那，虞蘇的腦海里猛然蹦出來兩個字來。

命格！

不知為何，虞蘇心中猛然躁動起來，他看向那一臉哀求狀的小人，沉聲道：“怎麼操作？”

“啊？”

小人愣了一下，他沒有想到虞蘇竟然不會這個。

虞蘇見狀，作勢要把小人提起來往口裡塞，小人連忙求饒道：“您需要用您的靈氣包裹住我的命格，隨後用您的命格將小人的命格吞噬，小人就會跟您捆綁在一起了。”

那小人接着喊道：“小人隕您無礙，您隕小人亡。”

“有點意思。”

虞蘇望着這個潛伏在手心上的命格，猶豫些許。

雖然這小人交代了一清二楚，但誰知道他說的是真是假。

就在此時，虞蘇的玻璃門突然憑空出現在其眼前，猛然間將命格一吸，一股強烈的牽扯力登時附着在虞蘇的身上！

緊接着，虞蘇體內的信仰之力瘋狂的流逝，湧入那玻璃門中！

那小人見命格被吸走之後為之一愣，但緊接着看到了玻璃門，當即放鬆了下來，陪笑道：“冕下，小神自今日起供奉冕下，為您前驅。”

虞蘇沉默不語，玻璃門吸收完足夠的信仰之力后又重新融入了虞蘇體內，虞蘇也感覺到了自己與手掌中央的小人多了一縷聯繫。

他感覺自己似乎可以決定小人的生死。

虞蘇放開了小人，小人落在地上，朝着虞蘇拱手作揖之後，迅速化為之前那副身着紅色獸皮長袍、五官端正、額頭長有黑色鱗片的樣子，恭敬道：“圖騰山蛛拜見冕下。”

山蛛？

虞蘇聞言似笑非笑，接着詢問道：“你有什麼能耐？”

山蛛聞言，立馬回答道：“小神本體名為山蜘蛛，以蛛絲與毒素而對敵。”

“山蜘蛛，巨蛛，大如車輪，其絲可止血。”

突然，虞蘇的視線里莫名呈現出玻璃門，玻璃門之上顯現出一行漢字來，登時讓虞蘇一愣。

“蛛絲可以止血”

虞蘇喃喃自語一聲，似乎想到了什麼，接着詢問道：“你認識方才那個玻璃門？那是什麼東西？”

山蛛見虞蘇詢問玻璃門，他也愣住了，隨後小心翼翼地回答道：“冕下那難道不是您的先天命格嘛？”

虞蘇看着山蛛，沒有說話。

山蛛見狀，心中已知自己的這位主神估計什麼都不懂，連忙解釋道：“每個圖騰都有屬於自己的命格，各個命格的功效是不一樣的，比如小神我的命格便賜予了我蛛絲的異能。”

“那我的命格吞噬了你的命格，你還能用蛛絲么？”虞蘇點了點頭，詢問道。

山蛛回答道：“可以的，小神的命格融入了冕下您的命格之中，因此您的命格中有部分屬於小神，這也是您隕小神亡，小神隕您生的原因。”

這樣一來，虞蘇也不用擔心山蛛的忠誠問題了。

心領神會後，虞蘇點頭對着山蛛吩咐道：“也好，你回去帶着有鹽氏的部落成員加入有虞氏吧。”

現在虞蘇已經有些後悔任由意殺了那麼多的戰士了。

山蛛見狀，只能硬着頭皮道：“冕下，這個小人做不了主。”

“你不是有鹽氏部落的圖騰神靈么？”虞蘇見狀問道，“怎麼連投降都做不了主？”

在虞蘇的印象里，圖騰神靈都是一個部落的主宰，部落的一切人都是為神靈服務的。

“小神並非先天神獸或有鹽氏的強橫先祖，乃凶獸所化。”

山蛛只能解釋道：“有鹽氏部落在學巫歸來后，並沒有尋到神獸，有鹽氏本身也沒有什麼強橫的先祖，便只能臨時尋了小神做圖騰。”

“小神本以為可以藉助人類氣運修行，卻沒成想被那有鹽氏部落算計，實力十不存一，彼此之間互相敵視。”

“有鹽氏部落尋小人做神也是權宜之策，小神與有鹽氏締結的是暫時的神靈契約，並非長時間有效地，因此小人並沒有什麼有鹽氏部落的支配權。”

虞蘇見狀點了點頭，他才發現原來圖騰神靈之間也這麼勾心斗角，互相算計。

“那你為什麼要提有鹽氏出頭，來與我作對？”虞蘇接着詢問道。

既然山蛛與有鹽氏互相敵對，那麼山蛛為什麼會來搞自己？

山蛛聞言，尷尬一笑，開口道：“冕下有所不知，有鹽氏部落的那老巫用了他們有鹽氏部落一百口人作為交換，同時小神也以為冕下是什麼荒野弱獸，正好吞了恢復些修為”

“換一百口人？血祭了人也得不到多少信仰之力，你為什麼要用人？”虞蘇皺了皺眉頭，詢問道。

山蛛見狀，便道自家主神應該是某個大部落里的半神強者之魂，屬人類，便老老實實的回答道：“冕下您不知，這一百口人並不是說給小神吃的，而是有鹽氏將會教導一百個孩童從小信仰小神，讓小神得到最純正的信仰之力。”

虞蘇又漲了知識，再度開口道：“那你回有鹽氏潛伏吧，待有虞氏與有鹽氏開戰，你給予他們反戈一擊，可以做到吧？”

“這個可以，請冕下您放心。”

山蛛幾乎是拍着胸膛保證着：“小神一定會完成冕下您交代的任務，讓有鹽氏融入有虞氏之中！”

同時，山蛛也漲了見識：原來還可以這樣玩。

虞蘇滿意地點了點頭，準備讓意和多林回去了，同時對着山蛛道：“你先回去，等我通知吧。”

山蛛當即行禮，正欲回去，但突然又想到了什麼，拱手詢問道：“小神還不知冕下您的名諱。”

虞蘇見狀，象徵性的回了一句：“嗯叫我虞神吧。”

s：求推薦票。

# 第三十二章 慌張老巫

有鹽氏部落領地內充滿着用泥土和石頭混合搭建的簡陋屋子，雖然屋子醜陋不堪，但這也證明了有鹽氏的文明等級已經比有虞氏的文明等級高了很多。

有鹽氏背靠一座小山，不是什麼易守難攻之處，平日里用荊棘條將部落圍起來，需要一百多名戰士巡邏領地，就是害怕被其他部落偷襲。

有鹽氏之所以把部落住址選在這裏，完全是因為這座小山另有蹊蹺。

小山裡，有一座鹽礦！

有鹽氏大戰士們大多都是在那裡守護着鹽礦，有鹽氏的婦女也多數負責篩鹽土來。

有鹽氏的最強者，戰士首領如今的血紋數量已經高達八十四道，已經即將觸摸到頂級血紋戰士的門檻。

但其餘人等最強者只剩下一位剛剛晉陞七十道血紋的戰士，剩下的戰士均在五十道血紋以下。

無他有鹽氏的強者都跟隨長老外出集會，至今未歸

有鹽氏部落最中央的那個土屋子內，周圍插着很多根火把，而附近更有大批的戰士巡邏。

土屋內的地面用獸皮鋪着，最中央被挖了一個坑，坑內燃燒着熊熊烈火，而那有鹽氏的老巫面對着火堆，沉聲道：“偉大的山蛛，請問您是否是消滅了入侵者？”

“嗯。”

山蛛懶洋洋地回了他一句：“別忘了，一百口人。”

“請您放心，有鹽氏不會忘記您的。”

有鹽氏的老巫總感覺眼前的山蛛神靈似乎有點不對勁兒的樣子，但感覺不上來。

並不是說狀態不對勁兒，而是與其交流時，總有一種莫名的心悸感。

有鹽氏的巫只當是自己老眼昏花，並沒有在意什麼，接着詢問道：“敢問，是什麼東西襲擊了有鹽氏？”

山蛛聞言眼咕嚕一轉，彷彿得到了虞蘇的幾分真傳，立馬回應道：“是一位九十多道血紋的頂級血紋戰士，好似是金鹿部落的。”

那巫在聽到“金鹿部落”四個字時明顯的愣了愣，隨後臉上便露出了惱怒之色：“我有鹽氏與金鹿部落無冤無仇，他們為什麼回來襲殺我有鹽氏的戰士？”

“這誰知道，可能是金鹿氏的那頭雄鹿想要擴張領土、增大信仰了吧。”

山蛛打了個哈欠，彷彿不耐煩地開口，隨後言道：“有什麼事兒日後再聊，我先走了。”

說罷，便化作一縷青煙扶搖直上，消失在這簡陋的土屋內。

而一臉陰沉地有鹽氏老巫踩着獸皮，在土屋內來回踱步。

“金鹿氏，金鹿氏為什麼盯上了我！”

他的表情猙獰，有些惶恐不安：“距離金鹿氏最近的部落是黑角部落，為什麼會先來與我有鹽氏開戰？！”

但緊接着，那老巫似乎又明白了什麼，喃喃自語道：“對對對，我有鹽氏部落以製鹽發家，那金鹿部落定是看上了我有鹽氏的鹽礦，想要強搶！”

正所謂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有鹽氏唯一值錢的東西也就是那座小型鹽礦了。

曾經還是小部落的有鹽氏就是靠着這個小型鹽礦起家，逐漸成長為西部的一方霸主。

因為這個原因，有鹽氏部落的戰士們實力其實並不是很強大，而且東拼西湊，都是一些原來小型部落的戰士，實力不如那些大部落。

金鹿氏不一樣了，金鹿氏部落可是整個青南地區的強盛部落，傳說，金鹿部落人口十萬，戰士數千員，就連巫也有二十多位，可以說是青南地區的牌面之一。

如果有鹽氏與金鹿氏對上，那就是雞蛋碰石頭，輕輕鬆松便會被毀滅。

有鹽氏的這位老巫永遠都不想和金鹿氏開戰。

因為，他就是在那裡學的巫，在那裡學了十四年，最明白金鹿氏的性格了。

他至今都忘不了，五年前自己機緣巧合之下成了巫后，金鹿氏的那位柒巫長老冷漠地說著一句：“金鹿在上，朽木竟然也能化為巫，不可思議但你這輩子壹巫便到頭了，不可能進階的。”

那句話在老巫心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陰影，他本是整個有鹽氏最天才的青年，卻被打擊成了這種地步。

“怎麼辦，怎麼辦？”

老巫慌了神，他完全沒有質疑山蛛話語的真假，可能是心中對金鹿氏的陰影讓這位平日穩重地巫失去了判斷能力。

這時，戰士首領恰好入內，先是對巫恭敬地問好，隨後詢問道：“巫，圖騰冕下說了什麼？”

他完全不知道有鹽氏的圖騰山蛛從一開始就與有鹽氏形同陌路，他一直以為有鹽氏的圖騰和其他部落一樣，是整個部落至高無上的主宰。

有鹽氏的老巫見戰士首領入內，露出了一抹慘笑，對着戰士首領道：“你去請族長和長老們都來，我有大事要商量。”

請個屁族長和長老，整個有鹽氏除了圖騰冕下，不就你和我兩人掌握大權了么？

戰士首領在心中怒罵一聲，但明面上遵從了巫的命令，前去請了族長與長老。

望着戰士首領離去的背影，老巫略微感到有些心安。

國之大事，唯祀與戎。

老巫掌管着祭祀，戰士首領掌管着戰士，他們二人完全架空了首領，執掌有鹽氏的大權。

至於長老那是老巫搞出來的東西，他在金鹿氏見識到很多管理手段，但並沒有學會，只學了個型，封了十多位長老，但這些長老只能在外面風光，在有鹽氏部落內也就僅比普通族人高一級而已。

不一會兒，一道道身影進入了中央的屋子，老巫調整了心態，跪坐在火堆前，背對着眾長老。

待眾長老來齊后，戰士首領才帶着族長趕來。

那族長身材瘦小，似乎只是一個十一二歲的瘦弱孩子。

他諾諾怯怯地來到前方，迎着了長老們不屑一顧的目光，壯着膽子詢問道：“巫您您找我們來，是為了什麼事兒？”

有鹽氏的老巫見狀，露出了善意的微笑，開口笑道：“族長，有一件事情我需要你的幫忙。”

那族長見狀，膽子微微大了起來，詢問道：“您請說。”

“我想要你去金鹿氏，請罪！”

# 第三十三章 疲於應對（求推薦票）

太陽當空，綠色的大森林像海洋一樣，連成一片。樹木長得鬱郁蔥蔥，散發著舒心的涼爽。

然而，行走在樹林中的三人卻並不是那麼舒心。

一小兩大，一矮兩高。

兩個忠於有鹽氏老巫的戰士押送着他們的族長前去金鹿氏部落的族地，前去賠罪。

那位瘦小的有鹽氏族長臉上充滿了苦澀地味道，雙眸上覆蓋著絕望。

雖然年輕，但他不傻。

他當然知道一定是那老不死的巫得罪了金鹿氏，讓他出來頂罪。

這一趟，必然是一個九死一生的局面，他實在沒什麼把握可以活着回來。

他想過半路逃跑，但那兩個凝聚了數十道血紋的戰士死死地盯着自己，就算是撒尿也寸步不離。

他認命了。

三人行進着，當他們即將穿過這片茂密的樹林時，突然起了一片大霧。

灰白色的大霧瀰漫在樹林中，似乎是很不尋常，有鹽氏的瘦小族長心中竊喜，以為是個逃跑的好機會時，誰成想一個戰士直接把他提到身前，緊緊地抓住他的手臂。

那戰士沉着嗓子，瞪了族長一眼，惡狠狠地說著：“老實點，別想跑！”

“這霧來的突然，毫無徵兆，應該不是什麼簡單的問題，我們還是先退回去吧。”

另一個戰士提着石矛，小心翼翼地觀察着左右的情況，對着同伴道：“待霧氣退去，我們再走。”

挾持着族長的那個戰士點了點頭，贊同他的說法：“嗯，先回去！”

兩個戰士也不傻，這霧來的如此突然，估摸着是某個異獸在吞雲吐霧，惹不起，只能先撤了。

兩人一拍腦袋便準備撤離，還沒等他們有所動作，突然間便聽到了一陣“嘎吱嘎吱”的聲音。

“嗯？”

其中一個戰士沒這聲音所吸引，朝着濃濃迷霧中看去，還沒等他看到個什麼所以然來，身邊猛然傳來一陣驚恐的喊叫。

“啊啊啊！！！”

戰士連忙回身，卻見自己的同伴在剎那間便不見蹤影，嚇得他冷汗直流，不敢分心。

至於那同伴手裡挾持的族長去他媽的，都這種情況了，誰在乎他的生死。

“咔嚓咔嚓，咔嚓咔嚓”

那道詭異的細小聲音再度傳來，戰士的呼吸登時急促起來，一股恐懼感在他的心頭涌動

“噗嗤！”

一道似乎是噴射的聲音傳出，隨後一道慘叫傳出，回蕩在整個樹林中。

躲在一顆大樹后的有鹽氏族長瑟瑟發抖，他的眼神中充滿了恐懼。

他親眼看見，一道白色的粘稠絲狀東西朝着當時自己身後的戰士飛射而去，又瞬息把他拉了過去。

緊接着就只有慘叫聲傳來了。

他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但理智告訴他，那個東西很恐怖，很厲害。

異獸！

這隻有讓部落里那些噁心、可惡的長老、巫都恐懼的異獸才能做到這一點。

如果這隻異獸可以去有鹽氏就好了。

那族長的心中猛然升起這樣一個想法，他的腦海中不禁呈現出大霧天氣時，那些可憎的長老被這恐怖的異獸一個一個的殺死。

想到這裏，他的心裏猛然多出一份快意，彷彿已經不是很害怕那隻異獸了。

迷霧漸漸散去，一道火紅的身影在迷霧中搖曳。

有鹽氏族長壯着膽子，咽了口口水，大聲喊道：“你是誰？！是異獸嘛，是你救了我嘛？！”

不管三七二十一，先甩一個救命恩人的帽子，想必應該沒什麼毛病。

“我是誰？”

那道身影距離他越來越快了：“我是你的神，鹽祁。”

那位名字為鹽祁的有鹽氏族長愣了愣，隨後立馬反應了過來，當即深深一拜，大喊道：“您您莫非就是我有鹽氏的圖騰神靈？”

“是啊。”

那道紅色身影的聲音十分隨意，聽起來沁人心扉，讓鹽祁一下子就信了這就是他們有鹽氏部落的圖騰神靈！

鹽祁大聲喊着：“冕下，您有什麼吩咐，鹽祁一定為您做出一切！”

“既然如此，我便給予你一些事物吧。”那道紅色的身影逐漸的來到鹽祁面前，露出了灰心的笑容。

地球，白鷹國國會大廈中。

白鷹總統站在台上，西裝革履，一副商業精英的樣子：

“先生們女士們，關於大西洋波塞冬之事，你們怎麼看？”

眾多議員互相議論，國務卿站了起來，對着總統道：“總統閣下，根據多利威亞號的船員們口述，基本可以確定所謂的海波東應該”

“我的國務卿大人，不要說這麼多廢話了，世界上不可能有什麼神靈的存在！”

白鷹總統打斷了國務卿的話語，大聲說著：“就算是有神靈的存在也不用懼怕，我們白鷹國實力天下第一，就算是波塞冬也得跪倒在白鷹國的腳下！”

這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講着實讓國務卿為之一愣，嘀咕了一句：“川普，唉”

國務卿也不知道白鷹國公民怎麼把這麼個傻不拉幾的商人給投成了白鷹總統。

“總統閣下，雖說我白鷹國力強盛，但”

國務卿只能說到這裏了，接下的話並沒有說下去，他認為三歲小孩都能聽懂他的意思。

白鷹總統皺了皺眉：“什麼意思，請你說清楚一些。”

“”

國務卿搖了搖頭，沒有說話，只能說一句朽木不可雕也。

白鷹總統見狀，搖了搖頭，繼續趾高氣昂的說著：“既然如此，我們可以派出艦隊搜尋大西洋，要搶在其他國家之前找到波塞冬！”

國務卿詢問道：“那麼找到波塞冬之後呢，你想要干什麼？”

“之後嗯之後當然是讓波塞冬和我們達成合作共識！”白鷹總統理所當然的開口。

“算了，投票吧。”

國務卿搖了搖頭，直接對着議員們宣布着。

白鷹總統信心滿滿地站在那裡，等待着國會的投票結束。

很快，國會會議結束。

3:247

3票贊同，247票反對，白鷹總統的提議被駁回。

“哼！”

白鷹總統扶了扶衣袖，冷哼一聲，悶悶不樂，不想說話。

他悶悶不樂，打算進一步去與多利威亞號豪華游輪的船員聊天。

他認為，世界上肯定沒有波塞冬的存在。

這一切，一定是大洋彼岸的那個國家新式武器搞得鬼！

# 第三十四章 開戰

“巫，金鹿氏欺人太甚啊！”

鹽祁跪坐在有鹽氏老巫的面前，痛哭流涕，捂着自己的耳朵：“金鹿氏殺了兩個戰士，割了我的耳朵，說我們有鹽氏只配做只配做金鹿氏的挖礦奴！”

有鹽氏老巫聞言，面色鐵青，不敢置信，近乎是朝着鹽祁怒吼道：“金鹿氏的人真的是這麼說？！”

“千真萬確啊！”鹽祁鄭重其事的點了點頭。

有鹽氏的巫癱坐在地上，喃喃自語：“既然如此，那我們只好與他開戰了！”

“鹽鐸，備戰！”

戰士首領得到巫的命令后，立馬行禮，轉身前去安排戰士們進行備戰準備。

金鹿氏部落，這個名字聽起來讓人絕望。

這是青南地區最強大的三個部落之一，戰士多的數不勝數，和他們有鹽氏根本就不是一個級別的存在。

整個有鹽氏都被調動起來，而他們並沒有看見的是，有鹽氏的族長鹽祁在背地里卻露出了如同鬼魅的笑容。

“偉大的山蛛冕下，您吩咐我的任務我已經完成了，請您庇佑着我扳倒那個老不死的巫，重掌有鹽氏大權。”

被鹽祁稱為至高無上的存在山蛛如今一臉諂媚的站在虞蘇身旁，露出了討好的表情：“冕下，您吩咐我的事情我都辦完了，不久以後，有鹽氏將會歸於您的統治之下。”

“善。”

虞蘇滿意地點了點頭，對着山蛛笑道：“如此以後，有鹽氏歸於我之賬下，你就是我有虞氏負責醫藥之神。”

“多謝冕下。”

山蛛微微眯了眯眼睛，看起來似乎很高興，但內心卻是不以為然。

無論如何，山蛛知道自己一定會被封為神職，只不過職位不同而已。

虞蘇點了點頭，接着詢問道：“你是怎麼在那個叫鹽祁的孩子面前顯形的？”

這個問題虞蘇很想詢問，族人根本就看不到虞蘇的身影。

“這個很簡單，只需要用您的力量籠罩住自己的身體便可。”山蛛恭敬地回答。

他不知道自己的這位主神是從哪兒竄出來的，竟然什麼都不懂。

而且，山蛛也知道了主神的部落，一個名為有虞氏的部落，人口只有一百五十人。

一百五十人！

山蛛從來沒有想過，這麼一位強大的神靈信徒竟然只有一百五十人！

“他的身上，有數萬的信仰，究竟是從哪兒來的？”

山蛛在心中十分疑惑，他不知道另外的那好幾萬的信仰之人是從哪兒竄出來的，這也是山蛛打算跟在虞蘇身邊的原因。

他想搞明白，這些信徒究竟是從哪兒冒出來的。

虞蘇沒有理他的這種小心思，而是繼續看着有虞氏部落中人，給巫祝嬰傳音道：“準備開戰吧，此戰我有虞氏必勝！”

說罷，虞蘇又看了一眼山蛛，微微笑道：“準備開戰了，你懂我的意思了嗎？”

“您放心，我一定會忽悠更多的有鹽氏族人跟隨鹽祁反戈一擊。”山蛛對着虞蘇拍胸膛保證道。

不過話說回來，主神的說話好有腔調啊，什麼反戈一擊、此戰必勝，真的厲害。

“準備開戰吧，此戰我有虞氏必勝！”

虞蘇的聲音非常清澈響亮的在巫祝嬰耳畔響起，這道聲音讓巫祝嬰出奇地震撼。

他並不是震撼於虞蘇說的開戰，而是震驚於這聲音的清晰性。

這聲音，竟然這麼清晰，不正常啊！

以前的神諭都是那種斷斷續續的，也就幾個字，意思全靠猜。

這次這麼清晰，讓巫祝嬰有些不習慣。

震驚了一段時間后，巫祝嬰立刻對着夙吩咐道：“你去尋意來，我有要事要宣布。”

“啊？哦。”

夙愣了一下，隨後點了點頭，趕緊離開，前去尋找意的蹤跡。

他心道：一定是偉大的虞神對巫祝大人傳遞了旨意，否則巫祝大人是不會讓自己去請意大人的。

夙在河邊找到了意，意正在指導原先樹根部落的人捕魚。

有漁部落是捕魚發家的部落，對於捕魚當然是非常的拿手。

“意大人，巫祝大人要找您商量些事情。”

夙蹦蹦跳跳的來到意身邊，張開伶俐的小嘴，對着意高興地開口說道：“好像是虞神旨意到了。”

“好。”

意半蹲着身子，摸着夙的頭，笑眯眯的開口道：“我馬上去。”

說罷，便大步流星地朝着大山洞內走去，面見巫祝嬰：“巫，您找我？”

“嗯。”

巫祝嬰點了點頭，對着意道：“虞神下達指令，讓我們與有鹽氏開戰了。”

意聞言，立馬嚴肅起來，對着巫祝嬰鄭重地承諾道：“明白，我馬上集結戰士，去有鹽氏交戰！”

“嗯。”巫祝嬰點了點頭，對着意說道：“小心謹慎一些，偉大的虞神一定會幫助你的，不要緊張，盡量避免損失。”

地球，白鷹國華盛頓中，魯伊斯坐在官府發放給他的房間內，敬重地、虔誠地祭拜着波塞冬。

“咚咚咚，咚咚咚。”

房間木門想起了一小陣聲音，魯伊斯抬頭，疑惑地看了一眼后，開口道：“請進吧。”

一個穿着靚麗乾淨的白人少女鑽了進來，她拿着麥克風和攝影機，來到房間內，小聲道：“您好，我是hbo的記者，這次是來採訪您的。”

魯伊斯感覺有些不對勁兒，這裏已經被白鷹軍方控制，她一個記者是怎麼進來的？

而且就算是有關係走後門進來，但hbo的大廈位於紐約州，不可能會有這種天大的關係。

這個記者，多半是白鷹軍方派來探自己口風的。

魯伊斯冷笑一聲，欣然開口道：“當然，您請問吧，我一定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反正他本來就沒隱藏什麼，大大方方的告訴她也沒什麼了不得的。

“謝謝。”

那白人少女瞬間就興奮起來，對着魯伊斯詢問道：“請問，您當時為什麼要去大西洋呢？”

“當時的情況是這樣的”

魯伊斯故作深沉一聲，開始了自己的演講。

而那個被他以為是白鷹軍方派來的少女，其實是貨真價實的電視台記者。

誰都不會知道，這次採訪將會在世界上翻起什麼樣的波浪。

# 第三十五章 黑耳戰士

“巫遭了報應，圖騰冕下不願意幫助他，金鹿氏和我們之間的矛盾只有巫，他死了金鹿氏才會撤兵！”

有鹽氏部落中，一個偏僻的土屋子內，鹽祁對着附近的四、五名戰士認真的說著。

同時，圖騰山蛛又適當的散發出了一絲絲自己的威能，讓那四、五個戰士感覺到眼前這位瘦弱族長真的是受圖騰庇護的。

於是戰士們面面相覷后，納頭就拜，齊聲開口道：“願為族長效命，共擊巫！”

鹽祁滿意地點了點頭，接着開口道：“這不叫共擊巫，這叫嗯，這叫撥亂反正！”

雖然不知道圖騰冕下為什麼一定要自己強調“撥亂反正”這四個字，但說就完事兒了。

而山蛛則是躲在上空，全程注視着這件事情。

有鹽氏的那個速來精明的老巫被金鹿氏嚇得慌了神，此時此刻正是鹽祁收攏人心的好時機。

現在聽命於鹽祁的戰士大概有二十人，開戰之時定能可以給予有鹽氏致命一擊，讓有鹽氏的戰士們首尾難顧，歸於有虞。

說到這裏，山蛛也不得不佩服主神虞神的神機妙算。

主神冕下竟然如此優秀，各種戰術信手捏來，彷彿與他們跨越了一個時代。

山蛛感覺到虞蘇的不尋常處，在心裏喃喃自語着：“這一戰結束后，我一定要好好跟着主神，定然大起！”

念畢，山蛛繼續利用在有鹽氏的特殊之處，繼續在有鹽氏內部實行虞蘇的計策，讓整個部落分裂。

浩浩蕩盪的有虞氏戰士朝着有鹽氏的領地進發，他們雄赳氣昂、無所畏懼，看起來似乎是身後有千軍萬馬一般。

意腰間別著黑石匕首，手裡提着石斧，渾身被獸袍包裹着，頭上帶着一個鹿頭骨盔，凶神惡煞，看起來便是一位原始時期的大將。

他們此行的最終目的地是有鹽氏部落，但路途遙遠，虞蘇便參考蒙古的做法。

擊潰一路所有的小型部落，以戰養戰，將他們的族人、戰士掛上有虞氏的標誌，讓他們成為有虞氏的族人。

至於傷亡什麼的虞蘇完全不擔心，因為他有山蛛這一個另類的圖騰神靈，他的蛛絲可以用作療傷。

不時，作為前鋒的一名血紋戰士返回來對着意開口道：“首領，我們已經抵達黑耳部落的境內，黑耳部落的戰士們攔住了我們的去路！”

意吐出了一口濁氣，緩緩言道：“擊潰他們！”

說罷，意便一馬當先，帶領着氣勢洶洶的五十多名戰士直接壓上，遠遠看見黑耳部落那鬆鬆垮垮的戰士隊形后，搶過身邊多林的石矛，奮力一投！

“嗖！”

石矛破開風幕，朝着黑耳部落方呼嘯而去，在半空之中劃成一道完美的弧線，片刻之後便來到黑耳部落陣前，還沒等反應過來，石矛的尖部便沒入了站在最前面的一個戰士胸膛之中！

“噗嗤！”

鮮血從胸膛噴射而出，整個黑耳部落的陣列都亂作一團，意提起自己的石斧，大喝道：“沖！”

“吼！”

隨着意的一聲大喝，他身後的戰士們瞬間如潮水般的蜂擁而至，朝着黑耳部落殺來。

黑耳部落原本便是手忙腳亂的情況，被這麼一嚇當即就有些慌亂，只能臨時提矛抵抗。

而意一馬當先，手中的石斧剎那間爆發出強而有力的力度，金色的“虞”字環繞着整個手臂！

“嘭！”

一道沉悶的響聲響起，意的石斧劈到了一個黑耳部落戰士的石矛上一瞬間便將那石矛一分為二，操縱石矛之人瞬間被這強有力的力度擊飛，連續撞到了後面數位戰士。

“嘭！”

“嘭！”

“嘭！嘭！嘭！”

其他戰士也與敵交上了手，意奮勇當先，在黑耳部落的戰陣中出入如無人之境。

雙方交手不到三十個呼吸，黑耳部落便付出了十多具屍體，直接潰敗。

意見狀，連忙叫住左右，大喊道：“跪者不殺！”

“跪者不殺！”

“跪者不殺！”

“跪者不殺！”

周圍的有虞氏戰士紛紛隨着意大喊，聲音在整片樹林中回蕩。

受困於內的十三個黑耳部落的戰士毫不猶豫，將手中的石矛一拋，跪在原地。

“把他們的武器拿走！”

意皺了皺眉，命令附近的幾個戰士去收攏武器，很快就將黑耳部落投降＋戰死的戰士武器給收走，共十九支石矛、四個石錘。

意見狀，毫不客氣的指揮投降者：“你們，把這些屍體埋了。”

投降的黑耳戰士站起身來，開始麻木的搬運着同伴的屍體，他們似乎可以想到自己的結局是怎麼樣的。

忙活了一會兒后，所有屍體被清理完畢，意又對着投降者道：“從現在起你們便是有虞氏的人，受傷了的站出來。”

那些投降的黑耳戰士愣了愣：這和他們想象中的似乎不太一樣。

戰敗者大多都會被充為奴隸，可從來沒有這種優待。

這一次的小衝突徹底擊潰了黑耳部落的戰士，殺敵十七，投降十二。

而有虞氏部落這邊，僅僅不過有兩人受傷，而且是輕傷。

這一仗的結果在虞蘇的預料之內，自古便是以多擊少易，以寡敵眾難。

人數多了起來，對方很難做到殺敵，況且有虞氏的戰士中還有一個被虞蘇賜予過完整霸王龍血脈的意。

意在附近的幾個部落已經可以稱得上是第一勇士了，只有在大部落里才有能與意匹敵的戰士。

一塊塊粘稠的絲狀物品被派發給了受傷的戰士，傷勢被止住，逐漸好轉，想要完全康復恐怕需要三天的時間。

但這一舉動，已經讓投降的黑耳戰士意識到有虞氏部落是真心接納他們的，因此便越身投入有虞麾下。

當他們得知有虞氏部落擁有圖騰時，幾乎在瞬間便對虞蘇充滿了信仰。

在這個時代，沒有圖騰的部落人很沒有歸屬感，只要有機會，他們一定會選擇效忠圖騰部落，無論是自身學巫還是另投他派。

對於圖騰部落而言，只要圖騰還在，那麼他們永遠也不會歸降。

這就是有漁部落被有羊氏擊潰后，還一直想要振興的原因。

# 第三十六章 黑耳歸附

剛剛經歷了一場戰鬥，戰士們或多或少會有一些體力上的損耗，因此意下令在原地休息，同時對着一個完全歸順有虞氏的黑耳戰士詢問道：“黑耳部落還有多少戰士，有多少族人？”

那黑耳戰士想了想，便老老實實地對着意回答道：“回稟首領，黑耳部落還有戰士二十一個，有族人三百七十四位。”

“嗯。”

意點了點頭，沉思片刻后，開口道：“待會兒休息結束后，你帶着我們去黑耳部落，佔領那裡，讓這四百多的族人全部化為我們有虞氏的族人，你能做到嗎？”

“可以！”

那黑耳戰士興奮了起來，拍着胸脯保證道：“為了偉大的虞，我就算是死在黑耳部落也會完成這個任務！”

嗯，孺子可教也。

漂浮在半空的虞蘇滿意地點了點頭。

他發現眼前的這個原本屬於黑耳部落的戰士，他的虔誠度以一股肉眼可見的速度迅速上升，完全可以與最初的有漁部落族人媲美了。

虞蘇方才探查了一下周圍的局勢，並沒有發現什麼厲害的部落，周圍數十里唯一有威脅的也就只有有鹽氏部落了。

那正是有虞氏此行的目標。

山蛛的計劃正在順利進行，有虞氏與有鹽氏之間的戰爭結果也很明顯了。

有虞氏必勝。

不是因為什麼里應外合、反戈一擊，這些都是用來錦上添花的。

真正的原因是虞蘇和山蛛二神的存在，有鹽氏面對二神根本就沒有任何的還手之力！

虞蘇坐鎮有虞氏，山蛛穩住有鹽氏。

戰爭的結果已經毫無懸念了。

另一邊，休息完畢的眾戰士開始跟隨原黑耳部落戰士的步伐，開始朝着黑耳部落進發。

加上黑耳部落投誠的那十二位戰士，如今的隊伍戰士數已經提升到了六十三位。

投誠的十二個黑耳戰士行走在隊伍的最前端，雖然意對他們很欣賞，但也害怕他們是詐降，因此讓他們走前面，出了什麼事情也能夠有所反應的餘地。

僥倖逃回黑耳部落的戰士喘着粗氣，向黑耳部落的三個長老敘述了自己的所見所聞，特別是着重描述了一下意的強悍之處。

“這麼多的戰士，來打我們？”

其中一位長老不敢置信的詢問着，對着左右道：“你說的那個戰士這，這樣的勇士，怎麼可能會來針對我們這樣的部落？”

黑耳長老有些不敢相信，他不理解自己這麼一個垃圾部落為什麼會有大軍壓境？

一個較為老成的長老開口詢問道：“你知道對方具體的戰士數嘛？”

那戰士愣了愣，隨後老老實實的把自己的推測給說了出來：“有很多人，慌亂之下我沒有數具體有多少人，不過看樣子應該有上百人！”

在那黑耳戰士看來，對面氣勢洶洶地趕到這裏來，很明顯就是有恃無恐，估計大部隊不會少。

這種精神面貌與狀態，他從來沒有見過，而且為首之人的實力也是恐怖如斯絕對是大部落！

場面一時陷入了沉默的境地。

三位長老和戰士們都沒有說話，附近的族人們都啞口無聲，沒有說話。

“長老！長老！來人了，那些戰士都來了！”

一個負責瞭望的戰士見遠方一擁而上的有虞氏戰士，登時嚇得兩腿發軟，慌忙地來到長老面前，大聲說著。

長老們立馬站起身來，面色有些吃驚，立馬跟隨戰士們前去，卻見這些戰士莫名的眼熟

“你們你們”

一個戰士出身的長老似乎認識最前排的有虞氏戰士，指着他們渾身顫抖。

如此，一個投誠的黑耳戰士道：“黑耳部落的族人們啊，偉大的虞平等對待所有人，及時歸於虞的懷抱吧！”

隸屬有虞氏的戰士站在後面，冷眼旁觀這一切，沒有說話。

意從心底里希望可以避免戰鬥，讓有虞氏可以獲得最多的人口和資源。

一旦展開戰鬥，有虞氏是肯定會獲得戰爭的勝利，但也肯定會造成大規模的人員傷亡。

“嗯？”

長老們聽到這句話后，猶豫一下后，深深忌憚地看了躲在背後的意一眼，大聲喊道：“請讓我們先考慮一下！”

說罷，三個長老便竊竊私語的商量起來。

意見狀，嘴角微微上揚，對着左右吩咐道：“提起武器，時刻戒備，隨時準備進攻。”

不久以後，黑耳部落的三個長老商量結束后，其中一人對着意大喊道：“黑耳部落投降了！”

說罷，黑耳部落的戰士紛紛丟掉武器，等候有虞氏的檢閱。

他們不是很相信有虞氏會這樣放過他們，但為了生存，只能投降了。

“很好，黑耳部落的戰士、族人可以加入有虞氏部落，但我們有一個條件。”

意微微一笑，對着長老們說道：“我現在帶着戰士們去安置族人，你們三個商量一下吧，只有一個人可以成為帶領黑耳族人的有虞氏的長老。”

這句話說完后，整個黑耳部落便啞口無聲。

意的意思已經十分明顯了。

你們三個只能活一個，活下來的那一個就是有虞氏未來的長老。

有虞氏，一個擁有圖騰的部落。

三個長老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似乎有些猶豫。

他們走進了長老議事屋子，不知道想要干什麼。

意笑了笑，帶着戰士們進了黑耳部落中去，開始清點黑耳部落的具體人數，同時靜候三位長老的靜候佳音。

時間過去的不是很快，還沒等他們統計完人數，那位戰士出身的長老便從長老屋子里出來了，對着意說道：“另外兩位長老為了部落的發展已經投入虞神的懷抱，從此以後我將帶領所有的黑耳部落族人，效忠於偉大的虞！”

意糾正道：“不是黑耳部落，是有虞氏部落，現在我們是一家人，等我們打完有鹽氏，就一起搬到有鹽氏那裡。”

“明白，明白。”黑耳長老諂媚地笑道。

虞蘇在半空上飄蕩着，望着併入有虞氏的黑耳部落，有些不太滿意。

這些人，信仰並不是很虔誠，甚至有三分之一的人根本就沒有建立任何信仰。

這是個問題。

虞蘇覺得，等與有鹽氏交戰結束佔據了有鹽氏的屋子之後，就要進行一波分級了。

有漁部落的核心族人、樹根部落、黑耳部落以及有鹽氏部落，這些部落不能一視同仁。

否則，自己的骨幹族人心裏不平衡怎麼辦？

虞蘇可不是來搞人人平等的。

# 第三十七章 決戰有鹽氏（上）

入夜，黑耳部落的族人心懷忐忑，不知道迎接自己的會是什麼樣的生活。

而有虞氏的戰士也是有些緊張，近四十名戰士夜不能寐、手持武器，精神緊繃，時刻注意黑耳部落的動向。

真心實意歸降的黑耳戰士也被下了武器，前去遊說那些黑耳族人放下戒備。

至於那位僅存的黑耳長老，意則是與他整夜促膝長談。

“意大人，我們整個有虞氏黑耳部，必將以您為首，竭盡所能為您效力。”

黑耳長老對着意拍胸膛表忠心，看起來似乎已經成了有虞氏部落的鐵杆支持者。

意皺了皺眉頭，接着開口道：“我部將會在這裏休整一晚，明日便會離開這裏，前去攻伐有鹽氏。”

黑耳長老聞言，還沒有什麼表示，卻見意接着道：“屆時會留下十名戰士駐守這裏，其餘戰士包括曾經的黑耳戰士，都會一同隨我征戰有鹽氏！”

黑耳長老聽罷，心裏有了底，當即保證道：“當然，請您放心，黑耳部落一定不會給您添亂。”

但在黑耳長老心裏卻不是這麼想的了。

有鹽氏的名頭他當然知道，有虞氏和有鹽氏的戰鬥結果他是不知道的。

待戰爭結束時，若有虞氏勝有鹽氏敗，那他們就是有虞氏黑耳部的戰士，忠貞不二；若有鹽氏勝有虞氏敗，那他們就是不屈服於有虞氏淫威之下的部落，鐵骨錚錚！

怎麼樣都不虧，自己屆時都能憑藉著長老之位活的滋潤。

黑耳長老心中所想意並不知道，若是他知道了也不會過多理會。

因為意知道，有虞氏是必勝的，不可能輸的。

黑耳部落這近四百人表面上毫無表示，如一隻綿羊。

但在這平靜之下，卻是一團隱藏在底下的暗流。

一夜的時間很快就過去，夜盡天明，旭日東升。

在清晨天邊升起第一縷陽光，意便從沉睡中醒來，集合了所有的戰士，留了五位有虞氏戰士和五位投誠的黑耳戰士，將剩下的所有戰士帶走，前去攻伐有鹽氏。

戰士們迎着朝陽朝着有鹽氏部落前進，而黑耳長老望着他們離去的身影，沉默片刻后，對着左右的兩個怯懦族人道：“去把黑耳的旗幟給降了，改升有虞旗！”

部落之間也是有圖案的，黑耳部落原先懸挂的旗幟圖案是一隻抽象的黑色耳朵，如今被懸挂上了一個巨大的“虞”字。

當然，這個“虞”是巫祝嬰自己琢磨出來代表“虞”的字，並不是意肩膀上那個金色的簡體漢字“虞”。

他們的旗幟十分簡陋，基本是用獸皮繪製，而黑耳長老在意臨走前，討要了一張有虞氏旗幟。

望着被懸挂在附近最高樹上的有虞氏旗幟，黑耳長老才鬆了一口氣，彷彿有些放心。

有鹽氏營地如今一團糟。

戰士們在得知自己的對手將是威震青南數十年的“金鹿氏”后，戰鬥意志瞬間低迷了不少，對這件事兒失去了信心。

而這樣一來，鹽祁的收買人心之策也越來越容易的，整個有鹽氏部落的三百戰士中，有七十多名已經暗自效忠這位被“圖騰神靈”眷顧的族長了。

然而這件事兒也不是隱秘的。

人越多，暴露的可能性也越高。

在一支小隊巡邏時，行至半，一戰士謂左右道：“各位，知道金鹿氏的大戰嘛？”

“當然知道。”

另一個戰士露出了不自然的表情，聲音沉悶地開口說著。

見狀，戰士提起了精神，對着他說道：“你知道嗎，金鹿氏之所以攻打我們，都是因為巫當初得罪了金鹿氏”

於是，一個破綻百出的故事被那最先開口的戰士訕訕道來，接着對他道：“族長鹽祁，那可是有圖騰冕下的庇佑啊！”

“依我看，我們不如加入族長的麾下，殺了巫獻給金鹿氏，解了刀兵之圍！”

另一名戰士聞言大驚，開口道：“莫要亂說，我們怎麼能殺巫？”

“好好考慮考慮吧，免得當時候和金鹿氏對上，慘死在外面”

見狀，那戰士拍了拍後者的肩膀，笑着返回了部落。

而另一位戰士在原地站了一會兒，表情略有掙扎，最終回了部落，徑直朝巫祝泥屋走去。

有鹽氏老巫表情有些猙獰，似乎是憤怒無比，破口大罵：

“鹽祁小兒，竟與山蛛聯合，共同謀我！”

一旁忠於老巫的長老立馬拜言道：“巫，如今我們必須要化解鹽祁之事，否則我們無法與金鹿氏談條件。”

老巫聞言，開口道：“直接殺了他！”

“萬萬不可！”

老巫的話把長老嚇了一大跳，連忙開口：“目前忠於鹽祁的戰士不知幾何，若貿然動手必然引起反撲！”

他想了想，給老巫出了個計謀：“巫不如今夜宴請鹽祁，待他入屋后，便一聲令下，戰士四齣，直接把他剁成肉醬！”

“好，鹽彌你說的好。”

巫滿意地點了點頭：“就照你的方法做。”

不久，巫就開始安排起了一切。

他尋來了二十個百分百忠誠的戰士，埋伏在屋子兩側，又尋了十個戰士，在周圍巡視，又讓出謀划策的鹽彌親自前去邀請鹽祁入陣。

而鹽祁得到鹽彌的邀請后，有些納悶。

“這老不死的素來瞧不起我，為何今天要邀我進食？”

鹽祁百思不得其解，但為了讓部落維持原狀，便回復鹽彌道：“鹽彌長老放心，我今晚一定去見巫。”

鹽彌得到結果后離開，就在他離開的不久后，山蛛的身影便出現在鹽祁的面前。

山蛛的身影虛虛假假，似乎是煙霧繚繞中的身影。

鹽祁見狀，立馬恭敬跪拜道：“冕下。”

山蛛見狀，面無表情地說道：“鹽彌、鹽重邀請你是想要殺你！”

山蛛雖然與那個叫鹽重的巫有生死之仇，但由於圖騰的特殊關係，山蛛可以隨時在有鹽氏部落上空飄蕩，他特別注意老巫的動向，結果就見到了這一幕。

“啊？！”

鹽祁大驚失色，忙對山蛛行禮道：“冕下，我該如何是好？”

山蛛微微計算了一下意那支戰士隊伍和有鹽氏的距離，開口道：“今晚，有虞氏的大軍就要到來，你直接帶着戰士強攻，必能大破鹽重！”

有虞氏？

鹽祁心中愣了一下，但還是拱手道：“是，我這就去準備！”

# 第三十八章 決戰有鹽氏（下）

整個下午，有鹽氏的防禦屬於空虛狀態。

老巫集結勢力，打算來一波異界版“鴻門宴”，把鹽祁亂刀砍死。

而鹽祁則是集結另一波戰士，打算與老巫魚死網破，論一論誰才是有鹽氏的真正領袖。

“族長！”

鹽祁屋子內，十幾個戰士低聲對着鹽祁效忠般的開口，他們便是效忠於鹽祁的血紋戰士。

“諸位，鹽重老賊識破了我們的計劃，想要今晚來伏殺我們，因此我決定主動出擊，取了那鹽重的腦袋！”

鹽祁壓低着聲音，對着眾多血紋戰士說著：“山蛛冕下說過，到時候會有有虞氏部落的援兵助我們撥亂反正！”

“神佑族長，神佑有鹽！”

周圍的血紋戰士對視一眼，同時低聲沉氣道。

一個瘦小的身軀端坐主位，一群身材魁梧的原始人齊聲低喝。

這一幕像極了雄主崛起，振興部落。

而鹽祁亦是自認為自己將會是有鹽氏的救星，帶領有鹽氏走向繁榮的雄主。

“有鹽氏，必將以我為主，站立在青南之巔，成為當之無愧的青南霸主！”

另一邊，老巫鹽重的屋子被收拾的妥妥噹噹，周圍所有的戰士都緊跟着老巫的腳步，謀划戰局。

老巫鹽重被他們這種陣勢給搞煩了，近乎是怒吼咆哮道：“鹽祁一介小兒，能有什麼謀略？！”

“我們現在的重點在於金鹿氏的戰士！我們甚至連金鹿氏有多少戰士都沒有搞清楚，這場戰爭該怎麼打？！”

說罷之後，老巫鹽重喘了幾口粗氣，對着左右吩咐道：“鹽祁那裡按原計劃行事便可，我看着他從小長到大，當然知道他的水平，不過爾爾，不用擔心！”

“重點在於平滅鹽祁之後的金鹿氏，這才是重點。”

長老、戰士們面面相覷，隨後齊齊道是。

他們也感覺到了巫最近的脾氣暴躁，因此只能這樣迎合，不敢多說什麼。

天色漸漸陰暗，夜幕將至，酒足飯飽的鹽祁便率領自家七十多名戰士，浩浩蕩盪地朝着老巫鹽重的屋子殺去。

一邊鋪天蓋地而來，另一邊在屋子內精心埋伏。

夜色中，鹽祁看着左右因戰士大批調動而慌亂不已的有鹽氏族人，咬牙切齒道：“老巫鹽重，如今的有鹽氏只能有一個人說話！”

“此番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五年之間的辱恨，我今天必然會親手洗刷！”

浩浩蕩盪的聲音當然驚動了老巫鹽重，他皺了皺眉頭，詢問道：“怎麼回事兒？”

鹽彌同樣皺着眉頭，對着老巫鹽重道：“巫，情況不太好，鹽祁直接帶着效忠於他的戰士殺過來了！”

“該死，應擊，把他殺死在這裏！”

老巫狠狠地咒罵一聲，立馬吩咐埋伏在這裏的戰士出動，同時通知戰士首領鹽鐸：“去找鹽鐸，殺鹽祁！”

說罷，那老巫鹽重竟直接帶着眾戰士出了房屋，擱着一百餘米與鹽祁遙遙相望。

鹽祁一眼就看見了這五年來的生死大敵，遙遙一指，對着身後的戰士們大喊道：“背神者鹽重在那兒，殺！”

“殺！”

一瞬間，如同火山爆發一般，戰士們朝着老巫鹽重蜂蛹而去，與效忠老巫鹽重的戰士重重地撞到了一起，展開廝殺！

七十多人以壓倒性的優勢壓着鹽重的親信四十人，鹽祁見狀，仰天大笑：“鹽重老賊，你今日必將死於此地，莫要掙扎！”

老巫鹽重臉上浮現出一抹陰翳，他身先士卒，一桿石杖直接敲碎了一個戰士的腦殼，腦漿與鮮血濺射的到處都是。

年過四十的老巫鹽重渾身塗抹着鮮血，面容猙獰如修羅，對着鹽祁暴喝一聲：“鹽祁小兒，可敢與我一戰？！”

氣勢驚人，一下子就鎮住了周圍的鹽祁方戰士，不遠處的鹽祁也被鹽重的這一嗓子喊的驚魂未定。

慌忙中，鹽祁只能大聲承諾道：“殺，殺死鹽重老賊的戰士就是下一屆的戰士首領！”

此時，一直在一旁想要坐收漁翁之利的戰士首領鹽鐸忍不住了。

鹽鐸率領二百多戰士早就抵達，只不過他們藏在附近的樹林之中，沒有動手。

畢竟在鹽鐸心中，自己的地位有些尷尬。

他不是老巫鹽重的人，也不是族長鹽祁的拉攏者。

一直找巫議事是因為巫是有鹽氏部落的實權者。

這次戰爭的結果尚未知，因此鹽鐸本打算看看情況，卻沒想到聽到了鹽祁說出這樣的話語。

他這是什麼意思，等他掌權之後就要廢除我的地位？

鹽鐸心中大怒，當即對着左右吩咐道：“隨我衝鋒，活捉鹽祁小兒，祭祀圖騰！”

隨着威望極高的鹽鐸怒吼，二百多個戰士瞬間從樹林中冒出，朝着鹽祁方發動進攻！

“不好！”

眼見着如同漲潮一般湧來的戰士，鹽祁剎那間就明白自己說錯了話，但事已至此，也只能拚死抵抗。

不過就算如此，也無法扭轉場上的戰局了。

鹽祁敗局已定。

正當鹽祁心中絕望之時，一道溫和的聲音突然從他心底里傳來：“燒房、點火，困死他們！”

“啊？”

鹽祁一愣，連忙尊崇地開口道：“冕下，這這我是有鹽氏的族長，這裡是我的部落啊！”

“你活着才是部落領袖，你死了什麼都不是了。”那道溫和的聲音再次響起，蠱惑着鹽祁。

鹽祁猶豫片刻后，咬了咬牙，猛然點了點頭：“好，燒！”

說罷，便一把搶過一個戰士的照明火把，朝着房屋頂部被乾草籠罩的地方扔去！

幾乎在瞬間，星星火光燃起，似乎有什麼特殊力量相助，火海一瞬間便連成一片，燒向鹽重、鹽鐸。

“啊！！！”

誰都沒有想到，這火焰蔓延的速度竟然如此之快，幾乎在瞬間便席捲到了人的身上，不少戰士被火焰波及，鹽重、鹽鐸的戰士登時四散而逃，潰不成軍。

鹽祁見到眼前這一幕為之一愣，隨後狂笑道：“天不亡我，哈哈哈，我乃神眷者！”

鹽重不敢相信的看着眼前的這一切，全身猛烈地顫抖着，手指指向鹽祁，雙眸通紅：“你！你這是要毀了有鹽氏！”

言畢，鹽重便不顧一切的朝着鹽祁沖了過去，意欲同歸於盡！

就在此刻，一支打着特殊旗幟的戰士猛然從遠處殺出，為首之人右臂閃爍着金光，雙眸炯炯有神。

他們看到眼前的這一幕，懵了。

“有鹽氏這是自殺呢？”

# 第三十九章 強盛

小雨淅瀝瀝地從雲端滴落，那原本席捲了整個有鹽氏部落的大火一點點被虞蘇平息。

待虞蘇喚雨結束后，山蛛得意洋洋地來到虞蘇身旁，開口道：“冕下，小神不費您的一兵一卒拿下有鹽氏，您看如何？”

虞蘇看了祂一眼，點了點頭只能說一句孺子可教。

他只不過是教了山蛛幾個地球上常見的手段，卻沒想到山蛛竟然活靈活現，直接把這個千人部落給坑死了。

這場大火帶走了戰士三十多人、族人一百餘，除此以外，老巫鹽重當場被燒成重傷死亡，戰士首領鹽鐸似乎看情況不妙，目前帶領還存活着的戰士聚集在一個角落，以自衛。

而鹽祁見意帶領着的戰士們，登時喜上眉梢，朝着意趕來：“你們是有虞氏的戰士嘛？我是”

還沒等他說完，一桿石矛直接穿膛而過，鮮血噴洒一地。

“噗嗤！”

意身旁的戰士抽出石矛，鮮血再度噴射而出，鹽祁無力的垂在了地上，雙眼間充滿了不敢相信。

“我我”

鹽祁掙扎着，很不甘心，一口鮮血噴洒而出，最終無力的癱倒在地上，天旋地轉，帶着遺恨離開了世界。

“你殺他幹嘛？”

意將目光移到了身旁的戰士上，詢問道。

那戰士也愣了愣，撓了撓後腦勺，開口道：“首領，他這樣直接衝過來，我還以為是要來殺你的”

說罷，他又小心翼翼地詢問道：“首領，這位是”

“不認識，但看這高興樣子應該與我們關係非同尋常。”

意搖了搖頭，沒有給與什麼準確的答覆。

戰士見狀便放下心來，不再有什麼心理負擔。

而正因為戰士那麼乾脆利落的把鹽祁捅死，讓那些以鹽鐸為首的有鹽氏戰士茫然。

怎麼回事兒，難道這些人不是鹽祁請來助陣的嘛？

他們的心裏不由自主的升出了這麼一個念頭，讓鹽鐸有些懵，搞不清楚眼前的這些人身份。

接下來，他們該怎麼辦？

族長死了，巫也死了。

整個有鹽氏部落群龍無首，如今已是毫無章丘的一團散沙，是改如何是好？

正當鹽鐸糾結之時，一道充滿聖潔的聲音猛然傳入鹽鐸等人的心頭。

不僅是鹽鐸，是這千餘名有鹽氏族人心頭。

“有虞氏有王者之資，當為青南之首，汝等可投入有虞麾下，懸有虞旗，為有虞族人！”

“吾已跟隨於虞神左右，望爾等不要猶豫。”

圖騰的聲音在他們的心底里波盪，鹽鐸為之一愣：他記得老巫鹽重提到過，鹽祁與圖騰聯手

如今圖騰卻當機立斷的選擇了有虞氏，這其中似乎有些蹊蹺啊！

不過還沒等鹽鐸想明白，眾多有鹽氏族人便主動歸降有虞氏，搖身一變稱為了有虞氏的族人。

雖然他們對圖騰山蛛的信仰不是很深，但事到如今也沒個人出來聲明他們到底要幹嘛。

被自己人一把大火嚇得六神無主的有鹽氏部落成員見到有虞氏，沒什麼抵觸便投降了有虞氏。

還沒等鹽鐸反應過來，那些被蒙在鼓裡不知情的戰士也開始成建制的朝有虞氏投降，想要歸於有虞氏。

眼見着周圍的人越來越少，鹽鐸嘆了口氣，帶領剩餘的戰士來到意的面前，單膝下跪，大聲喊道：“有鹽氏戰士首領鹽鐸歸降有虞氏，望有虞氏長老、族長善待有鹽，鹽鐸一定會為有虞氏效死力！”

“善。”

意聞言，溫和的上前扶起鹽鐸，和善的開口道：“我等奉偉大的虞之命，特來馳援貴部，卻不成想貴部竟遭如此之難”

意感嘆着，同時似乎又想到了什麼，詢問道：“對了，敢問，方才見我有虞氏時十分高興的那人是”

鹽鐸見狀，也不知道鹽祁是否是和他們有什麼聯繫，只能開口回復道：“那人便是此次大火的禍首，發動叛亂的鹽祁。”

“嗯？”

意也沒想到那人竟然是禍首，便點了點頭，微笑道：“那我方算是殺對了人，方才還在擔心那是什麼關鍵人物呢”

意與鹽鐸有一句沒一句的閑扯着，有鹽氏歸順的戰士在確認沒有危險后，開始為有鹽氏族人清理傷勢，重造家園。

所幸大火只能燒毀草木而無法點燃泥土，整個有鹽氏的土屋外形基本沒什麼影響。

重建工作很快就開展起來，為將這裏建造成有虞氏的大族地，虞蘇也發表了諸多神諭。

不過虞蘇可以明顯的看到，有鹽氏歸順的族人雖然如今已經挂名有虞氏，但信仰自己的程度不高，絕大多數還是在信仰山蛛

嗯，山蛛的信仰程度也不高，但比自己高一些。

其實這個問題虞蘇不是很在意，因為自己融合了山蛛的命格后，信仰山蛛的人貢獻的信仰之力自己自動收取三分之二，山蛛只能剩下三分之一。

看起來似乎很虧，但有一個問題虞蘇注意到了。

這樣一來，一個人可以同時信仰很多的神，虞神與山蛛的信仰重疊，那麼自己可以憑空多出三分之二的信仰之力。

山蛛恭敬地詢問道：“冕下，您打算什麼時候把有虞氏的族人全部搬遷到這裏來？”

“不着急。”

虞蘇搖了搖頭，接着道：“我打算讓意帶着半數有虞戰士去把有虞氏和半數的原黑耳部落的族人聚集在一起，跟有鹽氏兩千米外的山上建造一個部落，讓他們在那裡安居。”

“原有鹽氏部落和另外半數的原黑耳部落族人則是在原屬有鹽氏的族地生存，用來確保鹽山的安全，在這裏製鹽。”

雖然這裡有房有屋又有製鹽工具，但虞蘇卻並不打算讓有虞氏的核心族人來到這裏。

這裏太平坦了，一望無際，毫無天險可守，萬一有成倍的敵人來攻，有虞氏很難反擊。

而山上不同，那山不大，只有一條小路，只要扼住路口，敵人很難攻上來。

缺點就是山不大，頂多能生存二三百人，沒辦法容納太多的人。

不過如此一來，無論是製鹽地的戰士巡邏還是山上的戰士巡邏，雙方巡邏地點都能做到重合。

待日後發展迅速，將製鹽地與山上主體間的兩千多米距離全部開墾成領地，那麼一個龐大的族地便可形成。

“冕下神謀。”山蛛見狀連忙讚歎。

在虞蘇身上，山蛛學到了很多東西。

甚至連山蛛自己都覺得，他彷彿變得聰明了不少。

# 第四十章 重臨地球

鬱郁蔥蔥的樹林內，數十道身影行走在其中。

多林望着在前方開路的幾個有鹽氏戰士，到現在心裏還是不爽的。

雖然他從不認為有虞氏打不過有鹽氏，但沒想到的是自己千里迢迢趕到有鹽氏，啥都沒幹有鹽氏就歸順了。

在他的劇本里，應該是他大殺四方成為戰爭英雄，然後受封虞姓，成為有虞氏的大佬，這才是正確的劇本。

現在劇本變化太大，讓多林一時有些難以接受。

不過意似乎可看出了多林的狀態不對勁兒，因此派他帶領二十位有虞戰士前去將族人以及黑耳部落的人接過來，統一安排。

鹽鐸也善解人意的派出了五個戰士為有虞氏開路，彷彿是為了表明自己的忠心。

擱着老遠，黑耳長老便見到了幾個人影朝着自家部落這邊移動。

他定睛一看，卻見到了幾個陌生的身影，在腦海中仔細回憶了一陣后，突然間對其中一個戰士有了些印象：“我當初似乎在集會上見過這個人，他在有鹽氏長老身後負責警備”

“莫非是有鹽氏勝了？”

黑耳長老在心中升起了這個念頭，他立馬調整了一下心態，看了一眼巡邏的戰士，有些忌憚。

黑耳長老對這些在這两天凌駕於他之上的戰士十分不滿，幸災樂禍的偷偷笑道：“等有鹽氏的戰士來了，我看你們憑什麼這麼神氣！”

而那些駐守在黑耳部落的戰士似乎也觀察到了這一點，他們立馬緊張的集合，手持石矛，準備戰鬥。

那五名黑耳戰士在這幾天里享受了一波大部落族人的待遇，因此在也不想恢復以前那種地位，故已經和有虞氏戰士無異。

在他們商議之時，黑耳長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跑出部落，對着來者大喊道：“有鹽氏的戰士，我是黑耳部落的長老，有虞氏的戰士就在部落里，殺了他們！”

他一路氣喘吁吁的來到了“有鹽氏”戰士面前，諂媚地對着為首開路的五人說著：“我是黑耳部落的長老，數年前便仰慕有鹽氏部落，對有虞氏感到深深地厭惡，我”

他一邊說著，一邊往後面看去，當看到多林等人時，他慢慢不說話了。

多林等二十位有虞氏戰士默默地看着他，開路的五位戰士面色有些古怪，但還是義正言辭的呵斥黑耳長老：“放屁，現在有虞有鹽是一家，你這廝竟敢分裂部落，受死！”

說罷，石矛便朝着黑耳長老的胸膛刺去，心狠手辣，毫不猶豫。

“我是有虞氏的長老，你們不能殺我！”

黑耳長老表情大駭，掙扎着大喊，但他的話語卻沒有任何作用，當場被刺死在這裏。

多林前進幾步來到黑耳長老的屍體旁，蹲下身子，拍了拍他猙獰的臉，嘲諷道：“你覺得你配嗎？”

這時，駐守在黑耳部落的十名戰士也趕了過來，見到多林后，他們依舊沒有放鬆警惕。

他們懷疑多林被有鹽氏給收買了！

直到他們看到二十多個有虞氏戰士后，才放鬆下來。

多林簡單的對着他們說了一下意的吩咐，他們十人沒有半分猶豫，便準備去為遷移做打算。

而多林則是帶領着二十五人，繼續前進。

他們的目的地並不是黑耳部落，而是有虞氏。

無論如何，巫祝嬰是必須要前往製鹽地坐鎮。

因為只有他才是有虞氏部落唯一的巫，只有他才有資格帶領有虞氏部落做出決定。

虞蘇圍繞着玻璃門，不停地觀察着。

在剛剛，他的玻璃門再一次發生了一些異像，一抹金光閃過，虞蘇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虞蘇仔細琢磨了一二后，也沒發現了什麼區別，細細琢磨：“也沒什麼區別啊？”

山蛛也圍在虞蘇左右，虞蘇突然感覺到有些精神，似乎玻璃門的變化與山蛛有些關係。

虞蘇看了看玻璃門，又看了看山蛛，開口道：“你進去。”

“啊？”

山蛛驚訝：“您您說什麼？”

“你進去。”虞蘇重複一遍。

“哦。”

山蛛點了點頭，朝着虞蘇的玻璃門走去，他也知道那是個門，大步流星的往前走。

“嘭！”

一聲沉悶的響聲，山蛛迎面撞上了玻璃門，讓他有些懵。

虞蘇感覺到了一股莫名的感覺，緊接着又將自己的信仰之力覆蓋在山蛛的表面，接着又道：“你現在試試。”

“？？？”

山蛛的臉上充滿問號，但他還是照做了。

這一次與上次大不一樣，金光閃過後，山蛛竟穿越了玻璃門，來到了另一側。

虞蘇望着穿越成功的山蛛，沉默片刻便同樣穿越玻璃門，來到了地球。

只有在自己允許的情況下，其他生物才能穿越玻璃門，前往地球。

來來往往川流不息的人群，一架又一架的鐵疙瘩在地上飛速的行駛着，附近皆是高樓大廈，看的山蛛有些發獃。

“這這是哪兒？”

望着這個未知的世界，山蛛恐懼無比，近乎是語無倫次的說著。

對於未知事物，大部分的人都帶有一種莫名的恐懼。

這時，化作金光的虞蘇也來到了山蛛身旁，真好聽到了山蛛的話語，隨意開口道：“這裏？這裡是北極熊的莫斯科。”

“北極熊，莫斯科？”

山蛛有些發愣，他聽不懂這兩個莫名其妙的詞語。

“唉。”

突然想到山蛛的情況，嘆了口氣，尋思了片刻后，虞蘇道：“跟上我，我們去一個地方。”

說罷，虞蘇便飛起，朝着一個方向前進。

而山蛛對這莫名的恐懼促使着自己緊緊的跟隨虞蘇飛行，生怕被虞蘇甩掉，陷入一個陌生的境地。

兩人飛離莫斯科，一路朝東飛行，他們的目的地是北美洲的一個國度。

當然，這個國度並不是白鷹國，而是他的鄰國，被稱為仙人掌之國的國度。

那裡黑幫縱橫，買賣的東西都是被世界所禁止之物，是世界上髒亂差的代言詞。

虞蘇知道，只有在那裡山蛛才能發揮作用。

因為山蛛現在啥都不知道，要從基礎的教導起，這樣才能為自己收割信仰。

s：求推薦票～

# 第四十一章 混亂之地

清風掠地秋先到，赤日行天午不知。

秋天的陽光乾燥鏗鏘，疏疏落落從相思樹枝恭弘=叶 恭弘篩下，滄桑蕭瑟。

愜意的下午，愜意的人生。

黑人阿爾文眯了眯眼睛，半蹲在髒亂的街角，打着哈欠。

手中的劣質偽造ak被擦的閃閃發亮，腳邊還有一瓶沒有被喝完的無牌礦泉水。

這是整個仙人掌之國的北方，與白鷹國接壤的小鎮。

這裡是最混亂的地方，也是最有秩序的地方。

白鷹國國內的大多數毒劑、槍械都是出自這裏交易，因此這裏聚集着白鷹國、仙人掌國的大量黑道幫派。

這裏無疑是混亂的，但卻也是整個仙人掌北方最為穩定的地方。

幫派之間彼此都有些規則，這裏屬於和平地帶，只做生意從不動手。

而黑人阿爾文便是仙人掌一個大型幫派的小頭目，這次來到這個邊陲小鎮自然是做一些生意。

這種聲音一般而言阿爾文是沒辦法插手的，他只能在外圍負責警戒而已。

望着一旁聚在一起，談論女人的手下，阿爾文嘆了口氣。

一天天的，胸無大志，就知道這麼點東西！

阿爾文對自己的手下很不滿意，認為他們根本就沒有什麼腦子。

阿爾文從白鷹國的貧民窟加盟到仙人掌的黑幫，就是為了成為人上人，不再擔驚受怕，卻沒成想混了兩年卻只是一名小頭目。

一事無成啊。

阿爾文嘆了口氣，拿起腳邊的無牌礦泉水，“噸噸噸”就是往嘴裏灌。

就在此時，自己的一個手下似乎發現了什麼異常，提着槍朝外面走去：“趕緊給大爺滾開，不然大爺的子彈射碎你的腦殼！”

“嗯？”

阿爾文的喉嚨微微露出了一縷驚疑的神情，正當他打算去查看時，眼前突然一花，面前的手下身子突然抽搐一下，徑直倒地身亡。

還沒等阿爾文有什麼反應，他的一眾手下便拍案而起，提着各式各樣的武器，來到街口，同時大喊道：“媽的，上！”

“咔嚓咔嚓！”

阿爾文也熟練地給自己的子彈上了膛，嘴角抹起一縷笑容，跟在手下身後，前去街口。

他才不會學那些頭目沖在最前端，那種就屬於腦子不好使的沙雕。

沖在最前面的必然是第一個死的人物，阿爾文對自己的命還是很看重的。

阿爾文跟隨着手下擠到了路口，望着不遠處那隱藏在暗綠色斗篷的人影，突然一愣，不知為何心中升起了一縷恐懼感。

“就是你他媽殺了揚尼克的是吧？！”

一個膚色半白不黑的手下錶情猙獰的舉起了劣質步槍，隨即扣動了扳機，槍聲瞬間響起。

緊接着，阿爾文其他的手下也舉起了槍，對着那隱秘在暗綠色斗篷之下的人瘋狂射擊。

他們並不在意這是不是真正的兇手，他們只想虐殺而已。

隨着槍聲的響起，阿爾文心中那股恐懼感越發越嚴重，彷彿感覺離死神只有一步的距離。

“怎麼回事兒？”

感到這股心悸不斷加重，阿爾文喃喃自語，感覺有些喘不過氣來。

與此同時，阿爾文的雙眼看到了他不敢相信的一幕。

“噠噠噠，噠噠噠。”

子彈瘋狂地從槍管里傾瀉而出，攻擊在那暗綠色斗篷人影之上，犹如擊打在鋼鐵之上，毫無反應！

如今不僅僅是阿爾文，就連他的手下也開始慌了神，見到這一幕彷彿是遇到了鬼神。

“什麼東西？”

那些黑幫手下不敢置信，扔在瘋狂地扣動扳機，強大的后坐力震得他們后肩紫烏，但他們卻沒有絲毫髮覺，而是繼續盯着前面的那道暗綠色人影！

突然間，那道暗綠色的人影動了！

他的步伐很慢，慢的出奇，犹如八九十歲的老大爺外出遛彎一般，但卻給這群黑幫來帶了無比的恐慌。

望着越來越近的人影，阿爾文登時感到頭皮發麻，兩股戰戰，幾欲先走。

“啊！！！”

一個手下受不了這麼絕望的環境與氣場，丟了劣質步槍，大叫着朝着逃竄。

“呲溜！”

還沒等他跑出十米，從那暗綠色斗篷之中猛然噴出一道綠色綢狀物品，瞬間黏粘到了那人的背部，一瞬間就將他拉到了面前！

“噗嗤！”

綠色綢狀物品將那人包裹的嚴嚴實實，人影隨着將他滾放在一旁，依舊漫不經心的走着。

“啊啊啊！！！”

眼前的慘狀刺激到了剩下的人，他們紛紛四逃，彷彿沒有看到方才那人的慘狀，也有可能是自信於自己能夠逃跑。

而阿爾文嚇在原地沒有動彈。

他沒有選擇手下那般死戰或潰逃，而是選擇了跪地求饒！

他跪在地上，本以為那暗綠色的人影會繼續噴出那種難以名狀的綢狀物品，卻沒想到他的速度猛然加快！

如同一道疾風一般，一瞬間便在阿爾文的眼前消失，緊接着一道道慘叫聲止不住的響起，聽的阿爾文瑟瑟發抖，連忙低下頭顱，不敢抬頭。

慘叫聲漸漸平息，阿爾文額頭上的汗水止不住滴落，他甚至感覺自己的下體褲子濕濕的。

在聽到沒有什麼聲音之後，阿爾文小心翼翼地抬起頭來，卻見那暗綠色的人影就站在自己面前！

“啊？！”

阿爾文被嚇得一癱，直接癱坐在地上，同時從下方看到了那斗篷之中的面孔。

那是一張東方亞洲臉，阿爾文也就僅限於此了，他看不出其中的具體。

不過

這斗篷之中的面孔，額頭竟然充滿了黑色的鱗片！

不是人，他不是人！

阿爾文心中恐懼不已，瑟瑟發抖，但明面上盡可能的使自己淡定，顫抖地用仙人掌當地方言開口道：“尊尊敬”

起了個頭，阿爾文就說不下去了，不知不覺之間，他便把語言切換到了自己的母語，也就是白鷹英語：“尊敬的尊敬的強者，我阿爾文願意為您效力”

說罷，他連忙重重地跪在地上，按照腦海里對亞洲僅存的印象，開始猛烈的磕頭，以頭搶地。

duang！duang！duang！

磕頭的聲音很大，猩紅的鮮血從他額頭上流淌而下，阿爾文都沒有什麼反應，只是渾身發抖，懼怕着眼前的人影。

“很好。”

緊接着，阿爾文聽到了生硬的英語：“帶我去找你的老大。”

# 第四十二章 瘟疫之神

魯本是仙人掌之國著名的黑幫老大，阿爾文是他手下的手下。

魯本如此重要的人物，當然不會出現在這裏，而是在仙人掌的首都仙人掌城坐鎮。

這個邊陲小鎮坐鎮最厲害的幫會領袖，便是組織的一位頭目，是魯本的心腹。

他的名字叫卡雷爾·薩尼。

卡雷爾是一個白人，阿爾文不知道他從哪兒來，只知道他說著一口流利的英語，似乎帶有歐洲那邊的口音。

“外面的槍聲是怎麼回事兒。”

一間極其奢華的房間內，卡雷爾擺弄着酒杯，皺了皺眉頭道。

任誰都不會想到，這個落魄的邊陲小鎮里，竟然會有如此奢華的房間。

卡雷爾身旁的一位黑人男子回應道：“我已經派人去問了。”

“嗯。”

卡雷爾點了點頭，眼前的超大屏電視機被他換了個台，見他接着道：“紐約那邊的貨源怎麼樣了，波及的嚴重不嚴重？”

“條子還是老樣子，聯邦督察只是掃蕩了一次，沒有進行第二次。”

他身旁的黑人嘿嘿一笑，接着道：“我們明面上的據點被打掉了，但備用據點一個都沒少。”

卡雷爾眯了眯眼睛，笑道：“和紐約那邊的幫派打好關係，這樣我們才能長久。”

卡雷爾之所以能夠積累起這麼多的財富，全靠他在幫派之餘偷偷販賣些許的毒劑。

他和紐約那邊貧民窟的本土幫派合作，他負責供給，那邊負責售賣，五五分賬，非常完美。

他之所以可以這麼干，完全是因為他掌握着這個邊陲小鎮的一切，所有的仙人掌國的毒販進入這裏做生意時，都要繳納一筆“過路費”，否則就沒辦法進來和白鷹那邊交易。

現在，卡雷爾已經不再滿足於一個小小的幫派頭目，而是打算轉行，像自家老大魯本那樣介入仙人掌國政之中，成為議員。

“老大，出大事了！”

正在沉浸於幻想中的卡雷爾突然被小弟急匆匆的聲音所打斷，這讓他十分不舒服：“重複多少遍了，以後叫我先生、老闆，不要叫我什麼老大，這樣算什麼樣子？”

“好的老大。”

小弟急急忙忙，絲毫沒有在意卡雷爾臉色的變化，連忙道：“外外面的守衛全死了，阿爾文渾身是血的要來見你！”

卡雷爾聞言楞了一下，隨後連忙開口：“趕緊讓他進來！”

“你把兄弟們全都叫過來，把這裏重重圍住，保護我！”

這裡是他的根基，是他財富的源泉，他可不想讓這裡有什麼事情發生。

隨着卡雷爾的召集，阿爾文很快就來到了卡雷爾的面前，但是他一直沉默，沒有說話。

卡雷爾望着阿爾文這股落魄勁兒，當場就被嚇了一大跳，連忙詢問到：“怎麼回事兒，前面的兄弟怎麼都死完了？！”

雖然他把看門的幫派成員視為炮灰草芥，但表面功夫還是需要做的。

阿爾文聞言，表情有些苦澀，他咽了口吐沫，緩緩開口道：“老大，對不起了。”

“什麼意思，你他媽的在說什麼？”卡雷爾聞言立馬警惕起來，望着阿爾文質問道。

同時，卡雷爾身邊的黑人也從腰間掏出手槍，指着阿爾文的頭，怒罵道：“小子，你說什麼？！”

阿爾文沒有理會質問和抵在腦袋上的槍，反而跪下一臉虔誠的祈禱着：“誕生於疾病與痛苦的神啊，這片區域的主宰者，我的上司就在這裏，請您降臨吧！”

卡雷爾、黑人保鏢：“？？？”

他們沒有看懂阿爾文在干什麼。

直到碧綠的火焰憑空燃起，整個房間瞬間升起了一股炙熱的氣息！

卡雷爾被這突然出現的碧綠火焰嚇了一大跳，連忙後退數步，心有餘悸。

還沒等他反應過來，火焰猛然擴散，如同深淵一般的火芯登時凝聚出一道身影，一道虛幻的身影出現在映着碧綠的火光憑空出現在火焰之上！

卡雷爾被嚇了一大跳，咽了口唾沫，詢問道：“這是什麼東西？！”

阿爾文雙眸中登時閃現出一縷狂熱，對着卡雷爾喊道：“這是偉大的瘟疫之神，祂將給敵人帶來最沉重的毀滅！”

“瘟疫之神？”

還沒等卡雷爾仔細詢問，卻見那碧綠色的火焰在那一瞬間便蔓延到了卡雷爾左右，順着卡雷爾的衣物開始燃燒。

火焰在卡雷爾身上燃燒，炙熱的感覺充斥在卡雷爾全身，他疼痛的在地上翻滾，嘴中不停地說著：“啊啊啊，這不可能是真的，不可能！”

至於一旁的黑人早就被眼前的情況給嚇傻了，手中的槍也掉在了地上。

聽到老大的慘叫聲后，被叫來的諸多幫派成員紛紛提着武器趕來，在見到房間里有一團人形火焰以及渾身毫無傷痕卻躺在地上的卡雷爾，登時有些驚愕。

“怎麼回事兒？！”

其中一個對卡雷爾忠心耿耿的幫派之人開口，同時提槍指向阿爾文：“是不是你”

還沒等他說完，碧綠火焰瞬間就吞噬了他，甚至連一聲慘叫都沒有傳出，他整個人便被火焰包裹。

周圍剩下的幫派成員見狀嚇了一大跳，連忙後退數步，退出了房間。

這時，那個被碧綠火焰吞噬的成員從火焰中跌落，他渾身並無半分傷口，但面色憔悴，似乎是死於中毒或某種疾病。

阿爾文瘋狂的笑道：“偉大的瘟疫之神，祂將庇佑着祂最忠誠的信徒！”

本來的他還沒這樣有底氣，當看到自家老大卡雷爾就這麼輕鬆的死亡后，登時底氣十足！

阿爾文虎軀一震，對着四方的幫派成員大聲道：“臣服於我，瘟疫之神將會庇佑你們永遠不會得到病痛！”

周圍的戰士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面面相覷，不知如何是好。

而此刻，碧綠火焰瞬間從每個人身體里傳過，當即就把他們嚇了一大跳。

但緊接着他們發現自己並沒有什麼異常的變化，正納悶之時，卻見阿爾文又道：“偉大的冕下已經給你們種下瘟疫的種子，若是不臣服於冕下，七日之內必然暴斃！”

聽到這裏，他們毫不猶豫的跪下，對着阿爾文臣服，表示效忠。

他們見到了這樣異常恐怖的超自然事件，哪兒還有敢賭這是不是騙人的把戲，血淋淋的事實擺在那裡，直接臣服就完事兒了。

# 第四十三章 牽線木偶

“冕下有神諭，日後全面杜絕、禁止毒劑交易！”

在阿爾文上任第一天的時候，他便大聲的宣讀了那位神靈給予自己的神諭。

手下們面面相覷，終於有一個人詢問道：“老大，禁止了毒劑交易，我們吃什麼啊？”

“再說吧，冕下總不至於讓我們餓死。”阿爾文撓了撓頭，開口回應道。

他在當了這個邊陲小鎮的幫派頭目后才發現卡雷爾的不容易。

這個小鎮旁邊就是“鱷魚幫”，一個靠軍火起家的黑幫，整個小鎮由這兩個大型幫派與數十个中小型幫派割據，魚龍混雜，誰也不知道這裡會藏着什麼人。

他們這個幫派一直以來都是通過毒劑生意來壯大，如今偉大的瘟疫之神禁止他們，那麼就讓他們犯了難。

白鷹國是一個絕佳的出口地，那個國家雖然明面上禁毒，但背地里是什麼樣子誰都知道，禁毒力度遠遠不如華國等國。

這也是他們選擇白鷹的原因。

人傻錢多檢查力度也低，不選他選誰啊？

他不知道的是，被他視若神靈的“瘟疫之神”此時正在上空默默地注視着他。

“瘟疫之神”山蛛表示很無奈。

他明明是搞毒的，為啥變成疾病之神了呢？

山蛛不是很了解，也不明白為什麼虞神把他丟在這裏。

虞神在教導他一波“人情世故”后，又給他定下了“三不準”與戰術發展手冊，隨後便說是去了一個叫華國的地方。

虞神還三令五申的強調，一定不能碰毒劑這個東西，說什麼這個東西危害重大，讓人的身體與精神都充滿依賴性，還會破壞身體機能。

毒劑作用於人體，使人體體能產生適應性改變，形成在藥物作用下的新的平衡狀態。

一旦停掉藥物，生理功能就會發生紊亂，出現一系列嚴重反應，稱為戒斷反應，使人感到非常痛苦。

用藥者為了避免戒斷反應，就必須定時用藥，並且不斷加大劑量，使吸毒者終日離不開毒劑。

毒劑進入人體後作用於人的神經系統，使吸毒者出現一種渴求用藥的強烈慾望，驅使吸毒者不顧一切地尋求和使用毒劑。

一旦出現精神依賴后，即使經過脫毒治療，在急性期戒斷反應基本控制后，要完全康復原有生理機能往往需要數月甚至數年的時間。更嚴重的是，對毒劑的依賴性難以消除！

吸毒者的平均壽命不到四十歲，每一個吸毒者大多都是家破人亡！

毒劑害人害己，虞蘇對這玩意兒是深惡痛絕，他讓山蛛整個仙人掌之國的黑惡勢力，一方面是顯聖，另一方面就是在這裏制止毒劑的出產。

虞蘇允許山蛛殺一儆百，允許他控制的黑幫似往常一樣，但是對毒劑卻是半分都不能搞！

待這裏被徹底掌控之後，下一步的目標便是摧毀東南亞的團伙，將世界上的毒劑據點消滅的一干二凈！

對於虞神這種行為，山蛛陷入沉思。

我接下來該怎麼辦，正常控制這群長得很醜的人？

不過山蛛也驚奇的發現了一件事情，那就是雖然這些人是因為恐懼而聽命於他，但是山蛛卻可以吸收到另一種氣息來壯大自己。

這股氣息的名字，似乎叫做恐懼。

山蛛也知道有虞氏部落只有不到二百人也能讓虞神爆發出萬人圖騰的原因了。

同時，山蛛對於虞神的敬畏之心也越來越重了。

他在心中感嘆一聲，接着注視那個叫阿爾文的一舉一動。

而此時的阿爾文已經和手下開完了小會，獨自坐在先前屬於卡雷爾的房間內，享受着美好的生活。

阿爾文知道，自己的一切都來源於那位“瘟疫之神”，因此他每天都會進行祈禱，希望“瘟疫之神”可以一直庇護他。

“老大，老大！”

門外響起了不合時宜的敲門聲，倒是讓阿爾文頗為不爽：“進來！”

一個手下人模狗樣的走了進來，對着阿爾文輕聲道：“老大，紐約那邊來人了。”

“哦？”

阿爾文露出了疑惑的聲音：“什麼人，來幹嘛？”

“是是卡雷爾時，和那邊的黑幫做的交易，毒劑交易，五五分賬，這也是卡雷爾的資金來源。”

“毒劑交易？”

在聽到這四個字后，阿爾文立馬警惕起來，

雖然他以前也是跟着卡雷爾混毒劑交易的，但現在他的大腿是“瘟疫之神”，毒劑交易是“瘟疫之神”明令禁止的東西，阿爾文自然要拒絕這一切。

即使他能給自己帶來巨大的收入！

阿爾文深吸一口氣，對着手下大聲喊道：“告訴他們讓他們滾，卡雷爾已經死了，如今做主的是我阿爾文，以後不做毒劑生意！”

“是，是的老大。”

那手下連忙點頭哈腰，隨後耀武揚威的離開了房間。

阿爾文見狀向後仰在椅子上，捏着太陽穴休息一下。

還沒等他休息多久，那手下又一次的來了。

“老大，他們給出的錢真的讓我們難以拒絕啊，要不我們”那手下去而復返，對着阿爾文建議道。

“額”

看着手下比出的數，阿爾文也猶豫了一下，這股金額實在是太大，如果吃下去自己可能可以買下一個偏遠地區的小鎮。

“我考慮考”

還沒等阿爾文說完，碧綠色的火焰憑空出現，順着那手下的身軀向上燃燒，幾乎在瞬間便將那人吞噬！

緊接着，火焰打了個彎，盯向了阿爾文，登時讓阿爾文冷汗直流，雙膝一軟，跪在地上。

阿爾文一遍自己扇自己，一遍不斷的重複着：“冕下，我錯了，我不敢了，我錯了！”

他的身體在發抖，他很害怕冕下對自己不滿意，將目前的地位交給其他人。

碧綠色的火焰圍繞着阿爾文轉了一圈后便憑空消散，在死亡的臨界線晃蕩了一圈的阿爾文鬆了口氣，雙眸之中的恐懼感遲遲無法消散。

他明白，“瘟疫之神”冕下是在警告他，毒劑之事沒有餘地！

阿爾文深吸一口氣，招呼來一個手下，吩咐道：“讓那群人滾，要是不滾直接開槍！”

# 第四十四章 學不成，不得歸

屋外，幾個白人大漢西裝革履、文質彬彬，在這個混亂的小鎮里倒是顯得格格不入。

“怎麼搞的，卡雷爾怎麼會敗？”

其中一個人十分不滿地說著，他們剛剛和卡雷爾達成某種對雙方都有利的約定，結果卡雷爾回頭就被推翻，這自然引起了紐約方面的不滿。

一個看起來十分精明的白人推了推眼鏡，嘆了口氣：“看起來這個新上任的幫派頭目多半要狠狠地宰我們一筆了。”

對於毒劑交易的成功與否，他們並不擔心，因為他們覺得這件事情肯定會達成。

先前之所以關係不是很融洽，主要原因就是錢沒談攏。

這個世界上，沒有錢解決不了的事情，這件事兒沒有辦成，只不過是錢多錢少的問題而已。

這就是紐約黑幫的觀點，他們一直以來信奉這個觀點，無往而不利。

所以，他們打算想辦法把這裏的新頭目約出來，大家好好談一下，最後達成雙贏的局面。

你好我好大家好，這才是劇本的正確打開方式。

他們信心滿滿的等候着那位頭目的出現，卻等來了一行提槍的幫派成員。

雙方一碰面，一個小頭目便粗暴地開口道：“老大說了，讓你們趕緊滾，我們不做毒劑生意！”

“這其中一定有誤會，我們慢”

還沒等那出謀划策的白人說完，幫派成員便舉起了手中的步槍，面色不善：“再不滾就留在這裏吧！”

“咔嚓咔嚓！”

子彈上膛，本來還以為是價錢沒談攏的白鷹人瞬間就驚了，他們這才意識到新的頭目似乎真的不做作毒劑生意。

面對着這麼多的槍指着自己，這幾個白鷹人強裝鎮定，本來還準備指着他們放幾句狠話，但想了想還是算了，只能灰溜溜的離開。

驅逐完紐約的毒劑交易幫派后，阿爾文這才鬆了一口氣，對着“瘟疫之神”祈禱着：“偉大的瘟疫與疾病的主宰者啊，您忠實的僕人已經完成了您的囑咐，將那幾個萬惡的白鷹人驅逐！”

說完，阿爾文又小心翼翼地望瞭望四周，見沒有那碧綠色的火焰出現，登時鬆了一口氣。

他恭恭敬敬地退出了供奉“瘟疫之神”的房間，來到大廳內，癱坐在沙发上，陷入了沉思。

得罪了紐約那邊的大黑幫，接下來該怎麼辦？

阿爾文倒不是擔心自己的安全，有神靈冕下的庇佑，阿爾文並不擔心會有凡人殺了他，阿爾文現在考慮的是如何壯大。

突然，阿爾文想到了什麼，嘴角微微露出一抹詭異地微笑：“魯本老大，我還從來都沒有見到過你呢。”

華國，江浙省，杭州。

虞蘇漂浮在這個著名的城市，望着附近的景象，既有些熟悉又有些陌生。

他前世最喜歡的地方就是這座城市了，水墨江南、西湖美景。

正巧也是在杭州附近的魔都上大學，虞蘇有空便會來到杭州旅遊。

他對這座城市很熟悉。

虞蘇選了個無人的地方降落，將信仰之力覆蓋在自己的身上，同時用幻術遮掩了一下自己的樣子，竭盡全力的把自己展現成穿越前大學生的模樣。

他從街道死角拐入杭州的大街上，望着熙熙攘攘地人群，那種久違的感覺又回來了。

他迎着陽光，行走在街上，按照自己記憶里的感覺，故地重遊，舒服的很。

美好的時光過的很快，傍晚的霞光從天邊升起，虞蘇站在雷峰塔前，望着一潭西湖之水，心曠神怡。

杭州，江南之城，雖然不是什麼古都、直轄市，但他的知名度在華國的諸多城市中完全可以排到前十。

而且杭州多水，虞蘇的第一個權柄乃控水，因此虞蘇決定杭州將會是自己的龍興之地！

神仙之路，就從這裏開始。

有虞氏部落，人聲鼎沸、火光大盛。

有虞氏的族人按照虞蘇的吩咐，將核心族人安置在山上，在山上大興土木，建成了一座座較好的房屋。

在原有鹽氏部落的領地上，人數比先前更上了一層樓，如今的有虞氏部落的人數已經到達了驚人的兩千一百人，成為了青南地區西部有名的部落。

巫祝嬰是有虞氏部落的巫、虞意為有虞氏的代理族長與戰士首領，而原本的有鹽氏戰士首領鹽鐸成了戰士副首領。

除此之外，還有烈山氏的姜信在有虞氏擔任了種穀，負責收穫，虞種擔任他的副手。

只不過，部落間的融合還不是很順利，有漁部落、樹根部落、黑耳部落、有鹽氏部落和那個從烈山氏來的老頭姜信彼此之間相處的不是很好。

要想把他們真正融合成一個部落，巫祝嬰估計，起碼要需要二十年的時間。

二十年後，有虞氏必然大興！

但巫祝嬰覺得自己可能是看不到了。

他遺憾的咂了咂嘴，望着被放置在眼前的這些物品，輕點了一下，放下心來，對着意道：“物資夠了。”

“嗯。”

意鄭重地點了點頭，點了五位有虞氏戰士、十位原黑耳戰士、二十位原有鹽氏戰士，共三十五為戰士，開口道：“接下來，我們的目標很簡單，去金鹿氏。”

“是，首領！”

戰士們眼神堅定起來，雖然族人之間摩擦不斷，但戰士卻已經融合到了一起。

畢竟他們平日狩獵需要緊密的配合，不相信隊友那麼必然會死於非命。

戰士們開始收拾物資，每人都拿了一點，逐漸把所有的物資都給集合了起來。

“夙，你害怕么？”

巫祝嬰站在夙的身旁，對着夙微微笑道：“接下來，你要一個人學習了。”

夙的眼神中充滿堅定：“巫，虞夙不害怕。”

“虞夙知道，有虞氏部落需要新巫，虞夙是部落的希望！”

“很好。”

巫祝嬰欣慰地笑了笑，他半蹲着身子，摸了摸夙的臉頰，將身子靠了過去，低聲沉氣道：“學不成巫，永遠不要回來。”

“不要擔心金鹿氏會趕你走，部落會一直供給物資給他們，直到你學完巫為止！”

# 第四十五章 氣運

杭州是一座歷史悠久的城市，人文古迹眾多，西湖及其周邊有大量的自然及人文景觀遺迹，風景如畫，有着眾多的神話傳說。

虞蘇背手站在雷峰塔的頂端，俯視着整個杭州，頗有一副高手寂寞的感覺。

如今的虞蘇衣着打扮也是大為不同，一身長袍飄飄，恰似風流少年，又似天之驕子，實在是風流倜儻、玉樹臨風之輩。

虞蘇在雷峰塔上並不是為了裝神仙，而是要藉機吸聞氣運。

異世界的氣運由於有天機遮蔽、混亂不堪，因此虞蘇在異世界並沒有進行過任何的氣運探查。

但地球不一樣了。

地球沒有遮蔽天機，也不知道是地球的老天懶得搞還是地球根本就沒有老天。

在雷峰塔上，虞蘇俯視一圈后，發現了一條氣運比較旺盛但人丁稀少的小街，莞爾一笑便消失在雷峰塔上，出現在那道小街上。

經過拐角之處，虞蘇搖身一變便化身一身道袍，山羊胡順着鬍鬚下長，面容也蒼老了些許。

“有點意思”

杭州這個古城中竟然有一個人流量這麼少的街道，虞蘇表示很不可思議，在古色古香的街頭，擺起了一個算命攤。

虞蘇當然不會算命了，但他可以望氣，這樣一來也能猜個八九不離十齣來。

虞蘇最近心情大好，打算在杭州，將自己“神算子”的名頭傳出去，搞一手算命。

同時，虞蘇在算那些氣運很好之人時，也可以吸取一點點的氣運。

高陽生穿着短褲短襯，打疲倦的行走在繁華地杭州大街上，他疲憊的很。

這種疲憊並不是來自肉體，而是從精神上升起的。

他高陽生今年二十有七，正值大好年華，在五年前，他走在創業的第一線。

他把公司的地點定在了杭州，全力的拼搏打拚，經過四年多的時間，把公司發展成了一家不是很強但也不弱的企業。

他本人的身價也有了數百萬，在二十七八歲的這個圈子里已經算是成功人士了。

事業成功，高陽生本人也要考慮考慮愛情方面了。

當他受邀參加晚會，在宴會上高陽生看到了那個讓他痴迷的嬌影。

那是商業大佬韓灝的女兒，韓韻妍。

然而並不是所有的故事都有始有終，高陽生便沒有一個好的結局。

他看上了韓韻妍，但韓韻妍並沒有看上他。

從此，高陽生便有些茶不思飯不想，生意日漸衰退，當他幡然醒悟，不要因為一個女人而失去自己的事業時，一切都已經為時已晚

他的公司破產了，他引以為傲的百萬身價也已經消失無蹤，如今的他只能行走在杭州的街道上，迷茫的活着。

他不知道自己的未來要何去何從，也不知道自己要怎麼辦。

高陽生只是這樣的走着，內心沒有什麼太大的波動。

他曾遠遠的見過那個讓他痴迷的女人，還是那般的美麗動人，還是那般的令人心動可惜。

想到這裏，高陽生忍不住嘆了口氣，轉過街角，不知不覺間來到了一處偏僻的街道中。

等他緩過神來，早就已經不知路向了。

“唉。”

高陽生嘆了口氣，從兜里摸出當年有錢時買的高檔手機，正準備開啟尋路，卻被街道邊的一個算命先生所吸引。

那算命先生一身淺藍道袍，山羊胡，面孔上滿是皺紋，頭髮花白，看起來與電視機的那些算命先生並無什麼不同。

而且，那算命先生並沒有吆喝着，而是半靠在椅子上，躲在一顆古樹下庇蔭，生活過得看起來很愜意。

但不知為何，高陽生覺得這算命先生的身上似乎有一點不同尋常的東西在吸引着自己，高陽生情不自禁的朝着那算命先生走去。

“先生”

高陽生猶豫着開口：“算命多少錢？”

他的資產不多了，如果這一次算命費太高，高陽生只能選擇放棄。

“免費。”

那算命先生懶洋洋地看了一眼他的頭頂，微微頷首，開口道：“你算什麼東西，姻緣還是名利？”

你算什麼東西？！

高陽生差點一句話給回懟了過去，但是後面的“姻緣”、“名利”四個字讓高陽生冷靜下來，仔細考慮。

姻緣

高陽生情不自禁想起了韓韻妍的面容，但想了想自己的基業，狠心道：“大師，我算名利。”

“嗯。”

那算命先生欣慰地點了點頭，看都沒看直接道：“你不是開基業的主，還是擇一明主而侍之吧，總有一天你可以一飛衝天，成就非凡。”

說罷，那算命先生便自顧自地往後躺，癱躺在摺疊椅上，彷彿在睡着懶覺。

高陽生聞言，若有所思的離開。

當他離開后，虞蘇打了個哈欠，慢慢地消化了一絲氣運。

虞蘇觀那高陽生氣運，紅鸞星現形殺劫，若是繼續糾纏，那麼很有可能身亡。

而高陽生名利、事業的氣運倒是還可以，放在古代，雖然成不了韓信、張良這樣的人物，但也可以混個楊喜之流。

這樣的主若是自立基業也是可以成功的，但高陽生的氣運明顯被其他的氣運衝擊了一下，發生了改變。

“如果我沒有感受錯，那股磅礴的氣運，可能是禍水吧？”

虞蘇微微一笑，他在高陽生的那一縷氣運之中，感受到了另一股磅礴的氣運。

那股氣運明顯屬於女性，而且氣運比那高陽生強的多的多，這也是高陽生只是欽慕便已傾家蕩產的原因。

“放在古代，也是妺喜、褒似、妲己一般的人物了。”

虞蘇嘆了口氣，也開始重視起來：這個特殊氣運者，必須像個法子遏制一下，否則一定會出亂子。

與此同時，杭州城的另一邊。

一個帶着眼鏡、消瘦無比的中年男人正拿着公文包，為自己的公司拉取生意。

而在他忙碌完一家，在一旁休息的時候，高陽生碰巧的見到了他，與他見面。

在那一刻，高陽生感覺只要他跟着眼前這個男人混，總有一天可以出人頭地、光宗耀祖。

於是，高陽生上前與這個男人攀談了起來。

# 第四十六章 紅顏禍水

這是虞蘇今天算的第七個，也沒成想竟然有這麼厲害的特殊氣運。

禍水紅顏，虞蘇感覺自己應該去幫助她把這個特殊的氣運給收走。

這種特殊氣運不僅害人，而且害己。

妲己、褒似、妺喜這些被稱為禍水的紅顏，那一個有好下場？

妲己，殷辛攻打有蘇國時，獻給商紂王為妃。依仗紂王寵幸，干預政事。牝雞司晨，禍亂朝綱，導致政治昏暗、國力衰弱。周武王伐紂滅商之後，賜予周公，不知所終。

褒似，申后之父申侯聯合鄫國、犬戎攻打周幽王，周幽王、姬伯服被殺於驪山之下，褒姒被犬戎擄走，從此下落不明，西周滅亡。

妺喜，商湯亡夏后，妺喜與夏桀同奔南巢而死。

哪個有好結局？

因此，無論是為了誰着想，虞蘇認為自己都應該把這玩意兒給抽掉。

有了這股特殊氣運，虞蘇也可以試着搞一搞異世界的氣運。

說干就干，虞蘇順着高陽生殘留的氣運軌跡，朝着他開路的方向走去，也顧不得什麼算命攤位了。

虞蘇一路疾行，來到麗家國際酒店外，望着滿是絡繹不絕的人影，他感到有點懵。

這裏的人為什麼這麼多？

虞蘇想不明白，但他的信仰之力告訴他，那股強橫的“紅顏禍水”氣運就藏在這座酒店裡。

虞蘇再一次給自己施加了信仰之力，讓自己變成透明的狀態，隨後大搖大擺地越過了守衛，進入了酒店之內。

他順着信仰之力告訴自己的方向，一路前行，中途無論是乘客還是服務員，都沒有人發現虞蘇的蹤跡。

當然，如果虞蘇被發現了那才是真的可怕。

虞蘇順着電梯來到了七樓，用着信仰之力探查着“紅顏禍水”的位置，大步進入了第七層。

“找到你了。”

虞蘇來到一個房間門前，喃喃自語一聲，緩緩敲起了房門。

“咚咚咚，咚咚咚。”

虞蘇的手在木門上輕輕地敲打着，雖然虞蘇可以直接穿牆而入，但是他感覺這樣做是有點不太好，因此也就沒有這樣進行。

沉默片刻后，那道木門內傳來一道犹如黃鸝低鳴的女聲：“誰啊？”

虞蘇確認了屋內的女人似乎並沒有什麼隱私顯露后，直接穿牆而入，把先前的話當做了放屁。

虞蘇來到那個女人身後，靜靜的看着這個女人，沒有說話。

當虞蘇見到這個女人的容貌之後，驚若天人。

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朝游江北岸，夕宿瀟湘沚。

時俗薄朱顏，誰為發皓齒？俯仰歲將暮，榮耀難久恃。

對此，虞蘇根本就沒有辦法用語言來形容她的美。

不過這對虞蘇可沒什麼效果。

虞蘇雖然表現很差，但他大小也是個神，不可能被“紅顏禍水”氣運迷惑。

“韓韻妍”

虞蘇看到了擺放在一旁的某經濟會議參与證后，虞蘇感覺有些莫名其妙。

而那名為韓韻妍的女人在詢問之後發現沒人答覆，登時有些疑惑，透過貓眼往外瞅，一無所獲。

“奇怪”

韓韻妍喃喃自語一聲，回到沙发上，翹着二郎腿，自由自在看着電視打着遊戲，彷彿方才那個要開門的文靜淑女不是她一般。

虞蘇站在她的面前，緩緩伸出左手，一股磅礴的靈力瞬間在虞蘇的左手集結，而韓韻妍頭頂那紅的妖艷的禍水氣運一點一點被抽離，只剩下韓韻妍自己的氣運。

全程，虞蘇面無表情。

雖然“紅顏禍水”氣運害人害己，但它也可以幫助擁有者取得巨大的成績，而且還會名留青史。

雖然虞蘇知道“紅顏禍水”氣運害人害己，但他並不確定在眼前這個名為韓韻妍的姑娘得知後會是什麼反應。

“紅顏禍水”氣運一點一滴被抽離，逐漸，韓韻妍的身上再無“紅顏禍水”氣運，只有少部分殘餘，但這股殘餘依舊可以保存在韓韻妍的體內，幫助韓韻妍維持感覺。

在韓韻妍的“紅顏禍水”氣運被抽走之後，虞蘇突然感覺韓韻妍的那種吸引人的感覺莫名的下降了一層。

她的容貌沒有任何變化，他的氣質也沒有任何變化，可不知道為什麼，那股令人目不轉睛的感覺沒有了。

現在的韓韻妍雖然依舊貌美如花，但是沒了那股強烈的吸引力，顯得正常多了。

虞蘇收下“紅顏禍水”氣運，默默地將它封印住，往了韓韻妍一眼，隨意打了個記號在韓韻妍體內，可以幫助她在未來的某些災難時保住一命。

這也算是虞蘇對她的一種補償了。

拿了你的“紅顏禍水”，保你一次性命無憂。

白鷹國，紐約，一家咖啡館的私人包間內。

一個看起來很是儒雅、紳士的白人老者正品嘗着咖啡，忐忑不安站在他面前的，卻是幾個瑟瑟發抖的白人青年。

那白人老者喝完咖啡，緩緩抬起了頭，看着那幾個瑟瑟發抖的青年，開口笑道：“怎麼回事兒，毒劑供給怎麼停了？”

“老大跟我們交易的骷髏幫換了頭目，不和我們交易了。”那帶着眼鏡的白人青年瑟瑟發抖道。

白人老者熟練的圍上了圍巾，利用刀叉開始吃起牛排：“那你不會換一家買嘛？”

雖然不知道為什麼咖啡館會出現牛排，但這並不影響一切的進程。

“老大，骷髏幫的那個缺根筋的新頭目不僅他們不賣，而且還要求在迪歇小鎮的所有毒販子都不允許在這裏交易。”

“為此，他們還打了很多場槍戰呢，傷亡人數直線上升”

斷人錢財如殺人父母，這一點那白人老者當然可以理解。

當他聽完之後，牛排也差不多吃完了，他抹起圍巾擦了擦嘴，抬頭看向那幾個青年，緩緩道：“通知一下，找人去把那個新的頭目殺了，叫什麼來着？”

“阿爾文！”

一個小弟主動諂媚地開口：“骷髏幫如今在迪歇鎮子的毒劑主權者。”

“禁止毒劑交易”

白人老者沉默片刻，他不知道這個阿爾文到底有沒有問題，不過他只能開口道：“他擋了我們格林兄弟會的路，你們尋人殺了他吧。”

# 第四十七章 虞心

紐約貧民窟內的一家小型漢堡店的后廚內，先前站在富人區被訓斥地眼鏡青年遞了一個包，低聲道：“一百萬，殺了一個叫阿爾文的黑幫頭目。”

這裏雖然表面上是一家漢堡店，但其實是一個隱藏在貧民窟的一個殺手組織。

他的陰影，籠罩在整個白鷹國，這裏只不過是一個分店而已。

“地點，警備力量。”

隱藏在後廚里的人影喉嚨低壓，發出了一道低沉的聲音：“還有死法”

“仙人掌邊境的迪歇小鎮，大概有二百多武裝人員。”

聽到這裏，那眼鏡青年精神抖擻，對着那人影道：“死法隨意，只要死了就行。”

聽到眼鏡青年的話后，后廚的人影沉默片刻，緩緩開口道：“我們最近不接國外的單子，你請回吧。”

眼鏡青年忍不住詢問：“為什麼？”

場面一片死寂，在後廚發出“叮噹叮噹”的聲音后，眼鏡青年登時就明白了，連忙起身對着后廚道：“不好意思，我下個月再來，打擾了。”

說罷，這眼睛青年便迅速地帶着漢堡退離這個小店。

與此同時，漢堡店后廚的那道人影緩緩將手槍放下，保險卸了。

“哼，阿爾文”

那道人影輕聲低語着，隨後微微搖了搖頭，並沒有說些什麼。

還沒等他說些什麼，突然間，一個黑底短信發來，登時一愣。

“華盛頓，魯伊斯，一起行動，活着帶回來，三十億，歐元！”

這無疑是一個群發消息，那人粗略估計一下，收到這個消息的人估摸着有一千四百多人。

三十億歐元，一千多個兄弟分，平均下來每人大概有三百萬左右的收入！

既然如此，那麼就算是刺殺總統都可以接！

華國，杭州，麗家國際酒店內，正在打遊戲的韓韻妍突然心有餘悸，感覺自己的什麼重要東西從身上抽離了一般。

“嗯？”

這道感覺在一瞬間滲入韓韻妍的全身周圍，她打遊戲的手不由一顫，她操控的角色瞬間斃命，被對手一套連招帶走。

韓韻妍把遊戲手柄一丟，仔仔細細地檢查了一遍自己的身體，卻發現並無不妥，登時讓韓韻妍有些抓耳撓腮。

“怎麼回事兒？”

韓韻妍喃喃自語一聲，看不出什麼所以然來，佔有慾比較強烈的她一陣失落。

雖然不知道丟了什麼東西，但先失落就完事兒了。

“那個小趙，幫我預約一下燕京醫院的張教授，做一次全面的檢查，我總感覺有哪裡不對勁兒”

在韓韻妍打電話的那一剎那，虞蘇已經飛離麗家國際酒店，搖身一變回到了那道人煙稀少的小街中，繼續化身算命先生，在杭州街頭算命。

虞蘇也想人前顯聖一波，但現在的實力還不算太強。

而且自己接住天氣原因而導致風暴誕生，海神波塞冬現世，那逼格實在是太高了，如果逼格低了實在是太低端，還是等厲害之後再啟用波塞冬的馬甲。

現在算命先生就行了，這個可以完全駕馭得了。

不過這個“紅顏禍水”氣運

對於這個特殊的氣運，虞蘇陷入了沉思，他不知道該如何處理這個氣運。

是自己吞噬了增長實力還是帶回有虞氏部落，壯大有虞氏？

紅顏禍水，一般摧毀的都是敵對勢力，而並不是己方。

“可以留着搞事兒，但也可以就給自己有點困難。”

虞蘇喃喃自語，這時，又有一個氣運不錯的普通人迎面走來，虞蘇登時露出了微笑。

“首領，我覺得我們天天獵殺兔子也不是個辦法啊。”

青南地區中部，一個小型部落的石頭建築內，一個興奮地年輕人正瘋狂的對着一位滿頭白髮的蒼老首領進言：“首領，我認為我們可以試一試狩獵大型動物了！”

那年紀頗大的首領略微沉思一會兒，竟點頭同意，同時詢問道：“嗯，好主意大型兔子在哪裡？”

“哦，首領，我說的可不是巨型兔子。”

那年輕人很糟糕，只能解釋道：“我們可以試着去獵殺水牛、劍齒、猛獁什麼的。”

“等等，你說什麼？”

那首領感覺是自己耳朵不好使了，連聲詢問道：“你是說，那一腳能把人踩成粉末的猛獁、一頭能把人撞死的水牛、一口吞掉三四個人的劍齒？”

那年輕人興奮不已，拍着胸膛保證道：“是啊，我感覺我一定能夠獵殺這些猛獸！”

“我們部落只有十七個人，你拿什麼狩獵猛獁、劍齒、水牛？”

首領頗為無語地看着年輕人：“醒醒吧，你想要你的媽母死去還是讓我去死？”

“我我不是這個意思”

年輕人見狀愣了，語無倫次地開口說著，還沒等他們解釋什麼，一個小胖墩從外面氣喘吁吁的跑了過來：“首領，不好了，有好多好多的戰士來到我們部落，還讓你出去見面！”

“什麼？！”

首領聞言，急急忙忙地朝着屋外走去，也不再集會屋子里的年輕人。

“唉。”

那年輕人望着首領急急忙忙的身影，長嘆一口氣，臉上充滿了落寞。

首領剛剛出了屋子，便見一個穿着獸皮、手持石矛、渾身肌肉膨脹地年輕戰士指着他詢問道：“你就是這裏的首領？”

首領看了看周圍有不下十個強大戰士，登時點頭哈腰道：“是是是，我是這裏的首領，不知道勇敢的戰士有什麼吩咐，您是來自哪個部落的？”

首領活了三十多年，聽着年輕戰士的口音不像青南中部的人，登時有些疑惑。

“我們是有虞氏的戰士，奉巫之命護送夙前往金鹿氏。”

那戰士望了一眼毫無威脅的人們，自傲地開口道：“我是有虞氏的虞心，我父親是戰士首領虞意，帶着大部隊正在後方。”

說罷，那名為虞心的戰士對着後面的其他戰士道：“把獵物帶來。”

聽到虞心的話語后，幾個戰士不情願的把獵物一丟，虞心接着道：“你們幫忙烹飪一下獵物，待我們走後可以給你們一些獵物。”

# 第四十八章 隨從

“虞心，這等小部落，我們沒必要給他們什麼好處，直接讓他們幹活就行了，他們也不敢違背我們的意思。”

望着燒火烤肉的人，有虞氏的一個戰士小聲對着虞心道：“而且我們這麼一路狩獵一路吃，起碼也需要一些後備之物，用來以防不測。”

“慌什麼，我們這般勇武，就算是劍齒都能合力擊殺，還怕什麼沒有吃食？”

虞心笑道，同時不以為然地看了看那些小部落的人：“總該給他們點獵物，用來平衡他們的心態，不然他們心態不滿之下，定會平生些波折。”

虞心跟隨在父親虞意左右，對於局勢什麼的看的很清楚：“畢竟不是我們的地界，一切還需要謹慎一些。”

“而且他們住着石屋，如此說來祖上也應該是發達過的，萬一有什麼後手呢？”

聽着虞心的話語，那戰士不以為然，認為虞心小題大做，根本就是在瞎搞事兒，浪費糧食。

不就是有個好父親，一出生就有姓虞的資格么？顯擺什麼。

那戰士在心裏腹誹不已，看不太起虞心。

而那位被首領說教了一番的年輕人悶悶不樂的從石屋裡走了出來，見周圍的戰士強壯且地上有數頭水牛，忍不住咽了口唾沫，心道：這這也太厲害了吧？

他跟隨首領外出狩獵好吧，是抓兔子的時候，見到水牛都得遠遠的躲開，根本不敢正面衝突。

眼前的這些戰士竟然能夠殺死水牛，真是厲害啊！

年輕人忍不住的讚歎着，同時小心翼翼的來到小胖墩身旁，輕聲詢問着：“蹬蹬，他們是誰，從哪兒來啊？”

“剛才聽說是從有虞氏來了，奉巫之命”

小胖墩回憶了一下，緩緩開口說著，同時好奇的道：“道布，你知道巫是什麼人嘛，他竟然能夠號令這麼多強大的戰士，我怎麼從來沒聽說過啊？”

“巫？”

聽到這個字后，道布一個哆嗦，接着道：“聽首領說，巫是非常厲害的人，能夠和天神對話，每個強大的部落都有一個巫！”

小胖墩好奇的詢問：“什麼樣的部落才是強大的部落啊？我們可以有巫嘛？”

“強大的部落，最起碼要有嗯一萬人吧？”

道布本來想說一千人，但想了想似乎不是很能烘托出巫的強大，因此他大膽的說出了一萬人這個數目。

小胖墩聽到這個数字，當場就被嚇傻了：“一一萬人，我從來都沒見過這麼多人。”

別說一萬人，小胖墩見到的人加一起還不到三百人，更不用提別的什麼了。

突然，一道道雜亂的聲音從不遠處傳來，讓道布有些好奇，登時抬頭望去，卻見一個又一個的戰士走了進來，圍繞着一個雙眸明亮的少年。

眼見着一個魁梧大漢恭敬的說道：“夙，到了休息之處，您可以休息一會兒了。”

“虞意族長，不用如此恭敬，我虞夙不是什麼部落的決策層，您不用對我這般。”那少年快步來到石頭之側，對着虞心點首示意后，便對着虞意說著。

“您去金鹿氏學巫，未來必是我有虞氏的巫，虞意目前為有虞氏的代族長，自然要對您恭敬，為了偉大的虞神。”虞意依舊恭敬道。

虞夙見扭轉不了虞意的態度，只能嘆了口氣，就此作罷。

“巫夙！”

“巫夙”

作為先鋒來此探查的十幾個戰士見虞夙趕來，紛紛行禮，引得這小部落的人矚目。

虞夙無奈的拜了拜手，表示自己知道了。

既然改不了他們的態度，那也就只能隨他們去了。

虞夙望了一眼正在幫忙烤肉的幾個人，小聲問道：“他們是誰，從哪兒來？”

虞心立馬回答道：“這裏原先的主人，我給他們一些獵物，他們幫我們做吃食。”

“原來如此。”

夙點了點頭，一屁股坐在了石頭上，對着一個原先有鹽氏的戰士詢問道：“你知道距離金鹿氏還有多遠嘛？”

那原屬於有鹽氏的戰士撓了撓腦袋，開口道：“巫夙，我曾經跟隨鹽祁來過金鹿氏一次，似乎還有七八天的路距。”

“七八天嘛？”

虞夙嘆了口氣，雙眸中充滿了迷茫。

雖然這一路虞夙看起來無所畏懼，安排妥當，只折損了三位戰士，但其實虞夙的心裏十分彷徨。

就如同高考查完分數，選了學校卻沒有去過的莘莘學子。

他不知道自己到了金鹿氏該怎麼辦，該怎麼學巫。

虞夙也知道，學巫的學徒也代表着部落與部落之間的外交關係，處理不慎便有可能引發大戰。

虞夙在巫祝嬰待了許久，也已經不再是那種莽撞的小伙子了。

“唉。”

還沒等虞夙說些什麼，一個年輕人突然闖到虞夙面前，引得周圍的戰士嚇了一跳，紛紛上前。

不僅是戰士嚇了一跳，就連他們自己人都嚇了一跳。

那個小胖墩嚇了個半死，臉色慘白道：“道布瘋瘋啦？”

虞意一把抓住了那年輕人的獸皮衣，面色掙扎的想要說些什麼，虞意不打算跟他說些什麼，正準備一矛刺死，卻見虞夙道：“虞意首領，放開他吧。”

虞意聞言，鬆開手，立馬恭敬道：“是，巫夙。”

“咳咳，咳咳！”

道布雙眼充血，一直咳嗽，然而他並沒有在乎自己，立馬跪拜在虞夙面前，磕頭道：“大人，大人，我是道布，我想成為您的隨從，侍奉在您的左右。”

“嗯？”

虞夙愣了一下：“你為什麼要跟隨在我的左右？你要知道，跟隨在我左右必然有很大的危險。”

道布聞言，大聲開口道：“我不想再待在這裏抓兔子了，我想成為一名真正的戰士，狩獵猛獁、劍齒！”

“嗯”

虞夙有些猶豫，道布見狀，立馬高聲道：“如果您願意帶領我去見識精彩的世界，我願意向天神發誓，為您效死！”

虞夙聞言，登時不再猶豫，開口道：“好，既然你願意為我效死，那麼你們部落剩下的所有人都可以跟隨戰士們，一起前往我有虞氏部落，成為我有虞氏的族人。”

# 第四十九章 襲擊

白鷹國的清晨，萬里無雲、天氣炎熱枯燥。

被變相軟禁在華盛頓的魯伊斯站在房間的玻璃窗前，面相大海的方向，對着那方向讚美道：“偉大的海神波塞冬啊，請您接受您最虔誠的僕人，魯伊斯的問候。”

華盛頓雖然距離海很近，但在華盛頓，並沒有辦法可以看到海，所以魯伊斯只能朝着大西洋的方向朝着海神波塞冬祈禱。

負責監視魯伊斯的特工冷眼看着魯伊斯，沒有說話。

最初，他還以為魯伊斯真的和那位傳說中的海神波塞冬有什麼聯繫，但經過這些天之後，特工發現這純粹是魯伊斯在自言自語、自娛自樂，海神波塞冬根本不會給予任何回應。

雖然各方都已經認為魯伊斯可能在某種程度上是海神的代言人，但特工表示不像啊。

但俗話說得好，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不管魯伊斯是真的擁有海神的庇護還是自己在裝神弄鬼，他們都得當做他是海神代言人。

本來守護魯伊斯的足足有二十多人，但魯伊斯偏要說什麼“自由被限制”、要求“公平對待”，因此他的守衛也就只剩下了一位資深特工。

這讓特工特別不能理解。

“你好，午餐準備好了。”

就在特工微微愣神的時候，一個推着餐車的服務員面帶微笑的來到了他的面前：“請讓我進去，謝謝。”

“等等。”

特工攔住了餐車，打開看了一萬食物，用對講機與同伴溝通，確認食物無毒之後，又仔仔細細地搜查了這服務員的口腔、下體等地有沒有藏着什麼炸彈與武器，確認無誤后，開口道：“進來吧。”

說罷，他熟練地將手槍掏出，抵着服務員的腰，讓服務員推餐車入內。

一盤又一盤的食物被放在了桌子上，大多都是什麼生蚝、龍蝦、牛排等高檔食物，琳琅滿目、香氣四溢。

“嗯。”

魯伊斯只是抬了抬眼皮，沒有說什麼，服務員立馬將餐車推下，特工緊隨其後，生怕他在自己不注意的時候猛然給魯伊斯一下。

所幸，特工的這種猜想並沒有實現，在服務員出了房間之後，特工面無表情的把門帶上，望着服務員離開的身影，同時對對講機里的同伴低聲道：“觀察一下這個服務員，別讓他隨意走動。”

“如果離開附近三條街道，立刻擊斃！”

服務員推着餐車，穿過了戒備森嚴的層層安保人員，心中默默記着警備力量，快步前往餐廳。

確認身份無誤后，服務員成功來到后廚，開始了有規律的剁菜。

“咚咚咚，咚咚，咚！”

菜刀的頻率時快時慢，看不出什麼所以然來，巡邏附近的警衛聞言，若有所思地點了點頭。

不多時，服務員似乎剁完了菜，那警衛立馬巡邏而去，朝着大樓內部走去。

“嘭！”

一聲強烈的爆炸聲突然從不遠處響起，地面猛地發生了一陣顫動，讓魯伊斯慌亂不已。

還沒等魯伊斯有什麼表示，外面的特工便沖了過來，果斷帶着魯伊斯躲在沙發后，小心謹慎地望着四周，手中的手槍也已經上膛。

魯伊斯忍不住說道：“怎麼回事兒，地震了嗎？”

“對面大樓塌了！”

望着玻璃外幾百米已經開始逐漸崩塌的大樓，特工嘆了口氣，對着對講機喊道：“多來些人，準備掩護目標撤退！”

對面的大樓，聚集着他們很多荷槍實彈的士兵、督察，如今估計有半數都要葬身於那裡。

“砰砰砰！”

震耳欲聾的響聲把魯伊斯嚇了一大跳，但緊接着響起的密密麻麻的槍聲，登時讓魯伊斯目瞪口呆，差點以為自己生活在水深火熱的中東。

特工見狀，本來準備帶領魯伊斯離開的身軀登時一震，接着拿起對講機，沉聲問道：“本，下面出現什麼情況？”

“原本街頭散步的行人、店家等等等等突然拿出武器，對我方進行攻擊，我方正與之交火！”

對講機的另一旁的聲音讓特工有些心安，他雖然不知道是什麼人吃了天大的膽子竟然敢來這裏截人，但他知道這次行動必然會以白鷹的勝利而告終。

這裡是華盛頓，就算一時不慎被他們打了個措手不及，但援軍只需要要十分鐘的時間便可以抵達戰場！

正當特工以為這波很穩的時候，他不經意間瞅了一眼塌陷的大樓，身子一頓，表情震驚。

他雙眸的餘光掃到那個方向的天空之上，一道紅色的亮光點點發亮。

螺旋槳的聲音響起，噪音很大，讓特工心亂如麻。

“wtf！”

特工怒罵一聲，不顧風度的大罵著：“那些官員的腦子里都是屎嘛，附近全是對方的人也就罷了，槍械問題也就罷了，他媽的這武裝直升機是怎麼回事兒？！”

特工對着對講機大聲罵道：“把直升機打下來！不惜一切代價！趕緊打下來！”

同時，他立刻護送魯伊斯前往走廊，準備前往一個隱秘的房間躲避武裝直升機可能進行的機槍掃射。

“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

果然如同特工所料，直升機上的機槍開始掃射，不過並沒有危及到魯伊斯半毫。

“這邊走！”

特工貓着腰，辨別了一下方向，對着魯伊斯迅速的說道，然後朝着一個方向匍匐前進。

魯伊斯哪兒見識過這樣的大場面，他現在已經有些六神無主，聽到特工的聲音后，下意識的跟着特工行動。

這時，樓梯突然傳來急促的腳步聲，這引起了特工與魯伊斯的驚慌。

特工死死地握住手槍，眼盯着樓梯口。

不多時，一個與特工打扮相似的特工出現在他們面前，急切道：“麥克斯，下面現在的情況很不好，我們需要趕緊護送魯伊斯離開。”

“好！”

特工麥克斯認識這位同事，他們是一起奮鬥了二十年的戰友，彼此之間很熟悉，都相信着彼此：“我們需要趕緊”

“嘭！”

一道槍聲響起，子彈呼嘯而過，擊穿了麥克斯的胸膛，鮮血濺射。

“麥克斯，你也是老資格的特工了，為什麼還會這麼天真，相信別人？”

那剛來的特工不屑地望着麥克斯，微微一笑，隨手將魯伊斯打暈，架着魯伊斯快速離去。

麥克斯的屍體逐漸冷了下來，生命力迅速消散。

窗外，武裝直升機被打爆，爆發出燦爛的火光。

s：求推薦票啊～

# 第五十章 鬼嬰

水！

我需要水！

魯伊斯渾渾噩噩地從昏迷種清醒過來，如同潮水般湧來的，是一種源自靈魂深處的渴望。

迷迷糊糊之間，他想要站起身來，卻無法挪動手腳，彷彿自己失去了對四肢的控制。

掙扎着卻無能為力，經歷了許久，魯伊斯才睜開了眼睛，擺脫了先前那種被壓制的難受狀態。

他放眼望去，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潔白的牆面，以及身旁數位軍人打扮的白人。

為首的一個軍人見魯伊斯幽幽醒來，立馬微笑行軍禮道：“魯伊斯先生你好，歡迎您來到歐盟，歐盟將會給您最好的待遇，絕對比白鷹要好很多倍。”

還沒等魯伊斯反應過來，一個接着一個的體面人來跟他握手。

什麼高盧、不列顛、意呆利等國的代表都來與魯伊斯握手，讓魯伊斯不知所措。

怎麼回事兒，我怎麼會到這裏來？

魯伊斯開始緩緩回憶了一下自己的記憶，還沒等回憶多少，他突然想到了一個問題，沙啞地開口道：“有水嘛？”

“當然。”

一個軍人立馬拿起身旁的杯子，將杯子交給魯伊斯，魯伊斯立馬一飲而盡，甚至還打了個飽嗝。

喝完后，魯伊斯意猶未盡的對着他們道：“謝謝。”

“不客氣。”

那軍人笑了笑，接着對魯伊斯道：“不知魯伊斯先生可否和我們詳細的談一下，當初在大西洋上發生的一切事情？”

魯伊斯聞言，頓了頓，陷入了一段時間的沉默。

沉默片刻后，他嘆了口氣，開始重複當初面對某位記者與白鷹官員時的說法。

消息時代，任何的事情都是飛快的。

上午槍聲響，下午世界知。

就連窩在杭州偷偷吸取氣運的虞蘇都在這條偏僻的街道中了解到了“白鷹華盛頓被恐怖分子襲擊”的消息。

雖然白鷹官方放出的是恐怖分子的消息，但世界各地都在議論其實是和海神波塞冬的代行者有關。

虞蘇表示莫名其妙。

自己什麼時候有代行者了？

就算那個叫魯伊斯的小伙子對我無比虔誠，你們也沒必要這麼搞吧，我真的沒有聯繫過魯伊斯啊！

虞蘇在心裏吐槽幾聲，同時不是很滿意在這裏吸取氣運的效率。

但沒辦法，生活還是要繼續，虞蘇也需要用這效率轉化為信仰之力。

“嗯？”

突然間，虞蘇見一濃妝艷抹的女子坐在自己面前，她看起來十分疲憊，似乎很多天沒有睡好。

而在她的肩膀上，一個虛虛實實的小孩趴在那裡，一動不動，正在一點一點的消散。

“大師，我最近两天感覺肩膀很酸，每天晚上都睡不着，去了醫院也沒什麼用，您您能給我看看嘛？”

虞蘇看着那個嬰兒，有些好奇。

這嬰兒並沒有實體，他的能量體質有點類似於圖騰神靈，但卻又有些不一樣。

難道是傳說中的鬼？

虞蘇有些奇怪，他又看了一眼那濃妝艷抹女子的氣運，卻有些驚訝。

這女子沒有氣運？

氣運估摸着被鬼給吞了，鬼也能吞氣運？

現在虞蘇只知道那個名為韓韻妍的姑娘沒有了氣運的束縛，但卻沒想到這個女子也沒有氣運的束縛。

虞蘇陷入了沉思。

那濃妝艷抹的女子見虞蘇死死地盯着自己的左肩膀，不說話，當即有些不滿，開口道：“大師，你在聽嗎？”

虞蘇見狀，回頭看向那濃妝艷抹的女子，緩緩開口道：“你前幾天是不是打過胎，或者殺過什麼嬰兒？”

“啊？”

那濃妝艷抹的女子嚇得站起身來，不敢相信的看着虞蘇。

真殺人了？

虞蘇見狀，正欲接着詢問，卻見那濃妝艷抹的女子接着道：“大師您怎麼知道，我我七天前剛打了胎。”

“果然如此。”

虞蘇點了點頭，在心中卻道了一聲猜的沒錯。

虞蘇隨手運轉起了靈氣，湛藍的靈氣在虞蘇右手蓬勃蜂蛹，直接把趴在濃妝艷抹女子左肩的嬰兒抓了起來，對着女子道：“好了你沒事兒了，回去睡覺吧。”

說罷，虞蘇便不再搭理那濃妝艷抹的女子，開始研究這個鬼嬰。

那女子見虞蘇覆手之間就是一陣特殊能力，當即驚了合不攏嘴，在原地愣了一會兒后，激動地對着虞蘇喊道：“大師果真是神人，我我今晚想請大師吃個”

“別煩我！”

虞蘇隨手將那女子推出數十米外，帶着那鬼嬰衝天而起，消失在天邊。

那女子望着天邊，神情激動地指着天上，語無倫次的大喊着：“神仙，有神仙，有神仙！”

周圍的人紛紛避開這女子，有些好事之人還拍了幾張照片。

他們並沒有相信女子的話語，只道這女子不只是那家跑出來的精神病，在這裏胡言亂語罷了。

“這到底是個什麼玩意兒？”

看着眼前這個不哭不鬧的透明嬰兒，虞蘇百思不得其解，就想知道這是個什麼東西。

他有點羡慕那些小說里的主角了，有一個系統，有什麼問題就能直接問，根本就不需要自己瞎琢磨。

“它吃了那女子的氣運嗯，它能吃氣運？”

虞蘇沉默片刻，將那“紅顏禍水”氣運拿出，那嬰兒登時動了起來，如同聞到了血腥味的鯊魚，朝着那“紅顏禍水”氣運走來，開始吸食氣運。

虞蘇望着吃的正嗨的嬰兒，喃喃自語道：“有點意思啊。”

虞蘇就這麼目視嬰兒將“紅顏禍水”氣運吞噬完畢，也不見嬰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只是透明度減輕了一些而已。

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我還以為這小傢伙吃飽之後能夠跟電影里演的那一樣，瞬間暴動呢。”

虞蘇發現就算把嬰兒餵飽了也沒什麼作用，只是讓嬰兒的身軀更加雄厚罷了。

“吃吃吃，我就想看看你能變成什麼樣子。”

虞蘇將自己收集的還沒來得及轉化為靈氣的氣運全部拿了出來，讓嬰兒吞噬。

漸漸，嬰兒將所有氣運吞噬完畢后，變得更加渾厚了。

與此同時，虞蘇體內的玻璃門突然顫動起來，他心領神會，將玻璃門放出。

虞蘇看了看玻璃門，又看了看瞪大了眼睛看着自己的嬰兒，猶豫地自我判斷：“這意思是讓我把這嬰兒帶到異世界？”

# 第五十一章 重明鳥

隨着一道流光劃過，虞蘇眼睜睜地看着這嬰兒化作流光投入一個大肚子孕婦體內，沒有說話。

“投胎轉世，這嬰兒將會以一個全新的生命體面相世界？”

虞蘇仔細看了看那孕婦，發現應該是有鹽氏投降過來的族人，對自己的信仰只有薄薄的一層，而對山蛛的信仰卻有一大截。

有鹽氏部落原本被他們的老巫限制了祭拜山蛛，如今有虞氏不在限制這一點，山蛛的信仰自然在有鹽氏的族人里有着飛躍。

“有點意思。”

虞蘇嘴角抹起一縷微笑，認真標記了一下這個孕婦，打算十個月後過來看看。

正好地球一個月的時間，虞蘇就想知道這嬰兒到了地球後會有什麼名堂。

望着前方高巍的山，虞夙一陣驚嘆。

“金鹿氏的營地就在這上面嘛？”他對着身旁的原為有鹽氏的戰士詢問道。

“是的，巫夙。”

那個原為有鹽氏的戰士立馬開口道：“我曾和鹽鐸來過這裏，這山上確實是金鹿氏的營地。”

“唔”

虞夙沉默片刻，還沒等他開口，卻見一個戰士從山上迅速越下，順着密密麻麻地樹林，渾身被紅色氣焰包裹着。

“來者何人，為何上我金鹿氏來？”

擱着老遠，那戰士的聲音便傳到了虞夙耳畔，震耳欲聾，犹如晴天霹靂一般。

“圖騰戰士”

虞意的神情凝重，同時大聲喊道：“我們是陽野有虞氏，聽聞金鹿氏收徒學巫，因此特來求巫的！”

說罷，虞意示意戰士們放下武器，將他們這幾十天跋山涉水而來收集的物資給稱了上來，同時將一個瓦罐死死地捧住：“這裏，就是學巫的物資，請您帶我們上去！”

大約幾百個呼吸后，一個肌肉大漢才從狂奔到了山腳下，他望瞭望虞意，又看了看虞夙，點了點頭：“嗯，跟我上來吧。”

說罷便朝着山上走去，不過速度也變慢了不少，讓有虞氏的戰士都能夠跟上。

這圖騰戰士手提一柄不知是什麼材質的巨斧，赤腳而行，額頭眉心之間有一個火紅色印記，引人注目。

一遍行走着，虞意詢問道：“敢問姓名？”

那圖騰戰士回頭看了虞意一眼，隨後說道：“重英。”

虞意點了點頭，鄭重地自我介紹道：“我叫虞意。”

不過虞意也有此打開了與重英的交談。

“我沒有聽說過你們部落，我只知道陽野的有羊氏。”

重英一邊向上行走着，一邊開口說著：“你們部落有圖騰戰士，應該是個不弱的部落吧？為什麼要來我們金鹿氏學巫？”

“我們從陽野來到了青南，巫說要讓夙來你們這兒學巫。”

虞意“老老實實”地回答：“有羊氏最近一直在清理陽野的部落，我們不想和他們兩敗俱傷，因此搬遷了，以陽水為界，他們要是敢過來，我們就打他。”

“哦。”

重英點了點頭，沒有說話。

而虞意見此，看向附近巡邏的戰士以及樹林中懸挂着的旗幟，主動開口詢問着：“我聽說金鹿氏的圖騰是金鹿神，為什麼你們的旗幟是紅色的”

見此，重英敬畏地說著：“鹿神是我們的神，但並不是我們的主神。”

“那你們的主神是”

虞意見狀，裝作好奇的詢問着。

重英見狀，立馬驕傲地開口：“我們的圖騰，是神獸，是來自極西崑崙的神鳥，重明鳥！”

崑崙是哪兒，重明鳥又是什麼？

只去過陽野、青南兩個地區的虞意一臉迷茫，不知道這兩者是什麼意思，不過見重英如此驕傲，則是露出驚駭的表情：“竟然是來自崑崙的神鳥，重明鳥！”

見虞意如此神情，重英更加驕傲了，他對有虞氏的態度也比先前稍微好了那麼一絲。

虞意心中有萬種疑惑。

既然金鹿氏的圖騰已經是重明鳥，那麼為什麼還叫着金鹿氏的名字，而不是重明氏等這樣的部落名號呢？

突然，一道聲音插入了兩人的對話中：“重英，你下山接了什麼人？”

虞意抬頭望去，卻見一位胸膛有着青色雄鹿標誌的圖騰戰士正笑盈盈地看着重英與他們。

重英見狀，立馬拱手道：“鹿鳴大人，這是陽野有虞氏的族人，來我們金鹿氏學巫的。”

“既然如此，那就趕緊帶他們去大殿吧，今天有五位巫有空，其中有墨大人和隱大人，或許這個幸運的小子會被某位大人選中了呢。”

那名被喚作鹿鳴的圖騰戰士一邊說著，一邊朝山下慢悠悠地走去，看起來並不是很着急。

望着鹿鳴離去的身影，虞意奇怪的詢問道：“這位是”

見虞意詢問，重英感慨道：“那是鹿鳴大人，是我們部落里最大的圖騰戰士，今年已經有五十六歲了。”

“五十六歲”

虞意喃喃自語，沒有說什麼其他關於鹿鳴的話，繼續與重英攀談。

虞夙靜靜地跟在他們身後，沒有說話，將虞意與重英的聊天內容全部記在心上。

虞意是為了探一下金鹿氏的情報，而虞夙則是為了了解未來幾年自己生活的環境。

道布跟隨在虞夙身旁，目光堅定不移。

他沒有虞意、虞夙那麼複雜的心思，而是全心全意地注視着四周，想要出色的完成自己的使命。

一個隨從的使命。

夜幕下的紐約，一道人影閃過夜間巡邏的警車，氣喘吁吁地翻過貧民窟的柵欄，來到了那家漢堡小店，坐在後廚之中，渾身是血。

“怎麼回事兒？”

后廚的廚師見狀，面不改色的從柜子里掏出止血鉗等一系列醫用器具，緩緩詢問道。

聽見廚師如此說，那渾身是血的人雙眼閃過一縷怨恨，咬牙切齒道：“僱主要殺人滅口，我們的兄弟死傷慘重！”

“僱主殺人滅口？”

廚師處理傷勢的手頓了頓，接着問道：“僱主是什麼身份，他們不怕這件事暴露么？”

“僱主是一個北非黑人，用了數顆價值不菲的鑽石做抵押，我們在意呆利做最後交易，最後付完三十億歐元后，傑諾斯帶我們去意呆利的秘密地點集會，順便商量一下今後組織的發展，結果一大群不知名的武裝力量朝我們動手，我們根本就沒有反應過來。”

那人嘶鳴一聲，咬牙切齒地說著：“各地的聯絡人死傷慘重，我們卻根本不知道是誰下的毒手！”

“而且，那張帶着尾款的銀行卡也不知所蹤，似乎被對方奪了回去！”

# 第五十二章 籠罩在小鎮上方的恐怖

廚師手中的止血鉗停在半空，沉默片刻后，不敢置信的聲音緩緩響起：“你是說我們辛辛苦苦，傷了數千個兄弟去襲擊華盛頓，最終落了一場空？！”

那道冒死趕回來的人影沒有說話，場面一度寂靜無比。

“組織看來已經沒了，我們必須要為自己謀後路了。”

廚師熟練地處理好了那人的傷口，一字一句的開口說著：“就算有首領活着回來，我們的資產鏈也已經破裂，唯一值得稱讚的就只剩下了人脈。”

買通警衛、武裝直升機、重型坦克這些東西單買可能很便宜，但如果想要嗎買通在戒備森嚴的華盛頓里能夠實施計劃的，需要的資金難以想象。

“能夠在一國國境之內調動大批武裝力量，我們的那位僱主不簡單，十有八九是歐洲的某個國家或者某幾位國家聯合在一起。”

廚師冷笑一聲，接着說道：“我們需要趕緊撤離了，不出意外歐洲特工不久之後就會找上門來就算歐洲人沒有找上門來，白鷹也會來。”

“大不了我們把消息告訴白鷹，魚死網破！”

那人喘了幾口氣，隨手抄起身邊的漢堡，吃了起來：“我們也不是好惹的。”

廚師冷冷地看着那人，緩緩開口道：“你想想你暗殺了白鷹的幾位官員，你又幹了些什麼事情？”

“就算你沒暗殺幾位，但我們組織可是有刺殺過總統的前例啊！”

“你最好的結局，也不過是被他們安樂死而已白鷹國是不會因為一個已經被他們熟知的秘密與其他大國翻臉。”

在廚師看來，那個名為魯伊斯的人在白鷹手裡已經有很久了，再多的秘密也都被白鷹探知，況且當初海上可不僅僅只有魯伊斯一位成員，白鷹一方手中還掌握着十數位的經歷者，雖然他們會認為自己的面子過不去，但並不會和歐洲那邊全面開戰。

至於歐洲那邊估計也不會讓步，畢竟波塞冬可是出自於歐洲的神話，而魯伊斯也是歐洲方面唯一掌控的目擊者！

面對國家之間的爭鬥，廚師認為他們不宜參与進來。

他們加入組織的身份都是假身份，完全可以拋棄，只要有了錢，跑到鄉下小鎮作威作福，誰能知道自己是誰？

而且組織也已經破敗了，這個時候想要制裁他們是完全不可能的。

所以，在廚師看來，只要他們有錢，那就行了。

廚師一邊熟練的翻炒着肉餅，一邊詢問道：“最近最大的一筆單子是什麼？我們趕緊接了，搞完之後立馬離開這裏，隨便找個小鎮安度餘生。”

那人沉默片刻，似乎在回憶着什麼，最終道：“有一個一百萬美金的單子，殺一個仙人掌的黑老大，二百多武裝人員。”廚師冷靜分析一二后，緩緩開口：“一百萬少了，往他要二百萬。”

“好。”

那人點了點頭。

仙人掌，邊疆小鎮。

阿爾文現在過得十分舒坦，靠着前任老大卡雷爾殘餘的財力，基本上每天都在過着金迷酒醉的生活。

他操控着手下們在這個小鎮全面實行禁毒活動，任何不服管教的其他幫派成員均會在當晚離奇死在自己的房間里，疑似中毒，又疑似病死。

這等手段不僅讓其他幫派忌憚不已，就連阿爾文手下的二百多個小弟也緊張的很。

瘟疫之神，恐怖如斯！

不動聲色就死了人，這誰不害怕啊？

誰知道下一個受害者會不會使自己。

生命的流逝並不是僅僅只有血與肉的拼殺，而是來自於內心深處的恐懼，來自對於未知的恐懼。

他們寧願在戰場上和白鷹的聯邦督察殺個頭破血流、寧願與其他黑幫拼個你死我活，也不願意遭受瘟疫死在床上，不明不白。

這個仙人掌與白鷹的邊境小鎮如今已經不複數十天前那種毒劑熱銷的場面，而是靜悄悄的。

人流量明顯減少，無論是白鷹還是仙人掌，雙方的人已經很少來到這裏了。

一股名叫恐懼的無形氣體籠罩在這個邊境小鎮的上空，似乎有一雙無形之手操控着這裏。

然而

“沙雕編劇，這結局拍的就跟屎一樣！”

身為這一切的幕後黑手，被愚蠢的地球人奉為“瘟疫之神”的山蛛正躲在一處民宅里，看着白鷹熱播電視劇《權力的兒戲》結局，忍不住大罵一番。

同時，他又熟練地登陸上了互聯網，打開了一個論壇，用着華麗的英語，打下了如下的一行字：“求推薦一些好看的電視劇，像權游這屎一樣的結局這種的就不要推薦了。”

在打完這句話之後，山蛛鬆了口氣，將自己的暗綠色斗篷抓緊了些。

他本來是喜歡紅色的，但不知道為什麼，最近卻更偏愛於綠色。

原本他是打算穿紅色的斗篷，但主神虞神說什麼“用毒的必須要穿綠”、“要想生活過得去，頭上總要帶點綠”之類的話語，讓山蛛換上了綠色的斗篷。

本來山蛛還不太願意，但現在山蛛是越看越喜歡。

綠色才是生命之源嘛！

再加上山蛛最近不知怎麼回事兒，總感覺自己的毒素裡帶了些疾病的因素。

沒被自己毒死的，也會或多或少的感染一些疾病，例如感冒什麼的。

當然，自己也可以主動釋放這些疾病，但都是些小感冒，基本上是個人两天就好了，毫無作用。

不過山蛛對自己這個新增的能力信心十足，認為自己始終有一天會真正進化成可以操縱瘟疫的“瘟疫之神”！

“喲，有兩隻小鳥兒進了網”

突然，山蛛神情一凝，一股磅礴的靈氣瞬間就鎖定了趁着雪夜來到小鎮的兩個陌生人。

仔細探查了一遍之後，山蛛便已經失去了興趣。

兩個身手敏捷的普通人而已，給個毒素就行了，自己還要回去看新的魔幻大劇指環王呢。

“吉姆，目標就藏在這裏面，我們如同往常一般，我偽裝成服務員，你”

還沒等那廚師說完，一陣暈眩的感覺從天而降，他覺得自己的臉龐在發燙，如同置身在火爐里一般。

他胸口發緊，喉嚨不適，很快感覺自己呼吸困難，腹部如同刀割一般的絞痛。

“撲！”

他重重的摔倒在地上，迷迷糊糊之間，似乎看到對面的那個人跟他一樣，同樣摔倒在地上，面色猙獰痛苦。

“怎怎麼回事”

他掙扎的想要起身，但腹部的絞痛讓他恨不得在地上打滾。

逐漸，他沒了力氣，只能躺在地上，任憑這股撕心裂肺的疼痛感在身上宣洩。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兒，為什麼來到這裏后就遭遇了這樣的事？

抱着遺憾，他永遠的閉上了眼睛。

# 第五十三章 邪神的低語

“這兩具屍體不明不白的出現在小鎮附近，看其死狀應該是冕下搞得，我們不敢確認，因此讓老大來辨別一下。”

小鎮幫派距離點，兩個馬仔小弟將屍體拖了過來，低聲對着阿爾文說著，同時他們的表情又很不自然：“老大，我們把這兩具屍體拖了過來，不會有什麼病狀發生吧？”

那馬仔小弟看着這兩個人的死狀，不寒而栗，很害怕自己也會感染上那樣的癥狀。

畢竟這位冕下祂的名字叫做“瘟疫之神”，瘟疫是會傳染的。

“沒事兒，你我皆是冕下麾下之人，自當不受瘟疫疾病的侵犯。”

阿爾文裝神弄鬼地說著，其實他自己的心裏也很沒有底氣。

他根本就不了解自己這個喜怒無常的冕下，甚至有很多次，阿爾文自己都覺得“瘟疫之神”冕下想要殺了他換個新人。

他們對於“瘟疫之神”沒有崇敬，只有畏懼。

這股畏懼的氣息逐漸上浮，全然吸收到了山蛛的肚子里，盤旋在電視機前的山蛛露出了舒適的表情。

這股對“瘟疫之神”畏懼、恐怖的氣息將逐漸化為養料，被“瘟疫之神”所吞噬，化為增強自身的力量。

突然間，一個小弟不慌不忙的來到了阿爾文的房內，對着阿爾文開口道：“阿爾文老大，魯本魯本要見卡雷爾，質問我們搞什麼名堂。”

“回他電話，卡雷爾那個廢物已經死了，如今做主的是我阿爾文，他不服就來打我。”

阿爾文有些煩躁，同時指着地上的兩具屍體道：“把這兩個屍體搬出去扔了！他媽的本來老子就夠煩了，魯本這廝竟然還敢撩撥我”

小弟一言不發，不敢說話，在聽完阿爾文的所有發言后，趾高氣昂的去打電話，在電話中怒罵了他曾經的老大，整個仙人掌國度的大佬之一，魯本。

“去死吧，傻x魯本，老子跟阿爾文大哥混的，你算個！”

那混混在電話里指點江山、激揚文字，像極了一個他自以為的幫派大佬。

雖然對面接電話的肯定不是魯本，但爽就完事兒了，誰管他對面的人是誰。

罵完之後，他果斷的掛上了電話。

他知道自己的罵人水平，如果真罵起來肯定是罵不過對面那人的，所以早點掛了，免得被噴回來。

仙人掌的首都，仙人掌城內，一座豪華的大莊園里，一個白膚金髮碧眸的五十餘歲白人坐在真皮沙发上，從嘴裏吐出一卷雪茄的煙圈，聽着眼前西裝革履的手下稟報，沒有說話。

與阿爾文這種假冒的大佬想象中的不同，聽到這些消息，魯本並沒有暴跳如雷，也沒有立馬派人去取阿爾文的首級。

而是在思考。

“卡雷爾我了解，他從歐洲就開始跟着我，雖然貪財了些，但是個小心謹慎的人。”

魯本咂了口雪茄，喃喃自語地說著：“他手下二百多號人，實力也算是邊境雄厚的武裝力量，這個阿爾文憑什麼能夠取代並殺了卡雷爾？”

魯本的心裏已經有答案了。

阿爾文能殺了卡雷爾之後還接收了卡雷爾所有的財產，只有兩種可能。

阿爾文此人手腕極其強大，為人心思縝密，是個不世出的梟雄。

不過根據他這種無端挑釁的行為，魯本覺得這種可能性不大，但也可能是阿爾文示敵以弱，不可不防。

第二種可能，就是有人在資助阿爾文，想要利用阿爾文對付自己，撼動自己在仙人掌國地下世界的權威。

魯本認為多半是第二種了。

“究竟是誰想要對付我”

魯本喃喃自語一聲，腦海里瞬間想起了無數個仇敵，一時之間腦殼有點痛。

自他二十歲來到這裏拼搏，到現在已經有三十多年了，這三十年來他交過很多朋友，也得罪過很多人。

熙熙攘攘，名名利利。

為了錢和權，他捅過盟友刀子，也被盟友捅過刀子。

太多人了，記都記不清。

“不管是誰在背後暗算我，仙人掌國就是我的天下，你必死無疑。”

“偉大的瘟疫與疾病之神啊，您忠實的僕人願意奉獻自己的靈魂予您”

阿爾文瑟瑟發抖地開口說著，對着天地發誓。

他的心裏很忐忑，他不想召喚這什麼狗屁的“瘟疫與疾病之神”，但為了接下來的魯本，他只能硬着頭皮做下去了。

他知道，這是在和魔鬼做交易，在和魔鬼為伍。

但，阿爾文不得不做下去。

不然，自己的榮華富貴、權利都會離自己遠去，為了保持這些，阿爾文寧願去死！

隨着阿爾文的祭詞說出，碧綠色的火焰猛然在他的周圍周旋，勁兒形成了一道人影，端坐在高堂之上，冷眼望着阿爾文。

“冕下！”

阿爾文雙膝一軟，當即跪在地上。

“你的眼神中並沒有崇敬，只有畏懼。”

沙啞地聲音從火焰人影中響起，如同南極洲的寒霜一般讓阿爾文打了個哆嗦，身子一軟，差點癱倒在地上。

阿爾文勉強擠出了一個微笑，顫抖地說著：“怎怎麼會呢，冕冕冕下，您您”

“有什麼事兒，說罷。”

那道碧綠色的人影並沒有理會這一點，而是直接開口道。

阿爾文聞言，神情一松，但因為這碧綠色人影的氣焰實在是太過恐怖，依舊是哆哆嗦嗦地說著：“冕下，我我有一位大敵，您您您能幫我除掉他嘛？”

“當然可以。”

那道如同冰霜的聲音再度響起，但這一次在阿爾文聽來卻如沐春風。

還沒等他進一步開口，阿爾文突然感覺自己的右手一陣廝痛！

“啊啊啊啊啊！”

劇烈的疼痛感在阿爾文的右手上迅速散發，阿爾文伸出右手，發現自己的右手以肉眼可見的速度迅速萎靡，化成了肉乾！

阿爾文疼的在地上打滾，慘叫聲傳遍了整個別墅，看守在左右的小弟聽到這聲音后更加恐懼了。

“想要殺死競爭對手，你也必須要付出相應的代價。”

“我雖然不是深淵的惡魔、地獄的魔鬼，但也知道什麼是等價交換！”

“況且我也很久沒有進食了。”

# 第五十四章 吾乃疾病與瘟疫之神

“啊！！！”

慘叫聲盤旋在整個別墅上空，看門的小弟為之一震，還以為阿爾文出了什麼事端，連忙前往查看。

還沒等他們闖入房門，卻又聽到了一道如同鬼魅、陰寒無比的聲音。

隱隱約約，他們只聽到什麼“深淵惡魔”、“進食”之類的話語，登時讓他們一陣惡寒。

阿爾文果然和惡魔有勾結！

該不會阿爾文被惡魔吃了吧？！

他們的心中猛然升起了這種想法，不由一陣哆嗦：阿爾文如果被吃了，那麼下一個豈不就是他們了？

他們站在門外，聽着裏面的慘叫聲，有些瘮人，但也不敢進去。

怎麼辦，怎麼辦？

他們在正常人眼中，是無惡不作、殺人成麻的黑幫成員，但在這個時刻，他們成了瑟瑟發抖的小雞仔。

“不行了，只要我能活過今天，我就去自首！”

一個黑幫成員一邊聽着慘叫，一邊臉色發白的說著：“現在，只有監獄里能拯救我了。”

他身旁的那人深以為然的點了點頭。

本來被他們視為洪水猛獸的監牢如今似乎卻成了最好的庇護所。

“咯吱”

房間門搖曳着被推開，輕若塵的響聲登時嚇了兩個黑幫成員一大跳，大門心臟撲通撲通直跳，生怕出來的是什麼深淵惡魔。

“老老大。”

黑幫成員咽了口吐沫，望着滿頭大汗的阿爾文，正準備說些什麼，猛然見到阿爾文蜷縮、乾癟的右手，當場嚇了一大跳，差點癱坐在地上。

另一個成員也被這情況嚇了一大跳，連忙詢問道：“老大，您您沒事兒吧？”

“都給我滾一邊去！”

阿爾文很暴躁，在聽到這兩個黑幫成員的話語后，近乎是怒吼出了一段話：“礙手礙腳，我有神靈庇佑，能有什麼事兒？滾，都滾！”

兩位黑幫成員見狀，連忙離開，沒有和阿爾文多說什麼。

在他們看來，阿爾文已經和惡魔做了交易，估計命不久矣了，自己何必與一個死人多說什麼呢？

還是回去商量一下，什麼時候逃離這裏去自首比較好。

房間內，阿爾文臉色陰沉，左手握住一把短刀，咬牙切齒。

短刃重重的朝着右手砍去，毫不留情。

“啊！”

山蛛在天上隱秘的飛行着，心情大好。

他經過這些天的網絡學習，已經基本了解了地球的力量。

深不可測，各種導彈吊炸天，自己難以抗衡這些現代化武器，因此自然要在天空上躲着點飛。

他不是靈魂體，他是確確實實的實物，可以被發現的那種，因此他只能小心謹慎的飛行。

而且，就算是虞神，一個不慎被網上的那些紅外線什麼什麼掃描到，估計也會暴露吧？

他在小鎮上對阿爾文做的事情，純粹是臨時起意。

他可是“疾病與瘟疫之神”，可不是什麼阿貓阿狗，招之則來揮之則去，這樣實在是太低端了，不像是一個神靈，山蛛才不會這麼搞。

所以，必須要讓阿爾文付出一些代價，讓他明白什麼叫有舍才有得。

不然他這個高端大氣上檔次的“疾病與瘟疫之神”豈不是成了一個凡人的打手？

至於他的右手其實根本沒什麼卵用，只不過是山蛛懲罰他的一個機制而已，山蛛根本就不稀罕他那點靈魂。

山蛛就算是把阿爾文連人帶衣整個吞下去也沒有什麼好處，頂多算是滿足了口腹之欲而已。

山蛛一路飛行着，他的飛行速度很快，大概用了三個小時的時間便抵達了仙人掌國的首都，仙人掌市。

他順着阿爾文所說的地點，一路前行，最終鎖定了一個豪華的別墅，在那裡確定了他此行的目標。

“魯本”

山蛛喃喃自語一聲，嘴角露出一抹邪笑，隨後化作一縷碧綠色的火焰，順着窗戶沒入別墅。

魯本的房間里充滿着人，他坐在電視機前，認真地聽着電視機里的內容，周圍的人卻有些無聊。

“先生，您最近痴迷於研究世界神話，究竟是為什麼？”

他的身後，一個看起來和魯本關係不錯的西裝黑人詢問着：“我們最近和鱷魚幫有些衝突，您看”

“小丑而已，不必驚慌。”

魯本擺了擺手，點燃了雪茄，接着道：“看看神話，是讓你們記住都有什麼強大的神。”

聽到魯本的話，眾人感覺有些荒謬。

您一位執掌一國地下世界的皇帝竟然相信神話故事里那些神靈是存在的？

眼見着手下們的眼神中充滿了迷茫的色彩，魯本擺了擺手，笑道：“你們應該關注過前些天的海神波塞冬之事吧？”

眾人點了點頭，這件事基本已經被全天下的人知道了，除了那些住在深山老林里不接觸互聯網的人。

“雖然多國宣稱只是一起尋常的風暴問題，但依我看卻並不是那麼簡單。”

魯本冷笑一聲，接着取出了一份似乎從紐約直接買來的華盛頓郵報，冷笑道：“前天的事，恐怖分子襲擊白鷹華盛頓哼哼，你們覺得這件事兒是怎麼回事兒？”

眾人沒有說話，他們不知道該怎麼接。

“那棟被襲擊的大樓里，居住的是波塞冬事件的一位至關重要的人物，油管網紅博主，魯伊斯！”

“雖然沒有人跳出來主動承認神靈的存在，但我認為，我們提前做好準備，這無疑是”

還沒等魯本說完，燦爛的碧綠火焰瞬間從窗外蔓延了進來，剎那間點燃了一個靠窗的西裝手下！

一瞬間，火焰吞噬了那手下，驚得周圍之人迅速撤離，慌張的看着那個被火焰吞噬的人。

點點火光瞬間將那西裝手下吞噬殆盡，屍體重重墜地，渾身上下卻一點燒傷的痕迹都沒有。

與此同時，一個碧綠色的人影猛然從窗前形成，火焰熊熊。

碧綠的火焰在空氣中旋轉，一股嗆鼻的異味從附近傳來，眾人被這種超出凡俗的力量給震驚住了，面面相覷，不敢動彈，生怕自己是下一個受害者。

他們不敢動彈，但那碧綠火焰動了。

“你就是魯本？”

一股沙啞地聲音從火焰從中響起，一股陰冷的氣息瞬間覆蓋在這整個房間內！

那火焰隨後便化作一團一團，飛馳在整個房間里，驚得眾人不敢動彈，只能看着這火焰，搞不清情況。

魯本早就從沙发上跳起，望着這碧綠色的火焰，強行鎮定下來，對着火焰冷靜道：“是的，我就是魯本，敢問閣下是”

“吾乃疾病與瘟疫之神，此番前來，宣告你的死期！”

# 第五十五章 不可名狀

“冕下，我比阿爾文有用，我願意為您效勞！”

幾乎是在電光火石間，魯本便已經猜到了眼前這位“疾病與瘟疫之神”為何而來，當即跪倒在地上，大喊道：“阿爾文利用您的恐懼統治，而我天生就是統治者，可以讓您在仙人掌國發揚光大，我可以在議會中提議，讓您成為仙人掌國的國師！”

“嗯？”

那碧綠色的火焰在空氣中頓了頓，並沒有第一時間把魯本吞噬，彷彿對這件事很感興趣。

眼見着事有可為，魯本立馬陪笑道：“冕下，我執掌着整個仙人掌的地下世界，您想要多少人就要多少人，賤民有很多，派手下隨隨便便去鄉下抓幾個孝敬您，這不是什麼難事，只要”

還沒等魯本說完，一道鑽心的疼痛猛然傳來！

一團黑氣從火焰中溢出，朝着魯本衝去，剎那間鑽入了他的心肺之中。

隨即，魯本一口鮮血噴射而出，碧綠火焰又在周圍略微飛舞，魯本的身體瞬間四分五裂，鮮血四濺！

“能在一瞬間覺察到阿爾文，你很聰明”

陰冷地聲音再度在整個房間內響起，讓那些魯本的餘黨為之一顫：“但是你太聰明了。”

說罷，碧綠色的火焰籠罩整個別墅，火焰順勢而起，幾乎在剎那間吞噬了整個別墅

濃煙四起，居住在魯本周圍的別墅大佬都躲在自家房間里，不敢動彈。

他們都聽到了那一聲陰冷、充滿了恐怖氣息的話語。

“吾乃疾病與瘟疫之神，此番前來，宣告你的死期！”

“嗡嗡，嗡嗡！”

消防車呼嘯而來，一個又一個的仙人掌國消防員不顧生命的沖了進去，想要營救房間里的那位地下世界的皇帝，然而他們卻發現，這碧綠色的火焰卻消不了

“快，一定要保護魯本先生的安全！”

消防隊長大聲喊着，指揮着自己的手下進去營救魯本，而消防隊員們也不情不願的進去，應付的沖了兩下，便回稟着：“沖不進去啊隊長，算了吧，我看魯本先生多半是沒了。”

消防隊長看了看周圍的建築，臉都黑了，吩咐着手下道：“不管怎麼著，必須把火給滅了！”

馬爾議員、伊薩克副總統、彼得先生

完了，都是大人物！

正當消防隊長糾結之時，突然隔壁的別墅出來一個西裝革履的本地人，他無視周圍的人，快步來到消防隊長面前，詢問道：“怎麼回事兒，為什麼還沒有把火熄滅？”

消防隊長不敢馬虎，他知道眼前這個人可是仙人掌國的副總統，下一任總統的熱門人選：“總統閣下，這火不知道是什麼特殊材料，用水根本就滅不了！”

不知道為什麼，消防隊長感覺伊薩克副總統說話的聲音中帶着些許顫抖，似乎在畏懼着什麼。

“我”

伊薩克副總統迅速鎮定下來，對着消防隊長大義凜然地開口道：“我不管你用什麼辦法，必須解決這裏的火焰，魯本不用管了，估計是沒救了，為了人民、為了國家、為了仙人掌！”

“是的，副總統閣下！”

消防隊長立馬行禮，隨後開始分發水壓更大的消防水管進行滅火！

“噗！”

不斷有水噴向魯本的房間內，然而卻並沒有任何的反應，甚至於水流了滿地，那碧綠色的火依舊在燃燒。

仙人掌城的記者也趕到了這裏，對於這種無法用水澆滅的火，他們保佑極大的興趣。

各種攝影機、攝像機的閃光燈在附近盤旋，附近的督察也出動，維持現場秩序。

伊薩克副總統臉色慘白的在一旁圍觀，見水完全無法撲滅碧綠的火焰，先前在天地之間盤旋的話語忍不住的映入他的腦海中。

“吾乃疾病與瘟疫之神，此番前來，將帶給世人恐慌與災厄！”

那道聲音震耳欲聾，現在想想依舊栩栩如生，彷彿剛才真的有人那麼說一般。

還沒等伊薩克副總統說些什麼，他便聽到身旁的消防隊長顫抖地說著：“疾疾病與瘟疫之神？！”

“嗯？”

伊薩克副總統面帶疑惑，轉過身來正準備說些什麼，卻見到一個巨大的手掌籠罩在別墅上空！

天上的雲開始詭異翻滾起來，一股碧綠色的火焰瞬間染綠了這裏，綠色映照整個仙人掌城！

雲端的最中央，一道漩渦正在不斷的翻滾，一雙碧綠色的巨手從中央穿插而下，將整個別墅掌控在五指之中。

舉頭三尺有邪神，掌心三寸是人間！

“og。”

望着這種情況，伊薩克副總統喃喃自語着，嚇得臉都白了，兩股戰戰。

而他旁邊的消防隊長更是不堪，已經被嚇得癱坐在地上，不敢有任何的動靜，生怕引起天邊的那位冕下注意。

不同於其他人，一個看起來像極了拉丁裔的記者指着天邊的雲彩與那碧綠的巨手，對着身後的攝影師狂吼道：“拍！快拍！我要成為名記了！”

伊薩克副總統咽了口唾沫，望着那不怕死的記者，還沒等他說些什麼，一陣陣碧綠的粉塵突然從天而降，瞬間將那記者覆蓋。

不過三秒鐘的時間，微風吹過，方才那精神抖擻的記者已經消失不見，留下的只有一具白骨架子！

“啊！！”

尖叫聲登時四起，場上一瞬間就亂作一團。

伊薩克副總統感覺事情不太對勁兒，強行壓住心中的恐懼，正準備號令所做人不要輕舉妄動，將頭埋在地上臣服之時，一道昏昏沉沉地感覺莫名出現在他的腦海里。

“唔”

迷糊之間，伊薩克副總統感覺自己似乎發了高燒，臉蛋燙的很，跟火爐一般。

他的雙眼情不自禁的流出了眼淚，視線飛快地模糊，身體一下軟倒，這位在仙人掌國威名赫赫的副總統犹如一個普通人一般跌倒在地上。

他的身體開始抽搐起來，這一刻，他心如明鏡。

“疾病與瘟疫之神，這位不可名狀的存在發了威，我們誰都跑不掉，誰都活不了。”

“都會成為他的養分，這裏也將化為鬼蜮”

# 第五十六章 恐怖正在登陸

“快，快，這裏還有病患，快搶救！”

在仙人掌城原先最為豪華的別墅區內，各國各式各樣的醫生不遠萬里來到這裏，援助仙人掌國，進行救援。

各式各樣的國旗漂洋在仙人掌城內，各國的醫學家、科學家眾志成城的在一起，研究着這“新型病毒”。

“死亡人數有二十一人，重病卧床五百六十三人，其中包括仙人掌的副總統和三位議員。”

一個穿着白大褂的白鷹醫學專家在白鷹救助帳篷內，彙報着工作：“這病毒很奇怪，和普通的流感類似，但破壞力卻提升了數倍，我們在受害者的屍體中發現了疑似超凡的毒素，迅速腐爛了人體，令人死亡。”

“嗯”

其他人若有所思的點了點頭，彷彿知道了些什麼。

聚集在帳篷里的，大多為校級軍官，他們臨危受命，打着醫學援助的幌子來談情事情的真相。

同時，白鷹的一支軍隊也已經陳兵邊界，時刻準備出征，在第一時間控制仙人掌城。

雖然這樣說有些打擊人家自尊，但仙人掌國在白鷹看來與自家後院沒什麼區別，想來則來想去則去。

唯一的壓力也就是來源於國際上的輿論譴責了，白鷹現在臉皮厚的要緊，也不在乎這一點譴責。

白鷹相信，其他國家的援助隊里或多或少也都有這樣的特務、探子人員，為查明今天下午瘋狂流傳的“疾病與瘟疫之神”。

“對了，上校先生，仙人掌方還無償贈送了我們一卷當時的攝像，隨時都可以播放。”

說罷，穿着白大褂的醫學專家便拿出了一個攝像機，同時又道：“他們也給了華國、北極熊、歐盟諸國各一份。”

“嗯。”

聽到這幾個國家的名字后，那幾位軍官沒有半分疑惑，接着開口道：“播放吧。”

影像緩緩地出現在他們的面前，當那通天的碧綠巨手高高舉起時，在場的每一位軍官都一些詫異。

“疾病與瘟疫之神”

聽着祂緩緩地念出了自己的神號之後，一個軍官輕聲地一道，但隨後他便反應了過來，迅速詢問道：“查，在各國神話中，疾病與瘟疫之神是誰。”

“在希臘神話中，掌管疾病的神靈是阿瑞斯；在北歐神話中，掌管疾病的神靈是海拉；在孔雀神話中，掌管疾病的是吉祥天母；在華國神話中，掌管疾病的是瘟神”

一個又一個在各國神話執掌疾病的神靈被說出口，他們挨個對比着，發現

並沒有符合形象的。

在排查了很久后也沒有得出一個結果，那為首的上校只能嘆氣道：“古人記錄也有可能有遺失，也可能這位是土著印地人的信奉神靈，誰又知道呢。”

印地人是這裏原本的主人，在經歷慘無人道的大屠殺后，印地人的歷史或多或少有些遺失，印第神話中只剩下了那些廣為人知的神靈，那些不出名的神靈卻慢慢流逝在歷史長河。

這位“疾病與瘟疫之神”，或許就是那些流逝在歷史長河中的印第神靈中的一位。

對於最近出現的神靈，他們白鷹國無疑是最緊張的。

世界各地都有流行神話，而他們呵呵，迪士尼公主算嗎？

白鷹國的內部成員相信，如果世界各地都在研究神話，那麼他們研究的力度絕對是最大的。

畢竟自家沒神，心裏慌得很。

他們內部的教授們已經開始設置多種設想了，自己攻略自己，解釋着為什麼最近這二百年來沒有任何的神靈出現。

白鷹知道自己是如何成為世界霸主的，也知道世界霸主的好處有什麼。

他們不想在新的時代失去這樣的地位，因此對這件事兒格外的上心。

上校憂國憂民，在想到白鷹的種種之後，冷汗直流，對着通訊員開口道：“回稟國會和總統，基本確認神靈之事真實存在，我們要展開新的動作了。”

魯本死了，這本應該是一個高興的事情。

阿爾文卻開心的不起來。

如今的他，右手已經換上了黃金假手，穿着正裝，看起來正式的很，像極了成功黑人。

但他想到了那天的情況，渾身就忍不住地哆嗦。

他手下的人逃走了二十多人，阿爾文沒心情攔，也不想攔。

說實話，他也想逃了。

“老大，蘭利特和伯來在今天巡邏的時候跑”

幾乎天天都有這種消息，阿爾文只能無力的擺了擺自己的黃金右手，有氣無力道：“知道了知道了，滾吧，冕下回來後會給他們制裁的。”

那個曾經被他奉為救世主的，如今卻成了他的噩夢。

每天做夢都夢見那些生活，都在顫抖。

阿爾文現在很想恢復十幾天前的生活，做一個只想上進的小幹部，跟着卡雷爾混，吃香的喝辣的。

“你越來越畏懼我了。”

突然，那道讓阿爾文心肝欲裂的聲音傳來，差點嚇得他心臟驟停。

阿爾文立馬擠出微笑，看似很虔誠的跪在地上，瑟瑟發抖：“冕冕下，我我怎麼會呢？”

他跪拜着，心中忐忑不安，生怕那位喜怒無常的冕下突然給他一下，讓他生不如死。

等待了很久，也沒有下文。

阿爾文心中有些忐忑，依舊不敢抬頭。

直到半個小時之後，他才緩緩將頭抬起來，迷茫地看着四周。

我沒事兒？

“警察大人，我自首，我是骷髏幫的，求求你們趕緊安排我進監獄！”

白鷹國邊境的某個警察局內，兩個偷渡而來的幫派成員站在台前，看着大肚囊的警察，哀求道。

那大肚腩白鷹警察義正言辭的說著：“不可能，一切都要按順序來，你們是仙人掌的幫派，我們不收你！”

開玩笑，這種緊張且主動來自首的幫派成員大多都是惹事兒的，這個警察局警力不多，萬一引得那個黑幫舉幫來犯怎麼辦？

得不償失。

“求求你了，再不進入那怪物就來取我的命了！”

那黑幫成員差點就跪了：“祂很恐怖啊，趕緊聯繫大人物，讓我去避難！”

說完，那黑幫成員似乎精神崩潰了一般，大喊大叫：“我申請避難，讓我進去，讓我進去！”

# 第五十七章 名場面

華盛頓警察總署里，一路萬里迢迢從邊境趕來的小弟蘭利特如釋重負的趕到了這裏。

邊境警局不收他們，他只能來到這白鷹的首都來自首，一路上自己的同伴都感染了某些疾病，因為畏懼是“瘟疫之神”乾的，他只能一個又一個的拋棄同伴，如今只剩下他自己。

蘭利特坐在椅子上，他的前邊是兩個看起來很像精英人士的白鷹警察。

白鷹警察看了看蘭利特的膚色，隨後開口道：“請問這位先生，有什麼事情我們能幫到你？”

蘭利特讓將雙手分隔放在桌面上，咽了口口水，沉聲道：“我要說的事，你們千萬不要害怕。”

“我們是警察，我們不會害怕！”另一位警員開口微笑道，“您請說。”

“我剛才”

蘭利特深深地吸了口氣，緩緩開口道：“被神靈追殺。”

聽到追殺兩個字，兩個警察立馬肅然起敬，嚴肅地詢問道：“神靈是哪一位？”

蘭利特嚴肅道：“不是哪一位，是舉頭三尺有神明，掌心三寸是人間的神靈啊！”

左手邊的警員立馬拿起筆，開始畫了起來。不過多時，一個雅典娜被畫了出來。

“不是雅典娜，他是邪神，會殺人的！”

聽到這句話，警員立馬將那團紙給丟掉，重新畫了張海底烏賊，雙眼冒着紅光。

“祂是火焰不是動物。”

蘭利特望着畫面，接着開口說著。

警員立馬心領神會，畫出了一個死亡女神海拉來。

蘭利特深吸一口氣，接着道：“祂有jj，是個男的。”

眼見着一個潘多拉就要被畫出來，一旁的警員立馬制止，奪過筆來畫了個洛基，畫完，那警員還道：“男的。”

蘭利特見狀心態當場崩了：“邪神啊！玩疾病與瘟疫的那種！生化危機有沒有看？就是那种放出毒氣要毀天滅地，整個世界將要毀於一旦的邪神啊！”

兩個警員對視一眼，其中一人道：“您繼續。”

“祂慢慢地追殺我，就跟貓戲耗子一般。還說我很菜，試問誰不知道？然後殺我身邊一起逃出來的同伴，我就像個狗”

“噗嗤！”

右手邊的警員忍不住笑出聲來，他努力的平息自己的笑容，最終安撫下來。

蘭利特看着警員：“你在笑什麼？”

“我想起高興的事情。”

“什麼高興的事情？”

“海神波塞冬的事情很快就要出結果了。”

聽到這番對話，另外一個警員也忍不住笑出聲來。

蘭利特又轉頭問道：“你又笑什麼？”

“各國神話就有被排查出來了，海神很強。”

“你們排查的是同一個神？”

“對對對哈哈哈嗯，對。”

那兩個警員努力憋笑之後，其中一人深呼吸后，開口道：“不是，只是都和海有關。”

“我在重申一遍，我沒在開玩笑！”

蘭利特敲着桌子，大聲喊着。

“對，對，對。”

警員們應付着回應，笑意都憋不住了。

還沒等蘭利特來得及發怒，左手邊的警員開口道：“我們言歸正傳啊，您剛才說的這個邪神祂厲害嗎？”

“這不是厲不厲害的問題，祂真的是那種很恐怖的邪神，祂的神力能夠在瞬間殺死一個人，可惜我們死的人太少，測試不出祂的真正實力”

“噗嗤，哈哈哈”

“你欺人太甚，我忍你很久了！”

“先生，我們受過嚴格的訓練，無論多好笑我們都不會笑，除非忍不住。”

“不如這樣先生，你先回去等消息，我們只要有多餘的人手就立馬排過去，幫助你消滅邪神。”

“行你們趕緊出擊，很危險的，多帶點人！”

說罷，蘭利特立馬起身，警惕地望着四周，朝着警局外走去。

待蘭利特離開后，警局內傳來了震耳欲聾的笑聲。

還沒等他們笑多久，警局裡的局長貝尼格諾·古鐵雷斯先生便推門而入，望着如雷貫耳的笑聲，有些不悅。

望見貝尼格諾局長后，那兩個警員立馬嚴肅起來，大聲喊道：“早上好，局長！”

“笑什麼呢？”

貝尼格諾局長見狀，臉色略微好轉了些，握着咖啡杯說著：“一大早就在這裏笑，你們難道不知道最近總統都因為邪神的事兒煩死了嘛？”

“邪神？”

其中一個警員愣了一下，忽然反應了過來，小心翼翼地詢問道：“局長，什麼邪神？”

局長冷笑一聲，緩緩開口道：“疾病與瘟疫，在仙人掌城搞出很大的事情，雖然對外宣稱是新型流感，但你們信嗎？”

聞言，兩位警員面面相覷，最後猶豫地開口道：“局長，剛才”

瀑布在金鹿氏的高山之上飛流直下，投過瀑布的霧氣，依稀可見晶瑩剔透的水珠四處滴落，天空也是湛藍，看起來讓人心曠神怡，美輪美奐的風景之下卻是一排又一排的木屋。

“到了，跟我來吧。”

重英看了一眼虞夙，又看了看虞意，接着道：“只有這孩子一人跟着，剩下的人不能進來。”

虞意點了點頭，沒有說話。

虞夙立馬跟上了重英的腳步，穿過一排一排的木屋，來到瀑布之前。

卻見重英直接躍下，順着瀑布消失不見！

虞夙見狀為之一愣，猶豫一二后，壯着膽子跟着一起跳下。

還沒等他墜地，他便感覺自己似乎踩到了什麼東西上，順着那東西一路直行，最終來到瀑布后一塊開闊的石窟里。

裏面的人很多，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但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特徵：都是金鹿氏最為核心的族人。

重英一路領着虞夙穿過人群，來到了石窟最裏面。

在那裡，十數位圖騰戰士跨步而立，有男有女，守衛在五人身後，沉默不語。

那五人閉目養神，氣場看起來很強大，周圍的所有人都不敢大聲說話與喘氣，生怕打擾到了那五人的休息。

虞夙猶豫一二，不知該如何開口時，一個拄着拐杖的老巫忽然睜眼，看着虞夙叫嚷道：“此子類我，當以學巫羅！”

還沒等虞夙反應過來，重英大聲喊道：“巫羅岷，此乃有虞氏學巫之子，非我族族人！”

巫羅岷大聲喊着，聲音中充滿了不容置疑：“就他了！”

一切都在電光火石之間，還沒等虞夙反應過來，他就成了老巫的弟子。

這讓他有些不知所措，不知如何是好。

高台之上，其他四位巫望了那被稱為巫羅岷的老巫一眼，似乎有些異樣，而重英看向虞夙的眼神也多了分同情。

這一切，都被虞夙看在眼裡。

他感覺有些不太對勁兒。

這位巫羅岷，究竟是何人？

# 第五十八章 巫羅

很久之後，重英臉色陰沉地從瀑布中走出，越過排排木屋，來到耐心等待的虞意麵前，冷聲道：“你部落的虞夙已經在巫羅岷大人身下學習了，你們可以離開了。”

“巫羅？”

虞意聞言，連忙詢問道：“重英，敢問這位巫羅岷大人性格如何啊？”

經過這些時候的相處，虞意認為自己和重英的關係已經有了朋友般的發展，因此才好出聲詢問。

重英沉默不語，沒有說話。

虞意只道是金鹿氏族內機密，不便透露，便又道：“是我多嘴了，還請重英兄弟在部落里多照顧虞夙一二，來日虞意必有重謝。”

“好。”

重英抬起頭來，重重地開口說著：“你們帶回去幾袋鹽吧，我們不需要這些東西，把藍煙草留下就行。”

“啊？”

虞意楞了一下，隨後點了點頭，開口道：“謝謝。”

重英搖了搖頭，沒有說些什麼，只是督促他們道：“趕緊走吧，我們金鹿氏晚上很少留部落以外的人。”

“好。”

虞意點了點頭，準備帶着其他的戰士離開。

當他們走了幾步后，發現那個名為道布的小青年腳步沒有移動。

虞意有些尷尬，對着重英尷尬的笑了笑，對着道布低聲道：“道布，跟我們回部落。”

“我向天神發過誓，我要跟隨在夙大人身旁，始終不離不棄，為夙大人抵擋一切的傷害！”

道布挺胸抬頭，對着虞意說道：“意大人，我必須跟在夙大人身旁，伺候夙大人，為大人做些雜物事。”

虞意無奈，只能看了看重英，雙眸中充滿了無奈，低聲對着重英道：“我們有虞氏只有這麼一位求巫子，麻煩幫幫忙，留個隨從在這裏照護他，可以嗎？”

重英沉默片刻，緩緩開口道：“我們金鹿氏前些年攻伐了鈎矛氏，捕獲了大量的奴隸，我可以做主分配十二個奴隸給他，不必擔心這一點。”

鈎矛氏，青南三大部落之一，聽說圖騰神靈乃凶獸鈎蛇。

“有虞氏畢竟是陽野的部落，風俗不同，留個自己人，也好有個照應。”

虞意再度開口，他撒了個謊，沒有說道布是他們在來金鹿氏的路上撿的人。

“好吧，這個奴隨從就留在這裏吧，我和部落里的人說一聲。”

重英嘆了口氣，對着虞意說著：“下次見面算了，下次見面希望我們也可以和現在一樣。”

說罷，重英便轉身離去，消失在一層一層的木屋叢中。

緊接着，來了兩個戰士，對着虞意略微點了點頭，開口道：“這位圖騰戰士，請跟我們來，我們帶你們下山。”

虞意感到莫名其妙，對於重英的話語他沒怎麼聽明白，在聽到戰士的話語后，他立馬跟隨着戰士下山，姿態擺的很低。

畢竟是人家的底盤，萬一犯事兒了那可就吃不了兜着走。

在下山的路上，虞意一直在思考。

金鹿氏與傳聞中的相差無幾，確實配得上青南第一部落的稱號，逼得鈎矛氏和三開氏聯合起來對抗金鹿，金鹿也是三大部落中唯一一個開放學巫名額的部落。

重明鳥

虞意在心中將這個名諱深深地埋藏起來，準備回到有虞氏之後詢問巫祝嬰，想要知曉這個神鳥究竟是怎麼樣的存在。

“重英，你和這有虞氏的人相處甚久，可探出這有虞氏是什麼來頭？”

山窟之內，金鹿氏的白髮巫祝望着單膝跪倒在自己面前的重英，緩緩開口道：“如果鹿岷殺了那我們是否會引得有虞氏的攻伐？”

金鹿氏的白髮巫祝現在慌得很，巫羅岷選擇虞夙作為學徒的時候他不在場，不知道所以然，等他回來的時候已經晚了。

他知道巫羅岷的血色實驗，平時用奴隸做實驗，白髮巫祝也就沒說什麼，現在竟然想用其他部落的求巫子來做實驗

金鹿氏現在靠着前些日子的突襲勉強將局勢維持成了平局，與三開氏和鈎矛氏打了個平局。

現在如果再加入有虞氏這個實力未知的部落，那麼勝利的天平將一步一步離金鹿氏而去。

雖然有重明鳥做了圖騰神靈，但

想到這裏，白髮巫祝表示深深地無力，對於重明鳥，他是最了解不過的。

就是他，迎來了重明鳥，也知道重明鳥是來幹啥的。

完全就是隨心所欲的神靈，根本就是來玩的，如果不符合祂的心意，那麼就算金鹿氏毀滅在祂面前，祂或許都不會在意。

神鳥，本就不需要圖騰之力，那位來這裏，只不過是為了娛樂而已。

萬一到時候拍拍屁股走神，那金鹿氏真的要gg了，連緩和的餘地都沒有。

“別的我不是很知道，但我知道有虞氏有圖騰戰士。”

重英恭敬地開口，將他知道的所有都說了出來：“有虞氏是來自陽野的部落，不想和有羊氏起衝突，所以才跨河來到西部。”

“西部資源匱乏，待有虞氏穩定下來后，必將謀取更加富饒的土地。”

那白髮老巫搖了搖頭，似乎是喃喃自語道：“不過現在有虞氏安在青南西部，對我們有利啊”

一方面，可以利用有虞氏抵擋可能跨河而來的有羊氏部落。另一方面，金鹿氏也可以和有虞氏聯盟，盡可能抵擋三開氏和鈎矛氏的進攻。

甚至於，金鹿氏還可以反過來吞下三開氏和鈎矛氏！

稱霸青南，指日可待！

當然，這一切的前提就是自己代表的金鹿氏要和有虞氏處理好關係。

“通知鹿岷，不要讓他隨便處理有虞氏的虞夙！”

白髮巫祝腦殼有些疼，當即吩咐左右道：“盡可能滿足他的需要，全心全意的教授他巫羅的能力。”

“去兩個圖騰戰士，讓他們去一趟西部，探一探有虞氏的情報。”

同時，白髮巫祝又吩咐了一下一旁的巫：“記住，這與我們的部落有重大關係。”

“是。”

聽到恭敬地回應后，白髮巫祝吐出一口濁氣，有些無力的坐在石座上。

一切都是為了部落！

# 第五十九章 虞夙的心思

略微有些潮濕的房間內，虞夙緩緩地睜開了眼睛，從睡眠中清醒過來。

“夙大人，您的早膳。”

一旁一直守護在虞蘇身邊的道布立馬將早膳呈上，同時將一碗清水方才一旁：“我去借用了火堆，燒開了水。”

“嗯。”

虞夙點了點頭，揉了揉腦袋，吃了早膳，一種味道有些澀澀的果子，準備收拾一下去見巫羅岷。

他來到金鹿氏已經有三天的時間了，這三天來並沒有什麼太大的事情發生。

這三天來，巫羅岷教了一些關於巫羅的基本知識，但並沒有開始學習巫羅的有關技能。

而且

虞夙覺得，巫羅岷看他的眼神不太對勁兒，似乎有一種看寶貝的感覺，讓虞夙有些不寒而栗。

但巫羅岷一直在教導他學習，因此虞夙也找不到什麼借口，因此只能在巫羅岷周圍，成為他的學徒。

道布忠心耿耿地站在虞夙身旁，虞夙吃完了果子后，擦了擦嘴邊的汁液，站起身來，朝着簡陋獸皮帳篷外走去。

一隊一隊巡邏的戰士從虞夙面前經過，虞夙面無表情，朝着瀑布後面的石窟走去。

“虞夙，又去學巫啊？”

路上，一個看起來和虞夙差不多大的少年熱情地叫住了虞夙，快步跑來，摟着虞夙的肩膀，笑道：“不如別去了，和我一起在這裏轉一轉，我帶你去玩好玩的！”

“不了不了，我還要趕緊去巫羅岷大人那裡報到。”

虞夙嘆了口氣，搖了搖頭開口，同時將那搭在自己肩膀上的手掙脫放下，朝着石窟走去：“等太陽落山吧，我們有很長的時間。”

“太陽落山有什麼玩的。”

那少年喃喃自語，自顧自的離開了虞夙的視線範圍之內。

虞夙當然認識這個少年，這個少年是他這三天來，在金鹿氏發展的第一個“摯友”。

那少年名叫鹿離，是金鹿氏鹿派的一位長老之子，那位長老在金鹿氏是實權派，是一位負責掌管食物的長老。

虞夙趁着自己身份的特殊性與自己偽裝出來的好奇心，成功與鹿離成為了好朋友。

在鹿離的口中，虞夙全新的了解了金鹿氏。

金鹿氏如今分為兩大派系，重派和鹿派，前者以重明鳥為首的白髮巫祝，後者以金鹿靈為首的族長。

長老、巫、圖騰戰士，鹿派和重派幾乎是五五開，兩派平時也沒什麼爭執，但在小輩眼裡就不一樣了。

十幾歲的少年對圖騰最為崇敬，重派的少年認為鹿派的是廢物，鹿派的認為重派的是渣渣，彼此都看不上眼。

虞夙打算把整個鹿派的少年全部結交一下，方便自己生活。

畢竟在巫羅岷選擇了自己的那一剎那，自己的身上也就被打下了鹿派求巫子的印記，那些重派的少年自然是對虞夙看不順眼了。

但對於虞夙而言，重派的少年不順眼就不順眼吧，無所謂。

越過瀑布，虞夙心中思索着。

整個金鹿氏族人有數萬人，虞夙根本就數不清有多少人，奴隸也有一千多，浩浩蕩盪，都是一年前金鹿氏突襲鈎矛氏時俘獲的鈎矛氏族人。

金鹿氏擁有姓氏的人不多但也不少，主要是以鹿為主，其次為重

其他沒有姓氏的人虞夙還沒有接觸，因為他的身份不允許他接觸身份比較低微的人，只能讓道布去接觸。

但說句實話，虞夙現在還沒有完全信任道布，不可能讓道布去替自己做這樣的事。

還有一件至關重要的事兒，那就是巫羅岷在金鹿氏內的風評似乎不太好。

具體為什麼，沒人告訴他。

不知不覺間，虞夙已經來到了石窟內巫羅岷的房門之前。

望着這扇門，虞夙猶豫一下，正準備進去，卻見那木門自己打開了。

裏面鑽出來個穿着一種虞夙沒有見過的東西的老頭，正是巫羅岷。

“拜見巫羅大人。”

虞夙連忙行禮，還沒等他起身，卻見巫羅岷笑道：“我正要去尋你，你既主動來了，那邊進來吧。”

“是。”

虞夙不敢大意，跟着巫羅岷進了這間在石窟里建造的木屋。

進了木屋，虞夙連忙為巫羅岷倒水服侍，同時小心翼翼地詢問着：“巫羅大人，我們今天學什麼？”

“學什麼？當然是學巫了。”

巫羅岷打了個哈欠，一個黃色的金絲小鳥落在巫羅岷的肩膀上，他笑道：“你來金鹿氏不就是想學巫的嗎？今天就正是開始吧。”

與此同時，房屋的門開始緩緩關閉，不知道是鳳吹還是人為，虞夙感覺，一個全新的世界正緩緩向自己走來。

“彭！”

“彭！”

華盛頓警局審訊室的門被重重關閉，局長輕步來到滿臉笑容的蘭利特面前，雙方的距離不足一米，卻隔着一張玻璃。

“說吧，究竟發生了什麼，，邪神又是什麼？”

局長貝尼格諾鄭重其事地詢問着，坐的比任何時候都要直，彷彿真的是一位執法嚴明的警察一般。

貝尼格諾知道，監控拍下的所有畫面都會傳到國會大廈，由國會眾多議員觀看，得到第一手的情報。

“那位冕下，祂祂祂是疾病與瘟疫之神，在十一天前突然降臨到小鎮里，當時的小頭目阿爾文似乎與祂達成了某種協議，卡雷爾就這麼死了，而且”

蘭利特哆哆嗦嗦的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告訴給了貝尼格諾局長。

不過貝尼格諾局長聽得有些尷尬，他完全不知道阿爾文、卡雷爾是誰，勉強知道個魯本，還是在仙人掌事件之後才知道的人物。

貝尼格諾詢問道：“阿爾文是誰，他是如何與那位取得聯繫，獻祭的內容可以明確的說一下嘛？”

“阿爾文是我們原本的小頭目似乎是來自紐約的一個黑人，我們也不知道他是如何與瘟疫之神冕下取得聯繫，只知道他的手下似乎已經消失很久了。”

蘭利特瑟瑟發抖的說著自己的猜想：“我覺得，他是獻祭了自己手下的性命才召喚來了這位來自地獄的邪神！”

# 第六十章 天下

聽着蘭利特的所有闡述，國會大廈里的諸位大人們沉默了。

在蘭利特的口中，這“疾病與瘟疫之神”簡直不可戰勝，沒有人是祂的對手，世界上所有的人死亡似乎只是時間問題罷了。

不過確實如此，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人找到那位“疾病與瘟疫之神”的蹤跡，更不要說什麼擊敗祂了。

“阿爾文”

這個名字很快就被他們記載了心裏，只要是有點智商的，都知道這個名字意味着什麼。

意味着這是一位真正的神靈代行者，雖然這位神靈是邪神，但祂的能力毋庸置疑！

阿爾文的真實性，比起魯伊斯的要高上數十倍，重要數倍！

“把紐約所有名為阿爾文的卷宗都找出來，一張一張的照片找，主要看黑人！”

議員們議論紛紛，彷彿對超凡事件有了新的進展。

不過十幾分鐘的時間，一個議員便已經得到了明確的答覆，他將紐約十七位名叫阿爾文的黑人照片找了出來，發送給了貝尼格諾，讓他一張一張詢問蘭利特。

最終，他們鎖定了一個人。

一個看起來精神十足的黑人小伙出現在大屏幕上，這個形象讓在場的所有議員都牢牢記在心間。。

不得不說，阿爾文成功了，他成功的將自己的照片掛在了國會大廈之上，被眾多議員牢牢的記在心底。

也算是另類的功成名就了嘛。

“立馬派人，將這位阿爾文先生恭恭敬敬地請到這裏來，如果他不願意，務必不能強求，告訴他白鷹國永遠是他的朋友。”

國務卿輕聲吩咐着，同時看了看川普總統，川普總統冷靜的點了點頭，緩緩開口道：“告訴阿爾文先生，我個人可以獎賞他一百萬美金，我只想和他交個朋友。”

國務卿：？？？

“咳咳，川普總統的意思是可以給阿爾文先生一個議員的身份，讓他成為白鷹國的議員。”

國務卿輕咳一下，對着左右吩咐道：“這次是我們的千載難逢的機會，雖然這位疾病與瘟疫之神看起來不像什麼好神，但這確實是我們唯一的機會！”

“華國有神話故事，歐洲有神話故事，甚至就連非洲、東瀛都有神話，我們沒有。”

國務卿嘆了口氣，接着說道：“印第人，這個被我們殺戮的種族都有神靈存在，疾病與瘟疫之神就是印第人的神靈！”

白鷹屁都沒有，仇敵還有很多，心累啊。

這是國務卿的想法，如果白鷹總統是一個雄才偉略之大才，那麼白鷹還可以一戰。

但

國務卿看了一眼站在高台之上的川普總統，嘆了口氣。

行吧，不亡國也可以。

“你懂了嗎？”

巫祝岷的聲音傳到了虞夙的腦海里，虞夙恭敬地回答道：“懂了大半，大概懂了巫力的運用，但問題在於如何將巫力馴服野獸。”

巫羅的能力是馴服百獸，強大的巫羅甚至可以馴化異獸為自己所用神獸現在還沒有聽說過那位巫羅可以馴服。

“這個問題問得好，今天就給你布置一個任務。”

巫羅岷笑眯眯的點了點頭，接着說道：“自力更生，馴服一個野獸。”

“啊？”

虞夙愣了一下，不知該如何是好：“巫羅岷大人，我我剛學一天啊，還沒有凝聚巫力”

巫羅岷搖了搖頭，聲音沙啞地說著：“我不是讓你馴服利齒、猛獁這樣的猛獸，而是如同老鼠、小鳥，甚至於一隻螞蟻。”

“明白了。”

虞夙點了點頭，回答道：“我一定會完成您的囑託。”

“好，你退下吧。”

巫羅岷點了點頭，看似很慈祥的說著，雙眸之中閃過一縷異樣，接着開口道：“明天，還是這裏，你先回去吧。”

“是。”

虞夙恭敬地開口，開始緩緩退下，離開了木屋后，吐出一口濁氣，似乎鬆了口氣。

他在巫羅岷身上感到極強的壓力，能夠離開自然是極好的。

“虞夙大人，請您這邊來。”

道布老老實實的在洞外等候虞夙，見虞夙出來后，迎了上來，開口笑道：“對了，鹿離大人讓我轉告大人您，他還在老地方等着您呢。”

“鹿離？”

虞夙眼神中閃過一縷驚訝，隨後緩緩開口說著：“帶我去吧。”

鹿離是鹿派的少壯派代表，因此虞夙一定要和鹿離搞好關係，不然這金鹿氏一定會寸步難行。

“你來了？”

鹿離遠遠地看到虞夙朝他走來，立馬興高采烈的開口說著：“巫羅岷那個變態沒有難為你吧？”

“沒有沒有，巫羅岷大人人很好的。”

虞夙搖了搖頭，裝作一副傻白甜的樣子：“你們為什麼要說巫羅岷大人的壞話啊？”

他想要裝作什麼都不知道的樣子，想要在鹿離這裏套些話來，想知道巫羅岷是怎麼樣的變態。

雖然巫羅岷看起來很好，對虞夙基本就是有求必應，但虞夙感覺，巫羅岷看他的眼神總有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感覺。

感覺很有問題。

虞夙很想知道巫羅岷究竟有什麼問題。

“啊？”

鹿離楞了一下，表示很不可思議：“巫羅岷大人人很好？別做夢了，我經常聽到有慘叫聲在他的”

說到這裏，鹿離似乎覺察到了什麼，開始閉口不談，同時嚴肅的對着虞夙道：“真的，有機會你就換一個老師學巫吧，別跟巫羅岷大人了。”

“好吧，我會盡量”

虞夙若有所思的點了點頭，接着說道：“不過巫羅岷大人穿的東西是什麼？好像不是獸皮啊。”

“那是布，布你知道嗎？！”

鹿離挺胸抬頭，對着虞夙說道：“我們族長當年外出交換的時候，從很遠的西陵鹿鳴氏換來的蠶！”

“西陵鹿鳴氏？蠶？”

虞夙聞言，所有所思的點了點頭，完全不懂這是什麼東西。

“西陵鹿鳴氏是西陵地區的第一部落，非常強大，戰士有數萬人！”

鹿離對着虞夙解釋道：“蠶嗯，一種蟲子吧，它能吐出很多的絲然後我也不知道怎麼回事兒，反正就成布了。”

# 第六十一章 看門神？

“布”

一股莫名的感覺湧上心頭，虞夙喃喃自語地說著，同時小心翼翼道：“你能送我一個蠶嗎？”

鹿離無奈地搖了搖頭，同時對着虞夙說道：“不可能的，族人怕我搞壞了蠶，平時都不讓我接近，而且聽說我們部落的蠶很少，只有巫和族長穿的了絲布。”

虞夙暗暗將這個消息記在心裏，對蠶這種蟲子有着深深地好奇：“鹿離，那你能給我形容形容，蠶長什麼樣子嗎？”

“蠶細長的蟲子，青白色，好像也沒什麼”

聽着鹿離對於蠶的描述，虞夙暗自記在了心底。

布這東西，看起來似乎比獸皮要方便很多。

雖然可能沒有獸皮保暖，但是在夏天肯定比獸皮涼快，而且沒有異味！

虞夙在心中尋思了片刻后，第一時間認定布是個好東西。

最重要的一點是布比獸皮好看多了，穿在身上看起來像個體面人。

虞夙與鹿離又談了兩句，當說到青南的英雄人物時，鹿離更是一臉了不得。

於是，天真善良的鹿離一個一個的把他們金鹿氏部落中的英雄人物都介紹了一遍，只不過他認為的英雄人物全是個人武力強大無比的圖騰戰士，頂多加上他的父親和族長以及巫，剩下的長老之流在他的口中都成了垃圾。

虞夙不由感覺有些無奈，這些圖騰戰士實力強大他是自然只曉得，他比較想了解一下金鹿氏的智力擔當，真正能夠做主的人。

“還需從長計議。”

虞夙在心中暗自定了目標，然後便裝作一副什麼也不懂的狀態，與鹿離遊樂。

養蠶，這個念頭植入了虞夙心頭，久久不能忘卻。

“有虞氏？”

跋山涉水而來的兩個隸屬於金鹿氏的圖騰戰士踏足青南西部，望着炊煙裊裊升起的有虞氏部落，他們陷入了沉思。

有虞氏部落現在距離他們不足五千米，如果全速前進很快就會到達有虞氏部落，但他們兩人並不確認現在自己要用什麼樣的方式出現在有虞氏部落當中。

以盟友？

以敵人？

以過路的普通人？

他們雖然是圖騰戰士，但對於這種部落外交，他們一竅不通。

其中一個擁有綠色標記的圖騰戰士道：“我們先在附近觀察一下，如果被發現了我們再亮出身份，如何？”

“嗯，也好。”

紅色標記的圖騰戰士點了點頭，低聲沉氣，從喉嚨中發出聲音：“一定不能起衝突，再怎麼樣有虞氏也是圖騰部落，如果”

雖然他不再重複，但綠圖騰戰士明白紅圖騰戰士說的什麼。

還沒等他們有所行動，一直徘徊在有虞氏天邊之上的虞蘇便注意到了他們。

虞蘇沒有走，他待在有虞氏里坐鎮，就是想看看那個鬼嬰會不會順利降生，降生之後會發生什麼。

虞蘇本以為是兩個過路行人，不想多添什麼波折，但看到這兩人一直圍繞在有虞氏部落周邊，而且似乎實力也不同凡響，當即就讓虞蘇感覺不太對勁兒。

兩個實力僅比之前那霸王龍弱一點的人形坦克出現在有虞氏周圍，虞蘇當然感覺不對勁兒了。

虞蘇輕抬左手，狂風驟起，周圍的樹林“唰唰”作響，一瞬內落恭弘=叶 恭弘被狂風捲起，化作一條巨龍，盤旋在天空之中，怒目那二位圖騰戰士。

“吼！”

龍吟怒吼，瞬間就引得兩個圖騰戰士如臨大敵！

他們紛紛跳起，青綠與金紅的氣勢瞬間就覆蓋在各自的身上，盯着那在天空之上飛舞的恭弘=叶 恭弘龍，立馬拱手道：“這位冕下，我們是金鹿氏的圖騰戰士，代表金鹿氏，想要與貴族相交，共談聯盟之事！”

尷尬的是，沒有任何回話，只不過有一頭恭弘=叶 恭弘龍在天上飛舞，狂風獵獵，盯着那兩位圖騰戰士。

一股恐怖的氣勢自上而下蔓延，在那一瞬間，附近的樹林彷彿被恐怖所籠罩，鳥飛兔走、狂風大作！

他們二人緩緩抬起了頭，卻見在那恭弘=叶 恭弘龍之上，迎着太陽光芒望去，一道神聖的人影模糊地出現在視線中，宛如神靈。

“這”

圖騰戰士愣了一下，強頂着這股恐懼的氣勢，顫抖着開口道：“冕下”

“走快走”

強頂着這種氣勢，青綠色的圖騰戰士與金紅色圖騰戰士頭皮發麻，緩緩退後，一步一步離開虞蘇的視線範圍內，心有餘悸。

虞蘇也沒追，暫時並不想和金鹿氏的神靈起衝突，便放任他們離去。

而那兩個自認為逃出生天的圖騰戰士已經狂奔到了萬米外，氣喘吁吁。

其中青綠圖騰戰士扶着古樹，大喘氣開口說著：“剛剛才那是有虞氏的神？”

“應該是”

金紅圖騰戰士也驚魂未定，對着青綠圖騰戰士說著：“我從來沒有見過，能夠踏空而行、氣勢那麼驚人的圖騰戰士或巫！”

理論上來講，半神級別的戰士和巫確實可以踏空而行，但金鹿氏並沒有那樣強大的戰士與巫。

再加上這個時代的交通問題，他們根本就沒有接觸過其他大地區的強大部落，因此對這些東西一無所知。

“回去稟報巫祝，有虞氏平日都是以神靈巡邏，恐怖如斯！”

青綠圖騰戰士喃喃自語地說著，感到恐怖。

圖騰神靈一般都不會插手部落之事，天天想着睡覺和休息，基本上不會隨便起衝突。

而神獸基本都是玩票性質的圖騰，非常活躍，但並不穩定，有些惡劣的神獸或許還會在你被打的時候拍手叫好。

唯一負責的，大多都是靈。

如金鹿靈這樣的靈，也如部落強者死而化靈的神靈。

嚴格來講，虞蘇就是靈的一種，他是被有漁部落召喚來的靈。

金紅圖騰戰士認為他說的有道理，連忙往自家部落趕：“走，免得有虞氏反悔。”

兩人的人影很快就消失，掩沒在群山之間。

虞蘇到現在也沒有搞清楚自己當時是怎麼被召喚而來的，完全搞不明白啊。

當時他們一直都是在召喚有漁部落本來的圖騰，一個長得跟小魚人差不多的圖騰，結果自己來了。

總有一天，虞蘇要搞清楚這件事兒！

# 第六十二章 有虞氏準備就緒

“仙人掌國已經被諸國掌控，駐紮着大量的軍隊，隔斷了一切的線索，說是什麼瘟疫爆發，呵呵。”

紐約高檔別墅中，蘇子安關掉了電視機，呵呵一聲，對白鷹官方給出的答案表示不屑。

你這種說法，不就是在愚弄人民嗎？

正當我們有錢人是傻子啊？

一旁的林誠瑟瑟發抖，不敢插嘴。他什麼內情都不知道，只不過好奇心驅使着他來這裏問問而已。

林誠與蘇子安在同一所大學就讀，同一個宿舍的哥們，只不過兩人的未來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已。

蘇子安成了年輕有為的大老闆，林誠成了虎魚tv的一个中型主播，月入幾千勉強生活。

而且剛剛來到紐約，與蘇子安交談了一陣后，他才發現。

什麼玩意兒啊，仙人掌國咋回事兒了，我咋啥都不知道啊？

同時，蘇子安將電視頻道一轉，似乎開始播放一段視頻，他回過頭來，對着林誠道：“這是我五十萬從仙人掌國記者手裡買到的視頻，你可以看一看。”

說罷，視頻便開始播放了起來。

天上的雲詭異地翻滾，一股碧綠色的火焰瞬間染綠了天邊，映照了整個視頻內的景象！

雲端的最中央，一道漩渦正在不斷的翻滾，一雙碧綠色的巨手從中央穿插而下，將整個別墅掌控在五指之中。

視頻里的雜音很重，似乎有什麼“快跑”、“疾病”、“瘟疫”的字樣出現。

光是這樣的景象，就讓林誠感到有些懵，完全看不懂這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這這是”

林誠望着碩大的屏幕，深吸一口氣，接着道：“你說，這這是神靈、超凡之事？”

“正是。”

蘇子安微笑着點頭道：“此乃貨真價實的超凡之事，我通過打聽，已經基本了解了情況，得知了一系列的真相”

“這位冕下神號為疾病與瘟疫之神，說句不敬的，此乃貨真價實的邪神，在仙人掌城種下了瘟疫，造成了上百人死亡、上千人受傷、上萬人感染的局面”

蘇子安一邊給林誠介紹着，一邊也感嘆着邪神的肆無忌憚。

當然，他也不知道自己現在得到的消息實屬以訛傳訛，都是誇大之後的結果。

“原來世界上真的有超凡存在”

林誠喃喃自語着，眼神中精光閃過，一瞬間他大學的那種鬥志便昂揚煥發了起來。

蘇子安搖頭淺笑，接着對林誠道：“林誠，我最信得過的就是你了，白鷹人雖然拿錢辦事，但我信不過。”

“子安，你說什麼事兒，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林誠雙眸中閃過一縷異樣，接着開口道：“你我親如兄弟，請放心，我一定會幫你的。”

兩人的手重重地握在了一起，笑容更盛，似乎達成了某種不為人知的協議。

異界，有虞氏的部落之中，一個又一個的女子摘下果子、製作工具，彼此其樂融融的工作着，其中一個女子經明顯用着懷孕的跡象。

“鹽淋，你還出來幹活啊，長老不是准許你休息了嗎？”

見着那有着懷孕跡象的女子外出，其他幾人便紛紛笑道：“新巫說了，懷孕的女子可以去聖山下居住，你為什麼不去啊？”

對於這樣的話語，女子微微一笑，沒有什麼回復。

如今有鹽氏併入了有虞氏，很多人都不太習慣，對於有虞氏給予的待遇感到不真實。

他們不是很相信有虞氏的核心族人，害怕他們會做一些事端，因此不太敢和有虞氏有太過的接觸。

聖山則是原有鹽氏族人對有虞氏核心族人居住地方的一個稱呼了，巫祝嬰宣稱聖山是神靈最忠誠僕人居住的地方，外人不得入內。

工作之餘，幾個女子互相聊天着，拉拉扯扯便扯上了懷孕的鹽淋：“鹽淋啊，你爭點氣，生個男孩，當長老吧。”

鹽淋眼色複雜，喃喃自語地開口說著：“我倒是希望生個女兒，不用當戰士”

眾人只道是鹽淋婦人之見，鬨笑一堂。

現在的時代已經不是以前的母系社會了，也不大有神靈喜愛女性了。

如今，唯有男子方可問鼎長老、戰士，成為這個社會的掌控者，而並不是勞作者。

然而，虞蘇在天上看個一清二楚，看着這句話，讓他想到了一點。

不出意外，這女子肚子里的孩子多半就是個女孩。

鬼嬰是個女孩，吞噬的最主要的氣運也是紅顏禍水，生下的也應該是個姑娘才對。

無所謂了，管它男的女的，反正虞蘇主要是想看看鬼嬰來到這個世界之後，有什麼特殊加成沒有。

通過這些天的觀摩，虞蘇也發現了原有鹽氏的族人與有虞氏的族人關係緊張，有較大的問題。

嗯就以這個新生兒為點，將有虞氏和有鹽氏全部集結一點，讓有虞氏部落更加強大。

“可惜啊這個新生兒降生還需要五個月。”

虞蘇感覺有些無奈，五個月的時間很長，如果換在地球，這足以有十五天的時間。

“算了，先去地球待上十天，十天之後再回來吧。”

虞蘇喃喃自語一聲，召喚出傳送門，離開異界。

與此同時，虞意一行人歸來，歸來有虞氏，大聲宣布着虞夙已經在金鹿氏學巫。

同時，虞意又去見了巫祝嬰。

“巫，我在金鹿氏一行，見到了很多東西。”

虞意一見巫祝嬰，便恭敬地說著：“在金鹿氏，他們有十多位圖騰戰士，部落很大，佔據了一座山，而且”

所有的情報都從虞意的嘴裏講了出來，而這些話也化作了巫祝嬰的沉思。

“看起來想要吞併金鹿氏很困難”

許久，巫祝嬰才緩緩抬起頭，感嘆道：“我們如今最佳的選擇便是吞併青南西部其他的部落，迅速壯大自己。”

只有這樣，有虞氏才能迅速的與那些大部落相爭，否則隨時都有可能演變成為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情況。

虞意嚴肅的點了點頭：“好，我這就準備去探查附近的部落，準備吞併！”

# 第六十三章 杭州驟雨

天色昏黑，片片烏雲彷彿要壓下來似的，陰沉沉的天，沒有一絲空隙是白的，整個天空一片烏青色。

“轟隆！”

耀眼的閃電先至，雷鳴聲隨即劃過天際，一場大雨似乎盤旋在杭州的上空。

“要下雨了”

行人們加快了步伐，迅速從街道中離去，前來旅遊的遊客也只能暗叫一聲不好，急忙跑回酒店，抱怨這破天。

高陽生失魂落魄地走在大街上，這次的他西裝革履，但神情依舊是那麼苦澀。

前些天，他找了一個算命先生算了一命，先生告訴他要東山再起必須要投奔一個明主。

然而他找到了那個他認為的明主，然後崩盤了。

這一次更尷尬、更失敗，他把銀行貸款都賠進去了。

現在，他心中十分的悔恨自己內心不堅定，聽個鎚子的算命先生，早點功成身退就好了。

欠了一屁股債，高陽生現在已經有了自殺的念頭。

但他現在唯一一個念頭就是先去把算命先生找出來打一頓，否則他就算是死也不安心。

“轟隆！”

霹靂雷霆驟然響起，淅淅瀝瀝地小雨急促滴落，瞬間濕潤了整個杭州城。

高陽生雨中慢慢地走着，不慌不忙，偶然聽見一旁正在收拾攤位的小販地聲音：“天氣預報果然不準，還說今天是大晴天，最近三天沒雨我呸！”

高陽生聞言，搖了搖頭，並沒有說什麼，他抬頭望去，卻見烏雲間的閃電將附近幾座大廈的避雷針相連，形成閃電，剎那間劃破長空。

而他，也看到了讓他震驚的一幕。

有一個人影站在雷霆之上，宛如神靈降世，震朔八方！

“這這”

高陽生望着這高不可攀的身影，嘴唇顫動，彷彿見到了什麼不可思議的東西一般。

那人影高懸天間雷霆之上，彷彿立於天邊九萬里，但杭州城裡的人卻能看的一清二楚，只不過看不清他的面貌罷了。

那人影緩緩抬起了右手，拳頭緊握，在那一瞬間，雨停風靜，仿若方才的一切都不復存在。

“卧槽，我看到神仙了？”

“我也看到了，什麼情況？”

還沒等高陽生開口，周圍的杭州人開始竊竊私語，震撼場面讓人難以相信這是事實。

天邊烏雲散開，斜陽照射杭州城，整個杭州城的空氣質量似乎也變好了些，鳥語花香、風景宜人。

但，那萬里之上掌控雷霆的人影依舊是印在他們的心裏，久久不能忘卻。

電閃雷鳴、狂風驟雨不過維持了幾分鐘的時間，但那道人影卻是讓整個杭州城都震動了。

網絡上，各種短視頻a紛紛出現杭州異像，網絡qq、微信等聊天軟件的群里也有着各式各樣的消息。

而華國官府也已經得到了消息。

整個杭州城都看到了這一幕，包括杭州城官府，杭州的主管官員覺得此事定有蹊蹺，趕忙上報。

在那一瞬間，杭州城事件便與仙人掌城事件、大西洋事件掛了鈎，官府內部也展開了激烈的談論。

不同於激烈談論的官府與轟動全國的網絡，一道青色身影從杭州街頭拂過，路面積水淺淺，布鞋踩水而過，留下陣陣波折。

虞蘇從傳送門出來的時候，確實不經意間搞了一波小雨，但他馬上就接着聲勢，顯了一波聖，表示自己降臨，穩定一下華國的神話之心。

反正是隨手為之，虞蘇也不慌什麼。

“嗯，隨手做些小事兒，明天去仙人掌看看山蛛。”

虞蘇在心中定下了一個目標，這些天他也明白山蛛這小b崽子在仙人掌城幹了啥。

疾病與瘟疫之神？

散播瘟疫？

屠戮一方？

媽的，你把人殺完了我去搞誰的信仰？

杭州第一高等中學內，課餘時間，常威站在教學樓的走廊之外，望着外面陽光普照的景象，有些出神。

班級內，原本應該激昂講課的老師也不見了蹤影，整個走廊充斥着各班的同學與老師。

畢竟方才的雷霆引人注目，似有神靈降世，再加上前些天網絡上一直說什麼超凡事件，這一瞬間就吸引了所有學生的注意力。

其實常威並沒有看到那被稱為神靈的人影。

他出來完了，啥也沒看到雨就停了，很是尷尬。

“真的，那人絕對是修仙者，在我們杭州渡雷劫！”

“我不管他是不是修仙者，我就想知道學校什麼時候放假啊”

“好帥啊”

“你花痴尼瑪呢，你還看到仙人的正臉了么？”

“要你管？泥奏凱！”

“”

他現在只能聽着周圍的同學談論方才是事情，很不開心。

他沒有與其他同學說笑，而是一直盯着天空，似乎有些不死心，想碰一碰運氣，看看那位被稱為神靈的人影會不會再次出現。

神靈，究竟是什麼樣子的？

常威感到很好奇，從小他就接受着唯物主義的教育，對妖魔鬼怪、神仙精靈什麼的都抱以懷疑的態度。

但近些天來，唯物主義似乎慢慢地退出了舞台，一股屬於超凡的風向吹了起來。

這也是常威想要看到神靈的一個原因。

眼見為實耳聽為虛，常威不想因為其他人的看法而失去自己的判斷。

“嗯？”

突然，常威感覺自己身下的欄杆彷彿有點鬆動，還沒等他反應過來，自己的身軀竟有些不受控制，徑直朝着樓下跌了下去！

“卧槽”

千鈞一發的時刻，常威沒有想到任何的急救措施，而是一句卧槽存於內心。

感受着風從兩邊吹過，常威被嚇得睜不開眼，只得希望從二樓摔下去不會運氣不好被摔死。

彷彿過了許久，許久。

那種想象中撕心裂肺的疼痛並沒有傳來，常威疑惑地睜開了眼睛，卻發現地面距離自己還有一米多的距離！

然而，自己就這麼憑空的吊在了距離地面一米的地方！

彷彿有什麼東西從後面抓住了自己，還沒等常威說出疑問，在這突然間，背後那股制衡的力量再度消失，常威重重地跌落下去。

雖然有些疼，但是比從二樓掉下去是小巫見大巫了。

常威緩緩抬起了頭，卻見四周的同學與老師都在注視着自己，一瞬間讓常威頭皮發麻。

這時，自己的一位同班同學發出了尖銳的叫聲：“常威，你還敢說你不會武功？！”

# 第六十四章 癲狂

“常威同學，你是什麼時候發現自己有特異功能的？”

校長辦公室內，學校的校長陪同着一系列的官府官員，和藹可親的看着常威，噓寒問暖，同時詢問着他一些問題。

常威聞言，支支吾吾，沒有說話。

實話實說，常威本人覺得自己並沒有什麼超能力。

但莫得辦法，學校的監控視頻清清楚楚地記錄下常威從二樓摔下去竟然能憑空停留些許時間。

誰知道自己墜樓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啊？

“嗯？常威同學，國家需要你的回答，為了國家，請你認真的回答我。”那官員和藹可親的開口說著。

常威：“”

“我說我一直都不知道，您信嗎？”

校長、官員、班主任老師以及軍官看着常威，沒有說話。

大人，我真不會武功，我可能是天生神力吧。

常威強忍內心的衝動，對着眾人開口道：“當時我在看天，想着那位神仙會不會”

常威緩緩將自己的所見所聞全部說出口，竭盡自己所能讓他們相信這是真的。

聽完常威的一切后，眾人若有所思。

“不如這樣常威同學，你可以和我們去一趟燕京嗎？”

那官員猶豫一陣后，和藹可親地開口笑道：“請放心，只是口述一些問題，沒什麼其他事情。”

“不好吧，我這還有幾個月就高考了”常威有些為難的開口說著。

官員聞言，和顏悅色地開口說道：“這個請常威同學放心，如果你能配合國家完成些許任務，我們可以保證你可以進入你想去的大學。”

這個是最簡單的了。

在這位官員看來，常威很有可能隱瞞了什麼，他無非是想得到些好處，在提出高考之後，他就知道常威想要什麼了。

任意一所大學？

如果真的是超能力者，那當然簡單了，就算你考試0分，燕京和華清都能任你選。

畢竟超能力者可遇而不可求，尤其是第一個超能力者，如果可以為國所用，那麼一定會讓國家超出其他國家很多步。

在與常威交談些許后，官員心滿意足的離開學校，與常威一起坐上了前往燕京的專機。

監控視頻已經傳遞到了燕京，再加上杭州今天出現的詭異場面，他覺得是時候去燕京有個交代了。

“阿爾文先生，你好，我們是白鷹海軍陸戰隊的。”

與華國不同，仙人掌國如今是長夜漫漫，在這個邊境小鎮內，阿爾文的手下已經被白鷹海軍陸戰隊全部控制起來，在他的本人面前也有兩個穿着陸戰隊軍裝的軍人笑着對他講話：“我們替川普總統給您帶來問候。”

在他們眼中，阿爾文現在的長相十分恐怖，與總統交給他們照片中的形象完全不同，只能隱約見到一絲相同之處。

他的皮膚都耷拉在骨頭上，滿是皺紋，頭上白髮蒼蒼，右手早已經消失不見，取而代之的是一個黃金手掌。

“怎麼，你們難道想對我動手嗎？”

阿爾文冷笑一聲，聲音有些刺耳，毫無顧忌地坐在豪華沙发上，左手舉着酒杯，細細品嘗：“冕下庇佑着我，魯本得罪了我，我付出了一些代價讓他去死”

金色的右手在燈光的照耀下閃閃發光，阿爾文雖然身上並無任何武器，但那種有恃無恐的氣勢讓陸戰隊隊員感到莫名其妙。

兩個陸戰隊隊員對視一眼，隨後一人低聲道：“阿爾文，請和我們前往華盛頓吧，總統先生讓我們轉告你，白鷹議會有你的一席之地。”

“我哪兒都不去，讓川普來這裏見我。”

阿爾文得意洋洋地開口，輕輕抿了一口紅酒，看着那幾個海軍陸戰隊的隊員，緩緩開口道：“我是不會離開這裏的。”

若是在以前，阿爾文見到海軍陸戰隊后可能會瑟瑟發抖，畢竟海軍陸戰隊可以說是白鷹的精銳部隊，是他們黑幫最為恐懼的對象之一，但現在呵呵。

在經歷過“疾病與瘟疫之神”冕下的折磨后，海軍陸戰隊算個什麼東西？

雖然他在“疾病與瘟疫之神”冕下眼中只不過是條狗，是個供娛樂的玩具娃娃。

但他畢竟是“疾病與瘟疫之神”冕下的人，正所謂打狗也要看主人的。

如果他被殺，那麼“疾病與瘟疫之神”冕下一定會認為白鷹不給面子，會去搞一波白鷹國。

嗯以上都是阿爾文自己的推測，不過他自己認為這些推測都是八九不離十了。

“阿爾文先生，請不要讓我們難做。”海軍陸戰隊隊員微笑道。

“怎麼，殺了我啊？”

阿爾文露出詭異地笑容，渾身的皮膚都顫動起來，紅酒撒了一地。

他緩緩地站起身來，把臉近乎貼在了海軍陸戰隊隊員的臉上，玩味地說道：“來啊，殺了我。”

阿爾文的眼神是那種近乎於瘋子的感覺，白鷹陸戰隊隊員有些不寒而栗，感覺有些

他們愣在原地，有些猶豫。

“不殺我？”

阿爾文桀桀一笑，讓在場的所有人感到有些恐懼。

忽然，阿爾文不知從哪兒掏出一把匕首來，死死地抵住自己的喉嚨，血跡微微滲出，表情有些癲狂：“來啊，不想讓我死，就趕緊滾出去！”

“我死了，白鷹的一座城市將會給我陪葬！”

“退後，退後。”

海軍陸戰隊的隊員紛紛後退，退出了別墅。

對於阿爾文，他們根本就無可奈何，很憋屈。

打也不能打，殺也不能殺，綁也不能綁，甚至於碰都不能碰。

本來還指望半嚇唬半安撫，畢竟在他們的情報里阿爾文只不過是個學歷不高的貧民窟黑人而已。

誰知道現在跟個神經病一樣，搞得人不寒而栗、毛骨悚然。

“撤吧，回去吧這裏發生的一切，老老實實、完完整整的都給彙報給國會大廈。”

白鷹海軍陸戰隊的隊長望着身後的別墅，深深地嘆了口氣。

這裡是他們海軍陸戰隊為數不多的幾次受挫之處，實在是無可奈何。

“我遲早會帶着海軍陸戰隊回來的。”

# 第六十五章 人鮫

仙人掌國的邊境小鎮里，一家不大的院落中，電腦上播放着指環王的作品，沙发上卻做這個翹着二郎腿的亞裔青年。

在他面前，一個額頭布滿鱗片、身着碧綠斗篷的男子尷尬的站在那裡，低頭不語。

“山蛛，說說吧，你都幹了些什麼？”

坐在沙发上的虞蘇微微一笑，對着山蛛緩緩開口道：“疾病與瘟疫之神？”

“真是什麼事情都瞞不過冕下您。”

山蛛陪笑地說著，在一旁阿諛奉承道：“冕下，您這次來尋小神，是不是有什麼大事吩咐？”

“倒是有一件事。”

虞蘇點了點頭，看着山蛛，緩緩開口道：“你待會兒回有虞氏，守在那裡，有什麼事情隨時給我傳訊。”

山蛛聞言，恭敬地拱手，沒有說話，表示聽從虞蘇的吩咐。

“你在這裏乾的事情挺好，我很欣賞。”

虞蘇點了點頭，對着山蛛緩緩開口說著：“那阿爾文似乎是個可造之材，如果可以，你可以以他為引子，適當的給予一些特殊能力。”

“你這個疾病與瘟疫之神的名頭一定要在整個仙人掌國響徹，讓該國的所有人都畏懼你的名字。”

虞蘇接着說道：“這樣一來，你也可以為我造勢，從側面烘托出我的強大你做的很不錯。”

山蛛聞言，喜悅之情洋溢，立馬恭維道：“冕下謬讚，小神何德何能竟由冕下讚歎”

“行了，別廢話。”

虞蘇強行打斷了他的話語，接着開口道：“重點注視一個名為鹽淋的女子，她肚子里的那孩子很不一般，如果出了什麼事端，我要你好看。”

“明白！”

山蛛神情一凌，對着虞蘇嚴肅地說著，虞蘇見狀便祭出玻璃門，山蛛二話不說躍入門內，剎那間消失在地球上。

山蛛返回之後，虞蘇盯着電視中的指環王大戰，感覺有點意思。

山蛛來這麼久，都擱這兒看電視呢？

有點意思。

虞蘇微微一笑，提山蛛暫停了電影，化作一縷霞光，消失在房間內。

他在杭州隨手做了幾件好事兒，在這裏就搞一點事兒吧。

“總統先生、國務卿先生，事情就是這樣，阿爾文要求你們到邊境與他面談。”

海軍陸戰隊隊長站在國會大廈內，連衣服都沒換，對着國務卿與總統說道。

總統與國務卿也很苦惱。

這些天他們待在國會大廈的時間已經超出平時一個月太多太多了，他們現在辦公甚至都不去白宮了。

“要求我們去邊境，與他面談？”

川普總統猶豫片刻，欣然開口道：“當然可以，我隨時都可以去跟他談談。”

“總統先生，還有一件事。”

見川普如此熱衷與阿爾文面談，海軍陸戰隊的隊長猶豫片刻，接着說道：“阿爾文先生的狀態似乎不太好。”

緊接着，他又將自己的行軍記錄儀給呈交出來，將當時的情景給再現。

在看到骨瘦如柴、皮膚耷拉在骨頭上的獨手老頭時，在場所有議員都不敢相信這個是資料上的阿爾文。

阿爾文在資料上显示，他才二十六歲，正值壯年，怎麼可能是這種八九十歲的樣子？

“這是阿爾文？”

雖然海軍陸戰隊的隊長說了很多遍，但看到記錄儀里垂垂老矣的阿爾文，川普還是有些不相信。

“是的，總統先生。”

海軍陸戰隊隊長不卑不亢，接着道：“我們審訊了他的手下，經證實這確實是阿爾文。”

在這一瞬間，川普已經不想不與那位“疾病與瘟疫之神”尋求合作了。

萬一那個“疾病與瘟疫之神”也這樣對待他怎麼辦？

川普今年已經七十多歲了，可不想像這個二十六歲的小伙子一樣。

“我嗯”

川普沉默片刻，說不出話來，議員們在看到阿爾文的慘狀后，也明白了些什麼，不在開口。

“我們其實沒有必要迎回疾病與瘟疫之神，只需要和他在地上的代行者，阿爾文先生交個朋友，達成合作關係就可以了。”

國務卿開口打斷了尷尬的局面，對着議會議員們侃侃而談。

邪神是肯定不能被自己堂而皇之的供奉起來，只能偷偷摸摸的合作。

這種情節他們白鷹是最擅長的了。

嘴上喊着打壓打壓，手上卻和邪神狼狽為奸放心，他們有經驗，絕對不會被發現。

如果被發現了打死不承認不就完事兒了。

國務卿理智道：“所以，我覺得我們可以去接觸一下那位阿爾文先生。”

“不，我不去。”

川普的頭搖得像撥浪鼓，絲毫沒有先前興緻勃勃的狀態，而是有些興緻缺缺：“我是總統，每天要處理很多的事物，不能去見那位阿爾文先生。”

你之前可不是這麼說的。

國務卿心中吐槽一聲，也不打算強求，而是準備打算讓專門的外交人員去與阿爾文接觸。

總統先生畏懼，他們也是可以理解的。

仙人掌國海邊，幾個漁民忙碌地收拾着漁網，本次的收穫十分的豐富，讓他們喜上眉梢。

“收成很好，今年我可以為家裡置辦很多傢具了。”

一個蒼老的漁夫望着收穫滿滿的漁網，笑着說著。

“你還要跟這裏住啊？”

一旁一個較為年輕的漁民瞥了一眼漁夫，開口道：“仙人掌現在估計要完了，就連邪神都出來了，嘖嘖我要是有錢，早就去白鷹國享受生活了。”

老漁民搖了搖頭，輕笑着沒有說話。

白鷹國享福？是個不錯的想法，但

錢啊。

老漁民在心中感慨着年輕人的幻想，還沒說完，卻突然見到年輕人的表情愣住。

“怎麼了？”

老漁民疑惑地將腦袋轉了過去，卻見到了令他震驚的一幕。

原本平靜地海面開始迅速波動起來，漩渦在海面中央凝聚，如同水颶風一般！

那水颶風開始緩緩凝聚成一個又一個的怪物！

那怪物魚尾人身，相貌醜陋，呲牙咧嘴犹如猛獸，異常的恐怖。

他們的手上拿着類似於叉子的東西，猙獰地朝着岸邊飛奔而去！

s：求推薦票～

# 第六十六章 鮫人戰士

“美美人魚？”

岸上的年輕漁夫都看呆了，有些不知所措。

“美個屁的人魚，跑啊！”

老漁夫暗罵一聲，提着年輕漁夫便快速朝着內陸奔跑而去，甚至連漁網都沒有收。

“噗嗤！”

還沒等他們奔跑多遠，身後突然傳來爆炸一般的聲音，年輕漁夫回頭望去，卻發現一切都已經歸於平靜。

“等等！”

年輕漁夫連忙叫住了老漁夫，他們兩人獃獃的看着身後的海面，彷彿剛才一切都不復存在。

“幻幻覺？”

老漁夫期期艾艾地說著，感覺自己的雙眼出現了某種幻覺。

年輕漁夫咽了口吐沫，結巴地說著：“可可能吧。”

隨後，年輕漁夫與老漁夫對視一眼，急急忙忙地將漁網收回，打算趕緊離開這裏。

估計最近幾個月他們都不會打漁了。

太平洋海平面，虞蘇立於此，揣着下巴沉默，似乎在思考着什麼。

“用靈氣捏出的鮫人根本沒卵用，需要自己操控，消耗也挺大的，跟玩提線木偶一樣。”

“怎麼樣才能讓他一直自由行動，而且擁有部分智慧呢？”

這一點讓虞蘇有些想法。

他還沒有創造一個生物種族的能耐，只能在地球有一點想法了。

在異界，虞蘇只能算是一個有戰鬥力的神，但在地球他的操作可就多了。

特別是那鬼嬰給了他靈感。

既然這個世界上有靈魂的存在，那麼結合氣運創造一個新生物豈不是有些搞頭？

這一點是虞蘇打算嘗試的。

虞蘇深入太平洋海底，感受着水下的壓力，望着四周遊盪的魚，開始大肆收攏它們的靈魂。

虞蘇就像一個靈魂收割機一般，在海下一站，附近的魚紛紛朝着虞蘇自動涌去，靈魂集結在虞蘇的手中，發出璀璨的光芒。

虞蘇一站就是一小時，這一小時內虞蘇感覺自己就是一個沒有感情的魚類殺手。

他也沒數收了多少魚類的靈魂，大概幾萬吧。

這幾萬的魚類靈魂集結在了虞蘇的手上，璀璨的光芒十分令人難忘，但虞蘇可以清楚的覺察到這些靈魂體的思想有多麼的暴躁、雜亂、沒有規則。

“這樣子，永遠都沒有辦法形成智力啊。”

虞蘇感到有些頭疼，別說這是幾萬魚類靈魂混合在一起，就算是一隻魚類它都沒有辦法擁有如同人類那樣自由施展的智力。

“嘖，還是得找個人類的靈魂來主導，否則根本沒什麼卵用。”

虞蘇開始操控靈氣一點一點的抽出那些混亂的思想，準備為人類靈魂入住做好基礎。

大概又去了六個小時的思想，虞蘇這才搞完，然後開始試着創造身軀。

嗯這些東西比他想象的要難很多。

本來虞蘇還以為自己用不到十分鐘就能用着地球已有的資源創造出一個新的種族。

嗯，虞蘇想的太簡單了。

到現在為止，自己已經用了七個小時的時間，一隻都沒有造出來。

按這種速度下去，起碼要一天的時間，虞蘇才能完成這個鮫人的設想。

不僅如此，虞蘇消耗的靈氣也是一個問題，差不多需要自己在地球上一整天的靈氣了。

“給尾巴上整個鰓吧，再來個鰭，鱗片也要整上，這個很重要”

“下半身就這樣算了，上半身捏臉我不會啊！”

“算了，猙獰點，胸膛肚子什麼的搞點肌肉，臉上帶着魚的器官，整猙獰點，顯得恐懼。”

“等什麼時候捏女性的時候在認真一點，接這樣。”

虞蘇又忙碌了一個小時，終於將身軀給整了出來，讓他有些滿意。

猙獰的鮫人戰士，虞蘇很滿意。

不，這是在外國，這應該叫人魚戰士。

在搞完這鮫人戰士之後，虞蘇準備去尋一個靈魂了。

從太平洋底下鑽出，一路朝着北美洲飛去，開始尋找一個剛死不久的靈魂。

虞蘇沒有強行害人取靈的習慣，對於那些橫死之人，虞蘇也算是給了他們一個新生。

畢竟地球沒有地府輪迴，這一點虞蘇可以確認。

雖然，虞蘇給予的新生可能會讓他們失去過往的記憶，而且可能會強加某些記憶，但能活着也就很不錯了。

一路在幾個城市遊盪，倒是看到不少的靈魂。

但大多都是那種自然死亡的老年靈魂，這些靈魂很快就消散在天地間。

還有就是因病而亡的靈魂，這種靈魂倒是也可以接受，但這些病死的靈魂不是小孩就是老人，正值壯年的靈魂很少。

在城市裡遊盪他幾個小時后，虞蘇才找到了一個最為合適的人選。

一位出車禍而死的青年印第人。

虞蘇迅速收走了這個靈魂，用着靈氣維持，不讓他消散。

隨即，虞蘇迅速地飛離城市，來到海邊，準備搞一波鄭重其事的一幕。

虞蘇深吸一口氣，緩緩將那雙目獃滯的印第人靈魂植入軀體之內，伴隨着數萬魚類靈魂，一股靈氣風暴瞬間形成。

同時，虞蘇迅速地開始清除記憶，編造一些記憶填入其中。

“你是海神最忠誠的僕人比恭弘=叶 恭弘，為這裏本土居民的守護者，雖然不是神，但庇佑着一方百姓，剛剛蘇醒，還不清楚現在的情況。”

以虞蘇為中心，海水瞬間波動起來，潮濕地海水掀起巨大的波浪。

躺在那裡的鮫人戰士緩緩睜開了雙目，黑色的眼眸明亮閃着光芒。

他有些手足無措地望着四周，見到虞蘇憑空站在他的面前，立馬就三叩九拜，用着一種奇特的語言說著自己激動的心情。

根據虞蘇猜測，那種語言多半是印第人的語言。雖然陌生，但虞蘇還是能懂其中的意思。

虞蘇畢竟是神，交流毫無語言障礙，如果神靈不可能會因為不懂外語這件事兒搞出事端的。

“冕下。”

鮫人戰士比恭弘=叶 恭弘恭敬地對着虞蘇行禮，虞蘇也可以明顯的看出他還有些不適應這具軀體。

“嗯。”

虞蘇點了點頭，隨手將海水用靈氣凝固，形成一塊三叉戟，送給了比恭弘=叶 恭弘，同時開口道：“好好適應你的軀體吧，以後就在仙人掌這一塊庇佑漁船。”

“有什麼事情，向我祈禱。”

# 第六十七章 伊萬

夜幕下，幽藍的海水裡，點點星光揉碎了的身影，大海中的身影映月而行。

鮫人比恭弘=叶 恭弘操持着三叉戟，認認真真地巡視着海域，認真的讓自己看起來嚴肅無比。

他知道自己剛剛復蘇，腦殼有點疼，很多事情想不起來，只記得自己是海神冕下最忠誠的戰士，願意為海神冕下奉獻終生。

他遵循海神冕下的指令，在仙人掌國附近的海域巡視着，庇佑一方海域平安。

這一天，他除暴安良，維護了海族的平安，趕走了很多意圖捕捉魚類的漁船，他感覺自己已經出色的完成了海神冕下交給他的任務。

心安，意滿。

這就是鮫人戰士比恭弘=叶 恭弘現在的想法。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遠處再一次傳出了人類船舶的聲音，鮫人戰士比恭弘=叶 恭弘雙眸深邃，心裏已經有了些火氣。

怎麼回事兒，非逼我出手殺人？

比恭弘=叶 恭弘的身子潛入海中，消失在層層浪花中。

“你說的那個怪物就在這附近？”

簡陋的油船中，一隊隊手持武器的黑幫成員囂張地指着一個老實巴交的漁民，大聲呵斥道：“如果我們沒有找到那怪物，回去就蹦了你全家！”

漁夫瑟瑟發抖，不敢回應。

見這漁夫這麼慫，小頭目暗罵一聲晦氣，隨手將漁夫打暈，來到老大身邊，立馬給老大點了一支煙，點頭哈腰的說道：“老大，咱們為什麼要出海找那什麼怪物，待在岸上快活多好啊？”

他們是鱷魚幫，是仙人掌國最大的軍火供應商，平日與骷髏幫平分秋色。

但由於骷髏幫的老大魯本意外橫死，現在在仙人掌國最大的黑幫自然就成了鱷魚幫。

“你懂什麼？”

老大望了那頭目一眼，諷刺地搖了搖頭。

雖然骷髏幫的老大魯本死了，但他們鱷魚幫卻並沒有稱霸，反而還不如以前。

一方面是多國聯合軍隊入駐仙人掌城，另一方面卻是關於阿爾文的

如今的骷髏幫上下皆以阿爾文為首，阿爾文此人據說和那位在仙人掌城搞下事端的邪神有關。

這個消息十有八九是真的。

因為他已經得到消息，白鷹的海軍陸戰隊曾經氣勢洶洶的找上了阿爾文，結果最後卻灰溜溜的離開。

這已經是實錘了！

骷髏幫的阿爾文真的和“疾病與瘟疫之神”有關係！

再加上自己的老對手魯本死的不明不白，這讓鱷魚幫的這位來自北極熊的大漢伊萬·伊萬諾維奇·伊萬諾夫感到慌張。

他媽的，萬一這個叫阿爾文的慫包求那位“疾病與瘟疫之神”對自己出手，那麼自己豈不是gg？

於是這两天鱷魚幫的伊萬老大天天派出幫眾打聽有關這個的消息，最後意外得知了這裏海域竟然有怪物出現的傳聞。

於是便粗暴的抓了一個漁民，讓他帶自己來到這裏，讓自己成為這個怪物的合作夥伴，對抗阿爾文。

在伊萬看來，這被稱為怪物的東西既然會出現在這裏，那麼是不是說明它有意和“疾病與瘟疫之神”競爭？

“疾病與瘟疫之神”既然已經扶持了阿爾文、把握了骷髏幫，那麼自己這時候獻上鱷魚幫，應該沒什麼毛病吧？

雖然這麼想着，但伊萬的心裏很沒底氣，他也不知道這怪物是什麼東西，究竟有沒有理智，可不可以溝通。

但他祖國的鄰國有一句話說得好，富貴險中求，如果自己這都感到害怕，那還有什麼資格自稱資格北極熊人呢？

“咚，咚！”

突然一陣波浪，木船的發動機被熄滅，一陣劇烈的晃動，差點把這個天不怕地不怕的北極熊老大伊萬給甩到水裡。

“墨利，你他媽開的什麼船？！”

木船在海平面上往前飄蕩着，被摔了一個踉蹌的伊萬怒罵道。

還沒等伊萬上前給自己的手下一個大嘴巴子，他卻發現自己面前的海水中開始形成了一個小的漩渦。

剎那間，一個人首魚身、面目猙獰的怪物從海面下緩緩鑽了出來，怒視着滿船的黑幫成員。

雖然這人首魚身的怪物明目猙獰讓伊萬有些噁心，但伊萬還是心中一喜，大聲對着左右喊：“別開槍，別開槍，誰開槍我就把誰丟下去餵魚！”

在喊完之後，伊萬又立馬轉過身來，正視着眼前這個“怪物”，露出了微笑，正準備說些什麼，卻見那怪物緩緩抬起了覆蓋鱗片的右手，船登時開始被水波蕩漾起來。

“我們沒有惡”

還沒等伊萬說完，一道槍聲突然響起，子彈呼嘯地朝着那“怪物”射去，擊打在它的鱗片上，擦出火花。

“噌！”

伊萬暗叫一聲不好，但也來不及回頭處理那位開槍的小弟，他緊緊地盯着眼前的“怪物”，見那“怪物”果然憤怒，似乎要對他們發起進攻。

“我去你媽的，開槍，打！”

在這一瞬間，伊萬已經知道自己的計劃破產，心裏無數遍咒罵著那個擅自開槍的小弟，同時大聲指揮射擊。

“彭彭彭，彭彭彭！”

在伊萬下令的一瞬間，各式各樣的武器從黑幫成員手中吐出火舌，朝着那“怪物”瘋狂的飛射而去。

他們見到這樣的怪物，早就已經心懷恐懼，如今有了伊萬的命令，下意識的便扣動扳機，開始掃射。

“鏘，鏘，噗嗤！”

那“怪物”的鱗片雖然堅固，但抵擋了沒幾枚子彈，後方重武器射出的子彈基本上是輕而易舉的穿透了它的身軀，打出一片一片的血霧。

鱷魚幫的幫眾見狀，信心大增，登時認為“怪物”也不是不可戰勝，露出了囂張的神情。

“嘶！”

突然，那身負重傷的“怪物”突然間發出一道震耳欲聾的聲音，讓船上的人腦殼一疼，手中的動作不由減緩了些許。

緊接着，一道翻天覆地的海浪朝着這裏打來，瞬間就淹沒了小木船！

與此同時，一道熟練的白鷹式英語傳到伊萬耳朵里，但伊萬卻已經來不及反應。

“我乃海神冕下的僕人，海洋的代行者，受王者的庇佑，傷我者形同與大海宣戰！”

“王會給予你們毀滅！”

# 第六十八章 瘋子

“唔”

熟睡中的漁夫約爾迪感覺腦袋抽痛異常，彷彿被人用棒子狠狠掄了一下。

周圍濕漉漉的，約爾迪奮力的爬起，迷茫地望瞭望四周，望着一望無際大海與濕透的衣服，有些不知所措。

他隱約記得昨天晚上自己被一群手持武器的黑幫抓住，強行命令自己出海，最終被他們打暈，不省人事。

怎麼自己現在出現在這裏？

約爾迪頭疼地想着，他想出了很多種可能。

黑幫大發慈悲，把自己送在這裏了？

黑幫打自己打暈，扔下海等死，自己被風浪吹到這裏了？

但這些始終都是約爾迪自己的猜測，並不是什麼石錘。

“我的船”

約爾迪的內心有些失落，但他很快就調整了起來，被恐怖的鱷魚幫挾持了一晚上還能活着回來，已經是不易的事情了。

“嗯？”

約爾迪環視了一眼四周，突然愣了一下：他發現了一個人影。

那個人影衣服破破爛爛，雙臂都是血痕，雙目無神的坐在爛泥堆里，張着嘴，附近有一把手槍，但已經沒了子彈。

約爾迪一眼就看出了這個人的身份，他就是當初在木船上的黑幫小弟之一！

一身冷汗登時被嚇出，約爾迪臉色發白，有些不知所措。

大腦一片空白之下，約爾迪緩緩朝着那人走去，卻見那黑幫小弟依舊坐在地上，雙目無神。

見那黑幫成員沒有反應，約爾迪的膽子漸漸打了起來，他朝着黑幫成員面前走去，在他的面前蹲下，看着他的眼睛。

空洞、無神，彷彿世間一切都與他沒關係。

約爾迪見過黑幫成員掉落了手槍，信心大增，碰了碰黑幫成員，出聲：“誒！”

在他觸碰那黑幫成員的一剎那，黑幫成員的身子突然激烈的抖動起來，眼神中充滿了恐懼，嘴裏還說這一些約爾迪聽不懂的話語。

“怪物！！！怪物！！！”

“海洋海神”

“人魚王，人魚王”

“怪物！！！”

“海神發怒水！水！！”

那黑幫成員胡言亂語，約爾迪根本就不明白他到底再說的什麼。

“別慌，冷靜，冷靜。”

約爾迪意圖制止那黑幫成員的慌亂局面，但卻沒有什麼成效。

約爾迪一直在他附近游轉，聽着那黑幫成員一直不停的說著什麼“怪物”、“海神”、“人魚王”、“大水”之類的話語，讓約爾迪感覺有些毛骨悚然。

“什麼怪物，什麼海神，什麼大水？”

約爾迪蹲在那黑幫成員面前，看着黑幫成員。

那黑幫成員聽到約爾迪這樣詢問，眼神有些躲閃，彷彿聽到了什麼可怕的東西，不敢與之對視。

“回答我！”

約爾迪不知哪兒來的勇氣，雙手直接摟住了那黑幫成員的頭，讓他們四目對視。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那黑幫成員力氣大的很，直接把約爾迪掙脫開，把約爾迪重重地甩到一邊，自己則是抱着腦袋痛哭流涕。

“呼，呼～”

約爾迪深吸一口氣，望着黑幫成員，若有所思，隨後帶着笑容來到黑幫成員面前，輕聲細語，對着他很好。

漸漸，那黑幫成員似乎信了約爾迪，隨着他往約爾迪家中而去。

約爾迪是漁夫，他的家就在大海附近。

“嘭！”

約爾迪一把推開自家的門，見家中老母憂心忡忡地圍了上來，還沒等主動開口，卻見約爾迪道：“母親，我們要發了！！！”

“我要去大城市住大別墅了，哈哈哈哈。”

“啊？”

約爾迪的母親被自己兒子的這種狀態給搞得手足無措，當她看到約爾迪身後的黑幫成員后，更是嚇了一大跳。

“你你入鱷魚幫了？”

除了這個，約爾迪的母親想不到別的其他什麼。

“跟你說不清。”

約爾迪沒有理會他母親的詢問，快速來到桌前，望着電視上附着的白鷹聯繫方式，立馬撥打了電話。

“你好，白鷹特殊病毒諮詢所，請問先生是發現了特殊病毒嘛？”

電話另一邊的聲音有些乏力，看起來心不在焉。

這是白鷹駐仙人掌城的聯繫方式，負責的是了解仙人掌國其他地域是否發生同樣情況。

但那群仙人掌國的國民但凡出現了一點病狀都會打電話，實在是讓白鷹國的這位招待人員提不起精神。

“我沒有遇到特殊病毒，我在海邊見到了一種怪物！”

約爾迪立馬開口，對着電話對面的人說著，同時，約爾迪還怕白鷹人不信，接着道：“鱷魚幫的人和那怪物火拚，全軍覆沒！”

“請稍後。”

在聽到約爾迪這樣說后，電話的另一邊迅速換了一個人，一個陰沉的男子聲音傳來：“你好，請說具體一點。”

“具體你們可以來這裏詳談，我需要十萬不，一百萬美金！”

約爾迪興奮起來，對着電話的另一邊說著：“你們先給我五萬美金，然後我再告訴你地址，我是不會騙你們的。”

“怪物、海神、人魚王、水災！”

約爾迪將那黑幫成員的話對着白鷹人重複的說了一遍，電話另一邊沉默片刻后，說了一聲好。

隨後，電話便被掛斷。

約爾迪心滿意足，看着那黑幫成員，感覺自己將要成為一個有錢人了。

一百萬美金，這該怎麼花啊？

約爾迪已經陷入了金迷酒醉的幻想中了。

另一側，仙人掌城，剛剛掛斷電話的軍士立馬上報此地最高統帥，而白鷹海軍上校毫無疑問，當即對着左右吩咐道：“直接破譯信號來源地點，派出一隊人去查看情況。”

“全副武裝，必要時刻可以用我白鷹國大勢壓迫仙人掌國，讓他們調動當地警力配合我方行動！”

“海軍陸戰隊隨時待命，如果此事為實，直接出發！”

白鷹海軍上校知道，這最新消息很有可能是真的。

因為他們在兩國海岸邊境的雷達显示，昨夜那裡出現波及範圍較小的巨大海浪。

今天，立馬有人來檢舉

這一舉一動，真的是天佑白鷹國啊！

s：求推薦票～

# 第六十九章 行動

“你好，我們是官府漁業部門的工作人員，請你開一下門。”

門外響起了敲門聲，約爾迪為之一愣，感覺不太對勁兒。

他和本地漁業部門的工作人員也算是“合作”過很多次，對他們的聲音很熟悉。

約爾迪從來都沒有聽過這次的聲音，登時讓他有些警覺：“你是誰，以前負責登記的艾斯呢？”

“他生病了，來不了。”

外面的聲音清脆利落，但約爾迪怎麼感覺都覺得有些不對勁兒。

還沒等他回話，突然一股巨力瞬間就把他家的門給踹開，絡繹不絕的組裝人員闖進了他的家中，大聲呵斥着他。

“等等，你們是什麼人？！”

約爾迪老老實實的雙手抱頭蹲在地上，對這些人的身份百思不得其解。

“白鷹海軍，說說看，將你電話里的內容完整的複述一遍。”

幾個士兵隨手拖來一個沙發，一個類似於隊長的人物大大方方的坐了上去，對着約爾迪微笑道：“你還有一個母親，和一位嗯，那是誰？”

冰冷的槍械指着約爾迪的腦子，這一刻約爾迪無比的清醒。

“那是我說的核心，鱷魚幫的倖存者。”

約爾迪深呼吸口氣，盡可能讓自己冷靜下來，對着白鷹海軍的軍官說道：“當日，我”

面對死亡的威脅，所有人都會異常的清醒，就如同現在的約爾迪一般，他感覺自己已經覺查到了一切的前因後果。

人心不足，蛇吞象。

約爾迪嘆了口氣，還沒等他說完，卻被那軍官制止：“我的級別不夠，請你配合我們，與上校說明情況。”

“好的，請把我房間里的那位一同帶走。”約爾迪點了點頭，心裏打着鼓。

“當然，那也是一位重要的人選。”

海軍軍官見約爾迪如此配合，對着約爾迪笑道：“如果可以，我們會給予你一定的獎勵，請放心。”

“希望如此吧。”

約爾迪喃喃自語，望着擔憂的母親，微笑地跟着她打了個招呼，隨着白鷹海軍一同離開。

“怪物！怪物！海神！嘿嘿嘿，人魚王”

另一邊，那黑幫成員雙目無神，被海軍士兵牽扯着不斷說出斷斷續續的話語，讓約爾迪有些凄涼。

此去或前程似錦，或萬劫不復。

鮫人戰士比恭弘=叶 恭弘躲在海洋之下，獨自恢復着傷口。

他受傷很重，差點要了性命。

不遠處，虞蘇注視着鮫人戰士比恭弘=叶 恭弘，感到有些鬱悶。

鮫人戰士比恭弘=叶 恭弘也算是他一手創造的生物，在虞蘇的設想里鮫人戰士比恭弘=叶 恭弘應該很厲害的。

結果還沒創造两天，就給人打成了篩子，要不是自己及時趕到給了一個浪花把那船給打翻，鮫人戰士比恭弘=叶 恭弘估計就命喪大海了。

虞蘇給予了鮫人戰士比恭弘=叶 恭弘部分的水能權力，也為比恭弘=叶 恭弘重新安裝了防禦力更加堅硬的鱗片。

如果這次比恭弘=叶 恭弘再一次垂死，虞蘇只能說自己不適合創造種族了。

同時，虞蘇又看了一眼鮫人戰士比恭弘=叶 恭弘，對着他發布的新的神諭：“從此之後，庇佑吾之子民，不得隨意插手人間瑣事，若是有邪神作亂，可除。”

引導一下，免得再出現庇護魚類趕走漁民的狗血事件了。

雖然我自稱海神，但並不是說我要庇佑魚類啊！

魚又不能給我提供信仰，我庇佑個鎚子啊！

虞蘇在心中忍不住吐槽，事到如今他也只能做到這裏了。

“冕下，我一定會遵守您的囑託，保護大海，打擊一切邪惡！”

鮫人戰士比恭弘=叶 恭弘在得到虞蘇的神諭后，立馬對着大海深處鄭重其事地拜道，渾身正氣凌然，犹如一位正義使者。

算了，你愛怎麼樣就怎麼樣吧。

虞蘇也不想搭理比恭弘=叶 恭弘了，他願意怎麼搞就怎麼搞吧。

接下來，虞蘇要去給蘇子安調理一下身體，讓他的身軀做到可以吸取靈氣的境地。

血紋戰士有呼吸法，能夠吸收天地靈氣，打磨身體，為自己所用。

但這呼吸法在地球上並不適用，血紋戰士晉陞最主要靠的是與猛獸廝殺，而不是修行。

專門修行的呼吸法虞蘇也沒見過，因此蘇子安如果想要變強，只能讓虞蘇給他改一下身體，讓他擁有部分靈氣。

想要更進一步，那麼需要能夠靠呼吸法修行的呼吸法出現了。

現在的異世界，一切都還是起步階段，根本就沒有什麼修仙功法，只有最原始、最基礎的版本，呼吸法。

巫的進階也全靠自己的命運，神靈更是連個等級劃分都沒有，強弱全靠自己感覺，簡陋的很。

虞蘇很像從地球掏出幾萬把冒藍火的加特林，迅速幫助有虞氏壯大，推動社會生產力。

然而那個玻璃門根本就做不到！

在之前，虞蘇試過將電視、書本運過去，結果沒有任何辦法。

就在之前，虞蘇又試着把槍械、鋼器、鐵器、青銅器等一些列物品運輸，同樣做不到！

而穀物之類，最初運送的靈氣不多，但越往後越大，把虞蘇抽幹了說不準都沒法維持一個萬人部落一個月的糧食。

因此，虞蘇也粗略的做了個判斷。

這個玻璃門，只能運送某些生物以及異界已經擁有的東西，而且還不能太多。

地球的生物過不去，只能靈魂體經過。

而異界的生物卻輕而易舉的可以進入地球，這一點完全就是個不平等條約。

這一點倒是讓虞蘇很限制，失去個很多壯大有虞氏的方式。

當然，就算沒有限制，虞蘇也不太敢讓有虞氏人手一把加特林毀天滅地

畢竟那個世界可是有真神的存在，鳳凰、真龍、金翅大鵬鳥

山蛛這個弟中弟都不畏懼部分槍械，能在仙人掌國掌控雷電，更不用說那些大佬級生物了。

想到這裏，虞蘇不由露出會心一笑。

“任你真龍鳳凰，戰將百萬，我皆可破之。”

虞蘇的底氣，來自地球，來自地球上諸子百家先賢之經驗。

以及地球上這七十五億的人口。

終有一日，異界將會統一，而虞蘇也將立於眾生之上，成就天帝。

# 第七十章 洗髓

“這就是我所知道的一切。”

在一間封閉的小屋子內，約爾迪老老實實的將自己知道的情況一律告知了白鷹軍方駐紮在仙人掌的這位上校。

“辛苦你了，請和我們返回白鷹，還有一些特殊事物要處理，請見諒。”

上校帶着笑容看着約爾迪，彷彿是在和約爾迪商量，但語氣中的那種不容否決的態度讓約爾迪毫無選擇的餘地。

“當然可以。”

當約爾迪說出這句話后，上校便又與約爾迪敷衍了幾句離開，只剩下約爾迪一人獨自就在這封閉的屋子內。

除此之外，約爾迪也能察覺到門外有士兵巡視，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自己的自由。

但這也讓約爾迪鬆了一口氣，他安全了。

他剛才與那白鷹上校對話可緊張的不得了，約爾迪從來沒有和大人物講過話。

“榮華富貴什麼的無所謂了，活着最重要。”

這個時候醒悟，約爾迪覺得還不算晚。

另一邊，黑幫成員的信息都已經被白鷹完完整整的調查了出來，他的名字叫馬西莫·薩馬爾蒂諾，是仙人掌本地人，鱷魚幫的一個小頭目。

在信息上，他的智力無疑是正常的。

但現在

“精神病人啊”

上校軍官嘆了口氣，望着這個不停在房間里大聲嚷嚷的馬西莫，感覺心力交瘁。

“醫院的醫生來了沒有？”

上校詢問着一旁的軍士：“我記得我好幾個小時前就吩咐過了。”

“長官，我們這裏只有急救醫生，沒有心理醫生！”

軍士大聲回應着上校道：“為了確保隱秘性，我們只能從國內調派醫生前來，時間耽擱的十分久，大概半個小時后我方頂級心理醫生就會抵達。”

“？”

上校聞言突然一愣，陷入了沉思：我們為什麼不帶着馬西莫和約爾迪直接撤退到白鷹國內呢？

燕京，一間舒適的賓館內，一位渾身正氣的軍人坐在常威的對面，對着常威微笑地詢問着問題。

常威也將自己知道的一切都報告了上去。

對於超能力，他是真的不知道啊！

常威的神情不似假的，而且眼前的這位軍人也不太相信常威這個十七歲的孩子有如此高超的演技。

“既然如此，常威同學明天可不可以和我們去一趟醫院，讓我們給你做一套全面的檢查？”

年輕軍人對着常威輕聲細語，如同對着自家晚輩，讓常威好感大增，連忙點頭：“當然可以，我也想知道我的身體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見時間已經將近凌晨，軍人便不在打擾常威的休息，而是起身來到門前，輕聲道：“那我就不打擾你休息了，有什麼事情可以通過前台電話聯繫我，我的名字叫方守清。”

說罷，房門被輕輕地關閉，常威見那位名為方守清的年輕軍人離去，也是如釋重負，躺在床上。

他確實不知道自己身上發生的什麼情況，但之所以會感到如釋重負，主要是因為和軍人交談。

任何人見到警察、軍人找上自己交談，第一反應都是害怕，就算沒有犯什麼事兒，都會有一種莫名的心態。

這也是正常的心態。

“明天去醫院檢查，我就可以知道我的身上究竟出現了什麼情況”

常威躺在床上，喃喃自語着，逐漸陷入了夢鄉。

常威毫不擔心。

與此同時，魔都的國際飛機剛剛抵達魔都國際機場，林誠從飛機上下了機，提着行李箱，迅速地朝着機場外走去。

然而還沒有兩步，林誠突然睹到了一處網咖。

毫不猶豫，林誠走進了這裏，開了間包間，開始了自己持續三個小時的上網之旅。

他雖然是遊戲高手，但這次來卻並不是玩遊戲的。

林誠搜索着華國的神話傳說，將各個神話傳說中所記載在現實中有原型的名山大川全部記錄在一個本子上，打算挨個前去。

林誠就這麼一直在搜索着，很快本子上就密密麻麻地記了一大片。

同時，在本子最顯眼的地方，明確的寫着“海神波塞冬”、“疾病與瘟疫之神”兩個名字，下面畫了個大大的“？”，似乎是對兩者的身份存在什麼疑問。

不知不覺間，林誠感到有些困意，模模糊糊便睡了過去。

不知過了多久，模模糊糊之間只感覺有輕輕地聲音響起，緊接着一道尖銳地女聲緩緩在林誠耳畔響起：“小伙子，你的時間不多了。”

你的時間不多了？！

在聽到這幾個字后，林誠嚇得一哆嗦，連忙抬頭，仔仔細細地看了看自己的身體，又看了看四周的景象，見不是陰曹地府便放下心來。

這時，林誠突然想來，似乎是自己上網的時間要到了

“一個一個來吧，蘇子安有先天優勢，我可不能落後他太多。”

白鷹，天色早已破曉，蘇子安起床后的第一件事便是鄭重地祭拜龍王爺，這讓虞蘇有點想吐槽。

算了算了，隨他去吧。

虞蘇只能在心中這樣想着，開始對蘇子安準備強化體魄。

靈氣順着虞蘇的手指溢出，在蘇子安身旁快速旋轉起來，如同先前為蘇子安祛除癌症一般，迅速清洗着蘇子安體內的器官。

一股舒服的感覺在蘇子安身體上浮現而出，蘇子安只感覺自己渾身酥酥痒痒地，很是舒服。

虞蘇無聊的一邊清洗着蘇子安的身體，一邊觀察着蘇子安的神態。

不同於之前的自己，之前虞蘇的信仰之力就那麼多，轉化為靈氣之後更是少的可憐。

現在虞蘇可是鳥槍換炮，翻身把歌唱，靈氣如海，清洗蘇子安全身，讓蘇子安的身體素質更上一層樓這種事情簡直是輕輕鬆松。

大概半個小時之後，一切都結束了，蘇子安感覺自己神清氣爽，渾身有用不完的力量。

他當即將目光投向了龍王像，雙眸炯炯有神，虔誠跪拜，彷彿在做什麼禱告感激着虞蘇。

殊不知，他的真神就站在他的身後。

虞蘇也沒有計較這麼多，正準備去仙人掌搞事兒，突然內心猛然一顫，似乎是山蛛在聯繫自己。

有虞氏有情況發生？！

# 第七十一章 群狼環伺

“說罷，什麼事兒。”

裊裊炊煙之中，虞蘇淡然地看着山蛛，感受了一下周圍，感覺有些麻煩：“有虞氏周圍怎麼多了這麼多的異獸？”

“冕下，這就是我要說的事兒。”

山蛛嘆了口氣，面色複雜地對着虞蘇道：“在一個月前臨行時，您囑託我注意一下部落里一個名為鹽淋的孕婦，在這些日子里我見鹽淋胎中嬰兒散發出一股道不明的氣息來”

“那種氣息十分誘人，彷彿嗯，形容不上來，就感覺吃了后實力能暴漲一大截。”

山蛛思考了片刻，回答道：“若不是小神已經成了神，一定也會忍不住來吃上那麼一口的。”

怎麼，這鹽淋的肚子里是懷了個唐僧啊？

虞蘇實在是沒話說，他萬萬沒想到這個鬼嬰竟然這麼能折騰，引得附近的異獸紛紛側目。

“在最初之時小神衝殺了兩隻不知好歹的異獸，威懾了其他的異獸，但現在形式越來越嚴峻”

山蛛鄭重地對着虞蘇開口說著：“按這個節奏下去，小神恐怕沒有辦法顧及到鹽淋的安全，因此才冒昧呼喚冕下，請冕下恕罪。”

“嗯。”

虞蘇點了點頭，沒有埋怨山蛛什麼，神識大體掃過有虞氏附近的土壤，粗略之中覺察到的異獸不下二十位，除此之外，虞蘇似乎還發現了幾個不同於異獸的氣息。

“冕下，那是背誓者，因某種原因被驅逐出部落的圖騰戰士、巫。”山蛛連忙解答道，“徘徊在我們周圍的最強者只有一位肆巫級別的巫咸，不足為患。”

“肆巫級別的巫咸？”

虞蘇的雙眸閃過一縷莫名的亮光，感覺事情很有搞頭：“隨我先去驅趕一些異獸吧，如果他們執意不走，那麼就留下精血成為我有虞氏部落圖騰戰士的祭品吧。”

“敬諾！”

山蛛冷笑一聲，對着虞蘇行禮，隨後化作虹光，緊緊地跟隨在虞蘇身後，前去那異獸盤踞最多的地方。

距離有虞氏大概三萬米左右的山丘上，三隻花雕站立在樹上，死死地盯着萬米之外那個人類部落。

那個部落里，有一股特別的香氣，這種香氣讓他們三兄弟魂牽夢繞、難以自拔。

就算是那部落里坐鎮着一位圖騰神靈，他們三兄弟也沒有畏懼。

那神靈再強也只不過是一個，哪兒能奈何得了他們這麼多的妖？

雖然人類一直管他們叫異獸，但是他們自己卻已經給自己的種族取了一個新的名字，妖。

他們認為，獸類皆是一些沒有腦子的垃圾，根本不配和他們共同稱作一個種族。

妖這個稱呼在這天地間已經廣泛流傳，中原的那些大部落也早就用妖的說法取代了異獸，也就只有有虞氏以及一些小部落還在採用異獸這樣的說法。

“嗖！”

遠處有巨大的轟鳴聲響起，三兄弟中的老大抬頭望去，卻見那人類部落里猛然間冒出一藍一綠兩道遁光來。

什麼東西？

它的腦海里不禁發出了這麼一個問號，但隨着虹光越來越接近，那股恐怖的圖騰神靈氣息也隨之趕來。

“兩個圖騰神靈，快跑！”

三隻花雕登時乘風而起，展翅飛翔，生怕被那兩個圖騰神靈抓到。

迎着風，他們飛行在天空之中，心中得意極了：就算你們是圖騰神靈，擁有神力又怎麼樣，你們飛的過我們嘛？

還沒等他們嘚瑟多久，前方不遠處的湖泊猛然爆發出滔天巨浪，瞬間朝着它們三雕拍打而去！

措不及防之下，它們三雕被這滔天巨浪所波及，一下子被拍落在地，羽毛濕漉漉的，難以飛行。

還沒等三雕反應過來，追在後面的兩道遁光劃破天際，輕而易舉收割了這三雕的生命，將精血抽出，隨後面無表情地折返回營。

這一切都在電光火石之間，周圍的異獸還沒有反應過來，花雕三兄弟便已經梟首。

折返之後，虞蘇坐鎮有虞氏，徹底將自己的氣勢釋放而去，氣勢恢宏，震懾了附近的一些異獸。

部分異獸也開始緩緩離開，放棄了目標。

虞蘇先手殺死那三隻花雕異獸也是有原因的。

他仨速度快、攻擊力低，柿子要挑軟的捏不假，但不能挑那些太軟的，這樣適當的強度依舊可以震懾群獸。

殺死三雕還有一個最為關鍵的原因

虞蘇的真正權威是水，而他們三個雖然是花雕，但在虞蘇看來只是大鳥。

鳥碰了水，飛行速度自然會下降，到時候取他們的性命便是輕而易舉。

“周圍的軟柿子都撤了，剩下的都是大傢伙啊。”

虞蘇再一次掃過有虞氏的各個山頭，發現異獸的數量明顯下降，但剩下的無一不是強橫之輩。

與那霸王龍相比，只強不弱。

恐怕青南地區的所有的強大異獸都聚集在有虞氏附近了。

對此，虞蘇只想大喊一聲：媽賣批！

金鹿氏，白髮老巫感受着遙遙遠處若隱若現的氣勢，陷入了沉默。

據那兩位圖騰戰士的回稟，有虞氏常年有一位圖騰神靈庇護，很難探查虛實。

如今這隱隱約約的強大氛圍，更實在彰顯有虞氏的強大。

遠處的幾股氣息，估計是有虞氏在開戰，具體是與哪方勢力開戰，白髮老巫也不想深入了解了。

想到這裏，白髮老巫輕聲對着左右吩咐道，讓左右戰士為之一顫：“一定要看好巫羅岷，不能讓他殘害那虞夙，若是出了事端，我拿了你們的命。”

“是！”

兩旁的戰士不敢抬頭，對着白髮老巫輕聲回應，彷彿面前是一座高山。

白髮老巫，金鹿氏巫祝，名為鹿翎，柒巫！

是青南地區，最為強大的巫！

也是青南地區，最為謹慎的巫。

有虞氏、鈎矛氏、三開氏

這無疑是三座大山，重重的壓在了白髮老巫的心頭，讓他忍不住嘆了口氣。

還沒等他主動吩咐這什麼，突然一道急促的聲音響起，聲音中帶着興奮：

“巫，族長回來了！”

s：推薦一本作品，《幕後創世玩家》，一本幕後黑手類遊戲文，寫的不錯，感興趣的可以去支持下√

# 第七十二章 巫咸勤

小雨淅淅瀝瀝，澆灌着豆苗。

如今的有虞氏已經可以種植一片豆苗，在沒有狩獵的情況下依舊可以維持幾天的生命。

單薄的青衫披掛在虞蘇的身軀上，他淡淡地行走在有虞氏內，周圍的人卻沒有能看到他的。

他就這樣一路在有虞氏的領地中遊走，觀察着四周，想要看看這些天來有虞氏的發展狀態。

有虞氏如今日新月異，人口千人，一座座木屋被搭建而起，看起來像極了一家大部落，而且虞蘇也見到了十幾個似乎是從附近小部落抓來的奴隸。

對於奴隸制，虞蘇沒有什麼想法。

時代如此，總要有人干一些臟活累活，而這個時代也沒什麼貨幣系統，因此奴隸便是最為簡單的做法了。

一座又一座的木屋正在建造，而虞蘇心情也是有些憂慮。

異獸的數量與日俱增，隨着生產時間的加劇，窺伺腹中胎兒的異獸也會越來越多，虞蘇也感到了一陣壓力。

雖然現在的異獸還屬於可以控制的範圍，但以後的強大異獸呢？

虞蘇根本就不知道接下來的發展，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唔，這位戰士，外面下着雨，進來避一避雨吧。”

突然間，一道細婉地聲音傳到了虞蘇耳畔之中，讓虞蘇愣了一下，有些驚疑。

按理說，應該不會有人看到他的。

帶着疑惑，虞蘇抬頭望去，卻見不遠處的一個破舊木屋內，已經明顯有懷孕跡象的鹽淋對着虞蘇說道。

她能看見我？

虞蘇心神一動，對着鹽淋道：“那麼我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說罷，便大步流星的朝着木屋內走去。

“請進。”

獸皮罩在鹽淋的身軀上，但依舊阻擋不了那種熱心腸，當虞蘇進了門后，那鹽淋便開口道：“你不是我們部落的人吧？”

虞蘇不動聲色，對着鹽淋詢問道：“你怎麼看出來我不是你們部落的人？”

“你身上穿的是布，我們部落還沒有布。”

鹽淋較為羡慕的看着虞蘇身上的青衫，同時開口道：“你應該是去聖山找巫的吧？不如在這裏避一會兒雨，再去聖山。”

“那就打擾了。”

虞蘇點了點頭，沒同意鹽淋的觀點，同樣也沒否認鹽淋的觀點。

木屋內的氣氛有點尷尬。

“你懷孕多久了？”虞蘇突然開口，詢問着鹽淋一些問題。

“啊？”

鹽淋愣了一下，露出了甜蜜的笑容：“二百一十多個太陽日了。”

還有九十多天，也就是三個月的時間，心塞。

虞蘇接着詢問道：“你姓鹽名淋還是就無姓名鹽淋？”

按照規則，有虞氏內只有核心族人有姓，其他人皆為氏，因此鹽淋開口道：“我是鹽氏，名淋。”

說完之後，她愣了一下。

眼前這個人是怎麼知道她的名字的？

還沒等鹽淋反應過來，虞蘇便沉思片刻，甩出衣袖，一縷紅色的液體瞬間湧入鹽淋體內。

“好好活着吧，不僅是為了你自己，也是為了你腹中胎兒。”

說罷，虞蘇的身影開始逐漸虛幻起來，漸漸地化作虛無。

而鹽淋感覺自己小腹暖洋洋的，彷彿吸收了什麼十分有營養的東西，讓她感覺不可思議。

“大人！”

鹽淋連忙打開屋門，卻見外面的小雨不知什麼時候聽了，整片天空飄着幾縷白雲。

“鹽淋，你剛才在幹嘛啊，為什麼自言自語做着些奇怪的事情。”

木屋的另一邊，一個腰如水桶的肥胖女子疑惑地詢問着鹽淋，表示不解。

怎麼感覺鹽淋最近有些不正常。

鹽淋倒是沒怎麼理會那個肥胖女人，而是獃獃的望着自家房間，有些不敢置信：“那位大人是巫嘛？”

自有虞氏吞併有鹽氏這麼多天以來，鹽淋一次巫都沒有見過。

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

參天古樹下，隱藏在獸皮下的佝僂人影看着遠處炊煙裊裊的有虞氏部落，忍不住的嘆了口氣，熟練的將一旁的石板放下，搬來石塊在周圍設置了幾個小陷阱，防止夜裡某些生物來做出什麼事端。

他的名字叫做勤，曾經有姓，現在沒了。

附近還有幾個同他一樣的流浪者、斷腸人，但他們的實力低微，不配與自己一起休息。

“嘩啦啦，嘩啦啦！”

突然，天邊的小雨再一次響起，勤有些疑惑的抬起了頭，感覺有些不太對勁兒。

青南地區降雨量雖然不少，但也不像這樣頻繁啊？

“唔？”

猛然間，從水幕天華之間，一道人影模模糊糊從水幕中踏來，當即將勤心裏一驚。

妖？巫？

勤深吸一口氣，一股殘缺不堪的巫力迅速在身體內凝聚，眼神中露出一抹精光。

他雖然是主治病救人的巫咸，但畢竟也漂泊了這麼多年，多少還是懂一點攻擊手段！

“死！”

一股巫力瞬間從勤的身軀內爆發而出，光芒激射而去，犹如一道冰針一般，朝着那水幕中的人影拋射而去。

“湊！”

巫力瞬間穿透了心臟位置，勤心中一喜，正準備上前補刀，卻為之一愣。

那根本就不是人，而是一個由水凝聚的人影！

“嘭！”

水幕人影伸出右手，水霧漂浮在空氣中，勤突然有一股莫名的感覺湧上心頭。

壓力猛然間出現在周圍，自己的一身巫力無處可施，似乎遇到了什麼天敵！

勤渾身顫抖着，剎那間就明白了這道水幕人影真正的主人。

不是妖，不是巫。

而是神！

巨大的壓力壓得勤喘不過氣來，他瑟瑟發抖着，還沒等他有什麼反應，那股巨大的壓力便為之一松，消失不見，彷彿從未存在過。

“啊！”

“啊啊啊！”

附近，慘叫聲接連響起，勤一個哆嗦，連忙望去，卻見附近有半數的背誓者已經命喪於此，剩下的皆是瑟瑟發抖，跪倒在地上。

那股令勤熟悉而又恐怖的神力再次出現，但這一次卻並沒有對他動手，而是指引了一個方向。

那是附近異獸的方向。

勤的內心瞬間明悟起來，他依依不舍的望了有虞氏部落深處一眼，又看了看遠處由於緊張散發出氣勢的兇狠地異獸。

“殺一獸，抵一命！”

# 第七十三章 安定

“噗嗤！”

血花從丹頂鶴的脖子中噴濺而出，巫咸勤深吸一口氣，迅速將那異獸丹頂鶴的脖頸斬斷，直到它氣息全無，才在原地休息，氣喘吁吁。

巫咸勤用着巫力緩緩恢復着自己左臂被丹頂鶴啄出來的傷勢，望瞭望四周沒有其他敵情，有些慶幸。

在得到那位冕下的指引后，他挑了一個比較弱的異戰，贏了。

一命抵一命，這樣一來自己應該是完成那位冕下交代的任務了吧？

山嶽雄渾巍峨，延綿數里，江山如畫。

但現在的巫咸勤只想早點離開這裏，不想在摻和進這裏的事情了。

也是自己太過貪心，想着將那天生異象的娃娃帶回族內，洗刷自己的罪孽，從而回歸宗族。

想到這裏，巫咸勤嘆了口氣，沒再說話，只是默默地收拾行囊，準備離開青南，前往其他地區流浪。

至於其他的背誓者和他一點關係都沒有，巫咸勤才懶得理會他們的死活。

“這裡是有虞氏的領地，你過界了！”

還沒等巫咸勤移動多遠，一隊巡邏的戰士便攔住了巫咸勤，警惕地看着他。

換做以前，巫咸勤肯定會果斷斬殺這些人，但現在的情況有些不太對勁兒，因此巫咸勤不敢有什麼太多的想法。只能老老實實的說道：“路過，馬上就會離開這裏。”

“你殺了異獸，是個勇士，我們有虞氏歡迎你。”

有虞氏的戰士看了看地上的丹頂鶴屍體，又看了看巫咸勤，沉默片刻后開口說道：“外面異獸如此兇猛，要不來我有虞氏躲避一段時間，待異獸退去后再行離開，如何？”

聽到這句話之後，巫咸勤猛然一愣，暗叫一聲不好。

莫非這有虞氏部落的圖騰神靈冕下是想讓自己在有虞氏當一個長期的打手，為有虞氏效力？

這一下子，巫咸勤的局面便顯得尷尬起來，不知道如何是好。

去吧，自己可能會淪為神靈的棋子。

不去吧，神靈惱羞成怒，自己立馬成為一具死屍。

正所謂愛情誠可貴，自由價更高。若為生命故，兩者皆可拋。

又有一句話叫留得青山在不愁沒柴燒。

因此，為了自己的狗命，巫咸勤只是猶豫了幾秒鐘便點頭答應，與戰士們一同朝着有虞氏部落走去。

“你是哪個部落的人啊，竟然能夠單獨搏殺一隻異獸，你一定是很強大的圖騰戰士吧。”

行走間，一位戰士一臉羡慕的對着巫咸勤說著，眼神中充滿了崇敬，這讓巫咸勤想到了以前。

“我？部落？”

巫咸勤自嘲一聲，似乎是在對着附近的幾個戰士說，又似乎是在喃喃自語：“我來自遙遠的東方說來也巧，我的部落與你們青南、陽野兩個地名有點相似呢。”

“我來自青陽氏部落聯盟的青鳥部，曾經信奉青鸞。”

巫咸勤冷笑一聲，接着道：“我與你們中原人不同，我是東夷人。”

“東夷人？”

幾個有虞氏戰士面面相覷，然後根本就不懂巫咸勤的意思。

東夷人是啥，中原人又是啥？

青陽氏部落聯盟的青鳥部，聽這個名字好厲害的樣子啊。

對於這些啥都不知道的戰士，巫咸勤搖了搖頭，接着道：“我不是圖騰戰士，我是巫咸等到了你們部落後，安排你們的巫和我見面。”

既然已經被神靈冕下所注視，那麼自己乾脆走在台前，大大方方的，不做那些小人行徑。

“你是巫？”

雖然不懂什麼青陽氏、東夷人，但戰士們卻知道巫是什麼意思。

他們對待巫咸勤的態度開始緩緩變得拘謹恭敬起來，彷彿眼前的不再是他們剛剛發現的人，而是一位了不得的大人物。

一路上的話語也慢慢減少了多，巫的身份犹如天塹一般隔開了人們，讓戰士們畏手畏腳。

對於這種情況，巫咸勤彷彿已經習以為常，對此也沒有什麼臉色傳出來。

一路無話，很快他們便帶着面無表情的巫咸勤來到了有虞氏領地，他們指着聖山，表情中帶着些許不自然道：“我們的巫就在那上面，我們去找其他戰士帶你們去。”

說罷，幾個戰士便和那駐守在山下的幾個戰士說這話，偶爾指了指巫咸勤那個方向，引來一陣沉思。

不多時，兩個全新的戰士來到了巫咸勤的身旁，對着巫咸勤道：“你好，來自青陽氏的巫，請和我們上山，面見族長大人與巫大人。”

不同於之前的那一隊巡邏戰士，這兩位戰士不卑不亢，看起來似乎是經歷過大場面。

“好。”

巫咸勤點了點頭，跟隨着二人朝着山上走去。

山路蜿蜒曲折，不寬的小路兩邊生長着花草樹木，鬱郁青青，芳香四溢，錯落有致。

巫咸勤遠遠望去，卻見一道很高的神壇擺放在山頂，這種景象讓巫咸勤有些熟悉。

“請稍等片刻。”

戰士對着巫咸勤微微說著，開始上山稟報巫祝。

不久，巫祝嬰便從房內走出，臉上帶着微笑，對着巫咸勤道：“遠道而來既是客，閣下竟然是從東夷而來，定是跋山涉水。”

“罪人不當貴族如此對待。”

巫咸勤深吸一口氣，對着巫祝虞嬰道：“貴族冕下令我前來助陣，還請貴族吩咐，待異獸潮過，我將離去，不會給貴族帶來任何災難。”

“不急不急。”

巫祝嬰笑眯眯地說道，彷彿對巫咸勤的身份不是很在意：“我對東夷的事情比較好奇，不知閣下可否透露一二？”

“東夷有什麼好說的？”

巫咸勤搖了搖頭，接着道：“五年前我從青陽氏出，當時青陽聯盟與九陽金烏氏開戰在即，而東夷大部扶風氏似乎又與中原的七黎有着說不清道不明的關係”

他既然已經離開了青陽，那麼這些部落都跟他沒關係了。

而且他說的也不是什麼機密的事，只要是東夷人基本上都知道。

“北邊、東邊都亂了起來啊。”

巫祝嬰喃喃自語地說著：“這裏不知什麼時候會掀起大戰”

這一場又一場的戰鬥打響讓巫祝嬰心中有一種莫名的危機感，因此他才會不惜一切代價壯大有虞氏。

突然，巫祝嬰想到了什麼，看着巫咸勤，對着他道：“閣下在外漂泊，難道就沒想尋個去處安定下來？”

一般的部落不會收留背誓者，但巫祝嬰感覺有虞氏想要強大，就一定要賭。

# 第七十四章 插翅虎

“安定下來？”

這麼一說，巫咸勤確實有些意動。

很多部落不會招收他們這樣的背誓者，畢竟對於其他部落而言，背誓者是一種隱患，一種隨時都有可能爆炸的炸彈。

巫祝嬰笑道：“是的，有虞氏歡迎你，巫咸。”

“你不擔心我反叛嘛？”

巫咸勤神色一動，對着巫祝嬰緩緩開口道：“在以前，背誓者被收留後反叛也是十有八九的事情。”

“我知道，但有虞氏需要你，需要一位巫咸。”

巫祝嬰臉色慘白，微笑地對着巫咸勤說著，不慌不忙：“我命不久矣，而偉大的虞也會注視着你，不會出現什麼問題。”

“好。”

巫咸勤點了點頭，對着巫祝嬰道：“我欒勤曾經在青陽聯盟青鳥部反對聯合支持青鸞而被鳳凰驅逐，如今願意效忠於有虞氏部落，忠於虞神。”

漂浮在天空注視着有虞氏的虞蘇略感意外：“有點意思。”

肆巫級別的巫咸，對於有虞氏部落絕對是一大助力，但對於虞蘇而言卻並沒有什麼太值得關注的地方。

畢竟肆巫還是小巫，屬於不值得正眼看的級別。

但虞蘇還是禮貌的與欒勤建立了聯繫，用着滿是神力的聲音對欒勤道：“善，即日起，為有虞氏只巫咸。”

欒勤毫不猶豫，對着不遠處的神壇跪拜高喝，心中對着虞蘇祈禱道：“冕下，請派人去保護一名孕婦，她腹中胎兒非同小可，有虞氏振興希望聚集於其身。”

他這句話似乎是在表明自己的忠心，而虞蘇也沒什麼特殊的想法，繼續環視周圍的異獸，計算着如何才能將他們一起滅殺。

雖然這群異獸並肩上也不是自己的對手，但奈何對方獸多勢眾，只要自己被拖延一二，那麼鹽淋估計就沒命活着。

而最佳方式，那就是等一個暴雨天，一個自然凝聚的暴雨天氣。

到時候，虞蘇就可以如同在大西洋上空扮演海神波塞冬那樣，散發出驚動全球的能力！

而最近的暴雨天，起碼要等三十多天。

三十多天，虞蘇等得起，等到三十天後，這些異獸將會有大半暴斃。

巫咸欒勤加入了有虞氏后，低調地在山下修了間房子，偶爾給受傷的戰士治療，深居簡出，不必拚命。

巫祝虞嬰仍舊是坐鎮聖山，充當有虞氏兩千餘人的巫，負責與神靈溝通。

代族長兼戰士長的虞意主持有虞氏族內一切事物，但凡事都是與巫祝嬰商議之後才進行。

戰士副首領鹽鐸帶領一眾戰士巡邏，獵殺一些小動物，不敢外出太遠，以免遭遇埋伏在四周的異獸。

有虞氏的戰士數量也極具擴大到了三百二十多人，奴隸每天建造這房屋，一時之間有虞氏發展十分迅速，一個新的龐大部落正在冉冉升起。

而在二十四天後，一道身影出現在四周，徹底打破了平靜。

“吼！”

一聲如同天雷般的怒吼響徹在雲霄，驚醒了周圍一片生物，飛鳥四竄、走獸亂起，而有虞氏的族人也是首次覺察到壓力。

雖然異獸埋伏在四周，但還沒有如同現在這麼囂張的。

天邊銀翼劃過雲端，老虎在雲端中若隱若現，展翅而翔，幾乎就在瞬間便落在了有虞氏不遠處的一座小山丘內，三下五除二的便將原先佔據此山的一頭鱷魚異獸給殺死吞噬，散發出屬於自己的威勢！

這虎龐大無比，如一頭小山在行走，額頭上一個大大的“王”字形白斑，渾身黑黃相間的花紋，胸腹部和四肢內側有幾片白色毛斑，四肢粗壯，爪尖刺出趾外，尾巴粗長，帶有黑色環紋，如同一把鋼鞭一般微曲搖擺。

當然，最引人矚目的，便是它背後生的那雙亮銀白翅，看起來威風堂堂，如天神之翼。

這股氣勢，連虞蘇都為之矚目：“這是什麼異獸？”

自二十四天前斬殺花雕三兄弟后，虞蘇還是首次見到如此強大的異獸。

“冕下，這不是異獸，似乎是還沒有被認做圖騰的靈獸。”

山蛛仔細觀摩了一下盤踞在山丘之上啃食鱷魚的銀翼虎，緩緩開口道：“似乎是”

“插翅虎？”

山蛛也有些不確定，他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靈獸。

背生雙翼，形似老虎的只聽說過凶獸窮奇，山蛛怎麼看這廝也不是凶獸窮奇。

“怎麼，他就是梁山好漢雷橫？”

虞蘇睹了一眼后，緩緩開口，開了個玩笑，同時感覺這件事兒非同小可。

幾天後的暴雨就要到來，皆是虞蘇將接着天氣給予這群異獸雷霆重擊。

但問題在於，突然插手進來的“插翅虎”有點難搞。

“靈獸不是不需要吞噬靈童么？”

虞蘇瞥了一眼山蛛，詢問道：“怎麼這個插翅虎是閑得慌來找點架打？”

“冕下，小神也不知道”

山蛛面帶苦澀，他也不知道眼前這個“插翅虎”是來幹啥的。

“無所謂了，幾天後先勸它離開，如果不滾就連它一起收拾了吧。”

地球，太平洋沿岸，白鷹的巡邏船不知什麼時候多了起來，引得諸多偷渡客船好生緊張，不知出了什麼差錯。

仙人掌國邊境小鎮內，蒼老如九十多歲的阿爾文愉快的和着白鷹外交官員聊天，彷彿先前威脅海軍陸戰隊的與他無關一般。

深海中，鮫人戰士比恭弘=叶 恭弘警惕地看着頭頂一個又一個的巡邏船，不動聲色。

不知道為什麼，鮫人戰士比恭弘=叶 恭弘一看到頭頂巡邏船的國旗以及標緻，一股源自靈魂深處的莫名怒意便上涌，感覺他們就是自己的殺父仇人，不共戴天。

比恭弘=叶 恭弘也不知道為什麼自己會有這種感覺，但由於海神冕下吩咐過，因此比恭弘=叶 恭弘一直都在克制自己不出手把白鷹巡邏船給搞沉了。

“克制，忍受呼，呼”

比恭弘=叶 恭弘一直在心裏這樣告訴自己，一定要努力的忍住。

突然，一艘巡邏船似乎發現了比恭弘=叶 恭弘的身影，直勾勾地停在了比恭弘=叶 恭弘的正上方。

而且透過海面，比恭弘=叶 恭弘也隱隱約約看到了幾個拿着槍械的士兵。

這一下子就讓比恭弘=叶 恭弘聯想到之前，瞬間炸毛。

“今天我就拼了命也要把你搞沉了！！！”

# 第七十五章 怪物

在海與天之間，天漸漸地黑了下來，夜色籠罩了海空，大海隱在夜色里，幽靜而神秘。

埃爾塔有些煩躁，白鷹海軍三十多艘巡邏船，恰好就他所在的這艘船出現了故障，停在太平洋沿岸，令他無比的煩躁。

“到底是哪裡出現了問題？”

埃爾塔手持白鷹軍方制式步槍，對着一旁的士兵詢問道：“我們需要動起來，不能一直停留在這裏，效率最為關鍵。”

“是的，長官！”

那掛着列兵軍銜的士兵只能大聲回應着埃爾塔，不敢多和埃爾塔說些什麼。

對於這樣的情況，埃爾塔也沒打算多說什麼，畢竟他也知道這個列兵啥都不知道。

“技術兵種的那群女表子樣的賤貨在干什麼，怎麼還沒有修復好？”

埃爾塔現在感覺自己煩的一批，彷彿化身成為暴躁老哥，對着列兵不停地咆哮着。

雖然他知道列兵無能為力，但自己總需要找一個發泄口來發泄一下自己情緒中的不滿。

還沒等暴躁老哥埃爾塔說完，船似乎動了一下，埃爾塔瞬間愣住了，有些尷尬的點頭微笑道：“嗯，這次還算挺及時的。”

“彭！”

話音未落，又一道劇烈的響聲響起，整個船身都晃悠了一下，埃爾塔踉蹌一下差點摔倒，登時引起埃爾塔大怒，不由怒罵道：“媽的，開船的到底在干什麼？！”

“長官，我們好像撞倒了什麼東西！”

那列兵連忙蹲下，警惕地望着四周，抬高了手中的步槍，對着埃爾塔說道：“不，不對，應該是什麼東西撞到了我們。”

埃爾塔頗為不爽，他陸軍出身，家裡也是住在內陸城市，平時連海都沒見過，這次抽調過來本來就讓他很不爽，現在遇到一個列兵都比他懂，這讓他更加不爽了。

“那是什麼東西！”

列兵突然發出驚呼，埃爾塔也下意識的抬頭望去，卻見一道海浪迎面撲來，海浪之中竟還有一個人影！

海浪的威力並不是很大，拍到巡邏船上，直不過將船身推開了幾米的範圍，而那道人影借勢一躍而上，來到了巡邏船上，朝着士兵們悍然發動進攻！

剎那間，三叉戟刺破一個士兵的咽喉，鮮血灑落，那士兵當場命喪！

“開槍，快開槍！”

此時埃爾塔也顧不得什麼了，連忙大喊，同時扣動扳機，朝着他面前這個形如怪物的身影掃射而去！

“鏘！鏘！鏘！”

子彈從那怪物的身旁流過，那怪物身上的鱗片輕而易舉的阻擋住了子彈的進攻，將子彈從兩側划走！

“啊！”

流彈擊中了怪物附近的一名士兵，那士兵捂着傷口痛苦的喊叫着，聲音令人心裏發毛。

“這到底是什麼怪物？”

那一直跟隨在埃爾塔身後的列兵聲音有些顫抖，他望着那人首魚身，似乎是半漂浮在空中的身影，渾身顫抖着，但還是依舊抬着槍。

“管他媽這是什麼怪物，開槍，殺了他！”

埃爾塔怒吼一聲，手中的步槍再一次傾瀉而出，他不相信這怪物的鱗片能夠一直抵擋子彈的攻勢。

“撕拉！”

子彈從槍口中傾瀉而出，密密麻麻的擊打在那怪物身上，卻見那怪物嘶鳴一聲，緊接着它手中的三叉戟便如同一根標槍一般，徑直的拋了出去！

一瞬間，三叉戟撕裂了埃爾塔的胸膛，一陣劇痛傳上了埃爾塔的神經，他掙扎着癱倒在地上，頭一歪，沒了呼吸。

“隊長死了，我們怎麼辦？！”

周圍的列兵被這一幕驚呆了，眼見着那怪物頂着彈幕一步一步朝着他們走來，列兵奮力射擊，同時大聲詢問道。

隊伍里的士官立馬大聲喊着，開始指揮着隊伍有序朝着駕駛室內退去：“撤，往駕駛室里撤，呼叫支援，我們需要支援！”

雖然子彈奈何不了那個怪物，但是可以抵擋住他前進的步伐。

士兵們交替射擊，最後成功撤離到了船艙內，將鐵門死死地鎖住，鬆了口氣。

“那到底是什麼怪物”

暫時躲過了危險，一個士兵靠在船壁上，喃喃自語地說著，雙眸中似乎充滿了絕望。

“這裡是十四號臨時搜尋隊，呼叫指揮部，我們需要支援，呼叫指揮部，我們需要支援！”

那接替埃爾塔指揮權的士官對着對講機呼叫了一番之後，憤怒又無奈的說著：“官府總是不讓我們知道詳細的情況，像這樣一次一次的讓我們去送死。”

“去他媽的川普，去他媽的國會！”

他感覺，他們現在像極了好萊塢怪物大片中一開場去送死的白鷹小隊。

等等，好像不是像極了，這分明就是啊！

“彭！”

“彭！”

“彭！”

鐵門外傳來了激烈的敲打聲，這道聲音登時引起了眾人的緊張，整個船艙內只剩下怪物敲打鐵門的聲音與眾人的口水聲。

“天佑白鷹國，我等戰無不勝！”

在鐵門即將被卸開的那一刻，士官長大喊一聲，開始扣動扳機！

“噠噠噠，噠噠噠！”

“噗嗤！”

“彭！”

子彈射擊聲、三叉戟劃過血肉聲、對講機的呼喊聲以及船艙被毀聲，一時之間齊發，整個船艙好生聒噪。

與此同時，駕駛室里的成員聽着後方交戰的聲音，嚇得肝膽俱裂，連忙潛到救生艇的位置，駕駛救生艇逃離。

他們在救生艇中，望着身後已經因窟窿開始進水的船，神情複雜。

與此同時，指揮中心，指揮員聽着對講機的另一側傳來的聲音以及雷達显示巡邏船已經出了問題，登時覺察到不對，連忙吩咐附近的巡邏船一起前去查看。

“務必要搞清楚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同時，衛星拍攝也已經調到了那個位置，他們現在只後悔沒有給每艘巡邏船上裝配大量的武裝軍備。

畢竟那只是巡邏船，不是什麼軍艦。

突然，指揮中心的指揮少將似乎想到了什麼，對着通訊員說道：“這件事通知一下安德烈先生，他正在和阿爾文會談，這裡是仙人掌與白鷹的交接，阿爾文可能知道些什麼。”

# 第七十六章 瘋狂的邪徒

“安德烈先生，你能告訴我是我的哪位兄弟向你們透露了我的消息嗎？”

小鎮中，阿爾文舉着紅酒，對着白鷹外交官員安德烈舉着酒杯，優雅地開口，看起來絲毫不像個貧民窟出身的窮小子，而是像個風度翩翩的歐洲貴族。

望着皮膚耷拉在骨頭上、頭髮花白的阿爾文，安德烈思索片刻后，便開口道：“是貴幫派的蘭利特先生向我們推薦了阿爾文先生你，這才讓我們白鷹知道了原來這裏還有一位大英雄的存在。”

對於現階段而言，蘭利特並沒有什麼價值，只不過是骷髏幫的一個幫眾，相比於“疾病與瘟疫之神”的地上代行者阿爾文，用他來獲取阿爾文的友誼無疑是更賺的一件事。

“原來是蘭利特啊”

阿爾文點了點頭，並沒有太多意外，輕輕抿了一口紅酒，對着安德烈道：“貴國的請求我看過了，議員的身份是我做夢都想要得到的，因此我決定同意成為白鷹議員。”

“那真是太好了。”

安德烈面帶微笑，對着阿爾文高舉酒杯，輕輕飲盡，盈盈笑意不假於面：“祝我們合作愉快，願瘟疫冕下的統治長治久安。”

“好了，現在展示一下貴方的誠意吧。”

阿爾文見狀，笑了笑，松垮的牙齒暴露在空氣中，笑聲有些陰森：“我是不會做一些沒有報酬的買賣。”

“阿爾文先生，您已經是白鷹的議員了”

還沒等安德烈說完，阿爾文便直接打斷了他，冷笑道：“安德烈先生，這議員的身份難道不是你們送給我的見面禮嘛？我也只是勉強接收了你的禮物，可並不是說要履行義務。”

簡單來說，就是別整那些虛的，來點實在的。

安德烈深吸一口氣，道了一聲這阿爾文果然不是那麼好糊弄，接着道：“我們的川普總統說過，想和阿爾文先生交個朋友，順便像朋友一樣送一套房子、一輛豪車給阿爾文先生”

別的不說，川普總統絕對是戰爭結束后白鷹最有錢的一位總統了，這種私人結交費用完全可以出的起。

“那就替我謝謝川普先生的好意了。”

阿爾文溫和一笑，同時雙眸中猛然閃過一縷癲狂，隨後溫馴有禮地對着安德烈道：“但這不是我想要的。”

“您想要什麼？”

安德烈立馬追問道，畢竟只有先知道阿爾文想要什麼，白鷹才能盡可能的滿足他的要求。

“我每個月需要十個人。”

阿爾文平靜地開口，彷彿說的不是人，而是動物。

“嗯？”

安德烈皺了皺眉頭，他感覺阿爾文應該不是簡單的要人，下意識的詢問道：“不知道阿爾文先生需要這十個人幹些什麼？”

“當然是獻祭給偉大的疾病與瘟疫之神冕下！”

突然，阿爾文的表情變得狂熱起來，喘息聲重重地傳來，他高舉着自己的黃金右手，彷彿一切都無所畏懼：“冕下乃真神，自然需要祭品，而人類無疑是最佳的祭品了！”

阿爾文毫不掩飾，彷彿絲毫不在意別人的目光，根本就不在乎他們將“疾病與瘟疫之神”視為邪神。

神靈沒有什麼正邪之分，一切皆是凡人的自以為是而已，真正的神靈不在乎世人的眼光！

這就是阿爾文的想法，他現在對“疾病與瘟疫之神”冕下的態度已經逐步由厭惡恐懼到崇敬忠誠。

嗯最主要的原因可能就是阿爾文的精神已經有些不正常了吧。

“不好意思，這一點我無法立馬答應你。”

涉及到這一點，安德烈已經做不了主了，他對阿爾文說道：“我會將這個消息傳遞給國會，由他們做主，最終給阿爾文先生您一個答覆。”

“好的，我等着你們的答覆。”

阿爾文似乎也反應了過來，開始變得謙遜有禮，彷彿剛才那個瘋狂的暴徒不是他一般。

他雖然精神變態了些，但還是有理智的，當然知道自己剛才的要求有多麼的驚世駭俗，是絕對不能曝光於大眾視線里的。

不管這十個人是把白鷹從哪兒搞來的，但如果讓民眾知道了白鷹用人體祭祀邪神，那麼官府會有大麻煩。

“打擾一下，安德烈先生，這裡有最新的情報。”

正當安德烈與阿爾文沉默之際，一個似乎是秘書一般角色的西裝青年走了進來，先是對阿爾文微笑致意，隨後來到安德烈身旁，輕聲告訴他一些消息。

阿爾文毫不在意，獨自在一旁品嘗着紅酒，品嘗着白鷹國給他精挑細選出來的1945年羅曼尼·康帝。

雖然阿爾文也分不清真假，但白鷹以全國之力搞出來的紅酒，總不至於是假的吧。

在阿爾文喝着紅酒的期間，安德烈收到了太平洋最新消息，也是有些複雜的。

太平洋的怪物已經被石錘，怪物已經覆滅了一支二十人小隊，而且擊沉了一艘巡邏船。

根據衛星拍攝以及逃出生天的駕駛組成員表示，那怪物似乎能免疫聲吶雷達，外貌酷似美人魚，但是太丑了！

手持三叉戟，能夠操控一部分大海的權限。

再結合之前那個痴獃的黑幫成員話語，基本可以判定出這人魚和海神有些關係。

“對於獻祭問題，我會稟報給國會的。”

安德烈在心中過了一遍言辭后，對着阿爾文開口道：“對了阿爾文先生，你知道仙人掌國最近有什麼異常么？”

“有什麼事情安德烈先生就直說吧，我一定會儘力配合。”

阿爾文樂呵呵的開口，對着安德列道：“在仙人掌國，疾病與瘟疫之神冕下就是無敵的存在。”

“咳咳，您對海神冕下怎麼看？”

安德烈輕咳一聲，對着阿爾文說道：“您覺得仙人掌國中可能會存有海神冕下的信徒嗎？”

“嘖”

阿爾文聞言，倒是陷入了短暫的沉思。

他不清楚，也不知道。

畢竟“疾病與瘟疫之神”冕下從來都不會和他提其他神靈，因此阿爾文只能打馬虎道：“海神冕下的權勢在深海之中，而不在於陸地。”

# 第七十七章 國會大廈

安德烈坐在返回華盛頓的飛機上，細細回想着今日與阿爾文的聊天內容，陷入了沉思。

“海神的權柄在於深海，陸地並不歸於祂的統治？”

阿爾文的這句話倒是讓安德烈有無盡的遐想，讓他感覺仙人掌國內水很深。

“疾病與瘟疫之神、海神、阿爾文、人魚怪物、海難”

這一點一點的內容被安德烈連接起來，愈發愈覺得這仙人掌國非比尋常，可能將會化為神靈之間的戰場，因某些不為人知的東西而進行相爭。

總而言之，仙人掌國不是什麼好相處的地方！

安德烈深以為然，在腹中打好了草稿，準備下了飛機便直奔國會大廈，與總統、國務卿以及眾多議員們面談這個問題，這個值得深思、可能會改變世界的問題。

“海域是怎麼回事兒，海神又是怎麼回事兒？”

安德烈外交官撤離后，阿爾文恢復了冷淡的模樣，對着手下道：“仙人掌出現了什麼事端？”

“老大，大概在這裏，白鷹的巡邏船曾經頻繁出現在這片海域。”

一個消息靈通的小弟立馬拿出了一份仙人掌國地圖，指着仙人掌與白鷹國一處靠近太平洋的海疆說道：“聽說還出了些事端，不過消息鎖得緊，不知道出了什麼事兒。”

阿爾文緊皺着眉頭，點了點頭，表示自己知道了。

自己的小弟都知道這麼詳細的消息，那麼這個消息多半已經不是什麼了不得的秘密了，那些消息更加靈通的不列顛、高盧、華國、北極熊等國估摸着早就知道了這個消息。

“海神啊”

結合一下之前安德烈的話語，阿爾文瞬間就猜出了那段海域一定與海神有關，但具體是什麼關係他還猜不出來。

阿爾文深深地吸了一口雪茄，吐出一段煙圈，悵然道：“盡量查一下，如果不行就放棄吧。”

他也清楚自己的這個破幫派與真正的國家機構之間的差距，那可不是一星半點的。

阿爾文目光深邃，望着小弟，而那小弟被盯的一哆嗦，似乎是想起了什麼事情，連忙抱拳對着阿爾文道：“老大，您要的人我們已經給您抓來了，就關在地下室。”

“手腳乾淨吧，不會被人發現吧？”

阿爾文滿意地點了點頭，對着那小弟詢問道：“你知道，我可不想惹上一些小麻煩。”

“請您放心，我們抓了一個從白鷹逃亡的殺人犯，他初來乍到，沒人會注意的。”

小弟立馬拍着胸膛保證道：“其他三人也都是附近的流浪漢，在這裏沒什麼親人，想必也不會有人注意。”

“流浪漢”

阿爾文點了點頭，感覺有些腦殼疼：“算了，就流浪漢吧，警局那邊如何調查流浪漢我會遮掩一二，反正他們也沒有什麼親人，死了也就死了，警局應該不會找我們麻煩。”

小弟立馬陪笑道：“那當然老大，我們每年給仙人掌警局孝敬的錢可不是虛的。”

“嗯，希望是吧。”

阿爾文點了點頭，感覺什麼都不放在心上：“走，去地下室，我要做研究實驗了。”

與此同時，一股寒意充斥在整間屋子內，讓幾個小弟的身軀莫名一顫，感覺有些不對勁兒。

這股寒意並沒有直接影響溫度冷熱，而是讓幾個小弟從心底里感受到恐懼。

“諸位先生，這就是阿爾文單方面的要求與我的猜想，請各位先生給予一個章程。”

國會大廈內，安德烈停止了自己的描述，對着諸位議員開口說著，他的描述顯得那麼的不寒而栗。

議員們面面相覷，開始竊竊私語起來，最終一個議員輕咳一聲，對着安德烈道：“諸神之戰只是你的猜想，安德烈先生。”

“我覺得這種猜想是很有可能的。”

安德烈輕輕一笑，並沒有對這個話題深入詳談，接着道：“目前最大的問題並不是我的猜想，而是阿爾文的要求，每周十人的要求。”

“這個要求”

國務卿神色複雜，彷彿想要說著什麼，但又礙於某些情形欲言又止。

每個月十個人，白鷹很容易就能辦到，隨便湊幾個死刑犯送過去，之前幾年之內沒什麼問題。

但問題在於，如果被民眾知道，白鷹官府該怎麼辦，怎麼自處？

中東戰爭，白鷹在裏面充當著骯髒地幕後黑手，雖然這個事情已經被民眾知曉，但問題不大。

國家利益與人民群眾達成一致，而且這也是人類自己的問題。

但與邪神合作，獻祭活人，這無疑是一個可怕的事情。

雖然只是把死刑犯換一個死法，但結果卻迥然不同。

他們可以接受死刑犯被槍擊、被注射、被電擊，但不能接受獻祭給邪神！

用華國的話來說，那就是與虎謀皮！

“這個我們做不到，請明確的拒絕阿爾文先生，我們可以達成其他的合作。”

國務卿無奈地開口說著，同時望了總統一眼，總統也點了點頭。

說罷，他有暗暗給了安德烈一個手勢，意思是讓他散會後去找他。

安德烈心領神會，對着眾議員微笑地點了點頭，隨後坐下。

緊接着，另一位少將軍銜的華髮老者站了起來，嚴肅地彙報道：“在a號海域，我們遭遇了人魚怪物，一艘巡邏船以及二十一位士兵沉沒在了大海里。”

“軍方及時封鎖海域，有80的概率可以確認人魚怪物被困在a號海域，我軍不敢輕易行動，敬候各位下達指示。”

對於總統與國務卿而言，在經歷了阿爾文的壞消息后，這無疑是一個好消息了。

“我對遇難的二十一位白鷹戰士深感不幸，我方撫恤金一定會令他們的家人衣食無憂，同時也會給予他們戰鬥英雄勳章。”

總統站在講台上，先是默哀一段時間后，緊接着對着少將道：“史蒂夫將軍，你可以確認怪物已經被軍方困住了嗎？”

史蒂夫少將冷靜地開口道：“雖然我彙報的是80可能，但我覺得他一定在a號海域！”

“好，活捉它！”

# 第七十八章 天雷

異界，有虞氏部落，天空之中已是烏雲密布，黑雲壓城城欲摧，一場滂沱大雨似乎即將如約而至。

七日之後，虞蘇終於等來了暴雨之日。

他背手站立於雲端之上，俯視着下方的所有景色，一股莫名的舒適感從心中湧現，山蛛恭敬地待在虞蘇身後，為虞蘇保駕護航。

“雨要下了呢。”

虞蘇淺笑一聲，目光從有虞氏周圍的諸多異獸盤踞之處掃過，最後盯在了那“插翅虎”盤踞的山丘：“今日我的實力估計是往常的五倍山蛛，你說我可以打贏他們吧？”

山蛛可以清楚地感受着虞蘇體內那恐怖的雷霆以及濮水之力，沉聲道：“冕下如今的實力已經堪比崑崙眾，消滅這群雜碎自然是輕而易舉。”

“堪比崑崙眾？”

虞蘇聽到這個名字后，若有所思的點了點頭，接着笑道：“雷電要來了，我們為這盛宴添一抹色吧。”

說罷，虞蘇身軀之中靈氣震動，光芒萬丈，一瞬間連接了整個天邊的烏雲，仿若與虞蘇合成了一體。

隨着虞蘇話音落地，一道耀眼的閃電閃過天邊，緊隨其後的便是震耳欲聾的雷鳴聲！

“轟隆！”

一道閃電、一聲驚雷，一場大雨鋪天蓋地而來，狂風呼嘯，大樹在狂風中搖晃，一條條樹枝就像一條條狂舞的皮鞭在空中抽打着，緊接着烏雲密布的天空開始滴落雨水。

漸漸，滂沱大雨開始在有虞氏附近肆虐起來，雨柱漫天飛舞，像成千上萬支利箭飛速射擊，勢不可擋。

這場雨很不同尋常，很不一般。

“插翅虎”盤踞在風暴之中的山丘上，似乎聞到了什麼不同尋常的味道，那雙金色的瞳孔中閃過一縷異樣的亮光。

“這雨有靈氣的味道，不尋常”

銀翅巨虎警惕地望着四周，望着烏雲中跳動的雷霆，露出了獠牙。

天空星芒閃爍，雷霆震蕩，一點點的蔚藍雷霆閃爍在天空之中，隱隱約約之間，銀翅巨虎彷彿看到了一道人影蘊藏在其中。

“嗯？”

眾多異獸與有虞氏族人注意到了烏雲中的那個身影，反應各不相同。

有虞氏族人躲在木屋裡，感受着外放強盛的暴雨，祈禱着諸神。

而異獸們心思各異，對天上的那道人影產生了深深地忌憚，心中已經起了離開這裏的想法。

天空之中，好似整個天空的陰雲都在圍繞在虞蘇身旁，虞蘇站在中央的位置，雙眸中金光閃爍，天神在世！

“雷，落！”

虞蘇抬起右手，手臂上雷芒閃動，一股電芒順着手指溢出，緊接着烏雲中央開始變得豐富多彩起來，一聲如雷貫耳的轟鳴聲響起！

“轟隆！”

轟隆之聲震驚世界，黑雲中的閃電朝着地面壓下，伴隨着黑雲，彷彿天塌地陷，短時間內令整片地域天地變色！

“跑，快跑！”

異獸四散，瘋狂的朝着四周逃去，他們在那閃電中感受到了強橫的靈氣，閃電的方向也是十分的明顯，奔着那幾個異獸激射而去！

刺眼的閃電從雲端劈下，幾個來不及躲避的異獸瞬間斃命，死於雷擊之下。

密密麻麻的閃電形成電弧，配合著雨水，在狂風暴雨之中顯得是那麼的玄幻！

“彭！”

“轟隆！”

雲端之上的驚雷連綿不絕，異獸屍橫遍野、血流滿地，地面被雷擊的坑坑窪窪，樹木被雷擊毀，火焰熊熊燃燒，在雨水之中很快就被熄滅。

黑雲翻滾，電閃雷鳴！

雲端之上，虞蘇靜靜地屹立於雲端，彷彿賞罰一切的天帝，冷漠無情！

他並沒有在意那些被雷擊的異獸，而是看着銀翅巨虎，緊握雙拳，嘴角不禁微微上揚。

而那銀翅巨虎也是如臨大敵，前身伏在地上，後肢微微高抬，做出一副猛虎撲食的樣貌，似乎隨時準備振翅而飛，與虞蘇相爭。

銀翅巨虎就這樣盯了虞蘇幾息之後，突然口吐人言，比較艱難的開口道：“你很強，放我走，我不會再來。”

“如何證明？”

虞蘇緩緩放下右手，閃電閃爍的頻率不由降低了些許。

沉默片刻后，銀翅巨虎道：“無法證明。”

“哼。”

突然，虞蘇左掌五指再一次緊握，電閃雷鳴之聲再一次轟鳴而出，一副要將天地毀滅殆盡的樣子：“說來就來，說走就走，莫不是認為我有虞氏是好相與的不成？！”

身旁，身着碧綠斗篷的山蛛身影緩緩浮現，手持一柄光滑的石頭匕首，對着銀翅巨虎冷笑一聲。

“噗嗤！”

銀翅巨虎沉默片刻，張開血盆大口，拔下一顆獠牙，鮮血流了一地，緊接着將獠牙丟到了地上，高聲道：“此乃我翼虎獠牙，可製作兵器，可否抵債？”

翼虎的獠牙製作而成的兵器很耐用，裏面還包含着部分翼虎的靈氣，在巫、圖騰戰士中也算是高端用品了。

翼虎想要重新長出獠牙，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與精血，也算是鄭重的賠禮了。

虞蘇看了看天色，知道自己的“無敵時間”剩下不到十分鐘的時間，如果強行與翼虎開戰，估計也只能將它重傷攆跑，還不如就此收下賠禮，化干戈為玉帛。

虞蘇將那獠牙吸來，點了點頭，對着銀翅巨虎道：“可以，你走吧，以後不得踏入有虞氏疆域。”

銀翅巨虎深深地望了虞蘇一眼，嘆了口晦氣，隨後展翅而起，朝着有虞氏相反的方向飛去。

“冕下為何不打服他，然後吞噬命格，收於神系之中？”一旁的山蛛充分的發揮了狗頭軍師的作用，在虞蘇身旁恭敬地說道。

虞蘇看了山蛛一眼，緩緩開口道：“十分鐘，如果他不投降，那麼就很尷尬了。”

不說別的，那銀翅巨虎的飛行速度發虞蘇是拍馬也追不上的，根本就沒有奈何他的辦法。

“暴雨不是時長都有，有暴雨之時也並不一定遭遇強敵真正的強大不能靠虛張聲勢，還需要讓自己變得更加強大。”

虞蘇喃喃自語一聲，同時烏雲緩緩散去，陽光普照大地，一時之間雲淡風輕，若不是因地面上那坑洞與屍體，彷彿一切都沒有發生。

# 第七十九章 天降之子

雨過天晴，空氣中散發著大自然的清香。

有虞氏的族人壯着膽子從房屋內走出，方才那激烈的聲音早就被他們聽到，早就生疑出了什麼事端。

他們來到空曠的領地，卻發現數十具被雷劈死的動物屍體，登時跪拜在地上，感謝着神靈賜予食物。

巫咸欒勤也很罕見的出現在大眾視線內，他看着這數十具屍體，瞳孔微微放大，對着巫祝嬰道：“陽野東部、青南西部的所有的強大異獸估計都死在了這裏”

“如今能夠威脅有虞氏部落的除了其他部落，就只剩下妖了。”

巫咸勤吐了口濁氣，緩緩開口說著，對有虞氏的冕下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

“妖”

巫祝嬰喃喃自語，眼神中閃過無奈的神情。

雖然絕大多數的異獸都認為自己是妖，但他們只能算是妖獸，而並不是妖。

真正的妖，有一個最為顯著的特點。

化形！

妖能化為人形，行走在天地之間，善妖化為人，遊走在諸部落，隱瞞身份，遊戲人間。

惡妖殺人放火無惡不作。

靈獸化形是為神，妖獸（異獸）化形是為妖！

這是兩者最根本的區別，也是最直觀的差別，部落信仰圖騰，大多數都是靈和神，只有極少數的部落信仰妖。

巫祝嬰露出了一抹笑容：“我有虞氏有虞神、蛛神兩位冕下，妖不敢放肆。”

“也對。”

巫咸勤點了點頭，他本來還比較擔心這個千人部落會因為那特殊體質的孩子引來災禍，但想了想這強橫無比的圖騰神靈，登時覺得自己的擔憂是多餘的。

還沒等兩人聊多久，一道威嚴的聲音便傳到二人腦海中來，登時為之一驚：“給予天降之子最佳待遇，有虞光輝由此。”

“諾！”

巫咸勤與巫祝嬰面面相覷，同時對着天空行禮。

幾刻后，他們二人才爬了起來，有些興奮。

“巫咸，天降之子是你知道那天降之子的位置么？”巫祝嬰問道。

“你不知道你們部落里可能會出現一位了不得的人物？”

巫咸勤見狀有些驚訝，隨後搖了搖頭：“不知，只是能覺察到就在部落內，具體位置倒是不知。”

“看樣子巫咸你似乎是知道些什麼，能否講與我聽聽？”巫祝嬰笑道。

雖然巫祝嬰的實力遠不如巫咸勤，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頭，巫祝嬰乃虞神親信，與自己這樣的外來戶自然是不同的，巫咸勤當然要服軟，一切以巫祝嬰為首。

在聽到巫祝嬰的詢問后，他尋思片刻后，將自己身上發生的事姍姍到來。

木屋中，鹽淋倚在牆邊，輕輕撫摸着腹部，略有傷感。

她能感受到腹中胎兒磅礴的生命力，輕輕道：“孩兒，你父為部落而死，希望你出生后不要步了父親的後塵，好好活着。”

她能夠感受到，距離分娩的時候不遠了。

她的丈夫死在了護送巫夙的路上，這是幾個月前虞意大人帶回來的消息。

傷感嘛？很傷感，但為了腹中胎兒，鹽淋覺得自己更要活下去。

“唉”

鹽淋重重地嘆了口氣，正準備起身，屋外卻響起了敲門聲。

“嗯？”

鹽淋登時有些疑惑，她並不曉得會是誰來找她。

原始社會是沒有鎖的，在敲完門之後，兩道人影從屋外走入房內，登時讓鹽淋一驚：“你們是干什麼的？部落有規定，我”

“我名虞嬰。”

為首的白髮老者望着鹽淋，臉上帶着笑意，對着鹽淋道：“我是有虞氏的巫。”

身後，那位看起來渾身肌肉充滿力量的大漢道：“我名欒勤。”

“鹽淋見過巫，見過”

還沒等鹽淋行完一套完整的禮，巫祝嬰便笑着扶起鹽淋，對着鹽淋道：“不要緊不要緊，你懷着孕，不必行此大禮了。”

同時，巫咸勤望了鹽淋一眼，鹽淋突然感覺一道冷顫，彷彿感覺自己全身沒有一絲秘密，都被巫咸勤看完了一般。

觀察完畢后，巫咸勤緩緩開口道：“身體蠻健康的，沒什麼太大問題，大概還有二十天天降之子便會降世。”

“善。”

巫祝嬰的笑意更盛了，對着鹽淋道：“從今天起你和我們去山上住着吧，那裡會給你最好的待遇，你不必在工作，安心養胎。”

不等鹽淋拒絕，巫祝嬰便笑盈盈的離開，同時似乎又吩咐了外面巡邏的戰士什麼，引得戰士們大聲回應。

鹽淋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感覺一切都像做夢一般。

平時神龍見首不見尾，一直在聖山上深居簡出的巫祝大人突然降臨，而且還那麼的和顏悅色，允諾聖山上的一席之地

要知道，其他懷孕的孕婦也只不過是在山下接受戰士們的庇護而已，如果不想去也沒什麼，不強求。

原本鹽淋不是很想去聖山的，但如今丈夫已經戰死，只留下孤兒寡母的自己，入了聖山無疑是最好的選擇了。

還沒等鹽淋準備什麼，附近的兩個與鹽淋相熟的女子便走了進來，看着鹽淋的表情有些羡慕：“鹽淋，巫令我們攙扶你去聖山。”

“確定那是天降之子么？”

部落中，巫祝嬰與巫咸勤邊散步邊說這話，巫祝嬰漫不經心的詢問着。

巫咸勤很肯定鹽淋腹中胎兒的身份，點頭道：“嗯，我近距離接觸了一下，那確實是冕下提及的天降之子。”

“虞夙去了金鹿氏學巫，而如今又降生了一位天賜之子，那可真是有虞氏的大幸事啊。”

巫祝嬰望着天空，雙手有些發抖，似乎在講與巫咸勤聽，又似乎是自言自語着：“看來跨過陽水收復族地指日可待，我有虞氏復興在即！”

巫咸勤站在一旁，沉默不語。

他不知道有虞氏的過往興衰，但聽這樣子似乎有很大的糾纏。

如今陽野已經被有羊氏統一，看起來有虞氏與有羊氏有很深的過節，二者之間必有一戰！

在心中琢磨了一會兒利弊得失的巫咸勤突然想到了什麼，笑了。

“我已經是有虞氏部落的巫咸，自然要以部落為主，既然是部落的失地，那麼一定要奪回來！”

# 第八十章 等死吧

“3號潛艇未發現異常！”

“13號巡邏船未發現異常！”

“19號巡邏船未發現異常！”

“”

一聲又一聲的報告從指揮室里傳來，被賦予a號行動指揮權重任的海軍少將貝利爾嚴陣以待，時刻注意着各部傳回來的消息。

這次機會很難得，讓貝利爾少將夙夜難寐，生怕辜負了國會大廈所託，搞砸了這次的行動。

這是白鷹建國以來，也是自現代化戰爭以來，人類第一次與超凡怪獸之間的戰鬥！

而這次戰鬥將會由他貝利爾指揮，無論勝敗如何，他都會被載入史冊。

贏了，他就是白鷹的戰鬥英雄、國家功臣，以後的海軍上將乃至元帥。

輸了，那他就是國家罪人、淪為笑談。

所以情況不容樂觀，不容貝利爾少將不謹慎。

貝利爾少將皺着眉頭，死死地盯着雷達，同時對着對講機吼道：“從太平洋海軍基地抽調的潛艇立馬投入使用，一定要在這片海域搜到那人魚海怪，活捉他！”

“是！”

指揮室再一次忙碌起來，近三十多號潛艇、五十多艘巡邏船已經投入使用，而且在a號海域末端附近還停靠着那支航空母艦戰鬥群，時刻準備投入戰鬥。

對於白鷹國會與白鷹總統而言，只要能夠活捉人魚海怪，調查清楚超凡的真相，那麼就算是賠進三萬億美金、三十萬億美金都在所不惜！

貝利爾少將也知道，如果自己輸了，那就不是淪為笑談那麼簡單了。

他的軍事、政治生涯也將從此結束！

貝利爾少將雙眸深邃，望着遠方一望無際的大海，緩緩開口道：“我的兵一定可以抓到這人魚海怪，一定！”

“我。貝利爾的名字一定會被載入教科書！”

深海之中，難清爽的潮濕的帶着談談的海腥味的海風吹來，引得鮫人戰士比恭弘=叶 恭弘皺眉。

自從他忍不住出手擊沉了那艘巡邏船后，他也感覺到出現了越來越多的船舶。

不僅如此，能在海下自由行動的鐵殼子也多了起來，因為不知鐵殼子的強度深淺，鮫人戰士比恭弘=叶 恭弘只得選擇繞路而行，盡可能的不與在那能在海下自由運動的鐵殼子的產生衝突。

“究竟是怎麼回事兒，為什麼人類的行動會頻繁起來。”

鮫人戰士比恭弘=叶 恭弘有些煩躁，他只能躲在深海之中，與海底生物為伴，盡可能的避免人類的搜尋。

經過那日的對決，鮫人戰士比恭弘=叶 恭弘也算是知道了自己的斤兩。

人類二十人全副武裝的小隊便可以給予自己一定的傷害，如果再來四五隊，那麼自己也就只能飲恨當場。

“人類中也有善惡，那些開着普通鐵船的人類算是好的，這些人類是惡的。”

鮫人戰士比恭弘=叶 恭弘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一看到那星條旗就一陣厭惡，從靈魂之中就感覺厭惡。

即使他沒有抓魚，在鮫人戰士比恭弘=叶 恭弘心裏他的惡度也依舊比捕魚船里的漁夫要可惡的多。

“貝利爾少將太平洋海軍抽調航空母艦戰鬥群調節調動至仙人掌附近”

阿爾文聽着手下傳來的消息，左手手指有節奏的敲打着椅子兩側的良木，陷入了一段時間的沉思。

“啊！”

“殺了我，殺了我！”

“￥a！〒~5！”

“惡魔，你這個惡魔，你死後一定會下地獄的！”

“求求你放了我啊，求你了”

在他周圍，各式各樣的語言充斥着他的耳畔，讓他皺眉不已，有些不滿。

阿爾文緩緩站起身來，冷漠地開口道：“把他們的舌頭割了，聽着心煩。”

直到阿爾文完全的站起了身，這裏的全貌才納入視線之中。

這是間不大的地下室，撲鼻而來的是一種發霉的臭味。天花板似乎是名貴木質，兩側的牆貼着牆紙，花紋圖案極其詭異，地板似乎用着綠色的油漆覆蓋，印第文字中代表着“瘟疫”的字被寫在地板上，地下室每隔一段距離便有一盞燈光昏黃的壁燈。

不僅如此，地下室的牆壁前，捆綁着七個年齡不一的男人，他們的身體或多或少有些殘缺，血液噴射在四周，顯得格外的陰森恐怖。

其中最慘的一個黑人男人甚至被剝了半個身子的皮，只留下血肉裸露在表面！

阿爾文身邊的小弟身子顫抖着，手裡拿着小刀，哆哆嗦嗦，不太敢上前。

他們雖然是黑幫，雖然剁手指、雖然殺人，但從來沒有這麼折磨過人啊！

先前的一切行為都是阿爾文親自操辦，無論是打破骨頭還是剝皮祭祀，都是阿爾文自己靠着一隻手搞的，甚至於他已經生生挖出了三個人的心臟生吞！

“阿阿爾文先生，我我”

小弟哆哆嗦嗦，不敢動手，看的阿爾文心煩，登時暴怒道：“不幹？明天你掛在這上面，頂替那三個命短的傢伙！”

在聽到阿爾文這麼說，小弟登時慌了，連忙叩在地上，大聲喊：“我來，我去割，我去！”

說完，他連忙爬了起來，這次手也不抖了，狠毒地拿着小刀，就近拉過一人，生硬地掰開了那人的嘴，看着他已經被打掉了的牙齒，有些不寒而栗。

他心一狠，立馬拉出那人的舌頭，乾脆利落的給了一刀！

舌頭落地，在一陣鮮血與悲鳴聲中，阿爾文點了點頭，滿意極了：“非常好，你有資格成為偉大的疾病與瘟疫之神的信徒。”

伴隨着慘叫聲與血腥味和小弟的瑟瑟發抖，阿爾文仰天大笑。

“瘟疫冕下，我將會將人體中最為精華的部分奉獻給您，請您降臨，享用這份美食吧！”

與此同時，正在異界警惕四周的山蛛突然一愣，心中彷彿感受到了什麼。

“阿爾文又干什麼呢，怎麼三天不打上房揭瓦啊？”

山蛛感到有些莫名其妙，心中忍不住吐槽一聲是不是阿爾文瘋了：“等那嬰兒誕生之後，我一定去地球給你點厲害嘗嘗，讓你知道假冒我的代價！”

他雖然想要散播恐怖，但並不想吃什麼舌頭、人皮還有心臟啊！

多噁心啊！

# 第八十一章 青南眾神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

秋風蕭瑟，天已經漸漸地冷了下來，整個有虞氏部落也開始逐漸增添獸皮與曬制肉乾，打算儲存糧食準備過冬。

山上的一間似乎用土木石混合搭建的建築內，一道嬰兒啼哭聲傳來，響徹在整個屋內。

“哇！”

被獸皮包裹全身的嬰兒啼哭着，鹽淋虛弱的抱着孩子，輕輕搖晃，照顧着孩子。

周圍，巫祝嬰、巫咸勤以及族長虞意、虞種甚至連烈山氏的姜信都圍繞在左右，想要看看這個被譽為天降之子的孩子。

那嬰兒小臉胖嘟嘟的，看起來可愛至極，引得眾人憐愛。

是個女娃

這一點有的人有些介意但有的人卻並不是很介意。

巫祝嬰笑眯眯的來到鹽淋面前，望着襁褓中的孩子，露出了笑容，伸出手來，握着孩子的小手，對着鹽淋道：“給孩子起名字了嘛？”

鹽淋笑意不淺，對着巫祝嬰道：“巫，我希望孩子能夠平平安安的成長，就喚做鹽平吧。”

“還是姓虞吧。”

巫祝嬰搖了搖頭，接着開口道：“虞願，這個名字如何？”

“願？”

鹽淋喃喃自語着，似乎在想什麼東西，也並沒有看出什麼所以然來，只能點頭道：“很好的名字，巫果然非常人。”

小虞願瞪大了明亮的眼眸，看着自己周圍的人，停止了啼哭，有些迷茫。

剛剛誕生於世，她並不知道這是發生了什麼事情，也不知道周圍是什麼情況。

突然，她看向了一個空曠的方向，露出了天真無邪的笑容，小小的手指在空中亂揮着，似乎想要掙扎開母親的懷抱。

巫咸勤仔仔細細的檢查了一遍小虞願的身體素質與生命健康，點了點頭笑道：“小傢伙挺活潑的。”

在他們所有人都看不見的角落，虞蘇與山蛛並立，望着誕生的虞願，對着虞願露出了笑容。

“似是而非，轉世投胎這一點還是搞不明白啊。”

虞蘇並不驚訝於虞願能夠看到自己，反而喃喃自語着。

小虞意的靈魂中擁有着一絲熟悉，但也有很大程度的陌生，似乎是兩個靈魂融合在了一起，從而誕生的生命體。

這種感覺讓虞蘇感覺很奇妙，他並不知道小虞願算不算先前那個從地球來的鬼嬰。

“冕下，天佑有虞氏，有此女坐鎮有虞氏，有虞氏必將大興。”

山蛛站在虞蘇的身側后，恭敬地對着虞蘇道喜道：“當然，有冕下在此，有虞氏必將會成為人族象徵，此女的誕生只不過是縮短了其中的時間而已。”

山蛛可不認為自己是在舔，只是誇大了些許而已。

虞神的命格萬古罕見，此等神通加於身，不說能成為世界之主，讓有虞氏成為一方霸主也不是什麼難事兒。

“嗯，不錯。”

虞蘇點了點頭，大手一揮，對着山蛛詢問道：“給我講講青南三大部以及附近的妖吧，來青南已經有大半年的時間了，我還不了解這裏的勢力。”

“諾。”

山蛛鄭重起來，對着虞蘇先是一拜，開口道：“金鹿氏有兩神，分別為昆崙山的重明鳥與金鹿靈，平日以金鹿靈為主事，重明鳥比較活潑，不喜歡處理事情。”

“鈎矛氏的圖騰神靈為鈎蛇，靈獸的一種，身長數十丈，實力不容小覷。”

“三開氏的圖騰神靈為人馬，名三開，曾是北方某山的山神，不知道為什麼離開了北方，來到了這裏受三開氏供奉。”

山蛛先是將青南三大部落的圖騰神靈告知虞蘇，緊接着又說道：“除此之外，青南地區還生活着數十隻妖，他們平日不見於人，最為活躍的是一隻樹妖，喜歡化成人在諸多小部落里遊盪，與人類做交易。”

這青南三大部落的圖騰神靈，無疑是以重明鳥最為強大了，重明之鳥一名雙睛，言又眼在目。狀如雞，鳴似鳳。時解落毛羽，肉翮而飛。能搏逐猛獸虎狼，使妖災群惡不能為害。

而鈎矛氏的鈎蛇在虞蘇的印象里，只不過有一句“先提山有鈎蛇，長七八丈，尾末有岐，蛇在山澗水中，以尾鈎岸上人牛食之。”的印象。

而人馬三開，若不是虞蘇先前特地記住了《山海經》的內容，恐怕都以為人馬是西方的那種玩意兒了。

《北山經》記載凡北次三經之首，自太行之山以至於無逢之山，凡四十六山，萬二千三百五十里。其神狀皆馬身而人面者廿神。

在《山海經》中，馬身人面者很多，如英招這樣的是傑出者，還有很多不出名的，如三開氏的圖騰神靈三開。

“青南這個在中原名聲不顯的地區就有三位大神，再加上如山蛛這樣名聲不顯的圖騰神靈，可能會有二十之多。”

除此之外，還有隱藏在青南地區的妖，虞蘇可不覺得這些妖是好相處的角色。

慢慢來，一步一步走吧。

虞蘇嘆了口氣，感覺制霸青南都那麼的困難。

虞蘇明白，一統天下絕非幾十年能夠完成的。

整合天下的部落不是什麼難事兒，但整合全天下的圖騰神靈、妖、異獸、靈獸等卻是一個大麻煩！

虞蘇現在只能把目光放短一些，先收服青南眾神。

在虞蘇思索之際，山蛛緩步來到虞蘇面前，神色恭敬道：“冕下，近日來小神發現有人在地球冒用小神神號做一些歹事，因此，小神欲地球，殺人揚威，冕下覺得怎麼樣？”

“冒用”

虞蘇有些奇怪的看了山蛛一眼，不知道為什麼會有人冒用“疾病與瘟疫之神”這個邪神，疑惑道：“你該不會是想去地球看沒看完的電影吧？”

“不敢。”

山蛛立馬回應道：“小神為了冕下大計，不會看什麼電視劇、電影之流，請冕下相信小神，小神肝腦塗地，願為冕下效死！”

虞蘇望着山蛛，緩緩開口道：“成語學的挺快，有虞氏短時間內也沒什麼情況，若是有情況我也第一時間可以覺察到，那你就去地球吧。”

“我留在異界，試着與其他神靈與妖接觸。”

# 第八十二章 生死

“啊！！！”

“嗚！嗚嗚，額嗚嗚！”

地下室內，那滲人的聲音依舊在響起，只不過這次似乎是變了一番花樣。

被捆綁在椅子上的男人們舌頭被割了下來，沒有辦法說出什麼流利的語言，只能“嗚咽”來表達自己的痛苦，在心中或咒罵或祈求。

阿爾文繼續坐在那張椅子上，手上攥着一個酒杯，裏面充滿着紅色的不明液體，也不知是紅酒還是其他的什麼東西。

他輕輕飲下一口，眼神中登時露出了陶醉的神情，彷彿品嘗着什麼稀世珍饈一般，整個空氣中都充滿着血腥味。

飲完后，阿爾文又輕輕將酒杯放下，指着一個被束縛在椅子上的白人青年，露出了滲人的微笑：“把那個白人帶過來，我平生最討厭這群來自白鷹的骯髒傢伙了。”

“是，老大。”

阿爾文身旁的兩個小弟似乎已經麻木了，在聽到阿爾文的吩咐后立馬上前，生拉硬拽的把那白人連椅帶人拖到阿爾文的面前，回應道：“老大，請您吩咐。”

“嗚嗚嗚，嗚嗚嗚。”

那白人青年掙扎着，雙眼中驚恐之意難以掩飾，他的全身顫抖着，反覆在腦海里腦補着自己接下來要遭受的苦難，他已經後悔逃難到仙人掌國了。

還不如接受法律的制裁，反正白鷹有很多的州都沒有死刑，頂多在監獄里待一輩子！

阿爾文貪婪地看着那白人青年，左手的小刀似乎已經難奈不住：“先從他的腦殼開始吧，把腦骨敲碎，把大腦挖出來，獻給冕下享用。”

“對了，這過程一定要盡可能的讓這人清醒，不要讓他死了。”

阿爾文突然又想到了什麼，補充道：“死了沒有靈性，冕下不喜。”

“等大腦挖出來后，再把他的心臟給取出來，一定要新鮮的，冕下一定會滿意我們的祭品。”

“是。”

小弟們也興奮起來，似乎被阿爾文所感染，也變得神經兮兮起來：“為了冕下，我們一定會完成您交代給我們的任務！”

“我來做主刀，你們負責控制他的生命。”

阿爾文表情中顯露出一縷貪婪之色，對着左右小弟道：“這種感覺，我好久都沒體驗過了。”

你上午分明還親手解剖了一個人

雖然兩個小弟心裏清楚，但沒有人敢說話，只能任由阿爾文這樣搞下去。

阿爾文拿着小刀，緩緩站起身來，細細打量着這白人青年，嘴角露出一抹獰笑，還沒等他說些什麼，突然間一道特殊的聲音傳到了他的耳畔：“嗯？”

“咣當！”

阿爾文左手緊握着的小刀剎那間墜地，這道聲音雖然短而急促，但他還是一瞬間就知道了那道聲音主人的身份。

“冕冕下！”

阿爾文大汗淋漓，跪倒在地上，彷彿一個做錯事的小孩子，不服方才那種癲狂狀態。

兩個小弟面面相覷，同時對視一眼后，開始學着阿爾文的樣子，跪倒在地上，不敢輕易動彈。

而那被綁在椅子上的白人青年更加恐懼了，他不知道這些人在搞什麼名堂，但看起來似乎很恐怖的樣子。

“刺啦！”

突然，一道凌厲的聲音不知從哪兒傳來，剎那間鮮血噴射聲音傳來，一股熱血噴射在了阿爾文的身上，阿爾文瑟瑟發抖，不敢動彈。

“我什麼時候，讓你來收集祭品了？”

火焰照應着整個地下室，巨大的黑色投影撲在牆壁上，那道龐大的人影以投影的形式出現在牆壁上，凝視着阿爾文。

似乎被嚇得瑟瑟發抖，阿爾文不敢有任何的動作，只得將頭埋在地上，開口道：“不不敢，請冕下恕罪。”

“不敢？”

那道人影聲音嘶啞，聲音中帶着似笑非笑的感覺：“我看你倒是敢的很啊！”

剎那間，狂風大作，碧綠色的火焰在整個地下室內蔓延，一瞬間，那些被綁着的人類犹如時間被壓縮了一般，頭髮迅速花白，皺紋明顯，逐漸老死

甚至於，阿爾文身後的那兩名小弟也發生了同樣的變化！

“旁人都死絕了，現在告訴我，你想死還是想活？”

陰森的聲音再一次在地下室中響起，引得阿爾文一哆嗦。

這句話，似曾相識。

在自己全身健全之時，似乎也挺過冕下說過的這句話。

“我我想活！”

“你叫什麼名字，我怎麼從來沒見過你？”

金鹿氏瀑布邊上，一襲紅衣樣貌傾城的少女冷視虞夙，緩緩開口道：“我離開金鹿氏不過一百個太陽落山的時間，這裏怎麼會多出你這麼一個人？”

虞夙感到有些莫名其妙，只得行了一個巫禮，自我介紹道：“我是虞夙，從有虞氏來，到金鹿氏學巫，剛來不過三十多個太陽落山的時間，姑娘您您不認識我也是正常的。”

“有虞氏？”

紅衣少女聞言，似乎發現了什麼新大陸，接着開口道：“就是幾個太陽落山之前在西面行天雷之法的那個部落么？”

“天雷？”

虞夙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不知道紅衣少女說些什麼，只能盡可能應付道：“我不知道，有虞氏在陽水畔，青南的西方。”

“那就是你們了。”

紅衣少女喃喃自語一聲，隨後拍了拍身子，對着虞夙點了點頭：“好好學吧，在這裏沒人敢欺負你。”

說罷，紅衣少女踏着輕盈的步伐，幾個呼吸之間便消失在虞夙眼前，搞得虞夙有些莫名其妙。

這女人是誰，干什麼的？

這個問題在虞夙心裏誕生，感到有些莫名其妙。

他見這少女衣裳華麗，甚至比金鹿氏部落里的圖騰戰士、巫的服飾都要華麗，登時就明白這一定是個大人物，所以才老老實實交代了很多問題。

但沒想到這個少女竟然竟然真的很莫名其妙，問完就走，毫不戀情去留，連表面功夫都懶得維護

“有空我要打聽打聽她的身份了，你說是吧，道布。”虞夙先是喃喃自語，隨後又對着身後服侍自己的道布說道。

“啊？”

道布楞了一下，不知道虞夙說些什麼：“主人，打聽誰的身份？”

“剛才那個紅衣女人。”

“沒有啊，一直都只有您一個人在這裏的。”

# 第八十三章 不會騙人巫羅岷

“這裏只有你和我？”

虞夙愣了一下，有些不敢相信的看着道布：“你真的沒有看見一個穿着紅衣服，長的很好看的女人？”

道布撓了撓頭，仔細想了想，老老實實地回答道：“主人，我沒看着”

虞夙見狀更加迷茫了，搞不懂那女人的身份。

這女人衣着打扮不似普通人，而道布又看不見她，這一定不是個簡單的人物！

“究竟是怎麼回事兒”

虞夙喃喃自語着，腳旁一隻灰白色的幼鼠圍着虞夙轉圈，似乎是在炫耀着什麼。

天上的小鳥啼鳴盤旋，在虞夙的頭頂飛翔着，不會離去。

虞夙看了一眼兩個小動物，對着道佈道：“道布，你給鼠和鳥餵食了么？”

這兩個小動物嗯，就是虞夙學了三十多個太陽日巫羅的成果。

一者曰幼鼠，一者曰雛鳥。

他們現在對虞夙的作用，也只不過是偵查而已。

而且還是那種不能出聲表明放下，頂多跟蹤的那種。

好吧，這是美化之後的作用，他們最大的作用就是消耗虞夙的糧食。

“主人，時間要到了，要不您先去巫羅大人那裡學巫？”

還沒等虞夙給自家“猛獸”餵食，一旁的道布便提醒道：“巫羅岷大人說過，今天要校驗您的成果，不能遲到，在太陽落山之前一定要看到您的身影”

“也對，這兩個小傢伙餓一夜沒什麼問題，我先去尋岷師，免得出了岔子。”

一想到這裏，虞夙便感覺有些頭皮發麻，下意識的想要回絕，但只能應下。

這些天，巫羅岷給予他的那種感覺越來越深刻了，自己在巫羅岷眼中彷彿已經不是一個人，而是一件稀世珍寶。

他很想回絕巫羅岷，但自己實在沒什麼理由，而且金鹿氏也已經大幅度的減免了有虞氏部落所需的“物資”，這種情況下來實在是讓虞夙難以出口。

最關鍵的是，金鹿氏的巫羅只有兩位，巫羅岷是金鹿氏最強的巫羅，自己已經學了三十多個太陽日，基礎已經大了下去，如果強轉其他種類，那麼很有可能對自己的未來造成一定的損傷。

這是虞夙萬萬不能接受的。

一邊想着，虞夙的腳步也開始朝着巫羅岷房間的方向邁去，他距離巫羅岷房間的距離並不是很遠，大概幾百個呼吸的時間，他便穿過瀑布，來到了巫羅岷房間前。

“岷師，我來了。”

虞夙緩緩來到房內，沉聲道。

自從金鹿氏的那位族長回來后，金鹿氏內多了很多了不得的“新詞兒”。

如同什麼傳業授道的師、統御戰士的將、出謀划策的相。

聽說這些都是金鹿氏的族長從姬水的有熊氏學來的，有熊氏與烈山氏又結了盟，現在正在對付八黎部落聯盟。

“你來了啊。”

巫羅岷抬頭看向虞夙，他的雙眸中充滿了血絲，似乎帶着貪婪之意，但那股感覺一閃而逝，彷彿方才的貪婪只是虞夙的錯覺：“你馴養的獸怎麼樣了？”

“岷師，如今我已經能夠操縱自如。”

虞夙繼續開口說著，彷彿有其他的心思：“只不過幼鼠和雛鳥，實在是讓我難以作戰。”

“三十多個太陽落山之日啊，你就馴服了兩隻獸寵”

巫羅岷緩緩開口，眼神中似乎帶着一縷妒意，接着開口道：“很好，很好你未來可期，必定會成為一方大巫。”

“岷師”

虞夙一時想不出什麼話來，只能拱手行禮，表示自己的恭敬之意：“我想我覺得我可以馴服第三隻獸寵了。”

“也對，你馴服了兩隻小獸，是時候馴服一隻大獸試試了。”

巫羅岷聽到虞夙所說之後，登時明白了什麼，開口笑道：“我金鹿氏以鹿神冕下為聖，你的第一隻大獸還是馴服一隻鹿吧。”

“鹿”

虞夙暗道一聲不好，感覺有些不對勁兒的地方，但有說不出來。

巫羅岷這些天似乎是有意在引導自己馴養一些沒有攻擊力的動物，如同老鼠、雛鳥什麼的，就算是大獸也是推薦鹿這樣比較溫順的動物。

看起來似乎是巫羅岷對他非常好，讓他馴養一些簡單的動物。

但虞夙事先可是向鹿離打聽過的，巫羅學徒馴養的第一個大獸大多都是小型狼這樣的弱小猛獸，也算是擁有戰鬥力保障。

鹿

嗯，要是那些攻擊性極強的鹿還好說，但虞夙相信，巫羅岷絕對不會讓自己馴養那些攻擊力極強的鹿的。

“是。”

虞夙也沒什麼反駁巫羅岷的借口，只能道是，同時還帶着些許希望的對着巫羅岷道：“岷師，我也想擁有一隻猛獸”

“不着急，慢慢來。”

巫羅岷微微一笑，對着虞夙開口說著，似乎一切都是為了虞夙好一般

但實際情況呵呵，巫羅岷定是不懷好意，有什麼特殊的問題沒有被自己發現！

緊接着，虞夙開始為巫羅岷展現自己馴服的結果，讓那幼鼠與雛鳥向東向西，坐下喝水，圍繞自己轉圈之類的動作，證明自己已經完全馴養了幼鼠與雛鳥。

巫羅岷也將自己的經驗告知虞夙，進一步指導虞夙，一副師慈徒孝的局面出現在整個房間內，彷彿是一個很完美的局面。

但背地里的真相，誰又能知曉？

很快，虞夙請辭，巫羅岷帶着笑意望着虞夙離開的背影，笑容逐漸消散。

“都貯備好了么？”突然，他冷聲問向一旁的空地，彷彿那裡有什麼東西。

那空地之處逐漸顯出一道人影，穿着獸皮，皮膚偏綠色，有些矮小，身高大概在一米三左右：“嘶，都準備好了，只剩下人精與靈血了，嘶。”

巫羅岷點了點頭，對着那人影道：“做的非常好，再幫我續八百個太陽日嗯，按有熊氏的說法，那就是幫我續八百多天的命，我就放你自由。”

“你是陸巫級別的大巫，不能騙我。”

巫羅岷露出微笑：“當然不會了，我是大巫，我不會騙你。”

s：這樣一章異界一章現實的表達好，還是直接把異界章節寫完然後再寫現實章節的表達方式好？

順便，求推薦票~

# 第八十四章 交談

“老大，您您”

守在地下室外的小弟看着阿爾文的樣子，愣住了，有些不敢相信：“您這是”

“滾開，別煩我！”

阿爾文暴躁的吼了一嗓子，他的聲音有些沙啞，樣貌猙獰恐怖，左眼眶的位置空蕩蕩，原本應生長在那裡的眼球不翼而飛，但奇怪的是這血腥的局面卻沒有鮮血流出。

可以明顯的看到，阿爾文僅存的那隻左手中的中指似乎被切斷，非常平整，臉上被劃了很多道血痕，看起來令人望而生畏。

“是，是！”

那小弟飛快的跑開了，彷彿大白天見了鬼一樣。

阿爾文對此視若無物，緩步朝着自己的議事大廳走去，步履艱險、跌跌撞撞，似乎腳下有傷

“冕下冕下要我去抓那人魚戰士”

阿爾文拖着沉重的身體，艱難的朝着大廳走着，同時大腦也開始飛速的想着方才冕下交代給他的事情。

抓捕人魚戰士，獻給祂！

雖然身體中擁有着一陣又一陣的劇痛，但阿爾文卻並沒有什麼太大的反應，反而在心中冷笑道：“白鷹果然有什麼事情瞞着我哼哼，就是那片海域是吧。”

他已經大體明白了白鷹的部署，也知道了白鷹的打算。

“若是沒有冕下的直接幫助，我與白鷹硬碰硬無疑是送死的行為，所以只能借冕下之勢，壓迫白鷹！”

阿爾文在心中盤算着，彷彿一切盡在掌握之中：“哼，那個叫做安德烈的外交官員今天回來找我，藉此機會跟他談談，看看白鷹那邊是什麼態度。”

自從被“疾病與瘟疫之神”冕下眷顧后，阿爾文心中清如明鏡，他有時看起來似一位詭異的狂徒、有時似一位正直的義士、有時似一位幫派大佬

這就是阿爾文，雖然沒什麼文化，但環境卻會讓他改變。

時事造就英雄，雖然阿爾文不是什麼英雄，但這句話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是有用的！

“老大。”

“老大，您”

走入會議室，一旁的小弟們看着阿爾文的這幅尊容，先是一愣，隨後又顫抖着不敢說話。

阿爾文無視小弟們的眼光，晃晃悠悠的走到了主座上，微笑着看着眾小弟，臉上那副猙獰的樣子令小弟心寒：“白鷹的安德烈先生什麼時候來？”

“半半個小時。”

一個小弟咽着口水，緩緩對着阿爾文說道：“剛接到消息，安德烈剛剛下飛機，正在坐車趕來我們這兒。”

“非常好，我們就等一會兒吧。”、

阿爾文輕輕顫動着手指，露出了一個非常微妙的笑容，但在小弟們的視線里看來阿爾文就像是撒旦微笑。

阿爾文靜靜地坐在位置上，左手雖然缺了一根手指，但表情卻並沒有什麼變化，依舊是似笑非笑。

再加上他空曠的左眼，許多小弟也開始琢磨着如何退出幫派而且不會被“疾病與瘟疫之神”冕下處罰。

大概過了半個小時左右，一道人影在海軍陸戰隊的護衛下，風塵僕僕的來到了這個小鎮，熟練地走到了骷髏幫會議室，輕輕地敲了門，帶着微笑的走進了這裏，笑道：“我親愛的阿爾文先生，您”

本來頗為歡快的聲音戛然而止，在看到阿爾文如今的尊榮后，安德烈也忍不住咽了口唾沫，不知如何是好：“阿爾文先生，您您這”

“不礙事不礙事。”

阿爾文微笑地漏出了牙齒，對着安德烈笑道：“親愛的安德烈先生，我們還是繼續談論之前的話題吧。”

“對於貴方提出的每月十人，國會大廈與總統閣下經過慎重的考慮，決定”

還沒等安德烈說完，阿爾文便打斷道：“別說這個了，冕下現在不需要祭品，現在我們談談另一件事。”

“請說。”

聽到阿爾文的話語后，安德烈神情一松，但覺得阿爾文接下來的條件應該不是很簡單，登時皺了皺眉，等待阿爾文的後文。

阿爾文見狀，正準備點一根雪茄，卻發現左手中指已經空空如也，登時瞪了一眼一旁的小弟，小弟連忙為阿爾文遞煙。

阿爾文抽了一口雪茄，隨後一吐，張嘴道：“人魚戰士，我想要人魚戰士。”

他怎麼會知道人魚戰士？！

安德烈心中登時波濤洶湧，很不尋常：:莫非國會大廈內有“疾病與瘟疫之神”的眼線？！

關於人魚戰士的信息，除了上層國會大廈的議員以及執行行動的少將以及四位上校，剩下的所有人都不知道這件事情。

甚至連士兵都不知道他們要對付的是人魚戰士，官府只告訴他們是一種新型海怪。

雖然心中波濤洶湧難以平靜，但表面上安德烈卻不動聲色道：“什麼人魚戰士？我聽不懂你再說些什麼，我們不如聊聊”

“行了安德烈先生，我對於你們的行動一清二楚。”

阿爾文冷笑一聲，指示着小弟拿出一張地圖來，用大拇指指着一片海域，緩緩開口道：“這裏，就在這裏，你們現在就在這裏行動要抓捕海神的眷者、大海的守護者，人魚比恭弘=叶 恭弘吧？”

海神的眷者、大海的守護者，人魚比恭弘=叶 恭弘？

安德烈在心中將這個頭銜以及名諱牢牢的記住，接着笑道：“阿爾文先生說笑了，我們只不過在那裡軍事演習，並沒有你說的什麼海神的眷者、人魚什麼的。”

“呵呵。”

阿爾文微微一笑，接着道：“海神侵入瘟疫冕下的領域，我們將給予比恭弘=叶 恭弘致命一擊，如果你們不放棄那冕下可能會將你們視若同伴，一同消滅。”

別的安德烈不敢保證，但安德烈知道，對於人魚戰士白鷹官府是勢在必得。

“阿爾文先生說笑了，我們真的只是在軍事演習而已，不要誤會。”

無論如何，他都不會承認人魚戰士的存在。

雖然這件事兒已經是你知我知，但表面態度還需要注意，到時候真的發生了衝突還有一線餘地，讓雙方都不會十分尷尬。

“安德烈先生，那我們走着瞧吧。”

# 第八十五章 超凡戰爭（一）

太平洋海面上軍旗獵獵，與天上朵朵的白雲相映成輝，幾隻飛翔的海鷗迎風飛舞着，一切都顯得那麼的美好。

海風輕拂海灣，白浪不時地湧上沙灘，一隊又一隊的士兵嚴陣以待，在海岸之上的指揮中心裏，貝利爾少將心潮澎湃，感覺高升就在眼前。

他們已經發現人魚怪物的蹤跡了！

那人物怪物雖然極其謹慎，但科技的力量還是雄厚的。

在一個不經意間，水下潛艇成功發現了人魚怪物的蹤影，暗自尾隨，進一步確認人魚怪物生活的具體環境。

待到天時地利，一舉出手，生擒人魚怪物！

一整套的流程在貝利爾少將的心中閃過，如今的他雄姿英發，感覺勝利就在眼前。

“將軍，那怪物似乎發現了我們的蹤跡，開始加速！”觀察員死死地盯着機器屏幕，猛然開口喊道。

貝利爾想都沒想，直接下令道：“攔截，直接開始行動，不能讓他跑了。”

“是，將軍。”

通訊員回應了一身後，馬上給予各個潛艇、巡邏船發送指令，同時也反饋了一條：“將軍，安古斯丁中校回應怪物擁有一定的反擊能力，請問我方是否可以使用武器？”

“可以，但要保證盡可能不傷害到人魚怪物的性命！”

貝利爾少將點了點頭，眼神中流露出一種異樣的神情。

“將軍，安德烈議員傳來一道情報，言我們對付的怪物並不是普通的怪物，而是”

那年輕的女性通訊員望着安德烈傳來的情報，緩緩念着，當她念到關鍵之處時，愣住了。

貝利爾少將皺了皺眉，回頭望了那女性通訊員一眼：“怎麼回事兒？”

“安德烈先生說，我們對付的這個怪物是是海神的眷者、大海的守護者、人魚戰士比恭弘=叶 恭弘。”

金髮通訊員深吸一口氣，緩緩將安德烈傳來的訊息告訴了貝利爾少將：“疾病與瘟疫之神似乎與海神有衝突，想要人魚比恭弘=叶 恭弘如果我們阻攔，那就視若敵人。”

聞言，貝利爾少將陷入了短暫的沉默。

但很快他就恢復了精神，高聲喝道：“天佑白鷹國，諸神與我同在！”

“通知全軍，做好戰爭準備，一旦出現異常，全力出擊！”

“這些人類，甩不掉！”

深海之下，鮫人比恭弘=叶 恭弘用盡自己所有的速度在海下快速前進着，但卻依舊甩不掉身後跟蹤的潛艇！

眼見着潛艇窮追不舍，鮫人戰士比恭弘=叶 恭弘冷哼一聲，緊接着周圍海水的氣壓迅速增壓！

海底深處，小漩渦以肉眼可見的程度迅速凝結，一道道波浪憑空而先，巨力猛然朝着潛艇拍去！

“周圍水壓出現波動！”

“怪物出手了！”

“發射！”

潛艇里各種各樣的聲音響起，隨着一道“發射”指令的響起，一道導彈瞬間從潛艇下方飛射而去，迎着巨大的阻力，在比恭弘=叶 恭弘面前瞬間爆炸。

“彭！”

巨大的波動讓比恭弘=叶 恭弘驚愕不已，他在海洋中迅速遊走着身子，分散着導彈爆炸造成的傷害。

還沒等他因躲避一顆導彈鬆開一口氣，一枚又一枚的導彈接踵而至，在海底爆炸，震動四方。

彈片爆炸，波及範圍廣闊，自然而然的波及到了鮫人戰士比恭弘=叶 恭弘，即使鮫人戰士比恭弘=叶 恭弘的鱗片被虞蘇特殊加持過，但還並沒有做到能夠抵擋導彈的地步。

大片的鮮血從比恭弘=叶 恭弘的身體中流出，在大海中隨海水漂泊，傷口猙獰恐怖，看起來令人心驚。

“它受傷了，不要發射魚雷，換網，用網抓住它！”

附近的幾個潛艇見狀，心中大喜過望，紛紛通過通訊設備交談着，隨後支起大網，朝着比恭弘=叶 恭弘方向開動而去。

鮫人戰士比恭弘=叶 恭弘的望着不斷逼近的潛艇，暗叫一聲不好，海水共鳴，意圖凝聚出更為強大的漩渦，將潛艇吞噬。

然而比恭弘=叶 恭弘的一身神通畢竟都是虞蘇給予的，實力強的有限，還做不到做出將潛艇吞噬的那種境地，因此只能眼睜睜地看着大網朝着自己走來。

大網將比恭弘=叶 恭弘的身軀漸漸纏住，讓它無法掙扎，緊接着潛艇便拖着比恭弘=叶 恭弘的身子，朝着海面上浮而去。

潛艇中的士兵們都鬆了口氣，他們原以為這一場戰爭要進行很久，卻沒想到只不過開了兩炮就結束戰鬥，沒有絲毫的人員損傷。

“將軍，完成任務，成功捕獲代號為人魚戰士的海怪。”

巡邏船上，看着被五花大綁扔在船上的鮫人戰士比恭弘=叶 恭弘，上校臉上的笑意藏都藏不住，向著貝利爾少將彙報。

身處海岸指揮中心的貝利爾少將也喜上眉梢，迅速對着前線指揮官、那位海軍上校道：“迅速帶領人魚戰士返回海岸，警惕四周，我會派遣兩艘驅逐艦跟隨你們護送，務必要保證人魚戰士在我軍手中，必要時刻可以就地殺”

說到這裏，貝利爾少將突然想到了什麼，連忙否定了自己的話，接着道：“不能殺，如果遇到特殊關頭如敵軍突襲，直接釋放人魚戰士，讓人魚戰士自己逃亡，不得讓除我方之外的其他勢力掌控人魚戰士！”

本來貝利爾少將是準備讓他們就地格殺勿論的，然而仔細想了想，這“人魚戰士”似乎是海神的眷者、大海的守護者，殺了他實在是沙雕行為。

現在抓捕以後還能圓一下，可能化干戈為玉帛。

但殺了是真的沒有緩和的餘地了，因此就算是放走他讓此行撲了個空都不能殺他！

除非貝利爾瘋了，否則是不會這樣乾的。

“是的將軍，您放心，我親自護送，保證不會有任何的失誤！”

那位海軍上校望着遠處兩個朝着這裏趕來的小黑點，心裏大為安定，同時拍着胸膛保證道：“我現在就啟程往指揮中心靠攏，與您共商大事！”

兩艘驅逐艦親自護送，外圍還有航空母艦戰鬥群護衛着，今天要是還能被人劫走人魚戰士，他今天就從這船上跳下去！

“轟隆！”

突然，一道震耳欲聾的響聲響起，讓那海軍上校為之一愣，連忙看向船外遠方！

s：求推薦票~

# 第八十六章 超凡戰爭（二）

“怎麼回事兒？！”

那如雷貫耳的聲音當即是下了海軍上校一大跳，他連忙蹲在船壁下，警惕地望着四周，大聲詢問道。

他能夠到達上校這個軍銜，也不是混吃等死上的，他知道那可是軍艦開炮的聲音！

“長官，炮火聲似乎是從那邊傳來的！”

一旁的一個機靈士兵立馬指着驅逐艦的方向：“那裡！”

海軍上校望着遠方似乎有着點點綠熒的驅逐艦，目瞪口呆，趕緊對着對講機喊道：“將軍，驅逐艦似乎出了事端，我方本部準備攜船直衝海岸，收到請回復。”

“准許，立馬撤離，重複一遍，准許，立馬撤離！”

對講機的另一邊傳來貝利爾少將急促的聲音，海軍上校收到指令后登時大定，開始指揮着這艘巡邏船，迅速開向海岸。

被五花大綁的比恭弘=叶 恭弘也不知道這發生了什麼事兒，冷眼旁觀，心道：等我出去了，你們都得付出一定代價！

隨着巡邏船的馬力全開，這艘船在海面上乘風破浪、起航通順。

“噠噠噠噠，噠噠噠噠！”

朱姆沃爾特級驅逐艦中，無數的美軍士兵手持大型殺傷武器，對着天空狂轟濫炸着，同時炮台陣陣，似乎在射擊着什麼。

“該死，這怎麼打？！”

朱姆沃爾特級驅逐艦的艦長，中校彼得滿臉怒意，望着天邊蔓延的碧綠火焰，自己這艘“朱姆沃爾特級驅逐艦”的大部分功能都失去了作用。

朱姆沃爾特級驅逐艦從艦體設計、電機動力、指管通情、網絡通信、偵測導航、武器系統等，無一不是超越當代、全新研發的尖端科技結晶，展現了白鷹海軍的實力，是白鷹海軍的新世代主力水面艦艇。

然而，朱姆沃爾特級驅逐艦的用途是大規模海戰，並不是對戰單兵的！

如今，天空之中飄蕩地這道碧綠色火焰人影虛無縹緲，正處在朱姆沃爾特級驅逐艦上方，本艦大部分的攻擊手段都失去了作用，只能用高射炮以及海軍士兵們的武器進行攻擊

信號干擾什麼的呵呵，屁用都沒有。

“超·電磁炮準備好了么？”

彼得中校擦着汗水，望着天上那不斷凝聚碧綠火焰的身影，急促的詢問着身旁的士官。

超·電磁炮是他認為唯一可以攻擊到那人影的高科技武器了。剩下的要麼笨重無比要麼容易誤傷自己，因此彼得中校只能選擇超·電磁炮。

“正在充能，預計可發射三發！”

“好，時刻準備動手，就讓我來試試這位疾病與瘟疫之神有幾斤幾兩吧！”

“3！”

“2！”

“1！”

“發射！”

三分鐘前，山蛛默默地注視着身下的兩艘軍艦。

他雖然在地球學會了上網、學會了追劇，也基本了解了地球的戰力水平。

但他了解的並不是很詳細，並不知道地球的高端戰力具體是什麼水平。

現在他知道了。

山蛛感受到身下左側的那搜軍艦突然開始凝聚極強的電氣，一股令山蛛都感覺恐怖的氣旋正在緩緩形成。

“有點刺激啊。”

山蛛喃喃自語一聲，他知道，如果那恐怖的氣旋正中自己，那麼估計自己就要回有虞氏部落躲在圖騰里養上個三五個月的傷了。

“可惜，你永遠也擊中不了山蜘蛛。”

山蛛冷笑一聲，一層肉眼無法觀察的無形屏障以其為中心緩緩散開，白色的蛛絲四散，配合著綠色的火焰，讓人感覺玄而又玄。

“滋滋滋滋滋！”

強烈的電波瞬間從朱姆沃爾特級驅逐艦的細小炮口傾射而出，藍白色的電流呼嘯往來，伴隨着電擊雷花的聲音，朝着山蛛那屏障之處狠狠地轟鳴！

圓柱形的電磁炮衝擊波在觸碰屏障的瞬間，組成衝擊波的電離子突然開始自我紊亂，最終緩緩消解，湮滅在了空氣之中！

山蜘蛛，垂下的絲像是一匹布，其絲可止血，亦可防禦！

最為關鍵的是蜘蛛絲由蛋白質構成，蛋白質不導電。

若是採用火攻，山蛛可能會手忙腳亂一番，但是電磁炮山蛛卻並不是很慫只不過是靈氣消耗有點大而已。

“什麼？！”

驅逐艦內，看着似乎並沒有半分損傷的“疾病與瘟疫之神”，彼得中校登時覺察到有什麼不妙的地方，大喊道：“快，準備撤退，準備撤退！”

未等驅逐艦轉舵，便見山蛛手燃碧綠火焰，隨機抓取了幾名幸運觀眾，瞬間將將他們吞噬致死。

在山蛛的有意渲染下，那幾個幸運觀眾的靈魂以肉眼可見的形式上升到了天空，隨後緩緩消散。

“這這”

這種詭異的情況讓甲板上的士兵都愣住了，他們怒罵一聲，隨後瘋狂的扣動扳機掃射着天空中的那道碧綠人影，然而卻並沒有任何作用，子彈懸浮在人影四周，並無法向前一寸。

下一秒，那些向著山蛛射擊而來的子彈紛紛反彈，數千發子彈瞬間朝着四方散去，不少士兵紛紛中彈慘叫倒地，慘叫聲不絕於耳。

“接下來，是時候給你們點教訓了。”

山蛛粗略的感受了一些自己剩餘的靈氣，口中呼出一口濁氣，緊接着一道又一道詭異的碧綠火焰如同蠶絲般包裹在撒汗珠的左手中，一股陰冷的氣息四散開來，整條手臂似乎已經有些結冰。

“轟隆！”

一記音爆聲驟然響起，緊接着碧綠色的衝擊波瞬間從山蛛的左手急射而出，剎那間便濺射在了那向山蛛發射電磁炮的朱姆沃爾特級驅逐艦艦身之上。

沒有片刻耽擱，這艘長1828米、寬241米、吃水81米、排水量14564噸的先進驅逐艦在轟鳴聲中，翻然隕落，墜入深海之中！

駕駛艙內的彼得中校絕望地看着自己的這艘驅逐艦沉入海底，同其他駕駛艙內的成員一起推開門，在大海中奮力游泳，想要保護自己的生命安全。

落水的海軍隊員大概有一百多位，其中有半數都在方才被反射的子彈射中，行動困難命不久矣。

山蛛也不會理會敵人，轉頭望了另一艘驅逐艦的駕駛艙一眼，令那艘驅逐艦的中校艦長心臟驟然一停。

所幸，山蛛未曾理會這一艘基本上全程划水的驅逐艦，朝着那運載着鮫人戰士比恭弘=叶 恭弘的巡邏船方向化作一道虹光，飛馳而去！

而那艘驅逐艦的中校艦長擦了擦汗，心中大為慶幸，趕忙吩咐道：“快，救助落水的士兵，盡全力搜索彼得·威廉姆斯中校！”

# 第八十七章 超凡戰爭（三）

“快，加速，他追上來了！”

巡邏船在海面上破浪疾行，望着後方如同疾風般飛馳而來的“疾病與瘟疫之神”，上校登時臉色慘白，大聲喊着，意圖讓這艘巡邏船快那麼一丟丟。

然而，速度已經到達了極限，根本就沒有辦法提速。

如果貿然提速，那麼不用等身後的“疾病與瘟疫之神”，他們自己就能靠着船體側翻毀滅自己。

“長官，這已經是最大速度了！”士兵們也惶恐不已。

他們雖然不知道具體發生了什麼事兒，但那艘朱姆沃爾特級驅逐艦在他們的視線里被擊沉，這可是做不得假的。

鮫人戰士比恭弘=叶 恭弘被五花大綁在網內，望着遠處極強的氣息，表情也凝重了起來。

“那是什麼？”

由於虞蘇的饋贈，比恭弘=叶 恭弘可以清楚的感受到那裡強橫的氣勢，那股邪氣鎮壓一切的感覺令比恭弘=叶 恭弘感到心寒。

邪神，這就是海神冕下所說的邪神！

上校驚訝的看了比恭弘=叶 恭弘一眼，本來沒想和他有什麼交談，但不知為何上校竟鬼使神差來了一句：“那是疾病與瘟疫之神，奔着你來的。”

“疾病與瘟疫之神？”

比恭弘=叶 恭弘輕輕地念着這個名字，似乎覺察到有什麼不同尋常的地方。

“來了，來了！”

一名士兵突然驚呼一聲，卻見巡邏船周圍海域突然綠芒大盛，火焰連綿不休的出現在海平面上，徑直封鎖了巡邏船的道路，讓巡邏船進退兩難。

那道碧綠色的人影距離巡邏船尚有數百米的距離，海軍上校見狀為之一愣，隨後似乎又想到了什麼，近乎咆哮道：“快，放人魚戰士回海里，不能讓邪神捕獲人魚戰士！”

“是，長官！”

周圍的士兵臨危受命，立馬去為比恭弘=叶 恭弘解開身上的枷鎖，將他帶到船邊，護送他下水離開。

比恭弘=叶 恭弘十分不解，腦袋浮在海面上，詢問道：“為什麼要放了我，疾病與瘟疫之神明顯是衝著我來的，你們交出我或許可以活命。”

“別問，快滾，不然打死你！”

回答比恭弘=叶 恭弘的卻是白鷹士兵凶巴巴的臉。

比恭弘=叶 恭弘深吸一口氣，鑽入水中，迅速擺動着尾巴，消失在茫茫大海里。

海軍上校見狀，鬆了一口氣，望着一步又一步逼近的“疾病與瘟疫之神”，心中彷彿已經沒了恐懼。

他瀟洒的拿出對講機，對着對講機的另一頭講道：“將軍，我已經釋放人魚戰士離開，不會讓他落入邪神之手。”

對講機的另一頭，少將貝利爾暴跳如雷，對着上校大罵道：“萊昂，你是不是在海里待久了腦袋裡進水了？！”

“朱姆沃爾特級驅逐艦都被輕鬆擊破，我們現在的頭號打算應該是與疾病與瘟疫之神打好關係，人魚戰士可能是我們最好的禮物了！”

“你告訴我你把他送走了？”

名為萊昂的海軍上校頭髮花白，他自嘲一笑，開口道：“我知道。”

“但這可是你下的命令啊，貝利爾少將。”

“你可是說過，如果遇到特殊關頭如敵軍突襲，直接釋放人魚戰士，讓人魚戰士自己逃亡，不得讓除我方之外的其他勢力掌控人魚戰士。”

萊昂上校知道，貝利爾少將的這個勢力指的並不是其他神靈，而是其他國家。

他也知道自己不應該釋放人魚戰士。

在幾個小時前，他還打算盡心儘力完成貝利爾少將交代給自己的任務，出色的為白鷹人民合眾國做出一番貢獻。

現在，他見到了那位“疾病與瘟疫之神”的實力，見識到了祂的恐怖，一切都變了。

國會大廈里的那群政客，竟然想和這樣恐怖的邪神合作？

祂屠殺士兵毫不猶豫，視人類生命於無物，聽說之前還在仙人掌城搞了瘟疫這樣的存在，那群政客竟然還想與其合作？

不可能！

萊昂可不想自己的名字出現在好萊塢電影中，成為反派中的一員，讓他的孫子、孫女看見自己的爺爺成了一個人類的反派、邪神的走狗。

與“疾病與瘟疫之神”相比，“海神”這個名號無疑是溫和了許多，再加上之前曾經出現過“海神”拯救多利威亞號豪華游輪的消息，這更是讓萊昂相信“海神”是真正的海洋守護者。

“萊昂！你毀了我成為上將、載入史冊的夢想！”

貝利爾少將在對講機里怒吼着，他重重地喘着氣，嘆了幾聲后，接着道：“如果此戰之後你還活着，軍事法庭見吧。”

“嗯。”

萊昂沉默不語，淡淡地回應了一聲“嗯”后，關掉了對講機，將他高高扔取海底。

他望着距離自己不到八十米的碧綠身影，望瞭望四周反應不一的士兵，笑了。

身後，一名士兵抱怨道：“長官，我認為將軍說的對，我們應該把人魚怪物送給祂的。”

“我參軍時正值戰爭，在東南亞為了白鷹拚命，在叢林之中與那些安南土著交火。”

萊昂望着那道神影，淡淡地講述着自己的經歷：“冷戰、安南、中東一次又一次的暗中較量，我都是為了白鷹這個國家而奮鬥。”

“但這一次，我想為了人類，為了世界各國，與邪神抗爭！”

“我希望在我死後，我的子孫後代會因他們的祖先萊昂上校而感到驕傲自豪，而不是被人指着說這是人類叛徒萊昂的後代！”

“天佑白鷹國，諸神與我同在！”

望着越來越接近的人影，萊昂上校深吸一口氣，抽出隨身攜帶的手槍，瘋狂的射擊，子彈傾瀉而出：“我是白鷹海軍第九艦隊上校軍官萊昂·惠特拉姆，邪神，記住我的名字！”

天邊，那道人影突然迅速抖動起來，下一刻，碧綠的火光將整個天空染成了碧綠色，天邊雲端漸漸迴旋，凝聚成了一個碧綠色的詭異眼睛，一切充滿着死亡的味道。

士兵們咽了口口水，瑟瑟發抖，強行鎮定住心神，讓自己有能力扣動扳機。

“吾乃疾病的主宰、瘟疫的化身，此番前來宣告爾等死亡！”

s：大佬們求推薦票。

# 第八十八章 超凡戰爭（四）

“轟隆！”

隨着一道震耳欲聾的聲音響起，巡邏船瞬間沒入了海域之中。

那道碧綠色的身影也不在糾纏，望了一眼海岸邊的那道信號來源處，微微一笑，喃喃自語道：“那就是海軍的指揮中心？”

說句實話，現在的山蛛已經陷入了靈氣消耗過度的狀態，目前的他可能無法再擊潰一艘如同之前那樣的軍艦，但斬殺行動主將還是沒什麼問題的。

山蛛也不會手下留情什麼的。

既然已經介入了戰爭，那麼就是將自己的生死拋之腦後，死了也沒有什麼怨言。

“將軍，十七號巡邏船失去聯繫，可能已經”

指揮中心，貝利爾少將聽着手下士官傳來的消息，陷入了沉默。

許久后，貝利爾少將才嘆了口氣，對着左右緩緩道：“萊昂是個好人報告上寫明萊昂拚死與疾病與瘟疫之神交戰，壯烈殉國吧。”

按照慣例，戰敗總是要推卸責任的，對於貝利爾來說，萊昂無疑是個很好的甩鍋對象。

但

一旁的一個士官驚呼道：“將軍，不對勁兒，那那疾病與瘟疫之神朝着指揮中心飛來了！”

“什麼？！”

貝利爾少將聞言一愣，迅速看向雷達，但隨後又迅速反應過來，看向窗外。

遙遙望去，一個綠色的光芒正以一種超快的速度朝着指揮中心飛來，其勢不可阻擋！

“該死，快走！”

貝利爾少將迅速反應過來，也不管這滿屋子的高精設備，迅速朝外面走去，意圖撤離。

整個指揮室的所有軍方工作人員也開始朝着其他方向撤離，想要在“疾病與瘟疫之神”趕到之前迅速撤離。

“刺啦！”

大門處，一道火焰憑空出現，瞬間阻攔了眾人的去路，讓眾人為之一驚。

碧綠色的火焰中漸漸形成了一個人影，一個樣貌恐怖的人影。

“是疾病與瘟疫冕下當面嘛，我是海軍第九艦隊二星少將貝利爾，歡迎您的大駕光臨。”

貝利爾少將迅速反應了過來，銀白色的頭髮上掛滿了汗珠：“這位是佩恩准將、那位是諾德克上校”

一邊說著，貝利爾少將也抽空擦了擦汗，對着眼前這個恐怖的火焰人影恭敬有安：“我們代表第九艦隊總指揮官霍利中將、白鷹總統川普先生、國務卿萊克先生向您表示親切的問候，願您的統治長治久安。”

見“疾病與瘟疫之神”一直都沒有發動攻擊，貝利爾少將略微心安，還沒等他繼續說些什麼，卻見一陣嘈雜的聲音在他的耳畔響起：

“凡人冒犯吾要付出代價！”

緊接着，他感覺自己的身子似乎不聽使喚，眼皮乏累，視線也陷入了黑暗之中。

一聲乾脆的聲音，白鷹海軍第九艦隊二星少將貝利爾死在了代號為“人魚戰士”的行動指揮中心。

碧海悠悠，陽光照應在海平面上，粼粼反光，腥臭的海風迎面撲來，一艘拉德羅級護航驅逐艦在這個海灣內營救着士兵。

經此一戰，白鷹大概是明白了神靈的恐怖戰鬥力。

祂們的攻擊力很強，大概一擊可以摧毀一艘驅逐艦，防禦力也是極強，至少超·電磁炮無法對其造成傷害。

更重要的是，祂們的體型與人相差無幾，很容易貼身交戰，這樣一來大部分的科技武器都無法使用，機動性很強，遠超目前而言的所有科技武器。

想讓一位神靈隕落，可以說是千難萬難。

“醫護人員，快快快！”

萊昂上校被拉德羅級護航驅逐艦的潜水員從海下救了上來，拉德羅級護航驅逐艦上的醫療兵迅速開始為萊昂上校進行救治。

拉德羅級護航驅逐艦的艦長，少校軍官德魯擦了擦汗，有些驚恐。

前不久，他接到了指揮中心返來的訊息。

本次行動的指揮官，少將貝利爾被邪神所殺，指揮中心死者超過半數，主要軍事官員基本全部覆滅。

如今本次行動軍銜最高的，除了目前昏迷不醒的萊昂上校，只剩下他德魯少校了。

“這該怎麼整？”

德魯少校有些無奈，他不知道接下來自己該做些什麼。

去追擊“疾病與瘟疫之神”報仇？還是迅速回航？

但他這艘拉德羅級護航驅逐艦嗯

在世界大戰之後，拉德羅級護航驅逐艦已經很少出現在各國的艦隊編製當中，白鷹海軍只剩下兩艘拉德羅級護航驅逐艦，都是擔任不重要的角色。

換句話來說，這艘拉德羅級護航驅逐艦根本就沒有什麼太多的攻擊手段你能指望一個上世紀的軍艦去打邪神？

“艦長，萊昂上校醒了！”

醫護人員的聲音打斷了德魯少校的思緒，德魯少校聞言鬆了口氣，連忙去見萊昂。

萊昂醒了，那麼決策就要由他這個上校來做，用不着自己費腦筋了。

“咳咳，咳咳。”

萊昂的臉色慘白，他咳嗽了兩聲，望瞭望德魯少校，與德魯互相行了個軍禮，隨後開口道：“我軍傷亡如何？”

“朱姆沃爾特驅逐艦沉沒、艦長彼得中校戰死，士兵損失二百餘人。”

德魯嘆了口氣，緩緩開口道：“上校，你的那搜巡邏船上的士兵，算上你在內，只有五人倖存。”

萊昂聞言，眼神中閃過一縷憂慮，緩緩開口道：“趕快上報指揮部，讓他們處理吧。”

“指揮部”

德魯欲言又止，但最後還是開口道：“指揮部被疾病與瘟疫之神襲擊，校級以上軍官均戰死，整個指揮中心僅存十七人。”

“換句話說，除了在百里之外的霍利將軍，您成了目前軍銜最高的指揮官。”

萊昂聞言，愣了愣，沉默片刻后，接着開口道：“既然我成了目前前線最高指揮官，那就通知全軍撤離吧。”

“邪神的手段詭異萬分，只剩下我們一艘驅逐艦是無法對其造成什麼傷害，還是趕緊將這件事兒通知總統。”

“對了，還有一件最重要的事兒。”

突然，萊昂想到了什麼，用盡自己最大的聲音喊道：“一定要保密，對外保密！”

“千萬不能讓大眾知道這件事兒！”

# 第八十九章 敵在國會山

“看來我們有大麻煩了。”

國會大廈內，白鷹副總統兼參議院議長邁爾遜無奈的擺了擺手，對着川普總統道：“這些天來，你的表現無疑是糟糕透頂。”

“這個決定可是我們一起下達的，邁爾遜先生。”

川普當然不樂意他把責任丟給了自己：“你和眾議院議長”

總統與副總統爭執不休，參議院的一百名議員也開始迅速計算着如何才能將事件利益最大化。

原本一直都是支持川普的參議院開始慢慢有所改變心態。

眾所周知，白鷹的國會分為兩部分。

一是參議院，俗稱上議院；二是眾議院，俗稱下議院。

二者是白鷹國家的組成部分，相比於眾議院，參議院的權利很大。

簡單而言，眾議院相當於秘書，可以提出意見，但最後的推行卻是要由參議院決定。

參議院議長、白鷹副總統，也就是這個國家的二號人物，他已經對川普的治國理政有些不滿了。

國會大廈中，邁克遜副總統與川普總統你來我往、唇槍舌劍、據理力爭。

誰也不知道他們爭的什麼，看熱鬧就完事兒了。

“如今之際，我們的首要目的是維持好和疾病與瘟疫之神的關係，不能讓祂對我們產生什麼誤解。”

國會中，這一點基本上得到了所有人的認可：“安德烈先生，麻煩你明日再去一次仙人掌吧。”

“明白。”

安德烈臨危受命，表示自己一定會為白鷹國家利益做出貢獻。

“對於貝利爾少將、佩恩准將”

一系列的陣亡名單出來后，川普嘆了口氣，緩緩開口道：“撫恤一定要做好，對外稱諸位軍官忠心為國，親自測試新型武器時操作不慎陣亡吧。”

這個借口很爛，但各位都知道這是個借口。

說出去，其他國家也不會信的。

衛星時代，現在誰不知道海灣超凡戰爭？

區別在於，知道的詳細與否，白鷹是不會傻到透露自家的訊息，這玩意兒只能自己藏起來。

“對於萊昂上校與德魯少校，各位怎麼看？”在商議完賠償后一人又接着詢問道。

萊昂上校與德魯少校在當時的表情已經被傳回華盛頓，因此國會大廈知道的一清二楚。

但如何處理卻讓他們犯了難。

德魯少校漠視戰友進攻而不顧，萊昂上校將人魚戰士私放從而引發後來一系列的戰爭。

“如今我白鷹諸戰將，唯有萊昂上校、德魯少校有直面過超凡的經歷。”

川普總統在國會大廈內，對着左右開口道：“因此，我們是萬萬也不能失去這兩位將軍的。”

“萊昂上校升准將、德魯少校升中校，各位有什麼看法？”

“同意。”

“同意。”

“同意。”

參議院的眾多議員們尋思片刻后，便投下了贊同票，順利的通過了這次的軍銜提升。

“同時，我認為我們可以提升安德烈先生的職務了。”

副總統邁克遜立馬查漏補缺，提議道：“我認為，安德烈先生的才能足以擔任國務次卿的職位。”

這一條很快就被大家所通過，畢竟連頗有爭議的軍銜提升都可通過，一個不顧生死與暴徒阿爾文談判的安德烈簡直是國家英雄，提升職務自然也是順理成章的一件事兒。

除此之外，眾議院和參議院的諸多議員也討論了關於戰死士兵撫恤的問題以及符合敷衍人民，繼續與阿爾文所代表的“疾病與瘟疫之神”勢力達成和解。

“恭喜您，萊昂准將，您如今已經是白鷹合眾國的一星准將了。”

在收到國會的消息后，一眾軍官皆向著萊昂道喜，恭喜他苦盡甘來，熬成將銜。

然而萊昂准將的心情卻並不是那麼美好，他詢問着德魯道：“德魯，你得到消息了么，國會裡的兩院竟然想要和邪神和談！”

“略有耳聞。”

德魯警惕地見了見四周，壓低了聲音，緩緩開口道：“國務次卿安德烈已經出發，往仙人掌國與邪神的信徒面談了。”

這件事兒並不應該是校級軍官知道，但德魯畢竟也是超凡戰爭的倖存者，自然知道一些其他校級軍官不知道的事情。

“該死，國會山的那群議員難道不清楚邪神的破壞力嘛？”

萊昂准將臉色有些難看，他感覺有些不對勁兒。

邪神是能合作的嘛？能合作的那就不是邪神了。

邪神，喜怒無常、殺人如麻。

萊昂准將聽說，就連邪神自己的信徒都會遭受邪神的折磨，更不用提他們這些根本就不信仰邪神的人類了。

“我萊昂已經立下誓言，與邪神誓死鬥爭到底，絕對不會同流合污，成為人類的罪人。”

萊昂准將冷笑一聲，隨後對着德魯道：“德魯中校，你也是見識過邪神威力的人，你難道就能漠視國會與邪神合作嘛？”

聽到這裏，德魯的腦海中不禁回想起那個令人絕望的身影，登時搖了搖頭，堅定的開口道：“邪神之勢不可阻擋，白鷹合眾國絕不可能與邪神合作，如此以來無疑不是在自尋滅亡！”

白鷹國的首要敵人是邪神，但國會山的那些政客無疑是幫凶！

敵在國會山！

“人魚戰士是海神的眷者、大海的守護者，通過他應該可以聯繫到海神這一位正統神靈，幫助人類對付疾病與瘟疫之神這個邪神！”

萊昂准將壓低了聲音，對着德魯緩緩開口：“此事不宜驚動他人。”

雖然萊昂准將認為敵在國會山，但這件事兒不能大張旗鼓。

雖然把這件事兒公布出去，民眾的輿論足以摧毀國會，但萊昂並不準備公布出去。

公布出去，徒增恐慌，並沒有什麼必要。

人民享有知情權，但有時候還是不知道比較好，比較幸福無憂，不必為邪神而煩惱。

“不出意外，你我將會擔任要職，在此期間必定要聯繫上人魚戰士，與邪神做鬥爭！”

萊昂准將信心滿滿，彷彿自己也是電影中的超級英雄、幕後守護者：“就算是死，我萊昂也要死在抗擊邪神的第一線上！”

# 第九十章 逝者不死

山蛛感受着源源不斷湧入自己身體的恐懼感，一點一點轉化為靈氣，舒服極了。

靈氣的修行可以分為很多種，有勤奮修行依靠自己的、有廣納信徒增強自己的。

也有利用人類的情緒進行修行的，無論是喜怒哀樂，到達一定境界，都可以藉助其來修行。

嚴格來講，情緒修行法依舊屬於信仰修鍊的一種，只不過有些區別而已。

山蛛的命格在虞蘇命格之內，因此山蛛所獲得的三分之二盡數歸於虞蘇所有，剩下的三分之一將自己所消耗的靈氣恢復，同時也略微增加了些許。

由此，山蛛不由感嘆道：“地球可真是一個風水寶地啊。”

只餘下三分之一，都能讓自己恢復全盛狀態且更上一層樓。

這種感覺，難以用語言來形容，只能說是舒服。

山蛛此番進行超凡戰爭的目的有很多，主要目的就是震懾白鷹國，展現出自己的肌肉。

其次解救鮫人戰士比恭弘=叶 恭弘，那畢竟也是虞神冕下親自創造的生命，總不能讓他們給抓了去。

最後一點，也就是無關緊要的一點就是掠奪恐懼，增強自己的靈氣。

山蛛回到了仙人掌邊境的那個小鎮中，回到了那個屬於自己的小屋，開始了新一輪的追劇之旅。

“這次看點什麼呢？”

一邊喃喃自語着，“追劇之神”山蛛又熟練地打開了《哈利波特》，心滿意足道：“這次就看它吧魔法，有點意思哈。”

嗯，山蛛真的不是故意想追劇的。

神靈顯聖的次數不能太多，如果太多太頻繁，會給人一種“神靈不過如此，天天都能見到”的感覺，這樣一來逼格全無，山蛛才不會這麼搞的。

剩下的全部交給阿爾文處理了，如果阿爾文能夠處理得當，那麼山蛛會給予他一點獎勵的。

例如，賜予他某些能力，讓他擁有超人一等的強大感覺。

“伏地魔殺了我的父母，他不過是個殺人犯，沒什麼了不起”

屏幕中響起了《哈利波特》的台詞，山蛛全神貫注，不再理會其他，開始專心追劇了。

剛下了飛機，安德烈便來到衛生間里，捧起一把清水，清洗着自己的面部，腦海中開始活絡起來，如何與阿爾文溝通。

阿爾文是個有一點神經質感覺的狂徒，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

安德烈現在有點擔心阿爾文獅子大張口，開出什麼天價。

畢竟有一些人就喜歡這樣，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

提起精神之後，安德烈深呼一口氣，在海軍陸戰隊的帶領下，坐上了軍用吉普車，朝着邊境的那座小鎮駕駛而去。

“最新消息，白鷹在德林海灣大敗，甚至連他們引以為傲的朱姆沃爾特級驅逐艦都沉了一艘。”

歐羅巴州的會議室內，幾國元首秘密會談着，在談到這件事兒時，免不得有幾分幸災樂禍：“不僅如此，貝利爾、佩恩等等等等，第九艦隊的絕大多數指揮官都死在了那裡，根據間諜傳回的消息，死狀極其殘忍。”

“邪神不可靠，真正可以依靠的，也就只有神話傳說中記載的諸位正神了。”

在座的各位元首，其國家在古時都彼此征戰，有着深仇大恨，但如今因世界格式組成聯盟，牢牢地抱團在了一起，感覺有點像堅不可摧的聯盟。

“初步判斷，邪神的戰鬥力極為強悍，百萬軍中取指揮官的性命不是什麼難事兒，而且正面戰場與能撼動朱姆沃爾特級驅逐艦一級別的軍艦。”

“我們接下來的發展情況，一是盡可能的研發出單兵作戰的高效殺傷力武器，二是盡可能與諸位神靈產生聯繫。”

“目前那名為疾病與瘟疫之神的邪神一直在美洲海域徘徊，短時間內威脅不到我們歐羅巴地區，因此我們還有充裕的時間完成打算。”

“我們要注意不能讓邪神奇襲了，聯合艦隊從今天起就開始在海域巡邏吧名義就是軍事演習，各國都出一出軍費，花點錢保證安全。”

“對了，那位海神的地上代行者有什麼情報留出來了嗎？”

這句話一出，各國元首齊齊看向意呆利總統。

“他什麼都沒說，每天要求還很多，天天就想吃鮑魚龍蝦，吃完就祈禱，祈禱完就睡，偶爾打打遊戲，還是那種東瀛式青春戀愛遊戲，我每天還得關心一下他的身體健康以及想不想透露某些信息真是受夠了，你們誰想引渡走就引渡走吧。”

當初，意呆利總統得知海神的地上代行者由意呆利代為照顧時，他可是欣喜若狂的，認為這可能是意呆利洗刷戰爭百戰百敗恥辱的好機會。

然而

誰能想到，這是請了個大爺回來，屁都不說，他們還不敢動手，美人計根本就沒什麼卵用，天天就想着東瀛式那種帶着一點擦邊球色情的戀愛遊戲，意呆利總統也是受夠了。

“繼續吧，說不準某天他就透露消息了。”

意呆利總統開了個玩笑：“說真的，我懷疑他跟海神波塞冬冕下一點關係都沒有，只不過一直都是在瞎嚷嚷。”

眾元首也就輕輕一笑，沒有當真。

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

他不是海神的代行者頂多也就損失點高檔食材，如果是那就賺大了。

“各國的神話都已經上傳，超凡者的搜尋工作進一步進行。”

“但我覺得，我們應該拉兩位新的盟友加入我們的陣營，一起抵制白鷹。”

白鷹國在這場超凡革命中已經佔據了先手，無論是“疾病與瘟疫之神”還是“海神”，都是和白鷹有着蛛絲馬跡的聯繫，這給了歐羅巴聯盟諸多國家一個很強的壓迫感。

“你是說北極熊和華國？”

“是的，北極熊和華國強大的軍事水平可以與白鷹軍方抗衡，最為關鍵的是，華國可是有數千年的歷史，他是四大文明古國中唯一一個沒有中斷過文明的國家！”

“華國，一定有超凡者隱藏在暗處。”

安德烈從邊境小鎮走出，心情複雜。

他方才與阿爾文進行了深入討論，一番又一番沒什麼卵用的嘴炮后，最終阿爾文提出了他的要求：

“白鷹軍方幫助控制仙人掌國，仙人掌國要由疾病與瘟疫冕下全面掌控。”

# 第九十一章 地球第一位超凡邪徒

“仙人掌國”

坐在歸程的吉普車內，升任白鷹國務次卿不久的安德烈輕輕地念着這個國家名稱，有些感覺不真實。

仙人掌國是世界第十一人口大國，人口總數13億多人，這樣的大國是不可能由白鷹決定的。

雖然白鷹與仙人掌國開戰可以吊錘仙人掌國，但想做到主宰它的命運還是不可能的。

怎麼說，仙人掌國也是獨立自主的國家，仙人掌的官府一直允許白鷹在邊境搞事兒，這並不代表仙人掌國沒有什麼血性。

一但戰時起，白鷹會承受很重的國際輿論壓力。

世人均覺得白鷹是個世界霸主、自由燈塔、世界警察，但都不知道白鷹承擔的壓力有多大。

世界各國都會盯着白鷹，等着它自己出錯，而白鷹的對手卻總是在變化。

北極熊、歐羅巴聯盟、華國

誰又知道，下一個對手是誰？

別看現在可能各國關係其樂融融，一但打起仗來，他們聯起手安德烈都會相信。

“事情越來越複雜了。”

安德烈嘆了口氣，還沒等他繼續說些什麼，一道爆炸聲便在他耳畔響起。

“嘭！”

炸彈爆炸，火光極為耀眼，整個越野車登時側翻，數位海軍陸戰隊的隊員迅速按着安德烈的頭，躲藏在越野車后。

“噔噔，噔噔噔！”

子彈掃射越野車的聲音傳來，引得安德烈心驚膽戰，不知如何是好。

一名白鷹海軍陸戰隊的隊員掃了一梭子子彈后，大聲對着對講機咆哮：“安德烈先生遇襲，我們需要支援！”

“重複一遍，安德烈先生遇襲，我們需要支援！”

“怎麼回事兒？”

子彈貼着耳邊飛過，安德烈嚇得一哆嗦，大聲地詢問道：“這裡是從哪兒來的攻擊？！”

“我也不知道！”

海軍陸戰隊隊長回吼了一聲，看了看四周，擦了擦汗，隨手將自己的隨身手槍丟給了安德烈：“拿着，自己防身！”

說罷，槍火聲四起，沒人理會他了。

“仙人掌萬歲，衝鋒！”

四面八方皆是傳來西班牙語以及仙人掌式的蹩腳英語，一道又一道的呼喊聲

“殺光白鷹豬，仙人掌永不為奴！”

隨着越來越激進的聲音傳到安德烈耳畔，安德烈也緊張地握着手槍，時而開兩槍使自己冷靜，並沒有太大的作用。

他們是仙人掌國的黑幫？

來這裡是要殺白鷹國的人？

為什麼？

三個疑問湧入了安德烈心頭，讓安德烈有些驚恐。

驚恐的情況讓安德烈的大腦略微有些癱瘓，但他還是很快就覺查到了這幫黑幫成員似乎與自己方才與阿爾文交流有關。

仙人掌國予“疾病與瘟疫之神”，這一點足以讓知道真相的仙人掌人瘋狂。

“該死，難道是海軍陸戰隊泄的密？”

自己的行程知道的人很少，而且海軍陸戰隊一直在自己身邊，安德烈充分地懷疑海軍陸戰隊里有姦細。

不過這個想法沒過多久就被他本人的否定了。

他有一個更準確的猜測。

阿爾文泄的密！

“嘭！”

在安德烈覺悟的那一剎那，一顆子彈從槍膛射出，正中左肩，血液噴洒而出，一陣猛烈的疼痛感由里及外，讓安德烈難以用語言形容。

“快，快，快！”

“剿滅這群匪徒，務必要保證安德烈先生的安全！”

遠處，閃爍着的救援燈一個比一個鮮艷，安德烈恍惚之間，似乎見到了阿爾文那猙獰的笑容，一陣惡寒。

“安德烈先生，您沒事兒吧？”

救援隊的中尉軍官慌忙趕到安德烈身旁，見安德烈左肩血流不止，當即大喊：“醫護兵，快快快！”

安德烈已經在心中想象出了阿爾文的計劃，顧不得一旁的醫療兵，當即大喊道：“快，帶我帶我上飛機，我要見總統”

“事情辦的怎麼樣？”

小鎮里，阿爾文漫不經心地看着自己的花圃，微微詢問着身後的小弟。

小弟幸災樂禍的開口道：“老大，已經辦妥了，我們只不過是略微透露了一點信息，鱷魚幫那群傻子就急吼吼的去伏擊白鷹國務次卿了。”

“成功了么？”阿爾文依舊寵辱不驚。

“額”

小弟猶豫片刻，在阿爾文的死亡注視下，只能老老實實的開口：“沒有，聽說只是命中了國務次卿的左肩膀，並沒有致命傷。”

“真是一群廢物，這都殺不死。”

阿爾文嘴角微微上揚，露出了一個嘲諷的笑容。

他望瞭望左右，緩緩開口道：“算了，目的已經達成了，安德烈的生死也就無關緊要了。”

“將這件事情透露出去，全面透露出去，我要讓仙人掌國最貧窮的鄉下地方都知道白鷹要將仙人掌國交給偉大的疾病與瘟疫冕下！”

“就說嗯，這是白鷹國的戰敗賠款吧。”

阿爾文已經可以想象到暴怒的人民了。

至於仙人掌國？

那是什麼，偉大的“疾病與瘟疫之神”冕下又不是什麼喜歡執牧一國的神靈，根本就沒必要拿那麼大的地盤。

從一開始，阿爾文就只是想讓白鷹陷入泥潭而已。

阿爾文知道，自己要仙人掌國這個要求是不可能成功的，只有在半路讓這件事兒成真。

正所謂黃泥掉進褲襠里，不是屎也是屎了。

就算是白鷹那邊宣告這是子虛烏有，阿爾文也會在第一時間宣布自己對仙人掌國的主權。

白鷹必須承擔這一點，有本事就把他阿爾文弄死！

“墳墓里躺死，地獄中燃燒，歡灑在火海中。”

阿爾文咧嘴一笑，露出了牙齒，配合著他猙獰的面目，一種怪異的感覺充斥在這裏。

“很好，你有資格成為我的信徒。”

碧綠的火焰圍繞着阿爾文行走，阿爾文先是一顫，似乎想到了什麼，但聽到冕下如此之說后，登時一松，面色恭敬道：“能成為您的信徒，是我的榮幸。”

緊接着，周圍旋轉的碧綠火焰瞬間湧入阿爾文的身軀之中，下一刻，阿爾文感覺自己身體冰冷無比，似乎有一縷什麼力量在腹中掌控。

“從今日起，我贈你一縷地獄之火，可令你的敵人感受來自地獄的痛苦！”

# 第九十二章 自保

“什麼，白鷹想要將我們的國家送給邪神？”

“什麼，白鷹國的畜生想殺光我們的人民，將土地送給邪神做禮物？”

“白鷹的狗雜碎想要讓邪神吞噬我們仙人掌國所有人的生命？”

“白鷹國的混蛋背叛了人類，打算加入邪神大軍毀滅世界？”

僅僅幾個小時的時間，整個仙人掌國人盡皆知，民眾群情激昂，官府也怒氣沖沖。

一時之間，邊境部隊集結，封鎖道路，時刻準備與白鷹興師問罪。

而白鷹那邊則是啞巴吃黃連，有口說不出，。

在聽完安德烈國務次卿的所有彙報后，他們萬萬沒想到自己會被一個貧民窟出身的小子給耍了。

“我們已經向世界宣告，這是間子虛烏有的事情，純粹就是無稽之談。”

國務卿此刻神情嚴肅的開口說著，彙報工作：“除此之外，邊境軍隊與仙人掌部分黑幫暴發摩擦，引發一些國際輿論上的不滿。”

“阿爾文，那個該死的阿爾文公然宣稱仙人掌國由疾病與瘟疫之神接受，從此改名為神臨國，國都定為那個小鎮，取名瘟疫之都！”

川普靜靜地站在高台之上聽着，臉色通紅，忍不住說著：“開戰，大不了就開戰，與疾病與瘟疫之神開戰，我白鷹是世界霸主，對付祂不過是輕而易舉之事！”

“總統先生，不要衝動，凡事都有解決的辦法。”

副總統邁克遜嘆了口氣，緩緩開口道：“如今當務之急是與仙人掌國取得和解，聯繫歐羅巴聯盟、北極熊以及華國等國，我們一起商議，如何對付那疾病與瘟疫之神。”

想要與“疾病與瘟疫之神”和解的辦法泡湯了，如今只有通過與其他諸國合作，共同解決這個麻煩了。

“總統先生，接下來就是你的表演時間了。”

“訪問吧，將世界有名的強國挨個訪問一遍，達成合作，共同對付那個疾病與瘟疫之神。”

“畢竟這可不是白鷹國自己遭難，這是世界的夢魘，必須早日解決。”

異界，金鹿氏族地之中，陽光於高空籠罩而下，炙熱的氣息充斥，雲層稀薄，絲毫看不出一絲秋天的感覺，彷彿這裏還置身在炎炎夏日。

後山窪，虞夙騎在一隻似乎剛剛成年的雄鹿上，輕輕驅趕這雄鹿，來到了鹿離身邊，引得鹿離一陣羡慕。

“哇，巫羅真好，還能騎上這麼帥氣的鹿”鹿離一臉羡慕地看着虞夙，酸溜溜地說著。

對於金鹿氏而言，鹿是祥瑞，鹿離做夢都想像虞夙這樣騎上一頭鹿。

“我倒是想要一頭狼，一隻熊”虞夙喃喃自語着，很不自信，“對了鹿離，我拜託你辦的事兒怎麼樣了？”

鹿離聞言，立馬嘟了嘟嘴，開口道：“不可能，你絕對是眼花了，我們部落根本就不可能有你形容的那種服飾，還紅色”

鹿離從來沒見過紅色的布！

他感覺虞夙就是在騙人的，布都是白色的灰色的，哪兒來的什麼紅色。

“沒有么”

虞夙越發越對自己在幾天前看到的那個少女感興趣了。

虞夙對她的身份產生好奇，迫切想要知道她的身份。

想這些東西干什麼，我還是好好的想想怎麼擺脫巫羅岷吧。

虞夙晃了晃腦袋，讓自己清醒了起來，對着鹿離笑道：“對了鹿離，我們是朋友嘛？”

“當然了。”

鹿離圍着虞夙的坐騎鹿，不停地撫摸着，當聽到虞夙這樣說是，立馬拍胸膛道：“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虞夙眼神中閃過一縷異樣，緩緩開口道：“你能教教我如何戰鬥嘛？”

鹿離點了點頭：“可以啊，你學這個幹啥？”

“防身。”

說到防身二字時，眼見着虞夙渾身的氣勢瞬間不一，鹿離感覺站在自己面前的不是虞夙，而是一位巫。

鹿離瞪大了眼睛，不可思議的看着虞夙，緩緩開口道：“你在我們金鹿氏族地的最核心位置居住，除非俺們金鹿氏被覆滅，不然你不可能需要防身。”

“我不會永遠待在金鹿氏，我總是要回到有虞氏去的。”

虞夙輕咳兩聲，並沒有把“巫羅岷可能暗害我”的這一消息告訴鹿離。

怎麼著巫羅岷也是金鹿氏的十三位巫中的一員，是金鹿氏高層，這種情況不可能透露給任何的金鹿氏之人。

包括和自己關係最好的鹿離。

虞夙不敢確認這個每天和自己玩樂的夥伴是不是真心對待自己。

畢竟他們相處的時間才不過六十個太陽落山的時間，而鹿離卻在金鹿氏生活了上千個太陽落山的時間。

鹿離沒有虞夙的那些心思，只感覺虞夙說的有道理，便點了點頭：“可以，不過我會的也不是很多。”

“沒關係，只要能學一點就可以了。”

鹿離見狀，一臉羡慕道：“行，我有個條件，那就是大鹿要給我摸摸”

“這個當然沒問題，就算你不教我，大鹿還是可以給你摸的。”

“我先給你示範一下石矛”

在聽到石矛兩個字后，虞夙搖了搖頭：“等等，我不想學石矛的攻擊手段，你會短一點的兵器嘛？”

自己實在沒有辦法做到隨身攜帶一桿石矛啊，這樣一來傻子都能看出自己有問題吧？

“這樣也行，俺和你對練，這樣一來”

鹿離和虞夙的聲音愈發愈遠，逐漸消失在後山窪之中。

附近，一顆參天古樹的破舊軀幹上，一塊喇喇挘挘的表皮開始逐漸變得圓潤起來，最終一隻碧綠色的類蜥蜴生物出現在樹榦上，凝視着虞夙與鹿離離開的方向，迅速爬走，往巫羅岷房屋去了。

巫羅岷房內，圍着草恭弘=叶 恭弘、皮膚略顯綠色的矮瘦醜陋男子倚着牆，笑道：“鹿岷，就是這樣，那小子似乎覺查到了你的痕迹，跟着學起了戰鬥技巧了，嘶。”

“夙很聰明，我早就知道他能猜出我有不對勁兒的地方。”

巫羅岷淡淡開口道：“避役，好好盯着他，如果他和其他的巫或者圖騰戰士有聯繫，立馬回報。”

被稱為避役的矮瘦醜陋男子立馬回應：“好的，岷大人。”

s：求推薦票～

# 第九十三章 有鳥東方

“這天氣，怎麼越來越熱了？”

虞蘇隨手降着小雨解溫，同時心裏也有些納悶。

從幾天前開始，這太陽是越來越重，絲毫沒有秋天的感覺，彷彿這依舊處於夏日最為燥熱的季節。

“難道異世界的氣候和地球不一樣，這裏只有冷和熱的時候，沒有中和的地步？”

虞蘇百思不得其解：“不對啊，我剛來的時候就是一個非常美好的春天。”

這一日更勝一日的燥熱實在是讓虞蘇煩躁不堪，有虞氏部落人心惶惶。

如果不是自己接連消耗靈氣降雨，有虞氏布下的種子估計早就乾旱死了。

“這究竟是什麼情況，有人暗害我有虞氏？”

想到這裏，虞蘇立馬就展開神識，幾乎將有虞氏附近的每一寸土地都探查殆盡、地下三尺都查了個仔細。

果然，被虞蘇查出了一個陌生的氣息！

一股炙熱的氣息！

“嗯。”

虞蘇面無表情，瞬間就消失在上空，朝着發現氣息的方向疾馳而去。

虞蘇氣勢全開，震懾着四周的妖與附近的圖騰神靈，宣告着主權。

虞蘇也不是當初初至異界的垃圾圖騰神靈了，他現在也是擁有數萬信仰（摺合異界信仰后）的神靈，在這青南地區也算是一方強者。

可能是猛虎很久沒有咆哮，附近的魑魅魍魎又開始覺得自己行了。

“被發現了。”

紅袍少女坐在樹上，赤着雪白的雙足，右手支着腦袋，遠遠地望着虞蘇飛來的方向，巧笑嫣然。

“客人遠道而來，為何不入我有虞氏一坐，讓我也盡一盡東道主之宜。”

人未至，聲先臨。

還沒等紅衣少女有所反應，巨大的水靈氣猛然凝聚出一個人影來。

那人影背手跨立在半空之中，面色如玉，一身衣裳看起來也是華麗無比，這一很的服飾當即就讓紅衣少女眼前一亮，雙眼放光。

“哇，你這是穿的什麼東西，怎麼這麼好看啊。”

紅衣少女圍繞在虞蘇身旁飛舞着，嘰嘰喳喳，不停地看着虞蘇的衣袖，羡慕之情露於表面：“給我也整個。”

虞蘇被熱情的紅衣少女給嚇了一跳，慌忙退出十幾米的距離，冷然盯着紅衣少女，魔不動聲色。

鍾天地靈氣與一身的美貌，集清純幽雅為一體的氣質，以及晶螢如玉、精緻纖秀，不着鞋襪卻也一塵不染的玉足。

出乎意料，這女的長得倒是挺好看的啊。

不過長得好看也沒用，地球美女多了去，虞蘇也沒有搞什麼夜夜笙歌，自然不會在異界搞這些花里胡哨的。

虞蘇拂了拂衣袖，望着那張精緻的面容，冷笑道：“閣下何人，近日來的烈日灼心便是閣下搞的鬼吧？”

“我？”

紅衣少女用着她那纖纖玉指不可思議的指着自己，誇張道：“我重明鳥只會噴火，修行火靈氣，可搞不來這樣的大場面。”

“重明鳥？”

虞蘇快速在心裏回憶了一下少女的身份，心中冷然，不由開口道：“你這是來探查敵情的么？”

重明鳥聞言，連忙擺了擺手，露出了小虎牙，俏皮道：“別誤會別誤會，我不是來探查你們部落的。”

“我只是聽說這裏出了個很厲害的神，我就是來認識一下的。”

重明鳥圍在虞蘇身旁飛了一圈，回到了最初寄存的那枝樹榦上，開口道：“重明鳥是一個種族，別叫我重明鳥！嗯你叫我東方吧。”

那重明鳥似乎是猶豫了好久才給自己起好名字：“見過一面，咱倆就算認識了，你叫什麼？”

東方？紅衣？

在這一剎那，虞蘇似乎想到了某位國內知名人物。

在原著里他是個死太監，在影視作品里她又是個美女。

那一句“日出東方，唯我不敗”差點從虞蘇口裡脫口而出。

“我是虞神，你來這裏就是為了交個朋友？”

虞蘇冷靜地報出了自己的匪號，全身緊繃，靈氣似乎剎那間就會爆發而出：他可不相信眼前這個自稱東方的重明鳥就是來交朋友的。

“虞神”

東方若有所思地點了點頭，隨後歡快道：“我們既然是朋友了，那你給我搞一套你身上穿的東西吧，真滴好看。”

“我我嗯你不是想知道天氣為什麼熱嘛，你給我整個，我就告訴你原因。”

“可以，我給你單獨設計一個造型，你先告訴我為什麼天氣燥熱吧。”虞蘇沒有絲毫猶豫。

這有啥的，回頭自己去地球隨便找個地方買四五十個漢服款式，讓東方自個挑去。

相比於漢服，這個燥熱問題無疑是更重要的。

“其實也沒發生什麼大事兒，燥熱天氣等下雪的時候就沒了。”

重明鳥東方信誓旦旦地開口，同時道：“爆發的原因是因為東夷那裡的青陽部落聯盟和九陽金烏氏打起來了，九陽金烏氏的十大金烏聯手出現在青陽聯盟的上空，用陽光照射，想要以此逼退青陽部落聯盟，”

金烏，指的是太陽的別名，也稱為“赤烏”，是華國古代神話傳說中的神鳥之一。

在華國古代神話里，紅日中央有一隻黑色的三足烏鴉，黑烏鴉蹲居在紅日中央周圍是金光閃爍的“紅光”，故稱“金烏”。

“十陽懸空？”

虞蘇突然覺得，這個劇情似乎有點眼熟：“現在東夷那邊出現了十陽懸空的局面？”

“是的啊。”

東方點了點頭，對於虞蘇的反應有些奇怪：“你放心吧，就算九陽金烏氏贏了青陽部落聯盟，他們也打不到你的。”

“他們想來青南，必須要經過八黎部落聯盟、有熊氏、烈山氏等等一大堆部落，根本不可能讓你直接感受十陽的威力。”東方安慰道。

虞蘇搖了搖頭，迅速開口道：“不，我的意思是，你知道青陽部落聯盟有沒有一個叫羿的巫或者圖騰戰士的？”

“虞神，你以為我是白澤、啼聽，什麼都知道啊？”

東方有些不滿，氣鼓鼓地開口說道：“我重明鳥東方大人好歹也是從昆崙山下來的，怎麼可能知道東夷一個部落里圖騰戰士的名字？”

# 第九十四章 稱霸青南西

十日懸空，后羿射日！

后羿射日的故事在華國可以說是人盡皆知，根據《淮南子·本經訓》的記載：逮至堯之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猰貐、鑿齒、九嬰、大風、封豨、修蛇皆為民害。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殺九嬰於凶水之上，繳大風於青邱之澤，上射十日，而下殺猰貐，斷修蛇於洞庭，擒封豨於桑林。

由記載可見，羿這小伙子是真的猛，不僅射了九個太陽，而且還射殺了猰貐、鑿齒、九嬰、大風、封豨、修蛇等凶獸，當真是一個厲害人物。

如果九陽金烏氏真的被羿所滅，那麼是不是證明，這個所謂的異世界和地球有很大的關係？

又或者說，這裏根本就是上古時期的地球？！

這種莫名的感覺一個又一個的在虞蘇心頭暴發，讓他對這個世界真相似乎更進一步。

“怎麼了，我不知道有沒有叫羿的人類你就不理我了？”

東方有些小脾氣，她瞅了虞蘇一眼，嬌哼一聲，接着道：“行了行了，有空我再去幫你查查，順便看看那邊的戰爭結果怎麼樣。”

“多謝。”

虞蘇淡淡地看着東方，對其緩緩開口說著。

東方的小虎牙再一次被露了出來，她的笑容很甜：“不客氣不客氣，都是朋友嘛。”

“朋友”

虞蘇喃喃自語一聲，微微一笑，點了點頭。

看起來，這個名為東方的重明鳥似乎是個很友好的神靈，根本就不在乎部落之間的衝突。

“我要先回去咯，再不回去金鹿氏那幾個傻帽僕人又該着急了，我有空還來找你。”

突然，東方想到了什麼，急急忙忙與虞蘇道別，同時也有些戀戀不舍：“虞神，你可千萬別忘了，我要的小裙子、小衣服啊。”

“放心，不會忘。”

虞蘇送了送東方離去，直到重明鳥消失在虞蘇的視線範圍內，他才離開，繼續返回思考。

“當今之際，最重要的還是發展部落實力，吞併整個青南西部也該早日提上行程了。”

虞蘇計劃着一切，面前的一張獸皮上，畫著整個青南地區西部的全貌。

這也是虞蘇在這裏待了數天的一個結果，虞蘇可不相信有虞氏部落里的那些大老粗會畫什麼地圖。

地圖上略微標註了青南西部的所有部落，總人數大概還有四千多人，他們都是些分分散散的部落，除了有虞氏以外，最大的部落才四百五十餘人。

吞併了有鹽氏后的有虞氏部落，可足足有三千人、戰士二百七十多位！

別感覺三千人、二百七十戰士很少，這些人如果站在一起，將會是烏壓壓的一片。

再加上虞蘇準備讓有虞氏奇襲各部落，短時間內絕對能打他們個措手不及，在第一時間覆滅多數部落。

就算是有虞氏兵分二路，其他部落也沒有一個部落可以媲美有虞氏的兵力。

戰爭，要開始了。

“平周邊，壯部族！”

被族人譽為聖山的高處，巫祝嬰突然收到了一道清晰的神詔，登時讓他欣喜所狂，不停地朝着“偉大的虞”祈禱着。

晃晃悠悠之間，一張獸皮從天而降，精準無誤的落在了巫祝嬰的身前，巫祝嬰立馬視若瑰寶，小心翼翼地看着。

“這”

巫祝嬰有些傻眼，他看着獸皮上密密麻麻繪畫著的東西，有些感覺頭疼。

這究竟是個什麼東西？

巫祝嬰握着這張獸皮，百思不得其解，自己琢磨着，想要從某些層次來逾越的猜測一下神靈的心思。

偉大的虞賜給我的到底是什麼樣的東西，有什麼作用？

大概有幾百個呼吸的時間，巫祝嬰才從獸皮的中央位置覺查到了有虞氏的蹤跡：“這好像記載着附近的部落啊。”

“有虞氏在這兒，這邊有一個部落，根據樹根人說，那應該是吼山部落，這裡是維水部落”

隨着地圖的認知，巫祝嬰思維瞬間活現，對照着地圖，將自己知道的所有部落都給點了出來，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巫祝嬰不知道的部落。

“偉大的虞，您的意思我明白了。”

巫祝嬰恭敬地對着虞神雕像行禮，隨後自信滿滿：“您的意思是讓我有虞氏吞併這些部落，壯大自己！”

說罷，巫祝嬰召來在自己房外侍奉兼保護地戰士，輕聲道：“去把虞意族長和鹽鐸副戰士長叫來，我有事兒和他們說。”

現在的有虞氏並沒有長老，巫咸勤平時也不怎麼喜歡參与部落的事件，因此巫祝嬰只需要召集族長虞意和副戰士長鹽鐸二人。

這二人皆為勇士，虞意為圖騰戰士，放眼整個青南都是鳳毛麟角的存在；鹽鐸也是擁有八十多道血紋的戰士，可以號稱青南地區西部最強大的血紋戰士。

“巫，您找我們？”

不一會兒，虞意與鹽鐸便一同趕來，虞意率先開口道。

他們兩人本來就湊在一起商討接下來部落巡防的事件，突然得到巫祝嬰召見，因此便一同趕來了。

巫祝嬰笑眯眯地看着兩人，緩緩開口道：“偉大的虞有神諭下達。”

在聽到神諭之時，虞意毫不猶豫的朝着雕像方向跪拜，而鹽鐸隨後也反應過來，同樣朝着雕像跪拜，只不過他的姿勢看起來似乎更加虔誠。

“巫，虞神有何指令下達？”

待拜完之後，虞意起身詢問着巫祝嬰：“凡我所能及，在所不辭。”

“此物，乃虞神賜予我們的信物。”

巫祝嬰將那獸皮地圖拿出，指着上面一個又一個代表部落的房子，開口道：“這裡是我們有虞氏，這裡是吼山部落、這裡是維水部落”

將這獸皮的作用介紹完之後，巫祝嬰才鬆了一口氣，對着二人道：“你們明白了么？”

虞意點了點頭：“明白，圖上記載着附近的部落，偉大的虞神是想讓我們吞併他們，壯大有虞氏！”

巫祝嬰點了點頭：“沒錯，我打算讓你們二人分別帶領戰士，一個從維水部落開始，一個從吼山部落開始，如何？”

“當然可以，壯大有虞氏，義不容辭！”

s：求推薦票～

# 第九十五章 奴隸戰士

“我吼山部落沒有任何的得罪之處，為什麼要滅我？”

一個較為平坦的空地中，二十多個戰士蹲在那裡，雙手被藤蔓縛住，看起來絕望異常。

他們周圍圍着數倍於他們的敵人，均是長矛石錘，樣貌兇狠，看起來乃百戰之士。

虞意雙瞳之中金光閃爍，望着蹲在地上的吼山部落戰士，冷聲道：“吼山部落已被我有虞氏剿滅，如今擺在你們面前的只有兩條路。”

“一是加入我有虞氏，成為有虞氏的奴僕戰士；二是就地格殺，成為一具屍體埋在地下！”

虞意並沒有搭理吼山部落戰士的問題。

你沒得罪我我就不能打你了？開玩笑呢，跟大部落打架講究師出有名，你吼山部落多大自己心裏沒點數嘛？

一旁的戰士紋緊接着開口道：“你們吼山部的族人已經併入有虞氏，反抗者均已殺死。”

戰士紋是有虞氏部落里一位比較有威望的老戰士，當初在虞意不在的時候，由他代為掌管戰士，他也是從有漁部落跟來的戰士。

“我願意成為奴僕戰士！”

幾乎沒有半分猶豫，這二十多個吼山部落戰士便加入了有虞氏的奴僕軍中。

這個時代的小部落哪兒有什麼禮義廉恥，活着最重要。

他們本來以為有虞氏要把他們抓起來獻祭給天神，當然會一陣絕望。

成為奴僕戰士最起碼可以保住性命，好死不如賴活着。

“首領，如此一來，吼山部落以及他們附近的土地，盡數歸了我們。”戰士紋有些激動地開口說著：“首領，我們什麼時候回去？”

虞意見狀點了點頭，繼續開口道：“你帶着二十人，將吼山部落的人送回部落，我與奴僕軍繼續前進，消滅下一個部落。”

吼山部落的女人以及十歲以下的幼童歸於有虞氏部落，已婚女性充為聖山奴僕，未婚女性分配給單身族人。

真·部落髮老婆。

幼童集中訓練，趁他們還沒有什麼部落觀念之時灌輸有虞氏的理念，將他們徹底轉變為有虞氏族人。

至於老人不存在的，在這些小部落里，你歲數超過二十五都屬於年長者了，更不要提三十歲以上的“老人”了。

成年的戰士盡數成為奴隸軍的一員，隨虞意繼續征戰其他部落，若是有功，那麼可以贖回家眷以及賜予族人身份。

每一個人口，都是一個資源，都是能讓有虞氏強大起來的資源。

虞意身為有虞氏的族長，必須讓有虞氏更加強大！

虞意詢問道：“下一個部落是什麼？”

一旁，早就等候多時的虞心立馬開口道：“父首領，距離吼山部落最近的是灼石部落，距離很近，大概有五萬步的距離！”

虞心根據着神靈賜予的神圖，認真回復道：“我們消滅灼石部落後，可以與鹽鐸副首領匯合，一起攻打猛羊部落。”

虞意點了點頭，贊同了虞心的意見：“猛羊部落有戰士四十餘，若是開戰我方可能會有人員損失，與鹽鐸匯合共伐猛羊部落，是個不錯的選擇。”

說罷，虞意又抬起頭來望着天空燥熱的太陽，在心中略微估算了一下時間，對着左右吩咐道：“不能再耽擱時間了，若是鹽鐸率先擊潰維水等部落，與我們錯過，那麼猛羊部落就只能我們自己攻打了。”

“讓吼山部落的奴僕戰士走在最前面，給他們木棒就行。”

虞意接着吩咐：“如果奴僕戰士有什麼異樣的動靜，直接殺死他們，不用留情。”

奴僕戰士，作用就是探路和充當炮灰，打仗死的最多的就是奴僕戰士，因此虞意是不會心疼的。

除非奴僕戰士中有立了大功被賜予正式戰士、正式族人身份的，否則虞意是絕對不會管這些人的死活。

“是，首領！”

虞心嚴肅的行禮，立馬回到戰士隊列，開始指揮着吼山部落投降的奴僕戰士，分發給他們木棒，讓他們走在最前線。

而虞意的戰士隊伍中，不少原黑耳部落的戰士慶幸不已，慶幸他們部落被滅得早，否則自己的待遇也將會和吼山部落一樣。

吼山部落和黑耳部落，當初的實力可是相差無幾。

只是因為，黑耳部落在有虞氏只有幾百人時被滅，而吼山部落在有虞氏有三千人時被滅，結局卻截然不同。

這可能就是運氣吧。

“殺啊！”

“有虞氏的人在後面盯着我們，別退，別退！”

“打敗灼石部落的人，我們就有生存的希望啊！”

在一陣不絕於耳的廝殺聲中，戰鬥落下了帷幕。

有虞氏的戰士抵達戰場，將那群和吼山奴隸戰士打的五五開的灼石部落殘餘戰士全部俘虜，殺敵過十。

而吼山部落的奴隸戰士中，死亡一個，受傷三人。

在這次戰爭中，虞意充分見識到了什麼叫菜雞互啄。

他是真的沒有想到，吼山和灼石，最強大的血紋戰士竟然才擁有十幾道血紋，在有虞氏戰士中都只是屬於一般水平。

輕輕數了數灼石部落的俘虜人數，有十三人，於是虞意便如同對待吼山部落那樣，對待了灼石部落。

灼石部落的大部分戰士都投降，願意成為奴僕戰士，只有兩人一心求死，虞意也只能隨了他們的願，讓他們和灼石部落一起被埋葬在這裏。

奴僕軍的人數也壯大到了三十六人。

這些人，將會被用於攻打猛羊部落的最前線，皆是將會把作戰最勇猛的奴隸戰士轉為正式族人，以此來激勵其他的奴隸戰士。

虞意在擊敗灼石部落後，望着這剩下的局面，陷入了沉思。

灼石部落自然並不是只有戰士，他們也有婦孺。

按照規矩，他們的婦孺將會和吼山部落一樣：已婚女性充為聖山奴僕、未婚女性分配給單身族人、幼童集中訓練。

但現在虞意卻分不了兵。

他帶了一百一十四位戰士出來，一路未曾折損，只是在攻打吼山部落後，讓戰士紋帶領二十個戰士護送吼山部落的女人、孩子返回有虞氏，因此他只剩下了九十四位戰士。

如果再分二十位戰士運送灼石部落的婦孺回去，那麼他本部只剩下七十四位戰士。

奴僕軍的三十六人當然不是他們七十四位戰士的對手，但萬一有什麼大的差錯發生，這三十六人臨陣反戈，那也是一個大麻煩。

“吼山部落的奴隸戰士，留下十人守在這裏，看好着這裏的女人和孩子。”

虞意略微沉思一會兒，便開口道：“虞心，你帶着兩個族人留在這裏，盯着這十個奴隸戰士，不要讓他們出了什麼岔子或者逃跑如果逃跑，你可以殺了他們。”

虞心的血紋已經凝聚了五十二道，配合著兩位有虞氏族人，完全可以殺死十個普通戰士。

“是，首領！”

# 第九十六章 簡陋木盾陣

“鹽鐸，你那裡戰況如何？”

遠遠，虞意便瞭望到了一百多號人影，登時大喊道。

鹽鐸部在聽到虞意的聲音后，迅速地朝着虞意方向靠攏，當雙方都能面對面交流時，鹽鐸笑道：“族長，我佔領了維水、九渠、勿夷三個部落，按照巫祝嬰大人的指示，我俘獲了奴隸戰士四十人、女人三十多個！”

“很好，匯合之後，我們一同攻打猛羊部落，隨後再分開吧。”

對於鹽鐸的戰果，虞意感覺並沒有什麼不妥。

鹽鐸帶走的戰士比自己多了五十多位，攻打的方向也是小部落眾多，戰果斐然也是應該的。

“以奴隸戰士為先鋒，讓他們先去試一下猛羊部落的實力，我們再做打算。”

在兩支隊伍匯合之後，人數擴充到了近三百人，虞意一下子就感覺自己是青南霸主。

雖然有些飄飄然，但理智還是很清晰的：奴隸戰士的人數已經與猛羊部落相差無幾，如果猛羊部落能被奴隸戰士所擊潰，那麼就不需要有虞氏戰士出手了。

奴隸軍都能輕鬆搞定，主力軍還出手干什麼，看熱鬧就完事兒了。

殷渾身發抖，大腦一片空白，不知是那個戰士遞給了他一桿長矛，他也下意識的接了下去。

殷是吼山部落的一個戰士，年僅十二歲，職責是負責巡邏，但在有虞氏攻陷了吼山部落後，一切都變了花樣。

他成了有虞氏的奴隸戰士，要為有虞氏奮勇殺敵。

天地良心，殷可真的是一點都不想去打仗，他最大的夢想就是找個地方好好的堆泥巴造一些小型的建築而已！

之前，在攻打灼石部落的時候，他畏手畏腳縮在最後，勉強混過了這一輪。

現在聽說要去攻打猛羊部落！

猛羊部落超猛的！聽說他們的戰士頭頂上長着羊角，力氣大的驚人，一個巴掌就能扇飛十個自己！

“殷，別害怕，到時候打起來，我們撐到上面那群人參戰就可以了。”

殷的旁邊，一個看起來將近二十歲的戰士對着殷輕聲道，似乎對這種事情很有經驗：“我們到時候盡量往後縮，讓維水、九渠那些部落的人上去打，我們在後面拖時間就可以了。”

“嗯嗯”

話雖如此，但殷依舊是六神無主、慌不擇神，感覺這一切都十分的恐慌。

奴僕軍中的奴隸戰士來自於維水、九渠、勿夷、吼山、灼石五個部落，共計人數六十五人。

其中，有如同殷這樣貪生怕死的，但也有野心勃勃，想要藉助猛羊部落提升自己的地位，使自己成為有虞氏的正式族人。

“出擊，我有虞氏的戰士養精蓄銳攜雷霆之勢而來，自當要掃滅青南西，制霸青南！”

“此戰殺死敵方三個戰士的戰士，可以恢復自由，成為有虞氏的族人戰士！”

隨着虞意的高聲暴喝，六十多位奴僕軍登時有一種熱血澎湃的感覺，他們似乎恨不得立馬殺入猛羊部落，斬下三個頭顱，成為有虞氏的族人。

六十多名奴僕軍攜帶着各式各樣的武器，瘋一般的朝前衝去，不過半刻就遇到了一群手持異樣物品的猛羊戰士。

“那是什麼？”

躲在後面的殷看着猛羊部落戰士手中拿着地木頭橢圓形的物體，不知道是幹啥的。

“那玩意兒圓圓的，沒有刺，看起來根本就沒有什麼殺傷力，我有望成為有虞氏族人啦！”

一個殷比較熟悉的族人臉色激動，本來縮在後面的他立馬擠到了前面，跑的更加快了。

殷的恐懼感也略微有些消失了。

一群拿着圓形木頭當武器的人，還不如打灼石部落時發給他們的木棒呢。

更何況，現在他們的武器是石矛，威力更大！

更況且，這群猛羊部落的戰士竟然站成了一個橫排，舉着那些橢圓形木頭，完全把身子遮擋，只露出半個眼睛。

“殺啊！”

奴僕軍距離猛羊部落戰士列隊的距離越來越近，就在這時，異像突變！

“刺啦！”

猛羊部落戰士原本緊密相連的圓形木頭突然露出了幾個縫隙，縫隙中透露出來的石矛瞬間刺死了幾個衝鋒在前的奴僕戰士，大股大股的鮮血鋪灑在空中，濺射到圓形木頭上。

屍體無力的癱倒在地上，被措不及防的同伴踩道，隨後撞到了木頭上，慘烈之際。

一時之間，整個猛羊部落前充滿了喊叫聲、悲鳴聲以及屍骸，血液匯聚成一個小窪，鮮血淋漓。

縮在後面的殷一下子被嚇懵了，他哆哆嗦嗦的拿着石矛，慶幸自己方才沒有衝鋒，否則撞到木頭的縫隙中的尖刺上，豈不是非死即傷？

“啊！！”

“噗嗤！”

原本跟着一起衝鋒的六十多人瞬間只剩下十幾個完好無損的站在原地，他們手持石矛，戰戰兢兢地看着前面的“圓形木頭”，有些慌張。

當場暴斃三十多人，還有十多個傷員，傷勢不一，撤回數米，痛苦不堪。

“吼吼！吼！”

圓形木頭后，傳來了猛羊部落戰士的一陣歡呼聲，接下來，那些猛羊部落戰士隨手丟棄了木頭，猛羊戰士的蹤跡瞬間暴露在他們的眼前。

猛羊戰士提着不一的武器，眼神中冒着貪婪，沖向嚇在原地的幾個奴僕軍，彷彿要把他們的腦袋剁下來。

十幾個奴僕軍早就嚇得魂飛魄散，一時之間竟然愣在原地，沒有動作。

“別愣着，反擊啊！”

不知是誰喊了一聲，隨後，拿着受傷的奴隸戰士帶着沒有受傷的奴隸戰士，開始與猛羊部落戰士戰鬥起來。

“出發，猛羊部落的手段被騙出來了。”

遠處，虞意冷眼旁觀一切，直到猛羊部落的戰士扔下“圓形木頭”之時，他才高聲喝着。

隨着虞意的一聲令下，鹽鐸一馬當先，帶着戰士們便沖了出去！

“拋石矛，扎死那群猛羊部落的戰士！”

鹽鐸高喝一聲，他身後的一排戰士瞬間拋出去十多支石矛，如同閃電一般破空而去。

可惜的是，大部分都沒有命中，只有三支正中，其中還有一支釘死了一個因受傷移動緩慢的奴僕軍。

虞意坐鎮后軍，望着被如此多戰士嚇了個半死的猛羊部落戰士，冷笑道：“衝鋒，盡可能抓活的，我想要知道那木頭是怎麼回事兒！”

s：求推薦票～

# 第九十七章 盾與弓

“說說，這是什麼？”

虞意居高臨下，望着跪倒一片、雙手被縛的猛羊部落戰士，冷笑着開口：“老實交代，可以活命。”

“那是盾！”

還沒等年長的戰士開口，一個看起來比較年輕的戰士大喊道：“我知道，這是木盾！”

“帶過來。”

虞意見狀微微一笑，對着左右吩咐道：“這孩子很配合，給他口肉吃。”

那年輕戰士立馬點頭哈腰，恭敬地接過了一旁有虞氏戰士給他的肉，開口道：“謝謝您，偉大的戰士！”

年輕戰士大口吞着有虞氏賜給他的肉乾，滿嘴流油，同時開口道：“這東西是十七個太陽落山之前，一個我不認識的人給我們部落的，他說這東西的名字叫盾！”

“盾？”

虞意仔仔細細地掂量了一下手中的圓形木片，有些感到稀奇：“盾有什麼用？”

年輕戰士登時語塞，說不出話來。

而這時，猛羊部落的年老戰士立馬大聲開口道：“抵擋攻擊，結成列陣！”

“抵擋攻擊、結成列陣？”

虞意聞言，眼神中充滿了興趣，對着左右緩緩道：“鬆綁說說，怎麼樣抵擋攻擊、結成列陣？”

“回稟首領，具體是這樣的，將盾的內測有一個小孔，用手抓住這裏，然後”

那戰士便開始手把手教導在場的有虞氏戰士如何使用盾，同時也抽空對着虞意進行詳細的報告：“十七日前，有一個奇怪的人來到我們不，來到猛羊部落，吃了一隻我們捕獲的兔子后，交給了我們盾的製作手段，說是從中原那邊流傳的。”

“他說中原那邊打仗都用盾和弓猛羊部落只搞明白了盾的至於么方法，還沒搞明白弓怎麼搞。”

“盾、弓？”

虞意輕輕地念着這兩個東西，彷彿發現了什麼新大陸一般，對着那戰士詢問道：“盾我知道了，弓是什麼？”

“它由臂和弦組成，拉滿弦張弓后釋放，可以將扣在弦上的箭射向遠處的目標。”

那戰士用盡自己生平口才，盡可能的把弓是什麼講述給虞意聽：“這個好像是從一個叫有熊氏的部落流傳出來的。”

激弦發矢，可以及遠。

“有熊氏啊。”

虞意聽着這個名字，陷入了一縷沉思。

他畢竟是有虞氏的族長，在金鹿氏廝混過，當然知道有熊氏是什麼樣的存在。

有熊氏部落聯盟，兵卒十萬、戰將滿百，乃中原強盛部落聯盟之一！

除此之外，有熊氏部落聯盟現如今還與烈山氏部落聯盟一同對陣八黎部落聯盟，決定中原天下之霸權！

“原來是從中原傳來的武器，果然精妙。”

聽着戰士的描述，虞意也基本明白了弓箭是什麼東西，登時露出了感嘆的神情：“有熊氏靠着弓盾也還需與烈山氏結盟，恐怕這八黎部落聯盟更加強大吧。”

“八黎部落恐怕兵卒更多、戰將更盛。”

虞意心底里將有虞氏和中原大部做了區分。

他在稱呼有熊氏、烈山氏時，都稱呼為兵卒、戰將這樣大族的稱呼，而對於自己以及周邊部落，仍舊叫做戰士。

“真不知有熊氏、烈山氏的族長是何等人物，也不知八黎密密麻麻的兵卒是何等威武啊！”

虞意感嘆着，他身側的戰士們也露出了嚮往之情，想要見識一下中原大戰的風采。

而猛羊部落的俘虜戰士則是老老實實的跪在地上，祈禱自己的命運。

畢竟在他們的視角里，他們殺了有虞氏三十多位戰士，慌得很。

“八黎部落聯盟的兵力還沒有有熊氏多呢，有熊氏與烈山氏結盟，兵力甚至超過了八黎部落聯盟的一倍多。”

就在虞意感嘆之後的同一時刻，不遠處傳來一道稚嫩的聲音，登時引得虞意大驚，連忙提起石矛，做出了拋射狀。

“別，別誤會，我只是一個喜歡到處走走的可憐植物妖怪罷了。”

還沒等虞意拋出手中的石矛，不遠處的樹林之後，一個矮小身影擺着手從樹後面走了出來，他的頭髮和樹恭弘=叶 恭弘一個顏色，頭上帶綠。

面容稚嫩，如同剛出生的孩子一般，五官端正，可愛的很。

只不過身高不高，大概只到虞意的腰。

虞意皺了皺眉頭：“你是妖？”

“是的是的，我是柳樹成精，你知道柳樹嘛？就是那種”

小正太樣子的妖怪聽到虞意的詢問后，興高采烈，迅速回應着虞意的問題，並且描述自己本體的樣子。

虞意：“”

不好意思，我不認識什麼柳樹。

樹不都是一個樣子嘛，為什麼還有名字？

還沒等虞意想清楚自己該怎麼開口，卻見那老實交代弓和盾的戰士大喊道：“首領，他就是來我們部落吃了一隻兔子教給我們盾和弓的人！”

虞意將視線移到了正太妖怪的身上，道：“你”

“沒錯沒錯，是我啊。”

還沒等虞意問完，正太妖怪便大大方方的承認了：“我剛從北面回來，那邊到處都在打仗，太可怕了，還是靠南好一點。”

如果金鹿氏和巫祝嬰說的沒錯，陽野和青南似乎也是屬於北方吧

虞意無力吐槽，只能看着正太妖怪，握緊了手中的石矛。

正太妖怪見虞意握緊石矛，運轉渾身的氣血，當即擺手道：“放心放心，我沒有惡意，只是喜歡四處走走，跟一些大部落交流一下信息，告訴一些小部落一點可以改變他們的技巧。”

“盾和弓是怎麼回事兒，還有你為什麼說八黎的兵卒比有熊氏少？”虞意冷聲道。

“盾是我從八黎部落學來的防禦兵器，只不過他們不用木頭。”

正太妖怪笑道：“弓箭是有熊氏的拿手兵器，有熊氏的弓箭手可是有三千多人！”

“除此之外，我還見到了很多兵器，比如什麼劍啊、刀啊，不過我覺得它們都沒有矛有用。”

“八黎部落聯盟由黎淵、鬼方、朱厭、蠻牛、夸父、共工、祝融、吳天八個大部落組成，除此之外還有數十個小部落，兵卒九萬，勇猛異常！”

“他們之所以能和有熊氏、烈山氏打的不分上下，全靠一種新式材料！”

“可惜，誰也不知道那是什麼玩意兒。”

# 第九十八章 見多識廣的妖怪

“八黎部落和烈山、有熊打了多仗，大大小小的戰鬥摩擦已經有五百多日了，估計還要打個上千日。”

正太妖怪老實的回答說著：“除此之外，東夷地打的更激烈，也不知道青陽部落聯盟和九陽金烏氏發的什麼瘋，都死了好幾萬的戰士了，還在打，熱死樹了。”

“扶風氏部落在青陽部落聯盟和九陽金烏氏之間左右搖擺，還和八黎部落聯盟拉拉扯扯，那裡絕對是個大隱患。”

說到這裏，那正太妖怪還擺出一副心有餘悸的樣子，沾沾自喜道：“幸虧我走得快，不然那群人可能要殺我祭祀了。”

正太妖怪的嘴皮子很快，基本上在幾分鐘內說完了全部的內容，虞意用了好長一段時間才吸收完畢，明白了正太妖怪的意思。

虞意揣摩片刻后，對着正太妖怪緩緩開口道：“這麼說，你懂很多大部落的技術？”

“對啊，比如有熊氏的附屬氏族西陵鹿鳴氏的養蠶繅絲、有熊氏本部的造箭、八黎部落聯盟共工氏的船嗯，我都見過！”

正太妖怪信誓旦旦地說著，這些玩意兒他都見過，就是有些複雜，他一個都不會。

虞意深吸一口氣，緩緩開口道：“跟我們回去吧，見見巫，我可以保證，絕對不會傷害你，我們有虞氏必將奉你為上賓。”

這個妖怪掌控着這麼多的秘密，如果可以挖掘出來，有虞氏稱霸青南指日可待！

“好啊好啊，正好我也對有虞氏比較好奇。”

正太妖怪欣然願往，畢竟他也對這個有虞氏部落好奇。

在他離開青南，去中原、東夷的時候，青南還沒有這個有虞氏部落，現如今卻多出這麼一個部落真是太奇怪了。

而且看這樣子，有虞氏部落似乎在青陽也是有頭有臉的大部落。

這一層又一層的原因讓正太妖怪興奮不已，他最喜歡的就是去一個個未知部落，查詢新情報啦。

當初在東夷，他都是偷偷摸摸的觀察，生怕被他們發現後用來祭祀。

中原的幾個部落正太妖怪也只是冒充過他們的族人進去晃悠的兩圈，只有在小部落里他才能正大光明的進去。

現在，竟然有一個擁有巫的部落邀請自己去参觀，真是太棒了！

有虞氏！

正太妖怪已經把這個部落的名字牢牢記在心底，雖然他不能幫助有虞氏干什麼事情，但以後出去的時候適當散播一下有虞氏的威名也是可以的。

“對了，烈山氏的一個巫給我起了名字。”

在應下之後，正太妖怪也開始一本正經的介紹道：“他說，樹以建木為尊，建木者，生天地之中，高百仞，眾神緣之上天，其下聲無響，立無影也。”

建木，天東的神樹，最為古老的圖騰神靈，現在已經沒有幾個部落信仰建木了。

“取建木中的木字，以後叫我木柳就行了。”

“木柳。”

虞意點了點頭，念了兩遍這個名字，示意自己已經記住了，隨後道：“請稍等一下，我去吩咐一下事宜。”

說罷，虞意便大步流星的朝着猛羊部落被俘虜的戰士們中走去，指着最新開口的年輕戰士與後來詳細說明的老戰士道：“此二人以及先前對猛羊部落髮動衝鋒的奴隸戰士，均可授予戰士身份，但族人身份有待觀察。”

“剩下的，一併沖入奴隸戰士，為大軍開路！”

說罷，虞意又來到鹽鐸身前，對着鹽鐸道：“鹽鐸，你帶着戰士一百五十人，加上這些奴隸戰士，繼續向前攻打部落，完成偉大的虞交代給我們的人物。”

“我則帶着剩下的戰士，護送木柳先生，回部落！”

東夷青陽部落聯盟周圍，烈日炎炎，天上甚至浮現出十個太陽的影子，整片大地都乾涸不已。

“句芒大人，再這樣下去，我們就要乾旱而死了！”

幾個保留着很大程度野獸狀的妖跪倒在一個鳥身人面、手持柳鞭卻面色如玉的神靈前，虔誠跪拜着。

句芒，主管樹木的發芽生長的神靈，神樹扶桑歸句芒管轄，為先天神靈，無需信仰供奉。

因扶桑神樹生長在海外，而東夷之地又接近於海，因此句芒也場面居住在東夷之中。

九陽金烏氏與青陽部落聯盟開戰，這是人族的事情。

然而，為了交戰，九陽金烏氏供奉的九位金烏齊出，配合著天上原本的太陽，照射青陽部落的土地，讓青陽部落聯盟飽受乾旱之苦。

而青陽部落聯盟的圖騰神靈也不甘示弱，鳳凰親自出手，調動燥熱火氣，同樣炭烤着九陽金烏氏的族人。

原本風景宜人的東夷瞬間就被兩大火爐所籠罩，一時之間地面乾枯，甚至連青南都能感受到氣溫的變化

這是人類的戰鬥，結果牽扯了整個東夷。東夷的大妖不是很在乎溫度的變化，但小妖在乎的很。

於是他們組團來到先天神靈，被稱為“春之神”的句芒面前，想要請句芒大人勸解一下青陽部落聯盟和九陽金烏氏，讓他們要打架用士兵打，別天天放太陽。

如果句芒大神對此無能為力，那麼他們可能只能去極西崑崙找找那些更為強大的先天神靈幫忙了。

畢竟金烏和鳳凰，都不是什麼簡單的角色，祂們都是火的翹楚！

“唔你們的意思我明白了，我會去勸一勸金烏和鳳凰的。”

句芒是個善神、君子之神，在聽到小妖這樣的祈求后，祂便有些心軟，答應了下來：“只不過這事情不太好辦。”

在答應之後，句芒對着眾小妖緩緩道出緣由：“飛禽之中，必然有一王，而金烏與鳳凰都在爭這個百鳥之王的稱號，我實在是沒有把握能勸住祂們，我只能說儘力而為。”

幾個小妖喜極而泣，對着句芒不停跪拜道：“多謝句芒大人，我等一定一心向善，時刻謹記句芒大人的教導！”

“不必多禮，你們且先回去吧，若是事情成功，你們自然知曉，如果沒能成功，那你們還是另請神靈吧。”

# 第九十九章 將相之制

“木柳。”

聖山之上，巫祝嬰坐在一旁，望着眼前這個大眼睛正太，溫和地微笑道：“我是有虞氏的巫祝，嬰。”

木柳瞪大了眼睛，一眨一眨的：“我知道我知道，巫祝嘛，我在共工氏見過別的巫祝。”

“呵呵。”

巫祝嬰溫和一笑，露出了一個沒有什麼特殊含義的呵呵微笑：“木柳，何以教我？”

“教啥，啥教？”

木柳聞言，露出了疑惑的表情：我不是來做客的嘛，教什麼東西？

巫祝嬰看着木柳，沒有說話。

木柳也瞪大了眼睛，盯着巫祝嬰，沒有說話。

場面一度十分尷尬。

“虞意，你帶着木柳先去休息吧，咳咳。”

巫祝嬰嘆了口氣，咳嗽一聲，隨後對着虞意說著：“把我的房子讓給木柳。”

“好的，巫祝大人。”

虞意點了點頭，對着木柳微笑道：“木柳，跟我來吧。”

“好啊好啊。”

木柳點了點頭，興高采烈的跟着虞意去自己的新住所，想要看看環境如何，究竟帥不帥氣。

一人一妖嘰嘰喳喳的走了，而巫祝嬰則是坐在原地，渾濁地眼球露出一抹光彩。

“樹妖木柳”

他喃喃自語着，已經感覺有些力不從心，但仍舊堅持處理某些事情：“此妖雖然不擅戰鬥，但對部落的威脅卻不少啊。”

樹妖木柳雖然沒什麼太大的攻擊力，沒有辦法給有虞氏造成什麼損失。

但它周遊四方，懂得很多先進的技術，如果它把這技術傳給其他小部落，那麼有虞氏的復興大業將會受到很嚴重的阻礙。

因此，巫祝嬰想要盡可能的把木柳留在有虞氏部落，將它掌控的技術全都掏出來，然後

可能會殺妖滅口，也可能會放任自由。

巫祝嬰還沒想好，也不想去想。

留給後代解決吧。

巫祝嬰微微一笑，在心中自嘲道：“頂多再有二百個太陽日，我就要投身到偉大的虞的懷抱中了。”

巫祝嬰看不到有虞氏的前路如何，但他知道得到了虞神的回應，有虞氏必將大興！

“虞夙、虞願，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你們打基礎，夙願希望你們可以完成我復讎有羊氏的夙願，也希望你們可以實現有虞氏歷代巫的夙願！”

有虞氏自有漁部落開始，從得知外界文明之後，數十萬個太陽日都翹首以盼的夙願。

“一統北方！”

虞蘇盯着這個小矮子樹妖，陷入了沉思。

作為一個男的，他當然不會覺得正太臉偏女性化的孩子好看，但樹妖木柳的到來，也給虞蘇提了個醒。

“媽的，我簡直就是個傻子，有地球這麼一個寶庫在，竟然還不知道去把製作武器的步驟給記下來，賜予有虞氏。”

虞蘇喃喃自語着，感覺有些被帶歪了。

他來到有虞氏最初，確實是想利用地球先進的技術，促進有虞氏的成長。

但後來，圖騰神靈、巫、圖騰戰士、血紋戰士、異獸、妖等等一系列的超凡生物出現后，虞蘇的心思就被帶歪了。

“部落強大有鎚子用，神靈厲害就行了，到時候神靈一陣衝殺，直接征戰部落。”

因此，他一直都是在強化神靈之能，沒怎麼管有虞氏的科技發揮。

但現在仔細想了想，雖然不知道部落的士兵強大之後有什麼用，但中原那些如有熊氏、八黎部落聯盟都擁有很多的戰士，提煉青銅啥的，士兵應該有一些虞蘇想不到的作用。

雖然不知道咋回事兒，但搞就完事兒了。

提前搞起，總比後來知道在搞要快很多吧？

“還有一件事兒不能太複雜，要慢慢來啊。”

虞蘇也知道，按照現在有虞氏族人的理解能力來說，不能給他跨越式飛躍，只能一點一點來，熟悉了這個操作后，才能進行下一個操作。

連青銅器都不知道怎麼搞，有虞氏也不可能進入鐵器時代。

“先是把職位劃分好吧。”

虞蘇在心中略微思量一下，開始在心中將有虞氏的人才全部統計起來。

巫祝虞嬰、族長虞意、巫咸欒勤、戰士長鹽鐸、學巫的虞夙、族長之子虞心、天降之女虞願、種地的虞種、烈山氏使者姜信。

似乎只有這麼幾個人了。

虞願的母親鹽淋的能力虞蘇並不知道，只覺得這個姑娘性格不錯，除此之外並沒有其他想法。

僅以目前而論，虞意相當於有虞氏部落的王，但巫祝嬰卻在身後掌控全局，地位相當於太上皇。

巫咸欒勤，平時就待在小黑屋子里，啥都不幹，每天除了吃就是睡，偶爾治治幾個受傷的族人，在戰士中威望很高，算是一個軍醫，可以成為有虞氏部落的“太醫令”。

戰士長鹽鐸在戰士中的威望極高，畢竟目前有虞氏的戰士主要組成部分仍舊是以原有鹽氏為主，地位相當於將軍。

虞意的兒子虞心目前是戰士中的一個小頭目，相當於都尉吧，虞蘇覺得他很有前途，比他的父親聰明很多，可能會成為一位有頭腦的將領。

虞願還在吃奶呢，目前算是有虞氏的小公主，全聖山都圍着她轉。

虞夙學巫中，歸來之後地位不詳，可能會是成為丞相一類的人物，接手巫祝嬰的地位。

姜信嗯，在有虞氏里的地位相當於外國人，不熟悉，沒人跟他說話，除了虞種。

虞種就不用提了，民以食為天，他就是有虞氏部落的農稷官。

雖然身份是這樣，但虞蘇卻並不敢隨便下達什麼神諭，告知虞意稱王之事。

中原大部落，傳說中黃帝的有熊氏、炎帝的烈山氏都沒有稱帝稱王，有虞氏第一個稱王豈不是挨揍嗎？

王字，斧鉞之形，“王”便是以斧鉞象徵王權，代表着絕對的力量。

有虞氏可能稱霸青南之後，才可能有那麼一點資格稱虞王吧？

王由三橫一豎構成，三橫代表天、地、人，一豎貫通天、地、人，上承天，下應地，管理中間的人，這就是王的含義。

（上古時期的王字意思是管理天地人，一切都以其為主。）

如今的有虞氏，還沒有資格稱王。

虞蘇嘆了口氣，隨後對着獨自沉思的巫祝嬰傳訊道：“嬰，將相之制，可推廣於有虞氏內。”

# 第一百章 我只逛逛，不搗亂

“敬諾，請您放心，偉大的虞。”

巫祝嬰如同往常一樣，在收到虞蘇的神諭后，立馬恭敬地行禮，速度之快，絲毫看不出半分年邁的樣子。

如果按地球上的來算，巫祝嬰今年三十有九，將近四十歲。

在地球上，這可能只是個孩子上小學的漢子，每天疲於工作。

但在原始社會，這已經是一位風燭殘年的老人了。

按理說，因為巫力的滋潤，巫的年齡一般都要比普通人活的更久一些，一些養生的巫的甚至可以活二百多歲才逝去。

但巫祝嬰與虞蘇連接溝通，消耗了大量的生命力，生命自然即將走入盡頭。

“將相”

他也是將近四十歲的老人了，自然知道北邊的人搞得制度。

將，守畺成疆，抵禦帥、捍衛疆域。

相，統眾官，內史治民。

“鹽鐸啊，你是否是忠心於我有虞氏呢？”

巫祝嬰嘆了口氣，對於部落之中，他最擔心的並不是外族人姜信與背誓者巫咸勤，而是戰士長鹽鐸。

有鹽氏併入有虞氏不過五十個太陽日的時間，鹽鐸掌控着一百多名戰士，深得原有鹽氏戰士的喜愛，一但鹽鐸叛亂，那麼後果不堪設想。

當然，如果有神靈插手那麼這就是另一件事情了。

“鹽鐸可為將，統御我有虞氏戰士兵卒，待虞心成長之後，奪權換將。”

巫祝嬰在心中打好了如意算盤，緊接着就是其他官職的篩選。

“虞種為大司農，欒勤為相，鹽淋為嬰庶長。”

緊接着，三個官職被巫祝嬰定了下來，對於自己和虞意，已經毫無疑問的被確認為大長老與族長了。

“這件事兒，還需等虞意過來商議，通過之後再行推行。”

虞意畢竟是族長，雖然什麼事兒自己都決定了，但表面功夫還得做一下，免得傷了虞意的自尊。

巫祝嬰閉上了眼睛，深吸幾口氣后，淡淡地呼出，隨後方睜眼喊道：“來人，去喚族長來我這兒議事。”

聲音沙啞，如同喉嚨中有一股濃痰堵着氣管，聽起來有幾分難受。

門外，一直守護在巫祝嬰左右的侍衛立馬回應：“是的，巫。”

“夸父族的人每個都有那麼大，平時用着一把大斧頭當武器，打起仗來一馬當先，基本上能打二十個戰士！”

樹妖木柳盡可能的用手比劃了個很大的體型，向著虞意形容道：“祝融氏的人我不想提，天天拿個火把甩悠，一點意思都沒有。”

聽着樹妖木柳講述地中原的部落，虞意不由感慨道：“中原果然是中原啊。”

自從當了有虞氏部落的領袖后，虞意深刻知道閱歷的重要性。

本來的大大門不出二門不邁，去了趟金鹿氏后，才知道這個世界上還有其他的東西。

相比於其他的部落，有虞氏無疑是落後了一段時間，因此虞意才想依靠樹妖木柳填補這樣落後的情況。

“木柳，你說的那個刀、劍是什麼情況啊，能教教我嘛？”

虞意裝作一副天真乖巧的樣子，對着木柳說道。

“這個不行啊。”

木柳搖了搖頭，接着道：“刀劍是用嗯，我也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的東西造的，石頭和木頭沒法造刀劍。”

“什麼東西？”

虞意眉頭一蹙，感覺事情並沒有想象的那麼簡單，但刀劍這個話題不能深入，便道：“那船、養蠶繅絲是什麼意思？”

“船嗯，就是把木頭挖空，飄在水上，人坐在上面，用一個長木板划來劃去。”

樹妖木柳用自己的方式解釋了一下船，但養蠶繅絲實在是難以口述：“至於養蠶繅絲嗯，就是養幾個灰白色的蟲子，然後收集它們吐的絲製成絲布”

虞意眼神一亮，連忙問道：“怎麼制，用什麼？”

“這個我不知道啊。”

木柳擺了擺手，做出一副無辜狀：“我只是在有熊氏的下屬氏族西陵鹿鳴氏遠處瞅見了絲女養蠶繅絲，根本看不清實質情況。”

“好吧。”

虞意嘆了口氣，對於木柳說的一切技術只有盾和弓箭有用，船啊、養蠶繅絲啊還有什麼刀劍，要麼有虞氏造不出來，要麼就是造出來也沒有什麼太大的用處。

比如說船。

要是在陽野，那這個船真是棒極了，但這是在青南。

連條像樣的河都沒有，最大的和就是與陽野相隔的陽水。

關鍵在於陽水的另一側是生死大敵有羊氏的領地，如果要陽水面上太過囂張，被有羊氏發現呵呵，涼了。

有羊氏統一了陽野地區，是貨真價實的統一了一個地區的部落，實力遠盛金鹿氏。

與金鹿氏交戰勝率都很低，更不要說什麼與有羊氏交戰了。

虞意又與木柳聊了兩句，恰逢戰士來尋：“族長，巫尋你問話！”

虞意點頭回應：“好，我待會兒就過去，一定到。”

“是，族長。”

那戰士在門外回應，隨後離去。

待那戰士離開后，木柳瞪大了眼睛，盯着虞意，用着一股羡慕的語氣說著：“哇，原來你還是族長啊，這麼厲害？”

“嗯。”

虞意點了點頭，沒有說什麼：“你且在這兒休息一會兒吧，我一會兒就回來。”

“好噠好噠。”木柳保證道。

待虞意離開之後，木柳百般無聊，在原本屬於巫祝嬰的床上打滾。

無聊啊無聊。

在木柳心中，不停地在心中痛苦呻吟着，感覺妖生失去了意義。

“要不我出去逛逛？”

這個想法從木柳心中升起便再也無法抹去，他在掙扎着，最終還是屈服於自己內心的慾望。

“我就出去逛兩圈，就兩圈，應該沒什麼問題。”

“大不了我留這裏幾十個太陽日，幫他們搞一點從八黎部落偷學來的戰陣唄。”

木柳在心中已經說服了自己，興高采烈的打開了門，奔着外面美好的有虞氏族地而去：“沒事兒沒事兒，出去玩咯！”

s：將相的說法要追溯到我國春秋時期，本文乃架空神話，並不是上古神話。

這是昨天欠的，今晚還有兩更。

# 第一百零一章 青南第四大部落

“我跟你講，八黎部落都是這麼用盾牌的，把人一圍，擠壓敵人的空間，長矛刺出”

有虞氏族地的大門之側，木柳對着虞心侃侃而談，訴說著他在中原時的所見所聞，讓虞心專心聽講。

“原來戰士還能這麼打”

在虞心的印象里，打仗都是一擁而上，互相砍殺，哪兒有什麼圍剿什麼的。

充其量的有個偷襲之類，根本就沒有其他戰術可言。

如今，在木柳的介紹中，虞心似乎得到了什麼不得了的展開方式。

“這就叫戰陣！”

木柳特別喜歡這樣講故事的方式，對着虞心不停地說著自己的見聞與聽說的事情：“還有就是，我聽說三苗部落的人現在還吃人”

虞心打斷了木柳喋喋不休的長篇大論，對着木柳繼續道：“木柳，我對三苗不感興趣，你再講講有熊氏和八黎部落聯盟怎麼打仗吧。”

“啊？好吧。”

木柳只能點點頭，開始繼續講述打仗的注意事項：“有熊氏部落和八黎部落聯盟的戰鬥方式不太一樣，他們是用盾連成一排，後面都是弓箭手，一聲令下，齊齊朝着敵人射箭”

其實木柳懂得也不是很多，他當初只不過在高山上圍觀了一場有熊氏部落聯與八黎部落聯盟的一次交鋒，參照人數大約有兩千人。

但在木柳口中，他經歷的大戰卻是有數萬戰士、大巫鬥法、神靈交戰

吹牛是生物的本質。

木柳的吹牛程度不算很大，但依舊把沒見過世面的有虞氏族人虞心給忽悠地一愣一愣的，連稱木柳智謀無雙。

這讓木柳有些汗顏，實在是不太敢接話，只能打了個哈哈，轉移話題，繼續訴說著中原各族的風俗習慣，對於虞心追問的用兵技巧卻隻字不提。

不是木柳不想提，而是自己根本就沒有什麼能夠提的了

“我說了這麼多，你們是不是該跟我講講故事了。”

木柳打了個哈欠，對着虞心以及他周圍的幾個戰士說道：“我喜歡講故事，也喜歡聽故事，該你們講給我聽了。”

“嗯”

虞心若有所思的想了想，卻發現自己乾巴巴的，並沒有什麼可以講給木柳聽的故事。

他本來打算講一講金鹿氏見聞，但與木柳在中原遊歷，這金鹿氏見聞恐怕在他眼裡並沒有什麼稀奇之處。

虞心支支吾吾，半天放不出一個屁來，木柳見狀，也就明白了虞心根本就沒有什麼故事可以講，只能擺了擺手。大肚的開口道：“算了算了，我也不用聽你們講故事了，你們嗯，帶我到處逛逛就行。”

“好啊。”

虞心點頭，四處逛逛又不是什麼大事兒，虞心覺得沒什麼必要瞞住木柳。

於是，木柳便來到了有虞氏的族地，開始大搖大擺的逛遊了起來。

他瞪大了眼睛，望着四周的房屋，感覺有些奇怪：“你們為什麼不做個窗出來啊？”

“什麼是窗？”虞心一愣，反問道。

木柳撓了撓腦袋，隨手來到一座木屋前，對着本應該擁有窗戶的地方指了指，開口道：“就是在這裏扣個窟窿出來，可以讓裏面的人看見外面的景象。”

“在這裏扣個窟窿出來，有什麼好處嗎？”

這一問，就讓木柳不知道該怎麼回答了。

人家部落都這麼搞，我哪兒知道為什麼啊？

“利利於通風，觀察敵情！對，沒錯，觀察敵情！”

木柳眼咕嚕一轉，想出了這個絕妙的主意，對着虞心哈哈大笑道：“你看，如果有個窗，你是不是可以站在房子內觀察外面的情況了？”

哪兒有打仗在這兒打啊

虞心雖然沒什麼見識，但也不是什麼傻子，自然看出木柳是在敷衍他，便沒繼續深入話題，道了一聲“原來如此”，結束了這個令雙方都很尷尬的話題。

緊接着，虞心又帶着木柳参觀了一下“聖山”、“鹽山”之類的地方，展現有虞氏的實力。

木柳卻顯得興緻缺缺，對鹽並不怎麼感興趣。

畢竟他是樹木成精，不是人類，不需要攝入鹽來維持生機，他不明白人類為什麼要把鹽視若珍寶。

木柳打了個哈欠，隨口對着虞心提議道：“有點無聊，要不咋們出去走走，狩獵去？”

虞心聞言有些意動，但他還是有些猶豫，便望瞭望左右戰士，見他們臉上也露出了嚮往的表情，便點頭道：“可以，我們出去狩獵吧！”

“哈，好！”

在一個無人問津的角落，虞心與兩個和他關係要好的戰士，一同與木柳外出狩獵。

與此同時，大批的戰士滿臉喜悅，押送着數十人往有虞氏趕來，為首之人肌肉發達、一身獸皮險些沒法包裹住他的軀幹。

“首領，我們已經跨越樹林，再走一會兒，就能看到聖山了！”前方探路的斥候戰士興奮地喊道。

“嗯。”

被稱為首領的精壯男子點了點頭，眼神中充滿了火熱：“俺鹽鐸平了青南地區其他諸多部落，俘虜數千，這等功勛在手，應該可以將我的職位轉為戰士長了吧？”

在鹽鐸心裏，副戰士長這四個字一直是個刺。

他沒有背叛有虞氏的心思，他只想當一個戰士長，好好帶領戰士們走上吃飽飯、穿暖衣的道路而已。

他征戰兩日，近乎平了附近所有的部落，青南西部遠地方的部落是在是路途太過遙遠，如果強行征討很有可能會因過度疲勞、補給線跟不上而導致敗北，因此鹽鐸並沒有選擇繼續攻伐。

同時，他的人手不足二百，無法做到管理數千名俘虜。

於是他就想出了一個絕妙的手段。

異族人管異族人！

讓吼山部落的奴隸戰士管理靈崗部落，讓靈崗部落的奴隸戰士管理維水部落

這樣一來，他們相互提防，很難做到有序的逃亡。

而鹽鐸則是帶着本部一百五十位戰士，先護送一批俘虜回到部落，待安置完畢后再去運送其他俘虜。

有虞氏即將統一青南西部，待族人、奴隸、戰士轉化完畢，並且將盾、弓箭配備結束，屆時有虞氏將會成為青南地區的第四大部落，與金鹿氏、鈎矛氏、三開氏並列！

# 第一百零二章 我們是鈎矛氏的！

戰士們返回部落搞出來的聲響很大，他們盡可能的挺胸抬頭，驕傲的看着四方，接受族人羡慕的表情。

狹長的隊伍如同一條匍匐長蛇，正押送着一個又一個的戰俘緩緩進入族地之內。

戰士隊伍最前端的是手持石矛的肌肉大漢鹽鐸，他神情受用，一副春風得意的表情，他身旁跟隨着數強壯的戰士，彰顯勇武。

除此之外，有數個戰士還抬着一隻野豬來，同時一個戰士大聲的宣佈道：“這隻彘是首領一人一矛單人討得的，用來獻給偉大的虞和醫鹽神。”

“單人殺了一隻彘？！”

“鹽鐸首領也太威武了罷？！我們當中可能只有族長可以做到了。”

圍觀的族人們議論紛紛，紛紛稱讚着鹽鐸勇武。

高台之上，剛剛結束與巫祝嬰會談的虞意盯着趕回來戰士部隊，帶着笑意開口道：“鹽鐸，你做的很好。”

鹽鐸立馬單膝跪地，雙手將長矛高舉，喊道：“鹽鐸只是遵循族長的指令，若非沒有族長的指令，鹽鐸就算再花一千個太陽日也無法做到這般顯赫戰功！”

“善。”

虞意點了點頭，接着道：“今夜擺宴，慶功！”

“吼！吼！吼吼！”

一陣難以用語言形容的聲音響徹在整個有虞氏部落之中，被俘虜的其他部落男女老少臉色慘白，膽小者甚至都已經被嚇哭了聲。

在他們的印象里，一般都是在在慶功之中獻祭神靈，皆是他們就是最好的祭品

虞意沒有機會那些哭出聲的奴隸，反而對着一名戰士道：“去請木柳一起來就宴，一定要恭敬。”

“是，族長。”

戰士正準備離去，一旁的另一位戰士卻猶豫地開口道：“不用去了，木柳客人似乎似乎和虞心出去狩獵了。”

“狩獵？！”

虞意愣了愣，彷彿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虞心和木柳去狩獵了？”

那戰士恭敬地回應道：“是的族長，我巡邏的時候聽到他們談論關於狩獵的事情。”

開玩笑呢，一個樹妖狩獵圖個什麼啊？

“虞心跟他在一起，應該沒什麼問題。”

虞意搖了搖頭，喃喃自語：“虞心有些分寸，不會離開部落太遠，他們晚上應該就回來了。”

“繼續，為鹽鐸慶功！”

自言自語之後，虞意又繼續吩咐道：“今夜，巫祝大人將會有大事宣布，所有族人必須在場，一個都不許少。”

“是，族長！”

“我們似乎過界了吧？”

望着周圍不是很熟悉的環境，虞心有些感到不對勁兒，對着木柳道：“這裏似乎已經不是部落附近了。”

木柳也抬頭看了看四周，隨後保證道：“這裏應該是青南中部的邊緣地區，似乎是金鹿氏的地界兒沒什麼事兒，放心吧。”

“金鹿氏？！”

虞心有些大駭，金鹿氏的領地距離有虞氏可有十多個太陽日的行程，就算是自己單人行走也需要四五個太陽日才能到到達。

自己和兩個戰士隨木柳出去，這才不到半個太陽日，竟然已經到達金鹿氏的領地邊緣，這

這是怎麼回事兒？！

“我們回去吧，若是遇到了金鹿氏的巡邏戰士，怕解釋不了什麼。”

雖然不知道為什麼自己會出現在金鹿氏，但先退回去就對了。

萬一被金鹿氏的巡邏戰士發現，到時候怎麼說？

而且他們手中還拿着各式各樣的武器，帶着從金鹿氏領地中狩獵的動物

虞心是個老實人，編不出什麼瞎話，只能選擇離開。

“等等，有人來了。”

突然，木柳強行拽住了虞心的手臂，將他的身子拉低，而身後的那兩位戰士也同時下蹲，警惕四周。

木柳細細觀察着不遠處的來人，輕聲道：“有人來了，待會兒我們就直接冒充嗯，鈎矛氏的人，我叫鈎木，你們是鈎一、鈎二、鈎三，明白了嗎？”

金鹿氏的邊緣之處，五個衣着簡陋的戰士正向著北方急速而行，有意識的躲避什麼。

他們衣着簡陋，貌似是一些小部落的戰士，但若是仔細查看，卻能發現這些人各個殺氣四溢、血紋充沛，皆是些不俗的血紋戰士。

“小心點，不要被金鹿氏的巡邏戰士發現了。”

其中一人壓低了聲音，輕聲開口，用着只有他們五個人才能聽到的聲音說著：“我們現在還處於開戰狀態，如果被金鹿氏發現，都得死。”

他們是鈎矛氏派來的斥候，用來觀測金鹿氏兵力部署以及消息的。

甚至於，他們還與一位被收買了的金鹿氏族人里應外合，盜走了一隻蠶！

如果被金鹿氏發現，後果不堪設想。

“已經到了邊緣，過了這個山，我們就可以歇一口氣了。”

還沒等他們說完，突然間，前方樹林中人影飄拂，彷彿有人藏於樹林之中。

“那裡有人。”

五人大驚失色，正準備退後，卻見附近一時間人影聳動，樹林朔朔，其中必然藏着很多戰士！

想到這裏，五人中為首之人嘆了口氣，抱着僥倖心態大喊道：“我們是基德部落的戰士，路過這裏，不知對面是哪個部落的？請讓我們通過，我們願意用獵物換取通道。”

操控着樹榦偽裝成大批伏兵的木柳藝高人膽大，大喊道：“少廢話，東西交出來，饒你們一條生路！”

虞心有些驚訝，趕忙詢問道：“你知道他們有什麼東西？為什麼要交出來，很重要嘛？”

“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什麼東西，反正喊就完事兒了。”木柳回道。

而在另一邊，鈎矛氏的斥候卻臉色煞白。

“怎麼辦？”

“給他們吧，我們回去給族長稟報，回頭殺他們部落，滅族！”

隊長臉色鐵青，先是安慰了其他成員，隨後大喊道：“好算計，蠶給你們了，但是請讓我知道，你們是哪個部落的，我想知道我敗在誰的手裡！”

“蠶？”

虞心眼神火熱，他自然知道蠶是什麼東西。

一時之間，虞心熱血涌動，自然不會傻到爆出自家名號，便大聲呼喊道：“老子是鈎矛氏的鈎一，頂天立地，隨時等候你來找我鈎矛氏報仇！”

“你你是哪個部落的？！”

對面的聲音明顯有些顫抖，似乎是憤怒，但虞心感覺對方可能是害怕了鈎矛氏的威名，便繼續大聲恐嚇道：“青南第一大部落鈎矛氏，嚇破你們的膽子了吧？！”

# 第一百零三章 樹妖非妖

“？”

你們是鈎矛氏，那我是誰？

斥候戰士隊長陷入了某種沉思，他對自己的身份產生了懷疑。

對面那種理直1氣壯、證據確鑿的樣子絲毫看不出來是裝的，如果他們是鈎矛氏，那我是哪個部落的？

莫不成是部落派來接應我們的？

不對，部落不知道我們得到了蠶，不可能來幫我們，而且這裏離族地差距甚遠，這麼多的戰士是不可能出現在這裏的。

一定是有部落冒充我們鈎矛氏在金鹿氏的領地里搞事兒！

一旁的一個戰士忍不住了，聲音在喉嚨里發出隆隆的聲音，看起來似乎有些惱火：“首領，他們假冒偉大的鈎矛氏之名，我們衝過去剁了他們吧！”

“沖個屁，你有幾個腦袋？”

斥候隊長惡狠狠地開口說著：“你這是鈎蛇冕下的呼喚，我還不想那麼早去見鈎蛇冕下！”

開玩笑，對面樹林里密密麻麻幾乎全是人影，你拿頭剁他們啊！

對此，五位來自鈎矛氏的戰士只能強忍着心中的憤怒與噁心，回應道：“原來是鈎矛氏的族人，蠶我們便放在這裏了，這就退去，請各位饒我們一條性命！”

眼見着對面遲遲沒有回聲，斥候心中大定，將包好的蠶小心翼翼地放在地上，雙手高舉，開始緩緩朝着後方退去。

對面沒有任何反應，斥候隊長才鬆了口氣。

“首領，他們他們”

一旁的戰士委屈得很，他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子的。

這天下間，居然有人打着己方的名號來搶己方的東西，這是什麼世道？

今天，那群不知名的人類給他們上了一課，讓他們懂得了一些新的知識。

“別說了，先撤回去，這件事兒一定要上報給族長。”

斥候隊長臉色陰沉地開口道：“敢冒用我鈎矛氏的名字，必須要付出代價！”

他們鈎矛氏可從來沒有過如此的大辱！

待那幾個鈎矛氏的斥候戰士完全離開后，虞心才躡手躡腳的從樹林中走了出來，快步來到前方，望着在地上蠕動的灰白色蟲子，露出了驚訝的表情。

“這就是蠶？”

虞心和兩個戰士湊在一起，瞪大了眼睛，看着這個小小的蟲子，有些驚訝。

白色的蟲子，似乎沒什麼特殊之處，好像隨處可見的東西啊？

虞心皺了皺眉頭，覺得事情並不是很簡單，但目前他也沒什麼特殊想法，只能張口道：：“先帶回去吧，巫祝大人一定會很高興的。”

“嗯，我們回去吧。”

木柳也贊同了虞心的觀點，三人一妖開始打算回程。

此時，天已經開始暗了下來，夕陽西下，紅霞延綿數十里。

虞心也踏上了歸途。

夜晚燈火通明，整個有虞氏到處都充滿了喜氣洋洋的滋味，看起來熱鬧無比。

但這並沒有令虞蘇失去警戒之心，自從前些日子重明鳥東方在有虞氏周圍隱匿盤旋之後，虞蘇便開始每日都搜查一下四周是否有其他神力傳來。

果不其然，虞蘇發現了一股神力，一股淡淡的神力。

若不是因為虞蘇搜尋程度堪比挖地三尺，否則自己絕對不會探查到這一點的。

這股神力極其隱匿與熟悉，虞蘇感覺這神力非同一般，恐怕是某些大人物降臨。

但這股若隱若現的熟悉感是怎麼回事兒？

虞蘇接觸過的神靈只有山蛛、重明鳥兩位，這兩位的感覺都已經被虞蘇牢牢的記在了心底，因此這股神力不可能出自他們二神之中。

一位自己或有虞氏部落曾經接觸過的人是神靈！

“祂在最近幾天來到過有虞氏，但卻並沒有在有虞氏動手祂是敵是友，想要干什麼？”

虞蘇在心裏沉思着，不由展開了一系列的腦補。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

這個讓虞蘇感到熟悉的神力不知是敵是友，那就默認為敵人。

假設那位不知敵友的神靈實力強橫無法匹敵，自己該怎麼辦？

“青南地區恐怕沒這麼強大的神靈，祂的出現是整個青南地區的隱患。”

這一縷神力中的氣息讓虞蘇感到有些難纏，若是真刀真槍的對上了這位大神，虞蘇是遠遠不是對手，但還是可以打上幾個來回再倉皇逃竄。

在得出結論后，虞蘇嘆道：“起碼是中原大部數一數二的神靈啊。”

再提到中原時，虞蘇突然想到一個事情來。

最近，有虞氏確實來了一個從中原來的“人”。

那個懂很多但不會製作，點醒了虞蘇的柳樹妖木柳！

莫非他是隱藏的神靈？

“木柳不簡單，必須要謹慎一下。”

虞蘇喃喃自語着，隨手將命格劃開，對着命格念道：“山蛛，你可以回來了。”

自己有些搞不過那個可能厲害萬分的木柳，因此只能讓留守地球的山蛛返回有虞氏部落。

讓山蛛配合自己，然後再與金鹿氏、鈎矛氏、三開氏三個大部落的神靈聊聊，看看能不能暫時聯合，逼退一下這個“木柳”，讓他無法再回青南。

木柳在這裡是個大麻煩，就算他沒有威脅，但一個神多少是個隱患。

靈氣迅速在命格之中凝聚，雙向玻璃門之中跨出一個人影，碧綠色的火光大盛，在見到虞蘇身影之後，立馬恭敬下跪，喊道：“下神山蛛拜見虞神冕下，願您的統治長治久安。”

“這些花里胡哨的，又看電視劇了？”

虞蘇皺了皺眉，對着山蛛開口笑道：“這次又看了什麼？《權力的遊戲》還是《絕命毒師》？”

“哈哈利波特”

山蛛尷尬一笑，老老實實的對着虞蘇開口說著：“冕下，我已經出色完成了您的任務，在任務之餘看一會兒電視劇，應該沒什麼事兒吧？”

“沒事兒，本次召你回來主要是因為這個。”

虞蘇搖了搖頭，隨手將一縷神力氣息移交給山蛛，開口道：“看看，這個氣息。”

本來笑呵呵地山蛛臉色驟然一變，對着虞蘇嚴肅道：“冕下，這是水屬性凶獸的氣息”

“水屬性凶獸？”

虞蘇若有所思：柳樹妖木柳你真的是樹妖么？

# 第一百零四章 相柳

鈎矛氏族地，陰風森森，整個樹林中都充斥着一種莫名的感覺。

鈎矛氏的斥候戰士一行人返回鈎矛氏族地，在族地前，突然聽到一道興高采烈地聲音：“你們回來啦，到哪兒玩去了？”

“木柳大人，您來了。”

鈎矛氏的五個斥候戰士立馬對着來者行禮。

那道身影從陰幕中緩緩走出，身高不高，五官可愛，看起來似乎是個小正太。

木柳！

木柳瞪大了雙眼，望着鈎矛氏的斥候戰士，一臉期待：“你們還沒告訴我，你們去哪玩兒了？”

“我們去了金鹿氏附近，遇到了”

鈎矛氏的這幾個斥候戰士面帶苦澀與憤怒，開始緩緩講述了之前發生的事情，向著木柳訴苦。

金鹿氏族地，數十個巡邏戰士圍着族地邊緣領地，跟着一個矮個子小正太一同觀察着附近的情況。

巡邏戰士首領恭敬地拱手，對着身前這位小正太道：“木柳大人，這裏的情況怎麼樣？”

他們部落里少了蠶！

蠶少了一些！

這可是馬虎不得的大事兒，因此照看蠶的奴隸全部處死，戰士被處以重罰。

小正太臉色冷峻，緩緩抬起手來，觀察了四周：“有兩撥人在這裏對峙過，其中一伙人滿滿敗退，朝南邊兒去了。”

“南邊，鈎矛氏！”

巡邏戰士雙眸露出一縷陰森的感覺，他緊緊地握着石矛，冷聲道：“總有一日，我們會讓鈎矛氏付出代價！”

木柳搖了搖頭，插嘴道：“還有一股朝西方去了。”

“西方”

巡邏戰士首領聞言，略微沉默片刻后，並沒有猜出那一股部落是什麼人。

西方的部落太多了，金鹿氏的一些附屬部落都在西面，再往西邊就是有虞氏誰知道是誰乾的？

巡邏戰士沉思片刻后，並沒有尋到什麼像樣的線索，便恭敬道：“柳木大人，您怎麼看？”

“不知道，你自己猜吧。”

木柳懶得回答，讓巡邏戰士們自己猜。

他感覺，一種熟悉的氣息在這個原地徘徊，這股氣息似乎就是自己本人的。

然而，木柳記得，自己根本就沒有來到過這裏！

那麼，這股氣息是什麼人的？

他望着自己的雙手，彷彿感覺自己的這雙手有些陌生，彷彿自己不再是自己。

“我從共工氏來到這裏多久了？”

木柳望着自己的雙手，彷彿自己不再熟悉。

“我我到底是誰？”

夜色融融，黝黑的天幕上綴滿了繁星點點，篝火通明，樹林搖擺着身軀為有虞氏的慶功宴會夜晚獻舞。

“半個夜，我們就從金鹿氏邊緣領地趕回了部落？”

虞心望着附近熟悉的景象，有些目瞪口呆。

半個夜晚的時間，他就從金鹿氏趕回了部落，這種感覺讓虞心感到不可思議。

為什麼，為什麼自己的速度這麼快？

虞心的視線已經默默地移回到了木柳身上，望着木柳那副迷茫的表情，感覺不太對勁兒。

巡邏的戰士很快就發現了虞心造出來聲音，連忙趕到這裏，卻發現是虞心等人，便鬆了口氣，開口笑道：“虞心，你回來了？”

“你們去哪兒了？”

巡邏戰士首領多林笑着拍了拍虞心的肩膀，對着虞心詢問道。

虞心深吸一口氣，對着多林開口道：“我們去金鹿氏了。”

“金鹿氏？！”

多林瞪大了眼睛，表示自己不可思議：“金鹿氏離我們可是有好幾個太陽日的距離啊！”

“我也不敢相信這是真的，但我真的是去了一趟金鹿氏”

虞心擺了擺手，表示自己很無奈：“我還帶回了一隻蠶。”

“蠶”

多林不知道蠶是什麼東西，只感覺很厲害的樣子，連忙點了點頭。

幾人有說有笑的，打算朝着有虞氏族地內走去，而木柳卻停下了腳步，對着他們道：“你們先回去吧，我”

虞心似乎有剛要說些什麼，突然一種特殊的感覺湧上心頭，神聖的感覺在心頭燃燒。

偉大的虞！

一瞬間，虞心就知道了虞神的指引，回答道：“嗯。”

虞神指引着他，讓他迅速遠離。

“中原的這位大神，說一說你來這裏的目的吧。”

木柳面前，虞蘇憑空站立，雙眸顯露了金色的光芒，神耀四方。

山蛛站在虞蘇身後側，碧綠火焰大盛，額頭上的黑色鱗片在月光的照耀下顯得閃閃發亮。

虞蘇修長的十指相交，望着木柳的身影笑道：“你的身份是什麼，來自哪個部落？”

木柳小小的眼睛上露出了大大的迷茫，還沒等他說些什麼，身子便猛然地顫了顫，緊接着，一股恐怖的氣息從木柳身上釋放而出。

紅色的凶光從木柳的眼眸中閃出，緊接着，木柳的上空浮現出一道血色的身影！

九首蛇身，頭顱猙獰！

木柳冷然盯着虞蘇與山蛛，緩緩開口道：“本神乃共工氏神靈相柳，你是怎麼看出本神不是妖的？”

相柳將自己分身分為九段，虛構木柳的身份，往南走，尋找一些部落，想要他們併入共工氏。

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於九山。相柳之所抵，厥為澤溪。禹殺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樹五穀種。

蛇身九頭，食人無數，所到之處，盡成澤國！

凶獸相柳，真正的凶獸！

虞蘇穿越以來，遇到的最強大者就是這位相柳大神了。

“木柳隱藏地很好，但問題在於一縷神力暴露了你的身份。”

虞蘇微微一笑，絲毫沒有在意相柳的身份：“現在，請你離開有虞氏的領地，謝謝。”

眼前的這個“木柳”只不過是相柳的分身之一，自己根本就不慌。

而且相柳的本體還處在共工氏，共工氏乃八黎部落聯盟的重要組成部分，相柳也是共工氏的一位大神，不可能會隨意外出。

我可能打不過你本體，但你這個分身我怕啥啊。

相柳點了點頭，望着虞蘇，似乎有剛把虞蘇收入眼底：“有虞氏我記住你了。”

“嗯。”

虞蘇微笑回應道：“我也記住你了，相柳大神。”

說罷，磅礴的靈氣在木柳身上引爆，原本乖巧可愛的小正太突然間四分五裂。

而此刻，虞蘇的微笑也消失了。

“共工氏相柳哼，走着瞧。”

# 第一百零五章 聯盟

“相柳果然沒安好心，教的弓箭製作方法都是錯的。”

雖然虞蘇也不是很懂弓箭的製作，但他也是清楚，弓箭的弦無論如何也不應該是硬直到無法拉動！

還說什麼用水灌溉，樹木滋潤

果然是來搗亂的。

不過不慌，虞蘇再怎麼垃圾也有地球這一層保障，只要自己返回地球，那麼一切都會步入正軌。

但現在還不能返回地球，主要是因為某位大神可能已經盯上了自己。

為了抵抗那位大神，還是要見見青南的其他神靈，促成一個短暫的合作，再行離去，前去地球搞一些適合原始社會的東西。

似乎是看出了虞蘇的心思，山蛛連聲道：“冕下，這等小事兒還勞您親自動手？小神定會安排的明明白白。”

他在地球得了恐懼強化后，實力得到一定幅度的增強，信心大盛，認為自己足以和鈎矛氏、三開氏的神靈掰一掰腕子了。

就是這麼自信！

“不妥，對方畢竟也是成名已久的共工氏相柳，不能大意馬虎。”

虞蘇搖了搖頭，否定了山蛛想要一人前往的意見：“你隨我一同前往，若是突生變故，我們二人也能及時有所反應，不至於被逐個擊破。”

相柳的凶名可是大名鼎鼎，它本體所過之處均成澤國！

這一點是鈎蛇、重明鳥等無法媲美的。

因此，這個相柳的分身平白無故出現在青南地區，必須要引起青南地區的部落人警惕。

虞蘇嘆了口氣，對着山蛛吩咐道：“且先去金鹿氏吧，我與那重明鳥東方還算有那麼一面之緣。”

“是。”

山蛛微微欠身，隨即緊跟虞蘇，朝着金鹿氏飛馳而去，一路氣息藏匿，沒有如同往常那樣大張旗鼓。

有虞氏之中，虞心直奔巫祝嬰與虞意所在之處，小心翼翼地掏出了那個忽悠過來的蠶，輕聲道：“巫、父親，這就是我此行的收穫，一隻蠶！”

聽到這裏，巫祝嬰與虞意皆圍了上來，盯着這蠶細細打量，目光有些火熱：“這就是金鹿氏視若寶貝的蠶啊。”

他們盯了半天，也沒看出個太過稀罕之處，只覺得這個唄譽為“寶物”的蠶好像沒什麼特殊的。

“太陽升起之後，讓所有的戰士都來看一眼，如果在外遇見了，一定要想辦法帶回來。”巫祝嬰尋思片刻后，對着兩人吩咐道。

一隻蠶毫無卵用，這是毋庸置疑的。

雖然有虞氏還不知道如何養蠶繅絲，但先聚集一些蠶准沒錯。

虞意虞心父子沒有任何猶豫，開口應道：“是，巫祝大人。”

突然，巫祝嬰似乎又想到了什麼，便張口道：“對了，木柳呢？”

“偉大的虞神似乎想要見他，便用偉大的神力將我調離”

虞心老老實實的開口，將自己知道、猜測的事情告訴了巫祝嬰，引得巫祝嬰有些沉思。

巫祝嬰是個聰明人，在這個弱肉強食的世界活了將近四十年，他當然明白一些事情只不過閱歷不夠豐富而已。

當然在有虞氏的眾多族人里，巫祝嬰是除巫咸勤之外閱歷最豐富的人了。

他第一時間覺察到，偉大的虞將木柳留了下去，似乎有什麼不對勁兒的地方。

“對了，從太陽升起之後開始，盡可能多的捕獲肉食，優先供給給戰士，從猛羊部落尋到的那些盾早日派上用場，盡可能的從女性俘虜中轉化族人。”

“奴隸戰士中找到一個對我有虞氏忠心耿耿之人統帥他們，給予他正式族人的身份，給他一個姓氏。”

巫祝嬰說完，頓了頓，才接着開口道：“這個人的能力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對我有虞氏擁有絕對的忠心！”

奴隸戰士里的特殊人才早就被提前帶走，剩下的就是一群水平低於正常戰士的敢死隊，只需要一個忠誠之人看住就行，沒必要用一個武藝超群之輩統帥他們。

虞意點了點頭，對着巫祝嬰鄭重道：“明白。”

虞意剛說完，虞心便立馬喊道：“巫祝大人、父親，要不讓我試試，我也想統帥一方戰士！”

虞心信心滿滿：“而且，木柳告訴了我很多中原的打仗方法，我感覺自己懂了很多，絕對能帶好奴隸戰士的！”

“不行。”

還沒等虞意開口，巫祝嬰便拒絕了虞心，並語重心長地對着他說道：“如今我們有虞氏部落的副將乃鹽鐸，鹽鐸可是原有鹽氏的戰士長”

“鹽鐸在戰士里威望很高，我想讓你想辦法在戰士中混熟，待以後取代鹽鐸的位置。”

巫祝嬰語重心長地說著，似乎對虞心抱以厚望：“部落之事，唯有戰與祀不可假手於人，這也是你父親為什麼除了族長之外還要擔任戰士長的原因。”

“你的任務是在戰士中，而不是那群奴隸中！”

“你成了部落的將，那麼整個部落的戰士都由你驅使，不必搞那些奴隸之流了。”

虞意在一旁開口道：“我會安排一下，把猛羊部落繳獲的盾交付給你手下，你帶着有虞氏的核心族人好生磨鍊，爭取做到更強大的戰陣。”

“西部那幾個邊緣部落就留給你剿滅了，我會限制一下鹽鐸的行動。”

是夜，繁星點點。

金鹿氏族地核心區域，渾身閃爍着淡淡地金光的金鹿靈緩緩睜開雙眸，望着西方，皺了皺眉。

祂的頭頂，兩支鹿角高挑，手臂孔武有力，一個側身便彈跳而起，漂浮在空中，望了一眼不遠處打着哈欠似乎沒什麼精神的紅衣少女，緩緩開口道：“東方，西面來了兩個人。”

重明鳥東方打了個哈欠，纖纖玉手有些無處安放：“我知道啊，我朋友。”

名義上重明鳥東方乃金鹿氏的主神，但實際上金鹿靈與東方卻並沒有任何命格吞噬，雙方的地位還是比較平等的。

“你朋友？”

金鹿靈挑了挑眉，英俊地臉上露出了一縷困惑：“你還有朋友？”

聽到這句話，重明鳥東方瞬間就如同一隻炸了毛的小貓，氣鼓鼓地喊道：“當然，是有虞氏的虞神！”

s：上三江了，求推薦票～

# 第一百零六章 鈎矛與三開

雲霧翻滾，在黑夜之下，虞蘇與山蛛低調前行，在接近金鹿氏之時才放開自己的氣息，讓金鹿氏的神靈察覺到二神的到來。

虞蘇遠遠便撇到一道淡淡地金光閃爍，近來一看卻是一長着鹿角的英俊男子。

那男子眉頭一蹙，對着虞蘇二神道：“來者可是有虞氏的虞神、鹽神兩位？”

“正是。”

虞蘇點了點頭，抱以微笑回應：“此乃我有虞氏之鹽神，山蛛。”

“我是金鹿氏的金鹿靈。”

金鹿靈冷漠的點了點頭，示意自己知道了，隨後又道：“兩位來我金鹿氏是有什麼事情么？”

作為附近的神靈，金鹿靈當然知道有虞氏的存在，只不過從未有過接觸而已。

兩個部落同屬青南地區，總有一日會發生衝突，對於未來的競爭對手，金鹿靈覺得自己實在沒什麼必要給個老臉色。

部落人的想法是部落人的想法，神經的想法是神靈的想法，兩者不可混為一談。

正當虞蘇準備說些什麼，不遠處忽得飛來一道紅色的身影，緊接着熟悉的聲音便從虞蘇耳畔響起：“虞神，你是來送衣服的嘛，我的衣服在哪兒呀？”

東方瞬間就閃現到了虞蘇眼前，眼睛里充滿了期待。

虞蘇：“”

“精品需要細細打磨，不可能這麼短的時間就能得出結果。”

望着一臉期待的東方，虞蘇實在不好意說自己把這件事兒忘了，便找了個借口胡扯道：“你總不希望自己的衣服是劣質吧？”

東方點了點頭，若有所思的附和道：“說的也是，沒個幾年應該好不了”

年？

虞蘇似乎聽到了一個比較有意思的詞彙：東方有年的時間觀念

在青南地區，日、天的計量方式才傳入沒幾年，人們還是更習慣用太陽落山前後來形容。

三十天為一月的說法到現在都沒出現呢。

東方竟然已經有年的觀念

東方來自昆崙山，那麼說來，昆崙山似乎比中原要先進多的多啊。

很快虞蘇便回過神來，對着金鹿靈道：“我此番前來，主要目的就是與貴部落達成聯盟，共御共工氏相柳！”

金鹿靈聽到前半句時正準備拒絕，卻又聽到了後半句，登時將原本想說的話給咽了回去，冷靜道：“共工氏的相柳？那可是水神麾下第一大將，凶獸相柳難不成祂對青南有想法？”

“有虞氏在昨日來了個名叫木柳的柳樹妖，但在太陽落山之前，我發現了一縷微不可聞的神力”

虞蘇緩緩將有虞氏的經歷道來，當虞蘇說出木柳名字的那一刻，金鹿靈面色鐵青：“金鹿氏也來了個名為木柳的柳樹妖！”

金鹿氏乃青南第一部落，偶爾也會有妖來進行交易、做客，那“木柳”趕來金鹿氏時，金鹿靈只因為它尋常做買賣的妖，沒怎麼理會。

卻沒想到，這其中竟然關係到共工氏的凶獸相柳！

相柳與水神共工的實力相差無幾，乃當世強大之凶物，最為重要的是相柳並沒有和共工擁有命格從屬聯繫！

“我去把相柳的分身抓來！”

東方也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她留下一句話后，瞬間消失在原地，不久之後返回，臉色有些難看：“它自爆了，連帶着金鹿氏死了兩個族人。”

“八黎部落聯盟正在和有熊氏聯盟、烈山氏聯盟開戰，竟然還有空來窺伺青南地區？”

金鹿靈當然知道這意味着什麼。

戰前偵察，這個每個部落的必修項目。

想到這裏，金鹿靈便不再猶豫，對着虞蘇道：“金鹿氏願與有虞氏聯手，一旦共工氏來犯，你我兩部落一同擊退共工氏！”

“憑藉你我的實力，恐不能與共工氏匹敵。”

共工氏可不是僅僅只有相柳一個神靈的存在。

共工氏供奉的神系，最起碼有不下於十位神靈！

強者如共工相柳，弱者如蠃魚蠱雕。

就算是有虞氏與金鹿氏聯合起來，攜手共進，那麼也就只有重明鳥、金鹿靈、虞蘇、山蛛四位神靈，無法與共工氏抗衡。

金鹿靈眉頭一蹙：“虞神的意思是？”

“還要與鈎矛氏、三開氏聯合。”虞蘇回答道。

鈎矛氏的鈎蛇、三開氏的倀虎，皆是凶獸。

前者隱藏於河間，突發食人；後者吞噬生人後化為倀鬼，搞一發為虎作倀的大事件。

一旁的重明鳥東方突然開口道：“三開氏尚有緩和的餘地，金鹿氏與鈎矛氏可是不死不休。”

“那鈎蛇卑鄙無恥，就算是同意加入聯盟，未來也必然會為其所害。”金鹿靈咬牙切齒地補充道。

虞蘇不太清楚金鹿氏與鈎矛氏的關係，但看金鹿靈這種咬牙切齒的狀態，便知他們和鈎矛氏必然是生死大敵，有鹿無矛。

“既然如此，我們應儘快拉攏三開氏，結三族之力共滅鈎矛氏，迅速瓜分鈎矛氏的實力，這樣才能和共工氏抗衡。”

就算是沒有拉攏到三開氏也沒什麼事情，虞蘇如今將金鹿氏拉攏到了一起，他今天晚上的任務就完成了。

共工氏雖然強，有十多位神靈存在。但問題在於，他的對手也強啊！

共工氏隸屬於八黎部落聯盟，他的對手是有熊氏和烈山氏，這兩個在地球神話傳說中出現黃帝、炎帝的兩個部落聯盟。

有熊氏和烈山氏的實力能差了？

因此共工氏來犯，那也不會出現太多的敵人，否則中原大戰很有可能會因共工氏實力忽然降弱而導致不同的結果。

另一邊的金鹿靈已經決定前去三開氏溝通，他對着虞蘇道：“三開氏那邊還勞煩貴部落的一位與我一同去一趟，否則就以我單人而言並沒有什麼說服力。”

“冕下，我去。”

山蛛在一旁摩拳擦掌，早就一副“我的大斧已經饑渴難耐”狀：“我一定會完成任務，順利將三開氏拉入青南聯盟當中來。”

“可。”

虞蘇輕輕點了點頭。

見虞蘇同意，金鹿靈便與山蛛出發，連夜趕往三開氏，想要儘快促成聯盟。

見山蛛與金鹿靈離去，虞蘇微微一笑，對着東方道：“東方姑娘，我先要行返回部落了，就此別過。”

“你不去看看你們部落學巫的那個小子嗎？”

“不看了，我知道東方姑娘一定會幫我照護他的。”

# 第一百零七章 倀虎

夜明星聚，打着哈欠的虞夙從自己的住所醒來，去實行自己特殊的計劃。

“呼，呼～”

不遠處，道布的呼嚕聲連綿不斷，這種景象讓虞夙不禁搖了搖頭，輕手輕腳地挪出了房屋，往外走去。

經過這十幾天的練習，虞夙最終還是放棄了依靠自身武力解決事情的方法。

他也終於明白了自己並不是戰士的材料，練了這麼久連鹿離都打不過，根本沒什麼必要繼續下去了。

雖說堅持就是勝利，但留給虞夙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虞夙愈發愈覺得巫羅岷的表情不太對勁兒，眼神中的那種炙熱的感覺難以用言語形容。

反正很不對勁兒！

因此，虞夙才會在深夜之時趁着沒人前去附近，看看能不能馴服什麼兇猛地野獸用來防身。

順着樹恭弘=叶 恭弘，虞夙躲過了金鹿氏巡邏戰士的蹤跡，躡手躡腳地朝着族外走去，頗有些洋洋得意。

附近的樹榦上，一隻黃色異樣的小鳥落在樹榦之上，舉動奇怪，盯着虞夙。

“喳喳喳，喳喳。”

小鳥嘰嘰喳喳地叫喚了兩聲，正準備展翅而飛，猛然間輕微地火光閃起，小鳥瞬間被燒成粉末，連一聲都來不及傳出。

一抹紅色出現在天邊明月之側，東方默默地注視着虞夙那小心翼翼地蹤跡，感覺有點好笑。

東方喃喃自語地說著，有些無奈：“這小子從一出房門就被至少三個巫給盯上，要不是我給你打掩護，你早就被抓了。”

大半夜的出門，就是為了瞞着那個巫羅岷來弄到幾隻猛獸？

要不是虞神特地囑託過我，你的一舉一動都在巫羅岷視線里欸。

東方在心中不斷地抱怨着，但為虞夙隱匿也更加用心了起來。

她現在已經在想象虞神給她的小裙子有多麼的精緻了。

而另一側，被重明鳥東方罩着地虞夙卻渾然不知，他依舊在附近的莽莽樹林中尋找合格的猛獸，讓自己增添那麼一絲戰鬥力。

虞夙很清楚，金鹿氏附近恐怕不會有什麼強大的野獸。

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

金鹿氏的戰士們自然不會讓強大的猛獸在部落附近活動，從一定程度上來講，金鹿氏附近只可能出現食草動物和部分小型肉食動物。

虞夙也只能碰碰運氣，希望可以在附近尋到一隻厲害的猛獸。

“齜呲！”

大概半盞茶的功夫，一個渾身通黃的靈活小獸便出現在虞夙的面前。

那靈活小獸身體向下，慢慢前行，叼着一隻已經停止掙扎的小獸，咬住了它的脖子，望着突然出現的虞夙，齜牙咧嘴，露出了威脅的聲音。

看到這小獸，虞夙也露出了驚喜的表情。

黃鼬！

黃鼬也被稱為黃鼠狼，棲息於各種地區，體內具有臭腺，可以排出臭氣，在遇到威脅時，起到麻痹敵人的作用。主要以嚙齒類動物為食，偶爾也吃其他小型哺乳動物。

黃鼠狼在目前來說，對於虞夙是極好的一種獸。

“嗖！”

突然，黃鼬丟下老鼠，猛然間向前竄了數米，虞夙一時反應慢了半拍，臉頰登時傳來火辣辣地疼痛感，卻見那黃鼬已經優雅地落地，左爪之上似乎還有着些許的血跡。

虞夙登時警惕了起來，開始慎重對待眼前地這個看起來人畜無害的黃鼬了。

畢竟，這也是食肉動物啊。

三開氏族地，倀虎周身鬼氣縱橫，黑雲瀰漫之中，隱隱約約似有厲鬼咆哮之聲傳來，令人雞皮疙瘩直起。

倀虎將自己的身軀盡可能的縮在黑雲之中，周身凈是些魑魅魍魎，山蛛與金鹿靈不見其影只問其聲：“有虞氏、金鹿氏我近日似乎並沒有招惹兩位的部落，為何來犯？”

眼見着倀虎這麼謹慎，山蛛着實有些驚訝，但金鹿靈似乎已經習以為常，高聲開口道：“我等二人此番前來，是為了青南的安全，共同阻撓共工氏的相柳。”

見金鹿靈與山蛛似乎不是來覆滅他的，倀虎為之鬆了口氣，道：“一切都好商量，我們不如詳細說一說事情的大概。”

倀虎很憋屈。

雖然三開氏有族人兩萬多，戰士將近一千，但他這個圖騰神靈弱，導致三開氏整個部落都抬不起頭。

每個圖騰神靈都有一些屬於自己的獨特能力，倀虎的能力是將被他殺死的普通人類轉變為倀鬼

注意，只能是普通人類！

如果不是人類那就不可以，如果那人類是巫、是圖騰戰士也不行。

而倀鬼最多也就只能搞出幾百個出來，破不了千。

更尷尬的是，倀鬼的戰鬥力跟生前無異，都是普通人的水平，在神靈交戰之時基本上一掃而空。

這他媽，有個屁用啊？

打架的時候召喚一堆倀鬼來襯托出對手的強大？

倀鬼的作用也就只能在人類戰場上當做一支奇軍來用了。

畢竟血紋之力不充足的人類還傷害不到倀鬼，只有六十道血紋以上的血紋戰士或圖騰戰士、巫才能殺死倀鬼。

倀虎的心思也是很複雜的。

一方面，他想要投奔某個強大的神靈，成為他的附屬，但又擔心別人嫌棄他太弱，直接殺了取神吞噬滋養自己。

另一方面，他又想自由自在無拘無束。

因此，倀虎是很擔心金鹿靈和山蛛是來搞自己的，見他們似乎是想要聯盟，這才鬆了一口氣。

“共工氏之凶獸相柳不日便回率領共工氏士卒來犯青南，我等青南部落必須要團結一致，這樣才能抵擋共工氏的吞併。”山蛛淡然開口道。

“共工氏相柳？！”

倀虎的臉色變了變，對於弱者而言，每一位強者的名號都牢牢記在心裏，生怕哪天不小心得罪了某位大神，得到了滅頂之災。

他下意識的準備拒絕，但看到摩拳擦掌的山蛛與一臉假笑的金鹿靈，倀虎瞬間就明悟了。

“請兩位放心好了，我倀虎為神最喜歡幫助別人，團結青南抵抗共工氏是我的責任，我一定加入聯盟，共伐共工氏！”

s：重複一遍，異界只不過是我經過山海經改編的世界，用了個名字而已，和我國神話內容並沒有什麼聯繫。

# 第一百零八章 紅羽

“三開氏並沒有遇到一個叫木柳的柳樹妖。”

在得知共工氏相柳的搗亂方式后，倀虎如釋重負，對着兩人開口說著：“我三開氏位於青南地區的東端偏北，若是與共工氏開戰，我三開氏必然是第一個受到衝擊。”

金鹿靈點了點頭，開口微笑道：“若是探測到共工氏的士卒，還勞煩貴部儘早通知有虞、金鹿，免得被其逐個擊破。”

山蛛插嘴道：“近些天來，陽野的有羊氏動靜也有點不對勁兒，似乎想跨河而來，攻下第二個區域。”

“嘖我青南地區真是”

金鹿靈現在難以用語言形容自己的心情：“青南地區只能屬於我們，不能被外人奪去，這一點各位支持吧？”

其實我們有虞氏就是外人來着

山蛛在心中吐槽一聲，但表面上自然不會傻到這麼說：“當然，任何外來部落都不能佔據青南的一草一木！”

山蛛說的義正言辭，彷彿有虞氏也是青南本土部落一般。

金鹿靈知道的一清二楚，他看了一眼山蛛，無力吐槽，默認了山蛛的說法。而倀虎什麼都不知道，也不敢說些什麼話來，只能附和山蛛之言。

待金鹿靈與倀虎二神平靜之後，山蛛繼續進言道：“鈎矛氏貪得無厭，有虞、金鹿、三開，三部既已聯合，那麼我們儘早對鈎矛氏出兵，一舉覆滅鈎矛氏吧。”

“我們初一聯合便攻打鈎矛氏，不好吧？”

倀虎被這段話嚇了一大跳，連忙道：“我三開氏可以派出戰士五百人，但問題在於鈎矛氏的鈎蛇”

“沒關係，我金鹿氏派出一千名戰士，足以覆滅鈎矛氏！”

金鹿靈打斷了倀虎的話語，信心滿滿：“鈎蛇不足為患，金鹿、有虞再加上你，我們擁有五位神靈，對付一個鈎蛇還是沒什麼問題的。”

聽到這裏，倀虎感到很心塞。

本來，三開部落也是有一位大佬的。

那就是北方山神三開，雖然沒有相柳那麼厲害，但也屬於正常的神靈水準。

但那個創立這個部落的人首馬身的山神三開前不久得到消息，北方死了一個山神，於是他高高興興的回到北方補上了那位的空缺，重新當上了自然系的山神，把這個信仰系的爛攤子交給了剛從凶獸轉化為神靈不久的倀虎。

否則，倀虎怎麼會這樣和顏悅色的和人講話？

要知道，他倀虎可是凶獸啊！

想當年，倀虎也是一個地區的霸主，隨便把路那麼一攔住，想要過去就要拿出一部分的過路費，生活舒坦。

現在簡直就是孫子養成手冊，面對金鹿靈和山蛛的回答都不敢說出什麼太過主觀的話語。

嗯倀虎現在也就只是帶這個三萬人的三開部落當牆頭草，時刻準備帶着這一份厚禮，投奔某個大部落。

“我有虞氏也會派出兵力共討鈎矛氏的。”

山蛛微微一笑，沒有說出具體派出的人數：“什麼時候出兵？”

“明日太陽居於正午之時，三族兵力匯合於三開氏，共伐鈎矛！”金鹿氏作出了決定。

倀虎張了張嘴，似乎想要說些什麼，但最終千言萬語還是化作了一聲：“嗯。”

山蛛望瞭望倀虎，又看了看金鹿氏，似乎明白了什麼，微微點了點頭。

倀虎的日子似乎有點不太好過啊兩萬人的部落呢。

躲開了巡邏戰士，輕手輕腳的返回了房間，虞夙心跳依舊是怦怦亂跳。

他的周圍，圍着一隻黃色的毛茸茸動物，看起來似乎人畜無害。

虞夙低下身子，輕輕撫摸着這黃色毛茸茸動物，喃喃自語道：“你是我最後的殺手鐧了，希望你可以幫助我，擺脫巫羅岷的控制。”

真正的巫羅馴養動物並不需要戰鬥，只是需要精神干擾。

虞夙現在已經擁有了一個成為壹巫巫羅的資格。

“岷師，希望希望我們不會有什麼爭執。”

虞夙的內心略微有些苦澀：“我真的不想和你起衝突啊，鹿岷大巫”

時間漸漸流逝，天空的月光漸漸消散，陽光若隱若現，而巫羅岷的房間內，避役如同先前那般靠在牆上，望着巫羅岷已經準備好的儀式，打了個哈欠：“鹿岷大巫，儀式怎麼樣了？”

“已經基本完成，只需要一個新鮮的、有活力的靈魂。”

巫羅岷舔了舔嘴唇，表情之上充滿了期待：“我隨時都可以和太山君溝通。”

太山位於東夷，太山君為太山之神，掌控生死。

巫羅岷曾去過東夷，無意間得到了太山君的饋贈，因此才能一直用靈魂續命，保持自己的生命。

“太陽升起之後，那便是我續命之時！”

眼見巫羅岷心情大好，避役便開口提醒道：“鹿岷大巫，你可別忘了當初的承諾，只要協助你續命，你就還我自由。”

“你放心便可。”

巫羅岷眼神中露出了貪婪地表情，軀體附近的巫力彷彿已經按捺不住，不停翻滾，並沒有將避役的話放在心上：“我，又可以多活一千多個太陽日了。”

“虞夙很不錯的年輕人啊。”

“我派去跟蹤你的細伶鳥已經被你發現並殺了，但並沒有什麼用，只要你不走，那麼總有一天將會成為我的獵物！”

巫羅岷覺得自己已經吃定了虞夙。

但巫羅岷萬萬沒想到的是，自己的所作所為都已經被一個紅色的人影盡收眼底。

重明鳥東方若有所思的看着巫羅岷布置地儀式，眉頭微皺：“太山君也發展到這兒了？”

聽完巫羅岷與避役的交談之後，東方搖了搖頭，嘆了口氣，喃喃自語道：“我就知道肯定會有什麼問題出現。”

見狀，東方便悄然無息的消失，再度出現之時便已經來到了虞夙房內。

道布呼嚕聲震天響，虞夙剛剛閉下眼睛躺在獸皮堆里，黃鼬蜷縮成一團，一雙眸子在黑夜裡閃閃發亮。

望着這和諧的一幕，東方伸出纖纖玉手，一片赤紅的羽毛徒然間出現在手掌方寸之中，被東方隨手運至虞夙枕旁。

“年輕人總要受到點磨鍊嘛，給你一根羽毛保命，剩下的看你自己咯。”

# 第一百零九章 儀式

炎炎烈日高懸天空，炙熱的紅光似火箭般射在了蒼莽大地上，整個地面滾燙，乾旱地感覺越發越逼近。

虞夙從熱浪中醒來，嘴唇有些發乾，他迅速的調整好心態，望瞭望四周，並無風險。

“嗯？”

突然，他的目光被自己身側的一樣東西吸引了。

一個外表呈現紅色、整體看起來美麗方艷的羽毛。

“這是什麼東西？”

虞夙面露疑惑，有些不解：他記得自己昨夜入睡之前可是沒有這個東西的。

難道是黃鼬帶回來的？

帶着疑惑，虞夙將視線從羽毛轉移到了黃鼬的身上。而黃鼬一臉無辜，呆萌的看着虞夙，似乎在說俺也不知道。

“唉。”

虞夙嘆了口氣，隨手將這紅色羽毛手下，看了看在自己不遠處熟睡打鼾的道布，恨鐵不成鋼。

他翻過身來，起身走向道布的位置，輕輕推了推道布，道布紋絲不動，鼾聲依舊。

虞夙見狀嘆了口氣，不知如何是好，還沒等他強行把道布搞起來，一旁的黃鼬就行動了。

黃鼬輕輕一躍，優雅地如同狐狸一般來到道布身前，屁股微微一撅，一股不明黃色氣體瞬間從黃鼬體內釋放而出

虞夙的臉色變了。

“呼呼，呼嘔！”

鼾聲戛然而止，原本還在熟睡地道布當即一個鯉魚打挺翻起身來，不斷地乾嘔着，朝着屋外狂奔而去。

虞夙也早就離開了這個自己居住的房間，心有餘悸地看着房屋，慶幸自己躲過了一場災難。

這是什麼玩意兒，黃鼬釋放的氣體怎麼這麼臭氣熏天啊？

虞蘇根本就難以想象，自己馴服的猛獸，這個外表看起來毛茸茸、擁有尖銳爪子牙齒的黃鼬竟然可以釋放出這樣恐怖的氣體。

道布現在身子還打着顫，難以回憶剛才的味道：“主主人，那是什麼？”

原本，道布認為世間最惡臭的東西當屬糞便，糞便和這氣體相比，也只是小巫見大巫。

“黃鼬，我馴服的獸。”

虞夙似乎想到了什麼，猛然間興奮起來：“這是我強大的希望，是我計劃里的重要一環！”

在聽到這是虞夙馴服的獸搞出來的東西后，道布的臉色變的極為難看。

無論是最開始的幼鼠、雛鳥還是雄鹿，虞夙馴服的獸類一直都是道布代為飼養、餵食，替虞夙打理一切。

當道布得知自己未來可能要照顧那釋放出恐怖氣體的黃鼬時，臉都嚇白了。

對於虞夙口中所說的那個計劃，道布一點都不關心，也不想要知道一絲一毫的內容。

自己是僕從，僕從就應該老老實實的照護好主人，不能探查主人的一切秘密，必要時還需要為主人奉獻出生命。

這就是自己的命運，道布雖然不是很想要贍養那黃鼬，但作為僕人，自己也必須要打理好一切，為主人分憂。

“虞夙學徒，方才我去了你房間，空無一人，正好在這裏找到了你。”

突然，一位看起來十分眼熟的金鹿氏戰士從虞夙的房間方向走了過來，對着虞夙道：“巫羅岷大人召見你，說是要傳你新一輪的技能，請你趕緊去吧，莫要讓巫羅岷大人久等。”

虞夙微笑地回應，盡可能的給這金鹿氏戰士留下了一個好印象：“好的，感謝您，勇敢的戰士。”

待那戰士的身影完全消失在虞夙視線里，虞夙臉色才完全沉了下去，陷入了陰沉之中。

金鹿氏的戰士並不歸於巫負責，戰士有專門的將領管轄。

而巫羅岷派了一位戰士來通知自己，這是在說明什麼？

按照往常的慣例，虞夙在腦海中計算了一遍后，心道：“巫羅岷只是派人來通知，並沒有派遣戰士來強迫我過去，那麼他應該還沒有惡意，我可以先去看看。”

“以防萬一，可以讓黃鼬在巫羅岷房間左右跟隨，若是遇到危險就讓它進來噴射那黃色氣體”

打算歸這麼打算，但虞夙心裏清楚，黃鼬的氣體打擊應該對於巫羅岷並沒有什麼太大的作用。

畢竟黃鼬的毒氣在錯不及防之下，只不過是把一個熟睡地人給搞醒乾嘔，並沒有表現出其他的行為。

巫羅岷乃陸巫級別的大巫，手段已經絕非常人可以揣摩，因此虞夙並不認為黃鼬可以對他造成什麼樣的傷害。

虞夙很想返回自己的部落，回到有虞氏當一個巡邏戰士，不用每天這麼提心吊膽。

但他知道，自己不能回去。

這並不是單單因為有虞氏給金鹿氏資源，供虞夙學巫。而是虞夙在這裏也是一個默認的信號，相當於質子一般的地位。

因此虞夙並不能隨便走動，而且在巫羅岷沒有任何直接表明要傷害自己的情況下，虞夙也沒有什麼辦法。

念畢，虞夙嘆了口氣。

“偉大的虞神保佑着我，此番一路通順，區區小人巫羅岷，傷害不了我半分毫毛！”

巫羅岷房內，景色已經大不如前，原本還有那麼一絲學習氛圍的石室如今已經被滿地詭異地血紋所覆蓋。

避役化為本體，嚴肅地掛在石室外，監視着四方，以免有什麼不識好歹的人來搗亂。

而巫羅岷本人則跑腿端坐在血紋大陣的最中央位置，身側還放着一陶粘稠的綠色粘液。

巫羅岷輕輕用手撈起一團，然後小心翼翼地塗抹在自己的身軀上，盡可能讓他們均勻對稱，不允許出現厚薄太過的問題。

巫羅岷的表情看起來似乎有些微妙，彷彿在享受這件事兒。

“回鳴草、地精、漪碭”

一個又一個價值不菲的珍貴超凡草藥從巫羅岷空中喃喃自語地發了出來，此時的巫羅岷周身巫力極速沸騰，屬於陸巫的氣勢難以壓制，整個石室內都是一股強大的陸巫氣息。

石室牆壁開始出現一道一道的裂紋，整個石室被這股氣息搞得不同尋常。

而僅有一牆之隔的外界，卻絲毫一點關於陸巫大巫的氣息都沒有傳出來。

“虞夙啊虞夙，你趕緊來吧，我渴望你那純粹的靈魂啊！”

# 第一百一十章 救命羽毛

高懸炙陽，即使如今已是秋季，但由於金烏與鳳凰的相爭，氣候倒是比夏季還要燥熱些許。

巫羅岷在自己的房內中央位置，坐立不安地等候着虞夙的到來。

人總是害怕東西會在即將得到的時候突然消失，巫羅岷現在就是這樣的心態，有些患得患失。

雖然房屋內的巫力狂暴看起來很恐怖，但這並不影響巫羅岷正常操縱巫力。

通過觀察巫羅岷可以明顯看出，他耳朵卻有些異樣，彷彿是連接在房間外的某個動物身上，通過動物監聽四周的情況。

一道腳步聲從屋子遠處傳了過來，漸漸地靠近這裏，根據巫羅岷記憶中的印象，這便是虞夙的腳步聲。

熟悉的腳步聲漸漸逼近，最終停留在大門不遠處，緊接着，巫羅岷便聽到一道穩重的聲音：“岷師，學徒虞夙求見。”

“進來吧。”

屋內傳來巫羅岷平淡的聲音。

但從這道聲音上來看，虞夙可以覺察到那副儘力偽裝成平淡的感覺。

出了什麼事端，巫羅岷要盡可能的平復心中的感情，讓自己的語氣盡可能的平淡？

虞夙的念頭在心間一閃而逝，他決定走一步看一步。

於是虞夙快步上前，推開了石門，眼見着巫羅岷盤腿坐在地上，突然覺得有幾分荒謬。

在虞夙的視線中，石室依舊是石室，沒有任何變化，他看不見什麼其他的東西。

眼見着虞夙進了房間，巫羅岷的雙眸緩緩睜開，他望着虞夙，溫和的說道：“一眨眼便過去了一百多個太陽日啊你剛來找我學巫的時候，還是個渴望巫祝的孩子呢。”

“岷師對我如同親子一般，虞夙從心底感激您的栽培。”

眼見着巫羅岷開始了表面客套，虞夙也只能配合他演一出“師慈徒孝”的虛假畫面出來：“若有什麼差遣請您儘管吩咐，虞夙定會儘力為您辦成。”

“呵呵。”

巫羅岷溫和地笑了笑，沒有起身，只不過是隨手一揮，沉重的石門“轟隆”一聲便被關地死死：“巧了，我這裏正好有一件事兒，需要你的幫忙。”

說罷，一碗黑乎乎如同墨水的液體懸浮在半空中，在巫羅岷的有意控制下，朝着虞夙飄去：“喝了它，我以後便會將你教導成大巫。”

與此同時，巫羅岷的雙眸猛然散發出妖艷的紅色光芒，與虞夙對視，口中慈祥道：“喝了它，你我便是真正的一家人”

在與巫羅岷對視的那一剎那，虞夙便一陣暈眩，隨後神智開始有所下降，見一碗承裝着黑色粘稠液體的陶器朝着自己飛來，虞夙下意識的便想伸手，卻猛然被胸口的熾熱燙了個措手不及。

“刺啦！”

陶器被碰撒到了地上，黑色液體流了滿地，散發著滾燙的熱氣。

而虞夙胸膛之處，那股熾熱感越來越上升，虞夙的神智也徹底清醒了下來，如今的石室在虞夙眼中已經完全的變了一個模樣。

整個石室的地板被化成一個花里胡哨的大陣，碧綠與殷紅的材料塗抹在其上，淡淡地靈氣波動無不是在彰顯這大陣的不凡之處。

“嗯？”

對於虞夙能夠掙脫開自己的精神控制，這是巫羅岷一時沒有想到的。

不過這也不要緊。

巫羅岷在心中想着，同時露出了一個驚悚的笑容：“夙啊，怎麼不喝了？”

“岷師，您能告訴我那是什麼嗎？”

虞夙深吸一口氣，依舊是謙卑的姿態，對着巫羅岷詢問道：“黑色的液體我從來都沒有見過。”

“離魂用的，沒什麼關係。”

巫羅岷的雙眸再度散發出詭異的光芒，另一碗黑色液體再一次被巫力憑空運起，這一次他信心滿滿的開口道：“夙，喝了它，我們就是一家人。”

虞夙冷然的站在原地，盯着巫羅岷看，沒有絲毫迴避的意思。

巫羅岷現在再怎麼傻也看出來虞夙免疫了自己的精神控制，登時冷哼一聲，大手一揮，磅礴的巫力撲面而來：“虞夙，莫做無用的掙扎了，我雖然不知道你如何擺脫精神控制，但憑藉著巫術，你依舊不是我的對手。”

虞夙沒有說話，淡淡的從腰間拔出一把短刃。

雖然虞夙練了幾天戰技實力不強，但畢竟也是正兒八經的學過，也是擁有一定的戰鬥力。

“岷師，您從一百個太陽落山之前，初次見到我時我便發現了你眼中的貪婪。”

虞夙短刃一抖，直面磅礴巫力，面無懼色：“我最想知道的一件事兒，就是想知道你究竟對我有什麼樣的想法？”

“當然是延續我的壽命了。”

巫羅岷冷笑一聲，巫力迅速凝聚，一個大概九尺多高的彎曲手掌正緩緩地在巫羅岷頭頂上當形成。

巫羅的攻擊能耐大多都是在獸或者與獸有關。

巫羅岷的頭號打手都在金鹿氏內，只有戰時巫羅岷才有機會見到自己手下頭號打手。

雖然沒了猛獸壓陣幫助自己戰鬥，但巫羅岷還是自信的。

陸巫可是真正的大巫！

自己雖然是巫羅，並不是強化自身的巫，但自己施展的巫術最起碼也能對付得了一個壹巫都沒達成的小傢伙。

由巫力凝聚而成的碩大手掌高高舉起，犹如巨人憤怒一擊，那股壓迫感令人感受到恐懼。

幽黑的巫力泛着黑光，幾乎將整個石室天花板都給籠罩，這種巫力的雄渾程度，遠不是虞夙可以達到的。

同時，施展巫術的巫羅岷淡笑，彷彿自己勝券在握：“結束了，我將獲得新的生命。”

“鏘！”

事與願違，巫羅岷想象中的場面並沒有發現，反觀一道道光點浮現，一種力量猛然自虞夙身體深處噴薄而出，竟直接在這大庭廣眾之下締造一個紅色幕光。

“這是什麼？”

巫羅岷皺了皺眉頭，突然感覺事情似乎那麼簡單。

而虞夙全程都是懵的，他見到巫羅岷布置的東西后，早就嚇出了一身冷汗，他只知道紅色的光芒似乎對自己有一定程度的保護措施。

為避免夜長夢多，巫羅岷冷笑一聲，喝道“是我小瞧你了，接下來我便讓你知道什麼叫巫羅吧！”

# 第一百一十一章 死無全屍

隨着巫羅岷的一聲冷笑，緊接着，整個石室內的空氣似乎都沸騰了。

巫羅殺人不用術，而在於獸！

“窸窣…”

石室周圍開始傳來細小的“窸窣”聲，但聲音越來越響，越來越密，直到石室四個角落出現密密麻麻地蟲子朝着虞夙爬去！

在石室昏暗燈光的照耀下，虞夙親眼見到一條頭上長着奇異花紋的怪蛇蜿蜒地從石縫中鑽出，順着牆縫滑來，漫長的身軀猛然一伸，吐着蛇信，目光陰暗神似人類。

另一側，一隻身長五十多公分的蜈蚣從石室邊緣的淺土層挖了出來，緩緩遊走着，與地面摩擦的聲音讓虞蘇頭皮發麻。

眼見着毒蛇與蜈蚣逐漸逼近，虞夙面色慘白，還未等多時，他的身後又傳來一陣又一陣的叫聲：“咕咕咕，呱咕咕！”

一隻渾身綠黑色的癩蛤蟆跳起，看起來似乎只有虞夙拳頭那般大小。

還沒等虞夙鬆了口氣，緊接着那綠黑蛤蟆猛然開始鼓起，身體急劇膨脹起來，最終漲到了大概兩個籃球般大小。

這三隻毒獸身旁，跟隨者密密麻麻，數都數不清的毒蟲。

“房間左右早就被我布下了毒蟲殺陣，這本來是為了防止有人來救你的。”

巫羅岷的眼皮微微閉合，露出了一條縫隙，臉上帶着些許的笑意：“我倒是沒有想到，最後還給你用了上。”

黑色的蟲潮密密麻麻，如同黑暗末世一般，虞夙在紅色屏障的庇佑下，顯得那麼的渺小。

“虞夙，我最後傳授你一項巫羅最重要的技巧。”

巫羅岷上前一步，眾多毒蟲圍繞着巫羅岷而旋轉，蛤蟆、毒蛇、蜈蚣三大將已經圍住了虞夙：“巫羅不同於圖騰戰士，不能自持武力，要始終做到以獸禦敵。”

“我乃陸巫，我馴養的獸類多達百類，就算是最高戰力被部落徵召而去，我也依然有一定的戰鬥力。”

“巫有千萬種，除了那群不帶腦子的莽夫，剩下的巫都應該是有腦子的。”

說罷，巫羅岷淡定的揮了揮手，登時蟲群蜂擁而去，想要將眼前的這個年輕人類撕成粉末！

“刺啦！”

毒蟲悍不畏死的沖向那紅色的屏障，一股又一股炙熱的感覺從屏障中浮現，燒灼聲不絕於耳，毒蟲紛紛被燙死。

巫羅岷面無表情，這就是在他的算計之中。

雖然不知道這個屏障究竟是怎麼回事兒，但巫羅岷知道，這屏障不可能無邊無際，能量總有用完的一刻。

他等着，等待能量用完，徹底擊潰虞夙。

反正現在死的也不是他的從屬，他的從屬自始至終也就只有毒蛇、蜈蚣、蛤蟆此三者。

餘下毒蟲皆是此三者喚來，與巫羅岷關係不大。

無數的毒蟲前赴後繼，不斷地衝上來送死，紅色的屏障也迅速地冷卻降溫，似乎有些搖搖欲墜了起來。

身處屏障之中的虞夙盡可能的讓自己保持冷靜，以一種無所畏懼的表情看着巫羅岷：“岷師，我可是有虞氏唯一的學徒，如果現在罷手，一切都可以當做從未發生。”

“事情都到了這種時刻，就算你是有熊氏的唯一學徒，我都要殺了你。”

巫羅岷冷笑道：“你不覺得自己說這句話有點蠢么？”

虞夙已經有些無計可施，面對巫羅岷，他始終都有一些無力感。

還沒有敗，我還有機會！

虞夙在心中安慰着自己，不斷吶喊，他清了清嗓子，正準備說些什麼，猛然間，一股異樣的感覺從胸膛傳出，隨後一股暈眩感傳入虞夙腦殼之中，下一刻虞夙便暈了過去。

“嗯？”

巫羅岷見屏障之中的虞夙暈了過去，登時愣了愣，有些不明所以，緊隨其後的卻是歡喜：“哈，這小子沒力量了？真是天助我也！”

巫羅岷正欲上前，但一股炙陽罡風卻不知從何處吹來！

“刺啦！”

周圍的毒蟲具被這股炙熱的罡風消滅殺死，化為灰燼，吹飛在石室內。

毒蛇、蜈蚣沒反應過來，被這股罡風一下子吹的魂飛魄散，而蛤蟆掙扎着跳走，卻依舊無法逃脫死亡。

“噗！”

一股疾血從巫羅岷的口中噴射而出，劇痛地感覺充斥着全身，這一刻，巫羅岷驚駭的發現自己渾身的巫力無法調動半分。

赤陽罡風，這種光明正大的感覺讓巫羅岷想到了一個了不得的東西

“您您”

巫羅岷長伏地面，頭埋在雙臂之間：“重明殿下，我我不服！”

“有何不服？”

高傲的女聲不知從何處傳來，緊接着，石室門前不知何時多出一位紅色的倩影，面若夾桃又似瑞雪出晴，目如明珠又冷傲如雪。

巫羅岷渾身顫抖着，長拜道：“我是金鹿氏的巫，為金鹿氏立下數樣功勛，您您為何庇護一個外人”

他從未見過部落的重明殿下，這是他第一次相見，也是最不服的一次：“就算是死奴也想死了明白！”

少女目光如星，盯着巫羅岷的身影，淡淡地開口道：“我又不是金鹿氏的圖騰神靈，你為金鹿氏立下不朽功勛，與我何干？”

她是極西崑崙的重明鳥，來東方遨遊，在這裏停靠幾年，覺得圖騰部落有些意思才在金鹿氏多待些天數的。

金鹿氏的巫和她沒有半分關係，他們都是金鹿氏圖騰神靈金鹿靈的巫。

金鹿氏族人的供奉之力，東方也收不到半分的反饋。

而且，東方還幫助金鹿氏部落多出七位圖騰戰士，為金鹿氏庇佑一方，震懾宵小。

換句話說，是金鹿氏欠東方，而不是東方欠金鹿氏。

“還有另一個原因。”

東方緩緩抬起纖纖玉手，炙熱之感在手掌之間誕生：“現任東夷太山君乃第三任，是一個我們崑崙眾討厭的傢伙，你勾結外神，就算是金鹿靈那傢伙，祂也會殺了你。”

言畢，炙熱的火焰從巫羅岷內心爆炸開來，炎熱瞬間吞噬了巫羅岷的軀幹，痛苦的嚎叫聲在石室內盤旋，東方面無表情，直至巫羅岷被完全吞噬，死無全屍。

s：剛接到消息，本周五上架，望各位可以首訂支持。

# 第一百一十二章 出師

“嗯”

在迷迷糊糊之間，虞夙感到頭一陣劇痛，他昏昏沉沉地起了身，光怪陸離的幻境破碎，現在還有點虛幻的感覺。

他在隱隱約約之間，似乎聽到了什麼悅耳的女聲和撕心裂肺的吼叫，虞夙只認為是自己睡得糊塗，打着哈欠，迷茫的看着四周。

不對，巫羅岷！

眼前的景象越發越熟悉，虞夙登時嚇了一跳，回憶起了一切。

然而，滿地除了一堆灰殼和殘渣，卻沒有半分巫羅岷的蹤跡。

這景象當即就把虞夙搞迷糊了，不知道這是什麼情況。

“巫羅岷呢，他的毒蟲大陣呢？”

虞夙隱隱約約的感覺事情不太對勁兒，他萬分的確定先前之事絕對不是幻覺。

至於原因如果是假的，他不可能來到這裏。

而且，劇烈的頭疼和胸膛中藏着的那根已經凋零地不成樣子的飛禽羽毛可做不了假。

這滿地的灰殼殘渣看起來很不對勁兒，虞夙沉思片刻后，快步上前，推開石門，朝着自己的院落跑去。

突然，一道清脆地聲音從虞夙耳畔響起：“喂，你殺了巫羅岷，還不趕緊跑，還回去幹嘛？”

聽到這句話，虞夙的步伐一僵，机械的轉過了頭，卻見那帶着盈盈笑意的紅衣少女坐在樹榦上，歪頭看着虞夙。

虞夙深吸一口氣，努力裝出一副平淡的樣子：“這位姑娘，岷師是我的授業恩師，我怎麼會殺他呢？”

紅衣少女笑道：“你藏在獸皮里的那根羽毛噴出火焰，燒死了巫羅岷，死無全屍，這些我都看見了。”

聽到這裏，虞夙當即說不話來，心中已經有幾分信了紅衣少女的鬼話。

“趕緊跑吧，趁金鹿氏的人還沒有發現。”

紅衣少女笑道：“多等两天，待有虞氏與金鹿氏共同討伐鈎矛氏之時，你殺了巫羅岷的事兒應該也能搪塞過去。”

“多謝姑娘。”

虞夙點了點頭，認真思考了一下紅衣少女所說的可行性。

他學了這麼些天，已經基本了解了巫羅的運行方式，只不過基礎不足，需要打一打基礎和多抓些厲害的獸類馴服。

他抱着沉重的心態迅速離開，趕回房間，連忙帶着道布，不由分說的便道：“走，回有虞氏！”

“是，主人。”

雖然道布不明白髮生了什麼事兒，但跟隨主人是身為奴僕的一個職責，他當然義無反顧的跟隨虞夙。

在他看來，有虞氏和金鹿氏沒什麼區別。

反正他也沒如果有虞氏。

虞夙帶着自己的小寵物與隨從道布急吼吼地從金鹿氏離開，紅衣少女注視着全程。

“冕下，您為什麼要騙他們？巫羅岷該死，這跟他們並沒有什麼關係。”

在紅衣少女的那顆古樹下，一個渾身充滿肌肉的壯漢緩步走了過來，對着紅衣少女帶着些許的恭敬笑道：“金鹿氏會給他換一個地方學習的。”

紅衣少女冷聲道：“讓他回有虞氏當然是有我的打算。”

壯漢笑了兩聲，不在討論這個話題，又道：“冕下，接下來我將帶領族人出擊鈎矛氏，我要經此一戰覆滅鈎矛氏，成為青南的王！”

“鹿巔，你雖然是金鹿氏的族長，但你還不夠格稱王。”

紅衣少女搖了搖頭，隨後消失在樹榦上。而樹下，金鹿氏族長鹿巔臉色瞬間陰沉下來。

“待我徹底統一青南，就讓你看看我鹿王的實力！”

“此戰是我有虞氏與金鹿氏、三開氏共同作戰。”

有虞氏一百多名戰士行走在山地之中，奔着三開氏前去，欲與金鹿氏、三開氏匯合。

相比於金鹿氏一千位戰士、三開氏七百名戰士，有虞氏看起來似乎就是個弟弟。

嗯三族聯合出兵，有虞氏只佔十八分之一，確實是個弟弟。

但沒辦法，有虞氏一共就二百五十多戰士，算上奴隸軍也就四百，其中奴隸軍還不敢帶過去，怕丟人。

族人沒有轉變完成，有虞氏想要真正做到有一千多名戰士的存在，起碼還需要四百多個太陽日的時間，讓被吞併的小部落融入有虞氏，從而轉化真正的戰士。

如今的有虞氏族人有四千多人，奴隸有一千八百多人，還有青南地區距離較遠的小部落直接請求成為有虞氏的從屬，願意朝貢，奉虞意為族長，接受有虞氏的一切調動。

待鈎矛氏覆滅后，有虞氏繼續繼承三足鼎立的局面只是時間問題。

這一路上，虞意順利得很，什麼大型動物都沒有遭遇，主要原因是虞蘇親自坐鎮上空。

虞蘇淡定的運送着有虞氏的戰士，有些無聊，忽得見遠處閃出一道身影，正是山蛛。

“冕下，我有一個新的消息，似乎對我們有好處。”山蛛快速飛至虞蘇身旁，對着虞蘇輕聲道。

虞蘇看了一眼山蛛，緩道：“說吧，別墨跡。”

山蛛笑道：“三開氏的神靈倀虎，似乎有希望成為您的從神。”

聽到這裏，虞蘇瞬間就打起了精神。

別的不說，三開氏擁有兩萬多的族人，戰士起碼有七百，如果三開氏的神靈倀虎成了自己的從屬神，那麼有虞氏實力豈不是暴漲？

“怎麼說？”

“倀虎實力低微卻掌控着兩萬人的部落，祂似乎早就想要投奔某神成為從神，比如那位相柳大神”

虞蘇點了點頭，大手一揮：“我明白了，你且先回有虞氏坐鎮罷，免得被偷襲了。”

“是，冕下。”

山蛛當即就明白虞蘇心裏有數，便立馬回應一聲，朝着有虞氏部落飛去。

而虞蘇則是在路上思考這件事兒可行性。

別的不說，虞蘇還沒有見過倀虎，不知道倀虎那邊是個什麼態度。

更關鍵的一點在於，虞蘇要拿什麼說服倀虎投身自己麾下，拿什麼來將三開氏並於有虞氏。

“罷了，現在的第一要點並不是如何把倀虎搞成我的從神，而是我如何在這場討伐鈎矛氏的戰爭中受益。”

不得不說，在有虞氏、三開氏、金鹿氏結盟之後，鈎矛氏已成敗局，鈎蛇再怎麼神通廣大，也不可能敵得過五位神靈聯手。

現在的問題關鍵在於他們能活多少人，鈎矛氏戰後的資源如何分配。

# 第一百一十三章 盟軍

“鈎矛氏戰士有一千一百多人，一但奮起反抗可以糾結起近兩千名能戰者，我們應謹慎行事。”

三族的戰士匯合到距離鈎矛氏最近的三開氏族地，三族統帥共同商議討鈎大事。

有虞氏的統帥自然是族長虞意，金鹿氏來者亦為族長鹿巔。

而主場的三開氏卻是由一位白髮長老主持戰爭，一副好說話的老好人樣子。

三開氏的族長跟着前圖騰神靈山神三開去北方享福了，留下的三開氏至今都沒有族長誕生。

因此，在此主持戰士的是三開氏的大長老康嚴。

“鈎矛氏有圖騰戰士十八位，均可手撕虎豹，我等不可大意。”

鹿巔望着四周，看着已集結起來的眾多戰士，緩緩對着在場的眾多圖騰戰士與各部落的統帥說著：“經此一戰，我們要徹底打滅鈎矛氏！”

金鹿氏為聯盟中最強大的部落，族長鹿巔自然而然的成為了戰場的總指揮。

眾人點了點頭，同意鹿巔的說法。

見狀，鹿巔又道：“據前去打探情況的戰士回報，鈎矛氏已經集結戰士，於其部落邊緣布置陷阱，準備殊死抵抗。”

聽到這裏，在場的所有人都鬆了一口氣。

他們並不擔心鈎矛氏的戰士殊死抵抗，更擔心鈎矛氏的戰士逃走，留下隱患。

“我願攜三百戰士，撕碎鈎矛氏的雜碎！”

當鹿巔說完之後，他身側的圖騰戰士重英站起身來，大聲喊着。

鹿巔看了一眼重英，又看了看其他的圖騰戰士，在心裏微微嘆了口氣，點頭道：“好，待交戰之時，我軍必以你為先鋒。”

還沒等重英請命，卻見鹿巔又道：“但我們可不能這麼直接就衝上去。”

鹿巔是去過中原的人，他在有熊氏為其戰鬥，知道很多不同的東西。

“圍住鈎矛氏，不要進攻，消耗他們的糧食，他們沒有糧食自然潰敗。”

他們三族聯盟來的急，鈎矛氏消息得到的晚，雖然集結了戰士，但食物勢必沒有儲存多少，可能只有幾十個太陽日的吃食。

只要圍住他們，鈎矛氏只有兩個選擇。

一是突圍，放棄布置的陷阱與他們決戰；二是餓死，在這裏被活生生的餓死。

雖然無論如何都要打仗，但主動的進攻和被動的防禦完全不同。

“嗯”

虞意身旁，虞心若有所思的點了點頭，似乎又明白了什麼。

“贊同。”

“贊同。”

虞意與那位三開氏大長老對視一眼，同時沉聲道。

能夠以最低傷亡代價取得戰爭的勝利，他們當然會樂意了。

唯一有些不開心的，可能只有想要衝鋒陷陣立下赫赫戰功的重英了。

“在這裏和這裏，布置陷阱，以免鈎矛氏突圍！”

戰術指揮的聲音在大帳內響起，大帳內各族戰士開始了討論，如何擊敗鈎矛氏。

而天邊，來自三個部落的神靈站在一起，望着鈎矛氏的方向，神情有些凝重。

良久，金鹿靈皺着眉頭，一股深深地厭惡感從祂的話語中傳來：“鈎蛇，竟然開始吸收祂信徒的靈魂了真是”

鈎蛇，可吸收族人的魂魄，用自己人的生命來換取短暫的爆發力，讓自己短時間內擁有無比強大的實力。

當然，這也有副作用的。當時間流逝，鈎蛇將會變得虛弱無比，只能小心躲藏，免得被人趁亂所殺。

“我們要攻擊打亂祂的計劃，不然等這鈎蛇屠滅了自己的部落，短時間內用着暴漲的實力逃跑，那我們就奈何不了祂了。”虞蘇開口道。

倀虎點了點頭，似乎是贊同兩神的意見：“我同意。”

眼見着都沒什麼意見，虞蘇便開口又道：“麾下族人正面衝擊，打亂鈎蛇的節奏，我等三神一同並肩圍上，與這等邪魔外道不用講江湖道義！”

金鹿靈根本就聽不出來虞蘇的梗，點頭稱讚道：“鈎蛇禍亂青南，我等一同上去絞殺祂，也算是為青南造福！”

“對對對，兩位所言極是，俺也一樣。”倀虎在一旁點頭，一會兒誇誇虞蘇，一會兒捧捧金鹿靈，卑微到了極致。

“我總覺得有哪裡不對勁兒的地方。”

鈎矛氏部落上方烏雲密布，看起來氣氛恐怖異常，鈎蛇的氣息四處搖擺，明顯就是一處大凶之地：“鈎蛇謹慎小心，按照常理說，這個時候祂應該跑了才是”

金鹿靈從八千多個太陽日前就和鈎蛇是生死大敵，祂太了解祂了。

鈎蛇的性格就是謹慎膽小喜歡用一些下三濫的招數，從來不正面硬剛。

金鹿靈本來還擔心鈎蛇會逃走，但現在卻依舊在鈎矛氏帶着，而且還打算破釜沉舟，吸取族人的靈魂，搞最後的一波反擊。

這他媽不對勁兒啊。

鈎蛇不可能這麼猛，一定有一些原因導致的：“各位小心點，我感覺鈎蛇可能不太簡單，我已經通知東方大神，如果事情不對，東方大神會立馬來到這裏，協助我們。”

“甚好。”

虞蘇點了點頭，看了看金鹿靈，盡可能的弱化自己的存在感，盡可能的讓金鹿靈與鈎蛇相鬥，讓他們兩敗俱傷，自己的有虞氏才會有機可乘。

很可惜，在場的一共就三個人，除了自己，還有一位名為名為倀虎的神靈。

那位三開氏的倀虎跟個舔狗一樣，一個勁兒的奉承着自己和金鹿靈，絲毫不像一個兩萬人部落的神靈，根本就沒有什麼讓虞蘇有弱化存在感的作用。

因此，虞蘇根本做不到弱化存在感的目的，金鹿靈只有自己一個交流對象，因此虞蘇只能硬着頭皮指引金鹿靈。

見金鹿靈與倀虎看着自己的眼神，虞蘇知道自己已經沒有辦法弱化存在感，只能點頭道：“今日開始，攻打鈎矛氏，如何？”

“嗯。”

金鹿靈點了點頭，一股磅礴的信仰之力從金鹿靈的身軀中散發而出。

緊接着，大帳內其樂融融商議着安排陷阱的鹿巔突然一愣，神聖的聲音從耳畔周圍響起：

“發動進攻，覆滅鈎矛氏便在今日！”

# 第一百一十四章 鼠潮進軍

為什麼？

鹿巔的心裏忍不住升起了這個大大的疑惑。

按照他的計劃，鹿巔有七成的把握擊敗鈎矛氏，讓聯盟奪去最終的勝利。

但作為族長，鹿巔是萬萬不能反對金鹿靈的命令，只能在心中長嘆道：“是，冕下。”

之後，他緩緩抬起頭來，看着眾人，苦笑道：“諸位，我們馬上更改戰術，準備進攻！”

“啊？”

在場的所有人都被這突然而來的轉變搞的不明所以，他們不知道為什麼剛才還商討着陷阱布置的鹿巔現在又開始商討進攻。

“好！”

還沒等眾人反應過來，來自金鹿氏的圖騰戰士重英便率先大喊道：“我願率三百戰士衝鋒，為聯盟打通一條道路出來！”

重英信心滿滿，一副視死如歸的樣子。

在金鹿氏，他們這種由重明鳥東方提拔而成的圖騰戰士並沒有經歷過部落擴充之戰，頂多在平日里參加過幾場部落衝突，似這等滅族之戰，重英自然希望自己能夠在這裏面留下光輝燦爛的一筆。

他帶着這三百人，要做陷陣之士！

鈎矛氏為了抵禦三族聯盟的進攻，已經在部落附近布置了很多的陷阱，用來阻礙三族聯盟前來進攻，那麼這陷阱只能破解。

因此，重英主動請纓，想要帶着三百人，將這些陷阱一一排查，從而做到毫無憂慮的進攻鈎矛氏！

“我有妙計，可破陷阱。”

還沒等三族領袖說出什麼話來，一個神情疲倦、滿頭華髮的蒼老之人從三開氏的隊伍中走了出來，緩緩開口說著。

“巫。”

虞意、鹿巔均對這位來自三開氏的巫致以敬意，隨後虞意開口詢問道：“您有什麼辦法？”

神情疲倦的蒼老之人抬了抬眼皮，緩緩開口道：“我為巫羅，有一頭陪伴了我近萬個太陽日的鼠王。”

雖然蒼老的老巫說的雲淡風輕，但虞意還是覺察到恐怖的感覺。

他活了近萬個太陽日不稀奇，但那頭鼠王竟然也活了近萬個太陽日。

這是什麼概念？

難以想象！

鹿巔已經想到了老巫羅的想法，便開口道：“老前輩，您請。”

“嗯。”

老巫羅從嗓子里吐出一個字來，隨後快步走出屋外，咽喉中散發出一種莫名的聲音。

“窸窣！”

“窸窣”聲從草叢里迅速響起，這道聲音越來越急，最終一個身形大概有三分之一個成人大小的碩大老鼠從草叢里竄了出來，頗有靈性的跟在老巫羅身旁。

老巫羅半蹲着身子，指了指一個方向，又從喉嚨中發出了幾局奇怪的聲音，隨後露出了笑意。

那碩大的灰白老鼠明白了什麼，迅速朝着樹林竄去，消失在老巫的視線之中。

而跟出來的眾人看到了這一幕，有些不明所以，竊竊私語着。

其中一名來自三開氏的圖騰戰士解釋道：“此乃我三開氏的巫羅大人，只有一隻鼠王做獸寵，已經到了瀕臨死亡的年紀”

“重英，你不是想衝鋒么？跟在後面，帶着三百戰士殺進去，待鈎矛氏反應之前立馬撤回來。”

鹿巔看着那碩大老鼠奔離的方向與樹林中不斷躥起的鳥，登時對着重英吩咐道。

重英聞言毫無半分猶豫，立馬高興道：“是。”

“嗷嗚”

鈎矛氏附近的叢林中，鈎矛氏的巡邏戰士小首領鈎彈打了個哈欠，有些疲倦地巡視着叢林，但手中卻緊緊地握住石矛，心中也牢牢記得附近的位置。

太陽升起之前的那個夜晚，族長突然召集全體族人，言戰事將起，便集結起所有的戰士與精壯男子，進行有秩序的布置陷阱、分配巡邏，時刻關注是否有人來襲擊，一時之間倒是讓整個鈎矛氏都風聲鶴唳、草木皆兵。

作為鈎矛氏的一位光榮的巡邏戰士小首領，鈎彈表示自己很自豪。

上午部落里少了很多的熟面孔，巫和族長說他們去執行特殊任務了，但鈎彈覺得不太對勁兒。

在消失的面孔中，有一個七歲的女孩這也要執行特殊任務？

雖然這讓鈎彈覺得不太對勁兒，但也沒多想，畢竟現在大敵當前，戰士們必須要謹慎對待。

“首領，陷阱一切正常你說三族的那群人什麼時候來進攻啊？”

“我覺得很快了雖然敵人強大，但我鈎矛氏絕不會敗！”

“金鹿氏與我們打可以明白，我們一直都是交戰的，但有虞氏是什麼？還有三開氏三開氏難道不是我們的盟友嘛？”

“無論是什麼，現在都是我們的敵人！鈎蛇冕下萬勝！”

巡邏畢竟是枯燥無味的，戰士們很快就開始了聊天，鈎彈也毫不例外的加入了聊天。

“窸窣”

輕微地聲音傳到了鈎彈的耳朵里，鈎彈愣了一下似乎不太相信自己的耳朵：“你們有沒有聽到什麼聲音？”

在聽到小隊長的吩咐后，幾個戰士紛紛豎起耳朵，卻並沒有聽到什麼聲音，便迷茫道：“沒有啊”

“窸窣”

聲音依然在響起，這當即就引起了鈎彈的注意：“不可能，肯定有問題！大家注意警戒！”

話音未落，突然間，一大群的老鼠從四面八方竄了出來，一下子把鈎彈給搞迷茫了。

這些老鼠是什麼，從哪兒來的？

這些老鼠在附近迅速飛馳，但並沒有攻擊鈎彈一行人，這讓鈎彈有些不明所以，不知道這老鼠是怎麼回事兒。

對此，鈎彈只能吩咐身旁戰士道：“快回去通知部落，這邊出現了很多隻老鼠，似乎已經沖壞了我們大部分的陷阱！”

“是，首領！”

一旁的一個小戰士連聲喝道，剛轉身，一桿石矛便結結實實地插在他的胸膛，鮮血噴洒而出。

“忘！”

鈎彈大為驚駭，他只能叫了一聲那已死戰士的名字，隨後連忙轉頭，看向石矛射來的方向。

數十個身圍獸皮的肌肉大漢從草叢里竄出，為首之人雙眸之間額頭之下生有紅色印記。

他持着石矛，帶着笑容走向鈎彈。

下一刻，石矛貫入身體發出沉悶的響聲，鮮血剎那間飛濺而出，染紅了鈎彈身上穿着的獸皮！

# 第一百一十五章 戰爭(求首訂)

“重英部既然已經直接殺入鈎矛氏陣前，我等也上吧！”

鹿巔居高臨下，望着鈎矛氏的情景，大笑一聲，對着有虞氏族長虞意、三開氏大長老康嚴道。

虞意幾乎沒有什麼猶豫，道：“可，我軍可殺出一支奇兵，從右方殺入埋伏，免得鈎矛氏偷襲逃竄！”

虞心聞言，立馬蹦出來道：“我願為這支奇兵！”

虞心的手下有六十位戰士，具是配備盾牌的好手，是有虞氏較為精銳的戰士。

鹿巔看了看，覺得虞意說的有幾分道理，便點了點頭：“嗯。”

“左方、後方同樣來些人數，我們從四面八方殺來，讓鈎矛氏感受一下什麼是恐懼！”

“敬諾！”

眾人高聲喝道。

鹿巔點了點頭，雖然與自己之前的計劃有所差入，但應該沒什麼問題。

當年八黎部落聯盟能憑二百名戰士戰勝五千多位戰士，今天我鹿巔用兩千人打一千五百人不成問題！

“出發，在太陽落山之前，攻佔他們的圖騰！”

鈎矛氏的巫祝心情有些煩悶。

鈎蛇冕下需要大批的族人獻身，從而增強自己的實力，讓自己更大強大庇護部落，因此巫祝才會一直調動族人，貢獻給鈎蛇冕下。

但截止到現在，鈎蛇冕下已經吞了五百多位族人，絲毫沒有什麼停止的意思。

要知道，鈎矛氏也只不過有三萬人啊！

鈎矛氏的巫祝只能嘆氣地返回自身居所，準備再調動族人前去獻祭給鈎蛇冕下。

然而就在此時，他的耳中突然聽到一陣洶湧地腳步聲，神情登時一怔，連忙向著聲音傳來的方向望去，面色當場巨變。

在陽光的照耀下，無數的戰士朝着鈎矛氏衝來，到達部落邊緣也並沒有什麼止步的意思！

在眾多的戰士當中，一位渾身散發著紅色圖騰之力，雙眉之中孕有紅色印記的戰士手持一柄沉重石斧，隨大軍衝鋒！

除此之外，獸皮在天空飄揚着，上面被人用石頭扭扭捏捏地刻了一面雄鹿。

鈎矛氏的巫祝對這個東西太熟悉了，他們交戰這麼多年，當然第一時間就認出了那東西：

金鹿氏的旗幟！

混亂、殺戮、沒有秩序。

前一刻，鈎矛氏內安寧平靜，下一刻便彷彿置身於人間鬼蜮。

大量地金鹿氏戰士衝破阻礙闖入鈎矛氏族地，見人就殺，慘叫聲接連不斷響起，喊殺聲近乎傳遍整個鈎矛氏。

“轟隆！”

沖入這裏的重英部戰士揮舞着石矛，收割生命，快活極了。

鈎矛氏的戰士被這沒有絲毫準備的攻擊搞得措不及防，一時之間竟被金鹿氏壓着打。

“殺啊！”

金鹿氏的一名戰士獰笑着地高舉石矛，狠狠地刺入一個敵人的面龐之中，那人慘叫倒地。

另一位鈎矛氏的戰士手持石斧，一副剁開了金鹿氏某位倒霉戰士的腦子，瞬間開花。

上一刻還洋洋得意地勝利者，下一刻立馬成為倒在地上的一具屍體。

慘叫聲接連不斷，血腥氣紛紛四起，伴隨着女性族人與兒童的尖叫，戰士們的嘶吼，整個鈎矛氏營地變得更加混亂。

巫祝跌跌撞撞，躲過了幾個衝來的金鹿氏戰士，心中不由咒罵道：“怎麼回事兒，鈎澤干什麼去了？為什麼有敵人來不發預警？！”

“我們的戰士呢？為什麼這裏只有二百左右的戰士？！”

巫祝等候了片刻后，終於等到一個高個肌肉感爆表地族人到來，便鬆了一口氣，指着重英道：“金鹿氏的圖騰戰士殺了進來，你快去滅了他！”

“好。”

那高個肌肉戰士望瞭望重英，點了點頭，又道：“不要擔心，由木柳先生訓練的五百戰士馬上就要加入戰場，我們必勝。”

“好！”

巫祝瞬間精神抖擻，但又問道：“我們剩下的戰士呢？”

“另外的戰士分別從左側、右側突圍而走，準備繞道敵人背後，給予敵人直穿心髒的一刀！”

“圖騰戰士和其他的巫呢？我從太陽升起之後只見過你和鈎澤！”

“巫祝，我不知道，但現在的當務之急是解決這次的進攻！”

在他們交談之時，整齊的腳步聲從背後響起，一隊隊手持木盾的鈎矛氏戰士迅速加入戰場，讓重英臉色一僵。

重英只能高呼道：“殺，覆滅鈎矛氏在此一舉！”

還沒等他說完，身後同樣傳來了大批腳步聲。

鹿巔的援軍到了！

“那是什麼？”

鹿巔有些疑惑，望着一排又一排的木盾戰士，不由說出了聲。

虞意神情凝重，開口道：“木盾”

鹿巔只是點了點頭，沒有太當一回事兒，便吩咐左右金鹿氏的戰士道：“殺！消滅了鈎矛氏的戰士，我准許你們擁有奴隸！”

重賞之下必有勇士，三族聯軍開始朝着鈎矛氏的五百木盾戰士衝鋒而去。

“碰！”

兩者相撞，瞬間就有數十名戰士身亡，被鈎矛氏躲在盾牌後面的石矛長槍收割。

戰士們猛烈的撞擊着木盾，戰士被石矛偷襲當場去世，而鈎矛氏的戰士也被強大的衝擊力搞得五臟破裂，口吐鮮血。

三族聯盟前赴後繼、悍不畏死，最終沖開了一條縫隙，殺入了戰士群中，開始無差別混戰。

冷兵器時代，戰爭最主要的衝突還是混戰，這裏也當然不例外。

“該死！”

巫祝望着情況，臉色一沉，心中早就有這樣的預料。

他不相信由那個叫木柳的柳樹妖訓練一天便能把隊伍訓練成百戰之師。

鈎矛氏左翼與右翼的突圍、偷襲人員也與三族聯盟交戰起來，可以明顯的看出來，勝利的天平正緩緩朝着三族聯盟傾斜。

巫祝見大局似乎即將定下，便一狠心，吩咐左右道：“撤退，盡可能的讓族人跑，隨便跑，不要讓他們抓到！”

巫祝不知道自家的圖騰戰士以及其他的巫都去了哪裡，只知道現在的局勢簡直是兵敗如山倒，根本就沒有勝利的希望。

遠遠觀察戰場的三神望着逐漸兵敗的鈎矛氏部落，靜靜等候着。

他們都在等候着鈎蛇的露面！

# 第一百一十六章 鈎蛇

“吼！”

突然間，一聲怒吼衝天而起，鈎蛇仰頭一嘯，從地下鑽出，猙獰萬分。

這長嘯造成的氣浪，朝着四面八方席捲而去。所過之處盡數化作漫天粉末，逐漸朝四周擴散。

追擊在前線的幾個聯盟戰士一時措不及防，直接被這聲浪生生震死，七竅流血。

鈎蛇的全身完整地顯露在這裏。

身長五十餘尺，鱗片閃爍着寒芒，鱗片上長着密密麻麻地勾刺，尾部也分出了叉。

“他出來了，倒是優柔寡斷、有些不明所以啊。”

虞蘇冷笑一聲，在心中緩緩開口。

虞蘇看不懂鈎蛇的操作。

要麼一開始就出來，要麼打死不出來，這樣死傷一半時才出來，是想干什麼？

鈎蛇的聲勢倒是很驚人，遠遠看去，如同滅世凶獸一般，令人膽寒。

他盤旋在山頭之上，凝視着雲端地三神，目光迅速從金鹿靈、倀虎的身上離去，又盯上了虞蘇：

“我與爾無冤無仇，爾為何要夥同金鹿靈、倀虎害我？”

鈎蛇的聲音中帶着幾分氣急敗壞，陰寒地眼神死死地盯着虞蘇，沒有理會其他的什麼人。

虞蘇背負雙手，淡淡言道：“你勾結相柳、霍亂青南地區，我有虞氏身為青南的一份子，自然饒不得你這邪魔外道！”

“？”

鈎蛇愣了一下，有些驚奇：

你有虞氏不是從陽野來的嘛，就算我霍亂青南地區，跟你有屁關係啊？

而且，你為什麼語調這麼厲害啊，又是霍亂又是邪魔外道的，讀過書了不起啊？

鈎蛇絞盡腦汁也沒想出什麼有文採的反駁話語，只能怒斥道：“你你放屁！”

“虞神，少跟他廢話，按照你的說法，跟這種嗯邪魔外道，不用講什麼江湖道義！”

眼見着三神的身軀上浮現出磅礴的信仰之力，鈎蛇立馬怒斥道：“既然如此，那我們就一起死吧！”

金鹿靈冷笑一聲，渾身地信仰之力近乎爆表：“一起死，就憑你一個？”

鈎蛇身旁瞬間捲起大風，樹恭弘=叶 恭弘被吹的劇烈搖晃，嘩嘩噪響。

黑風陣陣，鋪天蓋地的湧向虞蘇盤人，黑風有刮骨蝕肉之能，乃鈎蛇的神通之一。

“疾！”

虞蘇擺了擺手，一股水幕瞬間就籠罩在自個兒身前，那黑風完全無法衝破水幕，只得自行消散。

緊接着，金鹿靈右手一伸，一桿大鎚猛然間度現在他的手上，金鹿靈渾身的信仰之力迅速凝聚於右手之上，那大鎚閃爍着不俗的金光，似乎要摧毀一切。

倀虎前爪低伏，後肢高翹做進攻狀，身側的倀鬼魑魅也在盤旋，偶爾又陰森恐怖之聲音傳出。

“你們以為我為什麼沒跑？”

鈎蛇目光正視眾人，言語中帶了些許玩味。

隨後，鈎蛇仰天長嘯：“相柳冕下，請您纏住那金鹿靈與倀虎，我與這虞神會上一會！”

“嗯。”

沉悶地聲音響起，在原鈎矛氏的族地中，一道身影緩緩開始變大了起來，一個逐漸龐大的身影出現在虞蘇視線之中：高百丈，蛇身九頭。

“相柳？！”

虞蘇的眼神開始嚴肅起來，但緊接着，他發現相柳的情況似乎不太對勁兒。

“相柳”體內的能量蘊藏含量竟然僅比鈎蛇高出一部分。

相柳乃大凶之神，按理說他身軀之內的能量不可能僅此鈎蛇高出一點點。

“是相柳的分身。”

一旁的倀虎開口解釋道：“在這具分身上，我感覺到了類似於倀鬼的氣息。”

鈎蛇從山巔彈射而起，對着虞蘇猙獰道：“虞神，來吧，就讓我看看你這個挺能說的神究竟有幾斤幾兩！”

“既然你迫不及待的想死，那我便成全你。”虞蘇淡定地開口，看不出什麼情緒波動。

“好。”

鈎蛇冷哼一聲，迅速朝着西方飛馳而去。

虞蘇望了一眼金鹿靈，金鹿靈輕聲道：“小心鈎蛇的神通，他最喜歡做的事情就是強行撞擊神靈的命格，令神靈受傷然後逃跑。”

命格是最堅固的東西，只要神靈本人未死，命格永遠都不會破碎。

命格破碎只有兩種，一是神靈隕落命格自然破碎，二是被主神吞噬，命格溶於主神當中。

“撞擊命格？”

虞蘇的目光中的異樣一閃而過，對着金鹿靈道：“多謝，我先去了，你小心。”

說罷，虞蘇化為遁光，追了過去。

而原地，相柳分身也展開了攻擊，與金鹿靈、倀虎交戰。

虞蘇追趕着鈎蛇，心中卻想着可行性。

鈎蛇可以引導出命格，然後撞擊命格，趁機逃命。

然而自己的命格有些特殊啊。

只要虞蘇操作得當，鈎蛇撞進去之後，立馬就會抵達地球，祂還跑個鎚子。

鈎蛇的實力稍稍遜於自己，兩者也算是不相上下。再加上山蛛，穩盛鈎蛇。

如果鈎蛇真的來撞擊命格，虞蘇便準備讓他和白鷹國角力一下，看看白鷹現在的科技水平，究竟能不能消滅鈎蛇。

鈎蛇不同於山蛛，鈎蛇的體型有五十多丈，用地球的說法就是一百六十多米，這麼龐大的身軀根本就藏無可藏，只能和白鷹軍方面對面交手。

只要纏住了虞，相柳大神便可擊敗金鹿靈、倀虎兩個廢物，我鈎矛氏便可一統青南。

而正在逃竄的鈎蛇心中也想着自己的計劃，覺得萬無一失。

他挑戰虞蘇並不是因為別的原因，單純的因為虞蘇厲害而已。

金鹿靈信仰的人很多，但問題在於他是人類靈魂成神，實力比較弱小，就算有這麼多的族人信仰，也不足為患。

而倀虎不多說什麼了，要不是因為有凶獸體質，它甚至連對手都算不上。

只有這個有虞氏的虞，鈎蛇看不出個所以然來。

看起來像是人類的靈魂成神，但感覺上卻有點不太對勁兒具體哪裡不對勁兒鈎蛇又說不出來。

前方河水極速流淌，鈎蛇見此便停下了身軀，道一聲地點差不多了。

虞蘇在鈎蛇十幾丈之遠的地方停下，開口笑道：“陽水，你在這裏停下，遠離相柳主戰場？”

“哼！”

鈎蛇冷哼一聲，緊接着虞蘇肉眼可見它的尾巴猛然慘烈開來，血霧充斥河邊。

下一刻，虞蘇猛然感覺命格浮現，自己的命格竟出現在上空！

“這是什麼特殊命格？”

鈎蛇在看到虞蘇命格的一剎那，愣了一下，根本就看不明白這玻璃門是個啥：“不管了，沖沖沖！”

說罷，鈎蛇便化作一股虹光，朝着虞蘇的命格衝去！

要是被虞反應過來收回命格，它短時間內也沒有第二條尾巴爆炸了。

然而，虞蘇卻並沒有收回命格，反而主動迎合鈎蛇，順便給鈎蛇身軀之上套了一層信仰之力。

什麼意思？

鈎蛇還沒搞明白髮生了什麼情況，自己的身軀就瞬間穿過命格，到達了一個陌生的地方。

鈎蛇：“？”

# 第一百一十七章 火奴魯魯

火奴魯魯，白鷹夏威夷州的首府，位於北太平洋夏威夷群島中瓦胡島的東南角，乃絕佳的旅遊勝地。

蘇子安行走在火奴魯魯的繁華街道上，身邊跟着一位漂亮高挑的白人美女，但他並不快樂。

蘇子安現在最想知道的就是仙人掌國的那位號稱“地獄使者”的阿爾文究竟有沒有異能，而不是在這裏和一個女人游山玩水！

有錢人的生活，就是這麼枯燥、無味。這種生活讓蘇子安不想去接受。

“唉。”

蘇子安嘆了口氣，從火奴魯魯市的市區乘坐專車，轉去了沙灘。

“人真多啊。”

蘇子安的女伴卡洛琳望着夏威夷海灘中絡繹不絕的人影，忍不住感嘆一聲。

蘇子安淡淡地開口道：“確實很多。”

若不是因為自家與卡洛琳父親的企業有合作，蘇子安才不想和卡洛琳一同外出玩樂的。

已經來了夏威夷，蘇子安自然也不會傻到掉頭回去，便與卡洛琳一同在這美好的沙灘上享受生活。

風光旖旎的熱帶島嶼、遼闊廣袤的天空、澄清透明的海域、平坦柔軟的沙灘、海洋里那若隱若現的蛇頭，夏威夷的生活真是愜意啊

蘇子安微微眯了眯眼睛，伸了個懶腰，感覺生活愜意無邊，人生美好

等等，是不是有什麼東西混進去了？

蛇？！

蘇子安下意識地彈跳起身，看向海洋之中，卻見一條速度飛快的巨大蛇形從深海之中朝着海灘游來，如同一團烏雲在移動。

“啊，那是什麼？！”

“該死！是一條大蛇！寶貝，我們要趕緊離開這裏了，我一定要去投訴火奴魯魯市的海域治安問題！”

“那蛇加速了，快跑！”

“啊！！！”

片刻后，整個海灘都亂了起來。

恐懼彷彿會傳染，片刻之後，整個海灘的人都六神無主、驚慌失措，慌慌忙忙的開始朝着城市裡逃亡。

蘇子安覺察到這條巨大的蛇似乎不一般，登時有些驚恐，拉着卡洛琳便迅速飛奔而去：“跑，趕緊跑！”

蘇子安便率先帶着卡洛琳開始了逃亡之路。

“這是科幻片嗎?”

“喂，是警察局嗎？你們趕快派人過來，我們需要幫助！沙灘上出現了一頭巨大的蛇”

“虞那傢伙去哪兒了？我這是在哪裡？”

鈎蛇憤怒地從海中游到了沙灘之上，望着四周形形色色騷動地黑白人種，心中有些煩躁，隨手壓死，心中毫無波瀾。

他現在一心只想找到虞蘇，順便搞清楚這是哪裡。

自從他撞擊虞的命格之後，他便掉落到了一片海里，遊了沒多久就遇到了陸地，到達了這裏，很古怪，他必須搞清楚虞的位置！

抬頭望去，火奴魯魯市的高樓大廈林立在鈎蛇的眼中，這等奇異風景着實讓鈎蛇為之一愣，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這是哪兒，你是什麼人，是不是有虞氏的？！”

他隨手抓來一個在海灘上遊玩黃種人，用着神念咆哮地詢問着。

“啊啊啊？！”

那人似乎來自於東南亞，哆哆嗦嗦說不出什麼話來。

鈎蛇心情有些煩躁，也不聽他的解釋，當即用神念將其捏爆，繼續朝着城市深處遊走。

“og，誰能告訴我這是怎麼回事兒？”

火奴魯魯市的警察局內，局長看着衛星拍攝到的畫面，有些不可思議：“這都已經有一百多米長了吧？”

“馬上出動警員，疏散各國的遊客，如果有機會嘗試一下直接射殺這頭怪獸，同時趕緊聯繫周圍海軍的人，讓他們來處理！”

對於這種龐然大物，局長表示警察局根本無能為力，只能指望附近的軍隊來處理。

也幸好，夏威夷群島除了是一個天然的度假勝地之外，也是白鷹的海軍空軍軍事基地所在處。

且不說距離較遠的基地，距離火奴魯魯最近的海軍軍事基地，就是大名鼎鼎的珍珠港。

現如今，珍珠港與空軍基地希卡姆合併成為“珍珠港-希卡姆聯合基地”，軍事水平更勝於使它聞名的那場戰爭期間。

“局長，海軍基地回復，導彈已經準備就緒，戰艦也要出發，他們讓我們盡可能的疏散群眾，爭取在那怪物進入市區之間將他轟成碎片！”一名警員朝着局長彙報道。

“好！”

與此同時，白宮中的川普總統也收到了消息，正腦殼疼。

前有邪神鄰國逞威，後有巨蛇入侵國土白鷹真是多災多難啊。

“怪物入侵夏威夷的這十幾分鐘時間內，人員損失超過千人、經濟直接損失有數十億”

聽着專員的這樣彙報，總統臉色有些鐵青。

“夏威夷州正式進入一級戰備狀態，駐紮在夏威夷的海軍、空軍、陸軍要不惜一切代價，儘快的消滅這隻巨蛇！”

前段時間的“疾病與瘟疫之神”也就罷了，那發生在仙人掌國而不是白鷹國，怎麼都好說。

但現在，一個破壞力極強的巨蛇登陸在火奴魯魯市，這對川普總統是一個極強的挑戰。

他上任以來，先是讓白鷹經歷了911之後最大的恐怖襲擊，讓白鷹失去了一個關於海神的信徒。

緊接着鄰國仙人掌又爆發了“疾病與瘟疫之神”的災難，好不容易有所結果之後，夏威夷的首府火奴魯魯又遭了殃。

這是老天都不想讓我連任？

川普總統心中產生了深深地無力感，這種感覺讓他有些不舒服。

他的前任做的明明馬馬虎虎，但有了自己這麼多事情襯托，倒是讓他的前任變成千古明君了

“是，總統先生。”

眾人對視一眼，齊齊答道，來自白宮的消息很快就傳到了夏威夷州。

夏威夷州的軍事基地內，已經是中將軍銜的愛德華將軍皺了皺眉頭，開始了自己的排兵布陣。

“火奴魯魯市有沒有將遊客清理完畢？”

望着地圖上不斷逼近城市的巨大怪蛇，愛德華中將冷笑一聲，接着道：“沒什麼時間了，再晚怪物就會進入火奴魯魯市，直接發射導彈。”

“好的。”

愛德華身旁，一個士官立馬回應一聲，開始操作着：“三叉戟iid5彈道洲際導彈，準備發射！”

# 第一百一十八章 發射

“虞從哪兒找的這群黑的、白的蠻夷？！”

鈎蛇壓過無數街道，慘叫聲陣陣，不停地有白的、黑的蠻夷拿着一種看起來很高級的“弓箭”朝着自己發射一些小丸。

雖然那些小丸打在身上不痛不癢沒什麼感覺，但看着也心煩。

“吼！”

一聲怒吼從鈎蛇的口中咆哮而出，氣浪翻滾，一瞬間就將數個警察震暈。

“噔噔噔！”

一名黑人警察拼盡全力地操縱着重型武器，朝着鈎蛇掃射而去，彈殼散落一地：“去他媽的怪物，給老子去死！”

子彈打到了龐大的鈎蛇身軀之上，然而卻如同塑料子彈打在了牆上一般，並沒有任何的反應，甚至於鈎蛇都沒有察覺到還有一個人瘋狂的用着子彈攻擊自己。

一輛警車穿過層層被鈎蛇壓倒的建築，來到警察前線，探出頭來一個白人警長，對着他們大喊道：“軍方馬上就接手這裏了，我們先撤！”

近乎所有的警察都鬆了口氣，開始迅速撤離現場，只有那個黑人警察依舊一臉仇恨地看着鈎蛇，紋絲不動。

“科雷，走啊！”

望着不斷逼近的龐大身軀，白人警長大喊着提醒黑人：“再不走就來不及了！”

白鷹雖然提倡人人平等，但這個國家多少都會有些畸形的種族歧視，黑人在許多國家都是飽受歧視的存在，黑人能夠當上火奴魯魯市的警察，自然付出了很多的汗水，比起他那些來自非洲只會偷懶的同胞而言要優秀的多。

“警長，它毀了火奴魯魯，毀了南城區，我想要殺了它！”黑人警察一邊瘋狂的掃射，一邊抽空回答。

還沒等警長有什麼回答，卻遠遠看見那巨大的怪物張開了嘴，露出了尖銳的牙齒，隨後一道吐息瞬間傳出，火焰開始噴射四方。

“啊！！！”

“救救我，誰來救救我！”

慘叫聲接連響起，那些來不及逃跑的人均被鈎蛇燒成灰燼，看到這裏，警長也顧不得什麼了，喊道：“軍方馬上發射導彈，你如果不想死就上來！”

“我吸引它的注意，你們撤吧！”

黑人搖了搖頭，並沒有選擇和警長一同離開這個危險的地方。

警長也自然不會跟電影里演的那樣同生共死，他迅速打了個方向盤，油門一踩，朝着安全地帶飛馳而去：“行吧，祝你好運，黑人小子。”

直到看不見警車的后尾燈后，黑人警察科雷才深吸一口氣，望着口吐吐息，緩緩向著前方爬來的鈎蛇，他放棄了重武器，跳上了一輛留下來的警車，將全車的燈光打開，開始朝着鈎蛇方向前進。

“你追我啊笨蛋！有本事來追我！”

他開着警車朝着海灘方向飛馳而去，將油門踩到底，速度上到180，意圖將鈎蛇的方向給換上一換，拖延他進入城市的時間。

科雷想要成為如同電影里主角那樣的英雄，拯救整個城市，讓黑人不再被白人所歧視。

雖死無憾！

科雷緊緊地握着方向盤，義無反顧地沖向鈎蛇。

他感覺自己這個時候像極了好萊塢的英雄！

“彭！”

一身沉悶的響聲響起，他的警車突然被一股巨力掀起，重重地撞到遠處的一座數十米大樓上，整個車子都變了形，科雷生生被壓死在了警車裡。

龐大的鈎蛇繼續前進着，沒有理會剛才被拍死的蟲子。

無論是黑的還是白的亦或者是黃的，都是敵人，都要殺！

他已經漸漸感覺到，城市中心似乎有一股熟悉的氣息，那是屬於虞的氣息。

虞藏身在前方！

那股氣息若隱若現，十分微弱，但這讓鈎蛇更加堅信那個該死的虞就在前方！

所以，鈎蛇現在已經相信這裏都是虞搞得鬼了。

青南西部是有虞氏的領地，這一定是有虞氏的某種我不了解的神通，這些人都是有虞氏的戰士來害我的，一定是！

我只要抓住虞，我就一定能回到鈎矛氏！

鈎蛇在心底里如是的想着，它更加瘋狂地朝着前方匍匐，想要更早的與那個該死的虞見面對上一戰。

第一夏威夷中心，那429英尺的巨大高樓之上，虞蘇不知從哪兒尋了個舒適的椅子，翹着二郎腿，靜靜欣賞接下來的演出。

別的神不知道，他可是知道的。

雖然現在看起來鈎蛇勢不可擋，但白鷹真正的進攻還沒有展開，現在一切的阻礙力量都是來自火奴魯魯市警察局的。

火奴魯魯可是白鷹的幾個重要城市之一，白鷹絕對不會看着火奴魯魯被鈎蛇肆虐。

鈎蛇尋着一縷自己的氣息朝這裏前進，只能說是自己找打。

而且更尷尬的是，虞蘇沒有泄露一絲氣息，他追尋的那一縷已經將要消散的氣息是十一天前自己為蘇子安洗髓時遺留下來的，再過两天就消散沒了的那種氣息。

所以，鈎蛇其實是在追着蘇子安走而已。

“太慘了，要是鈎蛇殺出重重包圍后結果發現找錯了目標，它會不會崩潰？”

虞蘇搖了搖頭，覺得這實在是太過分了，便隨手從大廈內運了台還能上網的筆記本來，查了一下資料。

比如弓箭的製作方式、木製器具和房屋樣式。

房屋樣式尤為關鍵，虞蘇已經受不了有虞氏族人造的那種丑不拉幾還不牢固的房子了。

當然，都是華式的，之餘，虞蘇還查了一下重明鳥東方想要的服飾款式。

白鷹的網站上的大多都是旗袍，虞蘇知道東方想要的是古漢服那種，只能盡可能的搜索到幾款紅色漢服。

在虞蘇搜索信息之餘，天上也傳來了破空飛快的聲音。

“轟隆！”

炸彈從戰機中掉落而去，在鈎蛇身旁引爆，嚇了鈎蛇一大跳。

炸彈在鈎蛇身體之側爆炸，只是讓鈎蛇察覺到了東西，並沒有覺察到痛感，但這聲音着實有些可怕。

“虞，有本事出來和我決一死戰？！”

鈎蛇仰天長嘯，聲音震蕩，整個火奴魯魯市都被這聲音吵的鼓膜陣陣。

“嗖！”

破空聲在空氣中迅速傳來，數道閃電般的身影從海洋之中射來，位置精準無誤，對準鈎蛇。

鈎蛇冷笑一聲，不是很想躲避這不痛不癢的攻擊，但緊接着，耀眼的白光隨着爆炸的同時綻放。

“轟隆！”

# 第一百一十九章 核武器

耀眼的白光剎那間從導彈中釋放開來，那股耀眼的白光犹如曇花將要開放時的那一抹美。

緊接着，如同毀天滅地的爆炸登時在鈎蛇上空爆炸，一股強有力的衝擊感瞬間就席捲四方，將這附近的建築盡數摧毀！

“轟隆！”

爆炸聲不絕於耳，瞬間煙霧繚繞瀰漫四散，整個鈎蛇身處的火奴魯魯市邊緣城區都毀於一旦，還沒來得及逃走的乘客遊人也盡數在這猛烈的攻擊中一同逝去。

“發射四枚導彈，全部命中！”

安全之處，警長激動地難以用語言來形容：“它死定了！”

四枚三叉戟iid5彈道洲際導彈，上面附屬的核彈頭足以摧毀一座山，這怪獸不可能生還！

隨着煙霧漸漸消融，警長表情中的笑意也逐漸消失。

那巨大怪物掙扎着從地上爬了起來，雖然渾身被炸的破破爛爛，但卻沒有一點傷口表露於外！

“不可能，他媽的！”

警長忍不住怒罵一聲，開始了無能狂怒。

他有些無能為力，面對着樣的怪獸，只有看着他肆虐火奴魯魯。

“快，繼續疏散群眾，迅速清理這個區域！”

既然沒能阻擋它前進的步伐，那麼警長只能選擇疏散下一片區域的群眾，將空地騰出，交給戰場。

“翁嗡嗡！”

武裝直升機從頭頂飛過，白鷹警方將所有的家底全部掏出，只想拖延鈎蛇前進的步伐。

“虞！卑鄙！有本事出來和我交戰！”

鈎蛇怒意滔天，吼聲連綿數十里，聽着讓人膽寒。

被陰了！

誰能想到這個小小的東西竟然有這麼大的威力，一次性把鈎蛇的護體罡氣給打沒了？

憤怒的鈎蛇發怒，從已經被炸平了的地上猛然拍起尾巴，瞬間就命中了正在天空飛馳的直升機，瞬將其纏繞拉下，露出了爆炸的火光！

“坦克部隊，坦克部隊！”

外面大喊着，鈎蛇也不顧什麼所以然來，見數十個移動的坦克朝着鈎蛇而來，隨後發射出一陣讓鈎蛇略微有些痛感的炮彈，瞬間引得他大怒。

一息龍焰從鈎蛇嘴裏噴出，瞬間將這些坦克燒的通紅，坦克里的士兵掙扎無力，只能這樣被生生蒸死在坦克里！

被“虞”的詭計激怒了鈎蛇現在正準備不顧一切代價前進，要將那股散發著微弱氣息的“虞”給殺死！

夏威夷州，火奴魯魯市的行政樓中，州長與夏威夷權貴眾人召開會議。

“先生們女士們，整現在是我們夏威夷州遭受挑戰的時刻了。”

身着西服的夏威夷州州長嚴肅地坐在椅子上，隨手打開了一段衛星視頻，開口道：“這怪物大家看看吧。”

投影儀立馬投放了衛星視頻。

從視頻上，在場的眾人驚恐地見到了那身長一百多米恐怖巨蛇肆無忌憚的摧毀城市，而且也見到了四枚導彈齊發，依舊未能給巨蛇造成有效打擊的一幕。

龐大的植物盤踞在城鎮之中，恐怖異常，似乎在不斷地增長延伸。

“這怪物的前進速度極快，就算有軍方、警方的阻攔，它最遲七個小時就會抵達我們腳下。”

州長邊看邊道：“這怪蛇疑似神話生物，四枚三叉戟iid5彈道洲際導彈都無法消滅他，如果依舊無法消滅他們，總統先生將很有可能按下黑色匣子里的按鈕，發射核武器氫彈。”

一個有着明顯當地人長相的老者開口道：“既然如此，我們要做些什麼？難道我們的任務僅僅是在這裏看怪獸肆虐城市么？”

州長見狀，開口道：“各位既然已經看到了這怪獸的兇猛之處，還請各位發動能力，盡可能的將各國遊客接走，前去統一避難處。”

“川普先生承諾，一定會賠償各位的損失，待擊潰這怪獸后，給予各位一點這怪獸的肉末，如何？”

聽到這話，在場的眾人登時有些異動。

在座的當然不是白鷹的官員，而是夏威夷赫赫有名的資本家，他們世代盤踞在夏威夷，對夏威夷的掌控根深蒂固。

夏威夷州在1959年才歸於白鷹，當年夏威夷全民公決時，大量非夏威夷的美國佔領軍也參与了投票，因此夏威夷州的本土居民、家族對白鷹並不是那麼的認可，只不過礙於錢和權才成為了白鷹的第五十州而已。

如今真的有了事情發生，這種民生問題，還是這些人更加有權威處理。

猶豫片刻后，那老者張口笑道：“當然可以，我們是白鷹的公民，自然會協助警方疏散群眾的。”

“那就拜託各位了。”

在得到這個承諾后，夏威夷州州長才鬆了口氣，開啟全心全意的協助軍方進行消滅巨獸了。

“轟隆隆！”

破空的聲音再度從天邊傳來，鈎蛇這次是準備就緒，張牙舞爪，將渾身的靈氣爆發而出，抵擋從遠處飛來的導彈！

卻聽聞一道“彭”的聲音響起，震耳欲聾，隨着一道白光閃過，爆炸之聲傳遍周圍十多里！

“攻擊越來越猛烈了！卑鄙的虞，你倒是給我出來啊！”

鈎蛇現在感覺自己渾身都有些疼痛，鱗片被炸掉了半數，周圍的建築也已經毀滅殆盡，火焰熊熊燃燒，波動擴散讓鈎蛇有一點不太好受。

大概的感覺就像是在車裡坐久了一般，有些暈暈乎乎。

“雲爆彈、地對空、空對地似乎都無法對這怪物進行有效打擊！”

珍珠港軍事基地內，諸多士官嚴肅萬分，額頭上豆大的汗珠滴落，愛德華中將更是神情嚴肅，有些猶豫。

最終，愛德華中將還是嘆了口氣，對着一旁負責聯絡華盛頓的士官講道：“請示總統先生，是否發射核武器，給予怪獸沉重打擊！”

士官立馬致電詢問白宮川普總統意向，在短短的幾十秒后，那士官立馬得到回復，站起身來對着愛德華中將行軍禮，大聲喊道：“將軍，總統先生說可以發射核武器，務必一擊命中，徹底消滅怪物，保護火奴魯魯的安全！”

事到如今，火奴魯魯哪兒還有安全可言？

愛德華中將在心中嘆了口氣后，嚴肅地說著：“準備發射氫彈‘毀滅者’與‘純真女孩’！”

# 第一百二十章 搶人頭

兩顆氫彈精準無誤的擊打在了同一個方向，半個火奴魯魯就此付諸一炬。

也幸虧得到本土大族的傾力相助，火奴魯魯的遊客、行人撤離及時，在氫彈無差別攻擊下僅僅傷亡萬人，否則這麼個國際大都市將會成為一片亡靈之城。

埋藏在廢墟中的鈎蛇現在渾身一陣劇痛，這種感覺他已經很久沒有經歷過了。

本來他已經做好的防禦準備，誰成想攻擊的威力越來越大，直到最後兩次攻擊。

命名為‘毀滅者’的氫彈擊潰了鈎蛇的防禦屏障；命名為‘純真女孩’的氫彈正中鈎蛇腦殼！

這種瀕臨死亡的感覺讓鈎蛇內心恐懼萬分，他感覺“虞”是那樣的深不可測。

他原本還以為自己和“虞”五五開，現在看來這簡直就是個笑話。

“虞”都沒出現在他的視線里，那種層出不窮的進攻手段就讓它難以招架有虞氏，神鬼莫測啊！

“如果我能逃回鈎矛氏，立馬拒絕相柳的拉攏，帶着部落向南遷移，遷移地遠遠去！”

鈎蛇在心中心驚膽戰地想着，同時迅速利用靈氣將自己的表層清洗乾淨，鱗片以一種肉眼可見的速度迅速恢復生長。

當然，剛剛恢復的鱗片的防禦力微不可聞，鈎蛇這樣做也只是自己給自己壯聲色而已。

然而鈎蛇的這個舉動卻把白鷹軍方給嚇得一哆嗦。

“將軍，‘毀滅者’與‘純真女孩’對怪物進行了有效的打擊，但是”

士官將情況完完整整地彙報道：“但怪物迅速自愈，如今已經與轟炸前沒有任何的區別！”

“嗯？”

愛德華中將當即一愣，迅速地查看电子衛星上的圖形，驚訝地說不出話來。

“兩顆氫彈也無法對它進行絕殺？”

愛德華中將顯得有些震驚，他清楚兩枚小型氫彈下去的威力，若不是科技在進步，那麼整個火奴魯魯將不復存在。

愛德華中將強裝鎮定，對着士官開口道：“詢問總統，是否使用那個。”

士官先是一愣，但隨後便明白涉及軍事機密，便連忙朝着總統彙報。

很快，那士官便帶回來了最新消息：“總統先生說他還不想完全失去火奴魯魯市，讓我們酌情處理。”

“不想失去火奴魯魯市這可真是個天大的難題。”

愛德華中將如今惆悵地難以用言語來形容，他獃獃地看着鈎蛇的行動路線，只能選擇不斷地發射各種各樣的導彈，阻礙鈎蛇前進的步伐。

從開戰到現在，半個火奴魯魯市被摧毀，數十萬億沒了，人員傷亡估計也要突破十萬。

“準備發射‘死亡搖滾’”

還沒等愛德華中將說完，士官突然喊道：“將軍，那怪物停止了前進，轉頭了！”

“嗯？”

愛德華中將為之一愣，連忙看向衛星傳回來的畫面，卻見那怪物已經開始轉頭，凝視起了海面。

本來已經打算放棄火奴魯魯的愛德華中將當即大喜，對着左右道：“停止一切攻擊，讓他離開夏威夷，到達海域之後全力轟擊！”

“強弩之末，接下來就讓我這個海神來給予你最後一擊吧。”

虞蘇從第一夏威夷中心瞬移到了附近的海域，將周身隱藏在水花之中，凝聚出一個巨大的三頭六臂、人身魚尾的形象，望着城市中的鈎蛇，爆發出自己全部的靈氣！

對於自己現在的行為，虞蘇有些深刻的認識：搶人頭。

“來啊鈎蛇，不是想和我決戰嘛？！”

虞蘇傳音入耳，挑釁之情流露於表面，看起來似乎對鈎蛇非常的不屑。

海水沸騰，圍繞着虞蘇周身行走，聲勢浩大，乍一看似乎是真的海神波塞冬降世一般。

“虞，你終於出來了！”

鈎蛇迅速朝着海灘邊上攀爬而去，望着在海岸之中凝聚出如此龐大聲勢的虞蘇，冷聲道：“我還以為你只會躲在後面這樣消耗我呢。”

虞蘇沒有理會鈎蛇的挑釁，反而淡淡開口道：“歸順於我，將命格由我吞噬成為我的從神，我便饒你一命。”

鈎蛇咆哮道：“不可能，我鈎蛇一族自由於天地，是絕對不會成為別人的手下！”

“既然如此，共工氏的相柳是怎麼回事兒？”虞蘇露出了嘲諷的微笑，“冠冕堂皇的大道理倒是不少既然不願意降我有虞氏，那便死吧。”

說罷，強橫地水幕從虞蘇手中爆發開來，極強的能力瞬間就充斥在虞蘇右手之上，原本波瀾不驚的太平洋開始漸漸凝聚出海浪，緊接着匯聚成大團，恐怖地海浪朝着岸邊撲去！

“吼！”

拖着傷痕累累的身體，鈎蛇盡可能讓自己的身軀高抬，對着氣勢洶洶而來來的海浪發出不屈的咆哮！

精神可嘉，然而絕對的實力面前一切都是虛的。

海浪瞬間將鈎蛇淹沒吞噬，隨後在海水中一柄又一柄的水矛凝聚而成，開始瘋狂的朝着鈎蛇抽插，將鈎蛇剛剛催化出來的鱗片給迅速清理。

“不降則死。”

虞蘇淡淡開口，用着巨大的水幕將鈎蛇死死地困住，緩緩開口道：“最後一次機會，奉我為主，你便可以活命。”

對於鈎蛇的那種可以隨便召出人命格的天賦技能虞蘇感覺特別好，這也是他想要把鈎蛇招為小弟的原因。

鈎蛇並沒有任何的表態，反而一聲聲怒吼傳來，威脅恐嚇着虞蘇。

“既然你一心求死，我也不攔你了。”

說罷，虞蘇將右手緊緊地握在一起，那原本困住鈎蛇的水幕立馬開始收縮，水矛也開始穿刺着鈎蛇的腦殼。

虞蘇迅速低飛到達鈎蛇面前，換換抬起左手，伸出食指指向鈎蛇。

緊接着，一道極為強橫的水波動瞬間從食指之中爆發而出，順着食指，直接將鈎蛇的腦袋穿破！

鈎蛇那龐大的身軀轟然倒地，他的身軀開始漸漸破碎虛幻起來，不留屍體。

隨後，一道似乎是靈魂的東西緩緩升起，虞蘇突然心神一動，微微動了動手，那東西便自然飛到了他的手掌之中，開始被虞蘇吸收。

一時之間，虞蘇的靈氣正在暴漲。

# 第一百二十一章 猜想

“兩枚三十萬噸的氫彈便可以將鈎蛇錘到沒有任何反抗的餘地人類科技還是深不可測啊。”

虞蘇完完整整地吞噬了鈎蛇的靈魂，隨後轉頭望向珍珠港軍事基地，對着那個方向喃喃自語地說著。

氫彈的威力大小可是按劑量來計算的，氫彈威力是無上限的，也就是說原材料足夠的情況下，銀河系都能被毀掉。

火奴魯魯市畢竟是國際大都市，旅遊名城，他們還不捨得完全拋棄這座城市，便並沒有釋放足以摧毀火奴魯魯的一百萬噸劑量的氫彈，僅僅選擇了三十萬噸，這也是其中的一點原因。

虞蘇輕輕抬手，原本狂暴不堪地水波瞬間消散平靜，虞蘇本人也化作流水，向著大海穿梭而去。

珍珠港軍事基地內，愛德華中將震驚地看着剛才的那一幕，久久不能平靜。

“海神？海神是哪位，傳說中的波塞冬么？”

他帶着疑惑地聲音詢問着左右的年輕士官，卻得不到一個精準的答案來。

愛德華身為白鷹中將，自然知道官府比較重視的海神，但他是個久經沙場的職業軍人，對於這種神神道道的東西並不是很相信，因此也沒太過了解這件事兒。

到後面的“疾病與瘟疫之神”事件爆發，愛德華又開始研究如何能有效的制止“疾病與瘟疫之神”，一次你也就沒有詳細了解那位海神。

現在看來那位海神冕下當真是深不可測啊！

兩顆三十萬噸的氫彈都沒有給那怪物造成致命傷害，而那海神竟然僅僅一擊便將怪獸滅殺！

連屍體都不剩！

太恐怖了！

愛德華中將嘆了口氣，對着負責通訊聯絡的士官道：“神靈之威絕非凡人可以觸碰去稟報總統先生吧，就說火奴魯魯市的危機已經解除，但更大的危機正在緩緩形成。”

那位海神冕下如今表現出的實力越強，那就說明未來遭受的災難將會越重。

待士官去嚴肅地傳訊之後，愛德華中將半倚靠在指揮椅上，心中想着：“那怪物可以承受住三十萬噸劑量的氫彈，那一百萬噸、三百萬噸的呢？”

科技的力量是無窮無盡的，即使小型氫彈殺不死那怪物，總有一個劑量的氫彈能夠摧毀它。

但問題在於民眾啊。

民眾是無關緊要的，但卻又至關重要。

愛德華中將已經做好了脫下軍裝，進入軍事法庭的準備了。

這不僅僅是發射氫彈的問題，還有另一個更加重要的問題。

發射氫彈，即使是總統的命令，自己這個珍珠港軍事基地的最高指揮官也要負一定的責任。

怪獸不是白鷹軍隊擊敗的，而是神話中的神靈。

雖然禍亂夏威夷的怪物死了，但兩者的意義是截然不同的。前者代表着白鷹軍隊可以保證白鷹國民的安全，後者代表着這是神靈的戰場，凡人不可隨意插手。

不出意外，這次總統先生都會陷入輿論的漩渦之中，自己這個珍珠港軍事基地的指揮官自然要引咎辭職。

在指揮椅上躺了些許時間思考之後，愛德華才緩緩起了身，對着左右道：“給我準備一架飛機，我要去華盛頓。”

既然事已至此，那麼為了國家的利益，在自己退役之前，還是和那位代表着商人利益的總統聊一聊吧。

原本只存在於傳說中的神靈如今一個個的復蘇，這對世界的衝擊將會是無比巨大的。

要想在未來的時代里存活下來，白鷹必須拋棄遠走的觀念，盡可能的走出一條全新的道路。

畢竟白鷹可沒什麼古老的神話傳說。

不僅沒有，他們還和信仰神靈的原住民印第人有一些衝突呢。

“冕下，您是風暴的化身、您是海洋的主宰、您是水族的君主，請允許您的僕人向您表達最忠誠的問候。”

深海之中，鮫人戰士比恭弘=叶 恭弘狂熱的朝着虞蘇行拜，口中念叨着某些東西，讓虞蘇感到有些驚奇：“這套說辭你是從哪兒學來的？”

“冕下，我是從一個名叫萊昂的人那裡學來的。”

比恭弘=叶 恭弘果斷的將一切都告訴了虞蘇，毫無保留：“那個名叫萊昂的人類今年六十四歲，是白鷹國的海軍准將，第七艦隊的副指揮官，他想聯繫冕下您拯救世界，為了您的子民消滅那個盤踞在仙人掌之國的疾病與瘟疫之神與祂的走狗。”

拯救世界，我的子民？

虞蘇的表情有些怪異，他不知道那個名為萊昂的海軍准將說的意思：我的子民似乎和白鷹沒多大關係吧？

天地可鑒，虞蘇從地球汲取的信仰大多都是來自於歐洲，雖然目前白鷹等國的信仰比之之前增加了不少，但與歐洲那邊相比，白鷹就是個弟弟，所謂子民信仰，根本就是無稽之談。

“白鷹的子民對我皆是淺信，他們不值得我出手。”

虞蘇回過神來，對着比恭弘=叶 恭弘莊嚴的開口說道：“不過瘟疫主宰受限，不可能無時無刻的出出手，如果他在問起，你就讓他不必擔心就可以了。”

說完，虞蘇又與比恭弘=叶 恭弘交談一會兒后便將比恭弘=叶 恭弘遣散，自己則是化作一團遁光，朝着東方飛馳而去。

目的地很顯然，華國。

虞蘇如今吞噬了鈎蛇的靈魂精粹，完完全全將他的命格據為己有，這種感覺命格似乎並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只是能感覺到自己的實力比之前要提升了不少。

他並沒有太多的時間細細感覺鈎蛇給自己究竟提升了多少實力，他現在要趕緊趕到華國，驗證一下自己的猜測，隨後要趕回異界。

畢竟異界那邊還在打仗，地球一天相當於異界的九天多，如果停留時間太長將會導致某些結果！

在虞蘇全力催動靈氣的情況下，大概僅僅用了四十分鐘的時間，他便從夏威夷海域飛達江浙省的里水市的龍泉。

虞蘇搖身一變，瞬間變成了一個西裝革履、氣度非凡的成功人士，虞蘇便帶着笑意奔着龍泉最有名的寶劍製造廠而去。

他的目的很簡單。

那就是在這裏讓他們分別打造青銅、鐵、黃金、合金等的長劍，驗證虞蘇的猜想！

# 第一百二十二章 虞王劍

“您好先生，我們這邊有專門觀賞用的青銅劍、鐵劍以及合金劍，但您要的金劍這個我們是真的沒有，您看”

導購小姐在前方引領着虞蘇，同時將虞蘇帶到了幾把寶劍的存放處，讓虞蘇好生觀摩：

“這柄青銅劍原型取自越王勾踐劍，採用”

虞蘇看着這幾把劍，有些滿意。

雖然沒有自己想要的黃金劍，但這些也是足夠了的。

虞蘇也沒聽導購小姐的介紹，直接開口道：“都要了，開個價吧。”

“先生您真是好眼光，這把仿製越王勾踐劍的價格為八萬八千八百才十八元、那龍淵單手漢劍的價格為兩萬五千八百元、饕餮紋遺風漢劍—合金版為五萬三千一百元。”

導購小姐的笑意更深了：“一共是十六萬七千七百八十八元，先生您支付十六萬七千元即可請問您是刷卡嘛？”

這麼一筆龐大金額，導購小姐相信應該沒人會直接拿出來一摞現金。

然而，令導購小姐怎麼都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

只見虞蘇隨手將一個黑箱子仍上了桌子，面無表情的開口道：“現金。”

身為一個神靈，搞點錢自然是輕而易舉的了，至於這筆錢的來源這是一個一說就要404的秘密。

在導購小瞠目結舌的點清楚了錢之後，虞蘇瀟洒地帶着三把寶劍離去，宛如一個正常人，抱着寶劍離開。

待抵達一個無人角落，這三柄材質不已的長劍立馬憑空而立，虞蘇開始給它們開鋒。

論殺傷力而言，最厲害無疑是那把合金劍了、其次為鐵劍，最後才是青銅劍。

那麼為什麼青銅劍最貴呢？

主要原因只有一個，逼格。

當今社會已經不是刀劍的天下了，刀劍的殺傷力再怎麼強大也終究不是槍炮的對手。

因此人們在購買刀劍的同時，更注意逼格。

特別是那些有錢人，錢可以燒，但逼格必須要有。

開鋒不需要多久，很快三把寶劍便成功具備了更加強大的殺傷力。

待完成一切后，虞蘇深吸一口氣，召喚出了自己的命格，那傳送玻璃門出來。

“嗯？”

虞蘇攜三劍入內，寸步難行，根本就無法透過傳送門，進入異界！

虞蘇似乎明白了點什麼，先是將青銅劍與鐵劍放在原地，然後抱着合金劍以一股極為迅速地速度沖向傳送門，意圖傳送過去。

然而並沒有什麼卵用，依舊還是無法過去，寸步難行。

“合金是過不去的，試試鐵吧。”

虞蘇喃喃自語一聲，隨手將那價值萬元的合金劍一扔，開始繼續抱着鐵劍進行嘗試。

“唔”

鐵劍倒是比合金強上很多，但依舊無法讓虞蘇穿越最後的束縛，甚至連信仰之力幫助都不甚有用。

最終，虞蘇放棄了將鐵劍帶過去的想法：“要是想把這鐵劍帶過去，至少需要三個我才可以辦到。”

如今，只剩下青銅劍，如果青銅劍可以被帶過去，那麼就會證明虞蘇的想法是很正確的。

只能將異界存在的東西帶過去，不存在的東西很難甚至不可能被帶過去！

於是，虞蘇攜青銅長劍，開始了跨越玻璃門之旅！

熟悉的陽光照射在他的身上，巨大的阻力阻撓着自己，但虞蘇這次卻有些驚喜！

相對於動都不動的合金與只能動彈兩下的鐵器，青銅劍可比兩者強太多了！

虞蘇將渾身的信仰之力釋放而出，開始為自己鋪路，爭取讓自己通過這玻璃門。

全身的信仰之力傾斜而出，那股阻力漸漸消失，一股舒服的氣息在虞蘇身上徘徊，下一刻，虞蘇便已經回到了陽水之畔。

手持青銅長劍的虞蘇臉色略微有些蒼白，站在原地，盡可能的吸收天地之精華，同時配合信仰之力，迅速調解自己周身狀態。

大概兩個時辰后，虞蘇才恢復過來，對着剛才的感覺依舊有些心悸。

虞蘇捧着這柄看起來非常威武的長劍，微微嘆了口氣，喃喃自語道：“這把劍是仿製越王勾踐劍的。乃王者之劍，如此一來這把劍名字就叫做虞王劍了吧。”

本來虞蘇的打算是多搞幾把青銅器回來，組建一支裝備青銅器的軍隊來。

可萬萬沒想到，一柄青銅劍就差點把虞蘇給吸干，拿多了後果真是不堪設想。

這一把劍對自己而言毫無用處，只能賞賜給有虞氏部落之人，權當是神靈的賜福吧。

念畢，虞蘇緩緩抬起頭來，望向東方，那氣勢波濤洶湧的戰場上。

那邊的戰鬥似乎還沒結束。

當然，虞蘇說的自然不是凡人間的戰鬥，如今不出意外三族同盟現在漫山遍野的抓捕鈎矛氏的族人呢。

虞蘇指的，是相柳分身與金鹿靈、倀虎之間的戰鬥。

自己和鈎蛇在地球上“鏖戰”的時間不到一天，地球一日相當於異界九日多，自己耽擱時間換到異界來說也應該有個六七天吧？這麼長的時間，相柳分身與金鹿靈、倀虎一直在交手？

“不似乎不僅僅有金鹿靈和倀虎的氣息，還有重明鳥東方的？”

在相柳分身大戰之地，虞蘇感受到了東方的氣息，這股氣息似乎是金鹿靈、倀虎的主導，是對付相柳分身的主力。

“相柳分身也不大對勁兒，實力似乎也增加了幾倍。”

仔細觀察之下，他也可以感受到相柳的分身與之前的不同之處。

虞蘇可不會覺得是相柳本體降臨，不出意外虞蘇認為這應該是相柳的幾個分身匯合到了一處，因此才有這麼勇猛的戰鬥力。

“相柳很強大，但這裏的畢竟只是分身，總有能量耗盡的時刻，這分身似乎要堅持不住了。”

虞蘇微微一笑，相柳留在這裏的畢竟只是分身而不是他的本體，在經過重明鳥東方、金鹿靈、倀虎三神的連翻攻擊之下，能夠支持這麼五六天之久也是很強的存在了。

只要三神再拖幾天，相柳的這個分身就會不戰自潰。

“嘖嘖，這種蹭助攻的好事兒還能少的了我？”

虞蘇已經斬了鈎蛇，但他也不介意多出一個共滅相柳分身的功勞，於是便朝着戰場飛駛而去，手中的青銅長劍閃着寒芒。

# 第一百二十三章 勝利者

“鈎蛇已死，相柳還不速速退去？！”

隔着老遠，虞蘇便已經將自己的氣勢放出，對着遠處那個正在以一敵三的相柳分身大聲喝道。

火焰在天空旋轉，相柳迅速躲過重明鳥噴射的火焰后，再聽到虞蘇的聲音后唯一一驚，緊接着迅速扭頭瞥了一眼虞蘇。

這一眼，相柳清楚地看到了虞蘇手中之物：一柄看起來精緻豪華的青銅劍！

青銅劍？！

相柳心中大為驚駭，青銅器目前只有八黎部落聯盟投入使用，而且製作精良的青銅器只會出現在八黎部落聯盟中！

那個來自有虞氏部落的神靈手中的青銅劍看起來較比八黎部落聯盟鍛造出的青銅器更為精良！

相柳的第一想法並不是有虞氏的青銅鍛造技術已經超過了八黎部落聯盟，而是

有內鬼！

青南的這幾個神之所以能夠在第一時間堵住鈎蛇和自己，一定是有內奸通風報信，讓他們提前知道了消息！

相柳退後數米，警惕地看着圍上來的三神以及方趕來的虞蘇。

虞蘇等神也圍在左右，不敢輕易上前。

雖說相柳分身一死相柳本體將會遭受重創，但如果被相柳的分身強行一換一，那可真是血虧。

趁着這個空閑，相柳開始思考起內鬼的人選來。

八黎部落聯盟的神靈大大小小也有將近一百位，這麼多的神靈，相柳實在是無從下手。

但如果說懷疑，相柳還真的懷疑一個跟自己很像的。

相柳分身望着虞蘇，突然開口道：“九嬰？”

九嬰，水火之怪，為人害，之地有凶水。

它和相柳一樣，九頭蛇神，唯一不同的是相柳為九個人頭，而它則是九個蛇頭。

相柳本體所過之處具化大澤，噴出的水為毒水。而九嬰就沒相柳那麼厲害了，它只能發洪水。

兩者的權威本來就有一點衝突，如今又同處一個陣營，相柳當然會第一時間懷疑它是串通青南的內鬼。

當即，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虞蘇，虞蘇也不知道相柳這是什麼意思，只得冷笑道：“相柳，休要扯開話題，你入侵我青南地區，合該被我們斬落分身！”

看來就是九嬰了！

相柳在心中同樣冷笑一聲，認準了某樣東西后，對着虞蘇低聲嘶吼道：“讓我離開，八黎部落二十年內不會南下青南！”

“二十年？”

倀虎露出了疑惑的表情：“二十年是多久，幾個太陽日？”

在場五個人，唯有倀虎不知道。

相柳望了一眼虞蘇和重明鳥東方，緩緩開口道：“年者，谷熟也。三百六十五個太陽日為一年。”

金鹿靈詢問道：“你真的二十年內不再侵犯青南？”

“我可以以命格起誓，若有違背則命格破碎而亡！”

對於本來的相柳而言，分身死了無所謂，休養幾年也就可以恢復全盛狀態。

但現在他要回去處理九嬰的事情，雖然不知道九嬰到底是不是內奸，但保持自己全盛的實力是沒問題的。

在內奸面前，吞併青南看起來也並不是那麼重要的了。

能夠背刺有熊氏的地區也不僅僅只有青南，其他地區依舊可以做到。

“諸位，你們看”

金鹿靈有些意動，他看了看虞蘇與倀虎，用着商量的語氣詢問着。

原本，金鹿靈認為老子金鹿氏青南第一，不用在乎其他部落。

但現在情況不一般了。

有虞氏的虞，竟然可以在六個太陽日之內斬殺了逃亡的鈎蛇！

要知道，困住、擊傷不難，但擊殺卻是最為困難的，正常的神靈很難擊殺另一位神靈。

打不過就跑，除非實力差距過於強大，否則在這種情況下很難有所建樹。

虞蘇猶豫一下，仔細想了想現狀，張口就道：“五十年。”

“不可能，頂多二十五年。”

開玩笑，五十年的時間足夠八黎部落聯盟和有熊氏、烈山氏分出勝負了后再和東夷打架了，這麼長的時間怕不是在做夢。

虞蘇點了點頭，看了一眼東方、金鹿靈以及倀虎，開口道：“好，二十五年就二十五年，你立誓吧。”

能晚一年是一年，虞蘇根本就沒想着能有五十年的美好時光。

“天地昭昭，相柳以共工氏之名起誓，二十五年若有違背，命格破碎，不得好死！”

在青南眾神的注視下，相柳逐漸完成了自己的起誓，隨後虞蘇等人也沒什麼廢話，當即讓開方向，令相柳離去。

殺了也沒什麼好處，還會引來相柳更加兇猛的報復，青南眾神傻了才會搞死他。

“既然相柳已經退去，那我們商議一下，如何處理鈎矛氏吧。”

見相柳化作的遁光消失在他們視線範圍之內后，虞蘇便笑眯眯的開口道。

接下來的事情，自然是勝利者開始分享勝利的蛋糕了。

金鹿靈笑呵呵地說道：“鈎矛氏如今正在漫山遍野的逃竄，我們的族人正在乘勝追擊，具體結果如何就讓族人們決定吧。”

“呵呵。”

虞蘇噗嗤一笑，開口道：“我有虞氏要總戰利品的五分之二，剩下的你們自己分吧。”

金鹿靈皺了皺眉頭，緩緩開口道：“貴族出戰不過一百餘戰士，拿那麼多的戰利品，是不是有些”

“我於六日之前追擊鈎蛇至陽野，在有羊氏的伺動之下斬鈎蛇。”

說罷，虞蘇釋放出還沒被沖淡的鈎蛇靈魂氣息，微微笑道：“如今，鈎蛇已經成為了我的養分我想金鹿靈應該可以理解我吧？”

金鹿靈臉色鐵青，他看了看重明鳥東方，而東方則是一副無所謂的樣子，在一旁看戲。

而倀虎早就被斬殺了鈎蛇的虞蘇所震住，說什麼就是什麼，根本不可能替金鹿靈說話。

金鹿靈又想了想自己的實力，只得嘆氣道：“可以，這是有虞氏應該得到的。”

虞蘇點了點頭，消失在原地，不知去向。

而金鹿靈看着虞蘇消失的身影，臉色陰沉。

有虞氏與金鹿氏，必將開戰。

但有虞氏的這位虞神能斬鈎蛇，實力不一般啊！

念畢，金鹿靈又看了看無所謂的東方，陷入了無奈。

重明鳥不會在一個地方停留超過十年，這是重明鳥的規矩。

今年，已經是東方停留的第八年了。

金鹿氏的霸主地位，即將動搖！

# 第一百二十四章 附庸

“快，追兵又追上來了！”

鈎矛氏的老巫祝帶着精銳族人一百餘人瘋狂的朝着南方逃竄，意圖進入其他地區，躲避三族聯盟的追殺。

老巫祝採用的計謀非常簡單。

讓一群不是很重要的族人以及奴隸分別去往不同的方向，自己故意透露他們的位置，引得大部分追兵前去追擊他們，而自己則帶着少數的精銳族人逃離，等候機會東山再起。

雖然他們現在聯繫不到偉大的鈎蛇冕下，但是他們知道總有一日鈎矛氏必然復起，他們將會殺回青南，報仇雪恨。

鈎矛氏僅存的圖騰戰士輕聲詢問道“”“巫，追殺我們的是三開氏的戰士，為首者乃三開氏的圖騰戰士，我們要不要”

“不能，在這裏和三開氏交戰勢必會耽誤時間，三開氏可以拖住我們待援軍抵達，我們不行！”老巫祝嚴厲地拒絕了圖騰戰士的建議，同時開始飛快的帶領族人逃跑，健步如飛。

在很久以前，鈎矛氏可是青南當之無愧的第一部落，現在竟然淪落到這種境地，真是讓老巫祝羞愧不已。

不過只要能逃、能將部落的火種延續下去，什麼事情都無所謂了。

“呼～呼～”

逃亡了一段時間，也不知道是三開氏的戰士看不上他們這一百來人還是有什麼其他原因，後面的追兵竟然在某個點停下了追捕，轉身離開了。

還沒等他們慶幸，整齊的有虞氏戰士盾陣便出現在他們眼前，為首的虞意緩緩開口道：“鈎蛇已經被偉大的虞殺死了，你們打算逃到哪兒去？”

老巫祝下意識的反駁道：“不可能，鈎蛇冕下是不可能被殺死了！”

“這個消息已經傳開了，你們鈎矛氏的族人已經大部分歸攏於各部落。”

虞意繼續勸說道：“若是你肯率部來降，我可以做主讓你在青南西部開闢一處地方，改信偉大的虞或鹽神山蛛，讓你們部落成為有虞氏的附庸。”

“哼，我鈎矛氏乃青南大部，怎麼可能成為附庸？”

鈎矛氏的老巫祝冷笑一聲，指着有虞氏的盾陣大喊一聲：“衝殺過去，鈎矛氏將會重新雄起！”

說罷，老巫祝身上的巫力開始迅速凝聚，他張口念着一堆複雜的咒語，周圍的鈎矛氏戰士皆神情恭敬，似乎在等候着巫祝念完。

虞意並沒有選擇在這個時候進攻，而是冷笑着看着這老巫祝做無用功。

即使這老巫祝的等級達到了陸巫，乃大巫，虞意也不是很慌張。

巫祝的能力是溝通神靈，引神靈之力對敵。

而尷尬的是鈎矛氏的神靈已經被偉大的虞斬殺，這巫祝不可能溝通到鈎蛇的能力來對敵。

另一邊，老巫祝的祈禱結束，並沒有任何反應。

他不信邪，又重新試了一遍，緊接着臉色一沉，瞬間知道了原因。

鈎蛇冕下可能真的已經

否則，就算鈎蛇冕下處在天涯海角，他都應該可以接受到鈎蛇冕下傳來的神力！

一旁的戰士也開始竊竊私語，似乎對老巫祝的行為舉止感到有些奇怪。

老巫祝大腦迅速冷靜下來，開始分析着事情的嚴峻性。

有虞氏的人沒有騙他，鈎蛇冕下真的已經死了。

既然如此，他們就算逃了出去似乎也很難辦了。

畢竟要重新尋找圖騰，重新建立信仰，這樣一來二去沒個三五十年是辦不成的。

這樣一來，還是儘早投靠有虞氏，按照這人說的那樣，改信有虞氏的神或者鹽神，從而重新獲得能量。

說什麼附屬，不過是駐紮在其他地方的有虞氏族人而已，這種說法和有熊氏部落聯盟、烈山氏部落聯盟一個意思。

有熊氏就是有熊氏，有熊氏那些所謂的盟友全都是附庸，全都是有熊氏自己人，是有熊氏自家的戰士，信奉一個主神。

而八黎部落聯盟則完全不一樣了，那是貨真價實的聯盟，有八個大部落的聯盟，每個大部落都有數十個這樣的小附庸，這基本上已經成了大族的標配。

猶豫片刻后，老巫祝停止了自己的手段，對着虞意大喊道：“我鈎矛氏願成為有虞氏的附庸，改信鹽神。”

圖騰戰士先是一愣，似乎沒有反應過來，隨後又悲憤道：“不成啊巫祝，就算是鈎蛇冕下沒了，我們依舊要努力自立，不應該成為有虞氏的附庸！”

老巫祝警惕地退後幾步，靠近了自己親信周圍，開口道：“我乃鈎矛氏的巫祝，我說了算。”

“鈎矛氏是強者，永不為附庸！”

圖騰戰士怒吼一聲，帶着一些支持他的戰士開始攻擊老巫祝。

而老巫祝那邊也不甘示弱，帶着他的擁護者進行反擊。

如此情況下，虞意已經心裏有數，當即吩咐虞心道：“帶人衝上去，殺死那個圖騰戰士的手下，保下那位大巫！”

有虞氏真的非常需要這位老巫祝的存在，他是一桿大旗，只要他投降了那麼鈎矛氏的敗軍族人將會大規模的靠攏。

鮮血碰撒滿地，在虞意這個圖騰戰士以及有虞氏眾多戰士的加入下，那鈎矛氏的圖騰戰士兵敗如山倒，只能慌忙帶着他的殘兵剩將逃離，繼續向南逃竄。

而大巫巫祝則是鬆了口氣，對着虞意開口道：“我乃鈎隱，方才逃跑之人為鈎澤。”

“原來是鈎隱大巫。”

虞意立馬恭敬地回應了一句，對於大巫級別的巫而言，自己必須要尊敬，無論對方是否與自己是敵對：“我是有虞氏的族長虞意。”

鈎隱大感意外，但並沒有因此說些什麼，進言道：“虞意族長，那鈎澤逃跑之後必然會召集那些意圖反抗的鈎矛氏族人，若不除之必成大患，還請趕快追擊，趁其現在弱小趕緊覆滅他！”

既然自己已經決心想讓鈎矛氏成為有虞氏附庸存活，那麼一定不能讓另一股想要反抗的人起來。

“嗯，多謝鈎隱大巫的提醒。”

虞意點了點頭，贊同他的意見：“繼續追擊，通知三開氏、金鹿氏的戰士，務必要把這個鈎澤殺死在青南地區！”

# 第一百二十五章 神的賜予（書友群）

“該死的鈎隱，竟然敢背叛鈎矛氏，背叛偉大的鈎蛇！”

山間角落中，鈎澤帶着自己的殘兵敗將，一路逃竄至此，喘着粗氣，憤恨不已。

這一路上，他收攏了很多殘兵，也收到了來自有虞氏、三開氏、金鹿氏不同程度的攻擊，傷亡慘重。

漲不如消，現在鈎澤周圍的族人只有二十三位，都是身經百戰的戰士。

雖然人口大幅度減少縮水，但鈎澤相信自己一定會振興鈎矛氏的！

他們如今已經抵達青南地區的邊緣地帶，距離逃脫僅有一線之差。

鈎澤轉過頭來，望着身後這表情堅毅地二十三位戰士，緩緩開口道：“鈎隱已經背叛了偉大的鈎蛇，是我們鈎矛氏的叛徒，是莫大的恥辱！”

“總有一日，我們將會帶着百萬之眾重回青南，屆時我們要把鈎隱叛徒的頭給摘下來，掛在石矛上，祭奠鈎蛇冕下！”

雖然鈎澤的聲音非常具有感染力，但二十三位戰士中反響者卻寥寥無幾，他們雖然堅定不移的跟隨着鈎澤，但心情依舊是低落。

鈎隱是鈎矛氏部落的巫祝，是鈎矛氏部落鼎盛時期的幾位大巫，威望甚重，在鈎矛氏族人眼中他就是鈎蛇的化身、行走的代言者。

這樣的一位地位崇高之人，竟然如此投了有虞氏，要把鈎矛氏轉成有虞氏的附庸，改信什麼鹽神山蛛。

這如何不讓他們士氣低落，神情沮喪？

“唉。”

鈎澤也知道事情的嚴峻性，只能嘆了口氣，沒有任何辦法：誰能想到巫祝都能投敵啊？

“嘶嘶，嘶嘶。”

突然，附近猛然傳出一陣淅淅瀝瀝地聲音，如同小雨滴落一般，怪異無比。

“這是什麼聲音？”

身為圖騰戰士的鈎澤無論是視力還是聽力都有極大的提升，他第一時間聽到了這個聲音，登時警惕起來，冷靜地看着四方。

等等，這似乎不是小雨滴落地面產生的淅淅瀝瀝聲，而是

某個物品摩擦地面產生的摩擦聲和蛇鳴聲！

那二十三位戰士畢竟也是身經百戰之輩，自然是立馬反應了過來，提起各自的武器，準備作戰。

“嘶嘶。”

聲音由遠及近，讓鈎澤感受到了一股滲入到骨髓深處的寒意，他咽了口唾沫，冷靜的望着聲音傳來的方向，握緊了手中的武器。

“昂！”

一聲高昂的嘯聲突然響起，嘯聲氣勢恢弘，一道黑影猛然間從他們眼前閃過，緊接着一個十多米長的巨蛇抬起身軀，居高臨下地漠視着鈎矛氏眾人。

鈎澤有些頭皮發麻，身為青南曾經大部落的圖騰戰士，他見多識廣，自然知道眼前這個看起來想要將他們一行人吞掉的巨蛇是什麼。

妖。

不是什麼異獸，而是一位貨真價實的妖。

鈎澤強壯鎮定，一副鈎矛氏還沒被覆滅的樣子，大聲呵斥黑色巨蛇：“黑蛇，我乃鈎矛氏的鈎澤，你想要干什麼？！”

“你再此截我，莫不是想讓鈎蛇冕下出手？”

鈎澤的氣勢很足，足到不少人都開始懷疑鈎蛇是不是真的出了事故。

誰知那黑色巨蛇露出了閃閃發亮的毒牙，毒芒四溢：“鈎澤，你別想嚇唬我了，我已經知道了一切。”

“鈎矛氏被三族聯盟攻破，你口中的那位鈎蛇也被有虞氏的虞神所斬殺！”

說罷，黑色巨蛇露出了略微怪異的表情：“至於你呵呵，如今的鈎矛氏大長老兼族長兼巫祝的鈎隱已經全心全意成為有虞氏的附庸，全心全意的要追上呢。”

“有虞氏的虞神說了，只要殺了你，我就可以自由自在的生活在青南，只要不殺有虞氏以及其附庸的起，我就可以在青南西部擁有高度自由。”

說罷，黑色巨蛇的表情越發越猙獰起來，血盆大口漸漸升到最大，對着鈎矛氏僅存的戰士一口而下！

光怪陸離的夢中，虞意見到了一道光正偉的身影。

彷彿世界的所有太陽都聚焦於那一點，聖潔無雙。

“您是”

虞意剎那間便單膝跪地，對着這道身影高呼道：“虞神在上，您最忠誠的僕人在此，請您吩咐。”

見那道人影似乎沒有什麼動靜，虞意便壯着膽子繼續詢問道：“虞神冕下，您對您的奴僕是否有什麼評價，您可否現身，在現實之中與您的僕人們相見？”

虞意很清楚，自己現在處在的是夢裡。

那道人影搖了搖頭，舉起右手，彷彿犹如萬丈光芒。

隨後，一柄精緻的長劍出現在祂的手中，祂高高在上，聲音虛無縹緲：“你很不錯，吾今日將王者之劍虞王劍賜予你，你便是有虞氏未來的王，青南的霸主。”

虞意聞言整個身軀徒然一陣，緊接着他迅速將雙手高舉，恭恭敬敬地接過這柄青銅劍。

“持此劍，蕩平四方，稱霸青南！”

這一道煌煌的聲音瞬間將整個夢境給搞得支離破碎，虞意瞬間從夢中醒來，望着天空，已經是黑夜。

“父親，您”

虞心立馬湊了上去，還沒等他說些什麼，虞意猛然發現，自己的手中緊緊握着一物。

在夢中，偉大的虞賜給自己的神器。

虞王劍！

“父親，最新消息，黑蛇妖在青南最南端攔截到了鈎澤，將鈎澤吞沒在那裡，鈎澤被黑蛇妖吃了！”

虞意細細撫摸着虞王劍，為避免夜長夢多，便開口道：“既然如此，那我們便回有虞氏吧，這次出來的時間也夠久了。”

虞心立馬恭敬回應，但他還有一個問題：“好的父親，我們這就轉頭回去，只不過”

“只不過什麼？”虞意問道。

“那位鈎矛氏的大巫已經召攏了四百多位鈎矛氏的族人，會不會太多了？”

“不礙事，我們能擊潰他們一次，自然也能擊潰他們第二次！”

東夷，青陽部落聯盟中，幾個少年湊在一起，趁着夜間巡邏，聊着天。

“昨天九陽金烏氏又要開戰了，熱死了！”

“聽說句芒大神調解了金烏的矛盾，他們似乎短時間內不會讓金烏在天上出現了。”

“九陽金烏氏唉，他們的圖騰是代表太陽的金烏，我們也沒辦法啊。”

“總有一日，我要把他們都給射下來！”

突然，一道令人震驚的話語從隊伍末端一個其貌不揚的少年口中講出。

為首的巡邏戰士當即笑道：“羿，你在說什麼胡話？金烏大神可是諸位冕下都奈何不了的大神，就憑你那幾個破弓？”

“不要以為巫誇了你兩句箭術不錯就覺得自己厲害了。”

那個被稱為羿的少年沒有說話，反而握緊了自己背後的簡陋木弓。

他望着天空那潔白的明月，想起了白日十陽當空的局面。

“是金烏把乾旱的災難帶到世界的，總有一日，我會一箭一箭的把祂們都給射下來！”

# 第一百二十六章 從神倀虎

“君自有虞氏而來，想必應該有什麼要事吧？”

三開氏族地之上，倀虎客氣地對着虞蘇和顏悅色的說著，即使現在虞蘇坐在原本屬於他的位置上。

倀虎溫和如玉、風度翩翩，彷彿一位正派君子...如果祂周圍沒有那些猙獰的倀鬼。

要不是打不過他，老子早就翻臉了！

倀虎盡可能的隱藏自己的憤恨之意，讓自己盡可能的表現地人畜無害。

“我來三開氏，只有一個原因。”

虞蘇修長的手指交叉起來，他微笑地望着倀虎，緩緩開口道：“臣服與我，三開氏從此以後成為有虞氏附庸。”

緊接着，虞蘇又看了一眼倀虎，一股威勢從內及外而出：“至於你倀虎...命格交於我手，成為我的從神，從此以後，我帶你走向繁榮。”

“閣下...是不是...”

倀虎想放個狠話，但想了想自己的實力，便強行咽了下去，張口道：“是不是...嗯，忘了金鹿氏？”

“有虞氏要想吞併我三開氏，金鹿氏怕是第一個不答應吧？”

倀虎只能選擇用金鹿氏來逼退虞蘇。

他雖然早就做好了投身於人麾下的準備，但他嚮往的是那些赫赫有名的大族、大神，而不是有虞氏的虞蘇。

“鈎矛氏精銳已盡數被我有虞氏所得，有虞氏本族戰士勇猛。”

虞蘇看着倀虎，淡淡地說道：“金鹿氏的重明鳥東方不日就會離開，金鹿靈目光短淺，色厲膽薄，好謀無斷，干大事而惜身，見小利而忘命，實非真神，而我有虞氏必將一統青南。”

虞蘇只見過金鹿靈兩次，根本就不知道金鹿靈是什麼樣的人。

但不管金鹿靈是什麼樣的神，這樣說就完事兒了，反正抹黑競爭對手是常規操作。

而且，虞蘇也沒感覺金鹿靈有什麼太大的野心。

如果他的金鹿靈，虞蘇早就藉著重明鳥之勢收復倀虎，威逼鈎矛氏，何苦等到現在？

而且虞蘇也發現，這個時代的神靈彷彿有一種什麼局限性，有點沙雕。

他們都在追求個人武力以及部落本部的實力，似乎並沒有幾個神靈意識到附庸與從神的重要性。

“嗯...”

倀虎被虞蘇的這一番話語給震懾到了，雖然不明白虞蘇說的是什麼意思，但感覺很厲害的樣子。

見倀虎依舊是猶豫萬分，虞蘇便衣袖一揮，對着倀虎冷然道：“你以為我看不出你的打算？”

“如果你率族去投中原大部，他們當然會很開心的接納你，然後讓你當陷陣士。”

虞蘇冷笑道：“你可別忘了，中原大戰已經有好幾年的時間了，中原大戰近乎把全天下的強大部落都搞在了一起，除了中原，也就只有東夷、西崑崙以及南方還有大部落了。”

“東夷且不提，九陽金烏氏與青陽部落聯盟的戰爭還沒有結束；西崑崙的人可高傲的人，可不會接納你這樣的毛寸小神。”

“南方？那裡的大部落的實力也就那樣，實力遠不如中原北疆，況且南方雜草叢生、異獸橫行，絕大多數都是妖的領地...你想去哪兒？”

“你這是在脫離實際地追求目前不可能實現的目標。”

言畢，虞蘇又道：“我有虞氏即將一統青南，成為新的大部落，與其錦上添花不如來我有虞氏雪中送炭，成為有虞氏部落聯盟的第三位神靈，如何？”

錦上添花？雪中送炭？

愣了好長時間，倀虎也沒明白這兩個句子是什麼意思。

但勉強也聽懂了虞蘇的意思，仔細那麼一分析，倒似乎是那麼一回事兒。

“我...唉...”

倀虎思想鬥爭着，他很清楚虞蘇之所以跟他講那麼一大堆，主要原因就是三開氏的兩萬人。

如果不是這個原因，自己這麼磨嘰，早就被虞蘇砍死吞噬了。

虞蘇不慌不忙，靜靜地坐在那屬於倀虎的位置上，一點一點的把氣勢釋放，給予倀虎心理壓力。

該說的他都已經說了，如果倀虎還是選擇拒絕，那麼虞蘇只能尋個由頭送他上路吞併三開氏了。

雖然這樣無法完整吞噬三開氏，但總比現階段要強很多。

在虞蘇思考之際，卻見倀虎已經將自己的命格凝聚而出，單膝跪拜道：“小神倀虎願為您的先驅，成為有虞氏的神靈，您的從神！”

“可。”

虞蘇點了點頭，緊接着玻璃門開始迅速地凝聚而出，將倀虎的不規則狀類氣體命格逐漸包裹吞噬，讓虞蘇與倀虎建立了聯繫。

在建立關係之後，倀虎立馬將前爪伏在地上，恭敬異常：“倀虎拜見主神！”

“免禮，起身吧。”

虞蘇擺了擺手，笑道：“你能否化為人形，以人的姿態行走？”

倀虎一直都是以一副猛虎姿態出現在虞蘇的視線中，讓虞蘇摸不着狀態。

“可以的，冕下。”

倀虎點了點頭，緊接着周身開始化為熒熒白光，漸漸褪去獸身，化為人形。

劍眉星目，五官分明，一眼看去就讓人心曠神怡，比起長相一般甚至還有點恐怖的山蛛而言，倀虎的長相就英俊多了。

唯一的缺點就是，化為人形的倀虎似乎只有一米六，看起來不太符合他獸形時的那種威風凜凜的狀態。

“你且先去調整好三開氏的問題，盡可能的讓三開氏接受成為有虞氏附庸的事實，我們可以保留三開氏之名或者換一個名字。”

虞蘇接着對倀虎說道：“待你處理完之後，來找我，我有要事要託付與你。”

倀虎嚴肅點頭道：“明白。”

隨後，虞蘇便化作遁光離開三開氏，留下倀虎處理三開氏的事情。

虞蘇的身影消失在視線範圍之內，倀虎的神情有些複雜，不知道該怎麼形容這件事兒。

三開氏如今有巫三位，皆為小巫、圖騰戰士五位、戰士一千零七十三首發

倀虎知道，這些人中肯定有接受不了成為有虞氏附庸現實的，那些人要麼說服要麼....死。

倀虎如今已經成為了有虞氏部落聯盟的圖騰神靈之一，要為整個聯盟考慮，而並不是三開氏這一單單的部落。

“三開氏的名字不好，關係著北方山神的名字...從此以後，三開氏更名為倀陰氏吧！”

# 第一百二十七章 交易

“三...三開氏要更名為倀陰氏，還要成為有虞氏的附庸部落？”

倀陰氏的巫祝顫抖着身子，彷彿不敢相信：“冕下，這是您的指示么？”

巫祝沒有得到任何的回應。

因此，巫祝明白了倀虎神靈的意思：此事容無半點商量的可能！

“唉...我康兆，要成為三開氏的罪人啊。”

倀陰氏的這位巫祝重重地嘆了口氣，獨自走出屋子，望着大好的太陽，對着左右戰士吩咐道：“去...去請巫羅、巫咸以及諸位長老、圖騰戰士，我有大事。”

“是，巫！”

戰士恭敬行禮，沒有感覺到任何的奇怪之處，甚至隱隱約約中還有幾分歡喜。

近些天來，倀虎神靈近乎日日顯靈，比起先前的三開神靈而言，倀虎神靈平易近人的多得多，而且關心部落大事，戰士們自然歡喜這位神靈。

很快，戰士們便將能夠叫來的一切部落高層都找了過來，等候巫祝的吩咐。

“巫祝兆，您找我們來有什麼事情？”

那位馭使着鼠王破開鈎矛氏布置陷阱的巫羅微微一笑，對着巫祝康兆慢條斯理地說這：“莫不是倀虎神靈又有什麼神諭降下？”

“嗯。”

巫祝康兆心情有些沉重：“倀虎神靈有令！”

一瞬間，在場的所有高層均正襟危坐，對倀虎神靈表示自己最崇高的敬意：“請巫祝宣！”

嗯，生活就是要這樣充滿儀式感。

巫祝沉默片刻，緩緩說道：“倀虎神靈要將三開氏之名改為倀印氏。”

眾人點了點頭，表示可以接受。正所謂一朝天子一朝臣，前任神靈三開已經走了將近兩年的時間，部落名字早就該改變了。

“還有一件事。”

看眾人情緒還算穩定，巫祝這才準備開口道：“倀虎神靈要讓我們三開...倀陰氏成為有虞氏的附庸，尊有虞氏為主，為有虞氏前驅。”

此言一出，石破天驚！

“什麼意思？！我們要成為有虞氏的附庸首發

“就憑那個只有幾百戰士的有虞氏？倀虎神靈為什麼會這麼說？！”

“如果聯盟，那也應該是有虞氏成為我們的附庸，而不是我們成為他們的附庸！”

幾個巫和圖特戰士還沒說話，那些長老們便坐不住了，紛紛開始開口說著，眼神中充滿了惶恐。

長老們大多都是曾經強大的血紋戰士年老后實力衰退成為才成為長老，他們依靠着部落生存，部落的實力、自主力越強，他們才會活的更加滋潤。

一旦成為了附庸...

附庸部落是不需要長老的，附庸部落只可以推選出一人前去主部落，組成長老團。

巫祝康兆解釋道：“倀虎神靈說，有虞氏不會為難我們，倀陰氏的一切保持不變，只要聽從有虞氏的調遣，長老以及戰士首領都不會發生變化。”

長老團這才安心，而巫和圖騰戰士們卻沉默不語。

“諸位回去準備一下吧，通知好族人，做好準備。”

聽着巫祝康兆的聲音，長老團們漸漸散去，開始為成為附庸做一些準備與心理輔導。

而場上只剩下了巫祝在內的三位巫以及五位圖騰戰士。

倀陰氏是沒有族長的，現在的一切情況是由巫祝康兆主持。

他看着在場的七個人，表情有些苦澀，緩緩開口道：“諸位...你們打算...怎麼辦？”

“三開神待我不薄，冕下當初臨行前囑託給我們的吩咐就是統一青南...如今部落都成了有虞氏的附庸，還拿什麼統一青南首發

一名健壯的圖騰戰士站起身來，對着巫祝康兆喊道：“我是由三開冕下冊封的圖騰神靈，我欲以死謝罪，諸位珍重。”

一名沉默寡言的圖騰戰士同樣開口道：“同去，同去。”

“你們...”

巫祝康兆欲言又止，巫羅與巫咸默默不語，其他三位圖騰戰士表情各異。

巫祝康兆最終只能選擇為兩位壯士送行：“罷了，你們去吧，願你們的靈魂可以得到長眠。”

兩人沉默不語，抬頭挺胸走出了房間，隨後寒芒閃過，兩位圖騰戰士就此隕落。

天空之上，倀虎注視着一切，看見這一幕，隱約有些動容，嘆了口氣。

當初如果自己不同意成為有虞氏的附庸，可能不僅自己身死，這偌大的倀陰氏可能也會隨之覆滅吧？

......

“哇，你腦袋究竟是怎麼長的，為什麼可以設計出這麼好看的服飾哇？”

東方美滋滋地看着虞蘇帶來的數款漢服，喜歡得不得了，不停地稱讚着虞蘇。

這個時代的服飾....一言難盡，獸皮只是常態，就算是絲綢也沒法織出什麼好看的衣服。

就算是貴如神靈，東方也只不過設計了一個簡陋的漢服款式，不是那麼的美麗。

虞蘇帶來的，是華國五千年文化傳承下來的東西，經過地球手藝改造出來的服飾，自然比起這幫原始人要強很多了。

眼見着東方如此歡喜，虞蘇便開口試探道：“你打算什麼時候離開金鹿氏，會來我有虞氏做客么？”

如果能把東方拉入自己的陣營，那麼有虞氏基本是已經做到統一青南了。

“就附近幾年吧，或許是明年。”

東方若有所思的想了想，開口說道：“鳳凰正在和金烏交戰，我明年要去東夷幫助青陽氏，不會來有虞氏做客啦。”

“明年去青陽氏啊。”

虞蘇點了點頭，開口微笑道：“那你明年可以幫我查一查有沒有一個叫做羿的人嘛？”

說罷，虞蘇拍着胸膛保證道：“如果有這麼一個人，而且你還能把他拉到有虞氏來，相同質量的服飾，我還能給你十種！”

“十種？！”

東方雙眸放光，看着虞蘇彷彿是在看着什麼肥肉：“說好了，我會把青陽氏所有叫羿的人都帶過來！”

“不用都帶過來，只需要射術高或者說是喜歡射箭的。”虞蘇微笑道。

東方道：“放心，如果真的有這麼一個人，除非他是青陽氏的什麼高層，否則青陽氏一定會給我這個面子。”

“那麼我們就說定了。”

虞蘇點了點頭，隨後開口打岔道：“時間也不早了，我先回有虞氏，如果有什麼事情你可以來找我。”

“好，別忘了十種款式啊！”

# 第一百二十八章 適合地球的倀虎

“冕下，您帶回來的武器製造方法我已經慢慢地傳授給了有虞氏的核心族人，很快有虞氏的軍隊將會強大起來。”

虞蘇一回來，山蛛就立馬迎了上去對着虞蘇一頓彙報：“除此之外，那個鈎矛氏的大巫鈎隱聚集了將近四千多的鈎矛氏族人，在陽水河畔開始建造營地，其中戰士似乎有三百多位。”

“鈎隱也迅速與我取得連接，對我的信仰漸漸穩定，鈎隱目前可以發揮出一個弱一層大巫的戰力了。”

聽到這裏，虞蘇感到有些意外，感覺這個叫鈎隱的巫祝大巫很會做事兒。

他知道自己是戰敗部落、是有虞氏的附屬部落，為了得到有虞氏的信任，便主動將營地選擇在陽水畔。

陽水之畔，這個地方不是什麼好地方。

陽水的另一側是陽野地區，陽野如今的老大的有羊氏部落。

如果有羊氏想要打來，那就必須跨越陽水，在陽水畔的部落將會是有羊氏的首個攻擊目標。

鈎矛氏重新選址選在這裏，很明顯就是鈎隱想告訴有虞氏，他是全心全意歸順，沒有三心二意。

“這個鈎隱算是個人才，可以培養一下。”虞蘇點頭道。

虞蘇最近两天很心累。

對外要糊弄東方、震懾倀虎，對內還要把即將到來的諸多部落文化調解好。

可以說，部落聯盟結成對有虞氏是很不友好的。

有虞氏的真正族人只有二百左右，外圍族人一千多位，剩下的大多都是奴隸轉成的族人，不值一提。

可能看住整個部落是否有姦細滲入很難，但是盯着一個人觀察他是否會叛變是個簡單無比的事情。

山蛛信誓旦旦道：“明白，請您放心。”

“我要帶着倀虎去往地球，你好好照看着有虞氏和三開氏，不要讓人有機可乘。”虞蘇開口道。

倀虎在虞蘇心裏的定位就是地球側的圖騰神靈。

沒辦法，倀虎的戰鬥力也就那樣，實力大概和玖巫相差無幾，頂多是半神水平，根本就算不上什麼正規神靈。

他本人的戰鬥水平在有虞氏只能說是錦上添花，但他帶來的兩萬族人一千戰士才是重中之重。

倀虎的天賦技能很棒，很有用。倀鬼是靈魂體，是物理攻擊攻擊不到的東西，相比於其他神靈，倀虎這可是天然優勢。

雖然倀虎在異界是個弟中弟，但在地球可以算的上爹中爹了。

鈎蛇都受不了核武器的威力，而倀虎卻一點都不慫。

為什麼？因為倀虎是能量體啊，物理攻擊根本就打不着他。

再加上他能操控鬼魂，這完全可以代表着他在地球上是近乎無敵的存在。

這樣的角色，在異界只能當神戰的點綴，但在地球卻能裝的一手好...咳咳。

“如果有什麼特別重要的事情發生直接溝通我，我會立馬返回有虞氏處理。”

“明白，冕下。”山蛛點頭又道：“那...您打算什麼時候帶倀虎去地球。”

“他會和三開氏的大長老一同來有虞氏促成盟約，屆時便會一同前往。”

......

“東方，你對有虞氏的虞神有什麼看法？”

金鹿氏部落中，一向以不理部落事物的佛系神靈金鹿靈近日突然開始振奮，大舉處理部落之事。

金鹿靈也開始詢問起了附近的局勢。

而聽到金鹿靈詢問的東方想了一會兒，淡然開口道：“不世梟雄，你與其在同一地區，當真不幸。”

“其可以利用一切資源壯大自己的部落，有些資源在你眼中甚至都是無用的。”東方繼續淡淡開口道。

雖然東方在虞蘇面前表現的似乎有點弱智，但大家心裏都清楚，東方是什麼樣子的神。

活了幾百、幾千年的重明鳥，就算是沒什麼見識，基本的判斷能力還是有的。

之所以乾脆利落的答應虞蘇的條件，主要原因是因為服飾太過好看，次要原因是因為自己不是青南的人。

青南局勢成什麼樣子都和她一點關係都沒有。

無論是誰統一了青南，都無法對東夷的青陽部落聯盟發生衝突，畢竟青南和東夷之間隔了一個偌大的中原。

如今青南地區的局勢已經很明顯了，不是金鹿氏便是有虞氏。

金鹿氏這邊自己有八年情義，有虞氏那邊也與自己有一定程度上的聯繫。

屆時青南地區統一之後只會是自己的盟友而不是敵人。

雖然金鹿靈很不服氣東方如此誇讚敵人貶低自己，但自己似乎並沒有什麼反駁的借口，只能張口詢問道：“依您之見，我應該如何行事？”

“要麼現在以迅雷之勢攻擊有虞氏，令其與你兩敗俱傷，短時間內他便無法攻打你。”

“不可，這樣對金鹿氏來說損害巨大！”

“暗中聯絡周圍其他地區部落，拿下有虞氏，只不過這樣有些危險。”

“不可，萬一那部落窺伺青南地區怎麼辦？”

“主動請纓，成為有虞氏的附庸，有虞氏自然會好生相待。”

“不可能，我金鹿靈就算是死也不會成為別人的從神！”

“那你還是早點遷移，離開青南地區，前往其他地區躲避有虞氏的鋒芒吧。”

“不行啊，我金鹿氏世代居住於青南地區，這裡是金鹿氏的家，是根部生長的地方，金鹿氏永遠也不會放棄這裏！”

聊天到此結束，東方表示金鹿氏救不了了。

畏手畏腳，怎能成大事？

......

從倀陰氏遠道而來的使團進入了有虞氏部落族地，與有虞氏展開了親切友好的交流。

而另一邊，倀虎尋跡來到虞蘇身旁，行禮道：“冕下，我來了，您有什麼吩咐？”

待行過禮后，倀虎又向同為從神的山蛛點了點頭，示意兩人已經見過了。

“你的才華不顯於此地。”

虞蘇開口道：“跟我來吧，跟我去一個能夠展現你才華的地方。”

倀虎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只能點頭道：“是的，冕下。”

玻璃門猛然間出現在三者的身前，如今的玻璃門已經基本固定了大小，兩米上首發

“冕下，這是...”

“鑽過去。”

ps：東瀛和安南，二選一。

倀虎去哪兒當大爺比較好？

# 第一百二十九章 東瀛之行

強烈的光芒在倀虎眼前綻放，緊接着一陣暈眩感鋪天蓋地而來，再次睜眼時一切都已經變了一番模樣。

“嗯？”

原本山清水秀、鳥語花香的景象已經全然消失，取而代之的卻是一片高樓大廈、鋼鐵城市，空氣中散發著一種讓倀虎有些不舒服的東西。

在倀虎眼中，這滿大街都是一種毫無生命特徵長着四個“腿”地奇怪猛獸，到處都是奇裝異服的人類。

那些閃閃發光、聳入雲霄的樓房更是讓倀虎大開眼界，沒想到還有這樣的好東西。

面對未知，倀虎有些不安，他慌忙地對着虞蘇行禮道：“冕下。這裡是”

“這裡是華國江浙的龍泉，這個世界便是你大展拳腳的地方。”

虞蘇開口笑道：“只不過不是這裏，而是另外的地方。”

“嗯？”

倀虎雖然有些不明所以，但還是老老實實地點着頭，表示自己聽從虞蘇的所有命令。

見倀虎依舊是謹慎小心，虞蘇便放下心來，對着倀虎道：“用靈氣將自己的身軀包裹，盡可能的做到讓普通人看不到的境地，跟我一起飛行，與我一起。”

虞蘇可不想過两天在頭條上看到一個大新聞，什麼空中檢測不明飛行物啥的。

隨着虞蘇的一飛衝天，倀虎趕緊聽從虞蘇的話語用靈氣將自己包裹，氣息收斂到極致，跟在虞蘇身後，一路急行。

而前方帶路的虞蘇則是在思考着最適合倀虎的地方。

倀虎不同於山蛛，山蛛隨便扔個地方就行，倀虎卻因為其天賦技能的特殊性而不能。

倀鬼！

倀虎能夠轉化鬼魂為自己所用！

這一點無疑是十分強橫的，在這個地球簡直是無解的存在。

適合倀虎的地方有很多，比如那個以鬼出名的東瀛，比如東南亞那些養小鬼、搞佛牌的小國。

經過一番權衡，虞蘇決定兩個都要。

畢竟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兒，只是路途遙遠，可能時間上有些誤差而已。

不過現在前往的目的地則是位於華國東側的島國，東瀛。

雖然東瀛和安南等國都是比較迷信鬼魅之類的國度，但從人口上來看，還是東瀛比較有優勢。

畢竟東瀛的人口可是有將近兩億，而東南亞諸國疊在一起才可以和東瀛相提並論。

當然，這個諸國指的是東南亞的陸地國而不是島國。

“你現在所有的倀鬼都遣散了吧，等到達東瀛之後重新收集。”

天空之中，虞蘇吩咐着倀虎道。

“哦。”

倀虎默默點了點頭，開始將受控於自己的倀鬼全部解放，讓他們消散在天地間，同時心裏也有些納悶：東瀛是個什麼部落，我為什麼從來都沒有聽說過？

滿肚子的疑惑無處詢問，這讓倀虎認為自己就是一個傻子。

想當年，我倀虎也是一方凶獸霸主，帶着一眾倀鬼穿梭在群山之間，殺人不眨眼、吃人不放鹽的存在，現在怎麼就淪落到這種地步了呢？

在即將抵達東瀛之時，虞蘇突然停下腳步，對着倀虎講道：“這是一個不同的世界，這裏沒有部落之分，只有國家。”

即將抵達東瀛，虞蘇決定告訴倀虎一些地球的知識，讓他不至於在東瀛被轉迷糊。

“這裏也沒有什麼圖騰神靈、圖騰戰士、巫、異獸之類的，他們只有炮彈、軍艦、坦克、飛機。”

“這樣給你講你可能不太清楚，我就這樣告訴你。”

“鈎蛇是被這個世界的人類打成重傷，我只不過去竊取了凡人們的勝利果實而已。”

虞蘇如實告知了倀虎事情真相，雖然這樣會顯得自己沒有逼格，但倀虎已經成了自己人，沒什麼問題了：“如果我不出手，鈎蛇照樣會被這世界的普通人斬殺，用時不過半天。”

聽到這裏，倀虎才震驚了，他表示不敢相信：“怎麼可能？就憑這些弱小的人類？就算他們是圖騰戰士、是巫，我也能把他們打死！”

虞蘇沒有和倀虎多解釋什麼，只是淡淡開口道：“待會兒到東瀛你就知道了。”

“這裏的科技空前繁榮，最常見的什麼手機、電腦、電視、冰箱”

虞蘇開始訕訕道來，而倀虎聽着也是震驚不已，感覺世界觀收到了極大的打擊。

“不可能！世上不可能有不需要靈氣就可以冷凍的東西！”

“冕下，您說的東西實在是太過魔幻，我我實在是”

看着整個身子都在顫抖地倀虎，差一點就變回了原型，虞蘇也就不繼續說些什麼，便開口道：“等你在東瀛待上幾天你就可以搞明白這些東西了。”

“現在我只交給你項任務，在東瀛集齊自己三分之二的倀鬼。”

虞蘇緩緩開口道：“不得主動殺人收集倀鬼，你只允許收集那些自殺之人的鬼魂，將他們轉變為倀鬼！”

“你可以幫助他們報仇，從而樹立出自己的名頭，那些東瀛人都崇尚強者，屆時你便可以獲得信仰之力。”

倀虎有些似懂非懂，他茫然地點了點頭，引得虞蘇嘆了口氣。

無所謂了，在東瀛多待两天就懂了。

也幸虧是一個神靈在這裏，可以快速消化這裏的情況。

如果換一個普通的異界原始人來，面對這樣“奇形怪狀”的景象，可能會當場嚇瘋。

很快，兩位神靈便抵達了東瀛九州島的福岡縣，這個東瀛的大城市之中。

福岡縣是九州地方人口最多且最發達的縣，也是東瀛三大都市圈以外唯一人口密度超過每平方公里千人的縣。

在東瀛內部的地位很高，如同羊城對於華國。

東瀛的行政區劃是都道府縣。共有一都、一道、二府、43縣。

除此之外，還有市町村與特別區兩種，相當於縣裡的小區、鎮子。

降臨在了這個東瀛有名的城市中，虞蘇隨手給自己和倀虎一人幻化了一套西服，並對着倀虎道：“給你一天時間，我帶你熟悉一下這個世界的基本，讓你明白一下與異界有什麼不同。”

“同時也進一步提醒你，你的任務收復倀鬼后究竟要做些什麼。”

# 第一百三十章 第一隻倀鬼

“紐約時間18:34分，關於白鷹夏威夷州出現的巨大傷亡事件，白鷹政府做出正面回應。”

“白鷹政府承認超凡生物存在，並承認襲擊夏威夷的正是超凡生物。”

“面對記者提問，白鷹國務卿否認襲擊夏威夷的怪物是由白鷹政府引起，同時白鷹政府承認海神波塞冬的存在，但否認仙人掌國。”

“據不完全統計，夏威夷事件傷亡人數達五萬人，直接經濟損失超三十萬億白鷹駐夏威夷海軍部隊、珍珠港軍事基地指揮官愛德華中將引咎辭職，這位從安南之戰便活躍在白鷹軍方的海軍名將從此退伍。”

“白鷹總統川普對夏威夷州遇害者表示深深歉意，同時代表白鷹政府向民眾承諾，一定會保護好民眾安全，爭取消滅超凡生物，不會讓夏威夷的悲劇重演。”

“”

虞蘇與倀虎待在一家充滿和風的民居里，體驗着這裏原汁原味的東瀛式建築風格與方式，同時看着電視內播放的新聞。

民居的價格很昂貴，一看就是專門給富豪度假用的民居至於錢財問題，虞蘇根本就不發愁，沒錢了就去“借”上一點，反正也不是什麼難事兒。

地球一天相當於異界將近十天的時間，因此雖然虞蘇收服倀虎與東方做交易看起來用了很長的時間，但在地球上來說他們只不過經歷了一個晚上的時間。

一晚上的時間自然不可能讓夏威夷事件沉寂下去，這簡直是痴人說夢。

於是，世界各地的報道如風潮一般湧來，紛紛報道着白鷹夏威夷的事故，其中不乏幸災樂禍者。

畢竟白鷹威壓世界這麼多年，如今吃了虧自然會引起其他國家的窺伺。

“看，這就是科技的力量。”虞蘇指着電視里播放的畫面說道。

倀虎若有所思的點了點頭，他現在已經基本搞明白了現代電器的使用方式與作用了。

見倀虎似乎已經明白了之後，虞蘇便丟給了他一本東瀛歷史與一本東瀛出版的“社會心理調查”相關書籍，開口講道：“自個兒看吧，看完之後就行動吧。”

倀虎身為神靈，自然不會有語言文字的障礙，他可以輕鬆的理解地球上任何一種語言與文字只要這文字沒有靈氣加持。

虞蘇見倀虎接過書籍並且表現出一副勤奮好學的樣子，當即滿意道：“我就在東瀛國內，如果有什麼不清楚的事情可以隨時與我溝通切記，不可將自己的身形顯露於凡人政府面前。”

“是的，冕下。”

倀虎迅速行禮，目送虞蘇離開民居，留下他一個人靜靜沉思。

如今，倀虎已經基本上搞明白了這個世界的本質，只不過有點不太習慣。

在部落，他從來都沒有見過這麼柔軟的床，這麼舒適的房間，還有這個輕輕一按不需要消耗絲毫靈氣就能亮起的燈。

眼前這個點一下就能出現人影的電視，那邊那個自己還不是很會操作的名叫“電腦”的東西

這一切，都讓倀虎感覺恍若隔世，都不一樣了。

手中捧書，倀虎鑽入了知識的海洋，想要趕緊掌握關於這個國家的點點滴滴。

另一側，已經無所事事的虞蘇遊走在福岡縣的前後街道，好好逛一逛這個東瀛城市。

他在生前可從來沒有出過國，先前無論是夏威夷還是紐約都是第一次去，東瀛自然亦是如此。

“櫻花之國、日出之國”

虞蘇輕輕地念着這個國家的名字，微微一笑。

這個國家的存在感實在是太重了，它的文化明明是出自於華國，但卻開始輸出華國，讓華國的部分已經忘了祖宗的沙雕開始嚮往這個國家。

什麼百鬼夜行、九字真言、陰陽傳說這些原本就是華國傳過去的東西被那些數典忘祖的小人之輩爭相傳頌，似乎想要人盡皆知。

既然如此，那麼百鬼夜行便送給東瀛，讓它真正成為東瀛的一個傳說吧。

“倀虎啊，你最多可以容納千名倀鬼，待你這千名倀鬼集滿之時，便是櫻都街頭遊盪之夜。”

屆時，陰陽師將會在東瀛興起，賀茂忠行、安倍晴明、蘆屋道滿、奴良陸生、賀茂保憲這樣有名的陰陽師一抓一大把，到時候隨便搞一搞就能搞出一個陰陽師來。

“這就是東瀛？”

在夜晚完全降臨之時，倀虎總算是看完了虞蘇交給他的書籍，不僅如此他還自學了東瀛的神話，對這個國家有了一定的了解。

倀虎將書籍緩緩合閉，站起身來，微微推開窗戶，化作一縷清風，朝着窗戶外飛馳而去。

他現在還有關鍵的事情沒有完成，那就是將倀鬼補充滿員，用於接下來的操作。

不用虞蘇提，倀虎現在已經有幾分猜測自己要感謝什麼了。

在東瀛極為流傳八百萬鬼神的傳說，陰陽師更是被描繪成了神一樣的人物，而自己可以操縱倀鬼，自己完全可以把倀鬼偽裝成東瀛流傳的百鬼夜行中的鬼怪，從而在東瀛製造一些事件獲得加成。

畢竟不僅只有信仰可以獲得能力，令人恐懼、興奮、傷心都可以不同程度的獲得相應的可以轉化為靈氣的能力。

倀虎遊走在福岡縣內，天漸漸轉涼，月光映照，燈火通明，依舊熱鬧非凡。

不過這種熱鬧的地方向來不可能存在什麼自殺的人，倀虎便尋着生機，朝着福岡縣內生人最少的地方而去。

當倀虎趕到某個人跡罕至的廢棄街道時，慌亂的腳步聲在倀虎耳畔響起，一名穿着東瀛制式高中生校服的年輕女孩神色慌張地爬上已經被荒廢的高樓，她的臉色慘白，氣喘吁吁。

少女渾身顫抖着，小腹微微隆起，淚痕掛在臉上，平添一副楚楚可憐的感覺。

倀虎面無表情，靜靜漂浮在空中，隱去自己的身影注視少女，等候她自殺。

雖然不知道為什麼，但等就完事兒了。

那少女登上了最高處，嘴裏嘟囔着什麼，似乎是什麼“對不起父母”、“人渣涼介快去死”之類的話語，倀虎也整不明白。

大概這麼咒罵了十幾分鐘，隨着少女的縱身一躍，一聲重物撞擊地面產生的巨響響起，如同西瓜破碎一般，一具屍體墜落在樓下，場面不可名狀。

與此同時，倀虎張開右手，開始招其魂魄，意欲將其轉變為倀鬼。

緊接着，一個長相外貌與那跳樓的東瀛女子高中生一模一樣的“少女”便浮現在空中，明顯可見，她的雙眼有些迷茫。

“冤有頭債有主，我賜予你力量，你去報仇吧。”

倀虎微微一笑，對着“少女”笑道：“不過臨行前我想知道你的名字。”

那“少女”的身子微不可聞的顫了一下，彷彿恢復了部分神智，期期艾艾道：“伊伊藤惠子。”

# 第一百三十一章 細川涼介

“哈哈哈，伊藤惠子？已經和我睡過了，滋味很一般啊。”

福岡縣的一家夜間營業的酒居中，細川涼介輕聲笑着，對着自己的幾個狐朋狗友炫耀着自己的“戰績”：“她還說什麼要自殺哼哼，這真是不可能的事情。”

“真是羡慕你啊，涼介。”

狐朋狗友們以一種羡慕地語氣嬉笑着：“靠長得漂亮就能誘騙女生了呢。”

“總司，你長得也不賴嘛。”

細川涼介指着那個肥頭大耳的狐朋狗友說著，說完后自己都忍不住的笑了起來：“哈哈哈哈。”

“你在搞些什麼啊，涼介。”

那名為總司的胖子也沒有說些什麼，反而調笑地對着細川涼介說著，緩緩舉起眼前的清酒，一飲而盡。

“沒意思啊你，總司。”

細川涼介感覺有些無趣，自顧自地舉起了酒杯，正準備一飲而盡，忽的一道人影閃過，把細川涼介嚇得一哆嗦，酒杯不自覺掉落地面：“什什麼東西？”

“嗯？”

他的幾個狐朋狗友也愣了下來，仔細的觀察了一眼四周后，發現包間內並無他人，登時笑道：“涼介，腎虛眼花了嗎？哪兒有什麼東西啊。”

“真的是我眼花了么？”

細川涼介揉了揉眼睛，那人影似乎並沒有出現，似乎真的是自己眼花了一般，自嘲道：“看來我最近的精神很不好啊，這都能眼花啊。”

“繼續繼續，喝。”

狐朋酒友們繼續勸解着細川涼介喝着東瀛特產的清酒，細川涼介也沒多想，便開始與狐朋酒友們“痛飲”。

“涼介涼介”

聲音逐漸在細川涼介耳畔響起，細川涼介臉色登時一變，手中的酒杯險些再度掉落。

細川涼介深吸一口氣，對着身旁的狐朋酒友們緩緩開口道：“你們有沒有聽到什麼聲音？”

幾個朋友對視一眼，開口道：“沒有啊。”

細川涼介疑神疑鬼的點了點頭，坐下身子，正準備喝酒，卻又聽到了陰冷的女聲呼喚着自己的名字：“涼介涼介”

“不對，肯定有人叫我。”

細川涼介站起身來，有些慌張：“你們聽不到嗎！混蛋，有一個女人一直在叫我！”

細川涼介開始癲狂起來，他看着幾個狐朋狗友，氣不打一出來，心中忽的升起一種不安的感覺，連忙道：“我要走了，這裏不安全。”

“涼介，你冷靜一下！”

狐朋狗友們面面相覷，只能勸着細川涼介冷靜一下，同時也在尋思着細川涼介是不是瘋了。

細川涼介看起來似乎挺正常的啊，怎麼會突然大吼大叫呢？

“嘎吱”

突然，一道刺耳的聲音傳入狐朋酒友的耳朵里，他們皺了皺眉頭，不知這道聲音是從哪兒傳來的。

“咚咚，咚，咚咚。”

有節奏的敲門聲輕輕響起。

“是哪個混蛋啊？！”

一個穿着背心的紋身男罵罵咧咧地走了過去，另一邊胖子等人也已經安撫住了暴躁的細川涼介。

紋身男走到門口位置，拉開門，正準備痛罵對方一番，卻發現門外空無一人。

“不想活了嗎？竟然敢嚇唬你淺野大爺！”

紋身男還以為是有人在惡作劇他們，故意敲門然後躲起來，消遣他們，登時勃然大怒，但卻無處撒放。

“咚咚，咚，咚咚。”

當紋身男關上門，正準備返回座位的時候，有節奏的敲門聲再一次傳來，紋身男瞬間就火了，起身之後瘋狂的跑向門前，粗魯的拉開了推拉門，來到走廊看了看，大罵道：“究竟是誰在戲耍你淺野大爺啊！”

仔細觀摩了一番后發現並沒有什麼人影，姓氏為淺野的紋身男便罵罵咧咧地往回走，同時這次開着門，自己也守在門口，想要看一看究竟是誰在惡作劇搗亂。

時間就這麼一點點過去，大概一分鐘后，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

凶神惡煞的紋身男站在門前，屋內屋外具是一些雜亂的聲音，但唯獨沒有一丁點的敲門聲。

正當紋身男想要放棄之時，突然間，不合時宜的敲門聲再度響起！

“咚咚，咚，咚咚。”

“可是讓你淺野大爺逮到”

還沒等紋身男罵完，他的聲音戛然而止。

門是被自己拉上的，門外什麼人都沒有，自己正對着出口，一直都沒有人經過房間前。

既然沒有人經過房間，那麼這敲門聲是從哪兒來的？

恰在紋身男思考之時，那有節奏的敲門聲再一次的響起

“咚咚，咚，咚咚。”

聞着聲音的方向，紋身男机械般的轉過了身，看向了被窗帘遮蔽了的窗戶，身體有些發麻。

他突然感覺今天的酒居竟然如此的冷，明明是大夏天，卻有一種置身於空調房的感覺，而且這種冷氣中似乎含有壓抑感，讓他有些煩躁。

酒桌上的狐朋狗友已經坐不住了，他們催促紋身男喊道：“淺野，你在搞什麼啊，快過來喝酒！”

“等一等，等一等。”

紋身男深吸一口氣，象徵性的回應了好友了兩句話，他開始朝着窗戶走去。

“咚咚，咚，咚咚。”

窗外的動靜漸漸響起，像是窗外正有什麼東西在敲打玻璃一般，這無疑是在讓紋身男感受到一種極大地壓迫力，一種極大地恐懼力，他迫切想知道窗戶外究竟是什麼。

紋身男來到窗帘面前，正準備掀開，但突然想到了什麼，回頭大聲對着自己的好友們喊道：“窗戶外好像有什麼東西，你們要不一起來看看？”

名叫總司的小胖子活躍氣憤道：“窗戶外能有什麼東西？你掀吧，我們看着。”

聽到同伴的聲音后，紋身男不再猶豫，只聽見“呼啦”一聲，窗帘被淺野迅速拉開。

外面什麼都沒有，漆黑一片。

“什麼嘛，原來什麼都沒有啊。”

淺野深呼吸一口氣，隨後緩緩吐出，故作輕鬆地說著。

等等漆黑一片？

突然，淺野想到了什麼，表情漸漸大駭起來：他們所處的酒居是福岡縣最繁華的街道，外面總會有些亮光，不可能是漆黑一片的！

還沒等淺野反應過來，一個絕美的面孔突然映在了玻璃上，帶着怨毒的表情死死地盯着酒桌上的所有人！

淺野嚇得一屁股摔坐在地上，身子不停地顫抖着。

作為細川涼介的“好朋友”，他自然知道這張臉的主人是誰。

那個被細川涼介玩完的女高中生，伊藤惠子！

# 第一百三十二章 讓恐懼瀰漫

“隔壁在搞什麼，這麼吵？”

林星淵皺了皺眉頭，聽着隔壁殺豬般的慘叫聲，顯得不是那麼開心。

他是從華國來旅遊的遊客，在網上經常聽說東瀛人的素質天下第一，等來了之後才發現簡直是在放屁。

別的不說，現在都已經是北平時間十點，屬於晚上時間了，隔壁包間的東瀛人還在大喊大叫，換在華國這種素質差的人也是極少的。

看了一眼同樣表情不悅的旅遊團成員，林星淵當即站起身來，對着眾人道：“今天誰都別攔我，我去找他們理論一番，讓他們知道什麼叫做溫良恭儉讓、禮義廉恥信！”

旅遊團的成員紛紛向林星淵投去“大佬牛逼”的目光，隨後豎起了大拇指。

在眾人的注視下，林星淵直出包間，轉身來到與自己包間僅有一牆之隔的隔壁，站在門口，輕輕地敲了兩下，用英語喊道：“有人在嗎？”

沒有人回應。

見此情況，林星淵臉上登時一陣鐵青，眉頭一蹙，感覺有些憤怒。

什麼意思？剛才你們包間還跟蹦迪一樣，現在又啞口無聲了？

你們糊弄誰呢？以為自己是南寒人？

耐着性子，林星淵再次扯着嗓子問了一句，依舊沒有人回應。

這下，林星淵便忍不了了，自行推開推拉門，走進了隔壁包間之內，見只有一女子披頭散發的坐在房間中央，身邊倒着五六個不省人事的男子，場面詭異萬分。

一進門，林星淵倒是錯不及防的被嚇一跳，隨後反應過來，開口道：“小姐，我是隔壁包間的客人，還請麻煩你們房間里的聲音小一些，可以嗎？”

估計是喝多了開始鬼哭狼嚎，幸好還有一個女生在這裏交流。

林星淵如實想着。

忽然，那女子抬起了頭，在散亂的髮絲之中，一雙漆黑的眼眸死死地盯着林星淵，默不動聲。

女子的眼球漆黑無比，似乎沒有瞳孔與瞳白，整個眼球都是一團黑色的，恐怖萬分。

“啊？！”

林星淵被嚇了一大跳，隨後反應了過來，同樣死死地盯着那女子，緩緩開口道：“姑娘，你是哪裡不舒服嘛？我去找服務員來，請稍等。”

說罷，林星淵便朝着門外疾行而去，心中怦怦亂跳。

雖然林星淵第一時間沒反應過來，心大的和那個“女子”聊天，但他還是反應了過來，看到瞳孔漆黑的那一剎那知道了女子的不同尋常之處。

“東瀛真的是百鬼之國啊？點這麼背，在華國活了二十多年沒見過的東西剛來東瀛一天就遇到了。”

林星淵在心中暗罵著，同時感覺背後冷風陣陣，彷彿有什麼東西在跟着自己。

“なぜあなたが怖いですか？”

陰柔的女聲在自己的背後響起，林星淵頭皮發麻，嘴唇顫抖，埋頭便跑：你能說漢語或英語嗎，我真的聽不懂啊！

他沒有向自己旅遊團所在的包間跑，既然已經確定了這就是鬼，那麼自己回房間簡直就是送團滅，與其這樣還不如把女鬼給引走！

“男の人、はどうして答えてくれませんか？”

陰森恐怖的聲音再一次響起，林星淵雖然頭皮發麻，但他真的是聽不懂東瀛語：“答えないなら、死んでください。”

林星淵止住了腳步，喘着粗氣，看着前方把道路封住的女鬼，露出了鬼魅的笑容，彷彿一切都在她的掌控之中。

這種極強的壓迫感在林星淵的心中不斷施壓，豆大的汗珠從額頭上滴落，林星淵喘着粗氣，緩步後退，目光視線不離女鬼。

絕望的氣氛在場上蔓延，女鬼在空中飄蕩着，漆黑的眼眸盯着林星淵，讓林星淵不禁有些膽寒。

女鬼張了張嘴，似乎想要繼續說些什麼，卻見一道華光閃過，女鬼瞬間消失無蹤，不知去向。

本來都準備等死的林星淵突然感覺那股深深地壓迫感為之消失，登時鬆了口氣，癱坐在地上，無力的呼吸着。

“東瀛真的是水深火熱啊，太可怕了，真的是太可怕了。”

網上常說華國是夜間世界上最安全的國家，如此一看確實如此。

東瀛都有鬼了，歐洲指不定有狼人、吸血鬼呢！

這些天發生的事情讓他對國家無比的放心，前天的夏威夷事件震驚全球，而華國是第一個安排撤僑的國家，再加上東瀛國內的種種表現，讓林星淵安穩了不少。

鬼怪是真實存在的！

這也並不是什麼爆炸消息了，西方那邊甚至都出現了海神波塞冬、疾病與瘟疫之神和肆虐夏威夷的超凡怪物，出現鬼似乎也是理所當然的。

以林星淵的頭腦而言，他解釋不出來那女人能瞬移、眼眸漆黑是什麼原理，只是堅定的認為那女子肯定是鬼。

呆坐了片刻后，林星淵突然想到什麼，連忙掙紮起身：“不行，報警，必須報警！”

倀虎望着伊藤惠子的靈魂，淡淡抹去了她的智慧，讓她成為了一個只聽從吩咐卻無法做出主觀判斷的無智之鬼。

同時，倀虎轉過身來，看着其他四個倀虎趁着伊藤惠子前去報仇時轉化的倀鬼，緩緩開口道：“冤有頭債有主，只能殺一人復讎，不能牽扯太多不然這就是你們的下場。”、

“現在去復讎吧，在太陽升起之前，我要讓這座城市陷入恐懼之中！”

殺人多人那叫絕望，並不是恐懼。

倀虎不需要他們殺很多人，只需要他們將恐懼的氣氛蔓延在整個東瀛之中。

厲鬼殺人啊，這可是多麼恐懼的一件事兒啊。

眼見着面前的四隻倀鬼飛天而起前去復讎，倀虎便大大方方地前往下一個地區收攏自殺者的靈魂。

東瀛的自殺率很高，在世界上都是排名極為靠前的存在。

東瀛人會因為就業率問題、緊張的工作壓力而不斷產生自殺，也會因為婦女社會地位的低下發生於家庭問題的紛爭而引起的自殺。

甚至有許許多多的家庭主婦因不堪夫權的壓迫和過累的勞作，引發了妻子殺夫后又自殺的現象。

在加上東瀛有“光榮自殺”的傳統，倀虎永遠都不缺倀鬼用。

“在部落里每一個族人都會為了部落的延續想盡一切辦法活着，除非部落不復存在這裏的人卻因為一些算不得什麼大事兒的事情自殺畸形啊。”

# 第一百三十三章 七起案件

“先生，請您嚴肅的回答我們的問題，這樣編造出來的謊話是瞞不過我們的。”

福岡縣警視廳內，兩個穿着白襯衫的警官嚴肅地看着林星淵，用着一股帶着東瀛特色口音的英語說著：“鬼怪？你是在給我們講故事聽嗎？”

林星淵頂着黑眼圈，強行壓抑住心中的怒火，用着同樣蹩腳的英語對着兩個東瀛警官說著：“我說的全都是事實，如果不相信的話可以等到我的律師來和你們談，我並非東瀛公民，還請國際法庭進行宣判。”

說罷，林星淵又用華語怒道：“老子在華國活了二十多年都沒遇到過鬼，來你們這兒才一天就遇到了鬼，現在又怪到我頭上了？”

林星淵很冤，真的很冤。

他明明是撞破了厲鬼殺人，但誰都不信他，東瀛警方更是第一時間把他鎖定為兇手。

這真他媽難受。

兩個警員對視一眼，其中一人開口道：“好，請林先生先休息一會兒，希望您可以與我們坦白。”

說罷，兩人便站起身來，朝着屋外走去，偌大的房間內只剩下林星淵一人。

“木下警官，你怎麼看？”

監控显示器前，一个中年警員抱着一杯咖啡，微微抿了一口，看了一眼另一人，開口道。

木下警官面無表情，對着中年警員道：“此人的面部表情不像是在說謊，在討論到昨晚之事時，甚至還有一點恐慌的顫動。”

中年警員聞言，有些動容：“這麼說他說的是真的？”

木下警官望了一眼自己的同僚，接着開口道：“昨夜第五起兇殺的倖存者怎麼樣，問出什麼了么？”

“瘋了，瘋的很徹底，精神都紊亂了。”

中年警員喝了半杯咖啡，無奈的對着木下警官說著：“誰都不讓靠近，一旦有人靠近就開始打滾哭泣沒辦法啊。”

“昨夜的五起凶殺案都不簡單，五起凶殺案共十四位受害者均是以一種驚恐的表情死去。”

木下警官頓了一下，接着開口道：“其中有九人死狀極為殘忍，割喉插眼。剩下的五人渾身上下沒有一點傷口，腎上腺分泌了大量的兒茶酚胺”

說到這裏，中年警員也知道了木下警官的意思：這五個人是被嚇死的。

“種種表現來看，莫非真的有鬼？”

木下警官的話讓中年警員愣了愣，神情複雜，沒有說話。

現在的局勢，誰也不敢打包票。

前不久白鷹政府還信誓旦旦的說世界上不存在神靈呢，結果呢？

火奴魯魯市正在重建呢。

“這件事兒多注意一下，一定要查明白究竟是人為還是鬼禍！”

“如果確定為鬼禍，直接上報首相我們東瀛可能要出亂子了。”

木下警官說完，神情凝重地吐出一口濁氣，隨後對着中年警員道：“這些天就麻煩你了，赤平警官。”

“武道昌隆。”

赤平警官嚴肅地開口，隨後迅速離去，前去進一步調查關於鬼怪之事。

木下警官嘆了口氣，正準備繼續處理自己的工作，卻見兩個剛入職的小警員慌張地感到木下警官面前：“木下警部，接到消息，惠源町的一戶人家被滅門了！”

“嗯？”

木下警官當即為之一愣，隨後迅速反應過來，開口道：“封鎖現場，現場有什麼蹤跡？”

木下站起身來，與兩名警員朝着警視廳外走去。

木下的職位偏向於推理、分析，因此長時間都是坐鎮警視廳的，不必帶隊封鎖現場之類。

“死者宅中用血跡寫着一個名字和復讎兩個字，名字是田中晴子。”

“調查了田中晴子這個名字了么？”

“調查了是一個女孩兒，三天前已經自殺了。”

聽到這句話，木下警官感覺自己的頭登時一陣暈眩，他連忙鎮住心神，剛剛走到警視廳大門，卻見一個慌張地黃毛青年連忙朝着警視廳內走去，見到木下警官時如同見到了自己的親人。

黃毛青年慌不擇路，見到木下警官后連忙開口，聲音有些崩潰：“我見到鬼了警官，救救我，救救我！”

“見鬼？！”

木下警官現在對於“鬼”這個東西十分敏感，在聽到黃毛青年這樣說之後，連忙嚴肅地詢問道：“怎麼回事兒，你與我說說。”

說罷，木下警官便強拉着黃毛青年來到了等候室，聽着他講述自己的事情。

而那兩個小警員也一臉懵逼，面面相覷。

木下警官，您是要去惠源町處理滅門兇案的啊，為什麼要和這個不良在這裏聊天啊！

木下並沒有理會那兩個小警員，而是專心聽着黃毛青年講述着自己昨晚的遭遇，同時在心中也暗自發誓：如果你說的是假的只是來消遣我玩，那麼你就會是昨晚一起凶殺案的兇手了。

大體劇情很微妙。

黃毛青年是個不良，他的工作就是每天晚上趁着果販下班後去偷水果，然後第二天賣給其他果販以此盈利生活。

除了他自己以外，還跟着一個小弟和自己做事。

昨晚，他們照常上班，在偷偷潛入一戶果販家中的儲存室時，猛然發現了一個驚悚的事情！

果販死在了儲存室里，被水果埋着，表情充滿了恐懼！

當時黃毛青年的小弟就嚇得叫出了聲，緊接着一個渾身漆黑的影子就出現在他們兩個的面前。

那漆黑的影子抓過小弟就開始從腳趾啃咬，小弟慘叫聲不絕於耳。

黃毛青年當機立斷，連滾帶爬的開始逃竄，一路從城郊逃到了福岡縣的警視廳，這才鬆了一口氣。

“你是說，在郊區的博恭弘=叶 恭弘町也發生了兇案，還死了兩個人？”

木下警官嚴肅起來，一遍又一遍的詢問着黃毛青年：“你真的看見了一團漆黑的影子吃掉了你的小弟？”

“是真的啊警官，你們趕緊派人去打死他啊！”

黃毛青年回想起當時的場景依舊有些雙腿發軟，瑟瑟發抖地對着木下開口道：“太恐怖了，太恐怖了”

事情已經有些嚴峻了。

已經有兩個素未謀面的目擊證人說有超凡的東西介入案件當中了。

“準備一下警車，去叫幾個持槍的行動隊同僚，我們一起去博恭弘=叶 恭弘町，看看那個還沒被我們發現的第七起凶殺案！”

# 第一百三十四章 偽裝

倀虎無語地看着自己面前這十一隻倀鬼。

滅門、吃人、嚇死各種各樣的玩法應有盡有，倀虎實在是不知道怎麼形容自己手下的這群倀鬼了。

但說一千道一萬還不得不說的是，只有東瀛的倀鬼才會懂這些玩意兒，換做以前從敵對部落轉化來的那幾個沙雕倀鬼，估計十年也沒有辦法在福岡縣進行恐怖傳聞。

“你們做的不錯，我的孩子。”

倀虎看向這幾隻倀鬼，露出了滿意地笑容：“安心在我周圍盤旋吧，總有一天你們將會殺個盡興，殺個痛快！”

“吼！嘶嘶嘶，吼！”

各種怪模怪樣的聲音從倀鬼的口中吼叫出來，讓倀虎覺得有些刺耳。

倀鬼一旦報完仇，那麼他就會自動失去神智，淪為一個沒有感情的殺手，只懂得殺人。

倀虎笑的溫和如玉，現在的他身上披着的是一件青色的狩衣，似乎是仿製東瀛古代的服飾。

他張了張寬大的衣袖，一股吸力開始吸收着那十幾隻倀鬼，讓他們不僅想要向倀虎的衣袖裡靠攏：“回來吧，我的孩子們。”

倀鬼們化作一團團黑氣，張牙舞爪地湧入倀虎的寬大衣袖中去，隱秘在倀虎的狩衣之下，讓人看不虛實來。

不過很明顯的可以感覺到，倀虎身上莫名多了一股陰冷的感覺，配合上倀虎翩翩公子的面容，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氣質自然而然的出現在了倀虎身上。

福岡縣最近的自殺者還沒消散的靈魂基本上都被倀虎收納成了倀鬼，但這僅僅只有十一位，這讓倀虎十分的不高興。

怎麼肥事？不是說好了東瀛是自殺率最高的國家之一嘛，為什麼五百多萬人口的福岡縣最近竟然只有十一個人自殺？

不過無論是因為什麼原因，倀虎現在都要換一個地方進行恐嚇了。

不過在臨行之前，他留下了三個鬼魅在福岡縣猖獗。

鬼魅喜食人，不同於倀鬼，鬼魅是可以被攻擊到的，一旦鬼魅被抓住或者被殺死，那麼他的實力就會立馬融入影子中，消失不見，就此潰散於天地之間。

倀虎的狩衣衣袖隨着微風颯颯出響，一副高手寂寞的樣子便顯於世上。

狩衣是東瀛歷史上原創的服飾，根據披肩與鎧甲發展而來，並在官家社會身份等上下階層關係中，具有嚴格的服飾概念。在東瀛的平安時代為一般官家的便服，在鎌倉時代為祭奠中神官穿着的服裝。

但無論是什麼東瀛的什麼年代，狩衣都是達官貴人的衣服，平民百姓身上是絕對不可能出現狩衣的。

而此時此刻，倀虎身着狩衣出現在這裏已經很明顯了。

他要冒充一波東瀛歷史上的達官顯貴，從而賺取一波信仰，壯大自己的實力。

倀虎也想讓自己變強，他不求能成為頂尖神靈水平，只求自己的實力能夠媲美正常神靈。

“大陰陽師，安倍晴明？”

倀虎嘴角微微露出一抹冷笑來，他的面容逐漸變得虛幻起來，下一刻便變成了一個完全陌生的人臉，但依舊是英俊：“不不不，安倍晴明這個正派人物怎麼會渾身蘊藏着鬼氣呢？”

“現在我是陰陽師中有名的反派，蘆屋道滿啊！”

“嘔！”

剛入職不久的女警員被眼前的這一幕所震驚到了，她忍不住的嘔吐出來，似乎很難受。

不僅是她，就連人高馬大的行動隊隊員也不是很好受，只有一直與死人打交道的木下警官沒什麼表情變化。

在他們面前的，是一堆爛肉，一堆已經被咀嚼過的爛肉！

骨頭就這麼搭在爛肉上，上面還有幾塊布條，那黃毛青年見着情景當場就崩潰了，對着木下警官說：“那是我小弟黑澤敬輝的衣服，他他已經！”

木下警官微微皺了皺眉頭，提起黃毛青年的頭髮，冷聲道：“還有一具屍體，埋在哪裡？”

“在在那堆桃子里”

黃毛青年顫抖着指着不遠處的一堆堆放在貨車上的桃子，聲音顫抖地說著。

東瀛的水果價格都是十分昂貴，在警視廳的眾人眼中，如此一大堆的桃子擺在那裡埋着一個屍體實在是太過可惜。

“你們兩個去看看，判斷一下死亡時間。”

木下警官隨便點了兩個行動隊的成員，那兩位行動隊的成員見狀當即穿好防護工作，快步上前，前去扒拉桃子挖出那果販的屍體。

“咯啰詻！”

突然，詭異的聲音在整個儲存室里響起，這道聲音瞬間就引起了在場的警察們的神經，行動隊的成員迅速拔出手槍，指着四周，威懾對方。

一道人影緩緩從偏門房間中走來，人影只露出一雙眼睛，彷彿就像一個機器人一樣，無情而又充滿殺意。

“彭！”

由於太過緊張，一顆子彈瞬間走火，從槍膛之中彈射而出，瞬間就射到了那漆黑的人影胸膛中，一聲壯烈的慘叫聲突然響起。

眼見着似乎槍械可以對這漆黑的影子做出傷害，木下警官差點高興地跳起來，對着左右吩咐道：“開槍，打傷它，打傷它！”

如果能活捉一隻“鬼”，那麼研究意義也就更大了，這樣一來絕對會促使東瀛超過白鷹，成為第一個研究超凡的國家！

“砰砰砰，砰砰砰！”

本來早就想開槍的行動隊隊員在得到長官的一聲令下后，紛紛扣動扳機，在那一瞬間子彈出膛，瞬間將那個漆黑的影子給打的四分五裂，被打成粉末的影子瞬間消失在視線里，如同雨水灑落在夏日炎炎的地面上，不一會兒就乾涸了。

鬼，就這麼消失了！

木下警官也是萬萬沒想到會出現這種局面，他連忙快走兩步來到那裡，望着空空如也的附近，感覺有些感覺匪夷所思：“東西呢，鬼呢？”

就算是亂槍打死，也該有個蹤跡吧？

“木下先生，我覺得我們是不是把他打死了，所以沒有你想到的情況發生。”一個行動隊隊員開口說著，“畢竟這是鬼，鬼死後可能沒有屍體”

“也對，不能用常理來看厲鬼。”

木下警官若有所思點了點頭，雖然沒抓到鬼，但此行還是有很大的收穫。

首先，昨夜發生不僅僅只有六起，而是有七起凶殺案，而且基本證明凶殺案與鬼魂有關。

其次，他也得到了一個至關重要的消息：“鬼”竟然會被槍械消滅！

“留下四個人處理一下現場，封鎖這裏等待警視廳的援助，其他的人和我回警視廳，警視總監那邊我來跟他說，今天必須要寫一份至關重要的報告，呈交給首相！”

# 第一百三十五章 我，蘆屋道滿，大陰陽師！

“將這份報告完完整整的傳輸給首相閣下，一定要讓首相閣下知道福岡縣的問題！”

警視廳內，木下警官義正言辭地指着電腦上自己草草書寫的報告，對着幾個小警員說著：“皇國興衰，經此一役！”

木下警官的聲音極具感染力，讓在場所有的新入職警員熱血沸騰，彷彿明天就要奔赴到阻擊鬼怪的第一線去。

“是，木下警官！”

小警員高聲喊着，正義感十足，連忙開始將報告以福岡縣警視廳的名義發送給東京都千代田區永田町的首相官邸。

然而，系統的操作卻出了問題。

“木下警官，我們的系統似乎”

負責傳導的新警員是一個氣質頗為文秀的女生，她弱弱地舉了举手：“您的報告傳不出去”

“什麼意思？”

木下警官皺了皺眉頭，感覺事情似乎有些向著不太美好的事情發生：“我們警視廳無法聯繫到首相官邸么？”

“是的，毫無信號！”

女生回應道：“不僅如此，我還試着聯繫了一下福岡縣的官府，結果沒有任何反應，我們警視廳似乎被什麼東西切斷了與外界的聯繫。”

“該死！”

木下警官臉色陰沉地怒罵一聲，隨後迅速道：“把東西打印出來，我們開車去福岡縣的其他部門，讓他們代為傳導我們的報告！”

無論如何，福岡縣鬧鬼的事情必須讓首相、讓東瀛的各位同僚知道！

否則，東瀛將會接二連三的發生懸案，引得人人恐慌。

一個無法庇護民眾的官府是無能的，是註定要倒台的。

如果接二連三的凶殺案官府無法負責，那麼東瀛國民將會將官府給吞沒！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不僅僅是國民，就連官府內部的成員也會對官府失去信心。

木下知道鬼魅殺人不是什麼很難查到的事兒，官府總有一天會知道事情的真相。

但如果是自己告知了官府，那麼官府將會提前很多天知道這件事兒，從而提出很多相對的對策來抵禦鬼魅。

凡是能提前一天，他就可以拯救很多的人，這樣一來東瀛國民就會對官府產生依賴，官府也能消滅厲鬼！

在木下警官心裏，這件事兒的重要程度就跟他說的一樣。

皇國興衰，經此一役！

“木下警官，打印完成了！”

文秀女生迅速將木下的報告打印完畢，快速遞給了木下警官。

木下警官粗略的掃了一眼確定無誤后，快步朝着警視廳外走去，同時對着左右警員道：“現在去開警車，隨我一起去！”

一個行動隊隊員喊道：“木夏警官，警視廳所有的警車都被開走了，我們現在什麼都沒有！”

這麼巧？

木下警官皺了皺眉頭，感覺事情有些不太真實：“警車呢，都哪兒去了？”

行動隊成員哭喪着臉嘆了口氣，對着木下警官道：“福岡縣已經發生了七起凶殺案，警車自然要去封鎖現場的，木夏警官。”

木下警官顧不得其他，已經匆匆地走出了警視廳，對着跟隨在自己身邊的幾個警員道：“跑步去，警視廳距離官府不是很遠，我們路上攔截幾輛過路車輛就可以了！”

眾警員紛紛點頭，開始快步朝着東瀛福岡縣官府駐地奔跑而去，想要利用福岡縣知事來進行傳遞，告知東京方面一些關於鬼魅的消息！

恰逢其會！

突然間，一道陰冷的感覺瀰漫在空氣中，木下警官只感覺四下一涼，一股透人心扉的寒氣迎面而來，這股寒氣並不是來自身體生理上，似乎是源自於靈魂之中。

“怎麼回事兒？”

木下警官下意識的抬頭看去，只見前面的拐角處，一個穿着青色狩衣的青年一步一步朝着自己走來，那股氣場令木下下意識的想要跪拜。

一種說不出來的貴族氣勢！

青年的臉如雕刻般五官分明，有棱有角的臉俊美異常，劍眉星目，看起來英姿颯爽，氣勢昂然。

只不過身高似乎是一米六

實話實說，這種身高在東瀛十個人中有三個是這樣的。

木下警官身旁的其他幾個警員如今已經被這股氣勢攝住，站在原地大汗淋漓，瑟瑟發抖不敢說話，頭顱低下，不敢直視迎面走來的這位青袍狩衣青年。

不知為何，木下警官在這個一步一步向著自己走來的青年有一種熟悉感，似乎不久前才遇到的一樣。

這股熟悉感

突然！

木下警官神情一變，似乎聯想到了什麼：這股熟悉感分明就是來自前不久被亂槍擊斃的那隻厲鬼！

只不過他的氣勢更兇狠、更強大！甚至於不用出手就能讓他們幾個凡人瑟瑟發抖。

青袍狩衣青年緩步來到木下警官的身旁，拍了拍他的肩膀，靜靜開口道：“年輕人，不要多管閑事，不然很容易命短的。”

那青袍狩衣青年的聲音忽大忽小，彷彿從萬里之外傳來一般，絲毫覺察不出兩人是面對面的交談。

被觸摸到的那一剎那，木下警官身子一抖，彷彿感覺自己的半個身子都陷入了某種未知的狀態，更是忍不住地抖了起來：“您您是什麼意思？”

即使如此，木下警官還是強裝鎮定，表示自己什麼都不知道。

一股陰寒之氣在附近緩緩升起，青袍狩衣青年的周身猛然間開始翻轉起黑色的迷霧，在迷霧中隱隱約約可見某些生物痛苦的哀嚎聲，令人不禁感到膽寒。

幾個新入職的警員哪裡見過這種場面，當場被嚇得肝膽欲裂。而那些行動隊的成員也是瑟瑟發抖，不敢多說什麼。

“現在懂我什麼意思了吧？”

青袍狩衣青年的聲音緩緩升起，木下警官咽了口吐沫，心跳不停，瘋狂的點頭：“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聞言，青袍狩衣青年微笑地點了點頭：“那就好，要是你不明白我就要把你變成他們的一員了。”

說罷，青年便踏着陽光，朝着相反方向走去，陽光照耀出背影，顯得神聖萬分。

突然，木下警官不知哪兒來的膽子，心有餘悸的大聲喊道：“敢問大人，您的姓名是？”

“我？我是蘆屋道滿，一個陰陽師嗯，大陰陽師！”

# 第一百三十六章 皇國興衰

那個自稱蘆屋道滿的青袍狩衣青年離開了，那股令人崩潰的氣勢已經消失無蹤，但所有人都沒有動彈，仍舊癱坐在原地，喘着氣，似乎在慶幸自己活着。

來來往往的行人都用着一股詫異的眼光看着癱坐在地上的警察一行人，表示很驚訝。

但木下警官現在可沒什麼心情維持自己的形象，現在的他感覺狀態很糟糕。

蘆屋道滿！

這個名字，東瀛的三歲小孩都知道代表着什麼！

蘆屋道滿不屬於陰陽師兩大家族賀茂與安倍中的任何一方，他是遊盪於民間的播磨流陰陽師。在流傳下來的古籍之中，蘆屋道滿常被當作唯一可與安倍晴明匹敵的對手來進行描寫。

安倍晴明是什麼？被東瀛百姓當做是神一般的陰陽師，在東瀛的神話傳說中只有擁有着東瀛皇室血脈的大陰陽師賀茂役君小角能夠和他相提並論。

蘆屋道滿是這樣一位人物的對手，自然會讓木下警官感到頭皮發麻。

蘆屋道滿的突然出現以及他說的話，很明顯就在說明他和福岡縣的七起厲鬼殺人案又很大的關係。

甚至於就是蘆屋道滿養鬼殺人從而獲得新的厲鬼，壯大自己。

同時，木下警官似乎又意識到了一點。

方才蘆屋道滿說的語言讓他感到十分的陌生，說出的語言並不是他熟悉的東瀛語，而是一種他不知道的語言。

最重要的是，木下警官竟然還聽懂了這種不知名的語言，簡直是讓木下警官感到匪夷所思，同時也更加確認了蘆屋道滿的身份。

真的是那位與安倍晴明作對的大陰陽師蘆屋道滿啊！

“木下警官，我我們現在該怎麼辦？”

文秀的女警員開口，有些磕磕絆絆地對着木下警官說著，祂的表情依舊有些驚魂未定。

不過能夠在短時間內恢復到這種地步，也算是這批新晉警員中較為強大的警員吧。

“文件給我我去給予福岡縣的武藤知事，這件事情必須要報告給首相閣下，特別是蘆屋道滿陰陽師閣下的事情，這關係著我東瀛之命脈！”

木下警官揣着文件，走了還沒有兩步，突然感覺身體陰寒了起來，登時讓他打了個冷顫。

木下警官沒有理會，繼續往前走着，這股冷顫的感覺越來越重，從肩膀開始，冷意十足。

他提着沉重的步伐，勉強來到十字路口，強行攔下一輛過路的車，將它徵用，然後飛去的前往福岡縣的官府所在地。

倀虎一路跟在木下警官上方，靜靜地看着他一路朝着福岡縣的官府走去，意圖通知那位縣知事。

縣知事是什麼官職倀虎當然知道了，乃福岡縣的主管行政要員，管理着這五百萬居民人口的父母官，自然有一個直接與首相聯繫的方式。

這個木下警官去尋縣知事武藤征一來通知東瀛首相也算是正確的決定。

至於木下警官去通知東瀛的首相這是倀虎巴不得發生的事兒呢。

這樣把事情鬧大，自己的名聲不就打出來了么？

同時，也不能讓這個木下一路順風順水，因此倀虎扮演的蘆屋道滿便出場裝了個如同腦殘的逼。

如果倀虎真的不想讓他知道，直接殺了就了事兒，為啥還要蹦出來裝模作樣的提醒啊？

同時，倀虎也不是很擔心這個木下警官會被自己嚇退。

如果這個木下警官真的被自己的這一番嚇唬給嚇得屁滾尿流而逃，那麼倀虎也自然有本事讓他“親自”前去福岡縣官府，將自己的報告交給縣知事武藤征一。

自從自己在這個木下警官的肩膀上拍了一下，這個木下警官就沒有什麼生存的希望了。

他只有兩種結果。

一是木下強行前往官府，告知福岡縣縣知事武藤征一之後光榮自爆而死，讓縣知事武藤征一不會懷疑鬼怪的真實性。

二是木下被倀虎嚇怕不敢去，那麼他便會在家中光榮犧牲，他的魂魄將會被倀虎轉化為倀鬼，從而讓倀鬼帶動軀體，前去福岡縣官府報案，接下來的劇情如一。

“自己現在要做的只有收集自殺者的魂魄，將他們轉變成厲鬼，隨時準備發動主神交代給我的任務啊！”

倀虎一直深深記得虞蘇交給他的任務，可以說是不敢忘記。

畢竟現在自家的主神虞蘇指不定在東瀛的哪個角落偷偷注視着自己呢。

“百鬼夜行，血洗櫻都”

福岡縣的縣知事武藤征一在護衛的重重保護下，陷入了沉思。

方才，那位警視廳的天才警官木下野突然找到了自己，給自己講了很多關於鬼怪殺人與蘆屋道滿養鬼的事情，他堅定不移的相信昨晚的七場凶殺案兇手是厲鬼。

這一點讓武藤征一感覺滑稽可笑：怎麼可能有鬼？他活了五十多年也沒有見過什麼厲鬼的存在。

至於蘆屋道滿？乖乖，那可是平安時代的人物，距離現在也是有八百多年了。

武藤征一一直都在以為木下野說的是什麼笑話這個觀點直到木下野在自己面前爆炸，成了一道血霧。

在護衛將自己團團圍住，想要保護自己的生命時，武藤征一才明白了木下野的真實性。

“東瀛真的有厲鬼的存在？！”

武藤征一一陣駭然，他迅速將先前木下野傳給自己的資料拿出來仔細翻看，上面關於七場凶殺案的法醫驗屍與現場口供以及木下野的真實想法一點一點似乎都是真的。

當然，這些東西最重要的憑證是突然在自己面前爆炸的木下野，這讓武藤征一更加堅定東瀛有厲鬼的存在。

於是武藤征一不再猶豫，，將電話撥打給了櫻都的首相官邸，想要直接彙報予東瀛首相宮崎集英。

“喂您好，這裡是首相官邸，請問您有什麼事情？”

首相助理的聲音親切的響起，但這並沒有讓武藤征一有什麼情緒上的變化，只見武藤征一開口道：“我是福岡縣的知事武藤征一，麻煩轉給宮崎首相，我有重大的事情要彙報！”

“皇國興衰、武道昌隆，與我接下來的事情有重大的聯繫！”

# 第一百三十七章 快去請土御門安培家！

東瀛首相宮崎集英面色陰沉，他認真地聽着福岡縣的縣知事武藤征一的報告，若有所思。

果然還是來了！

在幾天前，那震驚世界的白鷹夏威夷事件之後的第一時間，宮崎集英便認為東瀛十有八九會發生差不多的事件。

只不過宮崎集英沒想到的是竟然會是厲鬼殺人。

“厲鬼死亡人數二十九人可以被槍械擊殺還可以接受”

宮崎集英喃喃自語地說著，同時也有些憂慮。

福岡縣知事武藤征一可沒有私吞什麼功勞，而是老老實實的將木下野警官的所有事情都告訴了宮崎集英。

“蘆屋道滿，自行爆炸唉，皇國又到了命運決定之時了。”

眾所周知，東瀛是一個喜歡賭國運的國家，基本上每個那麼幾十年就會來一次“今日晴空萬里，波瀾壯闊。皇國興廢，在此一戰”。

此時此刻，身為東瀛首相的宮崎集英似乎隱隱約約的聽到了，當年先輩的吶喊聲，那種“皇國興廢，在此一戰”的激情！

蘆屋道滿只有他的死對頭，安倍晴明能夠對付他了！

雖然自己不知道安培晴明陰陽師大人如今身處何方，但他知道一件事兒

“首相閣下。”

見首相似乎有些動作，一旁的助理連忙跟上，對着首相恭敬地說道：“您有什麼吩咐？”

宮崎集英道：“快去請土御門的安培家族，只有陰陽師可以打敗陰陽師！”

土御門神道是在華國的陰陽五行八卦說的基礎上，以天文研究、編製曆法、占卜方位、吉凶並進行祈禱以及驅妖捉鬼平衡世間陰陽之氣為主要活動。是東瀛古代國家官方設立的陰陽寮為活動場所。

建立者便是東瀛著名的安倍晴明，而之後土御門也多為安倍家族所掌控。

畢竟東瀛傳說中的大陰陽師多半出自於安倍家族與賀茂家族。

蘆屋道滿既然已經可以操縱厲鬼行兇，那麼作為勝利者的安倍晴明自然會更加強大。

他的後代即使沒落了，也應該有個一招兩招防身吧？

宮崎集英不懼武藤征一欺騙自己，就算是騙了，自個兒去請土御門的執掌家族安倍家族戰的沒什麼事情，傳出去后反而會安穩民心。

首相助理聞言，立馬開口固回應道：“是的首相大人，我這就去安排。”

“嗯。”

宮崎集英點了點頭，目光深邃，又對助理道：“給我聯繫一下武藤征一先生，請他來櫻都，與我面談。”

厲鬼之事還是要徹徹底底的搞清楚，否則宮崎集英寢食難安。

“是的，首相閣下。”

首相助理如同一個私人僕人一樣，恭恭敬敬，一切都以宮崎集英為首。

“希望東瀛可以順利挺過這次的超凡時代吧。”

“家主，首相請您在今晚六點十五分於首相官邸就宴。”

一家古色古香、充滿和風風格的建築中，蒼老的安倍家主聽見家族成員的回報，迷茫地睜開了雙眼，有些不知所措。

年過九十的安倍家主迷茫地開口道：“怎麼回事兒，首相閣下為什麼會突然召見我這老不死的？”

土御門安倍家已經有幾百年沒有被官方所認可了，他們現在只是偶爾和天皇聊聊天，根本就沒有機會接觸官方的高層。

直后一次就是在戰爭時期，官方要求他們咒死敵對國家的首腦乖乖，我們哪兒有這本事啊？

因此，土御門便在官方的印象里成了糊弄人的假把式。

如今，東瀛首相宮崎集英竟然主動召見他，太不尋常了。

“把我們家族祖傳的狩衣拿來，這一次一定要讓宮崎首相看到我們土御門安倍家的力量！”

老人顫抖着手站起身來，對着前來通知自己的族人道：“無論如何，我們都不能丟了晴明先祖的顏面！”

這安培家的老家主紅光滿面，高高興興，認真地梳洗打扮洗了一番，端的成了一副東瀛古時貴族豪門之狀，氣勢頗有些華貴安康。

待一些準備完畢，老家主又看了看時間，只見與宮崎集英首相約定的時間只剩下一個小時，老家主便指着一个中狀年男子張口道：“備車，你隨我一同去吧。”

“是，家主。”那人連聲道。

安倍家族雖然不被東瀛高層注意，但在民間很有威望，他們的產業基本上沒有賠錢的，因此安倍家族的資產也不是少數。

待豪車從安倍家的家門開出，一路朝着首相官邸而去，車上九十多歲的老家主卻有些心慌意亂。

他如今看起來身子硬朗，可以到處晃悠，但說不準什麼時候就撒手人寰。

此番首相召見，定有些什麼事情吩咐安倍家，想要利用安倍家之聲望。

安倍家要想延續下去，可能就要依靠這次的機會了。

安倍家自先祖以來，一直都是東瀛的貴族，是官場中的人物，他們這一代雖然經了商，但也自然而然的想要成為官場上的人物。

這次的機會很重要，老家主自然要抓緊好時機。

等他抵達首相官邸，由家族子弟攙扶着入場之時，卻見首相宮崎集英早就在那裡坐着，除此之外還有一个中年男子參与進了酒席之中。

老家主一直都關心着東瀛官場之上的事情，自然認識這中年男子，知道這中年男子的身份。

福岡縣的縣知事，封疆大吏，武藤征一！

見此情形，老家主就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了。

什麼情況，為什麼召見安倍家主的同時要和福岡縣的縣知事一同出席一宴？

突然，宮崎集英也注意到了老家主的身影，連忙站起身來，對着老家主親切的問候道：“老人家，您可是土御門安倍家族的家主？”

一旁的武藤征一縣知事同樣站起身來，臉上洋溢着笑容，似乎對老家主異常的恭敬。

這是什麼情況？

老家主也不知道為什麼一下子兩人都對自己這麼恭敬。

不過兩個官場上的大人物吹捧自己，老家主自然還是高興地：“正是老朽，宮崎首相和武藤知事久等了，老朽年老體衰，行動緩慢，請兩位見諒。”

“不礙事不礙事。”

宮崎集英擺了擺手，接着詢問道：“敢問貴家族可有陰陽之道，通九字真言？”

# 第一百三十八章 小事一樁

“陰陽之道，九字真言？”

聽到宮崎集英這麼說，老家主便鬆了一口氣，哈哈大笑道：“爐火純青、熟讀與心，我安倍家便是靠着一手陰陽之道讀誦九字真言起家，安倍晴明先祖更是憑藉此斬妖除魔，建立不朽功勛！”

不管怎麼著，吹就完事兒了。

別的什麼事情老家主或許沒什麼把握，但對於這件事兒老家主那就太有把握了。

陰陽大道和九字真言，他從一歲學到九十歲，他太了解這個了，根本就不可能出錯。

安倍老家主猜測，估計是需要自己做些什麼法事，應該沒什麼問題。

見老家主如此表態，宮崎集英與武藤征一皆是喜上眉梢，武藤征一便道：“那我便在福岡縣恭候老家主的到來了。”

“好說好說。”

老家主笑嘻嘻地開口，同時詢問道：“不知道福岡縣出了什麼事情，是祈福還是送災啊？”

“事情有些複雜。”

宮崎集英看了武藤征一一眼，緩緩開口道：“官府在福岡縣發現七起凶殺案，依警員斷定，兇手皆為厲鬼，厲鬼手段飄忽無常，行蹤難定，並且似乎有陰陽師摻和在其中，所以我們想請土御門的諸位陰陽師前去破了那邪惡陰陽師的手段！”

既然陰陽師是真的，那麼被歷代奉為皇家供奉陰陽寮的土御門中的陰陽師應該或多或少有些本事吧？

不說與蘆屋道滿鬥法，最起碼可以消滅一兩隻厲鬼，讓福岡縣的治安變得好一點吧？

宮崎集英如實想着，心中也不由輕鬆了下來。

殊不知當老家主聽到宮崎集英講話后，頭都大了。

什麼玩意兒，厲鬼？

不可能啊，天地間哪兒有這種東西？

雖然在古籍上有過關於鬼魂的記載，但老家主卻不怎麼相信這東西。

畢竟在這個世界上生活了九十多年也沒見過鬼，誰都不會相信世界上有鬼的存在。

不過自己吃的就是裝神弄鬼的飯，老家主也不能將心中的疑惑詢問出來，只能詢問道：“可否具體一些，跟我講講事情的內容？”

“具體的情況是這樣的，福岡縣經市局在一家酒居內發現了五個少年的屍體，案場發現人與報警人是華國的遊客林星淵，他”

武藤征一緩緩將一切都告訴了安倍老家主，想讓這個專業人士幫忙判定，這種厲鬼究竟是什麼東西，能否被消滅。

然而武藤征一不知道的是，在聽完武藤征一說完福岡縣事件真相之後，老家主嚇得臉都白了。

看來真的有鬼啊！

不得不說，老家主現在慌得一批。雖然他相信自己的陰陽秘術，但奈何九十多年自己根本就沒有施展過，不知道能力如何，能否可以平定厲鬼。

那可是貨真價實的厲鬼啊！

老家主的臉色傻白慘紅，宮崎集英第一時間便注意到了異象，親切的開口詢問道：“老家主，您還好吧？”

“還好還好。”

老家主反應了過來，連忙對着宮崎集英點了點頭，隨後輕咳一聲，開口道：“老朽年事已高，此番可能無法親自前往，還請首相大人見諒，我們土御門一定會派出陰陽師前往福岡縣斬妖除魔，維護治安！”

死貧道不死道友，自己的水平什麼樣子他自己都不知道，老家主可不敢這麼貿然的前去福岡縣斬妖除魔。

“那真是麻煩老先生了。”宮崎集英笑道。

他看出來安倍家主的狀態似乎不對，但他沒有說。

無論安倍家主狀態為什麼不對，他們土御門安倍家族都要派出人去福岡縣幫忙，具體是誰無所謂。

如果他們真的有本事那就去斬妖除魔維護平安；如果他們沒有什麼本事那就去穩定軍心激發鬥志。

反正無論如何，土御門的人都是有用的。

安倍老家主笑道：“區區小事不值一提，我土御門乃天皇認證的陰陽寮，斬妖除魔自然是本分之事。”

土御門與安倍家族是分不開的，因此安倍老家主此時也不打算自稱安倍家族了。

現在老家主已經準備豁出去了，不管福岡縣的鬼是真是假，土御門安倍家都要去湊一湊熱鬧，讓自己能夠迅速躍身進入東瀛的權力中心。

當年先祖大人他能用九字真言在東瀛國內闖下赫赫威名，今天我安倍友嘉讓族內弟子趕赴福岡縣揚我族名不成問題！

“你們可能不了解我們土御門安倍家，不知道我們安倍家在整個陰陽師界是什麼概念。”

老家主信心滿滿，對着宮崎集英與武藤征一吹噓道：“界內一般只用一個詞語來形容我們，神！”

“厲害厲害。”

宮崎集英與武藤征一一旁附和着，心裏卻是在想另一件事兒：怎麼把華國給拉進來，一起處理這件事情。

他們又和安倍老家主吹噓了一會兒后，安倍老家主便得意洋洋的離開了酒席，此後席中只剩下了宮崎集英與武藤征一兩人。

宮崎集英開口道：“林星淵是華國人，我們要想個辦法讓華國參与進來，我也相信華國很想研究超凡之事。”

如果換成白鷹國，宮崎集英是萬萬不敢讓他們摻和進來的，但如果是華國，那就好辦了。

並不是因為別的什麼原因，而是因為華國的神話故事、神話傳說多。

雖然有的時候他們極力強調自己只是學習了華國的東西，但他們本人心知肚明，這種學習大多都是“流傳”、“借鑒”。

就連他們這樣借鑒的東西都有陰陽師存在，那麼作為亞洲最為神秘古老的大國，華國的超凡人物豈不是更加繁多？

他們有經驗，東瀛自然想讓他們摻和一腳，順便從華國那裡偷學一點經驗過來。

武藤征一道：“這個簡單，我們只要和華國外交部通稟一聲，他們的公民在我國境內遭遇超凡傷害，他們自然會提出相應的要求，我們只要把我們的打算當做底線說出來就可以了。”

“嗯，就這麼干。”

在武藤征一與宮崎集英商議完成的差不多時刻，土御門安倍家的老家主紅光慢慢的回到家中，對着自己的徒子徒孫、子孫後代宣佈道：“現在有一件大事兒要宣布。”

“首相閣下想讓我們土御門供奉的陰陽師前往福岡縣，在那裡斬妖除魔、維護正義！”

# 第一百三十九章 慘死

“雖然偏遠了些，但福岡縣的天氣情況是櫻都比不了的啊。”

福岡縣的街頭上，一個來自櫻都土御門安倍家的年輕“陰陽師”觀望着四周的景象，由衷地開口說著。

然而天公不作美，在少年剛誇讚完福岡縣的天氣不錯時，轉眼間便烏雲密布，似乎有陰雨將至。

少年瞬間垮了臉，悶悶不樂地來到街邊一家咖啡館躲避連綿小雨。

時間緩緩流逝，不知不覺已到下午五點左右的時間。

由於這惡劣的天氣緣故，街道上行人很少，只是時不時會有車輛駛來，少年一直坐在這裏，混着時間。

他可不相信世界上有鬼，他認為這次的出來執行任務只是公費旅遊而已。

雖然自己是土御門安倍家的後代，但他是真的認為什麼陰陽術、九字真言都是騙人的把戲，根本沒什麼作用。

安倍晴明先祖大人，當年可能只是憑着一張嘴火遍東瀛吧？

“時間差不多了，雨還不停嘛？”

少年低頭看了一眼時間，微微抿了口咖啡，百般無聊地朝着窗外望去。

少年似乎是看到了什麼，突然間，他的目光停在了一點，在咖啡館的斜昨側，他依稀看到了一個穿着碎花長裙的女子，孤零零地沐浴在雨水中。

她沒有退到屋檐下避雨，也沒有冒着大雨快步離去，只是孤零零地站在那裡，面無表情，似乎在等待着什麼。

“姿色不錯，有點意思。”

少年舔了舔嘴唇，看到了這女子彷彿看到了什麼獵物。

身為大家族的成員，雖然不是什麼有名有姓的繼承人，但平日揮霍還是少不了的，他也經常與某些性感女性出入於某些場所。

今日不知為何，內心突然躁動了起來，看着這雨中淋雨的女子，更覺得分外的美艷。

少年迅速地結了賬，從咖啡館走出，隨手打開了從咖啡館購買的雨傘，緩步朝着女子的方向走去。

傘上傳來雨水的撞擊聲，少年漸漸靠近女子，卻見那女子似乎看了自己一眼。

“嗯？”

來四目相對的那一剎那，少年心中突然一驚，但隨後迅速地恢復過來，感覺有些莫名其妙。

少年只道是心理原因，沒有什麼太多的感覺，快步來到女子身旁，調笑道：“這位姐姐，在這裏淋雨是會生病的，不如我送你一程？”

女子冷漠地轉過了頭，沒有說話，看了一眼少年的傘，只是點了點頭。

少年大喜，為女子撐着傘，隨口問道：“我們去哪兒？”

女子沒有說話。

該不會是個啞巴吧？

少年心中想着，感覺有些可惜：這麼美麗的女子竟然是個啞巴，太可惜了。

不過應該也別有一番風味。

少年心中嘿嘿一笑，既然女子不說，那麼他就要把女子帶回自己的住所了。

“安倍胡義，你回來了？”

土御門的一個弟子遠遠地看着少年回來，開口笑道：“大雨天還出去降妖伏魔，難為你了。”

“土御門緋世，我沒空跟你多說什麼，滾開！”

聽着這人口中帶着嘲諷的意思，少年勃然大怒，但礙於美女當年，少年只能粗暴地推開眼前這人，帶着女子迅速朝着自己的房間走去。

土御門緋世望着少年的身影，搖了搖頭，冷笑道：“哼，自己一個人出去后急匆匆地又回房間，怕是有什麼見不得人的事情吧？”

“那麼大的傘他竟然只撐一半，這樣的人也配姓安倍？”

土御門安倍家派出了五位“陰陽師”前往福岡縣，這五人中四人是土御門的弟子，改姓土御門，只有一位是安倍家的子弟，也就是安倍胡義。

土御門的弟子都很瞧不上安倍家的子弟，在他們看來安倍家的子弟都是欺世盜名之徒，只會最基本的咒術，複雜的咒術一點都不明白，哪兒有他們土御門的弟子專業？

一個小時后，天氣逐漸轉晴，土御門的四個弟子聚在一起，討論着在福岡縣的見聞，同時也有針對案件的分析。

“根據福岡縣官府交給我們的信息來看，殺人厲鬼似乎並不存在於百鬼夜行當中，應該是新型厲鬼。”

與安倍胡義不同，土御門的四個弟子是認認真真的思考問題，以拯救蒼生為己任。

“如今世俗變了翻模樣，我等陰陽師落寞了幾百年，如今正是翻身的好時機！”

土御門緋世冷靜地對着周圍的三個弟子道：“海神、疾病與瘟疫之神、夏威夷巨蛇怪獸一點一點的復蘇，如今鬼魂之事又出現在東瀛我們陰陽師必然復起！”

說罷，他又用着鄙視的目光看向某個房間：“安倍晴明大人確實是我等嚮往之人，乃土御門的始祖但他的後代已經沒了進取精神，淪為紈絝廢物，他們已經沒有資格擔任陰陽師魁首了！”

“陰陽師的未來，屬於我們！”

“別說了別說了，我們繼續說鬼魂之事。”

一個年紀較大的弟子岔開壓題，隱晦地看了一眼房間門，沉聲道：“勿要高聲，小心被人聽到。”

其中那位老實忠厚的弟子站出來，開口道：“話說回來，胡義怎麼還不出來？我去催催他吧。”

“也好。”眾人點了點頭。

“咚咚咚。”

敲門聲響起，老實人見安倍胡義遲遲沒有反應，便開口道：“胡義，我是貧殷，出來一起商量一下吧。”

房間內沒有半分的回復。

一股異樣地味道從門縫中傳出，腥澀地味道一點又一點傳出，老實人臉色一變：“不好，是血腥味！”

“什麼？！”

土御門緋世臉色一變，另外三人同時圍上，仔細聞了聞味道，驚愕道：“確實是血腥味，快撞開門！”

說罷，四人開始同時用力，幾息之後便把木門撞開，映入眼帘的一幕讓四個人都目瞪口呆。

安倍胡義癱躺在床上，雙目灰暗無神，咽喉處有一個十分大的缺口，鮮血直流。

安倍胡義的四肢皆被撕咬，血肉模糊，血液滴落在木板地面上，滲透入縫隙中。

除此之外，房間內還蘊藏着一股十足的陰寒氣息。

調查了半天的案件，四人自然明白安倍胡義遭遇了什麼。

土御門緋世臉色鐵青：“安倍家的子弟在土御門的重重看護下被厲鬼殺死在房間內，這真是奇恥大辱！”

# 第一百四十章 安倍晴明

“上拜先祖，佑我土御門安培家長存無憂。”

九十餘歲的老家主顫顫巍巍地祭拜着安倍晴明的雕像，神情真摯不作假。

實際上他也沒必要作假，老家主心裏清楚得很，土御門安培家之所以能夠在商界風生水起，全憑安倍晴明先祖的名聲。

別的不說，光安倍晴明這四個字都夠他收一大圈遊戲、影視改編費用了。

“天地興起，陰陽家的命運需要你們自己掌控。”

突然，一道聲音從天地八方而來，端的讓老家主為之一愣。

間接着，雕塑旁，一個白衣翩翩少年出現在那裡，似笑非笑地看着老家主，周身充滿了虛幻感，彷彿不屬於此界之人。

“您您是”

老家主忽的顫抖起來，望着眼前的這個分度偏偏的白袍少年，激動不已：“您可是先祖大人？”

“嗯。”

白袍少年點了點頭，神情平淡，沒有說些什麼：“我可從來都沒想過，土御門傳到如今竟然能夠落魄如此。”

老家主老淚縱橫，跪坐在地上，長叩不起：“後輩不肖，愧對先祖”

“福岡之事我已知曉，此事絕非你們這些小輩可以為之，這件事兒的背後有着蘆屋道滿指揮。”

白袍少年搖了搖頭，緩緩對着老家主說道：“你還是早日將你派出去的那幾個小輩召回來吧，免得徒增傷亡。”

“召回小輩后在櫻都布下陣法，時刻守護櫻都，蘆屋道滿的最後目的定是想要在櫻都製造混亂，實施他們骯髒而又醜陋的計劃，讓這裏如同檀香山一般遭受超凡怪物的襲擊。”

老家主認真記下白袍少年的吩咐，恭敬地回應道：“是，先祖。”

“福岡縣之事由我來處理，我與蘆屋道滿也算是有着數百年的恩怨了。”

白袍少年仰天長嘆一聲，隨後平視一眼老家主，右手隨意一轉，一股極為精華的能量猛然灌入老家主體內，老家主登時感覺自己身體酥酥麻麻、有些反應。

肉眼可見的，這位看起來已經半隻腳入土的老人面部迅速地光滑起來，原本灰白的頭髮也變得半黑不白、佝僂的腰也開始挺直了起來，看起來這一下子竟年輕了二十多歲。

“土御門學的是陰陽術，安倍家現在還需要你來執掌，故我費盡心機為你延壽一段時間，莫要辜負我的期望。”

說罷，那白袍少年便化為一道疾風瞬間消失在這安倍家的祖祠之中，與此同時那屬於安倍晴明的牌位猛然爆裂開來，其他牌位絲毫不動。

“晴明先祖您，降世了。”

老家主老淚縱橫，望着已經破碎的牌位，喜極而泣。

“家主，您沒事兒吧？”

在聽到祖祠之中傳來一陣聲響，附近的弟子連忙闖了進來，見老家主趴在地上，當即嚇了一跳，連聲詢問道。

眼見着幾個小輩的到來，老家主的心態逐漸恢復平穩，他拍了拍身上的灰塵，站起身來，淡然道：“先祖歸來，我土御門安倍家必然大興。”

即使老家主現在很想表現的平淡，但他顫抖地手以及可以明顯看出來有淚痕劃過的臉卻瞞不住他。

當聽到老家主的這句話后，其他小輩也楞了一下，其中一人驚道：“家主，莫非您身上的變化”

“晴明先祖予我添了幾年的壽命，讓我為土御門好好做事兒，帶領安倍家走向繁盛。”

老家主盡可能的讓自己保持平靜：“帶我去見宮崎首相，我要跟他詳談一件事一件關於櫻都圈三千八百萬人安全的大事兒！”

“安倍晴明”半躺在安倍家的祖祠之上，聽着老家主說話，打了個哈欠。

他就是在東瀛國內徘徊的虞蘇。

虞蘇聽說倀虎這廝在福岡縣搞出了鬼怪的名頭，並且借用了東瀛歷史上著名的陰陽師蘆屋道滿之名，虞蘇便知道了他想要幹啥。

那麼虞蘇認為應當給蘆屋道滿創造一個對立面的陰陽師出來，讓東瀛陷入兩個陰陽師相爭的戰爭中來，從而分化信仰。

蘆屋道滿、安倍晴明。

這兩個人可是從東瀛民間傳說中就是死對頭的陰陽師了，現在自然更能引起東瀛居民的共鳴。

蘆屋道滿，馭百鬼，行邪惡之事，意欲利用厲鬼來做到稱霸東瀛，使自己成為東瀛的主宰者。

安倍晴明，土御門的創始人，行正義之事，擅式神、道咒，以理服人，想要通過行善讓安倍家族成為東瀛第一家族。

這樣樹立的對立形象配合著神話傳聞，簡直不要太舒服。

誰能想到，一個國家的兩股勢力的幕後頭頭其實是一夥的？

東瀛有127億人口，其中櫻都一代又3800萬人，佔了總人口的將近三分之一，同時這3800萬人口也可以從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東瀛。

安倍晴明以櫻都圈為勢力範圍，不出意外應該會收穫大批信仰，而蘆屋道滿則是以九州、四國、北海道等東瀛偏遠地區作為勢力範圍，從而與安倍晴明分化抗爭。

將東瀛引到內亂中去，趁機獲得信仰，這就是虞蘇計劃的全部。

“先去福岡縣露個面，我要在那裡證明東瀛歷史上的大陰陽師安倍晴明回來了！”

“你好，林先生，我是華國特別行動組的組長，我姓王，雙字識明。”

櫻都首相官邸和接待處中，華國特別行動組組長王識明親切地握住了林星淵的手，對着林星淵鄭重道：“請林先生將那天晚上的一切都告訴我，倘若屬實，國家一定會保證你的安全。”

宮崎集英站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表現得像極了一位老好人。

林星淵見到國人之後無比的激動，在聽到王識明的指示后，立馬回憶道：“那晚，我在喝酒，隔壁包間的聲音太吵，我便”

王識明身邊的文職妹子立馬開始記錄，幾個專員也開始看着林星淵的面部表明，開始具體的人物分析。

這讓林星淵很不自在，但是為了自己的清白，林星淵毅然決然的繼續回憶。

待林星淵完全講完之後，王識明點了點頭，轉頭看向宮崎集英，對着宮崎集英道：“宮崎先生，我們希望能夠前往福岡縣實地考察一番，您看？”

“當然可以，一切都沒問題！我們東瀛的御用陰陽寮土御門的五位陰陽師閣下如今已經駐紮在福岡縣，請你們放心。”

# 第一百四十一章 特別行動組

眾所周知，東瀛的國土面積相對於華國而言不是很大，它的國土面積甚至比華國的南詔省還要小上一點。

因此，櫻都與福岡看起來是兩個地方，但實際才做起來不過兩個小時華國特別行動組的成員便已經抵達了福岡縣，進行實地考察。

“不得不說，東瀛街頭確實跟網上說的一模一樣，垃圾桶罕見啊。”

王識明與其他行動組成員坐在東瀛官府特遣車上，望着整潔的街道，王識明由衷地感嘆道。

“王組長，我記得你是魔都人吧？”

就在這時，一旁一個文靜的妹子開口插嘴道：“魔都垃圾分類現在好像正熱火朝天的進行着呢，要不了多久魔都也會成這樣啦。”

聽到“垃圾分類”這四個字，王識明突然從靈魂深處打了個顫慄，似乎下一刻就要進行“干垃圾”、“濕垃圾”、“有害垃圾”的劃分了。

“別提這個，我們還是聊一下厲鬼的問題吧。”

王識明深深地吸了口氣，努力讓自己平靜下來，隨後看了一眼坐在車上的林星淵，開口道：“林先生對東瀛的鬼怪了解多少？”

“王組長，您應該調查過我，我這是第一次來東瀛啊。”

林星淵抱怨道：“這不開學后大四就要畢業了么，我就尋思來東瀛逛逛旅旅遊，誰能想到竟然發生了這樣的事兒，我現在都覺得”

聽着林星淵的講述，王識明百分百確認林星淵肯定和厲鬼沒什麼關係，只是一個無辜的受害者。

不過就算林星淵只是個無辜的受害者，他們也要拉着林星淵到處跑：誰讓他見鬼了呢？

在場的特別行動組十一人，只有林星淵一個人見過鬼，剩下的只是在描述中得知。

論鬼怪，林星淵可比他們懂多了。

“根據宮崎集英先生的說法，東瀛赫赫有名的御用陰陽寮土御門的五位成員便在這裏。”

王識明看了一眼窗外的景象，輕聲道：“宮崎集英先生應該已經通知了五位陰陽師，讓他們配合我們行動調查。”

他們全程用的漢語交流，開車的東瀛司機什麼都聽不懂。

“陰陽師啊也不知道他們有沒有什麼能力，比如式神之類。”

一個看起來剛剛畢業不久的年輕人笑道：“我永遠喜歡不知火阿離小姐姐。”

王識明沒有聽懂他話里的意思，反而是一旁幾個小姑娘樂得直小，其中一人更是道：“遊戲是遊戲，現實是現實，你可不要搞混了啊，等會兒見到人家陰陽師，可千萬別說出什麼不知火阿離之類的話，那可是豬場自個編的。”

“我又不傻”

聽着年輕人討論着式神、符咒、非酋與歐皇，王識明搖頭笑了笑，只能說年齡的代溝出現了。

“行了別說了，東瀛人會漢語的也不在少數，別被人家聽到了。”

本次特別行動組的成員優先選取的是精通東瀛語的公務員，這十一個人中，除了組長王識明，剩下的十個人都是東瀛語專業畢業的公務員。

王識明本人也能夠進行簡單的交流，特別行動組之人自然可以輕鬆應付東瀛之事。

汽車平穩地停在了某個建築物前，王識明與司機簡單的道謝之後，平穩的下了車，與後面那車的成員匯合，一同前往室內。

這裏，就是土御門的幾位陰陽師居住的地方。

土御門緋世早早便在門外等候着王識明等的到來，見一行十二人風塵僕僕而來，土御門緋世便勉強擠出微笑，開口道：“您好，你們應該就是從華國來的特別行動組吧？”

令王識明有些意外，土御門緋世和他們交流用的竟然是漢語。

“是的是的，我是特別行動組組長王識明，幸會。”

王識明哈哈大笑一聲，快不上前握住土御門緋世的手，同時開口道：“你的漢語講的非常好。”

嗯，商業互吹，王識明只是勉強聽懂了土御門緋世說的意思，他的漢語水平很蹩腳。

土御門緋世見狀接着道：“我是土御門的陰陽師土御門緋世，奉首相大人之命，為閣下護佑。”

這次他說的卻不是漢語，而是東瀛語。

“那就感謝”

還沒等王識明說完，就見土御門緋世又道：“不過就目前的情況，我土御門也束手無策。”

“嗯？”

經身旁的組員翻譯，王識明為之一愣，不知道這是什麼原因。

見王識明以及其組員困惑的表情，土御門緋世苦笑一聲，勉強擠出微笑，盡量讓自己保持平靜：“我們土御門此番來了五位陰陽師同道，但就在昨天，厲鬼在我們四位土御門嫡傳弟子的眼皮底下殺死了一位安倍家的子弟我們實在是無法護佑你們的安全。”

聽到這個消息，王識明登時有些驚訝，神情也開始嚴肅起來。

土御門畢竟是東瀛七百多年的御用陰陽寮，王識明認為他們本領多少還是有些的。

但厲鬼既然已經厲害到這種程度，這實在是讓人感到恐懼啊。

不過王識明並沒有因此而感受恐懼，反而更加上心了。

為國家搞清楚厲鬼究竟是什麼東西，王識明義不容辭。

“王君，不如你們去福岡縣官府，武藤征一先生那裡有過記錄，福岡警視廳的一位警官曾殺死了厲鬼，你在那裡應該會有所收穫。”

王識明與土御門緋世有一句沒一句的聊着，王識明身後的幾個年輕組員開始竊竊私語起來。

“我怎麼感覺土御門緋世頭頂上頂着一個大大的問號啊。”

“遊戲玩多了？”

“厲鬼誒，看起來好厲害的樣子。”

“東瀛的警視廳警官竟然能夠把鬼給殺了，有點意思誒。”

在歡聲笑語之間，王識明與土御門緋世交談完畢，王識明帶着行動組的其他組員，開始朝着福岡縣官府前去，尋那武藤征一縣知事幫助。

待王識明離開后，土御門緋世神情猛然一變，一改先前頹唐之色，反而充滿野心。

“華國特別行動組？浪費我的時間，晴明大人很快就會降臨福岡，跟你們浪費時間我有毛病啊？”

s：祝大家七夕節快樂。

# 第一百四十二章 安倍晴明，降臨！

“這就是第一起案件的案發現場了，也是林先生經歷的案件。”

酒居之中，福岡縣官府人員溫和的對着王識明說著，彷彿一個導購員一般。

而一旁的林星淵也對着他們講述着當時的事情，林星淵說的可是活靈活現，劇情引人入勝，不當作家可惜的很。

“想必對於這個場景貴方應該很熟悉了，我們前往下一個場景吧。”

說著，福岡縣官府工作人員開始引導着特別行動組前往下一個地點。

“各位，福岡縣現在的情況大家已經清楚了，昨夜又多了四個遇害者。”

土御門僅存的四位陰陽師坐在一起，談論道：“家主通知我們現在可以返回櫻都，享受舒適的生活。”

雖然沒說，但在場的四人都知道，那位傳說中的人物，陰陽師界中的神將會在不久之後降臨福岡縣。

據說安倍晴明降臨福岡縣的原因很簡單，那就是打擊蘇醒的蘆屋道滿，將蘆屋道滿徹底抹殺。

這代表的意思很明顯了，不久以後福岡縣將會化為蘆屋道滿與安倍晴明的戰場！

留在福岡縣，很有可能會擁有生命危險，但無疑會得到安倍晴明的重用，從而學習到真正的陰陽術。

離開福岡縣回到櫻都，那生命安全會得到最根本的保障，但學習陰陽術的可能性就變得遙不可及了。

兩者有利也有弊，具體的選擇只能看個人的選擇了。

沉默片刻后，老實人站起身來，對着他們道：“諸君，不好意思，我要回櫻都了。”

老實人的身體都在顫抖着，是他第一個打開了安倍胡義的房門，親眼目睹了安倍胡義的死亡，對於這等景象，他接受不能。

這段時間，老實人時時刻刻不再想如何自己死了自己的親人該如何，因此他對死亡產生了一種深深地恐懼感。

這種恐懼感讓老實人絕望崩潰。

土御門緋世點了點頭，對着老實人說道：“好的佐鳴君，我們尊重你的選擇。”

其他兩人也點了點頭，同意土御門緋世的話語。

老實人聞言，如釋重負，他坐在椅子上，心滿意足的微笑着。

“安倍晴明大人降臨之後，首先的事情一定會是找出蘆屋道滿的位置以及清除蘆屋道滿的走狗，對此我已經有所眉目了。”

年長的土御門弟子開口說著：“在安倍晴明大人降臨之前將事情完成妥當，安倍晴明大人一定會誇讚我們的。”

“不過按照你的說法，我們將會直接面對蘆屋道滿啊！”

四人之中長相有些帥氣的土御門弟子土御門輕人開口道：“蘆屋道滿可是安倍晴明大人的死敵，我們”

說到這裏，土御門輕人不在說話。

當年，安倍晴明效忠關白“藤原道長，而蘆屋道滿卻則選擇了道長的政敵藤原顯光作為自己的依靠。

在蘆屋道滿效忠期間，曾多次進行慘絕人寰的屠殺，以此來獲得強大的咒力，用於針對藤原道長。

然而其後不久，蘆屋道滿卻在一次針對道長的詛咒儀式中被安倍晴明擊敗。

但由於蘆屋道滿的實力太過強大，東瀛朝廷實在是殺不死他，因此他只是被流放到了播磨，從此視安倍晴明為死敵，一心想要殺死安倍晴明。

（這一段是作者自己魔改的，東瀛小故事不可考究）

由此可見，蘆屋道滿的實力是多麼的恐怖！

土御門輕人覺得不可思議，按照那位的想法，竟然想要讓他們去直面蘆屋道滿，這豈不是送死的行為？

土御門輕人覺得自己改年輕，還可以多活一會兒。

如果最終真的選擇了整一個計策，那麼土御門輕人絕對會返回櫻都，成為櫻都土御門眾多弟子中不起眼的一個。

“我覺得，我們現在應該以不變應萬變。”

土御門緋世沉默片刻，突然開口講道：“別說蘆屋道滿，就算是最為普通的厲鬼都能夠在我們眼皮子底下殺了安倍胡義，我們現在的首要任務並不是主動出擊，而是防守。”

土御門輕人非常贊同土御門緋世的看法，而對於另外那位年長者的看法便是否定。

在土御門緋世說完話的那一剎那，整個房間突然冷了幾度，瞬間就讓房間里的人察覺到了。

並不是他們觀察力高，而是純粹被厲鬼給嚇得。

昨夜安倍胡義暴斃之前，他們也感覺氣溫有明顯的下降，只不過他們誰都沒當回事兒，只以為是空調出了些許的小故障。

現在，他們對溫度可是敏感的很。

很快，他們茶杯里的水開始迅速結冰，一個燦爛地藍色魅影在半空中浮現而出，寒冰綻放，眼前的場景逐漸真實起來。

在房間半空出現異樣的時刻，四人早就跳起了身，躲在角落裡，冷靜地看着那藍色魅影，心中緊張不已。

想象中的魑魅魍魎並沒出現，而是一道滄桑的男聲出現在眾人的耳畔：“你們的想法我都已經知曉了，現在開始布陣，我要從萬里之外降臨到這裏了。”

“待我降臨，每一個佣簇我的人將會得到我的獎勵，讓你們成為最為優秀的成員。”

半空中的藍色魅影漸漸綻放展開，一個冰雪所化的美麗少女便出現在半空之上。

安倍晴明大人的式神，雪女！

剎那間，在場之人都明白了安倍晴明大人的意思，連忙叩首三跪，以謝大恩。

土御門緋世大聲喊道：“多謝晴明大人出手指點，晚輩一定不負前輩所望，成為一個出色的陰陽師！”

“雪女”看了看土御門緋世的表情，似乎有些疑惑，但很快就反應過來，一動不動如木偶。

四人開始就着安倍晴明所言的大陣開始布置，一路上布置很安全，沒有什麼意外發生。

當然，也不可能發生什麼意外，畢竟布陣也是在自個家中。

待大陣布置完畢后，與土御門緋世想象中那股參天白光、聖潔之氣繚繞的感覺全然沒有。

就是很普普通通的東西，要不是冒着煙提醒着土御門緋世，他還真不知道法陣運轉成功與否。

大陣開始旋轉起來，沒過幾息，一股強大而又冷靜的氣息瞬間掩蓋了全場。

“我安倍晴明，再一次的回來了。”

# 第一百四十三章 宿敵相見

“拜見晴明大人，晴明大人神威天賜，芳名萬世！”

土御門緋世立馬高喊，對着陣內那道還很模糊的身影行三叩五拜的大禮。

土御門輕人與年長的土御門安在也迅速反應了過來，同土御門緋世一同高喊叩拜。

“免禮，起身吧。”

虞蘇拜了拜衣袖，適應着東瀛的白色狩衣，緩緩開口道：“爾等何人？”

虞蘇用的是純正的異界陽野、青南一代的語言，被神力貫徹，聽到土御門三人耳朵里雖然依舊是聽不懂的語言，但意思他們卻可以聽懂。

“土御門緋世！”

“土御門輕人！”

“土御門安在！”

三個決定留在這裏的土御門陰陽同時喊着，隨後恭恭敬敬地喊道：“拜見晴明大人！”

安倍晴明大人說的語言玄妙無比，應該七百年前的語言或屬於超凡的語言，當真是令人羡慕啊。

充斥在土御門緋世心裏的只有一個想法，那就是“我也想學”。

“土御門在這裏只有你們三個人么？”

虞蘇望了一眼土御門緋世，彷彿自己是真的安倍晴明一般，開口道：“當年名聲傳遍整個東瀛土御門如今竟然落魄至此啊”

三人對視一眼，最後土御門緋世開口道：“回稟晴明大人，這裏原本還有其他兩位同僚，您的子孫安倍胡義被邪惡的蘆屋道滿麾下厲鬼殺死，另一位土御門的陰陽師膽小怕事已經回櫻都去了。”

“不過您一手創辦的土御門如今確實已經衰落，東瀛人民已經記不得我們了。”

“唉。”

虞蘇嘆了口氣，接着道：“你們三人，可精通陰陽術，了會我土御門的典籍？”

土御門輕人搶答道：“熟讀於心。”

“嗯。”

虞蘇點了點頭，沒有選擇考驗功課：他們熟讀於心，但虞蘇他自己啥都不明白，考個屁。

“你們這段時間便跟在我身邊吧，學習陰陽術，順便會一會蘆屋道滿。”

土御門三人組臉色脹紅，紛紛開口大喊道：“是，晴明大人！”

他們內心激動無比，感覺自己選對了路。

跟在安倍晴明身旁，在安全可以保證的情況下，還能學習陰陽術，簡直是開心到爆炸。

“走吧，隨我出門，一同見識一下如今東瀛的變化吧。”

虞蘇故作感嘆道：“我在嗯，我等候了一千年，還不知如今的天下如何。”

土御門輕人與土御門緋世對視一眼，開口道：“晴明大人，如今世界的變化可與一千年年前大不一樣了。”

邊說著，幾人引領着虞蘇往門外走：“如今的世界科技飛速發展，但對於超凡卻日漸落寞，直到前些日子白鷹國夏威夷州發生”

說罷，土御門緋世還特別善解人意的解釋了一下白鷹國：“白鷹國在二百年前還是歐洲諸國的殖民地”

然而虞蘇並不想聽東瀛人科普白鷹國，只能開口打斷道：“我對這種二三百年的化外小國不感興趣你跟我談一下，中原上國現在是哪個朝代執掌、西夷眾神現在處境如何、孔雀古佛又在何方？”

土御門三人組一下子就傻了眼，不明白安倍晴明在說些什麼。

不過很快，一直沒有存在感的土御門安在開口回答道：“中原之國華國如今無朝無代，宋已滅亡七百四十年，之後華國的歷史經歷了元、明、清三個朝代，然後”

然後土御門安在就沒說了。

畢竟如果接着說話題有些尷尬。

“西夷便是我等先前所言歐洲，如今各國崇尚皿煮、籽油，唯有一教存在，其餘諸神皆如您一樣，被當做神話傳說。”

“孔雀古佛這個晚輩倒是不甚了解，只是知道孔雀國如今信仰的孔雀教比較多，佛似乎已經”

虞蘇又裝模作樣的感慨兩聲后，望了下左右，已然出了土御門先前的居所。

他又聽了一會兒三個蠢蛋的阿諛奉承和講述歷史，在虞蘇的有意引導下，他們三個不知不覺間便來到了一家咖啡館前。

“晴明大人，這個是咖啡館，咖啡呢就是”

“我知道。”

虞蘇面無表情地開口，也不顧土御門三人組的表情，徑直走向咖啡館內，不知是何原因。

土御門三人組對視一眼有些不明所以，還以為是“安倍晴明”觸景生情，大人想要喝一杯咖啡，因此三人迅速的跟了進去。

“歡迎光臨。”

咖啡店的服務員微笑地對着虞蘇服務，虞蘇只是微微點了點頭，直接往店裡走去，沒有什麼停留。

而土御門三人組跟在後面，沒有和服務員說任何的話，緊緊地跟上“安倍晴明”的步伐。

服務員：？？？

服務員也沒搞清楚說現在的狀況，不知道他們四個人為什麼不需要服務。

不過話說回來，第一位進來的先生長得好帥啊。

服務員想到這裏，迅速地開始追趕四人的身影，於是一副五人行走圖便上演在這不大的咖啡館里。

大概七秒鐘后，虞蘇坐在了咖啡館最靠內的一個席位的座位上，望着對面的那人，微微一笑。

土御門三人組氣喘呼呼地跟上了虞蘇的步伐，而在他們的視線中只見到被他們奉若神明的“安倍晴明”大人此刻竟坐在一個青衫狩衣少年對面，露出了微笑。

他們三人下意識的望了一眼對面的那位青衫狩衣少年，只是一眼，土御門三人組瞬間就感覺自己墜身於冰窟之中，渾身無比的陰寒，似乎下一刻就要被生生凍死在這裏。

虞蘇抬頭看了一眼三人以及追上來的服務員，登時讓他們壓力釋放，一股春意攏上心頭。

隨後，虞蘇便開口道：“你們三個先離開吧，我和蘆屋道滿有些事情要聊一聊。”

蘆屋道滿！

聽到這個名字后，土御門三人組瞬間就汗毛聳立，聚精會神，不敢有任何的小動作。

土御門緋世強忍自己心中的緊張，行禮道：“是，我們這就離開，大人。”

說罷，土御門緋世便帶着土御門其他二人離去，順帶將搞不清楚狀況的服務員給帶走了。

當他們離開“安倍晴明”與“蘆屋道滿”那一桌五米之外后，心頭中的壓力才緩緩散去，讓他們恢復正常。

三人鬆了一口氣，但一個新的案件又讓他們再度緊張起來。

“晴明大人遇到了蘆屋道滿，兩位會不會在這裏打起來？”

這可是宿敵相見啊！

# 第一百四十四章 計劃

與土御門三人組想象的不同，“安倍晴明”與“蘆屋道滿”之間的談話並沒有什麼火藥味，也沒有什麼爭端。

倀虎聲色不宣地彙報道：“主神，福岡縣如今到處都是我的倀鬼，我在其他城市收集完倀鬼后迅速投放至福岡縣，盡可能的剛這裏成為厲鬼的大本營，您看”

“這些東西你應該心裏有數，我就不多提醒什麼了。”

虞蘇搖了搖頭，接着開口道：“你現在掌握的倀鬼有多少？”

“五百七十一個，其中有三百個在福岡縣四周作亂，剩下的二百七十一個還在我的衣袖裡。”

聽着倀虎的回報，虞蘇滿意點頭道：“很好，你一共可以容納多少的倀鬼？”

“冕下，我目前應該可以控制一千三百位，多了就就得取消一部分的倀鬼。”

“一千三百位很好，人數很多嘛。”

虞蘇心中快盤算起來，接着道：“你打算怎麼做？”

“冕下，按現在的速度不出意外我一個月後便可以攢夠一千三百隻倀鬼，待一千三百隻倀鬼會集之時，我便可以操控它們前去櫻都，進攻櫻都，未造成小神嫉妒安倍晴明從而引發的超凡者戰爭。”

倀虎快速開口說著：“屆時冕下您可以作為櫻都的拯救者、救世主出場，解救櫻都於水火之中，使櫻都恢復以往的秩序，收穫一大批信仰。”

“除此之外，您還可以利用安倍晴明的身份特殊性執掌土御門與糊弄這個國家的其他民眾，您甚至可以做到架空東瀛那個叫宮崎集英的首相，讓您成為這個國家的實際控制者。”

很明顯，倀虎的邏輯非常好，如果按照倀虎的這套計劃走，不出半年虞蘇就可以成為東瀛的主宰者。

然而虞蘇又不是什麼人，主宰東瀛根本就沒什麼用。

他又不能統治，成為東瀛的主宰有什麼用？

現在的他同樣可以驅使東瀛首相，讓宮崎集英為自己辦事兒，根本就用不着倀虎那麼複雜的辦法。

心中想完之後，虞蘇便開口道：“你的想法很好，但截止到百鬼夜行闖櫻都，剩下的全部取消。”

“好的冕下。”

倀虎立馬開口，沒有絲毫的不悅之色，像極了一個沒有感情的社畜。

虞蘇感覺有些意外，以前的倀虎似乎並不是這樣的，來東瀛幾天就變了個性格？

“剩下的問題就由你自己決定了，櫻都的百鬼夜行我很期待，莫要讓我失望。”

靠近咖啡館大門的一副座位上，土御門三人組點了咖啡，鬼鬼祟祟地坐在椅子上，不敢看向那個方向。

因為他們總有一種只要看一眼就會被發現的感覺。

“你說晴明大人和蘆屋道滿在說些什麼？”

三人背對着“安倍晴明”與“蘆屋道滿”，互相聊着天。

“這還用問？”

土御門輕人打了個哈欠，開口道：“一定是晴明大人怒斥蘆屋道滿，讓蘆屋道滿儘快恢復福岡縣的治安問題，同時乖乖束手就擒，免得白白浪費一條性命。”

“輕人，雖然晴明大人十分偉大，但凡事都要講究最基本的邏輯。”

土御門緋世嚴肅地開口說著：“蘆屋道滿可是晴明大人千年來的大敵，怎麼可能會被晴明大人三言兩語給耍的團團轉，你以為蘆屋道滿是你啊？”

“依我看，晴明大人如今多半是在為了福岡縣人民的安全與蘆屋道滿那邪惡的狂徒談判，一定是這樣！”

土御門安在也支持道：“緋世說的對，我覺得很有可能。”

於是在土御門三人組心中，“安倍晴明”與“蘆屋道滿”的這次見面是為了福岡縣五百萬百姓而談判。

晴明大人之所以義無反顧的進了這家咖啡館，無疑是知道蘆屋道滿就在此處，因此才會有了臨時談判之事。

安倍晴明大人果然是國之棟樑啊，一千年了還依舊願意保護平民。

安倍晴明大人果真不愧為陰陽師中的典範，平安時代最有名的陰陽師大家！

土御門三人組如實的想着。

畢竟在他們這群安倍晴明的腦殘粉眼中，安倍晴明就是為國為民的大陰陽師，是東瀛的驕傲，是神一般的存在，是絕不不會犯錯誤的神。

服務員小姐姐一臉古怪地看着土御門三人組，從進門以後服務員便感覺土御門三人組有些怪怪的，現在更是說什麼“安倍晴明”、“蘆屋道滿”，現在服務員更是確認這三個人可能已經瘋了。

突然，土御門輕人的臉色突然變了變，低聲對着其他兩人道：“一直坐在晴明大人對面的蘆屋道滿消失了！”

“嗯？”

土御門緋世與土御門安在同時臉色微微一變，目光下意識地看向“安倍晴明”與“蘆屋道滿”談判之地，竟然真的發現蘆屋道滿已經離開。

“晴明大人！”

“離開吧，我和蘆屋道滿這次的聊天不是很愉快，繼續與我在這福岡縣待上一段時間，免得蘆屋道滿又搞什麼大動作。”

三人的聲音接連響起，虞蘇只是點了點頭，微微開口說了一句話，隨後便朝着門外走去。

說罷，虞蘇便擺了擺衣袖，大步流星地朝着咖啡館外走去，而土御門三人組正準備跟上，卻被服務員小姐姐給攔住了。

“您好先生，結合先前那位先生的價格，一共要支付一千八百元。”服務員小姐姐的笑容很甜美。

一千八百元的東營貨幣，土御門三人組並不是很在意，他們連忙抽身而出，努力的讓自己跟在“安培晴明”的身旁，等在“安培晴明”的栽培。

離開咖啡館行走了一段時間后，土御門緋世鼓起勇氣，小心翼翼地詢問道：“晴明大人，小人能否有幸得之，您方才與蘆屋道滿講了些什麼東西”

“也沒有什麼稀罕的內容，蘆屋道滿想要以福岡縣為據點，徐徐圖之，最後控制首相，掌控東瀛的命脈，讓自己成為東瀛的主宰者，唯一的君主。”

“這種事斷不可能，我安倍晴明生平最好急公好義，我一定會將蘆屋道滿在福岡縣的布置全部毀滅！”

# 第一百四十五章 百鬼夜行（一）

福岡縣，長垣町。

“呼～呼～”

土御門輕人氣喘呼呼，盡可能的躲避開了身後那道詭異的白影，朝着一個方向飛快地前進着。

身後的白影朝着土御門輕人飄去，面無表情，冷若冰霜。

“嗚嗚嗚，嗚嗚嗚”

詭異地哭聲從四面八方湧來，讓土御門輕人不由一陣膽寒，但他知道有一位大人物正在注視着他，因此他只能咬緊牙關，快速向前奔跑着。

眼見着白衣女鬼將要追上自己，土御門輕人心一狠一咬牙，從懷中揣出一張土黃色的符籙來，嘴中飛快的念念有詞。

“神行符，疾！”

緊接着，土黃色的符籙開始流顯出瑕白的光芒，土御門輕人登時感覺自己雙腿一陣輕鬆，彷彿可以日行千里。

同時，土御門輕人也感覺到自己腦中突然一陣暈眩，險些昏厥在地。

不過他還是挺了過來，飛快離去，疾如風。

白衣女鬼愣了一下，她不清楚為什麼忽然間眼前的這個獵物會加速這麼快。

不過

“桀桀桀桀。”

女鬼露出了反派專屬的笑聲，化作一團虛影，速度竟比土御門輕人更快上幾分！

不過可以清楚的見得，白衣女鬼在將要追上土御門輕人之時又會故意放慢速度，似乎在戲耍他一般。

貓抓耗子，享受的就是那一點掙扎的樂趣。

行過拐角后，突然一張符籙從天而降，徑直貼在白衣女鬼的身上，隨後之間土御門緋世從二樓跳下，大喊一聲：“火遁，豪火球之術！”

隨着土御門緋世一聲怒吼，緊接着符籙迅速開始散發出紅色的光芒，然後土御門緋世周身紅光大盛，一瞬間就被送至五米之外。

“緋世，告訴你多少遍了火遁是逃跑的符籙，不是攻擊的，別信動漫啊！”

土御門安在緊張地拿着一張土黃色的符籙，與土御門輕人一同包圍着白衣女鬼，同時對着緋世大喊着。

“完了，我只會土御！”

土御門安在面如死灰的驅使手中的土黃色符籙，大地瞬間就掀起一層牆壁，擋在土御門三人組與白衣女鬼之前。

白衣女鬼面無表情，輕輕從牆壁里鑽過，不費吹灰之力，隨後一臉獰笑地看着土御門三人組，舔了舔嘴唇。

三人組後退一步，被白衣女鬼嚇得臉色慘白，不過他們卻沒有絲毫動作。

“臨兵斗者皆陣列在前。”

隨着虞蘇的一聲低吟，原本囂張不可一世的白女女鬼瞬間化作塵埃隨風消失。

“晴明大人。”

三人羞愧的低下了頭，感覺自己愧對安倍晴明大人的栽培。

虞蘇淡淡地看了他們一眼，沒有說話。

他們玩的符籙是虞蘇經過改造版搞出來的玩意兒，具體作用就是讓他們利用精神力來獲取一部分超凡之力。

將精神力連接在符籙之中，從而激發符籙里的術法。

符籙並不是一次性消耗，而是永遠存在，虞蘇分別賜予了他們三個三中符籙。

土御門輕人，神行。

土御門緋世，火遁。

土御門安在，土御。

輕人長途跋涉，緋世短距離位移，安在防禦。

每一次激發符籙消耗的精神力都是巨大的，如果一天連續激發兩次將會當場頭昏目眩難以行動，激發三次將會陷入昏厥甚至有損壽命。

這也是目前虞蘇能夠想到的法子了。

土御門安倍家，這個陰陽師的大勢力可是有數百位陰陽師，如果虞蘇按照山蛛改造阿爾文、自己幫助鮫人戰士比恭弘=叶 恭弘以及為蘇子安那樣調整身體的方式來進行虞蘇本人或許要累死在這東瀛島上。

距離上次與倀虎會面已經有五天的時間，這五天來虞蘇倒是沒有搞什麼大事兒，也就是偶爾降妖伏魔然後再把鬼給放了，“不經意”間透露出自己的身份，引得東瀛國民一陣沸騰。

土御門緋世恭敬道：“晴明大人，這已經是您消滅的第七個大凶級別的厲鬼了，蘆屋道滿的計劃很快就要被您破滅！”

“不，蘆屋道滿的氣息已經消失很久了。”

虞蘇故作高深地掐指一算，微微嘆了口氣，雙眸閃出亮光：“他留下幾個棄子在這裏吸引我的注意力，原來本人早就已經離開了福岡縣！”

“什麼？！”

土御門三人組大為震驚，土御門安在慌忙開口道：“晴明大人，您知道蘆屋道滿望哪裡去了嗎？”

他們三人雖然拜入了土御門門下改姓土御門，但在他們之前每個人還是有家的，他們來自東瀛各地，現在很憂懼蘆屋道滿找上了自己的家鄉。

“東方，他往東方飛去了。”

虞蘇喃喃自語一聲，神情似乎有些複雜，隨後化作一道遁光，迅速破空而去，留下一道聲音在原地回蕩：“儘快回到櫻都，配合官府進行防守準備，我感覺蘆屋道滿想要去櫻都！”

“櫻都？！”

土御門輕人大驚失色，他的家就處在櫻都。

只不過現在的他無法進一步向安倍晴明大人詢問了，因為安倍晴明大人已經破空而去，要追查蘆屋道滿的蹤跡。

土御門緋世望着天空，露出了羡慕的神情：“不知道我們什麼時候能夠修成晴明大人這樣的神通啊。”

土御門安在在一旁開口道：“晴明大人可是修行了一千多年啊，總有一天我們也能成為像晴明大人那樣偉大的陰陽師！”

“現在，我們趕快回櫻都吧，不要耽誤了晴明大人的吩咐！”

“嘭，嘭，嘭！”

隨着子彈從槍管里彈射而出，精準無誤的射擊在了黑影上，那黑影身子一僵，發出痛苦的呻吟聲，今兒倒地，融入地面不見蹤影。

“晃蕩。”

擊中黑影的子彈掉落在地上，響聲清脆。

王識明鬆了口氣，而一旁的林星淵發白的臉色也開始逐漸的好轉。

東瀛警視廳的警員也顫抖着手，彷彿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實。

“這黑影是什麼東西，太可怕了。”

王識明深吸一口氣后，毅然決然地站起身來，對着一直保護自己的東瀛警視廳警長道：“請帶我們前去機場，我有要事要回櫻都，與宮崎先生面談！”

# 第一百四十六章 百鬼夜行（二）

“土御門的緋世先生，我們又見面了。”

王識明坐上座位后，突然覺得前座之人的背影有些眼熟，便張口道。

很巧，土御門三人組與特別行動組在同一架飛機上飛往櫻都。

土御門緋世愣了一下，回頭看了王識明一眼，隨後迅速在腦海里回憶，最終回想起眼前之人的身份，笑道：“是啊，真巧，你們也去櫻都？”

“嗯。”

王識明點了點頭，見了見左右，似乎並沒有其他人，便開口道：“土御門之名我在華國便有所耳聞，如今見面果真是看出土御門之不凡來。”

一旁的文靜妹子組員開始翻譯，遣詞造句如同一個正宗的東營人。

土御門緋世聽完翻譯之後，謙虛道：“啊，王組長謬讚了，土御門何德何能。”

兩人就這樣靠着翻譯小姐姐商業互吹了數句之後，才進入主題。

王識明笑眯眯地開口道：“關於鬼怪之事，我想貴組織應該知道很多吧？”

他之所以在飛機上和這土御門的陰陽師聊天，一是因為空乏解悶，二是想套一點關於土御門的秘密出來。

否則誰閑着沒事兒干去和一個外國人聊天？

在聽完翻譯之後，還沒等土御門緋世開口，卻見土御門輕人插嘴道：“當然，我土御門乃東瀛第一組織，對於鬼物了如指掌。”

王識明立馬拋棄土御門緋世，對着土御門輕人開口笑道：“那真是太好了！敢問您是”

王識明不問倒好，一問倒是讓土御門輕人一臉驕傲地站了起來，大喊道：“我的名字是土御門輕人，晴明大人現世的三使徒之一，掌握神行的男人！”

什麼玩意兒？

王識明一愣，心中只有這五個大字兒升起，表示自己不明所以，不知道這是什麼情況。

一旁的土御門緋世與土御門安在更是一臉尷尬，尤其是土御門緋世。

我只不過是多看了幾集動漫下意識的在降妖除魔中代入了而已，你為什麼這麼中二啊！

土御門緋世在心中回想着輕人方才的話語，但他逐漸感覺“晴明大人的三使徒”這個名號似乎還挺好聽的

三這個数字非常好。

在道家裡，三和九兩個数字都是極為變化的。

《道德經》中有講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因此可知道家的三之大。

而東瀛的陰陽師本身就是結合著道家、陰陽家而來的東西，對於道家的精髓自然貫徹的很到底，他們同樣認為三是個挺好的数字。

晴明大人的三使徒或許我們三個真的能夠在這次危機中隨晴明大人一起名留青史呢

即使最後只有一句“安倍晴明攜緋世、輕人、安在三使徒定蘆屋道滿”也心滿意足了啊！

王識明雙手微微交叉，表情有些誠懇：“我在福岡縣遇到了一種鬼，渾身漆黑，喜食人肉，不知土御門之中可有關於這種厲鬼的記載。”

在王識明看來，東瀛官府很快就會知道這件事兒，自己隱瞞沒有半分意義，還不如就此機會詢問東瀛的專業人士，從而獲取一定的情報來，這樣才是妙計。

“這個啊，我在晴明大人身側侍奉之時曾聽晴明大人提到過，這可不是鬼，是魅哦。”

魅是古代傳說中住在深山老林里的鬼怪，但很明顯這裏並不是這個意思。

在聽到土御門輕人的回答后，王識明登時有所感悟，進一步詢問。

土御門緋世在一旁暗叫一聲不好，正準備制止土御門輕人的科普，誰知土御門輕人已經快速的說出了口：“魅是鬼的分支，化為黑影喜食人肉，可以被凡人接觸，是比較低級別的鬼怪，一個孔武有力的普通人都可以將起消滅。”

王識明若有所思的點了點頭，身旁的其他幾位組員也開始飛速的記錄下土御門輕人剛才的這句話，只有林星淵一頭霧水，生無可戀。

你說我一個華國當代大學生，怎麼就成了華國遣東瀛特別行動組的調查員了呢？

望着交流的熱火朝天的王識明、土御門三人組以及幾個奮筆疾書記錄的特別行動組成員，林星淵在這一刻感覺自己是多餘的。

自己就不該出現在頭等艙里！

櫻都，高樓林立，街道上車水馬龍。熙來攘往的人群如同潮水一般。

霓虹光刺眼，明明是白日，燈光卻照射的人雙眸恍惚。亦幻亦真。充滿着東瀛和風的街道閃爍着各式各樣的廣告燈。

櫻都，東瀛第一大城市，首都圈，也是東瀛為數不多幾個享譽整個世界的城市。

在高樓大廈的層林間，兩道人影背着手，站在高台之上，俯視着整個櫻都風景。

其中，那身位稍微站的靠後些的青袍狩衣少年恭敬地開口道：“冕下，五天的時間，我的一切都準備完畢，一千零五十九隻厲鬼，我隨時都可以驅使這些惡鬼，掃蕩整個櫻都！”

“嗯。”

虞蘇淡淡地點了點頭，似乎沒有什麼太大的反應：“等，土御門的航班估計會在今天傍晚抵達，等到那個時候便進行計劃吧。”

倀虎點頭稱是：“是，冕下。”

這三個人是至關重要的人，是整場戲的重要配角。

他們三個將會代表陰陽師，第一次出現在人類視野里，讓他們知道東瀛還有個土御門的存在，還有正派人士安倍晴明坐鎮。

猶豫片刻，倀虎開口詢問道：“冕下，到了晚上交手時我要不要對這三個人放放水，故意送幾個弱小的厲鬼讓他們殺了揚威？”

“沒必要，你只要保證他們能在晚上釋放出超凡力量就可。”

虞蘇打了個哈欠，感覺倀虎的問題很是無聊：“雖然教導了五天，但他們的生死對我而言作用不大，隨緣吧如果他們被厲鬼殺死，那也是他們命中註定之時了。”

虞蘇只是命令倀虎不刻意針對他們，剩下的事兒就看他們自己的水平和運氣了。

等劇情開始之後他們展現出超凡能力了，價值也就沒有了。

死了可以，沒死也行，反正都一個樣子，不影響任何東西。

虞蘇站在這裏，閉目養神，回憶着自己這些天經歷之時，神遊太虛。

時光飛速流逝，天色也漸漸暗了下來。

“轟隆轟隆！”

天空響起了飛機的聲音，虞蘇抬頭望去，卻見那滿載着乘客的客機正朝着櫻都機場飛去。

飛機上五顏六色，美麗至極。

而這飛機的到達，無疑是給虞蘇與倀虎了一個信號。

虞蘇緩緩睜開雙眸，望着已經半黑的天，微微頷首。

“百鬼夜行開始吧。”

# 第一百四十七章 百鬼夜行（三）

入夜后的天氣漸漸轉涼，燈紅酒綠的都市光芒照耀醒目，讓人一眼就能了解到櫻都的繁華之處。

“唉，這日子什麼時候是個頭啊”

一個西裝革履的瘦弱中年男子蹲在馬路牙子邊抽着煙，吐出煙圈，散發著自己心頭的壓力。

吸了一口后，那煙頭竟然出乎意料的給熄滅了。

“怎麼回事兒？”

西裝瘦弱中年男子心中一陣狐疑，他重新點燃了煙頭，一口下去，卻感覺什麼滋味都沒有。

怎麼，煙也能過期？

穿着西裝的瘦弱男子悶悶不樂，隨手掐滅了煙，將它包裹好，準備趁人不注意丟在某個不起眼的角落。

“為為什麼不接着抽啊。”

一道陰冷的聲音從西裝男背後響起，嚇得西裝男一哆嗦，隨後不滿的轉過身來，嘟囔道：“我抽不抽煙是我的事，您”

聲音戛然而止。

乾枯的雙手，幽綠的雙眼，以及飄在半空中的那一抹血色

“啊！！！”

“什麼聲音！嚇死你瀧澤大爺了。”

另一條街道上，被突如此來的慘叫聲嚇了一跳的黑道老大破口大罵著，彷彿想要將發出響聲的人碎屍萬段。

他這個黑道老大有些名不副實，手下的小弟很少，他聽命於櫻都叱吒風雲的黑道巨擘小澤顯耀，這條街的地位也是小澤顯耀賜予的。

至於為什麼小澤顯耀要將一條街道的黑道交給他這也是他至今最為得意的一點。

他還是個混混的時候，遇到了一個長相出色的女學生，然後就把她迷暈送給了小澤顯耀老大，從而獲得如今的地位。

後來聽說那個長相出色的女學生回老家自殺了，他也沒怎麼管，反正地位已經拿到了，死不死就與他無關了。

他罵完之後，哼着小曲前進着，心情看起來絲毫沒有被方才的慘叫聲給打擾。

“咦？”

突然，他的視線停留在前方一個紅色的背影上。

這個背影看起來十分的美艷，雖然還沒有見到面容，但多年來的經驗告訴他這個女人定是美貌而不可方物的存在。

只不過看背影似乎有些眼熟啊

他搖了搖腦袋，盡可能的驅散了自己心中的疑惑，換了一個語氣，嬉皮笑臉地趕到那女人身後，開口調笑道：“嘿，小妞兒，轉過身來給本大爺看看啊。”

那道紅色和服身影漸漸轉過身來。

一襲紅影依舊，修長白皙的骨手，死死的按住腹部，那裡正不斷的流淌出鮮紅的血，殷紅的嘴角洋溢一絲絲血跡，絕美的臉龐毫無半分生機，血紅眼眸暗淡無光。

她的雙眸死死地盯住黑道老大，此番景象忍不住讓老大嚇得退了好幾步，一個不慎磕在地上，連滾帶爬，嘴裏脫口而出：“不不可能，你不是死了嗎？！”

“嘎吱”

机械般的聲音響起，那紅衣身影緩緩地抬起了頭，用着她那膚色慘白的面孔注視着黑道老大，右手捂着不斷滴血的小腹，滲人一笑。

此時，黑道老大突然想起來當初自己手下稟報，那女人是切腹自盡的

黑道老大胯下突然湧出一股黃色液體，隨後他迅速反應過來，跪在地上“哐哐”磕頭：“饒命啊，是是小澤顯耀玷污的你，和我沒關係啊！”

“滋滋滋滋”

紅衣女子發出了滲人地笑聲，讓黑道老大不由一寒，肝膽俱裂。

紅光瞬間充斥在紅衣女子的雙眸之間，下一刻，紅衣女子竟挪移到了黑道老大面前，張開了嘴。

嘴裏的牙齒不似人齒，而是尖銳的鬼齒！

“我會吃了你，不疼的。”

“您好，請您放心，自衛隊已經在趕來的路上了，請您一定要堅持住！”

“土御門陰陽寮的諸位陰陽師大家已經出動，如果您們靠近那裡，請儘快前往土御門陰陽寮躲避！”

“第七師團與第八師團已經準備清楚櫻都的邪物，攜帶了殺傷性武器，請務必要保全性命！”

整個櫻都都已經亂了套，這一千多名厲鬼第一次釋放出自己的天性，不必再遏制心中的殺意，自然殺的暢快淋漓，很快就讓櫻都損失慘重。

宮崎集英在接到消息后，第一時間讓櫻都的警視廳派出持槍警察與調遣自衛隊來平定災難。

畢竟在武藤征一的彙報當中提到過，厲鬼可以被槍械所殺，因此宮崎集英才會調動大批士兵前來。

“皇國興廢，在此一戰！”

宮崎集英面色嚴峻，他在會議室莊嚴地對着最近能趕來的所有官員說著，宣布散會。

散會之後，宮崎集英並沒有選擇前往其他地點，而是選擇前往土御門駐地尋求庇護。

“啊！！！”

一個又一個地陰魂飄在空中，讓趕來處理的東瀛警察頭皮發麻。

警車橫在街頭，警員們面面相覷。

“宮本隊長，怎麼辦？”

“開槍射擊，逼退厲鬼，讓百姓撤離！”

那個姓宮本的隊長當機立斷地開口，對着左右警員吩咐道。

左右警員楞了一下，有些猶豫，其中一個老實忠厚的警員更是直接開口道：“隊長，您是說用槍攻擊厲鬼？能打到嗎？”

雖然他沒讀過幾年書，但鬼片還是看過的，他從來沒有見過哪個鬼會被子彈給打死！

“這是宮崎首相告訴我的秘密，福岡縣的木下警官曾經就用一柄手槍射殺了一隻食人厲鬼！”

宮本隊長迅速對着周圍的警員解釋着，同時也舉起手中的手槍，對着一個張牙舞爪的老鬼便射了過去。

“彭，彭，彭！”

槍聲登時在繁華的櫻都街頭響起，引得夜晚外出遊玩的男男女女一陣驚慌嚎叫。

子彈從槍膛中脫殼而出，精準無誤的透過透明的厲鬼身軀，射中牆壁，水泥飛濺，牆壁鑿亂。

“這這”

見此，宮本隊長楞了一下，有些不可置信的看着牆壁以及自己的手：“不可能，宮崎首相跟我說，不可能出現這樣的結果！”

在他心中，宮崎首相是東瀛的正義化身，是不可能做出欺騙自己的事情的。

“彭彭彭！彭！彭彭！”

射擊聲接連響起，與此同時還有警員的一陣一陣驚呼聲：“隊長，怪物啊，快跑，快跑！”

“嗯？”

宮本隊長回過神來，抬頭望去，瞳孔瞬間放大，神情驚恐：一張漆黑的巨型腳掌從天而降，降落在自己所在的這片區域

“滴嗚，滴嗚，滴嗚~”

被壓扁的警車只剩下警笛聲還在迴旋，除此之外那片區域只剩下了幾灘肉醬。

一個漆黑的巨人邁過街道，表情猙獰，繼續前進着。

不遠處的高樓之上，倀虎微笑地看着這個高約二十五米的巨人，滿意地點了點頭。

“結合了一千多股怨氣誕生的魅嘖嘖，應該不會讓我失望。”

# 第一百四十八章 百鬼夜行（四）

“滴嗚，滴嗚，滴嗚~”

警車呼嘯而來，大批警察從警視廳前來，手持武器，拖延時間至第七師團與第八師團到來。

第七師團與第八師團的部隊距離櫻都不遠，拱衛櫻都的第一師團也正在集結。

當東瀛警察們來到街頭，組成防線之後，看到面前的一幕差點驚掉了下巴。

“天啊！這是什麼樣的怪獸？！”

“天照大神在上，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東西！”

龐大的黑色巨人邁着腳步朝着警察方陣而來，結成防線的警察們緊張不已，感覺連大地都顫抖了幾分。

警視總監川路利海如今已經有五十多歲了，他望着那巍峨龐大的身軀，咽了口口水，閉上眼睛開始祈禱：天照在上，我皇國之興衰，就此一戰了！

“射擊！”

隨着警視總監的一聲令下，櫻都這些訓練有素的東瀛警察瞬間扣動扳機，朝着黑色巨人掃射。

一道道沉悶的響聲響起，射擊的子彈皆是結結實實的射中那巨大的黑色巨人，然而還沒等警察們表情欣喜，卻見那黑色巨人彷彿沒有知覺一般，依舊前進着。

“彭，彭，彭！”

槍林彈雨還在繼續，而警視總監川路利海現在卻大為緊張：按照這個速度下去，用不着五分鐘，那黑色巨人將會踏足這裏！

川路利海雖然身為警視總監，但他自從升任了這東瀛的警察老大之後，就再也沒有親自指揮過任何的反恐行動了。

“我們的大型武器呢？火箭筒呢？！”

川路利海低着頭，用盡自己所有的力氣，在這槍林彈雨的巨大聲響中對着實際負責人喊着：“你看不出來嘛，我們的槍械對這個該死的怪物毫無作用！！！”

“警視總監閣下，我也想用火箭筒轟他！”

親自指揮的警視監同樣大聲對着高齡的警視總監喊着，如今戰況十分不利，他也就不再注意東瀛的那種前後輩的關係：“去年，宮崎首相大人頒布的法令，為了防止警視廳在大型都市進行反恐行動時大批毀壞建築，因此撤銷了我們的大型武器，將警視廳的大型武器全部調入軍隊當中！”

“我們根本就沒有大型武器，機關槍都沒有！”

現在的東瀛警察武器只有手槍、衝鋒槍、步槍以及狙擊槍，霰彈槍與機關槍簡直是可遇不可求。

川路利海瞬間就傻了眼，大罵道：“宮崎集英就是個只懂得政治鬥爭的混蛋、白痴！既然我們沒有大型武器，那還打個屁，準備撤吧！”

“啊？”

前線指揮的那警視監傻了眼，不可思議的開口道：“川路總監閣下，您應該知道，警察的職責是保護人民，我們現在要在這裏拖延這個怪物的步伐，保護人民！”

“我們的射擊有個屁用，還不如早點撤退，免得一起玩完！”

川路利海氣急攻心，對着監警視監喊道：“準備撤退，讓陸軍第一師團的人來接手！”

“這”

不同於川路利海，警視監的良心還沒有泯滅，他認為警察的天職就是應該保護人民，如同海洋對岸，那個紅色國家一樣。

“昂！”

猛然間，那黑色巨人突然仰天長嘆，聲浪瞬間傳播數百米，一時之間警察們紛紛感覺自己的耳膜受到了嚴重的傷害，大部分的東瀛警察皆痛苦不堪的捂着耳朵，嘶鳴着，只有少數人無礙。

“可惡啊，快走，快走！”

川路利海痛苦地捂着自己的雙耳，可以明顯的看到他的耳朵在滴血。

但理智告訴他，他現在必須要離開這裏，否則必定會死！

聾了也比死了強！

“車在哪兒，車在哪兒？！”

他大喊着連滾帶爬的爬上了車，如今的他耳朵已經聽不到了任何響聲，見沒人給他開車，他便自己坐上了駕駛位，不顧一切的驅車逃跑。

幾個怕死的東瀛警察似乎也看到了這一幕，他們紛紛叫喚着跟上了川路利海的步伐，有的趁川路利海打火的時候上了車，有的則是上了其他的警車。

警車開始驅動了起來，由於雙耳短時間失聰，川路利海現在什麼都聽不見，只有橫衝直撞，逃離這裏，途中似乎還碾到了幾個友軍。

與川路利海完全不同的是警視監，他雖然耳朵也有不同程度的損傷，但看起來似乎比川路利海要輕一些。

他抬起頭來，堅定地望着一步一步走來的黑色巨人，感受着顫抖的大地，深吸一口氣，舉起自己的配槍，瞄準黑色巨人之後瘋狂的射擊，直至彈夾打完！

“皇國興衰，在此一戰！”

他不停地扣動扳機，見彈夾里已經沒了子彈，登時將手槍狠狠一扔，瞅了一眼四周，抽出一根因建築倒塌而露出的鋼筋，瘋一般地朝着黑色巨人衝去！

“我乃東瀛警視監結城宮川，前來討伐邪魔！”

東瀛流行一騎討，及單挑或一人圍剿山賊、斬殺邪魔之類。

如今的結城宮川感覺自己就是神話傳說中的英雄，這一刻彷彿“本多忠勝”、“佐佐木小次郎”附體，感覺自己勇往直前，無所畏懼！

“轟隆！”

一聲巨大的響聲，黑色巨人的腳掌落下，這位東瀛憂國憂民的警視監結城宮川被一腳踩扁，連慘叫聲都來不及傳出便化作一團爛肉。

此時此刻，櫻都警方結成的防陣如今也已經千瘡百孔，除了在地上痛苦打滾的，也就只剩下幾個勇氣可嘉、堅守陣地的可憐小警員了。

隨着黑色巨人踏過，防線崩潰，慘死者數百。

“東瀛的速度這麼慢？”

天邊烏雲之中，虞蘇打了個哈欠，看着底下的這一幕，有些無聊：“夏威夷火奴魯魯之戰，白鷹的速度可比你們快多了，鈎蛇連市區都沒進去就挨了核彈你們就算沒有核彈，導彈總該有吧？”

虞蘇有些不滿，他看着櫻都街頭的一幕一幕，心情毫無波動。

就在此時，天空中猛然響起了“轟隆隆”的聲音，隨後兩道帶着尾氣的導彈瞬間就從遠方射來，在黑色巨人身前轟炸開來，引得黑色巨人倒退兩步。

東瀛的“軍隊”，終於趕到了。

# 第一百四十九章 凡人不配知吾之尊名

“轟隆隆，轟隆隆。”

空氣中傳來龐大的噪音，狂風大作，配合著導彈的爆炸聲，一切都像電影里演的那樣。

黑色巨人被那兩枚導彈炸的只是後退幾步，看起來損傷不是很大。

不過隱藏在幕後的黑手，也就是化名蘆屋道滿的倀虎卻心裏有數。

這一下子起碼打掉了黑色巨人一百多量的怨氣！

黑色怨氣巨人總量才一千左右，再來十八發導彈，這個由怨氣凝聚而成的龐大魅鬼就會灰飛煙滅。

然而在東瀛軍方的視角卻是

“這怪物果然不容小覷，兩枚導彈竟然只讓他退了一步。”

第一師團的師團長中將松浦一郎嚴肅地望着屏幕上的畫面，故作輕鬆地對着其他幾個軍事顧問開口道：“所幸本將早已按火奴魯魯之怪獸的威勢布置了攻擊況且這怪物不如火奴魯魯之獸遠甚。”

通過表現，松浦一郎中將相信是個人都能看出來火奴魯魯的怪獸與櫻都怪物實力上的差距。

火奴魯魯的那隻怪獸可以硬接氫彈不死，還有餘力與海神相爭。

櫻都的這個怪物看着唬人，但兩枚基礎導彈就能讓他後退，想必比起火奴魯魯之怪獸差遠了。

“將軍閣下，坦克聯隊已經進入市區了，隨時都可以對那怪物進行轟炸！”

聽着周圍的彙報，松浦一郎滿意極了，他點了點頭道：“好，炮火覆蓋，消耗着怪物的體力吧。”

雖然不知道是什麼怪物，但打就完事兒了。

雖然他也知道直接導彈空降轟炸最省事兒，到問題在於櫻都市區，如果用那些殺傷力大的容易誤傷，戰後免不得要上一次軍事法庭。

松浦一郎寧願戰敗也不願意去軍事法庭！

幾輛警車從遠方飛馳而來，堵在了櫻都街道口，清理着來往車輛，似乎再給什麼東西讓路。

這附近的道路也被警方開始管制起來，禁止任何人出入。

“滋滋，滋滋。”

履帶踏過街道的聲音從不遠處傳來，幾艘坦克踏着瀝青馬路，朝着黑色巨人的方向雄赳氣昂的前進着，不僅如此，坦克周圍還跟着數十位步兵士卒，騎着三人座的摩托車，架着機關槍。

這原本應該是睡覺的時間，然而鬼怪殺人、黑色巨人以及轟炸聲搞得櫻都人民人心惶惶，在附近的居民已經開始迅速撤離，生怕被什麼誤傷。

但他們在撤離的途中，經常可以見到一些莫名其妙的東西，從而將他們當做獵物，獵殺他們。

只不過現在官府的視線全然集中在黑色巨人上，對厲鬼之事還沒有進行有效的管制。

不遠處，黑色巨人似乎是得到了什麼指示，突然頓了頓，巨大的頭顱不禁朝着坦克前進的方向看去。

“怎麼回事兒，這怪物為什麼突然看向我們了？”

坦克聯隊的聯隊長立馬在第一時間發現了這個問題，大為緊張：“小心點，如果發現攻勢注意防禦！”

話音未落，卻見那黑色巨人伸出他那龐大的右手，逐漸化為細絲開始朝着坦克聯隊席捲而去！

坦克聯隊最前面的坦克登時慌了，坦克聯隊的聯隊長也慌了神，慌忙下令道：“開炮，一定要炸的這怪物皮開肉綻兩開花！”

“轟隆！”

最前面的四輛坦克車炮筒登時爆發出燦爛的導彈，射向黑色巨人，在其身體上爆炸。

黑色巨人身子略微后傾，但並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卻見那右手化為的細絲瞬間就籠罩到了一輛坦克之上，坦克被完全纏繞，緊接着被牢牢系住甩了出去！

一聲巨響之下，那坦克犹如一個大型穿甲彈，朝着身後的另一輛坦克掀飛而去，兩輛坦克瞬間撞在一起，如同玩具一般翻滾了起來。

待翻滾結束后，那捆住坦克的細絲瞬間引爆，兩輛坦克登時炸裂開來，爆為了一團火花，火焰熊熊燃燒！

一切都在電光火石之間，之間黑色巨人突然加快步伐，邁出他龐大的步子，幾乎三兩步之間便來到了坦克聯隊前。

他的右手已經恢復如初，他一手抓着一個坦克，向不遠處奮力一扔，引起爆炸火花。

“轟隆！轟隆！”

“轟隆！”

前面的坦克被掀飛，後面的坦克在轟炸，坦克聯隊幾乎是用着自殺的方式來換取攻擊的機會！

此時，天邊突然響起點點銀光，下一刻，十多枚導彈從不遠處的指揮中心飛來，目標很單一，攻擊黑色巨人！

松浦一郎受不了了，這樣下去坦克聯隊死完了估計才能消滅這個黑色巨人，與其這樣還不如把這一片的櫻都街道給摧毀了呢。

“昂！”

在瀰漫開來的火焰與迷霧中，那巨大的黑色巨人仰天長鳴一聲，最終無奈倒地，在墜地的那一剎那身子化為虛無，如同星光碎片點點消失在櫻都街頭，不見蹤跡。

“我們消滅了怪物，我們保衛了櫻都！”

在場的所有東瀛士兵都沸騰了，他們彼此擁抱歡呼着，他們為自己感到驕傲自豪。

显示器前的松浦一郎也鬆了口氣，臉上洋溢着笑容：“第七師團和第八師團可以打道回府了，櫻都有我第一師團就夠了。”

在這一片整個軍方都歡樂的時刻，一個不和諧的聲音卻在現場響起。

“愚蠢，無知。”

聲音有些陰冷，聽起來就讓人感到有幾分寒冷，忍不住要打個哆嗦。

緊接着，青色的光芒逐漸在半空綻放開來，那光芒壓制住了所有的光亮，周圍五顏六色的霓虹燈在它的照耀下黯然失色。

一道孤傲的身影逐漸從青芒中凝聚而出，英俊的面孔逐漸顯出，一身高貴的狩衣足以显示他的主人在東瀛的地位。

“愚蠢的凡人們啊，汝等奮力擊敗吾隨意捏出來的小玩意兒的表現讓吾覺得非常不錯接下來，吾的厲鬼汝等該如何處理呢？”

那孤傲的身影打了個哈欠，修長的手指微微顫動，隨後他一指，周圍的厲鬼瞬間聽從他的號令聚集在其身後，密密麻麻，看了讓人心生恐懼。

幾個心理素質不過關的士兵當場被嚇得精神失常，開始發瘋。

在場的最高指揮官，坦克聯隊聯隊長咽了口唾液，強裝鎮定道：“您您是是誰，為什麼為什麼要禍亂櫻都？”

“凡人不配知曉吾之尊名！”

# 第一百五十章 土御門神宮

九十多歲的安倍家老家主手持着天叢雲劍，精神抖擻地站在土御門宮殿之中，白衣飄飄，如同一位絕世劍聖。

一旁身穿十二章冕服鳳紋袍的東瀛天皇手捧八尺瓊勾玉，站在安倍家老家主身側，略有心安。

不遠處，西裝革履的宮崎集英首相則是與櫻都的行政官員一同討論着今晚之後的問題。

“啊！”

聽着牆外的慘叫聲，天皇忍不住地顫了顫，隨後深吸一口氣，鎮定下來，手捧八尺瓊勾玉冷靜地面對前方，無所畏懼。

此時，一個警察打扮的人匆匆趕到土御門神宮，先是對着安倍老家主與天皇鄭重地點頭，隨後快步來到宮崎集英身旁，低聲道：“首相閣下，第一師團的坦克聯隊已經全軍覆沒，無一生還！”

“怪物如此之兇猛？”

宮崎集英為之一愣，不由有些震驚，立馬沉聲道：“第七師團與第八師團到達櫻都了么？一起阻擊那個怪物！”

“不是怪物所為，首相閣下。”

那警察打扮之人壓低着嗓子，緩緩說著：“那巨大的黑色巨人怪物早就被坦克聯隊所剿滅，覆滅坦克聯隊的是一個人”

“誰？！”

宮崎集英神情一震，連忙詢問道：“可否是我國古時著名神話人物？”

“首相閣下，他沒有講出自己的名字，說我們不配知道他的尊名。”警察低聲道，“不過我們通過先前的分析，認為他他應該就是一千年前的播磨流大陰陽師蘆屋道滿！”

宮崎集英強裝鎮定，對着左右道：“莫怕莫慌，安倍家主言晴明大人已然降臨於世，這蘆屋道滿自會有晴明大人去收拾他，不要慌張。”

說罷，他看了一眼站在前面的安倍老家主，心中也是隱隱有些放鬆：土御門正統傳人在這裏，慌什麼？

“彭彭彭，彭彭！”

外面忽的傳來猛烈的槍擊聲，登時讓土御門神宮內的所有人都為之一驚，安倍家老家主更是握緊了手中的天叢雲劍，生怕有什麼岔子。

很快，槍聲逐漸減弱，眾人的心也提到了膽子上：外面的槍聲停了，結局只有兩種可能。

一是保衛土御門的小股部隊成功殲滅來犯之敵，二是小股部隊成功被來犯之敵所殲滅。

“哐當。”

推門聲突然響起，滿身是傷的警視總監喘着粗氣地跑了進來，神情崩潰。

這是怎麼了？

還沒等宮崎集英說出心中的疑問，就見晶石總監川路利海大喊道：“有鬼來了！他們都死了，啊啊啊。都死了！”

“鬼？！”

站在最前面的安倍家老家主雙眸深邃，目光一凝，手中的天叢雲劍也牢牢握住，彷彿有一股無形的氣勢在周身膨脹開來。

那一刻，整個土御門神宮的人都感覺安倍家老家主乃絕世不出的高手！

鮮血從木門滲透進來，一股極其難聞的怪味逐漸朝着他們襲來，不過有土御門嫡系傳人在此，他們倒也沒怎麼畏懼。

怪異的響聲也從門外傳來，漸漸地，一個又一個煞白的鬼怪從門外鑽了進來，雙眸中充滿了怨毒。

安倍家老家主冷笑一聲，用手指劃過天叢雲劍，滲出一團血跡來，同時高聲喝道：“臨兵斗者皆陣列在前！”

聲勢浩大，一瞬間就讓後方的東瀛天皇與宮崎首相信心大震，感覺這位安倍家的老家主必然會將面前來犯之敵盡數斬滅！

想象中諸鬼退避的場景並沒有出現，那些厲鬼無視了安倍老家主的行為，露出了尖銳的牙齒撲了上去，瞬間將老家主的皮肉撕裂。

“啊！！！”

慘叫聲傳到了後面人的耳畔之中，登時讓所有人都嚇了一大跳，驚恐的後退，不敢有什麼表示。

安倍老家主瞬間被撕裂吞噬而亡，那個被東瀛國譽為三大神器的天雲叢劍無力的墜落在地上，發出清脆的響聲。

東瀛天皇嚇得後退數步，一陣膽寒，看着面前爬行而來的數只厲鬼，臉色慘白：“孤乃東瀛天皇，護駕！護駕！”

然而在目前的這個社會以及生死的面對下，幾個櫻都機要行政大臣均視東瀛天皇呼救於無物，一個勁兒的後退，想要跑到後門從後門逃竄而出。

厲鬼一步步逼近，而東瀛的天皇表情也開始絕望起來，他現在十分後悔來到這土御門來避禍。

誰能想到流傳了數百年的土御門嫡系傳人竟然是個假貨啊！

絕望的神情流露於外，天皇只能指望手中的八尺瓊勾玉但這個被吹的名頭盛大的東瀛三神器之一此時此刻完全沒有作用。

“土御！”

正當天皇閉目等死之際，忽的聽到一陣怒吼，緊接着天皇便聽到一陣泥土掀起的聲音，睜眼一看，卻見一團厚厚的土牆拔地而起，攔在了自己和厲鬼之間。

在太皇的視覺里，從天而降了三位身穿狩衣的陰陽師，他們看起來應該比起那個假貨老家主要厲害的多的多。

眼見着那三位陰陽師腰間熒光閃閃，讓人感覺十分不凡，天皇登時大喜，彷彿先祖附體一般，大喊道：“三位陰陽師大人，救孤一命，孤一定會冊封你們三位為護國陰陽師！”

剎那間，兩張火紅與土黃色的符籙瞬間就貼在了天皇的身體上，還沒等天皇反應過來，他便感覺視線內一陣暈眩，下一秒自己便出現在土御門神宮之外。

天皇：？？？

“快跑！”

下一秒，三個陰陽師便出現在自己面前，開始飛快的行走着。

天皇下意識的開始逃跑，跟在三位陰陽師一路飛奔，同時開口詢問道：“三位陰陽師閣下，我們為什麼不殺回去，殺的他們片甲不留？！”

“呵呵。”

土御門緋世只能呵呵一聲，並沒有說什麼其他的事情，沒和這個什麼也不知道的天皇細說。

怎麼說？

說我們三人只有逃跑防禦的能力，根本沒有可能打架的本事？

逃了一段時間，他們回頭一看，見厲鬼沒有追上來，登時鬆了口氣，打算找個地方歇一歇。

就在這時，一道令他們感到恐怖的聲音響起：

“汝等身上有安倍晴明的氣息晴明的子孫後代，跑什麼啊？”

# 第一百五十一章 月將落

一陣強大的威壓猛然從天空壓制而來，天空中一道人影浮現而出，憑空站立在天之間，一襲青衫，似笑非笑地望着四人。

“噗嗤！”

除了天皇之外，土御門三人組胸中突然湧上一股莫名的感覺，感覺自己喘不上氣來，一口鮮血當即噴出。

而他們也感覺周圍的氣壓大幅度增加，彷彿有什麼東西正在一點一點抽空自己周圍的空氣一般。

土御門安在漲紅着臉，彷彿想說些什麼求饒的話，但被氣壓限制，怎麼也說不出話來：“蘆蘆屋道滿大人，我我”

“汝也配直呼吾名？”

說罷，蘆屋道滿緩緩抬起手指，眼眸中充滿了蔑視。

緊接着，死亡的氣息逐漸蔓延至土御門安在全身，蘆屋道滿手指輕輕一挑，一股窒息的感覺就在土御門安在身上產生。

最後，蘆屋道滿打了個哈欠，五指一握，土御門安在瞬間給切成肉塊，鮮血噴濺到其他三人的身軀之上。

咽口水的聲音清楚可聞，土御門緋世與土御門輕人兩人瑟瑟發抖，站在原地不敢動彈。

此時，那張代表土御門安在的土黃色“土御”符籙開始自行飄動起來，漸漸落在蘆屋道滿的手中。

“土御咒？”

蘆屋道滿掐着這土黃色的符籙，淡淡一笑，緊接着附近的地形都無形發生了變化，突兀增起。

連綿的地刺從地下竄出，牢牢扎在土御門輕人、土御門緋世與天皇周圍，土刺逐漸增高增大，漸漸形成了四堵高約十米的土牆，牢牢將幾人困在其中。

“這符籙落在你們手裡倒是糟蹋了。”

蘆屋道滿漂浮在半空之中，淡淡的開口微笑着：“面對死亡，汝等想要說什麼？”

土御門輕人冷笑一聲，艱難的抬起頭來看着蘆屋道滿，大笑道：“哼，東瀛人是不怕死的。”

“怕死就不是東瀛人，來啊！”土御門緋世也在一旁大喊着。

“那就好，這才是吾印象中的土御門傳人。”

蘆屋道滿讚許地點了點頭，隨後右手忽的湧現出一道幽藍色的火焰，火焰熊熊燃燒，灼灼其華仿若九幽之焰火，看起來令人望而生畏。

土御門輕人與土御門緋世齊齊後退一步，忍不住膽顫一下，表情也露出了驚懼的樣子。

見此情況，蘆屋道滿冷然一笑：“東瀛人不是不怕死嗎？”

“大人你誤會了，我們兩個是白鷹籍，只不過祖上曾是東瀛籍而已。”

土御門緋世立馬陪笑道：“大人，相比於我們，那邊的那位天皇陛下倒是貨真價實的東瀛人啊。”

蘆屋道滿將視線轉移到了東瀛當代天皇身上。

誰知那天皇竟不慌不忙，冷靜地開口說道：“大人不要誤會，孤我雖然身為天皇，但並沒有東瀛國籍，從法律意義上來講我並不是東瀛公民。”

為了防止東瀛的天皇干涉內政，因此東瀛天皇無國籍，因此也沒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這本來是一件令東瀛天皇感到十分不齒的事情，如今卻顯得如此的驕傲自豪。

“吾不管汝等是否為東瀛國民，今日必將死在這裏。”

蘆屋道滿淡淡開口，一股無形的殺意充斥在空氣中，他的雙眸閃過血色異樣的光芒。

還沒等他有所行動，蘆屋道滿突然抬起了頭，望向了東方，嘴角隱隱約約露出了一抹微笑：“他來了有意思。”

說罷，蘆屋道滿緩緩地抬起了左手，一股黑色的氣旋由此開始緩緩聚集起來，緊接着一股強橫的陰寒之氣擴散開來，黑霧瀰漫。

“吼！”

“嗷！”

“桀桀桀桀”

各式各樣怪異地叫聲響起，一隻接着一隻的厲鬼從四面八方飛來，聚集在蘆屋道滿四周，滿天飛舞的皆是鬼怪。

一瞬間，蘆屋道滿便如同化身鬼界帝王一般，統御千萬厲鬼。

“收！”

隨着蘆屋道滿的一聲低喝，這成千上萬的厲鬼盡數湧入了蘆屋道滿的身軀之內，一股肉眼可見的氣浪瞬間產生，以蘆屋道滿為中心開始四散。

那氣浪如同衝擊波一般四面八方狂飆開去，氣浪所過之處，無論是高樓大廈還是土御之牆，盡皆成粉末，化作漫天粉塵，埋藏在這滾滾紅塵之中。

這股衝擊力極強，土御門緋世與土御門輕人被這股氣浪所攜帶着翻了數個跟頭，土御門緋世被席捲了幾百米，撞上了一堵沒有被波及的牆，將那牆拍碎，牆壁碎裂埋藏了土御門緋世，久久未有反應傳出。

另一邊，土御門輕人被這股氣浪席捲上天，只感覺一陣暈眩，身不由己，正準備施展“神行”符籙快速逃離，卻不想被數根建築鋼筋刺中，瞬間鮮血噴涌，重重地墜落在地上，生死不知。

東瀛天皇見這滾滾氣浪朝着自己而來，登時一陣絕望，暗道一聲天亡我也卻沒想到並沒有什麼情況出現。

自己的雙腳如同被釘在了地面上一般，無論着氣浪如何擴散，皆對自己毫無影響。

“莫非寡人真乃天神轉世，蘆屋道滿這亂臣賊子傷害不了寡人半分？”

東瀛天皇大喜過望，只感覺自己是世界之子，集萬千天神之力為一體，乃真真正正的天神轉世。

“蘆屋道滿，你在櫻都造就殺戮，無半分憐憫之心實在是令人憤恨啊。”

遠處輕飄飄的傳來一道男子的聲音，還沒等東瀛天皇看去，卻見蘆屋道滿張口道：“安倍晴明，你還是老樣子，還是滿口的仁義道德啊。”

安倍晴明，是安倍晴明大人！

聽到了這個名字，東瀛天皇更加興奮起來，有安倍晴明救駕，這波穩了！

還沒等東瀛天皇有所反應，卻見那道聲音再次響起：“你集結了上千的厲鬼哼哼，你覺得會是我的對手嗎？”

“你取得了勝利，成為了陰陽師正統一千多年，我當然不是你的對手。”

蘆屋道滿微微一笑，緩緩開口道：“不過對此我早有準備啊。”

突然，東瀛天皇的內心猛然升起一股不祥的預感。

下一刻，他的身軀猛然開始浮空，與蘆屋道滿一起，瘋狂地朝着北方飛馳而去！

# 第一百五十二章 天叢雲劍之威

夜幕籠罩着大地，月光映照着櫻都的慘狀，殺戮一片。

血腥氣在櫻都的大地上漂浮着，絲絲縷縷的血腥之氣均迅速地湧入蘆屋道滿的身軀之內，增強着蘆屋道滿的力量。

東瀛天皇雙眼緊逼，在天空之中隨着蘆屋道滿迅速的向前行進，他不知道自己是怎麼飛起來的，也不知道蘆屋道滿為什麼要帶着自己一同起飛，更不知道他們此行的目的地是哪兒。

在蘆屋道滿飛行的身後，跟着一個散發著聖潔光芒的白色遁光，隱隱約約可見一個英俊的少年隱藏其中，迅速追擊。

“你逃不了的，蘆屋道滿！”

身後傳來的聲音威嚴陣陣，聲音擴散到幾十裡外，震耳欲聾，似是一門不得了的大神通。

“蘆屋道滿與安倍晴明正在追捉着，蘆屋道滿挾持着天皇陛下，我方現如今應該考慮的是如何救回天皇陛下。”

櫻都臨時最高指揮中心中，宮崎集英對着身後的十多位軍銜為將軍的軍人介紹着場面上的情況，同時開口詢問道：“按各位將軍的看法，我軍能否擊殺蘆屋道滿？”

“很難。”

其中一位中將皺了皺眉頭，開口道：“根據我第七師團目前的能力，很難在高速行動的情況下擊中蘆屋道滿，而且還不波及到天皇陛下的安危。”

已經被蘆屋道滿打了個半殘的第一師團的中將師團長松浦一郎開口道：“我們暫且不知蘆屋道滿的目的地在哪兒，按照現在的速度來看，蘆屋道滿似乎是想要去皇宮。”

“第八師團已經在皇宮周邊準備就緒，只要蘆屋道滿降落，我軍必然會將其泯滅在那裡！”

一個大鬍子中將冷笑一聲，緩緩開口說著：“屆時，我希望得到空軍的導彈協助，一同將蘆屋道滿滅殺在那裡！”

“超凡之力不可小覷。”

宮崎集英搖了搖頭，對着這幾位軍方大爺開口道：“況且還有一位安倍晴明大人與我們站在統一戰線。”

“首相閣下，莫要太過天真了啊。”

松浦一郎抬了抬眼皮，看了宮崎集英一眼，說著：“我們如今只能相信自己，不能相信他人！”

“誰知道安倍晴明安的什麼心？如果可以，我還希望可以發射數十枚核武器將安倍晴明與蘆屋道滿消滅在這裏，免得日後將東瀛帶入深淵！”

“數十枚核彈？瘋了嗎，我們哪兒來的核彈？況且就算我們有核彈，在櫻都釋放民眾那裡怎麼說！國際輿論怎麼辦！你想死嗎！”

宮崎集英不敢置信的看着松浦一郎：“況且天皇還在那裡，你想把天皇一起殺死嗎！”

“天皇萬世一系，繼承人多如牛毛，換一個天皇也沒什麼大不了。”

松浦一郎抬了抬手，並沒有什麼心理壓力的開口說著：“只要能夠殺死他們兩個，吾寧死！”

宮崎集英現在感覺松浦一郎瘋了，擺了擺手，隨後看向另外兩位中將師團長。

幸好，第七師團和第八師團的中將師團長還沒瘋，只是看着松浦一郎，兩人低聲商量着：“松浦一郎看來已經被蘆屋道滿打瘋了，不顧一切想要殺了蘆屋道滿，我們不能衝動。”

他們不傻，別說沒有核武器，就算有他們也不能炸了櫻都。

他們現在的想法只是殺了蘆屋道滿，安倍晴明都沒打算殺，才不會和松浦一郎這個瘋子同流合污呢。

“松浦一郎，還請你冷靜一下來人，帶松浦將軍下去休息一下。”

“我們此行的目標，難道就是對付這樣的人物？”

埋伏在皇宮左右的士兵顫抖着身子，指向那天空之中對峙地蘆屋道滿與安倍晴明二人。

呼嘯風聲，厲鬼橫行。

蘆屋道滿周圍的厲鬼飛速地盤旋迴盪，蘆屋道滿本人也如同地獄修羅站在那裡，令人膽寒。

那士兵哆哆嗦嗦說不出話來，握槍的手似乎也有所顫抖，對蘆屋道滿表現出極大的恐怖。

“寡人乃東瀛天皇，放了寡人，寡人一定會封您為東瀛正統陰陽師的，蘆屋道滿大人，真的，真的！”

東瀛天皇被蘆屋道滿提在手中，他可以清楚地感受到蘆屋道滿身上的殺意縱橫，只能苦苦哀求。

那身着白衫的安倍晴明看着蘆屋道滿，開口道：“蘆屋道滿，放了他，我們決戰。”

“放了？呵呵。”

蘆屋道滿冷笑幾聲，手中的靈氣登時大起，一股又一股的特殊靈能注入了東瀛天皇身軀之中，東瀛天皇感覺一陣驚恐，緊接着一股痛意由內及外升起。

這股劇痛在心頭，他很想痛苦地放聲大叫，緩解痛苦，但不知為何他卻一點聲響都放不出來。

“血脈，出！”

一股一股地血液從天皇身子里湧出，這股血液圍繞着蘆屋道滿，逐漸湧入蘆屋道滿的身軀之中，而東瀛天皇的身軀由肉眼可見的一點一點萎靡，最終成為一道乾屍。

“皇室血脈集結於吾身，安倍晴明，現在你拿什麼和吾”

還沒等蘆屋道滿說完，一道震耳欲聾的穿甲彈登時脫膛而出，朝着蘆屋道滿的腦袋射去，卻只聽見一道乾脆的響聲，那穿甲彈似乎被卡在了一股無形的空氣牆之中。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安倍晴明看了一眼穿甲彈射來的方向，微微一笑，一股炙熱之意猛然間湧入整個皇宮之中：“當今的皇室血脈你還以為是古時的滑稽可笑啊蘆屋道滿！”

緊接着，一道璀璨地光輝亮起，就如初升的驕陽一般將光滿灑遍全場，這金芒一出現，蘆屋道滿身邊的鬼魅犹如碰到了天敵一般，瞬間被凈化消散。

“接我一招吧。”

安倍晴明淡淡開口說著，手起手落，無窮地火浪驟然鋪天蓋地地朝着蘆屋道滿飛馳而去，熾熱的熱浪一層接着一層，彷彿無休無止。

“日之輪？！”

蘆屋道滿不敢置信地聲音在天地間響起，他已經顧不得先前的那突然襲擊自己的子彈，而是凝重的看向安倍晴明：“所幸我早有準備，日之輪奈何不了我！”

說罷，蘆屋道滿便怒吼一聲，聲音震懾百里：“天雲叢劍，祝吾一臂之力！”

那由厲鬼從土御門神宮繳獲而來的天叢雲劍長自其掌中緩緩現身，剎那間劍光四現。

霎那之間，劍氣沖霄，一道碩大的劍柱瞬間凝聚成型，似攪動天下風雲，朝着火浪斬去。

火浪漸漸散去，但安倍晴明身後也隱隱約約有一股更加炙熱的能量傳來。

只見安倍晴明淡笑道：“原來皇室血脈是個借口，你真正的手段是三神器啊。”

# 第一百五十三章 逼退

劍氣與火浪相撞，瞬間消失在空氣之中，整個皇宮也彷彿恢復了往日寧靜。

“日之輪。”

安倍晴明輕輕地念着，周圍的樹木忽得開始自燃了起來，地面乾枯裂口，空氣中的水蒸氣也蒸發了許多，那股炙熱的氣浪彷彿去而復返。

一輪驕陽似乎從安倍晴明身後緩緩升起，彷彿要焚盡世間萬物一般。

“好熱，長官我們撤吧！”

埋伏在附近的第八師團士兵各個被這股熱浪所染，口乾舌燥，彷彿自己呼吸的空氣都是滾燙的火焰。

那軍官模樣的男人咽了口口水，擦了擦汗水，對着左右開口道：“沒有收到命令，我們是絕對不能撤退的！”

聽到軍官這樣說，第八師團的士兵登時失望不已，只能握緊鋼槍，嚴陣以待地看着天空之中對峙的二人。

在他們的視線中，安倍晴明身處無盡炎域之中，一襲白衣飄飄，緩緩開口道：“三神器啊莫要以為只有你有三神器！”

說罷，遠處忽得遙遙閃過一縷亮光，在無窮地火浪鋪天蓋地地朝着蘆屋道滿席捲的同時，一道銀光從天而降，直接落在了安倍晴明的手裡。

這是東瀛三神器之一的八咫鏡！

東瀛三神器。據說是東瀛神話傳說“天孫降臨”之時，天照大神授予瓊瓊杵尊並由東瀛天皇代代繼承的寶物。這三種神器，千百年來一直被當作東瀛皇室的信物，為民眾所膜拜。

而八咫鏡又叫真經津之鏡，是關於一個東瀛神明倫理的一件神器，它可引來吉祥，映照出人心，可暴露惡魔的本質，預見生死吉凶，背面繪刻有松竹梅、龜鶴等吉祥圖案。

如今東瀛天皇的皇室血脈已被蘆屋道滿所得，而三神器中的天叢雲劍與八尺瓊勾玉自然也落到了蘆屋道滿手中，這是毋庸置疑的。

“太好了，晴明大人得到了八咫鏡，一定能打敗這邪惡的蘆屋道滿！”

有士兵咬牙切齒地開口說著，對蘆屋道滿充滿了怨恨。

櫻都聚集着東瀛近三分之一的人口，這些士兵的親友絕大多數都聚集在櫻都。

而蘆屋道滿對櫻都的所作所為令人髮指，雖然他們現在並不知道自己的家人情況如何，但很有可能被蘆屋道滿這個賊人所害！

“說不準啊，蘆屋道滿也拿到了天叢雲劍和八尺瓊勾玉，鹿死誰手還不知道呢。”有的士兵憂心忡忡。

有士兵怒發衝冠：“官府到底在干什麼啊，我們什麼時候發起進攻把這個該死的蘆屋道滿給碎屍萬段！”

他們的聲音並沒有影響到天空之上搏鬥的二人，只見天邊旭日升起，熱浪滔天，半邊天空都被火浪給包裹，整個櫻都夜如白晝。

現在可是凌晨兩點，按理說應該是天黑的時候！

“八咫鏡？你以為憑藉著八咫鏡就能奈何得了我？！”

在這安倍晴明的巨大施壓下，蘆屋道滿臉色猙獰，對着安倍晴明近乎咆哮着：“八尺瓊勾玉，賜予我力量吧！”

蘆屋道滿緊握着天雲叢劍的手開始猛烈的顫抖起來，八尺瓊勾玉從其懷中緩緩升起，升至半空之中，犹如一輪明月，散發出潔白無瑕的光芒。

天空之上還有一月，配合著這剛剛升起了八尺瓊勾玉，犹如一對雙月。

在配合著安倍晴明施展的招數，那一輪驕陽如旭日東升，整個櫻都上空竟出現了兩個月亮一個太陽。

如果沒有“太陽”帶來的燥熱與“月亮”時而帶來的劍氣，這種風景簡直是讓人嘆為觀止，是為當世奇觀。

“外物帶來的實力終究是虛妄的，只有自身的實力方為至強法策。”

安倍晴明淡淡開口，緊接着他緩緩抬起了右手，將八咫鏡揚起。

在他抬手的瞬息，八咫鏡中的銀白之光暴增而起，瞬間就將原本因八尺瓊勾玉實力暴漲的蘆屋道滿耀的睜不開眼，那股銀白之力狠狠地斬去！

“彭！”

清脆的響聲在彼此之間響起，八尺瓊勾玉化為一道漩渦，包裹在蘆屋道滿左右，為蘆屋道滿抵擋了這一次的攻擊。

蘆屋道滿揮手一斬，那天雲叢劍之上爆發出極強的劍芒來，一股強橫的劍氣自蘆屋道滿手中而生，迅速朝着安倍晴明飛馳而去！

一路上的所有花草樹木，深宮牆院盡數被劍氣摧毀，然而這股極強的劍氣卻被安倍晴明輕輕躲過，安倍晴明躲過劍氣后，忽得扔出一把的符籙，五顏六色。

符籙的速度飛快，剎那間便來到了蘆屋道滿周遭，緊接着爆炸聲開始快速響起，這些符籙登時在蘆屋道滿周圍引爆。

雲霧散去，蘆屋道滿的身姿緩緩從雲霧中走了出來，八尺瓊勾玉化作了一道乳白盔甲，牢牢護住了蘆屋道滿的身軀。

眼見情況僵持了下來，蘆屋道滿便主動開口和談道：“安倍晴明，你奈何不了擁有天叢雲劍和八尺瓊勾玉的我，就此罷手吧，你放我走，我將我的玩具們收回，不再禍亂櫻都，如何？”

“絕無可能。”

安倍晴明冷笑一聲，八咫鏡再一次的出現在他手裡：“你為禍櫻都，我斷然不會讓你逃走的。”

蘆屋道滿皺了皺眉頭，這不符合他認知中的安倍晴明：“你這老狐狸，今天竟然會拚命，莫非太陽從”

說到這裏，蘆屋道滿似乎想到了什麼，聲音戛然而止，身影也開始朝着相反方向暴退。

“好啊你，卑鄙的安倍晴明，原來早就找好了幫手，正打算拖住我等着前後夾擊讓我真正隕落在這裏吧！”

蘆屋道滿憤怒的聲音傳遍了整個櫻都，按理說憤怒之際應當殊死搏鬥，但蘆屋道滿卻是在逃竄之時喊出，倒是有些滑稽可笑。

安倍晴明一言不發，彷彿默認了蘆屋道滿的話語，攜帶着八咫鏡化作一縷遁光追殺蘆屋道滿。

而此時此刻，看兩位陰陽師打鬥入神的兩位師團長這才如夢初醒，連忙吩咐道：“快快快，瞄準蘆屋道滿，判斷其運動軌跡，在他離開櫻都之後立馬把他轟下來，為安倍晴明拖住他！”

# 第一百五十四章 收拾殘局

“昨夜21:47分，櫻都爆發大規模傷亡事件，由邪惡超凡者蘆屋道滿掀起的一輪大屠殺，櫻都官府將其定名為百鬼夜行”

“在夏威夷火奴魯魯事件之後的半個月，再一次爆發超凡事件！”

“百鬼夜行當今人類歷史上受災情況僅次於火奴魯魯的一次超凡事件，對此表示深深的不幸”

“據粗略統計，櫻都一夜死亡人數超過五千人，經濟損失超十億美元”

“東瀛天皇於昨夜駕崩，兇手為邪惡超凡者蘆屋道滿，對此東瀛官府已經將蘆屋道滿列為國家頭號敵人，懸賞十萬億，凡擊殺蘆屋道滿之人可為東瀛座上之賓”

“櫻都重建計劃已經展開帷幕，華國、北極熊、白鷹、歐羅巴聯盟等地均已派出救援隊幫助櫻都”

“在這次對抗超凡的災難中，東瀛愛國義士警視總監川路利海、東瀛自衛隊第一師團師團長松浦一郎不幸犧牲，這是人類歷史上的損失，是”

世界各地都在爭相報道着關於櫻都的消息，這個消息讓全世界都再次震驚，開始產生深深地憂慮起來。

上一次的超凡入侵地球就在十四天前，夏威夷火奴魯魯事件！

那次的事件可是直接影響了一個城市，讓火奴魯魯從“最適合人類度假的城市”中除名，在那次事件里的怪獸可以硬抗兩枚氫彈！

十四天，另一座國際大都市櫻都便遭受了新一輪的侵害，這是不是意味着超凡將會不斷入侵地球，在地球上掀起一波又一波的腥風血雨？

這個問題已經讓世界各國的人民都開始緊張起來，網友們紛紛在網絡上討論關於超凡給自己帶來了問題，同時也有許許多多的中二病開始幻想着修仙、成為武者、學習魔法之類的東西。

不僅如此，一些關於世界各地神話傳說的書籍也開始暢銷了起來，尤其是那些年代久遠古老的國度的神話傳說，可以讓人微微有些心安。

而如今的櫻都搜尋隊到處都是，到處都是穿着制服的人，在漫山遍野的搶救傷員。

“嘿，嘿”

一團廢墟之中，數百個救援隊的成員正在挖掘着廢墟，想要救出埋藏在這附近的人，而不遠處站着的卻是華國特別行動組的王識明與東瀛首相宮崎集英。

他們下了飛機之後不同於急急忙忙去斬妖除魔的土御門三人組，而是快速地登上了華國大使館的車輛，與華國大使一同離開櫻都，前往附近的小村莊避難，等到次日才返回櫻都，避免了一次災難。

“王組長，如今我國遭受苦難，還望貴國多多協助，你我兩國一衣帶水，自古便是友好之邦，當年之時確實是我國做錯了事，還望貴國不計前嫌，能夠在這大爭之世攜帶我國一番。”

宮崎集英與王識明閑聊着，雖然表現地一副和氣的樣子，但宮崎集英背地里都快急死了。

櫻都蘆屋道滿百鬼夜行事件出現在他的任職期間，這已經是一個非常壞的事兒了。

如今，最有可能被他們東瀛官方收為官方超凡者的土御門輕人、土御門緋世、土御門安在都被蘆屋道滿埋藏在這裏，生死不知。

更要命的是，凌晨之時東瀛自衛隊對蘆屋道滿動的攻擊並沒有奏效，反而是讓蘆屋道滿更加記住了他們！

一直以來都比較親向他們凡人的安倍晴明大陰陽師如今也不知所蹤，一直都沒有和官府聯繫。

這些都是小意思。

最大的問題是，在櫻都人民的眾目睽睽之下，蘆屋道滿殺死了天皇，奪走了天叢雲劍和八尺瓊勾玉。

看起來這件事兒似乎跟上面那些不是一個檔次，但這也證明了一個事情。

東瀛這個國家官府根本保護不了他們！

就算是貴如天皇都會被蘆屋道滿殺死，更不要說他們這些升斗小民了。

想到這裏，宮崎集英再一次嘆了口氣，不知道該如何是好，接下來的事情該何去何從。

“咳咳，宮崎先生，你我兩國自然是友好關係的。但您的問題我建議過幾日與我方機要人員詳談，畢竟我只是個無辜的特別行動組組長。”

王識明無奈地開口說著，特別行動組其他成員包括林星淵在內，他們都已經搭乘了華國的撤僑軍艦離開，只剩下自己在東瀛維穩局勢並且打探一下情報。

不過幸好這次不需要翻譯了，這次講英文就好。

估計這次東瀛方會主動配備一個翻譯給他。

宮崎集英嘆了口氣，同樣點了點頭，緩緩道：“唉，希望如此吧。”

隨着時間的推移，救援隊逐漸有了成果，當土御門輕人的屍體從廢墟中被挖掘出來時，宮崎集英登時有些心煩意亂，嘆了口氣。

而王識明也認識土御門輕人：這個小伙子在飛機上熱心解答了自己很多的問題，沒想到僅僅過了一天他就躺在地上成了一具冰冷的屍體。

“超凡打破了世界的規則啊，這種動不動就帶來一個城市災難的新世界呵。”

王識明點了根煙，喃喃自語着說著漢語，有一股異樣的情緒。

從仙人掌之國出現了個什麼“疾病與瘟疫之神”開始，這世界就沒停過，這還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已經有仙人掌城、火奴魯魯、福岡、櫻都四個城市遭受到了超凡的襲擊。

仙人掌城只不過燒毀了一個小區，造成了十幾個人死亡；福岡縣造成的兇殺事件也不過只有十幾起，這兩個城市還算是比較幸運的。

火奴魯魯，三分之一個城市化為灰燼；櫻都，整個城市都瀰漫著鬼怪的恐怖氛圍。

王識明實在是難以想象，如果這種事情發生在華國，華國將會如何應對，該怎麼應對。

想到這裏，王識明握緊了拳頭，在心底暗暗發誓，他一定要用剩下來的時間走訪各個被超凡注意過的地方，從而獲得一種全新的力量或者請來強大的超凡者。

現如今的經驗告訴他，只有超凡者才能打敗超凡者！

突然，一陣嘈雜的聲音從遠處響起，王識明忍不住皺了皺眉頭。

“這裡有一位陰陽師大人還活着，小澤醫生，小澤醫生！”

# 第一百五十五章 晴明大人的饋贈

“滴，滴，滴。”

醫院內，土御門緋世安詳地躺在潔白的病床上，呼吸機一扣，至今昏迷未醒。

在他的病床周圍，數個東瀛官場上的大人物來回踱步，等候着土御門緋世的蘇醒。

全東瀛最好的醫生，小澤醫生告訴他們病人已經脫離了生命危險，只不過什麼時候蘇醒尚未得知。

東瀛首相宮崎集英長嘆一口氣：“唉，我東瀛如今可真是內憂外患啊。”

“首相閣下，秘密會議將在八月十一日在華國吐蕃省的邏些進行，白鷹總統、不列顛首相、高盧總統等一眾皆會出席本次會議，共三十九國一同商議超凡事件對後續世界影響。”

一個西裝革履的東瀛人快步走了進來后，看了看四周，來到宮崎集英身旁，附耳輕聲說著。

“我知道了。”

宮崎集英面無表情的點了點頭，他看了一眼病床上的土御門緋世，隨後轉身離去，開始處理政務以及準備這次的三十九國會議。

華國、白鷹、歐羅巴聯盟但凡在世界上有那麼點影響力的國家幾乎都會出席本次會議，原本彼此之間的那些爾虞我詐在超凡的面前十分無力。

全世界的人民都要聯合起來，共同渡過難關！

宮崎集英離開了病房，不帶走一片雲彩。

不同的是，他留下了三個小隊的警力在這醫院，保護着土御門緋世的安全。

與外界擔心的不同，土御門緋世現如今的感覺很奇妙。

他感覺自己進入了一個奇異的空間，這裏沒有山沒有水，只是一片白茫茫，什麼都沒有。

“嗯？”

土御門緋世感覺有一縷不可思議的感覺，他的記憶依舊停留在蘆屋道滿大展神威，消滅他們這群小廢物的時刻。

“緋世，你做的非常好。”

一道柔和的聲音在土御門緋世的腦海中響起，這道聲音十分熟悉，下一刻便讓土御門緋世大為欣喜。

這是安倍晴明大人的聲音！

“晴明大人！”

轉過身來，見安倍晴明果然站在自己身後，土御門緋世強忍心中的激動，對着安倍晴明便是一拜：“晴明大人，我辜負了您的期望，我並沒有攔截住蘆屋道滿，任由他在櫻都殺戮”

安倍晴明嘆了口氣，緩緩開口道：“無礙，蘆屋道滿搶奪了天叢雲劍和八尺瓊勾玉，就連我現在也奈何不了他，怪不得你。”

“天叢雲劍、八尺瓊勾玉！”

聽到這兩個名字，土御門緋世當即大驚失色，不由叫出了聲：“三神器是皇室歷代供奉之物，為何會被蘆屋道滿給奪走？”

“當代天皇都被蘆屋道滿殺了，天叢雲劍和八尺瓊勾玉落在他的手裡也是無可奈何之事。”

安倍晴明搖了搖頭，和顏悅色的對着土御門緋世道：“所幸八咫鏡仍在我手。”

見狀，土御門緋世才鬆了口氣，開口道：“天佑晴明大人。”

說罷，土御門緋世又看了看四周，對着安倍晴明恭敬地行禮道：“晴明大人，緋世敢問，我們現在所處的位置是”

“我們處在哪裡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今的土御門僅剩你一人。”

安倍晴明搖了搖頭，隨手招來三張符籙，將這三張符籙同時交給了土御門緋世。

土御門緋世恭敬地接過符籙，粗略的掃了一眼，見識兩張土黃色一張暗紅色，有些驚訝。

那兩張土黃色的符籙他認識，是土御門安在和土御門輕人的“土御”和“神行”！

“晴明大人，這”

“安在與輕人都死在了蘆屋道滿手中，這兩張符籙不能空無主人，便贈與你好生修鍊吧。”

安倍晴明擺了擺手，接着開口道：“另一張符籙乃火降符，是一張攻擊性質的符籙。”

“此外，我再傳你一道靈魂修鍊之法，讓你的靈魂可承納多次使用符籙，不會因為精力不足而暈厥。”

見安倍晴明如此重視自己，土御門緋世大為感動，不由對着安倍晴明長長一拜：“晴明大人，我一定不會辜負您的希望，待我學成之後，一定會取來蘆屋道滿的首級，以報您對我的厚愛。”

“大善，你聽好了”

“呼呼。”

土御門緋世從病床中驚醒，迷茫地望着四周，看着潔白的牆面與一個侍奉在左右的護士，不知此乃何方，只能迷茫地望了一眼四周。

“緋世大人，您終於醒了。”

一旁的小護士強忍激動之情，對着土御門緋世飛快的開口道：“我這就去通知幾位先生。”

說罷，小護士又急吼吼地從病房中離開，留下土御門緋世一個人在沉思。

難道剛才是在做夢？

土御門緋世忍不住陷入了沉思，但夢中的對話清楚可見，土御門緋世現在還記得晴明大人在夢中說出的靈魂修鍊之法。

“嗯？”

突然，他的左手似乎摸到了什麼，抽出一看，竟然是四張閃爍着淡淡光芒的符籙。

火遁、土御、神行、火降！

“原來晴明大人是與我在夢中相見，夢中傳授與我這些真”

土御門緋世不由信心大增，在看到土御和神行兩張符籙時又忍不住想到了土御門安在與土御門輕人，不由神色一淡。

土御門緋世強忍着身體中極大的痛苦，緩緩地站起身來，眼眸內彷彿有火焰在燃燒。

他的左手緊緊地攥着四張符籙，壓在最上面的兩張便是土御與神行。

他看着符籙，咬牙切齒地喃喃自語道：“輕人、安在，你們放心，只要我活着，我一定會為你們兩人報仇的！”

他的眼眸轉冷，彷彿一隻孤狼，獨自舔着傷口，意欲報仇。

蘆屋道滿，今生今世，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突然，病房的門被推開，一個穿着白大褂的中年醫生與先前那小護士一同走了進來。

那醫生見土御門緋世並沒有躺在病床上，當即大驚失色，麗娜忙開口道：“緋世大人，您的傷還沒好，請您快回去休息！”

同時，那小護士也趕緊上前，打算攙扶土御門緋世。

“不用了，我覺得我現在很好現在麻煩你們帶我去土御門神宮。”

# 第一百五十六章 告一段落

“冕下，如此一來，東瀛可以任由我們揉捏了。”

東瀛的富士山上，櫻花飄零，櫻花樹在陽光的照耀下，散發出屬於夏日的芬芳。

微風一吹，花瓣便落了下來，犹如一隻粉色的蝴蝶一邊在翩翩起舞，一邊在唱着美妙又悅耳的歌聲。又宛如給大地鋪上了粉白相間的地毯。

站在群櫻之間，倀虎恭敬地對着虞蘇道：“在櫻都行事之時與冕下為敵，讓倀虎寢食難安，請冕下恕倀虎當日之罪。”

“無礙。”

虞蘇擺了擺手，表示自己並不在意這個，同時在心中暗道：我還以為你在東瀛搞事兒的時候把性格改了，沒想到如今依舊是這番模樣

經過那一晚上的收貨，虞蘇的信徒暴漲了三十多萬，夏威夷火奴魯魯之戰時，自己也漲了近五百萬的信徒不吹不黑，如果現在虞蘇老老實實去異世界閉關五十年，那麼虞蘇便可以成為異界的一線神靈，真正強大的存在。

說來也是心酸，某些種族就算是只有三個人信仰也比虞蘇這個三百萬信徒的神靈要厲害，種族優勢是天然的。

想到這裏，虞蘇便開口對着倀虎道：“我不久之後便回歸有虞氏部落，你就一直留在東瀛，將實力鞏固之後在聯繫我吧。”

“是，冕下，我懂得。”

倀虎立馬行禮，恭敬有加，如同虞蘇吩咐的是什麼十分重要的事情一般：“請冕下放心，我一定會完成您的囑咐。”

我囑咐啥重要的事兒了嗎？

虞蘇輕咳一聲，接着開口道：“安倍晴明的樣子你記住了么？”

“記住了。”

倀虎一邊說著，一邊變化為虞蘇先前扮演的安倍晴明，開口道：“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冕下。”

“土御門緋世是我培養的一個棋子，他比較憎恨蘆屋道滿，你要妥善利用一下。”

虞蘇打了個哈欠，接着對倀虎吩咐道：“盡可能的別讓他白白犧牲仙人掌國有一個叫阿爾文的，那是山蛛的忠誠信徒，如果東瀛官府藉此機會找你除掉他，不要妄動。”

“太平洋海域附近流竄着一隻名叫比恭弘=叶 恭弘的鮫人戰士，你可以適當的照顧一下，那是我創造的超凡生物。”

“對了，還有一個叫蘇子安的找個機會讓他見識一下超凡之事，然後把他靈魂抽出來帶回有虞氏，我們需要一個現代人在異界為王前驅。”

虞蘇吩咐完之後，又在腦海中過了一遍，彷彿沒有什麼其他值得吩咐的地方了。

倀虎恭恭敬敬地站在一旁，絲毫看不出這就是禍亂櫻都的罪魁禍首蘆屋道滿。

思來想去，虞蘇還是決定讓他自己提問：“最後重申一遍，有什麼不懂的地方直接詢問我。”

“冕下，我想知道你作為安倍晴明之時最近的這些天所做之事以及去過哪裡。”倀虎詢問道。

虞蘇緩緩張口道：“我入夢了土御門緋世，給了他神行、土御、火降三張沒什麼大用的符籙，又傳了他一套用從鈎矛氏得來的，用壽命換取精力的竅門，我告訴他是靈魂修鍊之法。”

剩下的都是和倀虎一起經歷的，倀虎知道之前都做過什麼事兒。

倀虎什麼都記完之後，殷勤的說著：“好的冕下，我清楚了，感謝您的慷慨告知，您是青南地區的主宰，我從未見過您這樣的慷慨之神。”

虞蘇：“”

“多辦事兒，少這樣。”虞蘇實在忍不住地開口說著，“你來地球這麼久，有什麼想要於倀陰氏講么？”

“沒有，冕下。”

倀虎老老實實地回答：“倀陰氏的戰士和巫任由您差遣，就算是您讓他們去填溝壑小神也無怨無悔，請您放心。”

“行吧。”

虞蘇點了點頭，隨手召喚出自己的命格玻璃門，踏入玻璃門，前往異界。

而倀虎恭恭敬敬地站在原地，目送虞蘇離開，隨後嘆了口氣，喃喃自語道：“我太難了。”

當舔狗被主神嫌棄，不當舔狗又有些不妥，做神真的是太難了。

不過現在虞蘇走了，地球上只剩下他一個超凡之神的，這讓倀虎有些好受。

“冕下啊，當您再一次降臨地球之時，您會見到一個完全被神所掌控的東瀛！”

倀虎喃喃自語着，嘴角露出一抹笑容：“安倍晴明、蘆屋道滿從現在開始，都是我一個人。”

誰都不會想到，在昨夜打來打去的安倍晴明和蘆屋道滿現在成了一個人。

在昨夜交戰之時，虞蘇和倀虎表演的特別完美，特別是交手的過程。

雙方想盡了辦法讓聲勢變得浩大起來，他們昨夜的交手主要是奔着花里胡哨去的，根本就不需要什麼殺傷力，只要花里胡哨讓人看着感覺很叼。

昨夜的表演已經在東瀛人心裏刻畫了一個完美的陣營選項。

安倍晴明是和東瀛民眾站在一起的大陰陽師，是土御門的創始人，庇佑着東瀛。

而蘆屋道滿是大壞蛋，是反派中的反派，是東瀛的最大boss，殺害天皇之人。

這樣一來，倀虎就可以藉助安倍晴明的身份入主東瀛，以安倍晴明的身份發號施令追捕蘆屋道滿。

嗯，我追捕我自己。

東瀛官府那十萬億日元的龐大懸賞這輩子都不可能送出去了。

誰能想到，從現在開始安倍晴明和蘆屋道滿是一個人？

倀虎望着周圍富士山上的櫻花，放眼望去，許許多多的櫻花碎瓣在空中飄浮，那是高大的櫻花樹上的櫻花含苞待放，就如同東瀛如今一般任人宰割。

神念一動，倀虎的面色已經變化的與安倍晴明無異樣，他來到櫻都土御門神宮，望着被自己破壞的土御門神宮，他露出了一抹微笑。

周圍的建築工人見倀虎逐漸走了上來，登時大感疑惑，不知道他想要幹嘛。

“這”

一個建築工人正準備叫住倀虎，卻見倀虎微微抬了抬衣袖，整個地面開始凸起，大地顫動！

下一刻，一個莊嚴的神宮出現在原土御門神宮所在地，比起先前更加龐大。

“此地更名為，櫻花神殿。”

# 第一百五十七章 巫祝嬰將死

“這百日以來，有虞氏可有什麼大事？”

面對恭恭敬敬地山蛛，虞蘇緩緩開口道：“金鹿氏可曾安分？”

“稟明冕下，這些天來金鹿氏的斥候探子倒是頻頻出現在我們附近。”

山蛛老實彙報道：“金鹿氏的金鹿靈似乎很想與我們開戰，但又優柔寡斷，不敢開戰。”

“真是個色厲膽薄，好謀無斷；干大事而惜身，見小利而忘命的傢伙啊。”

虞蘇樂了，對着山蛛哈哈大笑道：“沒想到當時隨便說了一句就成真的了，刺激。”

當時把青梅煮酒論英雄中曹操對袁紹的評價講給了倀虎，這純粹是虞蘇瞎扯的一段話，想要讓倀虎明白敵我實力差距懸殊，從而讓倀虎選擇自己。

萬萬沒想到啊，金鹿靈真的這般優柔寡斷。

要麼就打，要麼就不打。

戰又不戰，退又不退，這樣扭扭捏捏實在是令人感覺絕非明主。

想罷，虞蘇長松一口氣，微笑道：“他不打那我們準備吧，盡可能的製造出多的盾牌和矛，讓他們感受到來自地球的深深恐懼。”

山蛛詢問道：“冕下，我們現在攻打金鹿氏么？”

“重明鳥尚在，不可隨意攻打，待重明鳥離開，我們與倀陰氏前後夾擊，騷擾式打法讓金鹿氏臣服於我們腳下！”

其實現在打也可以，把倀虎從地球調回來，一同殺上金鹿氏，足以讓金鹿氏從此覆滅。

只不過會讓有虞氏元氣大傷罷了。

最重要的是這件事兒根本就沒必要。

重明鳥和自己關係極好，沒必要為此殺死重明鳥，況且虞蘇還指望重明鳥去東夷為自己挖來射日的羿呢。

反正最多還有一年，重明鳥就要離金鹿氏而去，多等一年讓有虞氏更有把握，豈不妙哉？

有虞氏還能藉助着一年的時間發育，為一年後的戰爭做準備，減少人員傷亡。

怎麼想都不虧。

山蛛點了點頭，恭敬有加：“明白，冕下。”

虞蘇接着開口道：“過不了多久將會有一個靈魂被送來，我會為他親自塑造身軀，讓他以為自己是穿越者，帶領有虞氏走向崛起的道路。”

“到時候引領他入主有虞氏高層的，就由你來吧。”

虞蘇緩緩開口說著：“就用你先前的口吻方式，不要用穿越地球之後的方式交流。”

蘇子安畢竟是來自地球的總裁，如果自己親自指引很有可能用了某些順嘴的用語，從而導致暴露自己地球的身份，最好的辦法就是讓去過地球的神靈來指引他，這樣很難出錯。

山蛛微微一笑，對着虞蘇低頭道：“好的冕下，請您放心，待那位地球靈魂降臨之後，我一定會引導他進入有虞氏高層的。”

“有虞氏部落內發生了什麼事兒？”虞蘇又接着詢問道，“有虞氏和附庸部落相處的如何？”

“有虞氏與鈎矛氏相處的倒還不錯，鈎矛氏的那個大巫鈎隱基本上凡事都以有虞氏為主，有虞氏叫他向東他不敢向西。”

山蛛回憶片刻，開口說道：“但倀陰氏除了高層對有虞氏十分友善外，其他族人的關係似乎有些惡劣，特別是底層的戰士，雖然沒有什麼行動上的表示，但眼神很不簡單，隱隱有一種不服之意。”

“正常，畢竟這才過了一百三十天，沒經歷戰爭就直接臣服，倀陰氏的戰士有怨氣是正常的行為。”

虞蘇很大度的擺了擺手，表示自己不是很介意：“實在不行等一年後的伐金鹿氏之戰中，讓他們作為先鋒，衝鋒陷陣，正面與金鹿氏交戰，彰顯他們的勇武。”

虞蘇也沒指望倀陰氏對有虞氏心悅誠服，這種表現在虞蘇看來是正常的。

畢竟沒有經歷過戰爭，從倀陰氏族人的視角上看，倀陰氏族人兩萬，擁兵一千，怎麼著也不應該歸順於有虞氏這個實力只有他四分之一的弟弟部落。

即使是神諭，他們也是不服的。

對於這個問題，虞蘇表示無解，根本就沒辦法證明。

總不能讓有虞氏真刀真槍的和倀陰氏干一架，讓倀陰氏心悅臣服吧？

所以，在倀陰氏歸順過來的那一刻，虞蘇就給倀陰氏做好了一個定義。

一支衝鋒陷陣、義勇當先、不懼死亡的加強版奴隸軍。

那些送死的活兒不必交給他們，但那些難打的活兒必然屬於他們。

就這樣消耗唄，反正他們本來就十分鄙視甚至是敵視有虞氏，那麼乾脆就拿來消耗，在消耗之後還能增強有虞氏的實力豈不美哉？

等倀陰氏的戰士死傷慘重之後，倀陰氏的婦孺老幼就自然而然的並於有虞氏，從此有虞氏便可以得到一處新的兵源。

什麼？這樣的手段是不是太過殘忍了？

不好意思，虞蘇本來就不是什麼為了寬容與愛就能放棄一切的聖母，他可是神，要為自己的子民負責。

倀陰氏既然是附庸，就應該有一個附庸的樣子，哪裡有附庸天天看不起主人的？

主僕不分，這樣的部落就算是有精兵十萬虞蘇也不需要。

“還有其他的什麼事情嗎？”

虞蘇打了個哈欠，在心中思考結束后，接着詢問山蛛道：“有虞氏本部有什麼事情？”

山蛛一直在一旁恭恭敬敬地站着，即使是虞蘇在思考，他也一絲不苟。

聽到虞蘇的詢問之後，山蛛猶豫片刻后，開口道：“對了冕下，有虞氏還有一個比較重要的事兒需要告訴您。”

“講吧。”虞蘇道。

“那個在金鹿氏學巫的虞夙回來了，但似乎並沒有學全，學了個大概，能夠馴化一部分獸類，但並不能像真正的巫羅那樣。”

山蛛開口回答道：“除此之外，虞夙又跟着虞意學了些戰士手段，如今已經成了三十道血紋的血紋戰士，進步神速。”

“巫武雙修，主角面板？”

虞蘇聞言並沒有覺得有什麼不妥之處：“這樣的人才有虞氏越多越好。”

“還有一件事。”

“說。”

山蛛見虞蘇詢問，當即開口道：“有虞氏的巫祝虞嬰在八十天前找了個繼承人，教導了他一段時間的巫祝，勉強把那繼承人培養到了壹巫。”

“培養繼承人幹嘛？”

“冕下，他的壽命將要走到盡頭了。”

# 第一百五十八章 巫祝嬰亡於此

樹林里陰暗而寂靜，古木參天，遮天翳日。那森林看上去陰森可怖，神秘莫測，誰都不會知曉雄霸青南西部的強大部落有虞氏竟是坐落於此。

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丘。

巫祝嬰虛弱的躺在病榻之上，四肢僵硬，有些無力。

他的病榻之前，一個少年站在他的面前，默默不語。

“我有虞氏即將東進伐鹿，老夫年歲已高，恐無法為有虞氏儘力，因咳咳，靖，待我死後，你稟明族長，將大長老之位傳於虞夙，你…你便安心當一位巫祝吧。”

虞靖低頭，神情有些沮喪：“是，嬰師。”

“老朽生於有漁部落鼎盛之時，後部落衰弱淪落至此，所幸上蒼眷顧，偉大的虞神重新眷顧有虞氏部落，讓有虞氏發展至此老朽無本領，空受食，領有虞氏大長老、巫祝職，愧煞甚多。”

巫祝嬰躺在病榻上，回憶着自己的一生，當真感到自己有些慚愧：自偉大的虞神降臨之後，自己就一直碌碌無為，功勞比不上再造有虞的虞意，他一直都認為自己配不上大長老的職位。

試問，哪個大部落的大長老只有小巫實力？

虞靖站在一旁輕聲道：“您為有虞氏做出赫赫功績，有虞氏能有今天少不了您，我們有虞氏的族人跟隨着您一路跋山涉水有虞氏怎能缺了您？”

“咳咳咳咳”

巫祝嬰輕咳兩聲，緊接着開口道：“莫要莫要憑藉你我的關係，橫行部落，不聽號令虞夙任大長老后，莫要不服”

巫祝嬰明白，年輕人年輕氣盛，比較喜歡爭強好勝，虞靖可能會與虞夙起衝突。

不利於有虞氏發展。

“是，嬰師。”

虞靖低聲開口說著，較為輕聲細語：“我一定會遵守您的吩咐，不與大長老起衝突。”

虞靖，原名頸，是跟隨巫祝嬰一起從有漁部落逃難的族人，年齡與虞夙相差無幾，他們本就是至交好友，就算是巫祝嬰沒有吩咐，虞靖也不會與虞夙起衝突。

病榻之上，巫祝嬰輕咳一聲，緩緩開口說著：“你咳咳退下吧，我自己一個人待一會兒。”

“嬰師我”虞靖欲言又止。

巫祝嬰再一次輕咳一聲，較為虛弱的開口說著：“留給我一個孤寡之人咳咳一點清靜之處吧。”

虞靖嘆了口氣，這才只能開口道：“是，嬰師。”

行禮之後，虞靖才恭恭敬敬地開口離開，退出了房間之中。

待虞靖退出房間之後，巫祝嬰望着虞靖年輕的背影，喃喃自語道：“有漁有漁”

這兩句話似乎用盡了巫祝嬰全身的力氣，他滿頭白髮，臉上褶皺頗多，雙眸之間還埋上了一層白翳，當年英姿颯爽、年輕氣盛的巫祝如今已經白髮蒼蒼、老朽不已。

“到底還是老了啊”

巫祝嬰迷迷糊糊之間，彷彿置身在了一片白霧之中，如同遨遊在天際之中，周圍皆是白霧。

“嗯？”

巫祝嬰逐漸感覺自己的力量回來了，彷彿自己已經恢復到了年輕的狀態，感覺自己已經到達的巔峰。

“偉大的虞是您嗎，是您帶我來這裏了嗎？”

下一刻，巫祝嬰似乎明白了什麼，瘋狂地喊着，可並沒有得到來自虞蘇的回應。

瘋狂的喊了一會兒之後，巫祝嬰冷靜下來，不顧形象的盤腿坐在地上，開始思考着自己為什麼要出現在這裏。

他看着這方雲彩，似乎想到了什麼。

他的至交好友，有漁部落的肆巫級別的巫咸邛。

巫祝嬰依稀記得，與巫咸邛初見，是在有漁部落的典禮上，那時有漁部落西敗有羊氏，北伐希獵部，威壓東部眾部落，頗有一副陽野第一大部落的樣子。

他們一同玩耍，一同去有羊氏學巫，一同吃住，像極了一對親兄弟。

那年秋風掃落恭弘=叶 恭弘，在眾多族人的注視下，他們二人一同晉陞了壹巫，成為了有漁部落的第二十位巫和第二十一位巫。

後來，巫咸邛越來越受有漁部落的族人重視與喜愛，他的進展也飛快，在巫祝嬰還在壹巫晉陞貳巫苦苦掙扎之時，巫咸邛便已經有了叄巫的能力。

這讓巫祝嬰有了一股落寞的感覺，內心也情不自禁的開始與巫咸邛生疏起來。

在生疏之後，他們兩人做了一個賭：誰能帶領有漁部落走向強盛，誰能讓自己的名字在族人口中代代相傳。

直到後來，有漁部落的戰士長指揮失誤致有漁部落滿盤皆輸，使得族人四散，巫咸邛便是帶領十一隻族人的一支，他們向北逃去了。

從此，巫祝嬰與巫咸邛再也沒見過面。

巫祝嬰也不知為何，死到臨頭之時會忽的想起了這位從幼年到少年，再到中年，最後到老年的摯友，彷彿冥冥之中有什麼天意一般。

不過巫祝嬰知道，他們兩個當年的賭，是自己贏了。

如今，有虞氏包括附屬部落在內，有族人四萬餘，戰士近三千，圖騰戰士一十七名，巫也有將近十位。

這等實力，在某些地方已經可以媲美西敗有羊氏，北伐希獵部，威壓東部眾部落時期的有漁部落了。

當年喪家之犬一般被有羊氏趕走的有漁部落，在自己手裡再一次昌盛起來。

“是我贏了，漁邛。”

巫祝嬰發出了一陣自豪的大笑聲，但聲音卻漸漸低了下去，直至消失。

天邊的雲彩逐漸消失，晚霞漸漸火燒百里。

“嬰師，我來送飯了。”

虞靖從屋外走來，手中握着一個瓷器，裏面煮了一碗麥飯，麥飯上還蓋了一片肉片。

見巫祝嬰沒有回應，虞靖只好上前，卻發現巫祝嬰瞪大了眼睛，嘴角有一股若隱若現的笑意，早就沒了氣息，逝於病榻之上。

“嬰師嬰師”

一行清淚從虞靖的臉頰上滴，虞靖心情低落萬分。

北部中原，一處靠近河流的叢林之中，一個戰士打扮的人在叢林中穿梭，來到了為首之人身邊，對着為首之人低聲道：“巫咸大人，您該用食了。”

“我今天沒心情吃，你們用吧。”

那名被喚為巫咸大人的巫神情有些淡淡的低落，他也不知道為什麼，似乎冥冥之中有一種感覺。

“我們的族人剩下多少？”

“巫咸大人，還有七百二十四位。”

“姬水有熊氏和九黎祝融氏的戰爭馬上就要蔓延在這裏了，我們可不能在這裏被他們抓到去當奴隸走吧，去南方，近來南方無戰事。”

# 第一百五十九章 大長老夙

露曦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

當巫祝嬰的屍首被發現時，整個有虞氏部落都陷入了一種莫名的感覺之中。

放眼望去，在巫祝嬰的葬禮上，諸多有虞氏高層皆參与，每個人的神態表情各不一。

虞意的表情是迷茫的，原本巫祝嬰身為大長老兼大祭司，為部落掌權者，平日多以巫祝嬰為主。

如今巫祝嬰遠逝，有虞氏現在只剩下自己一人擔以重任了。

至於被巫祝嬰最後任命的大長老虞夙和大祭司虞靖？

不好意思，在虞意心中這兩個就是毛頭小子，根本就不能與自己議論大事。

如今的有虞氏已經不再是那個一百人的小部落了，有虞氏在青南地區的地位已經不下於當初有漁部落在陽野的地位，這些東西都需要一個能人來考慮。

不遠處，虞夙神情有些淡然，看不出是喜是悲。

身為有虞氏部落的新任大長老，虞夙還是有些感激巫祝嬰的，但這些感激相比於傷心欲絕的虞靖而言卻有些不足為道了。

“大長老啊，您您”

不遠處，鈎隱大巫哀嚎地聲音傳到了眾人耳畔，看起來這位鈎矛氏降巫似乎傷心欲絕，彷彿對巫祝嬰之死十分在意的樣子，看上去比起巫祝嬰親傳弟子虞靖更加的傷心。

虞意看着鈎隱這般傷心，心中登時有些釋然：沒想到對巫祝嬰最傷心的，竟然是區區一屆降巫。

鈎矛氏果不愧為有虞之友邦，乃青南附庸之表率！

在虞意心裏，鈎矛氏的影響不由提升了許多，即使雙方曾經兵戎相見：“這才是附庸部落的樣子，相比於鈎矛，那倀陰實在是太過無禮了些。”

虞靖也是對鈎隱大巫好感大增，彷彿遇到了什麼親人一般。

虞心帶着一眾戰士在附近巡邏，並沒有太大的心裏觸動：畢竟虞心和巫祝嬰並沒有什麼太多的接觸，只不過是正常的上下級關係而已。

只有虞夙見鈎隱大巫這般表情，冷笑一聲，在心中喃喃自語：“哼，鈎隱自歸順有虞以來只覲見過兩次巫祝嬰，每次時間都還不到三百個呼吸，哪兒來的這麼深厚的感情？”

在虞夙看來，鈎隱大巫明顯就是貓哭耗子假慈悲，就是為了當演技派，騙的他們團團轉而已。

“鈎矛氏終究也是當過青南第一大族的部落，一定要小心謹慎一些免得被最後有虞氏空留個有虞的名頭。”

虞夙在金鹿氏“留學”時的情況很複雜，他並沒有認真的學習巫羅，前期在廣交好友打聽事宜，打算藉助一些力量來逼退自己的“恩師”巫羅岷。

雖然最後這些好友沒有派上用場，不過他們講述北方的事宜卻是讓虞夙有着深深地印象。

正所謂前車之鑒後車之師，歷史是最好的鏡子。

在中原，也不是沒有過附庸最後成為部落高層，從而讓部落僅剩下一個部落名的例子。

就比如八黎部落聯盟的蠻牛氏，最初的蠻牛氏掌權着皆以牛為姓，如今的掌權者卻是氏林。

神靈並不在乎部落是誰來執掌，神靈只在乎部落是否依舊信仰自己。

虞夙對神靈有着清醒的認識。

八黎部落聯盟的神靈，都並不在意凡人，只是將凡人當做工具，為自己的霸權與其他部落爭鬥。

想到這裏，虞夙突然看向那高高供起，代表着偉大的虞神的象徵物，喃喃自語道：“偉大的虞，我信仰您十數年，依舊看不懂偉大的您啊”

就在這時，虞夙突然見到一個本應巡邏的戰士輕步來到這裏，對着眾人道：“族長、大長老、大祭司、鹽首領鈎隱大巫，倀陰部的巫來拜嬰大人了”

“請進來吧。”

虞意點了點頭，開口道：“倀陰部畢竟是我有虞氏之主力，快快請康兆大巫入內。”

那戰士立馬回應一聲，去請倀陰部的巫祝康兆：“是，族長。”

有虞氏現在學習着北方的制度，附庸不再稱氏，而是稱部。

有虞氏如今有附庸一十九部，最強者無疑是戰士千人族人兩萬的倀陰部，次之為鈎矛部。

剩下的那一十七個部落，每個部落只有幾百人，戰士僅有幾十，虞意有意將他們整合為一個部，現在還不值一提。

“巫祝嬰啊”

有虞氏外，被戰士們包圍的倀陰部七人靜靜地等候着彙報結果，不一會兒那前去彙報的戰士便返了回來，對着倀陰部之人不冷不熱的開口說著：“倀陰部的諸位大人，族長有令請你們進來說話。”

見那戰士如此，倀陰部的一個圖騰戰士有些不忿，開口道：“我倀陰氏的巫祝兆大人乃陸巫級別的大巫，為何不見虞嬰族長親自來迎？”

巫祝康兆皺了皺眉，正準備說些什麼，但想了想又任由那圖騰戰士說去。

就在此時，虞心緩步走來，看着那圖騰戰士，一字一句開口說著：“哼，鈎矛部的鈎隱大巫也是大巫，鈎隱大巫十分崇信嬰大長老，難道同為附庸的康兆大巫與鈎隱大巫不同？”

鈎矛部的鈎隱大巫為了部落的發展當了回演技派，也給了虞心譴責倀陰部的借口。

都是大巫，為什麼人家鈎隱大巫能接受這樣的待遇，你們接受不了？

“鈎矛乃戰敗部落，我們”

圖騰戰士還沒說完，便被康兆大巫阻止，見康兆大巫和顏悅色道：“待我們一起進去吧。”

見此，虞心並沒有在說些什麼，領着倀陰部的一行七人上了聖山。

有借口嘲諷兩句可以，但虞心不能拿着這個借口對倀陰部窮追猛打。如果把倀陰部說的不耐煩一併反出有虞氏，那麼自己的罪過可就大了。

而且就算沒有反出有虞氏，惹怒了眼前這位康兆大巫，康兆大巫殺了自己也不是什麼難事兒。

畢竟大巫已經與凡人大不相同了。

遠遠的，虞意便已經看到了倀陰一行人的蹤影，他不動聲色，緩緩站起身來，靜靜地等候着倀陰部的到來。

見此情況，康兆大巫也不便說些什麼，只是上前與虞意說了些什麼客套話，對巫祝嬰的死深表不幸云云，場面一度冰冷到了極點。

就在此時，虞夙卻站起身來，對着康兆大巫道：“康兆大巫今能來，已經是莫大的榮幸。”

見虞夙似乎有親近倀陰部的意思，虞意皺了皺眉頭，正準備說些什麼，忽的想到虞夙如今是有虞氏的大長老，在大庭廣眾之下也不好表露出有虞氏族長與大長老不合的樣子，只能忍住。

康兆大巫突然聽到有虞氏對己方讚譽，當即有些驚訝，隨後鄭重地開口道：“您謬讚了，不知您是”

一旁的虞靖開口道：“此乃我有虞氏新任大長老，夙。”

康兆大巫連忙行禮，表示出上下級關係：“原來是大長老當面，倀陰部見過大長老。”

“康兆大巫乃大巫，怎可對我行禮？”

虞夙連忙扶起了康兆大巫，對着康兆大巫露出了笑意，接着道：“近些天來本部招待不甚友好，望倀陰見諒，你我兩族親若兄弟，為同宗之族，還望康兆大巫不計我部過錯，能夠一同進退。”

“當然，倀虎之神下達的神諭，你我兩族乃兄弟之邦，倀陰必然會以有虞氏為首，為有虞氏掃平一切障礙。”康兆大巫笑着回應道。

一時之間，虞夙表現出與康兆其樂融融的樣子，絲毫看不出之前尷尬的氣氛。

巫祝嬰的葬禮也迅速完成，當新任大祭司虞靖發出最後一聲祭詞后，巫祝嬰的屍首便被熊熊大火點燃，在有虞之神的注視下焚燒在火焰之中。

前來參加葬禮的附庸部落也很快離去，而虞夙則是親自的送着倀陰部的七位來賓，一直送到有虞氏勢力範圍之外才折身返回有虞氏。

回來的路上，負責安全警衛的虞心忍不住開口詢問道：“虞夙，你為什麼要親近倀陰部這些不懂禮的蠻人？”

“倀陰部有兩萬人，戰士一千員。”

虞夙抬頭看了虞心一眼，緩緩開口道：“我倒是不明白你們為什麼要一直親近鈎矛部，鈎矛部現在包括戰士在內只有四千人，戰士二百一十七，甚至都不如我們本部。”

是的，有虞氏本部如今的戰士數已經逼近五百了。

虞心當即開口道：“鈎矛部是我們的朋友，鈎隱大巫方才的樣子你又不是沒看到”

“這並不是你們想要將一個擁有一千位戰士的部落推向對立面的理由。”

虞夙淡淡開口：“有虞氏部落聯盟如今的實力有一半建立在倀陰部身上，你們這般敵視倀陰部，是想干什麼？想將倀陰部推離有虞氏部落聯盟？”

虞夙實在是沒看明白，為什麼要敵視一個友邦，一個實力很強的友邦。

金鹿氏與有虞氏遲早會有一戰，雙方都想徹底佔據青南地區，這是毋庸置疑的。

在這個前提下，自然是朋友越多越好，敵人越少越好。

哪兒有開戰前自己先捅自己兩刀的啊？簡直就是自斷手腳。

因此，必須要把握好與倀陰部的關係，就算是真的不喜歡，那麼拉去金鹿氏送死也比讓他們直接投奔金鹿氏強啊。

虞夙搖了搖頭，對着虞心開口道：“虞意這個族長相比於金鹿氏的那位族長，真的是差遠了。”

虞心還有些不服，畢竟虞意是他親生父親，反駁道：“虞意族長率領有虞氏降服鈎矛氏，讓鈎矛氏歸降於有虞，乃天大的功勞”

說到這裏，虞心的聲音漸漸降低。

虞心雖然有些偏向父親，但對於軍事指揮，虞心卻十分有心得，依然明白當初了三族聯軍討伐鈎矛氏的大致內容。

怎麼說呢那真的是虞意撿了個便宜，當時還叫三開氏的倀陰氏與金鹿氏的正面戰場擊潰鈎矛氏之後才有之後的事兒。

要是沒有金鹿氏和三開氏的功勞，有虞氏根本不可能降服鈎矛氏，讓他們成為有虞氏部落聯盟的一員。

“至少，鈎矛氏最終歸順了虞意族長而不是金鹿氏”

對此，虞夙只是微微一笑，並沒有什麼太多的說法：“行了，回有虞氏吧，別在這裏因為這個而爭執個沒完。”

“是，大長老。”

虞心點了點頭，開始向前走去。

剛走兩步，虞夙似乎突然想到了什麼，開口詢問道：“對了，鹽鐸首領帶着人已經離開了十幾天了，還是沒有什麼消息么？”

“沒有，自從族長命他去其他地區偵查消息，已經有段時間沒有回來了。”虞心搖了搖頭。

“好吧。”

“造盾矛戈弓箭備戰待我命令伐鹿”

無所事事的有虞氏族長虞意突然收到了來自偉大的虞神的神諭，先是一愣，隨後虔誠的跪拜在地上，開始祈禱着：“偉大的虞神，您再一次下達神諭，您的族人必將執行您的神諭，完成您的囑咐。”

說罷，虞意又稍等片刻后才站起身來，心情難掩激動之色。

虞意知道，先前偉大的虞神神諭都是直接傳達給巫祝嬰，由巫祝嬰宣布，從而影響到整個有虞氏部落。

如今偉大的虞神神諭竟直接傳達給了自己，那麼豈不是偉大的虞神都證明自己是有虞氏的主宰？

興奮的許久后，虞意冷靜下來，開始細細想着偉大的虞神傳達下來的神諭意思。

“造盾矛戈弓箭，備戰待我命令伐鹿？”

這種程度的神諭，即使是斷斷續續，虞意還是輕鬆的解答出偉大的虞神想要傳遞的信息：“偉大的虞神是讓我多多製造盾牌、矛、戈與弓箭，等待偉大的虞神的命令，然後攻打金鹿氏！”

“戈是什麼東西？”

虞意有些小糾結，盾、矛、弓、箭他都知道，就是不知道“戈”是個什麼東西。

最後他嘆了口氣，較為不情願地召來一名戰士，對着這戰士吩咐道：“去請大長老夙來，我有要事！”

在虞意是視線里，虞夙是去金鹿氏學過巫的，見多識廣，應該知道“戈”是個什麼東西。

如果虞夙也不知道，那麼虞意只能斗膽請教偉大的虞神了。

# 第一百六十章 陽水河神

“這就是偉大的虞神給予的神諭，大長老怎麼看？”

一個與其他屋子相對於比較豪華的破落木屋中，虞意與虞夙、虞靖、虞心等人坐在屋子內，踩着獸皮，商議着。

虞夙仔仔細細地回憶了一遍自己在金鹿氏學巫的經歷，並沒有任何有關於“戈”的記憶，只能無奈地開口道：“我雖然在金鹿氏學了幾天巫，但實在是不知道戈是什麼東西。”

“唉。”

虞意重重地嘆了口氣，只能道：“去獵幾頭鹿，祭祀給偉大的虞，我們只能向偉大的虞祈禱，讓祂告知祂忠誠的僕人們，這個戈究竟是個什麼玩意兒。”

“偉大的虞下達的神諭中，最為重要的一點是備戰金鹿氏，這才是重中之重。”

虞夙適當地開口說著，聲音中帶着一縷嚴肅：“既然戈與盾、矛、弓、箭並列，那麼戈必然也是武器中的一種，我們還是先籌備起來吧，免得偉大的虞神突然下詔，我們反應不及，誤了虞神的大事兒。”

虞意點了點頭，表示同意虞夙的看法：“嗯，先動員族人們伐木製作其他武器，戈之事待向偉大的虞祭祀完畢之後再行。”

“鹽鐸近期有動向么，我們的戰士在附近有發現什麼蹤跡么？”

將籌備武器之時放下，虞意又轉頭詢問着虞心道：“如今有虞氏上下戰士皆由你來統領，可有什麼難事？”

虞心聞言立馬站起身來，朝着虞意開口道：“稟族長，有虞氏的戰士上下皆為一條心，並沒有什麼煩惱只不過礙於倀陰部之事，戰士們有些小摩擦罷了。”

“倀陰部”

提到這三個字，虞意的臉不由陰沉了起來：“倀陰部有些過分，完全不把我們放在眼裡！”

“倀陰部囂張是因為他們有囂張的資本，若族長真的對倀陰部不滿，那也不能在明面上表現出來。”

虞夙搖了搖頭，繼續開口道：“若是讓倀陰部對我方產生了什麼怨氣，屆時對金鹿氏作戰，誰能為我們打頭陣？憑鈎矛部那二百個戰士？”

就在這一瞬間，虞意感覺虞夙說的很有道理，只能點點頭，贊同他的話語：“大長老，你說我們該怎麼辦？”

聽到虞意詢問，虞夙便輕笑道：“當然是盡可能的交好倀陰部待會兒去通知各個附庸部落，讓他們開始製造武器，重點吩咐一些鈎矛部，我相信鈎矛部應該很樂意為我們製造兵器的。”

“冕下，有羊氏的那頭羊又用神識掃過陽水了，蠢蠢欲動，想要跨過大江殺來。”

山蛛站在陽水河畔，恭恭敬敬地對着虞蘇說著：“南方並沒有什麼動靜，只是偶爾有幾個大妖路過，並沒有對青南地區產生什麼窺伺之意。”

“要是窺伺倒還好了。”

虞蘇聞言嘆了口氣，緩緩開口說著：“這樣一來我就有借口揍他們一頓，讓后強行把它們拉入我的陣營，成為我麾下走狗不對，麾下從神。”

這些大妖即使不如神靈，那也應該有幾分本事，充當一些小神還是可以的。

不是虞蘇現在狂妄，他可以說除非是如同相柳這樣的曠世凶獸+圖騰神靈，一般的大妖根本不是自己的對手。

更何況自己身邊還有一個走狗山蛛，保證讓那些大妖吃不了兜着走。

山蛛聞言，當即殷勤地開口恭維道：“冕下神威蓋世，窺伺青南的宵小之徒定然會被冕下您的神威震退，四方退散。”

虞蘇看了一眼山蛛，默默點了點頭，表示自己很明白這件事兒：“我英明神武、神威蓋世還用你說？”

“是是是，是屬下多嘴了。”

山蛛嘆了口氣，只能對着虞蘇繼續恭維着，同時在心中嘆氣：我太難了。

虞蘇低下身子，手中的神力迅速凝聚起來，緊接着浩蕩光芒照耀在陽水之畔，虞蘇輕輕來到水面之上。

山蛛站在陽水岸畔，看着虞蘇站在水面之上，有些不解：他不知道主神為什麼要來到陽水水面上，到底是來幹嘛的。

虞蘇看了滿臉疑惑的山蛛一眼，輕笑道：“山蛛，凡大江大河必有河神，而陽水必須應有河神。”

陽水的地位很重要，至少在有虞氏這邊看來簡直是一道天然屏障。

有羊氏部落和有虞氏僅僅隔了一座陽水，就是因為這陽水，有羊氏才遲遲不敢攻過來。

強渡倒是不難，頂多付出幾百人的傷亡，但河對岸還有一大堆的戰士嚴陣以待，這樣一來傷亡可就大了。

但這樣可不是什麼萬無一失之舉，只要有羊氏製造好了舟船，那麼有虞氏將會遭受莫大的挑戰。

有羊氏可是一個統一了陽野地區的強大部落，戰士起碼有五千人，根本不是現在的有虞氏可以阻擋的。

因此，虞蘇為了謀求太平，只能來到陽水，看看陽水究竟有沒有河神。

如果沒有不好意思，陽水就是我的了。

畢竟虞蘇在地球也是東海龍王、海神波塞冬呢，地球那麼一大片海域自己都能聯繫上去，陽水這一條河寬十五米，河深六米的大河自然不在話下。

虞蘇現在的狀態和神話傳說中哪吒鬧海的哪吒並無太大的區別。

神力攪動着整個陽水，整個陽水翻雲覆雨，魚蝦鱉龜被晃悠地頭暈目眩，幾個在陽水裡成了妖的異獸想要出來給虞蘇一個教訓，但媛媛感受虞蘇那股神力氣勢后自然而然的慫了，只能猥在海底祈求虞蘇早點搞完事兒。

弱者的悲哀。

在這種情況下，陽水裡的水族妖孽只能忍氣吞聲，任由虞蘇這樣鬧下去，期望他早點結束。

然而，陽水的主人忍不了！

換誰都忍不了有人在自己的頭上拉屎撒尿！

“呔！哪裡來的神靈，竟然擾亂陽水秩序！”

陽水深處，猛然間湧現出滔天河水，一股神意猛然間從河底傳來，緊接着一道暴躁似咆哮的聲音從河下傳來，似乎是在惱怒眼前之人攪了自己的美夢。

虞蘇定睛一看，只見一個面容醜陋的魚人站在地面上，手中持着一個看起來像是叉子的武器，整體看上去彆扭極了。

# 第一百六十一章 九天凌霄之上，天帝神位！

那陽水河神面貌極其醜陋，魚鱗從頭蔓延至尾，臉上還有點點斑紅斑，魚鰓長在面頰兩側，虞蘇仔細端詳了半天也沒瞅出一點人樣來。

簡直就是一個長了兩條魚腿的魚。

和虞蘇在地球捏出來的鮫人戰士比恭弘=叶 恭弘長的很像，不過相比之下，虞蘇在地球捏出來的鮫人戰士比恭弘=叶 恭弘比他要帥氣很多。

虞蘇從來沒有見過這麼丑的！

端詳一會兒后，虞蘇散發出自身的威勢來，凝視着陽水河神，緩緩開口說著：“你可是陽水河神？”

那陽水河神似乎楞了一下，正準備破口大罵，但緊接着感受到虞蘇散發出那數十萬信徒的神念，登時將本來已經到嘴邊的話咽了下去，訕訕道：“正是某，不知閣下是中原那支大部的圖騰之神啊？”

乖乖，數十萬信徒啊，這要不是中原大部落的主神，他陽水河神今天就把陽水給喝乾了！

“有虞氏。”

虞蘇看了陽水河神一眼，仔細在心中盤算了一會兒后才狠下心來，開口道：“臣服於朕，待朕一統天下后，將冊封卿為天河之神。”

聽到虞蘇這樣話語，那陽水河神並沒有當機立斷的拒絕，而是開始思考了起來。

嘖，有虞氏沒聽說過啊。

不過眼前這廝竟然能有數十萬的信仰，這有虞氏應當是一方大部落，可以比肩有熊氏、烈山氏、八黎、青陽、金烏氏的存在

看看再說。

打定主意后，陽水河神定下心神，對着虞蘇拱手道：“原來是有虞氏之主神當面，小神對貴部落也是仰慕許久，做夢都想投身貴部落，為貴部落效力，在中原爭鋒。”

“既然如此，何不投身於朕的賬下，為朕效力，討伐祝融、共工之輩？”

虞蘇冷笑一聲，將計就計地說了下去。

什麼玩意兒？還仰慕許久，你連我有虞氏在你河邊你都不知道，還整什麼中原爭鋒。

不過既然如此，那就拉着虎皮扯大旗吧，從現在起我就是中原大部落的神了。

如果能用和平手段解決，虞蘇也自然是樂意的。畢竟有一位偉人說過，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敵人搞得少少的。

現在自己附近的沙雕神靈們很明顯還是處在單打獨斗層面，從來都不搞什麼從神之輩，遇到大妖就趕走，生怕搶了自己的什麼東西。

虞蘇表示不能理解。

人家中原大部基本上沒有十個從神都不好意思說自己是大部落，怎麼到這種偏遠山區就不搞從神了呢？

虞蘇麾下有山蛛、倀虎兩大將，再加上自己，一共三位神明，圍毆金鹿靈一個豈不是輕輕鬆松？金鹿靈現在最重要的應該是找從神找盟友，而不是這樣傻傻的準備開戰。

扯得稍微有點遠，但虞蘇現在的打算就是收服這個陽水河神，這樣一來自己就完全不用擔心陽水另一側有羊氏的進攻了，陽水河神會幫自己處理的明明白白。

陽水河神沉默片刻后，似乎下定了什麼決心，開口詢問道：“您也想要登一登天帝之位嘛？”

一個大大的問號在虞蘇心中升起，但虞蘇依舊不動聲色，淡然點了點頭：“自然，朕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天生便是要做天帝的料。”

陽水河神再一次沉默，而虞蘇也不着急，靜靜地等候着陽水河神做出抉擇。

畢竟虞蘇也是要消化一下陽水河神突然提出的天帝之事。

本以為形勢很明朗，只有有熊之神、烈山之神、青陽帝君鳳凰、金烏之主、青丘九尾聖狐與八黎之主六個天帝候選人，卻沒成想突然冒出來個數十萬信徒的有虞之神

陽水河神在心裏思索着，情況已經很明顯了。

有熊氏之神、烈山氏之神、八黎之主三者皆是人族出身的神靈，而青陽帝君鳳凰與金烏之主俊皆為神族出身的神靈，而青丘九尾聖狐則為妖族的神靈。

而如今多出一位有虞之神，看這樣子也是人族之神靈，這樣一來人族將會有七分之四的成功率登頂天帝，成為世間主宰。

陽水河神活了很多年，自然也知道很多秘聞。

上一代天帝突然失蹤死亡，天帝權威也四散各方，人乃萬物之靈，將要在諸多神靈中決出新的天帝，這才有了神靈充當人族圖騰，庇佑人族以香火為食增長修為一事。

天帝權柄在人族之中，只有統一了人間，才能有登頂天帝的資格！

才可以屹立於九天凌霄之上，登上那天帝神位，為眾神之神，主宰世間萬物！

冊封山川河流之神，乃天帝權限所在，如今的山川河流之神皆是一些沒有被承認的偽神，跟佔山為王的土匪沒什麼差別。雖然現在也能發揮出山川河流之神的威能，但是一旦新任天帝誕生，這些偽神會被一擼到底，重新跌落神壇。

因此許多神靈、凶獸開始依附人族，如相柳這般成為八黎部落聯盟坐下大將，就是希望八黎最終取得勝利后得到一個完美的神位冊封。

但金烏、鳳凰以及九尾狐三者都想要以異類之軀統帥人族，因此才有了三大異族競爭者的出現，妖、神多奔三者而去。

比如鳳凰，百鳥朝鳳，整個禽類的神靈基本上都是鳳凰天然的屬下，很少有投靠其他幾個天帝競爭之人。

陽水雖然在中南部是個比較大的河，但地位卻是很尷尬。

陽水並不在中原，也不是什麼享譽天下的大河，因此幾個天帝候選者都不重視陽水河神，從來沒有主動來招納過陽水河神。

畢竟職位也就那麼多，陽水河神在其他幾位天帝競爭者眼中只不過是一個可有可無的角色，不需要太過於拉攏。

而陽水河神自己也清楚，一旦天帝爭奪戰結束后，新任天帝多半會敕封有功之臣，自個兒十有八九要被一擼到底，成了一個普通神靈甚至妖靈。

自己就算是主動去投也沒多大用處，且不說最後如果失敗自己也得死，就算成功了自己拚死拼活也只能爭一個小河的河神，不值。

小河的河神還不如自己逍遙快活自由自在呢！

但現在出現了一位新的天帝候選人，似乎現在手下還沒有什麼神靈啊

正所謂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難。

雖然異界沒有這句話，但類似的意思陽水河神還是明白的，只要讓一些山川河流之神知道了第七位天帝候選人出現，那麼神靈將會蜂擁而至，投身在祂的麾下！

只不過第七位出現的太晚了吧，其他六位都已經準備了五六十年了

陽水河神猶豫了片刻，最終咬了咬牙，當機立斷跪拜在虞蘇面前，大聲喊道：“陽水河神禹都金拜見天帝陛下，願為陛下手中利刃，為陛下掃除前方一切阻礙！”

同時，屬於陽水河神禹都金的命格猛然升起，等待虞蘇的吞噬。

# 第一百六十二章 現在你可以跟我講講天帝的事兒了

當陽水河神的命格漂浮在半空之中時，虞蘇是十分意外的。

這麼順利？

自己隨便講了兩句屁話就直接勸降這陽水河神了？

直到虞蘇順順利利的吞噬了陽水河神禹都金的命格之後，他還有些不太相信這是真的。

“拜見陛下！”

感受着自己的命格被吞噬，陽水河神禹都金這才鬆了口氣，對着虞蘇恭敬地喊道：“臣將永遠追隨在陛下您的左右，為您掃平一切的障礙！”

命格被吞噬了，陽水河神禹都金才會放心些，畢竟這代表自己已經成了陛下的自己人，不用再擔心其他的什麼事兒了。

虞蘇滿意地點了點頭，隨後緩緩開口道：“既然如此，你可以跟我講一講，關於天帝的事兒了。”

“嗯？”

在聽到虞蘇的這句話后，陽水河神禹都金登時感覺到一次不妙之處，心中一陣悸動：“陛下您您的金口玉言臣並未聽懂。”

雖然禹都金現在心中感覺出十分的不妙，但還是努力地做好一個臣子的本分。

這是他賭的結果，無論是輸是贏都要認。

他不同於相柳這樣的實力強大的凶獸神靈，可以將命格留着待最後成功之後再行效忠。

人家實力斐然，就算最後八黎之主失敗了也能拍拍屁股轉投新天帝麾下或者一走了之逍遙快活。

禹都金沒有選擇，他的實力不濟，自然做不到如同相柳那般逍遙又自在。

虞蘇並沒有正面解釋自己的話語，而是淡淡詢問道：“你在陽水之畔當了多長時間的河神了？”

“百年前，臣便是陽水的河神。”禹都金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只能開口回答。

“那麼你注意沒注意到，這青南地區的邊緣多了個部落。”虞蘇笑着詢問道。

禹都金老老實實的回答道：“回稟陛下，倒是知道有個近萬人的部落在這裏紮根，不過沒怎麼了解。”

禹都金好歹也是個陽水河神，就算比不上那些頂級、一流的神靈，在二流圈子里也算是嗯，正常的存在，而且祂還是山川河流之神，自然是瞧不起這些沒有本事競爭天帝的部落圖騰神靈了。

禹都金知道，眼前的這位被自己認定為“天帝”的陛下絕對不會無的放矢：“陛下，這”

“那就是我的部落，我便是那部落的圖騰主神。”

虞蘇理所當然地開口說著，臉上洋溢着開懷的笑意：“所以我之前並不知道你所說的天帝是什麼情況可以給我詳細講講么？”

在聽到虞蘇這般說法之後，禹都金的耳畔似乎是突然響起了“轟”的一聲，耳鳴聲陣陣。祂有些接受不了這個現實。

“不可能！”

禹都金幾乎是崩潰的喊出：“你陛下身上明明有着數十萬的信仰之力，怎麼可能是區區近萬人的部落主神？”

什麼東西都可以欺騙，只有信仰之力絕對不可能欺騙！

只能在偽造的比自己弱小，不可能偽裝成比自己強大，因此在禹都金看來虞蘇最起碼也有幾十萬的信徒給他提供信仰之力，這樣的存在怎麼可能是陽水河畔的那個萬人部落的圖騰神靈？

不可能，不存在的！

虞蘇也不再打擊這個可憐的陽水河神，開口道：“我身上的信仰之力確實不假，而且我甚至還有百萬信徒。”

沒毛病，虞蘇沒有說謊，如果再給他充足的時間，別說百萬，千萬信徒都能整給他看。

“我現在只想知道你說的天帝是什麼情況？”

虞蘇真的很想知道這個天帝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兒，為什麼會突然多出來這麼一齣戲。

他自己從來都不知道，而且自己的兩個從神山蛛和倀虎也從來沒跟自己提過。

禹都金生無可戀，不過他聽到虞蘇的詢問之後，還是勉強打起精神，對着虞蘇開口道：“陛下，這天帝之事事關重大，初代天帝以一己之力威壓天下，是為眾神之主，但不知為何，初代天帝在創立了人族之後突然失蹤，天帝權柄流落在外，為眾神所瓜分。”

“人乃萬物之靈，是初代天帝最後創立種族，自然享受着前所未有的待遇，天地自我修復想要誕生一位主宰者，自然需要人族的支持，因此才會有人族大興、信仰之力可增強修為、圖騰神靈一說。”

“每一位圖騰神靈從理論上來講都是天帝的候選人之一，但天帝神位只有一個，因此眾多圖騰神靈需要決出一個勝利者，彼此之間互相吞噬，直到天帝權柄被補充完畢才會誕生新的天帝。”

虞蘇皺了皺眉頭，覺得事情並沒有想象中的那麼簡單。

沒聽懂啊，什麼邏輯？

什麼樣的圖騰神靈擁有天帝權柄，天帝權柄又是什麼東西？

禹都金似乎看出了虞蘇眼神中的質疑，便開口解釋道：“天帝權柄便存在於命格之中，您的命格越強，天帝權柄便越盛。待命格強度到達一個定值時，統一天下便可登天為帝，冊封天下眾神。”

虞蘇若有所思地點了點頭。

“如今天地之間最有希望成就天帝的有六位，分別是有熊氏部落聯盟的圖騰主神軒轅、烈山氏部落聯盟的圖騰主神神農、八黎部落聯盟的圖騰主神蚩尤、青陽是部落聯盟的圖騰主神鳳凰、青丘部落群的圖騰主神九尾天狐、九陽金烏氏的主神金烏俊。”

聽着這幾個名字，虞蘇便感覺如雷貫耳。

軒轅，在地球上古傳說中乃黃帝；神農，在地球上古傳說中乃炎帝。這二位並稱為華夏文明的“人文初祖”。

蚩尤更是鼎鼎有名，兵主、戰神、蚩尤大帝都是他的名號。

鳳凰，傳說中的神獸，在華國傳說中可謂是神獸中的神獸。

金烏俊，在洪荒流小說中他有個鼎鼎有名的名字，帝俊。

而在《山海經》中，帝俊則是天帝的名號！

九尾天狐這一位在以上幾个中看起來逼格最低，但能與之並列，虞蘇也不敢小覷。

“當然，如今還有陛下您這位天地正統繼承人，真正的天帝！”

# 第一百六十三章 舍我其誰

軒轅、神農、蚩尤三位代表的有熊氏部落聯盟、烈山氏部落聯盟和即將進化成九黎部落聯盟的八黎部落聯盟在中原打的不可開交。

而東夷之地，青陽氏部落聯盟的鳳凰和九陽金烏氏的那位帝俊可以說是把腦漿都打出來了。

如此一來，也就只有青丘部落族群的九尾天狐不知去向，也不知道這位名聲不顯的大人物現階段究竟在幹些什麼。

至於禹都金最後那句恭維之話被虞蘇下意識的無視了，雖然虞蘇也認為自己很有可能成為天帝，但“正統”兩個字虞蘇感覺有些尷尬，畢竟自己的根也不在這個世界上。

消化了部分的信息后，虞蘇登時感覺一陣時間緊迫，仔仔細細的尋思了一陣后，嘆了口氣，緩緩開口道：“你可有什麼親信？”

“回稟陛下，臣帳下僅有巡河夜叉兩位。”

現在的禹都金有些尷尬，畢竟自己當了一百多年的陽水河神，竟然只有兩位巡河夜叉作為親信。

當然，這兩位巡河夜叉的實力已經相當於頂級大巫了，自然不是什麼可以被凡人輕易殺死的臭魚爛蝦。

“時間緊迫啊，看來我要抓緊時間做好擴大有虞氏的準備吧。”

虞蘇皺了皺眉頭，在心中喃喃自語着。

他現在可算知道了為什麼青銅器對戰局影響不大，卻對中原局勢有着深遠影響。

不出意外的話，中原戰鬥的決勝點並不在於神靈，而在於部落之間的交戰。

人乃萬物之靈，天帝可不是光憑個人武力便可以登上的，人族才是這次奪帝之戰的主角，神靈只能在某些時刻出場增添些許的色彩，而並不能主動出手屠殺凡人。

就好似《封神演義》中，明明商周雙方都是神仙中人，分別來自截教闡教，卻也需要數十萬的大軍拼殺一般。

如果西岐的大軍死亡慘重，那麼就算是十二金仙齊至他們也只能眼睜睜的看着紂王大軍殺入西岐。

神靈在戰爭中能做的，可能只有和《封神演義》里一樣，脅迫小部落加入己方，讓他們在主戰場中拋頭顱灑熱血。

頂多像東夷那邊的九陽金烏氏，九隻金烏一同出現，配合著天上的太陽，大規模的散發出熱量，影響兵馬狀態，打擊地方後勤。

這也不能說什麼，畢竟人家金烏只是兄弟幾個一起出來散步而已。

只不過在散步的過程中身體情不自禁的散發出了一些副作用而已。

“天帝之位必將屬於我，天帝之位舍我其誰？”

虞蘇微微一笑，看着心事重重的禹都金，緩緩安慰道：“那些傢伙只是注意了中原與東夷，卻忽略了南方。”

如果華國的神話故事真的有用，那麼中原大戰的結局應該是有熊氏、烈山氏一同收拾了九黎，蚩尤兵敗身亡。

如今的九黎還不是九黎，只是八黎，距離蚩尤兵敗身亡還有一段時間，那麼他們的視線將會一直牽引在中原附近，並不會注視到南方竟然還有人在搞事兒。

東瀛的青陽氏部落聯盟和九陽金烏氏虞蘇並不是很擔心，因為其二者無論是誰勝利，勝利者最終還是要面臨中原大戰的。

因為東夷三面環海，剩下的一面靠近的便是中原！

除非在短短几天里東夷人進化成維京海盜，不然他們只有和中原打完架才能與我方交手。

“陛下您的意思是”禹都金眼前一亮。

當然是悶聲發大財啦，讓他們隨便打，給我們充足的時間發育、變革。

虞蘇在心中暗暗說著，嘴裏卻道：“自然是等候最佳時機，給予這些個亂臣賊子致命一擊！”

禹都金立馬恭維道：“陛下千慮，臣下佩服。”

“現在，我交給你的任務很簡單，那就是鎮守好陽水，如果發現陽野地區的有羊氏部落想要跨過陽水而來，直接讓他們感受一下風浪的味道！”

雖說神靈不能直接干涉凡人的戰爭，但誰又能指責陽水河神在自家領域里玩遊戲呢？

禹都金當即開口道：“是，陛下，臣懂了。”

其實就算是虞蘇沒有降服他他也會這麼做的。

畢竟陽水河神平日也沒什麼娛樂措施，最大的娛樂就是等有人經過時讓他們體驗一下風浪的味道了。

虞蘇點頭道：“待我解決了青南地區，便主動出擊有羊氏，一統青南、陽野之後，有虞氏便可如同中原大部那樣，稱王了。”

還沒等虞蘇說完，一股來自於有虞氏的祭祀祈禱便傳到了虞蘇的耳畔，虞蘇當即揮了揮手，道：“你且先回去吧，等我有事兒了再找你。”

“是陛下，那臣便先行告退了。”

陽水河神禹都金當即行了一禮，緊接着陽水水面漩渦涌動，禹都金登時消失在了陽水的水面上。

虞蘇砸了咂嘴，表示今天受益匪淺，然後慢悠悠的從水面來到陸地，山蛛迎面走了上來參拜虞蘇：“冕下，您回來了。”

作為虞蘇的第一個從神，眼疾手快的山蛛當然一眼就能看出來虞蘇已經“不戰而屈人之兵”，輕輕鬆松的降服了陽水河神，讓陽水河神心悅臣服前來投奔。

“從此以後稱我被陛下吧，我朕也該提前擺擺樣子，好吸引更多的人加盟朕這個有虞氏部落聯盟當中來了。”

冕下這是什麼意思，莫不成冕下也想要爭一爭天帝之位？

山蛛表情中閃過一縷異色，但還是恭恭敬敬地開口道：“拜見陛下。”

祂還以為虞蘇要放棄這個萬載難逢的機會，等待利用地球傳送門的機會，在未來反超呢。

雖然他也不大明白天帝是如何誕生的，但他也是知道有天帝這個職位！

言歸正傳，虞蘇詢問道：“有虞氏方才的祭祀祈禱你接收到了沒？”

“稟陛下，收到了，屬下還藉此機會去看了一眼，是有虞氏的族長虞意、大長老虞夙與大祭司虞靖一同準備的。”山蛛道。

三人一同祭祀，定有什麼大事兒，於是虞蘇便道：“他們有什麼事兒？”

“他們他們想要從陛下您這裏學習到戈的製作方式。”

# 第一百六十四章 西楚霸王，項羽！

一片虛妄之中，虞心懵懵懂懂，不知此乃何處。

他與族長、大祭司、大長老一同祭拜完偉大的虞神后便回了房間，想要休息，剛躺下便出現在這裏。

這是什麼情況？

一片白霧，看不清任何的東西，虞心只知道自己行走在大地上，踩着泥土，但周圍卻不見一絲一毫。

“這是哪裡？”

疑惑在虞心的心頭緩緩升起，這股疑惑讓虞心十分的難受、十分的恐懼。

這種一切都不在掌握之中、性命託付於其他的感覺，很可怕。

“認真看，認真學。”

突然，一道聲音傳入了虞意的耳畔，虞心為之一愣，不知這是什麼緣故。

“偉大的虞，是您嘛？”

虞心當即跪下身子，恭恭敬敬地喊着：“您您這是讓您最忠實的僕人學什麼東西？”

沒有什麼回應他的話語。

偉大的虞神冕下將我帶到這裏，是什麼意思？

虞心表示不解，他不知道虞神想要讓他幹些什麼，讓自己學什麼東西。

“嗚嗚——嗚嗚——嗚嗚——”

突然，一陣陣悠長而沉穩的奇怪聲音響起，虞心當即被嚇了一大跳，緊接着他可以感覺到整個大地已經開始顫抖起來。

“殺！”

一道響徹天地的奇怪聲音猛然間響起，下一刻虞心周圍的白霧似乎自行消散開來，眼前一陣明亮。

“踏踏踏踏，踏踏踏！！”

大地一陣陣顫動起來，出現在虞心眼前的卻是一望無際的人群！

一些身上穿着疑似大長老所說的青銅，手持奇形怪狀的武器，騎着四蹄怪物的人！

“漢王法令如山，斬項籍者，賞千金，封萬戶侯！”

隱約之間，虞心似乎聽懂了那道響徹天地的話語，望着朝自己奔馳而來的怪物們，登時感覺有些恐懼！

不是有些恐懼，而是深深地恐懼！

突然間，自己背後猛然傳來一陣陣歌謠，虞心聽不懂，但感覺很高端的樣子：“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於興師，修我戈矛！”

虞心下意識的回頭望去，卻見密密麻麻的戰士甲胄整齊，手持戈矛，以一種詭異的陣型列陣於前，一望無際。

“傳我軍令！”

雖然相隔數萬步，但似乎有什麼東西讓虞心一眼就望見了遠處一襲甲胄的將領，對左右命令道：“弩兵齊射五輪，壓制住敵軍的勢頭，令盾兵上前反衝鋒，今日便將項籍殺死在這裏！”

“咻咻咻！”

下一刻，密密麻麻的箭矢聲傳來，緊接着，箭矢飛快地朝着那些在虞心看來是鋼鐵怪物的人群們覆蓋而去，彷彿一片烏雲從後方騰空而起，帶來無盡的雨水。

拉響聲絡繹不絕，一片又一片的烏雲騰空而起，箭矢鋪天蓋地而來，化作傾盆大雨且向對射去，衝鋒而來的鋼鐵怪物紛紛墜地，鮮血成河！

但這並沒有阻攔怪物們衝鋒的步伐，在幾個眨眼之間，怪物們便已經逼近了虞心身旁！

“吼！”

虞心嘶吼一聲，身上的血紋浮現，似乎是打算拚命了。

他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出現在這裏，但對面那群鋼鐵怪物明顯是想要自己的命，那麼自己就要打死他們！

然而，那些鋼鐵怪物似乎接觸不到虞心，在經過虞心身軀之時一閃而過，並沒有對虞心進行什麼實質傷害。

虞心愣了愣，表情有些尷尬。

不過他很快就調整了下來，連忙望去，卻見方才的那些鋼鐵怪物如同出海蛟龍一般，殺入身後那些軍陣中，開始橫衝直撞，廝殺一片。

“樊噲！”

亂軍之中，一個一身甲胄，浴血而出的戰將看向原處剛剛砍殺一名鋼鐵怪物的壯漢喝道：“等齊射結束，你我二人合力殺上去，先斬了項羽小兒的先鋒大將！”

虞心靜靜地站在他們身旁，聽着他們講述的話語，似乎漸漸有些聽懂了。

“樊噲、項羽這都是什麼人，偉大的虞神冕下讓想讓我學習如何交戰？”

他看着這烏泱泱的大軍彼此衝殺，眼神中閃過狂熱的神情。

虞心自詡參加過伐鈎矛氏之戰，但與這裏相比，那被他列為得意戰功的鈎矛氏之戰似乎已經成了丟人的戰績了。

這裏，無時無刻不再死人，自己手下的那些戰士在這裏頂多能撐十個呼吸，二百人在這裏太過微小，犹如大海中的一滴水。

虞心先是被這宏偉的場面所震撼，他就站在衝鋒的最前線，看着雙方戰士彼此廝殺着，時而是紅衣將士斬殺黑袍甲衛，時而是黑袍甲衛用着一種虞心不認識的武器捅殺紅衣將士。

很快，屍骨成山、血流成河！

而黑袍甲衛似乎已經有些疲憊，而紅衣將士那邊依舊是有着源源不斷的兵源，似乎無窮無盡。

虞心帶着疑惑看向屬於紅衣將士的那一邊，他看見了高高揚起的旗幟，那飄揚着一個自己不認識的字。

突然，一陣心血從胸口中涌動，下一刻，虞心便看懂了那個字：漢！

漢莫非這裡是距離有虞氏很遠的一個地方，兩個部落在彼此拼殺？

虞心陷入了沉思。

正當虞心一邊看着這場屠殺，一邊納悶思索之時，從南方突然傳來一聲叱吒雷霆般地暴喝：“霸王項羽在此，漢將可敢一戰！”

這道如同晴天霹靂般的聲音着實把虞心嚇得不輕，險些摔倒在地。

即使虞心清楚，這些人都觸碰不到他也看不到他，他也被這道叱吒雷霆般的喝聲嚇了一跳。

霸王項羽！

是誰？

“喝！”

那如雷貫耳的暴喝聲繼續傳來，一匹烏黑亮麗，雙眸似乎有些靈動閃過的寶駒在那自稱霸王的人胯下縱橫馳騁，在連續撞飛數百人之後，那霸王項羽殺入陣前！

那霸王項羽周身似乎有一股無形的氣勢爆發而出，幾個閃爍之間，猛然出現在紅衣將士中。

不過轉瞬之間，那些紅衣將士登時腦漿迸射，身體剎那間被斬成四分五裂，一道肉眼可見的血痕將他們攔腰折斷！

一個看起來是此地戰陣負責人的將領勃然大怒，躍馬而出，手持一柄亮銀槍，風采陣陣，威風凜凜，爆喝一聲：“項籍小兒休狂，我乃大梁魏衎，快快下馬”

長槍揮刺的聲音迅速響起，一道耀眼的槍芒漸漸在空氣中形成，肉眼可見的氣浪開始漸漸瀰漫開來。

虞心當即一凜：此人的實力恐怕已經超過了九十八道血紋了！

然而下一秒，項羽並沒有過多重視這個躍馬提槍而來的戰將，只是隨手虛空反刺一槍，這漢將瞬間在高壓之下被擠爆。

在斬殺這名漢將后，項羽停靠片刻，環視一眼周圍，卻見周圍的漢卒猶猶豫豫，不敢上前。

而自己周圍，已經沒有他同生共死的楚軍戰士了。

他目光深邃，隱約看起來有些疲倦，似乎遠遠瞅到了北方的旗幟，視線定格在了一點。

虞心順着項羽的視線望去，在那裡高坐着一位絡腮胡被整理的非常好的老者，身穿黑色的華貴長袍，上面似乎綉着一種虞心聞所未聞的生物，一種貴不可言的感覺在虞心心頭中升起。

在那老者身側，一名戰將靜靜地立在身旁，此人身高七尺開外，面似傅粉，寶劍眉合入天蒼插額入鬟，一雙俊目皂白分明，鼻如玉柱，口似丹朱看似來似乎並不是衝鋒陷陣之人。

那華貴老者似乎見到了那霸王項羽朝着自己望去，他的眼神中不由傳來一股戲謔的情緒，輕聲吩咐周圍的小卒道：“傳召，斬霸王者，朕賞萬金，封兩萬戶侯，封地自選！”

這句話一出，成千上萬的漢軍士卒瘋狂了，他們不顧一切的朝着項羽衝去，刀槍劍戟無處不在，蜂蛹地朝着項羽襲來。

兩萬戶的徹侯，所有的將士都知道這意味着什麼，只有虞心不明白。

不過虞心總算看懂了場上的局勢。

那個華貴不可言的老者應該就是漢王了吧？

霸王與漢王正在交戰，但結果已經顯而易見，這位擁有萬夫不當之勇的霸王項羽即將落敗。

漢王身邊站着的那戰將似乎一直在指揮全場，直至霸王身邊一名戰將都不留下。

“可笑至極！”

項羽的眼神中閃過極強的殺意，他一人一騎，將戰馬速度提升到極致，一道寒芒閃過，瞬間碾死百餘士兵，馬踏屍骸。

數百盾兵齊齊上前，想要攔住項羽，項羽身影毫無停頓，手中的霸王槍直接揮斬而出，登時盾牌一片破裂，一百多盾兵被活生生攔腰斬斷！

“劉季、韓信，滾下來受死！”

項羽咆哮聲叱吒雲霄之上，手中的霸王槍再一次盪退數百漢軍士卒，他策馬提槍，冷冷地看着龍攆之上的漢王，心中有着滔天恨意。

漢軍士卒再一次圍了上來，不懼生死，似乎存心想要殺死項羽，奪封侯之功。

而那些漢軍之中素有驍勇善戰之名的戰將們在此時似乎熄火了一般，紛紛策馬站在後方，冷靜地盯着廝殺的項羽，神情嚴肅。

他們知道，一個兇猛無敵的絕世霸王即將落幕。

從清晨廝殺至中午，屍骨成山、血流成河，霸王項羽已經不記得自己殺了多少人，而虞心也不知道自己看了多久，似乎有些麻木。

他已經記住了漢軍出陣的所有兵種以及他們坐下那名為“馬”的動物。

漸漸地，漢軍士卒已經不敢上前了。

封侯之功雖好，但也要有命享。

“砍項羽一刀，賞黃金百兩。”

這一次的重賞之下卻沒了勇士，韓信皺了皺眉，輕聲吩咐左右道：“命軍中楚人，高唱楚歌。”

“魂兮歸來！去君之恆干，何為四方些？舍君之樂處，而離彼不祥些”

悠遠的楚歌從漢軍將士口中唱起，最初只是一股細小的聲音，但緊接着聲音逐漸匯聚，如同汪洋大海。

放眼望去，儘是楚腔！

項羽聽着家鄉的歌謠，面色逐漸有些絕望：“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

歌聲漸漸唱停，而項羽也回過神來。他再一次望向漢軍陣中，此刻見到的漢軍似乎已經不再是紅衣甲胄之敵軍，而是一張張楚國大好男兒的臉。

為什麼？

項羽不解，為什麼漢軍陣中竟有如此多的楚人？

劉季雖然自楚國沛縣起兵，但他軍中士兵多來自關中秦地與巴蜀一偶，為何此時會有如此多的楚人高唱楚歌？

“沒有人，是我項羽的對手”

項羽再一次說出這句話，這句話他生平說過很多次，但這一次卻很迷茫。

他出自楚國項氏，乃楚國名門，是暴秦以後楚國的驕傲，為什麼楚國子弟會投劉季，而不投他？

“駕！”

一道策馬之聲再一次打破了項羽的思量，緊接着，一人單騎持槍策馬而來，馬蹄緩慢，步步靠近項羽。

項羽緩緩抬起頭來，笑了。

來者他認識，他當年的飼馬之人，現如今的漢騎司馬呂馬童。

呂馬童身後，跟着一名漢將，項羽細細看來這漢將有些面熟，似乎在關中見過，是暴秦餘孽。

“你孤的故人”

呂馬童面有愧色，但並沒有拱手對着項羽行禮，而是回身對着那漢將道：“此人乃項王，絕非楚人佯扮。”

劉邦曾經被項羽殺得只得利用替身逃跑，自然也要防備着項羽。

“本將關中王翳，項王殺入關中逼問漢王時，我站在門側為項王護。”

項羽望着呂馬童，呂馬童不敢與自己對視，又看向王翳，王翳先是有些躲閃，但隨後裝起膽子，看向項羽。

項羽笑了，緩緩開口道：“寡人聽說漢王用黃金千斤，封邑萬戶懸賞徵求我的腦袋，送你個人情吧！”

言畢，項羽佩劍剎那間飛起，寒芒閃過，鮮血噴射而出

虞心親眼所見，那堪比神魔、屠戮數萬人的霸王項羽那身軀轟然落地，首級為王翳所取。

緊接着，方才被項羽威勢震懾的漢軍士卒紛紛殺來，彼此哄搶者項羽屍首，項羽四分五裂

虞心目瞪口呆，啞口無言，不知該如何說好。

下一刻，時間似乎定格了起來，那搶到了項羽屍體殘骸的漢軍小卒狂笑的表情固定在那裡。

緊接着，景象破碎，白霧突現！

“你學到了么？”

虞心一臉懵逼：學到啥了？

# 第一百六十五章 我學會了

“偉大的虞神，我沒學會。”

虞心老老實實地開口說著，他確實沒有懂自己應該學會什麼。

學那個霸王項羽力拔山兮的勇猛？

實話實說，這麼長時間的實地電影，虞心印象里最深的也就只有那延綿不斷的楚歌與無敵之姿的項羽了。

“廢物”

虞神的聲音斷斷續續的傳了過來，但那個意思卻已經被虞心牢記於心了。

虞心有些羞愧的低下了頭，沒有吱聲。

偉大的虞並沒有繼續吩咐什麼，下一秒白霧散去，眼前的景象逐漸模糊起來，白光閃過，迷迷糊糊之間虞心睜開了眼，坐起身來，迷茫地望着四周。

枯黃的土木牆，空空如也的小破屋，只有孤零零的幾個獸皮披在附近，竭力表現出這個房間不是空的。

“我回來了？剛才是”

虞心皺了皺眉頭，但在心裏卻仍舊沉浸在方才的戰場廝殺中，完全沒有對於自己回到房間有什麼驚奇。

他現在的心中除了熱血沸騰外，還有一陣陣惶恐。

他沒有完成偉大的虞神託付給他的任務，他不知道偉大的虞神讓他學的是什麼東西！

“那霸王項羽實力起碼遠超數萬個我，我怎麼可能學會他”

虞心喃喃自語着，在腦海中徑直將學習項羽給淘汰了，他知道偉大的虞神絕對不會讓自己學習那勇猛無雙的項羽的。

畢竟自己幾斤幾兩，有多少天分自己心裏還是很有13數的。

今午，族長、大祭司、大長老一起祭拜了偉大的虞神，似乎是想求得一種名為“戈”的武器製作方式。

莫非偉大的虞神冕下是想讓我學這個？

在心中確定好方向後，虞心緩緩地閉上了雙眼，開始回憶起自己在那屍骨成山、血流成河的戰場上周遊的感覺了。

虞心在那場戰爭中看到了很多自己不認識的武器，這是毋庸置疑的。

最吸引虞心的，便是那些鋼鐵怪物胯下的四蹄生物，似乎被稱呼為“駒”的野獸。

除此之外，還有那些自己完全不知道是什麼兵器的兵器了。

那項羽的武器、士兵衝鋒用的兵刃、最後分屍項羽時的兵器虞心都不知道是什麼。

不過樣子倒是記住了，可以適當地效仿一下。

虞心開始細細回憶，卻不知如何下手。

他知道有一種特殊的東西叫做青銅，但問題在於有虞氏部落現在沒有青銅，也不知道從哪兒得到青銅，更不知道如何將青銅變成武器。

而方才戰場上交戰的戰士，就算是被項羽在亂軍中衝殺而死的漢軍小卒都是身披甲胄手持青銅兵刃，這種待遇比他這個部落戰士副首領都要強很多。

虞心這輩子就沒有享受過這麼優質的待遇！

“莫不成冕下讓我學習如何歌唱楚歌？”

虞心皺了皺眉頭，這個荒唐的念頭不知為何在自己心中升起，他潤了潤嗓子，按照記憶中的歌謠，緩緩唱着：“魂兮歸來！去君之何”

唱了半截聲音便戛然而止，虞心努力的搖了搖頭，確定自己沒有瘋掉。

怎麼可能？

偉大的虞神冕下把自己帶到那個戰場上，施展無上神通讓他們觸碰不到自己竟然僅僅是為了讓自己學唱歌？

荒誕不經、滑稽可笑！

“莫非”

虞心心中再一次想起了一個念頭，而這一次的念頭卻讓虞心認為有些正確。

“偉大的虞神冕下的意思是讓我學習這場戰爭的勝利者，那漢王劉季與他身旁那全場指揮的戰士首領韓信！”

很不巧，虞心只記得項羽怒吼的這兩個名字，因此便開始細細回憶這場戰爭初期，那漢軍戰士首領是如何在項羽不知不覺的情況下將他的手下盡數殺死

在人不能斬、箭不可破的情況下，如何引起項羽的情緒，引霸王自刎？

細細想來，虞心忽的覺得那名為韓信的漢軍戰士首領不簡單，不一般。

如果他當時出現在鈎矛氏，那麼就算鈎矛氏人少也能把他們打的抱頭鼠竄吧？

虞心笑了。

他突然想起來，在那場戰爭中，自己所見到的韓信皆是一副寵辱不驚、一切盡在掌握之中的感覺。

“武力不必決定，但統帥必須過人！”

“偉大的虞神冕下，我學會了。”

虞蘇就這麼現在虞心眼前，看着時而狂笑、時而忐忑、時而興奮、時而難過的虞心，有些無語。

天地可鑒，虞蘇本來的想法是將幾種冷兵器的製作方式傳授給他，但事到臨頭虞蘇卻突發奇想，請虞心看了場“電影”。

電影的故事背景自然是取自楚漢爭霸的末期，垓下之戰後，十面埋伏的烏江自刎。

虞蘇的想法很簡單，既然部落間的取勝手段主要靠部落的交鋒，那麼自己為什麼不藉著地球的經驗培養出一位傑出的將領呢？

虞心便是虞蘇的選擇。

之所以選擇虞心主要是因為虞心年輕，而且似乎對排兵布陣有莫大的興趣。

培養將軍最簡單的方式莫過於扔一堆兵書，讓他自己好好看好好學了。

但這畢竟關係著自己的天帝神位，如果真的把地球總結的兵書一股腦丟給虞心

萬一虞心一不留神泄露了內容怎麼辦？

萬一虞心其實是個大草包，根本就只會紙上談兵怎麼辦？

這些東西都是問題，因此虞蘇想到了個絕妙的好辦法。

請他們玩vr遊戲。

去扮演一些歷史上著名的將領，指揮兵馬作戰，縱橫馳騁。

想法很美好，現實很殘酷。

如果虞蘇精心準備一段時間，那麼自己確實可以整出一個跟vr遊戲似的環境，給虞心一個身份，讓他參与整個垓下之戰，體驗一下真正的戰場感覺。

但由於時間有限，於是只能閹割閹割再閹割，最後搞出了個四不像，而且還不能進行沉浸式體驗，只能讓虞心以第三人稱視覺的方式來觀察整個戰局。

誰能想到，虞心竟然把精力都放在項羽殺人那兒了。

好吧，虞蘇確實幻化的過分了些，但虞蘇的主要目的是要讓虞心明白統帥士兵而不是兵敗自刎啊！

“媽的，這一次我好好準備一段時間，等蘇子安進來，給你倆來一場大戲！”

# 第一百六十六章 正義化身屬倀虎

虞心尋思一陣后便從榻內起身，穿戴好獸皮后，朝着屋外走去。

虞心附近住着的都是有虞氏核心族人中的戰士，自己人中的自己人，因此虞心有恃無恐。

剛出房門還沒幾步，虞心便迎面撞上了一個急急忙忙的戰士，他一見虞心當面當即開口道：“虞心首領，族長派我來找你，讓你去巫祝房敘。”

巫祝房，是巫祝嬰的房間。

如今不知不覺間竟成了商議大事之處，即使如今巫祝嬰已經投身於偉大的虞神麾下，但虞意還是喜歡不自覺的召人來這裏開會。

虞心接到指令后沒有推辭，匆匆朝着巫祝房走去，很快便抵達了這昔日巫祝嬰居住之所。

“虞心。”

虞意的聲音從房間內緩緩響起，虞心不敢大意，快步走進巫祝房內后卻發現只有族長虞意一人坐在那裡，他便連忙道：“父，您召我來是為了做什麼事？”

虞意神情激動地對着虞心開口說著：“偉大的虞神方才在夢中傳道予我，虞神冕下贈與了我戈的製作方式以及來自他的嘉獎！”

戈是什麼？戈是一種曲頭兵器，橫刃，通常用青銅或鐵製成，裝在木製長柄上，古代商朝至戰國時期的典型進攻性兵器是曲頭的“戈“，從秦代開始戈逐漸被戟和矛所取代。

戈的最為顯著的特點是團隊合作，軍陣所需。

對於眾人群戰排兵布陣，戈與其他兵器想配合無疑是最致命的戰陣。

“恭喜我父，偉大的虞神賜予您戈的製作方式以及帶來了勉勵，那麼虞神冕下認為您必將帶領有虞氏走向繁榮與昌盛，有虞氏萬勝！”

虞心立馬恭恭敬敬地開口說著，表現看起來十分的激動，似乎昨夜偉大的虞神入夜傳授的戈的製作方式是給自己的一般。

“我兒，如今我只信得過你。”

虞意輕拂虞王劍，表情略微有些複雜，似乎有些痴迷留戀這把“虞王劍”：“你可知曉這柄劍是何來歷？”

“知曉，是父親您在追捕鈎矛氏餘孽之時恪守職責，從而獲得虞神的賞賜。”虞心對這件事兒熟讀與心。

虞意點了點頭，又道：“那你可知這柄劍的名稱？”

“不知。”虞心誠實的開口。

確實，自從虞意持劍回歸之後，從來沒有人提過這把劍的名字：可能是在他們看來，劍只不過是武器的一種，用來殺人的，不需要起個什麼名字。

“虞王劍。”

“啊？”

虞意重複一句：“這把劍的名字叫做虞王劍。”

在聽到“虞王”兩個字后，虞心的神情猛然動容起來：“虞王莫非莫非”

“偉大的虞神冕下曾講過，兵強馬壯者為王，我雖然不知道這馬壯是什麼意思，但大體可以猜出來偉大的虞神是覺得我實力不濟。”

虞意搖了搖頭，接着道：“不出意外，我必然會成為虞王，帶領有虞氏走向更加強大光明的未來！”

王字本義是斧鉞，象徵王權。

斧鉞為禮器，象徵王者之神聖。

斧鉞也可以是兵器，象徵王者之威嚴！

虞心也短暫的神情激動了一把，隨後他恢復正常，一本正經的詢問着他的這個族長父親：“父親，為什麼不知會大長老與大祭司，一同商議部落之事？”

“大長老與其他部落拉扯不休、關係親密、整天說一些沒用的事情，讓我們又是注意這兒又是注意那兒的，依我看這大長老夙絕對是巫祝嬰看走了眼，不過是一碌碌無為之輩。”

虞意搖了搖頭，接着道：“至於那大祭司嗤”

提到了大祭司虞靖，虞意甚至露出了一絲笑容：“黃口孺子，連大祭的主持工作都未能完成，又何以來參与我們這會議呢？”

如果按虞意現在的邏輯，大長老意見不合、大祭司黃口孺子，那麼有資格參加有虞氏會議的人也就只有：種植專家虞種、戰士首領鹽鐸、戰士副首領虞心了。

種植專家虞種從來都未出席過任何一次會議，戰士首領鹽鐸更是帶着戰士四處探路，查明情況，那麼如今的屋子里只有虞意虞心兩父子待在這裏了。

“父親，其實我”

虞心正要開口坦白自己在夢中金戈鐵馬，但事到臨頭卻又有些猶豫。

虞意第一時間詢問道：“怎麼了？”

將臨頭的話語吞下，情急之中脫口而出了一個借口：“我想問這戈的製作現在就要發往各附庸部落么？”

“當然。”

虞意滿意地點了點頭，神情舉止瀟洒極了，他感覺自己就是天命之子。

偉大的虞神在先前親賜虞王劍，如今又指點自己一系列武器的製作方式，虞意都感覺到有些不可思議。

“晴明大人，早上好。”

“晴明公您辛苦了！”

東瀛櫻都重建的櫻花神殿之中，一些倖存的土御門傳人對着緩步朝着神殿之上大位的倀虎不斷地討好微笑，而倀虎也一一點頭回應。

一個長相極似先前被厲鬼撕碎的安倍老家主的老者恭敬地開口道：“晴明大人，官府那邊有消息了，他們說並沒有發現蘆屋道滿的蹤跡，蘆屋道滿可能是順着海域逃走了。”

“追，一定要追，不能放過任何一處罪惡！”

坐在主位上的倀虎大義凜然，彷彿自己就是正義的化身：“蘆屋道滿無惡不作，我安倍晴明要給天下人一個交代，一定要斬殺蘆屋道滿！”

倀虎的話登時讓整個櫻花神殿都群情激奮，紛紛請戰。

然而誰都不知道的是，他們現在頂禮膜拜、視若神靈的安倍晴明就是他們要找的大反派蘆屋道滿。

東瀛的事情可以暫時放下了，冕下離開之前交代過我，一定要找到蘇子安這個人，盡可能的將他的靈魂傳遞到異界，讓他能夠在異界重生。

不過最重要的是，自己現在應該去開闢冕下曾經說過的另外一個地點，安南。

至於蘇子安待自己從安南那裡固定實力后，一定會去尋那蘇子安，將他帶回有虞氏部落。

倀虎沉思了片刻后，揚聲道：“既然你們抓不到那蘆屋道滿，那我便親自出手了，七七四十九天之內我便歸來，若有任何人膽敢泄露櫻花神殿秘密者，盡死！”

說罷，倀虎便化作遁光，瞬間消失在櫻花神殿之中，櫻花神殿亂作一團。

與此同時，正在東南亞旅遊放鬆心情的蘇子安突然毫無徵兆的打了兩個噴嚏。

# 第一百六十七章 吳哥窟

吳哥窟，位於高棉國，乃高棉國國寶級的旅遊景區，世界上最大的廟宇，同時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高棉式建築，吳哥窟世界聞名。

吳哥窟寺坐東朝西。一道由正西往正東的長堤，橫穿護城河，直通寺廟圍牆西大門。過西大門，又一條較長的道路，穿過翠綠的草地，直達寺廟的西大門。

蘇子安打着哈欠，手中拿着一個價格昂貴的單反攝像機卻什麼都沒有拍攝。

他的身旁跟着兩個身材火辣的混血美女，一舉一動都充滿着熱情，除此之外附近的遊客中也隱藏着幾名保鏢，保護者蘇子安的安全。

沒辦法，有錢人的旅遊就是這麼枯燥無味，沒有樂趣。

“東瀛那件事兒最後結果如何？”

蘇子安對着身旁的混血美女緩緩開口說著，並沒有什麼特殊的情緒流露。

那混血美女想了想，開口講道：“蘇，新聞上說東瀛迎來了安倍晴明這位大陰陽師，如今坐鎮櫻都的櫻花神殿，是為東瀛之至尊。”

“安倍清明啊”

蘇子安喃喃自語一聲，嘴角有一股若隱若現的笑意。

他可是格外的關注這些東西，知道神靈之事的很多隱秘。

蘇子安發現了一個至關重要的規律，那就是神靈們大多數的情況下都會選擇在大城市搞事情，比如夏威夷火奴魯魯、東瀛櫻都這樣的城市，仙人掌城也是一國都城，不容小覷。

因此蘇子安當即認為這紐約是待不下去了，不然誰知道下一個受害城市是哪一座？

蘇子安自認為有龍王庇佑，但他心裏清楚龍王只能庇佑一部分，最主要的還是要靠自己。

因此蘇子安決定轉移，思來想去最終選擇在東南亞這個地方。

首先，這裏不是什麼大城市，不必擔心有什麼邪神獻祭活動出現。

其次，這裏緊挨着華國和孔雀國，這兩個國家的神話故事很悠久，東南亞很受這兩個國家神話的影響，因此這裏的神靈應該較為弱而且不敢動彈。

兩者這麼一結合，東南亞簡直是最好的避難港灣了，非常適合蘇子安在這裏幕後指點江山。

在花錢請來的導遊的引導下，蘇子安一行人慢慢朝着吳哥窟的主寺廟前進了，那裡是整個吳哥窟的精華所在。

“吳哥窟是蘇利耶跋摩二世時為供奉毗濕奴而建，三十多年才完工。吳哥窟是吳哥古迹最精華的部分，也是高棉國早期建築風格的代表，是高棉國受孔雀國文化侵擾的象徵。”

那導遊在前面一邊領路，一邊開口介紹着：“毗濕奴是孔雀教的三相神之一，佛教稱其為那羅延天或遍入天。”

三相神中，梵天主管“創造”、濕婆主掌“毀滅”，而毗濕奴即是“維護”之神。

“吳哥窟是世界上最大的寺廟，也是毗濕奴所屬寺廟中最大的一個，相傳毗濕奴便是居住在這裏。”

那高棉國本地的導遊說完還樂呵呵了一句：“不過怎麼可能呢，毗濕奴是天神，天神都是住在天上的，這裏只不過是蘇利耶跋摩二世建的一個念想，肯定不會有什麼天神居住。”

聽到導遊這麼說，蘇子安的手當即一抖。

什麼玩意兒？孔雀教三主神之一毗濕奴的居住之地？

這

蘇子安現在有一百句髒話想要脫口而出，但他還是忍住了，畢竟是個有素質的有錢人，不能這樣出口成臟。

高棉國是待不下去了，過两天去安南，安南的神話傳說不是很多，應該沒什麼問題。

不管那導遊說的是真是假，蘇子安已經下定決心要在逛完這吳哥窟之後離開高棉國，前去東南亞的其他幾個國家。

蘇子安並沒有選擇在第一時間離開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吳哥窟開放售票這麼多年了也沒見那位毗濕奴發怒，自己在這裏待一會兒應該沒什麼問題。

況且自己在這裏待一會兒可能會有什麼特殊的發現呢，萬一一不留神得到了來自孔雀教三大主神之一的毗濕奴饋贈，那豈不是美滋滋？、

蘇子安做着夢一般的幻想着，不知不覺的已經來到了主殿之內，主殿兩側的壁畫看上去十分的古老，但蘇子安欣賞不來那種詭異的畫風。

整個主殿還算是不錯的，那高高之上的座位上，還坐着個骷髏，着實有些新意啊。

“奇怪了，今天位置上怎麼多了個裝飾品？”

導遊也注意到了座位上的骷髏，頗為奇怪的開口說著，感覺這個有些不太一般。

“嗯，你說什麼，這些天沒有人動過這裏的任何東西”

一個看起來和導遊似乎關係不錯的安保人員走了過來，一邊走一邊說著，同時抬頭看了一眼位置，同樣露出了驚奇的目光：“什麼時候多的，早上還沒有呢。”

聽到這裏，蘇子安的內心突然“咯噔”一聲，似乎意識到了有什麼不得了的地方。

“不會這麼倒霉吧？”

蘇子安喃喃自語一聲，有些不敢相信。

什麼玩意兒，吳哥窟從1991年開始到現在已經有將近三十年的時間，平時什麼事兒都沒有，只有今天我來旅遊那傳說中的毗濕奴就顯靈了？

蘇子安神情複雜，他只能希望這是吳哥窟景點的新項目，而不是什麼神靈復蘇。

一個心思縝密的混血美女似乎發現了蘇子安的異樣，好奇的詢問着：“蘇，你在說什麼？”

她們倆畢竟是來坑蘇子安錢的，那種望聞問切的基礎早就已經融會貫通，她們在第一時間感覺到蘇子安的狀態有些不太對勁兒，因此才輕聲詢問。

蘇子安緩緩吐出一口濁氣，對着二人道：“等會兒一旦出了什麼特殊情況，你們就跑，和我一起跑！”

蘇子安明白，人類在某種場合氣勢很容易被欺騙。

假設現在那王座之上的骷髏突然站起身來，那麼底下的遊客大多數都會認為這是景區的表演，而不是什麼神靈復蘇。

慣性思維嘛。

但現在蘇子安神情緊繃，只要那骷髏動一下，他就直接跑，根本不比比。

就在蘇子安想完的那一剎那，骷髏動了。

骷髏輕抬右手，緩緩站起身來，僵硬的扭轉了一下脖子，仔細看了看四周。

# 第一百六十八章 蘇利耶跋摩二世

那骷髏似乎表現出一種極為疑惑的神情，他看向底下的遊客，欲言又止。

“哇，這景區的表演好逼真啊，剛才這骷髏突然站起來，簡直嚇了我一大跳！”

“骷髏的表情也太擬人了吧，想不到高棉國也有這麼高的技術。”

“我這是第二次來吳哥窟，上一次都沒有這個表演，想必這是新加的吧。”

與其他遊客不同，此時的蘇子安臉色煞白，心中那股不安的想法最終還是化為了現實。

蘇子安可以感受到，那王座之上的骷髏體內有一股極強的超凡之力在運作，維持着骷髏體內的生機，讓骷髏可以自由活動。

不用提，這骷髏肯定是個大佬。

蘇子安被龍王大人賜福，他可以觀察到超凡之力，身體素質也進一步加強，身體每時每刻不在吸收天地之間的靈氣讓自己更加強大...唯一的問題在於他沒有辦法把體內靈氣化作攻擊打出去。

就好像一個人有好幾發子彈卻沒有一把qiāng一樣。

“走，直接走。”

蘇子安輕聲對着左右的人吩咐一句，隨後開始輕手輕腳的朝着門口走去，表現出一副遊玩結束的樣子，沒有什麼刻意的感覺。

然而在蘇子安剛走不到兩步，他就感受到一股來自死亡的凝視。

這種感覺就好似在野外單獨遇到了一隻猛虎一樣，自己還赤手空拳，沒有任何武器裝備。

人家武松打虎都需要一根哨棒，他現在連哨棒都沒有。

而後台，吳哥窟景點的工作人員也面面相覷。

“這是什麼情況，我們新增了項目嗎，為什麼沒人告訴我？”

一個職員指着監控显示器開口詢問着：“哇，這也太過分了吧。”

“我也不知道啊。”

另一個職員同樣感到十分新奇：“我剛剛問了主管，主管也不知道，主管讓我們叫人去把他清理掉，免得破壞了吳哥窟室內的東西。”

“行，我馬上去通知安保。”

最先開口的那名職員點了點頭，同時握起了電話，通知吳哥窟的安保人員：“喂，把主殿那個會動的机械骷髏拿出來丟掉吧，不要讓他破壞主殿的環境。”

同時，他也開始將監控往回調，想要查看這骷髏是從哪兒冒出來的。

.......

主殿內，那骷髏盯着蘇子安看，冒着紅色火焰的瞳孔片刻都沒有離開蘇子安的身軀，彷彿蘇子安身上有什麼好東西一般，一股奇特的感覺在這個骷髏心頭上升起，蘇子安在他的眼裡就跟一塊芝士蛋糕一般，十分誘人。

蘇子安渾身發抖，但他還是老老實實的站在原地，不敢動彈。

蘇子安雖然是華僑，但他依舊仰慕着華國文化，從心底里認為自己是華國人，因此時常關注華國的電視節目。

比如說《動物世界，那些比較兇猛的動物都是喜歡從背後攻擊的。

萬一自己在撤退時那骷髏突然襲擊自己怎麼辦？

蘇子安忘了自己從哪兒看到了一個道理，盯着它的眼睛看。

雖然不知道盯着眼睛看有什麼作用，但盯就完事兒了。

突然間，主殿周圍似乎傳來一陣陣雜亂的腳步聲，蘇子安略感意外，視線不由自主的偏移了一下，看到了許多穿着深綠色保安制服的高棉國人。

挺着大肚饢的保安隊長粗魯的吩咐着左右道：“快快快，把這個骷髏給拉下來，小心點，不要破壞到吳哥窟！”

他說的是高棉國本地話，在場的遊客大半都聽不懂他講的是什麼意思。

不過不妨礙他們圍觀拍照。

“踏踏踏踏。”

腳步聲迅速響起，周圍兩邊的保安開始朝着座椅那兒輕手輕腳的迅速奔去，想要快速的將這“机械骷髏”給制服，免得破壞了這千年古迹吳哥窟。

“吼！”

骷髏猛然怒吼一聲，整個主殿都傳來了巨大的迴響聲，這一道迴響聲讓那些拍照的遊客西嚇得一哆嗦，有很多遊客甚至將手機、攝像機摔在了地上。

“啊！！！”

一個保安發出慘絕人寰的慘叫聲，只見那骷髏拉過了保安直接一口咬在了保安的脖子上，開始瘋狂地＂ｙｕｎ　ｘｉ＂着血液。

“啊！！”

“殺人了，殺人了！”

整個主殿開始亂作一團，遊客們尖叫着逃跑，想要擠出主殿離開這裏。

然而，只見那骷髏微微抬手，那大門登時緊閉，無論如何都打不開着大門。

周圍的保安如今已經被嚇得肝膽俱裂，那裡還敢上前制止骷髏，只能在地上躺着瑟瑟發抖，有甚者褲襠濕漉漉...

“啪！”

骷髏鬆開了被咬住的保安，按保安此刻渾身的血液都已經被骷髏吸取，化作一干屍，被驟然鬆開當即摔倒在地上，揚起塵土。

而此時此刻，那骷髏的表情似乎更加人性化了一點，智慧更勝一籌。

他微微沉思片刻，忽的抬頭望了一眼吵鬧的人群，遊客們當即感覺到一股說不清道不明的恐怖感壓上心頭，下意識的停下了爭吵，整個大殿內安靜極了。

骷髏獨自走向那原本應屬於毗濕奴的座椅，表情有些慍怒：“該死，我...我竟然成了這般不人不鬼的東西！”

他說的語言在場的所有人都不知道是什麼，但意思卻讓大眾熟知。

“毗濕奴，我全心全意的侍奉你，你為什麼要這麼做！！！”

骷髏回復了神智后，暴怒無比，一股衝天殺意起，嚇得所有的遊客一哆嗦。

這裏的遊客大概有三四百人，而骷髏抬頭猛然看向遊客中，看着一個人影，緩緩開口道：“你...過來。”

順着目光望去，骷髏指的是蘇子安。

蘇子安硬着頭皮走了出來，朝着骷髏拱了拱手，用着英文開口道：“您好，請問您有什麼吩咐？”

“將你的血液提供給我。”

骷髏頗為一副理所當然的表情：“這是你莫大的榮幸。”

蘇子安的表情一僵，正準備低聲說些什麼，忽的聽聞主殿之外傳來了另一道聲響：“這人你可殺不得，他可是中原一位大人物的人間行走。”

骷髏抬起頭來，望向遠方，沉聲道：“你是誰？”

下一刻，主殿四周猛然間櫻花飄落，一襲白衣的俊美妖異的狐臉少年降臨，他微微一笑，開口道：“蘇利耶跋摩二世殿下，初次見面請多關照，我的名字是安倍晴明，來自東瀛。”6

# 第一百六十九章 國王之死

“安倍晴明？”

蘇利耶跋摩二世緩緩地念出了這個名字，煞白的骨手緩緩撫摸着這原本屬於自己的王座：“原來是你....你認為本王會懼怕華國的龍王嗎？”

“你會。”

安倍晴明非常確定的開口笑道：“龍王之尊，尤其實你我這樣的魑魅魍魎能夠冒犯？”

蘇利耶跋摩二世緩緩點了點頭，同意了安倍晴明的觀點。

他雖然是這高棉國的國王，蘇利耶跋摩二世，但畢竟還是凡俗之內，不比龍王之神。

而安倍晴明為什麼這麼確定蘇利耶跋摩二世會懼怕龍王呢？

當然是因為蘇利耶跋摩二世這骷髏就是他搞出來的，所有的記憶都是他設定的....

蘇子安周圍的遊客都向著蘇子安投來的驚駭、羡慕的目光。

龍王的人間行走，這名頭聽起來就不得了啊。

“你在本王復蘇之際來尋本王，所為何事？”

蘇利耶跋摩二世沒有繼續與安倍晴明深入關於中原龍王的問題，畢竟有些丟人，便詢問道：“莫不成你這東瀛的大陰陽師想要投奔於本王的麾下？”

安倍晴明的年代比蘇利耶跋摩二世還要早200年，因此蘇利耶跋摩二世完全有可能知道安倍晴明。

安倍晴明微笑着回應：“不不不，我是來詢問一下閣下是如何復活的，究竟與蘆屋道滿有沒有什麼關係？”

提到復活二字，一股殺意瞬間從蘇利耶跋摩二世身上湧現而出，似乎早已按耐不住。

“不要激動，殿下。”

安倍晴明擺了擺手，對着蘇利耶跋摩二世無所謂的開口：“我不知道你生前究竟為了孔雀教的這位毗濕奴冕下做出了什麼樣的貢獻，但我現在只想知道你見沒見過蘆屋道滿？”

“沒見過。”

蘇利耶跋摩二世冷冷地開口說著，同時眯了眯眼睛，緩緩開口道：“你現在可以退開了，帶着龍王的人間行走滾出這裏，這裏剩下的人類都交給我成為我的養分吧。”

“你不能殺他們。”

安倍晴明搖了搖頭，接着開口道：“你現在如果想要殺人，那麼自己就會死。”

“本王乃高棉國的國王，殺幾個賤民又能如何？”

蘇利耶跋摩二世一臉傲然的開口說道：“那些賤民又怎麼能殺本王？”

“當今世界日新月異，凡人們武力不容小覷啊。”

安倍晴明眼睛微微眯了眯，對着蘇利耶跋摩二世開口說道：“我倒是還可以與凡人的武器抗衡，你？呵呵....”

蘇利耶跋摩二世有些不相信安倍晴明的話語，嗤笑一聲，開口道：“不過是刀qiāng劍戟，本王又不是不知道，他們能奈何得了本王？”

安倍晴明笑着開口道：“現在可不一樣了，導彈轟炸，前些日子的妖王都被兩枚氫彈炸了個小輕傷，區區小鬼，你連我都不是對手，更何況妖王？”

同時，安倍晴明又指了指按放在角落裡的監控攝像頭，言：“現在，我們的一舉一動都被這東西牢牢地記錄在內，屏幕另一側的人正在看我們表演呢。”

“你如果是真神一級的強者倒是沒什麼問題，但是你...呵呵。”安倍晴明的意思已經很明顯了。

“本王不信！”

蘇利耶跋摩二世冷笑一聲，在他看來安倍晴明就是在忽悠他的，想要讓他這樣一直虛弱下去：“蘆屋道滿說的果然沒錯，你倒是伶牙俐齒，詭辯十足！”

“蘆屋道滿？看來你確實和蘆屋道滿有關係了。”

安倍晴明的眼神中猛然閃過一縷強橫的殺機，隨後他的瞳孔微不可聞的看了看蘇子安，見蘇子安特別重視這場表演后，便換換抬起右手，一股嚴寒氣息便在整個吳哥窟主殿上爆發。

“我給你一個機會，說出蘆屋道滿現在的位置，我饒你一個全屍，讓你在日後天地大興之時仍有復活的機會！”安倍晴明厲聲道。

“桀桀桀桀桀！”

蘇利耶跋摩二世發出詭異的笑聲，骷髏的聲音本來就很尖銳，更不要提現在的聲音：“本王看你根本就殺不了本王！”

“試試？”

還沒等安倍晴明說完，只見蘇利耶跋摩二世臉龐猙獰，怒瞪着雙眸，身體暴射飛向安倍晴明。白骨手掌狠狠的揮擊而下，揮動的霎那，空氣在這強烈的風嘯中產生了刺耳的音暴聲。

蘇利耶跋摩二世的身軀在半空中飛速飛馳着，招式狠辣，似乎想要在片刻間取了安倍晴明的性命。

然而只見安倍晴明手掌緩緩舉起，陰寒的氣息瞬間暴漲，在眾多遊客的注視之下，那暴跳而起渾身殺意的蘇利耶跋摩二世國王瞬間就化作一團栩栩如生的冰雕，掉落在吳哥窟主殿的地板上，七零落，只留一個骷髏頭。

“一個因毗濕奴蔭蔽而復活的小國國王，頂多被蘆屋道滿強化一重的骷髏，也配在這裏對我齜牙咧嘴？”

安倍晴明望着地上已經殘破不堪的骷髏冰雕，冷笑一聲，緩緩開口說著。

周圍的遊客紛紛大駭，沒有人敢說話。

雖說在東瀛的報道里安倍晴明是人類的守護神，是東瀛的國師級人物，但誰都不知道安倍晴明究竟會不會對他們這些無辜遊客動手。

安倍晴明並沒有理會這群遊客，而是踏空來到蘇子安的身前，對着蘇子安和顏悅色的開口說道：“你叫什麼名字？”

“蘇子安。”

蘇子安深吸一口氣，對着安倍晴明拱手道：“見過安倍陰陽師大人。”

無論是名字、外貌還是氣息都沒有問題，安倍晴明便大定，對着蘇子安微笑道：“跟我一起走吧，龍王事務纏身對你疏於管教，我便替龍王好好指點一下你，關於另一個世界的事情。”

雖然是讓蘇子安死亡后靈魂前往有虞氏部落，但蘇子安畢竟是直隸於主神的信徒，在虞神那裡都有名有姓，是虞神計劃中的重要一環，安倍晴明...倀虎也得在眾目睽睽之下給蘇子安一些面子，讓蘇子安笑容滿面的離開人世，前往有虞氏部落。

“多謝晴明大人，還請晚輩對凡俗親朋委託一二，再去與晴明大人一同離去。”

蘇子安大為震動，當即開口應下，隨後轉身與保鏢美女商議公司後事了。

在蘇子安看來，自己這一去不知道多少年才能回來，公司畢竟是他家的財產，不能這麼荒廢了去。

安倍晴明靜靜地站在空中，沒有絲毫的不滿，只是微笑地等候着蘇子安。11

# 第一百七十章 南越武帝

“晴明大人，方才那位是”

半空之中，蘇子安感受着迎面而來的強風，小心翼翼地詢問着安倍晴明：“莫非真的是高棉國的蘇利耶跋摩二世國王？”

即使是自己心中已經有了答案，蘇子安還是想詢問一下確定下來這骷髏的真實身份。

“嗯，就是他。”

安倍晴明回應了一句：“就是他，生前信仰着毗濕奴，在臨死之前想要永生，從而獻祭了數百個童男童女，最終秘密的將自己的陵墓埋藏在吳哥窟下，意圖藉助毗濕奴的神力復活。”

說罷，安倍晴明又感慨了一句：“他倒是真的成功了，只不過這人不人鬼不鬼的樣子着實讓人感到好笑。”

“身為帝王，卻成了家奴，呵呵”

“是啊。”

蘇子安也感到有些唏噓，無論如何蘇利耶跋摩二世都是一位國王，最後卻落得如此下場，不免讓人感到有幾分唏噓。

同時，安倍晴明突然開口道：“蘆屋道滿到了東南亞，雖然我不知道他們那組織意欲何為，但我知道東南亞也快要亂起來了。”

“你最好安排一下你公司的人轉移離開。”

“多謝晴明大人提醒。”

蘇子安心中一凜，不過並不打算進行什麼太大的動作：他剛才已經安排好了，他早就感覺東南亞也不安全了。

不過根據安倍晴明的話語來講，東南亞已經成為了蘆屋道滿所隸屬的這一組織的基地，危險看來少不了了。

安倍晴明起碼世界人民還在懷疑，但蘆屋道滿已經被妥妥的打上了反派的標籤。

畢竟造成近萬人死亡的櫻都百鬼夜行事件就是蘆屋道滿一手締造的，這誰都無法反駁。

好奇心驅使着蘇子安詢問道：“敢問晴明大人，蘆屋道滿他們想要干什麼？”

“顛覆世界，獲得力量。”

安倍晴明在行進的途中開口道：“曾經他們是失敗者，如今新的時代已經開啟，他們自然想要在新時代里成為獲勝者。”

“說到底，也不過是過去失敗者的利益與過去勝利者的利益發生了衝突而已。”

安倍晴明對着蘇子安微笑道：“現在明面上看我是人民生命安全的維護者，其實都是為了利益。”

“世界保持現狀，我將會慢慢變得更加強大，而如果發生改變，我的實力很有可能會停滯不前。”

“相反，蘆屋道滿也是這樣，他為了逆轉局勢從而屠殺平民，這是讓人所不齒的，因此我才會千里追殺他蘆屋道滿。”

“雖然在櫻都他手持天叢雲劍和八尺瓊勾玉，但依舊不是我的對手，現在重傷而逃，只能在東南亞的一個角落舔舐着傷口。”

蘇子安表現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樣子，對着安倍晴明拱手行禮道：“原來如此，多謝晴明大人。”

“不必多”

安倍晴明的話還沒講完，他便突然停下了飛行的遁光，讓蘇子安錯不及防，險些撞上了安倍晴明。

怎麼回事兒？

蘇子安心中有些許不解，他抬起頭來，見安倍晴明神情凝重，便順着安倍晴明的視線看去。

在前方不遠處的一座山巔之上，似乎有一個人影若隱若現。

“嗯？”

蘇子安定睛仔細看去，終於見到了那山巔之上的人影全貌：一襲黑色的甲胄，盔甲將全身護衛地嚴嚴實實，手中拿着一把看起來頗為強橫的寶劍，雙眸閃爍着紅色的光芒，冷冷地坐在那裡。

蘇子安的心跳不由加快一陣，他忍不住詢問道：“晴明大人，那是誰？”

大概隔着幾百米的距離，安倍晴明深吸一口氣，指着那人影兩側的旗幟道：“看到旗幟上寫的是什麼了么？”

蘇子安再一次將視線投了過去，隱隱約約見到了一個似乎是“越”的華國古代文字，具體是什麼蘇子安並不知道。

“那是秦始皇在世時，他麾下一位默默無聞的小將，在秦始皇死後卻天下聞名的人。”

安倍晴明緩緩開口道：“南越武帝趙佗。”

蘇子安有些震驚。

他雖然是華僑，有些不太了解華國的神話，但其祖父在小的時候經常逼迫他學習華國歷史，從古至今蘇子安基本上都瀏覽了一遍，他依稀記得這位南越武帝趙佗是什麼樣的人物。

最初，秦始皇派屠睢為主將、趙佗為副將率領50萬大軍平定嶺南，屠睢因為濫殺無辜，引起當地人的頑強反抗，被當地人殺死。秦始皇重新任命任囂為主將，並和趙佗一起率領大軍經過四年努力，於前214年完成平定嶺南的大業。

之後，秦始皇駕崩，而任囂也漸漸病亡，趙佗便向南嶺各關口的軍隊傳達了據險防守的指令，防止中原的起義軍隊進犯，並藉機殺了秦朝安置在南海郡的官吏們，換上自己的親信。秦朝滅亡后，趙佗起兵兼并桂林郡和象郡，在嶺南地區建立南越國，自稱“南越武帝”。

趙佗此人也算是梟雄，他當年的統治領土很大，其中包括東南亞的部分區域。

不過趙佗不是已經死了兩千多年嗎，為什麼會

安倍晴明目光嚴肅，對着蘇子安輕聲道：“殭屍，沒想到趙佗死後竟然成了殭屍復生，他起碼有兩千年的修為，實力與我相當，甚至強我一籌。”

“那裡的小輩，還不來拜見孤？！”

沙啞的聲音從山巔傳來，逐漸擴大，蘇子安只感覺耳鳴陣陣，彷彿遭受了喇叭在耳畔猛然鳴起的待遇。

按理說自始皇帝之後皇帝都是自稱為朕，然而趙佗當年也是見過始皇帝的人，自認為自己比不得始皇帝，在稱帝之後也就沒敢自稱為朕。

“晚輩安倍晴明，拜見越帝陛下！”

安倍晴明毫不矯揉造作，當即大聲喊道：“請陛下讓我等通過，以免兵戎相見。”

“原來是小島蠻夷。”

那聲音再一次響起，不過比之前多了一份調笑：“將你身旁的那龍王行走留下，孤允許你滾離！”

聽到這裏，安倍晴明的笑容僵硬了下來，嘴角里逐漸吐出幾個字來：“趙佗，你不過是異類殭屍，我可是正統修士，莫要太過分了！”

“殺！殺！殺！殺！”

突然間，周圍一陣山呼海嘯聲響起，彷彿有千軍萬馬埋伏在四周。

趙佗的手下可是有五十萬秦軍！

# 第一百七十一章 影帝

秦軍五十萬！

這可是個龐大無比的数字！

但明眼人都知道，這裡是不可能有五十萬秦軍的。

這裏畢竟還是凡人居住的境內，貿然出現五十萬大軍定會在周邊引得凡人恐慌，而如今凡人界沒有絲毫動向，說明這裏埋伏的秦軍殭屍不多。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倀虎根本整不出來五十萬殭屍大軍來。

倀虎頂多給整個一千殭屍大軍，但如果這樣那已經基本上透支了倀虎所有的力量，表演也就不能進行下去了。

“周圍有十幾隻當年趙佗的鐵衛，你小心一點。”

倀虎輕聲吩咐一句，緊接着飛身而出，往趙佗方向去了。

“吼！”

那山巔上的趙佗冷笑一聲，一聲咆哮從喉嚨中吼出。

眼見着趙佗身上的煞氣越來越濃郁，蘇子安只感覺自己的身軀閃過一股刺骨的陰寒，這股的陰寒似乎已經貫徹到了靈魂，悸動可怕萬分。

趙佗原本那白嫩的皮膚漸漸退去，古銅色的膚色開始漸漸浮現而出，兩顆獠牙慢慢地長出，趙佗的整個面容都猙獰起來，青面獠牙。

殭屍，超脫三界之外，不在五行之中，神憎鬼厭。

“雲來！”

安倍晴明暴喝一聲，整個雲端上的白雲都被牽扯而來，在安倍晴明手中化為武器，縱橫睥睨，朝着趙佗爆發而去。

下一刻，那裡便雲霧繚繞，蘇子安什麼都看不清，只能聽到有激烈的打鬥聲與衝天的殺意。

蘇子安有些可惜，沒能親眼見到兩千年殭屍與千年修為陰陽師打鬥，太過可惜了。

就在此時，一股陰寒的氣息湧上蘇子安心頭，一股莫名的悸動傳來，蘇子安只感覺背後有一股無形殺意，轉過身來，卻見數只張牙舞爪的青面獠牙殭屍朝着自己殺來。

蘇子安臉上的笑容逐漸凝固，他咽了口唾液，望着猙獰而來的殭屍，心中猛然一顫。

完了。

這個念頭在蘇子安心頭緩緩升起，如今四下無人，根本就沒有什麼大佬能出來救自己，如今蘇子安只能指望着那位龍王大人不要忘記自己了。

很可惜他的龍王大人現在不在地球，龍王大人的忠實手下就在他面前的雲霧中演雙簧。

刺激哦！

“現在，我該用什麼由頭來安排一場穿越呢？”

倀虎坐在山洞里的大石頭上，望着躺在地上陷入昏迷的蘇子安，短暫的陷入了沉思。

雖說倀虎看了數十種穿越方式，但總感覺都差了那麼一點的味道，總讓人感覺有些不妥。

車禍穿？病死穿？睡覺穿？

都太簡單了，太容易被看破，而且在這個關頭也做不到這些啊。

地球現在在蘇子安的印象里有了超凡之力，因此穿越必須要和這個搭上勾。

因此，倀虎決定給蘇子安安排一場盛大的奪舍穿越，讓蘇子安認為是意外的幾率高一些。

“趙佗啊”

聽到倀虎呼喚，那殭屍立馬站起身來，神情有些僵硬，看上去很不自然。

這個身份是倀虎臨時編的，他的殭屍身份也是倀虎草草創立的，如同虞蘇創立鮫人一般。

只不過倀虎的本領沒虞蘇高，他無法像虞蘇那樣真真正正的創造出一個生命來，只是做了一個偽生命體，沒有靈智的殺戮機器。

嗯剛才一切有關趙佗的東西都是倀虎自己配音的。

對此，倀虎還寫了三千字的劇情概括，就是放在起點上連簽約都過不了的那種。

一段“可歌可泣”的故事，一場奧斯卡小金人般的表演。

倀虎相信，蘇子安這個小伙子已經徹底陷入了自己編造的陷阱中，無法自拔。

雖然蘇子安是公司總裁，那又如何？

人在自己不熟悉的領域，往往會犯下一點過錯。

更別說是一位神明親自出手來施展影帝級表演了。

倀虎在心裏尋思道：“殭屍這個種類，我一定完善好，這玩意兒在東亞文化圈很有名氣，不出意外能給我添很多分能力！”

同時，這殭屍也會成為自己的一大助力。

畢竟類似百鬼夜行這樣的活動，第一次會獲得大量的收穫，但第二次第三次效果卻會不盡人意了。

最好的就是保持新鮮感，下次來僵王復蘇，豈不是又能來一波收穫？

不過現在最重要的一件事兒就是如何將蘇子安“穿越”到有虞氏部落，讓他成為“主角”，按照主角模板帶領有虞氏走向最終的勝利。

“辛苦你了。”

此時此刻，倀虎瞟了一眼那站在一旁沒有神智的趙佗殭屍，微微搖了搖頭：“待會兒就由你和蘇子安同歸於盡了你放心，等我研製出全新的殭屍品種后，南越武帝趙佗的名聲一定會響徹天下，讓天下都知道你這位絕世僵王趙佗的。”

就是到時候你死了什麼都看不到有點可惜。

腦海中快速的閃過自己編的劇情，倀虎頗為滿意。

倀虎滿意的點了點頭：“看看我這劇情編的，幸虧沒去當什麼編劇之流，否則哪有那些什麼人的飯吃。”

說罷，倀虎便隱蔽身形，躲藏在一旁，隨手將蘇子安體內的煞氣衝散，讓蘇子安從那昏迷的狀態中緩緩蘇醒。

同時，倀虎的神力也開始緩緩入侵殭屍趙佗體內，下一刻趙佗的身軀便聽從倀虎指令。

倀虎又驅使着其他十多個半成品殭屍站立在四周左右，整的跟包青天一樣，四面八方全是殭屍，同時也將這個山洞添上一層血色。

地面上骷髏架子散落一地，一旁還有一團粘稠的紅色液體，有一股撲鼻而來的血腥氣味令人作嘔，但這絕對不是血。

四面陡峭的牆壁上懸挂着滴流着血液的肉塊，在那裡順着牆壁下流，周圍儘是猙獰恐怖的殭屍。

“這看起來才像是反派的老巢。”倀虎滿意地喃喃自語，對着自己的傑出作品非常滿意。

“晤”

就在此時，被煞氣沖昏了腦子的蘇子安幽幽醒來，他感覺自己頭疼欲裂，一股陰冷的氣息充斥在體表。

在迷迷糊糊之間，他緩緩睜開了眼睛，映入眼帘的便是一張青面獠牙的殭屍面孔！

# 第一百七十二章 穿越者蘇子安

那青面獠牙的殭屍面孔迅速退去，白嫩的皮膚重現覆蓋在了面容上，露出了一張精緻的面孔：“小輩，你就是龍王的人間行走？”

雖然頭疼欲裂，但蘇子安還是迅速開清楚了局勢，張口就拜：“越帝陛下，晚輩正是龍王大人的行走，您有何吩咐？”

蘇子安非常懂得生存之道，他在異族強者安倍晴明面前都能表現出一副大無畏的樣子，更不要說現在在趙佗面前了。

“倒是個好胚子啊。”

趙佗的眼神中閃過一縷貪婪之色，他望向蘇子安的眼神好像是在看什麼稀世珍饈一般，充滿了掠奪與貪婪、瘋狂：“安倍晴明那島國蠻夷為了復興他那破國，找了個不錯的肉身。”

“嗯？”

蘇子安為之一愣，心裏不由自主感到一寒，忍不住的詢問道：“陛下敢問您說的這是什麼意思？”

雖然蘇子安能夠感受到趙佗有一種充滿侵略性的目光，但他話中對安倍晴明的表示倒是頗讓蘇子安感到好奇。

反正已經落在了他手裡，無論如何先問就完事兒了。

“你還不知道？”

趙佗眯了眯眼，大大咧咧的坐在的大石頭上，如同是自己的王宮龍椅一般，周圍侍奉着他的殭屍立馬上前伺候：“看來龍王大人在委託完你后，立馬離去了吧？”

“是的，陛下。”

蘇子安恭敬地開口說著，仿若一名南越王國的臣子：“當時晚輩還在白鷹國的紐約得了絕症，是龍王大人出手救了晚輩的性命，並且幫助晚輩洗滌了靈魂。”

“洗滌靈魂。”

趙佗的雙眸中充滿了血色，如同聽到了什麼稀世珍寶一般：“你現在可是似孤這等超凡之士的嗯我等超凡之士眼中的玉璽啊！”

沒辦法，倀虎雖然來到地球已經有些時間了，但問題在於倀虎並不懂得太多的成語故事，比如剛才的形容詞就不知道該怎麼形容。

“你的肉身是最好的奪舍肉身，你的靈魂是最好的肥料你簡直就是一塊令人垂涎的肥肉。”

說著，趙佗的雙眼中有着難以掩飾的貪婪，獠牙上的唾液似乎都將要滴落。

“安倍晴明想要把你帶回東瀛，去給他的老師賀茂忠行吞噬，讓他的老師賀茂忠行提早復活！”

出了安倍晴明這碼子事兒，蘇子安自然知道賀茂忠行是誰。

他是東瀛平安時代著名的修驗道鼻祖役小角的後裔，除了有一個著名弟子安倍晴明外，名聲不顯，只在東瀛有所流傳。

不過既然能夠成為安倍晴明的師傅，那麼說明自己的實力絕對很強大！

至少不會像表現的這麼碌碌無名！

“原來，我是唐三藏啊”

蘇子安喃喃自語着，他看向趙佗，心中似乎也有了什麼感悟：“越帝陛下，你也是抱着目的性來抓我吧？”

“嗯。”

趙佗問心不愧的開口說道：“孤方復生，實力還未完全恢復，否則那安倍晴明這島國蠻夷早就被孤斬於馬下，成為這窟中枯骨。”

“吃了我，陛下你也會得罪龍王大人了吧？”

蘇子安皺了皺眉頭，進行垂死掙扎：“龍王大人可是真正的神靈，擁有雨水、雷鳴、洪災、海潮、海嘯的神威”

“東海龍王固然強大，然寡人也並非什麼弱者。”

趙佗哈哈大笑，開口道：“得罪了龍王與死亡相比，寡人當然會選擇得罪龍王了。”

也對，在死亡的威脅下，什麼事情都不重要了。

神靈再強，那也得日後算賬，如今趙佗如果不恢復狀態那就可能會命喪於這超凡時代的前期。

“既然如此，那請陛下動手吧，給我一個痛快。”

蘇子安嘆了口氣，眼神中閃過一縷無奈，他沒有什麼力量可以拯救自己，只能眼睜睜的看着自己走向絕望。

同時蘇子安的心底也有一股期望：期望着他的那位龍王大人來解救他與水火之中。

“好。”

趙佗點了點頭，同意了蘇子安的意見，認真的開口道：“孤會給你一個痛快。”

說罷，趙佗便抬起那僵硬地左手，將左手放在了蘇子安的頭顱之上，蘇子安只感覺一股陰寒從頭頂湧入，自靈魂深處湧現出一種恐懼的感覺。

蘇子安情不自禁的打了個哆嗦，他只感覺自己的靈魂似乎要想身軀里脫離而出，那種痛苦的感覺無法用言語表達。

他想要大叫，但並沒有辦法發出絲毫的響聲來，彷彿喉嚨被什麼給堵住了。

他只能眼睜睜的看着，趙佗猙獰的表情中帶着些許的陶醉，似乎對自己這具身體、這靈魂很上心。

趙佗舔了舔嘴唇，面前的已經不再是蘇子安，而是一盤美味佳肴：“放心吧，殭屍沒有靈魂，我是不會吞噬你的靈魂，不會給你帶來靈魂上的痛苦。”

痛！

很痛！

非常痛！

趙佗將他的靈魂撤離身軀，這股感覺如同千萬張夾子夾着你的皮膚，強行將你的皮膚剝開，與血肉相離一般！

這股痛感讓蘇子安難以忍受，彷彿墜入了十八層地獄一般，經歷無邊無際的苦難。

忽然，一道白光在蘇子安的眼前閃過，但強烈的痛感已經讓蘇子安無法專心注視這白光意味着什麼了。

“龍王！龍王竟然給了你護身符！”

“你想讓寡人死？！不可能，跟寡人一起上路吧！”

“￥”

一陣陣嘈雜的聲音在蘇子安耳畔響起，迷迷糊糊之間，蘇子安根本就不知道什麼，隨着一聲“轟然”巨響，那股劇烈的疼痛感已然消失，剩下的只有涼颼颼與自由自在的飄忽感。

蘇子安感覺不到四周，只能感覺到自己似乎在一個非常舒服的環境下，不知道自己具體在哪裡。

他不知道自己前路如何，也不知道自己要怎麼辦。

一切，只能隨機應變。

那山洞如今已經破破爛爛，原本的恐怖景象如今早已經消失不見，蘇子安躺在地上，一動不動，神情安詳，渾身沒有一處傷口，似乎只是熟睡過去了一般。但他沒有呼吸沒有心跳，分明已經死去多時。

他的身側，倀虎手中握着一個小瓶把玩着，小瓶內盛放着一團藍色的精魄狀小人，面容與蘇子安有幾分相似。

“陛下，我已經獲得蘇子安的靈魂，經歷絕對真實，讓蘇子安震撼到說不出話來，請您打開空間之門，讓我將蘇子安靈魂傳送過去。”——好萊塢級編劇、奧斯卡影帝，倀虎。

# 第一百七十三章 疑似精神分裂

“嘖嘖嘖東南亞蘇利耶跋摩二世安倍晴明”

仙人掌國，已經被更名為神臨城的邊塞小鎮里，被白鷹秘密命名為“地獄右手”的黑人阿爾文冷笑着說著這幾個名字，彷彿自己當時就在東南亞一般。

阿爾文高坐王座之上，如同一個國王一般，左手優雅地舉着紅酒，手指之間不時有碧綠的地獄之火跳動。

跪倒在王座之下的幾個拉丁裔黑幫成員顫抖着身子，顫顫巍巍地開口說著：“是的先生，除此之外，有人還在安南靠近華國桂西省的地界里聽見了野獸般的嘶吼以及南越國的王旗！”

“南越王旗？”

阿爾文緩緩地念着這個名字，眼神中閃過一縷迷茫，將手中的紅酒一飲而盡，對着手下道：“跟我講講，南越國是什麼情況？”

雖然阿爾文如今是白鷹記錄的第一位已知超凡者，也是白鷹國猜測的新時代第一位超凡者，但他的出身終究還是紐約貧民窟，連白鷹歷史都是個一知半解，更不要說華國的歷史了。

幸虧老子早有準備。

那拉丁裔小弟鬆了口氣，對着阿爾文道來：“南越國位於華國漢地九州南部地區的一個政權，公元前207年趙佗趁華國歷史上著名朝代秦滅亡之際，封關、絕道，三年之後”

阿爾文打斷了那拉丁裔小弟的科普，不耐煩的說道：“行了行了，我沒興趣知道太過詳細簡單來說就是兩千多年前華國的一個政權國家是吧？”

“白鷹、華國、歐羅巴聯盟和北極熊羅斯對這件事兒有什麼看法？”

“根據我們安插在白鷹國的兄弟回報，白鷹官府已經派遣數支精英特工小隊前去東南亞探查情況，華國、歐羅巴聯盟與北極熊羅斯情況不明。”

距離他們最近，也罪有機會滲入的國家也就只有白鷹了，其他兩國一盟距離都有些遠，想要滲入還是很難的。

“我知道了。”

阿爾文輕輕地點了點頭，嘴角揚起微笑，對着拉丁裔小弟笑道：“給我安排一下去華盛頓的機票，我去和白鷹總統談談東南亞的問題必須要儘快的解決。”

“陛下，我已經獲得蘇子安的靈魂，經歷絕對真實，讓蘇子安震撼到說不出話來，請您打開空間之門，讓我將蘇子安靈魂傳送過去。”

有虞氏上空，虞蘇聽着命格中傳來的倀虎聲音，微微點了點頭，吩咐道：“做的不錯，彙報一下你的經歷吧。”

“是，陛下。”

命格里再一次傳來倀虎恭恭敬敬地聲音，只見倀虎語如連珠的快速開口道：“陛下，我先是在高棉國的吳哥窟整出了蘇利耶跋摩二世國王，讓他”

倀虎已經將自己的所有導演過程都跟虞蘇講了一遍，唯一值得可惜的是沒有成片直接交給虞蘇，讓虞蘇看一看自己高超的導演技巧。

還沒等虞蘇開口，便見倀虎接着開口，語氣中似乎還有一種“你快誇誇我”的感覺：“對了陛下，我有一個新的靈感，我就用這樣的靈感寫成一本小說發表，名字就叫《支配神話》，講述的是大天尊倀虎啊不對，是您成為世間主宰、支配神話的故事，您看怎麼樣？”

虞蘇的嘴角微微有些抽搐。

什麼破書名，你這書名一看就是撲街的命好吧！

而且，你這一人分飾蘇利耶跋摩二世、趙佗、不知名的殭屍x10、安倍晴明還有一個一直活在背景故事里的蘆屋道滿，真的沒什麼問題嘛？

虞蘇總以為神靈就應該有神靈的亞子，對於這種分飾多角的無聊勾當應該會感到沒什麼意思，就像是山蛛那樣，若不是強制要求他必須是“疾病與瘟疫之神”，虞蘇懷疑他都會一直在地球追劇。

但是倀虎不僅沒有表現出絲毫不耐煩的樣子，而且還是一副樂在其中的感覺

不行，這樣下去倀虎遲早會上癮成瘋的！

虞蘇已經在心裏決定，在安排完蘇子安加入有虞氏之後，他就要將倀虎召回，讓山蛛去處理地球諸事，就算是山蛛在地球天天追劇也比倀虎精神分裂要強。

“不能將我們的事情記錄成書，免得有心人看出端倪你快將蘇子安傳過來吧。”虞蘇輕咳一聲，對着倀虎吩咐道。

“好的陛下，我這就將蘇子安的靈魂與身軀傳送過來。”

倀虎的聲音似乎有些遺憾，但這都無所謂，在虞蘇看來只要蘇子安能夠合理來到有虞氏就行。

至於靈魂與身軀為什麼是分開的，這一點虞蘇是清楚的。

將蘇子安的靈魂與身軀分開，這樣比較便於傳送，而且可以有效地遮掩住傳送的過程。

畢竟在傳送的過程中，人是有感覺的，如果有肉身，那麼多半會有所察覺，即使短時間內沒有發現，長久下來也會發現些許端倪。

而靈魂就不一樣了。

就如同虞蘇那樣，最初始的時候是感覺不到任何東西的，只能感覺周圍一片黑暗，沒有時間觀念，只能知道有風拂過自己的身軀，五感只有觸覺在。

玻璃狀的傳送門逐漸被虞蘇打開，如今的傳送門隨着虞蘇實力的變化已經可以達成自由收縮的能力，讓虞蘇用的更加得心應手。

下一刻，蘇子安的靈魂與身軀從傳送門內破光而出，在他們身旁的則是現出原形的倀虎。

只見倀虎現身至玻璃門側，見到虞蘇后連忙爬服在地上，低下碩大的虎頭，恭敬道：“陛下，臣聽聞陛下欲爭天帝之位，特來請示陛下，是否需要臣現身，為陛下效死？”

很自覺，倀虎早就將稱呼從冕下改為陛下。

虞蘇見狀，拂袖而立，淡然道：“待東南亞事了，你便與山蛛交換一下位置吧這次你既然回來了，那就先去管一管你的倀陰氏吧，好好學學山蛛的鈎矛氏，不要天天給朕添堵。”

倀虎心中當即一驚，暗中大罵倀陰氏這幫人類沒事兒找事兒，恭敬地對虞蘇道：“請陛下您放心，臣一定會處理妥當。”

“好，快去吧，朕給你三天時間，三天之後來找朕，朕送你回地球。”

# 第一百七十四章 滄海桑田

樹林中那一頂挨一頂鬱郁蒼蒼的樹冠連成一片，搖曳萬里，把林海上淡淡的白雲趕來趕去。

鬱郁蔥蔥的森林．波濤如海。

一支有虞氏的巡邏小隊行走在森林之中，警惕着四周有無敵人來犯。

“虞心首領，您如今可是副首領，為何要和我們一起巡邏啊？”

一個圍着獸皮衣物的有虞氏戰士持着長矛，對着中央那位領頭之人笑着說：“按我冥說，您就應該待在部落里，與大長老、大祭司、族長商量大事兒，好早點兒取代鹽鐸首領的位置。”

“還是出來巡邏好，我在部落里待不下去。”虞心搖了搖頭，否認了戰士冥的說法。

自從二十九天前，自己夢到了那場曠世大戰之後就再也鬆懈不下來，全身的戰意沸騰，彷彿自己將要化身為那位項羽，縱橫馳騁，騎着那種名叫“馬駒”的動物，以一敵萬。

這種心境下，虞心根本就沒有心情待在部落里，和族長、大長老、大祭司商議什麼大事兒。

“唉，虞心首領，要我說您就是性子太軟，您”

還沒等戰士冥說完，突然間虞心感受到了一股陌生的氣息在周圍，當即喝道：“有情況，警戒！”

登時，整個戰士小隊瞬間緊繃起來，彎腰進入潛行狀態，眼觀六路耳聽八方，手中的各種武器也被立起，似乎進入了某種戰備狀態。

這支小隊小心翼翼地前進着，以虞心為中心，逐漸跨越草叢，逐漸進入溪流區域。

這溪流區域是陽水的一個小小的分支，平日有虞氏的用水大多都是在這裏獲取的。

而如今，在這涓涓小溪之旁竟然有一個昏迷着的陌生人躺在這裏，讓虞心為之一驚。

“你們在這裏待着，我去看看，如果他有什麼異動，直接拋矛殺了他！”虞心對着左右的戰士吩咐一聲，隨後開始向前走去，前去探查此人。

虞心緩緩來到那人身旁，見此人一直昏迷不醒，感覺有些驚奇，便細細打量此人起來。

濃密的眉毛叛逆地稍稍向上揚起，長而微卷的睫毛下，有着一雙像朝露一樣清澈的眼睛，英挺的鼻樑，白嫩的皮膚這看上去可完全不像是一名戰士打扮的人。

嗯主要是此人現在渾身赤裸，只有下體包裹着一塊獸皮，看起來落魄至極。

為防止此人乃故意裝暈偷襲，虞心還屢次三番的試探，最後發現這人確實是暈了過去，才放心的對後方的戰士打了個手勢，示意他們都過來。

戰士冥看了看那昏迷的人，心中登時有了一副明畫，對着虞心開口道：“虞心首領，這廝白白嫩嫩不似好人，定是金鹿氏的戰士來探查情報的，我們殺了他吧。”

正在天上圍觀的虞蘇可有些無語了：我好不容易把蘇子安從地球轉移到有虞氏來，你要是把他給剁了我就把你們這幾個人的腦袋都給扭下來。

見虞心似乎正在思考着什麼，虞蘇連忙一道念頭打了過去，生怕虞心真的聽了那戰士的話，把蘇子安給殺了。

此時此刻，虞心不知為何，腦海中突然升起了一個念頭，一股強烈的念頭。

他猛然感覺，這個躺在小溪邊的人身上有一股氣勢，非常熟悉，但他卻感覺不出來具體是誰的。

“我見此樣貌打扮不像是金鹿氏的戰士，應該是某個大族的長老，還是先帶回部落救治，等他蘇醒之後再說其他的吧。”

虞心開口說道：“你們二人將他抬回去，我們先回部落，讓下一組的人來巡邏。”

“是，虞心首領。”

戰士冥雖然有些不高興，但虞心畢竟是有虞氏的戰士副首領，自己要聽從他的命令，因此戰士冥只好點頭，主動上前去抬蘇子安。

有虞氏的這支小隊開始原路返回，只不過這次多了一個身影。

陰冷，充斥在蘇子安身邊左右，彷彿有什麼潺潺流水在耳畔回蕩。

緊接着，他感受到一路跌跌宕宕，彷彿置身在手扶拖拉機中，行走在泥濘的小路之上，坑坑窪窪陡的不停。

“晤”

在一陣劇烈的痛感中，蘇子安再一次蘇醒過來，他嘆了口氣，有些無奈。

在短時間內，他昏迷蘇醒再昏迷再蘇醒。

天知道這種來回還有幾次。

“你醒了？”

一道冰冷的聲音傳到蘇子安的耳畔，蘇子安為之一愣：這是什麼語言，我為什麼可以聽懂？

傳入他耳邊的是一股奇異的語言，自己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一種語言，他可以確認這絕對不是地球上現在的語言。

為什麼？因為蘇子安還是富二代的時候閑着沒事兒專門找人挺過地球上目前還存在的所有語言

他緩緩睜開了雙眼，映入眼帘的卻是一張蒼老的面孔，蘇子安情不自禁的開口詢問：“您您是？”

說完，蘇子安突然愣住了。

因為他發現，自己說的竟然與先前聽到的聲音是同一種語言，絕對不是漢語、英語！

“我是巫咸勤，既然你醒了就好好休息吧，待會兒會有人來找你問話。”

那看起來年紀很大的老者點了點頭，緩緩地道出了自己的名號，快速收拾好了自己的東西，頭也不回的從屋子里離開，絲毫不理會躺在榻上的蘇子安。

蘇子安愣了一下，這時他才發現這間屋子竟無比的簡陋，彷彿置身在古代一般，沒有一絲一毫的現代感。

不過蘇子安已經麻木了，他沒有絲毫的反應，他連恐怖萬分的僵王山洞都待過，這種簡陋的屋子更不在話下了。

蘇子安發現自己現在躺在一片似乎由樹恭弘=叶 恭弘堆積而成的疑似床的東西上，蓋着一塊獸皮，下體也穿着一塊獸皮，身上並沒有任何的遮擋，就是完全的赤身裸體。

“我衣服呢？”

蘇子安有些驚訝，不敢置信：趙佗竟然把自己衣服給拔了，還給自己換了一身獸皮！

蘇子安實在有些看不懂趙佗究竟想要干什麼了，明明說是要吞噬自己的軀體，結果醒來自己卻來到了這裏。

還沒等蘇子安仔細觀察接觸，只見那門外闖入一人，徑直走了進來，對着蘇子安微笑道：“你醒了？”

蘇子安定睛一看，反覆思考之後終於確定自己並不認識眼前這人，便輕聲詢問道：“你是？”

“我是虞心，這裡是青南有虞氏部落，敢問貴客從何處而來？”

# 第一百七十五章 天命降臨

青南，有虞氏？

蘇子安並沒有回答虞心的問題，反而愣住了。

有虞氏他略有耳聞，是華國上古五帝時代的虞舜帝的部落，已經好久好久了吧？

我這是穿越了？

不過見那名為“虞心”的原始人一直在盯着自己，蘇子安只能開口道：“咳咳，在下子安，至於來歷我不記得了”

蘇子安實在是不知道該如何答覆，只能用了小說中慣用的計量：失憶。

不過說完他就後悔了，畢竟是剛醒來神智還有點不清醒，哪有失憶到連家都忘了卻還記得自己名字的？

“嗯？”

虞心有些感到意外，怎麼可能不記得了呢？

虞心只道是蘇子安身份有些特殊，便開口道：“既然朋友不願意透露那便罷了，敢問朋友是來自於北方的嘛？”

看樣子這位原始人似乎把自己當成了不願意透露來歷的人，那就順着說罷。

“嗯。”

蘇子安的祖籍確實是北方，因此他毫不猶豫的點了點頭。

虞心點了點頭，在心中道了一句果然如此。

這般細皮嫩肉之人，至少也是出身北方大部落的貴族吧？

也不知道是烈山、有熊還是八黎。

念畢，虞心又小心翼翼地詢問道：“不知朋友你信奉的是哪一位”

既然他不說，那自己就一點一點蠶食性詢問吧，知道了信仰的神靈那也就好調查的了。

聽到信仰二字時，蘇子安登時警惕起來，看着虞心，虞心連忙開口笑道：“不要緊張朋友，我們有虞氏供奉的是偉大的虞神，虞神給予我們希望，給予我們”

一邊說著，虞心一遍對着偉大的虞神虔誠的祈禱，登時一股信仰之力從虞心身軀中剝奪出來，緩緩湧上高空。

當然，這一切他們都看不見。

然而，就在此時蘇子安猛然感覺到一股熟悉感，心中試着與虞心一同祈禱，瞬間升起與虞心同樣的信仰之力

虞心：“？？？”

虞心愣了，當忍不住開口道“你也是信虞神的？”

“只不過我似乎還在你身上感受到了一股與虞神相似卻又不同的信仰那是什麼？”

這一刻，蘇子安猛然明白了些什麼。

原來當時那位偉大的神靈說的是“虞神”而不是“雨神”！

就因為紐約華人街的那個老頭給自己做了個龍王像，自己就莫名成了龍王的人間行走！

他媽的！

蘇子安當即鄭重其事的開口道：“是啊我也是虞神的信徒，偉大的虞神救過我鄙賤的性命，我當然會全心全意的侍奉偉大的虞神。”

現在知道了事情的真相，蘇子安當然會改信虞神了，畢竟命是人家救的。

至於龍王

在蘇子安的視線里，自己會被蘇利耶跋摩二世、安倍晴明、趙佗等一眾大佬惦記上全是因為這位天神的緣故。

如今雖然依舊對其心生敬畏，但肯定也不會向之前那樣全心全意了。

虞蘇面無表情的注視着蘇子安，直到蘇子安與虞心在他的引導下互相證明了“自己人”的身份才徹底放心。

按正常情況來說，他們就全都是信仰自己的也根本不會產生出什麼共鳴來，今天的共鳴感完全是虞蘇在操控的。

同時為了避免蘇子安懷疑，他還在蘇子安身體上模仿了兩種神力，一種代表着自己偉大的虞神，另一種代表着龍王。

給蘇子安提醒了一下自己以及有虞氏的身份后，虞蘇便悄然無聲的來到了另一個破舊的小屋子內。

有虞氏的房子也就那樣了，虞蘇不想評價。

見虞意在房間里一副憂國憂民的樣子，虞蘇感到一陣無語：這有虞氏平時也沒什麼大事兒，你為什麼每天都是一副明天就要參加中原大戰的樣子？

吐槽歸吐槽，虞蘇還是克制住自己破壞形象的慾望，徑直傳訊道：“天命降臨興有虞必王”

正在房間里來回踱步、憂國憂民的有虞氏第一任族長虞意接收到偉大的虞神神諭之後先是一愣，隨後恭恭敬敬地跪下，大聲祈禱道：“偉大的虞神，我一定會遵循您的旨意，復興有虞氏！”

舔完之後，虞意才開始細細思考偉大的虞神降臨的旨意。

“天命降臨興有虞必王？”

虞意細細的品讀偉大的虞神下達的神諭，但半天也沒懂是什麼意思。

“天命降臨天命之子虞願現在還需要母親的哺育，根本就沒有辦法振興有虞氏啊。”

虞意有些傷腦筋，不知道偉大的虞神具體是什麼意思，更不要提必為王了。

老實講，自從知道了王這一種概念后，虞意就夜不能寐，天天就想着真的成為虞王了。

虞意從心底里認為，偉大的虞神絕對不是讓小虞願現在來振興有虞氏，偉大的虞神必然有新的考慮。

只不過虞意現在還不知道偉大的虞神究竟是出於那種考慮而已。

“父。”

突然，屋外傳來了虞心的聲音，虞意當即招手：“進來吧，正好有事兒與你商議。”

虞心快步走入，一臉激動的看着虞意，還沒等虞意開口，便見虞心開口喊道：“父親，我今日在巡邏之時救了一個人。”

虞意點了點頭，隨後詢問道：“我知道，問出他的身份了么？”

在虞心將蘇子安救回來的那一刻就有人來通知虞意了，畢竟虞意才是族長，有虞氏部落的所有事兒虞意都應該知道。

“他並沒有說，不過我在他的身上感應到了虞神的氣息！”

虞心激動的開口說著：“他很有可能是我們原有漁部落的遺民！”

當初有漁部落分成了十一股隊伍突圍，巫祝嬰是他們這一支隊伍的首領，這一支隊伍的人數較少，突圍到青南地區后就在此紮根，其他十支隊伍不知所蹤，如今還沒有聯繫。

“他的身上有偉大的虞神的氣息？”虞意當即色變。

虞意現在的着重點並不在於有漁部落的遺民身上，而是在於他的身上有虞神的氣息！

“天命降臨興有虞必王”

虞意的眼眸中閃過一縷激動，他登時明白了一切：“原來，這就是天命降臨”

“快！通知大長老、大祭司，速來相議，有天大之事！”

# 第一百七十六章 入夢

有虞氏自巫祝嬰死亡之後，嚴格上來講的第二次嚴肅會議在寂靜的夜晚中悄然無聲的展開了，上一次的會議內容還是貫徹虞神神諭，進行武器製造。

這一次會議的內容當然依舊是虞神的神諭，關於天命降臨子安的事情。

不過在會議過程中，大祭司虞靖有些懷疑人生：明明他才是大祭司，為什麼偉大的虞神每一次的神諭都是傳遞給族長。

然而這些事情蘇子安現在並不知道，今夜月明星疏，天氣適中微風輕拂，蘇子安卻無心睡眠。

任何一位穿越者在穿越的第一個夜晚都不會有睡覺的慾望。

“我真的穿越了？”

蘇子安輾轉反覆，難以入眠，感受着這破舊的屋子，有一種渾身難受的感覺。

不過活着已經是萬幸，畢竟當日趙佗可是想殺了自己。

“趙佗當日分明就是做了萬全準備，意圖將我吞噬殆盡，怎麼會給了我穿越的機會？”

蘇子安喃喃自語着，有些不敢相信：“而且我還是肉身穿”

蘇子安可以百分百確認，自己是肉身穿，畢竟容貌未變，胎記什麼的都還在。

更關鍵的是，蘇子安對於自己的身體非常熟悉，有什麼問題自己都知道，甚至連小弟弟的尺寸都分毫不差。

唯一的問題在於自己的衣服沒了。

蘇子安在白日時問過了那個名為虞心的原始人，他們在發現自己的時候自己就是這副打扮，只有下體穿着一個獸皮褲衩，並沒有自己的那身現代休閑西服。

當然，衣服什麼的都是小事兒，就算是自己穿着那身休閑西服來也不會在這裏穿着。

畢竟人家都是穿着獸皮的原始人，自己穿着休閑西服算個什麼事兒？自詡高尚？

就算是高尚，也應該是華國漢服，而不是什麼西服。

這裡是類似於原始社會的一個世界，部落名稱有些偏向於華國的歷史記載，只不過內容與華國歷史完全不同。

他在白日通過大廳得知，中原有烈山氏、有熊氏以及八黎部落聯盟的存在，如果按照華國歷史進度而言，現在應該是炎帝黃帝合戰蚩尤的階段，但問題在於有虞氏是從哪兒冒出來的？

歷史記載，有虞氏部落的始祖是虞幕。虞幕是顓頊之子，是黃帝的曾孫，自幼喜歡歌唱，擅長製作樂器，常引百鳥和鳴，鳳凰翔集。以此功德，黃帝就封此人於“虞”地。此人以封地為姓，號稱有虞氏。

現在黃帝存不存在都不知道，有虞氏為什麼這麼早就出現了？

而且有虞氏的始祖也並不是虞幕，而是虞意、虞嬰兩人合力創建有虞氏，目前虞嬰已死，虞意統治着有虞氏部落，是為族長。

這可能是華國的歷史記錄不準確，畢竟如果按照時間線來說炎帝黃帝時代距公元2019年有將近五千年的時光了，這五千年來歷史記錄出錯、空白的可能有很多，考究起來也比較困難，遠遠沒有近代容易。

因此專家出錯也情有可原。

不過蘇子安更懷疑這是另一個世界。

因為偉大的虞神曾經拯救過自己，如果是穿越到過去，那麼偉大的虞神就沒有什麼辦法拯救自己了。

就算是神靈，蘇子安也不大相信祂的神力可以穿越時空的

只不過除此之外，蘇子安還發現了幾個與眾不同的玩意兒。

圖騰神靈！圖騰戰士！血紋戰士！巫！

前者是一個大部落的象徵，凡是大部落必然會擁有圖騰，擁有屬於自己的圖騰神靈，就比如有虞氏的圖騰神靈為虞神，也就是拯救自己的那一位。

圖騰戰士好像是由神靈冊封而成，實力很強，但好像有什麼限制，而且並不能無敵，目前有虞氏只有族長一位圖騰戰士。

血紋戰士比較常見，只要能吃就可以凝聚血紋成為血紋戰士，這個時代就算是啥都不會的普通人也可以凝聚一兩道的血紋。

巫是人類的最強途徑，分為很多很多種，多的蘇子安說不上來，境界也有些區分，最高可達到半神，半神死亡之後其靈魂有一定概率可以封為正統神靈！

蘇子安現在所處的地界就是青南地區的有虞氏部落，青南地區西邊是陽野地區，南邊是荊地，東邊據說是淮海地區，北邊是一個名為高康的狹長小地帶，高康之北便是中原之地。

自己因為信仰偉大的虞神而被有虞氏部落留了下來，這也算是不幸中的萬幸。

“既然穿越一場，我蘇子安自當成一番大事，帶領有虞氏統一天下，推行社會進度，他日青史留名，封正成神！”

蘇子安雄心壯志，感覺自己已經是小說主角，必然可以統一天下，在這方世界的青史留名。

保險起見，蘇子安決定從現在開始自己便名為子安，地球的姓氏丟棄，以表與過往一刀兩斷。

嗯最重要的一點在於蘇子安見這裏的人似乎都是兩字名，自己的三字名似乎有些不合常理，便打算叫子安了。

姓子，名安。

蘇子安記得，子姓可是大有來頭的姓。

商始祖偰，為舜之司徒，受封於商，賜姓子。

也就是說，商朝的帝王都是子姓，子姓在這遠古時代來源甚大，自己也可以接着這個由頭扯大旗。

未來的後裔倒是可以恢復蘇姓，但也必須要在蘇子安取得一定成績之後。

只不過蘇子安現在很擔心原始人中會不會找不到符合自己審美觀的女性。

蘇子安就這樣躺在床上胡思亂想着，突然一股困意來襲，蘇子安只感覺自己的眼皮正在打架，他不知道為什麼困意突然來的這麼快，也就只能閉上雙眼，漸漸陷入夢鄉。

與此同時，剛剛散會的戰士副首領虞心也感覺到一股困意，連忙趕回自己的小屋，迫不及待的躺在床上，入眠。

高空之上，虞蘇微微一笑，雙手包裹着一團白色的霧氣，輕輕一揮，整個霧氣瞬間就繚繞在蘇子安與虞心周圍，讓他們二人逐漸沉淪。

“現在，速成班正式開始。”

虞蘇對天帝之位很有信心，畢竟天帝之位比拼的重點在於凡人而不是神靈。

至於合格的繼承人虞蘇擁有地球五千多年的歷史經驗，隨便在夢中指引代入一下都起碼可以收穫一位守成之君！

# 第一百七十七章 請誅秦王

“殿下，殿下！”

迷迷糊糊之間，蘇子安彷彿感覺到有什麼的在叫他，他緩緩睜開了眼，卻驚奇的發現自己身處一處豪華的宮殿之內。

面前，一個穿着緋紅長袍、留着山羊胡的老臣似乎正在拱手：“太子殿下，齊王殿下雖得勝歸來，卻並沒有削弱秦王多少的實力，其坐下大將仍舊無損時間緊迫，臣請殿下誅秦王，正君位！”

什麼情況？

蘇子安沒有開口，他不知道現在發生了什麼事情。

自己只不過是睡着了而已，為什麼會出現在這裏，而且竟然被稱呼為太子？

“叔玠兄所言甚是，殿下萬萬不可心慈，秦王雖與您一母同胞，但大寶之位又其實旁人可以觸碰？”

在那緋紅長袍山羊胡老者身旁，一個挺直腰桿的中年臣子冷聲開口道：“當日齊王殿下命宇文寶埋伏於秦王座駕兩側，大事將成之時，惜殿下您又太過看重於兄弟之情”

見蘇子安一直不講話，兩位大臣紛紛嘆了口氣，還以為是太子仍舊挂念着兄弟之情：“太子殿下，那秦王幾次三番的想要殺了您，您”

還沒等老臣說完，門外便匆忙走入一年輕俊美男子，他看向蘇子安后笑了笑，隨後行禮：“皇兄。”

隨後，他又對兩位老臣道：“王中允，魏洗馬。”

那兩位老臣不敢失禮，連忙回敬道：“齊王殿下。”

這兩位自然不叫王中允和魏洗馬，只不過兩者的官職為太子中允與太子洗馬，乃太子親信。

蘇子安勉強擠出了一抹微笑，吩咐道：“皇弟，賜座。”

他現在似乎已經看懂局勢了，而且這個局勢似乎很像華國歷史上的一個著名事件。

“皇兄，方才宮裡的張婕妤傳來消息，還請皇兄請來薛、馮二位將軍一同來商議。”

齊王神情嚴肅，拱手對着蘇子安道：“秦王入宮，向父皇言你我兄弟二人淫亂後宮，並上書父皇，言我二人愧他。”

“臣無負兄與弟，今欲殺臣，此殆如欲為王世充、竇建德報。今我將冤，永遠地去父皇，魂魄歸泉，若見世充諸賊，實恥。”

齊王冷笑着說出了秦王在皇宮內的句句話語，對着蘇子安道：“父皇打算明日召我們入宮審問此事。”

這時，被齊王成為薛、馮的兩位將軍也匆匆趕來，對着在場的眾人行禮，加入密謀。

此時此刻，如果蘇子安在不明白這是什麼情況他就是傻子了。

太子與秦王相爭，太子身旁還有個齊王幫襯。

秦王哭訴，什麼王世充、竇建德

自己分明就是李建成，齊王就是李元吉，那位魏大人可能就是魏徵。

至於王大人與薛、馮兩位將軍是誰自己真的不知道啊。

“秦王做出如此決定必然有所指，臣弟認為皇兄與我應馬上集結東宮、齊王府的一切士兵、人手，建議一切可以調動的將軍，抱病不出，謹慎秦王！”

“宮城北門玄武門執行禁衛總領常何是我方將領，我們也可以從玄武門入，太子殿下叩見陛下，我等埋伏於玄武門左右，一但秦王至，就地格殺，保太子您的尊位！”

在李元吉說完后，魏徵便開口進言，片刻后又覺得似乎有些不妥，便開口道：“不過常何乃太子殿下心腹，這一點秦王應該知道，但其為何又選擇入宮有些蹊蹺，殿下還是選擇齊王之諫言較為慎重。”

“皇弟所言甚秒，薛將軍、馮將軍，即可集結部隊警視秦王府，待孤命行動！”蘇子安點了點頭，連忙開口道。

他倒是看懂了，無論是齊王李元吉還是魏徵提的意見都不錯，可惜原本的李建成是個憨憨，一直念着兄弟之情就帶着李元吉二人孤身入宮去見父親了。

誰能想到玄武門裡埋伏着李世民的兵馬？

不過現在蘇子安已經確信，自己現在所處的時間點是歷史上赫赫有名的“玄武門之變”的前一天。

蘇子安並不清楚自己為啥又突然間從原始社會的小破屋子來到唐朝成為李建成。

既來之則安之，蘇子安也不清楚自己在這裏死了會遭遇什麼樣的結果。

是跟着李建成一起死還是這隻是一場夢？

既然是玄武門之變，那麼自己的對手就是那位歷史上鼎鼎有名的唐太宗、天可汗李世民了！

蘇子安已經不是原本的那位李建成了，他對李世民當然沒有什麼兄弟之情，當即吩咐道：“不必抱病，明日強攻秦王府，入玄武門，殺秦王！”

眾大臣登時大感意外：在他們的印象里，太子殿下可不會這麼果決啊！

副護軍薛萬徹當即果斷的開口道：“是，殿下，臣這就去準備，一舉擊潰秦王，祝殿下奪位！”

翊衛車騎將軍馮立也立刻拱手，準備引東宮翊衛準備攻打明天的秦王府！

“臣弟也會去吩咐屈直府左車騎謝叔方聚集齊王府精兵，隨時準備攻克玄武門！”

“當今最重要的敵人莫過為秦王府精兵，秦王在外征戰多年，功高蓋主，軍中戰將多為之其麾下，我等要務必警惕秦王戰將啊。”

太子洗馬魏徵當即開口道：“除此之外，雲麾將軍敬君弘掌管着宿衛軍，駐紮在玄武門附近，若謝將軍攻打玄武門，必然會與宿衛軍產生衝突，宿衛軍態度未可知。”

“常何、敬君弘，皆我等之敵。”蘇子安在一旁適當的開口。

對於玄武門之變，蘇子安對其的了解僅限於“九年六月，太宗以兵入玄武門，殺太子建成及齊王元吉”。

具體的情況如薛萬徹、馮立等將究竟是如何下場均不得知，更不要說常何、敬君弘了。

無論如何，歷史上的玄武門之變可是真的發生了，玄武門之變發動之時，李世民的軍隊可是埋伏在四周。

如果那常何、敬君弘真的是自己的人，那麼為什麼李世民的軍隊會出現在玄武門內？

這一點已經很明顯了。

李世民已經收復了常何、敬君弘，其二者皆為秦王麾下戰將！

# 第一百七十八章 秦王府

秦王府笙歌不絕，在府內，數十名大唐戰將卻在此秘密相聚。

在這裏的每一位都在歷史上留下了赫赫威名。

李世民率領長孫無忌、尉遲恭、侯君集、張公謹、劉師立、公孫武達、獨孤彥雲、杜君綽、鄭仁泰、李孟嘗、宇文士及、高士廉、程知節、秦瓊、段志玄、屈突通、張士貴坐於秦王府，商議明日奪門之事。

此十七人皆為李世民的肱骨之臣，還有其他幾人皆被李建成、李元吉調往他處，此時不在長安左右。

“諸位將軍，成敗在此一舉！”

李世民高舉金樽，對着在場的眾將開口道：“玄武門執行禁衛總領常何、掌管宿衛軍的敬君弘皆是我等同僚，此事必成！”

“為殿下喝！”

眾將領齊聲高喝，但其中有一人似乎總比其他人慢半拍，顯得有些格格不入。

敬酒之餘，程知節皺了皺眉頭，微不可聞的輕聲道：“叔寶，你今天怎麼回事兒，明日殿下就要大展宏圖，你可不能拖了殿下的後腿啊。”

“當然，當然。”秦瓊看起來狀態似乎不太好，只能輕聲點頭。

敬完酒後，李世民放下酒杯，溫和如玉，對着眾將輕聲道：“各位將軍暫且休息吧，丑時三刻我等就要率軍前往玄武門布防。”

“諾！”

眾將齊聲后告退，秦王府立刻出十七位貌美丫鬟，各個笑臉相迎，每人領着一位大將，往李世民為他們準備的客房去了。

“秦瓊”跟隨着侍女一路前往自己的房間，心中鬆了口氣，嘀咕不已。

他就是來自有虞氏部落的虞心。

虞心對於白霧突然來臨當然是有經驗的，不過他以為依舊是那種觀摩式，誰想到這次是沉浸式。

他現在要好好回憶一下方才講話的內容，否則自己真的演不下去。

“秦將軍”

虞心直接無視了暗送秋波的侍女丫鬟，關上了房門，坐在椅子上，感受着這一切的真實，有些難以相信。

原來世界上還有這麼好看的房子，還有這麼軟的床榻啊。

他站起身來，仔仔細細的圍着房間走了一圈，似乎把房間的樣子記在了腦子里，心中想着：回部落後，盡可能的做出可以和這個相提並論的房子！

繞了一圈，虞心感覺心滿意足，隨後坐在床榻上，開始回憶着今日下午的事情。

今日下午，自己出現在秦王府的議事大廳，與秦王一同商議大事，主要是關於這座城市的戰爭。

虞心什麼都不知道，在每一次詢問時，他只能草草的應付過去，或點頭稱是，或您講得對。

經過一下午的時光，虞心做出了總結：

自己現在的名字應該就叫做秦叔寶，似乎是個將軍，明天那位“秦王”就要發動什麼戰爭，消滅一個叫“太子”的人和“齊王”。

王難道不是一個部落的最高統治者嘛，為什麼“秦王”和“齊王”是住在一個城裡的，而且“秦王”為什麼要奪太子之位？

還有就是，那個人人都想當的皇帝又是什麼東西？

這些東西虞心都不敢問，他害怕被人發現自己並不是秦叔寶的這件事兒。

不過在這一下午他都受益匪淺。

因為秦王府內正在為“玄武門之變”排兵布陣，策劃戰術！

這就好像小學生提前幾天學到了自己心儀的課程一般，雖然有些生澀難懂，但虞心還是全部都牢牢記在腦子里。

這樣的機會可不常有，虞心可不想錯過。

上一次是觀察，這一次是參与，下一次是什麼虞心也不知道。

虞心就這樣坐在床榻上，閉目養神，也不卸甲，不能寐。

畢竟那位秦王殿下說丑時三刻行動，他可不知道丑時三刻是什麼時間。

丑時三刻到底是個什麼時間？他也不敢問，他也不敢說。

不過他可以肯定的是，時間快到到達之時，那個一臉絡腮鬍子的大漢就會來找自己。

他叫什麼來着？

嗯好像是程知節。

秦王府中，李世民緩緩睜開了雙眸，散發出金黃色的光芒。

“李世民”的嘴角微微上揚，喃喃自語道：“蘇子安反應倒是很快，反客為主，還打算先攻秦王府，再打玄武門。”

“虞心的表現啊唉，畢竟是原始人，也給他點機會吧，李世民何等人物？他那點裝模作樣的樣子早就會被人家發現。”

李世民就是虞蘇裝的。

這個虛擬世界倒是消耗了虞蘇不少的能量，大概需要睡十天覺才能補回來。

他給蘇子安安排了李建成的身份，是想讓他快速融入環境，有領導才能。

給虞心安排了個秦瓊的身份，主要是為了讓他懂得排兵布陣，盡可能讓他成為除蘇子安以外的名將。

蘇子安的表現虞蘇還是基本滿意的，識破玄武門守軍不是自己人，反客為主主動出擊，看起來似乎扭轉了原本必死的局面。

不過虞蘇覺得雖暫做的還是有些不夠。

李世民靠征戰起家，他手下的戰將可是有數十名，士兵基本上皆信服李世民。

蘇子安這麼頭鐵的獨孤一擲，表現得屬實有些憨憨。

不過這樣憨憨也倒是還可以，畢竟人總是要有一點博弈心理。

虞心嗯，全程都是搖頭晃腦跟着李世民他們的節奏來，根本就沒有任何的自主意見。

這樣的虞心雖然讓虞蘇有些無奈，但還是挺讓人放心的。

至少證明虞心沒野心，不會想着篡位什麼的。

虞蘇可不想以後自己一邊要應付中原大部落的神靈，一邊還要提防自己的信徒互相殘殺。

他之所以將行動時間安排在丑時三刻，完全是因為蘇子安的行動時間同樣是丑時三刻。

“蘇子安的安排不是很合理，沒有為以後做考慮。”

虞蘇微微一笑，彷彿想到了什麼開心的事情：“還是讓我來教育教育他，事情有缺陷的後果如何吧。”

雖然虞心的水平讓虞蘇堪憂，但虞蘇毫不擔心自己會輸掉。

畢竟自己就是這個世界的創造者，這個世界的神。

他說誰的將士實力強誰的戰士就實力強。

在這個世界進行戰爭模擬，只會讓蘇子安敗的懷疑人生，虞蘇永遠都是贏家。

對唔住，開掛真的可以為所欲為。

“丑時三刻，到了。”

# 第一百七十九章 玄武門

是夜繁星點點，丑時三刻時分，皇帝寢宮外的湖水波瀾壯闊，倒影着天上的圓月，如同螢火蟲般，瑩瑩照亮。

大批的士兵將這裏圍的水泄不通，虞心臉色陰沉地站在宮門前，身軀威武，看起來便是一位久經沙場的宿將。

雖然虞心看起來全神貫注的駐守寢宮外，但他的耳朵卻無時不再偷聽裏面的內容。

月光透過了窗戶，找應在李世民以及一眾大將身上，在面對龍榻上的那位九五之尊時，李世民恭恭敬敬，禮儀挑不出半點毛病的請安道：“父皇勞累了一天，還是早點些了吧。”

“世民，你帶兵來尋朕，所為何事啊？”

李淵絲毫沒有半點怯場，而是眼眸中閃過陰冷之意開口道：“心懷不敬，你這是企圖篡位謀反嗎？！”

即使是事實，但李世民不可能會承認這件事兒，只見他堅決道：“不敢，兒臣絕無此心！”

李淵微微頷首，點了點頭，擺手道：“那你就退下吧，朕只當你時一時糊塗，不追究你的過錯！”

“父皇之命，兒臣自當遵循。”

雖然是這麼說著，但李世民卻沒有絲毫動彈的跡象：“不過太子、齊王淫亂後宮、幾次三番想要陷害兒臣，兒臣想請父皇廢太子、逐齊王。”

李淵當即發怒，一巴掌拍在了龍榻之側，絲毫沒有理會龍榻上的愛妃，起身走下去，怒目圓睜，對着李世民暴喝道：“你想干什麼？朕不同意又怎麼樣？莫非你是想弒君、弒父嘛？”

“兒臣當然不敢。”

李世民說著，嘴角閃過一縷笑意，身後的士兵鏗鏘有力的上前邁了一步：“父皇，您的寶貝太子、齊王如今已經率軍攻打我秦王府，過不了多久就會來打皇宮了到時候你想怎麼辦？”

李淵怒目而視，口中大罵道：“建成不像你！他一定有自己的苦衷，你這個逆子！”

李世民面如寒霜，沒有說話。

與此同時，秦王府的一名親隨將領硬着頭皮來到李世民身旁，輕聲道：“秦王殿下，太子一行人已經攻破秦王府，奔着玄武門而來。”

“孤知道了。”

一邊說著，虞蘇一邊在心中嘆了口氣：事實上，這皇宮中的每一個人都是他自己的分身。

包括李淵，甚至還包括眼前的這個傳令小卒。

可能只有虞心一個人是真實的了。

簡單來講，那就是“小兄弟，你還年輕，你走吧，我不想打擊你，整個群都是我的小號，不信我換個id給你說同樣的話”。

秦王府已經被虞蘇刻意設計了一下，裏面只有一些侍女什麼的，將領、士兵以及秦王家眷都消失不見，裏面簡直就是一座空府。

再這樣的情況下，蘇子安意識不到什麼問題么？

虞蘇還安排了魏徵特地點了一下，蘇子安道：“既然已經起兵，早已無全身而退之能，我等只能奮起反擊，進攻玄武門，成敗在此一舉！”

不得不說，如果換個對手蘇子安的計劃還有成功的可能。但他的對手明面上是唐太宗李世民，暗地里卻是創世神虞蘇。

整齊的太子府軍隊從長安城跨入，長安城駐守士卒要麼對此無視，要麼乾脆就加入了太子的大軍之中。

蘇子安與李建成策馬於軍隊中央，身旁護着馮立這位大將。

士卒集結的比較倉促，目前只有三千七百餘人歸於自己的麾下，但其中有將近一千人正在封鎖秦王府，滿城搜尋秦王家眷。

而薛萬徹已經暗自集結了一群投奔太子黨的將軍部下士兵，正徹夜向長安趕來，預計明日正午抵達長安，與秦王軍在城外展開廝殺。

原本的歷史上，無論是李世民還是李建成，他們都是偷偷摸摸的，根本就不敢暴露自己的意圖。

畢竟這玩意兒對後世名聲很重要。

但現在李建成不是李建成，李世民也不是李世民，甚至於整個世界都是虛假的。

軍隊的步伐在長安城踏入，整個長安城的百姓神經瞬間警覺起來。

他們都已經意識到，有大事兒要發生了。

畢竟隋末亂世方才過去，長安城的百姓對軍隊、戰爭相當敏感。

隨着時間的推移，太子黨的軍隊已經來到了玄武門下，蘇子安慢慢馭馬，漸漸來到最前端，一個弓箭射程射不到的地方，大喊道：“常何，孤來了，快打開城門，迎我軍入城！”

常何立在城牆上，看了一眼外面密密麻麻的軍隊，險些嚇破了膽子“殿下，夜深人靜，您率軍前來，是不是有些太過張揚？”

常何早年參加李密瓦崗軍，投唐后曾經跟隨秦王李世民、太子李建成和趙郡王李孝恭等作戰。

屬於那種順風躺的那種，本身也就是志大才疏那種，要不是傍上了太子黨這個急需要將領的黨派，玄武門守將這個官職一百年都輪不到他。

常何被李世民收買，轉投陣營之後本以為能博個富貴，但看到李建成太子黨的兵強馬壯，當即又猶豫起來。

“世民他在宮裡吧？”

蘇子安微笑道：“打開城門，不然孤就攻城了。”

說罷，身後的士兵便擺出一副攻城的架勢來。

“將軍，怎麼辦？”

城牆上，常何親信輕聲詢問着：“要不要稟報秦王？”

“稟報個屁，開門！”

常何怒斥一聲后，當即打開城門迎接蘇子安入城。

眼見着城門緩緩打開，蘇子安滿意的點了點頭，總感覺有些不太對勁兒的樣子。

撐死膽大的，餓死膽小的。

蘇子安幾乎沒有半分猶豫，大喊道：“進城！”

瞬間，整個軍隊都行動起來，嚴陣以待往玄武門內去了。

往裡走去，越深蘇子安越感覺到那種不自在。

直到他的視線里出現一人。

秦王手持長槊，躍馬而起，靜靜地立在前方，一身玄盔甲沾滿了血跡。

一身無形的殺意充斥着全身，他的目光溫和如玉，靜靜地看着蘇子安。

下一刻，整個城牆之上密密麻麻的充滿了弓箭手，而玄武門的大門的千斤頂登時落下，壓死了不少倒霉士兵，此時還有大半的軍隊未曾入城。

“大哥有詐，快走！”

李元吉大驚失色，當即提起弓箭，對準秦王。

眼見着，秦王緩緩從口中說出了一個字來：“殺！”

# 第一百八十章 結束

“殺！”

隨着秦王的一聲令下，整個玄武門瞬間響起了弓箭發射的泠泠之聲。

剎那間，蘇子安便被狂風驟雨般的箭矢紮成了刺蝟，在一片鮮血屠殺中墜馬。

一陣痛苦之中，蘇子安退出白霧，再次睜眼之時便已經返回了自己的草廬般的破房子。

一道悠遠的聲音在蘇子安耳畔迴響起來，讓蘇子安陷入沉思與迷茫：“你學會了么？”

幻境中，眼見着一切似乎已經落幕，虞蘇突然開口，對着身旁那划水醬油的虞心道：“叔寶，你持孤虎符，集結城外軍隊，阻擊太子餘黨薛萬徹。”

“領命！”

虞心被嚇了一大跳，連忙領了軍令，在幾個士卒的帶領下往城門外去了。

不得不說，現在的虞心是十分竊喜的，畢竟自己有了獨自領兵的能力，這樣也可以試試自己的實力。

望着絕塵而去的虞心，虞蘇微微一笑，給他調了調難度。

薛萬徹，討梁師都、平突厥、薛延陀部、征高句麗時屢立大功，李世民赦其玄武門輔佐李建成之罪，還把妹妹丹陽公主嫁給了他。

可以說，薛萬徹的領兵能力絕對是一流，只不過名聲不顯，被諸多戰將所壓。

現在，虞蘇直接讓薛萬徹處在巔峰狀態，讓虞心與巔峰狀態下的薛萬徹交戰，必能磨鍊虞心的能力。

蘇子安什麼的只是副菜，他的能力就算是不用培訓班也可以成為一名優秀的族長。

但虞心是有虞氏的第一位將才，虞蘇帶着他完完整整的經歷一次玄武門之變，讓他學會了什麼叫成大事者不擇手段。

整個幻境的主要目的都是培養虞心，蘇子安只是順帶的。

“將軍！”

城外軍營已經連夜集結，虞心現在已經勉強搞懂了規則，便點了點頭，詢問道：“我們有多少人？”

那副將抱拳沉聲道：“啟稟將軍，兩萬三千人！”

兩萬三千多士兵啊！

虞心瞬間感嘆起來，在有虞氏部落他只能統領幾百個戰士，現在卻統領着兩萬三千名士兵！

還沒等虞心感嘆完畢后，便見一名斥候匆匆趕來，對着虞心單膝下跪稟報軍情：“將軍，有大批兵馬往我方駐地攻來，旗號打的是薛！”

“薛萬徹軍怎會來的如此之快？”

副將不由驚呼一聲，他當即對着虞心道：“將軍，秦王殿下有令，讓我們誓死抵住薛萬徹軍！”

虞心當即吩咐道：“立馬集結部隊，與薛萬徹軍正面交戰！”

“將軍，長安軍事布防圖在此。”

一張地圖被副將呈來，虞心二話不說打開地圖，望着這繚亂的地圖，虞心差點暈過去。

這時，副將也就是虞蘇意識到了一件事兒。

虞心不識字兒！

尷尬

“將軍，此乃慈雲寺，地勢高聳，乃敵軍必經之地；此地回鎮，敵軍途經”

副將一個個指着軍事地點給虞心聽，虞心點了點頭，指着慈雲寺道：“在這裏，依託地形阻擊薛萬徹！”

“是！”

大軍開拔，軍旗獵獵。

慈雲寺，一個不屬於長安的寺廟，他出現的原因是因為虞蘇讓他出現。

遠遠，虞心便見到飄揚的“薛”字戰旗以及連綿不斷的士兵。

登時，虞心有些緊張。

他深吸一口氣，努力讓自己平靜下來，開口道：“全軍準備，拋射！”

“嗖！”

隨着一聲令下，秦王將士瞬間挽弓如滿月，朝着前方的大軍激射而去。

“噗嗤！”

一瞬間，衝鋒在最前的幾個太子黨士卒紛紛中箭，血流一地。

“第二輪槍兵上前，刺！”

正準備指揮，虞心卻突然發現距離不夠，當即吩咐弓兵後撤，步兵上前交手。

山河咆哮，大地震動，坐鎮軍中的虞心猛然感覺到了十分明顯的震動，望着這撲面而來、接踵而至的大軍，虞心心中不由感到一驚，一股恐怖的感覺撲面而來。

“呼～呼～”

虞心深呼吸，盡可能的讓自己保持冷靜，他突然又想到了什麼，想到了上一次項羽之死：“斬薛萬徹者，秦王賞其萬金，封侯！”

雖然不知道這玩意兒究竟有什麼誘惑力，但喊就完事兒了：“斬一卒皆有賞！”

“秦王已除太子、齊王，皇帝之位必歸秦王！”

具體的東西虞心不知道該怎麼搞，只能喊喊口號，讓麾下士兵更加擁有戰鬥力。

“殺！”

雙方的士卒都已經殺紅了眼，在這個不大的慈雲寺里廝殺，屍骨成山、血流成河。

在這樣的地形，戰略計謀已經沒了多大用處，現在僅憑微操和士卒武力了。

“吾乃前隋左御衛大將軍薛世雄第四子，咸陽薛萬徹！”

突然，敵軍陣中躍馬提槍出一名戰將，所向披靡無人是他一合之將，直奔虞心而來：“秦瓊小兒，我早聞你頗有勇武之名，今日何不與我真刀真槍的打上一場？！”

秦瓊是誰？

虞心正準備詢問身旁的副將，卻沒想到副將卻主動張口道：“將軍，此乃薛萬徹之計，勿要中計啊！”

一瞬間，虞心就明白了。

原來老子就是秦瓊啊！

不過我不是叫秦叔寶嘛？

這裏的人都有兩個名字？

雖然知道了真相，但虞心才不會跟他單挑呢。

經過這麼久的洗禮，虞心勉強看懂局勢了。

對面的王都已經死了，對面敗亡是遲早的事兒，只不過關鍵問題在於什麼時候敗亡。

就算對面短時間內所向披靡勇武異常，只要自己將薛萬徹阻擊在這裏，過不了多久秦王的援軍就會抵達，輕而易舉的誅殺薛萬徹。

只不過這個朝代，為什麼太子、秦王和齊王都是兄弟，而那個至高無上的皇帝是他們的父親？

在有虞氏部落還是有漁部落的時候，從來都沒有這樣的時候。

族長的兒子確實比其他人有優勢，但如果要成為部落的大人物，那便必須要自己有能力，要得到族人的信服，不然是不可能竊居高位，族人們會把他趕走。

薛萬徹被困於亂軍之中，根本無法逼近自己，隨着陷入困境，太子黨的軍隊瞬間就心存死志，戰鬥力猛然加強，開始打的虞心節節敗退。

“頂住！”

虞心一邊指揮着部隊，一邊擦汗：再這樣下去，這支部隊就要潰散了！

正當此時，虞心遠遠似乎瞥見了“程”字、“高”字大旗，大股士兵朝着薛萬徹軍殺去。

虞心心裏一松，但下一刻時間便定格在了亂軍之中，白霧消散。

“你學會了么？”

# 第一百八十一章 回地球

天已經有些蒙蒙亮，蘇子安與虞心還是在回憶自己方才在夢中經歷的一切。

尤其是蘇子安，他感覺這一切是那麼的真實，簡直就是自己穿越過去了一樣。

李建成、李世民、玄武門之變

他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經歷這件事兒，可能是自己的金手指？

而虞心則是在回憶故事中自己的經歷，還是有很多欠缺之處。

在夢境中，若不是有程、高二將的援軍抵達，他早就已經被薛萬徹擊潰了。

以後還有機會，慢慢來，不着急。

虞心只能這樣安慰自己。

而虞蘇則是閑着沒事兒注視着整個有虞氏部落，彷彿方才的夢境從還沒有發生過一般。

對於虞蘇而言，方才的這一波夢境的成果還是比較滿意的，畢竟虞心已經初步掌握了統軍要點，明白了如何才能帶領士卒走向勝利。

只不過最後差點兒輸了而已，當時的薛萬徹可是大唐名將，虞心輸得不怨。

但在這場戰鬥中，虞蘇已經看出虞心的將領資質，多經歷幾次戰爭應該沒什麼問題。

名將都是經歷過戰爭的洗禮而誕生的，那些窩在家裡抱着本兵書誕生出名將的概率很低。

最有名的，莫過於紙上談兵，葬送趙國四十萬大軍的趙括了。

或許有人說趙括實力斐然，在長平絕境下，跟白起打的有來有回之類的。

但趙括輸了就是輸了，他葬送了趙國四十萬士卒，讓趙國一蹶不振，沒了稱霸的可能。

這一點沒得洗，虞蘇可不想讓虞心成為第二個趙括，葬送有虞氏四十萬戰士嗯，雖然有虞氏人口加起來都沒有四十萬。

天已經開始亮了起來，太陽巫月亮同時在天空並存，陰與陽的界限在這一刻分明。

“陛下，倀陰部那邊我已經安排好了，保證讓他們不再亂講話，全心全意的服從您的指揮。”

就當此時，倀虎悄無聲息的出現在虞蘇身後，謙恭的開口說著。

虞蘇點了點頭，沒有說話。

為什麼倀虎敢保證呢？

因為倀虎殺了兩個跳的最厲害的倀陰部長老，讓他們長長記性，知道知道他這個神靈的厲害。

雖然他是個戲精，但好賴也是個神靈，神靈的旨意容不得凡人踐踏！

猶豫片刻，倀虎拱手開口道：“陛下，臣臣想去地球，完成臣的計劃。”

以前的他還有些抗拒地球，現在的他已經迫不及待的想要去地球開啟自編自導自演的戲精之路了。

“朕知道了，你是想去地球繼續完成你的殭屍計劃么？”虞蘇看了他一眼，開口說著。

倀虎立馬恭敬道：“是的陛下，臣還想在高棉、安南等國好好研究一下殭屍，臣甚至可以去天竺研究。”

其實，很多國家都是有官方譯名，只不過人們習慣稱呼他們另一個名字罷了。

孔雀國，它的官方名稱是為天竺；北極熊，它的官方名稱是為羅剎；仙人掌不好意思，他真的是叫仙人掌。

（天竺、羅剎都是一段時間我國對其國家稱呼的國家名稱，仙人掌國真的實在找不到名字了，文中為平行世界，真實地名不允許出現）

“挺好，你那個趙佗的殭屍身份不要放棄，趙佗可以充當一個類似於安倍晴明的角色。”

虞蘇點了點頭，繼續道：“剩下的你隨便搞，盡可能的做出一個趙佗的南越殭屍大軍出來。”

“我會和你一起到地球待一會兒，我也要在地球挑選一名新的代行者。”

還沒等倀虎主動開口，卻見虞蘇又道：“嗯這裏就交給山蛛和禹都金解決吧，山蛛負責部落，禹都金負責警視，一旦有什麼問題他們會第一時間通知我。”

事實證明，虞蘇還是不習慣自稱朕。

倀虎恭敬有佳的站在一旁，不敢有任何動作。

虞蘇緩緩召喚出龐大的玻璃門，張口道：“你先過去吧，過不了多久我就過去。”

“是，陛下。”

倀虎恭敬地點了點頭，一腳邁入玻璃門，瞬間消失在這個世界，前往了地球。

此時此刻，是夜，旭日東升，夜盡天明。

與此同時，倀陰部的康兆大巫連夜召開了倀陰會議，對倀虎尊神的神諭進行貫徹。

“倀陰與有虞是為一體，倀陰部永遠屬於有虞氏，倀陰也永遠跟隨有虞氏的腳步，莫要自誤！”

神的引導讓倀陰氏的康兆大巫有些心煩意亂，在半夜展開的會議上，他再一次強調：“你們對有虞氏那是什麼態度？有虞氏不是我們的附庸，我們才是有虞氏的附庸。”

“我們屬於有虞氏，這是倀虎尊神親自下達的神諭，你們想要違背神的旨意？！”

倀陰部眾人不敢回話，雖然他們心裏還是不服氣，但現如今倀虎尊神都親自下達神諭，那麼他們也就只能忍着了。

其中一人猶豫一下，開口道：“大巫，莫非我等倀陰氏”

那人還沒講完，卻見康兆大巫立刻打斷道：“什麼倀陰氏？我們是有虞氏倀陰部，莫要記錯了！”

康兆大巫容不得半分質疑的開口道：“有虞氏下達的命令你們也都收到的，儘快砍伐附近的樹木，將木頭聚集起來，等候有虞氏的吩咐。”

當前，人類雖然已經有了榮辱感，但還做不到那種為名存為名死的境地，倀陰氏已經是歷史了。

身為神靈的倀虎尊神都要讓部落成為有虞氏的一部分，那麼他們這群供奉神靈的凡人又有什麼理由反抗呢？

與其不服，還不如主動配合過得滋潤一些。

康兆大巫深吸一口氣，接着開口道：“待我有虞氏與金鹿氏開戰之時，我當為倀陰部大好男兒請戰，讓我等衝鋒在第一線！”

“這樣，也算是為先前不尊重有虞氏主家而請罪了。”

“大巫”

“此事沒有半分商量的餘地，聽我的，就這樣。”

康兆大巫的言語顯得有些毋庸置疑，眾人只能作罷，停止在死亡的邊界線上瘋狂試探。

“現在立刻給我收集有虞氏要的一切資源，收集齊了之後，我便親自護送資源，前去聖山！”

“剩下的戰士警惕金鹿氏，如果金鹿氏有什麼動靜，立馬彙報！”

# 第一百八十二章 殭屍誕生

高棉國，經濟並不是很發達，國內最繁華的城市與華國、白鷹等繁華之國的三線城市都無法媲美。

但也因此，高棉國的自然環境十分優美，自然風光當屬亞洲一絕。

在連綿不斷的崇山峻岭中，倀虎面色陰沉的站在這裏，仔細琢磨着眼前的這具屍體，有些費解：“屍體你快動啊！”

那屍體已經初步具有殭屍的特性，但問題在於他無法行動也無法傳播屍毒：“到底是哪兒出了問題？”

倀虎真的百思不得其解。

他已經將所有能夠考慮的問題全都考慮了一邊，屍體也初步具有地球傳說中殭屍的體現，然而卻並不能讓殭屍行動以及擁有屍毒，純粹就是一具和之前一模一樣的傀儡，需要自己操控才可以行動。

這樣的東西，倀虎要他幹嘛？

倀虎缺的是手下，而不是戲精分身！

雖然他很喜歡錶演，很喜歡那種自編自導自演的感覺，但也並不是代表着他每一種角色都想要扮演，多累啊！

“看來還需要我的那位同僚幫忙啊。”

倀虎喃喃自語着，心中不由想到了那位用毒高手，在美洲支配恐懼的“疾病與瘟疫之神”。

雖然很不想承認，但山蛛真的很有一套，值得自己學習。

既然殭屍事暫且行不通，那麼倀虎便打算換個思路進行。

天帝陛下在地球有海神、東海龍王這兩位正神馬甲，山蛛也有一個疾病與瘟疫之神的邪神身份。

倀虎雖然不才，但好歹也是個神靈，他也要在這方世界留下一個名諱。

安倍晴明、蘆屋道滿？

他們兩個不是神靈！真正的神靈都是神龍見首不見尾，如果似安倍晴明、蘆屋道滿這般隨意出現在世人面前，那麼神算什麼了？隔三差五齣來表演的演員嗎？

嗯自己似乎就是隔三差五齣來表演一下的演員但這都不重要！

“高棉國東南亞這裏，將會是我揚名之地。”

倀虎的雙眸閃過一縷異色，緊接着，彷彿自嘲般的開口道：“正好，和山蛛的疾病與瘟疫之神隔海相望，互相競爭呢。”

雖然倀虎與山蛛都是虞蘇的手下，看起來和和氣氣還有些時候需要互相幫忙，但此二者之間也存在着某種競爭呢。

他們要互相證明自己比對方有用，對虞蘇有用。

“督察，就是這裏，我早上的時候聞到一股異味兒，這裏靠近水源，我懷疑”

遠處，一股高棉本地人的聲音響起，逐漸朝着倀虎靠近，倀虎皺了皺眉頭，沒有任何動靜。

被發現就被發現吧，正好弄死他們，給自己增添一些新的實驗材料。

倀虎才不相信，地球有人可以擊傷他。

高科技武器除外，倀虎現在還沒整明白地球人的最強武器是什麼。

遠遠，高棉國的大肚腩警察似乎瞥見了倀虎，當即高喊，似乎想要把倀虎嚇退：“誒！那邊的人在干什麼？！”

身為小國鄉下鎮子的小警察，他當然明白一些事情。

高棉國不比華國這樣治安一流的國家，他們這些警察可是明白得很。

很多毒fan都喜歡在鄉下交貨，鄉下山間也經常會有不明死屍出現，這些事情無論是督察還是鄉民都心知肚明，如果不是因為這次的異味兒出現在水源附近，他們理都不想理。

見倀虎一直站在那裡，督察皺了皺眉頭，當即將手槍掏出，指着倀虎的背影，用着一口蹩腳的英文大喊道：“跟你說話呢，把手舉起來！”

見遲遲沒有動靜，當即大喊道：“不然，我開槍了！”

倀虎緩緩轉過身來，那警察望着倀虎的面容，感覺依稀有些眼熟，有些不敢確定：“您您是”

他記過那幾個大毒梟的照片，莫非是一位大毒梟？

不對好像在電視上見到過

他身旁的那個鄉民明顯更有眼力勁兒，他哆哆嗦嗦地開口：“安倍晴明！您您是安倍晴明！”

“安倍晴明？”

督察愣了一下，正準備開口說些什麼，突然間一股鑽心的疼痛沁入內心。

他的視線里只感覺到強烈的紅色，天地之間都為之旋轉，那種壓抑感瞬間從心底爆發開來。

“兩具新的實驗材料”

倀虎喃喃自語着，手中握着兩個猙獰的靈魂和原本屬於他們的命格，突然爆發出新的靈感。

沒辦法動，是不是因為沒有靈魂？

但有了靈魂，那就不是殭屍了啊！

殭屍最大的特徵就是沒有靈魂：超脫三界之外，不在五行之中，神憎鬼厭。

“唉，苦惱啊”

倀虎忍不住嘆了口氣，他現在有些煩躁：“究竟是誰編造出殭屍這個種族，為什麼不設置靈魂？！”

雖然說自己把靈魂填進去沒什麼事也不會有人知道，但問題在於倀虎心裏彆扭啊。

虞蘇手下的三位大將，山蛛最懶惰，禹都金最功利，而倀虎最事兒逼。

“算了，試試吧。”

倀虎嘆了口氣，隨手將一個靈魂碾碎，配合著氣運順着眼前那殭屍的軀體貫徹而入，隨後倀虎便一臉期待的盯着殭屍軀體。

只見得殭屍的軀體似乎動了動，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似乎有點作用”

倀虎點了點頭，又將另一個靈魂碾碎混合著氣運送了進去。

殭屍同樣動了動，似乎有什麼知覺充斥在這具軀體之內。

“只要人的靈魂夠多，完美的殭屍似乎就可以誕生啊。”

倀虎哈哈大笑一聲，眼神中露出一抹異樣的光芒：“今天我將是金三角唯一的真神，也是打擊罪犯的正義之士！”

本來，倀虎沒打算搭理這些東西，但現在人的靈魂很重要，他感覺十分重要。

“既然是罪人，那麼作為神靈的我懲治他們的靈魂也是沒什麼關係的吧？”

倀虎舔了舔嘴唇，微微一笑，讓他感到舒服。

就在此時此刻，一股強大、偉岸、令人畏懼的氣勢從北方湧來！

這個氣勢倀虎十分熟悉，這是來自天帝的氣息！

陛下，降臨了。

天帝降臨的地面為華國具體的地面倀虎感受不到，但他知道，華國這些天是涉及不了了，免得打擾了陛下的計劃。

# 第一百八十三章 昌南市的皇帝

天氣微微有些寒冷，萬籟俱寂，秋風拂過昌南城，給整個昌南帶來了微涼。

韓韻妍打了個哈欠，無聊的待在昌南的一家高檔酒店頂層，望着身前那波瀾壯闊的游泳池，有些無聊。

她吸了一口果汁，躺在太陽椅上享受生活。

她不同於其他的裝x富二代，說什麼枯燥無味的生活，她還是認為生活多姿多彩，特別是超凡事件如今天下皆知的情況。

還記得幾個月之前，韓韻妍周圍有數之不盡的追求者，讓她傷透了腦筋。

現在雖然還有一些，但數量明顯減少，讓韓韻妍可以喘一口氣休息休息。

“嗯？”

突然間，在韓韻妍的視野里出現了一個人影，就這麼憑空出現在了大樓頂端的游泳池旁，一身古風長袍，整得跟拍戲似的。

韓韻妍瞪大了眼睛，感覺有些不可思議：這人突然出現在樓頂，太神奇了吧？

下一刻，韓韻妍心中便湧現出一個念頭來：“超凡者？”

她猶豫一下，最終鼓起勇氣，一股勁兒的來到這身穿長袍的男子身旁，瞪着一雙水汪汪的眼睛，看着那男子，糯糯地開口道：“您您是超凡者嘛？”

剛剛降臨地球的虞蘇看了眼前的這個小姑娘，點了點頭：“朕也算是超凡者吧。”

虞蘇當然認識這個小姑娘，畢竟虞願身上的那股紅顏禍水命格就是從她這兒來的。

可能這就是緣分吧。

韓韻妍愣了一下，隨後小心翼翼地詢問着：“朕您您是皇帝嘛？”

“也算是吧。”

虞蘇隨口開口說著，他不太習慣自稱朕，這個問題要更改過來：天帝這個位置自己不重視，自己手下的神可重視的很，自己當然也要表現一下，不讓他們失望。

“那那陛下您”

韓韻妍的聲音稍稍有些激動，她內心更加的激動。

現在的社會，誰不知道超凡者的傳說？

超凡者举手投足之間便可以改變整個世界的局勢，每一位超凡者都可遇而不可求，那些神靈冕下就更不要提了。

如今世上最著名的超凡者，當屬東瀛櫻花神殿的安倍晴明以及邪惡陰陽師蘆屋道滿。

除此之外，在富人圈子里隱隱約約還有一個地獄左手阿爾文的傳聞，韓韻妍也不知道這是真是假。

虞蘇從天上緩緩降落，望着修築在頂層的游泳池，心中寵辱不驚，緩緩詢問道：“這裡是什麼地方？”

韓韻妍立馬開口道：“這裡是天虹科技的昌南分部公司大廈，頂樓的幾層是我們韓家的私人領地，是不對外開放，只有我們韓家人能夠進來。”

天虹科技

虞蘇隱隱約約記得，這個天虹科技就是自己穿越前去應聘的公司，大廈在魔都，沒想到現在分部已經開到了昌南了。

如果沒能穿越成有虞氏圖騰，自己現在可能只是這位小姐手下的一個員工吧？

可惜，自己最終還是奔着天帝之路而去了。

見虞蘇遲遲沒有開口，韓韻妍便小心翼翼的開口道：“陛下，天虹科技就是嗯，商賈，跟您那時候的商人一樣，有很多錢的那種。”

“士農工商，在大漢，商乃鄙賤之行。”

虞蘇緩緩開口說著，同時內心也開始調整了一下自己的身份。

昌南也是有過一位皇帝的。

西漢第九位皇帝，也是漢朝歷史上在位時間最短的皇帝。

漢廢帝，劉賀。

就是那個繼位二十八天，因一千一百二十七件荒淫無道之事被霍光廢除的皇帝。

平均一天四十件，如果按照史書上說的，這位劉賀不是在干壞事兒就是在干壞事兒的路上。

疑點很多，這件事兒極有可能是霍光篡史所改。因為劉賀登基后，帶來的昌邑王府幕僚迅速佔據朝堂，嚴重威脅了霍光的權勢，而且這位天子還在不同程度的奪權，試探。

當然，往事如煙，盡數埋入塵埃中，誰也不知道真相如何。

劉賀可能是一位少年得志的天子，也可能是史書上記載的那位不堪重任的天子。

不管他之前是個什麼樣子的人，從現在開始，他就是一個因不被霍光掌控而被廢黜的天子了。

為什麼？

因為虞蘇看上他的身份了。

“這裡是海昏吧”

虞蘇環視一眼，眼神中露出一抹落寞：“一夢數千年，往事具隨風而去，想必如今早已不是大漢的江山了霍光最後怎麼樣了？”

韓韻妍隱隱約約猜出眼前這人的身份了，猶豫一下后，掏出手機百度道：“漢宣帝地節二年，霍光去世，謚號“宣成”，兩年後全族被誅。”

“漢宣帝劉病已竟然能謚為宣啊”

虞蘇表現出一副悵然的樣子，看起來有些恍惚：“聖善周聞曰宣；力施四方曰宣；哲惠昭布曰宣”

韓韻妍小心翼翼地念着一位歷史名人給予漢宣帝的評價：“中宗之世，政教明，法令行，邊境安，四夷親，單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樂，其治過於太宗之時，亦以遭遇匈奴賓服，四夷和親也。”

念完之後，韓韻妍又想給自己一巴掌。

閑着沒事兒啊，這位十有八九就是那位被霍光廢的皇帝，自己這時候提漢宣帝做得很好，豈不是在打這位陛下的臉？

“其治過於太宗之時”

虞蘇點了點頭，悵然道：“朕早就知道，劉病已會是個好皇帝他能忍，自己的皇后被霍光所殺都能忍住朕當年太着急了啊”

韓韻妍站在一旁，不敢說話。

隨後，虞蘇似乎一切都放下去了一般，對着韓韻妍笑道：“隨朕走一走，逛逛如今這江山，究竟如何。”

“是，陛下。”韓韻妍有些欣喜，立馬恭敬道。

當初把她的氣運吸取而去，供給了虞願，如今贈她一場超凡之路，也算是恩怨兩清。

演戲就要演全了，虞蘇便開口詢問道：“給朕講一講，劉病己之後的事情吧。”

“好的陛下。”

韓韻妍高高興興的查起了百度，挨個念給虞蘇聽：“黃龍元年十二月，劉詢因病死於長安未央宮，謚號孝宣皇帝，廟號中宗，葬於杜陵”

# 第一百八十四章 泱泱華夏，當復大漢雄風

昌南市，西江省的省會，整個西江的行政中心。

雖然是省會，但其實昌南城在整個西江省並不是富裕之地，因此才有天虹科技入主昌南的機會，韓韻妍背後的家族企業才能在這裏立足。

此時此刻，韓家最為有名的大小姐韓韻妍卻乖巧的跟在一個男子身旁，熱情的給那男子介紹着整個昌南市，同時動用了韓家一切的能量，盡可能的讓此行通順。

“小心點，別讓大小姐發現了，不然大小姐肯定會大發雷霆。”

身後五十多米外，跟隨着的保鏢小心翼翼，生怕驚擾了大小姐，打擾了大小姐和“小白臉”的約會。

虞蘇早就注意到身後跟着的“尾巴”，微微一笑，並沒有隨便驚擾些什麼，對着韓韻妍道：“你倒是頗會討朕喜歡，若是在千年前，朕必然封你個內司來。”

“陛下謬讚，我怎麼能勝任內司呢？”

韓韻妍立馬乖巧回應着，同時在心裏也在嘀咕着：內司是個什麼官職？

虞蘇似乎一眼看穿了韓韻妍的心思，便主動解釋了一句：“內司，掌管事務為女官之長，掌宮內諸事，地位與外官的尚書令、尚書僕射相當。”

他們一路行進，不知不覺間來到了昌南較為繁華的一處街道，熙熙攘攘的人群讓虞蘇不知不覺想到了還是人的時候。

虞蘇故作感嘆道：“千年已過，朕當年被困於這小小的海昏之內，當日之海昏也就只是個稍微大點的土村子罷了，卻沒成想如今已經成了這般模樣。”

“陛下，兩千年時光飛逝，燕京、魔都、羊城等市皆為繁華之地，勝昌南遠甚。”

韓韻妍頗為自豪地開口說著：“華國在整個世界上也是和平、繁華的國度，任何人都不敢小瞧我們。”

“自衛霍兩位將軍大破匈奴后，些許蠻夷小國便不敢冒我大漢之須。”

虞蘇以一副過來人的姿態緩緩開口着：“我泱泱華夏五千年來，經歷了很多事情，數不清的榮辱，可如今依然堅挺，朕很欣慰，也很滿意。”

就在此時，前方突然傳來了爭執聲，彷彿有什麼特別的問題，讓正在步行的韓韻妍為之一愣，感到有些尷尬。

“前面怎麼回事兒？”韓韻妍取出對講機，皺着眉頭對着對講機輕聲道。

稍後，對講機里傳來嘈雜的聲音：“大小姐，一個非洲來的黑鬼仗着自己不是華國人在那裡胡攪蠻纏。”

就在此時，韓韻妍突然感受到一股冷冽的目光，那股目光讓韓韻妍不由打了個哆嗦，心中惶惶不可。

與此同時，那位漢廢帝劉賀的聲音傳入了韓韻妍的耳畔：“那就是你口中說的黑人？”

“是的陛下，有些外國人仗着自己不同的膚色，在華國內攪動雲雨，由於國籍不同，處理起來有些麻煩，警方會在第一時間控制他們，將他們遣送回國，按照他們國家的法律處理。”

這段時間，眼前的這位陛下雖然表現得溫文爾雅，就在剛剛的殺意讓韓韻妍重新意識到，這位可是曾經一言決人生死的皇帝，如今更是一位超凡者。

“如果犯得事情很大，我國會直接將他們按照我國法律處理，該槍斃的槍斃，該無期的無期。”

“不過我國內還是有一部分人跪久了，看到外國人後便走不動路，有些女生更是愛慕虛榮，爭相做那些黑人的女友，堪比堪比您那時的三宮六院”

韓韻妍忍不住地開口，言語中充滿了對那些女人的不屑。

稍等片刻后，韓韻妍又接着說道：“但也有一些外國人真心喜愛中華文化，熱愛華國只不過佔比較少而已。”

“三宮六院，可不是什麼人都能撐得起的，更何況外族蠻夷？”

虞蘇沒有過多理會。朝着前方爭論的地點緩步走去。

韓韻妍當即跟上，心中也似乎是舒坦的很：她早就看這幫洋垃圾不順眼了，如今有這位陛下出手，一定能狠狠地出一口惡氣！

“他是哈拉丁人，你們不能抓他！”

還沒走到多近，虞蘇的耳朵里就傳來的一個如同潑婦般的聲音。

虞蘇的雙眉微微一皺，他快步走了過去，眼見着一位年紀頗大的民警被一個看起來身強力壯的黑人撞出。

而民警的身旁一旁還有一個言語外貌分明為華國的女子如同潑婦一般阻撓民警執法，嘴裏大喊什麼哈拉丁人。

幾個月前，虞蘇還是人的時候，他在魔都見過一起類似的案件。

巧了，也是一個潑婦大喊他是哈拉丁人。

民警無奈地大聲喊着：“這裡是華國，在華國就要遵守華國的法律！”

民警看起來已經四五十歲了，如今還堅守在第一線，保境安民，卻沒成想被華國人自己人給阻攔。

“這裡是華國，你要撒野滾回自己家去！”

圍觀群眾也看不下去了，紛紛上前，護住民警，對着那哈拉丁黑人大聲呵斥道：“在華國就要遵守我們的法律！”

那黑人沒有說話，面目可憎的上千直衝，甚至還動起手來打人。

虞蘇稍微揮了揮手，一股強有力的罡風瞬間從黑人面前拂過，那黑人只感覺如同被密密麻麻的針扎了一般。

它痛苦的後退數步，大喊大叫起來，同時用着蹩腳聲音的漢語大喊道：“泥猛打印！”

那一旁的潑婦迅速來到黑人身旁，一副心疼的感覺，同時用手指着群眾，義憤填膺的大喊道：“你們完蛋了，他是哈拉丁人，你們完蛋了！”

還沒等他們反應過來，地面開始迅速結冰，徑直向著那黑人與潑婦蔓延而去，陰寒氣息撲面而來，讓人感到寒冷刺骨。

“告訴朕，誰給你們的膽量，在海昏撒野？”

陰冷的聲音傳來，虞蘇一步一步朝着那裡走了過來，面如寒霜，緩緩開口說著：“區區蠻夷，安敢在上國放肆？！”

“你什麼人啊！告訴你，我男朋友是哈拉丁人！如果他出了事兒，你們有一個算一個，都”

還沒等那潑婦說完，無形的巴掌瞬間把她扇飛，牙齒脫落，血液噴出。

下一刻，她便被這無形的巴掌給扇飛在地，動彈不得。

“朕乃大漢九世皇帝，海昏乃朕之封地！”

還未等路人反應，那股聲音接着響起：“朕不知道你們為什麼這麼放肆，沒關係朕管管你。”

“讓爾等蠻夷知曉，朕將復大漢雄風，讓八方震爍，四海臣服！”

# 第一百八十五章 懲罰

狂風在整個街道徘徊，君主之怒如同滔天巨浪，龍顏震怒。

此時，所有人都驚了，他們當即明白眼前這位穿着漢服古袍的男子是一位本事通天的超凡者。

“還不叩見陛下！”

一旁的韓韻妍見狀，立馬化身皇帝身邊的小太監，尖聲喊着。

“啊？”

眾人有些不適應，華國最後一個封建皇帝被廢除已經有近百年的時間了，現在突然冒出個皇帝來，真的讓人不適應。

“如今已不是我大漢朝，沒那麼多的規矩，按現在的規矩來吧。”

虞蘇甩了甩衣袖，冷哼一聲，忽得開口道：“韓內司，你說如何處理此二人。”

“韓內司”被突如其來的信任感沖昏了頭腦，猶豫片刻后，開口道：“陛下，臣建議我們暫且留那黑人蠻夷一命，免得與非洲神靈交惡。”

那潑婦已經有所好轉，她見此情景有些瑟瑟發抖，絲毫不敢提她那“男朋友”不是非洲人。

緊接着，韓韻妍又充分發揮着自己“內司”的身份，進言道：“至於這不知廉恥的潑婦，臣認為陛下您可隨意處置。”

雖然她也很想直接砍死這個丑不拉幾的黑人，但細細想來，如果因此得罪了非洲那邊的神靈、超凡者，給陛下增添了麻煩，那就真的是因小失大了。

那潑婦聞言大驚失色，而那黑人模模糊糊的似乎聽懂了什麼，心情逐漸開始舒緩起來，表情逐漸放肆

“韓內司，卿方上任幾時，朕不怪罪與你。”

虞蘇搖了搖頭，一字一句的開口道：“蠻夷小國的神靈，又有何懼？”

“我泱泱華夏，自燧人取火以來出過無數神靈，大能者如過江之鯽，又何懼蠻夷？”

說罷，強烈的罡風瞬間拂過那逐漸放肆的黑人身軀，下一刻整個軀體都化作一團白骨，叮鈴落地，嚇得周圍圍觀群眾不由自主後退一步，幼童甚至放聲大哭，那潑婦更是面色慘白，雙腳發軟站不起來。

清理完那洋垃圾后，虞蘇又扭過頭來看向那瑟瑟發抖的潑婦，微微搖了搖頭：“念你為華人，死罪可免活罪難逃，鞭撻三十，以正國威。”

說罷，虞蘇的手中忽的出現一根看起來十份柔軟的鞭子，虞蘇將起運轉至韓韻妍的手中，開口道：“韓內司，此事由你來執行。”

“由我執行？”

韓韻妍楞了一下，但很快便反應過來，她慌忙的開口道：“是，陛下。”

接過鞭子，韓韻妍深吸一口氣，開始朝着那潑婦的位置走去。

那潑婦見韓韻妍手持長鞭步步走來，心中惶恐不已，開始猛烈的向後方攀爬而去，虞蘇冷笑一聲，氣勢猛然一壓，瞬間制止了那潑婦的動作。

“意欲抵抗，加十下，鞭撻四十。”

虞蘇的聲音再一次的傳入韓韻妍的耳畔，韓韻妍握緊了鞭子，看向那潑婦，將氣緩緩呼出，對着潑婦不留情面的便是一鞭！

“啊！”

慘叫聲登時從那潑婦的嘴裏吐出，眼見着那潑婦面孔上多出一道猩紅的鞭形。

“還有三十九下。”

韓韻妍聞言，便瘋狂的抽起了鞭子，在一聲聲撕心裂肺的嚎叫聲中，虞蘇冷眼旁觀。

每當那潑婦受不了鞭刑而昏迷之時，虞蘇便施展術法將其救醒，然後恢復其身上的傷勢，從頭再來。

韓韻妍畢竟是千金大小姐，面對此情此行有些緊張，在經過一次次重來之後，韓韻妍還是受不了，對着虞蘇稟報道：“陛下我啊不對，臣實在是”

“罷了，讓你的家丁來吧，他們應該有這樣的心得。”

虞蘇擺了擺手，那鞭子突然飛起，朝着圍觀群眾中一個目瞪口呆的國字臉男子手中飛去。

韓家大小姐當然認識自己的保鏢了，她目瞪口呆的看着保鏢，有些氣憤：“不是跟你們講過，不要跟着我嗎？！”

“大小姐”

保鏢尷尬一笑，撓了撓腦袋，鄭重其事的接過了鞭子，對着虞蘇作揖道：“天虹科技王虎參見陛下，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

“開始吧，鞭撻四十。”

虞蘇可不想認識韓家的這麼多人，便不耐煩的指着一臉恐懼的潑婦道：“什麼時候結束，朕什麼時候離開。”

“是。”

保鏢王虎深吸一口氣，對着虞蘇恭恭敬敬地開口說著，下一秒便走向那潑婦去。

“啊！！！”

那股聽起來慘絕人寰的慘叫聲再一次響徹在整個街道上。

街道不遠處，一隊又一隊的警隊精英聚集在這裏，他們大汗淋漓，將這裏封鎖，阻止其他遊客進入街道。

“隊長，網上已經出現了相應的消息，根據裏面的同志所說，那位自稱是大漢九世皇帝，正在懲治洋垃圾呢。”

陽光年輕方才警校畢業的警員有些歡樂的朝着自家隊長稟報着：“大漢九世皇帝那這裏面的可是海昏侯啊！還是我華國的皇帝霸氣，這些洋垃圾在我們華國拽的跟二五八萬似的，我早就”

“咳咳。”

隊長輕咳兩聲，制止了那新畢業的警員話語：“注意一點，媒體要來了，別被他們抓住把柄。”

“隊長放心吧，我都懂，對媒體要稱那些洋垃圾為國際友人，呵呵。”

警員白了隊長一眼，其他的幾個年長的特警都開懷笑了起來。

沒辦法，國內有一部分媒體都是各種跪舔外國，彷彿外國的所有東西都比華國好，為了避免那些媒體造謠生事，誣陷華國警方種族歧視，只能一律稱呼為國際友人。

當然，國內也有很多正義感十足的媒體，不過明槍易躲暗箭難防，小人行徑註定要比君子更難纏。

“行了行了，嚴肅點，雖然裏面那位超凡者是我們的老祖宗，但還是要警戒，避免他傷害人民群眾！”

隊長打斷了調笑的警員們，握緊了手中的槍：“我們是警察，面對警徽，我們要對得起人民群眾的信任！”

“以人民群眾的安全為第一重點，即使那是不可戰勝的老祖宗，我們也要和他抗爭到底，甚至犧牲性命！”

就在此時，隊長的傳呼機突然響起：“蔡隊長，超凡特別行動組已經在趕來的路上了，請盡可能的拖延時間，等待特別行動組的到來。”

# 第一百八十六章 巾幗不讓鬚眉

“是，保證完成任務。”

蔡隊長面色沉穩，對着對講機喊道：“我一定會拖延到特別行動組的同志到來，盡可能的安撫海昏侯，保證人民群眾的財產生命安全。”

說罷，那名姓蔡的警隊隊長深吸一口氣，對着遠處喊道：“小劉，給我找一身衣服，我進去看看情況！”

被稱為小劉的警員愣了一下，開口道：“隊長，我們在這裏就可以了，裏面的同志會將情況傳達給我們的。”

“眼見為實耳聽畏懼，這是老祖宗教給我們的道理。”

蔡隊長深吸一口氣，快速換了一身衣裳，彷彿化身為一個路過的路人：“我必須在場，必要的時候也可以與海昏侯談判。”

見蔡隊長如此堅決，小劉便不再阻攔，猶豫一下，對着蔡隊長道：“額隊長，我建議你進去后不要說什麼海昏侯，直接叫陛下。”

“我明白。”

蔡隊長深吸一口氣，對着小劉點了點頭，在警隊同僚的注視下，邁入了街道。

身後的眾多特警有數人面色不甘：他們也想進去，時時刻刻的保護隊長。

只不過隊長吩咐，路口必須布以重兵，以防意外。

“檢查彈藥，隨時準備，一旦裏面發生意外衝進去，保護人民！”

蔡隊長踏入了街道之內，一臉嚴肅，他很想讓自己放鬆下來，卻無法做到。

他慢慢逼近前面人群之中，卻見人群們有些不自然，他愣了一下，迅速走了過去，卻發現這數十人包圍着一個傷痕累累已經昏迷的女人，不知為何。

“怎麼回事兒？”

蔡隊長皺了皺眉頭，對着人群中的同志詢問着：“為什麼會出現傷員？”

“九世皇帝陛下有令，此人視蠻夷如親友視華夏如仇敵，故鞭撻四十，以儆效尤。”

一道冷冽的女聲響起，回答了蔡隊長的詢問，蔡隊長順着視線望去，眼見着一名樣貌俊美的少女步步走來。

兩彎似蹙非蹙籠煙眉，一雙似喜非喜含情目。

蔡隊長一時之間也被少女的美貌給驚了一下，隨後他迅速冷靜下來，正準備說些什麼，卻見一旁的同志微微開口道“韓內司。”

“韓內司？”

在外面的蔡隊長得不到準確的情報，並不知道這韓內司代表着什麼意思，便張口道：“你是”

“韓韻妍，九世陛下特封內司，總領一切女官，為陛下親隨。”

韓韻妍開口對着蔡隊長道：“陛下命我總司一切凡俗事物，負責與官府交涉。”

“原來如此。”

蔡隊長雖然沒搞懂內司是幹嘛的，但也算知道了韓韻妍的身份，他便開口道：“你好，我是蔡新毅，來自昌南警”

“蔡隊長，我認識你。”

韓韻妍打斷了蔡新毅的自我介紹，開口道：“那邊那道白骨是黑人蠻夷的，其出言不遜，在中華大地上耀武揚威，對陛下大不敬，故已被處死。”

“陛下敕曰：若是蠻夷小國有什麼問題追問，朕當親臨其國，與之詳談。”

聽着韓韻妍的聲音，蔡新毅突然有一種無處下手的感覺。

他的任務是盡可能拖延時間，等到特別行動組的同志前來交涉，但自己連那位“大漢九世皇帝”的面兒都見不到，更不要說什麼拖延時間了。

“請放心，對於此事我們會給予一個妥善處理。”

蔡新毅信誓旦旦地開口說著，同時道：“不知那位陛下還需要什麼東西？我們一定會配合那位，完成那位的委託。”

雖然有些憋屈，但那位存在可是超脫人類極限的存在，一旦起了衝突，整個昌南市可能都會受到波及。

比如火奴魯魯、櫻都那樣。

雖然很不想承認，但火奴魯魯和櫻都確實比昌南豪華太多太多了。

就算是那兩個國際化大都市面對超凡也只能飲恨當場，更不要說昌南了。

“陛下沉睡兩千年，如今剛剛蘇醒，對於當今世界還不是很熟悉，因此我便帶着陛下在這昌南閑逛。”

韓韻妍冷聲開口說著：“卻不了遇到了這種事兒，陛下已經失去了興緻，正在那邊等候用膳，還請蔡隊長封鎖這一段區域，讓陛下可以安安靜靜的用膳，免得那些人瞎拍打擾了陛下。”

“天子之怒，伏屍百萬，血流千里。”

韓韻妍意味深遠地開口說著：“我也是新時代的人，我也不想讓你們和陛下起衝突希望你們妥善處理吧。”

“了解。”

蔡新毅點了點頭：“不知那位會在這裏待多久？”

“也許是一個小時，也許是一整天。”韓韻妍道。

蔡新毅聞言，微微思索一番，開口道：“不知陛下在用膳之時，我們能否叨擾一二？”

“這要看陛下的意思。”

韓韻妍當然不可能替虞蘇做決定，只等張口道：“不過陛下曾說過，如果當今官府有大事，可以來尋他。”

“那”

“蔡隊長，你的問題太多了，陛下就在那家火鍋店，我還需要為陛下點菜介紹食品。”

坐在火鍋店裡，虞蘇的視線透過玻璃，看向外面與韓韻妍聊天的官府中人，微微點了點頭。

敢在情況不明之下進來，是個不錯的人。

韓韻妍處理事情比較高冷，絲毫沒有在自己身旁糯糯的感覺，這一點虞蘇也是很欣賞的。

因此，虞蘇對韓韻妍的能力也稍微放了點心。

因為國內田園女權和某些跪舔狗的原因，虞蘇很擔心韓韻妍的為人，但現在看來巾幗不讓鬚眉也是存在的。

虞蘇拿了她的紅顏禍水要給她一份補償。

本來只想和阿爾文那樣，給個限定技能就可以了，現在看來韓韻妍值得長期發展。

而虞蘇在那位名為蔡新毅的警隊隊長身上也看到了華國蒸蒸日上的風氣，因此也打算給予一些神通。

這樣的警察，自當值得虞蘇尊敬。

至於為什麼自己在華國如此輕易賜予超凡手段

畢竟自己曾是華國人啊，說什麼東西平等，這很難做到。

“朕在西方先顯聖，先誕生超凡者，那麼在華國誕生兩位超凡，也是應當的。”

# 第一百八十七章 南方有殭屍

火鍋，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食。

虞蘇坐在火鍋店最中央的位置，望着一桌子的菜品，淡淡地涮了涮，微微咀嚼后，開口道：“挺不錯，比朕在未央宮裡吃的要好很多。”

兩千年前的飲食自然比不過現在的飲食，西漢時期連個辣椒都沒有，更不要提火鍋了。

一旁被准許入內的蔡新毅立馬開口，對着虞蘇恭敬道：“陛下，華夏文明經過兩千多年的發展，如今科技進步、日新月異，不僅是飲食習慣，更有”

韓韻妍瞪了蔡新毅一眼，有些生氣納悶：鐵飯碗要被搶了。

虞蘇點了點頭，隨口詢問道：“說的不錯，你叫什麼？”

“我是蔡新毅，來自”

虞蘇點了點頭，吃了一口涮羊肉，接着開口道：“好，朕知道了，你也跟在朕身旁侯着吧，朕準備周遊如今的華夏大地，身邊有個官方之人倒也方便的很。”

“是。”

蔡新毅堅定的開口說道：“請陛下放心，我們一定會給您制定一套完美的旅遊方案，讓您更好的逛遍整個華國。”

“既然如此，那你們也來用膳吧。”

虞蘇隨意看了一眼二人，開口說著：“朕方才看了一眼韓內司點的菜肴，比起朕當初的三餐都要多，要不了那麼多的東西，你們一起吧。”

后廚里的菜品上的非常快，而且精選了各種各樣的羊肉、果菜呈現給虞蘇一行人。

主要原因是韓韻妍第一時間清空了這家火鍋店，讓整個火鍋店只有虞蘇一人用膳。

其次，有警方的工作人員全程在後方幫忙，盡可能的避免這位不知是什麼性格的超凡者因火鍋不合口味而大開殺戒。

韓韻妍一副受寵若驚的樣子，乖乖坐在虞蘇右側，糯糯道：“謝陛下恩典。”

而蔡新毅明顯有些不適應，但還是坐了下來，默默道了一聲“多謝陛下”。

三個人在餐桌上一句話都不敢說，韓韻妍和蔡新毅只敢等虞蘇先動筷子揀完菜品之後才敢動手揀一些菜恭弘=叶 恭弘子吃。

一來二去，虞蘇倒是吃了一些打打牙祭。

神是永遠都不會飢餓，也永遠不會有有什麼飽腹感。對於虞蘇而言，吃頓火鍋真的只是享受享受美食而已。

此時，蔡新毅似乎收到了什麼消息，猶豫片刻后開口額咯：“陛下，我們官方專門處理超凡事件的特別行動組已經到了機場，您”

“不用見了，朕只需要一個人，其他幾人若是打擾了這麼多行程，盡數族誅。”

開玩笑，超凡者的名額有限，虞蘇還打算遊覽一遍華國的大好河山，順便提前布一下局，那麼多的人跟着自己，很不方便。

“明白。”

蔡新毅神色一泠，當即開口道：“我這就去通知他們。”

說罷，蔡新毅便拿出對講機，對着裏面開始委婉的講述事實，讓對面沉默無比。

虞蘇抽出一張紙張，略微擦了擦嘴邊，緩緩開口道：“海昏的變化朕知道了，帶朕去長安未央、長樂二宮看看吧，朕想看看未央、長樂如今變成了什麼模樣。”

韓韻妍立馬上前表明忠心，對着虞蘇喊道：“陛下放心，我家的私人飛機已經停泊在機場，等待陛下用膳結束后直飛長安。”

“官方也會盡可能的為陛下將長樂、未央兩宮清理完畢，讓您可以故地重遊。”蔡新毅也第一時間反應過來，開口說著。

“行吧，就按照你們說的來。”

虞蘇打了個哈欠，點了點頭繼續道：“給朕講一下，目前世界情況如何，有多少超凡者蘇醒，又有多少的新晉者？”

虞蘇還是比較想知道世人如何看待目前的超凡者的。

“陛下，自第一起大西洋海神事件以來，超凡事件屈指可數，大概有名的主要有仙人掌城邪神之炎、火奴魯魯之戰、櫻都百鬼夜行這麼幾件較大的事情”

韓韻妍開始侃侃而談自己知道的事情，而蔡新毅對於一些表面的事情也很了解，但對於“地獄左手”阿爾文、“龍王行走”蘇子安、“土御門餘暉”土御門緋世這樣的人物卻是一臉茫然。

畢竟蔡新毅只是個昌南市的警隊隊長，並不是什麼決策人物，也沒有什麼錢，因此不甚知道這些名聲不顯的人物。

而韓韻妍財大氣粗，這種消息花錢就能得，當然有所知曉。

“龍王行走”蘇子安、“地獄左手”阿爾文、“土御門餘暉”土御門緋世

嗯，這三位自己都知道，也都認識。

只不過為什麼他們的稱呼看起來這麼高大上？

此三者的實力最強無疑是得到了精力消耗減少壽命之法的土御門緋世了，稍微弱一點的便是被稱為“地獄左手”的阿爾文。

但是無論如何，他們的實力都處於二三十位訓練有素的精銳士兵突擊小隊就可以滅掉的那種境地，甚至於一個狙擊手都可以取走他們的生命。

“皆是小道，不足為患。”

虞蘇搖了搖頭，站起身來，擦了擦嘴，目光南望，緩緩開口道：“我能注意到，南方有極為恐怖的氣息，有一位大人物復蘇了。”

“您說的是蘇利耶跋摩二世國王嘛？”

韓韻妍小心翼翼地詢問道：“這位國王在幾天前已經被東瀛的安倍晴明陰陽師大人消滅，東南亞如今已經十分和諧呢。”

“蘇利耶跋摩二世算什麼東西？”

虞蘇眯了眯眼睛，繼續開口道：“那股氣息是殭屍，如果我沒有猜錯，應該是秦國的某位大將”

“您指的是”

蔡新毅的表情嚴肅起來，恭敬地詢問着虞蘇。

虞蘇瞥了一眼蔡新毅，緩緩開口道：“當然是前秦將領，南越武王趙佗了。”

“趙佗？！”

蔡新毅冷靜的記住了這個名字，隨後鄭重的感謝虞蘇，同時開始對着對講機向著隊友反應。

趙佗的南越國勢力範圍也覆蓋過南詔、桂西、粵東三省以及東南亞大部分地區，這已經是華國眼皮子地下了！

而且還是殭屍！

這件事兒必須處理好！

# 第一百八十八章 殭屍兇猛

“噠噠噠噠！”

子彈高速射擊的聲音在高棉國內的原始叢林中響起，驚起一片飛鳥。

肉眼可見，數十個衣着簡陋卻持着各式各樣的突擊步槍的矮壯男子正在對着樹林中的陰暗之處瘋狂的掃射，眼神中帶着恐懼。

他不知道那裡面有什麼，他只知道自己本來有三十多個兄弟。

如今只剩下十幾個了。

身後的那個不知道是什麼的東西連續跟着自己已經有两天了，每幾個小時都會有一名兄弟被憑空吸走，然後慘叫聲傳遍整個叢林。

這種膽戰心驚的生活已經整整維持了两天！

你們知道我這两天怎麼過的嗎？！

所以，這位東南亞毒fan實在是受不了了，帶着幾個精神已經崩潰的兄弟朝着那裡瘋狂的掃射，意欲將其徹底殺死！

槍械的聲音聳入雲霄，在整個叢林回蕩徘徊，那股火力已經比得上戰爭時的火力輸出了。

子彈所至之處，樹木凋零，一切盡毀，木屑在空中飛濺，許多動物嘶鳴的聲音傳出，然而卻並沒有那讓他恐懼的存在。

最後，這片叢林里只是有一隻母豹帶着一隻幼豹而已。

“不可能，那傢伙還在這裏！豹子是不可能殺死我二十多個兄弟的！”

那毒fan首領神情崩壞了起來，他指着那兩隻豹子，大喊大叫，一副不敢相信的樣子。

其他的幾個毒fan也差不多都是這樣，近乎瘋癲，或大笑或大哭，完全沒有那種兇悍匪徒的感覺。

毒fan的心理素質都是很高的，對他們而言這畢竟是刀尖舔血的違法買賣，隨時都有與警方拚命的危險。

但這種詭異的氣氛是真的讓他們感到恐懼，感到絕望，感到什麼才是真正的憋屈。

莫非這些年來我販賣這玩意兒，引得人神共憤，從而導致災難的降臨？

突然，那毒fan頭子猛然想到了什麼，掏出了腰包里的白色粉末，面露絕望。

如果真的是因為這個玩意兒招惹來了那東西，毒fan只有後悔，深深的後悔。

“唰！”

下一刻，他的身軀猛然被一股巨力給吸走，他只感覺自己的身軀撞過層層樹林，皮開肉綻，迅速被吸納到了一個地方。

內心的恐慌讓他忍不住的掙扎，然而一股死亡的氣勢瞬間壓制住了他，讓他動彈不得，只能雙眸絕望的在這裏躺下看着。

他看到了一個人影，一個白色的人影。

狐狸般的臉型，面貌妖艷而俊美。

眼熟，無比的眼熟。

這面貌，這手段。

這是

他瞪大了眼睛，認出了眼前面無表情的這個人！

這是東瀛官府宣稱的人類救世主，來自千年前的大陰陽師，安倍晴明！

冰冷的手掌按在了自己的腦袋上，一股冰涼的感覺從頭頂沁入，死亡的氣息漸漸逼近，這種感覺讓他感到絕望！

一股撕裂感從頭頂傳來，一股源自靈魂深處的痛苦傳來，疼痛感讓人無法忍受，如果可以選擇，他寧願自首被警方擊斃！

“啊！”

慘叫聲回蕩在天空之上，慘叫聲撕心裂肺，似乎想要將整個天空都給撕裂，那股源自靈魂上的痛苦喊叫聲傳到了他昔日兄弟的耳朵里，讓他的兄弟更加恐懼了。

“第六十三個。”

倀虎面無表情的丟掉了這具屍體，將那股靈魂撕裂，送入身後的一具軀體之中，那具軀體踉蹌着向前走了兩步，雙眸中充滿了血絲。

那殭屍猙獰地吐出幾個字來，說的是比較偏倀陰部的青南、陽野一代語言：“主主”

倀虎微微一笑，提醒道：“不要叫我主，你是趙佗，南越武帝趙佗。”

“你要稱孤道寡，你有殭屍大軍，這裏曾經是你的國度，你要重臨這裏，重新獲得自己的一切。”

眼見着那殭屍似乎露出了迷惑的眼神，倀虎嘆了口氣，只能道一聲不着急，一步一步來。

“六十三個成人靈魂，可以導致殭屍可以移動具有攻擊性，能夠進行簡單的思考。”

倀虎緩緩記錄了這一點，繼續望向那十幾個瑟瑟發抖的毒fan，微微一笑，再一次挑選下一個受害者，等候他送死。

雖然這樣一來效率似乎有點慢，但自己只能這樣了，又不能進攻有人居住的村落，將那裡的村民靈魂給殭屍。

村民死亡會被發現，而他們死亡卻不會有人發現。

與其被人打擾，倀虎更喜歡這種無人打擾一點一點慢慢來的感覺。

遊戲，最重要的是過程，如果什麼過程都沒有直接出來結果，想必遊戲會失去很多的樂趣。

倀虎看向殭屍趙佗，嘴角微微上揚，指着前方十多個毒fan的方向，開口道：“剩下的這十幾個人交給你了，讓我看看你的戰鬥力如何，是否可以覆滅這一支全副武裝的販毒團伙。”

殭屍趙佗默默地站在倀虎身後，血色的雙雙眸中充滿了些許的不解，他不明白“趙佗”、“南越國”、“國度”代表着什麼。

但他明白，自己要開飯了。

血腥味充斥着整個森林，地面上血流一地，殭屍趙佗蹲在地上，瘋狂的吸吮着鮮血，彷彿在享受什麼美味。

身旁的樹木土壤上留下槍林彈雨的痕迹，子彈彈殼散落一地，配合著鮮血，場面恐怖萬分。

他其實並不需要血液來補充能量，倀虎設計出來的殭屍是通過日月精華來生存，只要太陽與月亮還在，那麼他就不會因能量缺失而死。

至於他為什麼吸血主要是個人愛好，如同零食一般。

樹榦上，倀虎微微點了點頭，手中握着十七個猙獰痛苦的靈魂。

倀虎明白，現在的殭屍身軀強度有了，目前的殭屍可以刀槍不入、所向披靡。

靈魂給予殭屍的，只是智力，他手上的這十七個靈魂，可以大幅度提升殭屍趙佗的智慧。

根據倀虎的推測，讓趙佗成為一個正常人的智商，至少需要三百人分量的靈魂！

“還是可以接受啊。”

倀虎微微點了點頭，將靈魂注入了殭屍趙佗的體內，開始緩緩朝着一個高棉國的一個城鎮走去。

他想要知道，附近的販毒聚集點在哪裡。

貓抓老鼠的遊戲，已經玩膩了。

# 第一百八十九章 蘆屋道滿的蹤跡

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雖然高棉的經歷在整個亞洲都是落後的狀態，但一個小鎮的很多系統卻具是具備。

倀虎化身蘆屋道滿，默然行走在高棉國的鄉間小鎮里。

不少的鄉民都看着倀虎，感覺無比的新奇，紛紛聚集在一起，討論着倀虎的到來。

倀虎目前是蘆屋道滿狀態，穿着一身東瀛狩衣，在這個鄉間小鎮里顯得是那麼的耀眼。

畢竟這裏誰都沒有像倀虎穿的這麼花里胡哨，整得跟拍電視一樣。

倀虎在所有人的注視下，緩緩步入當地的最高領導府，無視所有不相干之人，直面鎮長：“我想詢問一下，附近最大的頭目在哪裡？”

“你是誰！”

鎮長皺了皺眉頭，對着倀虎大聲呵斥着：“你是誰，來這裏干什麼？”

倀虎和顏悅色的開口說著：“我最後說一次，附近最大的頭目是哪位，他的位置在哪裡？”

東南亞地區，多個反叛武裝距離在這裏，同時高棉國附近也是傳說中的金三角地區。

“我不明白你在說什麼。”

鎮長略微皺了皺眉頭，神色不善的開口道：“保安，請他離開這裏。”

倀虎的雙眸猛然亮光一閃，一股恐怖的氣勢瞬間壓至開來，整個鎮長府都顫了一下，讓人感覺顫巍巍即將崩塌。

“您您是”

高棉的這位鎮長瞬間懵了，顫巍巍的站在這裏，匍匐在地上，瑟瑟發抖：“北面大概這個位置，有有一個村落，那那裡有四百多人，非法組織，是中東戰爭的的雇傭軍。”

地圖上的村莊格外的顯眼，倀虎點了點頭，輕飄飄的轉身，讓鎮長鬆了口氣。

大概過了幾分鐘后，鎮長的呼吸逐漸平穩，他皺了皺眉頭，開始思考來人的身份。

“狩衣是東瀛人的服飾，這是”

鎮長略微思索一二，最終得出答案：“安安倍晴明？”

但很快，鎮長又否定了自己的答案：“不對，不是安倍晴明。”

東瀛現在已經把安倍晴明當做了國師級別的人物，天天播報安倍晴明的長相，再加上人類對安倍晴明的好奇，娛樂消息報道多次。

鎮長本人也是見過安倍晴明的照片，與方才那位完全不同。

當然，鎮長自然不會認為安倍晴明了圖，那麼現在只有一種可能了。

“蘆屋道滿他是東瀛舉國通緝的陰陽師，我如果將他的行蹤透露給東瀛”

鎮長突然想到了什麼，雙眸中閃過一縷奸詐，於是二話不說便撥打了東瀛的大使館熱線。

大概等了幾十分鐘，鎮長不停地撥打，最終終於接通了東瀛大使館，還沒等東瀛大使館的工作人員首先開口，鎮長便急促道：“我遇到了蘆屋道滿，我在高棉國安鄉德市恭萼鄉”

東瀛大使館的工作人員愣了一下，隨後開口回復道：“請您在重複一遍地點，我們馬上派人前往查詢。”

那鎮長說的是高棉語，雖然這位工作人員懂得高棉語，但說的太快沒怎麼聽懂，只注意到了蘆屋道滿這幾個字。

鎮長深呼吸了兩個循環后，絞盡腦汁的想着自己在學生時代學的英語，配合著高棉語解釋道：“好，事情是這樣的，我是”

東瀛駐高棉大使館內，在掛斷鎮長電話之後，大使館的所有成員都嚴肅緊張起來。

“新一郎，你和滕雲一起去方才彙報的那個小鎮看看注意，多拖延一下時間，帶着高棉軍隊過去，如果那舉報人所言不虛，你們抵達小鎮之時那裡應該寸草不生了。”

東瀛大使立馬吩咐兩人，那兩人行下級禮后，快步離開，似乎是去尋找高棉軍方的幫助。

“現在，我們立馬通知首相官邸，無論消息是真是假，都應該通報給首相！”

叢林之中，倀虎淡定地朝着地圖上指着的那個村鎮前進，偶爾發現了什麼不法分子便將其靈魂抽出供給給殭屍趙佗。

他方才沒有殺鎮長當然不是因為什麼心慈手軟，而是想借他的手將“蘆屋道滿身處高棉國”的消息傳遞出去，盡可能讓人知道，以便為後來的事做掩護。

畢竟自己來到了東南亞這幾個國家，這幾個國家就要遭了難。

至於那鎮長萬一沒認出來蘆屋道滿沒有傳遞消息那倀虎也沒什麼損失，只不過少殺了一個人而已，不痛不癢，無關緊要。

“到了。”

半個小時后，一路旅遊+閑逛的倀虎終於抵達了那個小鎮，

從天空中望着戒備看起來很森嚴的小鎮，倀虎點了點頭，信心滿滿。

倀虎眼睛一斜，並沒有主動動手，而是轉身對着殭屍趙佗道：“待會兒你出手，去試試吧。”

“是主主”

殭屍趙佗堅硬的扭了扭脖子，點頭稱是，下一刻殺意上涌，雙眸紅光閃爍。

“去吧，四百多武裝集體，初步估計有幾個rg，看看我發明出來的種族是否可以覆滅他們！”

長安市，虞蘇望着熱鬧非凡的市區，面無表情。

不遠處，摔碗聲頻頻響起，虞蘇也不知道為什麼來了這裏摔碗，可能是有什麼其他原因習俗吧。

“長安變成了這般模樣，是朕從來都沒想到過的。”

虞蘇無論是前世還是今生，都是頭一遭來長安，對面這樣的長安，着實不像是記憶中的長安。

蔡新毅立馬迎了上來，開口道：“陛下，我們已經為您疏通好了一切，現在您就可以故地重遊，前往未央宮遺址了。”

“未央宮遺址啊”

虞蘇緩緩吐出一口濁氣：“朕在這飛機上聽你們講述歷史，雖然早就覺得未央、長樂可能損失嚴重，但現在聽來，卻別有一番風味”

“兩千多年，建築自然無法保持原樣”

韓韻妍喃喃自語的說著，隨後反應過來，開口道：“不過請陛下放心，後人在長樂宮的基礎上進行了翻修，如今長樂宮依舊無礙只不過樣子可能有些變化。”

“未央宮”

韓韻妍欲言又止，最後還是開口道：“唐朝末年，戰亂頻仍，政治中心東移，未央宮徹底淪為廢墟，此後只余殘骸部分，是為遺址。”

# 第一百九十章 死傷慘重

小雨淅淅淅瀝瀝地流淌着，東南亞的天氣較為濕潤燥熱，即使是進入了秋季，這裏依舊是小雨粼粼，空氣燥熱。

全副武裝的諾頓恩持着一把仿製ak-47的突擊步槍，仔仔細細地巡邏着，警惕附近的情況。

諾頓恩來自高棉國的一個貧困家庭，出身貧苦的他自幼就決定要拜託家庭貧困的情況，因此不斷地鍛煉自己，參軍入伍。

當退伍之後，他渴望金錢，最後加入雇傭軍，從此為非作歹，無惡不作。

錢財的味道，還是那麼迷人啊。

“轟隆！”

一道霹靂的閃電聲將諾頓恩從回憶中驚醒，諾頓恩輕輕搖了搖頭，努力讓自己集中精神，順便自嘲了一聲：“想的真多，沒什麼意義”

“踏踏，踏踏踏踏！”

遠處，似乎突然響起了什麼聲音，諾頓恩登時舉起步槍，對着頭盔上附帶的耳麥輕聲道：“我這裏似乎有情況！”

從業十多年的諾頓恩第一時間發現了蹤跡，他不可能認錯，那裡絕對有人。

“收到，正當向b區域收縮。”

隊友的聲音雖然傳來，但諾頓恩不敢有絲毫的大意，仍舊小心翼翼地端着步槍，一點一點朝着前方挪動，意圖在第一時間擊斃來犯之人。

無論他是不小心走到這裏還是有意而來，自己都要殺了那個人。

這是規矩，不能讓任何人發現基地里的東西，這是雇傭軍的機密。

“轟隆！”

閃電轟鳴之聲響起，在諾頓恩的視線中猛然竄出了一個黑影來，諾頓恩下意識的扣動扳機，子彈傾瀉而出。

“噠噠噠，噠噠噠。”

短暫的槍聲過後，諾頓恩愣住了。

那人影依舊站在那裡，雙眸泛着血紅色詭異的光芒。

“嗯？”

諾頓恩從來都沒有見到這樣的事情，內心的理智讓他認為這十分的非比尋常，諾頓恩再一次的連續扣動扳機，射齣子彈，想要消滅眼前的這道人影。

然而，還沒有等到子彈激射而去，那股人影卻忽然閃了一下，下一刻那難以用語言形容的恐怖人影便出現在諾頓恩的身側，諾頓恩甚至能夠感受到一股陰冷的寒氣！

不凡的軍事素質讓諾頓恩反應過來，還沒等他轉身掏槍射擊，只見那人影如同鬼魅般伸出手掌，一把捅入諾頓恩的身軀之中，將他的心臟牢牢握住，隨後用力一凝！

“噗通！”

諾頓恩的屍體應聲倒地，血液流淌在地面上，混合著雨水被緩緩衝刷掉，那道黑色人影舔了舔嘴唇，迅速蹲下身子，開始飽餐一頓。

大股大股的鮮血從諾頓恩的身軀里被吸吮而出，諾頓恩的屍體抽搐着，而殭屍卻十分享受這樣的感覺。

“諾頓恩，我方即將抵達b區域，收到請回復，收到請回復！”

頭盔里的耳返傳出的聲音很大，然而這道聲音卻註定收不到什麼回復了。

畢竟它的主人諾頓恩已經成了一具屍體供殭屍吸血，而殭屍也顯然不會回復他的。

因此，他只能聽到一陣“刺溜刺溜”的吸血聲。

小雨還在下着，烏雲也逐漸開始遮蔽太陽，不知過了多久，車聲、腳步聲接連響起，他們似乎已經定位到了諾頓恩的方向，正在逼近。

“那是什麼？”

車內，雇傭軍的一個頭目望着正在啃食諾頓恩屍體的殭屍忍不住開口詢問着：雇傭軍不應該有這麼重的好奇心，但他實在是忍不住。

附近跟隨而來的雇傭兵也有些懵，他們雖然殺人放火無惡不作，但還是頭一遭見到這樣如同野獸一般生啃人屍的人型生物，便有些遲疑地詢問：“老大怎麼辦，要斃了他嗎？”

畢竟他們這支雇傭軍有白鷹身份在內，裏面是一些不出名的科學家，正在進行某些科學實驗。

雖然裏面的每一位科學家都不是白種人，甚至連保護他們的軍隊都是雇傭軍，但這所隱藏在深山之中的研究院的確是白鷹軍搞出來的。

萬一這個人型生物是裏面的科學家製造出的人形生化武器呢？

“我問一下裏面的那些大科學家，是不是有什麼東西逃出來了。”

那雇傭軍小頭目猶豫了一下，望着外面淅淅瀝瀝的小雨，最後打趣的說了一個冷笑話，然後拿出手機撥打了裏面記錄的研究院負責人的電話：“喂？我想請問一下，你們實驗室有沒有”

小頭目的話還沒說完就聽見了兩道慘叫聲，兩個潛伏在周圍的雇傭軍被殭屍迅速的開膛破肚，五臟六腑流落一地。

“怎麼回事兒？！”

“射擊，射擊！”

對講機頻道里迅速傳來其他幾個在附近的雇傭兵聲音，緊接着猛烈的槍聲響起，但不久之後便是慘叫聲傳來。

小頭目打了個冷顫，這時手機里也傳出了研究院負責人的聲音：“你說的是什麼，請詳細一點描述。”

雇傭軍小頭目如今已經顧不了那麼多的事情，嘴皮子快速的刷起，對着裏面的負責人一頓喊叫：“你們實驗室有沒有什麼實驗對象逃走了？我們這裏遭遇了不明攻擊，疑似生化武器，快讓隊長帶人來！”

這些話說完之後，雇傭軍小頭目長呼一口氣，彷彿自己已經脫離了危險，等候大部隊來救援。

然而在下一刻，他所乘坐的這輛越野車突然開始猛烈的晃蕩起來，彷彿有什麼東西在後方抬車一般！

小頭目迅速扭頭，驚鴻一瞥，依稀見到了個人影。

那道人影咧着嘴，唾液掛在唇邊絲絲縷縷，一雙獠牙看起來讓人膽寒，一雙泛紅的眼睛里透出明顯的殺意。

那道人影似乎已經看到了小頭目，他手上的動作停頓了一下，看着小頭目，嘴巴緩緩張開，一道嘶吼聲咆哮而出。

與此同時，閃電閃過雇傭軍小頭目的雙眸，下一刻雷霆響聲也響起。

“轟隆！”

“吼！”

吼叫聲掩蓋住了雷鳴之聲，在下一刻，吉普越野車被掀翻在地，如同王八殼子一般被反了過來，而那道人影約躍上了車底，利爪朝着裏面狠狠刺去！

# 第一百九十一章 實驗結束

小雨逐漸化為大雨，城鎮中，數百名雇傭軍士兵迅速集結，將所有的武器武備全部集結完畢，打算徹底將城鎮附近清理一遍。

雨越下越大，大雨之中，一個人影漸漸朝着城鎮中走來。

“開火！”

雇傭軍首領毋庸置疑的開口，他早就已經知道了這玩意兒的身份。

一個冷血、無情、吃人的怪物！

“噠噠噠，噠噠噠。”

瞬間，子彈傾瀉而出，炮火覆蓋，幾乎在幾秒之間，那道人影所站的方向幾乎是瞬間就成了破舊不堪的土坑，一切都被摧毀。

雇傭軍的火力極猛，如果按照某種說法，那就是這裝備給李雲龍，他都敢去打櫻都。

“嘭！”

火箭筒發射出榴彈，爆發出燦爛的火光，在大雨滂沱之間，火光閃閃。

“停止射擊！”

隨着雇傭軍首領的一聲令下，這數百雇傭兵齊齊停止射擊，依舊以一種特殊的陣型警戒着前方。

雇傭軍首領冷聲開口道：“一隊前去探查敵人當前狀態，其餘人等繼續瞄準，沒有我的命令不許開槍！”

“是！”

一隊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雇傭軍立馬從隊伍中站了出來，十人一隊，以特殊的陣型朝着那集火之地走去。

隱隱約約之間，他們似乎看到了一個衣衫襤褸的身影躺在地上，地上被各種榴彈子彈打出了一個坑，那人就躺在坑中。

那小隊隊長見狀，大喊道：“小心，時刻準備射擊！”

無他，因為這人影只不過是衣衫襤褸，看起來應該是被火力給打碎打爛，而他的軀體卻並沒有多少損傷，只不過有一道道划痕而已。

突然間，那躺在地上的人影睜開了眼睛！

猩紅的光芒讓一隊的雇傭兵感到恐慌，隊長當即大喊道：“射擊，快！”

隨後第一個扣動扳機，做表率作用。

子彈射擊在他的身軀上，如同橡膠子彈一般，“叮叮叮叮”的掉落在地上，絲毫沒有給他帶來絲毫的傷害。

這磅礴的火力覆蓋彷彿打醒了殭屍趙佗，他沒有第一時間攻擊這些人，而是在思考，自己到底是誰。

腦海中閃過一片一片的記憶片段，一個又一個自己不認識但卻覺得親切而又熟悉的身影出現在腦海里，那種感覺讓殭屍趙佗幾欲哭泣卻又因殭屍之軀無法哭泣。

“他們到底是誰？”

子彈打在自己身上，殭屍趙佗卻在思考人生哲學：“我又是誰？”

一道只有殭屍趙佗才能聽到的聲音猛的響起，讓趙佗愣了愣：“那是你的執念，只有殺了他們，你的執念才會消失，你記憶片段的人才會得救。”

緊接着，一股磅礴的殺意從遠處灌入殭屍趙佗體內，憤怒逐漸將理智吞噬，記憶片段也迅速被收入回收站里，被嚙成粉碎。

“吼！！！！”

殭屍趙佗失去理智，雙眸閃過紅光，一股更加強橫的靈氣在趙佗身上爆發，他歇斯底里地嘶喊着，無形殺意爆發而出，瞬間化作一個又一個的氣浪，將周圍的雇傭兵撕裂兩半！

雇傭軍首領大驚失色，連忙喊道：“火箭筒，火箭筒！”

還沒等雇傭軍首領喊完，趙佗便高高躍起，殺入了雇傭軍陣中，如猛虎入羊圈，無人是其一合之敵。

“就這樣，殺光這裏的雇傭軍，然後進入城鎮里，殺死那裡正在做實驗的人。”

倀虎的聲音繼續蠱惑着，同時他也開始記錄。

“靈魂超過500，殭屍或可以覺醒片刻前世記憶，若是扮演流殭屍出現該情況，可利用靈氣強制清楚記憶。”

“殭屍誕生之後，力大無窮、刀槍不入，但殺敵手段太過單一，或可添加部分靈氣。”

“目前可知，四百人全副武裝的雇傭軍對高級殭屍毫無阻擋之力，剩下的有待補充。”

“很好，現在殺光這裏，免得我的計劃暴露。”

隨着倀虎的一聲吩咐，趙佗很快就將整個小鎮清洗一空，望着身邊已經神智清醒的趙佗，倀虎滿意的點了點頭。

“實驗結束，殭屍這個種族可以誕生了。”

雨後的世界是芬芳的，空氣中散發出的味道讓人難以忘懷，這種感覺令人感覺到大自然的味道。

當東瀛大使武藤純一郎、宮本騰雲抵達這座白鷹研究院的時候，這裏已經沒有了任何聲音，只有殘留在空氣絲絲縷縷的血腥味。

無數的屍體躺在濕潤的地面上，被雨水浸泡后，一股奇怪的臭味便在空氣中蔓延。

除之外，屍體的慘狀也讓武藤純一郎皺了皺眉頭。

武藤純一郎用手帕捏住了鼻子，讓臭味不至於進入自己的呼吸系統，對着一旁高棉國派來的跟隨的軍隊長官詢問道：“他們的屍體是怎麼回事兒？”

那高棉軍官仔細端詳了一番，最終得出結論道：“此人似乎是被野獸撕咬而死。”

武藤純一郎默默地看着那高棉軍官，最終長嘆一口氣，開口道：“軍官先生，我長了眼睛，看得出來他是被撕咬過我想想問的是，你可以看出這是被什麼東西撕咬的么？”

“看不出來。”

那高棉軍官如實回答：“不過我相信附近經常上山的村民和老獵戶應該知道這是什麼東西撕咬過。”

武藤純一郎點了點頭，對着着跟着自己來的幾個軍人以及宮本“先把這個屍體運回去各位跟我進去看看，宮本君你留在這裏吧。”

宮本騰雲點了點頭，對着武藤純一郎擔憂的點了點頭：“嗯，武藤君小心。”

武藤純一郎什麼話都沒有說，帶着幾個高棉國士兵，走入了小鎮之內。

不一會兒，武藤純一郎便皺着眉頭走了出來。

“裏面很血腥，到處都是屍體，腸子什麼流了一地，牆壁上都是血液，跟恐怖片里的一樣。”

武藤純一郎擺了擺手，開口說著：“不過屍體沒有任何撕咬的痕迹，似乎是利器傷人。”

不遠處，軍官也有了自己的發現，連忙喊道：“這裏發現了槍彈痕迹，根據痕迹，這裏的雇傭軍正在向某個東西發動進攻！”

“他們的攻擊甚至動用了火箭筒，然而依舊沒有撼動他們攻擊的目標，最後他們被殺了。”

這一個又一個的證據表明，這裡有超凡者或超凡怪獸出現，屠殺了普通人。

“無論這裏行事是否與蘆屋道滿有關，這件事兒都要盡可能讓官府知道！”

# 第一百九十二章 暴風雨前的平靜

“感謝你幫助孤與孤的丞相恢復神智，你想要什麼孤都會盡可能的滿足你。”

叢林之中，趙佗笑眯眯地開口，雖然殭屍的外貌醜陋不堪，但在倀虎的幫助下，趙佗可以隨意轉換殭屍與人類外貌。

趙佗原本的記憶已經被倀虎徹徹底底的消除，現在殘留在趙佗腦海中的只有歷史上“南越武帝趙佗”的記憶，換句話說趙佗現在是真的把自己當成“南越武帝”了。

除此之外，倀虎又把在那研究所殘餘的材料整了個殭屍出來，給他起名為呂嘉，是為南越國的丞相。

相比於精心刻畫的趙佗，呂嘉倒是沒費倀虎多長時間：這個呂嘉沒什麼大用處，只是給趙佗讓他明白他真的是南越武帝。

倀虎利用自己強大的編劇能力，給趙佗與呂嘉編造了一波一模一樣的劇本，都能連接起來。

沒辦法，編劇真的可以為所欲為。

已經喬裝打扮成蘆屋道滿的倀虎微微笑道：“你覺得我需要什麼東西么？趙佗。”

“那你需要什麼？”

趙佗皺了皺眉，微微開口說著。

倀虎長笑一聲，開口說道：“我需要你在這裏攪動風雨，恢復你的實力等你實力完全恢復后，我會再來找你的。”

“這件事兒用不着你吩咐，孤也會做的。”

趙佗不可置否地微微搖頭，一雙血色眼眸盯着倀虎，緩緩開口道：“孤會記住你的，待孤恢復實力，一定會給你一個你想要的答案。”

“嗯。”

倀虎點了點頭，化作一縷清風，隨風飄蕩而去，徹底離開了這裏。

待倀虎走後，趙佗冷靜沉思片刻，對着呂嘉詢問道：“呂相，你怎麼看？”

“大王，此人出自東瀛扶桑之國，臣在世之時未曾聞過此國。”

呂嘉艱難地開口，對着趙佗拱手說著：“不過在臣看來您先在這裏恢復元氣在做圖謀也不失為妙事。”

“也好，那蘆屋道滿的背後勢力寡人也不甚清楚，暫且恢復元氣在做圖謀吧。”

趙佗點了點頭，同時對着呂嘉道：“呂相，你且還未曾恢復，莫要多言了。”

呂嘉聞言，當即拱手道：“多謝大王。”

“走吧，暫且殺一些刁民，讓寡人恢復些能量，順便組織起大軍。”

趙佗那一雙血色雙眸閃現出一縷名為野心的火焰：“當年，寡人只能在始皇帝駕崩、中原亂戰之時稱王稱帝，現在寡人要成為真正的皇帝，真正的朕！”

趙佗意在整個東南亞建立一個新的南越國，讓自己成為真正的皇帝！

而不是一個趁戰作亂的小人。

“可惜，那裡並沒有任何的監控設備，否則我們就可以知曉那裡出現的情況。”

高棉國首府金邊，來自東瀛的特遣隊已經抵達高棉，與武藤純一郎匯合，在大使館商議。

其中一個留着八字胡的少佐軍官詢問着：“武藤君，那幾具帶回來的屍體怎麼樣？”

“在高棉軍方手裡，他們覺得這件事兒十分重大，已經將屍體運往華國粵東的羊城，請那裡的專家幫忙分析。”

武藤純一郎嘆了口氣，搖了搖頭：“雖然我們有晴明大人，有櫻花神殿的諸多土御門的大師坐鎮，但在高棉國看來，還是那個龐然大物更值得信任，更值得讓他們求以庇佑。”

“八嘎！”

那少佐軍官喊出一句在各種電視劇、小說中死亡率超過百分之九十的台詞后，重重地錘了錘大使館的桌子，表情不甘：“豈可修，在別人看來我們還是太弱小了啊！”

雖然東瀛人們對自己現在的國家實力很有自信，甚至還敢在各種國際會議上挑釁白鷹國。

但面對那個古老的國度時，身上的氣焰便不自覺的弱上三分。

沒辦法，他們東瀛的文化就是從華國傳來的，底蘊根本就比不過。

他們確實是有安倍晴明這樣的大陰陽師坐鎮，可他們又不敢判斷華國是否有更加強大的強者坐鎮。

那少佐冷靜下來，用着平靜的語氣開口道：“研究所呢？那裡應該還有很多屍體吧，怎麼樣了，我們能不能搞到一個？”

“那個研究所現在已經駐紮了千名高棉士兵，我們想靠近很困難。”

武藤純一郎如實回答道：“不過如果官府出面，高棉國應該會將一部分的屍體運送到我們東瀛。”

少佐嚴肅的點了點頭，認為武藤純一郎說的很有道理：“很好，我馬上聯繫首相，盡可能的為皇國爭取一部分屍體，從而進行研究！”

“國內還有什麼需要吩咐的？”武藤純一郎有些渴望的詢問着。

“還有一件事兒”

少佐聞言，壓低了聲音，望瞭望周圍，周圍的大使館工作人員自覺地後退離開房間，這時少佐才開口道：“首相讓我們秘密的尋找蘆屋道滿陰陽師大人，盡可能與蘆屋道滿大人取得聯繫，建立某些關係。”

“這這樣會得罪晴明大人吧？”

武藤純一郎聞言，瞪大了眼睛，彷彿有些不敢置信：“這樣做真的可以么？”

雖然武藤純一郎一直都在高棉大使館工作，沒有在櫻都目睹安倍晴明與蘆屋道滿交手的雄姿，但他也是知道安倍晴明與蘆屋道滿是死敵的。

“你應該知道皇國國土狹隘，多火山地震，人多地少”

少佐嘆了口氣，緩緩說出了口：“一個晴明大人，怎麼能讓我們擺脫這種困境？”

“華國有一句古話，富貴險中求。”少佐接着道，“倘若我們搭上了蘆屋道滿大人的車，又有安倍晴明大人的幫助，皇國將會無比強盛！”

明有按日晴明，暗有蘆屋道滿，東瀛皇國，成了。

武藤純一郎深呼吸了一陣，隨後對着少佐堅定的點了點頭：“好，我會盡可能的聯繫到蘆屋道滿大人的。”

“這件事兒我絕對不會傳到其他人的耳朵里，請少佐閣下放心！”

“武藤君辦事，我很放心，皇國興衰在此一舉，請武藤君莫要盡可能，而是務必要完成任務！”

“好！我一定會完成任務！”

# 第一百九十三章 趙仲謀

趙仲謀半倚在高棉國科多倫納省的一座鄉間縣城的狹窄街道中，抽着破舊的煙，感嘆着世界。

生子當如孫仲謀，可惜他姓趙。

他出生平凡，可又不自甘平凡，雖然學歷只有小學，但他還是費盡心思成為一方富豪。

本來的他應該是良澤百里的企業大亨，成為勵志典範，可他卻不甘只有這些金錢，做了些逼良為娼、勾結毒fan的事兒，最後因事迹敗露，一路狼狽逃離華國，來到這窮山僻壤苟且偷生。

“這種日子啊”

趙仲謀吐出一道煙圈，嘆了口氣，有些蕭索落寞。

他蹲在地上，回憶着自己當年的輝煌人生，猛然間一道影子投在了自己面前。

趙仲謀微微一愣，抬起頭來，看見兩個衣衫襤褸形如乞丐的人，登時皺了皺眉頭，用着蹩腳的高棉語開口道：“乞丐，我沒錢，滾一邊去！”

身位站在後方的那衣衫襤褸之人雙眸突然閃過一抹紅光，他上前一步，一把摟住了趙仲謀的脖子，將他上舉，陰冷道：“辱大王，當死！”

趙仲謀痛苦地蹬着雙腿，拚命掙扎，眼見着臉色越來越紅即將窒息昏厥之時，另一個看起來跟乞丐似的人卻開口道：“呂相，留他一命，寡人還有要事。”

“是，大王。”

趙仲謀隱隱約約聽到這麼一句話來，緊接着便感覺自己渾身一松，似乎被放了下來。

他大口的呼吸着，貪婪地呼吸着空氣里的氧氣，努力的讓自己平靜下來。

“你是中原人？”

怪異的語言在趙仲謀耳畔響起，趙仲謀可以發誓自己從來都沒有聽過這種語言，而自己卻能夠聽懂其中的意思。

趙仲謀立馬高聲開口道：“我我來自華國。”

“中原人，那就好。”

那為主的乞丐點了點頭，對着趙仲謀以一種毋庸置疑的語氣道：“你叫什麼名字？”

“趙海。”

身為在逃通緝犯，趙仲謀雖然現在心中恐懼不已，但還是下意識的報出了自己的假名。

“很好，與寡人同氏。”

趙佗點了點頭，開口道：“從今日起，寡人冊封你為天子近軍虎賁校尉，兼封南越國中郎將！”

“啊？？？”

趙仲謀為之一愣，露出了疑惑的表情。

咋回事兒啊，我這是穿越了？

我也能當大將軍？

不過一切都告訴趙仲謀自己沒有穿越，因此趙仲謀只當自己遇到了兩個武力過人的精神病。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

當年韓信也曾有過胯下之辱，今天我趙仲謀屈服於淫威之下也沒什麼問題。

念畢，趙仲謀便三叩五拜，對着那為首的乞丐大喊道：“臣趙海拜見陛下，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

“免禮平身吧。”

那為首的乞丐一本正經的點了點頭：“給寡人指路，帶寡人去附近人最多的地方。”

“陛下，這裏就是人最多的地方啊。”

趙仲謀心裏暗罵一聲傻13，隨後恭敬地開口說著：“附近除了版阿納城，只有這裏人口最多，有四千多人。”

方才那掐住自己脖子的乞丐開口道：“他們都已經死了，現在告訴我版阿納城在哪裡？”

“死了？”

趙仲謀聽見這句話，差點就笑出了聲，但想着精神病殺人不犯法，他便立馬收回自己的想法，一本正經的說著：“不可能，這裏足足有四千人。”

“我還能騙你不成？”

那殭屍當即暴怒，抓着趙仲謀的脖領，如同提着一隻小雞一般帶着他穿過街道小巷，一股濃郁的血腥味蔓延開來，趙仲謀登時感覺到有些不對勁兒的樣子。

接下來的一幕，讓趙仲謀整個人的吃驚不已。

滿地的屍體，滿地的鮮血！

趙仲謀真正的見識到了，什麼叫做屍骨成山、血流成河！

他臉色慘白，不由被嚇得後退幾步，跌倒在地上。

雖然他做了很多傷天害理的事兒，也遭遇過東南亞黑幫火併，但從來都沒見到過這樣的場景！

“啊！！！”

趙仲謀大喊大叫，接受不了眼前的事實。

“閉嘴，再叫你也躺進去。”

聽到這句話，趙仲謀迅速閉嘴。

“你是大王親封的近軍校尉、南越朝的中郎將，怎能如此膽小？！”

那人呵斥着趙仲謀：“我呂嘉自幼便上戰場抵禦秦軍，與其他部落爭奪水源，在大王駕崩后，又與漢朝作”

講到一半，那人便閉口不言了。

是啊，他為了抵擋漢國的進攻，還殺了大王的後代，那個一直想要歸附漢朝的南越王趙興。

趙仲謀深呼吸，努力的讓自己平靜下來，但他的聲音還是顫抖的：“您您您是”

“我乃南越的丞相，呂嘉。”

呂嘉微微一笑，對着趙仲謀解釋道：“今日你有幸得見了南越國至高無上的皇帝陛下，還得了中郎將的官職，真是你三生有幸啊！”

趙仲謀癱坐在地上，迅速的拿出自己的手機，哆哆嗦嗦的搜索着“南越國”的資料，見到幾個名稱后，嚇得手一哆嗦。

南越武帝趙佗、南越國丞相呂嘉！

這這都是兩千年前的古人了！

“大王目前留着你的性命，一是因為你是中原人，與大王來自同一塊土地，二是因為你懂得這裏的地形。”

丞相呂嘉淡淡地開口道：“自己帶路，免得讓大王多走幾百里的路。”

呂嘉對於趙仲謀中原人的身份是完全不感冒的。

呂嘉可不是什麼中原人，他是西甌的酋長，越族人首領，被稱為越眾酋師。

他少年時曾接受中原漢化教育，在趙佗建立南越國以後，把呂嘉命為丞相。

之後，呂嘉积極推廣中原文化、先進農耕技術，促進了嶺南的越、漢民族融合，使南越國壯大，甚至可與漢朝一度抗衡。

可以說，他是一個十分精明能幹的漢朝黑，自然對中原人不是很感冒。

“明白，我不不不，下臣明白。”

能夠活這麼久而且還能屠殺這麼多人，勢必是超凡者，趙仲謀自然不會拿自己的小命開玩笑。

“大王、丞相，這邊這邊，下臣不才，家中有一輛貨車，可載大王與丞相前往版阿納城。”

# 第一百九十四章 朕知道了

大貨車上，趙仲謀心跳個不停。

他的車后斗拉着兩個已經死去兩千多年的“人”。

他們的實力在趙仲謀看來，似乎可以只手摘星辰，跟玄幻小說里的沒什麼區別，隨隨便便就可以屠戮成千上萬的普通人。

本來，趙仲謀也應該是被屠殺中的一員。

幸好他來自中原大地，是南越武帝趙佗的老鄉，僥倖逃過一命，還因此受封中郎將，成為南越國的一員。

現在，敗在他面前的有兩條路。

一，趁着趙佗、呂嘉暫時不熟悉現代科技，率先給官府一個通知，讓他們圍剿趙佗、呂嘉，以此使自己脫離通緝的身份。

二，跟着趙佗、呂嘉，復興南越國，一條路走到黑！

第一條路，自己雖然會恢復不被通緝的身份，但自己之前的德行註定不會有人信任自己，自己也難以回到富貴生活，這自然是讓趙仲謀無法忍受的。

第二條路，跟着趙佗呂嘉，自己甚至有問鼎的超凡的希望！

兩條路很明顯了。

“當然是第二條了正所謂富貴險中求，與其平凡，我可寧願成仙作祖！”

趙仲謀雙眸間閃過一縷火熱，他的腦海中已經閃過一本又一本的小說劇情了。

當年大富大貴，如今淪為破落逃犯，這不就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廢柴流嘛？

舒服啊

與此同時，車后斗的趙佗與呂嘉也在密謀着些什麼。

“大王，您真的打算讓這個趙仲謀擔任中郎將？”

呂嘉對着趙佗三叩九拜，恭恭敬敬地開口道：“他他分明是什麼能力都沒有，只不過是一個升斗小民罷了。”

“寡人只不過是找了一個帶路之人罷了。”

趙佗淡淡的開口說著，語氣中充滿了不屑：“只不過看其是中原人，略微讓他晚死一段時間罷了能夠化為養分為寡人恢復實力，是他的榮幸。”

趙佗可不是什麼簡單角色。

雖然現在的這位只是擁有倀虎記憶置入的偽造者，但歷史上趙佗的事迹可是清清楚楚的映在他的腦子里。

趙佗，是一個能夠無視王朝的調兵指令，二話不說關閉與中原聯繫，獨立建國的狠人，怎麼可能會念及故鄉之情，饒他一命呢？

當初，南越國可是與漢屬長沙國交戰甚久，那裡的士兵可都貨真價實的是中原人！

他只是缺一個帶路黨而已，無論這個人是中原人還是南蠻夷。當然，二選一的情況下趙佗還是會選擇中原人。

“大王，您打算如何處理？”

呂嘉當即恭敬的開口說著，語氣中帶着試探的意思：“暫且留他一命，待一切結束后殺了？”

“等到達那個什麼納城后，直接殺了，在城裡找一個新的中原人。”

趙佗冷笑一聲，緩緩開口道：“在這南方蠻夷之地，來自中原的人雖然不多，但也絕對不少！”

“臣明白。”

呂嘉聞言，當即惶恐地伏在車鬥上，聽命於趙佗。

趙佗凝視呂嘉，緩緩開口道：“平身吧，特殊時節不必如此多的禮儀。”

“下一個城，寡人的實力將會回到巔峰，屆時呂相國你便着手開始恢復吧。”

塵浮兵馬俑，霧鎖大明宮。雁塔巍峨立，滿城遺古風。

驪山樹木蒼鬱，遠遠望去似一匹驪馬。山腳下，有風光秀麗，景色宜人的華清池。池內溫泉潺潺，碧波蕩漾。鬱郁蔥蔥的樹林中點綴着許多造型優美的亭台樓閣，彷彿鑲嵌着晶瑩剔透、璀璨無比的寶石。

“當年秦始皇帝以驪山為偽陵，修建了諸多華麗建築可惜啊，他卻一次都沒有涉及過。”

虞蘇待在華清池外的涼亭之中，望着碧波如洗的池面，有些感嘆：“可惜，兩千年的時光，現在的華清池已經和朕那時的華清池大不一樣了。”

韓韻妍抽出時間，當即微笑着詢問道：“陛下，現代與您那時相比，孰美？”

“當然是現代了，兩千年的積累，無論是何物都比大漢要強很多。”虞蘇理所當然的開口道。

正當虞蘇與韓韻妍聊天，如同皇帝與貴嬪閑逛華清池，只見一個風塵僕僕的人影匆匆而來，對着虞蘇長拜道：“陛下，方才接到消息，在東南亞出現了大量死屍，您看”

那人正是昌南警隊隊長蔡新毅。

虞蘇見狀，笑道：“死者是不是雙目空洞無神，渾身癱軟，沒有什麼屍體卻鮮血四濺？”

蔡新毅當即一驚，連忙道：“陛下果然神通廣大，未至現場卻已知屍體狀況我方才接到官府的消息，高棉國的一個省的城鎮，三千多人死於非命，那城鎮里似乎只有幾百人懵懵懂懂，對此事絲毫不知。”

嗯，他當然知道這件事兒了。

因為倀虎跟自己講過，倀虎萬里傳音，目前正在跟着那個趙佗、呂嘉一路行進了。

虞蘇還知道，這三千多具屍體中有三百多具已經被倀虎暗自下了屍毒，不久之後便會化為沒有神智的怪物，到處殺人嗜血。

“那是殭屍所為，朕已經知道了。”

虞蘇伸了個懶腰，打了個哈欠，緩緩開口道：“南方，朕已經知道那是何人所為了。”

“或吳王劉濞，或楚王劉戊，亦或者是南越的那幾個趙氏之子。”

虞蘇說罷，頓了頓，又開口道：“吳王劉濞不太可能，他的頭都被砍下來急送長安，應該沒有是屍變的能耐。”

“楚王自殺之後，其宗族之內有人尋滋陰之地養屍，也不是什麼稀罕之事。”

“南越王的那一支，共七位君王，特別是趙佗，更有可能屍變。”

虞蘇在那裡喃喃自語着，而韓韻妍低下頭來，她知道平時玩笑歸玩笑，但到了正事之時必須要嚴肅，畢竟眼前這位主子也是當過二十八天皇帝的人物。

“這是大漢惹出來的，朕便處理了他吧。”

虞蘇似乎下定了決心，隨後懶洋洋地對着蔡新毅開口道：“待朕逛完長安，便會親自前往南方蠻夷之地一趟，處理一下這千年的殭屍，看看究竟是劉氏宗族還是趙氏之王！”

# 第一百九十五章 生化危機

夜幕籠罩着大地，趙仲謀的大貨車已經即將抵達版阿納城，但現在他們遭遇了點問題。

在通往版阿納城的必經之路上，一隊又一隊的坦克部隊將這裏死死地堵住，同時大批的裝備精銳的步兵架在這裏，等候着長官的命令。

那縣城距離版阿納城有數百里的距離，足足需要一天的時間才能抵達。

而現在可是信息時代，在縣城的幾個倖存者可是第一時間報警，東南亞各國也是第一時間得到了消息，更是在第一時間定位到了那輛大貨車。

期間更有華國、白鷹等國的技術支持，否則憑藉高棉、安南、真臘、素可泰等國的實力根本就無法在短時間內布置重兵。

“目標已進入視線範圍內，開火！”

軍官的聲音通過喇叭響起，一瞬間炮火齊鳴，下一刻坦克炮彈脫膛而出，朝着那大貨車密集迅速的轟炸而去。

趙仲謀雙眸迅速一縮，當即猛踩剎車，準備下車逃命。

“轟轟轟！”

然而人終究是跑不過炮彈的，還沒等趙仲謀解開安全帶，密集的坦克炮彈轟炸已然降臨。

在一片炮火的轟鳴聲中，大貨車瞬間被炸成粉碎，成了一個稀巴爛的狀態，而趙佗與呂嘉迅速棄車而逃，但依舊收到了波及。

趙仲謀更是連慘叫聲都沒來得及喊出，命喪於此。

爆炸聲、火花閃耀的光芒讓所有的士兵都面面相覷，緊接着那軍官當即大喊道：“步兵上前，查看情況！”

與此同時，在百里之外的曼谷內，華國軍方代表、白鷹軍方代表、歐羅巴軍方代表以及北極熊軍方代表齊聚一堂。

除此之外還有高棉、安南、真臘、素可泰的最高領導人也在這裏，時刻關注着現場傳回來的錄像。

歐羅巴代表嘆了口氣，緩緩開口道：“根據先前的情況，這樣程度的進攻消滅了這兩隻怪物的。”

“所以說我們的計劃才是萬無一失的。”白鷹代表笑道。

“這樣做不太人道啊。”

華國代表嘆了口氣，他看了一眼高棉、安南、真臘、素可泰等國的領導，只能點頭道：“既然當事國都同意了計劃，那我方並無異議。”

高棉領導開口道：“洲際導彈準備就緒，大概二十分鐘后便可抵達戰場，消滅怪物。”

如果單純的轟炸，那兩隻怪物很有可能逃離，因此需要一段時間的拖延。

所以，那些裝備精良的士兵、坦克部隊都是拖延怪物時間的，只要二十分鐘一到，士兵與怪物將會具在導彈中毀滅。

各國代表與領導均嚴肅地看着前線情況，只待最終結果。

前線士兵與軍官對自己已經被放棄的事情一無所知，還以為是普通的任務。

屏幕中的遠處猛然出現了兩雙血紅的眼睛，緊接着無情的殺戮開始了。

“你說咱幾個兄弟幾個命怎麼這麼苦呢？守夜這種情況都被咱們碰上了。”

縣城附近，一支三十多人的督察小隊正在一間大的場所附近巡邏着，其中一人發著牢騷。

那場所裏面，是死亡的屍體。

而前方的一大塊泥濘之地，則是白天埋葬的大量屍體。

另一人也在發著牢騷：“我也不知道上面的人是怎麼樣的，為什麼死屍也要讓我們巡邏守夜，莫非有人會來偷屍體？”

隊長打了個哈欠，看起來很困的樣子：“還真可能有人偷屍體，畢竟某些地方屍體還挺貴的。”

在他們談論之時，注意力自然被分散了許多，而在他們不遠處的前方，泥土突然緩慢地鬆動起來，最終一隻手猛然從土地里扒了出來！

那是一隻鐵青的手，腫脹僵硬，看起來就像是一個死人的手，絕望又冰冷，

隨着泥土越來越鬆動，那隻手不停的扒拉着，最終全身都從泥土中顯露出來。

一個渾身破破爛爛的身影緩緩爬了起來，他的臉色鐵青且僵硬，眼珠空洞無神，露出了一對獠牙。

在他們聊天的時候，一個年紀小的督察似乎看到了什麼，指着那人影大喊道：“等等，那裡似乎有個人！”

“嗯？”

眾人立馬尋聲望去，確實有一個人影搖搖晃晃的站了起來。

隊長當即掏出配槍，瞄準着那道人影，大聲喊道：“什麼人，舉起手來！”

其他的督察立馬掏出配槍，一同瞄準着那道人影。

但那人影似乎並不聽從自己的命令。

“他在亂葬崗里出現，該不會是埋在那裡的屍體吧？”

那年紀小的警員見形勢有些緊張，顫抖地開口道。

“怎麼可能！”

老隊長怒斥一聲，正準備對着那道人影說些什麼，一個令他終身難忘的畫面出現在他的面前。

無數的“人”從泥濘土地中掙扎出來，一個又一個的身軀掙扎而出，雙眸中泛起淡紅色的光芒。

督察們目瞪口呆，最初的那一個督察顫抖地說著：“這這這是”

“吼！！！”

下一刻，嘶吼聲大起，一瞬間如同喪屍出籠，瘋狂的朝着督察殺來！

“敵人太強了，第一隊的兄弟已經全軍覆沒，士兵們的士氣很低，隨時都有可能叛逃，請求增員，請求增員！”

版阿納城的必經之路上，前線軍官看着前面血流一地的戰場，大聲地對着諸多領導人喊着，情勢極度緊張。

“請堅持四分鍾，四分鍾之後海豹突擊隊、海軍陸戰隊等將會加入戰場接手戰局，在場所有的戰士，每人將會獎勵十萬美金，戰死者三十萬美金！”

最高領導人的話語登時激勵了所有的士兵，對於獎賞方面毫不吝嗇：“結束后，所有生還的戰士都會得到衛國戰士的稱號！”

反正待會兒洲際導彈就要抵達，這裏的士兵絕大部分都會死亡，就算死不了的也會被雪藏，這裏的承諾不會有任何人知道。

隨便來唄！

“好，我軍一定會殊死抵抗四分鍾，四分鍾后我等將退出戰場！”

軍官用力的點了點頭，開始了炮火生涯。

四分鍾后，天空突然傳來猛烈的轟鳴聲，軍官隱隱約約覺得有些不太對勁兒。

下一秒，耀眼的白光閃過。

# 第一百九十六章 風雨欲來

炮火轟炸之後，遍地焦土。

在硝煙之中，隱隱約約還有一股肉香味傳來，在一片廢墟殘骸之中，一段劇烈的晃動，一個影子從層層廢墟中掙扎而出。

那道人影渾身是傷，左手甚至被炸掉，整個面龐都被燒焦，腹部有一處貫穿傷，看起來真是凄凄慘慘戚戚。

“那那是什麼？！”

趙佗深呼吸，從泥土廢墟里鑽了出來，眼神有些飄忽不定。

他無法忘記那個東西。

半個小時前，他還在屠殺凡人所謂的“軍隊”，突然的一道如同九天雷霆般的東西如雷貫頂般迎面劈下，自己的那位丞相呂嘉當場暴斃。

至於中郎將趙仲謀趙佗早就認為他死了，根本就沒有多想。

除此之外，那道雷霆攻擊也波及到了人類士兵，他們也是全軍覆沒。

“莫非是九霄神雷，來懲戒殭屍的？”

趙佗有些驚魂不定，在某些書籍中記載殭屍禍亂四方將會引九天玄霄之雷懲戒，趙佗對此一直是嗤之以鼻，莫非方才那真的是九天玄霄之雷？

“這裏不宜久留，我要先走！”

趙佗有些煩躁不已，他扒拉開廢墟，將呂嘉的殭屍之軀挖了出來，一口一口吞下，徹底將呂嘉吞噬，而趙佗被炸斷的左手也開始緩緩地重新生長起來。

待趙佗完全將呂嘉的屍體吞噬完畢后，他按捺住心中的嗜血感覺，迅速地朝着一個方向狂奔而去，消失在山林之間。

一個殭屍如果決心想要藏起來，那他很難會被發現。

一個偏僻的山野林間，隨便挖個坑，誰能找到？

再趙佗迅速離去不久后，嘈雜的聲音響起，附近的軍隊應聲趕來，封鎖現場。

狼煙一片，焦土四燃。

“首相，我軍未發現危險。”

高棉國的軍隊里三層外三層的將這裏搜索了一番，最終回稟道：“也並沒有發現任何的生還者，只有一片焦土。”

數發洲際導彈＋好幾十個導彈轟炸，能活下來人也就怪了。

高棉國首相在心中默默想着，看了一眼各國代表與最高領導人，開口道：“維持現場，沒有我的指令任何人都不能接近那裡，就算是國王陛下親臨也不能進去！”

軍官嚴肅的開口道：“我們明白，首相先生！”

高棉國雖然現在還保留着國王，看起來是個王國，但高棉國的一切事務大權都是由首相一手操辦，如同不列顛的首相與東瀛首相一般。

接到首相命令的軍官立馬開始指揮士兵封鎖現場，將一切聞風趕來看熱鬧的百姓隔絕，不讓他們進入這裏。

與此同時，位於曼谷機場的一架超快的飛機起飛了，那輛飛機上坐着的無不是東南亞諸國政壇上的顯赫之人。

他們的目的地只有一個，很明顯，那便是版阿納城的必經之路，高棉國第十四號國家公路。

那裡，有着超凡的希望。

不過無論是高棉還是安南、真臘亦或者是素可泰，他們的最高領導人都知道一件事兒。

那就是那裡的超凡屍體肯定不會屬於自己。

但他們還是呀前赴後繼的趕到那裡，就是為了在那些大國趕到進行博弈之前，搶先研究一兩個小時，爭取研究出個所以然來。

長安臨潼附近，正在秦始皇兵馬俑坑洞参觀的虞蘇忽的迎面遇到了難掩激動的蔡新毅。

還沒等虞蘇開口，之間蔡新毅便激動的開口對着虞蘇說道：“陛下，最新消息，粵東軍區與東南亞諸國、白鷹、歐羅巴聯盟以及北極熊羅剎等國進行了一次合作，狂轟濫炸了那兩頭被您稱作殭屍的怪物，目前得到的消息是已經當場擊殺其二者！”

“你們並沒有殺死那兩頭怪物，朕還能感受得到他們的氣息。”

虞蘇搖了搖頭，甚至都沒有悄悄詢問倀虎，直接否定了蔡新毅。

為什麼呢？

根據虞蘇對倀虎的了解，就算是趙佗、呂嘉在蔡新毅口中的“狂轟濫炸”中被毀，那麼倀虎也一定會再一次的創造出新的“趙佗”、“呂嘉”來。

蔡新毅聽到虞蘇如此這般講話，愣了愣，不可思議的說著：“您您是說那殭屍在導彈的轟炸下還活着？”

韓韻妍用了一種看弱智的眼神看着蔡新毅，吐槽道：“當然活着了，那畢竟是兩千年古屍。”

“我這就去通知”

還沒等蔡新毅說完，只見虞蘇便擺了擺手，開口道：“算了算了，朕還是親自去一趟吧。”

韓韻妍聞言，登時開口道：“陛下，可您的長安之行還沒有逛完呢。”

“斷壁殘垣有什麼看的？朕本來打算故地重遊，看一看未央、長樂二宮，還想見識一下後世的李唐大明宮含元殿，結果什麼玩意兒都沒了，最後帶着朕來看華清池、兵馬俑”

“這些東西又不是什麼稀罕物，朕當年也不是沒見過。”

聽到虞蘇這麼說，韓韻妍啞口無言：

確實啊，陛下可是西漢的第九位皇帝，雖然聽起來似乎過了好幾代，但是距離秦朝也就一百多年的時間，也不算是歷史久遠，因此秦朝留下來的玩意兒在漢朝也不是什麼稀罕物。

韓韻妍開始反省自己，知道自己疏忽的太大了，竟然出現了這樣的紕漏。

而虞蘇在心裏也沒怎麼在意，畢竟他本人並不是什麼漢廢帝劉賀，只是冒用身份而已，秦朝的東西他也當然沒見過，只不過是自己裝作一副故地重遊的樣子。

只不過旅遊的日子相對於主宰生死來說太無聊了，因此虞蘇才會趁這個機會脫離長安，前往東南亞“幫助”倀虎收網。

倀虎這個網撒的很大，虞蘇覺得自己這一波絕對能收割很多信仰。

版阿納城內，來自白鷹的記者安納貝爾在自己的房間里來回踱步，心情有些煩躁。

“羅納，那裡一定出了什麼事情，我聽到了導彈的聲音！”安納貝爾信誓旦旦的保證道。

攝影師羅納也有氣無力的開口說著：“我也知道，可高棉官府禁止我們前往西邊，踏上十四號公路。”

“世界人民具有知情權，我們必須探出那裡出現了什麼事情！”

安納貝爾擺出一副正義使者的樣子：“我一定要去看看，那裡究竟出現了什麼事兒，我們潛進去！”

“啊？這樣不是違反了高棉官府的指令嗎？”

“我們是正義的記者，是幫助世界人民得到知情權的，我們無罪！”

s：素可泰又名暹羅，暹羅兩個字兒太難打，還是叫素可泰吧。

# 第一百九十七章 地獄左手與南越王

名為安納貝爾的白鷹記者與她的攝影師羅納輕悄悄的溜出城來，從泥濘土地中前進，想要繞開公路上執行任務的警察，從道路兩旁進入核心地帶。

然而他們的計劃並不是那麼容易實現的，安納貝爾和羅納剛剛從土地中走了半個小時的時間，迎面便撞見了一支五人突擊小隊。

“女士，這裏禁止進出，請回吧。”

高棉士兵說出冷冰冰的話語，讓安納貝爾氣不打一處來，她直視着高棉士兵，喊道：“我是白鷹xxx記者團，我代表着世界人民，有權知道這裏面的真相，請你們放我們進去，讓我將真相告訴全世界！”

高棉士兵：？？？

這幾個高棉士兵只當面前的這個白鷹女人是個傻子，正準備強制驅逐，卻突然感受到腦袋後面遭遇一陣重擊，隨後迅速暈厥倒地。

“嗯？”

安納貝爾愣了一下，她連忙向後面望去，卻見一個左手似乎帶着一個黃金皮套的黑人老人站在那裡，朝着他們微笑。

“謝謝。”安納貝爾道。

那黑人老者樂呵呵的擺了擺手，看起來似乎是個品德高尚的老者，同時開口道：“不用謝不用謝，我叫阿道格斯，我也想知道那邊發生了什麼事兒，你們能帶我一起去看看嘛？”

“當然可以了。”

安納貝爾想都沒想就同意了，只不過她指着幾個昏厥的高棉士兵，猶豫地說道：“只是，他們”

“放心，我只是敲暈了他們，過不了多久他們的隊友就會發現它們，及時的進行救援，沒關係的。”

黑人老者露出了和藹可親的笑容，此時此刻的他似乎是化身成為了聖誕老人。

“那好吧。”

安納貝爾聞言，微微覺得安心，隨後對着黑人老者道：“我們一起走吧，我叫安納貝爾，這是羅納，你跟在我們後面，千萬不要跟丟了，我們可不會回去找你。”

“放心，我不會跟丟的。”黑人老者露出了潔白的牙齒。

多一個人就多一股安全感，安納貝爾喝了一口飲用水，便開始前進。

黑人老者側身讓出道路給安納貝爾來，安納貝爾對着黑人老者點了點頭，迅速前進，而黑人老者一時之間並沒有進行移動，而是看着安納貝爾的背影略微沉思片刻，忽的打了個響指。

下一秒，那幾個高棉昏厥的士兵衣角不知不覺的多出幾縷碧綠色的火苗來，這碧綠色的火苗不大，短時間內沒有人能發現的了。

但黑人老者知道，用不了三分鐘，這火苗便會熊熊燃燒，化為地獄烈焰，吞噬整個凡人。

到了這裏，黑人老者的身份已經毋庸置疑了。

他並不是什麼阿道格斯，而是來自仙人掌之國的地下主宰，神臨城的真正主人，地球的第一位超凡者，被譽為“地獄左手”的阿爾文！

“阿道格斯，快跟上”

前方的催促聲響起，阿爾文立馬和顏悅色的笑喊道：“好的好的，我馬上跟來。”

枯樹、小溪、塵土。

一路之間，趙佗一路狂奔而逃，中途遇到的所有高棉士兵都被他避了過去。

雖然趙佗屠殺他們跟殺雞沒什麼區別，但那“九天玄霄之雷”整得趙佗一驚一乍，有些不敢動手。

他現在只有一個想法，那就是找個地方恢復元氣，在做圖謀。

這個地方他已經找到了。

那個地方充滿着誘人的氣息，這種感覺比人的靈魂差遠了些，但比人類的鮮血要好上很多！

“那個縣城”

趙佗雙眸中的血光閃出濃濃的殺意，那個地方他當然知道，那可是他遇到自己南越朝的中郎將趙仲謀的地方！

只不過那裡為什麼會有一股極度吸引自己的氣味？

趙佗有些不太清楚，他想到了很多可能，比如那裡是陷阱什麼的。

但趙佗依舊會去。

險中求富貴，當年他斷絕與中原的聯繫，帶着五十萬大軍直接在秦始皇帝設置的南三郡自立為皇帝，稱王稱霸、作威作福靠的就是這個賭！

現在，趙佗依舊願意冒這個險，看看那裡究竟是什麼東西吸引着自己。

突然間，在草叢潛伏的趙佗突然聽見了一道聲音，他立馬趴下，隱藏起來，讓士兵沒有發現自己。

“第七隊消失了，估計是遭遇了長官說的那可怕的怪物第七隊離我們很遠，應該沒什麼問題。”

一個高棉國的士兵笑着開口，和其他四個士兵一起閑聊打趣着。

另一個士兵半倚在樹邊，笑道：“第七隊靠近版阿納城，距離我們這兒實在是太遠了，那怪物應該不會出現在附近。”

“第七隊在兩小時前失去聯繫了，誰能知道這兩個小時的時間怪物能走到哪兒去？”一個端着槍，看起來十分嚴肅的士兵說著。

“行了，繼續巡邏，馬上就要個第二十五隊交匯了。”

聲音越來越遠，趙佗趴在草叢里，聽着他們的聊天內容，陷入了某種沉思。

第七隊，版阿納城？

趙佗可是記得清清楚楚，自己從逃亡開始，一直都沒有出手，第七隊消失絕對不是他乾的。

呂嘉也不可能，因為呂嘉已經在趙佗肚子里，幫助趙佗恢復斷臂了。

趙佗也通過那東瀛的蘆屋道滿知道，當今世界上的超凡者雖然不多，但絕對也不少。

而這個突然出現在自己附近的超凡者，一定有什麼打算，否則誰會來到這麼一個窮鄉僻壤之地？

“究竟是誰”

趙佗皺着眉頭，帶着這個疑問一直行進上路，朝着自己的出發地縣城而去：“無論是誰，寡人都要在第一時間恢復實力了，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半個小時之後，全力以赴的趙佗最終還是抵達了這座名為“雅達”的縣城西面。

與此同時，縣城的東面，風塵僕僕的白鷹記者安納貝爾與她的攝影師羅納、半路遇到的黑人老者“阿道格斯”也抵達了這座縣城。

“核心地點被高棉的軍隊直接佔據了，我們看都看不到。”

安納貝爾沮喪着開口，當她看到前方的縣城后，想都沒想的開口道：“我們進去休息一下吧。”

# 第一百九十八章 人類的守護者

“這裏？”

阿爾文的雙目顯露出一股疑惑：“再走走吧，我感覺前面應該有更好的地方。”

他看着前方的縣城，裏面隱隱約約透露出一股讓他感到不舒服的氣息，感覺似乎有什麼危險，阿爾文並不是很想進去。

“嗯？”

安納貝爾愣了一下，有些疑惑：“為什麼要去前面找個地方，這裏不能休息么？”

“我總感覺心裏怪怪的”

阿爾文依舊在扮演一個來自白鷹的黑人紳士：“不過安娜貝爾女士如果想要去，那我也就只能奉陪到底。”

雖然感覺有些懷懷的，但阿爾文還是跟着安納貝爾走入了這座小小的縣城。

畢竟他是“疾病與瘟疫之神”的人間使者，那位“疾病與瘟疫之神”冕下還曾賜予了他地獄之火供其驅使，有神庇佑的他對於任何東西都是不懼的。

“這裏的氣氛確實有些奇怪”

一進此縣城，安納貝爾也感覺到有一絲絲奇怪。雖然在白鷹鄉下道路上空無一人時並沒有什麼稀奇，但這可是亞洲啊！

高棉國的人口雖然不多，但亞洲人最大的性格就是聚集在一起，這樣的縣城不要說這大清早了，就算是晚上也應該有很多人出現。

阿爾文點了點頭，對着安納貝爾和羅納道：“小心一點，這裏可能和十四號路的事兒有關。”

羅納沒有說話，只是用攝像機點了點。

安納貝爾開口道：“我們都進來了，也不能就這麼算了，還是調查一下吧。”

他們本來就是為了調查高棉第十四號國家公路出了什麼差錯，如今得知這座看起來空無一人的縣城似乎和高棉第十四號國家公路有關，當然不能閑着了。

他們可是要攝影完畢之後，投到白鷹各大報社、電視台，然後賺取大量的錢不對，是讓全世界人民知道這件事的真相。

“有人嗎？！”

安納貝爾大聲喊着，在縣城中回蕩着她的聲音，聲音很大，讓阿爾文不由皺了皺眉頭。

阿爾文皺了皺眉，覺得事情有些蹊蹺，道：“別喊了。”

安納貝爾立馬停下，不知道發生了什麼情況，只是聽到阿爾文的聲音便停了下來：“為什麼？”

“有點不對勁兒。”

阿爾文點了點頭，耳朵靈敏了些，似乎聽到了有什麼東西朝着這裏走來。

“嗯？”

還沒等安納貝爾詢問什麼，只見一道道急促的腳步聲響起，她立馬抬頭望去，遠遠便見到一大隊穿着警服的“督察”朝着自己狂奔而來。

“不好，高棉國的督察來了！”

羅納大喊一聲，看了一眼速度極快的“督察”，當即放棄了逃跑的想法，雙手高舉，主動朝着“督察”走去，大聲喊道：“我是白鷹公民，希望貴國可以遵守規定，等待我的律師抵達”

還沒等羅納說完，熱情的“督察”便瘋一般的將這個一米九五的白鷹大個子給撲倒在地，瘋狂的撕咬起來，鮮血留了一地。

“啊！滾開，滾開！”

那白鷹大漢大叫着，努力的掙扎，卻沒有任何作用，只能悲慘的看着自己被痛苦的撲殺。

安納貝爾傻傻的愣在了這裏，眼睜睜看着羅納被撲殺，目瞪口呆，隨後放聲尖叫起來。

“廢物。”

阿爾文淡淡地開口說著，還沒等他說完便見安納貝爾飛快的朝着自己跑來，只見安納貝爾慌張道：“快跑吧，那些督察都瘋了，羅納羅納都死了！”

阿爾文猶豫一下，眉頭微微一蹙，看了看安納貝爾，思考起來。

待會兒可能還會有什麼情況，暫且留下一命，給我探路。

“站在那裡，不要動。”

阿爾文露出了微笑，緊接着黃金左手之上碧綠的火焰登時燃起，隨風蕩漾。

“吼！”

幾個“督察”啃食完工具人羅納之後，怒吼一聲，瘋狂的朝着阿爾文與安納貝爾奔來。

此時此刻的安納貝爾已經徹底驚呆了，她雖然知道世界上有超凡者的存在，但這還是第一遭見到。

碧綠的火焰、黃金的假肢、黑人

這這

安納貝爾不由在心中想到了一個人，一個在白鷹高端上層社會流淌着赫赫威名的人。

仙人掌的地下國王，“疾病與瘟疫之神”的信徒，被譽為“地獄左手”的阿爾文！

在安納貝爾愣神之際，碧綠色的火焰迅速的焚燒了眼前一切，那幾個“督察”在碧綠的火焰中被燃燒殆盡，最讓人不寒而栗的是這“督察”是沒有任何的痛覺，被這火焰燃燒之時竟然無半分痛覺，依舊在猙獰而來，似乎還是想要吃掉他們。

“這是什麼怪物？”

安納貝爾驚魂未定的開口，她下意識的詢問着阿爾文。

阿爾文皺了皺眉頭，緩緩開口道：“沒有理智，戰鬥力並不算高強，行為舉止與喪屍無異我也不知道那是個什麼東西。”

阿爾文此番進入東南亞是秘密進入，沒有告訴任何的人，自然也沒有帶什麼小弟，他對這些東西也是一知半解，不知道是什麼玩意兒。

他此行的主要目的就是找到安倍晴明以及那位龍王行走蘇子安，不過在東南亞的這些時間他還是意外的得到了一個名為“殭屍”的東西行蹤。

他為了調查殭屍，還特地看了好幾部來自華國的殭屍片，他對於那些蹦蹦跳跳的殭屍並沒有什麼感覺，當他看到這些疑似喪屍的督察時，並沒有把他們與殭屍掛鈎。

“我明白了，這一定是東南亞國家的陰謀，他們研製出了新型的喪屍病毒，想要在全世界上演一場生化危機！”

突然間，那名為安納貝爾的記者大喊大叫了起來，神情有些激動：“這件事我一定要登載上報，讓全世界的人都知道這些骯髒醜陋國家的嘴臉！”

她現在已經興奮起來了，她認為自己識破了某些可惡的事情，終結了野心勃勃的政治家的陰謀，可以讓地球重歸和平。

當然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自己作為人類社會的拯救者，將會得到空前的名聲，財富、名望將會連連不斷而來，自己將會是一切的守護者！

# 第一百九十九章 火與屍的短暫的交鋒

“你為什麼燒了寡人的食物？”

正當安納貝爾開懷大笑之時，一道異樣的聲音猛然間傳入了安納貝爾的耳畔，讓安納貝爾的笑聲戛然而止。

阿爾文的雙眸閃過一縷碧綠的火焰之光，他看向前方街道轉角之處，冷靜的開口道：“你是什麼人？”

安納貝爾的心怦怦亂跳，她剛剛似乎聽到了什麼了不得的東西。

這些瘋狂如喪屍的“督察”，竟然只是前面的那個“人”的食物？

在阿爾文和安納貝爾的注視下，街道轉角之處緩緩走出了一個人來。

那人衣衫襤褸，雙眸泛着猩紅色的光芒，獠牙粗長，整個面部被大規模燒傷，看起來疲憊不堪的樣子。

“就是你一直在附近？”

那人冷聲開口質問道：“你為什麼想要找寡人？”

阿爾文看着眼前的這衣衫襤褸之人，阿爾文在他的身上感受到了極為恐怖的氣息，當即開口道：“我比較想知道安倍晴明的蹤跡，並沒有想要尋閣下的意思，請閣下不要介意。”

雖然阿爾文有自信，但他並不想莫名其妙的和一個強敵交戰。

“安倍晴明？”

那人聽到這個名字依稀感覺有些熟悉，似乎在哪裡聽過，不過並沒有思考很久，他開口道：“那你是誰，是蘆屋道滿讓你來的么？”

“我的名字是阿爾文，是疾病與瘟疫冕下的使者，在人間傳播他的光輝。”

阿爾文和顏悅色的開口說著，他的語氣似乎並不是說自己侍奉的是“疾病與瘟疫之神”這樣的邪神，而是在說什麼“指智慧與力量之神”一般，充滿了正義：“不知您是”

“寡人是這裏的皇帝，南越國的君主。”

趙佗並不打算說出自己的姓名，畢竟皇帝也有皇帝的傲嬌：“你還沒說蘆屋道滿的事情。”

阿爾文在心中略微思考片刻，自然想起了那位拉丁裔小弟說的“趙佗”之名，心中暗暗有了些門道，隨後開口道：“我很想與那位蘆屋道滿先生見上一面，，可惜至今無緣得見，真是遺憾。”

阿爾文的語氣手法上充滿了亞洲感，絲毫沒有任何美洲的意思。

主要原因是阿爾文來亞洲是謀求合作，入鄉隨俗，他自然明白學習一口流利的亞洲表達手法自然更容易收穫盟友。

“你身後的那個女人是怎麼什麼人？”

趙佗再一次開口說著，只不過這次的他舔了舔嘴唇，似乎露出了某種慾望。

現在的趙佗似乎已經習慣了白人與黑人的存在，並沒有大驚小怪。

阿爾文看了一眼安納貝爾，給了安納貝爾一個令人安心的微笑，隨後張口道：“趙佗陛下，這是我給您準備的禮物，希望您可以喜歡。”

本來就打算讓她探路去死，現在出現了千年前的皇帝，阿爾文自然願意用她來換一個善緣。

本來還以為自己不會被輕易拋棄的安納貝爾瞬間就呆住了，她愣在原地，不知道該怎麼辦。

阿爾文二話不說，揪起安納貝爾，朝着趙佗那邊一扔，而趙佗也沒有客氣，露出了修長的獠牙，朝着安納貝爾的脖頸上扎去！

原來這就是殭屍

阿爾文在心中微微嘀咕着，同時心中也升起了一縷不快：華國的電視劇怎麼拍的？為什麼拍的殭屍都是一蹦一蹦的，眼前的這趙佗分明就沒有蹦跳啊！

騙子，都是騙子！

阿爾文在心中瘋狂的吐槽着，不由自主的分了神。

就在他分神的那一剎那，他只看見眼前一花，緊接着似乎什麼東西出現在自己附近，他下意識的歪了一下頭，緊接着一股火辣辣的感覺就在自己的脖頸處出現。

下一秒，趙佗的身影已經消失不見，原地上只有一個安納貝爾躺在那裡，更加詭異的是安納貝爾脖頸雖然有兩個被獠牙貫穿的洞，但卻並沒有留血。

“有兩下子。”

阿爾文背後，趙佗舔了舔嘴唇，看向阿爾文的眼神中充滿了毫不掩飾的慾望。

這一刻，阿爾文突然明白了什麼：原來趙佗之前看的並不是安納貝爾，而是他自己！

“趙佗陛下，你們華國有一句古老的話語，井水不犯河水，我們似乎無冤無仇，你為什麼要向我痛下殺手？”

阿爾文忌憚的看着趙佗，渾身的碧綠火焰大盛，彷彿阿爾文隨時都有可能自燃起來。

雖然看起來阿爾文威風很多，但只有當事人自己知道，自己絕對打不過眼前的這個趙佗的。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打野來抓後排法師了。

“你很美味，寡人吃了你肯定能恢復到巔峰狀態。”

趙佗的那雙血紅的眼眸充滿了渴望，那些“督察”什麼的不入流垃圾殭屍都是他主動釋放氣息讓他們前來襲擊阿爾文與安納貝爾。

畢竟一千頭那樣的不入流垃圾殭屍也比不上一個超凡者對自己的誘惑大！

自己如果想要恢復，至少要吸一千多人的血液和靈魂，五百多個不入流的垃圾殭屍。

但只要吃了阿爾文，自己直接恢復巔峰，根本就不需要什麼時間！

步步為營，趙佗能夠活過秦始皇、秦二世、漢高祖、漢惠帝、呂后、漢文帝、漢景帝、漢武帝這八代，自然也不是靠着蠻力的！

他趙佗，也是有腦子的！

嗯雖然的殭屍狀態似乎並沒有大腦這個器官，但是趙佗依舊懂得降低敵人的警惕性。

“吃了我，你可能沒這個本事！”

阿爾文冷笑一聲，手中碧綠色的火焰當即熊熊燃燒，那股碧綠的火焰朝着趙佗蔓延而去！

趙佗有些懼怕這碧綠的火焰，畢竟是源自“疾病與瘟疫之神”，說什麼他都不會去硬接。

但趙佗的優勢在於，他的速度與力量極高，他輕而易舉的避開了蔓延而來的碧綠火焰，從側面急轉而攻，目標為阿爾文的脖頸之處，意圖直接將阿爾文一擊必殺！

“兩位同屬邪道，為什麼要爭鋒相對呢？”

此時，蘆屋道滿的聲音不合時宜的響了起來。

緊接着，扮演成蘆屋道滿的倀虎緩緩從街邊一座小型建築的二樓上躍下，對着趙佗與阿爾文微微一笑。

雖然他想要打壓一下阿爾文，但沒想着讓阿爾文死。

阿爾文再怎麼著也是山蛛的棋子，如果因為這事兒而導致關係鬧得太僵，自然也算不上是什麼好事。

# 第二百章 恐怖的秦始皇帝

見到蘆屋道滿的出現，趙佗與阿爾文都停下了手，互相警惕的看着對方。

“久聞君之大名，今日相見真是三生有幸啊！”

阿爾文立馬用起前两天剛學的亞洲打招呼語氣，對着蘆屋道滿抱拳道。

不同於阿爾文卑微的討好，趙佗則是冷哼一聲，開口道：“你想說什麼？”

“我方才聽說你在版阿納城硬扛了凡人的洲際彈道導彈，現在身負重傷”

蘆屋道滿的樣子看起來十分的驚訝：“但我現在看來你雖然是傷勢很重，但並沒有想象的那麼嚴重嘛。”

“寡人吞噬了呂相國，還有這裏一百左右只不入流的垃圾。”

趙佗開口道：“如果寡人吞了眼前的這個蠻夷，寡人必然會恢復全盛，甚至更加強大！”

“他是一位神靈的使者，你可不能殺了他。”

蘆屋道滿微微搖了搖頭，開口道：“除非是你的那位主子從陵墓里蘇醒，不然你動了他必死。”

“再說了，兩千年前你做了什麼事情恐怕不用我說吧？如果那位真的蘇醒了過來，可能第一個斬的就是你。”

聽到蘆屋道滿的話，趙佗沉默了。

他當然知道蘆屋道滿說的是什麼。

他的主子只有一個，那就是兩千年前，橫掃六國、氣吞萬里山河的秦始皇帝，嬴政！

他首位完成華夏大一統的鐵腕政治人物，是古今中外第一個稱皇帝的王朝君主。

受命於天，既壽永昌！

如此的人物，自然不可能是簡簡單單的一個凡人君王。他可是第一位皇帝，一位能夠冊封神靈的皇帝。

趙佗依稀記得，秦始皇帝以龍脈為基，在秦始皇陵里聚集了親掃六合戰死的諸多將士，只待始皇帝有朝一日能夠重新歸來！

嬴政歸來的那一刻，三十萬秦國精銳秦軍將會以一種特殊的形式跟隨始皇帝一同歸來，重新締造一個不滅王朝。

“靈氣復蘇的速度越來越快的，說不定明天嬴政就從秦始皇陵里醒來，率領冥界大軍殺向整個世界。”

蘆屋道滿神情嚴肅道：“你應該了解這位千古一帝，他對於超凡者的態度很簡單，順我者昌逆我者亡！”

“我倒是沒什麼問題，如果真的打不過到時候投降就好了，說不定那位始皇帝陛下還能封我個東瀛郡守倒是你啊，南越武帝趙佗呵呵。”

趙佗知道，蘆屋道滿說的都是實話，便開口道：“你說怎麼辦？”

“加入我們，我們將屬於同一個陣營。”

蘆屋道滿眼神中閃過炙熱感，緩緩開口說著：“我們有瑪雅眾神、天竺教眾，實力絲毫不遜於其他勢力，更不會懼怕秦始皇帝！”

趙佗沉默不語。

他真的不知道，瑪雅眾神、天竺教眾代表着什麼意思。

不過看起來似乎很厲害的樣子。

秦始皇帝

趙佗再一次想起了這個名字，身子不由打了個冷顫，隨後咬牙切齒道：“好，寡人願意加入你們，成為你們的同盟！”

“好。”

蘆屋道滿笑着開口，緊接着他又看向了阿爾文：“疾病與瘟疫冕下如今正在恢復元氣，你不要隨便亂跑了，在仙人掌國帶着，盡可能的將凡人勢力白鷹國拉入我們的陣營。”

“我明白。”

阿爾文點了點頭，他沒有懷疑蘆屋道滿任何東西：如果不是蘆屋道滿的突然出現，自己早就被趙佗給撕成兩半。

“但我覺得”

見阿爾文似乎還想說些什麼，蘆屋道滿直接打斷道：“我不要你覺得，我要我覺得，你們都得聽我的！”

天天說些沒用的。

“那個凡俗女人怎麼辦，殺了么？”

阿爾文沒有繼續關於聯盟的話題，而是話鋒一轉，指着躺在地上陷入昏迷的安納貝爾道。

畢竟也是得到了神靈眷顧的人，對於安納貝爾死沒死阿爾文還是可以感知到的。

趙佗看了阿爾文一眼，沒有說話。

阿爾文打了個哈欠，進行了一波自問自答：“留着吧，轉化為殭屍，我們也需要一個隱藏在凡人高端社會的卧底。”

蘆屋道滿點了點頭，心道：山蛛這廝選的使者有點腦子，可以可以。

“安倍晴明正在附近徹查我的蹤跡，我要去吸引其注意力了，你們二人謹慎些，莫要被發現白白送了性命。”

言畢，蘆屋道滿便帶着安納貝爾消失在這裏，這裏只剩下阿爾文與趙佗二人。

幾分鐘前雙方還是你死我活的狀態，現在卻成了同盟之友，場面實在是有些尷尬。

阿爾文尬笑兩聲后，拱手道：“殿下，我就先回仙人掌國了，我在東南亞有一處資產，名為魯本工業，有什麼事情可以通過那裡聯繫我，我一定會給予您最大的幫助。”

趙佗好爽的開口說著，絲毫沒有阿爾文的那種尷尬感：“阿爾文先生一路珍重，待寡人恢復實力后，定會與先生秉燭夜談。”

歷史上的趙佗先是反漢，在劉邦興師來伐的時候又歸附，呂后之亂時復叛，文帝登基后又歸附，七國之亂時在反，武帝登基時又歸附

嗯，趙佗的敵人、朋友身份一直都是互換的，記憶中的他已經習慣了這樣的轉換。

“告辭。”

阿爾文的心態雖然已經轉變成了大人物，但他還是接受不了前一秒還是你死我活的狀態，現在就成了一家親。

他當即拱手告辭，快步離開。

看着阿爾文離開的身影，趙佗的笑容逐漸消失，逐漸變得平靜下來。

“秦始皇帝啊，您活着的時候就是我頭上的一座大山，現在死了依舊是我的心頭大患啊”

趙佗喃喃自語着，他現在可並不關心什麼阿爾文、蘆屋道滿，現在最大的問題便是那位名震華夏的秦始皇帝嬴政了。

“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趙佗心裏現在很苦澀，他復生了這麼久，心裏已經下意識的忽略了這個問題，現在又被蘆屋道滿勾起了回憶，心中自然是苦澀的。

秦始皇帝，威壓一世！

當年的六國，強橫的練氣士層出不窮，照樣一個個被秦始皇帝鎮壓！

“嬴政，我現在比你早些時間復生，我必然會利用這段時間，徹底的超過你！”

# 第二百零一章 血族

一種迷迷糊糊的感覺在安納貝爾的腦海中徘徊，渴望的氣息愈發愈濃厚。

安納貝爾渾渾噩噩地從昏迷種清醒過來，如同潮水般湧來的，是一種源自靈魂深處的渴望。

迷迷糊糊之間，她想要站起身來，卻無法挪動手腳，彷彿自己失去了對四肢的控制。

掙扎着卻無能為力，經歷了許久，安納貝爾才睜開了眼睛，擺脫了先前那種被壓制的難受狀態。

靈魂深處的渴望感促使着她拖着沉重地身體，一把抓住了桌子上的杯子，瘋狂地飲下杯內猩紅的液體。

鐵鏽味、腥味、鹹味一瞬間會集到了一起，在安納貝爾的口腔味蕾里爆炸展開，安納貝爾感覺到一股雀躍的感覺，一股腦的咽了下去，隨後才感覺到似乎有些噁心，但更多的確實甜味。

液體已經咽了下去，安納貝爾感覺到有些不同，癱坐在地上，乾嘔着。

“嘔。”

一絲絲紅色液體從安納貝爾的口腔中滴落，血腥味彌散開來，在那一剎那她就知道了自己先前喝的是什麼了。

鮮血！

隨着血液的汲取，顏齊那股源自靈魂深處的渴望感才消散，這時她才有力氣站起身來。

這是哪裡，我怎麼會在這兒？

還有為什麼我會感覺到血液的味道如此的香甜

腦海中的第一個問題讓安納貝爾陷入了短暫的沉思。

安納貝爾的視線有些模糊，跌跌撞撞地站起來后，映入眼帘的是一張原木桌子與椅子，似乎是餐廳。

桌子正中央位置擺放着一瓶液體，玻璃瓶屬透明色，瓶內液體鮮紅且粘稠，瓶子上用着象形文字標識，椅子上坐着一個穿着亞洲風格服飾的男子，見安納貝爾走來，微微一笑。

安納貝爾環顧四周，牆體金黃，燈光耀眼。

這是一間很奢華但對於安納貝爾來說很陌生的屋子。

“我怎麼會出現在這兒？！”

安納貝爾有些莫名的惶恐，腦袋裡還是有些刺痛。她跌跌撞撞地站起身來，還沒走兩步便癱坐在沙发上，開始好好回憶了一下自己的所作所為。

我和羅納一起來東南亞做旅遊項目拍攝，後來高棉警方我地獄左手喪屍

一切都想起來了！

安納貝爾記得，在昏迷之前，自己被那個狼心狗肺的“地獄左手”阿爾文丟給了那個長着獠牙的惡魔！

而且那惡魔的獠牙也刺穿了自己的脖頸，當時的她可是確確實實感受到了劇烈的痛苦！

安納貝爾下意識的摸了摸自己的脖頸，卻驚訝的發現自己的脖頸竟然沒有一絲一毫的傷疤，彷彿那怪物從來都沒有啃咬過自己！

那麼自己現在究竟在什麼地方，這裏究竟是哪裡？

“你醒了？”

溫和的男低音突然響起，當即把安納貝爾嚇了一跳，這時的安納貝爾才想起來，這個房間里還有一個亞裔的男子！

“你你是誰？”

安納貝爾顫顫巍巍的開口，金黃色的長發將整個面容給掩蓋，她甚至連頭都不敢抬。

見識過施展碧綠火焰的阿爾文，也見試過獠牙怪物，安納貝爾現在已經對這個世界充滿了恐懼，再加上自己先前是在怪物的嘴下昏厥，自然對這個亞裔男人很是害怕。

“不要怕，我是蘆屋道滿，你應該認識我。”

那亞裔男子微微笑着，說罷便扔給了安納貝爾那瓶猩紅色的液體：“嘗嘗吧。”

安納貝爾接過那瓶猩紅色的液體，眼神中充滿了惶恐：“這這是什麼？”

“飲料。”溫柔的聲音再一次響起。

安納貝爾顫抖着手，她不是很想喝但看那亞裔男子身上散發的危險氣息又哆哆嗦嗦的打開了瓶蓋，閉上眼睛一飲而盡。

“嘖嗯？”

突然，安納貝爾似乎感覺這液體很甘甜，有一種回味無窮的感覺。

安納貝爾有些不敢相信的說著：“真的是飲料？”

“當然不是飲料了。”

在聽到這句話后，安納貝爾的笑容僵住了，她不由詢問道：“這這是什麼？”

“血啊，純正的血，剛殺的，新鮮。”

溫和的聲音再次響起，此時的安納貝爾猛然間感到腹部一陣上涌，可是怎麼著也吐不出什麼東西，只能幹嘔着，這時的她才想起來醒來之時同樣喝了一杯血

“嘔！”

安納貝爾乾嘔着，她蜷縮在地上，不經意間的抬頭，猛然見到一個渾身是血、躺在地上的人

“啊啊啊！！！”

安納貝爾尖叫起來，她無法適應這樣的情況，匍匐在地上，瘋一般的拱來拱去。

突然，一隻手抓住了她的頭髮，讓她渾身一顫。

下一秒，一雙明眸清澈的眼睛與安納貝爾四目相對，那眼睛的主人微微笑道：“你覺得血是甜的，是美味的你還認為你是正常人么？”

他的話語讓安納貝爾惶恐不已，安納貝爾猛然間想到了他之前說過的名字。

蘆屋道滿！

這是一個東瀛人的名字，他他是東瀛國通緝的超凡者罪犯，是櫻都百鬼夜行事件的締造者！

“醒醒吧姑娘，你好好看看你的眼睛，你的牙齒。”

蘆屋道滿的聲音再一次響起，與此同時還有一塊小鏡子遞給了她。

安納貝爾顫抖着手接過了鏡子，可鏡子里的景象卻讓她目瞪口呆。

尖銳的兩顆牙齒，紅澈的眼眸以及嘴角處微微的血跡

“我我”

鏡子從安納貝爾的手中摔落，她有些不敢相信，她不相信鏡子里的是自己。

“恭喜你了，從現在開始，你的生命將會延長，你將比同齡人活的更久且永葆青春。”

蘆屋道滿拍手微笑道：“你叫什麼名字？”

“安安納貝爾·霍華德。”

安納貝爾下意識的開口說出了自己的姓名。

蘆屋道滿點了點頭，不知從哪兒掏出一柄西式長劍，高聲喝道：“跪下！”

安納貝爾嚇得一哆嗦，二話不說跪了下來，老老實實的跪在蘆屋道滿面前。

“我現在代表同盟席血族始祖德古拉，冊封安納貝爾·霍華德為紐約子爵，處理紐約一切事物，為聯盟效力。”

做完一切后，蘆屋道滿又笑道：“希望有一天我可以聽到紐約女大公安納貝爾·霍華德的名聲。”

安納貝爾一臉迷茫。

# 第二百零二章 天下無雙

“我我”

安納貝爾喃喃自語的說著，她直到現在還無法接受自己已經不是人類的事實。

“血族沒有什麼不好的，永駐青春、壽命悠久。”

蘆屋道滿露出了笑意：“況且，你還有我們護着現在沒人知道你是血族，沒有超凡者會針對你。”

“呼～呼～”

安納貝爾大口喘着粗氣，盡可能的讓自己恢復平靜，過了一會兒，安納貝爾開口道：“我我現在是吸血鬼？”

她有些惶恐不安，似乎短時間內無法接受這個身份。

蘆屋道滿和顏悅色的開口糾正道：“這叫血族，小姑娘，不要用那麼骯髒低下的詞彙來形容自己的種族。”

安納貝爾顧不得那些其他的問題，焦急地對着蘆屋道滿道：“那那我以後是不是就要靠吸血活着？”

“血族對十字架和大蒜到底有沒有什麼問題啊？”

“我難道一直都是這樣，獠牙、血眸？”

“我可以化為蝙蝠嘛？我看電影里的吸血鬼都能變成蝙蝠隨處亂飛”

蘆屋道滿被安納貝爾的問題給問煩了，當即有些不耐煩的說道：“鮮血的誘惑力對你來說很大，長時間的汲取鮮血會讓你變得更加強大，但這部分不影響你正常的吃飯，你還是可以正常的進食。”

安納貝爾點了點頭，見蘆屋道滿又道：“至於十字架大蒜對血族的威脅力純粹是子虛烏有，是一些中世紀、現代的文學家自己編寫的東西，對血族並沒有影響。”

“你的獠牙和血眸在你心情冷靜之後可以試着自己收起，這個就要你自己感悟了，就如同走路一般。”

“只有你成為大公之後才可以化為蝙蝠，如果你成為了親王，那麼你將擁有漫天的蝙蝠。”

畢竟這血族是倀虎創造的第二個種族，與殭屍有異曲同工之妙，只不過細節上進行了些許的調整。

他說的大多數都是真的，比如可以正常吃東西、十字架大蒜對吸血鬼沒有任何作用、只要冷靜一點就可以嘗試控制小獠牙以及血眸等等。

但那個變成蝙蝠純粹就是倀虎自個兒瞎編的，根本不可能達成。

不過短時間內倀虎並不打算進一步修改這個弊端。

因為倀虎短時間內是不會讓血族裡有人成為公爵和親王的。

“原來如此”

安納貝爾微微有些安心，她那一雙血眸中有些靈動，似乎開始接受了血族這一設定。

安納貝爾看着鏡子里的自己，竟然出乎意料的有些美麗，原本已經二十五六步入衰退容貌的她如今就如同十五六歲的少女，面容精緻。

小獠牙與血色瞳眸緩緩退卻，安納貝爾那雙碧綠清澈的眼眸再一次呈現，此時此刻安納貝爾的心態已經大不相同。

接受了血族這個設定后，安納貝爾覺得成為血族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青春永駐、延長壽命還可以正常的吃飯喝水。

這可以說是很多富人夢寐以求的事情啊。

安納貝爾冷靜的開口道：“我在白鷹需要做些什麼，有什麼人可以與我聯繫？”

倀虎回答道：“如果我們需要你的幫忙，我們會有人主動來找你；如果你有什麼事情找我們，那裡可以去通知地獄左手阿爾文。”

“阿爾文？”

安納貝爾皺了皺眉頭，似乎很不喜歡這個名字：“他之前可是”

“若不是因為他，你也沒有成為血族的這一回事兒了。”

倀虎淡淡開口說著，安納貝爾之所以能進入倀虎的視線里全是因為阿爾文帶着她，否則倀虎想要注意到安納貝爾還真是個難事兒。

“明白了。”

安納貝爾顯然不知道倀虎心中所想，她還以為是當時阿爾文將自己交給蘆屋道滿，當即點了點頭，示意自己已經明白了。

倀虎回頭對安納貝爾打了個招呼，自己便起身開門離去：“這裡是曼谷，待會兒自己想個辦法回白鷹吧，待久了安倍晴明可能會摸過來，我先走了。”

說罷，倀虎便化作一股清風迅速消失在這裏，而安納貝爾陷入了一陣沉思。

她現在想着，自己經歷的一切事情與自己該如何返回白鷹。

“即將直面敵人，朕雖然受命於天，但你二人卻並無防身伎倆，若是被波及而死可不是件美事。”

粵東省邊境地區，身穿龍袍的虞蘇望着眼前恭恭敬敬的蔡新毅、韓韻妍二人，開口道：“所以，朕打算傳你們二人一門神通。”

蔡新毅與韓韻妍聞言，齊齊對視一眼，喜悅之情溢於言表：“多謝陛下賞賜。”

虞蘇微微搖了搖頭，左手右手齊齊在空氣中不知劃了個什麼圖案，開口道：“這裡有武、術兩門，你們二人一人一門吧。”

說罷，蔡新毅和韓韻妍有些不明所以，韓韻妍提起勇氣道：“請陛下告知，這術和武有什麼區別？”

“術法通神，大成者可以引九天雷霆、乘風而行；武道乾坤，大成者可拳斷五嶽、劍嘯星河。”

虞蘇緩緩開口說著，彷彿說的只是兩個很平凡的職業：“只不過朕是無法教給你們那麼厲害的樣子，只能讓你們在普通人之中厲害非凡，在你們口中的那種超凡者圈子里只是底末之層。”

虞蘇的話雖然有些現實，但無論是蔡新毅還是韓韻妍都沒有感覺有絲毫不妥。

蔡新毅看了韓韻妍一眼，示意對方先選。

當然，紳士風度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蔡新毅不知道選哪個。

換做以前，他當然要打電話諮詢一下，現在這種時刻蔡新毅當然沒什麼機會電話諮詢領導了。

與其自己糾結，還不如讓韓韻妍先選，只留一條路給自己，不用選擇。

韓韻妍猶豫片刻，最後開口道：“嗯我選術法！”

乘風而行、引九天雷霆看，聽起來多帥啊，跟神仙一樣。

韓韻妍可不想自己成為赳赳武夫，成一個女漢子般的人物。

“那我選武道吧。”

蔡新毅一身輕鬆的開口說著，不管是武道還是術法，對他來說沒有什麼區別。

# 第二百零三章 最後的表演

一轉三天，虞蘇已經和蔡新毅與韓韻妍在東南亞待了三天的時間了。

這三天，虞蘇從有虞氏收集的各種血紋修鍊方式與自己的理解中進行了整合，創造了幾套跟《天龍八部》里那種的功夫。

虞蘇教給蔡新毅的是一種類似於降龍十八掌、獅吼功那樣比較剛烈的功夫；而教給韓韻妍的則是六脈神劍、彈指神通這樣比較柔弱的功夫。

所以說，術法武道什麼的只是虞蘇的一種託詞，無論選哪個他們都要學武功。

莫得辦法，虞蘇又找不到什麼“天地無極，乾坤借法”給他們來學。

“陛下。”

在虞蘇沉默之際，蔡新毅面色沉穩，赫然抱拳道：“您吩咐我的事情我已經做了個大概。”

三天來，蔡新毅身上的肌肉極速膨脹，穿着衣服都能感受到他肌肉里的力量，如同喬峰當面。

至於虞蘇吩咐的事情主要都是些沒什麼用處的東西。

比如什麼土豆、玉米的種子啊、如何種植這些東西啊、土壤的區分啊。

武器什麼的暫時管不着，那些玩意兒帶不過去。

那麼種子總可以吧？

某位韃子皇帝都能憑着土豆混一個“盛世”的名頭，如果土豆、玉米真的能帶過去，那麼有虞氏部落必然衣食無憂啊。

對了，說到衣服

虞蘇讚揚的點了點頭，似乎是漫不經心的開口道：“做的不錯，你知道原始的衣服都是如何製作的么？”

“？？？”

現在的蔡新毅滿臉問號，但還是認認真真的思考了一陣，最終選擇了求助。

很快，各種各樣的情報被迅速的送入了蔡新毅手上，再由蔡新毅轉交給了虞蘇。

這隻是短暫的插曲，這段時間對虞蘇來說收穫很大，對華國官府收穫更大。

這三天來，東南亞各國已經與華國官府取得聯繫，現在正在地毯式搜索整個東南亞地區，意圖將擾亂這裏秩序的超凡者徹底趕出去。

虞蘇隨手將蔡新毅給打發走，緊接着一道陰暗的身影從虞蘇背後出現，恭敬地低聲道：

“陛下，如今我已經在白鷹、高棉、東瀛皆開始進行布局，白鷹那邊有一個名為安納貝爾的女人，臣已經將她轉化為血族。”

“嗯。”

虞蘇淡淡地點了點頭，緩緩開口道：“你做事，我放心。”

其實並不放心，畢竟倀虎在異界時的表現太沙雕了，虞蘇是真的信不過他能夠妥善處理好所有的事情。

“那個叫安納貝爾的什麼背景，調查清楚了么，能給我們帶來什麼樣的好處？”虞蘇隨口詢問道。

“安納貝爾，姓霍華德，祖上是從不列顛來的，是阿倫德爾伯爵的一支小分支，已經和不列顛的霍華德沒多大聯繫，目前在紐約的一家高級報社工作，屬於比較自由的職業，負責旅遊版塊，家裡雖然沒多少錢，但人脈很廣。”

倀虎毫不猶豫的念出了安納貝爾的背景：“她這個人比較愛慕虛榮吧，酷愛金錢，因此才會對各國的新聞比較感興趣。”

“對於我們而言，安納貝爾可以在紐約的上層為我們宣傳，潛行默化的改變白鷹上層人士對我們的看法，甚至在某種程度上發展下線，讓整個白鷹”

“咳咳。”

聽到倀虎講到這裏，虞蘇當即咳嗽兩聲，打斷了倀虎的話。

不要命啦，敢講這種話？

“此番事件結束后，你隨朕一起回有虞吧。”虞蘇緩緩開口道。

倀虎的表情有些愕然，隨後還是恭恭敬敬道：“是，陛下。”

雖然有幾分不舍，但倀虎還是明白虞蘇才是一切之本，虞蘇的命令就是天帝的命令，不得不聽。

只要自己老老實實的聽命，總有一天天帝還是會讓自己返回地球的。

“下去準備準備吧，在安南搞一點事情，與朕一起表演一番，將這次的地球之行完美落幕。”

虞蘇當然不會讓自己現在的身份去鎮壓趙佗、安納貝爾這些人了，畢竟虞蘇還需要趙佗、安納貝爾辦事兒。

劉邦還講究一個“走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呢。

“是，陛下！”

就算是殺也得是他們幹完事兒再殺，不能隨便的處死他們。

要將資源做到最大的合理化。

“子安，你真的太厲害了，這種武器果然可以增加我們戰士的戰鬥力啊！”

異界有虞氏的部落會議中，虞心手中握着一把石戈，滿意地點了點頭，隨後又開口道：“只不過我們的戰士並沒有找到你說的銅。”

蘇子安微笑着開口，溫和如玉：“沒關係，慢慢來，不着急。”

地球一天，有虞十天。

虞蘇在地球上待了十九天，而異界已經過去了一百九十多天，如今的蘇子安已經完美的藉著天命之子的身份融入有虞氏，進入有虞氏高層。

大長老虞夙開口道：“鹽鐸最近派人和我們聯繫了一次，他找到了南方一個叫車仇氏的部落，在那裡做客。”

“車仇氏”

蘇子安在腦海里回憶了一遍，對此並沒有什麼印象，隨後搖了搖頭，接着道：“盡可能的和他們交好吧，多一個朋友也不是什麼壞事兒。”

蘇子安開口道：“當務之急是面前的金鹿氏，金鹿氏越來越囂張了，戰爭即將要開啟。”

虞心摸了摸鼻子，拱手道：“我有虞氏本部的戰士皆以配置長戈，我隨時都可以出戰金鹿氏。”

這一百九十多天來，每隔四十五天他都會進入白色迷霧中，經歷一場又一場的戰爭

他的對手千奇百怪，他的名字也是不斷的變化。

有的時候他叫趙括，有的時候他叫章邯，有的時候他叫邢道榮

無論叫什麼，他總會被人吊起來捶，雄起之時也就只有招架之功，毫無還手之力。

不過經歷的越多，他懂的也就越多。

在夢境中，他將兵數萬。

現在，他要將兵數千，攻打金鹿氏！

雖然他在夢中的勝率為零，但他相信在現實中事情一定會反轉的。

他有信心！

就在此時，蘇子安卻再一次開口道：“攻下金鹿氏，徹底一統青南后，我提議我們在這個地方修築一堵高高的牆，建立起一個城來！”

“城是什麼？”

“就是比較厲害的部落聚集地！”

# 第二百零四章 再次出現的百鬼夜行

秋風吹過，秋恭弘=叶 恭弘紛紛，恭弘=叶 恭弘子一片一片飄落在地上，帶着秋天獨有的魅力，渲染着大地的金黃。

安南的明志胡市內的一個不起眼的街道內，幾個有着明顯安南人外貌的小年輕行走着，彼此說著一些只有他們自己能夠聽懂的笑話。

與他們擦肩而過的，是一個渾身隱藏在斗篷里的陌生人。

“嗯？”

在經過他們身旁之後，幾個安南小年輕突然愣了一下，其中一個人停下身子來，大喊道：“你把斗篷放下來，讓我看看你長什麼樣子。”

在安南，有很多良家婦女為了避免被騷擾特地打扮成很神秘的樣子，如果真是個女的，在這個街道里嘿嘿嘿，已經不言而喻了。

即使明志胡市是整個安南經濟最發達的地方，但最黑暗的地方往往就是燈下，燈下黑的道理是世界通用的。

他們一邊說著一邊向著那黑斗篷人影走去。

秋風拂過斗篷，微微吹起一縷黑髮，那人緩緩地抬起了頭，一張精緻的容貌出現在他們的視線中。

可惜這個精緻是男性的精緻。

“唉。”

流里流氣的小年輕失望的嘆了口氣，不過轉念一想，男人似乎也挺刺激的

“嘿嘿嘿”

小年輕嘿嘿一笑，還沒等他主動的做些什麼東西，卻見那斗篷人影隨手一揮，緊接着微風拂過，那幾個小年輕渾身一顫，下一刻雙目無神，露出了微笑。

那黑色斗篷里的人猛然間開口道：“去路上，尋找那些督察，去攻擊他們，吃掉。”

那幾個小年輕雙目無神的點了點頭，隨後快速從街道里飛馳而去，似乎去什麼人流量較大的大道奔去了。

斗篷逐漸摔落，一張與電視上循環播放的重大通緝犯一模一樣的面容出現在這小街道中。

“唉，我該怎麼在這裏玩一票大的，引起陛下的注意呢？”

蘆屋道滿陷入了沉思，他不知道自己該怎麼引起大規模的騷動，從而讓陛下注意到自己有機會插手。

沒辦法，都怪自己把蘆屋道滿的逼格定位的太高了。

一直以來，蘆屋道滿一出手都是一些重大的事兒，比如什麼櫻都百鬼夜行事件，高棉蘇利耶跋摩二世國王復蘇事件。

這些事件要麼已經造成了巨大破壞，要麼就是造成了深遠影響，短時間內倀虎根本沒辦法再開一個時間故事線。

“無論如何我也得搞出一個事件來，否則陛下饒不了我啊。”

倀虎喃喃自語一聲，身軀迅速騰空而起，下一秒他的身軀周圍充滿了來自東瀛的鬼魂。

“短時間內找不到當地的鬼魂，只能讓你們出來透透氣了。”

周圍的厲鬼明顯被壓抑了太久，渾身上下都充斥着一種殘暴的氣息。

見到此情此景，倀虎不緊不慢，慢慢的幻化出一套高級的古東瀛貴族用狩衣，露出了笑意來：

“第二次百鬼夜行，明志胡事件，就此開啟吧！”

雖然這次的準備不是很充足，但倀虎清楚這勢必會引起凡俗注意，從而引出陛下的介入。

突然覺得自己如果不是自編自導自演的主角，好累啊。

幾個雙眼無神的青年在明志胡市的繁華大街上橫衝直撞着，似乎有些漫無目的。

不少的外國遊客、本國有錢人都被這幾個人給衝撞到，自然引發了不少的騷亂。

但讓人們比較驚奇的是，這幾個青年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竟然如同行屍走肉一般，肆無忌憚的在街頭遊盪。

這等奇異的景象自然讓人們有些不寒而栗，又想了想近期頻發的超凡者事件，有些頭腦靈敏之人在第一時間就撥打了報警電話，請安南的督察來處理此事，自己則快速的走掉了。

畢竟經歷了這麼多，都不是傻子，自然知道有些事情的嚴峻性。

櫻都有一些不信邪的居民，最後結果怎麼樣？還不是化為口糧。

就算這幾個小年輕只是神經病，那些頭腦靈敏的人也會迅速離開。

何必用自己的命去賭別人會不會隨手殺掉自己呢？

接到電話后不久，一隊穿着制服的督察匆匆忙忙的從遠處乘車而來，其中跳下了一個胖子警官，手持警棍，惡狠狠地指着幾人開口呵斥道：“不許動，你們是什麼人？！”

那幾個小年輕看到了督察，忽得眼前一亮，緊接着如同飢腸轆轆的野狗看見了一塊肥肉一般，飛快的撲了過去！

“嘭！嘭！嘭！”

胖警官嚇了一大跳，他身後的督察警員下意識的扣動了扳機，將這幾個人射殺在這裏，保證自身安全。

安南的警察可不是鄰居華國那樣以人民為本的。

賤民的命哪兒有自己的命值錢？

萬一被他們一換一，豈不是虧大了？

還沒等那胖警官說些什麼，突然間，原本晴朗的天空瞬間就烏雲密布，如同邪神降臨。

“嗯？！”

胖警官吃了一驚，連忙拿出自己的對講機，正準備說些什麼，下一刻的景象卻讓他愣在原地。

漫天的鬼魅，漫天的厲鬼！

“啊！！！”

厲鬼出籠，在這個廣場上四處尋找着食物補充自己的能量，與此同時慘叫聲也不絕於耳，接連不斷的響起。

“快開車，快快快！”

胖警官臉色大變，以一種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的速度迅速爬上了車的副駕駛，督促着駕駛員。

胖警官現在是後悔，無比的後悔。

你說自己為什麼要來這趟巡邏車巡邏呢？

還沒等胖警官後悔完，他突然發現車裡的三個同僚似乎都不說話了。

“我們接下來直接回警局，聯繫那些大國，讓他們”

胖警官的說話聲音越來越小，逐漸消失。

因為胖警官發現了一個可怕的事情。

目前後座上的兩個穿制服的督察以及開車的督察已經不是自己的同僚了。

而是

剛才被督察同僚開槍打死的三個青年！

就在此時，那三個青年見胖警官似乎發現了自己，和善的露出了笑容，標準的八顆牙齒。

“你好”

聽着冰冷的聲音，胖警官打了個哆嗦，連忙點頭道：“你好你好。”

緊接着，一道讓胖警官全身冰冷，如同墮入十八層地獄的聲音響了起來：

“主讓我們吃了你”

# 第二百零五章 大漢威嚴何在

“全亂了全亂了，整個明志胡市亂成了一鍋粥。”

安南河內城，蔡新毅接到了官方傳來的消息，急得在房間里來回踱步，毫無半分頭緒。

那位漢廢帝劉賀陛下在上午的時候說是發現了什麼異常的蹤跡，已經化作霞光飛馳而去了，現在留在這裏的只有他和韓韻妍二人。

本來蔡新毅還沒覺得怎麼著，現在出了事兒，瞬間就懵了。

為什麼會這樣，這麼巧？

蔡新毅唉聲嘆氣，而一旁一直侍奉虞蘇的韓韻妍突然眼神一亮，開口道：“中書令何故嘆氣？”

蔡新毅：“？”

此時此刻，蔡新毅似乎意識到了什麼，警惕的開口道：“你想干什麼？”

韓韻妍露出了甜美的微笑，雙眸閃過流星般的嚮往：“陛下如今不在，正是中書令與我建功立業之時，我二人平定了這明志胡市之亂，揚我大漢雄風，陛下必定龍顏大悅，你我功封列侯，豈不美哉？”

蔡新毅看着韓韻妍，小小的眼睛里充滿大大的疑問。

你認真的？

蔡新毅一直以來都以為韓韻妍和自己一樣都是表面稱呼那位陛下為皇帝，其實根本沒把陛下分封的職位和大漢帝國掛鈎，但現在看來

自己的這位同僚似乎是把這事兒給當真了。

“額你我才疏學淺，這樣做萬一敗了，豈不是喪師辱國，白白丟了陛下的顏面？”蔡新毅有一絲遲疑。

他並不是懼怕什麼，只不過是因為自己是官府中人，凡事都要向官府彙報一下，免得出什麼出錯。

韓韻妍俏眉微微一蹙，開口道：“你說怎麼辦，我們就這樣回國？”

“額”

蔡新毅再一次遲疑起來，隨後搖了搖頭：“不能這樣回國。”

“戰又不戰，退又不退，中書令，你到底想干什麼？！”

韓韻妍皺着眉頭開口道：“蔡新毅，陛下賜你修行功法，予你高官厚祿，你就這麼毫無作為嘛？！”

蔡新毅感覺有些無可奈何，沉默片刻后，當機立斷道：“好，我和你去明志胡市，揚大漢之風。”

“這才是大漢的中書令。”

韓韻妍滿意的點了點頭，緊接着快速開口道：“我已經讓天虹科技東南亞分部的私人飛機停靠在機場，只等我們乘坐前往明志胡市了！”

“好，我們趕緊去吧。”

蔡新毅點了點頭，趁着韓韻妍不備，偷偷摸摸的給官府的人發了個消息。

畢竟他們這樣私自離開肯定會引起官府的擔憂，而且萬一自己在明志胡市真的出了什麼事兒，也不至於孤立無援，安靜等死

兩人踏上了緊急飛往明志胡市的飛機。

明志胡市如今徹底成了一團災難之地。

原本就有厲鬼作亂，四處殘殺無辜百姓。

現在又有一些不懷好意的小人犯上作亂，趁着厲鬼殺人的空擋在那裡四處的遊盪搶劫財富。

當然，他們也是冒着被厲鬼殺死的風險。

畢竟倀虎的倀鬼可不管人的動機是什麼，反正會動的一律殺掉。

倀虎站在明志胡市最高的大廈上，俯視著作亂的厲鬼與人群，無數的安南督察和軍隊在這裏布防，卻並無任何的作用。

上一次在櫻都時，東瀛官府能夠小規模阻止厲鬼作惡，主要原因是因為倀虎在事前曾經傳授過一部分“陰陽師”攻法，讓土御門能夠短時間的阻止厲鬼。

而這次的明志胡市不好意思，事出突然沒有任何的準備。

現在距離倀虎釋放出所有厲鬼已經有三個小時的時間了，在明志胡市造成的損失遠不及櫻都。

雖然櫻都有提前防禦，但櫻都畢竟是國際大都市，聚集在那裡的人民有上千萬。

而整個安南的人口加在一起只不過是櫻都的人數，因此明志胡市自然不能與櫻都相比。

“枯燥，無味啊。”

倀虎坐在樓頂，不知從哪兒尋來一瓶肥宅快樂水，欣賞這一場大戲。

“嗯？”

突然間，倀虎感覺到了不對勁兒的地方。

有一隻倀鬼與自己失去了聯繫，完完全全消失在這個世界。

“誰乾的？”

倀虎喃喃自語地說著，他知道世俗之人根本不可能這麼乾淨利落的擊殺自己的倀鬼。

所以，只有可能是自己、山蛛以及天帝陛下遺留下來的超凡者了。

“究竟是哪一位呢？”

倀虎莞爾一笑，利用神通將視線挪移了過去，卻見到了一個令他無語的身影。

“趙佗竟然躲明志胡市來了？”

倀虎十分的無語，他將安納貝爾帶走之後就沒怎麼管趙佗，畢竟他讓趙佗躲在一個地方老老實實的養傷，誰能想到他竟然躲在明志胡市啊？

這就是所謂的“大隱隱於世，小隱隱於林”么？

現在倀虎只想讓他趕緊滾。

如果天帝陛下降臨，自己可保不住這個趙佗！

還沒等倀虎行動起來，從機場傳來了兩道新的倀鬼死亡消息。

“這應該就是新封的中書令和內司吧？”

倀虎嘆了口氣，還是沒有動手：“罷了，趙佗就讓他自生自滅吧。”

中書令蔡新毅和內司韓韻妍抵達了明志胡市，那麼天帝陛下也會抵達吧？

現在出手實在是對天帝陛下的大不敬，因此倀虎最終還是決定讓趙佗自生自滅。

反正他現在還有另一枚名為“安納貝爾”的血族棋子，足夠和自己的那位同僚山蛛一較長短了。

明志胡市街頭，虞蘇漫步在這裏，路邊一個個急匆匆奔逃的身影和遊盪的厲鬼似乎都沒有見到虞蘇一般，對他視若無物。

虞蘇早就來了，至少今天早上就來了。

他一直都在觀察倀虎的動向，看看倀虎的計劃究竟如何。

雖然都是神，但倀虎本來在神靈中就屬於弱勢一些，在地球上廝混了這麼久的時間，現在也就只是正常水準。

而虞蘇如今有百萬信徒加身還有倀虎、山蛛的三分之二信仰，目前的實力已經到達神靈的頂端，除了那些對天帝之位不感興趣的隱秘存在之外，明面上比虞蘇強大的也就只有那幾位天帝候選了。

突然，一道稚嫩的童聲在虞蘇的背後響起：“您您是神靈嗎？”

# 第二百零六章 言定乾坤

“嗯。”

虞蘇轉過身來，望着那明眸璀璨的小男孩，點了點頭，開口道：“姑且也算是吧。”

“你既然是神靈，那為什麼不救救我們呢？！”

那小男孩氣憤的開口道：“如果你出手相救，我的媽媽就不會死，你根本就不是神！”

虞蘇搖了搖頭，緩緩開口道：“你認為神靈是什麼？”

“神靈是一切的主宰，是無情的、冷血的，凡人的生死和他又有什麼關係？”

小男孩一時間啞口無言，但還是氣鼓鼓的說道：“信徒呢？神靈的那些最虔誠的信徒呢？”

“虔誠者會得到救贖，至於剩下的信徒就要全憑神靈的心情了。”

“在神靈眼中，凡人稱不上人，只有那些超凡之輩才能算得上是人。”

“至於凡人對神靈而言，不過是地上的螻蟻而已，你在路上行走，自然不會注意到幾隻螻蟻。”

虞蘇的聲音虛無縹緲，聽不出什麼喜怒哀樂來。

神靈會算計、會計謀，但對於人類的感情而言卻並不是很重視。

自虞蘇在魔都街頭身亡，靈魂穿越時空成為了有虞氏的圖騰神靈，他對人類的感情就慢慢的淡了下來。

到現在，他可以毫無障礙的目視整個明志胡市被破壞而沒有半分自責。

小男孩心智聰慧，立馬開口反問道：“那你此時此刻，為什麼要和一隻螻蟻聊天呢？”

“無聊而已。”

虞蘇擺了擺手，一股強光消滅了一個正準備襲擊小男孩的厲鬼，隨後開口道：“過一會兒，這裏的事情就將解決，你也記不得所有的事情。”

“啊？”

小男孩愣了一下，不知道虞蘇說的是什麼意思。

但下一秒，他看到了一雙清澈明亮的眼眸，一點點漣漪盪起，緊接着小男孩便感覺到天旋地轉，一股無法用語言表達的感覺撲面而來。

小男孩癱倒在地，似乎是睡着了。

虞蘇將舉起的手抬下，雙眸金光閃起，一股又一股的莫名氣勢從虞蘇身上爆發開來。

緊接着，虞蘇的身影高高升起，一道古老斑駁的龐大虛影漸漸在虞蘇身後成型。

一個又一個黑玄色的符文印刻而起，逐漸凝聚成一道龍形。

黑龍，一頭神隱在雲霧繚繞之中的黑龍！

因黑龍降臨，整個明志胡市已被一層七彩的豪光籠罩，整個城市都映襯得發亮。

在這雲霄之上，虞蘇頭戴金冠、身着龍袍，站在黑龍前方他負手而立，目光灼灼。

他的體型與黑龍相差甚大，但所有人都能看出來，那黑龍似乎聽命於他。

“朕，乃大漢九世皇帝，逆賊當誅！”

雖然台詞很羞恥，但這是必須的東西，虞蘇自然要念出來。

“敕！”

一聲高喝回蕩在整個明志胡市上空，如同九霄神雷，當頭棒喝！

與此同時，倀虎嘆了口氣，開始操控倀鬼們，進行一陣陣的扭曲，似乎被虞蘇這道聲響給消滅殆盡。

其實虞蘇如果施展神通，是真的能一聲震死這群小鬼，到問題在於人也會被震死

所以，倀虎十分懂事兒的進行清場。

適當的讓這些凡人感受到天帝的威能。

不過只有大漢九世皇帝陛下還不夠，倀鬼可當不了最後的反派。

所以，蘆屋道滿又要出場挨打了。

趙佗站在一間較為破敗的出租房內，凝視着天上的黑色真龍虛像，瞳孔放大，感覺全身發冷。

隨着一道“敕”的響起，周圍厲鬼盡數應聲消散，而自己也是感到一陣渾渾噩噩的感覺。

大秦橫掃六國之後，始皇帝凝聚出黑龍法相，威壓一世。

漢承秦制，大漢的皇帝逐漸之法與大秦無二，只有那劉徹小子在位時作了修改，凝成朱紅之龍，但仍有很多皇族修行的是故秦皇室攻法。

比如眼前這位，自稱大漢九世皇帝的天子！

趙佗記得，自己長埋於地下之時，漢朝的皇帝尚是第七世，那個叫做劉徹的小子。

這個九世皇帝既然用的是黑龍之法，想必應該是劉徹後世皇位繼承之時出了些差錯。

不過

“劉邦的子孫後代都如此之強，那秦始皇帝呢”

趙佗的臉上露出了一縷苦澀，這就是真皇帝與假皇帝的區別。

如果當初自己沒有臣服於漢朝之下，想必如今也不用藉助殭屍之法復生，而是會更加強大吧？

趙佗沒有一絲一毫懷疑自己腦海里記憶的想法，他認為兩千年前的世界就是那麼牛13，自己當年也很牛13。

在趙佗心裏，一股莫名其妙的危機感越來越濃厚了。

感慨片刻后，趙佗突然醒了過來，似乎想到了什麼：“不行，寡人要走了，萬一被這個大漢的九世皇帝發現了蹤跡，寡人豈不是吃不了兜着走？”

機場之中，剛下飛機聯手對戰厲鬼的蔡新毅與韓韻妍也感覺到了那種熟悉的感覺，抬頭望去，那龐大的黑龍虛影，兩人的表現不同。

蔡新毅一臉震驚的看着這黑龍虛影，那一聲“敕”字將整個明志胡市的厲鬼弒戮殆盡。

他一直以為這位大漢九世皇帝陛下的能力應該與蘆屋道滿、安倍晴明相差無幾，但現在看來厲害啊！

而韓韻妍則是小迷妹樣式，雙眸中充滿了星星，已經被虞蘇完全的給忽悠瘸了。

“這就是我大漢陛下的威能！”

韓韻妍自豪又驕傲，彷彿那凝聚黑龍虛影的人是她自己一般：“中書令，好好侍奉陛下，以後好處了少不了你的。”

蔡新毅沒什麼空閑理會韓韻妍，而是死死地盯着天空之上的黑龍虛影，嘆而觀止。

“海昏侯，早就有傳聞你已經復蘇，倒是來的很快。”

此時間，鬼氣繚繞、寒芒濺射的人影出現在黑龍虛影的對立面，眼見着那禍亂櫻都的蘆屋道滿手持天叢雲劍而現，毫不畏懼的看着對面的那黑龍虛影。

“滾！”

一聲雷霆怒斥從黑龍虛影中暴喝而出，緊接着狂風驟臨，蘆屋道滿被狂風所擾，下一刻蘆屋道滿高高揮舉天叢雲劍，右手爆發出耀眼的光芒，破開狂風。

“等等，你你不是海昏侯你是！你是”

蘆屋道滿氣急敗壞的聲音響起，待光芒散去之後，蘆屋道滿早已不見了蹤影。

# 第二百零七章 討金鹿

那蘆屋道滿的身影消失之後，被稱為海昏侯的大漢九世皇帝陛下在原地猶豫半刻后，將那龐大的黑龍虛影收回，其本人的身影也消失不見。

韓韻妍小臉紅彤彤，目送虞蘇離開，還大嚷着什麼“恭送陛下”之類的句子。

蔡新毅神情凝重，最終借口上廁所，打了個電話。

“領導，漢廢帝劉賀身份存在很大的疑問，並且在日常交流中，其透露過自己的實力還不是巔峰狀態！”

“一言嚇退手握天叢雲劍、八尺瓊勾玉的蘆屋道滿，他的巔峰實力定然不下於那位疾病與瘟疫之神！”

“大漢第九世皇帝，漢廢帝劉賀，他就算再怎麼英明神武，也只不過登基二十八天，二十八天的皇帝就敢追殺殭屍趙佗、蘆屋道滿以及那位高棉的蘇利耶跋摩二世。”

電話的另一頭沉默片刻后，接着問道：“蔡新毅同志，你認為他的身份是”

“大漢高祖，劉邦！”

蔡新毅說出了自己的猜測：“亦或者是那位驅除匈奴的漢武帝劉徹！”

說完，蔡新毅又說出了一個更加大膽的想法：“這位皇帝陛下很有可能活了很久，從兩千年前一直活到了現在，從來都沒有死過，只是一直在暗中觀察！”

領導：？？？

“先沉住氣，穩住那位天虹科技的小公主，無論那位是什麼身份，我們與他是友非敵。”

“陛下，您看我演的怎麼樣？”

倀虎尊敬的站在虞蘇身後，拱手諂媚道：“我覺得我的演技非常好，要不陛下您設置一個獎”

倀虎好得意的。

他看出了虞蘇選角的問題所在，那就是漢朝的九世皇帝漢廢帝劉賀實在是太沒有存在感了，如果劉賀那麼強，秦始皇帝怎麼辦？周武王怎麼辦？姜子牙怎麼辦？

所以倀虎便提前給虞蘇通了個氣兒，給虞蘇換了個馬甲，漢高祖劉邦。

至於為什麼劉邦要冒充劉賀人家樂意，你管不着。

虞蘇面無表情的開口道：“準備準備，回有虞氏，山蛛那邊傳訊，有虞氏的裝備配置完畢，虞心也初步有了將領的風采。”

“金鹿氏的最強戰力重明鳥東方也在異界時間十四天前離開，朝着東夷展翅高飛。”

看着虞蘇像極了沒有感情的機器，倀虎聞言便不在說話了。

地球的事情暫且結束，虞蘇要回去看着有虞氏與金鹿氏的戰爭了。

也就是說，短時間內地球應該沒有任何一位神靈坐鎮。

地球是壯大的手段，而異界卻是一切的根本。

雖然在現在看來，就算虞蘇在異界被人家打成狗，有着地球逃難總有一日還能打回去。

但異界虞蘇還沒有徹底掌握，那種感覺很不舒服，而且地球已經和自己的后花園沒什麼區別了，沒有人能夠傷到他。

顧忌只有異界了。

“走吧。”

虞蘇打開自己的命格，那個玻璃門后，率先進入：“在地球裝神弄鬼又有什麼意思？命運之門已經打開，隨朕一同擊潰金鹿，稱霸青南。”

邏輯嚴明言語堂堂，虞蘇說的跟自己沒裝神一樣。

當然，鬼他沒有搞。

倀虎見狀，當即拱手道：“諾！”

“恭迎陛下歸來。”

虞蘇方才踏入有虞的地界，山蛛立馬與禹都金一同趕來，恭恭敬敬的對着虞蘇行禮道。

“嗯。”

虞蘇隨意的點了點頭，帶着倀虎大大方方的向著某個方向走去：“現在的局勢如何，金鹿氏怎麼樣？”

山蛛嘿嘿一笑，開口道：“嘿嘿，啟稟陛下，那頭老鹿現在已經完全慌了神，天天降臨神諭，把整個金鹿氏都動員起來，四處防備，他自個兒還到處求援呢。”

“挺慘的。”

虞蘇點了點頭，開口道：“準備進攻吧，如果被他找到盟友，那這塊骨頭也就難啃了。”

“山蛛，給金鹿靈下達最後通牒，若是歸順於朕，可免死。”

山蛛立馬點頭道：“是！”

“倀虎，你去倀陰部，協調好自己部眾，讓他們分三百人出來，交給虞心指揮，讓虞心湊夠一千五百名戰士，從正面擊潰金鹿氏的戰士！”

虞蘇對虞心很有信心，虞蘇幫助他體驗了項羽垓下之戰，還讓他打了玄武門之變。

在虞蘇離開之後，山蛛又盡可能的讓他經歷了長平之戰、巨鹿之戰、零陵之戰等戰役，虞心都擔任抗壓方的指揮官。

嗯雖然每一次都是以虞心的失敗而告終，但虞心的指揮能力卻進步飛快。

白起、項羽、諸葛亮。

虞蘇和山蛛都是按照歷史上的巔峰智力進行幻化，虞心被他們吊起來捶是正常的。

能在此三人手下抗壓，無論如何虞心的水平絕對是原始社會的頂級了。

吩咐完一切后，虞蘇突然看到禹都金以一股期待的眼神看着自己。

“額加強陽水防守，絕對不能讓有羊氏跨過陽水，若是陽水失守，朕饒不了你。”

“是！”

“進攻。”

正在睡覺的大長老虞夙突然得到了神諭，嚇得他連忙起床，虔誠跪拜一段時間后，立馬前去召開有虞氏例會，將所有的有虞氏高層都召集了過來。

族長虞意、戰將虞心、大長老虞夙、大祭司虞靖、司農虞種以及巫咸勤以及被封為司相的蘇子安均出席會議，場面格外的嚴肅。

蘇子安睡眼惺忪，但還是開口詢問道：“大長老，偉大的虞下達了進攻的神諭？”

“是的，偉大的虞讓我們進攻金鹿氏。”

虞夙點了點頭，看向虞意，虞意搖了搖頭，又看向了蘇子安。

蘇子安也毫不客氣，接過了指揮權：“虞意族長，還麻煩你率領大軍與虞心將軍一同前往攻打金鹿氏。”

“大祭司，麻煩你前往召集各個附庸，一同發兵金鹿氏，莫要讓金鹿氏逃竄而去。”

“大長老，勞煩您穩住後方，保證糧草的供給。”

蘇子安說完之後，虞心點了點頭，贊同道：“我同意子安的戰術，我們的戰士也就那麼多，不能浪費，打不如圍，與其犧牲戰士，倒不如圍困金鹿氏，圍三缺一，消耗金鹿氏的士氣，爭取一舉擊潰金鹿氏！”

s：求月票、推薦票。

# 第二百零八章 戰前

“倀虎冕下傳達旨意，調三百戰士予有虞氏指揮，我立刻派出戰士，攻打金鹿氏。”

倀陰部的康兆大巫吩咐着，同時看向一個渾身肌肉的圖騰戰士：“康啼，你率領的那部分人現在啟程，去有虞氏與大軍匯合吧。順便替我向大長老夙問好。”

名為康啼的圖騰戰士立馬抱拳道：“是，巫祝。”

說罷，康啼便起身離去，不在旁聽接下來的內容。

康兆大巫又道：“康延，太陽升起之後，你率領其他八百名戰士，從部落推進，進攻金鹿氏。”

名為康延的圖騰戰士點了點頭，開口道：“明白。”

但他並沒有離席，而是繼續在這裏旁聽。

緊接着，康兆大巫再一次做出決定：“盡可能的遷移部落的族人，帶着所有的糧食和物資，轉移到從前鈎矛氏的駐地，防止金鹿氏撲過來。”

倀陰部與金鹿氏相鄰，而原鈎矛氏的族地又與倀陰部相鄰，因此康兆大巫選擇戰術換家。

所謂戰術換家顧名思義，真的就是換家，主要是為了預防戰士沒打過金鹿氏被對面反推一波。

距離敵人遠點逃跑也有優勢哈。

一切吩咐結束后，康兆大巫沉聲高喝道：“倀虎神保佑，有虞氏必勝，倀陰部必勝！”

“倀陰部必勝！”

有虞氏族地之中，整個部落都在這種備戰的忙碌氛圍中進行。

蘇子安畢竟也是當過公司總裁的男人，對於幾千人的調動他也是有自己的能耐，將整個有虞氏安排的明明白白。

而族長虞意則是在那一旁鼓掌，不停高呼666，感覺他才是族長一般。

後方糧倉，大長老虞夙吩咐道：“道布，你帶着族人將糧食準備一下，按天數發放給戰士們。”

“明白，大長老。”

道布鄭重的點了點頭，眼神中充滿了凝視。

道布已經不在是一年前那個剛從部落里走出來還對這個世界充滿嚮往，想要成為一個可以手撕猛虎、力劈千斤的質子隨從了。

他現在可是大長老虞夙身邊的第一親信，整個有虞氏部落前線糧草督察官，而且已經被大祭司列為圖騰戰士候選里了。

“道布，道布！”

小胖子氣喘吁吁地從遠處跑來，身上的獸皮以及手上的長戈都已經展現了他的身份。

道布看了一眼這位昔日部落里的好友，皺了皺眉頭，開口道：“墩行，你怎麼成戰士了？”

他作為大長老身旁的親信，自然知道很多的內幕：“就你這體型，上戰場不是找死呢？”

小胖墩的體型不是健壯的，而是那種虛胖的。

墩行當年在那個小到連名字都沒有的部落就是集萬千寵愛於一身的存在，在有虞氏后，更是有道布的照顧，在大司農虞種手下做了些農業的工作。

“我不想在大司農手下幫襯了，我也想要成為戰士！”

墩行大聲開口喊道：“我也想狩獵猛獁，我也想攻打金鹿氏！我要向全部落的人證明，我墩行也能成為一個英勇的戰士！”

“你不怕死么？”

道布皺了皺眉頭，開口道：“聽司相說，金鹿氏如今已經是全民皆兵，戰士高達兩千人。”

“那又如何，我們有虞氏現在可以動用的戰士可足足將近三千！”

墩行驕傲的挺起胸膛，彷彿已經勝券在握。

道布看着墩行那自信滿滿的樣子，忍不住的搖了搖頭，但勸不住他，只能低聲道：“注意安全。”

“放心好了，我一定能生擒那金鹿氏的族長！嗯他叫什麼來着”

“大巫，您看”

鈎矛部中，鈎矛部為數不多的血紋戰士詢問着鈎隱大巫，有些猶豫。

鈎隱大巫只是輕撇了那人一眼，開口道：“還能怎麼辦？派出所有的戰士，立刻加入有虞氏的戰士隊伍中，我親自跟隨！”

“您您可是大巫啊。”

鈎隱大巫冷笑道：“大巫又如何？如今的青南早就已經不是鈎矛氏的天下，金鹿氏的天下也即將逝去如今我們可是有虞氏鈎矛部，況且有虞氏如今掌權者也微微發生了變化，我必須見一見那位司相子安”

那血紋戰士立馬點頭，恭敬地開口道：“我明白了，大巫。”

突然，鈎隱大巫似乎想到了什麼，開口詢問道：“對了，我讓你注意陽水另一邊的有羊氏，你注意的怎麼樣了？”

“有羊氏統一了陽野，戰士數量已經逼近萬人，目前他們似乎有些猶豫，兵力尚未集中在一起。”血紋戰士只是稍微想了想，便開口回答鈎隱大巫。

“或南或西，向南有羊氏會進攻我們的盟友仇車氏，向西就是進攻我們了。”

鈎隱大巫冷笑一聲，繼續開口道：“有羊氏遲早會變成我們的敵人，這件事兒我會見司相會進一步稟明的。”

“司相子安讓我們三個太陽落山之前前往有虞氏，還有兩個太陽落山的機會，你們抓緊時間，莫要讓司相惡了我們鈎矛部！”

“陛下，金鹿氏的那頭老鹿拒絕了我們的勸降，並且進一步調整了金鹿氏的防禦措施。”有虞氏雲端之上，山蛛對着虞蘇拱手道。

“他找到了盟友？”虞蘇詢問着。

山蛛想了想，看了一眼禹都金，禹都金立馬心領神會，上前一步開口說道：“起奏陛下，臣鎮守陽水一代，並沒有發現金鹿氏的任何蹤跡，那頭老鹿也沒有進入過陽野的地界。”

由於青南地區的東邊就是一片汪洋大海，因此附近的幾個地區，金鹿靈只能去求救仇車、有羊以及北部有熊部落聯盟的幾個部落了。

仇車是自己的盟友、有熊氏部落聯盟現在還和八黎部落聯盟打得不可開交，哪兒有功夫來幫忙。

禹都金也說過，他並沒有發現金鹿靈前往陽野的蹤跡。

這就神奇了，以金鹿靈的實力，他是無法瞞着禹都金的。

金鹿靈連個盟友都沒有，就敢這麼囂張？

對此，虞蘇鄭重的開口說道：“此事之中或許有詐，諸位愛卿多加小心，一時勝負並不影響大局，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明白！”

“明日集結所有兵力，出發！”

# 第二百零九章 謹慎的虞心

天空一碧如洗，燦爛的陽光正從密密的松針的縫隙間射下來，形成一束束粗粗細細的光柱，把飄蕩着輕紗般薄霧的林蔭照得通亮。

“金鹿氏現在的情況怎麼樣？”

有虞氏將近一千五百多名戰士集結在附近，駐紮在原地修整，而隨軍的幾個高層也開始了新一輪的交流。

虞意指着大長老虞夙憑藉記憶繪製的金鹿氏地圖詢問着，而虞心則是冷冰冰地站在虞意身後，耐心地思考着戰術。

“太陽還沒升起的時候，倀陰部的戰士有八百人從倀陰駐地沿森林古道南下，遭遇到了一小部分金鹿氏的戰士，雙方展開小規模的戰鬥，斬殺金鹿氏戰士二十七人。”

蘇子安指着地圖開口說道：“就在這裏，金鹿氏似乎集結了戰士，我們的斥候戰士並沒有探明具體的人數，那些人憑藉地形的優勢將倀陰部的戰士卡在那裡，倀陰部暫時動彈不得。無法與我軍會和。”

沒吃過豬肉也見過豬跑，蘇子安憑藉著自己淺薄的軍事知識以及有虞心的幫助下，有模有樣的布置下來。

他們與金鹿氏最大的不同在於，有虞氏的斥候非常靈活，將戰局很清楚的記錄了下來。

嗯即使這樣，他們也延時了大概半天多的時間。

而金鹿氏的經驗讓他們忽視了這一點。

斥候隊足足有一百人，都是虞心精挑細選出來的，虞心不知道北邊兒的那三大部落聯盟和東夷的兩大先進部落有沒有什麼斥候隊，但有虞氏的斥候系統絕對是附近幾個地區最完善的。

虞心經歷了這麼多場戰鬥，自然知道情報戰的重要性，只有洞察全場才可以料敵先機。

“雖然倀陰部無法與我們會和，但卻可以為我們牽制一部分金鹿氏的戰士，也算不錯了。”

站在族長虞意身後的虞心開口說道：“不過我更想知道，阻擊倀陰部的是金鹿氏的哪一位圖騰戰士？”

蘇子安沒有半分猶豫的開口說著：“不清楚，斥候戰士說他們的獸皮偏紅，應該是重姓的圖騰戰士。”

虞心接着開口道：“倀陰部已經與金鹿氏交戰，我們必須加快步伐，如果因為拖拉而導致倀陰部潰敗，那麼我們可能就要面臨一個完整的金鹿氏戰士群了。”

族長虞意數次想要插嘴介入蘇子安與虞心討論的戰術中去，可沒有任何的機會。

卑微族長，在線觀戰。

就在虞意即將自閉的時候，突然有一個斥候戰士火速跑來，前來稟報：“族長！鈎矛部的鈎隱大巫親自率領鈎矛部的三百多名戰士來了！”

“鈎矛部的人來了！”

虞意大喜過望，不僅僅是因為鈎隱大巫帶來了三百名戰士，更多的是因為有了鈎隱大巫，他終於有了可以說話的地方：“快快請進來！”

聽到這句話后，蘇子安與虞心才停下討論，而是等待鈎隱大巫的到來。

鈎隱大巫來的極快，只過了幾分鐘的時間，鈎隱大巫便從不遠處走來，對着三人道：“族長、將軍、司相。”

虞心與蘇子安也微笑着回禮，而虞意更是哈哈大笑，對鈎隱大巫豪爽的喊道：“正好，我們正在商量戰術，你來一起吧？”

“不了，我只是一個巫祝而已，對於戰術什麼的都不懂。”鈎隱大巫含蓄的開口。

對於某些戰術，他當然懂一些了，但鈎隱大巫知道自己什麼時候該參与，什麼時候不該參与。

此等緊急關頭，想必有虞氏只相信他們自己人，似他這樣的外族之人出的主意又有什麼意義呢？

萬一戰敗，責任歸咎在自己身上，豈不是自己給鈎矛部找了覆滅的借口？

在鈎隱大巫看來，此戰勝負難分，就算是有虞氏敗了，那有虞氏照樣可以退回去恢復元氣再做圖謀，金鹿氏短時間內消滅不了有虞氏。

自己也沒必要蹦出來上躥下跳，要做什麼救世主。

念畢，鈎隱大巫露出了沁人的微笑：“我先告退，有什麼事情可以去鈎矛部的營地找我，我隨時都在。”

說罷，鈎隱大巫便離開了這裏。

而虞意也聽不懂蘇子安和虞心商量的戰術，當即開口道：“子安、吾兒，你們在這裏商量吧，我去尋鈎隱大巫，商量一下如何制裁金鹿氏！”

說完，虞意便跟着鈎矛部的鈎隱大巫的背影跑去，遠離這個讓他聽不懂東西的地方。

待其二人離開后，蘇子安才繼續開口道：“我們先快速行軍吧，盡可能的在今天太陽落山之前趕到指定位置，休整一夜與金鹿氏交戰。”

“子安先生你不覺得太正常了么？”

虞心這句話憋了半天，最終還是忍不住的開口道：“這一路上，我們的進軍太輕鬆了，一個金鹿氏的戰士都沒有遇到，甚至連斥候都沒有總感覺金鹿氏埋的伏筆很深，我們這樣貿然行軍很有可能中下敵軍的陷阱。”

這招是虞心在長平之戰學的。

他當時率領趙軍追擊秦軍，一路上什麼玩意兒都沒有，感覺勝券在握，然後就中了計，被白起圍了。

聽到虞心說完之後，蘇子安才想起了這一點，登時點了點頭：“確實，這一路實在是太平靜了，絲毫沒有任何的敵人出現，有可能是敵人的陷阱，先讓斥候去把指定位置附近搜索一遍吧，如果沒什麼問題再去。”

蘇子安在剛穿越來的時候認為這裏的原始人都是傻子，自己隨便糊弄糊弄就能過去，但他遇到了虞心這樣一位“無師自通”的“戰術天才”后，登時不敢小瞧原始人的智慧了。

在指揮士兵作戰這一點上，虞心明顯比自己厲害很多，既然如此，金鹿氏會不會有相似的人物？

蘇子安想的很深。

金鹿氏之中，只有幾十個戰士在房屋之間巡邏，所有的戰士與圖騰戰士都聽從族長鹿巔的命令，緊急趕往北方，準備抗擊“有虞氏”的進攻。

“好你個有虞氏，竟然從倀陰氏所在的北方進攻，偷襲，不要臉！”

在路上，金鹿氏族長鹿巔勃然大怒，一個勁兒的怒斥有虞氏不要臉。

同時，他內心裏還有點慶幸。

幸好他在北方部落混戰的時候進修過，知道有偷襲這件事兒，早早在北方布下五百人，由重英指揮，如今果然見到了“有虞氏的戰士”！

所以鹿巔毫不猶豫，率大軍北上，正面硬剛，想要一舉消滅有虞氏！

畢竟他有兩千人呢！

# 第二百一十章 來自金鹿氏的夜襲

太陽還沒完全升起，整個大地被黑暗所籠罩，在某處不知名的小山坡下，火光點點，倀陰部的戰士便駐紮在這裏。

“你怎麼回來了？”

康兆大巫臉色陰沉的望着原本被派去馳援有虞氏的圖騰戰士康啼，開口呵斥着。

就在今夜，康啼忽得帶領戰士來到了這裏，從馳援有虞氏的路上返回，對於康啼沒有聽從他的命令，康兆大巫自然有些不悅。

“巫，有些不太對勁兒。”

康啼朝着康兆大巫拱手，隨後開口說道：：“我在前往有虞氏的路上發現了很多的金鹿氏戰士，我帶人埋伏了一下，發現人很多，損失了七十多人後我帶人撤回看金鹿氏的行進路線，感覺他們是來打我們的。”

“金鹿氏的戰士朝我們來了？”

康兆大巫有些沒整明白：“有虞氏不是已經出動一千八百多戰士前去攻打金鹿氏族地了么，為什麼他們還會朝我們走來莫非有虞氏已經敗了？”

康兆大巫百思不得其解，不知道這是什麼原因：“康延！立馬讓戰士們起來，備好兵器，一但金鹿氏進攻，立馬反擊！”

在他看來，就算有虞氏是一千八百頭兔子，金鹿氏想要處理乾淨也得一两天吧？哪兒有這麼快。

估計是康啼被金鹿氏小規模的增援給嚇了一跳，才會誤以為金鹿氏主力北上。

康兆大巫也沒有當面揭穿康啼，不能讓康啼面子上過不去。

不過康啼確實帶回來一個有用的消息：金鹿氏增援了。

對此，康兆大巫喃喃自語道：“金鹿氏增援抵達北方，因為這個原因我倀陰部無法分兵，想必司相和族長應該可以諒解吧。”

“嗚嗚，嗚嗚，嗚嗚！”

正當此時，突然傳來一陣陣奇怪的聲音，登時讓康兆大巫為之一愣，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什麼聲音，為何如此響亮？”

下一刻，一陣又一陣的喊殺聲鋪天蓋地而來，登時讓康兆大巫明白了什麼。

金鹿氏發動攻擊了！

還不等康兆大巫吩咐，只見負責指揮戰鬥的圖騰戰士康延提起一旁的長矛，大喊一聲，開始集結戰士：“提起武器，殺了金鹿氏的戰士，他們的女人物資都將屬於我們！”

戰士們的神經本來就是緊繃的，在聽到康延的聲音后，當即集合在一起，準備迎接接下來的戰鬥。

“嗖嗖嗖！”

由於黑夜，倀陰部的視線有限，根本就看不到任何的東西，只聽見破風聲呼嘯而來，他們根本就不知道什麼東西飛了過來，待那東西抵達火光視線範圍內他們才發現那竟然是一根有一根的長矛！

金鹿氏拋出了長矛！

倀陰部族對此根本就毫無防備，瞬間就被這拋射而出的長矛刺中，一陣又一陣皮開肉綻的聲音響起，下一刻鮮血噴射四濺。

“倀虎冕下在上，死後我們可以化身為倀虎冕下的侍衛，不要畏懼死亡！”

康兆大巫這時也站了出來高聲喝道，同時高舉右手，嘴裏不知道嘟囔些什麼。

那些倀陰部族的戰士聽到了康兆大巫的話之後，一瞬間便不畏懼死亡，表情上充滿了堅毅，拿着各式各樣的武器，開始朝着前方衝鋒而去，前赴後繼、接踵而至。

雙方的戰士在黑夜中不斷逼近，只剩下二十米不到的距離！

十五米！

十米！

五米！

“殺！”

康延爆喝一聲，手中的長矛矛出如龍，瞬間在金鹿氏衝鋒的戰士脖頸處刺出一個碗大的血洞出來，鮮血咕嚕咕嚕的往外冒，那戰士痛苦的倒下，死在了這裏。

雙方的戰鬥一觸即發，無數的戰士你來我往，進行戰鬥。

金鹿氏的圖騰戰士重英拿着一柄酷似開山斧的武器，高高舉起，一斧劈死一個想要殺來的倀陰部戰士，兩條臂膀附近顯露出璀璨的紅光。

“嗯？”

紅色的光芒讓康延注意到了金鹿氏的這位圖騰戰士，他迅速將面前的金鹿氏戰士擊殺，隱藏成一個普通戰士，提着長矛一言不發的朝着重英走去。

都這種關頭了，康延才不管什麼江湖道義，先把對面的高端戰力宰了再說。

趁着夜間視線問題再加上交戰局勢錯綜複雜，康延摸到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重英身旁后，手中的長矛迅速抖動，一道綠芒瞬間閃過！

正在廝殺的重英依稀感覺到左側有一股濃郁的殺意，他下意識的微微閃躲，緊接着面頰上便傳來無比火辣的疼痛感。

該死！

康延暗叫一聲不好，他萬萬沒想到自己引以為傲的矛術竟然沒有一擊將敵人斃命，只好抽矛迴轉，與重英對峙。

“有虞氏的人果然如此狡詐陰險，當初我可真是看錯虞意了！”

感受着臉上火辣辣的疼痛感，重英冷哼一聲，心中對有虞氏更加敵視了。

原本他還對有虞氏有很大的好感，虞夙在金鹿氏學巫的時候他還多加照顧，當他收到虞夙弒師巫羅抿的時候他還不相信。

直到幾個太陽落山之前收到“有虞氏”偷襲的消息之後。

重英現在才認識到“有虞氏”的醜惡嘴臉！

他之前竟然被有虞氏給騙了！

而另一邊，康延卻聽了個莫名其妙。

什麼有虞氏？

哦對了，我們倀陰部如今已經是有虞氏的附庸，我們也算是有虞氏的一部分哈。

對此，康延不甘示弱的冷哼道：“哼，我有虞氏如何行事，何須由你們同意？”

重英更加火大了，新仇加舊恨一起算！

不遠處，康兆大巫望着幾個沖向自己的金鹿氏戰士，冷笑一聲，手指指向那幾個戰士，緊接着指中彌散出一團黑霧來，這團黑霧朝着金鹿氏戰士的方向飄去，那幾個金鹿氏的戰士一愣，不知道這是什麼玩意兒。

不久，他幾個戰士毫不意外的被黑霧所籠罩，他們均感到心口一陣劇痛，隨之捂心倒地，當場斃命。

康兆大巫又朝左邊的幾個正在交戰的金鹿氏戰士伸出了手，那幾個金鹿氏戰士當即感覺頭暈目眩，倀陰部戰士當即抓住機會，一把將他們殺死。

“是巫，快跑！”

# 第二百一十一章 死忠

在夜間交戰，雙方的損失都是十分重大的。

在夜間，視線受到阻礙，難免會出現混亂場面，而且誤傷友軍的事情也會發生。

圖騰戰士很快就找上了圖騰戰士，而血紋戰士也與血紋戰士交上了手。

至於雙方的巫倀陰部的康兆大巫囂張霸氣，基本上是黑霧繚繞之處皆為死屍，而金鹿氏那邊的巫卻有些畏手畏腳了。

因為金鹿氏的三位大巫均在部落坐鎮，根本就沒有隨軍而來，在巫這一方面，目前的金鹿氏會被倀陰部吊起來打。

“嗚嗚嗚，嗚嗚。”

時間緩緩流逝，那道奇怪的聲音再一次響起，這一次金鹿氏戰士卻如同潮水一般的迅速退去，而倀陰部的戰士正準備追擊，卻被康兆大巫阻止了：“別追，當心有詐。”

“快集結戰士，夜晚的時候一定不能讓戰士亂跑！”

康兆大巫自然知道，夜晚的時候視線受阻，如果分散追擊，會有很多戰士就因此迷路失蹤。

畢竟在這世界上，可不單單隻有人類生活着。

實力強大的猛獸不敢襲擾成群結隊的戰士，但面對落單的戰士它們可從不手軟。

從金鹿氏方才發動的攻擊上來看，金鹿氏在這裏的人數估計已經有千餘人，金鹿氏不要自己的部落了？

康兆大巫現在是百思不得其解，他根本不明白金鹿氏是在干什麼。

方才的戰鬥彼此互相廝殺，他相信雙方的傷亡都是十分慘重的。

畢竟現在是冷兵器時代，無論如何雙方都會短兵相接護佑傷亡，又不是熱武器時代，設計讓敵軍進入包圍圈然後火炮覆蓋。

時間過了很久，當黎明降臨之時，左臂出現一道猙獰傷口的康延神情低迷的站在康兆大巫面前，落寞的開口道：“巫，我們失去了一百三十多名戰士。”

“一百三十多位啊。”

康兆大巫感慨一聲，這一百三十多名戰士可是相當於部族所有戰士的九分之一了。

康兆大巫又看了一眼康延受傷的手臂，開口詢問道：“圖騰戰士呢，沒什麼大礙吧？”

康延猶豫一下，最後還是如實的開口回答道：“康啼、康繪和我受了點小傷，康櫂被金鹿氏的圖騰戰士打破了頭顱，已經死了。”

“唉。”

康兆大巫揉了揉腦袋，感覺微微有些心煩，但他還是不得不面對敵人：“金鹿氏的屍體有多少？”

“九十六個。”康延回答道。

一百三十換九十六，這已經不是血虧不血虧的問題了。

“大巫，我們接下來該怎麼辦？”

既然已經與金鹿氏交上手了，此時此刻也已經沒有什麼退縮的餘地，於是康兆大巫便開口道：“繼續防守，等金鹿氏的族地被有虞攻破，他們就完蛋了！”

只要自己在這裏頂住三四天，那麼有虞氏一定會發現這裏，然後他們一起給金鹿氏來一個“兩面開花”，讓他們見識一下文體兩開見識一下有虞的真正實力。

用了一日一夜，有虞氏的戰士小心翼翼的推進着，最終毫無障礙的抵達了金鹿氏勢力範圍內。

如果不是因為他們在金鹿氏勢力範圍內發現了金鹿氏的巡邏隊伍並將他們全殲，不然虞心和蘇子安甚至都懷疑自己看錯了地圖，根本就沒去金鹿氏。

望着不遠處的金鹿氏營地，虞心謹慎的開口道：“前方就是金鹿氏的族地了，打起精神，指不定金鹿氏的戰士都埋伏在裏面，要給我們致命一擊呢。”

“嗯。”

周圍的戰士紛紛點頭稱是。

虞心似乎又覺得有些不保險，便對着身旁的人說道：“順着傳下去，第一個攻進去的人，可以連續吃十天的肉，不用幹活。”

重賞之下必有勇士，這是虞心在前幾個夢境中學到的道理。

但問題在於，現在部落的官職框架還沒搞出來，又沒有什麼貨幣流傳，因此虞心只能用食物來鼓動士氣了。

有虞氏現在的人口吃緊，糧食自然要盡可能的省一省，雖然每個幾天戰士們還是可以吃到肉，但畢竟也不是經常能吃到的東西，因此這句話還是很具有誘惑力的。

眼見着有虞氏以及各個附庸的戰士已經有些躍躍欲試了。

“拋射準備。”

隨着虞心的一道吩咐，所有持矛的戰士都開始提心吊膽，隨時準備拋射手中的矛。

他們都有兩桿武器，一把矛用來拋，一把戈用來戰鬥。

“放！”

隨着虞心的一聲暴喝，緊接着數百根長矛便從手中拋射而出，烏壓壓的一片，如同即將下雨的烏雲一般，遮天蔽日。

“嗖！”

破空聲響起，浩浩蕩盪的矛雨瞬間就降落在了金鹿氏族地之中，緊接着慘叫聲傳來。

只不過與想象中的有那麼一點不同。

在虞心的想象中，金鹿氏族地里應該埋伏的到處都是人，只等有虞氏的戰士進去便一擁而上。

然而

“進去看看。”

虞心猶豫半天，最後開口道：“前門都沒有人防守，他們這空營計太自信了。”

蘇子安點了點頭，大喊一聲：“沖！”

隨着一聲令下，先鋒五百名戰士立馬衝鋒起來，朝着金鹿氏大門飛馳而去。

夾在戰士隊伍中的有一個體態較為肥胖的身影，他的身影居然在最前端。

怎麼說呢跑的不是很快，但他被人推着前進，根本停不下來。

隨着一陣喊殺聲，他們衝進了金鹿氏的營地之中，出乎意料的是，小胖子墩行竟然是第一個踏進去的！

“啊，我是第一名？”

墩行自己都傻了，在一旁低聲興奮着：“有肉吃了，有肉吃了”

然而虞心也跟隨在第一序列當中，他踏入金鹿氏營地后，只見到了四五個倒在地上呻吟的戰士。

他們旁邊還有七人已經死透了。

虞心找出了一個傷勢最輕的金鹿氏戰士，又讓人將其他幾個戰士當著他的面處死後，虞心便低下頭來，冷聲道：“你們有什麼計劃，你們部落的戰士都哪兒去了？！”

眼見着那金鹿氏戰士顫抖着身子，虞心便道：“說出來，我不殺你。”

同時，一旁的蘇子安自覺的亮出了兵器。

面對着威脅，那戰士最終開口道：“我族長帶着大部分的戰士，去北面了！”

“不可能！”

虞心覺得根本不可能，開玩笑自己都大軍壓境了金鹿氏去北伐了：“沒想到還是個死忠砍他一條手臂，讓他長長記性！”

# 第二百一十二章 柒巫鹿敖

“我說的是真的啊！族長接到消息，說有虞氏想要從北方偷襲，所以族長帶着所有的戰士去北方了！”

眼見着那石斧越來越近，那戰士驚恐的大喊大叫着，眼神中充滿了恐懼。

並不是所有的人都不怕死，事實上在這個時代，死亡是最恐懼的一件事兒。

道德標準還沒有形成，榮辱感也就只是那回事兒了，苟且偷生也不是件丟人的事情。

“嗯？”

虞心見如此關頭此人依舊是這副模樣，隱隱約約覺得事情似乎有些不簡單，便開口道：“你可是要想清楚再說，如果是謊言，我們會將你折磨致死。”

那戰士的頭點的入小雞啄米一般，瘋狂的點頭，眼神中充滿了渴望：“真的，我說的都是真的，族長帶走了大部分的戰士，只剩下我們二十六個巡防部落”

“好！”

虞心點了點頭，隨口吩咐道：“把他帶下去，壓在隊伍的最後一層，讓鈎矛部的戰士看管，如果金鹿氏的戰士沒有北上，就將此人抽筋剝皮。”

倀陰部的隊列中坐鎮着鈎隱大巫，此人就算是圖騰戰士也逃不出鈎隱大巫的手掌。

虞心看了一眼，眾戰士已經將拋射出去的石矛迅速回收，損壞超過三成，還有七十多石矛可以再次使用。

見狀，虞心便高喝一聲：“繼續前進，盾戰士再前，戈戰士準備，矛戰士殿後！”

盾、戈、矛，目前的有虞氏三大兵種。

至於弓箭的實驗還在進行，有虞氏暫時還沒有搞出的弓兵來，不過已經很有效果了，再來三四年有虞氏便能多出一種兵種。

“嘿！”

右手持盾，左手持矛的戰士立馬上前，以一種橫掃一切的姿態推進，盾牌與盾牌相連，在兩個盾牌連接的地方突出一根石矛來，一眼望去便讓人感覺到一絲絲陰寒。

虞心站在盾戰士的後方，望着不斷向前推進的有虞氏戰士，表面上彷彿勝券在握，內心慌的一批。

“你們是什麼人？！”

剛推薦沒幾步，戰士們迎面便撞上了一群似乎要外出採集果實的婦女，她們當即驚慌的喊道。

“嗯？”

虞心見狀有些發懵：莫非金鹿氏真的率大軍北上，去打倀陰部了？

如果金鹿氏設伏，那應該早就把部落里的族人給早早帶走，根本就不可能讓她們暴露在敵人的鋒芒之下。

一直躲在後方的蘇子安也快步上前，對着虞心低聲道：“我覺得金鹿氏目前似乎真的沒有戰士聚集在這裏。”

“我們一千多名戰士已經將金鹿氏圍得水泄不通，黑鴉部的幾個戰士沒忍住沖了進去，沒有見到一個戰士，反而全都是些老弱病殘，根本就沒什麼戰鬥力。”

虞心這才意識到，自己似乎高估了對手。

然而這個念頭在虞心腦海里僅僅只是一閃而逝，隨後虞心焦急的狂吼道：“快快快，把所有金鹿氏的族人都抓起來，圍攻瀑布，他們的巫就在那裡！”

金鹿氏族人足足有三萬多，然而並不是所有的族人都居住在這裏。

有虞氏此次集中兵力，主要就是來攻打瀑布左右的房屋建設，這裏的地位與有虞氏的聖山相當，居住在這裏的都是金鹿氏的核心族人，大概有一千多人，剩下的數萬人都是在距離這裏大約二十公裡外的一個聚集地生活。

滅了核心族人才算滅族，那些旁支什麼的隨隨便便就能招降過來，不是很重要。

就如同有虞氏一般，如果有人把聖山附近的有虞氏族人殺光，那麼倀陰部、鈎矛部這些自然也不會為有虞氏殉葬了。

不一會兒，所有的金鹿氏核心族人都被趕到了一塊龐大的空地上，烏泱泱的人頭讓虞心看得有些頭大。

他們的戰士有一千八百人，而金鹿氏的核心族人卻有一千一百人，如果這一千一百人產生嘩變，雖然不可能擊敗戰士，但也會給虞心帶來不少的麻煩。

“要不都殺了吧。”

一旁的族長虞意皺了皺眉頭，隨口說著：“都殺了就沒那麼多事兒了。”

聽到自己父親說出這句話，虞心嚇了一跳，當即阻止道：“不可。”

蘇子安皺眉道：“我們擊潰金鹿氏之後還要招降一部分金鹿氏戰士，如果我們殺了他們的家眷，那可就是不死不休了。”

人質留在手裡才能達到投鼠忌器的效果。

把人質殺了增強敵人的戰鬥力，蘇子安覺得這很明顯就是反派行為，主角團爆發一波，直接gg。

“有虞氏打到這裏了，我們我們的戰士是不是都死了？”

金鹿氏的族人們議論紛紛，言論中充滿了擔憂，同時也對自己的未來充滿了絕望。

“諸位，金鹿氏已經敗於我有虞氏之手！”

虞心潤了潤嗓子，對着金鹿氏的族人高聲喊道：“我是有虞氏的將軍，我有虞氏經此一戰，斬首八百，俘獲近千，大獲全勝！”

反正吹牛13又不要錢，且先忽悠着，先把這些人給安撫好，接下來的事兒再說。

果不其然，聽到虞心的聲音后，金鹿氏的族人一陣嘩然，露出了不敢相信的表情。

“現在，爾等皆是我有虞氏的俘虜，或生或死只在你們一念之間。”

虞心又深吸一口氣，開口大喊道：“降我有虞氏者，跪下，有虞氏將會另闢新地，不會把你們當做奴隸；不降者，我等將斬盡殺絕，一個不留！”

虞心的話語很有效，很快這些金鹿氏的族人內心便開始動搖了起來。

正當他們動搖之時，一道蒼老的聲音從瀑布內的山洞里傳來，滄桑有力：“哼，我金鹿氏的大軍方才行進一夜，怎麼可能悄無聲息的全軍覆沒？”

老人從黑暗籠罩的瀑布山洞里走出來，在瀑布遮掩的昏暗視線下，虞心隱隱約約見的他滿臉是血，一滴一滴地往下滴，用空洞的眼睛盯着他們，露出了笑容。

一股莫名的恐懼纏繞在虞心心頭，但虞心畢竟也是統領過千軍萬馬之人，幾乎在瞬息之間那種恐懼的情緒便已經消失，虞心詢問道：“你是何人？”

“老夫乃金鹿氏柒巫鹿敖，小娃娃退下吧，讓你們的族長來和老夫談！”

# 第二百一十三章 九黎誕生

“鹿敖大巫，我就是有虞氏的族長虞意。”

此時，虞心身後一直沉默不語的虞意便毅然決然的站了出來，對着鹿敖微笑道：“一夜之間，我們有虞氏佔領了這裏，而你們金鹿氏的戰士還沒有回來，難道還不明顯嗎？”

“老夫就知道，鹿巔成不了大事。”

鹿敖活了將近一百年，對很多事情都十分的了解。

金鹿氏的新任族長鹿巔從北方歸來之後，一直擺出一副天老大地老二我老三的態度，就跟留學歸來誰都看不起似的，在得到消息后二話不說帶領戰士北上。

看，現在家被偷了吧？

當然，鹿敖也是在這裏玩事後諸葛亮，打馬後炮。

作為金鹿氏部落里最年長的、最強大的巫，如果他執意反對鹿巔也無可奈何。

“鹿獒大巫，我敬你是柒巫大巫，是整個青南最強大的巫。”

虞意深吸一口氣，將緊張的情緒深藏心底，故作大氣的開口喊着：“帶着族人歸降吧，我虞意作為有虞氏的族長，我保證不會讓任何一個金鹿氏的族人變成奴隸，金鹿氏也將享受和倀陰部一樣的待遇！”

“和三開氏倀陰氏那樣？”

鹿敖的表情有些玩味：“當然，戰士們全都被鹿巔帶走，這裏的族人根本沒有辦法抵抗你們的攻擊。”

“不過我還有一件事兒。”

虞意一聽，下意識的開口道：“什麼事情？”

“殺了你。”

說罷，鹿敖微微一笑，一抹血色猛然從雙眸中凝出，一股莫名的感覺登時充斥虞意全身，虞意只感覺胸腔似乎有什麼東西，當即一口鮮血吐出，渾身無力。

“保護族長！”

“拋矛，進攻！”

隨着兩聲暴喝怒吼，矛戰士下意識的抬起長矛，朝着那鹿敖的方向拋射而去。

鹿敖微笑着望着飛向自己的上百石矛，並沒有做任何的防禦，反而擺出一個微笑。

“噗噗噗！”

數根長矛瞬間扎透了鹿敖的身子，即使境界到達了柒巫，在死亡的時候也如同普通人一樣脆弱。

有虞氏戰陣中，鈎隱大巫一言不發的看着這場面，他有些羞愧。

他自然知道鹿敖大巫赴死的原因。

作為部落里最強大的巫，在部落即將滅亡的時候選擇送死，鹿敖在死之前還特地帶走了有虞氏的族長，一換一。

柒巫的實力很強，如果鹿敖一心殺敵，有虞氏至少要付出一百五十多位戰士才能把他留下。

如此一來，有虞氏只是死了個族長，也算是皆大歡喜。

鈎隱大巫覺得慚愧的主要原因是，當初鈎矛氏滅族之時，身為鈎矛氏的陸巫，他並沒有選擇自殺，而是選擇了投降。

“我這是為了部落的延續，我是為了部落殘餘族人的性命，只有傻子才會像鹿敖一樣。”鈎隱大巫這樣在心中自我安慰。

一切都在電光火石之間，那邊的金鹿氏族人根本就沒有反應過來發生了什麼事兒。

他們看到自家的鹿敖大巫對着有虞氏的族長施展了巫術有虞氏族長吐血倒地，隨後長矛拋射，自家的鹿敖大巫便被射成了篩子。

“完了！”

不少的金鹿氏族人都有些絕望。

有虞氏死了族長，肯定會拿他們來報仇，這樣一來被說奴隸了，能活命都算是好事兒。

“族長，族長！”

大批的戰士圍了上來，圍着族長虞意，而虞意此刻還沒有死，只是痛苦的在地上猙獰的呻吟着。

眾人對這種情況毫無應急手段，而虞心也在一旁焦急的等候着，根本看不出虞意到底怎麼樣。

就在這時，鈎隱大巫似乎已經自我安慰結束，他擠進了最前端，大聲喊着：“我來看看。”

聽到鈎隱大巫的話語后，所有的戰士立馬給他讓出一條道路來，鈎隱大巫迅速的來到最前方，他仔仔細細的端詳了一會兒虞意的情況，緊接着便是長久的沉默。

虞心當然是着急不已，他大喊道：“鈎隱大巫，我父親怎麼了？”

“虞意族長中了鹿敖的血之詛咒。”

鈎隱大巫緩緩開口說著，神情十分的凝重：“血之詛咒是大巫以自己一身修為為引，詛咒一個比自己實力弱小的人，讓他在七個太陽落山之後以一種極為痛苦的姿態死去。”

虞心着急的開口詢問道：“可有救治之法？”

“恐怕只有神靈降世才可以救族長了。”鈎隱大巫道。

戰士鹽冥怒火中燒，對着虞心進言道：“虞心將軍，我們殺了這群該死的金鹿氏族人，為族長報仇！”

鹽冥是最早跟隨虞意的幾個有鹽氏的戰士，虞意待他很好，如今虞意被害，鹽冥怒火難擋。

“不，不能殺！”

虞心與蘇子安幾乎同時開口，二人對視一眼，隨後虞心快速開口道：“這些金鹿氏族人不能殺，不然容易引起動蕩，我們有虞氏是要稱霸青南，殺了他們之後就算是稱霸青南也會元氣大傷，得不償失！”

鹽冥大喊道：“難道只能看着族長就這樣死去嗎！”

“求偉大的虞神、求醫鹽神、求倀虎尊只有神靈才可以救族長！”

青南最北端，與中原地區接近的一處山林之中，虞蘇、倀虎、山蛛以及禹都金與金鹿靈與另外五個奇形怪狀的神靈對峙着。

“幾位這樣貿然插手我青南地區的事情，是不是有點過分？”

虞蘇冷笑一聲，身上的氣勢全放，開口呵斥道：“中原大戰尚未結束，閣下幾位擅自脫身，莫要讓敵人有機可乘。”

“虞神，聽聞相柳大尊說過，你可是與我們九黎結怨不淺啊。”

其中一頭形如野豬的神靈開口嘲笑道：“我乃豪彘，聽命於蚩尤陛下麾下，特地來纏住你。”

“九黎部落？”

虞蘇心中不由凝重起來，如此說來九黎部落已經成型，中原大戰必不可免！

這五個奇形怪狀的神靈均是來自於九黎部落，在感受到有虞氏的危機感之後，金鹿靈再一次聯繫上了九黎共工氏的相柳，但相柳礙於當日立下的誓言，因此九黎部落中的鬼方、蠻牛、扶風三部便派出五位神靈來圍殺虞蘇。

這五位分別為豪彘、勝遇、光鬼、象蛇以及驩兜！

驩兜曾是有熊氏部落聯盟中的重要戰力，後來背叛了有熊氏，投身在蚩尤麾下，實力遜於相柳些許，但也算是高端戰力。

驩兜冷笑一聲，聲如叱吒雷霆：“虞神，你比我想象的要強，看來原本的計劃已經無用了，現在我們只需要拖住你，讓你的部落被金鹿氏所擊潰。”

“鹿死誰手，尚未得知！”

# 第二百一十四章 虞王

“偉大的虞正率領眾神與金鹿氏的神交戰，抽不開身來救援族長。”

鈎隱大巫沉默片刻，開口說著：“這是鹽神在緊急之中傳來的消息。”

蘇子安皺眉道：“族長真的沒救了？”

其實對於蘇子安而言，虞意如果死了他並不是很傷心，唯一麻煩的事兒就是他不知道新族長對自己是個什麼態度。

自己並不是第一任司相，第一任司相是欒勤，那位主掌醫療的巫咸勤。

如果新族長不喜歡自己又該怎麼辦？

就在此時，金鹿氏的兩個大巫默默從山洞里走來，自覺舉起雙手，開口喊道：“鹿敖的事情和我們沒有關係，我們願降。”

鹽冥的目光中充滿了怒意，他低聲建議道：“將軍、司相，我們砍了他們吧！”

虞心沒有理會鹽冥，強忍悲傷，勉強擠出微笑道：“兩位願意歸降那是極好的，不知兩位是”

“鹿祥。”

“鹿鞍。”

兩位金鹿氏大巫齊齊開口，同時在心中暗罵鹿敖一聲，開口道：“此事是鹿敖自己決定的，與我們、與部落的族人沒有任何關係，望貴部落節哀。”

“我了解。”

虞心點了點頭，令人將痛苦不堪的虞意架起，金鹿氏的那位鹿鞍大巫看了一眼虞意，猶豫了一下，開口道：“我有秘法可以讓虞意族長不似現在這般痛苦。”

虞心眼神中閃出一抹亮光：“可以根治么？”

“不能。”

鹿鞍大巫搖了搖頭，開口道：“我只能讓虞意族長痛苦減弱，但七個太陽落山之後他依舊會死亡。”

蘇子安連忙開口道：“還請鹿鞍大巫快快施法，此時此刻只要可以緩解族長一段時間的痛苦。”

鹿鞍大巫點了點頭，隨後將手掌放在虞意的胸膛之上，嘴裏開始喃喃自語起來。

幾秒鐘后，鹿鞍大巫的手掌綻放出耀眼的白光，一股又一股的氣息傳入虞意的身軀之中，虞意臉上的痛苦表情漸漸衰減，呼吸開始平穩了起來。

“有什麼願望就盡量說吧。”

鹿鞍大巫留下一句話后嘆了口氣，自覺的站在一旁，和鹿祥站在一起。

“族長。”

虞心、蘇子安、鈎隱大巫紛紛圍了上來，關心的看着虞意。

虞意的表情有些虛弱，他看着圍上來的幾人，勉強擠出一抹微笑來，斷斷續續的開口道：“我是不是活不久了？”

鈎隱大巫看了看蘇子安和虞心，便主動站出來做這個惡人，開口道：“族長，您還有七個太陽落山的時間，您有什麼吩咐的嘛？”

“七日啊”

虞意長嘆一聲，想要掙扎的起身，卻又沒有任何的辦法：“取取虞王劍來。”

“諾！”

鹽冥迅速將虞王劍遞上，同時大聲開口道：“族長，虞王劍在此！”

虞意接過虞王劍，輕輕撫摸劍身，緩緩開口道：“虞王啊卻沒想到我最終還是沒有成為王辜負了偉大的虞神”

虞心點了點頭，當即開口道：“吾父，您就是虞王，從現在起，您就是虞王！”

“虞王？”

虞意點了點頭，輕輕一笑，隨後咳嗽一聲，開口道：“好哇，我我也是虞王了。”

“司相我知道你有學問，是天命之子你應該知道當王如何吧？”

聽到虞意這樣說，蘇子安猶豫一下，站出來開口道：“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畫者，天地與人也。而連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與人之中，以為貫而參通之，非王者孰能當是？”

虞意一愣，他沒整明白是什麼意思。

還沒等虞意開口詢問什麼，蘇子安便自顧自的開口道：“為王者，當改自稱為孤、寡人，意為孤家寡人，王者的道路是孤獨的。”

“稱王以後，有虞氏便不復存在，部落將會被國家取代，有虞氏將會成為有虞國或虞國。”

“王者，當設相國、將軍，應建城封邦，自當如此。”

蘇子安的一大段話語讓眾人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虞心隱隱約約聽懂了些，但也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

虞意滿意的點了點頭：“你說我該怎麼干？”

蘇子安恭敬道：“王上，您應該自稱為寡人，我等臣民應對您行臣禮。”

“拜見王上！”

一時之間，在場的所有戰士都跪倒在地，那些金鹿氏的族人也見狀跪下，高呼“拜見王上”。

“哈哈哈哈，好啊，好啊我寡人也有當王的一天啊。”

虞意有些志得意滿，開口笑道：“寡人從現在開始，有虞氏改為虞國，寡人死後，新的虞王交由司相來做！”

此言一出，全場驚愕。

蘇子安更是驚愕不已：“王上，這”

“從現在開始，你便不再是子安，你現在的名字改為虞安，虞姓子氏，為下一任的虞王，虞國的領袖！”

“虞安！虞安！虞安！虞安！”

一片的喊聲接連響起，讓蘇子安有些發愣。

他沒有想到，虞意身亡之後竟然會將虞王之位交給自己這麼刺激嘛？

“當務之急並非如此。”

蘇子安壓住了歡呼的眾人，低聲對着虞心道：“戰爭還沒有結束”

“我明白。”

虞心看了一眼虞意，嘆了口氣，點了點頭道：“我立馬帶領戰士北上我會留在這裏三百名戰士祝你維持秩序王儲！”

“王儲”

蘇子安意味深長的看了虞心一眼。

王儲，自己可並沒有提到過這個詞語。

蘇子安點了點頭，開口道：“放心吧，三百戰士予我，我可以將這一千多名金鹿氏族人控制的明明白白，還會讓他們為族長之死付出一定的代價！”

隨後，虞心強忍悲痛，與虞意告別，率領一千五百多名戰士開拔而去，而蘇子安與虞意則是留在了金鹿氏原地。

鹿鞍與鹿祥面無表情的站在蘇子安兩側，看着蘇子安以及他的三百戰士。

“你們刺殺了我王，應該付出代價。”

蘇子安開口道：“刺殺主謀者已死，但你們依舊要付出一定的代價。”

鹿祥大巫點了點頭：“這是理所應當的。”

“現在，我需要你們的族人挖掘石頭，收集乾草以及泥漿！”

請記住本書首發域名：。筆趣閣手機版閱讀網址：

# 第二百一十五章 兩面開花

“族長，我等連攻有虞氏三次，死傷慘重。”

被倀陰部圖騰戰士刺瞎一隻眼睛的重英站在鹿巔面前，開口說道：“我們失去了四百多位戰士！”

這四百多位中，僅有二百多是被倀陰部殺死的，剩下的一半均是在夜襲中沒有跟上大部隊的步伐，或走散或被複，亦或者是沖錯了方向被倀陰部亂刀砍死。

“有虞氏果然不可小覷啊。”

鹿巔的眼神中閃過一縷凝重之意，隨後開口道：“停止進攻，修整一早，太陽高懸中央之時發動進攻！”

他在有熊氏學到了很多的東西，比如吹號、又比如夜襲。

當然，他學的東西也就僅限於這些皮毛了，畢竟那些核心技術也不會有人教授給鹿巔。

就連號角聲進攻、號角聲撤退都是他自己在有熊氏觀察來了，至於斥候部隊什麼的根本就輪不到他觀察，他自然不知道斥候是做什麼的。

“不過”

重英猶豫了一下，開口道：“經過這幾次的戰鬥，我總感覺有虞氏有些”

“有些什麼？”鹿巔隨口問道。

重英答道：“有些比我想象中的要弱。”

“一夜間我們損失了兩成的戰士，你管這個叫比想象中的弱？”

鹿巔沒什麼好氣的開口說著：“我在有熊氏見識過，烈山氏的戰士夜襲祝融部，打的祝融部猝不及防，死傷慘重。”

“有虞氏能夠抵擋我們的夜襲，說明他們的實力不容小覷，怎麼可能比現象中的要弱？”

聽着族長鹿巔的話，重英不在說話。

他說不出話來。

畢竟只是他自己感覺有虞氏不像有虞氏的風格，並沒有什麼實際的證據。

加上族長曾經在中原見識過夜襲的威力，看來真的是自己感覺出錯了。

可惜重英和鹿巔不知道，同一種戰術在兩個不同的人手中造成的結果也是不一樣的。

“對了，讓鹿鳴”

還沒等鹿巔說完，突然他聽到了周圍有一陣雜亂的聲音。

“怎麼回事兒？”

鹿巔隨手攔住一個急匆匆跑過去的戰士，詢問着。

“族長，有虞氏打來了！”

那戰士的聲音讓鹿巔一愣，但緊接着鹿巔卻是大喜過望，他開口喊道：“快集陣，一舉衝垮山下的有虞氏戰士！”

“族長，有虞氏不是從山下殺上來的，他是從我們的後面來的！”

戰士的聲音讓鹿巔有些發愣，他似乎“明白”了什麼：“好啊，原來有虞氏也有這麼聰慧之人，竟然懂得繞後攻擊，陰險！”

鹿巔立刻制定戰術：“既然如此，山下的有虞氏戰士必然已經轉移，我等佔據山下有利位置，必能反敗為勝！”

“不好了族長，山下的有虞氏戰士也功過來了，鹿鳴大人現在正在與山下殺來的有虞氏戰士交戰！”

鹿巔：“？？？”

什麼情況，為什麼兩面都有人？

這就是傳說中的兩面開花？

“到底怎麼回事兒？！”

原本待在鹿巔身旁的重英已經離開加入戰場，目前這裏只有鹿巔一個人在凌亂。

“莫非我被有虞氏埋伏了？”

“不可能，我從有熊氏歸來之後，可從來沒被埋伏過，我是從中原歸來的大才，有虞氏的臭魚爛蝦怎麼可能埋伏我！”

鹿巔立刻拔出插在地上的長矛，跟上一個戰士詢問着：“現在情況怎麼樣！”

“全亂了全亂了，到處都在打仗，後面來的有虞氏戰士簡直是惡魔，他們用着好多新型武器以及奇怪的陣法，鹿宜大人已經被他們殺了，重錒大人也被削去了右手！”

鹿宜、重錒，皆為金鹿氏強大的圖騰戰士，沒想到他們竟然被有虞氏的普通戰士的奇怪陣法給殺了！

“族長，我們跑吧，有虞氏太猛了，我們攔不住啊！”

就在此時，響亮的步伐響起，鹿巔尋聲望去，見到一排又一排的盾牌推進，與此同時他們後方的一種利刃朝下的兵刃迅速捶落砍下，利刃毫不留情的戳破數名金鹿氏戰士的頭顱，血漿飛濺。

“我去試試這個！”

鹿巔爆喝一聲，手中的長矛矛出如龍，一抹銀光從手中浮現，其手中的長矛瞬間被一股銀色的氣體籠罩，接着自己那驚人的氣勢，這一矛的力量，近乎想忙於猛獁的撞擊！

鹿巔能夠獨自到達中原而又獨自返回，自然是有原因的。

鹿巔是金鹿氏當之無愧的最強圖騰戰士，沒有人是他的對手！

“鹽神在上，虞國戰士戰無不勝，神靈庇佑！”

就在此時，那戰陣后突然響起一道聲音，聲音泠泠作響一瞬間持盾戰士彷彿力大無窮，齊心協力的站在那裡，後方的戈戰士也準備就緒，只等鹿巔來攻。

“鏘！”

長矛掃到木盾之上，只聽見“轟隆”的一聲巨響，木盾戰陣最終還是被鹿巔擊破，幾個盾戰士均後退數步，跌坐在地上。

下一刻，後面幾個預備的盾戰士上前，堵上了之前的空缺。

手麻，胸悶，一股腥澀地味道從胸膛湧入咽喉。

鹿巔趕緊調整狀態，但下一刻道黑色的光芒從後方閃過，沒有一絲一毫的技巧，憑藉著最為原始的力量來攻擊鹿巔。

鹿巔迅速閃過，一個手持長矛的圖騰戰士出現在鹿巔眼前。

鹿巔認識他。

“康啼”

鹿巔眼神中閃過寒芒，開口喝道：“來打一架吧，只要我死了，這場戰爭就結束了。”

這一刻，鹿巔似乎看出了什麼。

倀陰部，山下的一直都是倀陰部，從來都不是什麼有虞氏戰士！

“殺了鹿巔，我向虞王請命，冊封你為將！”

虞心的聲音傳來，康啼登時有些意動，黑色的氣血在周身迴旋開來，而鹿巔的氣勢也結結上升。

忽得，鹿巔暴起，手中的長矛虎虎生威，大喝道：“受死”

可惜，還沒等他說完，數根長矛便從戰陣飛出，直接將背對他們全心對戰康啼的鹿巔扎了一個透心涼。

戰陣繼續推進，而戰陣之中的虞心喃喃自語道：“亂戰中誰會管你單挑不單挑啊。”

“金鹿氏的族長鹿巔已死，這場戰爭是時候結束了。”

# 第二百一十六章 建城

“賊首鹿巔已經束首，爾等還不快快歸降？！”

此時此刻，虞心用着一柄長矛將鹿巔的身軀高高舉起，大喊着。

不斷推進的戰士們跟隨着虞心一同大聲喊道：“賊首鹿巔已經束首，爾等還不快快歸降？！”

“金鹿氏族地已被我軍攻破，鹿敖意圖刺殺虞王，被我軍就地格殺，如今金鹿氏族人盡數被我軍俘獲，還不如速速歸降？！”

聲音被虞國戰士傳的越來越大，逐漸傳遍整個戰場之上，正在交戰的金鹿氏戰士紛紛停下紛爭，一臉驚駭的看着那個方向，見到了他們的族長被高掛在長矛之上。

“鹿巔族長死了？”

“族地族地被有虞氏攻破了嗎？”

“族長、鹿敖大巫都死了，我們怎麼辦？”

“我們要投降嗎？”

整個金鹿氏的戰士人心惶惶，附近的幾個戰士正在小聲嘀咕着，而和他們戰鬥的有虞氏、倀陰部戰士也沒有發動攻擊，而是放開時間讓他們考慮。

“不可能，就算鹿巔族長戰死，族地也不可能攻陷！”

一聲叱吒如雷霆一般的聲音暴起，虞心眯了眯眼，認出了那大聲開口的人。

他當然認識那個人了，那可是他父親，虞王的“至交好友”，金鹿氏的圖騰戰士重英。

“重英，無論你如何狡辯，金鹿氏族地被我國攻陷，鹿巔也已經被我所斬。”

“爾等的鹿鞍、鹿祥兩位大巫具已歸順我軍，我大虞順應天意，爾等莫要逆天而行！”

虞心按照蘇子安教給他的說法，大義凜然的開口說著，一時之間將金鹿氏的戰士說的一愣一愣的。

“現在，降者不殺！”

沉默幾秒后，一個金鹿氏戰士猶豫的丟下了手中的兵刃，緊接着越來越多的戰士丟棄了手中的兵刃，表示自己願意歸順有虞氏。

只要起了頭，一切都會好辦。

當然，金鹿氏的死忠依舊存在着，在反應過來之後，重英奪過武器，帶着幾十名金鹿氏戰士鑽入叢林，迅速逃離。

而有虞氏暫時也沒有什麼能力追捕這些人，只能派出倀陰部的幾個圖騰戰士前去剿滅。

將所有金鹿氏投降的戰士整合在一起之後，康兆大巫便笑着從後方走來，哈哈大笑道：“倀陰部大長老康兆見過虞心將軍，多虧將軍即使救援，我等才能擊潰金鹿氏的戰士啊。”

“康兆大巫，你部可能不知道一些事情，我有虞氏如今已經封邦建國，族長已經稱虞王。”

康兆大巫畢竟也是陸巫級別的大巫，對於國家與部落的區別他當然省的，當他得知有虞氏已經自立為王時，當場吃了一驚，登時言道：“有虞已經封邦建國了？”

當即天下，康兆只聽說過好久好久以前的葛天國、右安國等國稱王，當今世界他還沒有聽說有誰稱王的！

沒想到，有虞氏竟然稱王。

虞心對着康兆大巫講述着當前虞國與有虞氏的不同之處，同時低聲道：“我軍攻佔金鹿氏族地之時，那柒巫鹿敖利用秘術傷了大王，大王命不久矣，已經立虞安為王儲。”

再聽到這裏時，康兆大巫先是一驚，但隨後又有一股疑問湧上腦海之中：“虞安是哪位？”

“不是哪位，就是我們有虞氏原先的司相，子安。”

虞心搖了搖頭，緩緩開口道：“如今他成了王儲，自然要改姓為虞，彰顯我虞國國威。”

康兆大巫突然想到了什麼，立刻沉聲道：“那將軍提起這件事，是想讓我倀陰部為您效力，奪回王位么？”

虞心是虞意的兒子，是虞王的唯一子嗣，雖說目前社會流行的是禪讓制，但呵呵。

大部分的禪讓都是父讓兒、兄讓弟，無論如何政權始終都是把持在那一圈人手裡。

真正能夠做到禪讓制的只有小部落和超級部落聯盟了。

前者因為人少，後者因為聯盟多。

人少的部落基本就是一家人，當然是誰有能力誰掌家。

聯盟多的部落誰也不服誰，當然也不可能讓一人一直世襲下去。

因此，在虞心提出這件事情之後，康兆大巫的第一想法就是虞心想要聯合自己，殺了王儲虞安，奪回王位。

“不不不，我對王位沒有興趣。”

出乎康兆大巫意料的是，虞心竟然連連拒絕了此事：“那虞心將軍尋我，是為了什麼事情？”

虞心當即開口道：“傳王儲之令，王儲要在金鹿氏以南的一塊平地之處建城，初步估計要容納十萬人，想要讓虞國的所有子民居住在其中，從此以後只有虞國人的稱呼，不再有什麼倀陰部、鈎矛部之分。”

“嗯？”

康兆大巫為之一愣，隨後有些為難的開口道：“那我們以前的族地”

“王儲說過，將會在西、南、北三個方向修建小型堡壘，用來預警三個方向的敵人。”虞心回答道。

至於為什麼不需要東方東方是一片汪洋大海，就目前的這個部落實力，還沒有海軍這個物種。

能夠划船通過陽水都可以稱得上強勁海軍了，更不要說大海這個在目前對於人類來說遙不可及的東西了。

“好，我倀陰部會將族人遷移”

還沒等康兆大巫講完，他又被虞心打斷了：“等等等等，康兆大巫，不是現在，目前的城牆還在修建之中，成功建城還需要幾年的時間。”

容納十萬人的城市，在地球的古代歷史上只能算是小縣城，而在現在卻是了不得的城池。

有熊氏部落聯盟、烈山氏部落聯盟、九黎部落聯盟、青陽部落聯盟、九陽金烏氏等強大的部落都有幾座城市，人口也有很多，虞國既然已經建國，自然也要修建城池。

當然，這些是蘇子安不知道的，蘇子安想的卻是建城之後可以方便些，更有利於管理附庸，監視他們。

還有就是城池確實比部落聚集地要更加方便、安全。

康兆大巫似乎明白了什麼，抱拳開口道：“明白了，每個一段時間我會派人前去修建城池，儘快促成此事，不讓將軍、王儲失望。”

# 第二百一十七章 斬神

“轟！”

劇烈的響聲從天邊響起，山蛛與豪彘從天上打到地下，塵土飛揚。

一蜘蛛對戰一隻豬，當真是絕配。

豪彘雖然是上古凶獸，但一時之間竟然擒不下山蛛，讓他有些尷尬，心中更是急躁不堪。

“小小異獸竟然有如此多的信仰之力，留你不得！”

豪彘的眼神中的殺意越來越深，它的心情很不高興。

自己這樣上古異種都沒有這麼多的信仰之力，你一個小小的異獸怎麼這麼多的信仰之力。

“哼，多說無益，究竟是我斬你還是你斬我還尚不知！”

不遠處，勝遇、金鹿靈被禹都金、倀虎圍攻，招架的滴水不漏，根本就沒給禹都金、倀虎任何的機會。

而光鬼、象蛇以及驩兜三神則是齊齊圍攻虞蘇，與虞蘇交戰於蒼天之上。

“爾等只有這等能力？看來九黎也不過如此。”

虞蘇淡然閃過光鬼、象蛇的一次又一次圍殺，微微一笑，對着驩兜嘲諷道：“中原大戰就這些實力看來朕也可以擇日進軍中原了。”

“休狂！”

驩兜怒斥一聲，手中的巨斧猛然間放大數倍，身軀也緩緩放大起來，瞬息之間便化為一個數丈高的巨人。

虞蘇搖了搖頭，背後猛然綻放出絢爛的五色霞光。那五色神光鏗鏘作響，霞光流淌，散發鋒芒凌厲的恐怖氣息。

“此乃天帝之能，爾等亂臣，接好了！”

隨着虞蘇的一聲暴喝，光鬼、象蛇以及驩兜皆是臉色一變，開始迅速後撤。

“轟！”

這五道霞光爆發，神威浩瀚無邊，宛如一道劍芒，方圓十里的生靈似乎都在戰慄，聲勢浩大驚人，就連豪彘、勝遇、金鹿靈都忍不住為之側目。

就在豪彘認為光鬼、象蛇、驩兜凶多吉少之時，豪彘猛然發現這股恐怖的氣息竟然奔着自己而來！

“什麼情況？”

豪彘當即有些氣急敗壞，連忙打算逃竄，可惜山蛛也看出了什麼，纏住豪彘，讓豪彘退無可退。

地動山搖！

這股恐怖的霞光極為強悍，附近的山頭被這股恐怖的霞光連削帶斬，化作了無數巨石碎塊。

“噗嗤！”

這霞光瞬間命中豪彘，豪彘只感覺自己體內氣血一陣翻滾，緊接着靈氣紊亂起來，下一秒整個身軀都爆炸，血水四濺！

一位媲美山蛛的上古神靈當場隕落，屍體漂浮在空中。

此時此刻，一道遁光從屍體中鑽出，似乎是想要朝着遠處遁去。

“哼。”

虞蘇冷哼一聲，他現在可不是剛來異界的愣頭青了，霞光再一次照起，下一秒那豪彘的元神竟自行飛了回來。

豪彘瑟瑟發抖，當即匍匐在地上，大喊着：“天帝陛下天帝陛下，臣願降，臣願降！”

軀體丟了沒什麼，但元神對於他們最為重要。

當初的鈎蛇在地球上被核武器打成重傷，隨後被虞蘇殺死元神，這才代表着鈎蛇正式死亡。

只要元神在，稍微恢復一段時間的元氣，重新尋一個軀體奪舍便是，也不耗費多長精力。

“嘖。”

虞蘇微微一笑，五指微微彎曲成拳，那豪彘的元神被虞蘇的手掌擠壓，不由慘叫起來。

驩兜勃然大怒，當即暴喝道：“虞神，快快放了豪彘神友！”

“不好意思，忘了還有你們。”

虞蘇嘆了口氣，抓起豪彘的元神往嘴裏一丟，隨便咀嚼兩下便吞入腹中，有些遺憾道：“沒什麼能量，也就只是相當於我两天的香火信仰之力。”

豪彘至死都沒明白，虞蘇為什麼要殺他。

這個原因很簡單，也不是什麼人都能當虞蘇麾下神靈的。

似豪彘這樣，形象就不行也就罷了，關鍵是脾氣性格還有些爆炸，在開戰之前九黎最強者明明是驩兜，他豪彘卻搶先講話。

不好意思，不需要你。

驩兜的紅色血瞳之中閃過一縷寒意，他並沒有想到虞蘇醞釀了半天的大招竟然不是打他們，而是去打了正在交戰的豪彘。

不過不得不承認，方才這一招就算是自己挨上也要重傷，更不要提豪彘了。

“該你了。”

虞蘇微微一笑，高舉右手，那股熟悉的五彩霞光再一次出現，這股感覺讓驩兜忍不住皺了皺眉頭。

“這五彩霞光究竟是何等神通，為何如此強大！”

金鹿靈也萬萬沒有想到，上一次圍攻鈎矛氏的時候虞蘇還沒有顯露出五彩霞光之能，如今竟然施展出了如此強大的五彩霞光。

“此乃五色神光，說了你也不懂。”

虞蘇搖了搖頭，手中的霞光再一次展現而出，如同繩索一般，奔着圍攻他的光鬼而去。

光鬼瞬間臉色大變，連忙暴退而去，化作遁光飛馳而走，他已經不願意插手這事兒了。

象蛇見光鬼臨陣脫逃，心思當即活絡氣來，對着驩兜大喊道：“驩兜大尊，我有一門強大神通，還請你吸引此瞭注意，我要施展神通殺他！”

驩兜沒有半分猶豫，當即提起巨斧朝着虞蘇劈去！

血色的斧刃中爆發出一道驚天泣地的光芒，恐怖的氣息讓虞蘇都為之矚目，然而虞蘇卻搖了搖頭，五彩霞光瞬間暴起，將這道光芒包裹，下一刻便消散無形。

而五彩霞光並沒有因此結束，五彩霞光在天上凝聚成一道巨斧，以彼之道還施彼身，朝着驩兜身軀斬去！

“噗！”

猙獰的血痕從驩兜的胸膛拋灑而出，而那據說有強大神通的象蛇此時此刻早已不見蹤影，原來是藉著驩兜與虞蘇相鬥之時遁光而逃！

而驩兜也顧不得其他，御起遁光就朝着北方飛去。

虞蘇望着驩兜離去的身影，並沒有追擊。

主要原因是驩兜跑的太快，追不上。

自己的五色神光是s在《封神演義》中大放光彩的孔宣，當然自己的神通自然也不是什麼五色神光了。

這五彩霞光是虞蘇從地球回來后，全身的靈氣變化而成。

其中蘊藏着海神波塞冬的神力、東海龍王的香火力、漢皇帝的帝王力，因為十分的嘈雜，因此他們自我相融，成了五彩色。

看起來很裝逼，但事實上自己並沒有什麼神通，方才全是用靈氣打的。

之所以能打殺豪彘，主要原因是因為豪彘大意，而且豪彘的實力又不是很強。

在自己這樣全力一擊下，豪彘當然會暴斃。

至於驩兜虞蘇感覺他那傷勢十有八九是裝的。

因為虞蘇以彼之道還施彼身的這個巨斧戰鬥力並不是很強，還沒有斬豪彘時強橫。

也不知道驩兜出自什麼心態

虞蘇嘆了口氣，緊接着又將視線迴轉，看向了那兩個被山蛛、倀虎、禹都金纏住的兩位神靈。

見那鹿首人身的金鹿靈與渾身朱赤冒着火焰形容雉的勝遇，虞蘇登時感覺心情愉悅。

“驩兜我不知道你到底安的什麼心，但是你把你的隊友給賣了啊。”

# 第二百一十八章 降服

“兩位，豪彘死了，驩兜跑了，你們現在已經沒有任何退路了。”

正在交戰的倀虎已經完全注意到了現在的情況，登時哈哈大笑道。

“可惡！”

金鹿靈暗道一聲不好，他現在已經明白了自己當前的局勢情況，很明顯凶多吉少。

而那朱紅色的稚鳥勝遇心態崩了，他萬萬沒想到自己的隊友把他賣了：“驩兜竟然棄我而去。”

禹都金也冷笑一聲，沉默不語，暗自將靈氣凝聚在雙手之間，準備防止此兩者垂死掙扎，徒增傷亡。

虞蘇架着五彩霞光而來，望着被困在山蛛、倀虎以及禹都金包圍里的金鹿靈和勝遇，開口道：“你們兩個，想死還是想活？”

在說話之間，天邊五彩霞光大盛，這不由讓兩人想起豪彘被斬之時的景象，瞬間感到有些為難。

他們的實力與那豪彘相差無幾，豪彘都沒有躲過虞蘇的五彩霞光，他們想必也相差無幾，會被這五彩霞光當場斬殺。

這五彩霞光究竟是什麼來頭？莫非

勝遇縱橫天下那麼多年，只聽說過天地初開時，第一隻孔雀擁有一種五彩霞光的神通，還沒聽說過第二種。

眼前這位虞神，誰也不知道塔的底細，但看他如此自信的加入天帝爭奪戰，莫非真的是那已經隕落的鳳祖之子，天地間第一隻孔雀？

本以為那位孔雀大能的實力與相柳大尊相差無幾，頂多稍微強大些，卻沒想到實力竟如此恐怖！

勝遇在心中尋思着，開始拿定主意了起來。

他勝遇是飛禽，如今的飛禽大部分都投身在青陽氏部落聯盟之中，勝遇也沒有與鬼方搞什麼命格吞噬，他現在還是自由神，隨時可以改門換庭。

不只是他，九黎、有熊、烈山包括青陽、九陽金烏在內，大部分的神靈的命格都還在自己手裡，沒有被主神吞噬，這已經是個潛規則了。

畢竟大家都是牆頭草，走一步看一步，如果有什麼問題，自己還能改變一下門楣，在勝利者手下當差。

如果命格被吞噬，那真的沒救了，只能跟着主神同生共死。

當然，這樣一來最後主神取得勝利，地位也是水漲的高。

想清楚之後，勝遇高聲喝道：“勝遇願降陛下！”

他在心裏默默的祈禱虞神不要讓自己獻出命格。

雖然他很不情願，如果虞蘇讓他獻出命格，他也得乖乖獻出。

這也不是說什麼虞蘇比九黎強，主要是性命之憂。

在九黎沒有性命之憂，他們也不會逼迫交出命格，勝遇當然不會閑着沒事兒交出自己的命格了。

現在小命在虞蘇的一念之間，如果虞蘇要求交出命格，那勝遇也只能交出保護自己的小命了。

“金鹿靈，你呢？”

虞蘇點了點頭，看向金鹿靈，冷聲開口道。

“我我”

金鹿靈有些猶豫想要張口，似乎是想要苟且偷生卻又有些猶豫。

對金鹿靈而言，面子好像是一件很重要事情。

他可以接受投降給一些不認識的強大神靈，可唯獨不能接受投降給虞蘇。

這個在一年前還要和自己聯盟，一起攻打鈎矛氏的有虞氏神靈。

猶豫了好久，金鹿靈終於狠心道：“我不降，殺了我吧！”

“很好。”

虞蘇點了點頭，指着勝遇道：“殺了他。”

“是，陛下。”

勝遇點了點頭，話音未落便化作一股赤紅色的風暴，朝着金鹿靈襲去。

“嗖！”

風聲陣陣，還沒等金鹿靈反應過來，剛才還在那裡低眉順目的勝遇片刻間便殺至自己面前，一團火紅的炙熱氣浪瞬間撲面而來。

火焰徹底淹沒了金鹿靈，緊接着慘叫聲便傳來，金鹿靈的身影飛快的飛離，似乎想要逃跑。

山蛛搶先一步，蛛絲將附近給盡數纏繞，金鹿靈被困在左右，根本無法動彈半分。

金鹿靈的靈氣偏木，而勝遇的靈氣偏火。

眾所周知，火是克制木的。

木屬性更加的溫和些，而火屬性則是充滿了爆炸般的攻擊性。

勝遇化作人形，舔了舔嘴唇，手指之間的火焰大盛，他看着不斷掙扎的金鹿靈，彷彿在看一隻獵物。

“爆！”

一聲疾喝，在金鹿靈身上燃燒的火焰瞬間爆炸，登時將金鹿靈炸了個粉碎，青綠色的元神想要逃跑，瞬間就被勝遇給攔住，玩弄在手掌之間。

勝遇不敢吞下，當即帶着這金鹿靈元神，匆匆忙忙來到虞蘇身前，恭敬道：“陛下，罪臣幸不辱命，已將金鹿靈擊殺，請陛下處置此亂臣賊子！”

“這元神就任由你處置吧。”

虞蘇打了個哈欠，似乎有些無精打采：“現在將你的命格獻出來吧。”

勝遇嘆了口氣，果真當了這般地步，雖然有些不情願，但勝遇還是將一顆火紅色的珠子吐了出來。

“嗯。”

被虞蘇命名為“命運之門”的命格湧現而出，輕鬆將勝遇的命格吞噬，感受了一下勝遇的能力，開口道：“不錯，朕很滿意。”

不得不說，勝遇果然是正兒八經的戰力。

虞蘇可以在他的身上感受到，他沒有一絲一毫的信仰之力，但他的實力卻比擁有數十萬信仰的山蛛還要高上一籌。

勝遇果然不愧是上古異獸，實力就是比山蛛、倀虎這種記載在民間小故事上的凶獸要厲害不少。

至於禹都金？

他連個記載都沒有，只是一個河神而已，通常都是三十六河神、七十二河神以這樣的形式出場。

“謝陛下抬愛。”

勝遇連忙恭恭敬敬的開口道，心中卻是長嘆一口氣。

玩啥啊。

這位天帝陛下手下一共就山蛛、倀虎還有一個禹都金三個人，現在加上自己

這實力，連九黎部落當中的任意一個都比不過，拿什麼爭天帝位？

但現在很遺憾的是，勝遇被完完整整的捆綁在這座戰車之上，根本就沒有辦法脫身，只能這樣了。

“好，有虞氏部落如今已經稱王，深得朕心，各位愛卿準備一下，朕打算髮動戰爭，與有羊氏會獵於陽野，奪回最後的族地！”

# 第二百一十九章 虞國

樹木叢生，百草豐茂。

對於這個時代，這就是最真實的寫照。原始社會，自然也指不上什麼發展了。

一行戰士灰頭土臉的穿過叢林，來到了一片較為空曠的土地上，停歇了下來。

“巫咸大人，我們現在在哪兒？”一個戰士氣喘吁吁的開口，面色恭敬的詢問着面前的這個男人。

那男人沒有任何猶豫的開口說道：“不出意外，我們現在應該在青南，距離陽野很近。”

“我們此行的目的地是南方，而青南是一條很安全的路徑，有陽水的阻礙，有羊氏根本就沒有辦法截殺我們。”

聽着那男人的聲音，戰士也有些心安，身上的殺氣也不由衰減了半分。

那個男人的名字叫做漁邛，這支隊伍是有漁部落當年分散的十三支隊伍其中的一支。

由於這支隊伍的戰士數量極為多且領袖還是一位可以治療傷員的巫咸，因此這支隊伍南征北戰，從人堆里殺出一條血路。

他們沒有什麼糧草的援助，因此一直在中原大戰之間充當類似流寇的，有熊、烈山、九黎等聯盟麾下的部落都被這支隊伍打劫過。

這支隊伍的戰士數曾經是三百，現在只剩下六十一人。

這六十一人南征北戰，在中原大戰之中愣是殺出了名堂，雖然不顯於神靈之間，但在部落高層耳畔中經常徘徊。

現在，這六十一人皆是身經百戰的戰士，乃精銳中的精銳。

由於在北方搞得太多事兒，中原已經容不下他們，漁邛只好帶着戰士撤離，向南方行進。

南方不比中原，強大的部落少，在南方立足要比中原容易的多的多，這也是漁邛的想法。

在南方多搶幾個小部落，然後雜糅在一起，有漁部落遲早有一天會再一次崛起。

“巫咸大人，有聲音！”

突然，一個戰士低聲喝了一聲，六十一位戰士齊齊提矛而起，做出攻擊狀態，謹慎的看着四周。

附近腳步聲的主人似乎也發現了這群人發現了自己，因此發生喊道：“你們是什麼人？”

“我們是從北方來的有漁部落族人，經過貴族的領地，並無惡意，請貴族放心。”

漁邛大聲的喊着，同時給了身旁戰士了一個顏色。

這個顏色戰士懂，他們在中原就是靠着這個發家的。

那就是先誘騙巡邏戰士，待進入部落後大殺一番，搶了糧食就跑。

“有漁部落？”

一個戰士緩緩從草叢里爬了出來，這個部落的名字他似乎在哪裡聽過，但現在已經想不起來了：“你們從中原來？”

漁邛點了點頭，隨後故作恭敬道：“是的，敢問貴部落是”

“部落，我們才不是什麼部落。”

那巡邏戰士哈哈大笑一聲，自豪的對着漁邛開口道：“這裡是虞國的領地，我乃虞國鈎矛部的巡邏戰士，還請你們跟我去見我們的大巫，闡明來意。”

“虞國？”

聽到這個詞語后，漁邛當即就是一驚。

在中原跑了兩年，國家的概念漁邛已經瞭然於心，他自然知道國家是什麼樣的東西。

那是比部落更高級的部落，他們的最高統治者是王！

中原上，只有九黎部落聯盟、有熊氏部落聯盟和烈山氏部落聯盟的盟主稱了王，但他們還都沒有宣布建國。

萬萬沒想到，這青南地區竟然有一個虞國！

看來這裏動不得了。

漁邛嘆了口氣，略微感到有些遺憾，給了一旁戰士一個制止行動的手勢，隨後點頭道：“好，還請您帶我們去見見大巫，我們會向大巫闡明自己的來意。”

那戰士並沒有半分的懷疑，當即帶着他們一行人朝着倀陰部的聚集地走去。

現在整個青南的敵人都已經被虞國消滅殆盡，虞國現在有子民十萬、戰士五千、奴隸一萬、圖騰戰士十七位、大巫四位。

這樣的實力，他們不去攻打其他地區算是不錯了，其他地區來攻打他們更是無稽之談。

特別是北方中原，北方中原現在缺人的很，自己打仗都不夠，更沒有什麼心情來攻打其他地區來增加自己的敵人。

“敢問虞國大王如何，王都所在啊？”

路上，漁邛試探的詢問着巡邏戰士，而那巡邏戰士似乎寂寞了好長時間，聽到漁邛詢問后一股腦的將自己知道的信息都告訴了漁邛

“有虞氏部落從西方而來，降鈎矛、盟倀陰、破金鹿，一統青南，封邦建國？”

漁邛喃喃自語着，同時默默沉思消化自己剛剛得到的一系列的消息：“當前的虞王虞意、王儲虞安、將軍虞心？”

虞意？虞心？

這兩個名字，漁邛感覺有些耳熟，越發越覺得熟悉，隨後他忍不住再一次詢問道：“不知虞國的大長老是”

巡邏戰士口無遮攔的開口道：“當前大長老是虞夙，但我認為大長老之位應該給我們康兆大巫來擔任。”

漁邛並沒有理會巡邏戰士的小牢騷，聽到了一個完全陌生的名字后，他嘆了口氣。

“我好像記得康兆大巫說過前一任的大長老好像叫做虞嬰，受人尊敬，不過現在已經死去一年多了。”

那巡邏戰士似乎想到了什麼，補充道：“虞嬰大長老在位之時，所有的附庸都很崇敬虞國大長老，不像現在，虞夙大長老跟一個傀儡一樣，虞國的一切事情都交由相國兼王儲的虞安來處理。”

“前一任的大長老叫做虞嬰？！”

聽到這句話，漁邛為之一愣，隨後又欣喜了起來。

什麼虞心虞意，漁邛也只不過感覺耳熟，但虞嬰他可是貨真價實的熟悉。

那可是他從小玩到大的夥伴啊！

只不過是漁不是虞

這些因素結合在一起，漁邛已經隱隱約約的感覺這虞國可能是有漁部落的一支隊伍建立而成。

具體情況還要見了那位康兆大巫才能了解。

漁邛跟健談了和那位巡邏戰士聊了一路，最終還是抵達了倀陰部的駐地。

“巫咸大人在這裏稍微等一下，我去通報康兆大巫。”

到達之後，數百的戰士圍在附近，那巡邏戰士對着漁邛抱了抱拳，徑自通報去了。

“康兆大巫，有自中原來的有漁部落漁邛途徑青南。”

在聽到這一條消息后，康兆大巫有些愣神。

“你是說有漁部落？”

別人不知道，他康兆可是知道的。

虞國的前身有虞氏，原名就是有漁部落！

# 第二百二十章 休養生息

“敢問貴客可是陽野有漁部落？”

康兆大巫匆忙的從自己的房屋內走出，連忙來到漁邛面前對着漁邛恭敬地開口說著。

“正是，在下正是有漁部落的巫咸漁邛，沒想到康兆大巫也認識我這樣的破落小巫。”

漁邛嘆了口氣，對着康兆大巫開口說著，表情十分到位。

康兆大巫乃陸巫，他漁邛只不過是肆巫，當然要謹慎對待了。

康兆大巫一聽，心中不由高興了幾分，開口笑道：“歡迎你們回來，虞國的子民。”

康兆大巫現在是開心的很。

倀陰部和有虞氏的關係有些緊張，如今又來了一部分的有虞氏族人，這可能就是他們緩和關係的橋樑紐帶了。

“嗯？”

漁邛隱隱約約猜出了什麼，但還是故作不知，開口道：“康兆大巫何出此言？”

“漁邛先生有所不知，這虞國的前身是以有虞氏為主，倀陰、鈎矛、金鹿為輔的部落聯盟，而當中有虞氏便是從陽野涉水而來的一支有漁部落族人演化而成。”

果然如此。

漁邛點了點頭，同時心中也吃了一驚。

他萬萬沒想到，當初漁嬰率領的那一支隊伍竟然沒有被有羊氏消亡，而且還反敗為勝，在青南地區建立起了不遜色於全盛時期有漁部落的虞國。

“請各位戰士在這裏稍作休息，當太陽再一次升起的時候，我便親自派人去將你們送到虞國去，面見王。”康兆大巫笑呵呵的開口說著。

“既然如此，我們留在這裏麻煩康兆大巫一晚了。”漁邛拱手笑道。

康兆大巫與漁邛之間其樂融融，彷彿多年不見的老友一般。

天逐漸的黑了下來，在一抹月色的照耀下，依稀可見一個倀陰部的戰士似乎接受了什麼指令，飛快的朝着南邊兒一個方向跑去。

黑沉沉的夜，彷彿無邊的濃墨重重地塗抹在天際，連星星的微光也沒有。

病榻之中，虞王意躺在其上，氣息將決，目前已經七竅流血，面色已經隱隱有些紫黑之色了。

嘴角邊的血液乾涸的掛在面龐上，那鹿敖的換命法子已經施展到達了極致，這便是第七天的夜。

現在，就算是天王老子來也是回天乏術了。

虞王意到底何時駕崩誰也不知道，但也就在這片刻之間了。

“寡人咳咳，寡人當初不過只是有漁部落一個小小的血紋戰士如今竟有機會咳咳，做了七天的虞王，也算是死得其所了。”

病榻之上，虞王意雖然神情很是痛苦，但言語之中卻更多的是滿足。

在有漁部落，他只不過是一個血紋戰士，只不過運氣好跟着巫祝嬰一起逃跑而已。

一個又一個的機緣巧合，讓他坐上了虞王的位置即使這個位置只有七天的時間。

“大王。”

虞夙神情沉重的蹲在一旁，對着虞王意輕聲道：“您有什麼問題要囑託我們？”

“沒什麼了，寡人什麼都不懂，什麼也不會，虞國以後全憑相國把持了。”

忽然間，虞王意麵色的那股紫黑之氣全然退去，一股紅潤的顏色添上了面頰，他掙扎着起身喊道：“虞國的未來，交給你們了，莫要讓虞國亡了國！”

說罷，虞王意掙扎的手猛然垂下，全身原本急促的呼吸也全然不見，只剩下死一般的寂靜。

是夜，虞國的初代國君，虞王意駕崩於金鹿氏族地。

“臣等恭送王上，王上萬年！！”

隨着虞國眾大臣的最後叩拜，緊接着眾人當即擁護蘇子安登基，為虞王安。

“諸位卿家，在這危難之際，先王將王位傳於寡人，希望諸位能與寡人協力並進，一同將虞國建立起來。”

聽着虞王安的登基宣言，眾人連連稱是，緊接着便見虞王安道：“從即日起，文設相國，武設太尉，相國以下是為大夫，太尉之下是為都尉。”

“改戰士為軍隊，一千人是為一營，一營由一都尉掌。”

虞王安很想在第一時間將地球古代的那種複雜的官僚體制給直接複製過來，奈何條件不允許，因此他也就只能簡陋着來。

由於是舊王駕崩新王登基，除鎮守北方防止九黎偷襲的倀陰部外，其他人等幾乎均在場。

“改虞心將軍為太尉，總領一切軍事之權，另封鹽鐸為都尉，領一營兵卒。”

虞王安淡然開口，開始給眾人冊封官職：“令鈎隱為縣大夫，於陽水之畔設鈎縣，總領勾縣一切軍政之權。”

“令康兆為縣大夫，於北鈎矛故地設倀陰縣，總領倀陰縣一切軍政之權。”

“虞夙、欒勤、虞靖、虞種官職不變，留為原職。”

“封康延、康啼為都尉，各領一營兵卒。”

“令鹿鞍、鹿祥為大夫，留在虞城，隨時聽宣。”

近乎包含了所有的虞國官職在內，眾人自然也沒有什麼異議，當即附議贊同：“謝王上。”

至於相國之位虞王安並沒有封出去，主要原因是因為他還沒找到讓他滿意的相國。

就在此時此刻，一個戰士趕了進來，開口道：“王上，方才得到康兆大巫傳來的消息，有一支曾經有漁部落的隊伍與我們匯合了！”

“多少人？”

聽到這個消息，虞王安略微有些欣喜，開口詢問着。

而虞心似乎也被這條消息給沖淡了些許的情緒，一本正經的看着那戰士。

戰士回答道：“六十二個人。”

“有總比沒有強。”

虞王安點了點頭，隨意揮了揮手，道：“寡人知道了，明日將他們迎入虞城吧。”

只不過現在這裏說是虞城，實際上也就只是剛剛圍了一點城牆的村莊而已，城池還沒有建設完畢。

根據估計，起碼要六年的時間才能建成一座簡陋的城池。

“傳寡人令，將先王之軀運往聖山，葬在大長老嬰之側，兩位為有虞氏做出龐大的貢獻，死後也應相伴在一起。”

正當虞王安認為今天沒什麼事兒的時候，一直不太說話的大祭司虞靖突然站起來開口道：“王上，先前言說待我等稱霸青南后便要揮軍西進收復失地，攻破有羊氏，您看”

玩過遊戲的都知道，打完一場戰鬥當然是要可要休息一會兒在進行下一場了。

“方才經歷大戰，當前民心不穩，將士彼此之間還不曾熟悉，況且倀陰部的情況尚未整頓，不易貿然攻打，還是先休養生息，來日方長。”

# 第二百二十一章 回地球

原本盤踞在天空上的黑霧漸漸散開，月色重現出現在半空之中，光芒四射。

“太尉，先王駕崩，我也是悲痛不已。”

散會之後，虞心與鈎隱大巫一同行走在路上，鈎隱大巫安慰着虞心道。

虞心深呼吸后，緩緩開口道：“是人皆有一死，看淡就好。”

“那就好，那就好。”

鈎隱大巫呵呵一笑，眼神中似乎閃過一縷異色，緊接着輕聲道：“太尉，您對今天的官職怎麼看？”

鈎隱大巫之所以與虞心一起走，這是主要原因。

虞王安一上台，頒布了一堆又一堆的法令和官職不過說一個實在的，鈎隱大巫沒聽明白。

就比如最簡單的一件事。

他鈎隱大巫被封為縣大夫，總領鈎縣的一切軍政之權。

問題來了，縣大夫是個什麼官職？鈎縣又在哪裡？

鈎隱是大巫，還是屬於那種接受新鮮事物比較快的人，但他還真的沒整明白縣大夫到底是干什麼的。

虞心猶豫片刻，緩緩開口道：“王上分封合理，每人都可以在自己的領域做出一番事情來，共同為虞國的繁榮昌盛做出貢獻。”

“太尉所言極是。”

鈎隱大巫點了點頭，接着試探性的開口說道：“不知這縣大夫是何職，那鈎縣又是什麼東西？”

“縣大夫管理一縣的大夫。”

虞心隨口回答道：“鈎縣則是一個地名，就是鈎矛部現在的駐地，以後更名為鈎縣。”

“原來如此。”

鈎隱大巫瞬間茅塞頓開，當即點頭道：“麻煩太尉為我解答了。”

虞心有些有氣無力，見到鈎隱大巫似乎並沒有什麼其他的問題，便開口道：“若沒什麼事我先走了，回見。”

“太尉請便。”

望着虞心離開的背影，鈎隱大巫揣了揣下巴，面露沉思。

其實他還有一些問題，但想了想不便詢問。

比如太尉是怎麼知道這些新奇之物的？

虞心可從來沒去過什麼中原大地“留學”，這些玩意兒自己一個大巫都沒整明白，他竟然

“有蹊蹺、有古怪”

鈎隱大巫喃喃自語一聲，露出了一個微笑。

“這件事兒一定與天命有關這已經不是我能插手的了，還是裝作不知道吧。”

做人做事兒都是要從心的，既然自己已經知道了縣大夫是幹嘛的，那就沒必要幹些什麼事兒了。

勝遇

虞蘇看着停靠在枝頭的新小弟，心中默默不語。

《山海經·西山經》中記載：“玉山有鳥焉，其狀如翟而赤，名曰勝遇，是食魚，其音如録，見則其國大水。”

根據《山海經》中記載，勝遇似乎並沒有什麼戰鬥力，只显示他愛吃魚，出現往往伴隨着大水。

但似乎並沒有什麼作用。

自己眼前的這個東西並沒有遇到大水，而且他還用火。

“勝遇。”

想到這裏，虞蘇叫了一聲，那勝遇連忙飛來，恭敬道：“陛下喚臣來所為何事？”

虞蘇打了個哈欠，開口講道：“沒什麼大事兒，我就是來問問你喜歡吃魚么？”

“陛下，魚類多骨肉少，臣下並不是很心意魚類，但若是必須食用，臣還是可以吃的。”

勝遇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都成神了，用不用吃東西你自己心裏一點數都沒有么？

“這麼說就是不太喜歡咯？”

虞蘇點了點頭，又讓勝遇回去發獃，勝遇就這樣啥也不知道的又回去了。

與《山海經》中記載的形態一模一樣，但在生活習性上卻大不相同

“有點意思。”

虞蘇舔了舔嘴唇，再一次看向勝遇，仔仔細細端詳了一會兒，也沒發現什麼大體的問題。

勝遇就是一隻羽毛上有火焰的野稚，好像沒什麼其他區別。

但就是這火焰以及數量的問題，讓他和野稚的待遇完全不同。

就好像熊貓和竹鼠都是啃竹子的。

前者是人見人愛的一國之寶，後者是某村霸的口中美食。

事實證明：少生優生幸福一生，超生多生鍋蓋一聲。

總的來說還是那麼一句話，物以稀為貴。

現在虞蘇最大的考慮就是，要不要帶勝遇回地球，而回到地球后的勝遇又能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終究還是人太少了啊。”

猶豫片刻后，虞蘇還是決定帶着勝遇返回地球，讓他在地球中顯聖幾波賺取信仰之力，增強實力。

如果讓勝遇起來了，他的戰鬥力鐵定要比山蛛、倀虎強。

雖然大家的上限都差不多，但人家勝遇起點高，這就讓山蛛、倀虎很難辦。

如果擁有同樣的信仰之力，勝遇可以一挑三吊錘山蛛、倀虎、禹都金。

不過自己也是說到做到，讓山蛛前往地球，倀虎駐守虞國，預防不測。

至於禹都金他從來都沒有在虞蘇的考慮範圍之內，虞蘇收復他的作用只是為了警惕陽水之側的有羊氏而已。

再者說了，禹都金是陽水河神，此方世界的弊端在於，山川河流之神並不能脫離此方世界，否則實力將會變得更弱。

本來禹都金就不是很強，現在又多了這麼一條，他如果去了地球，那麼實力將會下降到差不多和地球上的“超凡者”一般，那點實力還顯個屁的聖。

於是，虞蘇再一次將勝遇喚了過來，這一次又加上了山蛛。

“陛下。”

勝遇再一次的出現在虞蘇的面前，他現在是懵的很。

什麼情況啊，一次說完不可以嗎？

山蛛在一旁站着，對着虞蘇恭敬道：“陛下。”

“嗯。”

虞蘇點了點頭，開口道：“走吧，倀虎在地球做的事情很大，現在輪到你去給他擦屁股了。”

山蛛苦笑一聲，沒有說話。

而勝遇完全摸不着頭腦，只能點頭道：“陛下我也跟着您一起去么？”

“當然。”

虞蘇點了點頭，將自己的“命運之門”召喚而出，那玻璃門伴隨着五彩霞光出現在他們面前，莊重典雅。

“陛下，您召喚出命格是要”

“從這個門進去。”

“啊？”勝遇傻了眼。

旁邊的山蛛嘿嘿一笑，朝着虞蘇拱了拱手，大步跨入門內，很快就消失不見。

勝遇頓時明白了什麼。

# 第二百二十二章 南方七宿，朱雀星君

強烈的光芒在眼前綻放，暈眩感撲面而來，再次睜眼時一切都已經變了一番模樣。

面對着高樓大廈、鋼鐵城市，勝遇的表現倒是和山蛛、倀虎一個樣:劉姥姥進了大觀園。

“這這這這”

勝遇驚的話都說不算了，他瞪大了雙眼看着周圍的高樓大廈以及街頭行走的行人，不由脫口而出：“誰人設下如此逼真的幻境？！為何要設計我一個小小的從神？！”

山蛛一臉先嫌棄的看着勝遇，他已經完全忘記自己第一次來的茫然懵懂狀。

“你解釋一下吧。”

虞蘇沒有什麼大驚小怪的樣子，而是對着山蛛淡然開口說著。

他現在不一樣了，身邊既然有小弟在，那麼事情就不必要讓自己親自出手了。

山蛛立馬開始為勝遇講解地球與異界，虞蘇在一旁看着勝遇時而驚呼時而驚異，但最後似乎明白了什麼，調整好呼吸后，對着虞蘇長拜道：“多謝陛下大恩大德，屬下必為您手中利刃，為您蕩平一切強敵！”

勝遇不同於山蛛和倀虎，自然知道擁有一個完整的世界是什麼情況。

本來他都絕望了，打算能活一天是一天這樣的得過且過，卻沒想到虞神竟然還有這樣的變故。

這樣一來蚩尤是什麼垃圾啊？

蚩尤現在再強，他也有一個上限，畢竟人就那麼多。

這個世界哈哈哈，潛力無窮啊。

一年前，相柳回到九黎后召集眾神復讎，當時相柳信誓旦旦的表示虞神比自己還要弱一分。

僅僅過去了一年，虞神現在吊錘自己，由此可見這方世界的潛力。

“山蛛都跟你介紹過了吧，這方世界雖然縱我等暢遊，但也不要太過分了，畢竟朕也不能確保此方世界有沒有什麼危險。”

虞蘇打了個哈欠，隨口說著，同時瞅了勝遇一眼：“突然發現，你和鳳凰長的差不多啊。”

“下臣不敢與鳳凰較長短。”

勝遇聞言，連忙開口解釋道：“同為禽類，身形特徵與鳳凰多有相似，因此屬下”

“不用解釋，朕都知道。”

虞蘇搖了搖頭，接着開口道：“這方世界，鳳凰的身份你冒充不了，畢竟鳳凰是在異界存在的生物。”

“你在此界，偽冒一下朱雀吧。”

很多人認為朱雀比不上鳳凰，甚至還有人認為朱雀就是鳳凰的一種。

這些玩意兒根本就是無稽之談。

朱雀不是鳳凰，朱雀是華國古代神話中的天之四靈之一，源於遠古星宿崇拜，是代表炎帝與南方七宿的南方之神，於八卦為離，於五行主火，象徵四象中的老陽，四季中的夏季。

南方七宿之首，朱雀星君。

鳳凰的起源是鳥，朱雀更多指的是指天上的星宿。二者一個是百鳥之王，一個是天之靈獸。顯然朱雀要比鳳凰還要尊貴。且朱雀只有一隻，而鳳凰據載，其可以按顏色分為青鸞、鴻鵠、鸑鷟、鳳凰等。可謂品種多樣。

“朱雀？”

勝遇有些疑惑：“此名下臣聞所未聞、見所未見啊。”

朱雀主掌星辰，異界那邊天庭都還沒影呢，更別說星辰了。

“朱雀乃南方七宿之首，天下獨一無二，唯有一隻。”虞蘇嘆了口氣，接着說道，“於八卦為離，於五行主火，象徵四象中的老陽，四季中的夏季。”

勝遇雖然不知道南方七宿之首代表什麼意思，但他明白象徵四象中的老陽，四季中的夏季是什麼意思。

這不就是是夏神嗎？！

春神句芒、夏神祝融、秋神蓐收、冬神禺疆。

這四者的名字勝遇自然是熟讀與心的，此四者可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他最熟悉的就是祝融了。

那可是祝融氏的主神，僅次於蚩尤的存在！

莫非陛下這是在說，攻滅中原之後，我的地位將會與祝融相當

勝遇登時一陣舒服感加身，讓他有些飄飄然，當即對着虞蘇長拜道：“感謝陛下大恩大德，臣定當為陛下效死！”

勝遇的一番話語登時打動了虞蘇，讓虞蘇不自覺的更加高看了勝遇一眼。

看看，都是在地球裝逼、玩spaly，山蛛和倀虎根本就沒什麼太多的表達，而勝遇就好像下一刻就要當天帝了的樣子。

給孩子興奮的，感覺晚上都睡不着覺了。

虞蘇連忙開口道：“不必多禮，你只要好好的在這裏做事，不要太過出閣，朕保證你榮華富貴、位列上神。”

“多謝陛下恩典，陛下必將掃平一切障礙，天帝之位只有您才能可以擔任。”

勝遇的姿態擺得很低，完全不像是上古異種，比起山蛛、倀虎表現得更加尊崇。

“這裡是明志胡市，上次在這裏搞完事情后換成地球時間應該過去了十二天，嗯事情都多了起來。”

秋天已經漸漸步入尾聲，寒風呼嘯而來，但網絡上的熱度還是停留在十二天之前：“朱雀星君，這種說法只有在亞洲比較流行，你便留在亞洲附近吧。”

“是，陛下。”

在勝遇行完禮站在虞蘇身後之後，虞蘇又招來山蛛，開口道：“你也有一段時間沒在美洲顯聖了，隨你折騰吧，但注意一下倀虎布下的棋子，那個紐約血族，別給搞死了。”

“明白明白。”

山蛛點了點頭，對着虞蘇拱手一聲后，又看了一眼勝遇，隨後化作一團遁光飛離，朝着北美的方向而去。

白鷹國、仙人掌國、楓恭弘=叶 恭弘國諸多國家還等着自己呢，而且自己的《霍比特人》系列還沒有看完，當然沒空在這裏陪着這個新人晃悠。

望着山蛛飛離而去的身影，虞蘇看向勝遇，猶豫片刻后，緩緩開口道：“去華國吧，畢竟是祖國，朕也想要看看十二天的時間，華國發現的變化。”

“是，陛下。”

勝遇恭恭敬敬地開口說著，同時有些猶豫。

華國在哪兒啊？

他雖然明白了這個世界的情況，但對於各個地名還是一抹黑，根本就不知道是什麼情況。

虞蘇看了一眼猶豫的勝遇，微微一笑，中指點了勝遇的額頭一下，隨後大量的知識朝着勝遇的腦海中涌去。

# 第二百二十三章 羊城異象

夜深人靜，羊城的燈光如同螢火蟲，瑩瑩火光連成一片，整個城市像籠罩在夢幻中。這座古老的城市在五顏六色的霓虹燈的映襯下顯得更加絢麗多彩。

夜色的燈火看起來虛幻浮華，但終究比白日的熙熙攘攘的城市多了份安寧。

“東南亞的情況現在基本已經穩住了，根據一步一步的排查，我方基本可以鎖定南越武帝趙佗復蘇、漢朝某位皇帝復蘇以及有東瀛蘆屋道滿的身影。”

某件簡樸的屋子之中，幾道身影聚在一起，進行分析與交談。

特別行動組的所有成員以及部分的官府高層。

那個好運的高中生常威、在東瀛僥倖生還的林星淵、特別行動組組長王識明以及“大漢朝中書令”蔡新毅。

除此之外，還有羊城的一些官府官員以及武軍長官。

羊城是華國在南方極端最為繁華的城市，眾人自然要聚集在這裏進行會議交談。

王識明指着地圖，冷靜的開口道：“根據東南亞警方交給的消息，他們並沒有收到任何的超凡屍體，而且在一座小鎮上還發現了一具已經血肉模糊的白人屍體，辨不清任何的東西，在屍體不遠處是一架攝影機。”

羊城最高長官拍案而起，當即道：“那攝影機里的內容”

“正在交涉，東南亞各國死死地把持着這個攝影機，東瀛、白鷹、歐羅巴等皆向其索要過，但他們誰都沒給。”

“儘快交涉，我國外交專家多如牛毛！”

高中生常威努力的讓自己嚴肅起來，坐在自己的座位上，面對着官府的高官，時而微笑點頭，時而皺眉沉思，盡可能的模擬電視劇了演的那樣，彷彿自己也是一個為人民服務的官員一般。

林星淵趴在桌子上，盡可能的讓自己不是那麼困，他望着窗戶外，有些出神。

太無聊了，天天分析些沒用的。

林星淵在心中無奈的吐槽着，他也不知道分析這些東西有什麼用處。

明白了這些超凡者一拳能打出多少傷害，然後呢？

讓自己死的明白點？

看不懂，看不懂。

林星淵望着窗外的天色，有些出神。

羊城好久沒有這麼美麗的星空了啊。

突然間，異象打破了平靜！

一點螢火從天上點綴，星空之中猛然多出來一道紅光，緊接着紅色越來越多，將整個星空都染成赤紅色，就好似是玩火在焚近蒼穹一般！

流火從天而降，將整個星空一分為二，尾后的紅色氣焰爆發出龐大的轟鳴聲，從萬丈高空隕落之下！

“那是什麼東西！”

林星淵當即站了起來，指着天上的東西喊道。

“嗯？”

會議室的眾人連忙起身，望向窗外，他們也見到了這令自己震驚的一幕。

“隕石撞擊地球？”

王識明目瞪口呆，不由脫口而出：“為什麼天文學家沒有提前預警？！”

蔡新毅目光深邃，站起身來，喊道：“事發突然，似乎與超凡有關！”

“看這方向，這隕石隕落的地方必然是羊城之內，快去準備導彈阻止隕石！”

如果這隕石隕落在羊城境內，那麼大半個羊城將會不復存在，許許多多的羊城人民也將會在睡夢中離去。

羊城街頭，已經走投無路的高陽生坐在街頭上，看着自己一身的道袍，有些苦澀。

他最終還是成為了自己最討厭的那個人。

幾個月前，他被一個算命先生忽悠的血本無歸，現在他為了生活又在羊城當起了算命先生。

而自己算命先生的能耐只不過是源於幾本地攤書而已。

一旁一個光着膀子的大漢哈哈一笑，幸災樂禍的開口道：“嘿，高道長，怎麼樣了？”

他是附近的居民，高陽生在附近租了個小地下室。

“勉強糊口罷了。”

高陽生隨意搪塞幾句，趕緊告別了那大漢，朝着公園走去。

他今天一分錢沒賺着，實在是沒有臉回去面對房租了。

按理說，現在算命先生應該很賺錢的。

畢竟超凡事件震驚世界，對於超凡民眾也開始重視起來，這也是為什麼高陽生選擇當算命先生的原因。

但問題在於沒人相信高陽生這麼一個無名氣的算命先生有多大能耐呢。

剛開始的時候倒是人不少，但得知算的不是很准后，人又慢慢散了去，因此高陽生根本沒賺着什麼錢。

今天的公園似乎人很少，高陽生尋了一處長椅，躺在上面，睡着了。

“轟隆！”

天上隆隆的響聲驚醒了熟睡中的高陽生，高陽生驚慌失措的起身，生怕是城管驅逐他。

但隨後，他看到了天上的異象。

“這這是熒惑守心？”

高陽生見狀楞了一下，隨後開始猜測道：“好像不是白虹貫日？”

“不對啊，白虹貫日是在白天，這可能是彗星掃月吧？”

“彗星掃月也不太像，紫微星動更不是了”

學藝不精的他倒是坦然的很，面對即將落在羊城的隕石，高陽生彷彿無欲無求，還在用着自己半吊子水平來猜測這是啥玩意兒。

隕石越來越近，越來越近，一股股炙熱的感覺在高陽生附近徘徊，高陽生只感覺自己的身軀彷彿要被點着了一般，很是難受。

“啊！”

高陽生痛苦的大喊一聲，蜷縮在地上，他似乎聽到了什麼聲音，身軀開始有所好轉。

當他起身之時，驚了。

公園湖面之上，紅袍男子憑空站立，雙目緊閉，身旁冒着無盡的紅光，彷彿神靈降世一般。

此時此刻，天上的異象已經消失不見，原本赤紅一切的星空已經恢復了原樣，彷彿什麼都沒有發生。

高陽生撲通一聲跪在了地上，眼神中充滿了不敢置信。

他已經猜出來了，眼前的這位神靈一定是那從天而降的“隕石”！

“您您難道是”

高陽生咽了口唾沫，用盡生平所學，顫顫巍巍的開口說著，用出一種討好的語氣：“您難道就是熒惑星君小人拜見上神上神上神”

無盡紅光之中，那紅袍男子突然睜開了雙目，一輪金光閃過之後，那男子嘴唇微動，緊接着一股浩瀚如同神靈般的聲音在高陽生腦海中響徹：

“本君乃南方七宿之首，此處可是人間？！”

# 第二百二十四章 恐怖的氣息

“是是”

高陽生近乎被嚇傻了眼，只得點了點頭，努力的平復內心的恐慌感，顫顫巍巍地開口道：“這裡是羊羊城”

那自稱南方七宿之首的神靈也不在理會高陽生，而是化作一道虹光遠逝，瞬間消失在高陽生面前。

高陽生一下子癱坐在地上，摸着自己的身子，並沒有覺察到哪裡有燒焦的感覺。

“呼～呼～”

高陽生大口的喘着粗氣，心中那股惶恐不安的心情一直都沒有平復下來。

方才，那位神靈上仙的這一句話讓高陽生渾身都不自在，那一股炙熱的氣息、那一種按捺不住的恐慌感

雖然高陽生學藝不精，但基本的星象還是明白的。

“南方七宿之首是朱雀星君！”

高陽生並不知道朱雀下凡代表着什麼，他只記得青龍、玄武、朱雀、白虎這四方星宿之主似乎都是代表祥瑞的星君。

只不過方才那恐怖的氣勢以及心中的驚慌感，讓高陽生並不認為是祥瑞的徵兆。

“嗚嗚，嗚嗚，嗚嗚～”

在長椅上不知發獃了多久，高陽生忽的聽到了不斷響起的警笛聲，似乎有大批的督察來到這裏，將公園封鎖。

雖然高陽生不知道過了多久，但高陽生知道督察來的肯定是很快的。

為什麼？

因為公園附近的居民樓里看熱鬧的人群還不多，附近只有五六個人來湖邊看看發生什麼情況的。

如果督察來晚了，按照我國國民的普遍特性，這裏早就應該里三層外三層了。

大批大批的手持防爆盾的督察人員將這裏圍了個水泄不通，同時一行隊伍正在匆忙向這裏趕來。

這一行人自然是以蔡新毅為首，包括王識明、林星淵在內特別行動組了。

從隕石天降的那一刻起，他們就發現了事情不簡單。

將整個星空都給染紅的赤炎之色，以一種極快的速度卻並沒有損傷任何東西的隕石流星。

他們豈會不知道這必然又是一起新型的超凡事件。

夜晚的燈光閃爍着光芒，在大大小小警車的燈光下，幾人站立在公園的湖心亭內，仔仔細細的觀察着附近的一切，

蔡新毅刺客滿頭大汗，彷彿承受了某些極為強橫的壓力，對着王識明開口說道：“這裡有有一股很強很強的靈氣波動，就算是現現在殘留下來的氣勢，也讓我讓我有着喘不過氣來。”

“老蔡連你都感覺有些壓力？”

王識明大吃一驚，登時喊道有些不可思議。

蔡新毅可是他們當中唯一的一位超凡者，這股氣息竟然已經可怕到了這般地步

林星淵也擺出一副吃驚的樣子，其實他感覺沒什麼東西，反正他又感覺不到。

他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出現在這裏，每次出任務王識明都會帶着他一起，這讓經營遠感覺有些怪異。

他林星淵就是一個即將畢業的大學生，沒什麼特殊能力，結果進了官府機構工作。

怎麼說呢雖然是件好事兒，但他總覺得有些彆扭。

“組長，那邊的幾位民眾在我們抵達公園的時候便已經在這裏了，可能會知道什麼情況要不您去問問？”

就在這時，羊城刑警隊長快步來到王識明眼前，對着王識明與蔡新毅示意不遠處被集中起來的市民，開口說著。

王識明現在迫切的想要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於是點頭道：“只好麻煩鄉親們了。”

很快，王識明便來到了公園原本的群眾面前，笑着開口道：“辛苦各位了，我是咱們官府的工作人員，來了解一下情況。”

一個看起來豪爽的漢子操着一口齊魯口音，略帶興奮的開口說道：“您問就是了，俺一定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一旁的大嬸也有些激動，嘿嘿嘿的傻樂。

“那紅光掉下來的時候，你們都在幹嘛？”

那漢子有些不好意思的撓頭道：“不知道，俺在家給俺媳婦做夜宵。”

“我知道，當時啊紅光繚繞似人間仙境”一旁的大嬸張口就來，說的那是比說書還玄乎。

蹲在一旁的高陽生聽不下去了，開口就道：“當時我就睡在公園的長椅上那位那位就落在了我面前”

王識明眼前瞬間一涼，對着幾個不明真相的圍觀群眾道：“感謝各位的幫忙，麻煩跟隨這位同志去一趟警局，領一下見義勇為獎金。”

本來還有一些抱怨為啥不說給我聽的大嬸瞬間閉上了自己的嘴，高高興興的去領了獎金。

人都跟隨着去了警局，在場只剩下了封鎖現場的督察與王識明一行人、高陽生。

“我”

高陽生猶豫一陣，最終還是咬牙開口道：“當時，我因為拖欠了房租，只能來公園睡，在睡的”

高陽生緩緩將自己看到的一切說出了口，同時還稍微抱怨了一下羊城的房價以及現在的錢多麼難賺。

對此，王識明只能尷尬的笑了兩聲，認真記錄著高陽生說的一切。

“南方七宿之首朱雀星君？”

王識明身後的蔡新毅喃喃地念着這個稱呼，臉上的表情不由有些凝重起來。

他待在那位大漢的皇帝陛下身旁時間很久，自然也知道那位陛下的一切他自認為是隱秘的“隱秘”。

那位陛下如此神力，他竟然還沒有成仙封神，由此可見神靈絕對是強大的存在。

海神、疾病與瘟疫之神，這兩位冕下是已知的神靈，他們給世界帶來的影響遠勝於那位陛下！

近些天來他們也隱隱得到太平洋信奉海神的鮫人訊息，當然知道海神並不像想象中的那麼簡單。

海神、疾病與瘟疫之神，這兩個神靈他們並不清楚真實的身份。

如果高陽生沒有說謊，那麼這位朱雀星君絕對是大人物！

世間只有一位朱雀，而這位朱雀星君是唯一的真神！

由於神話時代漸漸降臨，王識明也認識了各國神話，華國本土神話更是熟讀於心，他自然知道這位朱雀星君的地位。

“這件事兒我們必須要妥善處理至少要知道這位朱雀星君下凡是幹嘛的！”

緊接着，王識明又道：“高陽生先生，還請您移步，此事關係重大，您應該明白。”

高陽生聞言，鄭重的點了點頭：“明白，我聽從你們的指揮。”

# 第二百二十五章 七宿未定

此時此刻，那位被華國特別行動組驚動的朱雀星君正跟隨着虞蘇，在羊城內閑逛。

“天上的異象也太牛13了吧，整得我熱血沸騰的。”

“天生異象必有貴人降臨！我上輩子可能是人族的古之大帝，我在時間長河裡擊敗不世大敵，傷了本源，只能輪迴養傷”

“你這叼毛，做什麼夢呢”

利用神通，虞蘇與勝遇聽着各式各樣的聲音，緩緩開口道：“這裡是信息時代，所有的消息傳播速度極快，你在一處地方顯聖，整個天下都會知道你的事迹。”

勝遇先是拱手尊敬，隨後又提出了疑問：“臣下明白可臣下感覺體內的信仰之力似乎並沒有增加多少。”

虞蘇開口解答道：“雖然你方才聲勢浩大，然而卻並沒有顯露本身，信仰之力找不着目標傳輸，你體內的信仰自然不會多。”

“臣明白了，那臣現在”

勝遇點了點頭，但隨後他又試探性的詢問着：“臣是不是應該顯聖而出？”

“不必。”

虞蘇搖了搖頭：“朱雀主南方七宿，七宿共有井木犴、鬼金羊、柳土獐、星日馬、張月鹿、翼火蛇、軫水蚓七大獸類，你也需要這七個從神。”

勝遇為之一驚，當即道：“臣不敢與陛下爭天帝位！”

這年頭，擁有從神的基本上都是石錘對天帝之位有想法的，就連共工祝融也沒有從神，他們身邊的神靈是“自願”跟隨在身邊的，算不上什麼從神。

虞蘇無語的看着勝遇，緩緩開口道：“朕並不是讓你爭天帝位，而是朱雀星君本就有七個下屬，你與你的七個下屬皆是朕的臣子，這一點不會有變。”

“臣明白了。”

其實勝遇並沒有明白，他並不知道井木犴、鬼金羊、柳土獐、星日馬、張月鹿、翼火蛇、軫水蚓是什麼東西。

勝遇猶豫一下，最後開口道：“可是陛下，我的七個屬下都在哪裡，莫不成要回到原先的世界去尋找異獸？”

“不必，尋此界的幾個尋常生物，朕來令他膨脹暴發，使之為禍一方，你在出來收服。”

虞蘇打了個哈欠，緩緩開口道：“《西遊記》看過沒？他們七個就是下凡為亂的，沒什麼問題。”

“明白了陛下。”

好吧，勝遇其實還是沒有明白：《西遊記》又是個什麼東西啊。

虞蘇隨手從羊城的角落中抓來一隻蚯蚓，開口道：“你看，軫水蚓就來了。”

勝遇：“？？？”

這麼隨便嗎？

緊接着，虞蘇開始對着蚯蚓改造。

靈氣灌體，無數的蚯蚓魂魄開始朝着虞蘇聚集而來，最終融入他手裡的“軫水蚓”中。

那蚯蚓的身軀逐漸龐大起來，虞蘇看了一眼四周，自己雖然是隱身狀態，但身處鬧市很容易出現什麼差錯，便帶着勝遇飛離，來到羊城百里之外的一處叢林之中。

叢林中的蚯蚓比起鬧市中的當然多了許多，因此虞蘇的計劃更加順利了。

而勝遇只能站在虞蘇身旁，靜靜地看着虞蘇創造“神話”，像極了父母上班把自己兒子帶着，父母在工作兒子就在旁邊看着，自己玩。

“差個人類的靈魂作為主體”

虞蘇有些犯了難，這荒郊野外的哪兒來的靈魂給他作為主題。

而且現在就算是有一個人類靈魂在這裏，也不一定符合標準。

畢竟靈魂的標準還是很苛刻的，並不是所有人都符合這個標準。

就比如虞蘇當初在製作鮫人的時候，他在白鷹國一個沿海城市可是找了半個小時才找到一個合適的靈魂。

“算了算了，下凡作亂還是逼真點，正好沒有靈魂主導的他一片混亂，用於作亂非常合適。”

想了一下，還是讓在沒有靈智的時候作亂，是最符合情況的。

在他作亂的途中說不定可以發現些什麼合適的靈魂，正好取靈魂讓軫水蚓歸位。

至於作亂的地點嗯

第一個作亂的自然不能出現在華國境內，為了效果逼真點當然會有部分人員傷亡。

虞蘇隨手模擬出一塊漂浮在空中的世界地圖，開始沉思起來。

哪裡比較合適呢？

虞蘇第一個想到的竟然是自由的燈塔，白鷹國。

但想了想還是算了，說不準山蛛在那裡有什麼大動作呢。

朱雀下凡的地點在華國的羊城，那麼第一隻星宿出現的最佳地點自然也是亞洲。

於是虞蘇的視線不自覺的偏移到了亞洲的高麗半島上。

南高麗國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啊。

南高麗國位於東北亞的半島南部，三面環海，西瀕臨黃海，與膠東半島隔海相望，東南是高麗海峽，東邊是東瀛海，北面隔着某線與北高麗相鄰，領土面積占朝高麗半島總面積的4/9。歷史上曾是中原王朝的藩屬國。

現在的南高麗國是白鷹在亞洲的忠實小弟，甚至南高麗國國內有白鷹的駐軍，南高麗國娛樂業發達，因歷史的自卑原因，致使現在的南高麗國國民普遍都有一種盲目的自信感。

“成，就決定是你了。”

世界地圖在下一刻便化作炊煙消散在虞蘇面前，虞蘇此刻已是信心滿滿，不由看向手中已經吸取了太多靈魂的蚯蚓。

可以出發了，待到了南高麗國之後，這軫水蚓自然也就好辦了。

現在的虞蘇可以製造出一個媲美導彈毀滅力、實力等同於異獸的生靈，只不過消耗的有些大而已。

畢竟現在虞蘇也已經是第一梯隊的神靈，比起當初創造鮫人的時候厲害了不知道多少倍。

而其他的第一梯隊的神靈都沒有創造生物的條件。

創造生物的關鍵在於信仰之力的運用，虞蘇每天可以收穫數百萬的信仰之力，因此可以自由自在的創造生物，而其他的神靈他們可是都想把一個掰成兩個用。

勝遇也反應了過來，立馬跟上虞蘇的腳步，對着虞蘇恭敬道：“陛下，現在我們去哪兒？”

虞蘇瞥了自己的這個朱雀星君一眼，嘆了口氣，開口道：“南高麗國，接下來就是你顯威的時候了。”

“傷亡盡量的控制一下，不要讓軫水蚓殺太多的人。”

# 第二百二十六章 漢城中的軫水蚓

睜開眼，又是無聊的一天。

朴正成從床上起身，熟練地穿好衣服，為忙碌的一天打開了序章。

洗臉刷牙、最後坐在餐桌面前，開始享受自己隨便做的些許早餐。

朴正成隨手打開了電視，映入眼帘的就是華國羊城夜降隕石，星空一片赤紅的新聞。

“阿西吧，為什麼超凡事件都發生在華國、白鷹啊，我古老的、尊貴的高麗國為什麼就沒有超凡事件呢？”

見此，朴正成只能嘟囔一句，有些抱怨：“檀君啊，你快點出現吧，不要被華國人比下去了啊！”

朴正成是嫉妒的，就連安南這樣的小國都有各種各樣的超凡顯聖，為什麼“古老”的高麗國沒有任何的動作呢？

越看越心煩，朴正成索性將電視關上，胡亂吃了幾口便打算出門工作。

朴正成打開了蝸居的小門，熟練的走出家園，前往工作地點。

就在此時，朴正成突然感覺到有些不對勁兒。

一股令他汗毛炸起的感覺突然從心頭傳來，此時此刻朴正成突然冒出一陣冷汗，彷彿被什麼猛獸盯上了一般。

“嗯？”

朴正成抬起頭來，開始在四周尋找，似乎是想要找到讓他感到心悸的東西。

他心有不安的觀察到，附近的行人似乎都是這樣，大家不約而同的停下了腳步，在附近東瞅瞅西望望，跟朴正成差不多是一個狀態。

這肯定不會是什麼巧合，在生活節奏飛快的漢城，分秒必爭，怎麼可能出現這樣的集體發獃的情況？

朴正成實在是忍不住了，小步走到了前方一個大叔身旁，開口道：“你們也感覺到了那種感覺？”

那大叔心魂未定的點了點頭：“是啊，一股心悸的感覺，彷彿下一秒就有什麼怪獸撲上來啃殺了我一樣。”

雖然不知道為什麼，但在場的眾人都察覺到了這樣的感覺。

突然，一聲凄厲的慘叫聲，遠遠傳了過來。

已經被一股莫名的感覺而慌了心神的南高麗國眾人，情不自禁的打了個冷顫，朴正成不遠處的一個胖子大叔身上肥肉一抖，顫聲詢問道：“怎麼回事？”

還沒等他說完，這慘叫竟越來越多。漸漸朝着他們逼近

朴正成臉色一變，慌忙將視線向慘叫的地方望去，那聲音響起的地方就是在前方街道轉角，通往地鐵站的街道。

“啊！！！”

“走開，你們這些蟲子！”

“天啊，這都是什麼東西！”

“不要啊，救命啊，救命啊！”

各式各樣的嘶叫聲、慘呼聲此起彼伏的響徹在前方，這裏的人們有些驚慌失措了起來，人群開始往後退開，朴正成也慢慢向後退去。

雖然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但跑就完事兒了。

“呼！呼！快跑，快跑！”

就在這時，他們的前方突然出現了一個喘着粗氣猛然向他們跑來的年輕稚嫩青年，看起來似乎是一個高中生。

那個胖大叔倒是沒有逃跑，而是嘟嘟囔囔的朝着那高中生走去，口中還用着釜山腔喊道：“怎麼回事兒啊！”

“有蟲子，有好多好多”

還沒等那高中生講完，身後突然傳來密密麻麻蠕動的聲音，朴正成感覺到有些不妙，慢慢向後移動，同時又瞪大了眼睛向前看。

蚯蚓！

無數的蚯蚓！

密密麻麻，如同海洋一般的蚯蚓成堆向他們蠕動而來！

“哇哇哇哇！”

那胖大叔目瞪口呆，而高中生也沒有二話不說掙脫開了束縛，朝着前方快速的奔跑而去。

胖大叔一屁股癱坐在地上，當他意識到該逃跑的時候，卻已經被蚯蚓海洋給埋下。

“啊啊啊啊啊！”

整個街道回蕩着那胖大叔的慘叫聲，而朴正成早就在第一時間發現到不對勁兒的地方，早就開始快速逃跑了。

他是這逃跑方隊沖在最前面的一個人，其他人全都被他甩在了屁股後面。

幸虧我反應快，不然就和那個胖大叔一個樣兒了！

朴正成一邊朝着前方快速奔跑，心中還有些洋洋得意。

畢竟現在似他這樣聰明的人不多了。

突然，一陣莫名的恐懼湧上心頭，彷彿心臟不能跳動了一般，他猛然間停下了腳步！

映入他眼帘的，是一隻巨大的血紅色眼睛！

什麼什麼東西？！

朴正成被嚇得一屁股癱坐在地上，瑟瑟發抖了起來。

他的眼前，出現了一個龐然大物！

全身都被鱗片包裹，一雙血眸閃爍着充滿殺意的寒芒，周身充斥着某種藍色的氣體，頭頂上還長有一根獨角！

這這是什麼東西？

“昂！”

一道恐怖的咆哮從那生物的口中噴出，緊接着強烈的颶風徑直將他吹散，這股強有力的氣浪讓朴正成感覺自己身處龍捲風的風眼之中！

“啊啊啊啊啊！”

狂風瞬間撕裂了朴正成的身軀，這個自詡為聰明人的南高麗人就此死亡。

無數的蚯蚓見到這個龐然大物后，停止了對民眾的屠殺，而是朝着這龐然大物蜂擁而至。

這龐然大物與蚯蚓一點也不像，蚯蚓的樣子有些醜陋，而這個龐然大物不僅不醜，甚至還有些帥氣。

就好似精靈寶可夢中的裂空座一般，只不過這個是藍色的。

“昂！”

咆哮聲響徹在整個漢城的上空，登時驚動了滿城風雨。

“該死，我們這裏出現了超凡巨獸，軍隊馬上出動，儘快解決這裏的問題！”

此時此刻，南高麗國的總統府內已經亂成了一鍋粥，他們對於此事已經慌了神。

上一個遭受超凡巨獸襲擊的國家是白鷹國，他們的下場也已經有目共睹。

夏威夷的火奴魯魯市，這樣一個度假勝地現在已經無人問津了。

就連強盛如白鷹都阻擋不了超凡巨獸，那麼他們呢？

更何況，這個超凡巨獸看起來似乎比夏威夷那個要更加厲害些。

“軍隊先部署起來，求救，快向其他國家求救！”

此時此刻，作為幕後黑手的虞蘇與勝遇則是悠然的高居雲端，俯視這一切。

“一個軫水蚓哪兒夠啊，再來一個張月鹿吧。”

# 第二百二十七章 國民女神

“第七軍團已就位，正在阻擊怪物！”

漢城街道，無數的南高麗國士兵已經抵達了街道開始進行部署。

他們的士兵身子忍不住的發抖，不斷地深呼吸，看起來十分的恐懼。

不同於華國的義務，南高麗國實行的是強制當兵，每個男人都需要去當兩年兵。

這樣國家的軍隊戰鬥力當然不會比義務制服兵役的國家要強大。

“怪獸已經逼近我們這裏，子彈上膛，準備戰鬥！”

天上的武裝直升機傳來消息，地面上的部隊戰士聞言，當即扣緊扳機，時刻準備着與超凡巨獸相爭。

“轟隆隆！轟隆隆！”

巨大的聲音從前方傳來，無數哭喊聲與嚎叫聲從前方傳來，不斷有人群從部隊中穿插而逃。

南高麗國的軍隊前線指揮官攔住一個逃跑的路人群眾，開口喊道：“前方情況怎麼樣了！”

“密密麻麻，到處都是蚯蚓！”

那路人掙脫開軍官的束縛，眼神中充滿了恐懼之色，隨後連忙朝着遠方跑去，甚至連隨身設備掉了都沒有注意。

“到處都是蚯蚓？”

前線指揮官愣了一下，有些不明所以：“不是說怪物是一個巨大的超凡巨獸么？”

計劃趕不上變化，那麼事到臨頭只能自己發揮了：“快快，燃燒彈！”

“呼叫空軍支援，隨時準備”

這指揮官話音未落，驚悚的一幕便在他的眼前形成。

無數蠕動的蚯蚓以一種極為恐怖的速度衝破一陣陣障礙，朝着軍隊方陣蜂擁而至！

“這是什麼東西啊？！”

“檀君在上，大寒民族萬勝！”

士兵們一陣嘩然，開始互相打氣，緊接着子彈從槍膛中傾泄而出，同時還伴隨着各式各樣的手雷以及燃燒彈。

“該死！”

士兵們的攻擊雖然擊殺了不少的蚯蚓，但對於龐大的蚯蚓群來說無疑是杯水車薪，幾乎在下一刻整個軍隊都被龐大的蚯蚓群給貫穿。

蚯蚓群的後方，軫水蚓漂浮在空中，頗有些怡然自得。

而軫水蚓的上方，虞蘇掌握着一切，洞察附近的情況。

虞蘇嘴角勾起一抹弧度，開口笑道：“怎麼樣，找到合適的靈魂了么？”

“找到了十一個符合條件的靈魂，我已經帶來了三個。”

勝遇恭敬地對着虞蘇行了一禮，呈上了三個迷茫的靈魂。

這三個都是死於軫水蚓的蚯蚓大軍之下的靈魂，皆是南高麗人。

“一個南高麗公務員、一個商人、還有一個高中生，嘖。”

虞蘇沉思一陣，最後選擇了這個高中生，隨手將其餘兩人的靈魂注入高中生之中，加強魂體。

同時，虞蘇又開始對這個高中生進行洗腦，將記憶盡數清除，成了一個如同白紙一般的靈魂。

“這十一個靈魂中有女性么？”

張月鹿一般都是以女性的形象出現在遊戲之中，某些古籍也記錄“張月鹿巽，坤之長女也，張星神主之。長女神五人，姓李，名神子。衣赤血單衣，張星神主之。上治保氣，下治白石山此二治主午生。”

但《封神演義》中的張月鹿名為薛寶，是個男的

為了讓自己看着舒服，因此虞蘇選擇堅持古籍以及遊戲，讓張月鹿以女性形象出現。

“有兩個。”

勝遇當即恭敬開口道：“一個

六十九歲，一個二十一歲。”

六十九的老太太你提他幹啥？

虞蘇有些無力吐槽，緊接着開口道：“二十一歲的那個在哪兒，帶朕去看看。”

至於軫水蚓就讓它自個兒和南高麗國玩去吧，兩者的實力半斤八兩，就南高麗國那火力，頂多和軫水蚓兩敗俱傷。

“好的陛下。”

秋允熙躲在大樓的角落裡，瑟瑟發抖，不敢有任何的動作。

原本精緻的面容被嚇得花容失色，她不知道這是發生了什麼事兒，只聽見警報聲和巨大的爆炸聲接連響起。

“允熙，超凡怪獸襲擊漢城，我們該走了。”

一個打扮的看起來很時尚的中年婦女快步來到秋允熙身邊，急促的開口道：“經紀公司那邊已經安排好了直升飛機，你可是國民女神，經紀公司可不會放任你不管的。”

“嗯。”

秋允熙點了點頭，跟隨着那時尚的中年婦女迅速起身，開始朝着天台走去。

到處都是混亂一片，慘叫聲、呼喊聲以及爬行蠕動的聲音，這些聲音讓秋允熙的身子都在顫抖，但她還是一路跟隨來到了天台之上。

直升機在天上旋轉而下，可是還沒等直升機降落，不知從哪兒突如其來的鋼材瞬間就將直升機打爆，爆炸的火花瞬間湧起，隨後掉落在街道，砸死數人。

“啊！”

秋允熙嚇得嬌喊一聲，連忙後撤，卻不經意間看到了一匹鹿。

一匹散發著光芒的靈鹿。

淡紫色的光芒在那頭小鹿周圍徘徊遊盪，彷彿星星圍繞着月亮一般，秋允熙一時之間忘記了附近的一切，獃獃的看着那頭小鹿。

見秋允熙愣在那裡，那時尚的中年婦女當即大喊道：“允熙，快跑啊！”

突然，秋允熙開口說著：“金女士你看不見那頭小鹿嘛？”

“哪兒有什麼鹿啊，快跑啊允熙！”

那時尚的中年婦女連忙拉起秋允熙的手，卻還沒碰上就被一股無形的力量給撞飛。

“嗯？”

秋允熙看見那小鹿蹦躂的來到了秋允熙身旁，看起來很是親昵。

“小鹿，你怎麼了？”

秋允熙愛心大起，蹲下來摸了摸小鹿的頭，一邊低聲說著。

小鹿將頭拱在秋允熙的手掌之間，緊接着化為一道淡淡的紫光將秋允熙渾身包裹，下一刻天上猛然傳來強大的靈氣波動。

虞蘇望着已經融入秋允熙身軀中的小鹿，微微一笑：“可以植入一點記憶了。”

於是，虞蘇便自個兒編造了一段記憶植入了秋允熙腦海之中，並沒有洗去秋允熙原本的記憶。

“行了，現在你就是下凡轉生的張月鹿了，現在覺醒了前世記憶，應該懂了什麼東西。”

虞蘇喃喃自語一聲，隨後又看向了勝遇，低聲道：“朱雀星君，該你上場表演了。”

勝遇深吸一口氣，莞爾一笑，開口道：“諾！”

# 第二百二十八章 孽畜還不歸位？

秋允熙迷茫的看着四周，對於腦海中多出來的記憶顯得有些懵，她不知道該如何是好。

“我我是二十八星宿之一的張月鹿？”

秋允熙喃喃自語着，心情有些複雜：怎麼突然間就成了星宿神靈了呢？

記憶中，她是趁着天庭諸仙尚在沉睡之際，與南方其他六宿一同下凡，如今突然恢復記憶，定是天庭有上仙復蘇。

秋允熙望着那正在大肆破壞的軫水蚓，神情略微複雜，喃喃自語道：“軫水蚓”

軫水蚓這樣做，必然會引起天庭上仙的不滿！

很有可能牽扯到包括她張月鹿在內的其他星宿！

“不行，要阻止他！”

秋允熙瞬間反應了過來，正準備運轉恢復的稍稍法力前去勸止軫水蚓，卻沒想到在視線里見到了一個令她感動恐懼的身影。

“張月鹿，你想走到哪裡去？”

那道聲音緩緩響起，不含有任何的感情，彷彿無情的機器人一般，讓秋允熙的身子不由顫了又顫。

那時尚的中年婦女迅速的起身站在秋允熙身前，謹慎的盯着眼前這個不斷逼近的身影，大喊道：“你是什麼人？我們是s經紀公司的，如果你敢傷害允熙，我我們公司將會和你打官司打到底，讓你牢底做”

秋允熙對她而言是一個搖錢樹，是不可能拋棄的搖錢樹。

就算是自己死了，也比這搖錢樹丟了要好。至少自己死了，s公司也會給自己的家人孩子一大筆補償金。

“星星君。”

秋允熙顫抖着身子，快步來到前方空地之上，低頭跪下，尊敬地開口道：“拜見星君大人！”

二十八星宿明面上是歸於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位星君，但其實二十八星宿相對來說十分的自由，平時都看不到四位星君，自然也不會受到四位星君的管束。

話雖如此，但他們還是認得四位星君的模樣，也知道四位星君的神通。

特別是眼前的這一位，主南方七宿的朱雀星君！

“允熙，你”

那時尚的中年婦女有些不敢相信，連忙快步來到秋允熙身旁，開口道：“快起來啊，別”

還沒等她說完，一陣微風拂過，時尚的中年婦女感到一陣暈厥，昏倒在地上。

秋允熙將這時尚的中年婦女迷暈之後，趕緊對着眼前的這位朱雀星君三叩五拜，道：“星君大人，一切都是小神自作主張，與此人無關，請星君大人責罰。”

“你雖下凡，卻並無殘害生靈，待回天庭之後，罰你二十年的俸祿，你可有何怨言。”

朱雀星君慢慢地來到了秋允熙面前，緩緩開口說著：“軫水蚓又是怎麼回事？”

雖然是問着她有何怨言，但其中卻是以一股肯定句結尾。

“小神方才恢復記憶，不知軫水蚓為何在漢城大開殺戒。”

秋允熙恭敬的低聲開口道：“小神可以去試一試，讓軫水蚓停止無意義的殺戮。”

“去吧。”

朱雀星君面無表情：“身為天庭之神，竟會受人挑撥，該罰。”

“是。”

秋允熙低聲言畢后，深吸一口氣，周身散發出一股紫粉色的氣息，朝着軫水蚓方向飛去。

搖搖晃晃，就像一個初學者一般，然而秋允熙卻並沒有什麼懷疑，只認為自己是太長時間沒有飛行，不太習慣。

“軫水蚓住手，天庭的上仙已經來了，你難道想要上斬仙台了嘛！”

秋允熙不，從現在起應該稱呼為張月鹿的身影嬌喝一聲，大喊道：“還不停手！”

軫水蚓也在第一時間的注意到了這個渺小的身影，巨大的頭顱不由轉向張月鹿，它望着張月鹿，不由楞了一下。

此時此刻的軫水蚓已經不再是無靈魂狂暴狀態，而是便被植入了三合一靈魂，自然懂得思考。

“張月鹿，你怎麼會出現在這裏？”

軫水蚓暴喝一聲，渾身的靈氣徒然一暴，一股靈氣風暴登時形成：“五千多年了，我一直兢兢業業為神，修鍊速度卻比不上那些下界食人的妖族，我不甘心啊！”

“軫水蚓，你是神不是妖！”

張月鹿貝齒輕咬紅唇，大聲喝道：“不要忘了你的身份啊！”

其實二十八星宿就是妖，只不過他們招安成了仙而已。

在天庭中，也不乏有妖族任職的職位，但大多都是些地位低下的職位，比如各個星的星君。

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位星君雖然被冠以星君的名頭，但他們的地位自然不是尋常星君可以媲美的。

此時此刻，南高麗國的民眾以及官府也發現了張月鹿與軫水蚓對峙的身影。

“那是誰？”

“好像是秋允熙啊。”

“女神怎麼會漂浮在空中？莫非真的是女神？”

“哈哈哈，我大高麗國的神靈果然厲害，一定可以腳踢白鷹拳打華國，我大高麗國天下無敵啊！”

南高麗國的民眾與官府中人有些興奮起來，而對於張月鹿和軫水蚓而說卻不是那麼好。

正當張月鹿與軫水蚓僵持不下之時，朱雀星君卻等不住了，一聲暴喝，怒斥道：“孽畜，此時還不歸位更待何時？！”

整個天空化為無盡的火海，連綿數百里，朱雀展翅，強大的神力讓南高麗國附近的生者均雙腳一軟，跪倒在地上，而軫水蚓與張月鹿也感到極大的壓力。

“朱雀朱雀星君？！”

軫水蚓冷汗直流，化作人身，將所有的蚯蚓驅逐，戰戰兢兢地喊道：“屬下軫水蚓拜見朱雀神君！”

而一旁的張月鹿也趕緊行禮道：“屬下張月鹿拜見朱雀神君！”

二神的聲音近乎在整個漢城中徘徊，整個漢城的人都楞了一下。

軫水蚓？張月鹿？

他們高麗國的神話里似乎沒有這兩位神靈啊？

而有些華國留學生卻對這兩個名字有些熟悉，但這兩位畢竟在華國神系中比較偏僻，一時間想不起來。

赤紅的天空之上，背生雙翼的朱雀神君背手跨立，俯視二神道：“軫水蚓，殘殺生靈，罰俸五百年，於登仙路清潔二十年，可有異議？”

聞言，軫水蚓神色一松，連忙叩拜道：“小神無異議。”

“那還不隨我離去？”

緊接着，軫水蚓與張月鹿的身影衝天而起，化作兩道霞光，跟隨那位朱雀神君消失在漢城上空。

# 第二百二十九章 妙香山神王儉

二十八星宿雖然在神話中名聲不顯，但虞蘇相信這些人總會查資料查到這個東西的。

“做的不錯啊。”

虞蘇打了個哈欠，敷衍的誇了誇勝遇，之後似乎又想到了什麼，隨手捏造了一個泥人來，點了一下泥人的額頭，緊接着將勝遇所說的十一個符合條件的靈魂中隨便抽了一個老頭，注入泥人之中，泥人很快的就有了生命特徵，緊接着便化作人樣來，與人一模一樣。

。“神您創造了我您”

那泥人老頭語無倫次的對着虞蘇三叩九拜，讓虞蘇有些煩躁，開口道：“從今日起，你便是妙香山山神，名為王儉，在高麗國的歷史中被他們冒稱為檀君。”

王儉聞言登時一愣，隨後高興的開口道：“我是妙香山神，我是妙香山神，哈哈，我也是神”

虞蘇又有些無奈，點了王儉一下，讓王儉了解了天庭的體系，登時讓王儉冷靜下來，恭敬道：“陛下，您有什麼吩咐？”

虞蘇隨口說道：“去高麗國，讓南北兩高麗合二為一，盡可能的引導兩國，在幕後掌控一切，聽從朕的號令。”

王儉聞言，立馬恭敬嚴肅道：“是，陛下！”

“去吧。”

隨着虞蘇說完，王儉的身影便消失在眼前，而虞蘇望着王儉的身影，有些沉思。

虞蘇現在的能耐也就只有利用已有的靈魂來創造生命，還創造不出什麼種族來。

神話中那些不需要任何東西就能創造出一個種族的大佬究竟是怎麼做到的？

眾神退去，漢城恢復了平靜。

救護車接連響起，各國的救援隊已經迅速抵達漢城，開始了救援行動。

幾乎不到三個小時的時間，各國的救援隊便已經抵達了這裏，他們自然不是秉承着什麼人道精神，主要是為了研究超凡怪獸。

跟隨着救援隊一起抵達的還有各國的超凡部門，他們在漢城四處的搜查，想要找出什麼不同的東西。

之前羊城異象他們就想派人去好好的查看，可惜沒有什麼借口介入華國，而這個南高麗國的漢城被襲擊，可是一個極好的借口啊。

“秋允熙，1997年出生在”

南高麗國的總統聽着屬下彙報秋允熙的信息，眉頭一蹙，緊接着開口道：“為什麼我們大寒民族的國民女神會變成神靈？”

“張月鹿、軫水蚓的信息查出來了嗎？是什麼神靈，是否是我大高麗國的神？”

聽到南高麗國總統的話，官員額頭上登時冒出了豆大的汗珠，那官員道：“總統先生我們查到了軫水蚓和張月鹿的信息，只不過是出自華國神話軫水蚓和張月鹿都是華國神話中二十八星宿的星神，而且那位朱雀神君也是華國的四大神獸之一”

“阿西吧，又是華國？！”

南高麗國的總統忍不住爆了粗口，狠狠地錘了面前會議室的桌子。

他很憋屈。

南高麗國就在華國之側，國家發展比不上華國，軍事上也不是華國的對手，歷史上的地位也很尷尬。

這讓南高麗國的國民心情很複雜，他們一個勁兒的想要擺脫華國的影響，可是卻無可奈何。

現在，就連出現在南高麗國境內的神都是華國的神，這讓南高麗國總統怎麼辦？

很絕望。

“總統先生，各國的救援隊正在救援漢城的百姓，初步估計我們這次損失很嚴重，至少虧損數百萬億，我們現在怎麼辦？”

聽着這個消息，南高麗國的總統更加心塞了。

雖然南高麗幣的市場匯率比較低，但數百萬億的南高麗幣也讓南高麗國總統難受的多了。

況且漢城可是南高麗國毋庸置疑的第一城市，現在被破壞，經濟一下子就成了粉末，國力可能要倒退三四年。

南高麗國總統嘆了口氣，對着官員們吩咐道：“去求白鷹國幫忙吧，白鷹國需要我們，我們也需要白鷹國。”

雖然現在已經步入了超凡時代，而白鷹國看起來沒有什麼神靈，但南高麗總統卻認為事情可能有轉機。

如果真的沒有神靈，白鷹國當初是怎麼入主美洲，擊敗本土神靈的？

一定有原因，白鷹國肯定有隱藏在暗地的神靈、魔法師、聖騎士之類的。

嗯南高麗總統現在只能這麼安慰自己了，畢竟自己和白鷹國一直都是一條線上的，比起東瀛都不如，東瀛起碼還有自主選擇權呢。

“你在考慮什麼呢，高麗的小子！”

就在此時，一個聲音突然傳到了南高麗總統耳中，南高麗總統一愣，突然發現會議室的末端突然多了一個披着獸皮的身影。

那為披着獸皮的白鬍子老頭毫不客氣的來到南高麗總統面前，給了他一巴掌，開口喊道：“白鷹國是什麼垃圾國家，我可是天庭冊封的山神啊！”

“您您是”

南高麗總統不敢冒失，只能低頭恭敬詢問着。

能突然出現在會議室里的，自然是超凡者了。

“我？嘿嘿嘿，你們稱呼了我幾百年的檀君了，還不認得我我是誰？”

那老頭嘿嘿一笑，緊接着開口道：“我乃王儉，一個普普通通的妙香山山神而已，你們這些後代子孫非要說我是什麼國君，真是有趣得很。”

“原來是檀君您！”

南高麗的眾多高官大驚，連忙跪在地上，喊着拜見祖宗之類的話語。

“拜什麼拜？你們這群子孫，篡改歷史，惹得我在山神之中可是常常被人笑話！”

王儉怒斥眾人：“現在你們不朝拜中原上國也就罷了，竟然去和什麼白鷹國合作？真是丟盡了祖宗的臉！”

“若不是天上的上仙下界，我都不知道你們竟然做出這樣的事兒來！”

南高麗總統有些手足無措，不知該怎麼說。

您根本就沒有當過檀君？

可您檀君的這種說法可是從七百年前傳下來的啊，又不是我們改的。

至於白鷹國一言難盡啊。

不過什麼事兒都要先把眼前這位祖宗哄了再說，只要哄好了這位祖宗，他們南高麗國可就是第四個擁有超凡強者坐鎮的國家了！

“您說的是，我們改，我們一定改！”

# 第二百三十章 會議

紐約，全世界最頂級的國際大都市，是白鷹的經濟命脈。

安納貝爾瀟洒的走在紐約百老匯大道中，年輕妖艷的面貌與一種獨特的氣質吸引了無數人的眼球。

“軫水蚓、張月鹿、朱雀”

安納貝爾艱難的念出了這三個詞彙的漢字讀音，心中也有些犯了嘀咕。

這都是什麼神靈，聽起來好繞口

身為紐約唯一一個血族，安納貝爾要時刻的注意附近消息，以防有什麼問題。

“嗯？”

突然，安納貝爾在人群中看到了一個人影。

那人似乎穿着打扮十分嚴謹，看起來很是不同，帶着一襲碩大的帽檐遮住了面孔，讓他顯得很神秘。

然而，安納貝爾一眼看穿了對面的掩飾，畢竟也成了超凡人士，自然也有異於常人的本事。

白鷹國海軍准將，萊昂。

“萊昂百街匯可沒有什麼海軍的軍事基地啊”

安納貝爾莞爾一笑，露出了燦爛的笑容：“就算你是來逛街旅遊，穿這麼一身，未必有些謹慎了吧。”

直覺告訴安納貝爾，萊昂一定有問題，而且問題還不小。

安納貝爾跟上了萊昂的身影，慢慢地前進着，利用血族的超強適應力隱藏着自己的行蹤。

正在前方行走的萊昂准將突然感到背後似乎有什麼東西正在凝視自己，當即眉頭一蹙，轉身看了一眼四周，卻並沒有什麼蹤跡。

“有古怪”

萊昂准將喃喃自語一聲，隨後嘴角勾起一抹笑意，朝着前方走去。

連續走了四五個彎道，萊昂准將還進了幾間店鋪購物，買得了一身的行頭，裝作是來旅遊的樣子。

隨後，萊昂准將又去了百匯街盡頭的華爾街，裝模作樣的看了看股票，最後才回到百匯街，前往自己的秘密地點。

萊昂准將仔仔細細的感覺了一下附近的情況，並沒有發現什麼異常后，大步流星的跨入了一家咖啡店來。

咖啡廳的服務員快步走來，露出了標準的八顆牙齒職業笑容，輕聲開口道：“先生您好，請問我有什麼可以幫助您？”

萊昂准將見狀，微笑道：“我需要一杯500的伏特加，源自不列顛的極品，謝謝。”

服務員表情沒有任何變化：“不好意思先生，我們這裡是咖啡廳，並不是酒吧。”

“我知道，這裡是康納化爾雅酒吧。”萊昂准將低聲道。

服務員收起了笑容，看了看四周，附耳道：“您請跟我來。”

隨後，服務員便帶着萊昂准將朝着后廚的方向走去。

然而他們沒有看到的是，一陣風不知不覺的吹來，隨着服務員的步伐而去。

服務員一路領着萊昂准將走去，來到后廚的一個不起眼的冰箱中，打開冰箱門，一個入口映入眼帘。

兩人對視一眼，朝着前面走去。

“萊昂，你來晚了。”

萊昂通過狹長的走廊，還沒有進入裏面的會議室，便聽見裏面傳來一道不滿的聲音：“我們在這裏等了你半個小時。”

會議室豁然開朗，裏面坐着十三個人，而服務員見狀微微行了一個古典貴族禮儀，隨後快速離開。

萊昂准將脫帽致歉，開口道：“德魯中將，我在趕來的途中似乎遭遇了某種跟蹤，為了甩掉他因此耽誤了些許的時間。”

“你被跟蹤了？”

坐在會議室最末端的一個穿金戴銀的白髮老者不滿的開口說著：“你知道的，我們這個會議見不得光。”

“不要講的那麼難聽，帕奇先生。”

德魯皺了皺眉頭，不滿的開口道：“我們是為了人類，是為了阻止邪神的正義會議，可不是什麼見不得光的組織。”

“放心，我把跟蹤我的人甩掉了。”

萊昂准將開深深地呼了一口氣，開口說著：“這也證明了有人已經開始注意我們了，以後聚會的頻率盡可能的降低。”

德魯中將開口說道：“前天夜裡在華國的羊城內發生了一場天降流星，只不過並沒有造成任何傷害，根據我們的情報人員所說，有一位天上的神靈降臨，名為‘朱雀’。”

“昨天，在南高麗國的漢城裡，名為軫水蚓的超凡巨手襲擊了漢城，漢城傷亡慘重，南高麗國的明星秋允熙化身為張月鹿，引得那位朱雀神靈出手，一起收服二人。”

德魯中將頓了頓，繼續說著：“我認為，這位名為‘朱雀’的神靈是與愛護人類的神靈，必要時刻我們可以請祂幫忙。”

在座的眾人點了點頭，表示贊同德魯中將的意見。

“比恭弘=叶 恭弘最近覺察到了海神冕下的實力正在迅速恢復，這位真神即將完全復蘇，屆時盤踞在仙人掌國的那個邪神必將被真神消滅！”

“邪神的信徒阿爾文秘密離開之後，現在又返回了仙人掌國，倒是老實了不少。”

“官府最近增加了八千億的軍事預算，而且大肆招募科學家以及徵兵，已經將事情提上了行程。”

“國務卿的那些傢伙依舊在與阿爾文聯絡，他們現在已經認準了阿爾文與那個邪神！”

“在不列顛約克郡發現了一個據說可以預言生死的女巫，我派人實地考察后，發現完全是虛構的事情，並沒有與超凡有關的情報。”

“對了，據說是海神的人間行走，那位魯伊斯先生最近被fbl發現出沒於歐羅巴之中，懷疑當初的事情是歐羅巴聯盟謀划。”

眾人你一言我一語的表達出自己的情報，同時詢問了一下各自的意見，彷彿將世界上所有的超凡事件都掌握在其中。

而走廊之中，靠着牆的安納貝爾微微點了點頭，將所有的事情都記在心裏。

這都是大大的情報啊。

說句實在的，她雖然現在已經微微接觸到了紐約的上層社會，但並不是在上層社會中站穩腳跟。

這會議室中的十四人才是紐約上層社會的精英，如果她可以混進這個會議之中，那麼對自己絕對很有幫助！

“好，今天的會議到此結束，我們離開吧，一個一個離去，先從德瑞先生離開吧。”

聞言，安納貝爾化作一道微風，隨着那位德瑞先生一同離開了會議室。

# 第二百三十一章 井木犴

安納貝爾從咖啡廳里走去，心中已經明白了一切，喜悅之情言於表面。

“這位美女，喝一杯？”

突然，安納貝爾的身後猛然間響起一道年輕的聲音，安納貝爾一驚，回頭一看，卻見一個亞裔長發的少年對着自己微微笑着。

身為血族，安納貝爾的感官十分的靈敏，她竟然沒有感受得到這年輕的亞裔少年的氣息。

安納貝爾眉頭一蹙，冷聲道：“你是誰？”

“我是誰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誰。”

亞裔少年的身影忽的一下來到安納貝爾身側，口中呼出了一股暖氣：“是吧，小蝙蝠？”

安納貝爾身子一顫，她心中猛然爆發出一股殺意，似乎想要殺死眼前的這個亞裔少年，但亞裔少年卻淺笑盈盈的看着自己，徐徐開口道：“想殺了我？你做不到呢。”

“本君下凡這些時日，只想好好的遊樂一番，為了安全期間才跨洋來到你們這蠻夷之地，不似張月鹿、軫水蚓那兩個蠢貨一般被朱雀神君擒了回去。”

亞裔少年的聲音讓安納貝爾再度吃了一驚，她當然知道張月鹿和軫水蚓以及那位朱雀神君是什麼身份。

華國的神話傳說中，南方七宿！

見此，安納貝爾立馬用着生硬不熟練的漢語恭敬地輕聲詢問：“不知您您是七宿中的哪一位？”

亞裔少年皺了皺眉頭，冷聲道：“說你們的語言就行了，你說的現世中原話跟狗屎一樣，髒了本君的耳朵。”

安納貝爾聞言，不敢再用生硬的漢語，而是用着英語開口說道：“是，大人。”

“本君乃主國富民安、天下太平的井宿星君井木犴，本君只會在這裏待上十二天，十二天後本君便會自行返回天界，屆時好處少不了你的。”井木犴開口笑道。

犴，讀作hān，意義為駝鹿。

井木犴為南方星宿之中代表天下的星宿，若是閃亮則是代表天下太平，如果不亮則是代表天下動蕩。

這樣的星宿，自然是有智慧的。

虞蘇與勝遇行至白鷹的某世界著名大學之內，忽逢一個智力超群的亞裔天才病逝，因此才取了他的靈魂製成了南方七宿之一的井木犴。

雖然那靈魂生前是智力超群，可是融成了井木犴之後，智力卻直線下降，成了只比正常人聰明一丟丟的境地，不過也讓虞蘇心滿意足了。

南方七宿如今的實力大概與當初的異獸插翅虎相差無幾，與真正的神靈相差甚遠，而又比現存的超凡者強大萬分。

這樣的實力正合適，如今，南方七宿中的井木犴、張月鹿和軫水蚓已經歸位，而鬼金羊、柳土獐、星日馬、翼火蛇尚未製作完成，因此虞蘇並不打算讓井木犴如軫水蚓那樣行兇了。

神靈降世，可不只有作孽一種途徑顯聖啊。

安納貝爾一聽似乎有什麼獎賞，當即拍着胸膛保證道：“原來是井木犴大人，您請放心，我一定會帶您游遍整個白鷹十三合眾國的。”

至於井木犴到底是幹嘛的安納貝爾只知道他是華國二十八星宿之一，是星神，並不知道具體的情況。

無所謂了，有好處拿就行。

南高麗國漢城的總統府內，王儉在前方大搖大擺地走着，而南高麗國的一眾官吏卻叫苦不送的跟在身後，只有總統一臉嚴肅，時刻在王儉身旁。

南高麗國的總統恭敬地開口說著：“山神大人，我已經讓教育部門將全國的課本修正，已經去除了您檀君的這段經歷，而且官府會嚴令宣稱您的妙香山山神的身份。”

“嗯，做的不錯現在本神想要知道白鷹國的使者在那裡？”

王儉滿意地點了點頭，肚子和南高麗國總統詢問道：“本神現在想要和白鷹國的使者見上一面，讓白鷹國知道我們的厲害！”

妙啊大人，就這樣干！

南高麗國總統在心中哈哈大笑一聲，他本來就計劃忽悠一下這位老祖宗去威懾白鷹國，讓白鷹國知道他們南高麗國的厲害，同時取得一些平等的地位。

現在這位老祖宗竟然主動提出要與白鷹國的大使見上一面，真是天助我也！

南高麗國總統不再猶豫，直接開口道：“山神大人，隨時都可以，您現在想見，我便帶領您去不，我這就傳訊讓他來拜見您。”

有了超凡老祖宗后，南高麗國的總統現在無比的囂張：你白鷹國連超凡強者都沒有，算個什麼東西啊？

王儉滿意地點了點頭，接着道：“做的不錯你打算什麼時候去中原上國啊？”

南高麗國總統聽到這句話，表情登時僵持住了。

他自然知道，中原上國究竟是哪個國家。

只不過因為某個導彈部署系統的問題，兩國的關係現在很僵硬。

為了超凡大計，南高麗國的總統已經決定，放棄白鷹國，轉投華國！

“請山神大人放心，我已經向華國提交了訪問申請，明日便會乘坐專機前往華國，與華國展開友好的合作。”

“陛下，您將井木犴這樣放在紐約放養，真的合適么？”

勝遇站在雲端之上，對着虞蘇恭敬有佳，不遠處的張月鹿與軫水蚓完全感受不到虞蘇的存在。

“無所謂了，井木犴是朕創造出來的，在這方世界上，朕可以隨時定位井木犴，不必擔心什麼。”

虞蘇搖了搖頭，接着開口道：“就算井木犴在紐約大殺四方也沒什麼關係，屆時就讓你像收服軫水蚓一般就可以了況且井木犴的智力已經比正常人要高了，他應該懂得什麼，不會貿然行動，屠戮紐約。”

勝遇連忙恭敬道：“臣明白。”

“接下來，我們的重點在於如何安排鬼金羊、柳土獐、星日馬和翼火蛇。”

虞蘇嘆了口氣，緩緩開口道：“朕打算將鬼金羊、柳土獐安排在華國，星日馬安排在東瀛，翼火蛇安排在歐羅巴，屆時這三處都需要愛卿顯聖，愛卿可要好好表現啊。”

在地球剛剛學了幾個成語的勝遇連忙保證道：“請陛下放心，臣一定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 第二百三十二章 東瀛之禍

清風襲來，雪白的花瓣如細雨如珠淚，從櫻花樹上飄落下來，好似仙女散花，在陽光的照耀下閃閃發亮，透露出甜美的氣息。

櫻花半遮建築，滿樹燦爛的櫻花，如詩如畫，引來一隻只彩蝶徘徊。

土御門的眾多陰陽師分列兩旁，靜靜地跪坐在道場前，似乎在供奉着什麼，附近來往的皆是長相秀娟的少女。

那些少女都是東瀛官府尋來為安倍晴明大人侍奉的巫女。

“怎麼樣，安倍晴明大人依舊在閉關嗎？”

東瀛首相宮崎集英快步來到櫻花神殿的側門，對着土御門的一個陰陽師學徒輕聲詢問着。

那陰陽師學徒見狀，同樣低聲道：“是的，首相閣下，晴明大人一直在閉關，尚未出關。”

雖然宮崎集英與那位陰陽師學徒竭力的輕聲對話，但他們的對話還是在側門中被眾人所聽見。

畢竟櫻花神殿附近一直都是一個安靜的環境，除了風聲與鳥鳴聲並無其他的聲音，如今多了兩個人聲，當然不同尋常。

“將近一個月的時間了”

宮崎集英嘆了口氣，隨後對着那陰陽師學徒道：“如果晴明大人出關，請轉告晴明大人一聲，東瀛首相宮崎集英求見。”

說罷，宮崎集英便轉身離去。

一路來到山腳下，坐上了東瀛官府配備的車輛，朝着首相官邸行進。

在車裡，宮崎集英憂心忡忡，對近些天來漢城的遭遇深感不幸。

至於張月鹿、軫水蚓以及朱雀神君，他當然知道是什麼東西。

畢竟東瀛的大多數東西都是源自於華國，特別是陰陽師一途。

陰陽師當中也有觀星象這門學說，對於二十八星宿自然是熟讀與心的。

既然張月鹿、軫水蚓下凡為亂，那麼其他的幾個呢？

井木犴、鬼金羊、柳土獐、星日馬、翼火蛇這可是五位星宿神靈，宮崎集英可不敢小覷這五位星宿神靈。

宮崎集英不知道這五位會不會出現在東瀛國土內，但宮崎集英隱隱約約有一種會出現的感覺。

他們雖然是華國的神靈，但並不代表他們會只出現在華國整個亞洲，都有可能。

南高麗國的漢城距離東瀛不是很遠，萬一來了一位呢？

東瀛又該怎麼辦？

因此，宮崎集英只能一次又一次的求見安倍晴明，想要請求安倍晴明庇護東瀛這個國家。

至於安倍晴明與星宿神靈是不是一個等級的這個宮崎集英已經不再考慮，畢竟目前宮崎集英只能指望安倍晴明了。

車上，宮崎集英仰着頭坐躺在車椅上，閉目養神。

“首相閣下，有情況。”

就在這時，坐在宮崎集英一旁的首相助理嚴肅地開口道：“在天逸町，有一頭巨大的紫色蟒蛇出現在那裡，那蟒蛇背生雙翼，可以散播一種紫色的毒氣，生物聞之不出三分鐘便可毒發身亡！”

“傳播毒氣？”

宮崎集英聞言，為之一驚，連忙開口講道：“確定怪物的身份了嗎？自衛隊直接出動，不用等我的命令！”

“並沒有確認怪物的身份，這是拍到的怪物照片。”

助理搖了搖頭，同時給宮崎集英遞上了一塊平板，指着照片上的龐然大物開口道。

宮崎集英目光死死地鎖定在照片上的巨蛇，那巨蟒看起來大概有三十多米長，紫青色的鱗片巴掌大小，如鐵甲一般，背生一雙骨翼，口中吐出紫色的光柱來，眼前的建築物盡數腐蝕，無殘存者。

縱觀這隻超凡巨獸，堪稱龐然大物，宮崎集英根本無法用語言形容內心的震撼。

之前的百鬼夜行都是鬼怪，宮崎集英還沒有感覺到什麼震撼的感覺，只有在安倍晴明和蘆屋道滿交戰時才有震撼感。

而這個超凡巨獸，只是看着便感覺到有龐大的震撼感，讓人無法分神。

“背生雙翼，蛇？”

突然，宮崎集英似乎想到了什麼：“莫非這就是二十八星宿之一的翼火蛇？”

雖然不知道火怎麼解釋，但暫時來講就是這個樣子因為宮崎集英已經想不到其他的類似生物了。

“自衛隊出動，全力拖延巨獸的步伐，車子回去，回櫻花神殿，我去求見安倍晴明大人！”

宮崎集英深吸一口氣，心中默默祈禱着：“希望朱雀神君可以早點到達東瀛，解救這裏的人民！”

雖然這次超凡巨獸出現的地點是在鄉下，但畢竟也在東瀛的國土範圍之內，而且天逸町距離東瀛的櫻都很近，櫻都已經經歷過了一次災難，如果再來一次那真的就gg了。

櫻都是東瀛唯一幾個拿得出手的城市了，如果櫻都再一次經歷了這種災難那麼櫻都居住的人口可能真的會大幅度減少。

沒有人會願意居住在一個容易被襲擊的城市裡的。

剛剛離去的車輛再一次返回了櫻花神殿，宮崎集英匆匆忙忙的爬上了台階，再一次來到了神殿的大門之前，對着左右土御門的陰陽師學徒開口道：“有緊急的情況，櫻都正在遭遇危機，還請晴明大人出關，解救東瀛的子民們啊！”

“晴明大人正在閉關，不見任何人等，還請首相先生回去吧。”

看門的陰陽師學徒態度十分強硬，對着宮崎集英冷聲道：“如果真的危及到了櫻都，晴明大人自會出手，首相先生不必擔心。”

宮崎集英也強硬道：“這件事關係到天上的二十八星宿之神，這件事必須要讓晴明大人知道！”

雙方僵持不下。

忽然間，神殿的正門忽然開了一個小小的縫隙來，一個小巧的巫女从里面走了出來，對着兩個看門的陰陽師學徒點了點頭，隨後對着宮崎集英道：“晴明大人讓我告知首相先生，為禍的並不是妖獸而是神靈，這件事晴明大人也無能為力。”

“晴明大人難道要置東瀛人民不顧了嗎？”宮崎集英愕然道。

“神靈之威並非晴明大人可以抵擋，而且二十八星宿神靈自有神君來降服，首相大人不必擔憂。”

那長相十分喜人的巫女一本正經的開口說著：“翼火蛇星君被彼得走投無路才被迫顯聖，不然不會在這裏大肆破壞。”

“很快，朱雀神君就會降服翼火蛇星君。”

# 第二百三十三章 柳土獐戰翼火蛇

翼火蛇盤踞在大廈之上，用着冰冷且充滿殺意的目光緊緊盯着周圍不斷而來的戰機坦克，放聲長嘯一聲：“昂！”

周圍正準備湧上來的飛機坦克瞬間被這聲長嘯擊潰，附近的東瀛自衛隊成員死傷慘重。

如水桶大小的蟒蛇頭懸吊在半空之中，翼火蛇吐着蛇信子，讓周圍的自衛隊成員都感覺一陣寒冷，緊接着長嘯一聲：“凡人們，你們有幸被本君吞噬精血恢復修為，是你們的福分！”

聲音如雷貫耳，同時大風襲過，周圍的自衛隊成員手握着鋼槍，埋頭躲避，感到有些苦澀。

為什麼啊？

為什麼總是東瀛，為什麼總是櫻都？

“全軍準備，進攻！”

指揮官的進攻指令再一次的響起，自衛隊的成員再一次的不怕死的沖了上去，然而煙霧吹來，下一刻原本活蹦亂跳的自衛隊成員便化作了一架架枯骨。

“該死，打不進去啊！”

導彈轟鳴聲在耳畔迴響，但這些導彈都如同擊打在了什麼不明透明屏障上，沒有任何的作用。

坦克飛機以及步兵，接近就會被腐蝕中毒。

導彈一直都是止步在翼火蛇的前方，甚至連鱗片都摸不到。

自己這邊打半天造成一點傷害，對面反手一個普通攻擊就讓自己團滅，打個鎚子？

就跟打遊戲一級抱團去打大龍一樣，打個鎚子啊。

翼火蛇張大着血盆大口，一道巨大的光柱正在緩緩形成，新的進攻即將展開，自衛隊的成員們紛紛心中一緊，準備硬抗這次的戰鬥。

“彭！”

與此同時，一道燦爛的土牆從地下蓄勢而出，精準的將翼火蛇的吐息給護住，翼火蛇的吐息在圖強哈桑只是擦出一點火花，瞬間就消失無影。

“嗯？”

所有的自衛隊成員都為之一愣，不知這是什麼情況：“晴明大人出手了？”

“柳土獐，你要干什麼？！”

還沒等自衛隊的成員反應過來，只見那龐大的超凡巨獸咆哮地嘶吼而出。

翼火蛇的身軀在地上摩擦，發出隆隆響聲，它死死地望着前方，自衛隊的成員立刻將視線轉移，在另一邊他們發現了另一個龐然大物，一個巨大的獐獸在另一邊出現，眼神中充滿了光芒。

自衛隊成員與指揮官現在慌得一筆，但也不是傻子，他們只要自己待在兩個超凡巨獸的中央，如果他倆打起來他們當然是第一波炮灰，他們連忙躲避，飛機坦克迅速移動而去。

“翼火蛇，快滾出來受降！”

柳土獐怒罵一聲，附近塵土飛揚：“朱雀神君已經降臨，莫要如軫水蚓那樣自勿！”

電閃雷鳴閃耀而過，漫天塵土飛揚而起，兩獸對峙，互不相讓。

“朱雀神君還沒來，你柳土獐就已經害怕了？”

翼火蛇口中不經意的噴出些許的紫色煙霧，淡淡的火光在周身閃起：“既然如此，你當初就應該學西方那七宿，當個縮頭烏龜，躲在天庭里不動彈，與我們一起下界作甚？！”

“當時我一時糊塗，忘了朱雀神君的教導，如今幡然醒悟，自然要拿了你，一同請罪！”

柳土獐暴喝之後，只聽見“彭”的一聲，從土壤里突然竄起一株荊棘，瞬間就將龐大的翼火蛇給纏繞了起來，荊棘中的倒刺深深地刺翼火蛇身軀之內。

“嘶！”

翼火蛇吃痛的嘶鳴一聲，緊接着張口吐出一團火焰，火焰順勢竄起將荊棘給燒成灰燼：“柳土獐，別做這些小人之事！”

柳土獐並沒有理會翼火蛇的咆哮，土地之中接連竄起荊棘，接踵而至的將翼火蛇纏繞，一個勁兒的騷擾着翼火蛇，讓它不得安生。

柳土獐，於南方七宿之中排行第三，僅次於井木犴、鬼金羊，對木、土兩種術法很是精通。

雖說南方七宿的排名並不是實力排名，但柳土獐的強大能力是有目共睹，絕非翼火蛇可比。

自衛隊成員看的眼花繚亂，不知如何是好。

“少佐閣下，我們怎麼辦？”

前線指揮官中，軍銜最高的少佐也在猶豫，不知如何是好：“暫且觀戰吧，那位柳土獐冕下似乎是與我們一起的，我們貿然出手，可能會打亂柳土獐冕下的計劃！”

話雖這麼說，其實少佐心裏想的卻是：別攻擊，萬一把他們倆的目光吸引過來，我們豈不是完了？

柳土獐與翼火蛇的戰鬥扔在繼續，紫光咆哮、塵土飛揚，時而萬丈荊棘拔地而起，時而毒霧繚繞締造一片沼澤地域。

無論二神誰勝誰負，這片土地基本上再也沒有任何的價值了。

“孽畜，柳土獐好生相勸你卻不聽，還不跪降？！”

正當翼火蛇與柳土獐打的難解難分之時，一直在天上操縱全場的‘朱雀神君’再一次下凡，聲音傳遍千里。

星空赤色萬里，除此之外，秋允熙所化的張月鹿與軫水蚓也站在朱雀神君兩側，為朱雀神君添威。

其實這和他的計劃有誤，計劃之中他應該去暴揍翼火蛇一頓，用物理感化。

卻沒想半路突然蹦出個柳土獐

柳土獐並不是刻意安排的，柳土獐是天帝陛下在華國創造的星靈，除此之外鬼金羊也被創作而出，天帝陛下如今正在歐洲創建星日馬。

按計劃，柳土獐應該是翼火蛇被收拾完之後才輪到他的，卻沒成想柳土獐在得到偽造的記憶后，竟然這麼畏懼，主動來降

驚了。

柳土獐大喜，連忙叩拜道：“屬下拜見朱雀神君。”

而翼火蛇則是如天塌了一般，哭喪着臉，苦澀的化作人形，開口道：“罪臣拜見朱雀神君。”

而朱雀神君只不過是俯視二人一眼，隨後大手一揮，開口道：“與我歸去吧！”

柳土獐與翼火蛇瞬間化為兩道流光，往朱雀神君方向去了，至此東瀛重歸平靜。

自衛隊成員一臉懵逼：咋回事兒啊，幹啥了？

“收隊，將這裏的情況完完整整的傳給首相先生，同時向首相先生申請大額的撫恤金。”

方才從柳土獐的出現到朱雀神君降世，一切都已經被自衛隊錄下了，因此那少佐冷聲開口說著。

“我們犧牲了無數的兄弟，首相先生應該會理解自衛隊將士們的心情！”

# 第二百三十四章 吃不下

“從市政經費里扣出兩百億，用以增加陣亡將士的撫恤金。”

宮崎集英接到了前線自衛隊少佐軍官的信息后，長呼了一口氣，嚴肅的吩咐道。

市政經費雖然也很重要，但現在最重要的依舊是軍事，畢竟現如今已經是一個超凡頻發的時代了。

“那晴明大人那邊”

首相助理沉默片刻后，猶豫着說道：“怎麼辦？”

宮崎集英瞅了助理一眼，開口道：“照舊，一切照舊。”

“明白了。”

助理點了點頭，快速來到前方車前，將車門打開，宮崎集英便入了車輛內，朝着首相官邸行進而去。

雖然翼火蛇的事件被朱雀神君解決，但房屋以及土地損壞問題還是很嚴重的。

“櫻都附近出現的超凡怪獸已被”

紐約一所充滿了華式風格的餐廳包間里，聽着電視里播報的新聞，身處大洋彼岸的井木犴冷笑一聲，微微開口道：“翼火蛇素來以狡詐聞名的你也失了智，竟然想要用生靈恢復實力。”

“柳土獐，還是老樣子啊，膽小怕事。”

井木犴的言語之中，似乎對翼火蛇、柳土獐很是不屑的樣子。

安納貝爾不知如何插嘴，只能點頭稱是，尷尬的笑着。

井木犴瞥了一眼嗯安納貝爾，口吐芬芳道：“你也是個傻子，只會傻笑，本君尋了你可真是一個不幸。”

安納貝爾：“”

我好歹也是一個血族，給點面子好吧。

“你們西方的第一隻吸血鬼我也曾見過，名字我似乎是忘了，但後起之秀的德古拉卻與我有過幾次見面的機會。”

井木犴沉思片刻，緩緩開口說道：“嗯好像是個親王什麼的，趾高氣揚，挺拽。”

“星君大人，後來呢？”

安納貝爾聞言，眼神中閃爍起明亮的光芒來，登時對着井木犴尊敬的開口道：“您有沒有德古拉始祖的什麼東西？比如精血之類的”

安納貝爾與德古拉相比，那簡直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安納貝爾覺得如果自己得到了德古拉的一點點遺物，自己的實力也會暴漲。

“後來？”

井木犴故做沉思，隨後微笑道：“後來本君把他的翅膀打斷了一根、牙齒盡數被剝去，若不是他求饒，本君還打算殺了他。”

井木犴，二十八星宿之中，南方七宿排行第一，為一切的前列。

在西遊記中，曾協助過孫悟空擒拿下界的奎木狼，是二十八星宿的主要戰力。

它的實力遠遠不是張月鹿、軫水蚓、翼火蛇可比嗯，也沒有壓倒性的實力優勢，但也是虞蘇創造生物的最強一批人才了。

聽到井木犴的話語后，安納貝爾的神情為之一僵，不知該如何是好。

她能怎麼辦，親耳聽見自己血族的一個老祖宗被眼前這位打了個半死？

見安納貝爾的神情似乎有些僵硬，井木犴還意猶未盡的喃喃自語道：“嗯早知道他的血肉這麼值錢，當初就應該殺了取材。”

安納貝爾深吸一口氣，努力讓自己保持平靜，隨後冷靜地對着井木犴開口道：“星君大人，我們已經逛完了紐約大部分的甜品店與景區，您看下一步我們去”

“洛杉磯吧，那裡似乎也挺出名的。”

井木犴有些心不在焉，隨意擺了擺手，對着安納貝爾道：“你安排，好處少不了你。”

“是的，星君大人。”

不過井木犴展現出來的高超實力也讓安納貝爾對其說的好處充滿了動力。

這樣的大人物，給的獎勵應該非比尋常吧？

此時此刻，安納貝爾已經幻想着自己得到獎勵后大殺四方，斬趙佗、阿爾文報仇的事情了。

在安納貝爾心中，和趙佗、阿爾文聯合只不過是暫時的聯合，算不上什麼大事，如果按照事情來辦，自己還和他們二人有仇，現在因為實力不足而暫時容忍。

如果安納貝爾實力強大，那麼頭兩個殺的就是趙佗和阿爾文。

“星君大人，您為什麼要下凡啊，您說的天庭難道十分的恐怖嘛？”

做完一切后，安納貝爾又小心翼翼地在井木犴口中打談着天庭的事迹，想要知道一部分信息。

安納貝爾認為，經過這麼多天的相處，自己和井木犴的好感度已經到達了某種臨界線，這種問題應該可以詢問。

雖然天庭是東方人的天庭，但安納貝爾認為天庭與天堂應該有什麼相似之處吧。

“嘭！”

一股磅礴的氣勢從井木犴的身上暴起，安納貝爾猝不及防，直接被這股磅礴的氣勢被甩飛，狠狠地砸到了牆上，發出一道沉悶的響聲，一口疾血也從口中噴出。

“天庭的事不是你這種凡夫俗子、螻蟻之輩可以打聽的！”

不遠處傳來井木犴冷冷地聲音：“你的修為，就算在天上做一個仙仆都勉強，莫要想什麼天庭之事了。”

仙仆

安納貝爾在心中喃喃自語一聲，隨後勉強的站起身來，對着井木犴行禮道：“是我記住了。”

“下去吧。”

井木犴冷哼一聲，安納貝爾當即退下，去樓下為井木犴點菜了。

井木犴坐在原本的坐席之上，腦海中也不禁回想起天庭的樣貌來。

龐大的二十八星宿宮內，南方七宿彼此相連，外面是天庭的主幹路，有一隊又一隊的天兵巡邏，之後便是

井木犴的記憶戛然而止，井木犴驚奇的發現自己竟然除了二十八星宿宮之外，對於其他部分卻一無所知。

“應該是為防泄露天庭機密，做出的特殊陣法吧”

井木犴心中嘆了口氣，也沒多想，只是猜測是天庭為防止消息不泄露，提前尋了大能在附近做出陣法，讓下界的神仙無法泄露天庭布局。

就算井木犴再怎麼聰慧，他也不會因此聯想到天庭是虛構的，而他也不是活了五千年的上古神靈。

“天庭還是深不可測啊。”

東南亞，曼谷。

來自世界各地的精英電腦專家正在全力的解析視頻，在進度從99變化成100時，他們的神情不由一松，對着身後的軍官道：“補贊將軍，我們完成了貴國交給我們的任務。”

“非常棒。”

那位被稱為補贊將軍的軍官微笑的點了點頭，伸出了自己略顯黝黑的手，笑道：“感謝你們做出的貢獻，請打開給我看一下吧。”

來自歐洲的電腦專家與自己的同伴對視一眼，隨後視頻便開始播放了起來。

視頻的時間不算長，但也不算短，足足有三小時五十六分鐘。

映入眼帘的是一個長相比較美艷的白人女性，穿着知性的服裝，行走在東南亞的山野叢林之間。

聽她講話的內容，似乎是說什麼白鷹某某電視台之類的

“這三小時五十六分鐘都可以播放么？”

補贊將軍點了點頭，一邊看着視頻，一邊詢問着電腦專家。

“當然可以。”電腦專家果斷的開口道。

補贊將軍看了電腦專家一眼，接着詢問道：“你和你的朋友都看過這個視頻了嗎？”

“將軍說笑了，我們修補這個視頻的資源，當然會看到一些片段。”

電腦專家微笑的開口道：“我看到了一個黑人老者，沒什麼大不了的。”

“你的朋友也看到了。”

補贊將軍露出了一個詭異的微笑：“好了，感謝您和您的團隊做出的貢獻，請跟隨我的士兵去領取你該獲得的獎勵吧。”

“貴國真是慷慨。”電腦專家興奮不已，帶着自己的團隊跟隨着一隊士兵離去。

補贊將軍微笑着注視電腦專家以及他們團隊的離去，招來一個士兵，低聲道：“他們有部分人看到過部分的視頻內容，c計劃啟動，全部殺掉！”

這視頻里的內容關係著東南亞的五國聯盟是否可以翻盤，成為強大的國家，自然不能有任何閃失，任何消息透露的可能。

這裏的士兵都是各個部隊的精銳，換句話說這裏的每一個士兵下方到各個軍隊中都可以充當軍官，對素可泰的忠誠天地可鑒。

區區一個團隊算什麼？幾條命而已，在東南亞的深山老林里，人命是最不值錢的。

結束之後，補贊將軍立刻關閉視頻，將視頻所在的文件深深地保存起來，同時撥打了素可泰的總理電話，尊敬嚴肅的開口道：“總理先生，視頻處理完畢了，我這就將他傳輸過去，請您與其他四位過目。”

“如同我們預料的那樣，研究視頻的團隊似乎看到了部分內容，已經按照c計劃處理，萬無一失。”

“請您放心，如果有誤，我提頭來見！”

安南明志胡市，素可泰總理掛掉了電話，長呼一口氣，對着附近座位的幾國總統開口道：“一切準備就緒，視頻馬上就會出現在這間會議室的投影之上。”

各國總統均點了點頭，隨着素可泰總理的一陣操作，最後一個長達三小時五十六分的視頻便播放在會議室中。

會議室中擠滿了東南亞各國的最高領導人以及重要官員，他們死死地盯着屏幕，對視頻的內容極為在意。

當安納貝爾出現的那一剎那，幾個重要領導當即就開始對她的身影進行調查，不過三分鐘，安納貝爾的所有資料便已經出現在桌前。

安納貝爾，白鷹國hbo有線電視網絡媒體公司的旅遊美食頻道主持人，出身尊貴，似乎是古歐洲的貴族

眾人頷首，繼續進行觀看視頻。

沒過多久，一個黑人老者便出現在鏡頭之內，然而這個黑人老者的出現卻讓在場的眾人一陣驚呼。

安納貝爾他們可能會感到陌生，但這個黑人老者他們絕對不會陌生。

這可是地球出現的第一個超凡者，疾病與瘟疫之神的人間行走，可以操縱從地獄而來的火焰，被稱為“地獄左手”的阿爾文！

當阿爾文出現之後，東南亞的各位領導已經感覺到這件事兒的不凡之處。

接下來的兩個多小時，都是一些無聊的廢話以及趕路，視頻中也充滿着很強的喘息聲，很明顯他們已經有些勞累。

接下來，視頻中的三人進行的短暫的商量，最後開始前往了一個小鎮。

“這個小鎮”

他們當然知道，這個視頻就是在小鎮中發現的，而且在小鎮中還伴隨着很多很多的屍體殘骸和燒焦的痕迹，有些屍體上更有撕咬的痕迹。

“吼！”

嘶喊聲傳了出來，下一刻，無數的如同生化危機中喪屍一般的生物出現，趙佗也緊隨其後，阿爾文展示真實身份，阿爾文與趙佗短暫的進行對峙。

下一刻，持攝像機的攝影師被一股巨力拖走，瞬間暴斃在地上，攝影機開始翻滾，最後不知道撞倒了什麼，視頻到此終止。

在場的眾多大人物沉默。

“這是什麼，生化危機？”

安南總統揉了揉太陽穴，用着開玩笑的語氣開口道：“我們這片地區什麼時候也像白鷹那樣吃香了？”

畢竟大部分喪屍題材的電影都是出自白鷹國，在東南亞出現喪屍似乎是一個不太現實的地方。

“趙佗、阿爾文，還有疑似喪屍的生物”

素可泰總理也感覺有些頭疼，這件事已經隱隱約約超出他們的掌控了。

如果只是一個超凡者或者弱小的超凡獸，那麼他們可能會聯手吃下。

但現在情況有些複雜，就連喪屍都出現了，一個不留神可能會暴發出什麼生化危機來。

這裏又不是什麼電視劇，為了自己的野心可以放棄任何東西，自己獨自吃下這一份的資源。

他們的權力都是來自於人民，如果喪屍出現，那麼勢必會讓人民對官府失去信心，如果人民的支持沒了，那麼他們的權力也就自然而然的消失。

生化危機，絕對不允許出現！

真臘首相嚴肅的提議道：“我提議，我們將視頻發放給所有強大國家的官府，讓他們介入處理，同時我們五國聯合出兵，以這個小鎮為中心，將附近的所有地區都掘地三尺的搜查一番，防止喪屍的出現！”

“附議！”

“附議！”

“附議，務必要徹底消滅這個隱患。”

# 第二百三十五章 凡人安有弒神之能

東南亞五國聯軍以代號“災變”的小鎮為中心，展開了恐怖的地毯式搜索，近乎覆蓋了整個素可泰國家的領土範圍。

這讓盤踞在這裏的各種違法組織都遭了殃，這些組織紛紛外逃，卻遭遇了官府軍不同程度的攻擊。

並不是要伸張正義，而是為了進行逐步排查。

因為他們覺得這些違法組織可能有參与“喪屍”相關的工作，因此必須重點打擊。

寧錯殺，勿放過！

之前官府對他們的容忍很低，現在這種緊急關頭，必須做到零容忍，以免這些犯罪分子猖獗起來，做出什麼以“喪屍”謀利的事情。

而就在東南亞熱火朝天的同時，幾大國也收到了來自東南亞的傳訊。

“東南亞幾國似乎特別在意喪屍問題。”

羊城特別行動組會議室內，王識明坐在前排，淡淡地開口說著：“我們現在可以分批次處理一部分的事件，但我國內部關於朱雀神君的事情還沒有解決，需要一些人坐鎮。”

嗯讀作坐鎮，寫作看戲。

其實他們留在這裏也沒有任何的作用，南方七宿輪流出場，他們在漢城、在櫻都郊區爆發出的能力已經讓蔡新毅愛莫能及，留在華國也不能有效的阻止星宿之神下凡作亂。

他們唯一的作用就是獲取第一手的情報，分析該敵人是否是不可戰勝的存在，如果並非不可戰勝的存在，他們也可以適當的進行戰鬥攻擊。

“林星淵同志，組織上決定讓你代表國家，前往東南亞處理那裡的事件，你意下如何？”

王識明忽得看向林星淵，和顏悅色的開口說著。

林星淵見狀，點了點頭，開口道：“好的，我一定會完成任務。”

林星淵心裏清楚，雖然王識明派自己去東南亞處理事情，但實際上代表華國的卻另有其人，必然是一位身經百戰的外交專家或百戰將軍，自己只不過是充充場子，代表特別行動組而已。

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王識明點了點頭，忽得看到坐在末席的高陽生似乎有些憂愁，登時詢問道：“高陽生同志，你有什麼想說的嘛？”

“額王組長，如果東南亞爆發了生化危機，作為鄰國，我們收到的衝擊應該很大吧？”

高陽生猶豫片刻后，緩緩開口道：“您似乎並不是很重視這個問題啊”

自從目睹了朱雀神君的降臨后，高陽生莫名其妙的被收編進了特別行動組，而且以提前預支獎金工資的代價償還了所有的債務，現在為特別行動組賣命。

高陽生只不過接觸了僅僅的幾次超凡事件，在看到視頻里的“喪屍”時簡直被嚇了一大跳，在座位里顫顫巍巍、坐立不安。

“視頻里發生的事情都是二十天以前的了，而且根據東南亞的五國來說，他們並沒有發現任何一起喪屍襲人案件。”

王識明熱心的為高陽生解答着：“我國的生物專家已經根據現有的情況進行過分析，大概率認為喪屍病毒應當是掌握在‘南越武帝’趙佗手中。”

“因此，我們並不需要太過於重視東南亞的聯合搜查，重點在於尋找趙佗。”

說罷，王識明飲了一口面前的茶水，微微潤了潤嗓子，繼續開口道：“而我們華國內部，因為南方七宿的問題，網絡上已經有大批的民眾擔憂，我們必須要嚴格的重視這個問題，不能重蹈漢城、櫻都的覆轍！”

高陽生點了點頭，感激道：“明白了，多謝王組長解惑！”

“嗯。”

王識明點了點頭，心裏不由嘆了口氣。

特別行動組，這個組織他花費了很大的心血。

共十五人，其中大部分都是從警校畢業的應屆畢業生，充滿了活力。

除此之外，還有疑似天生神力的高中生常威、破產老闆高陽生、東瀛鬼怪倖存者林星淵以及唯一一位超凡者，大漢中書令蔡新毅。

看陣容就知道，特別行動組與華國的其他部門大不相似，特別行動組從某種情況來說，更偏向於民間組織。

除了王識明，就沒有一個正兒八經的中央幹部。

“特別行動組是專職應付超凡事件的組織，必須充滿活力！”

當初，在代表大會上，王識明信誓旦旦的對着一號、對着所有的領導承諾，是多麼的意氣風發。

如今卻沒做出任何的名堂來，這讓王識明很是受挫。

而且王識明似乎得到了消息，組織上打算成立特別行動組二組來處理其他事物。

“各位，所有人都對我們特別行動組不看好，但我們自己不能放棄自己！”

王識明對着特別行動組的眾人開口打氣道：“我們是最棒的，我們必將成為華國的守護者！”

“是，組長！”

眾人壯志躊躇的喊完之後，王識明便對蔡新毅道：“蔡隊長，請你聯繫一下韓韻妍小姐，雖然她並不是官府之人，但還請以她華國公民的身份，協助我們進行國防。”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身為華國公民，身為世界上維持治安的超凡者，還請韓韻妍小姐務必要幫助我們，度過這次難關！”

“明白，請王組長放心，蔡某一定會請到韓韻妍小姐來。”蔡新毅鄭重的點了點頭。

而在聽到韓韻妍的聲音之後，高陽生神情有些複雜，韓韻妍便是他當年仰慕之人，也就是因為韓韻妍花容月色般的美貌而迷失了自我，丟失了事業。

“這次，我不會因為兒女情長而背棄自己的事業！”

高陽生在心中瘋狂的吶喊道，他已經下定決心，這次就算是死也要捍衛最後的事業。

因為，他這次的事業可不是什麼企業集團，而是家國天下！

他若是叛變了，那就是叛徒，那就是國恥！

華盛頓，國會大廈之中，川普總統看完了一切的內容后，沉默片刻，對着附近的議員道：“我提議，我們現在立馬將這位安納貝爾小姐請過來，仔仔細細了解一下情況。”

這本就是出自hbo電視公司的攝影機與錄像，hbo電視公司的董事長也是白鷹的議員之一，自然十分的清楚自家這位主持依舊還在紐約。

視頻里錄像的人死了、趙佗失蹤、阿爾文返回了神臨鎮、那群喪屍一看就無法交流，只剩下這位安納貝爾女士。

如果她失蹤或者是死了還好說，權當她是被超凡惡徒殺死，但問題在於這位安納貝爾女士活得好好的，在紐約過得滋潤的很，根據這些天的消費排查，她還經常出沒於紐約各大高檔消費場所進行消費。

“我附議！”

“我附議！”

“我附議！”

“”

贊同的聲音不絕於耳，這可能是川普總統就任總統一來，為數不多的幾次全票通過的提議。

見狀，川普總統的臉上帶上了一絲一絲的笑容，對着議員們開口道：“來自紐約的議員，立馬聯繫紐約州州長以及警察局部署，迅速去請那位安納貝爾小姐，同時命令紐約附近的國防軍隊時刻注意，若是出現什麼事情發動進攻，以紐約的安全為主！”

“嗯！”

來自紐約的上、下兩院的議員連忙的點了點頭，開始各自進行聯繫，以總統的名義下達命令。

而另一邊，川普總統的會議還沒有結束。

“對於視頻中，東南亞喪屍的問題，各位議員怎麼看？”

川普總統的手不知在比劃些什麼，隨後又自個兒提出了一個建議：“我認為我們白鷹需要派出部分部隊，為致力於人類和平而維持世界治安。”

“我提議海軍第七艦隊的萊昂准將。”

說罷，川普總統又開口道：“萊昂准將在阻擊‘疾病與瘟疫之神’時，出力很大，是白鷹的戰鬥英雄，他也有處理超凡事件的經驗，如果中途發生超凡事件，萊昂准將也可以隨機應變。”

白鷹國務卿驚訝的看了川普總統一眼，表情愕然不加絲毫的掩飾：這是怎麼回事兒，我們的總統先生今天的提議為什麼這麼正常？

想完，國務卿又連忙登陸了手機推特，仔仔細細的看了看川普的推特，卻驚愕的發現川普已經有十七天沒有發布任何新的內容。

不對勁兒啊，這不是川普的風格啊。

國務卿是百思不得其解，完全不知道之間有什麼隱情：“莫非總統先生開竅了？”

猶豫分神之時，國務卿似乎感覺到了有一道視線正在注視自己，抬頭看去卻是川普總統笑眯眯地看着自己，國務卿便禮貌性的回了個微笑。

“算了，無論如何，只要在我任職期間不出什麼岔子，一切都好說。”

國務卿與川普總統同時在心中默念着。

紐約的一家高檔牛排店裡，井木犴優雅地刀叉並用，食用着牛排，那禮儀樣式比歐洲的老貴族還有貴族范，看起來就有一種標準的感覺。

“星君大人，您以前吃過西餐？”

安納貝爾忍不住詢問着：“您您的姿勢實在是他太熟練了。”

相比於井木犴的優雅熟練，明明出自歐洲古老家族的安納貝爾的吃相卻顯得格外的生疏。

“本君從未吃過這樣的一餐，只不過是看了一眼餐廳的規則而已用刀與叉，僅僅比茹毛飲血高一層次，又有什麼熟練生疏之說？”

井木犴優雅的用手帕擦了擦嘴，開口微笑道：“倒是你呵呵。”

雖然井木犴沒有說任何話語，但是那句“呵呵”卻讓安納貝爾腦補出一系列的毒舌話語。

這些天來，安納貝爾已經深刻的領會到了井木犴那一嘴的口吐芬芳之力，已經基本形成了一些免疫，但想到某些場景還是恨得牙根痒痒。

吸氣、呼氣。

吸氣，呼氣。

進行了幾個循環后，安納貝爾心情平復了些許，她在心中也對這個方法默默地點了個贊，果然很有作用。

“星君大人，今天接下來的行程我都已經安排好了，待您用膳完畢后，我們”

還沒等安納貝爾說完，已經變成血族的她敏銳的聽到了不遠處傳來的聲音。

“您好警官，您找的人在510號桌，大體是在”

緊接着，一陣陣腳步聲響起，粗略可知至少有二十多人朝着自己的方向趕來。

“星君大人，情況有變，我”

安納貝爾登時臉色大變，連忙站起身來，緊急地對着井木犴說著，可惜還沒說完便被井木犴打斷：“別慌，毛毛躁躁的，血族的毛病可真多，跟蝙蝠妖怪的毛病一樣。”

安納貝爾：“”

你個沙雕井木犴，人類好像發現了我的身份啊，你踏馬的不着急我很着急啊！

當然，這隻不過是安納貝爾的心裡話，她自然不敢說出口的。

安納貝爾忐忑不安的坐在位置上，看着井木犴在自己面前吃着原本屬於自己的牛排，心中卻沒有任何想要吐槽的心思，慌張的聽着腳步聲，兩股戰戰、坐立不安、幾欲先走。

很快，奉命而來的紐約州警察便抵達了510桌前，對着安納貝爾微微點了點頭，開口道：“你好，安納貝爾女士，我們是紐約州立警察，請你和我們走一趟，配合我們的工作。”

安納貝爾的雙眸逐漸開始轉變為血紅，虎牙也開始越發越尖銳起來。

“滾！”

忽的，一聲怒斥從井木犴口中淡淡說出，然而在那些警察耳中卻如同雷霆咆哮一般，登時讓他們五臟移位，鮮血噴出，躺在地上呻吟。

安納貝爾被眼前的這一幕幕驚呆了，她萬萬沒想到自己眼前這個看起來沒有一點神靈架子的“男人”竟然僅僅用了一個字，就將這二十多個警察給團滅了！

雖然安納貝爾知道井木犴團滅這二十多個警察輕而易舉，但並沒有想到過竟然會這樣的輕而易舉！

反正自己是萬萬做不到的。

安納貝爾很快就從震驚中回過神來，連忙對着井木犴說道：“星君大人，我們快跑吧，您出手暴露了身份，很快白鷹的軍隊就會將這裏包圍！”

“凡人安有弒神之能？”

誰知井木犴竟哈哈大笑道：“就連軫水蚓、翼火蛇都能碾壓人類軍隊，更何況是七宿排行第一的本君呢？！”

# 第二百三十六章 井木犴之能

“安納貝爾身邊有一個東方面孔的男人？！”

在聽到這句話后，紐約州長激動的話都說不出來一句。

根據議員傳回來的說法，視頻里不單單有安納貝爾，還有阿爾文和東方的‘南越武帝’趙佗。

安納貝爾身邊的這東方男子，會不會就是傳說中的‘南越武帝’趙佗？

別的不說，這位‘南越武帝’趙佗雖然亦是超凡者，但他的能耐比起在漢城、櫻都肆虐的軫水蚓、翼火蛇要弱多了，相比而言還是可以接受的。

“趙佗國際上臭名昭著的超凡戰犯，還是需要針對的啊。”

紐約州長揉了揉太陽穴，坐在旋轉座椅上，十指相交開始思考起來得失。

他是萊昂准將的十四人會議中的一員，是反抗邪神的成員之一。

“趙佗”

紐約州長輕輕念了念這個名字，最後下定了決心：“盡可能的清楚百匯街的遊客，包圍那家牛排店，通知軍隊介入，命令紐約所有居民不得隨意出入，盡可能的前往市外避難。”

說罷，紐約州長吐出一口渾濁的粗氣，淡然開口道：“從今日起，我們紐約就要成為抗擊超凡的第一線了。”

紐約州長的表情充滿了嚴肅感，隱隱約約之中，甚至有一絲可敬的神情。

此時此刻，紐約州長感覺自己的形象正在拔高的瘋漲，隱隱約約有一種白鷹隊長的樣子。

當然，這一切都是要忽略他的那個啤酒肚。

就在這時，一個不和諧的聲音突然在辦公室里響起：“州長我覺得我們要提前請示一下總統先生以及國會議員才比較穩妥。”

“一切都是為了紐約人民，一切都是為了世界和平！”

紐約州長對着發出質疑的那人冷靜的開口說道：“請示總統、請示國會議員？他們那些人，只會在國會裡嘰嘰喳喳說個不停，他們當中甚至還有邪神的姦細，怎麼可能讓他們知道！”

那職員沉默片刻后，輕聲開口道：“可是沒有國會的調令，軍隊不會聽從我們的指揮吧？”

“駐守紐約附近的是德魯中將，他肯定會派兵過來的。”

紐約州長信誓旦旦的開口說著：“這一仗，我做好了萬全的準備。”

紐約州長都這麼說了，這位紐約的公務員也自然不能再說些什麼，只能點頭稱是，不再開口。

緊接着，紐約州長深吸一口氣，撥打了德魯中將的辦公用電話。

牛排店內，顧客已經沒了蹤影，原本的服務員如今也不知不覺的退離。

這種詭異的氛圍讓安納貝爾呼吸急促，她看着還在飲用咖啡的井木犴，安納貝爾不由咽了口唾沫，顫顫地詢問道：“星君大人，您難道一點都不緊張嘛？”

雖然安納貝爾已經是超凡體質，尋常人進不了身，但她的思想依舊停留在凡人階段，對軍隊、警察以及現代槍械還有些許的恐懼感，完全不知尋常槍械已經奈何不了她。

“緊張？”

井木犴哈哈大笑道：“本君在天庭之時的任務便是與二十八星宿一同出擊，討伐虛空、人界盤踞的妖孽。”

說罷，井木犴的神識掃過了半個紐約，淡然開口道：“如今有大批的民眾正在跟隨警察撤離，還有裝甲車從郊外進入城市。”

井木犴又不是沙比，當然知道收集資料。

他雖然看起來在紐約一路游山玩水，但心裏十分的清楚如今的人類已經與古時的人類大不相同，攻擊方式也更加強大。

攻擊力上，人類甚至可以爆發出真仙的全力一擊，這不得不讓井木犴重視。

因此，似什麼坦克、裝甲車以及各種裝備他略有了解。

當然，最重要的核武器如氫彈、原子彈之流井木犴是全然不知，如果時間允許井木犴甚至想偽造一個身份去大學學習然後尋機加入某些科學組織。

對於外面正在集結的這種程度的攻擊，井木犴還不放在眼裡。

“啊？軍隊集結了？”

安納貝爾慌得一批，現在表現得更加的兩股戰戰、幾欲先走。

井木犴見安納貝爾竟顯出了這樣的神情，有些無語，當即開口道：“怕什麼，當初你先祖面對本君的時候都沒有那麼害怕只不過是事後慫了些，僅此而已。”

在他的記憶力，血族親王德古拉當年初遇的時候挺拽的，只不過後來才慫了。

眼前的安納貝爾，未戰先怯。

現在的時代，比不得上古那時的生靈啊。

井木犴忍不住在心中感嘆着現代社會的超凡者脆弱，跟紙糊的一樣，弱不禁風。

一點點的挫折都經受不住，面對凡人的軍隊竟嚇軟了腳，唉。

“安納貝爾，雖然你並不是東方的生靈，在本君眼裡和蠻夷沒什麼區別你是修行者，與凡人是不同的。”

井木犴看着安納貝爾，緩緩開口說著：“修行之士，斬斷紅塵、了無牽挂，雖有千軍萬馬，亦無懼！”

緊接着，安納貝爾感覺好眼前的井木犴忽得爆發出極為強橫的氣勢，以井木犴所在的咖啡廳座位為中央，以壓倒性的氣魄向周遭擴散。

“啪啦啦啪啦啦”

桌子、座椅被這股驚人的氣勢吹鼓的四處都是，狂風驟起，這種感覺讓安納貝爾感到有一點點喘不過氣來。

氣勢已經化作了實際，這裏已經如同龍捲風的風眼一般，開始逐漸向整個紐約靠攏！

“本君乃南方七宿第一星君，僅次於朱雀神君，本君就讓你看看，真正的修行者應該如何對待凡人的攻擊。”

颶風驟然而起，整個咖啡廳的屋頂瞬間被井木犴給掀飛，井木犴面無波瀾，龐大的氣息讓整個紐約都感到有些顫慄。

此時此刻，巨大的雷霆漩渦在井木犴的頭頂凝聚而起，井木犴雙眸閃爍出神聖的綠色光芒。

“轟隆！”

漫天神雷在紐約上空回蕩起來，晴天霹靂讓德魯中將嚇了一跳，忍不住的詢問道：“怎麼回事兒？！”

可沒人跟他說過，趙佗會御雷啊！

“將軍，那裡有人！”

忽然，副官的聲音響起，德魯中將忍不住抬頭望去，登時讓他驚愕無比。

“這這”

# 第二百三十七章 天帝敕封星君井木犴

“這是趙佗？！”

德魯中將站在坦克上目瞪口呆，他怎麼看都覺得天上的這個操縱雷霆之身不似邪惡爪牙趙佗。

“將軍，我們難道要和神靈交戰嘛？”

附近傳來了一個白鷹大兵的聲音，德魯中將從那名士兵的聲音中隱約聽到了一絲顫抖的聲音。

德魯中將深吸一口氣，手握指揮棒，指着天空中的井木犴大喊道：“他不是神靈，他是趙佗，是來自華國的惡魔，是邪惡的象徵！”

“他與盤踞在仙人掌國的死亡與瘟疫之神的信徒有見不得人的勾當，他在東南亞大開殺戒，他現在來到了紐約！”

“士兵們，你們的家人、朋友、愛人都生活在紐約，我們今天不是為了華盛頓的政客而戰，我們是為了自己、為了家庭！”

德魯中將的聲音散播在軍用交流器中，近乎整個紐約的士兵都聽到了這個消息，當即群情激昂、熱血沸騰。

當然也有家人朋友愛人不再紐約的士兵，他們對這次戰爭的損失並不是很上心，只想建功立業，成為電影里的白鷹隊長。

“轟隆！”

還沒等德魯中將說些什麼，一聲叱吒雷霆猛的從他的身邊響起，震耳欲聾的聲音響徹在德魯中將耳畔。

德魯中將身旁的那輛裝甲車已經燃起熊熊烈火，顯然已經報廢無法使用。

“轟隆！”

“轟隆隆！”

數十道雷霆閃電在天空中響起，每一道閃電閃過，都有一輛坦克、裝甲車被毀成粉末。

“噠噠噠，噠噠噠。”

子彈呼嘯而往，白鷹士兵悍不畏死，對着天空中那道周圍充斥着閃電的人影瘋狂掃射，坦克也對着天上的人影轟炸而去。

然而並無任何作用！

那道人影太小了，再加上他在天空上極速移動，施展雷霆進行攻擊，讓整個紐約的部隊只能夠被動挨打。

他們根本就擊中不了井木犴！

“呵，凡人。”

井木犴冷笑一聲，看向地面上的金髮碧眼的白鷹士兵，手指之中雷霆再一次閃現而出，瞬間擊穿了一架前來支援的武裝直升機，同時一股強橫的電漿從井木犴手中噴射而出，在地面上進行了覆蓋殺傷。

井木犴清楚，對付凡人的軍隊，這樣是最好的選擇。

翼火蛇和軫水蚓，再加上柳土獐，這三個同僚在井木犴眼裡簡直就是三個沙雕，只有那張月鹿聰明點。

顯出原型和凡人軍隊對拼？

這不是沙雕是什麼，給個龐大的身軀讓凡人們輸出，沙雕東西。

真正的神仙都是有腦子的，就好像他井木犴，化身為人影，在天空之中叱吒一方，雷霆攻擊，誰都打不着他。

就算打着一次兩次也無關緊要，對井木犴沒有任何的影響。

雖然井木犴很不屑凡人的軍隊，但他們的武器很強，就坦克里的炮彈，如果井木犴就那麼顯出原型讓他們打，两天兩夜自己這位南方七宿第一的井木犴星君就會飲恨當場。

井木犴看來，若不是張月鹿、柳土獐出來救場，按井木犴的看法翼火蛇、軫水蚓兩個沙雕遲早會被人類耗死，自取滅亡，丟了神仙的人。

井木犴可不是為了讓安納貝爾知道什麼是真正的修行者、超凡者才決定出手的。

那只是他逗安納貝爾玩兒的理由，他真正的目的是讓世人知道他們二十八星宿可不是只有軫水蚓、翼火蛇這樣的沙雕！

想到這裏，井木犴忽得停下的步伐，高聲喝道：“本君乃天庭天帝敕封的二十八星宿之南方魁首，井木犴，爾等還不跪降？！”

聲音回蕩，在整個紐約的上空響起。

井木犴現在感覺，沒有人會小瞧二十八星宿了。

無數的戰士被天上之人的雷霆殺死，紐約百匯街毀於一旦，摩天大廈四處坍塌，人們爭向逃難，好似世界末日。

“該死！”

德魯中將躲藏在一個已經坍塌的建築牆檐之側，望着天空之上不斷釋放雷電的“趙佗”，他忍不住怒罵一聲。

然而就在此時此刻，天上那道人影忽得響徹起了一道聲音：

“本君乃天庭天帝敕封的二十八星宿之南方魁首，井木犴，爾等還不跪降？！”

聲音回蕩在天空之中，德魯中將有些發懵。

怎麼肥事，不是說這是在東南亞險些製造出喪屍病毒的惡魔同夥‘南越武帝’趙佗嘛，怎麼突然變成井木犴了？

我打錯人了？

場面一度十分尷尬。

德魯中將當然知道井木犴是誰了。

事實上在軫水蚓大鬧漢城之後，基本上天庭二十八星宿的身份被世界各地的各種人民傳誦着，德魯中將當然也知道井木犴是什麼樣的存在。

南方七宿中排名第一位，以指揮與悍勇聞名，比漢城的軫水蚓、櫻都的翼火蛇更加強大。

德魯中將嘴角微微勾起一抹苦澀，喃喃自語道：“完了”

而在井木犴自報家門，喊出來歷之後，原本還在誓死抵抗的白鷹士兵迷茫了。

“將軍不是說我們在打擊邪惡嘛？”

“井木犴，東方的神靈？”

“我們為什麼要來打這位來自東方的神靈，祂只不過是在紐約的咖啡廳里吃牛排、喝咖啡，體驗我們的生活。”

“如果不是我們攻擊這位神靈，可能就沒有紐約的事情了。”

各式各樣的聲音在軍隊士兵中交流着，他們現在的眼神中都充滿了迷惘。

莫名其妙，自己為什麼要來攻擊這位名為‘井木犴’的神靈？

而紐約州長聽着井木犴的聲音，愣了一下：

“井井木犴？！”

他是萬萬沒想到，跟隨在安納貝爾左右的並不是視頻最後出現的趙佗，而是二十八星宿之一的井木犴！

在白鷹人眼中，黃種人似乎都長一個樣子，除非有什麼顯著的特點，否則一兩次基本上沒法區分。

就跟黃種人看白種人一樣，覺得白種人基本都是一個框架，沒什麼區別。

此時此刻，紐約州長突然相處了一個意想不到的腦洞：

“安納貝爾是被路過的神靈井木犴救走了，因此才會倖免於難，而井木犴也因此待在安納貝爾身邊，躲避朱雀！”

“趙佗還在東南亞，沒有出現在白鷹！”

# 第二百三十八章 離去

在井木犴喊完自己的身份后，整個紐約都平靜了，紐約的軍隊停止了攻擊，這讓井木犴為之一愣，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情。

“接下來，白鷹的士兵開始成建制的站了出來，將手中的槍械丟棄，開始對着井木犴朝拜，口中喊着：“來自東方的神靈啊，我們都是受到官府、受到高層蒙蔽，無意與您為敵，請您寬恕我們的行為。”

井木犴：？？？

井木犴環視一眼周遭，見癱倒的大樓以及四散的人群，粗略感受了一下，他大概殺了兩千餘人，還處於可以承受的範圍內。

兩軍交戰，算不得什麼吏律，但也不能殺的太多，否則朱雀神君就會來到這兒。

“也罷，就此收手。”

井木犴在心中喃喃自語一聲，口中暴喝道：“既然如此，本君便寬恕爾等罪情，只誅首惡，爾等散了罷！”

說罷，井木犴便化作一縷流光，朝着某一點飛馳而去。

地面上的士兵們鬆了一口氣，開始歡呼了起來。

至於首惡他們才不在乎是誰呢。

德魯中將全身鬆軟的靠在大廈的斷壁殘垣之側，深呼吸着，為戰爭的結束而感到由衷高興。

“麥克頓誤我！”

德魯中將咬牙切齒地說著，這麥克頓便是紐約州長的名字。

“轟隆！”

還沒等德魯中將有什麼行動，一道雷霆便叱吒而下，瞬間擊穿了德魯中將的五臟六腑，德魯中將全身被燒焦成一團黑炭，連慘叫聲都沒來得及傳出。

“將軍！”

周圍的士兵還沒反應過來，他們的將軍便已經化作焦炭。

此時此刻，正在準備撤離的紐約州州長麥克頓不知為何，忽得感覺到心頭一顫，不由自主的抬頭望去。

迎着陽光，在麥克頓的視線內，突然出現了一個人影。

那人影與陽光重合，渾身散發出一種莫名的神聖之感，麥克頓的雙手忍不住顫抖了起來，嘴唇開始上下齊碰：

“冕下，我”

還沒等麥克頓說完，強橫的閃電瞬間將麥克頓劈成灰燼，井木犴冷冷地看了一眼，迅速飛馳而去。

而此時此刻，紐約的市政大樓也亂成了一鍋粥。

州長死了！

“大家不要慌張，馬上對人員進行搶救！”

原本開口質疑麥克頓州長的那位官府官員維克托開口維持着局面：“去請安納貝爾小姐，她是神的使者！”

這位官員一直跟隨在麥克頓州長左右，當然知道一些內情。

在他看來，安納貝爾多半是這名為‘井木犴’的神靈的使者，這次是因為冒犯了安納貝爾才引得神靈震怒。

“軍隊統計傷亡，上報國會！”

“一切罪責都是麥克頓州長和德魯中將二位擅自行動的結果，這件事情一定要如實上報！”

一切都安排的緊緊有條，比麥克頓在時還要更加有條理。

至於上報麥克頓州長和德魯中將，也不完全是因為他們倆死了甩鍋，而是因為這本來就是他們擅自行動出的錯。

一個同級別的官員點了點頭，隨後詢問道：“好的不過安納貝爾小姐在哪裡？”

“應該還在百老匯的咖啡廳，安納貝爾是那位名為‘井木犴’的神靈的行者，應該不會有什麼事情。”

“立刻去百老匯尋安納貝爾小姐，一定要讓安納貝爾滿意。”

維克托滿意的點了點頭，開口說著：“天佑白頭鷹！”

百老匯指的是百老匯大道，為紐約市重要的南北向道路，南起巴特里公園，由南向北縱貫曼哈頓島。

由於此路兩旁分佈着為數眾多的劇院，是美國戲劇和音樂劇的重要發揚地，“百老匯”因此成為了音樂劇的代名詞。

而百老匯的盡頭便是世界聞名的華爾街。

“星君大人，您這是要離開嗎？”

在那破敗的牛排咖啡廳里，安納貝爾看着天上飛翔的井木犴，猶豫一下，開口詢問着。

井木犴看了安納貝爾一眼，點了點頭，開口道：“嗯，本君已經暴露了身份，朱雀神君隨時都有可能前來擒拿本君，再不走便只能任人宰割了。”

“哦。”

安納貝爾點了點頭，神情之中有一種淡淡地失落感，她也不知道這是什麼原因，明明感覺井木犴很討厭的。

“本君之前說過，會給你一些好處。”

井木犴望着安納貝爾，開口笑道：“邪穢修行者最懼閃電雷霆，這道雷霆之力便贈與你吧。”

說罷，井木犴的指尖分離出一道跳動的電光來，對着安納貝爾緩緩行去，最後注入安納貝爾體內，洗滌安納貝爾的身體。

“有了這道雷霆之力，你便可以不再懼怕正道修士的雷霆閃電之攻法，你也可以御使一部分的閃電對敵。”

望着安納貝爾身軀周圍跳動的閃電，井木犴開口笑道：“山高路遠，你我後會有期吧。”

說罷，井木犴便化身流星，朝着一個方向疾馳而去，似乎要跨過大洋彼岸，前往另一片大陸。

安納貝爾獃獃的望着井木犴飛馳而去的身影，手指之間閃爍着井木犴同款閃電，心中失落感越發越盛了。

“朱雀神君真的就那麼強嘛，強到連你也只能倉皇而逃”

安納貝爾喃喃自語地說著，心中悲傷感愈發愈濃厚。

“噠噠。”

腳步聲在周圍驚起，安納貝爾忽得反應過來，卻見已經有一隊官府人員來到了自己的面前。

“呲呲。”

電流在安納貝爾的手中徘徊，安納貝爾警惕地看着周圍的官府人員，低聲道：“你們想干什麼？”

“請問，您是安納貝爾小姐么？”

見安納貝爾手指上閃爍着電流，不得安納貝爾回答，維克托便微微一笑，開口笑道：“我是紐約副市長維克托，對於先前州長做出的決定深表歉意。”

紐約州州長與紐約市市長是兩個不同的官職，前者相當於一省最高長官，後者相當於一市最高長官。

“維克托？”

安納貝爾略微有些疑惑：“三隻手？”

維克托：？？？

維克托嘆了口氣，緩緩開口道：“不好意思，我叫維克托已經有四十九年的時間了，並不是遊戲里的那位机械先驅。”

# 第三百三十九章 星火燎原

藍色的天幕上嵌着一輪金光燦爛的太陽，一片白雲像碧海上的孤帆在晴空飄遊。

驕陽似火在這即將入冬的季節有如此天氣，當真也是一番良辰美景。

安納貝爾跟隨着紐約的副市長維克托，行走在紐約國務大廈之中，聽着財政赤字，有些驚駭。

短短的二十七分鐘，井木犴給紐約造成的直接間接損失高達百億，而且還滅殺部隊士兵兩千一百一十六人、平民二百七十三人，被他直接擊穿的坦克、裝甲車足有五十四輛。

這樣的戰績讓安納貝爾感到驚駭無比，她從來都沒想過平時和自己天天吹牛逼的那個井木犴竟然是真的牛逼。

“維克托副市長，請問你們請我來是要做些什麼？”

行走在大廈里，安納貝爾實在忍不住了，不由開口詢問道。

安納貝爾現在很擔心官府的人把她看做井木犴的同夥。

她可沒有井木犴那樣強大的武力可以殺出重圍啊。

“安納貝爾小姐，您是‘井木犴’冕下在人間的行走，我們這次是邀請您來到這裏，總統先生馬上會來到這裏，與您見面。”

維克托面帶微笑，看着安納貝爾緩緩開口說著，生怕安納貝爾有什麼不滿：“對於攻擊‘井木犴’冕下的事情，實在是有些誤會，紐約州長和軍隊指揮官做的決定，他們認為‘井木犴’冕下是趙佗那臭名昭著的罪犯，因此才下達了這樣的命令。”

此時此刻，安納貝爾才明白了白鷹軍隊是為什麼來的。

合著是趙佗的鍋啊？

當時的安納貝爾都險些懷疑是自己暴露了身份才引得白鷹軍隊前來，沒想到竟然是因為趙佗

“什麼情況？！”

“天天”

忽得，周圍傳來一陣驚呼，維克托皺了皺眉頭，輕聲詢問身旁的工作人員：“發生什麼情況了？”

那被維克托點名的工作人員輕聲道：“副市長先生，外面的天色突然變得一片赤紅，如同傍晚一般甚至還有過之而無不及。”

“嗯？”

維克托皺了皺眉頭，走到走廊的盡頭，望着被赤色染紅的天空，感到似乎有什麼不對勁兒的地方。

忽然，在維克托視線之中，猛然出現了一個小小的黑色影子。

“轟隆！”

與此同時，龐大的氣壓從天而來，天上的那道小小身影已經逐漸逼近紐約，身後還帶着一串流光，如同隕石天墜一般！

“呼～呼～”

此時此刻，安納貝爾感覺自己呼吸已經有些困難起來，而周圍的工作人員也出現了與安納貝爾類似的癥狀。

“什麼什麼情況”

安納貝爾靠在附近的牆壁之上，盡可能的進行着深呼吸，讓自己努力做到平靜。

一股股炙熱的感覺開始由天空向紐約市襲來，現在的氣溫已經不似即將入冬的天氣，反而與酷夏之時有數分相似。

就在此時，安納貝爾忽然想到了一個念頭。

一個讓她感到無奈的念頭。

“爾等可知，叛臣何在？”

天空之中，一股浩然神聖的聲音忽得傳遍整個紐約，這股聲音中帶着極強的壓迫感，有甚者甚至已經有癱倒在地上，就連安納貝爾也需要扶着牆才能勉強站立。

“朱朱雀神君？”

安納貝爾呼吸急促起來，她不由有些感到無奈，內心有些掙扎着，她萬萬沒想到朱雀神君竟然會如此的強大。

自己還沒有見到這位的影子，自己就已經有些喘不過氣來。

“嗯。”

還沒等安納貝爾反應過來，一個穿着紅色長袍的俊美男子便出現在安納貝爾身前，在這位身穿紅色長袍的俊美男子出現之後，整個長廊的氣溫瞬間上升數十度。

“啊！”

周圍的官府工作人員的皮膚已經被燙的爆皮，附近的人卑微的趴伏在地上，想走而又不好走，大汗直流，渾身都是汗水。

安納貝爾咽了數口唾沫，見那身穿紅色長袍的俊美男子出現在自己面前，她迅速反應了過來，連忙長拜道：“拜見朱雀神君，神君統御南方七宿，勞苦功高，此番下界必有要事，化外蠻夷之女必然會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安納貝爾的這番話語讓勝遇十分的滿意，勝遇點頭道：“善，你身上有井木犴的氣息，說說，井木犴去哪兒了？”

與此同時，勝遇的身後忽得出現了四道人影，沉默不語，跟在勝遇身後。

安納貝爾已經完全認出了這新出現的四人。

定然是井木犴常常掛在嘴邊的四大沙雕，軫水蚓、張月鹿、翼火蛇、柳土獐。

忽得，安納貝爾感覺到周圍的氣溫再一次開始上升，她連忙開口道：“神君大人，井木犴往非洲去了！”

“非洲？”

勝遇雙眸閃過一縷火花，一股大火瞬間瀰漫在整座大廈之上，氣溫爆表：“本君倒是見那井木犴一路往亞洲去了。”

場面一下子安靜了下來，整個大廈只剩下火焰熊熊燃燒的聲音。

安納貝爾，說謊了！

“額神君大人這這”

安納貝爾盡可能的想要編出什麼話語來搪塞過去，然而張了張嘴卻感受到了勝遇的威勢，半句話都說不出來。

“哼，你”

勝遇擺了擺衣袖，正準備說些什麼，忽得目光南移，望向遠處。

“一股令人厭惡的氣息南方有什麼？”

忽得，安納貝爾聽到了勝遇的詢問，錯不及防之下，安納貝爾當即開口道：“神君大人，南方是疾病與瘟疫之神的神降之地，有祂的行走降臨人間。”

“疾病與瘟疫之神”

化身為朱雀神君的勝遇若有所思的點了點頭，演技十分迫真：“有點意思。”

“今日本君心情不錯，饒爾等一馬，滾吧！”

勝遇淡笑一聲，隨手將燃燒大廈的火焰收回，安納貝爾以及維克托在內的眾多官府官員當即如釋重負，快速朝着走廊盡頭跑去，嘴裏大喊告退。

張月鹿上前一步，輕聲道：“神君，我們這便去追擊井木犴么？”

“你們四個去吧，順便把星日馬、鬼金羊一起帶回來，本君還有些事端，數日之後回來尋爾等。”

勝遇望着四神，不可置否的開口道：“不可濫殺無辜，盡可能和平解決，可知曉？”

“諾！”

# 第三百四十章 諸王並起

白鷹國臨近邊境的一座小鎮內，虞蘇安詳的坐在小鎮內的一家餐廳包間里，雙手交叉。

勝遇與山蛛坐在虞蘇兩側，為虞蘇喝。

“你們做的怎麼樣了？”

虞蘇端坐主座，隨意對着勝遇、山蛛詢問着。

勝遇與山蛛對視一眼，山蛛便開口道：“啟奏陛下，臣已經進一步掌控仙人掌國，在仙人掌國的地方大肆安插自己人，只要臣現在想，仙人掌國隨時都可以化為陛下您的人間神國。”

“你做的不錯。”

虞蘇點了點頭，稱讚了山蛛一句。

掌握一個國家可比覆滅一個國家要有利多了，這才是可持續發展，因此虞蘇才會對山蛛進行稱讚。

山蛛當即抱拳道：“謝陛下，臣一定會再接再厲，不負陛下所託。”

虞蘇又將視線轉移到了勝遇身上。

“啟稟陛下，臣一直都在處理南方七宿之事，如今已經處理好了軫水蚓、張月鹿、翼火蛇以及柳土獐四個星神，井木犴已經入了套，只余星日馬與鬼金羊未曾處理，不過臣已經命令軫水蚓等四星神前去處理，並不大礙。”

勝遇如實的開口稟報着，對着虞蘇開口說道：“臣辜負陛下期望，請罪。”

“兩個星神而已，不是什麼要緊的大事。”

虞蘇搖了搖頭，接着開口道：“朕突然召你們二人前來，是有要事。”

勝遇與山蛛立刻嚴肅起來，洗耳恭聽。

“我們在地球上已經呆了三十七天，換做在虞國，已經過了三百六十多天的時間了，這些天來虞國大事頻出，有羊氏稱王，是為羊國，正在积極備戰，欲跨江伐虞。”

虞蘇嚴肅地開口道：“地球只不過是變強的后花園，朕的基礎在於虞國，現在與朕回歸，前往虞國處理事務吧。”

“臣等敬受命！”

勝遇和山蛛當然不會因此而反抗虞蘇的命令了，當即恭敬地開口道。

虞蘇也不多比比，徑直開了自己的命格‘命運之門’，將包括自個兒在內的三人一同傳送回了虞國。

而此時此刻，剛剛錯好飯菜的服務員剛一進來，面對空空如也的包間，陷入了驚愕。

明明沒有人從這裏出去啊。

虞國，此刻冬季剛過，天氣還稍稍有些嚴寒，龐大的虞城容納數萬族人，讓族人不被冰凍。

在虞王蘇子安的帶領下，僅僅用了一年的時間，虞國很快就將都城虞城的城牆修建完畢，除此之外虞王安還改善了弓箭，培養了一批大概有五百人的弓箭手。

虞王安迫使所有的附庸部落族人盡數入了虞城，戰士統一調配，所有的圖騰戰士與巫盡數封官，大規模進行中央集權，只餘下五百戰士駐紮北方倀陰縣、一千戰士駐紮東方鈎縣，五百戰士駐紮南方鹿縣。

當然，這三處名為縣，實為軍事堡壘，並無一民處於那裡。

虞城都城內駐守戰士多達四千餘，總兵力空前強盛。

“陛下，禹都金來報，羊國士卒已經開始伐木為舟，時刻準備伐我國。”

虞國的祭祀台廟中，虞蘇淡淡聽着倀虎稟報着情報，微微皺了皺眉：“有羊氏有幾多神靈？”

“三位，一是三首白羊、一是螢蟲、一是飛荊。”倀虎回答道。

行吧，都沒聽說過。

有羊氏的三位供奉神靈虞蘇都沒有聽說過大名，山海經中也未曾記載，或許只是菜逼，也或許超級強大。

“天下格局如何？”

虞蘇接着詢問道：“莫要告知朕你不知道。”

隔着命運之門，虞蘇沒辦法詢問太多問題，此番回歸自然要問個仔細。

“中原之上，有熊氏部落聯盟稱立軒轅國；烈山氏部落聯盟立神農國；九黎部落聯盟立九黎國。”

“東夷之地，九陽金烏氏建萊國，青陽氏部落聯盟建陶國。”

“南方隱隱傳來消息，似乎多了個荊國、昌國和越國，臣無能，西方只知有一殷國，不知其他。”

虞蘇聽着倀虎的彙報，明顯就是一愣。

而在一旁侍奉的山蛛和勝遇也是一臉茫然。

怎麼回事兒啊，一年前一點消息都沒有，一年之後天下突然多出來這麼多的王、這麼多的國。

中原有軒轅國、神農國以及九黎國；東夷有萊國、陶國；南方有荊國、昌國、越國；西方只知道有個殷國，至於北地啥也不知道。

加上旁邊還有個羊國以及其他什麼亂七八糟的國家，估計最起碼有不下二十個國家了吧？

“當初有虞氏稱王也只不過是小打小鬧之舉，卻沒成想這稱王的越來越多可能是其他部落之人不甘居於人下罷，因此索性稱了王，國家運行方式或許與部落制並無不同。”

虞蘇在心中下意識的已經猜出了當前諸王並立大多數國家的情況，別的不說，陽野的有羊氏稱羊王號羊國，肯定就是跟風的。

自己真正的對手，應該還是那幾位。

“我們也該伐木為舟，準備攻打陽野了。”

虞蘇接着開口吩咐道：“去通知禹都金一聲，如果期間有有羊氏欲渡河，給予一些規則之內的阻攔。”

倀虎抱拳道：“是。”

不說別的，虞國現在在蘇子安的帶領下，國力強盛，羊國就算再怎麼強，也不在話下。

部落的衝突，神靈不可親自下場，只能給予一下幫助，比如羊國過河之時禹都金掀起風浪，倀虎令倀鬼陰兵作戰這些都是在規則之內。而規則之外的，就是虞蘇親自出手，抬手覆滅整個有羊氏部落，這就是規則之外。

若是這樣做，不僅僅會讓其他神靈厭惡，天地也必然會排斥規則之外的神靈，登上天帝位的概率會大大降低。

“朕相信蘇子安，他會給朕帶來驚喜，讓朕看到他囤了一年有什麼手段。”

一個現代的總裁在一個剛剛建立起來聞名的國家當實權國君，或多或少也會給虞蘇帶來一些驚喜吧？

在部落君主這一方面，虞蘇不可能會比其他國家要遜色。

因為在天帝爭奪戰期間，虞蘇的每一位君主都會在地球挑選出色的‘穿越者’。

至於為什麼每一代只有一位地球‘穿越者’主要就是為了防止’穿越者’之間彼此互相殘殺，反目成仇。

ps：月底了，各位別給我投月票了，留着去搶月票紅包吧，我要月票也沒啥用，我月票排名就沒進過一千強，還不如讓你們多拿點起點幣。

# 第二百四十一章 河神託夢

“大王，木舟已經基本準備完成，您隨時可檢閱我虞國將士。”

虞城內的一處樸素的房屋內，虞心對着虞王安行禮開口道：“我軍四千將士已經迫不及待的想要攻打羊國，收復我有漁部落的故土失地了。”

“漁邛願率七十有漁精銳，當頭陣，擊羊軍！”

年過四十依舊身材魁梧的巫咸漁邛站起身來，對着虞王安拱手道：“末將一定大破羊國，擒羊王叔於大王岸前。”

羊王，名為羊叔，乃有羊氏族長，羊國的君主。

漁邛已經是肆巫級別的巫咸，原本虞王安想讓漁邛入鄉隨俗，改姓虞，並且加封縣大夫官職，卻沒想到漁邛竟堅持以漁為姓，並且請命為將軍，並不想當大夫。

虞王安也不強求，便讓漁邛做了將軍。

反正有虞有漁是一家嘛。

“不急。”

虞王安搖了搖頭，頗為嚴肅的看向虞國群臣，開口道：“知己知彼方能百戰不殆，此乃謀國之策，不可操之過急。”

“鹽鐸都尉那邊如何，可有消息？”

“大王，鹽鐸都尉如今已經開始返程，不知何時才能到達，根據速度計算，大概四十天後便可歸來。”

大祭司虞靖開口解釋道：“南方的昌國已經決定斷了和我們的往來”

“好一個昌國，寡人記住了。”

虞王安眼神中閃過一縷異色來，微微點了點頭，接着道：“羊國內部如何，可探出羊國如今有多少人口、多少兵馬、城池幾座？”

負責情報管理工作的大長老虞夙微微眯了眯眼，開口笑道：“大王，據斥候來報，羊國有民十萬，兵八千，至於城池斥候只看見了一個石牆建築，可能只有一個罷。”

“兵八千”

虞王安點了點頭，雖然自己只有六千五百左右的兵力，但也不虛羊國。

此時此刻，這一年以來地位頗為尷尬的鹿氏族人鹿祥忽的站起身來，對着虞王安開口道：“大王，有一條最新的消息，根據鈎縣大夫鈎隱大巫的報告，兩日前羊國試探性出動一百餘人乘木舟過河，河面忽的捲起大浪，讓羊國平白無故折損了一百餘戰士陽水之險不可不防啊。”

聽到鹿祥的彙報，虞王安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這陽水之險若是用於防守，那可真是地利人和，無往而不利，但這陽水之險也阻止着虞國想要進攻羊國啊。

“今日且散朝，諸位愛卿稍作歇息，寡人明日會給諸位愛卿一個答覆，是戰是守。”

沉思片刻后，虞王安也不敢下達最終的決定。

他雖然被冠以‘天命之子’的名頭而成為了虞王，但其實他是很沒有安全感的。

有虞氏的族人敬重他，其他部落的族人畏懼他，他是全虞國的王。

但所有的人都不知道，蘇子安內心真正的想法卻每天都是提心吊膽。

這是個有神力的世界，有人武藝超凡，有人巫術通神，而蘇子安什麼都不會，雖然戰士、巫皆聽命於他，但蘇子安每夜做夢都會擔心有人割了他的腦袋。

虞王安從這簡陋的屋子里率先走了出來，身後跟着的是虞國的‘文武百官’，雖然看起來有些寒酸，但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大王！”

街頭巡邏的戰士見虞王安帶領一眾‘文臣武將’从里面走了出來，當即對着他們熱情的喊着，虞王安也微笑着進行回應。

雖然虞國已經進行了一年的封邦建國，但人們的思維方式還是停留在部落制里，還沒有對封建制產生習慣。

虞王安每天要做的，就是拉攏人心，盡可能的讓所有的族人對自己都沒有什麼怨言。

繞過幾個房屋之後，虞王安才來到了自己的‘王宮’，一座用石頭堆積而成，勉強帶了一個花園的屋子。

與其他族人、文武大臣的屋子相比，大王的屋子僅僅是佔地面積大了一點五倍且有了一個花園而已，並沒有其他什麼稀奇的地方。

“古時的君王哪兒有比我慘的？”

虞王安自嘲一聲，推開了自家的門，悠悠入內，再一次的開始懷念起地球的生活來。

地球的生活才是好啊，這裏的生活唉。

“安兄長，今天講故事嗎？”

忽的，屋子里傳來一個稚嫩的聲音，緊接着一個小小的身影跑了過來，抱着虞王安的小腿，露出虎牙怯怯的開口說著。

那女孩看起來似乎只有四五歲的樣子，她有一雙晶亮的眸子，明凈清澈，燦若繁星，有着一對可愛的虎牙，眼睛彎的像月牙兒一樣，彷彿那靈韻也溢了出來。

“是願願啊，你怎麼來這兒了。”

虞王安蹲下身子，輕輕撫摸着小女孩的小腦袋，笑着說道：“今天想聽什麼故事？”

這名女孩便是虞願，是第一位天命之子，因為蘇子安當初降臨有虞氏時用的身份也是天命之子，因此自然而然就讓有虞氏的族人們認為此二者是一家的。

虞願便開始稱呼蘇子安為兄長，並且總喜歡往虞王安這兒跑，聽虞王安講一下地球的童話故事。

當然，由於虞願長得確實玉琢粉嫩、乖巧可愛，虞王安也挺喜歡這個小女孩，因此也就認下了這個妹妹，講一些故事給她聽。

“我要聽小豬佩奇的故事！”

“好吧，今天我們來講小豬佩奇的故事。”

時間很快就流逝，眨眼間天色便已經有些蒙蒙黑，虞願也被其母親喚回家吃飯，而屬於虞王安的晚餐也被送到了房內。

虞王安將晚餐食用完畢后，閉目養神，開始思考着如何對陣羊國。

可能是太過勞累的原因，虞王安竟就這樣的睡着了。

在夢中，虞王安隱隱約約感覺到有一股虛影附件徘徊，緊接着在虞王安的夢中便出現了一道遼闊的大河，他本人就站在大河之畔。

就在這時，他忽的發現了一個神似小魚人的生物站在水面，盯着自己。

“吾乃陽水河神，聽命於天帝陛下，爾虞國可自行跨河攻羊，吾不會阻撓！”

說罷，一陣神風閃過，虞王安從黑夜中驚醒。

他看了看四周，彷彿一切都沒有發生過。但那濕漉漉的上衣告訴虞王安，這一切都是真實的，陽水河神託夢於其，助虞滅羊。

# 第二百四十二章 紅石大夫

“諸位愛卿，寡人以陽水河神之令，奉天伐罪，必破羊國！”

虞城的早會上，虞王安一掃昨日的不安，充滿了雄心壯志，對着眾人開口道：“我大虞有神靈庇佑，此戰必然會收服陽野，制霸中原。”

“是！”

主戰派群情激揚，大聲回應着虞王安，而主守派也只能不甘稱是。

主戰派大多都是由原有虞氏部落與原鈎矛氏部落的族人組成，號稱要打回族地。

主守派則是以原倀陰氏部落與金鹿氏部落為主，他們的心態一直都是在自家的這一畝三分地里，沒想過擴張領土。

虞王安見群臣並無異議，接着開口道：“我國目前舟艦有多少，可容納多少人？”

大長老虞夙不慌不忙地開口說道：“大王，我國目前有木舟一百三十九，每舟可容納十人。”

“一千三百九十人一次，大軍需要三次才可以全部轉移。”

虞王安皺了皺眉頭，緩緩開口說著：“繼續督造，直到可以容納我軍四千五百人為止！”

虞王安可不能把希望寄托在這一百三十九艘木。

畢竟如果舟少了，戰敗逃跑都沒那麼多的船可以逃跑。

敵人可不會傻獃獃的等着你一次又一次的將隊友運走。

更重要的是，如果一直沒有將主力部隊運過去，很有可能會造成葫蘆娃救爺爺的場景，一波一波的送。

“是，大王。”

虞心立馬抱拳拱手道是，緊接着‘文武百官’們開始商討戰術如何在第一時間擊潰羊軍。

“羊軍未有陽水河神庇佑，數次不能過陽水而伐我，長久以往之下，羊軍必然會認為我軍亦然無法渡河。”

虞心指着擺在眾人面前的簡陋地圖沙盤，開口講解道：“我們現在做的，就是要等。”

“一是等待我軍的木舟製作完成，二是等待羊軍試探陽水，筋疲力竭之後。”

虞心指着龐大的陽水，開口微笑道：“我軍渡過陽水后，直奔此地，擊潰駐紮於此的羊軍，在此設伏，引敵軍來援，一舉殲滅。”

“與各個羊國附庸部落商合，順我者昌，逆我者族滅。”

虞心緩緩開口，講述着自己的戰術，侃侃而談。

這一年中，虞心又經歷了兩個夢境，其中有一次他化身為霍去病身旁小卒，隨霍去病突擊匈奴王庭，此等戰術歷歷在目，自然熟讀於心。

只不過虞心發現，自己經歷夢境的次數越來越短了。

最初大概每逢三十天便會經歷一次，現在可足足需要六個月的時間才會經歷一次。

不過現在的虞心可不在乎，因為他已經熟讀兵法，一切瞭然於心。

又商量一陣后，虞王安頗為滿意地點了點頭，對左右道：“退朝，諸卿散了罷。”

“諾！”

眾臣聞言，紛紛隨虞王安散去，而大長老虞夙也連忙朝着虞城之南走去。

“大長老，您尋我何事？”

城南，鹽冥主動上前，對着大長老長拜道：“城南一切正常。”

鹽冥是有鹽氏如今的翹楚，為鹽鐸之後有鹽氏中官職最高的，擔任南門守將，統三百多人。

同時，木舟製造也是由鹽冥負責。

也鹽冥，緩緩開口道：“大王今日下了詔令，片刻之後就會有城內戰士來尋你，大批製造木舟。”

鹽冥聞言愣了一下，隨後試探性的小心翼翼道：“大長老，是否是伐羊？”

“嗯。”

虞夙點了點頭，嚴肅道：“我虞國與羊國必有一，遲早的事兒，你且做好手頭上的工作吧。”

“大長老，末將請戰！”尷尬了？

鹽冥立馬興奮起來，開口喊道：“末將已是七十七道血紋的血紋戰士，被列入圖騰戰士候選，必然會斬敵建功！”

這一年來，倀虎給了有虞氏增了四位圖騰戰士，分別為虞心、道布、鈎猛、康勛。

除此之外，虞國還有康啼、康延、康湛、鹿飯、鹿珍、重虯、重榭七名圖騰戰士，共十一位。

其中以原金鹿降卒為主，由於是降卒，因此鹿飯、鹿珍、重虯、重榭四人皆鎮守着南方鹿縣，平時不在虞城，虞城內僅有鹿祥一人。

巫的方面，虞國有偽壹巫羅虞夙、壹巫祝虞靖、叄巫咸欒勤、肆巫咸漁邛、陸巫覡鹿鞍、伍巫覡鹿祥、貳巫祝鹿紡、陸巫祝鈎隱、陸巫祝康兆、肆巫羅康彌，共十位，小巫七位，大巫三位。

貳巫祝鹿紡是負責紡織的巫祝，因此一直都沒有出現在視野之中因為他在織布。

而肆巫康彌則是擁有一隻鼠王的老巫羅，在青南北方可以召集一支數千老鼠的動物軍隊，對敵人進行攻擊，因此肆巫康彌便與康兆大巫一同鎮守倀陰縣。

“我知道了，屆時我會盡可能的安排你進攻而不是駐守。”

虞夙點了點頭，鹽冥畢竟是自己的人，需要多給好處：“我會讓道布來幫你，千萬要在二十天之內修建完所有的木舟！”

“是，請大長老放心，二十天內我一定會完成任務的！”鹽冥信誓旦旦地開口說道。

寬大的石頭宮殿內，火堆之中燃燒着溫暖地火焰，地上鋪着虎皮、豹皮製成的地毯，一個滿頭白髮的老者穿着純黑色的粗製衣物，癱坐在王座之上。

“王，我們的舟又翻了。”

王座之下，一個穿着獸皮的魁梧壯漢苦笑一聲，開口道：“陽水的浪太大，戰士們過不去。”

“虞國怎麼樣？”

羊王叔眼神微微眯了眯，並沒有什麼太大的情緒起伏：“他們的舟能過來么？”

那身材魁梧的大漢想了想，如實開口道：“也不能，他們似乎早就知道了這個消息，在陽水對面駐紮了很多的戰士，似乎是防止我們過陽水。”

羊王叔冷哼一聲，開口道：“哼，虞國就是有漁部落的餘孽，他們當然知道過陽水如登天。”

“行了，既然過不去我們就南下，去攻打火石氏部落，兵三千，民數萬，待繞一圈后再去伐虞國。”

魁梧大漢當即開口喊道：“王，我們的戰士已經開始向南進發，請您放心，我們必將得勝歸來。”

羊國將近五千名戰士開拔，朝着南方行進而去，行進了數天，他們才從陽野地區離開，抵達了一個完全陌生的地獄。

這塊地區很小，大概只有陽野的一半，他們此行攻擊的目標並不是之前宣傳的虞國，而是一個名為火石氏部落的地方，因此這片地區也被稱作火石地區。

但是對羊國的戰士而言，並沒有什麼區別，反正都是打仗，殺就完事兒了。

各種千姿百態的古木奇樹在兩側林立，羊國的戰士們小心謹慎的躲避着一切。高聳入雲的參天大樹，有的樹榦樹枝上發出的氣生根從半空扎到地里，漸漸變粗，成為支撐樹冠的支柱根，形成了獨木成林的奇特景觀。

在這樣的原始森林里行走卻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林子里潛伏着各種奇異而危險的動物、有大量傳播疾病的昆蟲，植物上總是爬滿了咬人的大螞蟻。地面潮濕的樹恭弘=叶 恭弘層下經常是又滑又軟的泥漿和腐爛的木頭。一團團的藤蔓和亂七八糟匍匐的植物使行走變得更加困難，再加上林子里悶熱異常，身陷其中的人不久便會滿身大汗。

忽的，樹林之中猛然間升起了濃濃的煙霧。

“怎麼回事兒？”

羊國的領軍圖騰戰士皺了皺眉，不知為何會突然升起煙霧。

“吼吼吼，吼吼！”

森林中，忽然響起一陣亂叫，緊接着從煙霧繚繞的林子里衝出無數裸身赤足的戰士，朝着羊國戰士發動進攻！

不僅如此，陰風吹過，羊國戰士前方突然出現數百陰魂，一起朝着羊國軍隊發動進攻！

“敵襲！”

一個嗓門大的圖騰戰士大聲喊着，率領戰士開始倉促應戰。

一時之間短兵相接，與那些突然衝出來的裸身戰士打成了一團。

“殺了羊頭，紅石永不為奴！”

忽的前方喊出重重的口號，羊國的圖騰戰士楞了一下，他聽不懂前面的口號是什麼：“后軍變前軍，撤出叢林，快！”

羊軍開始迅速的撤出叢林，那些赤身的戰士也沒有繼續追擊，而是見好就收，繼續隱匿在樹林之中。

撤出叢林的羊軍開始清點損失，這讓羊軍的領軍圖騰戰士羊赦臉色有些陰沉。

錯不及防之下，他竟然折損了六百餘人！

這可是全軍的十分之一還多！

與此同時，不遠處的天邊，紅石部落的圖騰神靈，紅石化神自詡紅石神的神靈與倀虎並列而戰立，對着倀虎感嘆道：“閣下說的果然沒錯，這羊國竟然來打我了。”

幾日前，倀虎來到紅石部落，與紅石神面對面交談，最終在此地設伏，倀虎也招來倀鬼作戰。

紅石神對自己部落有幾斤幾兩還是清楚的，他知道自己完全不是羊國的三個神靈的對手。

“如何，加入虞國，天帝陛下言，給予貴部落完全自主權，並且命貴部落的部落首領為紅石大夫，代虞王戍守紅石地區，虞國並不會插手任何事情，而天帝陛下只需要閣下效忠，不會要閣下的命格。”

沉默片刻后，紅石神長嘆一口氣，對着倀虎道：“好，我願意效忠天帝陛下！”

掛個名而已，自主權還是自己的，虞國還能幫自己打羊國，沒什麼問題。

# 第二百四十三章 討伐羊國

“該死的紅石部落，竟將我軍困在此地。”

羊赦表情猙獰了起來，他看向前方煙霧繚繞中的樹林，眼神中充滿了憎恨，同時也有些犯難。

羊國戰士對這裏人生地不熟，並沒有紅石部落的戰士了解，而且紅石部落的戰士龜縮在這煙霧繚繞的樹林之中，也不出來，讓羊國戰士很是被動。

最關鍵的是，羊赦還無法繞過這片樹林，因為紅石部落的戰士都在裏面躲着，他們此行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剿滅紅石部落。

一連三日，羊赦皆帶着羊國戰士在外交戰，時而突擊騷擾，結果卻強差人意，傷亡慘重。

事到如今，羊赦只能下達一個他很不想下達的命令：

“準備點火，把這片叢林燒好光，紅石部落的戰士肯定會出來！”

放火燒山，牢底坐穿。

雖然這是原始社會，但火焰不可控，貿然放火燒山很有可能會引火自焚，把自己也給燒死玩完。

但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了，事到如今也只能這樣辦了。

一切的如何，都要看天命如何行事。

“是，首領！”

羊國的戰士們很快就開始點燃火焰，順着草地朝着樹林去燃燒起來。

天邊之側，見樹林燃起火星的火石神大驚，連忙施展神力捲起風來，想要將這風吹往羊國陣地去。

誰知紅石神的神力竟毫無用處，風力被另一股來自羊國的神力所抵消，火勢繼續恢復原樣，並沒有任何的變化。

“火勢兇猛，還是先讓火石戰士退回來，留下本神的倀鬼之兵，騷擾羊國吧。”

倀虎見狀，只得開口講道：“徐徐圖之，莫要想這一舉擊潰敵軍。”

“上神所言極是，我這便降下神諭，令紅石部落的戰士後撤。”

紅石神巴不得出現這樣的好事，當即點頭稱是，隨後開始降神諭去了。

倀虎望着紅石神的身影，嘴角微微勾起一抹笑意，似乎有着什麼特殊打算。

倀虎之所以出現在紅石部落，純粹是想要利用紅石部落為虞國拖延時間，讓虞國在有限的時間內盡可能的快速打造出木舟來，趁着羊國大軍不在國內的時候，用來跨河攻羊。

所以，他可不想讓紅石部落被羊國滅的太快，因此才出現在這裏，和紅石神約法三章。

同樣，他也不希望紅石部落快速的打退羊國，如果羊國無功而返，勢必會將實現再一次瞄向虞國。

有輸有贏，保持僵持的局面，這才是倀虎喜聞樂見的事情。

所以倀鬼會殺死一部分的羊國戰士，但倀鬼阻攔不了羊國的腳步，紅石部落還是會面對羊軍的進攻。

濃煙起千里，樹木盡被焚毀，羊軍的運氣也不錯，火攻的方向也沒有差錯，火焰並沒有向羊軍這邊蔓延，只是一路蔓延至盡頭，火焰仍未停歇。

“沖，殺死紅石部落的戰士，為大王盡忠！”

羊赦見狀，哈哈大笑一聲，緊接着提着自己的長矛，一指前方已經被燒毀了的叢林，大喊着，隨後一馬當先的沖了過去，身先士卒。

“吼！”

倀鬼藉助濃煙凝聚出身形，阻攔在羊赦面前，發出陰森恐怖的吼叫聲。

“區區鬼魅也敢攔我軍陣？！”

羊赦看都沒看一眼，一矛穿過，瞬間將一切阻攔在自己面前的倀鬼打的煙消雲散，繼續朝前方攻去。

“殺啊！”

有着猛將羊赦帶隊，羊國的戰士士氣如虹，一鼓作氣擊潰倀鬼大軍，倀鬼大軍近乎團滅！

虞國虞城，虞王安望着已經製作完成的四百一十多艘木舟，滿意至極，開口詢問道：“此等木舟都可以渡河么？”

“大王，都可以。”

負責監造木舟的鹽冥當即開口道：“都已經下河試驗過，沒有問題。”

“非常好。”

虞王安滿意地點了點頭，對着鹽冥笑道：“鹽冥，你想要什麼獎勵？寡人會盡可能滿足你的。”

鹽冥聞言，當即大喜，單膝跪地喊道：“大王，臣想要率三百戰士，為先登軍，為大王奪取羊城！”

“漁邛將軍已經請命，寡人也已經應允，鹽都尉做不成先登了。”

虞王安搖了搖頭，還沒等鹽冥表現出失望的表情，他又道：“不過寡人可以令鹽冥都尉緊隨漁邛將軍之後，為第二梯隊，攻打羊國！”

“多謝大王，末將願為虞國效死，願為大王效死！”

鹽冥豪氣衝天，彷彿勢在必得，必然會建功立業，斬將奪旗。

虞王安滿意的點了點頭，開口道：“士氣如虹，虞國必勝。”

“請諸君，我等要商議攻羊之事了。”

虞王安點了點頭，微笑着對着身旁隨着自己一同來的大長老虞夙道：“羊國有兵八千餘，不可小覷。”

他們並不知道，羊國已經調走了將近六千多名戰士去攻打紅石，也不知道剩下的一千餘名皆為老弱病殘之輩。

實際上，虞王安也不知道自己的領土莫名其妙擴大了近三分之一，多了一個紅石大夫。

而紅石部落的首領自然也不知道自己此時已經成了虞國的紅石大夫。

虞國的‘滿朝文武’均已經被集結到了虞城最中央的那一座破草茅房子里，進行朝會。

“木舟已有四百一十餘艘，我國的糧草也已經充足，就算沒了戰士，維持五十天的生機也不成問題。”

虞王安開口，對着所有的‘文武大臣’說著，同時又道：“目前城內奴隸有一千一百多，寡人已經分命其眾處理務農、屯田、修築城牆之事。”

這個時代的奴隸是最慘的，每天干一些臟活累活，還要種地，最後收成的莊稼和他們半毛錢關係都沒有，打仗的時候甚至還會有把他們拉出來充當炮灰的時候。

“如今萬事皆已具備，只差最後的一句話。”

說到這裏，虞王安從自己那簡陋的王座上站了起來，環視一眼眾大臣，緩緩開口道：“我們打不打？！”

“打！”

大將軍虞心高聲喝道，同時站起身來，開口道：“眾所周知，我虞國前身乃有虞氏，也是有漁部落，出自陽野。”

“昔日，有羊氏殺我族人奪我家園，時至今日卻仍舊想伐木為舟、渡陽水攻我。”

虞心頓了頓，隨後大喊道：“此等血汗深仇，我虞國子民未曾忘記，我虞心未曾忘記！”

“末將請戰，討伐羊國！”

隨着虞心的大喊，有虞氏集團的‘文臣武將’同時喝道：“臣請戰，討伐羊國！”

其餘文武見狀，也就只能附和。

虞王安將一切都收入眼底，微微點了點頭隨後開口道：“善，還請大將軍為將，漁邛、鹽冥為先鋒，發兵四千，討伐羊國！”

虞心信心滿滿，冷靜的開口道：“末將必然斬羊王叔，將羊王叔之首級呈於大王案前。”

虞王安看着虞心，凝視許久后，點了點頭，開口道：“散了吧，明日寡人親自為諸位將軍壯行。”

“陛下，那有羊氏的三首白羊果然來尋微臣，想要微臣行些方便，令羊國士卒可過陽水。”

陽水河地，禹都金站在虞蘇身旁，陪笑道：“微臣當時說考慮片刻，如今正在思索該如何回復。”

“虞國的木舟已經刻造完成，山蛛、勝遇已經開始叫陣，要與螢蟲、飛荊以及三首白羊一決勝負。”

虞蘇緩緩開口說道：“你要做的事，就是放虞國的木舟過河，並且在關鍵時刻，攻擊螢蟲、飛荊、三首白羊的任意一個。”

虞蘇將倀虎派去了紅石部落，自然有自己的一番算計。

中原大戰已經陷入了膠着的地步，隨時都有可能爆發一場“逐鹿之戰”，中原歸屬結束，因此虞蘇要盡可能的壯大虞國勢力，免得中原大戰結束后只能引頸受戮。

虞國破羊國之時，可與紅石部落前後夾擊。

滅了羊國后，虞國又可以順應大勢收復紅石部落，隨後又可以以紅石部落為跳板，攻打昌國！

亦或者，虞國也可以選擇向西開疆擴土，面對數百個小部落，收復一個又一個的山神，穩固天帝之位，與中原相爭。

當然，這一切的前提都是虞國能將羊國滅掉！

陽水河神禹都金雙眸閃過一縷光芒，單膝跪地，對虞蘇恭敬道：“請陛下放心，微臣一定赴湯蹈火，為陛下的天命大業獻出一切！”

“很好。”

虞蘇微笑着點了點頭，視線看向西方，彷彿已經看到了羊國三神聚集在一堂，商討着攻打紅石部落。

他們的神情動作，就好似獵人看到了獵物一般，已經吃定了紅石部落。

殊不知，他們自己也已經成了其他獵人眼中的獵物。

虞蘇又看向北方，那中原的上空之中，一朵又一朵的血雲凝聚，壓抑的氣息將整个中原地區籠罩在其中，彷彿一場大戰即將打響。

見此狀，虞蘇知道，留給自己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無論那最後一場戰爭究竟是不是逐鹿之戰，九黎、烈山、有熊三大強盛部落之間的最後決戰恐怕即將展開。

天下格局，要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了。

# 第二百四十四章 陽野之戰（一）

原本混濁的陽水河面此時就像絲綢一樣柔和，微盪着漣猗。

虞軍戰士將木舟推下陽水，開始朝着陽水對岸爭分奪秒的劃去。

水面盪起點點波瀾，水流向開始相助虞軍，讓他們的速度更快。

“羊國的戰士去哪兒了，這裏竟然沒有駐兵”

已經抵達對岸的漁邛望着附近的地勢，有些沉思：這和他想象中的搶灘登陸不太一樣。

“漁邛將軍，我們先鋒四百多人已經過了陽水，虞心大將軍言，讓我們在四周警戒，搜尋羊國駐軍以及打探陽野地圖。”

剛剛從木舟一躍而下的鹽冥快步來到漁邛身旁，開口道：“漁邛將軍，您看如何？”

“陽野乃吾家，我對這裡是無比的熟悉，自然知道這裏的情況。”

漁邛微微一笑，接着開口道：“命令戰士，從前方的叢林開始警戒，我們在陽水岸邊安營紮寨，待全軍過河之後，我們以先鋒，攻打北面兒的一個部落，蘋部落。”

漁邛在有漁部落被滅，流亡期間，近乎每天晚上睡夢中都會夢回陽野，在這片土地里暢遊。

他對於這裏的情況是熟讀於心的。

蘋部落，當年有羊氏的附庸之一，戰士大概有四五百，族人上千，在陽野也算是一個響噹噹的部落，

蘋部落一直宣稱中立，但在有羊有漁戰鬥的關鍵時刻突然背刺，導致

有漁部落大敗，蘋部落算是罪魁禍首之一。

“是！”

鹽冥立刻吩咐下去，在沒有任何阻攔的情況下，虞國的攻羊部隊四千餘人全部過河，大將軍虞心也抵達了對岸。

“漁邛將軍。”

虞心微笑着朝着漁邛點頭，隨後道：“便按照您的計劃，您率領一部偏師攻打羊國的各個附屬部落，而本將則是率領大軍在此地安營紮寨，震懾羊軍主力。”

“大將軍所言極是，末將領命。”漁邛點了點頭，雖然年過四十但也依舊充滿熱血。

緊接着，虞心開始了他的第一項命令：讓整個陽野都遍布着虞國的斥候。

無論是原始社會還是現代社會，信息戰都是極為重要的，知己知彼方能百戰不殆，這句話無論在任何的時候都是有用的。

翼部落的族長裸方才睡夢中醒來，就聽到了有腳步聲不斷朝着自己的方向迫近。

“這些羊國的戰士太可惡了，又來要肉。”

裸嘀咕了兩聲，有些不情願的從草堆里爬了起來，圍了獸皮，開始準備前去收拾肉食供給羊國戰士。

翼部落在陽野並不大，與蘋部落相差無幾，甚至還有所不足。

蘋部落因為在幾年前建立了功勛，因此全族遷移到了羊城裡去居住，而蘋部落原本的領地就歸了翼部落。

誰讓翼部落當初在戰鬥中始終保持中立看戲的狀態呢？

族長裸嘆了口氣，部落里已經沒有多少食物了，部落里的成年男子也都已經被羊國帶走，說什麼去攻打其他部落了。

他們只有二百戰士，全都已經被羊國的那位圖騰戰士羊赦給帶走，不知道去打哪個部落。

裸準備就緒后，老老實實的來到部落最前沿的空地，大聲說道：“羊國的戰士們，翼部落已經準備好了”

不然，裸的話語戛然而止。

眼前的戰士們，身上充滿着一股殺氣，手中持着各種奇形怪狀的武器，裸從來沒有見過。

更重要的是，那飄揚在木杆上的獸皮彰顯出一個不同尋常的訊息。

這支戰士，並不是羊國的戰士！

這裏難道不是羊國的領土嗎，為什麼會出現其他部落的戰士？！

裸顫抖着身子，心中忍不住的胡思亂想着，同時將頭深深地埋藏在地下，低眉順目的喊道：“翼部落族長裸見過各位戰士大人，翼部落願意將所有的東西都供奉出來，希望各位戰士可以繞過我們一命。”

裸明白，在沒有戰士的情況下，翼部落就是一個光着身子的女人，什麼都幹不了。

而且看到面前這些戰士的規模，裸知道，恐怕自家戰士在場，也並沒有什麼辦法，頂多為對面的助助興、多死些人而已。

漁邛從戰士群里站了出來，望着跪伏在地上的裸，眯了眯眼睛，用着陽野的語言開口道：“你們是翼部落？部落有多少人？戰士多少？原本在這裏的蘋部落呢？”

“我們是翼部落，部落現在只有六百人，戰士原本有二百個，現在已經全都被羊國納入，沒有了。”

裸老老實實的回答：“原本在這裏的蘋部落因為有功，因此全族遷移至羊城裡了。”

漁邛皺了皺眉頭，緩緩開口詢問着：“你們只有六百族人，是如何供給了二百名戰士？”

翼部落他是知道的，只不過距離有漁部落比較遠，漁邛不太了解這個部落。

“我們部落本來有二千多個族人，後來被羊國抓走了很多，說是去羊城當奴隸。”裸繼續開口，十分配合漁邛的工作。

“我且問你，羊國的戰士都去哪兒了，為什麼我軍一路一個人影都沒有看見？”

漁邛點了點頭，看了鹽冥一眼，隨後開口道：“我等乃虞國戰士，此番跨陽水而來，便是要攻打羊城，殺羊王叔。”

虞國！

裸的身子顫抖地更加厲害了，他連忙道：“聽說羊國把戰士都集結起來，去打其他部落了，我不知道他們去打哪個部落了。”

對於虞國，裸還是略有耳聞的。

畢竟之前養過一直在伐木為舟，目的就是攻打虞國。

對於虞國的傳聞，自然而然在陽野各個附屬部落里流露出來。

什麼虞國有一個萬年難得一見的美人，因此羊王才會伐木攻打虞國。

又說什麼虞國有一種神奇的水果，吃了之後可以延年益壽、力大無窮。

只隔了一個陽水，虞國已經被陽野的部落腦補成了地上天堂一般的地方。

漁邛了解完一切后，滿意的點了點頭，隨即開口詢問道：“你可願歸降虞國？”

“願意願意！”

裸連忙開口說著，同時又道：“我還可以帶領各位戰士，去攻打其他羊國的附庸部落！”

# 第二百四十五章 陽野之戰（二）

漫山遍野之間，虞字旗幟隨風飄揚，圍在虞字旗幟下的除了四百餘虞國先鋒之外，還有六個部落的族長。

這六個部落的族長都已經歸順虞國，願意反戈，歸於虞國治下。

漁邛與鹽冥用了一天的時間，什麼都沒幹，基本上就是收攏降卒俘虜去了。

沒辦法啊，這些附庸基本上就是望旗而降，根本就沒有一個想要抵抗的。

真正羊國親信都已經被遷移到了羊城內，羊城之外的皆是一些奴隸部落，平時受羊國欺壓。

別說現在沒有戰士，就算是有他們也不會反抗虞國。

“那就是羊城！”

翼部落的族長裸小心翼翼地趴在一個山坡上，指着前方的石牆圍繞的建築，小聲開口道：“羊王就在裏面。”

“這一路上空無一人，羊國的守軍可能全在城中”

漁邛凝視城牆，目光微微閃過，隨後撤回，道：“你們回營寨，面見大將軍，向大將軍言明情況！”

漁邛已經完成了自己的任務，陽野之北的六個部落已經願意歸順虞國，接下來要做的便是等待攻城了。

四百戰士緩緩退去，很快就消失在附近，開始朝着陽水登陸之地行進而去。

六大部落的族長湊在一起，神情中充滿了激動，他們已經看到了霞光。

倘若幫助虞國擊敗羊國，那麼住在羊城裡的就不是有羊氏的那些親信，而是他們了！

至於原本有羊氏的親信哼哼，當奴隸去吧。

四百人疾行，用了一天的時間，他們抵達了陽水附近，被巡邏的斥候發現，開始前往拜見虞心。

虞國僅僅度過陽水只有兩日的時間，但陽水之畔的營地已經做得初具規模，一個又一個的拒馬被安插在地面上，簡陋的營地已經初具規模，獸皮基本上都被製作成了簡易的帳篷，四千多人調動一同，整個營地有些亂鬨哄的。

按理說，這裏應該很快就會被羊國發現。然而

跟隨漁邛一同來此地的六個族長驚嘆着一切，他們看到虞國戰士的數目，被嚇了一跳，更加興奮了。

“坐。”

虞心看向漁邛、鹽冥以及包括裸在內的六個族長，微微一笑，開口道：“漁邛將軍果然能征善戰，僅僅兩日便斷了羊國北方防線，大善！”

“大將軍，情況是這樣的”

漁邛開始講述自己的所見所聞，隨後又發表了自己的觀點：“末將以為，羊國的大部分兵力都被調走前去作戰，只余小部分兵力固守羊城，羊城城牆由全石締造而成，頗為堅固，貿然攻打必然損失慘重。”

“善。”

虞心點了點頭，面對這種級別的戰鬥，他想都不想便直接看向那六位族長，開口道：“六位族長中，可有哪一位勇氣前往羊城？”

六個族長為之一愣，不知虞心說的是什麼意思。

虞心開口笑道：“此一去九死一生，不過我保證無論是生是死，我都會給貴部落一個人上人的機會，待攻破羊城后，大王分封官職，必為其中翹楚。”

雖然他們沒搞明白虞心是想要幹嘛，但聽到九死一生后，近乎每一個人臉上都出現了猶豫乃至驚駭的表情。

對於沒有圖騰的部落來說，生命是最寶貴的東西。

裸有些猶豫，作為第一個投誠的部落首領，他認為自己沒必要再去冒險了。

但又覺得自己的部落能夠更上一步，將那些有羊氏的混蛋踩在腳底下。

“我願意！”

還沒等裸尋思個結果，他身旁的一個皮膚黝黑的部落首領便高聲喊道。

虞心點了點，微笑道：“好。”

“你叫什麼名字，是哪個部落的？”

“小人名為彭嬰，是大彭部落的首領。”大彭部落首領不卑不亢的說道。

“很好，我需要你入羊城，對羊王叔稟報，說北邊出現了五百多個不知名的戰士，說是要滅了羊國取而代之。”

虞心對着彭嬰開口說道：“之後，生死有命富貴在天，若是你還活着，我必會向大王請命，讓你做大夫。”

“多謝大將軍，我一定會辦好這件事，為虞國效力。”

彭嬰的神情有些激動，對着虞心長拜說著，虞心十分滿意。

虞心滿意地點了點頭，接着道：“你現在就去，不要休息了。”

“是！”

彭嬰沒有半分猶豫，出了營地后便朝着羊城方向疾奔而去。

虞心看着彭嬰離去的身影，笑容逐漸消失，對着左右吩咐道：“集合戰士，向前推進，步步為營，至羊城之前停。”

羊城內的有羊氏貴族沒有設斥候，這是他們最大的失敗。

外面的情況，基本上就是由虞心說了算。

“你們就這點本事么？”

虞蘇懶洋洋地看着羊國三神與勝遇、山蛛交戰，只是淡淡地打了個哈欠，沒有什麼行為。

天空之中，勝遇化身數十丈的紅色神鳥，火光灼灼，逼迫的三首白羊、螢蟲以及飛荊三個羊國神明聯手抵抗。

怎麼說呢勝遇和山蛛二打三，佔據了上風。

三首白羊、螢蟲以及飛荊三神比虞蘇想象的要廢不少。

“呼！”

勝遇飛至天空之中，張大口腔，吐出真火燒灼，一股奇特的氣息從場地中誕生，似乎有九天星辰，三首白羊目光收縮，下一刻炙熱的火焰瞬間噴射在三首白羊的身軀之中。

剎那間，三首白羊化作一團熊熊燃燒火焰，白色的羊毛被烈焰焚燒，燃燒殆盡，血與肉混合在一起，一股奇異的香味傳遞在空氣中。

一道白色的元神從肉塊中迅速飛馳而出，虞蘇隨手將起收攏，看了在自己手心裏瑟瑟發抖的三首白羊一眼，覺得有些無聊，隨手扔進了口中，化做自己的養分。

螢蟲、飛荊二神見狀，當即大驚失色，還沒等有所行動，便見五彩霞光從天空湧現，照耀在其二神的身軀之中，動彈不得。

虞蘇十指交錯，看着螢火蟲成精的螢蟲與一段荊棘的飛荊，嘴角勾起特殊的弧度，開口笑道：“獻出命格，或獻出生命，自己選吧。”

# 第二百四十六章 東皇太一

在死亡面前，神靈也顯得無比的真實。

螢蟲與飛荊並沒有選擇與三首白羊一同死去，紛紛獻出命格，跪地臣服。

“你們兩個繼續操作羊國的六千大軍攻打紅石部落，拖住他們，別讓他們回去。”

虞蘇打了個哈欠，隨手命令螢蟲與飛荊。

螢蟲與飛荊二神只能行禮道：“是，陛下。”

虞蘇收服此二者的目的就是如此，螢蟲與飛荊可謂是十足的工具人。

現在以虞蘇的實力，基本上不是存心作死，遇不到任何的強敵，這對虞蘇而言可以說是簡單模式。

“陛下，虞國的士兵已經到達了陽野，羊國滅亡就在眼前。”山蛛對着虞蘇稟報着。

羊國的第一神靈是那個已經死亡了的三首白羊，螢蟲、飛荊都是依附三首白羊的神靈，連命格都具在，算不得什麼從神，也不是羊國的信仰圖騰。

充其量，也就只是幫手而已，無法左右羊國。

要是三首白羊降了，現在羊國城門就已經大開，恭迎虞國天師入城，哪兒還有現在這麼多的事情。

“虞國必勝，不用過多關注，我們現在的視線應該轉移到南方。”

虞蘇對着山蛛訓誡道：“紅石神戰鬥力如何，倀虎怎麼說？”

勝遇在一旁趕緊回答道：“倀虎說，紅石神戰鬥力比飛荊、螢蟲之流略高一線，與三首白羊相差無二。”

“那就是和倀虎自己以及三首白羊相差無幾咯？”

虞蘇點了點頭，接着開口道：“繼續往南，有什麼神靈？”

勝遇繼續答道：“南方諸神，以太一為至強。”

“太一？說來聽聽。”虞蘇提起了很大的興趣。

勝遇深吸一口氣，隨後開始講着自己知道的事情：“陛下，太一自號東皇，那南方荊國便是其圖騰範圍之中。”

“東皇太一的朋黨遍布南方，山川草木之神具以東皇太一為首，祂在南方根深蒂固。”

和記憶中的東皇太一不大一樣。

虞蘇在心中想着，同時開口道：“祂想爭奪天帝之位么？”

勝遇老老實實的回答道：“東皇太一似乎並沒有這個打算，祂雖然朋黨甚多但並沒有一個從神，在祂身邊的神靈都是自願跟隨，並無命格從屬關係。”

那這個東皇太一想要干什麼？

虞蘇微微點了點頭，將疑惑深深埋藏在內心中，隨後開口道：“知道了，計劃不變，盡可能將勢力範圍向南擴張。”

天下大能多如牛毛，總不能因為一個東皇太一而畏首畏尾，失了方寸。

東皇太一再強，也不過蚩尤帝俊之輩，自己又有何懼？

虞蘇現在的實力急劇膨脹，天下之間能夠是虞蘇敵手的，只剩下那幾個神了。

“東皇太一呵呵，來過過招，讓朕看看，你究竟是神話傳說中的泰皇天神還是一個與泰皇同名的破落神邸。”

“你說什麼？區區四百人，便想滅了我羊國取而代之？”

羊城內，羊王叔聽着彭嬰的話語，哈哈大笑了起來。

頭髮已經斑白的羊王叔此時笑的毫無風度，捂着肚子，看起來眼淚都要笑了出來：“哈哈哈，羊錒，羊錒！”

“首領大王，我在！”

王座下，還沒有習慣稱呼的圖騰戰士羊錒站了出來，對着羊王叔抱拳道。

羊王叔又笑了一陣，隨後才平復下來，開口詢問道：“我們還有多少戰士？”

羊錒鏗鏘有力的開口回答道：“城裡還有一千一百三十四位戰士，圖騰戰士兩名，我和羊恭。”

羊王叔道：“你帶着九百五十個戰士，跟着彭嬰去一趟大彭部落，殺了那些冒犯的戰士，將他們的耳朵割下來，帶回來。”

“是。”

羊錒抱拳說著，同時將目光看向彭嬰。

彭嬰登時露出了感激的神情，對着羊王叔長拜道：“多謝大王，多謝大王！”

羊王叔隨意擺了擺手，敷衍道：“快去吧，羊錒，一定要把他們都殺了對了，把領頭的那個活捉，帶回來，我要讓他知道羊國的厲害！”

“是！”

名為羊錒的圖騰戰士迅速抱拳，隨後帶着彭嬰朝着城門走去，途中召集戰士。

彭嬰一路上望着羊錒將羊國的戰士都召集了起來，見那些戰士有些懶散，暗自搖了搖頭，同時道：“羊錒戰士，很危險的，要不你再多帶些人？”

“我覺得九百五十人都多，收拾四百個不知從哪兒冒出來的蠻人，我一人足矣。”

聽着羊錒這一番熱血沸騰的話語，彭嬰神情一蹦，隨後賠笑道：“小心為上。”

他現在是完全把自己當做來求援的族長，一切都換位到羊國的立場上去思考，以求天衣無縫。

“你說的有道理，我多帶五十人。”

羊錒破天荒的點了點頭，贊同了彭嬰的看法，又從另一個圖騰戰士羊恭手中調走了五十戰士，合計一千名整，出了羊城，浩浩蕩盪的朝着北方涌去。

一千名戰士，是何等的龐大。

他們途經的叢林飛鳥盤桓不敢落下，無數野獸出逃，生怕被他們抓走成了腹中食。

在沒有神靈、妖魔的介入下，就算是異獸遇到了一千名戰士也要落荒而逃，不敢與其發生正面衝突。

人族之所以能成為萬物之靈，靠的可不僅僅是神的幫助，他們本身的實力也是很龐大的。

叢林木恭弘=叶 恭弘之間，戰士溪靠在一顆龐大的古樹下，擦拭着長矛，似乎正在期待着接下來的一場戰爭。

他覺得，四百個不知死活的野蠻人只不過是給自己送功勞的。

溪是羊國的一個普通戰士，來自蘋部落。

他沒有被納入攻打紅石部落的六千多名戰士當中，分到了守城的任務，讓溪感到很失望。

他希望自己能在一場戰鬥中大放異彩，被圖騰戰士們看在眼裡，從而獲得一個成為圖騰戰士的機會。

現在，他還是有機會的。

只要自己能夠在這次戰鬥中表現出自我，溪相信羊錒大人一定可以看到他的！

“嗖！”

一道破風聲從溪的耳畔響起，溪有些疑惑，下意識的抬頭望去，卻見一隻短又尖銳的細木頭朝着自己飛來，下一刻便感覺到胸膛一陣劇痛。

滾燙的血液噴洒而出，劇痛讓溪忍不住的嚎叫出了聲。

此時此刻，遠處突然傳來短而急促的聲音。

“殺！”

# 第二百四十七章 克敵

“殺！”

喊殺聲往來不絕，叢林中猛地穿出一個又一個的虞國戰士，向羊國戰士發動了衝鋒。

虞國最先發動進攻的是弓箭手，他們的箭矢打了羊國一個措手不及，許多羊國戰士皆是中箭，有的是當場暴斃，還有的如同溪一般，身軀要害中箭還未死去，只能眼睜睜看着一個又一個的人影在自己身上踏過。

“哪裡來的人？！”

正準備休息片刻的羊錒大驚失色，連忙提起一旁的石斧，看着從叢林四面八方湧來的虞國戰士，腦袋不由感到有些暈眩感。

“受死！”

虞國的一個戰士見羊錒似乎地位非同尋常，當即大喝一聲，提着長矛便朝着關羽殺去。

羊錒眼神微微一眯，氣勢一凝，手中的大斧順勢而出，朝着那虞國戰士頭顱砍去。

“刺啦！”

一顆頭顱衝天而起，羊錒目光凝視一眼，手提大斧，大喊道：“羊國的戰士們，不要怕，隨我殺過去！”

康啼、康延兩大圖騰戰士隨着戰士一併衝殺，眼見着羊錒如此囂張，康啼當即提着長矛殺去。

“喝！”

康啼怒喝一聲，手中長矛快若閃電，在空氣中劃出一道殘影，以雷霆之勢對着羊錒攔腰而斬出。

“鏘！”

一道震天的碰撞聲響起，矛斧相撞，火星登時四濺，康啼感到虎口一陣劇痛，手中的長矛險些拿捏不住。

好大的力氣！

淡綠色的圖騰之力凝聚而出，康啼靈活的運轉着長矛，伺機朝着羊錒的手臂上便是刺去。

羊錒雙眸之中閃過異樣，手中血紅色的圖騰之力翻滾，巨斧朝着康啼劈去。

鮮血噴洒而出，康啼的長矛死死地戳在了羊錒的左臂之上，羊錒的大斧也在康啼的胸前劃出一道血痕。

康延當即逼上，與康啼兵合一處，兩人合戰羊錒，一時之間難分勝負。

另一邊，虞國的戰士養精蓄銳，突然襲擊羊國戰士，而羊國的戰士在錯不及防之下傷亡慘重，此刻見到虞國戰士源源不斷、接踵而至，當即認為是乃中原大部落，嚇得或倉皇四散，或跪地敗降。

“康延、康啼和一個死人打個半天作甚？”

虞心率部趕來，見康啼與康延竟與羊錒戰在一起，登時向著一旁的漁邛詢問着：“為何不群而攻之，擊敗這個圖騰戰士，結束這場戰鬥？”

漁邛看了一眼虞心，緩緩開口道：“圖騰戰士和圖騰戰士角斗，其他人不得參与，這是傳統。”

“傳統個屁。”

虞心口吐芬芳：“康啼、康延現在還二打一呢，這就傳統了？”

漁邛無言以對，虞心看向一旁奉大長老虞夙之命跟隨自己而來道布，道布立馬心領神會，將手中的長弓奉上。

長弓很是簡陋，比起虞心在夢裡用的差很遠。

只不過萬變不離其宗，用法相差無幾，虞心略微適應一會兒之後，便彎弓搭箭，對準羊錒。

“噔！”

會挽雕弓如滿月，剎那間箭矢飛射而出，直奔羊錒而去！

“咔嚓！”

如同九天雷霆的叱吒玄霄，箭矢飛馳而去，剎那間便射中羊錒胸膛。

羊錒吃痛一聲，緊接着康延尋出機會，順勢一矛刺出，刺入羊錒心窩之中。

鮮血飛濺，羊錒癱倒在地上，虞國戰士一擁而上，瞬間將羊錒剁成肉醬。

周圍的羊國戰士已經沒了鬥志，紛紛做起了牆頭草，投降。

羊國那些真正不怕死的戰士都被帶去討伐紅石部落了，剩下的都是留下來防守，只能打打順風仗的老油條、cxk。

虞心隨手抓來一俘虜，開口詢問道：“我且問你，羊城現在還有多少戰士，你們的戰士都去哪兒了？”

俘虜老老實實的回答道：“城內還有一百個，戰士們都跟着羊赦去打紅石部落了。”

“紅石部落？”

虞心皺了皺眉，覺得事情不是那麼簡單：“紅石部落在哪兒，你們派了多少人去？”

附近的虞國戰士多如牛毛，手中的武器讓人膽寒，俘虜不敢瞎編，只能開口道：“在南方，六千人。”

“嗯。”

虞心點了點頭，隨手招人將俘虜帶下去清掃戰場，同時對着漁邛詢問道：“戰況統計出來了么？”

“我們戰死了六十七個戰士，傷了四百五十八個，重傷垂死的有十七個，剩下的大多都是一些不妨礙移動的傷。”

漁邛迅速開口說著：“敵方沒來得及明細統計，不過大體估摸着應該死了一百多，受傷五六百。”

“讓他們做苦力，大軍準備一下，進軍羊城。”

無論如何下一刻都需要攻打羊城，因此虞心也不管俘虜之言是真是假，張口就是攻打。

“大將軍，大將軍！”

就在這時，不遠處的俘虜從中傳來呼喊，虞心尋聲望去，卻見彭嬰混跡其中。

虞心見狀，連忙命令道：“快把彭族長給放了。”

“大將軍，大將軍，也放了我們吧。”

跟在彭嬰身旁的幾個俘虜見狀吃了一驚，連忙開口求饒着：“我們想要反抗羊國很久了，我們”

幾個俘虜大罵羊國與羊王叔，看這架勢似乎有什麼殺父奪妻之仇，恨不得食肉寢皮。

虞心沒有說話，看向彭嬰。

彭嬰輕咳兩聲，對着虞心低聲道：“大將軍，他們是蘋部落的戰士，您知道的蘋部落的戰士”

蘋部落的戰士有點極端，要麼貪生怕死，要麼悍不畏死。

眼前的十幾個諂媚之人，想都不用想，定然是怕死之輩。

“明白了。”

虞心心頭忽然生的一計，只不過此級用於貪生怕死之輩身上有些容易露出破綻。

虞心尋思片刻后，最終做出一個決定：“漁邛將軍，我有一計，需要您來配合。”

“大將軍說便是，漁邛保證完成任務。”

漁邛點了點頭，看向自己的七十精銳之士和鹽冥的三百戰士，鄭重的開口道。

“附耳聽來。”

漁邛立刻湊了過去，眼見着虞心對着漁邛悄悄說了起來，時而指了指那十幾個蘋部落貪生怕死的俘虜，漁邛臉上露出驚駭之色。

“怎樣？”

“大將軍放心，末將定會完成任務！”

# 第二百四十八章 破城

羊城的守門戰士打着瞌睡，突然聽見城下一陣嘈雜，當即尋聲望去，望城下烏壓壓的一片，大概有三四百人，開口便道；“你們是什麼人，來羊城幹啥？”

“異，你連我都不認識了？”

彭嬰股足了勁兒大喊道：“我們打完回來了，那些人屬實厲害，有三個圖騰戰士，羊錒戰士已經死了，快放我們進去！”

幾個貪生怕死的俘虜也跟着起鬨，紛紛喊着：“讓我們進去，我們要稟報大王。”

而漁邛率領的七十精銳以及鹽冥的三百戰士則是縮在後方，不吭聲。

“啊，羊錒戰士死了？”

城上守城的戰士聽見此話當即嚇了一跳，感到一陣膽駭，連忙開口喊着：“快快快，快開門，讓他們進來！”

乖乖，那是什麼樣的敵人，竟然能殺了羊錒戰士。

名為異的守城戰士想都不敢想，只能慌忙傳報附近的戰士開門。

“嘎吱。”

城門被用力的推開，這城門十分的簡陋，基本上只是幾個木製障礙物組成而已，如果虞軍衝鋒，兩個來回就能衝破城門，攻入羊城。

見城門大開，漁邛心中暗喜，明面上不動聲色的跟隨者彭嬰入了城內，見那個名異的戰士焦急的走了過來，並開口道：“我已經找人去叫羊恭大人了，你們這兒到底出了什麼事兒，為什麼羊錒戰士都死了？”

“事情很緊急，當時”

彭嬰擺出一副十分焦急的狀態，異見狀忍不住向前探去，誰知彭嬰忽的掏出一把石制匕首來，一把捅入異的心窩，異反應不及，當場身亡。

“殺！”

漁邛爆喝一聲，虞國戰士當即暴起，對着附近的羊國開始一陣砍殺。

城外，埋伏在不遠處的虞心見所有的戰士按照計劃入城，當即指着羊城暴喝道：“衝鋒！”

一時間，一千多名戰士從四面八方朝着羊城殺去，而剩下的戰士則是駐守原地，看守戰俘以及觀察情況。

“羊王叔在哪兒？”

羊城中，漁邛率領着精銳壓上，對着彭嬰詢問着。

“前面，最大的那個屋子！”

彭嬰毫不猶豫，指着前方最大的那個屋子喊着：“羊王叔就在那裡！”

見狀，漁邛大喊道：“鹽冥，你帶着你部殺入此地，生擒羊王叔！”

“是！”

鹽冥當即領命，帶着隸屬自己的三百戰士便朝着羊王宮奔殺而去。

“你們是什麼人，竟敢犯我羊城？！”

忽的，城東猛然殺出一將，持着一柄長矛，輕而易舉挑殺兩名跟隨漁邛多年的虞國精銳，指着漁邛暴喝道：“受死！”

“哼！”

漁邛冷哼一聲，彎弓搭箭，朝着方才殺出的羊國猛將射去。

羊恭從未見過弓箭，但隱隱感覺到一股危機感，當即放棄攻擊，翻滾躲避。

“察！”

箭矢射入羊恭方才所立之處後方的土壤之中，入土三寸，羊恭見狀當即知此物不可拖延，需早日斬殺那御武器之人。

“哼！”

羊恭冷哼一聲，正欲衝上前去，將漁邛當場斬殺。

此時此刻，虞國千名戰士殺來，給予原本就崩潰的羊國戰士致命一擊。

“羊恭休狂！”

自金鹿氏滅亡之後便一直憋了一口氣的老牌圖騰戰士鹿珍爆喝一聲，持着長矛殺來，速度之快，直取羊恭！

兩道圖騰之力瞬間引爆全場，彼此廝殺。

而其他戰士之間的戰鬥也已經結束，眾戰士將鹿珍與羊恭交戰之處團團圍住，只待勝負分曉。

“大王！虞國打進來了，快跑，快跑！”

背後中箭的羊國戰士忍着劇痛跑進了羊王叔的寢室，冒死對着羊王叔稟報：“羊錒大人已死，羊恭大人已經被虞國戰士團團圍住，看樣子也是快死了”

“什麼？！”

被驚醒的羊王叔大驚失色，顧不得穿上衣袍，只得開口道：“怎會如此，寡人的大軍呢？”

那戰士強忍劇痛，接着道：“羊赦率大軍與紅石部落糾纏，短時間內無力返回，至於守城的戰士都都已經被虞國給殺乾淨了！”

羊王叔聞言，失魂落魄的呆坐在草席上，忽聞外喊殺聲大起，羊王叔猛然驚醒，張口大喊道：“拿寡人矛來！”

那負傷的戰士連忙將立在一旁的長矛拔起，送於羊王叔手掌之間。

羊王叔年輕的時候也是一員驍勇善戰的虎將，他之所以能成為族長乃至羊王就是因為在攻打有漁部落的時候立下汗馬功勞。

只不過他在與有漁部落決戰的時候落下了傷，再加上年紀大了，雖然現在還有就是九十八道血紋，但實力已經和普通的戰士沒什麼區別了。

鹽冥率領三百戰士將這個看起來很龐大的屋子圍了個水泄不通，鹽冥上前一步，大喊道：“羊王叔，投降吧！”

“有羊氏只有戰死的族長，沒有投降的族人！”

羊王叔手持一柄長矛，看着鹽冥的三百戰士，血紋浮現，共計九十八道：“寡人乃羊叔，爾等一起上吧，讓寡人見識一下當初落荒而逃的有漁部落現在的實力！”

“九十八道血紋！”

鹽冥神情一凝，對着左右吩咐道：“大家一起上，生死無論，殺了羊王叔的回去吃二十天的肉！”

隨着鹽冥的一聲令下，三百戰士齊齊上前，對着羊王叔便是一通亂砍，羊王叔也不是什麼呂布在世，當場暴斃，被一人一刀的砍死。

看着地上慘死的羊王叔與衝過來加菜的負傷羊國戰士，鹽冥明顯的楞了一下。

“什麼玩意兒，九十八道血紋就這實力？”

“鹽冥都尉，您之前說過，砍了羊王叔二十天頓頓吃肉，還算數嗎？”

不只是哪個戰士喊了一句，鹽冥聞言看了看還是可以辨別出樣貌的羊王叔，微笑着開口大聲喊着：“算，當然算！”

羊城之內人數過萬，城裡的局面此時此刻開始自發的進行阻攔虞軍。

與虞國不同，羊城城內居住的都是有羊氏的親善派與本族族人，因此人數只不過一萬有餘，不足兩萬。

這些人都是虞國潛在的敵人，他們為了自己的利益和地位會不顧一切阻攔虞國的進攻。

但族人大多都是老弱病殘婦孺，根本就沒有什麼戰鬥力，現在也不是母系社會，對虞國的步伐根本就沒什麼影響，反而平增了很多傷亡。

原始社會的約束力比不得地球，對於這種情況，燒殺擄掠是必不可免的，就算虞心自詡為當世名將，他也阻止不了這種情況的發生。

虞心進了城，城門口鹿珍提着羊恭的腦袋蹲在一旁，率先攻入城內的戰士開始與城內居民打成一團，燒殺擄掠，當即皺了皺眉頭，對着左右道：“命令各部戰士，開始抓捕羊城之內的所有居民，之前的事情本將一概不論，若是此令出仍舊犯者，殺無赦！”

# 第二百四十九章 彭陽君

虞心軍令下達之後，戰士們倒是極為聽話，沒有敢違反軍令，紛紛將羊城裡的居民趕了出來，湊在城前，雙手抱頭蹲在地上，瑟瑟發抖。

被俘虜的戰士有四百一十餘人，他們當中有的面有希望，有的則是沮喪不已。

虞心觀察着俘虜戰士的表情，略微頷首點頭，對着被俘虜的羊國戰士們喊道：“你們當中有家眷的，去到你們家眷身旁，無家眷與其他戰士在原地別動。”

俘虜的羊國戰士們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只能紛紛照做，出列了一百一十七個戰士，朝着自己的家眷走去，剩下的均站在原地，沒有動彈。

虞心點了點頭，對着一旁的漁邛低聲開口道：“這一百一十七個人是我們可以爭取納入虞國軍隊的人，那邊的三百多個家眷可能被我們方才攻城的時候殺了，對虞國可能心有恨意。”

漁邛驚訝的看了虞心一眼，同樣壓低聲音，開口詢問道；“大將軍，你說怎麼辦？”

“其中可能有真的沒有家眷者，但我們並沒有辦法區分，只能一視同仁了。”

虞心看了一眼四周，壓低聲音道：“暫且用作奴隸，待區分些時日，若是依舊無法辨別，那麼只能坑而殺之。”

“嗯。”

漁邛點了點頭，身為有漁部落的一員，他對於這個決定毫不抗拒：“這個事情需要先稟報大王，讓大王做個裁決。”

“大王已經上路，明、後日便可抵達這裏，給新城起個名字。”

虞心望着簡陋的城牆，有些感嘆：“僅有一城便敢稱王建國，也就只有現在這個時候了。”

在虞心的夢境里，哪個王沒有個七八十城，一個城算個屁，這也敢稱王？

沒得辦法，現在這社會大家都是一個城的王，中原大部落可能是兩三座城的王，但這也絕對不多。

不過虞心相信，自己絕對能夠輔佐大王，打下一片區域，成為真正的王！

“入城駐守，斥候部隊向南查探，直至陽野邊緣。”

虞心一邊吩咐着，又對漁邛開口道：“漁邛將軍，勞煩您率領軍隊向西進軍，將陽野西方的部落盡數掃滅，降者不殺，可入城中。”

“我要讓這座城池如同虞城一樣繁華。”

“是！”

斥候部隊頭目康啼與漁邛同時開口應下。

“大將軍，末將已斬羊王叔，首級在此！”

忽的，不遠處傳來鹽冥的叫喊聲，虞心尋聲望去，卻見鹽冥用長矛挑着一個頭顱朝着大部隊走來，兩側的俘虜居民見狀，紛紛露出驚駭與悲傷的表情。

“大王！”

“大王死了，怎麼辦？”

“我們該如何是好，大王”

聽着俘虜們哀嚎一片，虞心臉上露出了滿意地笑容。

“非常好，我一定向大王稟明，為鹽冥都尉請功。”

虞心當著俘虜的面，開口大笑道：“鹽冥都尉定能功封將軍，授為圖騰戰士。”

聽着虞心的話語，鹽冥也是感到有些興奮，登時單膝下跪，對着東方喊道：“多謝大將軍，多謝大王！”

鹽冥的三百戰士與鹽冥一同，大聲喊着：“多謝大將軍，多謝大王！”

聲音叱吒四方，如同九天神雷一般，嚇得周圍的俘虜臉色蒼白，有些無力。

虞心的目的達成，便不再誇讚，轉頭對着漁邛道：“這裏的糧食有多少，我們隨身的糧食呢？”

三軍未動，糧草先行。

漁邛也知道糧食的重要性，在攻破羊城的第一時間漁邛便去統計糧草，如今虞心詢問，漁邛便開口道：“羊城的糧食很多，就算我們什麼都不幹也能堅持五十天，但多了這近萬的人口僅能多支撐十天。”

“看來我們需要從虞城運糧啊。”

虞心嘆了口氣，他知道羊城的糧食大多都被大軍帶走去討伐紅石部落了，羊城內剩不了多少：“這些俘虜現在都是奴隸了，道布，你把婦女孺子單獨管理，若是有國色天香之輩送於大王榻前。”

“啥？國色天香？”道布一臉茫然。

虞心無奈的開口道：“就是長的好看的，大王現在還沒有王后，可能是虞國沒有大王看上眼的姑娘。”

“噢噢哦。”

道布這時才反應過來，恍然大悟道：“大將軍放心，這事兒交給我，我一定會找到大將軍說的那什麼國天香，嗯。”

道布表示自己今天也是文化人，學了一個成語國色天香。

羊城由虞心代為管理，虞心在夢境中好歹也管理了許多年的軍營，對於一座萬人小城還是有管理經驗的。

两天轉瞬即過，虞王安的王駕抵達羊城，虞心一眾城門迎接。

“大王。”

虞心恭恭敬敬地行禮，讓虞王安一陣滿意，虞王安連忙扶起虞心，開口笑道：“大將軍何故如此，卿可是寡人的護國柱石啊。”

虞心半推半就的起身，開口彙報道：“啟稟大王，臣攻克羊城，俘一萬六千人，戰士四百，殺敵上千，偽王叔被部將鹽冥所殺，請大王為新城賜名。”

“大善，封鹽冥為將軍銜，各位有功將士均有賞。”

虞王安點了點頭，看了看這簡陋的城門，冷笑一聲，喃喃自語道：“你這寒酸小城，也配叫羊城？豈不是污了粵東省威名？”

“寡人聽聞，彭嬰為破城出力甚多，那邊將此城更名為彭陽吧。”

虞王安打了個哈欠，緩緩開口道：“敕封彭嬰為大夫，加封大將軍虞心為彭陽君，替寡人戍守彭陽，彭陽一切事物均有彭陽君先審，再遞於寡人。”

“鹽冥、康啼、鹿珍、鹽冥、道布，你等五人均留至彭陽，輔佐彭陽君，戰士調回兩千，留守兩千。”

“彭陽君可自行徵兵，征滿五千需向寡人稟報。”

對於這個城池，虞王安並沒有什麼感覺，他還是覺得自己的虞城比較安穩。

虞城東臨大海，西側是陽水，南邊群山峻岭，只有北邊受敵，但北邊被虞王安駐紮了大批的兵力，無憂。

而彭陽呢？

西、南、北三方受敵，只有東面是陽水，虞王安才不傻，不會將都城遷至彭陽。

虞心大吃一驚，他沒有想到大王竟然將他封為了彭陽君，於是長拜道：“多謝大王恩典，臣惶恐！”

其他五人手忙腳亂，仿照着虞心，長拜大喊道：“多謝大王恩典，臣惶恐！”

# 第二百五十章 鬼金羊肉串

日落西山，夕陽的光輝撒在張祈的身上，給他的輪廓鍍上了一層薄薄的光。

張祈身材消瘦，身高也不高，整個人穿着一件碩大的風衣，深深地口袋似乎藏着什麼東西，他輕輕地吸了一口氣，推開了出租屋的大門，走進了出租屋內。

出租屋並不算大，但整個房間卻非常的邋遢，酒瓶在地上隨處擺放着，茶几沙发上亂七八糟什麼都有，地面上甚至還有幾團揉捏成團的衛生紙。

張祈毫不在意這些東西，一屁股坐在沙发上，百般無聊的打開了電視里。

“近日來，本市出現七起殺人分屍案，兇手將屍體中的腹部、小腿等地方的血肉剔除，將骨骼丟棄在城市的各個角落裡，疑似同一人所為，警方正在迅速偵查”

聽着電視機里的報道，張祈感到有些無聊，隨手抄起一旁的酒瓶，咣咣就是兩口。

眼見着太陽即將落山，張祈打了個哈欠，快步走到冰箱面前，打開冰箱，隨意看了一眼。

四五塊紅肉、大蔥白菜些許以及一捆又一捆的啤酒。

“艹，還是出去吃吧。”

張祈低聲罵了一句，隨口吐了口痰，快步走出門去，奔着街道而去。

這裡是天府，是川蜀省的經濟政治文化中心，這裏的人對吃很講究。

無論是著名的火鍋還是串串燒、麻辣燙，這裏應有盡有。

但張祈最近不知為何，突然想吃羊肉串了。

走入一個偏僻的街道，張祈尋味而往，來到了一家燒烤攤前，望着歪歪斜斜的“鬼金羊肉串”五個字，他皺了皺眉頭。

不過這家燒烤攤里穿出來的味道實在是令人回味無窮，張祈不再猶豫，快步入內開始點菜。

老闆、服務員以及廚師都是一個人，他的體型有些肥腫，身高倒是很高。

他的臉像塞了兩個大肉包，把眼睛擠成了一條縫，鼻子很小，好像一條溝。

老闆看起來很和氣生財，看面相像是個好人。

見張祈坐下，那老闆立馬走了過來，笑道：“喲，您要點點兒什麼？”

張祈毫不猶豫的開口：“精肉花肉各來五十串，啤酒來兩瓶。”

“好嘞。”

胖子老闆眯着眼睛，立馬去給張祈烤起了串。

張祈忽然興緻大發，與烤串的老闆聊起了天：“老闆，貴姓啊？”

“免貴姓歸，叫歸津。”老闆回答道。

張祈喝了一口啤酒，笑道：“聽你這口音不像本地人啊你這店名兒叫鬼金羊肉串，你該不會真的是那二十八星宿中的鬼金羊星君吧？”

“怎麼可能呢，哪兒有羊神賣羊肉串的俺起這個名字，就是蹭個熱度。”

胖子笑着回了一句：“俺是外地的，從齊魯來，在蒙古學了陣羊肉串的手藝，來這兒混口飯吃。”

“原來如此”

張祈點了點頭，還沒開口說下一句，胖子老闆的燒烤就結束，端給了張祈。

張祈津津有味的吃了起來，吃了第一口他便感覺到一股截然不同的味道。

這味道！

簡直比皇帝吃的還要香啊！

胖子在一旁嘿嘿笑着，轉身開始收拾東西，準備收攤。

張祈三口兩口將所有的羊肉串都吃完，有些意猶未盡。

他咂了咂嘴，右手緩緩地放進兜里，開口笑道：“老闆，你這羊肉串這麼香，該不會不是羊肉吧？”

“最近有個連環殺手，聽說殺了人之後把肉都給刮下來，您這不會是人肉吧？”

“怎麼可能呢，這可是正宗的草原羊。”

胖子沒有轉頭，繼續收拾着東西，聲音傳了過去。

“老闆，結賬！”

一邊說著，張祈一邊起身，右手狠狠地握住兜里揣着的彈簧匕首，身體不斷朝着胖子靠攏。

張祈，才是真正擁有食人癖的連環殺人案的兇手！

張祈的身影正在極速靠近歸津，還沒等他靠近三步，卻聽見胖子的感嘆聲：“唉，做個小買賣也不安生。”

“嗯？”

張祈愣了愣，還沒等他反應過來，只見一道拳頭便招呼了過來，張祈瞬間不省人事。

胖子掐着腰，看着暈倒在地上的張祈，一臉淡定的從自己兜里拿出了價值19999的華為ate30pro，撥打報警電話。

不久，警車呼嘯而來，張祈被扣走，歸津作為證人一同前往。

一套操作下來，張祈無論是指紋對此結果還是什麼其他的線索全都吻合，迅速被收押。

而胖子則被授予了“天府優秀市民”的光榮頭銜。

等一切忙完后，都已經凌晨四點了。

胖子回到自己的小攤位，繼續淡定的收拾東西。

“老闆，羊肉串多少錢一串？”

就在此時，胖子耳邊響起了一道悅耳的女聲。

胖子身子一顫，抬頭望去，卻見三男一女的陣容出現在座椅上，他們都已經自覺做好，等待上菜了。

胖子的表情逐漸陰沉起來，他緩緩開口道：“五萬一串。”

“您這要價，太貴了吧？”

四人當中的女生開口笑道。

令人感到驚訝的是，這名女生的面容竟然與南高麗國的國民女神，在整個亞洲具有很高知名度的秋允熙一模一樣。

胖子冷笑道：“每天早上飛到蒙古從草原上抓來活羊，用靈氣炙烤，五萬一串我都嫌便宜。”

“是嘛，我還以為是人肉做的呢？”

秋允熙旁邊脖頸紋着一條蛇留着長發的滿男子同樣冷笑一聲，緩緩開口道：“是吧，我的朋友。”

“怎麼可能呢，我可是正經買賣，你可不要污人清白！”

胖子老闆瞪大了眼睛，同時拿出一副錦旗來：“你看，這是天府官府發放的‘天府優秀市民’錦旗，你可不要亂說話，不然我告你誹謗，告你誹謗啊！”

紋身男：

柳土獐擺了擺手，直接亮出身份，開口道：“別扯那些沒用的，鬼金羊，我們奉命來拿你了。”

翼火蛇、軫水蚓以及秋允熙，四人紛紛顯露出靈氣來，但並沒有顯出原型，只不過用靈氣表明了自己的身份。

秋允熙是轉生，其餘三神是下界，因此張月鹿現在主要的記憶還是以秋允熙為主。

秋允熙對凡間極為熟悉，因此翼火蛇、軫水蚓和柳土獐暫時便聽從秋允熙的命令，與秋允熙一同行事。

“翼火蛇、軫水蚓，你們兩個殺了這麼多人都沒什麼事兒，我開個店就要受罰？”

鬼金羊無奈地開口說著，同時又道：“井木犴呢，我還以為他也被朱雀神君逮着了。”

“他們兩個回天庭后自有懲罰，你開了個店，沒什麼問題，不會有事兒的井木犴在我們抵達紐約之前就跑了。”

轉生之後的秋允熙開口道：“跟我們一起奉朱雀神君之命，前去擒拿井木犴，順便尋找星日馬，這樣將功補過。”

見鬼金羊似乎想辯解什麼，秋允熙直接張口道：“別忘了，你也有罪，你是私自跑下凡的！”

# 第二百五十一章 奇葩星宿三人組

“不去，我好不容易開了個店，可不能這麼半途而廢了！”

鬼金羊的腦袋如同撥浪鼓一樣的搖起了頭：“你們知道嗎，我一個人開個店，不吃不跟買華為用了多長時間嘛？！”

“現在，我只想好好經營我的燒烤店，讓它成為全國第一燒烤店，至於井木犴什麼的，去他媽的吧！”

“老子要成為第一個靠餐飲成為首富的人！”

鬼金羊的豪言壯語驚到了翼火蛇、軫水蚓、張月鹿和柳土獐，他們對鬼金羊的舉措表示不理解。

什麼玩意兒啊，你都是天上的星君了，怎麼還沉迷凡間財富啊？

“首富還不簡單，待會兒我們幾個親自和官府去談，成為他們的那個什麼顧問，負責處理華國里的一些事件，他們支付金錢就行了。”z-o

秋允熙皺了皺眉頭，接着道：“我們幾個也是神仙之輩，搞幾個延年益壽的藥丸，絕對能引爆市場。”

“實在不行，搶也是可以的”

秋允熙還沒有說完，就見鬼金羊漲紅着臉，破口大罵道：“粗俗，鄙陋！”

“天天就知道用超凡手段達成目的，我鬼金羊是要體驗過程，而不是只要結果！”

鬼金羊氣喘吁吁的大罵著，似乎對眼前的四位同僚很是不屑一顧。

“你身份證怎麼來的？”

“你營業許可證呢？”

秋允熙一連串的問題讓鬼金羊有些頭疼，這時的鬼金羊不由也有些心虛。

這些玩意兒都是他用幻術和引魂術旁敲側擊搞出來的，都是官府發放的正規證件。

忽的，鬼金羊似乎想到了什麼，大喊道：“你一個南高麗人為什麼對這個這麼了解？！”

秋允熙聞言，一本正經的糾正道：“第一，我是華國天庭的二十八星宿之一。第二，在古代，高麗國一直都是華國的附屬國，有的時候甚至還是華國的固有領土。”

鬼金羊一時語噻，他自從入了天庭之後，便很少關心這些東西了：“這些都不重要，身份的事兒能叫超凡手段么？”

暴躁老哥翼火蛇已經懶得和鬼金羊白費口舌了，有些不耐煩地道：“鬼金羊，我們可是接了朱雀神君下達的死命令，必須將南方七宿歸位，你若不應，我們就要動手了。”

說著，四神便默默的變化了方位，將鬼金羊團團圍住，靈氣開始暴虐的增長起來。

鬼金羊見狀，臉色忽的一變，連忙開口到：“等等等等，有話好好說，我知道星日馬在哪兒，別衝動，別衝動。”

在生死面前，理想什麼的都可以拋之腦後：“我可以跟你們一起抓捕井木犴，尋找星日馬，但搞完一切事我還要回來燒烤攤。”

軫水蚓有些無語的看着鬼金羊，開口道：“我也不知道你是什麼心態，竟然會被凡俗的金錢而迷了眼睛。”

“你可是二十八星宿之一的星君啊！天庭的星宿正神，真正的神仙！！！”

聽着軫水蚓近乎咆哮的聲音，鬼金羊毫不在乎，緩緩開口道：“你們已經做慣了高高在上的神仙，是無法體會金錢的美妙的。”

星宿四人組一臉無語的看着鬼金羊，似乎恥於和鬼金羊為伍。

拜託，你都已經是神仙了，為啥還要糾結於凡間的錢財啊？這玩意兒難道不是揮之則來甩之則去的嗎？

“說罷，星日馬在哪裡？”

柳土獐比較穩重，他並沒有責備鬼金羊什麼，只是淡然開口詢問道：“跟我們一起聯絡星日馬，圍捕井木犴，你還有機會。”

“星日馬在歐洲，他在歐洲不列顛的一個大學里學習互聯網，他對電腦很是感興趣！”

鬼金羊二話不說，把星日馬給賣了：“星日馬的學費還都是我給他出的！”

軫水蚓和翼火蛇不可思議的看着鬼金羊，腦子有些轉不過彎兒來。

什麼玩意兒，你們兩個一個經商一個從學，井木犴還在紐約街頭旅遊，這三個人怎麼感覺沒有絲毫二十八星宿的樣子。

柳土獐嘆了口氣，沒有什麼別的辦法，只能開口道：“算了，跟我們一起去歐洲把星日馬帶來一起圍剿井木犴吧。”

地球過去了一天一夜，而虞國異界也過去了十多天的時間。

這十天內，彭陽的駐守戰士彭陽君虞心滿意地看着奴隸們建設城牆，笑着點了點頭。

道布站在虞心身旁，低聲開口道：“彭陽君，我已經按照您的吩咐，將那一百一十七個有家眷的戰士給招募了過來，剩下的三百人都在這兒了。”

“你將這三百人分成每二十人一批，去那邊的樹林里吃飯。”

虞心指着遠處的樹林，低聲對着道布說道：“你一定要看着他們，必須一個不能離開。”

“記住，一個都不能留下，都送過去。”

聽着虞心的話語，道布不由打了個冷顫，開口恭敬道：“是，大將軍。”

說罷，道布便提起虞王安御賜給自己的石斧，帶着三十個戰士來到奴隸戰士面前，開口道：“你們二十人一組，和我一起去吃飯。”

三百多名戰士登時感到輕鬆愉快起來，開始自覺排好隊伍，二十人一組，跟隨着道布前去‘吃飯’了。

樹林中，埋伏着數百名虞國的士兵，他們昨日以“巡視疆域”為由，離開了虞城。

奴隸戰士有說有笑的進了樹林，準備吃飯，映入眼帘的卻是一道又一道的弓箭

“嗖嗖嗖！”

箭矢脫弦而出，瞬間將屠殺一片，所有的奴隸戰士瞬間慘死，沒有死亡的奴隸戰士還來不及嚎叫，虞國的戰士上前補刀，隨後又將所有的屍體運走，去填了後方挖好了的大坑。

“一個不留么？”

道布站在叢林巨木旁，對着在這裏負責的鹿珍詢問道：“大將軍可是說過，一個不留。”

“放心，我做事，很迅速。”

鹿珍冷笑一聲，開口道：“這些戰士都是跟我南征北戰多年的金鹿戰士，對這種事兒很有經驗。”

“那我就放心了，我去帶下一批，一共三百人，記住，大將軍有令，一個不留！”

# 第二百五十二章 太陽王路易十四

動車呼嘯而往，僅僅是幾個小時的時間，包括鬼金羊在內的一行人便已經抵達了劍橋，準備去尋找星日馬隨他們一同搞事兒。

劍橋市位於倫敦北。地處平原，劍河從城市西門經市區流向東北，注入烏斯河。從13世紀末創辦劍橋大學的第一所學院彼得學院起，劍橋作為一座大學城存在至今。

秋允熙輕車熟路的來到了劍橋大學區的一個比較簡約的咖啡廳內，讓鬼金羊付了錢，隨後又對他說著：“把星日馬叫來吧。”

鬼金羊點了點頭，拿出自己的手機，開始撥打了星日馬的電話：“來一下，我在劍橋大學區的咖啡館，具體位置是”

手機的另一頭只不過是回了一句低沉的“嗯”，並沒有其他過多的話語。

電話掛斷後，鬼金羊道：“事情成了，一會兒星日馬就會到這兒來。”

其他四人點了點頭，分散了坐，等待星日馬的到來。

不一會兒，一道儒雅隨和的身影便出現在咖啡廳里。

光潔白皙的臉龐，透着稜角分明的冷俊；烏黑深邃的眼眸，泛着迷人的色澤。

星日馬的面貌異常的俊美，在這俊美當中還多了陽剛之氣，帶着一個金絲眼鏡框，渾身散發出一種溫文爾雅的感覺，這種氣質讓人忍不住為之側目。

星日馬一進咖啡廳，瞬間就迎來了五個目光。

他的步伐登時一頓，看着其他四人，沉默了下來。

“馬星河，物理學碩士，劍橋大學？”

秋允熙微微一笑，開口說著：“您這頭銜倒是挺好的呢。”

星日馬聞言，表情沒有絲毫變化，依舊一副雲淡風輕的樣子，開口道：“你們通過鬼金羊來找我，想要干什麼？”

“我可沒有像軫水蚓和翼火蛇那樣，我一直都在劍橋大學進修物理學。”

軫水蚓和翼火蛇感到一陣火大，現在無論是誰出來都要提一提他們兩個，彷彿他們兩個就是反面教材一樣。

“私自下凡，這也是罪孽！”

柳土獐眉頭一蹙，開口道：“跟我等一起擒拿井木犴，將功補過為時不晚！”

“明白，星日馬願為先鋒，擒拿井木犴！”

與想象中的頑強抵抗不同，星日馬應下的倒是頗為爽快，這讓眾人感到有些意外，鬼金羊更是有一種尷尬的表情。

啥情況，為啥顯得好像就我一個小人呢？

鬼金羊連忙輕咳一聲，開口打岔道：“咳咳，你們知道井木犴在哪兒，我們該怎麼去抓井木犴？”

“朱雀神君曾言，井木犴隱匿在歐羅巴之內。”

柳土獐作為暫時的話事人，站了出來開口道：“我們在這歐羅巴四十八國之中細細排查，一定要排查到井木犴的蹤跡，決不能讓他這樣逍遙於世。”

“朱雀神君不在，只有我們六神，一定要將井木犴擒拿歸案，莫要讓朱雀神君小瞧了我們，認為我們南方七宿只要井木犴一個上得了檯面的人物！”

高盧，浪漫的國度。

從中世紀末期開始成為歐洲大國之一，國力於19-20世紀時達到巔峰，建立了當時世界第二大殖民帝國，亦為20世紀人口最稠密的國家。

“你知道高盧著名國王，那位‘太陽王’路易十四嗎？”

魯伊斯坐在高盧巴黎的一家午後甜品餐廳內，看着坐在自己對面的那個有着明顯華裔外貌的男人，開口笑着：“我認為你絕對不了解，畢竟你們對除本國外的歷史並不是很了解。”

“嗯。”

井木犴點了點頭，隨意飲了一口咖啡，舒舒服服的後仰：“我確實不了解這位蠻夷君主。”

“他辛勤理政，事必躬親，緊緊地將大權掌握在自己手裡，不再任命首相，拒絕召開三級會議，在多次遭到高級法院的批評之後，又取消了高級法院對國王敕令的指摘權。”

“他發表過許多君主專制的精彩言論，諸如“朕即國家“、“只有君主才有權利思考、決策，其它人只有執行的義務“等等。”

說到這裏，魯伊斯頓了頓，接着開口道：“凡爾賽宮和巴士底獄，是他一軟一硬的兩個統治工具，巡按使和龍騎兵，是他伸向全國各地的爪牙。”

“路易十四風流一生，多才多藝，通曉天文、地理、解剖學等。他在位長達72年，為歐洲歷史上在位時間最長的帝王，給他的國家打下的烙印也特別深刻。”

聽着魯伊斯的話語，井木犴點了點頭，開口道：“看樣子這位蠻夷君主確實是一個合格的君主那麼這和本君有什麼關係？”

“想必先生一定知道，我的身份吧？”

聽着魯伊斯的話語，井木犴開口笑道：“你是誰？本君為什麼要知道你的身份？你和我提這個蠻夷君主，該不會是因為你的名字和他的名字讀起來很相似吧？”

在漢語的發音中，魯伊斯和路易十四快速讀起來確實有些相似。

魯伊斯聞言也不惱，樂呵呵的開口笑道：“那我就自我介紹一下，我是海神冕下的人間行走，為海神冕下傳遞信仰，您也可以稱呼我為海神冕下的大主教。”

“哦，西方的神。”

井木犴點了點頭，隨後看向魯伊斯，緩緩開口道：“和本君談，你似乎還不夠格呢。”

魯伊斯聞言，瞬間一頓，不知道該說些什麼了。

“算了算了，本君不拘小節，說說吧，你家海神想說什麼？”

“海神冕下座下的人魚使者曾經與我會過面，言星君曾經殺死過我們的信徒，不知”

魯伊斯的話還沒講完，井木犴便有些不耐煩的打斷了：“本君在紐約殺了兩千人，誰管他什麼信徒，你直接說，為什麼要提路易十四這個蠻夷君主？”

魯伊斯空學了一身的談判技巧，可面對井木犴的暴力破解毫無辦法，只能開口道：“我想請星君大人幫忙，復活太陽王路易十四！”

“復活？”

井木犴看着魯伊斯，哈哈大笑道：“東方的死者歸於東方的冥府，而你們西方的死者歸於你們西方的冥界，我一個星空星君，怎能支配生死？”

“星君大人，太陽王死前，曾經修建過復活用的儀式陵墓！我翻閱過整個歐洲史，有可能復活的君主中，除亞瑟王以外，只有他最為強大！”

# 第二百五十三章 井木犴的想法

“怎麼樣，他同意了么？”

高盧總統看着與自己面對面坐着的魯伊斯，開口詢問道：“太陽王究竟可不可以復活？”

“他沒有同意。”

魯伊斯搖了搖頭，有些無奈，又有些嘆氣：“他說他是東方的神，不能插手我們西方的事情。”

“他在紐約做的事兒就不是插手了嗎？”

高盧總統有些惱火，不由開口冷聲道：“他在白鷹殺了人，說什麼天帝敕封南方七宿之一，井木犴現在又謙虛不插手西方？”

在高盧總統看來，這分明就是井木犴的託詞而已。

“此人雖然名義上是東方天帝敕封的星君，但依我看來他就是個徹頭徹尾的邪神，既然不願意合作那就罷了，海神冕下也會幫助我們的。”

魯伊斯搖了搖頭，似乎對井木犴並不是很看重：“總有一天，太陽王陛下會復活，高盧也將走上一個新的高峰！”

“海神冕下到底如何回復的，你到底什麼時候讓我與人魚使者見上一面。”

高盧總統壓低着聲音，對着魯伊斯講道：“對於這件事兒，我可是沒和不列顛、意呆利這些國家透露過一分一毫！為了將你從羅馬遷至巴黎，高盧付出的代價可不少，甚至都被白鷹的特工發現了！”

“不要慌，白鷹是不會怎麼樣的。”

魯伊斯慢悠悠地開口：“命運已經編織好了一切，白鷹也有海神冕下的信徒。”

“至於你什麼時候和人魚使者見面，自然有命運的安排，不要着急。”

現在魯伊斯的一舉一動已經不像是當初的網紅，反而像是一個真正的神棍，凡事兒都喜歡將“命運”掛在嘴邊進行逼逼賴賴。

高盧總統沉默片刻后，十指交叉，身軀微微前傾，冷靜的開口道：“好，我暫時相信你，不過井木犴一直待在巴黎也不是個辦法，我不想讓巴黎成為第二個紐約。”

“井木犴必然會離開，而且不會對巴黎市民造成損失。”

魯伊斯繼續忽悠道：“這是海神冕下的安排，也是命運的安排。”

命運你媽，海神跟命運有個屁的聯繫！

高盧總統年輕氣盛，強忍心中的怒意，接着開口道：“很好，我相信海神冕下可以儘快的驅逐井木犴。”

“總統先生不要忘記你我之間的約定，如果復活太陽王之後，要在高盧內遍滿海神冕下的神廟。”

“只要太陽王不插手凡俗的事情，全心全意幫助高盧，我一定會履行承諾，讓高盧中遍滿海神冕下的神廟。”

軫水蚓與鬼金羊隱秘在暗中，神識開始逐漸放大，在巴黎一點一點的進行掃描，幾乎是巴黎的每一寸都有他們兩神的神識竄過。

他們分成三組，開始以歐洲大城市為目標，進行逐步排查。

星日馬、翼火蛇排查倫敦，柳土獐、張月鹿排查羅馬，他們兩個負責巴黎。

之後的第二輪，則是柏林、莫斯科等城市，第三輪、第四輪??????最後覆蓋到整個歐洲。

軫水蚓和鬼金羊一絲不苟的進行，沒有絲毫的偷懶嫌疑。

鬼金羊想要早點結束回去烤串，軫水蚓則是想戴罪立功減少懲罰。

兩神各有各的算計，因此速度出奇的快，僅僅用了十分鐘，三分之一的巴黎便已經被他們迅速掃過。

巴黎各個景點的小偷在行盜之時忽的感覺到一陣冷顫，嚇得疑神疑鬼，放棄作案。

香榭麗舍大街西端的凱旋門下，穿着正裝帶着高高禮帽，正在餵養鴿子的亞裔男子似乎感應到了什麼，忽的抬頭望去，露出了八顆牙齒，標準笑容。

“找到他了，在這裏，通知其他人，我去穩住他！”

在這亞裔男子抬頭的一瞬間，鬼金羊也感應到了什麼，他臉色一變，對着軫水蚓吩咐一句，自己則是瞬間落在地上，一步一步朝着井木犴走去。

軫水蚓抬手，欲言又止，最後只能長嘆一句，開始通知其他四位隊友。

這裡是歐洲，巴黎與羅馬、倫敦的距離不是很遠。他們神靈，半個小時的時間便可以飛過來。

“喲，喂鴿子呢？”

胖胖的鬼金羊露出了憨態可掬的笑容，一步一步朝着井木犴走去：“你這飼料多少錢一袋啊？”

井木犴隨手撒下一把，看了鬼金羊一眼，微笑道：“怎麼就你一個人，軫水蚓呢？”

“他去幹嘛了，你應該知道的。”

鬼金羊那憨態可掬的笑意漸漸消失，剩下的只有嚴肅和冷峻：“你該不會是想在這裏和我打一架吧？”

“你在紐約犯事兒不大，只會有朱雀神君找你問罪，如果你在這裏明知故犯，那麼來的可能不僅僅是朱雀神君了。”

鬼金羊緊接着又低聲道：“清源妙道真君、南天門李天王、三壇海會大神、真武盪魔大帝??????天庭中能夠輕鬆擒拿你的大神一抓一大把，你我同為二十八星宿，可不要自誤啊！”

“我心裏有數，自然不會違背天條。”

井木犴慢條斯理的開口道：“天地剛剛復蘇，如今的天庭可不是設在此界，此時不爭一線，誰又能知道我們二十八星宿能不能成為新的傳奇呢？”

鬼金羊警惕地看着井木犴：“你想怎麼樣？”

“趁着現在，朱雀神君不在此界，我們何藉此機會博施濟眾，我們七位各自創建功法，在人間流傳，化身凡人，開門立派，傳播大道，從而站穩腳跟？”

“天庭從混沌中再一次誕生，大神雖然仍在，但那些小神可沒多少天庭必然還會在各界凡人中選拔一些基層神靈，如山神土地之流。”

“想想，如果我們現在努力，未來天庭基層，大部分都會是我們的門徒，那等情景豈不美哉？”

聽着井木犴的豪言壯語，鬼金羊驚呆了：“這這”

這似乎比開燒烤店要刺激好多啊！

鬼金羊深吸一口氣，對着井木犴緩緩開口道：“這事兒太大了，他們要來了，我們一起商量商量吧。”

“不過你說的很有道理，我很贊同。”

# 第二百五十四章 三教分歧

巴黎凱旋門附近的一家餐廳內，午後斜陽映照在玻璃上，懶散的氣息充斥在其中。

人聲鼎沸的旅遊景點，附近的商家餐廳應該有絡繹不絕的顧客，可這家餐廳竟然只有七個亞洲面孔的男女將這裏佔據。

服務員、老闆、顧客，全都不見了蹤跡。

餐廳內，鬼金羊輕咳一聲，主動開口打破了寂靜：“就是這樣，井木犴想要讓我們在人間開宗立派，你們怎麼看？”

“開宗立派？”

柳土獐眉頭微微一蹙，思考了片刻后，點了點頭：“我覺得可以，但朱雀神君那裡怎麼辦？”

井木犴微微一笑，緩緩開口道：“你們現在把我抓住了，該如何向朱雀神君請賞？”

聽見這一番話語，柳土獐等人登時愣住了。

是啊，他們現在‘抓到’了井木犴，該如何向朱雀神君請賞呢？

“所以說，朱雀神君不在的這段時間里，可是你們自由支配的時間啊！”井木犴接着開口道：“想想吧，這可是一個萬載難逢的機會啊！”

“混沌重生，地球再無練氣士，重新讓地球進入神話時代，可是功德厚重的一件事兒啊！”

“如果事兒成，我們就不再是二十八星宿，而是正兒八經的天庭上神！”

井木犴的聲音有些歇斯底里，他似乎對這個計劃十分看重：“我在歐洲這麼久，學了各種的知識，也認識了各種的歐洲凡人領袖他們的要求千奇百怪，什麼復活太陽王、延壽續命他們對修鍊是十分渴望的！”

“中原，我們只要開宗立派，中原必然有我們一席之地各位想想吧，千年前，中原哪兒有我們的位置啊？！”

井木犴這番歇斯底里的聲音讓其餘六位沉默了下來，隨後，翼火蛇身子微微後仰，開口道：“我同意！”

“我也同意。”

軫水蚓見狀，打了個哈欠，緩緩開口道：“井木犴說的不錯，這確實千古以來難845\\1得一見的變局，值得我們為之冒險。”

眼見着兩人開口，鬼金羊便道：“兩位所言甚是，我也這麼認為。”

柳土獐眉頭一皺，顯然還在思索。

而星日馬和張月鹿則依舊有些猶豫，星日馬眼眸微微旋轉，開口道：“我在劍橋留學多日，也知道科學的盡頭是神學我同意，這確實是一個不錯的機會。”

張月鹿見大部分同僚都同意了，便點了點頭道：“好，我也同意。”

柳土獐只能長嘆一聲：“你們決定吧。”

於是，六票同意，一票棄權。

見此狀，鬼金羊哈哈一笑，開口道：“我們現在該如何布局，如何說？”

“我們開宗立派，總不能在這兒，天庭也不會招收蠻夷，這是必然的。”柳土獐開口道：“我們還是應該返回中原，在那裡開宗立派，此為正途。”

這就是一句廢話，在場的所有人都知道他們應該回華國去開宗立派。

星日馬手指在桌子上微微敲動，嘴角微微上揚，開口笑道：“我們從何處做起，如何做起，這才是關鍵。”

秋允熙化身的張月鹿開口道：“我覺得我們可以與官府合作，官府是這個凡人之中權利的巔峰，如果和他們合作，我們必然事半功倍，一定可以成功。”

“官府？你說的是凡人朝廷？”

翼火蛇有些不屑一顧：“凡人的王庭也配合我們合作？笑話！”

“從古至今，哪兒有修行門派與朝廷合作的，紅塵遠離、煩惱落盡，這可是修行最基本的幾個要素之一。”

軫水蚓開口提議道：“我認為，我們應在太白山開宗，廣納天下獸類，重振妖族雄風。”

“人乃萬物之靈，獸類為徒不可取。”井木犴搖了搖頭。

軫水蚓見自己的提議被否決，當即有些惱怒，開口冷聲道：“井木犴，你別忘了自己是什麼身份！井木犴井木犴，你可是妖族成神！”

“那又如何？”

井木犴眉頭一蹙，開口道：“人族才是這個世界的主人，妖族已經上不得檯面了！”

柳土獐見井木犴與軫水蚓隱隱有些爭吵，便開口全街道：“大道五十，天衍四九，萬物都有一線生機，有教無類，凡有向道之心皆可入教，為萬物截取一線生機，這才是上乘之道。”

“人與妖一視同仁、有教無類？笑話，笑話！”

軫水蚓冷笑一聲，毫不留情的開口道：“人類是什麼東西？不過是上古時期你我的口糧而已，有什麼資格和妖族一起修行？”

“現在天庭可是人的天庭，不是妖的天庭！”井木犴立馬開口打臉。

“既然如此，道不同不相為謀，你我各自開宗，具體如何就看本領吧。”

軫水蚓見狀，只得冷笑一聲，隨後又對着其餘五人拱手道：“五位道兄道友，後會有期。”

“誒，道兄，等等我，同去，同去！”翼火蛇大笑一聲，跟上軫水蚓的步伐，化作兩團流行，飛離巴黎。

軫水蚓、翼火蛇的離去，讓場面一下子有些冷淡下來。

沉默片刻后，星日馬道：“我認為柳土獐說的不錯，一視同仁、有教無類方是正道。”

張月鹿、鬼金羊見狀，有些徘徊猶豫。

面前，又分成了兩個陣營。

井木犴支持人乃萬物之靈，以人為本。

柳土獐與星日馬想要一視同仁、有教無類。

張月鹿轉生為人類，或者說她本質上仍是人類，對人族有一種天然的感情：“我覺得井木犴道兄說的很好。”

一下子，所有的視線都落在了鬼金羊身上。

“你你們別看我啊。”

鬼金羊一下子就緊張了起來，開口喊道：“我誰都不同意我回去賣烤串行了吧？”

“唉。”

井木犴嘆了口氣，對着在場的各位開口道：“既然各位都沒有辦法統一意見，那不如我們分而收徒吧，最後的結果如何，也不影響我們幾家的關係，如何？”

“道兄所言甚是，便是這樣吧。”

柳土獐嘆了口氣，對着井木犴拱手道：“後會有期。”

“後會有期！”

說罷，巴黎上空出現五道流星，向著東方逝去。

# 第二百五十五章 玄教與虛教

天空中白雲朵朵，霞霧蒸騰，變化萬千。

秦嶺之中，各類飛禽走獸齊聚，有白額猛虎、有長尾猿猴、有玲瓏小鳥各種各樣的獸類聚在此地，彼此克制住心中的天性，老老實實的或蹲或匍匐，一同聽從着圓石之上的那道人影講述着事件。

這人已經來了秦嶺一個周的時間，引得秦嶺大部分的野獸臣服在這裏，他為眾獸點了靈智，徐徐講道，引導獸類修行。

忽地，他突然停下了講道，開口言：“今日，我已傳道完畢，爾等有何問題，盡可暢所欲言。”

“老師，您現在教我們的，到底是什麼東西啊？”

一條四五米長的蟒蛇裝着膽子，口吐人言，操着一口秦西味道十足的話音，對着那道人影恭敬地詢問道。

那人聞言，溫和一笑，開口道：“我教你們的，是修行之法，修行之法達大成，可以飛升仙界，享標百家香火。”

“仙界，我們要去，要去。”

眾精怪議論紛紛，言語之中似乎充滿了歡喜。

那人在此時，卻開口給眾精怪潑了冷水：“成仙最重要的是化為人形，渡九天劫雷，便可羽化登仙。”

猿猴撓了撓腦袋，開口詢問着：“老師，什麼是九天劫雷？”

“臍為祖宮，內曰黃庭，心曰絳宮，肺曰華蓋，舌下曰華池，腳心曰湧泉三八共二十四通，以應二十四炁。因此種種異修，山川精怪，皆以修得人身為本，方能奪先天造化，凝聚仙軀。”

說罷，那人撫了撫道袍，又道：“九天雷劫，萬里烏雲密布，光耀萬里，雷霆聲震九霄，威勢震懾天地，九死一生，千難萬險。”

兔子精怪驚嘆一聲，隨後開口道：“修行竟這般兇險，我等修成了仙，又能如何？”

“呼風喚雨、移山蹈海、飛天遁地、長生不老、撒豆成兵此皆等等，均是修道大成的表現。”

眾精怪似乎還有諸多問題，但那人似乎已經不想在言，站起身來，緩緩開口道：“貧道柳玄真人，虛教掌教，居於東海須臾島，若有疑問，化人形后可至東海尋吾。”

說罷，便當中化作一團流星飛馳而去，消失在眾精怪視線里。

眾精怪面面相覷，對於‘柳玄真人’的突然離去，頗有些措手不及。

“眾師兄弟，師尊離去，我等該如何？”

一頭吊睛白額猛虎抖了抖身子，看了看其他精怪，開口道。

最先開口的蟒蛇瞅了猛虎一眼，吐了吐蛇信，開口道：“師尊不是言，修成人身後去尋他老人家么，我等好生修鍊，深居簡出，必然有所獲，待人身成后，便可出東海尋須臾島見師尊了。”

齊魯歷城，林星淵打了個哈欠，這次的假期格外的珍貴，林星淵當然要回到自己的家鄉，與父母一同休息，度過一個完美的假期。

“靖穆靈霄妙陽真人，張月弘教普濟真人”

忽的，林星淵突然聽到了什麼聲音，從公交車的窗戶望去，卻見無數的男男女女正在朝着兩幅栩栩如生的畫卷祈禱着，在畫卷前有一道袍打扮的少年郎，正宣傳着什麼靖穆靈霄妙陽真人，張月弘教普濟真人。

“師傅停一下，不好意思哈，我下車。”

林星淵畢竟是官府的工作人員，面對這種情況，自然是要履行自己的義務，仔細探查一下這到底是不是以斂財為手段的騙子。

畢竟自從傳聞“靈氣復蘇”以來，總有些騙計高超的騙子冒充神仙之流，到處招搖行騙。

來到人群之前，林星淵好好打量了一下那兩幅畫卷。

居於左側者，青袍如仙，衣袖飄飄；居於右側者，女子清冷似月，樣貌異常俊美。

“諸位，我教以人為本，提倡人族修行，可這人族也不是所有人均可修行，需緣、需份。”

那道袍少年手持拂塵，對着眾多群眾行了道禮，隨後開口道：“貧道青陽子，師從靖穆靈霄妙陽真人，在師尊麾下修行仙法，諸位若是想讓各家子弟入我玄教，還請不吝令貧道去於各家，細細查探，見各家子弟是否有緣入我玄教。”

“敢問貴教招納弟子的標準是什麼，如何又能證明貴教乃修仙隱世之派？”

林星淵站出來，微微一笑，對着這道袍少年開口道：“不知道長可否露兩手，讓我等凡夫俗子看看，真正的仙法？”

圍觀路人見狀，紛紛起鬨，他們也想見識一下仙法。

這是官府工作人員用的手段，裝作圍觀群眾，然後提出詢問，讓眼前這人施展出仙法。

若是假的魔術掩人耳目，官府工作人員自會站出來拆穿。

林星淵這樣的特別行動組成員，自然受到過各種魔術的培訓，一般常規的魔術是騙不了他的。

“那是自然，貧道有禮了。”

道袍少年嘴角微微上揚，這個年紀的他最喜人前顯聖，顯擺。

只見他兩手掐訣，嘴中低聲念念有詞，若有若無的咒語聲讓周圍的圍觀群眾有些感到神秘刺激。

林星淵見此狀，當即一愣：他沒見過這樣的魔術啊！

咒語念畢，道袍少年的手掌一合，接着右手指天，一顆拳頭般大小的洶洶火球就漂浮在手指之上，同時附近的溫度也突然高升，一股炎熱氣息瀰漫了開來。

“真的有神仙啊！”

“哇，火！是火！”

周圍的群眾議論紛紛，而林星淵也神情凝重起來。

“走！”

隨着道袍少年的一聲疾叱，那火球瞬間飛馳，點燃了一旁的一顆大樹，大樹瞬間化作火樹，熊熊燃燒了起來。

林星淵，驚了。

他可以感受得到，這溫度是貨真價實的溫度，這火焰也是貨真價實的火焰。

這麼厲害？

還沒等林星淵震驚多久，忽的一個青色道袍身影憑空出現在自己面前，仙氣盎然。

“師尊！”

那自稱青陽子的道袍少年見狀，連忙行禮。

此時，林星淵也見到了這青色道袍人影的面貌，與那‘靖穆靈霄妙陽真人’的人影一模一樣！

靖穆靈霄妙陽真人瞅了一眼熊熊燃燒的大樹，微不可聞的擺了擺手，那火焰瞬間被熄滅，被火焰燒灼已經只剩下灰色燒焦軀幹的大樹緩緩開始長出新的枝條，五六秒之後這大樹便恢復如初。

“神仙啊！”

“神仙！”

靖穆靈霄妙陽真人無視周圍之人，看向林星淵，忽的張口道：“你與我有緣，可願拜我為師？”

“弟子林星淵拜見師尊！”

林星淵毫無半分猶豫，納頭便拜。

天空之中，一道人影總司一切，注視着這形形色色。

“玄教、虛教、元教嘖，這玄教順天而行，闡述天道，將萬物分三六九等，依才教化；這虛教有教無類，凡有向道之心皆可入教，為萬物截取一線生機。”

作為三教公認的天帝，虞蘇打了個哈欠，隨後將視線轉移到了長白山：“以妖為本的元教也在傳教啊”

虞蘇從七宿論事之時，一直都在。

甚至說，這三教推演的結果，是他植入到七人念頭裡的，修行功法也是虞蘇暗自幫忙完善的。

這一切的一切，背後都有虞蘇的手，可惜他們七個還洋洋得意，認為是自己的功勞。

這一切的原因無他，虞蘇想要成為真正的天庭之主，而不是光桿司令！

# 第二百五十六章 三教教主

“陛下！”

山蛛、倀虎以及勝遇對着虞蘇齊齊恭敬地開口道：“您召臣等來，所為何事？”

“這一周來，虞國如何？”

虞蘇並沒有直接說什麼，而是開口詢問着虞國的情況。

“啟稟陛下，虞國與紅石部落前後夾擊，大破羊國殘餘戰士，羊國戰士或死或降。”

山蛛望瞭望兩位同僚，拱手道：“紅石神被臣等迫降，紅石部落也被我軍擊潰，紅石地區歸於虞國，紅石大夫鎮守紅石城。”

“我軍前鋒已經抵達荊國交界之地，與荊國戰士隔河相望，安營紮寨。”

聽着山蛛的稟報，虞蘇點了點頭，開口道：“你們跟荊國開戰了么？”

勝遇回答道：“沒有，臣吩咐了飛荊和螢蟲，讓他們克制戰士，不要與荊國開戰若是開戰，一定會稟報陛下。”

“很好，做的不錯，若是東皇太一來戰，及時通知朕。”

虞蘇點了點頭，接着開口道：“接下來朕跟你們好好講講，朕召你們來到底是什麼情況。”

“陛下請講，臣等一定肝膽塗地，為陛下效力。”

山蛛、倀虎以及勝遇齊齊恭敬道：“請陛下放心！”

“玄教依才教化、虛教有教無類、元教妖族為尊你們三個各選一教，在此方世界壯大吧。”

虞蘇緩緩開口說著，而山蛛、倀虎以及勝遇三人面面相覷，開始思考起來。

作為元老，山蛛猶豫了片刻后，開口道：“臣選元教，臣之前也是妖，認為以妖族強大的戰鬥力才能保證陛下的安全。”

倀虎沉默片刻后，開口講道：“臣認為，一切皆應有教無類。”

顯然，倀虎已經選擇了虛教。

“只剩下玄教，那臣便選擇玄教了。”

勝遇笑容大盛，對着倀虎、山蛛拱了拱手，開口說著：“多謝兩位大人了。”

他哪兒不知道，純人類宗教的含金量有多高啊。

陛下就是人族的，純人族宗教自然會在陛下那裡加分不少的。

其實勝遇最心儀的還是有教無類的虛教，但被倀虎選擇了，那就只能選擇玄教了。

虞蘇點了點頭，開口道：“好，你們三神便分別去尋星宿吧。至於鬼金羊隨他去吧。”

“諾！”

三神同時恭敬地開口說著，隨後化作虹光，朝着三個方向飛去。

東海須臾島，原本只有面積幾百平方米的小島，如今已經被柳土獐、星日馬擴張成數千里的小島，而且在虞蘇的幫助下，加持幫助下，這小島在科技與凡人眼中是完全隱形的，一點兒也看不到。

“我在秦嶺傳道，山中精怪多達數千，甚至過萬。”

柳土獐與星日馬聚在一起，討論着情況：“你那邊怎麼樣？”

星日馬點了點頭，開口道：“我在沿海一帶收攏大量水族以及部分漁民，一切有教無類，壯大虛教，只待人族修成正果、妖族凝聚人身，我虛教便可大成，成為三教第一。”

柳土獐一本正經的教誨道：“不可小覷玄、元二教，其他人的本事你與是知道的。”

還沒等星日馬來得及說些什麼，一股龐大恐怖的氣息猛然降臨東海須臾島。

“你們，便是星日馬、柳土獐？”

冷峻的聲音從天便響起，縱橫人間的星日馬與柳土獐只感覺一陣壓力，不由趴在地上，冷汗直流：“正是小神。”

“本尊乃九霄靈能天尊，奉天帝命，執掌虛教。”

那道聲音浩然響起，似乎很是理所應當，而柳土獐與星日馬身軀一愣，將腦袋伏得更低了：“小臣領命，拜見教主，拜見天尊！”

“善，那玄、元二教亦有天帝任命教主，爾等好生培養弟子，莫要讓玄、元二教越過我虛教。”

長白山隱秘的森林之中，軫水蚓和翼火蛇兩個人大搖大擺的躺在山洞里，面前有幾個諂媚的獵豹、猛虎之流：他們似乎並沒有打算好好收徒，傳什麼元教。

忽的，一陣大風起，伴隨着的是恐怖而又陰森的氣勢，軫水蚓和翼火蛇為止一滯，連忙起身，連忙遣散獵豹猛虎，跪倒在一旁，等候大神的到來。

“本尊乃妖主，奉天帝之命，執掌元教。”

聽着這道恐怖而又不容拒絕的聲音，軫水蚓和翼火蛇就算是再刺頭也不敢有什麼意見，只得長拜道：“小神領命，拜見教主，拜見妖主！”

“爾等不收徒，反而在這虛度年華，豈不是令玄、虛二教嗤笑？！”

聽着妖主的責備聲，軫水蚓和翼火蛇的身軀瞬間顫抖一下，顫顫巍巍的開口道：“弟弟子認為，徒不在多在在於精。”

“人不在多在於精？”

‘妖主’點了點頭，開口道：“好，本尊放權給你們，不要讓本尊失望。”

“道兄，你最近收了弟子十一人，是不是有些太少了？”

張月鹿沉思片刻，對着井木犴說道：“我聽說，虛教的兩位真人可是收了兩三萬的門徒。”

“有教無類，遲早會生出禍端。”

井木犴冷哼一聲，表現得十分不屑：“貧道收的弟子，都是資質上佳、品行一流的人族天驕，修行速度極快，不出三年，必然可位列仙班。”

說罷，井木犴忽得開口打趣道：“倒是你一徒未收，也打趣貧道？”

張月鹿搖了搖頭，開口道：“道兄，我收徒講究的是緣，無緣也成不了師徒。”

聞言，井木犴搖了搖頭，笑道：“緣分緣分”

還沒等井木犴具體開口說些什麼，忽得一股龐大而又炙熱的氣息傳來，讓井木犴與張月鹿驚駭萬分。

“敢敢問哪位前輩降臨？”

作為南方七宿的最強者，井木犴單膝跪地，勉強抬手抱拳，恭敬地詢問道：“晚輩井木犴，天帝敕封”

“本尊明德廣法天尊，奉天帝詔令，為玄教教主。”

作為曾是“朱雀神君”的勝遇並沒有絲毫猶豫，又開始偽裝成了天尊，朝着井木犴與張月鹿施壓。

感受着巨大的壓力，井木犴和張月鹿只能聽命，開口道：“拜見提教主，拜見天尊！”

# 第二百五十七章 魔法學院與太陽王

東方的三教並立已經展開的如火如荼，而西方如今卻顯得十分的凋零。

無論是高盧總統如何承諾，魯伊斯就是無法溝通到海神，復活高盧歷史上那位赫赫有名的國王，太陽王路易十四。

這讓高盧總統很失望，而東方的三教說也傳到了西方，讓高盧總統看到了新的希望。

為此，他不惜一切代價，讓一些高盧人前往華國，想盡辦法拜師學藝，加入三教之中，為高盧燃起希望。

很可惜，收納人族的玄教連華國人都不全收，更不要提高盧人了。

而虛教、元教現在主要以妖族為主，虛教也會招收一些人類，但並不會選擇這些金髮碧眼的歪果仁：畢竟歪果仁修仙，違和感太強了。

虞蘇深知這種弊端，便迅速前往歐洲，打算進行歐洲的超凡復蘇。

實話實說，虞蘇對西方的體系簡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他本人就是東方的神靈，最初也是玩圖騰信仰之力，對什麼魔法一竅不通。

木得辦法，虞蘇自己創造唄，萬變不離其宗，修仙與魔法總有相似之處。

至於太陽王和魯伊斯

虞蘇沉默片刻后，飛往了倫敦。

雖然巴黎、羅馬之類的城市也是繁華無比的，但論起繁華程度和知名度，還是不列顛的倫敦更勝一籌，如果魔法學院想要開辦，倫敦是首選，其次才是巴黎。

日常孺琺。

虞蘇實地考察了半天，覺得倫敦還可以，便打算在這裏建立起一個全新的魔法學院。

魔法學院需要院長，不過這並不是什麼很困難的事兒。

捏出一個就可以啦！

隨着虞國在異界開疆擴土，地球三教蒸蒸日上，自己的實力也是一天比一天強，創造出幾個實力弱於南方七宿的白人老頭還是可以做到的。

只不過一個魔法學院如果坐落在倫敦市區內，未免也太過掉價了。

因此，虞蘇準備在這裏開闢一個秘境，算是試手。

畢竟他自己也沒有開闢過秘境空間，如果失敗了那也就引起倫敦一陣小小的自然災害而首發

不過虞蘇相信，自己就算失誤了一次，也不會有第二次的。

他肯定會成功！

“最新消息，今日早晨5:24，倫敦發生65級地震，餘震頗多，震波亦有6級，本次地震共有712人受傷，21人死亡，291人失蹤，東區”

巴黎內，魯伊斯享用着早餐，看着倫敦發生的慘案，當即心懷仁慈，祈禱道：“偉大的海神冕下，希望您保佑倫敦受難的民眾，讓邪惡的地震早日平息”

“同時，您忠誠的信徒希望海神冕下能降下神諭，將高盧的路易十四復活，高盧將會遍滿您的教堂。”

聽到了魯伊斯的祈禱，半空之中的虞蘇倒是有些尷尬。

倫敦的多次地震，都是自己搞的。

十一次，失敗了十一次，雖然虞蘇每次都盡可能的控制住了自然災害，但總是有部分疏漏。

不過終於在第十二次成功了，虞蘇已經在倫敦開闢了一個大學面積的小秘境，很棒。

虞蘇此番前來，便是授予魯伊斯海神大主教的身份，同時讓他擁有部分操縱水的能力，同時也“復活”一下傳說中的太陽王路易十四。

虞蘇覺得，太陽王路易十四給魔法學院當保安，也是個不錯的選擇。

畢竟看起來有很高的逼格。

“可”

一道震撼的聲音在魯伊斯腦海中回蕩，魯伊斯聽着這震撼的聲音，懵了。

這道聲音古老而又神秘，彷彿天神一般，魯伊斯的記憶一下子就回到了半年以前，那道在海面上發出“靜”的聲音！

這次的話語與上次一樣，這語言並非地球上的任何語言，但魯伊斯卻能聽得懂其中的意思，可謂是神靈語言。

“海海神冕下！”

魯伊斯連忙跪倒在地上，虔誠的祈禱道：“您最恭敬、最謙卑的僕人魯伊斯，終於等到了您的召喚。”

半年了！足足半年了！

海神冕下終於認同了自己，終於認同了自己地上行走的身份，自己終於可以不用忽悠人了！

“我命你為主教傳播信仰。”

聲音浩瀚如星河，一點一滴的傳到了魯伊斯耳畔，魯伊斯大喜過望，恭敬地行禮着，緊接着天邊的雲霧化作無縫白袍送到了魯伊斯身上，一瞬間，魯伊斯便感覺自己全身都收到洗滌。

緊接着，大海之中傳來一陣陣浪濤，巴黎不靠海，附近只有多瑙河，但魯伊斯卻聽到了陣陣海聲。

魯伊斯的身軀受大海洗滌，污穢洗去，同時內心也開始變得堅毅起來。

他驚奇的發現，自己竟然可以操縱起了水來。

“多謝冕下，多謝冕下！”

魯伊斯連忙進行禱告。

但隨後，卻並不半分聲息傳出

此時，魯伊斯便知曉海神冕下已經離去，而他也得到了海神冕下新的指示。

“海神教，即將遍布整個高盧！”

聖德尼聖殿，太陽王路易十四的長眠之處。

虞蘇大搖大擺的站在這裏，望着長眠地下的一團白骨，有些無奈。

重生一團白骨出來，告訴大家這是太陽王路易十四？

別逗了，要是虞蘇自己是高盧人自己也沒辦法接受。太陽王路易十四竟然是一團白骨？這不就是證明太陽王路易十四是邪惡的象徵，是不允許存在於世間的？

如果拿個對比，就是說漢武帝是妖怪，天天吃人，換成華國人也接受不了。

“唉，還是要我活死人、生白骨啊。”

虞蘇搖了搖頭，隨手開始運轉靈氣，在這具白色骨骼上運轉。

對於虞蘇這種級別的神靈，這種小事兒不在話下，只不過魂魄已無，復活的只會是一個植物人，並沒有什麼作用。

只是

魂魄什麼的，挺簡單的。

虞蘇隨手一拉，瞬間出現了三十三個靈魂，皆是金髮碧眼的洋人樣貌。

這些都是在倫敦大地震中死亡的居民，虞蘇認為他們挺無辜的，應該給個好結果。

比如現在。

太陽王路易十四和他的騎士團。

這無疑是最好的選擇，虞蘇開心，他們也開心。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這幫不列顛倫敦人可能會失去自己以前的記憶，成為一個不列顛的世代仇敵，高盧巴黎人。

# 第二百五十八章 超凡時代的到來

聖德尼教堂上空，碧空如洗，萬里無雲。

聖德尼教堂位於巴黎北邊的聖丹尼市，是哥特藝術的開始，在這裏，曾經埋藏過三位高盧的古代君王，也曾接受過國王加冕，此地最有名的，便是埋葬了太陽王路易十四。

太陽王路易十四，是一個鼎鼎有名的大佬級別君主，在高盧人民的心中地位非比尋常。

然而，此時此刻，太陽王路易十四卻帶着一群穿着盔甲的騎士，惆悵的在聖德尼教堂前，徘徊着。

他復活了。

沒錯，他路易·迪厄多內·波旁竟然復活了。

別人不知道，路易十四可一清二楚，自己當了七十二年的國王，雖然追求過巫術法師，但那些都是假的，他清楚的很。

如果那些巫術是真的，那麼復活的僅僅該只有自己才是，根本就不會有自己身邊的這些“騎士”。

說句實話，路易十四根本就不認識這跟隨在自己身邊的三十二個騎士，但一股源自靈魂深處的感覺讓路易十四覺得這三十二個人曾經與自己同生共死，這才讓路易十四放任他們跟隨。

到底是什麼情況呢？

見周圍的圍觀群眾越來越多，路易十四有些心煩意亂，不由的吩咐道：“驅散這些平民，我不想看見他們。”

路易十四是一個“君主專權”達至巔峰的一個君主，對於平民，他的態度不過是與紙張一樣，都是可以隨意消耗的消耗品。

“是，國王陛下。”

一個騎士領命，穿着厚重的盔甲，拔出利劍，開始驅逐圍觀群眾：“國王在此，庶民退散！”

其餘的騎士齊齊拔劍，一股肅殺之意瞬間在場上凝聚而出，讓圍觀群眾一陣驚呼。

“哇，拔劍了啊！”

“似乎是真劍！”

“這是在干什麼，角色扮演嘛，他們這是在扮演太陽王和他的龍騎兵還是什麼《權力的遊戲》等等一系列我不知道的電視劇？”

“其實我覺得他們可能是真的復活了的太陽王”

“也有可能啊，畢竟現在神靈那麼多，太陽王復活也不見得不可能！”

眼見着圍觀群眾越來越興奮，自詡為“太陽王”的路易十四臉上掛不住了，當即站起身來，眉頭一蹙，指着眾人道：“怎麼回事兒？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在他的那個時期，他給高盧帶來了勝利，國民很敬重、愛護他，遠遠看見他都會行禮鞠躬。

就算是後期，國民也不會是這樣的表現！

騎士立馬心領神會，準備上前殺了幾個靠前的圍觀群眾，殺雞儆猴。

“國王陛下，歡迎您的復活！”

忽的，周圍來了許多的引擎聲，下一刻，高盧總統帶領着警察便抵達了聖德尼教堂，他油光滿面，精神煥發，對於路易十四的復活顯得十分的興奮。

“你是何人？”

路易十四眼神微微一眯，手中握緊了長劍，開口道：“我不記得你。”

“我是高盧總統馬咖虎，您好。”

高盧總統露出了迷人的笑容：“高盧歡迎你的歸來。”

“總統？”

路易十四深深地看了高盧總統一眼，緩緩開口道：“我死之後，發生的什麼事兒，你細細跟我道來。”

“國王陛下，請您上車，跟我們回去，我會與您詳談。”

高盧總統再一次露出了標準的笑容，對着路易十四開口道：“您放心，我們會安排好您的一切出行。”

路易十四警惕地網着周圍，見警察正在驅逐拍照的圍觀群眾，一瞬間就知道了高盧總統的地位，開口道：“你是現在的國王？”

“國王陛下，現在高盧已經沒有國王了，高盧現在的制度是選舉制。”

“沒了國王？”

“是的。”

巴黎的另一頭，海神教主教魯伊斯正在高盧總統開設的海洋大教堂內，看着高盧的第一座海神教派的教堂，心中歡喜極了。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雖然這是東方的諺語，但在西方依舊通用，魯伊斯認為自己將會成為這個世界上第一教派的大主教，成為萬民敬仰的存在。

他要把巴黎，培養成海神冕下的地上神國！

“主教，高盧總統去了聖德尼教堂，應該是去尋太陽王了。”

一個年輕的高盧紅髮青年穿着淡藍色的傳教服，對着魯伊斯行魯伊斯自己杜撰出來的海神禮：“您看，我們應該如何行事？”

魯伊斯見狀，連忙禱告，同時開口道：“海洋與風暴在上，這件事便是海神冕下親為，莫要破壞總統的行動，一切以配合為主。”

“是，主教。”

紅髮青年恭敬地行禮退下，而魯伊斯微笑着看着紅髮青年離去，隨即轉過身來，對着教堂中央供奉的海神鵰塑，深深地行了一禮：“冕下，您您想讓您最虔誠的僕人做些什麼？”

為什麼每個人都是我最虔誠的僕人？

虞蘇忍不住吐槽一聲，從最初的巫祝嬰到蘇子、鮫人戰士比恭弘=叶 恭弘，凡是向自己禱告的，全是自稱最虔誠的僕人。、

“魔法興起盡可能抑制展”

神諭再一次下達，有了一次經驗的魯伊斯很恭敬地接受了神諭，同時開始思考海神冕下的神諭內容。

“魔法將會興起，此乃我教的大敵？”

魯伊斯瞬間明白了虞蘇想要表達的意思，點了點頭，恭敬道：“明白了，您最虔誠的僕人明白了您的神諭。”

虞蘇滿意地點了點頭。

東方在那裡搞三教並起，虞蘇也知道這三教看起來都是道家，都是一夥的，但遲早要起矛盾。

一個講究以材施教，一個講究有教無類，還有一個更是以妖族為尊，這三教的教義就不同，以後怎麼可能會和平共處。

東方既然遲早會有矛盾，而西方也不能讓他們彼此之間平平安安的吧？

教會、學院，再加上一個聯盟完首發

至於美洲阿爾文與比恭弘=叶 恭弘已經等待很久了。

這世界的格局，從今天開始改變，世界的時代將會進入超凡時代，超凡時代將會興起。

虞蘇表示，很舒服。

# 第二百五十九章 秦嶺異變

一望無際的平原，以及突然被隔斷的虛空，虞蘇對自己開闢的小空間滿意極了。

虞蘇在巴黎整完教堂的事兒之後，連夜飛往倫敦，在倫敦自己開闢的空間里進行構造。

在地球開闢空間是極好的選擇，異界的靈氣氛圍比地球要重，開闢的難度也高，甚至有隕落的風險，因此異界的頂級神靈都不大願意開闢空間。

而在地球沒那個風險，因此虞蘇才會開闢一個空間，但這也讓虞蘇損失很大。

至少靈氣損失很大，至少要一個月才能恢復。

“萬丈高樓平地起。”

虞蘇淡淡念着一句稀疏平常的古詩，緊接着整個平原忽得有建築拔地而起，開始迅速的鋪蓋整個平原。

“這個斷層也太尷尬了吧，直接是虛空”

虞蘇有些無奈，隨後擺了擺手，緊接着星河大起，一片海水從天而降，將整个中世紀古建築包圍，虞蘇又揮動雙手，整個地形開始逐漸化為小島。

附近一千米的海域是真海，之後的海也是虞蘇設置的幻象，根本就無法觸摸。

“還需要來兩個兇猛的海獸，不然總有沙雕想要出海。”

虞蘇喃喃自語一聲，準備開始搞事兒。

虞蘇雖然可以根據已有的材料靈魂創造生物，但虞蘇創造出來的生物實力頂多也就井木犴的水準，大概相當於五分之一的倀虎。

翼火蛇與軫水蚓之所以能翻天覆地單挑人類軍隊，主要原因是搗亂的國家軍事實力不強加上之前有過異獸搗亂。

而井木犴則是人體形狀，快速竄過，白鷹攻擊不及。

因此，海中的生物維持在井木犴的五分之一乃至六分之一便可，不需要太強。

至於魔法學院的老師自然要比海怪微微強上一絲，但也不能強太多。

魔法學院的院長井木犴的二分之一吧。

至於魔法學院的樣式，直接照抄霍格沃茨就行了，畢竟人家大不列顛寫的《哈利波特》用了好幾年，設定還是比較完善的。

魔法學院便命名為“道格威爾”吧。

設定好了一切，虞蘇點了點頭，開始了創造之旅。

創造什麼的，虞蘇還是很擅長的。

“最近秦嶺生態不大對勁兒，老虎和兔子竟然在一起相安無事，實在是讓人覺得反常啊。”

某生物研究所內，一個不苟言笑的中年教授博士推了推眼鏡，緩緩開口道：“你們怎麼看？”

“雖然反常，但這也不是什麼罕見的情況吧？”

一個年輕人取下眼鏡，揉了揉太陽穴，開口笑道：“梁教授，你太謹慎了吧。”

“這可不是謹慎的問題了，你們難道沒有發現，秦嶺最近的動態很不正常嗎！”

梁教授眉頭一皺，開口道：“五米的虎、三米的狼，最近在秦嶺出沒的是不是太多了些？”

“是的，可”

年輕人愣了愣，還沒說些什麼，卻見梁教授又道：“生物基因突變秦嶺最近發生了什麼？”

“沒沒發生什麼啊。”

一個坐在電腦桌前的小胖子愣了愣，有些結巴的說著：“哦對了，一周前曾有一次不對勁兒的聚集，兔子之類的動物都朝這個方向聚集，我們的三個勘察儀就是在那時候搞壞的。”

梁教授看着小胖子指的位置，眉頭一蹙，開口道：“能不能申請衛星拍攝？”

“這個？衛星拍攝？”

年輕人聽着梁教授和小胖子的話，有些不敢置信：“梁教授，您您認為我們要用到衛星進行拍攝？”

小胖子旁邊的座位上，短髮幹練的女人推了推眼鏡，理性的開口道：“這個可能不行，最近特別行動組有大動作，針對近日以來網絡上很火的玄教，可能無法對秦嶺進行監控。”

“玄教”

梁教授聽着這個名字，面露疑惑之色：“玄教是什麼？”

“梁教授，這您都不知道啊？”

那年輕人搶着開口解釋着：“玄教是最近興起的修仙門派，在齊魯、江浙收徒，可惜暫時還沒有弟子來秦西，唉。”

“裝神弄鬼，真不知道為什麼要在他們身上浪費資源！”

梁教授鄒着眉頭，狠狠地批判了一番后，似乎又想到了什麼，對着短髮幹練女人開口道：“小趙，你通知上級，秦嶺可能發生異變，有什麼天地靈寶之類的東西，引得野獸變異！”

梁教授實在是沒看過什麼網絡小說，能想到這個地步的借口就已經很不錯了。

“天地靈寶？”

短髮幹練女人一陣詫異，同時的還有年輕人和小胖子：“梁教授，這樣做偽，真的合適嘛？”

梁教授大義凜然的開口道：“秦嶺的變異你們也看到了，我我覺得我的懷疑合情合理。”

“就這麼說，出了事兒我擔著。”

梁教授說完之後，又開口道：“曉飛，等會兒你叫上幾個同志，我們在秦嶺外圍走一圈，實地考察一番，等到上級結果下來，我們可能會配合著軍人一同入秦嶺，前去那個地方。”

“啊？”

年輕人愁眉苦臉。

他的名字是梁曉飛，正是這位梁教授的親侄子。

梁曉飛的父母也都是為科學奉獻終生的科學家，在這種環境下，梁曉飛也自然是學習成績優異，加入了他叔叔的研究所里。

因為梁教授不想讓人知道他們兩個的關係，故一直都是以“曉飛”、“梁教授”做稱呼。

梁曉飛立馬行禮，收起了嬉皮笑臉，嚴肅起來：“是，梁教授！”

特別行動組，燕京辦事處。

“玄教的問題怎麼樣了，林星淵到底有沒有消息？”

王識明焦急的來回踱步，他沒想到自己給林星淵准了五天假，就讓林星淵被玄教拐了去。

玄教的操作毫無破綻，王識明甚至都懷疑他們是真的修仙門派，但也有不確定的因素。

還是要想辦法與玄教聯繫上，否則這樣不是個辦法。

“沒有，我們根本就不知道玄教的人出現在哪裡，他們早出晚歸，整個城市都沒有他們的蹤跡！”

“對了，王組長秦嶺的生物研究所傳來消息，秦嶺似乎有什麼動向”

“什麼動向？”

“天地靈寶！”

# 第二百六十章 斑斕巨虎

“噠噠噠”

直升機的螺旋槳爆發出巨大的聲響，秦嶺生物研究所的停機坪上風力大盛，而特別行動組的組長王識明攜一眾全副武裝的特別行動組精銳抵達此地。

王識明的表情是極其興奮的。

他做夢也沒想到，秦嶺竟然除了這等寶物首發

雖然是什麼寶物他還不知道，但天地靈寶一看就不簡單。

“您好！”

梁教授迎了上來，對着王識明伸出了手，而王識明自然也不會進行什麼沙雕操作，中規中矩的和梁教授握了手。

“梁宜政教授，話不多說事不宜遲，請您詳細說一說，關於秦嶺之內的東西。”

秦嶺生物研究所周圍已經被特別行動組的武裝精銳圍了起來，王識明並沒有什麼隱瞞的開口道：“我是超凡特別行動組王識明，帶來了我們超凡特別行動組的精銳，秦西軍區的部隊也可以有部分調遣，封鎖秦嶺！”

“額”

梁宜政教授聞言，愣了一下，有些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王組長，這一切都只是我的猜測，並沒有實際的證據。”

怎麼玩的這麼大？

超凡特別行動組？秦西軍區封鎖秦嶺？特戰精英？

我明明只是想要衛星監控、拍攝情況而已。

“嗯？”

王識明明顯的愣了一下，但他隨後依舊是溫和如玉，開口道：“您先講講吧，我們都已經來了，自然也不會就這樣走。”

“額，是這樣的，一周前”

梁宜政開始緩緩講述自己所知道以及猜測的故事，同時還有生物研究所里的勘測儀錄像作為部分證據。

“近日來，秦嶺的生物鏈實在是有些太大的變化，老虎與兔子和平共處，這還不是偶然的幾個表現，這”

梁宜政教授又說起了幾句生物學理論，但王識明並沒有什麼太多的興趣去管理自然平衡，他現在最要緊的任務是超凡！

他是超凡特別行動組的組長，又不是生態環境特別行動組的組長。

不過聽了梁宜政教授的分析之後，王識明也覺得有些不正常。

為什麼一周前，所有的動物都會向這一個點聚集？

“衛星拍攝，將這附近給籠罩，看看情況。”

王識明立馬吩咐特別行動組的通訊組員，組員也很給力，大概半個小時后，衛星照片便出現在秦嶺生態研究所的電腦里。

“沒什麼區別啊。”

望着略有模糊且綠茵一片的照片，王識明喃喃自語。

梁宜政教授緩緩開口道：“秦嶺綠樹成蔭，往往是連綿不絕，微型照片拍不到什麼東西也是可以理解的。”

“梁教授，你的意思是”王識明看向梁宜政教授，似乎另有所指。

梁宜政教授道：“王組長，我真心認為我們可以派遣一支小分隊，進入這片區域，看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兒。”

王識明整理了一下中山裝，點了點頭，同意了梁宜政的意見：實地考察確實需要去一次。

“我會讓直升機將我們運到這裏的。”王識明道。

“不能！”

誰知梁宜政竟立馬反駁，沒有同意王識明的意見：“不能用直升機，直升機的雜噪聲太大，一是容易暴露，二是太過於”

梁宜政教授又是一堆大道理，不過王識明倒是聽懂了梁宜政教授想表達的意思。

王識明皺了皺眉頭：“您的意思是我們步行，從這裏出發，一路穿梭秦嶺，抵達這裏？”

“是的！”

梁宜政斬鋼截鐵的開口說著：“不然此行會有不妥之處。”

“好吧，我會帶着十五位我們的精銳同志，全副武裝，從這裏進入秦嶺，抵達這裏的。”

王識明一邊說著，一邊指着地圖。

這時，梁宜政忽得開口道：“我也要去。”

“梁教授，您還是在這裏專心做學問吧，您也知道，秦嶺危機重重，可不是長安這樣的大都市。”

梁宜政道：“你們需要一個生物學家，在場的人只有我的學問最高，我可以跟你們一起去。”

猶豫片刻后，王識明長嘆一口氣，開口言道：“可以，你可以跟我們一起去，但是安全性我無法保證，只能說是生死有命、富貴在天。”

“我守了秦嶺大半輩子，國家信任我，把這裏交給我，這裏出了不一樣的情況，我是一定要查明清楚的，雖死無憾。”

秦嶺很大很美，若是站在天空向下望去，可見眼前綠恭弘=叶 恭弘相依，清渠相迎，水光山色，渾成一體，處處秀麗，妙趣橫生。

到處都是原始森林般的藤蔓，處處都有奇特的植物，與鋼鐵城市是兩個完全不一樣的畫風。

只見一行十六人正在茂密地叢林中中前進着。

兩名全副武裝的青年在前面拿着軍用砍刀在前面開道，為後方打開一條道路。

後方舉槍，時刻注意周圍有無危險情況。

老虎、豹子在秦嶺核心區中都可以見到的，在這裏還有附近動物園放生的野生動物，同樣充滿了野性。

“這裏的生物數量嚴重降低，雖然這裡是秦嶺外圍，但也不會這樣。”

隊伍中，唯一一個戴着眼鏡的中年男子皺着眉頭開口道：“不對勁兒，不對勁兒。”

聽到梁宜政如此，王識明也察覺到有些不對勁兒的地方了。

是啊，他們走了這麼久，竟然只看到了一兩隻兔子，剩下的動物竟然都沒有見到！

這可不是什麼尋常小山小林，這可是秦嶺，華國野生動物居多的幾個聚集點之一！

“按常理而言，食物鏈頂端的霸主，嚴重破壞了這一小片區域的生態平衡，這才會導致動物的數量銳減。”

梁宜政皺着眉頭分析道：“但但這也太”

“真相就在那裡，我們只要抵達那裡，一切問題都會迎刃而解！”王識明開口道。

“吼！”

就在此時，一道聲勢浩大的吼聲猛然穿出，緊接着遠處一個火紅色的身影迅速閃過，定睛一看，竟是只五米多的斑斕巨虎！

眾精英連忙抬槍，槍口一致對向巨虎！

“人類，你們來這裏，想要做什麼？！”

# 第二百六十一章 虛教門徒

“人類，你們來這裏，想要做什麼？！”

斑斕巨虎的咆哮聲直插雲霄，讓王識明更為驚愕的是，這斑斕巨虎竟然能口吐人言！

王識明一陣驚駭，他穩住心神，對着斑斕巨虎道：“這位虎大王你好，我是華國超凡特別行動組的組長王識明，此番前來是為了一周前”

王識明喋喋不休的說起了自己的身份來，這就讓那龐大的斑斕巨虎聽的有些煩躁：“少廢話，我管你是哪兒來的，趕緊滾回去，不然我就吃了你們！”

在自己的地盤上，莽就完事兒了。

王識明皺着眉頭，正準備說些什麼，但他忽的感覺到周圍一陣殺意凌然，如芒在背。

“嗯？”

叢林中，隱約閃過猩紅的眼眸，風聲拂過樹恭弘=叶 恭弘，掠動一切，這讓王識明更是確定了自己的判斷。

周圍，還有其他的怪物！

“滾出去！”

在斑斕巨虎的咆哮聲中，王識明只能帶着隊員向後退去，原路返回。

望着人類退去的身影，斑斕巨虎警惕地表情還沒有散去，一隻碩大的蟒蛇忽的從灌木中攀爬過來，吐着蛇信子，開口道：“怎麼回事兒，為什麼有人類在這裏？”

他們雖然是野獸，但也有以前的記憶，只要人類不好惹。

“不知道，可能是之前師尊傳功的動靜太大，引來人類調查。”

斑斕巨虎搖了搖頭，接着開口道：“我們回去召集師兄弟們，開個會，可能要離開秦嶺，四海為家了。”

“我們也是修仙之士，竟然為了躲避凡人而逃走，真是”

蟒蛇只感覺憤憤不已，他們修仙的竟然要躲着凡人走，真的是太過分了。

斑斕巨虎看了一眼蟒蛇，用着秦西方言勸道：“世道就是這樣，算了吧老弟。”

說罷，斑斕巨虎就搖着尾巴，慢悠悠地朝着森林深處走去。

“唉，這世道。”

蟒蛇也嘆了一句世道艱難，始慢悠悠地朝着身處爬去。

另一邊，王識明也膽戰心驚的跟隨着隊伍一同下山，他一遍又一遍的喝水，詢問着梁宜政：“梁教授，你們秦嶺的動物，都是這樣的么？”

梁宜政也有些驚魂未定，當聽到王識明的問題后，他苦笑着說道：“王組長，你別開玩笑了，這哪兒是動物啊，這是妖怪啊！”

“妖怪啊”

王識明悵然若失，但現在也不是他苦惱的時候，他當即開口道：“我們趕緊回去，這件事兒要通知上峰，儘快解決。”

王識明現在很緊張，秦嶺當中絕對不僅僅只有一個妖怪，這些妖怪出現在秦嶺中，絕對是一個不穩定的因素。

如果他們為禍四方，華國可是會損失慘重的！

“先通知部隊將秦嶺封鎖，禁止一切人進入秦嶺，景區什麼的都關了！”

錢是小，人是大！

“諸位，人類已經發現我們的動向，為了妥善起見，我並沒有殺死他們，你們怎麼看，我們是走是留？”

秦嶺深處，斑斕巨虎盤踞在巨石下，望着周圍密密麻麻的精怪，口吐人言說著：“蟒蛇可以為我作證。”

在場的精怪沉默片刻后，一頭花豹跳了出來，齜牙咧嘴，惡狠狠地開口道：“人類？老子早就看他們不順眼了，當年把我囚禁在動物園裡供人觀賞，現在老子如果有機會，一定殺了他們！”

花豹的話引起部分精怪的贊同，畢竟站在這裏的也有許多是從動物園出來的動物。

“不可，人類很強，我們出手可是自尋死路！”

一個看起來似乎讀過書的兔子喊道：“我們應該逃，據我了解，人類很快就會來抓我們了！”

“灰灰曾經是人類的寵物，它對人類十分了解！”

斑斕巨虎輕咳一聲，開口道：“我覺得灰灰說的對，我們是虛教弟子，要給師尊留下一脈傳承。”

精怪們彼此爭執不休，畢竟是剛剛擁有靈智，還沒有形成一個強有力的同盟。

“這樣吧，拿外面那些還沒有靈智的蠢物吸引人類注意力，我們趁機分離。”

斑斕巨虎望着花豹，緩緩開口道：“既然你想留在這裏，那你便留在這裏和人類抵抗吧，我沒有什麼意見。”

花豹見狀，冷笑一聲，前肢勉強抬起，抱拳道：“那麼，師兄一路保重，師弟祝師兄早日修成仙道。”

道不同不相為謀，這是師尊常常掛在嘴邊的話語，花豹與斑斕巨虎自然曉得。

斑斕巨虎虎嘯一聲，帶着支持自己的精怪朝着北方趕去：他們打算從北方出去，經歷荒無人煙的地方，盡可能避開人類，認真修仙。

他們的目的是早日修成神仙，跟隨在師尊身旁，位列仙班，而不是跟着花豹那些精怪一樣，天天活在過往的仇恨里。

西方，大不列顛倫敦。

虞蘇坐在道格威爾魔法學院的教堂主座上，看着下面大概二十多位西方面孔的魔法師，微微一笑，開口道：“道格威爾，這魔法學院就交給你了，現代信息你都知道，希望你可以合理的安排學生，帶領學院走向光輝！”

“多謝您，來自東方的古老存在，您將我們復蘇，您將會是道格威爾魔法學院永遠的朋友，永遠的恩人。”

鬍子花白，名為道格威爾的老魔法師尊敬地對着虞蘇喊道。

“哦對了，巴黎出現了一個死而復生之人，你們可以將他帶到學院，讓他為學院盡一份力量。”

虞蘇微笑點頭，似乎又想到了什麼，開口笑道：“他是高盧的太陽王，路易十四。”

道格威爾聞言，開口笑道：“尊貴而又古老的存在，請您放心，我一定會將這位路易十四帶到道格威爾魔法學院，讓他成為道格威爾魔法學院的一部分。”

“非常好。”

虞蘇點了點頭：“接下來的事情不需要朕出手了，你們自行安排吧。”

虞蘇的行程安排的滿滿噹噹，海神教廷那邊還需要大批的超凡者。

魔法學院的局基本成了，在這二十多個魔法師的記憶中，自己只是一個無聊的古老存在，把他們復活了而已，以後有啥事兒跟自己一點關係都沒有。

嗯當然，受益的依然還是虞蘇了。

# 第二百六十二章 招生

破舊的窗戶內，丹尼奧薇托着腦袋，雙眼無神的看着星空，有些無聊。

日復一日，年復一年。

已經十四歲的不列顛小姑娘現在感到學業十分的無聊，最近關於超凡之事興起，丹妮奧薇自然是更想要成為一名超凡者的。

“我要是成了魔法師，該多好啊首發

十四歲的丹妮奧薇喃喃自語地說著，一雙美眸中充滿了渴望的神情。

“咚咚咚，咚咚咚！”

窗戶的玻璃突然被激烈的敲打起來，丹妮奧薇被嚇了一跳，回過神來，見屋檐的貓頭鷹在撲騰着翅膀，用嘴啄瘋狂的敲打窗戶，吸引丹妮奧薇的注意力。

它嘴裏叼着個信封，渾身乳白色，面部的表情特別人格化，似乎怒意衝天。

？？？

一個大大的問號度現在丹妮奧薇的腦殼上，丹妮奧薇沒有搞明白這貓頭鷹想要干什麼。

見貓頭鷹不停地啄擊着窗戶，丹妮奧薇只能將窗戶打開，放這貓頭鷹進來。

貓頭鷹撲騰着翅膀，迅速飛入屋子內，在空中轉了兩圈后，將信封扔在丹妮奧薇的桌子上，二話不說起身離開。

信封上烙印着一個玫瑰的痕迹，丹妮奧薇臉色有些古怪。

她，一個正宗的大不列顛人，怎麼可能不知道本國的有名的《哈利波特》呢？

霍格沃茨開始招人了？

想到這裏，丹妮奧薇興奮了起來，她連忙打開信封，仔細閱讀起來：

“親愛的丹妮奧薇·提爾同學：

我們愉快地通知您，您已獲准在道格威爾魔法學校就讀。隨信附上所需書籍及裝備一覽首發

學期定於十月二十日開始。我們將於十月十十五日前靜候您跟隨您的貓頭鷹一同到來。

校長

道格威爾謹上

道格威爾魔法學院。”

看着這長長的一段信封，丹妮奧薇喜悅之情溢於言表。

“魔法學院，我被魔法學院錄取了？”

丹妮奧薇興奮不已，她畢竟也是個十四歲的小孩兒，對於魔法本來就有些嚮往，如今出現了這種情況，她更是高興不已。

“今天是十四日，明晚貓頭鷹就來接我？！”

丹妮奧薇突然想到了什麼，有些驚愕：“那我我該怎麼”

十四歲，還是需要父母監護人的，丹妮奧薇實在是沒把握說服自己的父母。

“算了，不告訴他們，等我入學學了魔法之後，他們會為我驕傲的！”

丹妮奧薇美滋滋的想着，開始收拾起了自己的行禮，打算明天就去學校報道。

與此同時，世界各地突然出現了許多的貓頭鷹，它們五顏六色，在深夜裡，穿梭在城市之中，悄然無聲。

成千上百名天才收到了來自“道格威爾魔法學院”的入學通知書，亞洲、歐洲、非洲、美洲、澳洲凡是符合條件的，無論你是什麼人種，都收到了入學通知書，一點也沒有什麼種族歧視。

有的人相信這個“道格威爾魔法學院”的存在，興緻勃勃打算入學，但同樣有人認為這是惡作劇。

這種情況大多數出現在亞洲。

魔法學院來亞洲納新，這怎麼看都有一點魔幻。

怎麼超凡也有留學這一說？

魔法學院只招收12－16歲的學生，而且要求資質較高，因此第一批招收的弟子不少也不多剛剛好。

雖然道格威爾做的很隱秘，但難免會被有心人見到。

世俗之中，大半的國家都知道了，這個名為“道格威爾”的魔法學院。

“道道什麼威爾？”

華國，杭州，一個雙眸閃着靈光的少女望着眼前的信封，陷入了沉默。

少女大概十四有餘，正在初中階段，她用盡生平所學的英語，正在盡可能的翻譯這封信。

貓頭鷹乖巧的蹲在少女面前，一動不動。

“啾啾啾！”

突然，貓頭鷹鳴叫一聲，體型猛然擴張數倍，還沒等少女翻譯完信封，就直接將少女甩到了自己的背上。

少女：“？？？”

還沒等她反應過來，貓頭鷹瞬間衝天而起，如同閃電一般朝着某一個方向飛速的前進着。

“哇啊！”

這種感覺，過山車還刺激，徑直朝着西方一個方向飛去。

華國距離遠，為了保證所有人都在同一時間到達，距離遠的貓頭鷹會提前起飛。

狂風大作，吹亂了少女的髮型，四周飛速閃過的雲彩，讓少女感到一陣刺激。

翱翔藍天一直是人類的夢想，一層鐵殼雖然達成了夢想，但難免有些不自由。

現在，少女也不知道是什麼原理，她只感覺到狂風在吹刮著自己，但自己卻穩如磐石，在貓頭鷹身上沒有絲毫的晃動，甚至連溫度都覺察不到。

“什麼情況啊！”

流利的漢語忍不住從少女嘴裏吐出，見着周圍的景象迅速變化，少女也已經麻木了。

就這樣，貓頭鷹飛馳了一個小時，直到途徑一片叢林似的地方。

“吼！”

一聲咆哮，貓頭鷹瞬間被震暈摔落，那少女也跟隨着貓頭鷹一起墜地。

所幸貓頭鷹飛馳的高度不高且有樹枝阻礙，少女沒有受到什麼大礙，只是有些擦傷。

“人類坐在貓頭鷹身上，什麼組合？”

一道聲音傳了出來，少女只感覺有些疼痛，勉強抬起頭來，卻被眼前的景象驚呆了。

帶領自己飛行了一個小時的貓頭鷹已經被一頭巨大的老虎給啃食，而這隻老虎還踏馬會說話！

“我我我”

少女緊張萬分，說話都有些哆嗦，心臟怦怦亂跳。

這時，斑斕巨虎的同伴也圍了上來，好奇的看着這個從天而降的人類。

斑斕巨虎開口叫道：“人類，你叫什麼名字？”

“顏若然”

少女開口回答着老虎的問題，同時迅速起身，身子微微顫抖，靠在大樹前。

見顏若然這種樣子，斑斕巨虎哈哈大笑道：“小姑娘，別害怕，我們不吃你，我們是虛教弟子，意欲修仙問道，位列仙班。”

“方才我見那西方來的雜毛載着我們東方的生靈，固然出手擊落，沒什麼惡意。”

聽着斑斕巨虎的解釋，顏若然感到有些怪異

一大群精怪圍着一個少女，而少女也沒有嚇破膽。

這場面着實怪異。

# 第二百六十三章 有教無類

“你帶個人類在身邊，怎麼想的？”

行進的路上，望着乖巧的跟在幾個精怪身邊的顏若然，蟒蛇攀爬到斑斕巨虎身邊，吐着蛇信，低聲言道：“我們可不是人啊。”

“我知道，但那個人類小姑娘的資質好像很不錯。”

斑斕巨虎看了顏若然一眼，低聲對着蟒蛇道：“別忘了，師尊說過，我們虛教有教無類，無論什麼種族，一切平等。”

蟒蛇目光深邃的看着斑斕巨虎，沒有說什麼。

斑斕巨虎再一次重複道：“一切都是為了虛教！”

“你打算親自收她為徒？”

蟒蛇的蛇信子忍不住的吐露，緩緩開口道：“你自己的修仙功法整明白了么你就收徒而且我們是妖，哪兒來的人類的修仙功法？”

“不我還沒凝聚仙軀，沒有資格收徒。”

斑斕巨虎搖了搖頭，接着低聲道：“你看代師收徒怎麼樣？”

“你瘋了？”

蟒蛇一臉驚愕的看着斑斕巨虎，心中大為驚駭：“你你你你不要命啦？萬一師尊不喜該怎麼辦？”

蟒蛇從來都沒有想到過，斑斕巨虎竟然如此的膽大，竟然會想要代師收徒。

這是想干什麼？

師尊不同意怎麼辦？師尊因此遷怒怎麼辦？

蟒蛇的腦子嗡嗡的，當它再一次回到隊伍時，腦子里還是斑斕巨虎的解釋。

“花豹他們和我們不走一路，堅持要和那裡的人類對抗到底，估計死傷慘重，屆時我虛教弟子減了至少三成！若沒有新鮮血液補充，我虛教如何在世間立足？！”

斑斕巨虎的話確實有道理，不說虛教如何立足，單單于如何跟師尊解釋就是個大麻煩。

“唉，人類常說，成事在人謀事在天，我們現在僅僅只有這一次機會算了，賭吧。”

其實誰都不知道，蟒蛇是從人類家園裡跑出來的：它曾是一個馬戲團的動物。

一個夜晚，趁飼養員不慎，偷偷跑出來進入秦嶺的，混混沌沌沒有靈智，直到遇到了師尊。

因此，蟒蛇也是有些墨水在腹中，它對斑斕巨虎的主意表示很詫異，完全意想不到。

“蛇哥，我餓了”

忽得，那人類少女顏若然的聲音突然穿進了蟒蛇的耳邊，蟒蛇抬起頭來望去，見顏若然可憐巴巴的望着自己，當即嘆了口氣，下定決心。

“你找羚羊給你找點果子吃，我們即將離開秦嶺，別搞事兒。”蟒蛇囑咐道。

“哦。”

顏若然的小腦袋頓了頓，接着好奇的開口詢問道：“蛇哥，我們這是去哪兒啊？”

“去找一個安靜的地方修鍊，早日成仙，位列仙班。”

蟒蛇開口解釋道：“你這小傢伙，看起來古靈精怪的，想不想成仙？”

“啊？”

顏若然被蟒蛇的直接給搞懵了一下，但緊接着雙眸便閃過金光：“想呀想呀，當然想，做夢都想。”

“我們幾個都是虛教弟子，師承柳玄真人。”

蟒蛇吐了蛇信子，開口說著：“你若是想要修仙，我們是沒有資格收你為徒的，只有已經位列仙班的柳玄師尊才可以收你為徒。”

“柳玄真人在哪裡？我可以拜他看人家為師嘛？”

顏若然聞言，激動地詢問着，修仙是每一個華國人都做過的夢，雖然年紀小，但顏若然也不例外。

“師尊遠在東海須臾島，距離這裏恐有十萬八千里，你是見不到他看人家的。”

蟒蛇搖了搖頭，隨後又將頭扭向了斑斕巨虎：“咳咳，你虎哥可能有辦法，去問問吧。”

“謝謝蛇哥哥！”

顏若然激動地開口說著，甚至都忘了腹中的飢餓，趕快往斑斕巨虎那兒跑去了。

蟒蛇的眼神中充滿了憂慮。

“我只能做到這兒了，若是師尊怪罪下來，我可救不了你。”

道格威爾魔法學院中，院長道格威爾嚴肅地召開全體教職工會議，應對開學典禮。

“得到回應的貓頭鷹有多少個了？”

道格威爾雙手放置在長桌上，看着左手邊的招生老師，溫和的詢問着。

“院長，目前有七百一十四隻貓頭鷹帶領新生踏上了歸程，預計半個小時后就會抵達廣場。”

招生老師開口說著：“剩下的貓頭鷹都已經返回只不過有一隻貓頭鷹失去了聯繫。”

“嗯？”

道格威爾聞言，臉色微微一變，開口道：“怎麼回事兒，為什麼會失去聯繫，出現了什麼情況？”

招生老師搖了搖頭，拿過新版世界地圖，指着秦嶺的第地方，開口道：“不知道，貓頭鷹載着學生在這裏失去了聯繫，我已經聯繫不上它了。”

“華國”

道格威爾微微念了兩句之後，眼神之中露出嚴肅的神情：“這件事兒我記住了，有空我會去一趟華國，你們不要擅自做主，東方的古老存在多的數不過來，如今復蘇甚多，不要莽撞行事。”

“明白！”眾老師齊齊開口喊道。

道格威爾點了點頭，接着道：“好，先去準備迎接新生，一切按照計劃行事，不要做一些蠢事。”

魔法漣漪在丹妮奧薇周圍波動起來，丹妮奧薇望着周圍一望無際的森林，又看着前方氣勢恢宏的中世紀古建築，她有些激動。

“哇啊！”

“魔法學院真的存在！”

聽着周圍同齡人興奮的聲音，丹妮奧薇也融入了環境，感覺激動極了。

連綿不絕的中世界建築此起彼伏，建築大門前熙熙攘攘着許多的道格威爾魔法學院新生，他們來自天南地北，雖然彼此之間不熟悉但卻依舊聊的火首發

能夠被魔法學院錄取的都是資質合格的少年少女，由於資質，他們也比同齡的孩子聰明些，聚在一起自然有共同話題。

以後都是同學了，自然要早一點適應生活。

“排好隊，將錄取通知書拿出來，一個一個來！”

建筑前忽然傳出一道極為嚴肅的聲音，丹妮奧薇尋聲望去，卻見穿着一身黑色的魔法師長袍，手中握着一樹枝的白人中年男子，神情嚴肅、一絲不苟。

丹妮奧薇知道，這是道格威爾魔法學院的老師。

# 第二百六十四章 教廷、學院、宗派

“丹妮奧薇·提爾？”

中年魔法師坐在椅子上，認真的看了一眼丹妮奧薇的錄安納貝爾取通知書，微微抬了抬頭，開口道：“你的通知書沒有問題，歡迎你加入道格威爾魔法學院，跟隨引導的派克老師進去吧。”

“好的，老師。”

丹妮奧薇乖巧的點頭，朝着大門內走入，心中充滿了激動之情。

大門內，是一個屬於魔法的世界。

進了道格威爾魔法學院的大門，兩側綠樹成蔭，道路兩旁的路燈看起來十分古樸，彷彿有些年代了一般，每隔七八米便有一個路燈，而路燈上則是矗立着一隻只的貓頭鷹。

貓頭鷹有節奏的鳴叫着，彷彿在那裡歌唱，讓丹妮奧薇嘆為觀止。

天邊飛來了一隊隊似乎是某種鳥類的淡粉色生物，似乎伴隨着貓頭鷹的歌聲翩翩起舞。

待丹妮奧薇行至盡頭，負責帶領新生熟悉學院的派克老師面無表情的看着在場的大概三百個學生，緩緩開口道：“男生女生分兩列，男生跟着我走，女生跟着愛琳老師走。”

這時，丹妮奧薇才發現原來還有一位愛琳老師在附近。

愛琳老師一頭金黃色的長發，看起來大概四十來歲，笑容十分的慈藹。

學生們自覺分成兩列，派克老師也沒有多說什麼，徑直帶着男生們離開。

愛琳老師無奈的搖了搖頭，對着剩下的學生道：“你們跟我來吧，我帶你們去宿舍。”

丹妮奧薇乖巧地跟隨着愛琳老師，朝着宿舍走去。

愛琳老師看起來十分和藹好說話，但丹妮奧薇卻始終沒能開口詢問些什麼，不僅如此，她同隊的其他女孩也是這般，沒有人詢問任何的問題。

抵達宿舍后，愛琳老師匆匆分了一下宿舍，留下一句“傍晚會有老師來通知你們，別亂跑”就離開了。

丹妮奧薇有些沮喪，但隨後宿舍的環境卻讓她十分的驚喜。

宿舍是個人單間的，而且實施及其完善，浴室、卧室、客廳一百平的大領地！

“這也太豪華了吧，這哪兒是宿舍啊，這是豪華酒店吧！”

除了沒有電腦電視，剩下的一應俱全，甚至連洗衣機、冰箱都配備。

“可惜這裏沒信號，不然真是一處天堂。”

望着毫無信號的手機，丹妮奧薇嘆了口氣，喃喃自語道：“本以為魔法學院都是《哈利波特》里那種窮酸樣，沒想到”

《哈利波特》里的霍格沃茨魔法學校在電影視角里看起來很美，但其實很平常，宿舍都是三到五個人一間，和普通學校沒什麼區別。

哪兒有道格威爾魔法學院財大氣粗，不僅引用現代化設施，而且還一人一間，賊厲害。

放平心態，丹妮奧薇準備着傍晚的指引。

巴黎，街頭人聲鼎沸，海神教廷在高盧官府的幫助下，已經徹底遍布整個高盧，主教魯伊斯顯聖，更是讓海神教廷的信徒暴漲，高盧已經通過議會，打算在高盧內選擇一個鎮子成為海神教廷的領土，海神教廷將成為一個獨立個國家，高盧的國中之國。

同樣，海神教廷也承若，與高盧國共同進退，同生共死。

記載在書本里的神和現實中的神，大部分人都會選擇現實而不是書本，因此海神教廷在高盧也空前受到歡迎，人們爭相成為海神信徒。

那位太陽王路易十四也一直待在高盧官府內，似乎將自己藏在了歷史博物館，天天擱哪兒研究歷史，其他事情一概不問。

而那些跟隨他的騎士則圍在博物館周圍巡邏，保護路易十四的安全。

同時，海神教廷的影響力也在一點一點的滲透高盧周邊各國，向整個世界傳播信仰。

虞蘇在暗中也暗自出力，給予了海神教廷二十位超凡者，讓他們成為了十二主教以及八大騎士，配合著魯伊斯大主教，海神的光輝遍布歐洲。

“大主教閣下，海神的榮光已經遍布高盧，不列顛、普魯士、意呆利也是時候讓那裡的子民籠罩在冕下的光輝之下了。”

一名藍袍主教恭敬地對着魯伊斯行禮道。

藍色通常代表着大海，因此海神教廷的服飾大多都是白藍色，主教一級則是淡藍或純藍。

“嗯，這件事兒就交給你來辦。”

魯伊斯點了點頭，接着開口道：“風暴在上，近日出現的貓頭鷹魔法學院你知道嗎？”

“有所耳聞，大主教閣下，怎麼”

“想辦法查清楚，扼制他們的發展，全面禁止！”

見那藍衣主教似乎有所疑惑，魯伊斯嚴肅的開口道：“這是祂的旨意，作為僕人，我們一定要遵守！”

藍衣主教連忙對着神像行禮：“風暴在上，我等遵守您的旨意。”

“從今日起，你便是我虛教弟子，我虛教講究的是大道五十，天衍四九，萬物都有一線生機，講究有教無類，凡有向道之心皆可入教，為萬物截取一線生機。”

斑斕巨虎嚴肅的望着顏若然，緩緩開口道：“你可記住了？”

“記住了，師兄。”

顏若然嚴肅的點了點頭，表示自己記住了師兄的教誨。

斑斕巨虎微微頷首，又開口道：“我教你的法決記住了么？”

“師兄，記住了。”

斑斕巨虎道：“好，若有什麼不懂得，可以問問你其他的師兄，他們都會耐心與你解答。”

“師兄，還有一件事”

“什麼事兒？”

“師兄，我有兩個虎師兄，五個羊師兄，我該怎麼稱呼你們呀？”

顏若然將自己的問題講了出來：“要不你們給自己起個名字？”

這句話倒是點醒了斑斕巨虎，斑斕巨虎覺得顏若然言之有理。

“也好，從今日起你就叫我王驍吧。”

斑斕巨虎沉默片刻后，一本正經的回答道：“你蛇師兄姓佘，羊師兄姓楊，在給自己起個名字，這樣一來便可以區分了。”

蟒蛇見狀，哈哈大笑道：“那我便喚作佘言便是了。”

“楊躍！”

“楊椴！”

“”

隊伍里的精怪們紛紛給自己起了名字，彼此都是十分欣喜的。

畢竟是頭一遭起名，誰都會覺得很新鮮。

# 第二百六十五章 現狀

道格威爾魔法學院和海神教廷的矛盾漸起，而東方三教也開始展露鋒芒，虞蘇端坐高空，注視一切。

西方的教廷給自己增加信仰之力極為廣泛，虞蘇現在的力量極為瀟洒，實力已經到達候選人的及格線，已經是天帝之位強有力的競爭者。

就算是拿不到天帝之位，虞蘇也可以逍遙天地間，成為一個化外大能。

不過說一千道一萬，最好還是拿到天帝帝位，統御一界，不然虞蘇的安排全都會作廢。

玄教、虛教以及元教，這三教的弟子主要用於天庭的各種基層幹部。

並不是所有的異界神靈都會投身天庭，因此虞蘇要早做打算。

“兩個多月了，也是時候回歸異界，看看異界發展如何”

虞蘇喃喃自語一聲，身形微動，消失在地球。

這一次他可不會大張旗鼓的出現，讓自己的從神前來參拜。

這一次，虞蘇將要隱秘身份，暗中招募異界的神靈，以備不患。

不出意外，中原的最終決戰，要開展了。

虞國如今國土遼闊，坐擁三城，名聲已經傳了出去，不出多久天下便可知虞國的名頭。

距離上一次攻打有羊氏，時間已經過了兩年有餘，虞國收了紅石部落後便再也沒有擅動刀戈，依舊維持着固有領土。

當然，固有領土內的部落都被虞國清理了一遍，現在虞國境內所有的部落都是虞國的附庸，若是決戰，虞國可出兵馬一萬八千餘，舉國之戰也可以湊出三萬。

虞國的都城仍舊在虞城，彭陽、紅余兩城分別有彭陽君虞心、紅石大夫石萍管理，倒也安心。

這兩年來，虞地並沒有什麼自然災害，虞王安畢竟也是從現代來的，處理一個領地農業還是綽綽有餘，如今虞國基本不缺糧。

附近地區有很多的小部落都選擇加入虞國，成為虞國臣民，助長虞國聲勢，而在一部分閑雲野鶴的神靈眼中，虞國也是一個新的選擇。

兩年內，虞國除了飛荊、螢蟲以及紅石神外，又有兩個神靈慕名而投，皆是人類祖靈成神，一者曰趙支，一者曰魏文。

在得到消息后，虞蘇也抽空回來看了他們一眼，對趙支、魏文勉勵一番，讓他們照看着彭陽地區和紅餘地區。

這樣一來，虞蘇麾下的神靈已經有山蛛、倀虎、禹都金、勝遇、飛荊、螢蟲、紅石神、趙支、魏文九位，還有南方七宿七個。

其實按實力而言，南方七宿的聯手的實力已經可以擊潰飛荊螢蟲，只不過單挑還不足些。

而此時此刻，虞國的都城虞城內，虞王安卻得到了一個新消息。

“九黎的使者，想要與我國締結盟約，共伐烈山？”

聽着臣下的稟報，虞王安表情有些微妙。

他也是穿越來的，自然知道炎黃大戰九黎的故事，當聽到中原大戰時，他第一時間想到了這件事兒。

不過他清清楚楚的記的，九黎最後是戰敗方，這次來和自己聯盟，豈不是

“你們想辦法回絕他吧，我們虞國不打算插手中原紛爭畢竟，我們不是中原人嘛。”

虞城其實依舊在中原的地界兒，但如今虞國的領土整體偏南，虞國也是可南可中，但為了回絕九黎，虞王安決定以南人自居。

等時機成熟逐鹿中原的時候，他就是中原人了。

“臣領旨。”

負責外交的官員立馬告退，這時，另一人又站出來道：“陛下，南荊國正式更號，曰楚國，以郢為都，號雄兵十萬，南方一霸。”

“楚國啊楚國”

虞王安有些腦殼疼，明明是炎黃部落紛爭，莫名其妙成了百國大戰，現在與自個兒相鄰的都不是什麼好相與的角色。

與虞國接壤的，北方是中原大戰，南方是荊楚之國，西方是莫、方、廷、鄂四國同盟，東方是海。

“諸位卿家，如今天下大勢基調不穩，寡人慾動刀兵，是伐南伐西？”

對於這個問題，朝堂上的官吏並沒有什麼驚訝的表情，畢竟已經多此提過。

將軍鹽鐸信心十足，站出來開口道：“大王，末將認為我軍應西進，伐莫、方、廷、鄂四國。”

由於虞心和虞王安的帶動下，整個虞國官吏說話都有一種戰國時期的感覺，這比其他的國家有檔次很多。

畢竟其他國家現在的交流還止步於：“大王，我覺得要打西邊兒”這種地步。

“南方兇猛，不可攻打呀大王。”

“荊楚只可相交，不可為敵！”

群臣齊齊開口說著，他們的目的只有一個，支持西進，不支持南征。

荊楚號稱有十萬大軍，誰也不知道是真是假，萬一是真的呢？

賭不起。

而西方的莫、方、廷、鄂四國就單純多了，總共就八千兵，完全透明，誰都能看得見。

老實人，好欺負。

虞王安在心中回憶結束后，開口大笑道：“善，諸位愛情所言極是，寡人允了。”

“以鹽鐸為將，領兵五千，討伐莫、方、廷、鄂四國，令彭陽君出兵協助鹽鐸將軍。”

一萬八千，虞城有一萬，彭陽有八千。

紅余還有三千兵馬，但這三千兵卻不能輕舉妄動，虞王安也打心底里沒有將這三千人算作自己的部隊。

畢竟紅石部落自歸順建城受封紅石大夫后，虞王安都沒有見過紅石部落的人。

而且這三千，姑且算是預防荊楚進攻的部隊吧，不能調動。

“諾，末將領命！”鹽鐸激動地拱手道。

他可是虞國老資歷將領，當年彭陽君虞心都只是他的副將，如今彭陽大將鹽冥也是他的後輩。

但現在一個一個的，混的都比他好，這屬實讓鹽鐸有些尷尬，覺得自己當初就不應該去昌國溜達。

現在，機會擺在他面前。

滅莫、方、廷、鄂四國，成為新的一城之主，虞國封君！

虞城內部談論的熱火朝天，而虞蘇則是已經踏上了荊楚的國界之內。

荊楚的供奉神靈有很多，但圖騰神靈卻並不是東皇太一。

東皇太一，是南方的大能，地位空前，他並沒有參与圖騰之中，但南方的諸國的圖騰神靈卻又聽命於東皇太一。

虞蘇此行的目的，就是和東皇太一聊聊。

# 第二百六十六章 洞庭龍神

南方叢林遍布，氣候比起虞地要燥熱許多。

虞蘇漫步在群山峻岭之間，倒是悠閑的很。

“公子，我們還要往前走嗎，不如在這個部落里休息一晚吧。”

虞蘇身後，一個白凈的年輕人恭恭敬敬地對着虞蘇行禮，指着大概一千米外的部落，開口說道：“公子，方圓幾里，也就這裡有一個部落了。”

“那邊歇歇吧，朕是來遊歷南方的，自當要體驗一下南方的風土人情。”

虞蘇點了點頭，慢條斯理地開口說著。

這個跟隨在自己身後的白凈年輕人自然是虞蘇在遊歷南方時新收的小弟了。

大概的過程很簡單。

虞蘇在經過湘水附近的時候，原本打算見一見傳說中的湘水之神“湘夫人”，卻沒成想湘夫人最近不在湘水，因此只能去了洞庭，尋了洞庭君。

洞庭君是一條白龍，實力倒也還算強橫，比起相柳有所不如，但比起勝遇等要強上遠甚，堪稱准一流神靈。

然後被虞蘇這個頂級神靈吊起來捶，成了自己的從神，同時跟隨在虞蘇身邊，指引道路。

洞庭龍君並沒有什麼特殊的想法，命格都被虞蘇攥在手裡了，怎麼著也得聽命，便化身一條白龍飛馳而去，不知去做了什麼。

大概二十分鐘后，白龍恭恭敬敬地歸來，對着虞蘇長拜道：“公子，我已經和前面部落的圖騰神靈交代過了，不一會兒就會有人來迎接您，您稍後便可。”

虞蘇點了點頭，表示很滿意。

有導遊就是好，如果虞蘇自己一個人，那麼說不準要用拳頭解決這個問題了。

虞蘇開口道：“你的實力朕很欣賞，認真跟在朕的身邊，你便是朕的心腹，他日地位必然不下於湘夫人、雲中君！”

湘夫人，執掌湘水。

雲中君，執掌雲夢澤。

雖然洞庭湖也是一個很有名的地方，但在現在，地位是不及雲夢澤和湘水的，湘水的湘夫人與雲夢澤的雲中君地位相當於祝融與共工，就算在中原也是威震一方的大人物。

“臣謝陛下恩，陛下萬勝。”白龍洞庭君連忙長拜。

不一會兒，虞蘇可以明顯的感覺到前方有人類向著自己的方向前進，便微微一笑，閉口不言。

密密麻麻的人族從叢林中越出，其中一個老者巫祝站了出來，對着虞蘇與白龍洞庭君開口道：“貴客，我是苗的小巫，我的名字是狀，苗神的旨意，您是我們苗部落最尊崇的客人，請您跟隨我們來，我們將會好生招待您。”

苗部落，是一個泛稱。

南方的部落很是奇怪，他們雖然是一個部落，但卻分散的很重，凡是信仰苗神的，都是苗部落的居民，一百人的部落可以被稱呼為苗部落，十萬人的部落同樣被稱呼為苗部落。

在苗部落看來，只要信仰苗神，咱們就是一家人。

南方除了這樣的部落以外，還有城邦類的國家，就如同虞國這樣，他們代表着一個南方的正式戰力，國家與部落之間也有很深的聯繫。

比如說，昌國就是苗部落的一支建立而成，楚國之中有半數是苗部落的存在。

“甚好。”

虞蘇點了點頭，也不說明自己是什麼神靈，只不過是跟着白龍洞庭君一同前往了這個苗部落。

“你認識苗神？”虞蘇傳音道。

“公子，苗神並不是一位神靈，而是多位神靈。”

白龍洞庭君頓了頓，隨後傳音道：“就比如臣，臣勉強也算是苗神之一。”

“苗神是指”

白龍洞庭君開始為虞蘇解釋着什麼才是苗神。

苗神大體就是一個神靈組織的共同稱呼，凡是南方聽命於東皇太一的神靈，均是苗神。

就算是雲中君、湘夫人，他們同樣是苗神只不過他們這苗神是自然之神，而部落信仰的苗神卻是圖騰神靈。

“都是先天神靈啊。”

虞蘇緩緩開口說著，眼神中微微有些悸動。

雲中君、湘夫人這樣，即是山川水木之神，也是自然神靈，就算是剝奪了山神水神的身份，他們依舊強大無比，實力不會衰退。

而禹都金這樣的陽水河神就不行，如果河神之位被人奪了去或者被新天帝給罷免，那麼禹都金的實力將會直線下降到倀虎的級別。

虞蘇的目的很簡單。

想盡辦法拉攏這些先天神靈，最後和東皇太一好好聊一聊。

如果東皇太一沒有爭奪天帝的心，那麼為什麼不能合作呢？

彭陽邊界，鹽鐸臉色漲紅，看着隔林相望的敵軍，他表示十分不甘。

什麼玩意兒？

為什麼虞心當年能大破羊國，到我這兒就首戰失利了？

沒錯，鹽鐸率軍六千，在突然襲擊之下，打了莫、方、廷、鄂四國一個措手不及，然後等莫、方、廷、鄂四國反應過來之後，鹽鐸就被挫敗了。

斬敵七百，自身損失五百。

看起來似乎比對面損失少，但問題在於鹽鐸事先偷襲了一波。

“彭陽君的支援怎麼樣，什麼時候到？”

鹽鐸感覺心煩意亂，不由開口問了一旁的一個親信戰士。

親信戰士尷尬的看了鹽鐸一眼，低聲道：“將軍彭陽君率軍突破莫國，已經打的莫國投降，彭陽君的先鋒斥候已歸。”

“彭陽君他已經滅了莫國？！”

鹽鐸怒目圓瞪，不由開口怒道：“他虞心是什麼意思？！王上令我為主將，虞心不聽指令，擅自出兵？！”

“將軍，彭陽君大破莫國，大功一件，您畢竟是主將，您也有一份功勞。”

親信戰士低聲道：“而且我們現在在彭陽，不是虞城。”

虞王安給了虞心在彭陽的自主權，虞心在彭陽就是虞王安在虞城。

若是虞心反叛，和虞王安的勝負對戰也就只是五五開，甚至六四。

鹽鐸聞言，深吸一口氣，緩緩開口道：“行，讓彭陽君全權處理吧，只要彭陽君需要，我們的軍隊可以調遣到任何的位置。”

“但最重要的是，不能讓彭陽君對我們消耗，這是大王的心血，不能全都死在這兒。”

# 第二百六十七章 你們也是來投降的？

莫、方、廷、鄂四國，以鄂國實力最強。

彭陽君虞心率軍光速破莫城之後，四國聯盟當即知道自己“中計”了。

他們還以為鹽鐸在正面分擔注意力，主要戰術是讓虞心四竄呢。

“太狡猾了，不愧是萬兵之國，虞國的實力竟如此強大。”

四國聯盟的總統帥，來自鄂國的圖騰戰士鄂林感嘆道：“如今莫城被虞國攻了下來，我們怎麼辦？”

莫、方、廷、鄂四國，其中莫國、方國、鄂國都是修築城牆建立城邦，而廷國依舊是那種部落制，而且廷國與莫城相距不遠，估計現在已經被虞國攻下。

方國的圖騰戰士開口說道：“固守方城，看虞國想幹嘛吧。”

莫國和廷國的圖騰戰士一聽，炸了毛，連忙開口道：“不能放棄啊，我們要打回去，給虞國一個教訓！”

他們每個國家基本上只有一個圖騰戰士，唯有鄂國有兩位，莫、方、廷、鄂四國同盟的所有圖騰戰士加在一起也只不過是五位。

他們實在不是虞國的對手，再加上四國本身就有些爭執，現在問題更加嚴重了。

方國戰士毫不留情的開口道：“打回去？怎麼打？虞國現在和我們對峙的有五千人，打下莫城的可能還有五千人，我們四國加一起才多少戰士？”

鄂國的總指揮鄂林開口勸解道：“現在，莫和廷只能暫時放棄，等待以後的時機，我們必然能夠雄起。”

“哼！”

莫國戰士冷哼一聲，頭也不回的走了，而廷國戰士緊隨其後，同樣離去。

原地只剩下方國和鄂國的兩個圖騰戰士。

鄂林看着兩人離開的身影，並沒有多說什麼，反而開口道：“現在，我們聊聊該如何布防吧。”

“我們還有多少戰士在這裏？”

莫國戰士莫昂回到莫國領地后，徑直召集了戰士，開口詢問着。

一人開口回答了莫昂：“統領，我們還有七百多名戰士。”

“嗯。”

莫昂點了點頭，又看了一眼自己身邊的廷國戰士鳶，開口道：“鳶，你還有多少戰士？”

廷國戰士鳶回答道：“我這邊還有五百名。”

“一千二百人”

莫昂點了點頭，心裏有數了。

莫、方、廷、鄂四國並不是將所有的戰士都帶來抵抗鹽鐸，他們也是需要防禦部落、城邦的。

如今莫城、廷國部落估計已經陷落，其他的戰士可能已經凶多吉少了，目前莫昂和鳶能指望的也就只有這一千二百人。

鳶看了看四周，壓低着嗓子，對着莫昂開口說道：“我們投降吧，鄂國沒有虞國強，我們歸順虞國，協助虞國攻破鄂城，我們依舊是勝利者。”

“我也是這樣想的，鄂國已經不行了，我們還需要早點做準備。”

莫昂抬起眼皮看了鳶一眼，警惕地看了看四周，低聲吟道：“那個方國的方艋傻里傻氣的，還坐着固守陣地的美夢，我們破了方城獻給虞國，也是一件功勞吧。”

莫國和廷國的王、巫估計已經死了，莫昂和鳶是現在兩國的至高職權，擁有絕對的領導權。

他們已經不甘心只做將領了，這次虞國來襲是一個絕妙的機會。

如果可以藉此機會，搭上了虞國這條大船，那麼不比在莫國、廷國這樣的垃圾里當統領要強很多？

“我等會兒就去和鄂林說，我們兩個要打回莫城。”

莫昂頓了頓，再次開口道：“到時候我們藉著機會去投靠虞國，然後去騙方國的傻子，讓他們開門，我們破了方城。”

打了方城，就能在虞國立足了。

“虞國能接納我們么？”鳶還是有些不放心。

“放心，我都已經打聽好了。”

莫昂嘿嘿一笑，開口道：“虞國有一個紅余城，管事的是紅石部落曾經的族長，紅石部落就是投降的！”

不得不說，紅余城的紅石部落是一個絕佳的試金石，因為紅石部落，因此莫昂和鳶才有信心投奔虞國。

“好，就這樣辦！”

半日後，莫昂便出現在了鄂林面前，向鄂林告辭。

鄂林很爽快，並沒有阻攔什麼東西，直接讓莫昂和鳶帶着一千二百名戰士離開。

待莫昂離開之後，鄂林又與另一名鄂國圖騰戰士開始了討論。

“嗯，莫昂和鳶帶着他們的戰士去收復莫城，真是自尋死路啊。”

鄂國的另一名圖騰戰士鄂多冷笑一聲，開口笑道：“這樣一來，我們的計劃又能增添一份新功勞。”

“嗯，待會兒你就去虞國的軍隊中，去找他們的統領，向他表達我們要歸順的意願。”

鄂林點了點頭，開口道：“對虞國統帥說，我們願意協助他們，攻破方國，擊敗莫昂和鳶的軍隊。”

“大王和巫那邊怎麼辦？而且我們這樣，是背棄了聯盟啊。”

鄂多猶豫一下，還是忍不住開口說著：“我們這樣做，未免有些”

鄂林冷笑一聲，開口道：“他們算個什麼東西？為了自己的安逸，讓我們來抵抗虞國大軍？”

“虞國大軍數萬，我們哪兒來的軍隊抵抗？別傻了，想想我們部落的族人，可不能因為那群不知所謂的東西而群滅啊！”

鄂林接着道：“現在的情況已經很顯然了，不是我們死，就是他們死，你難道想死嗎？”

還沒等鄂多說什麼，鄂林又接着道：“我可不想死，必須歸順虞國，我們還能憑藉著功勛，在虞國里混出一番名堂，未必不能被冊封為虞國的那個什麼‘大夫’，管理一城呢！”

“是。”

鄂多聞言，仔細想了一想，最終還是接受了鄂林的說法，接着道：“我們還有兩千人，方艋還有一千人，我們要不先讓一部分戰士進城，到時候可以一起攻破方城。”

“就這樣辦，你去找虞國的人吧，一定要把我們的誠意帶給虞國的將領！”

當晚，代表鄂國軍隊的鄂多和莫昂、鳶在虞國的軍帳中見面了。

場面一度十分尷尬。

鹽鐸一臉怪異的看着三人，忍不住開口道：“你們唉，攻破方國，證明自己的忠心吧。”

# 第二百六十八章 失利

下午剛剛分開的莫廷聯軍與鄂國軍隊再一次兵合一處，鄂林、鄂多和莫昂、鳶面無表情，並肩朝着方國行進，表情有些尷尬。

鄂林心道：你們不是說去收復失地嗎，怎麼反手就去了虞國軍帳？

莫昂更是憤憤不已：你們不是誓死不降，要和虞國決一死戰嗎？

畢竟人類的本質是復讀機、真香警告和咕咕咕，即使他們所處的時代並不是地球，但這三項依舊有效。

“咳咳，莫昂、鳶，你們看我們該怎麼攻下方城？”

鄂林故作咳嗽，打破了平靜，隨後他盡可能的和顏悅色，儘力掩蓋尷尬。

莫昂也有此意，開口道：“正面交鋒是不可能的，這輩子都不可能，我們肯定會損失慘重，不如詐開城門，等方艋開門之後我們殺進去，豈不是容易的很？”

鄂林開始了一陣尬吹：“我也正有此意，莫昂果然是莫國的第一勇士啊。”

嗯尬就完事兒了。

“我們這樣會不會被識破？”

鳶倒是憂心忡忡，他有些慌張，畢竟四國同夢中最弱的就是廷國了。

看着鳶憂心忡忡的樣子，鄂林哈哈大笑道：“哈哈哈，方艋是什麼樣子你們有不是不知道，方國不過千軍，又怎是我等的對手？詐開城門衝殺，必能勝利。”

簡單來說，在鄂林看來，這局賊穩。

大概二十分鐘后，鄂林便率軍抵達方城。

望着城牆不甚高的方城，鄂林清了清嗓子，大喊道：“方艋，我和莫昂、鳶帶着戰士來幫你防守了，快開門！”

然而，鄂林並沒有等到方艋的開門，伴隨他的，卻是周圍數不盡的人頭以及吶喊聲。

“殺啊！”

密集的人群朝着他們衝來，鄂林放眼望去，感覺一望無際。

他的心裏咯噔一聲，心中暗叫一聲不好：中計了！

灰暗的天空上，圓月籠罩在天邊，鄂林、莫昂和鳶帶着近兩千殘軍敗將，從方城附近撤退駐防，同時傳令虞軍。

鄂林怎麼都想不明白，自己的計謀究竟是哪裡出了差錯，竟然被方國看了出來。

就在今天中午，鄂林與眾將率軍抵達方城，還沒來得及詐開城門，便遭遇了來自方國的進攻，雖然聯軍英勇抵抗，但在錯不及防之下，鄂多當場陣亡，聯軍也死傷慘重。

不過鄂林用一千多條生命和一個圖騰戰士換的了一個消息：方國有三個圖騰戰士，好多的巫！

不用想，肯定被方國的人給陰了。

他真是做夢也沒想明白，怎麼會突然蹦出來那麼多人啊。

“現在怎麼辦，我們就在這兒愣着？”

莫昂陰沉着臉，對着鄂林開口說著：“我們怎麼跟虞國人交代？”

“還能怎麼交代？實話實說，讓虞國人來解決吧。”

鄂林的表情同樣有些不好看，畢竟他們跟方國朝夕相處這麼多天，還是頭一遭知道方國的實力竟然如此的強大。

“這樣一來，豈不是顯得我們”

鳶在一旁插嘴道，雖然沒有說全，但意思在場的三人都是能夠明白的。

這樣豈不是顯得他們三個很廢物？

虞國會讓三個廢物來統領城池嗎？

“你說怎麼辦？方艋突然發難，你們廷國死了三百人，莫國死了三百，我鄂國也死了六百人！”

鄂林表情有些猙獰：“現在，我們只剩下兩千個戰士了，你還想帶着戰士去送死嗎？”

還有兩千戰士，還是勉強可以在虞國內立足的，如果這兩千人死完了，那麼他們也徹底完了。

當收到他們的傳訊后，鹽鐸揣着下巴，陷入了沉思。

“這給我也沒辦法啊。”

鹽鐸有些為難，雖然他有五千多人，但可不想都死在這攻城上了。

猶豫片刻后，鹽鐸便開口道：“我們先把方城圍了，同時傳訊給彭陽君，讓彭陽君來指揮吧。”

讓虞心來，打贏了是我的功勞，打輸了就是虞心的問題。

穩贏，不虧。

當晚，正在廷部落的彭陽君虞心得到了鹽鐸的消息。

“莫昂和鳶、鄂林投降了，他們率軍在方城遭遇了伏擊？”

攻破了廷部落的虞心微微皺眉，開口道：“這方城倒是有些意思啊。”

“全軍聽令，輕裝上陣，直奔方城，破方國，以敬大王恩！”

“苗部落還是很熱情好客的。”

從一個小小的苗部落出來后，虞蘇滿意地點了點頭，對着一旁的白龍洞庭君開口說道：“可以適當給這個部落一點好處。”

“臣明白，請公子放心。”

白龍洞庭君恭敬行禮，示意自己知道虞蘇吩咐的事情：“公子，跨過三座山、渡過雲夢澤，我們就抵達東皇太一的寢宮，還請公子早做準備。”

“嗯，挺近的啊。”

虞蘇有些意外，點了點頭，開口笑道：“東皇太一祂應該已經知道朕來了。”

虞蘇在那個苗部落時便氣勢外放，盡可能的讓南方神靈知道，一個頂級神靈已經抵達。

既然東皇太一離得挺近，那麼東皇太一應該已經知道自己來了。

白龍洞庭君恭敬道：“東皇大人與公子您都是當世至強，強者之間互相吸引也是必不可免的。”

“既然如此，那朕便加快速度吧，莫要耽誤時間了，讓東皇太一久等。”

說罷，虞蘇便看着白龍洞庭君。

白龍洞庭君懵了片刻后，看着虞蘇的表情，他當即就懂了。

“昂！”

一聲龍嘯傳遍九霄，白龍洞庭君化作原型，飛馳上天。

一顆小山般的猙獰龍首出現在虞蘇面前，兩顆紫色眼珠閃爍着金光，金色巨角，白色鱗片，四根奇長觸鬚，赫然是一頭身長百餘米的真龍！

“還請陛下移步到臣背後，臣載陛下前去與東皇太一相見！”

之前虞蘇要隱藏身份，因此白龍洞庭君常常稱呼虞蘇為公子。

現在，虞蘇是以天帝身份相見，自然是要相稱陛下。

上道。

虞蘇滿意的點了點頭，快步來到白龍洞庭君的龍首之上，隨着一聲咆哮，白龍洞庭君衝天而起，朝着東皇太一的寢宮飛馳而去！

# 第二百六十九章 上古天帝，東皇太一

煙霧繚繞的雲夢澤中，隱約可見一座宮殿，在此時此刻，便看出這宮殿的華美。

這裏並非是指建築的富麗堂皇，而是設計的巧妙之處。

雲夢澤之中，陸地與大澤並存，隱隱約約，掛着花蕾一般的燈。似是材料非凡，看起來真是人間仙境。

“從北方來的那位快到了。”

一道乾脆動聽的女聲傳出，一襲長袍閃過，少女冷然佇立。

粉面上一點朱唇，神色間欲語還羞。嬌美處若粉色桃瓣，舉止處有幽蘭之姿。

“是啊不過洞庭君似乎是跟着一起來的。”

另一道溫文爾雅的男聲響起，一位穿着穿着月白色長衣的千年出現在少女的身旁。

冰冷的面龐依舊掩不去令人迷醉的氣息，那是一個俊美的男子。

堅毅的稜角、陽剛的五官，拼湊在一起完美無瑕，翩翩風度勝似天上人。

少女神名曰“湘夫人”，少年神名曰“雲中君”。

兩位都是南地數一數二的神靈，僅次於頂級的神靈，在目前這個神靈大多聚集在北方的時代，南方能有兩位已經大為不易。

因為虞蘇爆發出了自己的實力，因此引得湘夫人連夜趕來，與雲中君商議，順便觀察一下南地至高神東皇太一的態度。

“昂！”

龍吟聲遠遠傳來，雲中君雙眸凝視，見白龍洞庭君載着虞蘇而來。

鬃毛如雪、雙角赤紅，兩條長須蜿蜒身側，散出點點金芒。

其首之上，站着一位身軀凜凜、相貌堂堂的尊貴青年，氣勢凌然。

雲中君與湘夫人對視一眼，同時抱拳道：“晚輩見過前輩。”

白龍靠雲夢澤而停，虞蘇一躍而下，見神情恭敬的雲中君與湘夫人，微微一笑，開口道：“不必多禮。”

雲中君猶豫片刻，恭敬地開口詢問道：“晚輩敢問前輩是中原的哪一位，來南方有何貴幹？”

虞蘇開口微笑道：“朕乃有虞天庭之天帝，來南方荊楚之地，主要是想和東皇道友聊聊。”

神農號為烈山天庭之天帝，軒轅號為有熊天庭之天帝，蚩尤號為九黎天庭之天帝。

帝俊、鳳凰和九尾狐更狂妄，直接號天庭天帝，分都不分。

“有虞天帝？”

雲中君愣了一下，但他還是迅速反應過來，恭敬道：“東皇陛下正在宮閣之中，還請有虞陛下跟隨晚輩前去。”

“嗯。”

虞蘇淡然的點了點頭，看了一眼白龍洞庭君，輕聲道：“你在這裏侯着，等朕歸來。”

白龍洞庭君當即行禮道：“諾，臣明白。”

待雲中君帶着虞蘇離去之後，湘夫人看了一眼白龍洞庭君，開口嘲諷道：“喲，幾年不見，沒想到你洞庭君都開始給天庭的天帝當狗了。”

“哼。”

白龍洞庭君也沒有正眼看湘夫人，同樣開口嘲諷道：“你呢？湘夫人？陛下散了一點真氣你就急吼吼的跑到東皇陛下這裏來求庇護，真是太有面子了。”

都是南方的先天神靈，又是南方名山川的山水之神，洞庭君與湘夫人當然是認識的只不過關係沒那麼好。

“哼！”

洞庭君與湘夫人同時冷哼一聲，別過臉去不在講話。

他們當然不會大打出手，畢竟這裡是東皇太一的宮殿之前，打起來就是掃了東皇太一的面。

華麗的宮殿內行走着，虞蘇跟隨着雲中君，不一會兒便已經抵達了一座圓門之前，雲中君便恭敬道：“陛下，東皇陛下就在裏面，晚輩不方便進去了，您自便吧。”

“知道了，你退下吧。”

虞蘇點了點頭，隨手打發雲中君離去，望着前面的圓門，虞蘇微微一笑，推門而入。

“嘎吱”

大門的聲音回蕩在天地之間，虞蘇站在門前，遠遠望去，一個穿着灰袍的華貴中年人盤腿坐在最高層，閉目養神。

東皇，太一！

“你來了。”

東皇太一的聲音突然響起，在整個宮殿內回蕩，虞蘇見狀，微微一笑，開口道：“朕來了。”

東皇太一，南方至高神靈，存在於傳說之中，流傳的傳說不多，后在漢武帝時期成為主祭最高神，唐代再次成為主要祭祀對象，宋朝時才被玉皇大天尊取代。

雖然不知道眼前的這位東皇太一與地球上的東皇太一有什麼關係，但謹慎點還是應該的。

東皇太一站起身來，環視一眼周邊，開口道：“從你降臨這個世界，我就注意到了你。”

虞蘇愣了一下，開口笑道：“那朕還要多謝東皇閣下不殺之恩了。”

“你是個變數。”

東皇太一感慨一聲，緩緩道：“你知道我是誰嗎？”

東皇太一啊，還能是誰？

虞蘇在心裏吐槽一聲，明面上還是回答道：“你是東皇太一，南方的至高神靈，是一個隱世大能。”

“不。”

東皇太一搖了搖頭，開口道：“我是天帝，上一任的，天帝。”

此言一出，當即讓虞蘇大驚。

“上古天帝？”

虞蘇瞠目結舌，也顧不得什麼身份了，不由詢問道：“你不是隕落了么？”

“隕落？”

東皇太一哈哈大笑一聲，隨後開口笑道：“一個界面的執掌者怎麼可能隕落？我只不過是厭倦了，不想成為天道的執掌者而已。”

虞蘇：？？？

見虞蘇一臉疑惑，東皇太一又道：“你認為天道之主很享受嗎？”

“成為了天道之主，你就要為這個世界負責，這天下世間不知多少個世界，世界之間彼此攻伐混戰，稍有不慎便滿盤皆輸，身死道消。”

東皇太一說完，深吸一口氣，接着道：“不僅如此，身死道消之後，這個世界都會淪為另一個世界的麾下，被佔領的世界將會受到重大的損失。”

“世界的一舉一動全被對方掌握，淪為附庸倒也算好事，最可怕的是如果對方願意，靈氣將會慢慢被另一個世界給吸取，最終枯竭，世界消亡。”

“此方世界算上我，已經有過四代天道之主，前三位殫精竭慮，為這方世界的靈氣提升立下赫赫功勞，融合了兩個世界，吞噬了三個世界作為養料，而我險些讓這個世界淪為其他世界的養料。”

“我不適合做天道之主，這個天道之主讓出去罷。”

說罷，東皇太一又直勾勾的看着虞蘇，緩緩開口道：“不一樣，你的身上不僅有一個世界的標記。”

“我可以覺察到，另一個世界中，你是絕對的領袖，只要你成為了這個世界的天道，你自然而然的可以代替另一個世界的天道，成為兩界天道。”

“如果讓你選擇，你是選擇將這兩個世界融合還是吞噬亦或者，是兩者並立？”

# 第二百七十章 南方諸神聽我號令

“並存，若是實在無法避免，朕會讓兩者融合。”

虞蘇淡然開口說著，沒有絲毫的猶豫。

無論如何，虞蘇都不會讓某一個世界將另一個世界吞噬的。

東皇太一見狀，微微一笑，開口道：“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選擇你想要成為天道之主，執掌本界么？”

虞蘇笑道：“當然，朕自會成為天庭主君，天道之主。”

“我並不能直接讓你成為天道之主，我也不會幫助你消滅其他六位。”

東皇太一凝視許久后，緩緩開口說道：“我只會給你一點幫助，讓你與其他幾位的距離縮小一點，不至於毫無還手之力。”

虞蘇微微驚訝片刻，開口道：“您的意思是”

“從今日起，你便是南方的至高神，東皇。”

東皇太一哈哈大笑，接着開口道：“東皇與有虞天帝的身份並不衝突。”

聽到這句話后，虞蘇的瞳孔微微放大，有些不知所措。

他當然知道東皇這個名號代表着什麼。

代表着南方的諸多神靈皆會聽從他的號令，龐大如荊楚的國家從此之後也是他的國度。

雲中君、湘夫人，這樣的一流神靈也會在自己麾下效力。

這無疑是對於天道之位有利的衝擊！

“這”

虞蘇毫不猶豫，當即接受：“多謝東皇閣下了。”

東皇太一開口笑道：“從現在起，你才是東皇。”

在虞蘇沒出現之前，東皇太一最心儀的天帝對象是金烏帝俊，帝俊有勇有謀，進可破敵退可守成，是之前的六位候選之中東皇太一最看重的人。

軒轅、神農、蚩尤，似乎只想着部落的發展，困於種族，鳳凰只想做百鳥之王，而九尾天狐則有些邪門。

只有帝俊志在四海。

現在有了一個新的選擇，東皇太一自然不會猶豫。

畢竟數年前是他自己主動辭職，一去不返，讓天下大亂的，他當然要把關，選出一個新的天道主。

“我會昭告南部眾神，讓他們五日之內趕到東皇殿，拜見新君，對天帝之位發動衝擊。”

“希望你不要讓我失望。”

聽着東皇太一的話語，虞蘇深吸一口氣，開口道：“朕會帶領南部眾神，走上巔峰。”

“朕，必將成為天帝！”

“出大事了。”

東皇殿之外，雲中君匆匆找來湘夫人，對着湘夫人低聲道：“東皇大人意將東皇位傳於有虞天帝，南方眾神將支持有虞天帝奪取天下。”

湘夫人大感震驚，不由低聲道：“支持有虞天帝奪取天下，東皇大人一聲令下即可，為什麼要傳位？”

“東皇大人的想法不是我等能夠揣測的，只需聽命便可。”

雲中君低聲開口道：“東皇大人已經傳令天下苗神，五日之內，所有的苗神都將抵達東皇殿神靈的戰爭要開始了。”

“這些時間，我也探清楚了有虞天帝的來歷，虞國。”

湘夫人望了一眼巍峨的東皇殿，接着開口道：“楚國怎麼辦？我們苗神合力促成的楚國，莫不是要併入虞國，成為虞國的一部分？”

“只能這樣了，不然”

雲中君深吸一口氣，緩緩開口說著：“我們現在唯一的指望，只能是有虞天帝擊敗其餘眾帝，登頂天帝，冊封眾神，給予你我一些掌握天地之力的神位，我們才有可能更進一步。”

神靈也是分三六九等的。

最高一級的神靈成為天道，這等神靈世間罕見，唯有曾經的東皇太一乃天道至尊，如今境界已經下落。

次一等的為大羅混元金仙，也就是目前的強者主流，虞蘇、軒轅、神農、蚩尤、帝俊、鳳凰、九尾天狐以及一些不知名的隱世大能均是此境界的翹楚。

接下來的則是大羅金仙，只差混元二字，卻是失之利好差之千里，雲中君、湘夫人以及共工祝融乃至相柳皆是此境界。

大羅金仙之下，太乙金仙，勝遇便是身在這一境界，而白龍洞庭君則是這個境界的巔峰，即將邁入大羅金仙。

太乙金仙之後便是真仙，虞蘇手下的主力也就只是這個修為，山蛛、倀虎、紅石神、禹都金等，基本上屬於正常神靈的一份。

真仙之下就是天仙，最弱的神靈，飛荊、螢蟲以及投奔虞蘇的兩個人族祖靈，都是這個境界。

天仙下面應該是人族巫的半神境界，在神靈中比較喜歡稱呼為靈仙，勉強也能算是仙的一種吧，南方七宿就處於這個境界。

仙之下的普通修行者，誰也沒給個準確的境界，通常是以壹巫至玖巫來命名。

凡有九竅者皆可成仙，若是未曾加入某位天帝的天庭以及擔任山河大川之神，那麼這位神靈便屬於散仙之中，也稱地仙。

相反，加入某位天帝的天庭以及擔任山河大川之神的神靈，則是神仙。

湘夫人嘆了口氣，開口道：“是啊，事到如今也就只能這樣了。”

忽的，雲中君似乎想到了什麼，對着湘夫人低聲開口道：“去拜見天帝吧，我們以後都要在陛下手下做事，不要給陛下留下一個壞印象。”

湘夫人點了點頭，與雲中君共同前去拜見虞蘇。

虞蘇如今端坐在東皇太一的位置上，而東皇太一則是已經不見了蹤影，只道五日之後便會出現。

“雲夢澤河神拜見東皇陛下。”

“湘水河神拜見東皇陛下！”

雲中君與湘夫人齊齊拜見虞蘇，修為到了他們這種境界，已經忘記了自己的本名，只以雲中君、湘夫人作號，世間無二。

“嗯。”

虞蘇微微點了點頭，接着開口詢問道：“朕且問你們，聽命於東皇的神靈有幾何，太乙金仙有幾位？”

虞蘇已經不抱有南方還有其他大羅金仙的希望了，現在只希望還有些太乙金仙。

“陛下，太乙金仙境界的除了洞庭君外，還有峨眉君、武陵君、震澤君、長盪君四位。”

負責這些事情的雲中君拱手道：“除此之外，還有其餘山川水神共三十一位，其中真仙二十一位，天仙十位。”

峨眉君、武陵君、震澤君、長盪君。

峨眉君自然是峨眉山山神，武陵君則是武陵山脈的山神。

震澤君則是太湖湖神，又稱太湖君。

長盪君則是長盪湖湖神，又稱洮湖君，是洮湖是太湖的分支之一，因此長盪君在太乙金仙內比較弱。

“不錯，南方的實力還是很強的。”

虞蘇微微點頭，隨後問道：“南部眾神，可盡數聽命？”

“盡聽命於東皇陛下，只不過”

雲中君猶豫片刻，沒敢繼續往下說。

意思很明顯了，就是聽命東皇太一，不知道聽不聽你的。

“呵。”

虞蘇不屑一笑，開口道：“不聽朕者，誅殺殆盡。”

不聽命的神靈留着幹嘛，還不如殺了，省的給自己添亂。

“陛下，如今趕來的神靈皆被臣攔在迎客殿，待五日之後相見。”

湘夫人拱手道：“不知陛下您想要如何統御我等。”

湘夫人最關注的就是到底會不會收命格了，如果虞蘇想要收取命格，估計大多數的神靈都不會投奔虞蘇。

“諸位皆是朕的臣子，朕當然不會做什麼命格相挾。”

虞蘇微微一笑，開口道：“皆是各位可以自行選擇，想要交出命格的就交，不想的也就罷了，朕不強求。”

沒錯，虞蘇不強求，但交出命格者未來的前程自然是似錦，沒有交出命格未來的前程當然是遠遠不如的。

“東皇陛下，臣還有一問。”

猶豫片刻后，湘夫人接着開口道：“臣想知道，楚國、昌國等國度，該怎麼辦？”

虞蘇沒有絲毫猶豫：“自然是併入虞國，朕會傳訊給虞國國君，冊封諸國國君為國公、國侯。”

虞蘇當然不會放棄虞國了，楚國只能併入虞國。

“朕允諾，虞國統一之後，楚國必為王。”虞蘇開口道。

虞蘇想都不用想，虞國若是統一了天下，虞王安必然會自稱皇帝，到時候封個王什麼的自然不會有壓力。

湘夫人哪懂這個啊，她還以為王就是一個國家的至高統治者，當即大喜，連忙拜道：“多謝陛下！”

虞蘇笑而不語。

“五日後，朕在這裏，迎接諸位愛卿，希望不要有人自誤，毀了道行。”

虞蘇的聲音十分的溫和，但在其中，雲中君似乎隱隱聽到了一絲殺意。

他明白，自己的這位新主君，可不是什麼簡單相與的貨色，當即恭敬道：“是，臣一定轉告到位。”

五日轉瞬及過，當虞蘇再一次睜眼時，東皇殿內布滿了烏泱泱的人群。

虞蘇微微潤了潤嗓子，見東皇太一也沒出現，心中並沒有什麼疑惑之色，只是淡然道：“朕乃東皇，亦是有虞天帝，諸位愛卿，可願隨朕開疆擴土，開創千萬世之基業，聽朕之號令？”

眾神靈齊聲開口：“臣等願意！”

既是新任東皇，他們當然會聽命於虞蘇，這個時候跳出來蹦躂也就是找死了。

“善，從此以後，東皇太一去了崑崙尋友，東皇殿即為朕的暫時居所。”

中原之地，應最是膏腴，畢竟文明起源地多聚集於此地與東夷，可惜現在卻是烽火連天。

九黎與烈山、有熊的戰鬥進行到最關鍵的時刻了！

“明日，我們一同進攻烈山，壓上所有的力量，務求一擊將烈山擊潰！”

赤裸着上身，神秘符文暗自涌動的蚩尤大神眼神中極具侵略性，他對着周圍的神靈說著。

“是。”

“是。”

共工、祝融、鬼方、蠻牛、扶風、英招、朱厭以及夸父，八位頂級的大羅金仙低聲稱是。

九黎部落，九方聯盟之首乃黎淵，為蚩尤所部，九大圖騰神靈均聚集在此，九黎部落意發動最後的攻擊。

烈山部落聯盟，大羅混元金仙只有神農一位，大羅金仙也不過只有白澤、獬豸兩位上古神獸，是神農與軒轅聯盟中的薄弱點。

有熊部落聯盟的大羅金仙比烈山多了些，有將臣、旱魃、夔牛、畢方、陸吾、應龍、黃龍以及九天玄女，共八位。

看起來有熊、烈山的大羅金仙為十位，穩壓九黎的八位，實則不然。

畢竟九黎除了部落圖騰神靈，還有相柳、九嬰、饕鬄、風師、雨伯、刑天等眾大羅金仙。

除此之外，蚩尤還有八十一個兄弟，各個實力不弱於真仙，九黎實力實在是強勢，唯有有熊烈山聯盟才能媲美。

“偷襲烈山，務必要留下烈山的高端戰力，最起碼，也要殺了他們的太乙真仙！”

東夷，九陽金烏氏以及青陽部落聯盟罷戰，九陽金烏氏與青陽部落聯盟皆取消了國號，恢復部落制度。

畢竟在這個環境下，建國封邦並不適合他們，畢竟如果建立城池居住在內，對方玩一手自然災害，那麼真的是死傷慘重。

“羿，你是青陽部落的希望，你是我們最年輕的戰士，也是最年輕的大巫！”

青陽部落之中，一個垂垂老矣的老者親自為羿佩戴了骨頭項鏈，舉着羿的手，大喊道：“羿，是我們青陽部落聯盟的第十九位大巫，也是第十位先天戰士！”

青陽部落聯盟的諸多族人開始歡呼起來，而不遠處的天邊，重明鳥東方看着這一切，打了個哈欠。

“這裏好無聊啊”

她喃喃自語一聲，盯着羿，覺得有點意思：“還有一年，等着，我馬上就能把你帶走，去青南，給虞神，我又能換好多服飾了。”

東方自從抵達青陽部落聯盟后便一直注意羿，她發現羿的進步很快，兩年前還是一個連血紋戰士都不是的少年，兩年後就成了部落的高端戰力。

東方估計，不出十年，他就能踏上半神，之後轉為祖靈，成就天仙。

天仙之後的道路艱難，似他這樣的後天神靈，頂多抵達真仙，若是想要登頂太乙金仙那是千難萬難。

“可惜了好天賦啊。”

東方喃喃自語一聲，隨後似乎又想到了什麼，哈哈大笑一聲：“哈哈，東方，你自己都沒到太乙金仙，還想着別人？”

東方目前的境界為真仙巔峰，距離太乙金仙，只差一步。

# 第二百七十一章 勤王保駕

“楚、昌兩國攜南方六百里歸順我虞國，願尊寡人為王？”

身在虞城的虞王安嚇了一哆嗦，不停地詢問着面前的楚國使者：“你你不是在矇騙寡人？”

這也太他媽玄幻了吧，自己這兒還在和西面兒的四個小國你來我往，南方就主動歸順了？

虞王安第一反應是自己在做夢：就算是主角也不會發生這樣的事兒吧？

楚國使者長拜道：“啟稟大王，楚君夜授東皇之命，命我等順應天時，歸順虞國，開創人族萬世基業。”

“楚昌十萬精兵，上百戰將願為大王戰，臣冒死請大王攜百官遷都郢！”

當聽到使者的話語后，虞王安第一時間想到了漢獻帝。

曹操當年不也是這樣迎走了漢獻帝劉協，挾天子以令諸侯？

只不過虞王安並不了解為什麼要讓他當這個“漢獻帝”，人家真漢獻帝起碼還有個漢室正統的身份在。

“這遷都一事，並不急。”

虞王安猶豫片刻后，接着開口道：“既然楚、昌兩君忠於國事，那麼封兩君為楚侯、昌侯吧。”

雖然不知道發生了什麼情況，暫且先應下再說。

穿越將近三年，虞王安對虞國還是十分上心的。至少虞國是蘇子安在這個原始世界生存的保障。

“諾，臣替楚侯、昌侯謝大王恩典，臨行前楚侯令臣將此物交於陛下，楚侯不日便會令五萬大軍北上，保衛大王。”

說罷，楚國使者呈上了一個異樣形狀的物品，但虞王安卻認得，這個玩意兒似乎是虎符。

莫非楚王、昌王真的是存心歸順這是為什麼？

虞王安心情如翻山倒海一般，不知道他們的葫蘆里賣的什麼葯。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這是虞王安一直奉行的道理，但楚軍勢大，虞國無力阻擋，因此現在也就只能順着楚國的意思來。

他們想歸降就讓他們歸降吧，虞王安也沒有任何的辦法。

總不能對他們說：不，你們不能她歸降。

楚國使者又稟報了幾句后，虞王安就匆匆讓他離開，轉而對着虞夙詢問道：“相國，鹽鐸將軍與彭陽君現在如何？”

暫任相國的虞夙開口道：“鹽鐸將軍與彭陽君兵合一處，正率軍猛攻方城，不出意外，十天之內便可克服方城。”

“別打了，讓彭陽君趕快率軍歸來，令紅石大夫勤王保駕，集結所有兵力，斥候遍布南域！”

現在的虞王安可是恐慌不已，五萬大軍，對現在的虞國絕對是毀滅性的打擊，只能集結兵力等待時機。

若是這五萬大軍來者不善，那麼虞王安也只能殊死一搏了。

虞王安對楚、昌的歸順，憂心忡忡。

“彭陽君，大王法旨，令我軍即可撤軍，撤至虞城附近，拱衛虞城！”

方城外，來自虞城的傳訊使日夜不停，最終在第三日清晨將消息傳達給了彭陽君虞心，當即讓彭陽君虞心陷入了兩難的境地。

這方城馬上就要破了，大王為何在此時下令撤軍？

虞心詢問道：“發生了何事？”

“小臣不知。”

那傳訊使猶豫片刻，又道：“不過可能和南方楚國有關。”

“南方！”

虞心當即深色一凜，他看了一眼即將攻破的方城，咬了咬牙，讓將士把傳訊使者帶下去休息后，又對着鹽鐸道：“鹽鐸將軍，煩勞您帶領八千將士先赴虞城，我率領三千戰士，在明日之前攻破方城，隨後率軍與您會和！”

鹽鐸眼神中閃過一縷驚訝，他重重的點了點頭，允諾道：“好，我盡可能的等候彭陽君，彭陽君保重。”

鹽鐸又不傻，如果在返程之前將方城攻破，那麼大小也是他鹽鐸的一件功勞，自然不會反對虞心的計首發

“多謝鹽鐸將軍，我一定攻破方城，擒方王至大王案前，與將軍同功！”

“首領，咋回事兒啊，那個虞王為啥讓我們帶着自家戰士去虞城啊？”

紅余城內，幾個粗狂大漢圍在一起，抓耳撓腮，他們齊齊看着最強壯的那個大漢，不停地嚷嚷詢問着。

“俺怎麼知道，你們別吵吵！”

大漢漲紅着臉，大吼一聲，見有所平靜后，指着一個看起來比較白凈的年輕人道：“石鴻，你是我們幾個當中最精明的，你說，我們怎麼辦。

那個被稱為石鴻的年輕人沒有半分猶豫，嘴角勾起一抹幅度，開口道：“首領，我們當然是勤王保駕，前去虞城護衛大王了！”

郢城，楚國的都城，曾經的楚王淡淡地站在城牆上，感慨着自己的江山這麼早就破滅。

“大王”

身邊的臣子還沒說完話，那曾經的楚王便開口打斷道：“現在我可不是楚王了，湘夫人有言，我應是楚公，你稱呼我為楚公吧。”

那臣子楞了一下，隨後便恭敬道：“是，楚公。”

“臣有一事不明，楚公為何要歸順那虞國？我楚國擁兵十萬，虞國與我們相比，就如同稚童與戰士天下間豈有戰士服從稚童的道理？”

“呵呵。”

楚公當場就一臉呵呵了：“此乃天人旨意，爾等只需要聽命便是，莫要多言！”

對於這件事兒，楚公原本是很不滿意的，直到那位湘水的神靈對自己說了幾句話，楚公才积極配合。

其一，天下一統，楚國仍為王。

其二，楚公未來可登仙途，享仙位。

第一點無所謂，重要的是第二點啊。

那可是成為神靈一般的存在，楚公當然心動不已：他的資質不如楚國的巫們，自然修不到玖巫半神，原本只指望當個楚王享榮華富貴，卻沒想到自己還有機會成為神靈。

人王哪兒有神仙舒服啊。

楚公不知道湘夫人許諾了隔壁昌國什麼好處，但看到昌國國君美滋滋的派大軍準備，楚公就知道，這好處恐怕和自己的差不多。

楚公望着巍峨的山河，感慨道：“虞王真是好啊，神靈關注，天命之主。”

“此後，楚國戰士無論是征戰中原或征戰東夷，皆要衝在第一位，為虞王效死！”

現在，楚公只希望虞國早一點統一天下，自己也能早一點當上神靈。

# 第二百七十二章 軒轅、神農合戰蚩尤

東皇宮內，虞蘇閉目養神，見一灰袍人影閃現在東皇殿內，虞蘇緩緩睜開雙眼，輕聲道：“太一先生，你回來了。”

“嗯。”

東皇太一的話語很是簡潔，他接着道：“我去了崑崙一趟，見了幾位對天道不感興趣的大羅混元金仙。”

虞蘇沒有刨根問底，只是開口道：“中原最近異動十分明顯，太一先生，你可知中原發生了什麼事？”

“這還用問？”

東皇太一笑了笑：“必是中原等不及，要動手了。”

虞蘇有意開口商量道：“不如同去看上一看？”

中原大戰，千古難得一見，虞蘇也想看看三位競爭對手的實力如何，這也是個千載難逢的機會。

東皇太一督了一眼虞蘇，開口道：“余正有此意。”

說罷，兩人一同起身，一個化作七色霞光，一個一襲灰袍，瞬間消失而去，化作兩道虹光，速度快的恐怖。

中原大戰，就算是大羅金仙都有隕落的危險，虞蘇也並不打算裝逼帶什麼白龍洞庭君去了，萬一被誤殺豈不是很虧。

事實上，虞蘇與東皇太一這樣的大羅混元金仙的遁速本身就是極快的，虞蘇本身的速度是白龍洞庭君的十倍有餘，之前一直以白龍洞庭君為坐騎代步主要就是為了逼格。

你想想，一頭白龍當坐騎，多麼有逼格的一件事兒啊。

依東皇太一與虞蘇現在的遁速，大概幾個時辰就可以從南方抵達中原大戰，在暗中觀察這起神靈間的頂級大戰與凡人中的數十萬戰鬥。

“轟！”

在虞蘇與東皇太一方才抵達附近雲端之時，一道震耳欲聾的氣爆聲便在耳畔炸起，一瞬間，山崩地裂，整個大地都在顫抖。

此時此刻，天邊劍光呼嘯，漫天雷霆閃電，狂風不停，天雷勾動地火，四處都是法寶招呼，神通交戰。

“嗯？”

虞蘇可以感受得到，附近的雲端似乎藏了很多的仙神，大多都是大羅金仙，只有那麼兩位隱隱約約有一股與自己相同的氣息。

大羅混元金仙！

在虞蘇發現他們的同時，那兩位同樣也發現了虞蘇，他們向虞蘇發出自己的氣息，一道溫和的氣息傳音入耳：“吾乃鎮元山鎮元道人，見過這位道友，不知道友在哪處仙山修行，名號為何？”

另一道聲音則是冷冰冰地開口道：“在下東海鯤鵬，見過道友。”

鯤鵬、鎮元道人。

坤坤咳咳，鯤鯤之名虞蘇如雷貫耳，鎮元道人地仙之祖的名諱虞蘇也是常常有所耳聞。

“東皇虞。”

虞蘇只是傳音了自己的名諱，並沒有說出什麼太詳細的身份。

而見虞蘇似乎並不想相交，鎮元子自然也沒了聲音。

此時，虞蘇極目望去，卻見一頭獅子身姿，頭有兩角，山羊鬍子的異獸化身數千丈，發出奇怪的怒吼，怒斥其面前的一個千丈巨人。

“神農座下大羅金仙白澤，蚩尤座下大羅金仙祝融。”

虞蘇剎那間明悟了交戰雙方的身份，並沒有過多說些什麼，繼續望去。

蚩尤方交戰的人數幾多，大大小小的大羅金仙竟又十數位，軒轅在得知蚩尤偷襲之後，也是第一時間將麾下神靈帶來，與蚩尤交戰，雙方暫且勢均力敵。

空中的空間裂縫時而閃現出龐大的氣息，鎮元子、鯤鵬以及東皇太一的視線多凝聚在那裡，虞蘇也知道那裡是什麼地方。

軒轅、神農與蚩尤交戰的地方！

大羅金仙級別的戰鬥，此方天地還能承受，特別是在這種有數位大能觀戰的情況下，自然不會讓戰火延續太大。

而大羅混元金仙，如果真的打起來，動靜太大了，因此軒轅、神農與蚩尤毫不猶豫的選擇了開闢空間裂縫，去虛空之中交手。

蚩尤周身魔光大盛，惡相叢生，煞氣衝天，而然就在這股衝天的煞氣之中，白髮老者神農立於蚩尤身前，如水中青蓮，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浩然真氣抵擋着這衝天煞氣。

另一側，軒轅手持利劍，忽的一劍斬出，撼天動地的劍芒直接穿透虛空中的各種虛幻，剎那間的光芒似乎將昏暗的虛空點亮了那麼一瞬！

“哼！”

蚩尤鼻孔中喘出一縷粗氣，魔光瞬間將劍芒擊落，一剎那，軒轅臉色蒼白，劍陣在其周圍旋轉，開始周旋。

“蚩尤果然驍勇，以一己之力竟與神農、軒轅兩位同境界的道友打了個平手，隱約還佔據了上風。”

忽的，虞蘇聽到了鎮元子的感慨之聲。

三位大羅混元金仙的戰鬥陷入了白熱化，而另一邊，屬於大羅金仙的戰場也生出了別樣的變化！

蚩尤大將扶風不慎被將臣長劍攔腰斬斷，瞬間破碎成無數片，一位踏入大羅金仙的神仙就此金身泯滅，連魂體都不得逃出。

而同時，將臣消耗重大，似乎已經沒有再戰之力，蠻牛咆哮一聲，正欲乘勝追擊，一道瑩瑩玉手卻持劍而往，青衣女子與蠻牛戰在一起。

神女，旱魃！

雖然九黎方隕落了一名大羅金仙，但勝利的天平已經漸漸向著九黎方傾斜。

九天玄女等眾被攔，而神農麾下的白澤、獬豸則被蚩尤麾下的三位頂級大羅金仙共工、祝融、朱厭攔住，白澤還好，之時和祝融單挑，而獬豸被共工、朱厭合擊，打的只有招架之功，毫無還手之力。

在此期間，又從極西來了一位大羅混元金仙觀戰，虞蘇並沒有與其接觸，對方也沒有主動接觸虞蘇。

“這是居於崑崙的天獸，天織，脾氣有些火爆，別招惹他。”

東皇太一低聲傳音說著，同時又道：“今日聚集在此的大羅混元金仙，除了鳳凰、帝俊、九尾天狐以及昆崙山那幾個老傢伙，基本上天下所有的大羅混元金仙都聚集在此了。”

天織、軒轅、神農、蚩尤、鎮元、鯤鵬、虞蘇本人以及東皇太一，這可是足足八位大羅混元金仙，除了虞蘇，近乎是將這方世界所有的隱士大能都聚集在了一起。

畢竟這等曠世大戰，不得不觀戰。

“吼！”

忽的，獬豸齊聲悲鳴一聲，朝着一個方向迅速飛馳而去，竟是脫離戰場！

共工與朱厭也並沒有阻攔獬豸，而是朝着白澤進避，白澤也開始逃竄。

而另一側，九天玄女與旱魃、應龍合擊，即將將那鬼方給斬殺！

就在此時，空間裂縫中的三人重現浮現而出，他們互相陰沉着臉，似乎並沒有分出什麼勝負。

“住手停爭，就此罷手。”

蚩尤的聲音傳遍整個戰場，九黎方的神靈立刻停手，而另一面的神靈也沒有乘勝追擊。

軒轅陰沉着臉，對着雲端中隱秘的五個大羅混元金仙拱手道：“五位道友，是時候該離去了吧？”

對於現在劇情的問題

看了下評論，看來因為我輸入法的問題引發了很多評論啊。

我確實還有別的馬甲，大概一年前的馬甲寫了一本混全勤的系統歷史，就是那種召喚名臣武將的小說，發在創世中文網，因為幾個月前的嚴打問題，這本書在起點已經完全搜不到了，qq閱讀上可以搜到，書名《系統之逐鹿春秋》，被屏蔽了十幾萬字，有興趣可以去看一下。

還有就是關於文風不同的問題，主要是異界的問題，前二百章大概講的是原始社會部落情懷，現在的劇情推進到了初期的奴隸社會，自然要以一種水滸三國的味道來寫的，不過我之前就是寫這種的，因此格外的拿手。

再說一下異界神靈之間的問題。

主要就是我迎合了一下讀者，將劇情的重心放在了地球，在地球上裝了很多，但實際推動劇情卻寥寥無幾，使得異界的進度完全跟不上大綱，為了趕上計劃，因此才顯得格外的倉促。

不過本來計劃就是圖騰神靈時代之後就是修仙時代，這個倒是在地球上做了鋪墊，但在異界毫無鋪墊，也是有點不足的。

總的來說，這本書的異界劇情已經脫離了我原本的大綱，現在的異界就是想到哪兒寫到哪兒。

不過這本書還是會堅持完本的，不過字數問題可能不會太多，一百萬字左右就會完結，下本書我已經有了一個大概的章程，主神建設流，捎帶一點幕後黑手。

行吧，不多說了，開始碼字。

# 第二百七十三章 軒轅的新盟友

“軒轅道友方才的劍光倒是敞亮萬分啊。”

鎮元道人臉上洋溢着笑容，對着軒轅開口笑道“蚩尤道友的一身魔功已經是世間罕見，恐怕當年的魔祖復生，也不是道友您的對手呀。”

“神農道友浩然真氣不虧”

虞蘇躲藏在雲霧之中，見鎮元道人如此八面玲瓏、左右逢源，忍不住地皺了皺眉，對着一旁的東皇太一低聲問道“太一先生，這鎮元道人如此，看來所圖甚大啊。”

東皇太一道“鎮元道人是此方世界初開的混沌神魔之一，號地仙之祖，他廣交好友，為的就是保全自己的地位。”

“他現在這般交好三人，為的就是其三者中無論是誰登上天帝位，不與為難。”

“此三者也不會貿然與一個大羅混元金仙為敵。”

虞蘇點了點頭，明白了鎮元道人的行徑，此時此刻，他也見到了這位鎮元道人本人。

頭戴紫金冠，無憂鶴氅穿。履鞋登足下，絲帶束腰間。體如童子貌，面似美人顏。三須飄頷下，鴉翎疊鬢邊。

簡直跟86版西遊記里的鎮元子一模一樣！

說到西遊記，今年下半年咳咳，說到西遊記，異界內的大能之士竟然還與西遊記有聯繫？

目前出場的大多數生物神靈都可以在《山海經》中有跡可循，也有部分生物與華國古籍相對應，比如什麼《淮南子》、《軒轅本紀》、《神異經》等。

東皇太一則是在《楚辭》中多有提及。

鎮元道人，或者說是鎮元子，這就是西遊記中出現的大仙，人蔘果樹的主人。

這個世界越來越光怪陸離了，也不知道這個世界有沒有三清。

想到這裏，虞蘇輕咳一聲，對着一旁的東皇太一輕咳道“咳咳，敢問太一先生，您可知曉通天教主、元始天尊、道德天尊三位大能？”

“吾縱橫世間數萬年，從未聽聞有此三位。”東皇太一搖了搖頭“不過這三位的名頭倒是響亮啊。”

通天教主、元始天尊、道德天尊哦豁，名頭一個比一個響亮。

說罷，東皇太一又道“這三位吾很感興趣，不知天帝陛下可否引薦？”

虞蘇“”

不瞞你說，其實吧，我和他們也不熟。

虞蘇輕咳一聲，開口道“這三位是朕偶然知道的大能名號，據說已是天道聖人，未曾見過，怕是讓太一先生失望了。”

而另一邊，暴脾氣的天織也露面和三位交流了片刻便回了崑崙，鯤鵬拽的跟二五八萬一樣，沒多說什麼就自己走了，現在只剩下自己和東皇太一兩位。

蚩尤臉色陰沉，與鎮元道人照完面后並沒有多說什麼，率領部下徑直離去，神農損失慘重，法獸獬豸甚至還臨陣脫逃，自然也沒什麼心情留下，只是微微對虞蘇說了句“見過道友”便匆匆而走。

而軒轅此時此刻也將視線轉移到了自己的身上。

軒轅溫和如玉，頗有一副得道明君的樣子，對着虞蘇與東皇太一笑道“兩位道友有些面生，不知”

“在下東皇虞，這位是太一先生，見過軒轅道友了。”

虞蘇微微一笑，大方的開口說著，彷彿自己不是軒轅的競爭對手一般。

“原來道友便是東皇啊”

軒轅恍然大悟，緊接着露出溫和的態度，對着虞蘇拱手道“早就聽聞東皇道友的名聲，東皇道友威震南疆，當真是大羅混元金仙中的翹楚，孤早就心慕道友，想要與道友多交流些，不想在此時見到道友，可謂是緣分啊。”

“不知道友此番前來所為何事？不妨跟孤說一聲，孤遣麾下神靈為道友辦事，定讓道友此番不會無功而返。”

軒轅對虞蘇十分的溫和，言語之中儘是拉攏之意。

中原大戰這麼多年，這還是他和蚩尤第一次交戰，他萬萬沒想到蚩尤的實力竟然如此強橫，如果沒有神農在旁，自己恐怕要兵敗在此。

因此，軒轅迫切想要將虞蘇這個統御南疆“數萬年”的“老牌”大羅混元金仙拉攏進自己的陣營，共誅蚩尤。

“咳咳，朕來此地並沒有什麼事兒，主要是為了旁觀道友邀戰蚩尤之事。”

虞蘇輕咳兩聲，開口說道“軒轅道友實力震鑠古今，壓的蚩尤毫無還手之力，在下佩服，佩服。”

商業互吹，即使剛才是軒轅被蚩尤按在地上打，虞蘇也要說成蚩尤被軒轅按在地上打。

不過現在看來，軒轅還真的沒看出來自己是他的競爭對手，還以為自己是不摻和天帝之爭的東皇太一呢。

還沒等軒轅開口，虞蘇便拱手道“不過朕現在還有些要事，需要回南疆統御，祝軒轅道友早日一統中原，告辭。”

說罷，虞蘇便與東皇太一化作遁光，消失離開，而站在原地的軒轅表情也從微笑轉變為平靜。

此番之戰，蚩尤方的一員大羅金仙被斬，看起來他們有熊、烈山聯盟似乎是賺了，但問題在於，烈山已經廢了！

凡人之戰中，九黎軍大破烈山，烈山戰士死傷慘重，僅餘一萬人逃竄，烈山半數的附庸部落歸降九黎，九黎的勢力進一步擴張。

除此之外，神農麾下的獬豸也臨陣脫逃，逃離了戰場，估計是想要逍遙天地之間，不會回來了。

總的來說，神農方已經沒有人了，只剩下神農這一位大羅混元金仙和白澤在撐場子了。

現在，軒轅最害怕的就是，神農因為失去了競爭天帝的資格而放棄競爭，留軒轅一個人抵抗蚩尤。

如果真的這樣還打個毛啊，點了算了。

軒轅可不想認輸，於是他找到了新的盟友。

統御南疆的大羅混元金仙，帶甲十數萬的南方至高神，東皇！

這個盟友，實力比起神農來說，有過之而無不及。

更重要的是，據傳言，這個盟友似乎無心天帝之位！

和他聯合，無疑是最好的選擇了！

天下熙熙皆為名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

軒轅相信，只要自己拿出足夠多的資源，這位統御南疆的東皇絕對會加入自己的陣營，一同對抗蚩尤！

# 第二百七十四章 決定性因素

不同於打得火熱的中原，此時此刻的虞國內，虞王安有些緊張，根據斥候來報，楚國的大軍已經即將行至紅余。

楚國五萬人，昌國三萬人。

再算上虞國自己湊出的兩萬人，不多時，整整十萬人會出現在虞國附近！

十萬人是什麼概念？

鳥巢奧運會開幕式的觀眾也不過八萬。

十萬人，就算是在華國歷史上也是極為龐大的人數！

古代打仗，號稱的十萬二十萬，大部分都是將後勤民夫算作在內，真正作戰的往往只有三四萬人。

而楚昌兩國的八萬人與虞國的兩萬人，都是實打實的十萬人，都是真正可以作戰的十萬人！

毫不誇張的說，一人一口唾沫都能搞出一座面積不小的湖泊！

虞王安現在不知道這八萬人此行的來意，也不知道這八萬人是敵是友，因此虞國的所有文武大臣精神都是緊繃的，生怕會有滅頂之災。

帶着這股極大的壓力，虞王安陷入了夢境。

夢中，四處都是白茫茫的一片，一片白霧，看不清任何的東西，虞王安感覺腳下空蕩蕩的，沒有任何的存在感，周圍卻不見一絲一毫。

此情此景，不由讓虞王安感到有些熟悉。

忽的，白霧散去，一道響徹天地的奇怪聲音猛然間響起，整個大地已經開始顫抖地起來。

這時，虞王安才發現，自己已經脫離了地面，身處半空，以上帝視角觀看全局！

數萬戰士趁着火光，殺入一個部落城堡，將裏面的居民屠殺殆盡，另一方的戰士倉皇迎戰，最後卻被殺戮

“烈山？！”

虞王安瞳孔猛然一縮，他認得那城堡飄揚旗幟的符號，那是屬於烈山的旗幟！

協助大司農虞種的那位烈山族人姜信就在虞城內，雖然垂垂老矣看起來隨時都可能逝去，但他依舊經常將烈山的旗幟懸挂在自己府邸前，虞王安還是記得的。

“烈已敗”

“聯有熊攻九黎”

“汝虞王楚公昌侯無二心”

“兵十萬伐共工”

浩蕩巍峨的聲音在虞王安的耳畔響起，虞王安心中一陣駭然，有些夢幻的感覺。

這是他穿越一來，第一次受命於神靈！

虞王安當即奉詔道：“虞王奉詔，定率軍十萬，大破九黎，不負冕下所望！”

在異界生活了三年，地球的事情虞王安已經隱隱有些忘記，但他還是可以記得地球的神靈！

如果自己能夠搭上這位神靈，說不定就可以重新回到地球！

此時此刻的虞王安再也不懼怕什麼了，現在他也不再懷疑楚國、昌國為什麼突然投降，原來都是因為有神靈旨意！

虞王安當然省的，在這樣的時代，一位真正的神靈代表着什麼。

天地昭昭，日月惶惶。

在當今這個時代，神靈言出法隨，祂的話語，就代表着真理，就代表着凡人必須服從！

忽的，虞王安眼前一黑，下一刻，他就掙扎的從王榻上驚醒，一旁侍奉虞王安的侍女連忙上前，長拜道：“大王！”

“無礙，爾等退下吧。”

虞王安臉色略微有些慘白，深呼吸着讓自己平靜下來，將侍女遣散，自己獨自一人坐在王榻上，安靜沉思。

“方才是寡人在做夢？”

虞王安喃喃自語着，他看着自己的雙手，有些不敢相信：“不，是神靈給予寡人的指示，是神靈通知寡人，要聯合有熊，抗擊九黎！”

說罷，虞王安的內心才平靜下來，他默念兩句之後，便開始思考其來。

九黎，有熊，烈山。

這三個部落在虞王安剛剛穿越來的時候就被他牢記於心。

無他，炎帝黃帝以及蚩尤，此三者可是華國文明的‘人文初祖’，是歷史上的第一篇章！

根據虞王安所學的史料，蚩尤奇襲烈山，擊敗炎帝，炎帝逃跑投靠黃帝，炎黃聯軍於逐鹿打敗蚩尤，而後黃帝又擊敗炎帝，成為天下共主。

方才，虞王安在夢中親眼看見，炎帝的烈山氏已經被打的幾乎團滅，只剩下一小撮的戰士得以生存。

在這樣的情況下，根本就沒有資格和有熊組成聯盟吧？

而且根據現有的情況來分析，烈山氏全軍覆沒，光憑有熊氏完全不可能是九黎部落聯盟的對手。

“我虞國，將會在中原大戰中起到決定性因素！”

虞王安的嘴角不知不覺的微微上揚，他此刻驚奇的發現，擁兵十數萬的自己，將會是中原大戰的關鍵。

雖然不知道楚國和昌國的軍隊到底會不會被自己指揮，但現在的自己已經有資格和黃帝奪位了啊！

雖然虞王安心中十分敬重這位人文初祖，但是到了現在這種境地，誰不想自己創立一番事業？

這種榮耀瞬間就讓虞王安熱血沸騰，他當即下了決定：“寡人要起駕，親自前往紅余城，與楚昌八萬將士會面！”

八萬人，如果真是來攻打自己的，光憑藉著一個虞心肯定是擋不住，在虞城和紅余其實並沒有什麼區別的。

與其被嚇得被動防禦，為什麼不主動出擊，探探他們的口風呢？

對於虞王安做的決定，從中原返回的虞蘇看的是一清二楚。

黃帝？蚩尤？

你還真以為你面對的敵人是黃帝軒轅、兵主蚩尤啊？

那是我的敵人，你的對手是他們的代言人。

對於軒轅的拉攏，虞蘇並不打算接受，但是如果暫時結盟，虞蘇還是會欣然接受的。

畢竟虞蘇也是想要成為天帝的。

如果坐視軒轅被蚩尤消滅，那麼蚩尤的實力將會急劇膨脹，自己原本就打不過膨脹之前的九黎，更不要說膨脹之後了。

還不如在這裏搞制衡，讓九黎和有熊打起來，互相消耗，最後自己出來一波推，多舒服啊？

特別是現在，蚩尤和軒轅都不知道自己的真實身份。

自己可並不是與世無爭的東皇太一，而是想當天帝的東皇虞蘇啊！

“中原戰局這般，那麼東夷戰局又如何除此之外，九尾天狐控制的有蘇、塗山兩部，究竟在哪裡？”

# 第二百七十五章 你是衛青，我是公孫敖

炊煙裊裊，名為“鬼金羊肉串”的小店再一次從成都開起，只不過這一次，他的生意卻異常的火爆。

鬼金羊肉串肉質鮮美、物美價廉，很快在這天府之國內站穩了腳跟，更是成為了川蜀省著名的“網紅”打卡地，在某音上有着數十萬的點贊。

“老闆，再來三十串花肉！”

“好嘞！”

喊叫聲絡繹不絕，鬼金羊臉上也洋溢着喜悅的笑容。

舒服啊，這錢

鬼金羊數着手機里的微信餘額，笑容越發越璀璨了。

不過現在鬼金羊還要思考另一個問題：貨源。

蒙古里的羊已經抓的差不多了，剩下的大多都是人工養殖，貿然偷走有點沒道德，現在的鬼金羊每天早上都是全世界內徘徊，想要找到一些野生羊，有的時候甚至還化身富商，前去購買。

現在還算可以，畢竟有野生牛羊盈利，但以後可就不太可能了。

抓多的，可能會引起懷疑啊！

鬼金羊邊撒孜然，邊感慨道：“還是要提高價格啊，現在的價格可賺不了多少錢”

說著，鬼金羊似乎又聽到了什麼話

一桌小年輕似乎在發著牢騷：“誒玄教都已經開始招收第三代弟子了，還是沒輪到我川蜀，無奈啊！”

“嘿，別說，現在玄教好像就收了十八個弟子吧？現在就開始第三代啦？”

“第二代都是精銳，第三代可能會放慢吧一想到我如果想修仙就要拜幾個同齡人為師，就有點小羞恥”

“呸，你不想拜拉倒，我還想去呢。”

最近的所有顧客都在談論玄教的問題，鬼金羊又何嘗不知道，玄教究竟是什麼東西。

不就是井木犴、張月鹿搞出來的順天而行，闡述天道，將萬物分三六九等，依才教化的教派么？

不過，聽着他們談論的內容，鬼金羊似乎想到了什麼東西。

“對啊，我為什麼不能收幾個有錢的徒弟，讓他們供我吃吃喝喝，遊戲人間啊？！”

這一刻，鬼金羊煥然大悟。

他開羊肉串店雖然有一小部分的原因是為了體驗生活，但更多的是賺錢遊戲人間。

現在，他微信餘額還有六個萬，只能用來生活，遊戲人間什麼的根本不可能。

就在此時，鬼金羊發現了一條康莊大道。

“嘿嘿，我收的弟子，怎麼著也應該和玄教的二代弟子地位相同吧？”

“畢竟，本君也是南方七宿之一！”

秦嶺北，邊界中，斑斕巨虎王驍探出頭，神識將每一寸土壤都檢查乾淨，對着身後傳音道：“出來吧，沒人類。”

言畢，十多隻動物便從邊界中走了出來，互相嘰嘰喳喳一聲，隨後散去，向著不同的方向跑去。

每經過一段時間，就有一部分虛教弟子離開，朝着不同的地方走去，分散開來。

畢竟，他們的數量有盡千，一起行動太過引人注目了。

隨着動物散去后，現在只剩下了斑斕巨虎王驍、蟒蛇佘言以及少女顏若然。

“顏師妹果然天賦異稟，這麼快就到達了鍊氣化神巔峰的境界，實在是讓為兄汗顏啊。”

王驍看了一眼顏若然，有些欣慰的開口說著。

當初，師尊傳道，將仙人以下的境界劃分為煉精化氣、鍊氣化神、煉神還虛、煉虛合道四個境界，簡稱為鍊氣、化神、還虛、合道。

王驍和佘言比顏若然早修鍊一個多月，現在的境界竟然僅僅比顏若然高上一段，不過煉神還虛。

要知道，這一個月可不是正常的一個月。

第一周，師尊傳道講法，所有精怪進步飛快，可以說是一周頂上十年。

此時此刻，王驍只能感嘆自己賭對了，將這樣一位曠世大才引入師門。

顏若然巧笑嫣然，聲如黃鸝：“師兄謬讚了，師妹也是運氣好，哪兒有師兄還虛之能？”

佘言搖了搖頭，開口笑道：“哈哈，師妹不必客套，我虛教就指望師妹你了。”

虛教弟子數千，聽從師尊講道之後，大部分的精怪都抵達了鍊氣化神的境界，也有王驍這樣的煉神還虛，只不過在少數。

但師尊離去的這段日子里，大部分的精怪修為漲幅微弱，王驍自己算了一下，自己大概還需要四五年才能進入煉虛合道，渡仙劫更是遙遙無期。

顏若然。

修行不過十一天，她靠着自個兒的天賦與努力，已經即將超過王驍，這當然讓王驍欣喜若狂。

嫉妒？

那是小人途徑，也是沙雕行為。

既然自己沒有天賦，那麼引進一些有天賦的弟子進虛教，這樣一來師尊會開心，那天賦絕佳的弟子也會念及自己的提攜之情，自己未來的道路會一番通順。

這些天來，顏若然也給自己講了很多歷史，最著名的就是漢朝的大司馬大將軍，長平烈侯衛青的事迹了。

那位長平烈侯，為人忠厚老實，喜歡提攜自己的恩主。

當年，因衛子夫受漢武帝寵愛，皇后陳阿嬌之母館陶公主大怒，派出精兵想要取了衛子夫的弟弟衛青性命。

公孫敖聽說這個消息后，帶着十多個壯士，拚死將衛青救下，保住了衛青的性命。

因此，衛青初拜將，在一次攻擊匈奴時，愣是從眾多名將手中將追擊殘兵的任務給搶了下來，交給了公孫敖，想要讓公孫敖建功立業。

結果，公孫敖不僅沒有擊敗匈奴殘兵，反而戰敗，死了七千騎兵，慘敗而歸，漢武帝大怒，廷議定公孫敖死罪。

西漢有免死的說法，被定為死罪的人若不願赴死，有兩種辦法。第一交納50萬錢，第二接受宮刑。而公孫敖則選擇繳納贖金，因此免死被貶為庶民。

元朔五年，在衛青的提拔舉薦下公孫敖又被任命為校尉，跟隨當時已經是大將軍的衛青出擊匈奴。

公孫敖帶着親衛營，一步不離的跟着衛青，沒有率軍打仗，而衛青則是做主，大破匈奴，之後將功勞交給公孫敖，公孫敖因此戰立功，被封合騎侯，食邑一千五百戶。

元狩二年，公孫敖跟隨霍去病從北地郡攻打匈奴。漢軍兵分兩路，約定到祁連山匯合，夾擊匈奴。

然後公孫敖迷路，延誤了與霍去病約定的時間。

雖然霍去病孤軍深入，斬殺匈奴三萬人，沒有打敗仗，但並不意味公孫敖無罪。

又是死罪，衛青又是幫忙交錢打點。

三年後，衛青再一次舉薦公孫敖為都尉，隨自己出征。

直至衛青病逝，公孫敖一直都是漢武帝朝的顯赫大臣。

可見，提攜之恩是多麼的重要。

在聽了這個故事後，王驍更是毅然決然的決定全力幫助顏若然成仙！

顏若然就是那個衛青，而他就是公孫敖！

“師兄，我們現在去哪兒？”

顏若然的聲音打斷了王驍的思緒，王驍輕咳一聲，看了一眼佘言，接着道：“去東海吧，師尊的須臾島便在東海，說不定我們還能見到師尊。”

# 第二百七十六章 星淵真人入川蜀

與王驍一行人獸連夜化作流光奔赴東海不同，川蜀天府內的高檔別墅小區中，鬼金羊肆無忌憚的遊盪着。

他都已經打聽清楚了，住在這個小區里的身價至少有十個億，都是川蜀有名的大老闆。

他們的公子小姐一定不介意拜一個神仙為師吧？

有了這幫紈絝，自己也能享用美食了，到時候遊戲人間，豈不美哉？

想到這裏，鬼金羊心情不由更加高漲。

他第一時間調整好狀態，穿着一身看起來高貴的白色道袍，留着山羊胡。

若不是他肥胖的身材實在是太過齣戲，絕對是一個有道真人模樣！

精緻別墅散落在蒼翠樹木的掩映之中，恍如遠離了所有的都市塵囂，沾染了諸多世俗氣的鬼金羊實在是想不到，這裏竟然是寸土寸金的天府。

他的神識在每一戶別墅內掃過，讓鬼金羊失望的是，這些別墅大部分都是空的！

“買了不住，真是看不懂。”

鬼金羊嘟囔一聲，繼續開始掃描，直到一棟別墅前，停下了步伐。

別墅里，有符合鬼金羊收徒標準的。

兩個小傢伙，一男一女。

看起來男生似乎比女生年長兩三歲，雙方的年紀差距不大，都是二十、十八的樣子。

神識又將整個別墅掃了一遍，發現整棟別墅內現在只有他們兩人。

鬼金羊露出了一抹微笑，喃喃道“就他倆了。”

說罷，鬼金羊的身影便消失在原地，下一刻便出現在別墅之內。

一眼望見的是極盡奢華的大廳，繁複的燈飾散發出燦爛的亮光。

鬼金羊的步子更加快速了。

秦志鋒，年二十一，當代大學生。

家庭富裕，父親有幾家上司公司，是個不折不扣的富二代。

今天，原本應是自己一個人在家玩遊戲，結果他迎來了一個親戚。

表妹，許玥。

莫得辦法，秦志峰只好帶着自己的表妹一起玩遊戲，期望父母趕緊回家，把這個表妹給帶走。

“打他打他打他，快快！”

“啊？我是誰？我在哪兒？我為什麼死了？”

放下手柄，秦志峰向著自己的表妹許玥望去，卻見許玥一臉無辜的看着自己，秦志峰當場無語。

許玥小心翼翼地開口“要不我們換個遊戲？”

“算了算了，看電影吧，你喜歡看什麼？”

秦志峰無奈的擺了擺手，他已經不敢讓自己的表妹玩遊戲了。

許玥眼前一亮“聊齋！”

秦志峰隨便打開了電影搜索，輸入了聊齋兩字，第一個就是《聊齋之接引傳承》。

他也不管這是爛片還是好片，是網絡大電影還是院線大電影，點開就完事兒了。

反正是糊弄表妹的，湊合著看吧。

閃過綠底金龍標后，電影開幕，秦志峰突然覺得，這電影似乎有點意思啊。

在他們的身後，鬼金羊也看着電影，重點記了一下名字《聊齋之接引傳承》，陷入了沉思。

這兩個孩子喜歡聊齋？

當即，鬼金羊悟了。

“先讓你們鬧鬼吧，不然容易把我當成江湖騙子。”

說罷，鬼金羊轉頭就走，隨手釋放了兩股靈氣，深藏功與名。

這兩股靈氣沒有任何的生命特徵，但他會在別墅里搗亂，讓人有一種被鬼纏上的感覺。

收徒弟，一次收兩個，嘿嘿。

一個半小時后，許玥和秦志峰的電影也看完了。

秦志峰有些意猶未盡，感覺這電影太精彩了“聊齋啊，人知鬼恐怖，鬼曉人心毒。”

許玥也感慨道“是啊，地獄空蕩蕩，魔鬼在手沖啊不是，魔鬼在人間啊。”

秦志峰原以為聊齋儘是些妖魔鬼怪的故事，卻沒想到也有人間百態。

“若是我生在聊齋里”

秦志峰忍不住幻想起來，就在此時，一道冷風吹過秦志峰的後頸，瞬間讓秦志峰打了個哆嗦。

“嗯？？？”

秦志峰只感覺渾身陰冷，小心翼翼地看了看四周，似乎並沒有什麼動靜。

“我的錯覺？”

秦志峰喃喃自語的說著，抬頭望去，卻見一臉慘白！

當場就把秦志峰嚇了一跳，但他定氣凝神望去，卻是他表妹許玥。

許玥的面色慘白，瑟瑟發抖，不知道怎麼回事兒。

“玥玥，你怎麼了？”秦志峰關心的詢問着。

畢竟是親戚，雖然比較煩，但遇到問題還是要互幫互助。

許玥弱弱的開口“我我感覺家裡好像有臟東西”

“我感覺好冷有一種恐懼的感覺”

聽到這句話，秦志峰臉都嚇白了。

卧槽，你也感覺到了？

“我好冤”

“你們都得死”

隱約之中，一股凄慘刺耳的聲音在秦志峰和許玥耳畔響起，嚇得他們兩個更加蒼白了。

他們可是知道，這世界有鬼的！

半年前，櫻都還經歷了百鬼夜行！

“要不我們出去玩會兒？”

天府作為川蜀省的省會，夜市繁鬧無比，自然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我看行，某音上介紹天府有一家羊肉串不錯，哥，我們去吃個夜宵？”

兩人趕緊落荒而逃。

來到別墅外，秦志峰喘着粗氣，有些驚險。

“哥，我們報警吧我們去請玄教的大師來我我”

聽着表妹的話語，秦志峰感覺靠譜。

“我這就去報警！”

玄教大本營，南海竹韻宮中，井木犴緊閉雙眼，在他的麾下坐着十八個身影。

此十八者，周天飽滿，靈氣根問，個個都是煉神還虛的修士。

“星淵、德明。”

忽的，井木犴睜開了雙眸，念出了兩個名字。

坐在右側第三席的白袍少年與坐在左側第一席的林星淵當即起身，恭敬地拱手道“師尊有何吩咐？”

“德明，秦嶺有精怪作亂，官府對其有些束手無策，你去協助官府，必要時可回來尋你的師兄弟幫助。”

井木犴緩緩開口說著，而那名為德明的弟子激動不已連忙拱手，隨後化作流光飛去。

井木犴又看了一眼星淵，緩緩開口道“星淵，川蜀有異象，靈氣外泄，疑似與陰冥有關，你去查探一二，有情況及時彙報，為師會幫助你的。”

“是，師尊！”

林星淵也感慨萬分，沒想到一個月不見，自己已經是修仙者了。

此番入世，一是解決師尊交託給的任務，第二是見一見自己的老朋友。

林星淵正欲飛馳而去，卻不料井木犴攔下了他“你在世俗中有一好友，名曰王識明，若是有緣，可帶來竹韻宮，入我玄教。”

“弟子領命！”

異界，紅余城頭，虞王安看着一望無際的楚昌聯軍，感慨萬分。

楚昌聯軍忽的走出一人，來到紅余城前二十丈的距離，單膝跪地，雙手奉上楚國玉璽，用着圖騰之力大喊道

“末將熊振拜見大王，末將攜楚昌八萬戰士，北上拱衛大王，一切願聽大王調遣！”

# 第二百七十七章 討伐九黎

望着一望無際的戰士，以及單膝跪地，口稱大王的楚將。虞王安點了點頭，心中認同了當日夢中仙神之意。

“愛卿快快平身！”

虞王安連忙從城牆上走下，打開城門，親切的將那名楚將扶起，開口道“愛卿遠道而來、舟車勞頓，請入城至於諸將士，勞煩暫時在城外駐紮稍後一番，寡人已經着人給將士們修築軍營。”

楚將根本就聽不懂舟車勞頓之類的話語是什麼意思，但後面的似乎是聽懂了，當即高喝道“謝大王，大王萬勝！”

隨即，在徵得虞王安的同意后，回身來到軍陣內，將幾個高級將領召出，大概有二十多位，一同朝着虞王安行禮。

這些人皆是楚軍中的悍將，要麼是血紋先天戰士，要麼是圖騰戰士，以一敵百，統御千名戰士。

“末將拜見大王！”

二十多位將領齊齊開口喝着，虞王安滿意極了，笑臉盈盈地將二十多位戰士挨個扶起，迎之入城。

至於其他的戰士在城外休整吧。

若是放在三年前，虞王安可能還會收買人心，現在是絕不可能。

一是大軍人數繁多，所需物資極為龐大。

二是八萬大軍中，真正的精銳可能只有八千人，剩下的大部分都是奴隸、附庸，屬於那種衝鋒陷陣送死的先登。

說不準衝鋒一波就死光了，根本就沒必要收買人心。

而且收買奴隸的人心這不就是打精銳的臉嘛？

你把我和奴隸放在同一地位，什麼意思？

紅余城內，二十多位楚戰將在宴席中吃吃喝喝，與虞王安笑意盈盈。

酒足飯飽之後，虞王安將酒宴撤下，擺上沙盤，復盤附近的地勢，對着二十多位楚戰將以及鹽冥、虞心、鹽鐸道“寡人受命於天，天神令寡人攻九黎，諸位覺得如何？”

老實人楚將拱手道“末將以大王為主，請大王吩咐。”

說罷，楚國眾將瞪大了眼睛，看着沙盤，震驚不已。

原來還有這玩意兒啊！

“善，寡人慾以熊振為將，率八萬將士北上駐紮，莫要主動進攻。”

虞王安慢條斯理的開口說著“待九黎攻打有熊之後，尋機攻打九黎，解有熊之圍。”

“末將領命！”

熊振興奮不已，激動的跪地道。

他本以為換了一個大王，自個兒前途灰暗，沒成想新的大王想都不想直接讓自己挂帥出征！

這比楚王不，楚侯對自己還好，真是太舒服了。

知遇之恩，永世難忘。

虞王安點了點頭，微笑道“愛卿莫要辜負寡人啊。”

虞王安當然不會換將了。

這八萬將士，從士兵到軍官，熊振知道的不比虞心多，虞心如果任主將，熟悉軍隊還得幾個月的時間。

還不如讓熊振來，這樣一來沒什麼問題，比較穩妥。

“彭陽君，你克方城，勞苦功高，進爵鄂君，食邑變更為方城、莫城以及鄂城。”同時，虞王安看着虞心，微笑道。

虞心冷靜開口“臣奉詔。”

看起來虞心的食邑從彭陽一城變更為方城、莫城以及鄂城三城，一換三血賺，但問題在於彭陽的繁榮程度可遠遠超過三城。

再加上虞心還治理了彭陽一年之久，三城還是要從零開始，這更加不利於虞心。

明升暗降。

虞王安再一次笑眯眯地道“另，封鄂君為征西大將軍，率軍一萬，盡可能的向西開拓。”

“諾！”

虞王安也不是在削弱虞心的實力，主要是因為領地小啊。

現在的虞國，頂多相當於地球三個市大小，如果算上楚、昌，可以算作戰國時期一國的大小。

東邊是海，南邊又歸降了，北面正準備打，只剩下西面了。

因此，虞心的食邑會一直變化的，直到打到西方的“天盡頭”。

虞心以一種詢問的語氣問道“末將明日便開拔？”

虞王安道“不必，你且率軍在彭陽左右，為熊振將軍護衛，若是有機會，可兩面夾擊。”

“共伐九黎，我大虞必勝！”

“大虞必勝！”

玄教的星淵真人夜入川蜀，他漫無目的的瞎晃悠，不知道自己來要做些什麼。

川蜀有異動，具體是什麼玩意兒也不講清楚，林星淵真的是毫無頭緒。

他的師弟李德明還算好，起碼師尊明確告訴了他去秦嶺找官府，他這全靠自己，心塞。

林星淵降落在天府的市中心附近，穿着道袍確實有些引人注目，不過林星淵無視了周圍的表情，徑直走向了官府內。

王識明看着林星淵走了進來，開口笑道“林星淵，我還以為你要幾百年才被放出來呢。”

“福生無量天尊。”

林星淵裝模作樣的施了道禮，對着王識明道“王居士，貧道此番下山主要是有兩件事。”

“對了，我師弟德明真人抵達秦嶺了吧？”

王識明點頭道“已經到了，貴派的德明真人已經與我軍合作，誅殺了三頭傷人的妖怪。”

“很好。”

林星淵點了點頭，接着道“貧道奉師命，特來川蜀尋找異象的原因。”

“嗯？”

聽到林星淵的話語，王識明的表情也嚴峻了起來“你是說川蜀有超凡事件發生，而且很嚴重？”

林星淵也懶得裝下去了，開口道“差不多吧，我老師這麼說的。”

“該死！”

王識明惡狠狠地錘了一下桌子，接着開口道“放心，官府一定會鼎力支持你的行動，務必會保證川蜀人民的安全。”

玄教派出德明真人以及星淵真人斬妖除魔，在官府眼中已經是一個可以合作的超凡宗派，是一個名門正派了。

王識明喘了幾口氣，努力讓自己的心態平靜下來，開口詢問道“第二件事是什麼？”

“額第二件事等川蜀的事情解決完再說吧。”

林星淵頓了頓，最後開口道“這件事兒是一件大事兒，必須妥善處理。”

王識明也沒有強求，只是淡淡的開口應道“好。”

“現在，我需要知道川蜀內所有有關於超凡事件的報警記錄。”

# 第二百七十八章 幽冥道君

“昨夜，武侯區中接到一個青年的報警電話，言說家中有鬼，想要請玄教”

聽着王識明說著這一則報警電話，林星淵當即提起了興緻。

“昨夜？鬼魂？”

這兩點是關鍵，林星淵第一時間抓住了重點。

昨夜是師尊言川蜀有異動的時機，而鬼魂則是林星淵親身經歷的第一起超凡事件。

“受害人姓名，他們現在的地址。”林星淵開口道。

王識明神情一凝，當即知道這件事可能是真的，開口道“秦志峰、許玥，現在在青城山上，不敢下來。”

林星淵接着詢問道“可有什麼傷勢？”

王識明搖了搖頭“沒有，只不過體質有些虛，似乎得了感冒。”

林星淵聞言，想起了在竹韻宮學習的東西，開口道“惡鬼吸人精氣，很有可能是被吸走了精氣，不可大意。”

“我現在去看一看，究竟有沒有問題。”林星淵道。

“現在？”

王識明下意識看了一眼時間“現在都已經將近十一點了，我們現在去么？”

“當然。”

林星淵開口道“厲鬼尋常都在夜晚出動，現在剛剛好。”

“我去安排車輛”

“不必！”

林星淵說罷，莞爾一笑，抓着王識明的肩膀，瞬間飛馳而去，往青城山去了。

青城山靠岷山雪嶺，面向川西平原，群峰環繞，狀若城廓；林深樹密，四季常綠；丹梯千級，曲徑通幽。全山以幽潔取勝，與劍門之險，峨眉之秀，夔門之雄齊名。

青城山原名為“清城山”，因古代神話說“清都、紫薇、天帝所居”故名“清城”，唐代時佛教發展迅速，佛教和道教在山上發生地盤之爭，官司打到皇帝那兒，唐玄宗信道，親自下詔判定“觀還道家，寺依山外”，然而詔書將“清城”寫成了“青城”，所以改稱青城山。

青城山可是著名的道家聖地！

蔡新毅站在青城山之巔，俯視雲端，有些落寞。

蔡新毅自安南事件后便隱居青城山，每日吸收日月之精氣，想要修為更上一層樓，幫助國家。

恰巧，秦志峰與許玥來青城山求大師幫忙，蔡新毅閑着也是閑着，便幫忙看了一下。

他在附近感受鬼魂氣息，可惜一無所獲。

在他看來，秦志峰和許玥其實根本沒什麼問題，只是心理問題在作祟，因此建議他們在青城山上住两天。

“嗯？”

忽的，他感覺到一股氣息朝着青城山飛馳而來，雙眸當即一凝，渾身靈氣外放。

普天之下，除了韓韻妍，也就只有玄教弟子以及古老時代的練氣士有靈氣了。

玄教弟子還好說，如果是古代練氣士那就不太妙了。

蔡新毅雙眸微微一凝，見到了兩個熟悉的人影，當即鬆了靈氣。

王識明、林星淵。

聽聞林星淵拜入了玄教門下，如此一看果不其然。

王識明落地后，有些驚魂未定，見蔡新毅在附近，當即拱手道“蔡隊長。”

“蔡隊長。”

林星淵也拱了拱手，他有些驚訝。

自己修行這麼多天，也不過鍊氣化神巔峰的境界，而蔡新毅的境界竟然已經是煉神還虛，實在是讓林星淵有些動容。

“蔡隊長，您認為這秦志峰和許玥”

還沒等林星淵說完，蔡新毅開口打斷道“沒什麼問題，我檢查過了，附近沒有厲鬼的氣息。”

“嗯？”

林星淵楞了一下“您您沒有感覺得到厲鬼的氣息？”

蔡新毅是煉神還虛，境界比自己還要高，他竟然沒能發現厲鬼的蹤跡。

這太不尋常了。

莫非真的沒什麼問題？

林星淵陷入了沉思。

突然之間，周圍的景象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火光幽綠，萬鬼齊嚎，猶似森羅煉獄。

“嗯？！”

發生了這種變化，蔡新毅當即大驚“怎麼回事？”

“我也不知道。”

林星淵二話不說抽出下山前師尊贈與的法寶木劍，警惕地看着四周“小心一點，蔡隊長。”

“小輩們，滾下山去，這件事兒與你們無關！”

忽的，陰冷沙啞的聲音傳到了三人的耳畔，即使是修為達到了煉神還虛的蔡新毅都不由自主打了個冷顫。

林星淵當即認慫，報出自己的家門“晚輩林星淵，師承靖穆靈霄妙陽真人，不知前輩是？”

蔡新毅也反應了過來，開口道“在下大漢中書令，隨高祖、武帝以及海昏陛下之詔，不知閣下是？”

王識明見狀，也有模有樣的拱手道“在下乃王家子弟，家祖在天庭任職，不知先生是？”

前兩個都是真的有後台，王識明則是自己編的。

聽着三人自報家門，鬼金羊楞了一下。

靖穆靈霄妙陽真人，鬼金羊知道，這是井木犴，實力深不可測，自己是絕對不是其對手的，有些難纏。

漢朝的三個皇帝，都是人主，有國運加持，實力必然不下於自己，也是一個難纏的對手。

還有那個王家老祖，實力深不可等等，王家老祖是是誰？

鬼金羊沉吟了片刻，這世間大能無數，自己認識的只是一小部分，並沒有什麼稀奇，還是謹慎些。

即使如此，鬼金羊依舊不慫，冷哼道“本尊幽冥道君，與穆靈霄妙陽真人乃故交，此番主要是為了考驗本尊的兩個弟子。”

“你們這些小輩，暗中搗亂，念在你們的長輩，下不為例，滾罷！”

鬼金羊說罷，擺了擺衣袖，陰風大起，瞬間將三人卷到青城山下，三人一臉懵逼。

他們根本就沒有感覺到任何的不妥，如同傳送一樣就抵達了山下。

這位前輩果然是能與穆靈霄妙陽真人相交的曠世大能！

“幽冥道君？”

王識明凝重地念着這個名字，重重地點了點頭“全新的修士”

“我這邊去與師尊彙報。”

林星淵點了點頭，又看向王識明，開口道“我原以為第二件事兒需要幾個周才告訴你，沒想到這麼快就解決了。”

“第二件事，家師穆靈霄妙陽真人慾收你為徒，王識明，你可願意？”

# 第二百七十九章 秦嶺劍斬妖魔

“穆靈霄妙陽真人想要收我為徒？”

王識明瞠目結舌，對於林星淵的話語第一反應竟然是不敢置信“當真？”

“當然。”

林星淵巧笑道“不知王組長可願摒棄紅塵，入我玄教道門？”

王識明當即作揖道“承蒙穆靈霄妙陽真人不棄，王某自然願拜入玄教道門，尋仙問道。”

而蔡新毅在一旁靜靜地看着，臉上也沒什麼羡慕的神情。

玄教？無所謂了，自己也有修行功法，沒必要去為了別的功法而丟個人。

想到這裏，蔡新毅便主動開口道“恭喜王組長，不過這幽冥道君前輩之事太過重要，我先去彙報一下，王組長且與星淵真人同去吧。”

“麻煩蔡隊長了。”王識明點頭道。

對於這位幽冥道君，王識明並不認為會有什麼太大的問題，畢竟這位玄門前輩已經公然表示自己要收秦志峰、許玥為徒，沒有藏着掖着，說明凡事還是可以商量的餘地。

說罷，便跟隨林星淵，一同往南方飛去了。

蔡新毅孤獨的站在青城山下，有些感慨，同時覺得自己要不要也收個弟子？

念畢，蔡新毅嘆了口氣，對着周圍緩緩開口道“鬼鬼祟祟的，出來吧。”

蔡新毅和林星淵早就覺察到周圍有一個生命的存在，只不過不是什麼大事兒也沒有過多理會，現在林星淵與王識明已走，蔡新毅當然會拎出來說一說了。

附近的一顆碩大槐樹后，一個背包客激動的爬了出來，對着蔡新毅長跪不起“仙人！我我叫林誠，誠仰慕仙道已久，求仙人收我為徒！”

蔡新毅有些猶豫“我不是仙人，我的修為低微，收徒之事”

“仙人，吾之好友蘇氏諱子安，現已被那東瀛陰陽師帶走，有半年未曾消息，恐已身亡，子安曾言令我行走山川大河，求仙問道。在下對於修行之時夜不能寐，求仙人成全！”

聽着林誠誠懇的語言，蔡新毅當即捕捉到了其中的重點。

蘇子安？

龍王的人間行走？

在這一瞬間，蔡新毅就知道，這已經不單單是收徒的事兒了。

蔡新毅嘆道“你先起來吧跟隨在我身邊，如果表現好，我也不會吝於修行功法。”

“多謝師尊！多謝師尊！”

“秦嶺之中的煉神還虛妖獸至少還有三隻，當真是棘手的很啊。”

玄教穆靈霄妙陽真人的三弟子，德明真人目前已經有些頭皮發麻了。

他在抵達秦嶺的第一天，便斬殺了四頭鍊氣化神境界的妖獸，阻止他們作亂。

但秦嶺中的妖獸，竟然有成千上百之多，而且有組織有紀律，在得知自己降臨之後，更加謹慎了！

一個國字臉大漢站在德明真人身側，嚴肅地開口道“德明真人，我軍已經調遣特種部隊前來，隨時都可以進入秦嶺除魔。”

德明真人嘆了口氣，緩緩開口道“貴軍戰士意志頑強、作戰勇敢這是毋庸置疑的，但問題在於妖魔的手段極其詭異，戰士們確實可以憑藉手中槍械消滅妖魔，但問題在於妖魔不會給戰士們射擊的機會！”

國字臉大漢見狀，同樣有些無奈，不由詢問道“德明真人，依你之見，我們現在該怎麼辦？”

德明真人開口道“最好就是對這一片區域狂轟濫炸，爭取消滅大部分的妖魔，逼迫煉神還虛境界的妖魔出來與我等決戰。”

“這”

國字臉大漢有些為難，不由開口道“恐怕有些困難，秦嶺畢竟是”

是啊，秦嶺畢竟是上古就存在的山脈，地位非比尋常，就連《山海經》、《水經注》上都有相關記載。

不說自然環境保護，單論未來可能出現的歷史地位，這個秦嶺就不能被狂轟濫炸。

不僅如此，華國境內的所有名山現在都不能有什麼損壞的行為，萬一以後有什麼大事兒發生豈不是虧大了？

“唉。”

德明真人見狀，似乎也覺得有些不可能，因此又道“第二種方式就是尋幾位煉神還虛的同道來，與秦嶺群妖刀對刀、槍對槍的幹上一架了。”

國字臉大漢猶豫片刻便開口道“特別行動組的蔡新毅隊長和天虹科技的韓韻妍小姐皆是修行者，曾跟隨在漢帝周圍，或許有奇效。”

“還請兩位前來秦嶺商議。”

德明真人嘆了口氣，接着道“我修為方才抵煉神還虛，可能不是妖獸的對手，還請張同志通知一二，讓戰士們注意警戒，小心妖獸夜襲。”

“哈哈，請德明真人放心，就算是沒有您在場，我們的戰士也會夜不卸甲！”

“善。”

德明真人點了點頭，道了一句“福生無量天尊”后，開始為接下來的大戰做好準備。

他最擅長的便是畫符，符籙可以提前積攢，這對德明真人無疑是最有利的情況了。

秦嶺內，大霧瀰漫，陰風四起，將整個秦嶺都給遮蔽，外面的人絲毫看不到裏面的動靜。

“該死，一個煉神還虛的道士出現了，幫助人類挫敗了我們。”

花豹舔着前爪，匍匐在巨石前，小心翼翼地開口說著，不敢高聲，眼神中充滿了憎恨，表情也萬分扭曲“該死！該死！該死！該死的道士，竟然殺我四位道友，着實可恨，我恨不得食此人肉，寢此人皮！”

他們現在利用術法擴散雲霧陰風，遮蔽附近，防止人類的重型武器攻擊自己，勉強可以防守些，以秦嶺為大本營。

“我們現在怎麼辦？”

兔子有些慌了神，隱隱有些後悔跟隨花豹一起搞事兒了“我們已經被發現，人類的大軍隨時都可以圍上來！”

花豹眼神中閃過一縷精芒“不要慌，他們有幾個煉神還虛，怎麼可能是我等虛教弟子的對手？”

“當日師尊傳道，我們也是顯赫之輩，怎能被人類壓住？”

說罷，花豹狠辣之情大攝“今夜，我等奇襲人類軍陣，給他們一個難忘的夜晚，以恤四位道兄之靈！”

# 第二百八十章 蕩平秦嶺群妖

連綿的帳篷中，無數的荷槍實彈的士兵在附近巡邏，他們的臉上充滿了堅毅的表情，心情忐忑亦有些緊張還有點小興奮。

他們現在已經知道了，自己的敵人是什麼。

是秦嶺中的妖魔！

妖魔！

在每一個華國人眼中，妖魔都不是什麼好角色，經常都是那些生吃人肉、屠戮一方的《西遊記》妖王的形象。

“彭！”

忽的，一道爆炸平地驚雷般響起，緊接着塵土飛揚，周圍的帳篷被撕裂的粉碎！

塵霧當中，血肉橫飛！

地面上無數的石子被崩碎了起來，像無數枚暗器一樣在空中亂射，射傷了不少的戰士。

“吼！”

花豹一聲咆哮，瞬間化身數十丈，與此同時，周圍眾多妖魔盡數現身，開始翻雲覆雨，運用神通了起來。

人類軍官立馬站了出來，面無懼色的厲聲喝道“備戰，呈v字陣型向後撤退，徐徐撤退，增援馬上就到！”

然而現在的局面極其混亂，到處都有妖魔作亂，戰士們雖然有心聽從指揮，但是很難做到，只能亂作一團，對着花豹等一眾妖魔射擊。

“噠噠噠，噠噠。”

子彈脫膛而出，對着花豹瘋狂的掃射着，子彈在觸碰到花豹的身軀一剎那，如同彩彈、顏料彈打到了身上一般，不痛不癢，被彈到了地面上。

“吼！”

花豹咆哮一聲，又是一抓，登時血肉橫飛。

雖然子彈無法對他造成什麼太大的傷害，但這麼長久下去還挺疼。

“孽畜休得猖狂，貧道來也！”

天空中傳出一道高聲，緊接着德明真人便從天而降，符籙瞬間甩出，在花豹周圍引爆。

花豹只得暫時後撤，眼神中露出了殺意“人類道士，你可算出來了！”

德明真人冷哼一聲，沒有說些什麼，右手持劍，左手持符籙，看着花豹，厲聲喝道“妖孽，還不速速退去！”

還沒等花豹回話，德明真人右手的長劍忽的一閃，陡然飛起，化作一道電光、直刺花豹的面門！

一切生在電光火石之間，花豹就算怨恨人類，有心防備，但他也沒想到人類道士的速度竟然如此之快！

“彭！”

一聲巨響，花豹被這劍直接給轟的倒飛十幾米，碩大的豹子頭已經殘破不堪，半張面孔也都被一劍撕裂，血淋淋的血肉、白骨甚至腦漿都顯露出來！

“痛煞我也！”

花豹仰天長嘯一聲，隨即將自己的夥伴招來，想要集結三位煉神還虛之能，一同圍殺德明真人。

見到自己未能一擊擊殺花豹，德明真人內心不由為之一沉。

他這招可是隱藏的殺招，本想着可以迅速秒殺花豹，進而去斬殺其他的鍊氣化神的妖獸，解軍隊之圍，沒想到竟讓花豹僥倖活了一條性命。

玄教弟子與虛教弟子的成分不太一樣。

虛教弟子人數眾多，普通弟子數千名，煉神還虛境界的弟子在整個世界大概有三十多位，分散在世界各地。

而玄教弟子則是只有十八位，其中十一位煉神還虛，剩下的都是鍊氣化神，這十八位弟子每日跟隨在穆靈霄妙陽真人修行，神通什麼的自然要比虛教要高上一些。

畢竟虛教只有一個周的貼身學習機會，而玄教則是無時無刻不在貼身學習。

這樣下來，虛教煉神還虛境界的花豹又怎麼可能是玄教德明真人的對手？

此時此刻，在聽到花豹的咆哮后，兔子以及一頭斑馬同樣圍了上來，周身散發出一股靈氣。

三圍一，德明真人一下子就感覺自己的處境不太妙。

“彭！”

忽然，一道犹如九天神雷般的聲音猛然響起，晴天霹靂一般，與此同時，原本囂張不可一世的花豹瞬間頭顱被貫穿，當場身亡。

一千米外的高坡上，隱藏在草叢中的狙擊手打開對講機，一邊轉移方向，一邊彙報道“指揮中心指揮中心，這裏492，穿甲彈對煉神還虛境界的妖獸有效，彙報完畢。”

另一邊，花豹的突然暴斃讓兔子和斑馬有些錯不及防。

怎麼回事兒？原本還不可一世的花豹道友怎麼就突然暴斃了呢？

演我？

兔子、斑馬雖然以前在馬戲團走秀，但他們對人類武力的了解也就僅限於子彈、導彈、坦克之類的，還不知道有個殺傷力極大的單體武器叫狙擊槍

“跑！這個道士道法太強了，可以直接咒死花豹！”

電光火石之間，兔子似乎想到了什麼，當即臉色一變，化作一道白光迅速飛馳而去，只留下一道迴音。

“嗯？”

斑馬楞了一下，正準備跟上，卻因為反映慢了半拍而被德明真人攔下，斑馬只能硬着頭皮與德明真人作上一場，同時心中大罵兔子。

斑馬與德明真人快速交手，狙擊手對此毫無作用兩個高速移動的生物，其中一個還是自己一夥的，實在是沒有把握一擊命中。

人類軍隊已經開始平息其他煉精化氣、鍊氣化神的妖魔。

雖然這些妖魔出現之後確實在第一時間打亂了人類軍隊片刻，但等到人類軍隊調整過後，對於這些煉精化氣、鍊氣化神境界的妖魔簡直是屠殺。

他們可不是煉神還虛可以無視子彈，他們被子彈命中也是會受傷的。

眼見着自己周圍的同伴越來越少，斑馬眼神中也露出了恐懼的神色。

天色已經漸漸亮了，斑馬與德明真人的交戰已經陷入了白熱化僵持階段，而就在此時，一道洪亮的聲音在天地之間回蕩“吾乃大漢中書令蔡新毅，妖孽還不束手就擒！”

同時，一道柔和的女聲也響起，氣勢渾厚，竟有些煉虛合道之感“吾乃大漢內司令韓韻妍，妖孽速速歸降！”

一道煉神還虛，一道煉神還虛巔峰。

這兩道氣勢瞬間擴散開來，讓斑馬為之一愣，不由肝膽俱裂。

德明真人見狀當即大喜，抓住機會斬出一劍，瞬間將斑馬的整個頭顱連根削起，馬頭落地，血液從脖頸大動脈噴洒而出。

德明真人鬆了口氣，見着飛來的韓韻妍與蔡新毅二人，當即拱手作揖道“多謝兩位道友助力。”

# 第二百八十一章 紅塵事

聽到德明真人的話語后，蔡新毅爽朗地笑着“德明真人不必多禮，斬妖除魔維護一方安定本就是我等的職責。”

“嗯。”

韓韻妍什麼也沒說，只是淡淡地嗯了一聲，彷彿一切都和她沒得什麼關係。

德明真人鬆了口氣，接着道“先前不慎讓它們逃了一頭煉神還虛的大妖，兩位道友有何意見？”

蔡新毅張口就道“我會持續追捕它的。”

他畢竟是華國的官府人員，為防止這妖獸搗亂，自然要追捕起來。

“吾坐鎮昌南，必保昌南無憂。”韓韻妍緩緩開口道。

昌南城，陛下顯聖的地方。

雖然他們現在還不知道那位陛下究竟是漢朝的哪位陛下，但昌南庇佑就完事兒了。

“好，麻煩兩位道友了。”

德明真人對着兩人行了道揖，隨後前去清除秦嶺深處的妖魔。

妖魔瞬間散作一團，開始逃竄。

晉陽，車水馬龍，燈光照亮半個城市，延綿不斷。

一隻看起來乖巧伶俐的白色垂耳兔躲在角落裡，眼神中莫有有些人性化。

“那道士好深的修為！”

垂耳兔內心陰沉的很，不敢有任何的動靜。

他現在需要靜養，需要養傷，然後老老實實的帶着，等着這風波過去，修鍊成仙，去尋師尊。

人類還是很強，花豹不自量力，可惜了斑馬

垂耳兔在心中嘆了口氣，他現在知道，自己已經到了危急存亡的時候。

如果不能滿混過關，自己必然會有性命之憂。

“早知道跟着老虎、蟒蛇走了！”

垂耳兔心中也隱隱有些後悔，後悔自己當時氣血上涌竟然想和花豹干一票“大事兒”。

“哇媽媽，好可愛的小兔子啊，我們能不能帶回家養起來呀？”

就在這時，一道稚嫩的女童聲傳入垂耳兔耳畔，垂耳兔瞬間就升起了希望，連忙是處渾身解數賣萌，絲毫不像一個煉神還虛境界的大妖。

沒得辦法，現在垂耳兔也就知道裝萌活命，藉助孩童苟且偷生了。

“都是細菌有什麼養的？趕緊歸家！”

然而，小女孩母親的聲音讓垂耳兔臉色一沉，但他又不敢有絲毫的動作。

殺人，在晉陽城裡殺人。

他又不是花豹那樣十分的敵視人類，在人類城市裡殺了人類，這不就明擺着告訴那些道士，自個兒藏在這裏嗎？

現在，最重要的是養傷，不是那些七七八八的東西。

在小女孩依依不舍的目光下，她們的步伐越走越遠，而垂耳兔也就只等蹲在路燈下，默默恢復着。

路過的酒鬼、行測匆匆的學生，各式各樣的人在垂耳兔身邊走過，他們或多或少都對垂耳兔有些興趣，但卻沒有一個將垂耳兔帶回家的人。

“氣息越來越近了，那個狗道士來了？！”

本想着“姜太公釣魚”的垂耳兔忽然間感受到一股熟悉的氣息，瞬間就汗毛炸起，連忙全力隱藏自己的氣息，裝作自己就是一個弱小可憐又無助的小兔子。

“咦，這裏為什麼有個兔子？”

在此時，一道女聲傳了過來，垂耳兔見狀，連忙望去，一個長相清秀的女生正好奇的看着自己。

“好機會！”

垂耳兔大喜，主動蹦躂了過去，似乎是在惡意賣萌。

“折耳兔？·好可愛啊”

女生蹲下身子，開始撫摸着垂耳兔，而垂耳兔也沒有表現的身份暴躁，而是溫順的很。

“你也是一個人嗎”

女生抱起垂耳兔，輕輕地撫摸着“我也是一個人以後你就住我家吧。”

垂耳兔聞言大喜，表現的更加溫順了。

終於有機會恢復傷勢了！

德明真人連夜入晉陽，開始對晉陽進行小規模的搜索。

他明白，自己的搜索可能不會有什麼結果，石沉大海是常態，畢竟自己只不過才煉神還虛，不是什麼大佬人物。

在同境界對手的刻意隱匿下，德明真人幾乎是不可能搜索到敵人的蹤跡的。

嗯除非兔子自己犯傻，不然德明真人不可能能找到。

德明真人自己也知道這個道理，他真正的目的是巡視各個城市，主動散出氣息威懾流亡的妖獸，讓他們老老實實的待着，不要想着傷人什麼的。

這才是主要的目的，剩下的只能靠官府行動啊！

“晉陽結束下一個城市在哪兒？”

德明真人心很累，他原以為妖魔都是一群不長腦子的傢伙，誰能想到竟然會到這種境地。

逃了好多，估計回到竹韻宮要收到師傅責罵了。

現在，德明真人很羡慕師弟星淵真人的川蜀之旅，聽那位來自官府的蔡新毅修士說，自家師弟的任務已經完成，如今已經返回了竹韻島。

自己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回到竹韻島參拜師尊。

唉

德明真人打起精神，開始朝着下一個城市飛去。

“師傅在上，受徒兒一拜！”

青城山上，秦志峰與許玥對着鬼金羊三叩九拜，心情激動萬分。

沒想到啊，自個兒也有修仙的一天。

本以為被鬼纏身，怎麼著也要落下一個《聊齋》中的結果，但卻因禍得福，機緣巧合之下竟然拜了一位蓋世強者為師，真是蒼天保佑！

只不過

想到這裏，秦志峰用視線的餘光瞅了一眼正在傻樂的表妹許玥，心中也是有些欣慰。

修仙之路斬斷紅塵，這基本上是人人皆知的事實。

若是捨棄了紅塵，自己自然舍不得父母親朋，百年之後，還有表妹這個親人作伴，也算是個不錯的選擇。

“起來吧。”

鬼金羊自然不知道秦志峰心裏想的這麼多，而是滿意地點了點頭，開口道“峰兒、玥兒，你們暫時回家去吧，三日之後，為師會來找你們，屆時你們將跟隨為師修行。”

“是，師傅！”

異界，大軍集結在北地，八萬大軍旌旗獵獵，熊振內心大為滿意，虎視南方，盯着與自己隔數十里的九黎部隊，心中有些不屑一顧。

“呵呵，一萬戰士？若不是大王有令，本將早就已經大軍壓境，將你們盡數誅殺！”

熊振冷笑一聲，喃喃自語地說著“不過本將聽說，你們似乎和有熊開戰了？”

“那真是，大好時機啊！”

# 第二百八十二章 集兵於逐鹿

此時此刻，中原之中，九黎部落聯盟中，盟主行重有些難搞。

“有熊的姬司已經在涿鹿地區集結大軍，主動來襲，兵十五萬，大家有什麼擊敗敵人的辦法？”

盟主行重的聲音傳到了九黎諸部落的耳畔，共工氏的領袖開口道“盟主，不僅如此，南方的虞國也派出不少的戰士，具體多少我們還未知曉，大概在五萬以上，虞將熊振號稱有兵二十萬我覺得是假的。”

二十萬？你怎麼不說一百萬？

“唉。”

盟主行重感覺肩上的壓力越來越重，只能開口道“共工、蠻牛兩部警惕有虞氏，有虞肯定會在我們與有熊大戰的時候插手。”

“嗯，蠻牛部沒有意見。”

蠻牛部的領袖，一個壯漢站了出來，豪爽的開口道“如果有虞真的想要趁我等不備，俺蠻牛部一定會讓他知道，鐵拳的滋味！”

共工氏本來就駐紮在附近，因此共工氏的領袖毫無意見。

緊接着，各種戰術安排，眾將也開始安排戰術，生怕有什麼不妥之處。

因為他們知道，這一戰事關緊要。

這可能是有熊氏與九黎聯盟爭奪中原霸權的最關鍵一戰。

誰贏了，誰就是中原王！

九黎部落的戰術討論一直從白天討論到黑夜，最後，九黎盟主行重環視一眼周圍，滿意的開口道“好，按計劃行事，除共工、蠻牛外，其餘眾部攜全部的兵力，與我在逐鹿，與有熊氏之王姬司決戰！”

在九黎部落的天空，將近百位神明聚集在一起，討論着中原霸權。

“東皇是什麼意思？不是說對天帝之位沒有興趣么？為什麼會出兵威懾我軍？”

九黎眾神中，祝融是個火爆脾氣，當場嚷嚷說著，引起九黎眾神的同仇敵愾。

相柳開口道“諸位，根據我分身臨死前傳回來的消息，虞國大軍上空坐鎮着一位巔峰境界的大羅金仙，似乎是那位雲中君。”

相柳，著名的分身大王。

本體具有大羅金仙的實力，分身實力有些不定，有的是太乙金仙，有的甚至只有玄仙水準。

他去試探虞國的分身是他最為重要的分身之一，乃太乙金仙巔峰，是僅次於本體的分身！

“暫且不要管東皇，我們現在的敵人是軒轅。”

蚩尤冷着臉，開口說著“神農自知沒了希望，已經自覺離去，白澤也四散離開，神農的大部分神靈都歸順了軒轅，軒轅現在的實力已經遠不及我，我們中原大戰必勝。”

九黎眾神中的智囊朱厭開口道“陛下，若是軒轅與東皇聯手，我們可能不是對手。”

“東皇，是上古時期便存在的大羅混元金仙，實力恐怕超出我們的想象，陛下與其可能也只是微占上風，再加上軒轅後果不堪設想啊。”

朱厭說的十分委婉，但意思卻清楚地表達了出來。

東皇是上古大仙，您可要想清楚了。

現在，所有的神靈都認為，虞蘇是上古大仙，統御南方萬年之久的大羅混元金仙，實力深不可測。

可問題在於虞蘇並不是東皇太一，他是東皇虞啊！

東皇太一退休了懂不懂。

因此可見，情報戰十分的重要，如果他們早知道虞蘇是新晉大羅混元金仙，就不會有這麼多顧慮了。

“相柳、九嬰，你們兩個攜本部太乙金仙坐鎮，防止虞國偷襲。”

蚩尤猶豫片刻后，對着相柳與九嬰兩個頭多的蛇形神靈說著“若是實在不行，撤退便可，不要白白丟了性命。”

沒得辦法，九黎軍中的大羅混元金仙就自己一位，若是東皇虞想要進攻，自己分身乏術，是萬萬都攔不住的。

因此，也沒必要部署太多的大羅金仙，相柳、九嬰兩個在大羅金仙中屬於中流砥柱，駐守在那裡，給個態度。

蚩尤在賭，賭東皇虞並不是想摻和天帝之位。

“希望在我與軒轅分出勝負之前，東皇虞不會出手吧。”

現在蚩尤只能這樣賭了。

如果東皇虞不出手且軒轅不逃跑，蚩尤有信心將軒轅錘死！

有熊氏方，軒轅與麾下群神亦是在商議事宜，軒轅笑意滿面，似乎並不擔心什麼。

對軒轅忠心耿耿的大將，在烈山之戰中斬殺九黎大羅金仙扶風的將臣猶豫片刻后，開口進言道“陛下，我們現在與蚩尤決戰，是不是太過倉促了些？”

在將臣看來，這一戰的勝率不是很大，只有三成。

神農離開，己方從大羅金仙到天仙，都不如九黎，而且軒轅的實力與蚩尤也差那麼一丟丟，打起來豈不是自取滅亡？

軒轅笑的十分燦爛“無礙，孤已與東皇道友締結盟交，交戰之時東皇道友會出手相助。”

“恭喜陛下，賀喜陛下。”

眾神立馬道和，將臣猶豫片刻，同樣附和。

在將臣看來，東皇絕對不安好心，陛下將希望寄托在這裏實在是不應該。

但現在的情況，將臣卻是沒辦法進言了。

又討論了片刻后，軒轅便將眾神遣散，開口道“好了，你們退下吧，孤要獨自一人修行功法，等待與蚩尤的決戰了。”

眾神退下后，軒轅的笑意逐漸消失，剩下的卻是冷峻的目光。

軒轅靜靜地站了一會兒后，忽然對着虛空拱手道“諸位道友，此戰就看各位的神通了。”

虛空中，溫和的聲音傳出，似乎是對着軒轅保證“軒轅道友放心，只要你不更改之前約定的東西，我等一定會全力出手。”

“嗯，我也會在關鍵時刻出手，重創蚩尤。”另一道陰冷的聲音響起。

幾乎在同一時間，還有一道聲音也響了起來“放心吧，軒轅道友對了，你座下那頭名為夔牛的大羅金仙與蚩尤方的朱厭親密無間，似乎在有意的出賣你的情報，可要注意咯。”

軒轅聞言，點了點頭“多謝道友了，孤早就覺得九黎在孤這裏安插了內奸，果不其然！開戰之前，孤便會斬他祭旗。”

“這一戰，便是萬年以來，第一位大羅混元金仙隕落的時刻！”

# 第二百八十三章 涿鹿之戰（一）

微風輕撫，飄着林中樹木的芬芳，吹拂着虞國子民的面頰與髮鬢，吹拂着人們的胸襟，溫柔的慰撫，有如慈母的雙手。

東皇宮內，虞蘇閉目養神，聽着湘夫人彙報着前線的工作。

“陛下，九黎將遣相柳、九嬰防備我方，另附有共工、蠻牛部戰士，共計五萬五千。”

湘夫人稟報着自己的所見所聞，對於神靈而言，查明凡人的人數並不是什麼難事，神識一掃而過便可。

虞蘇聞言，淡然地點了點頭，開口道“有點意思你也去吧，小心一下相柳、九嬰的主動出擊。”

湘夫人聞言，領命道“諾！”

隨即化為白虹而去。

方才藉助虞蘇之力突破大羅金仙的洞庭君面帶恭敬地開口道“陛下，臣如今已經突破大羅金仙，請陛下指派行動。”

“你便跟隨在朕的東皇宮左右吧。”

虞蘇看着洞庭君，緩緩開口道“東皇宮不可有失，卿鎮守此處，朕放心。”

洞庭君納頭便拜“臣謝陛下恩典！”

虞蘇點了點頭，將剩餘諸神的任務分配完畢之後，左手輕輕上抬，有些凝重。

“涿鹿之戰要開始了么？”

虞蘇喃喃自語一聲，同時心中也有些悵寥起來。

涿鹿之戰，對於古代華夏族由野蠻時代向文明時代的轉變產生過重大的影響。

在華國的歷史上，涿鹿之戰無疑是有着深遠的影響。

現在，虞蘇並不知道這場涿鹿之戰究竟會不會按照華國歷史上那樣，以黃帝軒轅的勝出而結束。

“走一步看一步，朕也要去旁觀了。”

虞蘇喃喃自語的說著，最終之戰他必須要在附近徘徊，若是軒轅不敵蚩尤，自己也好出手相助，免得蚩尤獨霸天下。

而若是軒轅戰勝蚩尤，那麼虞蘇也會對軒轅的實力有一個清楚的認知，若是有機會，虞蘇也會略微偷襲軒轅一下的。

軒轅、蚩尤。

皆敵人，最好的結果是兩敗俱傷，這樣虞蘇這個漁翁就可以得鷸蚌之利。

“朕也該去看看了”

虞蘇猶豫片刻后，緩緩站起身來，消失在東皇宮內。

洞庭君見狀，沒有說話，只是默默起身，將神識籠罩在整個東皇宮。

守護東皇宮，便是他的職責了。

至於洞庭湖？隨他去吧。

涿鹿之名，並非城邦，而是一座山。

涿鹿山，在中原這一望無際的平原之中，山是很少的，涿鹿在中原之中也算是地勢險要、易守難攻之地，進可攻退可守，因此有熊大軍駐紮於此，隨時準備進攻九黎的彭城。

有熊十二萬大軍駐紮在此，源源不斷的補給正在向著涿鹿運送，而山下的彭城則是集結的十七萬九黎戰士。

超凡與神靈的眷顧，人口增長迅速，各種各樣的人類入軍，兩個部落近乎將所有的男丁都徵召入伍，成為士兵，只想要為這場戰爭增加一丟丟的優勢。

這場戰爭中，也不乏巾幗女子的身影，有熊便有女矛營。

當然這場戰爭的勝負，更關鍵的是天神之間的戰鬥，可天神似乎並不想這麼早就介入戰場。

虞蘇再一次出現在中原大地的雲端之中，注視着地面的戰爭。

虞蘇相信，這個世界絕對不僅自己對這場戰爭感興趣，他可以感受到，中原的神靈明顯增多了。

“看熱鬧？也不怕城門失火殃及池魚”

虞蘇冷笑一聲。

他自持大羅混元金仙不怕什麼，那些大羅金仙不說什麼，在這場戰爭中也隨時都有隕落可能的太乙金仙也就算了，一些天仙、真仙都來觀戰，真不怕死？

涿鹿之中，忽的狂風大作，陰雨陣陣，似乎有一股天崩地裂之勢。

虞蘇可以清楚地感覺到，兩股大羅金仙的氣勢在涿鹿山之上搖擺。

“風伯雨師”

九黎的神靈已經開始對逐鹿施壓，只不過不同於華國故事中的那樣。

華國故事中，風伯雨師施展法術，讓黃帝的軍隊迷失了方向，而在這裏，這風伯雨師分明是想要藉助自然之力將有熊軍隊葬送在這裏！

“哼。”

半空之中，凡人肉眼難極之處，白髮蒼蒼的風伯冷笑一聲，揮舞着手中的扇子。

風伯相貌奇特，長着鹿一樣的身體，布滿了豹子一樣的花紋，唯有頭顱是人類老者形態。

另一旁，人類樣貌的雨師站在一旁，身着黑色勁裝，看起來有些冷傲。

風伯雨師，兩個太乙金仙，通過某種秘法步入大羅金仙，實力寸步難進，因此才會歸順蚩尤，想要封神正典，實力更進一步。

“哞！”

忽的，一股奇異的聲音從涿鹿山中響起，這種聲音讓風伯雨師難以忍受，不得不罷手，開始後撤。

“休走！”

一道女聲嬌叱一聲，緊接着那股詭異的聲音越來越密集，讓風伯雨師頭疼男人、冷汗直流。

青衣神女手持一面奇異怪鼓，那怪鼓竟自行發聲，讓風伯雨師頭痛欲裂。

旱魃！

現在的旱魃還不是旱魃，她的名字為天女魃。

她不是黃帝之女，也不是什麼殭屍鼻祖。

她是天女，是與九天玄女一樣的天女。

是上一任天庭最末的女仙，也是上古天庭遺留者。

名義上如此，實際上她們當時剛剛冊封為女仙，就連天帝的面都沒見着，天帝就消失無蹤，上古天庭便分崩離析，這也是九天玄女與天女魃能夠存活至今的原因。

魃留居北方，從此北方多乾旱，她無論走到哪裡，都被人們詛咒驅逐，因此“天女魃”的名聲越來越惡臭，最後被人稱為“旱魃“。

但現在，她是手持夔牛皮製之鼓，迎戰風伯雨師兩位大羅金仙的天女魃！

風伯雨師本身就被夔牛與天女魃克制，二者合一便更加明顯，在天女魃手下根本就沒有還手之力！

“夠了！”

一聲叱吒，蚩尤大將飛廉化作一盞流星，周身狂風大作，無數的風刃將風伯雨師護住，他冷眼看着旱魃，開口道“軒轅麾下天女魃？打一架？”

還沒等旱魃回話，飛廉便化作一道颶風，以一種恐怖的姿態殺向旱魃！

ps將臣是近代虛構，神話中並無此人。

飛廉與風伯在神話中形象重合，這裏分開作兩人。

旱魃確實不是黃帝的女兒，是天女。

# 第二百八十四章 涿鹿大戰（二）

隨着飛廉的進攻，雙方神戰瞬間觸發，數十位太乙金仙飛馳而來，法力遍布漫天。

九黎系與有熊系的神靈已經開始交戰，打的是難解難分，互相之間傷亡慘重。

平均每半個時辰就會有一位真仙隕落，中原大戰恐怖如斯。

最讓虞蘇注意的並不是這些神靈之間的戰鬥，而是軒轅與蚩尤。

其二者還沒有動手，只不過是立於高空，彼此凝視着。

“軒轅，你以為與東皇聯合，便可與吾相爭了？”

蚩尤的臉上顯露出輕蔑的神情，他遠遠地看向虞蘇藏身之處，冷笑道“躲在雲端里藏頭露尾之輩，是東皇虞吧，吾蚩尤在此，若是欲圍殺吾，早日出手罷！”

見蚩尤輕而易舉的發現了自己的蹤跡，虞蘇也沒什麼動作，更是沒有回話，彷彿剛才蚩尤說的不是自己一樣。

虞蘇來的時候就沒有隱藏身份，都是大羅混元金仙，誰不認識誰？

虞蘇就正大光明的擱這兒一站，明明白白的告訴軒轅和蚩尤，老子就是來看你們打架的，他們又能奈我何？

見虞蘇沒有什麼動靜，蚩尤也不在出聲，畢竟虞蘇擺明了要作壁上觀，蚩尤當然不會為自己添加壓力。

蚩尤又不是什麼莽夫，當然不會主動嘲諷什麼的。

軒轅扭頭望了一眼虞蘇，呵呵一笑，同樣沒有說些什麼，只不過眼眸之中閃過一縷異樣的神情。

虞蘇見狀，嘆了口氣，登時知道自己估計已經與這位“盟友”分裂了。

此戰，只能有一個贏家。

“來吧。”

蚩尤撕開空間裂縫，一腳進入虛空之中，等候着軒轅的到來。

軒轅微微一笑，同樣邁入虛空之中，虛空中瞬間就劍光交錯、魔氣大盛。

不僅如此，此刻人間也是烏雲滾滾，電閃雷鳴，不遠處的海洋甚至拍起滔天巨浪！

人間中的戰士們也開始交戰，彼此之間衝鋒，一時間蒼茫大地死傷一片，徒增無數冤魂。

虛空裂縫中，軒轅與蚩尤鏖戰於此，軒轅的劍芒雖盛，卻奈何不了蚩尤片刻，而蚩尤之魔功倒是讓軒轅節節敗退。

“諸位道友，此時不出，更待何時？！”

眼見着軒轅即將堅持不住，忽的一聲暴喝，緊接着爽朗的笑聲便從虛空之中傳來“哈哈哈哈！”

只聽得正東上一聲鐘響，來了一位道人，頭戴紫金冠，無憂鶴氅穿，履鞋登足下，絲帶束腰間。體如童子貌，面似美人顏。三須飄頷下，鴉翎疊鬢邊，騎白鶴而來。

“鎮元道人？！”

蚩尤瞳孔微縮，內心之中的驚濤駭浪有些隱忍不住。

他原以為軒轅的後手會是東皇，卻沒想到竟然是鎮元子！

“吾居北海，身為北海之主，當誅蚩尤！”

緊接着，冷傲的聲音響起，一隻碩大的魚從北海中浮現而出，緊接着化鮚為翅，振翅而飛，直奔虛空之中。

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蚩尤咬牙切齒“鯤鵬！”

“蚩尤道友，自泄仙氣投胎轉世，吾可保證禍不及來世。”

一道穩如爾雅的聲音響起，一位謙謙公子出現在蚩尤身前。

衣袂飄渺，攬月天下。鳳目溫潤，落紅妖嬈。

“九尾狐”

眼下不僅蚩尤心中陰沉了，虞蘇更是震驚。

這他媽四位大羅混元金仙！

軒轅列陣在東，鯤鵬列陣在北，九尾狐列陣在西，鎮元子列陣在南。

他們四人結成方陣，徹底將蚩尤圍在中間，讓蚩尤無法突圍。

見此狀，虞蘇臉色陰沉起來，喃喃自語道“蚩尤今日恐怕是凶多吉少”

現在的情況，虞蘇也不知道自己該如何是好。

相助蚩尤？那簡直就是去挨打的，頂多拖住一個對手，讓蚩尤一打三。

不助蚩尤？若是九尾狐、鎮元子、鯤鵬真的歸順軒轅，自己該如何是好？

“這他媽”

虞蘇不顧形象，一聲怒罵脫口而出，沉默片刻后，化身遁光，朝着東方遁去。

中原大戰局勢不明，現在虞蘇能做的，就是讓戰局擴大！

東夷的金烏帝俊、鳳凰之祖恐怕不樂意見到這般強大的軒轅吧？

將他們兩個拉入戰局，讓這場中原大戰擴張成天下大戰，這才是虞蘇渾水摸魚之機！

最好，還能把神農以及崑崙眾拉入其中，讓大羅混元金仙幹上一架！

見虞蘇遁走，軒轅還以為虞蘇是畏其勢，冷笑一聲，開口道“諸位道友，合力殺敵！”

“爾等宵小，即使是四個，吾何懼？！”

虞蘇爆發出自己最快的速度向東趕去，不了迎面便撞到了前來查明情況的帝俊和鳳凰。

帝俊攔下了飛馳的虞蘇，溫和的詢問道“道友，中原發生何事，為何有如此多的道友往中原去？”

帝俊身着一身黃袍，明黃色的長袍上綉着金烏的圖案，袍角那洶湧的金色波濤下，衣袖被風帶着高高飄起，飛揚的長眉微挑，黑如墨玉般的瞳仁閃爍着和煦的光彩。

另一邊，華貴的少婦女子站在一旁，同樣一臉疑惑的看着虞蘇。

那少婦穿着一身黃紅色的長跑，黃色煙羅紗用五色金絲線綉着朝陽拜月飛騰的五彩鳳凰，下束黃色團蝶百花煙霧鳳尾裙，手挽黃色綉羅紗。風髻霧鬢斜插一字排開龍鳳簪，后別一朵露水的玫瑰。顯的風姿綽綽，腰身裊裊娜娜。

“帝俊道友，鳳凰道友。”

虞蘇當然認得二人，拱手之後，便直接開口道“朕乃東皇虞，此番前來便是特地尋兩位道友的！”

“中原大戰，原本只是軒轅與蚩尤的事情，不了軒轅竟能聯絡鯤鵬、鎮元道人、九尾聖狐三位，形成四合一，夾攻蚩尤！”

“此言當真？！”

帝俊聞言，當即大驚，不由開口詢問着事情的真實性。

鳳凰也有些驚駭“軒轅竟然能集結三位道友，一同夾擊蚩尤道友！”

“兩位道友隨朕一同前去便可知事情的真偽！”

虞蘇也顧不得在這裏浪費時間，當即開口道“此事事關重大，兩位道友與我一同合力擊退軒轅，力保蚩尤道友！”

軒轅能夠聯絡三者一次也能聯絡第二次，若是坐視蚩尤被斬，那麼軒轅進攻他們的時候，他們又該如何抵擋？

唇亡齒寒的道理，所有人都知道。

“好，若是真如東皇道友所說，我等一同出手，擊退軒轅！”

# 第二百八十五章 蚩尤命隕

昏暗、破碎。

虛空之中，四處都是破碎的碎片，四處都是被大戰波及的靈氣旋動。

正中央，蚩尤化身萬丈巨人，左手持刀、右手持斧，背後浮現出煞紅色的光點，乃蚩尤之旗。

蚩尤傷痕累累，上身的符文紋身閃閃發亮。

百足之蟲，死而不僵！

軒轅、鯤鵬、鎮元、九尾聖狐四者圍着蚩尤，並不敢貿然上前，只能這樣消耗着讓蚩尤慢性死亡。

蚩尤本就是大羅混元金仙中的佼佼者，若是貿然猛攻，臨死之間想要一換一怎麼辦？

他們可不敢賭蚩尤會不會拉着自己一起死。

軒轅謹慎地低聲道：“諸位道友，徐徐圖之，莫要大意！”

“嗯。”

餘下三者紛紛點頭，全身緊繃，以防止蚩尤心存死志奮力一擊。

還能怎麼辦？讓他絕望就完事兒了。

最好是蚩尤不堪受辱，主動自我了斷。

這樣他們以後逢人便吹蚩尤的好，你有了身後名，我們也得了利，這樣對大家都好。

古樸的虛空戰場波瀾萬重，蚩尤周身魔光涌動，他嘴角微微揚起一抹弧度，握着巨斧的右手手指抓的更緊了些。

他們都認為，蚩尤沒了反擊之力，殊不知蚩尤一直在等着，等着最終的致命一擊！

想要殺我，自己也要崩裂着牙！

“軒轅，受死！”

蚩尤怒喝一聲，手中的巨斧脫手而出，朝着軒轅拋去！

然而，蚩尤這樣的情況卻讓軒轅認為他是黔驢技窮，沒有了反抗之力，只能怒吼發泄。

就在此時，蚩尤身影如迅雷般閃捷，迅速朝西殺去，一拳轟出，拳如曜日！

那一道拳風呼嘯衝天，那一道拳風奔涌浩蕩！

無與倫比的魔氣附着這一拳上，咆哮着激蕩開來，萬物俱都為之失色。

蒼穹虛空之下，彷彿都只剩下了蚩尤這蘊藏自己所有生命力量的一拳！

“不好！”

列陣在西的九尾聖狐瞳孔猛縮，雖然他有所準備，卻沒想到蚩尤竟然如此兇悍，而且還是直奔自己來的！

“喝！”

九尾聖狐身後生出九條雪白的尾巴，魅惑之色大起，同時祭起一枚明珠，倉促之下，明珠散發出萬丈光芒！

“破！”

蚩尤毫無懼色，左手的長刀瞬間化為粉齏，為這一拳增添一抹氣勢！

“噗！”

九尾聖狐結結實實的受了蚩尤這麼一拳，鮮血噴洒四方，整個身軀開始緩緩碎裂。

關鍵時刻，九尾聖狐自行斷尾，身後的尾巴連斷八根，勉強抑制住了身軀的崩潰！

“諸位道友，殺！”

軒轅迅速反應過來，手中的軒轅劍迅速凝聚出斑斕的光芒，虛空之中的彗星一陣翻湧，碎星附着在軒轅劍芒表面，朝着蚩尤殺去！

北海鯤鵬的手中莫名多了一個淡藍色的皂旗，盪起點點漣漪。

這漣漪越來越龐大，逐漸化作一股狂暴，朝着蚩尤席捲而去。

而鎮元子則嘆息一聲，身後竟憑空生出一顆數萬丈的參天大樹來，樹上結着諸多類小人的果子，散發出光芒。

在三方全力之下，蚩尤也沒有什麼抵抗，只是看着軒轅，哈哈大笑道：“你的盟友，同樣意欲為天帝，此刻其重創，你又該如何？！”

說罷，蚩尤的身軀便如同器物一般，旋繞起蛛網般的裂痕，一點一點的撕裂，最終化為塵埃消失在虛空之中。

蚩尤，隕落。

蚩尤隕落之後，所有人都沒動彈，甚至於身受重傷的九尾聖狐也散發全力以赴、殊死一戰的樣子。

蚩尤死了，現在場上是敵是友尚未知。

對於九尾聖狐而言，這是尤為致命的。

他也是天帝競爭者之一，本來奔着蚩尤的法寶來的，卻沒想到現在重傷。

萬一軒轅趁機落井下石，豈不是一下子失去了兩個競爭對手？

鎮元子、鯤鵬似笑非笑的看着軒轅與九尾聖狐，沒有講話。

他們當然也能看懂現在的局面了。

軒轅有些無奈，眉頭微皺，正準備說這些什麼，忽得三道強橫的氣勢從天而降，引得四人警惕。

綉着金烏的黃袍少年、鳳冠霞帔的婀娜貴婦、青袍淺笑的青年。

帝俊、鳳凰、東皇虞！

帝俊見這戰場，眉頭一蹙，開口道：“蚩尤道友已經隕落了。”

“來晚一步。”虞蘇也點頭道。

鳳凰沒有說些什麼，一雙美眸盯着軒轅。

“三位”

軒轅硬着頭皮開口，還沒等他說些什麼，只見虞蘇直接擴音千里，喝道：“千萬年來從未有過大羅混元金仙隕落，今日，軒轅聯手三位道友將蚩尤道友殺了！”

“這與蚩尤逐神農，燭龍困鐘山大不相同，他軒轅結結實實的使一位道友隕落了！”

“今天是蚩尤道友，明天呢？他又會滅了我們當中的哪一位呢？是你？還是我？”

虞蘇的聲音傳遍整個虛空，所有人都知道虞蘇說的意思。

虞蘇的意思也就是帝俊和鳳凰兩位現在的意思。

嘛意思嗎弟弟？

大家都是規則之內的一對一，頂多像你和神農那樣聯盟，大家修行不易，敗者也不需要獻出生命。

你突然給老子搞這麼一出，不得不讓我們好好考慮一下了。

他們也察覺出來，東皇虞在這件事里上躥下跳，似乎在圖謀着些什麼，但他們也只能視若無物。

不然怎麼辦？

讓東皇虞滾蛋，他們兩個二打四？

不可能，現在東皇虞還是站在自己的這一方，勉強還能打。

軒轅笑容有些僵硬，咬牙切齒道：“三位道友，我想我們當中可能有些誤會”

“沒有什麼誤會！”

帝俊冷哼一聲，瞬間化身萬丈金烏，如同太陽降臨一般，陽光普照，大地乾裂！

“鏘鏘！”

鳳凰合鳴一聲，張開雙翼，遮天蔽日，俯視着軒轅、鎮元子與鯤鵬，雙眸之中帶着挑釁之色。

“諸位道友，多說無益，來吧。”

虞蘇吐哺一個周期，手中不知何時多出來一個懸空的小鍾，似笑非笑的盯着九尾聖狐與身旁的鎮元子，開口笑道：“鎮元道友，請賜教。”

鎮元子沒有說話，身後的人蔘果樹更加繁盛了。

# 第二百八十六章 打工皇帝姬軒轅

虞蘇話音未落，其身影便縱身閃過，瞬間出現在鎮元子面前，七彩霞光大盛，如同流星一般朝着鎮元子疾去！

鎮元子沉悶地“哼”了一聲，身影極速後撤，躲避着虞蘇的攻擊。

虞蘇當然不會讓鎮元子安然結束，雙手中的七彩霞光更加茂盛，東皇鍾高懸，不停散發著異樣的光彩。

東皇鍾其貌不揚，但它卻是虞蘇的倚仗！

東皇鍾在洪荒流小說中是至高無上的開天聖器，三大先天至寶之一。

是上古十大神器之首，一般傳聞它是天界之門，足以毀天滅地、吞噬諸天。

在這裏，東皇鐘有變化之能，可以模擬很多的兵器，基本上有了東皇鍾，天下所有的法寶都會擁有在手缺點在於同時只能裝備一件。

這樣的法寶，原本是跟隨在東皇太一左右，如今成了自己之物，自然讓虞蘇如虎添翼，可以壓着鎮元子這個地仙之祖打。

鎮元子可是修行萬年的大羅混元金仙，而自己不過四五年！

就在虞蘇即將得手重創鎮元子的這千鈞一發之際，鎮元子身後的人蔘果樹忽然伸出枝條，擋在了鎮元子身前，用自身的枝條與七彩霞光相撞，最後枝條被斬斷。

軒轅戰帝俊，鳳凰對鯤鵬。

九尾聖狐一直在周圍遊走尋找機會，結果根本就沒有什麼機會可言。

他想要逃跑，但又擔心自個兒犯了什麼忌諱引得群起而攻之。

早知如此，我來這裏幹嘛？

九尾聖狐心中已經隱隱有些後悔之意，他不知道自己為何要摻和進來，現在說什麼都晚了。

軒轅允諾，以蚩尤之斧為報酬，並且將蚩尤兩部交於自己，這才讓九尾聖狐出手，誰能想到啊，最後會是這麼一個結果。

忽的，一股殺意猛然間籠罩在九尾聖狐心頭，九尾聖狐為之一愣，緊接着大汗淋漓。

什麼人，誰想殺我？

想殺他的人太多了，九尾聖狐也不知道是誰想殺他，只能將氣勢全部放開，想要威懾一下對手。

雖然他也知道自己這樣做沒什麼底氣，但現在也只能這樣了。

“噗嗤！”

金色帶灰的劍芒猛然從九尾聖狐脖頸斬過，在那一瞬間，大羅混元金仙境界的九尾聖狐便被這劍芒轟成齏粉，消失在虛空之中，甚至連慘叫聲都沒來得及發出！

整個虛空的沉靜了。

原本交戰的雙方不約而同的停下了手，六人臉上都露出了詫異的神情。

“怎麼回事兒？”

軒轅大為驚異，忍不住地開口道“九尾道友竟竟被偷襲而亡！”

這已經是今天隕落的第二尊大羅混元金仙了！大羅金仙隕落的速度都沒有大羅混元金仙快！

不過，這也給了軒轅一個停戰的借口與機會。

“諸位道友，我們附近很有可能隱藏着另外一位道友，大家不要再打了，先揪出這個背後偷襲的小人，再決勝負！”

聽着軒轅的話語后，其餘五位默默上前，檢驗着空氣中殘留的氣息，隨後又默默看向了軒轅。

“軒轅道友”鯤鵬欲言又止。

鎮元子笑呵呵的沒有說話，帝俊冷眼看着軒轅，而鳳凰更是以一種鄙視的姿態看着軒轅。

軒轅？？？

什麼情況，你們看我幹嘛？

軒轅根本就沒有搞懂，這幫人看自己干什麼。

虞蘇有些忍不住，開口道“軒轅道友，要不你自己來感悟一下，這裏殘留的氣息是何人所為？”

軒轅當即快步上前，感受到了大量的九尾聖狐殘留氣息。

他耐心的分別了片刻后，得到了一縷攻擊九尾妖狐的殘留氣息，整個人都懵了。

這這竟然是自己軒轅劍的氣息！

現在，軒轅整個腦子都是嗡嗡的。

帝俊冷笑道“軒轅啊軒轅，那九尾聖狐可是你的盟友，你竟然為了脫困而做出殺害盟友之事，實屬不齒！”

“吾羞於爾為伍！”鎮元子拂了拂衣袖，冷哼道。

軒轅覺得自己冤死了，當即大喊道“不是孤乾的，孤方才與帝俊交戰，軒轅劍劍不離身，根本沒有機會殺害九尾道友！”

“若是孤有一心二用且可抵擋帝俊道友的神通，帝俊道友又怎會是孤對手？！”

就在這時，虞蘇插嘴道“萬一是你之前設下的陷阱呢？”

所有人都不信軒轅，而且還與軒轅保持了距離。

軒轅

愣了半響后，軒轅才憋出一句話來“孤孤沒理由殺害九尾道友啊！”

“呵呵。”

在場五人呵呵一笑，誰都沒有講話。

你沒有理由？

九尾聖狐的塗山、有蘇兩部就在北地，你若是殺了九尾聖狐就可以輕鬆接手二部，你說有沒有理由？、

虞蘇大義凌然道“軒轅道友，大丈夫行事當光明磊落，你若是真的殺了九尾道友便說出來，莫要做小人行徑，令我等不齒！”

放你媽的屁！

軒轅愣是忍住了自己的話，心中焦躁不已到底是誰要害我？！

軒轅知道，這件事兒不解決，自己別說天帝之位，就算是性命都堪憂。

合謀殺害了蚩尤，這件事兒他認了。

但九尾聖狐真的不是他殺的啊，天大的冤啊！

猶豫好久后，軒轅才鬱悶的開口道“孤願意退出天帝之爭，以證孤之清白。”

只能退出了，若是不退出，自己恐怕有性命之憂。

觀蚩尤、九尾聖狐，都是赫赫有名的大羅混元金仙強者，還不是說隕落就隕落。

還是神農撤的早，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啊。

現在，軒轅只能幫忙打了一波工，成為了傳說中的究極打工皇帝。

“唉。”

軒轅說罷，也不理會其他人心中所想，鬱悶的離去，奔着鴻運洞便去。

神農在那裡隱居，自己多少與神農也是至交好友，去那裡也算是個歸屬。

“三位道友，今日之事對不住了。”鎮元子對着虞蘇等三人拱手致歉，隨後飛馳而去，消失不見。

而鯤鵬雖然沒說話，但歉意同樣十足，遁入北海，消失不見。

虞蘇、帝俊、鳳凰三者站立在原地，沉默不語。

帝俊看向虞蘇，突然開口道“東皇你也欲染指天帝之位？”

“然也。”

# 第二百八十七章 收編

聽着虞蘇給予肯定的回答，帝俊沉默片刻后，微微點了點頭，開口道：“這中原、北地怎麼分？”

帝俊說的當然是九尾聖狐、軒轅、蚩尤遺部了。

九尾聖狐、蚩尤隕落，軒轅退出，他們留下的資產不菲。

鳳凰聞言開口道：“有蘇、塗山、鬼方以及扶風這四部歸我。”

四部

“我要軒轅余部眾。”

帝俊說完后，看了一眼虞蘇，略微沉疑片刻后，開口問道：“東皇道友，蚩尤余部歸你，你看如何？”

虞蘇頷首道：“可以。”

三者得到的都是差不多的，虞蘇也沒什麼意見。

說罷，虞蘇輕咳一聲，開口道：“今日之事太過匪夷所思，我們三位還是共同約定一下吧。”

“正有此意。”

鳳凰點頭道：“修行本就不易，今日之事使得兩位道友隕落，實在是令人可惜我等三位在交戰過程中不可引入外人介入帝位，如何？”

“善。”

虞蘇點了點頭，同意了鳳凰的說法：“凡事留一線，日後好見面。”

帝俊皓首，開口笑道：“既然如此，兩位道友，吾先行一步，告辭。”

鳳凰也不做停留離去，只余虞蘇空留原地。

虞蘇表面上沒有什麼動靜，其實內心已經覺察到了什麼。

這帝俊可能已經看出來是自己動的手了吧？

帝俊只是可能看出來，而那鎮元子是確確實實的看見了自己沒有用東皇鍾斬他。

他們兩個，誰都沒有說話，只是看着軒轅背黑鍋，而且還有些落井下石。

“哼哼天下熙熙皆為名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

虞蘇嘆了口氣，自言自語道：“就算是貴為大羅混元金仙，也難免有着凡俗心態啊。”

說罷，虞蘇將視線轉移到了中原大地。

極目遠望，中原大地布難裂痕，洪水泛濫，到處都是天雷地火。

大羅混元金仙交戰，天地之間異象徒增，給這裏的民眾帶來了深深地冤孽。

“唉。”

虞蘇輕嘆一聲，手中的七彩霞光再度大盛，開始安撫暴亂的洪水以及填補裂縫，解救百姓。

虞蘇解救的大多都是九黎部落的人民，有熊倒是沒幾個。

“軒轅雖然退出了爭奪，但也還是黃帝啊。”虞蘇給高風亮節的軒轅一個好評。

“倒是給帝俊省了很多事兒。”

虞蘇的雙眸中帶着一縷冷血。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帝俊、鳳凰，皆妖物，非人類。

那人妖混雜的有蘇、塗山也就罷了，有熊、東夷可都是人族，讓他們統帥，呵呵。

虞蘇冷笑一聲，心中也有了幾分數。

話是這麼說，但能不能收服軒轅各部，就看你帝俊本事了。

“陛下。”

虞蘇來到九黎與虞國交戰最前線，散發出自己的威勢，而湘夫人與雲中君當即快步上前，對着虞蘇恭敬行禮。

“嗯。”

虞蘇點了點頭，開口道：“中原的種種異象你們都看到了吧？”

湘夫人不明白虞蘇是什麼意思，只能點頭道：“看到了。”

“蚩尤隕落、軒轅退隱，如今的中原已經是無主之地，爾等立刻前往中原，救助災民，揚我虞國之名。”

虞蘇微微一笑，開口道：“同時散布一則消息，就說朕乃人族大能，大羅混元金仙。”

“對了，還要重點描述一下帝俊和鳳凰的身份，它們從哪兒來，是什麼身份。”

“是。”

雖然不知道虞蘇為什麼要這麼做，但應下就完事兒了。

湘夫人與雲中君遵從虞蘇的吩咐，趕往中原，而虞蘇則是微微一笑，看向共工氏與蠻牛氏。

共工氏與蠻牛氏內，相柳、九嬰一臉緊張地看着從中原脫離的共工，長拜道：“共工大神，中原戰局如何？”

這段時間，中原電閃雷鳴、洪水滔天，他們自然是看在心裏，心中更是忐忑不已，生怕有什麼變故。

他們只能忐忑的看着共工，生怕共工說出什麼不好的話語來，心裏一個勁兒的希望蚩尤大勝。

然而，事與願違，共工給他們帶來一個驚天動地的消息：“蚩尤隕落，軒轅敗退！”

“蚩尤尊主隕落了？！”

相柳內心一陣駭然，忍不住開口道：“共工大神，到底是怎麼回事兒？！”

“我不知道！”

共工也有些惱怒：“當時我與應龍交戰，忽的天崩地裂，進而散發出一股股恐怖的氣息，沒過多久那軒轅便從裂縫而出，一臉落寞宣布退出爭鬥。”

“北海鯤鵬言我主蚩尤已然隕落，隨後也離開，之後我便趁着大亂之際逃離中原，來到這裏！”

一旁的九嬰恭敬地詢問道：“蠻牛大神呢？”

“蠻牛？蠻牛已經被飛廉斬了，飛廉手持蠻牛精魄，投奔了九陽金烏！”

中原戰局的突然變化，讓所有人都反應不及，特別是九黎一系，出發前眾志成城，現在卻心思百出，不知如何是好。

相柳小心翼翼地詢問道：“共工大神，你看接下來我們該怎麼辦？”

“你以為我逃回來是幹嘛的？”

共工瞅了一眼相柳，認真道：“準備一下，將共工氏、蠻牛氏奉獻給偉大的東皇陛下，我要去投奔東皇陛下！”

相柳與九嬰愣了一下，但很快就反應了過來，同時開口道：“我等二人願意投奔東皇陛下，跟隨共工大神，為東皇陛下麾下臣子！”

不同於九嬰和共工，相柳心中有些顧慮。

當年他去南方屬實耀武揚威了一番，與幾個修為還不到太乙金仙的小傢伙起了爭執，甚至還迫不得已發出了誓言。

那位東皇陛下，應該不介意吧？

想要這裏，相柳鬆了口氣。

它可是大羅金仙，相信東皇陛下應該不會為了幾個真仙而為難自己。

就在此時，一道青衫人影忽的出現在他們面前，讓他們三人一驚。

虞蘇早就在天上看了一會兒，見三人達成意見后便裝模作樣的下來，冷聲喝道：“朕乃東皇，蚩尤已隕，爾等是降是亡？！”

共工與九嬰毫無二話，當即單膝下跪，口稱：“拜見陛下！”

而相柳傻了眼。

這位東皇陛下好像有那麼幾分眼熟啊？

# 第二百八十八章 瓜分

“嗯？”

共工看向愣在原地毫無動靜的相柳，當即皺了皺眉，低聲喝道“相柳，你在干什麼？還不趕緊拜見東皇陛下！”

相柳這才如夢初醒，連忙行禮道“拜見東皇陛下，臣相柳祝陛下一統天下，蒞臨天帝！”

虞蘇微微一笑，他當然看出來相柳認出了自己，便散發出屬於大羅混元金仙的氣勢，身子微微前傾，看着相柳，笑道“看來你是認出了朕。”

“不敢！”

相柳將頭埋得更低了“臣當日不識陛下，請陛下恕罪。”

“無礙，朕不會怪罪你的。”

虞蘇搖了搖頭，並沒有怪罪相柳什麼“若是誠信歸降，朕不僅不會怪罪你，還會給予你一定的神位！”

“臣謝陛下恩典！”

相柳並沒有表現出當初在青南的赫赫威名，反而如同一隻溫順的小貓，對虞蘇恭敬有加，犹如忠臣附體。

“朕與帝俊、鳳祖商議，其二者承諾將九黎殘部歸於朕，不插手其中。”

虞蘇以一種不可拒絕的語氣開口道“九黎諸神，有一個算一個，朕都記在心裏你們三個，去招降吧。”

語氣之中隱隱帶着些許的殺意。

“臣明白！”

共工連忙拱手，倒是讓虞蘇滿意至極。

相柳見狀，也連忙表示忠心“陛下，臣方才已經傳訊，令共工氏歸降有虞，共工氏水軍五千，陸軍一萬，均是能征善戰之輩，可為有虞建功立業！”

“善。”

虞蘇點了點頭，接着道“蠻牛部呢？”

九嬰連忙請命“雖蠻牛戰死，但臣願往，必將蠻牛納入陛下統御範圍之內！”

共工、九嬰、相柳三人的腦袋齊齊低下，不敢抬頭，直到半個時辰后，共工才微微向上瞥了一眼，才發現虞蘇不知何時早就已經消失不見。

“呼~”

見狀，相柳癱坐在地面上，擦去額頭上的冷汗。

共工與九嬰同時將視線移到了相柳身上，低聲道“怎麼回事兒，你與東皇陛下認識？”

“都是一些陳年舊事了。”

相柳沒想說，隨口糊弄着兩人“不提了，不提了。”

開玩笑，共工也就罷了，如果你九嬰知道了老子曾經因為裝逼而得罪過東皇陛下，你豈不是要天天給老子下眼藥？

眼見着九嬰似乎想追問着什麼，相柳連忙開口，以大義為名壓制“我們還是來聊聊東皇陛下吩咐的事情吧，為東皇陛下分憂，是我們這些臣子最重要的事情。”

這一刻，相柳對虞蘇的忠誠度比共工和九嬰加一起還高。

中原大地，這個原本是天下最強盛的地方，如今卻成了人才招聘市場，帝俊、鳳凰以及虞蘇，三家都在這裏挖掘人才。

雖然三者有規定，將某某勢力劃分給誰。

這個事情，誰當真了誰就是沙雕。

俗話說得好，只要鋤頭揮的好，不怕牆角挖不倒。

虞蘇現在已經領會了這個道理，因此他才會饒恕那個以前在自己面前裝逼的相柳，盡可能的招降更多的大羅金仙。

自中原大戰，蚩尤、九尾聖狐隕落，軒轅、神農退場，現在的帝俊和鳳凰都不想在進行大羅混元金仙的戰鬥了，估計以後的戰鬥節奏只會保持在大羅金仙這一層面，除非是最後決戰，否則他們是不會輕易出手。

因此，大羅金仙是無比重要的。

虞蘇是人族，因此他要豎起人族的旗幟，吸引人族的神靈來投。

軒轅、蚩尤部將之中，人族數量繁多，這是自己的一個優勢。

控引洪流，納眾水之奔注；吞吐大川，成萬頃之方澤。

中原略微靠西的一處山谷之中，如今已經成了一片汪洋，虞蘇壓低身子，勁風吹得衣袖獵獵作響，看着不斷逃難的人，虞蘇眉頭一皺，氣勢化為風刃，徑直斬向那泛濫的洪水之中。

一聲慘叫突然響起，下一刻，一個五六米長的大蜥蜴翻着肚皮浮上水面已經死絕，而虞蘇立於空中，作法救災。

“趁災作亂者，誅！”

以虞蘇為中心，氣勢開始外擴千里，正在趁機作亂的一些精怪聽到虞蘇的話語之後，紛紛口吐鮮血，竟控制不住自己的內心，自絕經脈而亡。

“是天神救了我們！”

“神靈沒有拋棄我們！”

正在逃難的人民見到虞蘇大展神威，熱淚盈眶，紛紛喜極而泣，跪倒在地上，對着虞蘇頂禮膜拜。

“向南去，虞國會接納你們。”

虞蘇留下一句話，便朝着另一個方向飛逝而去。

而原地的那個幾百人的小部落聞言后，開始向南遷移。

天邊之上，正在飛馳的虞蘇感受到了兩股向著自己飛馳而來的氣息，便停下步伐，耐心等待。

等候片刻，兩道靚麗的身影便出現在虞蘇面前，她們沒有半分猶豫，對着虞蘇行禮道

“天女魃拜見陛下。”

“九天玄女拜見陛下。”

不僅如此，在她們二人拜見完畢的那一剎那，又來一人，對着虞蘇恭敬道“末將將臣拜見陛下！”

軒轅麾下的三位大將。

“為何要歸順朕，帝俊、鳳凰距離你們似乎更近。”虞蘇淡然道。

九天玄女裊裊道“陛下身為人族，我等三人乃人族之大羅金仙，自然要助人族昌盛！”

將臣有些殺氣騰騰“陛下是此刻人族的希望，末將自當為陛下斬斷一切阻攔，為陛下手中最鋒利的劍！”

虞蘇點了點頭，接着詢問道“應龍、黃龍等軒轅道友的部下呢？”

“哼。”

天女魃冷哼一聲，對着虞蘇恭敬道“啟稟陛下，他們已經奔着帝俊、鳳凰去了。”

畢方、陸吾、應龍、黃龍，此皆妖族大羅金仙，選擇帝俊、鳳凰也不足為怪。

虞蘇搖了搖頭“隨他們去吧，九黎之中恐也有數人投奔帝俊、鳳凰兩位道友。”

人道昌盛的軒轅都尚且如此，那麼妖魔道昌盛的九黎呢？

恐怕除了被自己迫降的相柳、九嬰、共工三人，其餘眾神可能都不會選擇自己吧。

虞蘇又在中原救災了十餘天的時間，最終返回東皇宮，準備正式進位為天帝，同時召集自己所有的神靈，看看具體有多少位。

順便再看看共工三神給自己招納了多少蚩尤部將。

大羅金仙虞蘇不指望了，最好多來點太乙金仙。

然而當刑天、夸父與朱厭三位大羅金仙站在自己面前時，虞蘇一下子就覺得自己真香了。

# 第二百八十九章 大虞王朝

“拜見陛下！”

眾神齊齊拜見虞蘇，讓虞蘇有些驚訝，頷首道“平身吧。”

同時，虞蘇環視一眼效忠自己的諸神，大羅金仙的神靈空前繁盛。

湘夫人、雲中君、共工、相柳、九嬰、九天玄女、天女魃旱魃）、將臣、朱厭、刑天、夸父，這足足有十一位，可是超過了當日軒轅黃帝麾下大羅金仙的數量。

除此之外，還有太乙金仙五十一位，有的是山海經中的山川之神，有的是虞蘇從未聞過姓名的太乙金仙，不過這足以讓虞蘇以壯聲勢。

鷸蚌相爭，漁翁得利啊。

虞蘇忍不住感嘆着，沒想到中原大戰之後，受利最多的竟然是自己。

“謝陛下。”

眾神靈緩緩起身，自覺分列兩排，左手邊是新降之將，右手邊則是故南方神靈。

新降的神靈彼此之間有些尷尬，畢竟將臣與九天玄女、天女魃曾經是黃帝一方，之前還和九黎一方的六位征戰過，現在又歸於同一家

尷尬，大寫的尷尬。

刑天一個沒忍住，不管任何東西，興奮地開口道“陛下，我軍如今的重心如何，是攻打帝俊還是攻打鳳凰？”

所有的神靈都將視線看向虞蘇，虞蘇見狀只是微微一笑，開口道“如今之計應是北上收復中原，禮讓鳳凰與帝俊二位，若是帝俊與鳳凰來襲，則按兵不動，以禮相待。”

帝俊和鳳凰挨着這麼近，而且兩家本來就有世仇，虞蘇就不信自己這麼搞他們兩個打不起來。

特別是鳳凰所居的青陽氏還有一個射日的后羿。

太陽是什麼？是金烏啊。

九陽金烏氏的九陽和帝俊有什麼關係？

九個都是金烏，都是帝俊的兒子，射殺了帝俊的兒子，帝俊能不和鳳凰拚命？

虞蘇可不相信帝俊是聖人，可以坐視兒子被殺而無動於衷。

這個計劃很好，但虞蘇不能說。

誰知道這群大羅金仙里有沒有鳳凰和帝俊的姦細卧底？

蚩尤當初不就在軒轅內部安插了一個名為夔牛的姦細，雖然最後被軒轅識破殺了做鼓，但軒轅在夔牛當卧底的期間損失了多少誰也不能知道。

然而，其他大羅金仙們卻有些遲疑，沒有料到虞蘇竟然是如此想法。

不準備交戰，莫非是畏懼帝俊與鳳凰？

刑天與夸父兩個主戰派的不由有些遲疑，現在甚至還想改換陣營了。

而朱厭似乎覺察到了什麼，立馬開口道“敬諾！”

朱厭的反應速度比起湘夫人、雲中君這兩個東皇嫡系還要快上一籌。

其他眾神才反應過來，連忙行禮道“敬諾！”

虞蘇笑眯眯的看着朱厭，感覺這個朱厭有些不大一般。

朱厭是古代華國神話傳說中的凶獸，身形像猿猴，白頭紅腳，傳說這種野獸一出現，天下就會發生大戰爭，出自《山海經·西山經》。

按理說，這樣的凶獸應該是頭腦簡單四肢發達的類型，但朱厭現在的表現可不太像頭腦簡單四肢發達的樣子。

“善。”

虞蘇點了點頭，記下了朱厭，隨即開口道“諸位愛卿坐鎮凡俗軍隊，隨凡俗軍隊一同進入中原吧。”

“諾！”

虞城之中，虞王安看着熊振的稟報，當即為之一驚。

“共工氏、蠻牛氏不戰而降，其部眾願為前鋒，替寡人掃除前面的障礙？”

“虞心向西討伐，連破十一城？！”

虞王安目瞪口呆，有些不敢相信這是真的。

楚、昌歸降也就罷了，現在共工氏和蠻牛氏又背叛了九黎，不戰而降，這

虞王安陷入了沉思“難道我真的是天命之子？”

現在發生的種種行為讓虞王安不得不懷疑自己真的是天命之子了。

虞王安如果能回到地球，一定會好好的這一部小說，名字就叫《我在異界的龍傲天生活》，所有敵人望旗而降，紛紛尊自己為王，不知死活的敵人會被大軍碾壓至死。

不僅如此，自己還有一個粉雕玉琢的可愛小妹妹

主角模板，成了。

“傳召，封共工氏族長為共工將軍，加封共工伯，封蠻牛氏族長為蠻牛將軍，加封蠻牛伯。”

虞王安大手一揮，隨意給兩人安排了職位，同時開口道“熊振將軍不戰而屈人之兵，功勞甚高，封征北大將軍，封武威君。”

“虞心破十一城，滅西九國，有大功，封秦侯，坐鎮秦地，封邦建國。”

既然虞心已經打到了那麼遠，那麼封個秦侯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同時還能激勵人心，告訴眾人只要打的好，誰都能封國。

雖然虞王安也想中央集權，但按照當下的社會情況來看，幾乎是做不到中央集權的能力，只能搞分封。

畢竟現在可不是歷史上秦朝那樣，道路修的好，現在傳訊一趟就千難萬難，中央集權是做不到了。

念畢，虞王安開口道“熊振將軍的部隊行至何處了？”

一旁的使者連忙道“啟稟大王，熊振將軍已經抵達阪泉。”

“涿鹿地區的阪泉啊。”

虞王安喃喃自語一聲，對這個地方十分的關心“如何？”

使者恭敬道“有熊餘十萬軍駐紮與逐鹿，而九黎軍大敗四散，其中少數歸於我軍，多數東移。”

虞王安聽到了這個消息后，心臟不由加快，忍不住詢問道“所以說我軍正在與有熊對峙？”

“是的大王。”

“糧草如何？若前線糧草不足，寡人即可調糧！若是緊急時刻，寡人一日一餐足矣！”

“大王，前線有九黎的補給，糧草暫時不缺。”使者開口道。

虞王安點了點頭，表示自己明白了“寡人知道了，退下吧。”

使者躬身告退。

虞王安坐在王位上，沉默片刻后，似乎明白了些什麼。

“前線用了九黎的糧草，而九黎的族人短時間內還有飯吃，長久下來糧草必然不足。”

“寡人需要糧草用來渡過戰爭之後的危機！”

虞王安的視線轉移到了南方“寡人要去見一見楚侯與昌侯，南方肥沃，那裡可能有數不清的糧草！”

# 第二百九十章 公開的三教

晉陽，燈紅酒綠，繁花似錦。

在一個普通的小區內，粉紅色的牆紙彰顯着這間屋子主人的少女心。

印有海綿寶寶床單的床上，一個穿着綠恐龍睡衣的女生抱着一臉無奈的垂耳兔，拿着個胡蘿蔔在那裡餵食。

“誒，兔子你怎麼不吃啊？”

那女生陷入了自我懷疑，而垂耳兔更是生無可戀。

幸虧老子是煉神還虛的大妖，否則遲早被你喂死！

不說苜蓿草配合提摩西草，你起碼買個兔糧吧？

喂胡蘿蔔是什麼操作？大姐，你到底養沒養過寵物，我一個兔子都比你懂得多啊！

真是個傻子！

垂耳兔在心中惡狠狠的想着，也在掰着腳趾算天數，算一算自己什麼時候才能痊癒。

垂耳兔懷疑，它如果繼續在這裏待下去，不出半年，絕對會被在這個姑娘整死。

夜幕降臨，那穿着綠恐龍睡衣的女生入睡后，垂耳兔站在桌子上，臉色陰沉“人類說的果然沒有錯，最毒婦人心啊。”

說罷，垂耳兔熟練地打開了女生的筆記本電腦，在百度上輸入了“如何飼養兔子”、“兔子的正確飼養方法”、“兔子一日三餐所需”、“兔兔這麼可愛”、“你真的喜歡你的兔子嗎”等諸多問題，並且將網頁一一打開，隨後便鑽回籠子里等候天亮。

作為一個兔子，它能做的只有這些了。

“李婉瑩，我記住你了。”

垂耳兔生無可戀的坐在籠子里，認真盯着女生的面孔，同時一個勁兒的念叨着女生的名字，生怕給它忘記。

垂耳兔發誓，這個名字，它記一輩子！

就算是成仙了也會帶着這份記憶登上仙界，永遠都不會忘！

南海竹韻宮內，德明真人單膝下跪，對着尊位上的靖穆靈霄妙陽真人恭敬行禮道“師尊，弟子沒有完全的完成您交代的任務，請您責罰！”

靖穆靈霄妙陽真人微微頷首，拂了拂衣袖，開口笑道“德明，你的任務完成的非常好，何罪之有？”

說罷，一股無形之力將德明真人扶起，緊接着靖穆靈霄妙陽真人便開口道“見一下為師的新弟子，你的十九師弟識明吧。”

身居末席的王識明不敢託大，連忙站了出來，對着德明真人作揖道“識明見過德明師兄。”

“識明師弟。”

德明真人熱情的將王識明扶起來，開口笑道“玄教弟子，同氣連枝，我等親如手足，不必如此以後修行之上有什麼不懂之處，可以來詢問我。”

好一副和諧的景象，靖穆靈霄妙陽真人大為滿意，接着道“今日還有一事未曾與你們聽。”

“請師尊吩咐！”

此時此刻不僅德明真人，其餘弟子均是神情一凌，恭敬地開口道“弟子一定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並非什麼了不得的事情。”

靖穆靈霄妙陽真人搖了搖頭，接着開口道“爾等可知，這世上除了我玄教一派還有另外兩派？”

十九位弟子都大為驚訝，連忙搖頭，示意自己並不知道。

靖穆靈霄妙陽真人見狀，嘆了口氣，接着道“玄教、虛教以及元教，三教本一體，只不過教義各有千秋而已。”

靖穆靈霄妙陽真人淡然道“虛教弟子德明已經見過了，盤踞在秦嶺的妖魔均為虛教弟子，虛教講究有教無類，凡是一心向道者，無論心性如何均可入教，因此門中常有敗類。”

“元教則是以妖為主的宗教，視天下萬物皆為奴隸走狗，不屑一顧，唯有妖族為尊。”

“與虛教弟子相遇，可觀其心性，若是遭遇元教弟子，格殺勿論！”

聽着靖穆靈霄妙陽真人殺氣騰騰的話語，眾弟子大為震動，連忙齊聲道“謹遵師命！”

川蜀，某西餐廳內，秦志峰與許玥恭敬地看着對面正在優雅地切割食物的鬼金羊，開口道“師尊，您看這裏的食物如何？”

“馬馬虎虎吧。”

鬼金羊咂了咂嘴，隨後用絲巾擦了擦嘴后，看着自己的兩個搖財樹徒弟，開口笑道“徒兒，你們的功法修行的如何？”

“師尊，徒兒有一事不明！”

許玥與秦志峰大喜，連忙開始藉此機會向鬼金羊提出疑問，解答自己心中的疑惑。

鬼金羊自然是一一解答，對於鬼金羊來說這並沒有什麼難度，跟1+1一樣的問題。

只不過，鬼金羊有些感慨“徒弟的資質不太行啊”

這些天來，秦志峰與許玥只不過勉強做到煉精化氣，邁入了修行的第一步，而井木犴、柳土獐等的徒弟同一時間怕是都能修行到了煉神還虛的境界。

果然，錢和資質不可兼得。

鬼金羊感覺有些遺憾，不過既然承了這兩位徒弟的情，那麼他鬼金羊一定會保他們到達煉神還虛的境界的。

這是最起碼的標準。

“山蛛道友、倀虎道友。”

勝遇似笑非笑的看着兩人，開口笑道“中原變局，兩位可知？”

此時此刻的勝遇已經今非昔比，智障玄教的他得到了莫大的好處，不僅如此，他化身朱雀周遊列國，同樣得到了驚人的信仰之力。

最初的勝遇只不過是一個真仙巔峰，投奔了陛下之後，不僅以飛快的速度晉陞太乙金仙，如今更是已經到達了太乙金仙巔峰，即將進入大羅金仙！

而山蛛和倀虎則遜色很多，目前僅僅是真仙巔峰的修為而已。

若不是因為山蛛與倀虎是最早投奔虞蘇的兩個神靈，勝遇又怎麼可能和他們平輩相交。

山蛛猶豫片刻后，開口道“略有耳聞，並不是很清楚事情的經過勝遇道友莫非知曉什麼？”

倀虎與山蛛所說並無二樣。

“中原大戰，軒轅、神農以及蚩尤三位落幕，我主大放異彩，多位大能投入陛下麾下。”

勝遇也沒有賣關子，反而痛痛快快的說著“陛下不日便會建立天庭我們這邊的修行速度要加快了，弟子至少也得是煉虛合道才能幫助陛下！”

倀虎點頭道“勝遇道友所言極是我們該如何加快弟子的修鍊速度？”

“寶物激勵吧。”

勝遇隨口說著，同時拔了自己的一根毛，瞬間化為一把羽扇，開口道“此乃朱雀羽扇，將出現在赤道附近，讓你們的弟子來奪吧。”

一個准大羅金仙煉製的法寶，在天仙眼中都是不錯的法寶，更不要提這些連玄仙都不是的小傢伙了。

# 第二百九十一章 朱雀羽扇

東海之畔，齊魯省不夜市，隱藏在附近修行的王驍、佘言以及顏若然忽的感覺到了一股熟悉而親昵的氣息，緊接着一道宏大的身影變降臨。

“拜見師尊！”

王驍與佘言連忙跪拜行弟子禮，而第一次見到師傅的顏若然見兩位師兄如此，慌忙行禮道：“拜見師尊！”

“免禮。”

柳土獐揮了揮手，沒有在意這些弟子禮儀：“西北戈壁有寶物現世，你們三人乃我虛教門徒之中出類拔萃之眾，可親臨西北，尋那寶物。”

“敬遵師命！”

顏若然三人面面相覷，同時拱手道。

“嗯。”

柳土獐滿意地點了點頭，下一刻身影就慢慢化為虛幻，剎那間就消失在三人眼前，讓三人一陣羡慕。

顏若然欣然道：“兩位師兄，師尊既然有命，事不宜遲，我們行動吧！”

王驍點了點頭，隨即道：“顏師妹所言極是，我們這就動身吧。”

......

南海竹韻宮，裝模作樣的井木犴看着周圍的十九位弟子，微微一笑，開口道：“德明、青陽、星淵，西北有異象，恐有天地異寶出世，你們三人就代表着玄教去西北走上一趟，將那天地靈寶帶回來吧。”

大弟子青陽真人、三弟子德明真人以及十二弟子星淵真人一起站出身來，對着井木犴恭敬地行禮道：“是，師尊。”

說罷，便化為三道完美的弧線，消失在井木犴的實現之中。

井木犴望着三人離去的身影，微微一笑，眼神中閃過一縷說不清道不明的意味。

......

東北，長白山脈中，山洞的陰冷處，一頭巨鷹梳理着羽毛，恭恭敬敬地蹲在巨石上，等候着面前的兩位吩咐。

翼火蛇吐了蛇信，開口冷笑道：“西北有靈寶出世，我們兩個指導你修行了這麼久，是時候檢驗成績了。”

巨鷹眼神一凌，露出了強烈的殺意：“兩位師尊請放心，弟子一定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凡阻礙我位兩位師尊奪取寶物的，我一定會殺死他們！”

......

道格威爾魔法學院內，院長道格威爾夜觀天象，突然感覺到有些不尋常的地方。

“怎麼回事？”

道格威爾喃喃自語地說著，隨後開始利用水晶球占卜起來。

不卜不知道，一卜嚇一跳。

“寶物！有寶物出現在東方！”

道格威爾激動異常，自從道格威爾魔法學院成立至今，還沒有什麼上得了排面的寶物。

“立馬組織精英學員，查理老師、格里芬老師，你們跟我一起去東方，去尋找那個占卜之中的寶物！”

道格威爾立刻召開所有的回憶，對着所有的老師說著：“精英學員只要五級以上的魔法師，那些三四級的就不要去湊合熱鬧了！”

道格威爾明白，此去東方必是一番龍爭虎鬥，一個不慎必有殺身之禍，那些三四級實力不行的就不要去白白送了性命。

......

高盧海神教教廷之中，大主教路易斯瞪大了眼睛，感受到了這股源自東方的寶物！

“這一定是海神冕下降下的寶物，屬於我們海神教廷的！”

大主教路易斯幾乎沒有半分猶豫，直接斷定道：“快去請十二位藍衣主教以及太陽王路易十四，與我同赴東方，尋找海神冕下賜予我們的寶物！”

“這是天命所歸，寶物必將屬於我海神教廷！”

......

仙人掌國神臨城內，阿爾文一臉火熱的對着趙佗，開口微笑道：“尊敬的南越皇帝，如今這華國即將出現寶物，你有沒有興趣？”

“當然。”

趙佗謹言慎行，故作冷酷地說著。

他現在急切需要提升實力，以應對未來有可能復蘇的秦始皇帝。

阿爾文用着蹩腳的漢語說著：“不瞞一說，我也正有此意。”

趙佗愣了一會兒，這才反應過來阿爾文說的意思，接着道：“暫時聯手，待得手之後，再求寶物歸屬，如何？”

“可！”

與仙人掌國處在同一片大陸的白鷹國紐約，血族安娜貝爾坐在高檔咖啡廳內，猶豫一下，最後嘆了口氣。

“算了，雖然是個好寶貝，但是有能耐的人才能拿到，我...”

安娜貝爾嘆了口氣，很沒有自信，最終決定放棄，天大地大。

一時之間，整個世界風起雲涌，各方超凡勢力異動起來。

......

大西北，戈壁荒涼，一望無際的沙海讓馬爾科·比安奇感到絕望。

他，不列顛空軍退役的上士，退役之後總想體驗一下刺激的感覺，便一直行走在人類極限的自然環境中。

他去過亞馬遜的熱帶雨林，去過太平洋深處綠樹成蔭的小島。

卻沒想到，竟然要折在了這荒無人煙的大沙漠里。

“宙斯在上，保佑我吧。”

筋疲力竭之際，馬爾科·比安奇跪倒在了沙漠之中，望着高高懸挂在天上的太陽，不停地祈禱着神靈現身。

“轟隆隆！”

天邊，忽得穿出一陣陣恐怖的噪音，馬爾科·比安奇凝神望去，只見到一顆帶着巨大火焰尾體的東西極速朝着沙漠撞來！

巨大的轟鳴聲震得馬爾科·比安奇耳膜鎮痛，馬爾科忍不住看向那龐大的“隕石”，驚駭失色：“omg，這是什麼東西？！”

“轟隆！”

隕石撞擊沙漠，大地一陣顫動，狂風四起，黃沙四處飛散。

馬爾科·比安奇的衣袖被狂風吹的泠泠作響，風沙之大讓馬爾科睜不開眼睛，只感覺到撲面而來的風沙，臉頰刺痛。

“到底是什麼東西？！”

馬爾科強忍內心的恐懼，開始一步一步朝着東西降落的方向走去，沒走多遠，天邊忽的穿過數道強橫的氣息，種種氣息讓馬爾科感到為之恐懼！

馬爾科強忍心中的不適，瑟瑟發抖着：“什...什麼情況？！”

天上的光球一個接着一個迅速的在天空之上閃過，犹如眾神降臨一般，讓馬爾科陷入了恐慌。

當緊接着，一股強烈的熱量朝着自己不斷靠近！

順着這種感覺望去，定格在那一點，馬爾科的瞳孔不斷放大，他看到了一個東西。

一把扇子，一把帶着熊熊火焰的扇子！

# 第二百九十二章 羽扇之爭

西北某城市裡，馬爾科小心翼翼的行走在城市的街道內，懷中抱着一樣寶物，心臟怦怦直跳。

他將那把扇子給拿到了手，藏在了身上！

雖然不知道這扇子是什麼，有什麼作用，但看這樣子就知道不是什麼凡物，必然是一個好東西。

這有可能是自己觸及非凡的敲門磚！

馬爾科周遊世界，知道華國有一句古話：富貴險中求。

就像現在的局勢一樣，富貴險中求，只要沒有人發現自己的身影，那麼自己就會大獲全勝，成為最後的勝利者。

金玉絲線攢成墜，紅色玉紗鋪扇面。

光是看着這個羽扇，馬爾科就能感覺到容光煥發、精神抖擻。

馬爾科將這扇子翻來覆去的看着，眼神中的貪婪之意越發越濃厚，他已經隱隱有些舍不得這把扇子了：“真是個寶物。”

忽的，一陣微風吹過，馬爾科似乎感覺到巷子前出現了一道人影，抬頭望去，只見到一個穿着淡藍色傳教袍的白人男子微笑着看着自己。

這身衣服，馬爾科認得。

高盧國海神教廷！

“這位先生你好，我是海神冕下特許在人間的行走，承蒙冕下厚愛，目前擔任海神教廷的大主教。”

路易斯身子微微前傾，如同一個貴族一般，對着馬爾科行了一個欠身禮：“請將你手上的扇子交給我，這是神靈賜予教廷的寶物。”

馬爾科聽到‘大主教’三個字后，心情登時激動萬分，對着路易斯開口道：“我想要成為超凡者，如果你能讓我成為超凡者，這把扇子我可以給你！”

路易斯的笑容越發越燦爛了：“當然，親愛的先生。”

“我這就給”

還沒等馬爾科說完，忽的一聲鷹鳴響起，下一刻馬爾科整個身子都被撕成了粉碎，而那柄朱雀羽扇也被巨鷹叼走，飛翔而去。

“該死！”

路易斯臉色陰沉，下一刻十二道藍色身影齊齊顯出，他們詠唱着讚歌，附近街道的水資源瞬間被整合起來，化作水龍捲，朝着巨鷹的方向追趕而去。

“哇吼！”

“發生了什麼事情？！”

周圍的居民驚訝不已，看着天上大概有五米的巨鷹，心中更是驚駭不已。

“放下寶物！”

一道蒼老而又強勁的聲音猛然響起，緊接着一道籃球場大小的龐大與趙佗坐在一家飯館里，靠着窗，看着那裡產生的鬥爭。

“我記得，你們有一句哈叫坐山觀虎逗。”

阿爾文繼續秀着自己蹩腳的漢語，洋洋得意地說著：“現在，我們只需要讓他們宇邦象徵，我們漁翁得利就行了。”

趙佗費了一番功夫才勉強聽懂了阿爾文表達的意思，隨後點了點頭。

確實，在爭鬥旋渦的中央，有四股實力與自己不相上下的氣息，現在貿然插手，可能會一無所獲。

“嗯？”

就在此時，趙佗突然發現一頭龐大的蟒蛇不知什麼時候已經從另一條街道攀爬上了牆壁。

這頭蟒蛇的斂息能力超強，如果不是自己的雙眼偶然看見，他的神識根本發現不了這頭蟒蛇！

“有點意思。”

支配神話

支配神話

# 第二百九十三章 唯一的贏家

顏若然手持朱雀羽扇，望着周圍虎視眈眈的人群，微微一笑，開口道：“諸位道友，扇在我手，不如退去，化干戈為玉帛，如何？”

林星淵皮笑肉不笑：“虛教的這位師妹，你說呢？”

廢話為什麼要說出來？

“那就憑各自的真本事吧！”

顏若然纖纖玉指微微上抬，手中的朱雀羽扇散發出點點與趙佗默默地看着全過程，深深嘆了口氣。

趙佗看向阿爾文，端詳道：“這還有的打？”

阿爾文沉默許久，深吸一口雪茄，吐出一口渾濁的白煙，緩緩開口道：“回去吧。”

坐收漁翁之利是個非常好的選擇，問題在於鷸蚌似乎都不傻，都不想拼盡全力誓死奪寶。

失算了！

在所有人都離開后，蔡新毅才竭盡全力的飛了過來，望着一片廢墟以及維持秩序的軍隊，頭頂黑線。

“糟糕，來晚一步！”

而這座名為拜什吐格曼的西北城市內，居民也親眼目睹了一場真正的超凡之戰。

一場全都是出自於新時代的超凡者戰爭。

這件事很快就風靡網絡，引得世界轟動！

支配神話

支配神話

# 第二百九十四章 我們只是來旅遊的

“院長先生，怎麼樣？”

拜什吐格曼市的一家民宅內，丹尼奧薇激動地看着道格威爾，對着道格威爾尊崇道：“那件寶物拿到了嗎？”

丹尼奧薇天賦不錯，已經順利的才成為了五級魔法師，從而進入了這一次的行列之中。

但沒想到來到這裏之後，竟然只能和一些藍衣主教對戰，對於最終寶物的爭奪竟然沒有絲毫作用。

“東方世界卧虎藏龍。”

道格威爾搖了搖頭，接着道：“我們這次是來旅遊的，並不是來奪取寶物，你們記住。”

丹尼奧薇：？？？

“我們記住了，院長先生。”

所有的學員都恭敬地開口說著，丹尼奧薇又補充一句：“院長，明天我們去哪裡旅遊啊？”

道格威爾開口笑道：“廬山聽說那座山非常的有名，明天我們就坐飛機去看風景。”

這一刻，他們彷彿真的是來旅遊的，而不是有什麼其他意圖。

與此同時，各大論壇上都開始對於這次拜什吐格曼市發生的情況展開了熱議，各種各樣的評論都有，格調主要集中在魔法學院與東方教派的爭鬥上。

身處拜什吐格曼市的市民拍攝的視頻也傳到了各大網站上，視頻只有最後顏若然與其他勢力對峙的局面，但這也引得網友們紛紛評論，感嘆着超凡力量。

“騎虎的小姐姐似乎很美啊，可惜這是av畫質，根本看不清臉。”

“哈哈，西方的那個魔法師老頭竟然第一個撤退，這是知道我們華國的厲害嗎？”

“畢竟人生地不熟的，在視頻上來看似乎只來了老頭一個人，不像其他那樣來了好多，當然要慫一下了。”

“那個什麼海神教廷的大主教不是也在視頻里嗎？”

“哇，那並不能說明他們是一夥的吧？”

“別說了別說了，道理我都懂，但這老鷹為什麼這麼大？”

當然，除此之外，還有一些例如“超凡者必將毀掉我們的世界”、“呼籲世界各國聯合以來，誅殺所有的超凡者”之類的評論，但在玩梗海洋里被淹沒的連水花都濺不出來。

而這一切，都被官府的網絡監管看在眼裡。

根據之前在爭鬥時，顏若然自己透露出自己的名字這個信息，官府立刻在全國範圍內進行搜索，試圖找出這個名字的主人。

蔡新毅抿了口溫水，對着正在查找的工作人員詢問道：“查到了什麼？”

“同志，全國叫顏若然的有三萬五千多個人，實在是難搞啊。”

那位工作人員揉了揉太陽穴，苦笑道：“我們五十多位同事同時尋找，排除了男性、幼兒以及一些上了歲數的，最終層層鎖定，鎖定了失蹤的一百五十一人。”

“在這一百五十一人中，比較符合外貌姣好的，有一十七人，我們沒辦法排查。”

錄像模糊的一批，而且名字還是根據現場居民透露的，這樣能篩選剩十七人，工作人員確實是儘力了。

“辛苦同志了。”

蔡新毅拍了拍那位工作人員的肩膀，開口道：“這件事兒結束后，我會向上級請示批發一些獎金的。”

隨後，他深吸一口氣，將這十七位‘顏若然’的資料全部拿了起來，打算一家一家的排查。

這不單單是因為顏若然是‘羽扇爭奪戰’的最後勝利者，更關鍵的是顏若然是一位實力強大的超凡者！

玄教、虛教、元教，這三教究竟是干什麼的官府雖然還沒有搞清楚，但總有一天人們會知道，三者究竟是從哪兒出來的。

廬山，又名匡山、匡廬，位於贛江省廬山市境內，東偎婺源、鄱陽湖，南靠滕王閣，西鄰京九鐵路大通脈，北枕滔滔長江，是華國十大名山之一。

一群有着明顯外國人樣貌的少年少女結伴遨遊廬山，他們穿着黑色的魔法師長袍，充滿了神秘感，為首之人看起來滄桑萬分，稀疏的金髮似乎在證明它的主人並沒有禿頂。

坐鎮贛江昌南的超凡者韓韻妍跟隨在這一隊外國人身側，有些無奈。

她本來都不想管這些閑事兒，只想管好贛江省這一畝三分地，讓他不受超凡侵害。

沒成想，華國這麼大，名勝數不勝數，這群外國魔法師哪兒都不去，竟然來了廬山。

“道格威爾先生，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這就是廬山，你看如何？”

韓韻研到底也是海歸學子高材生，對於英語還是可以正常交流的：“不知道您接下來的行程安排如何？”

道格威爾看了一眼周圍正在拍自己以及學生們的遊客，覺得目的已經達到，便大聲道：“親愛的韓小姐，我們道格威爾魔法學院本次的目的就是來華國旅遊，順便與貴國的一部分超凡者交流一下心得，如今目的達成，這便是最後一站，明日我們便會返程，回到倫敦去。”

“想不到名滿世界的道格威爾魔法學院竟然在倫敦。”韓韻研微微一笑。

道格威爾魔法學院確實名滿天下，畢竟之前全世界招生的騷包操作讓所有人都知道了有一個魔法學院叫做道格威爾。

“好了，我們下山吧。”

道格威爾並沒有詳細說明什麼，對着韓韻研說了一句后，又對着自家學生道：“遊樂時間到此結束，回學校學習了。”

正在向圍觀拍照的遊客們顯擺自己學習的魔法的眾多學生們聞言，只能嘆着一口氣，快速跟隨着院長道格威爾一起準備離開。

韓韻研望着準備離去的道格威爾的背影，神情若隱若現。

“旅遊？哼，誰會信你的把戲。”

“師尊，我失敗了。”

巨鷹匍匐在地上，顯得十分狼狽：“玄教出動了三個弟子，虛教也派了三個弟子來，徒兒雙拳難敵四手，實在不是他們的對手。”

翼火蛇與軫水蚓看起來並沒有什麼惱怒的情況，只是淡淡地開口道：“知道了最後那寶物被誰奪走了？”

巨鷹見狀鬆了口氣，隨後小心翼翼地回答道：“啟稟師尊，最後被虛教的顏若然奪走了，那寶物是一把扇子，可以煽出火光。”

# 第二百九十五章 天尊

“哇，西北那邊超凡者都扎堆了，辛虧我住在晉陽，晉陽暫時還沒有出現超凡事件，真是好運呢。”

李婉瑩坐在筆記本電腦前，瀏覽着西北最新的超凡者視頻，有些感慨。

不同於其他年輕人熱衷於超凡，李婉瑩倒是甘願平凡，只想平安幸福的度過一輩子。

桌子上，垂耳兔露出了“呵呵”的表情。

沒有出現超凡事件？馬上就要出現了。

垂耳兔在心中吐槽一聲后，看着新聞，心中也有些激動。

他認識裏面的人，特別是那兩隻動物。

那是老虎和蟒蛇！

虛教弟子好樣的，威震天下，逼得玄教那三個都不敢動彈，哈哈哈！

垂耳兔心裏像是吃了蜜糖一般，美滋滋的，不過他轉念一想，自己現在竟然要靠着凡人苟且偷生，心情一下子就陰暗了起來。

都是同一個師尊的弟子，差別好大啊

現在，垂耳兔越發越覺得當初跟隨在花豹身旁是一個錯誤的選擇，如果上天在給他一次機會，他絕對會跟老虎他們一起走。

“唉，沒想到我一世英”

垂耳兔的聲音戛然而止，他突然想到了一個關鍵的問題。

“誰？！誰在說話！”

李婉瑩被這突如其來的聲音嚇了一跳，仔仔細細地環視了一眼四周，又一把揣起了桌子上的水果刀，躲在房間的角落，謹慎地看着四周。

垂耳兔：

他剛才忘了，自己演的是寵物。

“朵姐，我剛才在房間里”

看着打電話求援的李婉瑩，垂耳兔嘆了口氣。

就看她折騰吧。

折騰了個來回兒后，李婉瑩和她的朋友幾乎將地板縫都拆開，還是沒有什麼結果。

“女孩子一個人住，總會有這樣的幻覺，早點找個男朋友吧。”

被稱為‘朵姐’的女漢子語重心長的開口說著，帶着自己的男朋友迅速離去，留下李婉瑩在獨自思考。

難不成我真的要找男朋友了？

李婉瑩陷入了沉思。

也對，萬一哪天有毛賊光臨，那我豈不是失財又失色？

而桌子上的垂耳兔差點笑出聲。

擔心什麼玩意兒？

這小區有老子坐鎮，別說弓強女乾的惡賊，就算是小偷小摸的毛賊都進不來。

垂耳兔現在的狀態基本已經即將恢復，但他卻並不想離開，在心中暗道：晉陽也不錯，很安全，起碼沒有什麼玄教弟子來剿滅我，很安全。

等我升仙之後，再尋他路。

就這樣決定了。

垂耳兔滿意的下定了這個決定。

“羽扇已奪，請師尊定奪。”

東海之濱，顏若然恭敬地對着柳土獐開口，同時將朱雀羽扇高高抬起。

“嗯。”

柳土獐淡淡的點了點頭，開口道：“做的不錯，這朱雀羽扇便賞給你吧，望爾以大義為先，修仙問道。”

“謝師尊！”

顏若然臉色彤紅，激動異常：“弟子一定不負師尊所望！”

見狀，柳土獐又道：“你們三個就在須臾島上修行吧，為師會盡可能解答你們修行上的困惑。”

這次這三個弟子做的讓柳土獐十分滿意，畢竟這是那位九霄靈能天尊所吩咐的事情，還因為此事在元教、玄教面前大漲臉面，柳土獐自然不吝嗇於某種好處。

比如現在這樣，帶他們入島修行。

入島修行好處多多，最直觀的一點就是他們可能會得到虛教教主九霄靈能天尊的指點！

那位的修為高出他們甚多，這些天指點柳土獐和星日馬，讓其二人的修為進步匪淺，已經逼近真仙境界了！

顏若然的表情更加激動了，而一旁的王驍、佘言二獸也是激動難忍。

“多謝師尊！多謝師尊！”

聽着三個弟子激動地樣貌，柳土獐微微一笑，隨後開口道：“不必多禮顏若然，你不同於王驍和佘言，你在紅塵之中還有眷戀，去看看吧，若是下定決心，來不夜地，呼喚為師的名號，為師便會來尋你。”

“若是決定留在紅塵中，那麼便不必來不夜地了，世俗之中也是個好去處，虛教在世俗之中也需要個聯絡人。”

聽着師尊的指導，顏若然猶豫片刻后，點頭道：“是，師尊。”

南海竹韻宮，青陽真人將事情的前後經過說出口來，沒有半分隱瞞。

井木犴沉默片刻，正準備說些什麼，卻不料張月鹿從一旁走來。

張月弘教普濟真人

所有的弟子看着張月鹿的身影，隱隱有些失神：這是他們第一次見到自己這位師叔。

眾弟子齊齊開口道：“見過師叔。”

張月鹿微微點了點頭，看了一眼井木犴，緩緩開口道：“我玄教發展至今，也算是了不得的成就不過弟子多受你我二人的庇護，在竹韻宮內修行，沒有什麼對敵手段。”

張月鹿接着道：“如今日這般，與虛教弟子相爭，雖說那虛教弟子借用了朱雀羽扇之力，但弟子們的應對手段實在是太差了。”

“師妹所言甚是。”

井木犴點了點頭，將目光看向青陽、德明以及林星淵三人，而三人也適當的低下了頭。

就此，井木犴頓了頓，對着張月鹿詢問道：“依師妹之見，我們應該”

自己負責玄教大小事務，而張月鹿則是在明德廣法天尊座下學習，實力突飛猛進，井木犴如今感覺不到張月鹿的任何境界。

“每日進行考核，每月可有一人受師尊教導一日。”

張月鹿淡然開口說著，這消息讓十九位弟子一陣騷動。

師尊的師尊，師祖？

他們還是第一次知道自己有師祖。

井木犴瞳孔微縮，對着張月鹿低聲詢問道：“這是天尊的意思？”

張月鹿也低聲道：“嗯，天尊對於這次的失敗很不滿意。”

“明白了。”

井木犴心領神會，立馬點頭，隨後開口道：“都聽到了吧？從今日開始，修行不單單隻有修鍊，多一項鬥法！”

井木犴與張月鹿並不明白，明德廣法天尊究竟想到干什麼。

竹韻宮上空，化身為明德廣法天尊的勝遇微微一笑，喃喃自語道：“弟子？這可都是為王前驅的陷陣將士啊實戰能力差又怎麼能行？”

在勝遇的預想中，虛教弟子作小卒，玄教弟子作統帥，結成修行者大軍，必能為陛下分憂。

而元教那是什麼玩意兒？

# 第二百九十六章 返家

從腦海的最深處，依稀想起回家的道路，顏若然順着熟悉的街道，一步一步朝着家的方向走去。

只不過經過了兩個月的時間，一切卻有些顯得恍若隔世。

為了修行，顏若然在潛意識里將所有的記憶都給杜絕，配合著絕頂天賦，這也是她能只用兩個月便可以突飛猛進修成煉虛合道的原因。

顏若然的心情有些複雜，既有點激動，又有些忐忑，但更多的是欣喜。

“呼，呼～”

誰都不會想到，一個“煉虛合道”境界的修士竟然會因此而感到欣喜。

她一步步朝着家門走去，走上了簡陋的樓梯，來到三樓，輕輕扣響了門。

“誰啊。”

聽到媽媽的聲音之後，原本欣喜激動的心一下子就跌落谷底，顏若然帶着哭腔道：“媽，我回來了。”

伴隨着開門的聲音，只看到了顏若然一眼，立刻愣在了原地，打量了一番后，淚水立刻糊住了她的雙眼。

母親使勁兒搖了搖頭，擦了擦眼淚后，顫抖着開口道：“然然？”

在路上設想過諸多見面之後要說些什麼，這一刻顏若然將千言萬語都拋棄，只留下了一句話：“媽，是然然，然然回來了。”

母親今年不過五十餘，卻已經滿頭白髮，顏若然難以想象在自己突然消失的兩個月里母親究竟在經歷了什麼。

顏若然的母親一把抱住了顏若然，幾乎是用盡了她全身的力氣，隨即就是撕心裂肺的痛哭。

不多時，顏母才有些好轉，哽咽道：“然然，你到底去哪兒了？媽媽還以為你你”

“沒事了沒事了。”

畢竟也是煉虛合道，顏若然很快就調整好了心態，安慰着自己的母親：“現在我哪裡都不去了。”

“今天值得慶祝，我給你爸去打電話，讓他買點蝦回來，咱們吃點海鮮慶祝慶祝。”

聽到海鮮兩個字，顏若然露出了微笑。

她已經達到了辟穀的境界，這些天又在不夜市修行，不夜市盛產海鮮，對於魚蝦蟹之流自然是吃久。

然而在這個內陸城市，魚蝦蟹卻是昂貴品。

一家人喜氣洋洋如同過年一般，不過在顏若然的刻意下，這兩個月的去向成了迷，父母誰都沒有提。

餐桌上，父親提了一句：“然然，還去上學么？”

上學？

這個詞語在顏若然的心裏回蕩，她感覺這個詞語是那麼的陌生，彷彿很久都沒有經歷過了。

顏若然輕輕道：“不去了吧。”

學習，對以前的她來說很重要，對於平凡人來說很重要。

特別是家境不太好的人來說，知識改變命運這句話不是瞎說的。

但顏若然現在已經不能算是凡人了。

她是虛教弟子，煉虛合道境界的修仙者，距離渡劫成仙僅有一步之遙。

自己已經決定放棄入須臾島，陪在父母身邊，可不能因為學業而浪費時間。

“爸媽，你們放心吧。”

顏若然雙眸炯炯有神，認真的開口道：“我會讓你們住在大別墅里，銀行賬戶里有數不清的資產。”

不吹不黑，顏若然是目前已知的凡俗修仙者中，最強者！

違法亂紀的事兒不做，顏若然只要想，世界各國都會拿出天價來聘請顏若然的。

顏若然就算是什麼都不幹，也能有大筆資金入賬。

還沒等顏若然的父母說些什麼，敲門聲再一次響起。

而顏若然也知道，來者是一個修仙者。

煉神還虛。

顏若然心裏有數，立馬前去開門，與門外的那個修仙者迎面對視。

“你好，我是咱們官府的工作人員，姓蔡。”

蔡新毅沒有看出顏若然的修為，熱情的握手道：“您是顏若然？”

“是的是的，是我。”

顏若然有些摸不着頭腦，只能順着蔡新毅的話來說。

顏若然的父母也跟了上去，父親正準備說些什麼，卻見蔡新毅道：“哈，是這樣的，之前檔案上有”

一番解釋后，蔡新毅便退出了房間，留下顏若然以及父母二人。

顏若然隱約覺得那人不太簡單，便對着父母道：“我出去一趟，你們先吃。”

“早點回來”

“蔡先生，我們敞開天窗說亮話吧。”

輕而易舉的追上了蔡新毅后，顏若然微微一笑，開口道：“看的出來，你似乎在找我。”

“是的。”

蔡新毅看見顏若然的右手已經不經意間握住了一把赤紅羽扇，當即開口道：“我是官府的超凡者，也是大漢陛下冊封的中書令，此番尋你的主要原因是想要聘請你成為官府特別行動組的顧問。”

這可真是瞌睡了有人送枕頭。

顏若然微微一笑，緊接着微笑道：“可以，不知道底薪多少？”

憑藉著一把朱雀羽扇，顏若然自信現在階段並沒有什麼人可以阻攔自己。

“每個月十萬，燕京房一套，若有什麼特殊的任務，按危險程度給予獎金。”雖然沒有任何請示，但蔡新毅信誓旦旦的保證道。

這都不用想，顏若然可是力挫群雄的超凡者，拉攏這樣一位超凡者，這些東西算不了什麼。

實在大不了，就從特別行動組的經費里扣。有這樣一位高手坐鎮，生命安全也有所保障。

王識明入了玄教，特別行動組現在就交由他蔡新毅執掌，不同於王識明，他蔡新毅可是從基層出身，對於特別行動組打理的明明白白。

“十萬？”

顏若然故作沉思的想了想，隨後開口道：“可以，但我並不想讓我父母知道我超凡者的身份，你能做到嗎？”

蔡新毅：？？？

管他三七二十一，先應下來再說：“行，當然可以，放心，官府一切都會給你安排好，顏顧問。”

“好，麻煩你了。”

顏若然點了點頭，似乎又想到了什麼，問了一句：“對了，燕京的那一套房什麼時候可以入住？”

“只要你想，隨時都可以。”蔡新毅開口道。

上面還沒批，不過蔡新毅可以先把自己在燕京的房子給讓出來應急。

他家在南昌，分配的工作房基本用不上。

# 第二百九十七章 大羿出世

地球一月，異界一年。

兩年的時光一瞬而過，曾經的中原大戰的餘波也已經震蕩結束，虞王進軍中原，虞國號中原之國，稱虞王朝，統御中原九萬傾之領地，威服四海。

東夷之地，青陽與金烏兩大部族交鋒甚是濃厚，日日不休。

兩族原本就有血海深仇，彼此之間已經是水火不容，只能存在一個。

這也是為什麼虞國進軍中原而青陽氏部落聯盟與九陽金烏氏沒有阻攔他的原因了。

這兩年的時間里，虞蘇時時刻刻不是在監視着東夷的一舉一動。

當時蚩尤、軒轅等部有歸降的大羅金仙九嬰與夸父已經離去，九嬰投了九陽金烏氏，而夸父則是去了青陽氏部落聯盟。

虞蘇並沒有選擇干涉什麼，尊重他們的選擇。

不過令虞蘇比較奇怪的是，相柳竟然老老實實的跟隨在自己身邊，絲毫沒有背叛的想法。

望着天上十個太陽，虞蘇微微一笑，喃喃自語道：“帝俊啊帝俊，雖然說你十分疼愛你的九個兒子，但也不能任由他們這樣下去。”

為了給青陽氏施壓，帝俊的九個兒子一同出世，與原本就高懸在天空之中的太陽形成十日並存的局面，以此來斷青陽氏的糧。

這九陽的威力十分巨大，不僅是東夷，就連北地、南楚、中原都在其波及範圍內，炎熱萬分，土地乾旱。

不僅如此，在九嬰的幫助下，整個天下的水域都有些暴動起來，隱隱約約有一點洪水泛濫的感覺。

沒錯，就是這樣離奇。

一方面土地乾旱，另一方面洪水肆意。

而這一切，虞蘇並沒有插手，只是看着。

他如果想要介入，不說阻止帝俊，庇護自己的領地還是沒有什麼問題的，畢竟最強的水神共工就在自己一方。

但虞蘇如果沒記錯，青陽氏與金烏氏最後的戰鬥將要展開了。

那就是傳說中的，后羿射日。

虞蘇喃喃自語道：“大羿啊大羿，不知道你如今成長到了什麼樣的境地，可不能白費我一番苦心。”

帝俊的九個兒子，長子乃大羅金仙，其餘人等皆為太乙金仙巔峰。

他們之所以可以橫行無忌，主要原因便是他們的父親帝俊了。

帝俊微末之時得子，如今境界越來越穩固，再想着生子已經沒有什麼可能了，因此他對這九個孩子十分看重，交惡了九陽金烏也就等於交惡了帝俊。

誰也不會去冒險得罪帝俊的，反正曬一些也曬不死，就隨它們去吧。

神靈們都這麼想，遭殃的也就只有下層了。

但在這個高武世界里，下層往往會被忽視。

但虞蘇知道，如果果真如同華國的神話傳說那般，一位出於微末的英雄人物即將出場。

大羿，也就是神話傳說‘后羿射日’的主人公！

古書中曾記載了大羿射日的故事。後世習慣於把他與后羿等同於一人。后羿，又稱“夷羿”，相傳是夏王朝東方族有窮氏的首領，善於射箭。

后羿射日其實只不過是以訛傳訛，真正的成語應該叫做‘大羿射日’，大羿與后羿這兩個人沒有任何關係。

“金烏們，你們的好日子到頭了。”

東夷，一處河溪旁，大羿靜靜地站在河邊，沉默不語。

這片從前是急流奔馳的地方，現在變成了乾涸的大地，龜裂的大地彷彿歷經風霜后老人臉上的皺紋，那麼清晰的深刻，那麼無奈的哀傷。

在那一片龜裂的土地上，一條魚拚命掙扎着，但最後還是無能為力，眼裡的光彩一點點褪去，一動不動。

“出來吧。”

大羿淡淡開口，語氣中有一股憂傷的感覺：“我知道你，一年前我就已經發現你了。”

“嘖，我還以為我藏的很好。”

東方嘆了口氣，站在了大羿身側，仔細打量了一下大羿，苦笑道：“我從來沒想過，兩年的時間，我竟然可以見證一位大羅金仙的誕生。”

兩年了。

兩年前，大羿才勉強天仙，如今卻已經是大羅金仙，比自己高出兩個境界來

“之前是你一直在庇佑我吧？”

大羿扭過頭來，對着東方開口道：“我一直都知道，有人在幫助我。”

“原來早就被你發現啦？”

東方嘆了口氣，有些無奈：之前為了十個小裙子確實是幫助了大羿很多次，但後來幫助大羿完全是因為她想要看看這位天才能夠走到哪一步。

本以為太乙金仙就到頭了，誰能想到啊

大羅金仙，這可是足以讓她仰視的存在！

“多謝你了。”

大羿沉默片刻后，緩緩開口道：“不過我還有一件事要麻煩你。”

東方見狀，開口詢問道：“請講。”

“我想知道，這天下都是般模樣么？”

東方沉默片刻后，開口道：“天下？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自北地至南地，包括整个中原在內，都是這樣。”

“普天之下，都是這般？”

大羿握緊了手中的勁弓，一股炙熱的感覺撲面而來，讓東方神色一變。

東方打了個冷顫，猶豫片刻后，開口道：“是的，各處都有妖魔作怪。”

“十日同出時，弱水被曬得滾燙，猰貐熬不住，逃上岸來，見人畜就吃，連皮帶骨頭一齊吞下，被它吞食的人畜不計其數。”

“桑林里，封豚佔據水源，任何想要靠近那裡的生靈都被他所吞噬。”

“洞庭君離去之後，洞庭多了個名為修蛇的海怪，為禍一方，吞食人族。”

“在疇華之野，住着一個叫鑿齒的怪物，因天有十日，無惡不作。”

“因青丘大能隕落，青丘之澤潘局的怪物猖獗，大風之妖縱橫青丘，為禍一方。”

“這幾個都不是最重要的。”

東方深吸一口氣，接着道：“最恐怖的，當屬九嬰。”

“九嬰生於天地初分之時，既能吐水，又能噴火，乃天地之間的大能，乃大羅金仙中的資深之輩。”

“我知道了。”

聞言，大羿微微頷首，抬步朝着西面走去。

東方見狀為之一愣，詢問道：“你去做什麼？”

“庇佑人族。”

# 第二百九十八章 誅惡獸，射九陽（一）

“啟稟我王，那猰貐神勇難擋，熊案都尉完全不是對手，猰貐已經將熊案都尉以及其麾下將士盡數一口吞了！”

虞陽王宮之中，聽着使者的稟報，虞王安只感覺一陣頭痛。

虞陽自然不是之前的虞城，虞國進軍中原之後，重新定都，選取中原的一處易守難攻之處新建的都城，為虞陽。

同時，之前的虞城更名為青陽，是為陪都。

都城的確立本應是件幸事，卻不料在這第三年便遭遇了十陽當空的局面，土地乾旱，所幸虞國曾經屯了糧，還沒有導致飢荒時間的發生。

“大長老，巫們可有對策？”

虞王安將視線轉移到虞夙身上，緩緩開口道：“若有對策，寡人不吝封賞。”

“大王，那猰貐驍勇，巫們也不是對手。”

虞夙見狀，低聲道：“您您現在只能向上蒼祈禱了。”

虞陽途徑弱水，那猰貐在弱水畔肆虐，若是虞國不能迅速殺死猰貐，虞過也就只能遷都了。

但虞王安可不想遷都，他們來虞陽不過兩年，剛剛將一切都建設的井井有序，可不能這樣放棄了。

“大王，東夷來了一個壯漢，自稱為羿，拖着猰貐的屍體來了！”

正當虞王安猶豫之時，忽的驚聞外面傳來的聲音，虞王安當即大驚，連忙站起身來，朝着王宮外走去。

群臣面面相覷，連忙跟上虞王安的步伐，一同去探個究竟。

只見得一個圍着獸皮的精壯大漢拖着數十丈的猰貐，一步一步地朝着虞王安走來，遠遠望去，猰貐的屍體是如此的龐大，讓虞王安嘆為觀止。

“壯士，你為虞國掃除了猰貐，乃真英雄也！”

虞王安連忙上前，對着大羿道：“不知壯士可否留宿一晚，寡人必以重宴答謝壯士，解救虞國百姓之恩！”

“不必了。”

大羿搖了搖頭，將猰貐的屍體隨後放在王宮深院之內，同時開口道：“我還要去青丘殺大風，不便久留。”

說罷，將長弓一背，轉身走去，絲毫不理會虞王安的挽留。

虞王安望着大羿漸行漸遠的身影，又看了看天上的十個太陽，忽的想到了曾經聽說過的神話故事。

“后羿射日。”

虞王安喃喃自語地說著，同時對着左右大臣吩咐道：“傳令各城駐守大夫，若是遇到壯士羿，我虞國子民應給予全部的幫助，全力配合其，不得有誤！”

“同時，若是有什麼最新情況，必須要在第一時間告知寡人，否則，夷三族！”

夷三族！

這可是讓周圍的大臣們都嚇壞了，紛紛行禮道：“臣等領命。”

夷三族，以收威嚇懲戒之效。

雖然虞王安當政五年以來還沒有實行過這項處罰，但這也足以讓大臣們心驚膽戰了。

夷三族這一項罪名只是恐嚇用，虞王安是不會輕易拿出來用的，畢竟實在是太過殘酷了。

三族，父族，母族，妻族也。

夷三族，就是將罪犯父親的親人、母親的親人以及妻子的親人盡數誅殺，以來威懾。

虞王安從地球來的，對於這種連坐制不是很看好，但問題在於時代背景如此，他也只能用夷三族來恐嚇大臣做事。

想必有夷三族這個懲罰在，大臣們應該不敢隨意隱藏着什麼消息吧？

虞王安從心裏感嘆着，同時苦笑一聲，喃喃自語道：“畢竟，這可不是明清寡人的虞朝，可以算作是這方世界第一個封建王朝啊”

現在的人心淳厚，可沒有那麼多彎彎腸子。

以後可不一定了。

青丘之畔，大風倒在血泊之中悲鳴着，它的身上插着一支金黃色的箭矢，從那箭矢之中一直流淌着血液在，怎麼樣都堵不住。

而大羿則是將長弓放下，面無表情的盯着大風，直至大風徹底死去。

在周圍的人類一陣歡呼聲中，大羿再一次轉身離開。

東方跟隨在大羿身旁，望着不遠處如同小山丘一樣的大風屍體，不由驚嘆道：“哇，太乙金仙境界的大風，現在已經不是你一合之敵了。”

曾幾何時，太乙金仙便是東方追求的境界。

“嗯。”大羿沉默寡言，並沒有多說什麼。

“你現在真的是大羅金仙嗎，我看你射殺同為大羅金仙的猰貐似乎很輕鬆啊。”

“猰貐本來就是個殘次品，勢力比太乙金仙高，但不到大羅金仙，殺他很輕鬆的。”

“哦，那你這把弓是什麼神器嗎，為什麼會閃閃發光啊？”

“這是我從一開始就一直拿着的弓，不是什麼神器。”

大羿化身聊天鬼才，多次打斷了東方的問題，東方也毫無辦法，只能不停地想着話題想要套出大羿實力突飛猛進的原因。

片刻后，東方又詢問道：“你剛才為什麼要帶着猰貐的屍體去那個虞王朝的都城裡去，且不說猰貐身上的資源有多麼的寶貴，我好像記得金烏氏和青陽氏都很警惕虞王朝吧？”

“那個虞王是一個好的部落首領。把猰貐的屍體給他，他一定能壯大人族。”

大羿忽的停下了腳步，轉過頭來，認真的開口說著：“青陽有很多的族人都吃不飽飯，而虞王朝的族人卻大部分都能吃飽飯。”

憑着這一點，大羿認為虞王安比青陽氏的部落首領要強很多。

“可那畢竟是敵”

大羿開口打斷了她：“都是人族，說什麼敵人？在這樣的災害面前，人族必須要團結一致。”

東方沒有說些什麼。

她知道，大羿修行的時間很短，而且也沒接觸什麼神靈，不知道神靈之間的情況。

這件事兒，沒有他想象的那麼簡單啊。

“這件事沒有你想象的那麼簡單，我”

還沒等東方說完，大羿便已經飛快的離去，留下東方在原地。

東方有些惱怒，但緊接着她想到了什麼，立刻朝着南方飛去。

大羿的下一個目標是桑林的封豚，之後便會去洞庭除掉修蛇。

那麼，自己只要在洞庭等候他就行了。

同時，東方還能履行一個多年以前的交易。

“虞，你說過的，十件一件都不能少。”

# 第二百九十九章 誅惡獸，射九陽（二）

萬里無雲，晴空碧洗，十陽當空。

東皇宮內，虞蘇洞察全局，神識集中在奔着洞庭而來的大羿，沒有說話。

修蛇，勉強也能算作虞蘇手下的神靈，雖然現在不會再東皇紅參拜自己，但一旦打起仗來虞蘇也可以號令其參戰。

它在洞庭其實也沒幹啥，沒吃人沒作妖，只不過因為十日同出的原因，經常外出罷了。

一來二去，出來的次數多了自然會被人類看到。人類哪兒見過這樣的大妖，當時就嚇了一跳，然後一傳十十傳百，修蛇就莫名其妙成了掀風作浪的大妖。

身為南方的神靈，在得知自家最高神是人類出身，誰還敢吃人？

修蛇遭了災的主要原因是長得丑，嚇唬人，要是長的漂亮從洞庭湖出來，人類或許還能以為它是祥瑞呢。

望着大羿會挽雕弓如滿月，一箭縱橫八千里，箭矢化作光與火瞬間射穿了修蛇的頭顱，虞蘇搖了搖頭。

“收。”

虞蘇輕輕念了一聲，那修蛇的元神憑空而起，朝着東皇宮的方向飛去。

“陛下，東夷欺我中原與南方無人啊。”

修蛇一見虞蘇，當即開始哭慘，將大羿描繪成一個無惡不作的惡魔，就是來挑釁虞國，挑釁東皇的威嚴。

隱隱約約之間，修蛇還在攛掇虞蘇出手殺死大羿：“陛下，殺了大羿后，臣願為陛下分憂，吞食大羿屍首，將大羿分屍！”

分屍？為朕分憂？

你那叫為朕分憂嘛？你那是圖人家一身的肉身精華，你那是下賤！

“此時莫要再提，大羿射殺爾，也算給爾一個教訓了。”

虞蘇並不打算為修蛇報仇，而是張口道：“以後老老實實修行，莫要恐嚇生靈。”

“陛下，臣沒有，實在是”

“十陽並出洞庭湖水滾燙，這點小事兒能奈何得了你嘛？朕知道，你是想學弱水邊上的猰貐，想要吃兩個生靈！”

“臣臣不敢，陛下恕罪”

感受着虞蘇大羅混元金仙的強大氣勢，修蛇瑟瑟發抖，只能將身子都伏在地上，連忙請罪：“臣有罪，臣有罪。”

“罷了，大羿替朕教訓了你，便擾你這一次。”

虞蘇甩了甩拂袖，緊接着一股靈氣從虞蘇身上爆發而出，朝着修蛇運去，修蛇只感覺身上暖洋洋的，整個肉身開始重新凝聚。

“修蛇你樣貌醜陋，恐嚇了人族才引得今日之災。”

虞蘇一邊操縱，一邊開口說著：“如今修蛇已死，你便是騰蛇吧。”

騰蛇，一名“螣蛇”，也叫飛蛇，是一種會騰雲駕霧的蛇，是一種仙獸。

騰蛇原本是軒轅手下的神靈，在與蚩尤交戰中命隕，如今天地間再無騰蛇。

正好，讓修蛇成為騰蛇，修蛇這也算是因禍得福了。

修蛇就是巴蛇，乃凶獸，血脈也算不錯，但與騰蛇相比就顯得有些弱了。

在華國的民間傳說中，騰蛇是與勾陳並列的神獸，位居四象之下。

而且騰蛇現在已經絕跡，而巴蛇修蛇還有幾隻存於世間，修蛇能夠轉為騰蛇已經是絕好的待遇了。

“多謝陛下，多謝陛下！”

修蛇大喜，連忙扣首，同時也悄然無聲的將命格奉上。

虞蘇望了一眼修蛇，隨便給吞了下去，聊勝於無。

現在的虞蘇已經不需要命格控制神靈了，實力是一切。

大羅混元金仙，實力至上。

而且修為到了大羅混元金仙，他們的命格也無法被同境界的吞噬。

大羅混元金仙的命格龐大，同等境界的大羅混元金仙根本就無法吞噬，貿然吞噬很有可能會同歸於盡。

只有天道聖人才能容下大羅混元金仙級別的命格。

命格什麼的，對於大羅混元金仙並不是很重要的，現在主要是依託實力的能力。

打發走騰蛇后，虞蘇繼續追蹤大羿，突然間有些驚喜：“大羿嘖，奔着九嬰去了。”

虞蘇沒有殺叛徒九嬰，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虞蘇知道，九嬰必然會和大羿打上一架。

大羿張開弓矢，望着生有九頭伴生水火囂張不已的九嬰，心中無悲無喜。

猰貐、大風、封豚、修蛇、鑿齒皆被大羿射殺，現在站在他面前的，是前所未有的強敵，大羅金仙，九嬰。

它是水火之怪，能噴水吐火，它的叫聲如嬰兒啼哭，有九頭，故稱九嬰。

“滾吧小娃娃，一個後晉末輩見了我還敢亮箭？！”

九嬰咆哮着，它的內心是十分自傲，跟隨過蚩尤、東皇兩大大羅混元金仙，如今投身在帝俊麾下，自然認為自己是大羅金仙中的翹楚。

對於大羿這種它都沒聽過名字的大羅金仙，根本就瞧不上眼。

“嗯。”

大羿並沒有想要與九嬰爭吵什麼的樣子，只不過將手指默默地移動到了箭矢上。

“疾！”

一聲暴喝，箭矢從弓上飛去，瞬間綻放出耀眼的光芒，在那一剎那，九嬰甚至都沒有反應過來，它的一個腦袋就被轟爆，血肉橫飛。

“該死！”

九嬰暴怒，整個大地瞬間洪水滔天，九嬰居於中央，烈焰附着，而大羿似乎並不擔心這什麼，而是看着九嬰的另一個腦袋，彎弓搭箭。

“嗖！”

破空聲與叱吒雷霆聲響起，彷彿超越了光速，九嬰再一次沒有反應過來，再一次爆了一個頭。

九嬰懵了，它有點不敢相信。

自己可是大羅金仙，為什麼會被這個小子給射爆兩個腦袋？

洪水再一次籠罩起來，而大羿的箭矢再一次射出

“轟隆！”

在第三個腦袋被射爆之時，九嬰終於醒悟過來，它知道自己完全不是眼前的這個人類的對手，只好倉惶向東夷逃竄，想要尋求帝俊的庇護。

“哼。”

大羿冷笑一聲，一齊搭載了六支箭矢，如同迅捷流星一般朝着九嬰飛射而去。

六星齊出，那光芒比起天上的十個太陽還要耀眼，轟隆聲驚天動地，整個北戎之地都被這股聲響給震到。

隨着巨大的轟鳴聲落幕，那生於天地初分之時的凶獸九嬰再也沒有出現在大羿的視線里。

一個時辰，方圓千里的神靈都知道了一件事兒，

九嬰被九支箭矢射殺，兇手不明。

# 第三百章 誅惡獸，射九陽（三）

悄無聲息間，大羿回到了東夷的青陽氏，彷彿這些天什麼都沒有干。

“你回來了？”

東方等候在大羿家附近，望着風塵僕僕的大羿，冷笑一聲，開口道：“我還以為你要連妻子都不想要了，要一直斬妖除魔呢。”

“麻煩你了。”

大羿點了點頭：“多謝你一直照顧姮娥。”

見狀，東方驚愕一陣后，緩緩開口道：“你難道就不想知道我為什麼一直關照你？”

大羿抬頭看了一眼，問道：“為什麼？”

雖然是詢問句，但大羿的語氣卻不像是詢問的意思，反而十分平淡，就好像“我只是配合你問一下子，其實我並不想知道”的樣子。

東方看了大羿一眼，猶豫片刻后，張口道：“有一位大人物，讓我關注你他會給我一些好處。”

如今東方已經知道，當年那位虞神的身份了。

現如今的三大霸主之一，東皇虞！

虞神可能只是他的一個分身吧。

大羿平淡的開口道：“哦。”

“你難道不好奇是誰讓我關注你？”

“不好奇，我現在還有更重要的事情。”

“什麼事？”

“我要去陪姮娥了。”

說罷，大羿頭也不回的就離去，進了家門，將東方關在門外。

東方滿臉黑線，但並沒有多說什麼，只是搖頭離開。

東方感覺，這青陽氏她是待不下去了。青陽氏現在的氛圍，越來越詭異了

這種詭異的氣氛，讓東方隱隱有些喘不過氣來，而且最近出入這裏的大部分都是太乙金仙，平日難以見到的大羅金仙也是扎堆出現

“東皇啊我要來投奔你了。”

青陽氏，眾神聚集，鳳凰並沒有參与本次會議，諸多大羅金仙在這裏吵得不可開交。

“十陽齊出，這樣的生活你們還能受得了？！”

夸父看着青陽氏的幾個大羅金仙，氣不打一處來，開口冷笑道：“畏手畏腳，怎麼能成大事？！”

青鸞嘆了口氣，緩緩開口道：“夸父，那九大金烏可是帝俊的子嗣，帝俊可是大羅混元金仙，我們又能怎麼辦呢？”

大羅混元金仙，實在是難以阻擋，普天之下還活躍在視線中的大羅混元金仙僅僅只有三位。

可以說，每一位大羅混元金仙殺他們都跟殺雞沒什麼兩樣，實在是不敢阻攔。

“懦夫！”

夸父冷笑一聲，提起自己的手杖，站起身來，望着高掛於蒼穹之上，甚至還有幾分耀武揚威的金烏，開口喝道：“今日，我夸父便來殺了這金烏！”

言畢，夸父便從自己的座位上站了起來，頭也不回的飛去，似乎直撲天上的太陽。

周圍的幾個大羅金仙一時之間沒有反應過來，隨後他們迅速起身，青鸞立馬道：“我去通知陛下，你們快去攔住夸父！”

說罷，青鸞化作一道綠色颶風，瞬間消失在眾神面前，而其他眾神也沒有任何意見，迅速飛去攔住夸父。

他們知道，要是攔不住夸父，恐怕是要出事兒！

這夸父，頭怎麼這麼鐵呢？

夸父的速度如同流星一般迅捷，幾乎在剎那之間便飛離東夷，朝着天上的九個金烏飛去。

九大金烏自然是第一時間發現了夸父，他們有些驚奇：“這人是誰，竟然敢來冒犯我們？”

“他難道不知道我們是誰嗎？”

“要不要教訓教訓他？”

“教訓什麼？我看他就是青陽氏來殺我們的，我們直接打死他。”

金烏們嘰嘰喳喳地說著，絲毫不把暴怒而來的夸父放在眼裡。

“這是大羅金仙，後撤！”

金烏大太子突然開口，其他八個小金烏立馬反應過來，開始振翅飛舞，朝着遠處飛去。

夸父雖然速度極快，但奈何比不上金烏，只能眼睜睜地看着金烏飛走，心中暴怒，加快步伐飛奔過去。

就這樣，九隻金烏在前面飛舞，而夸父暴怒飛奔，在整個天空之上上演了一波貓和老鼠。

青陽氏的大羅金仙在後面追也不是不追也不是，不知如何是好。

追吧，如果讓九陽金烏氏以為青陽氏大羅金仙集體出動追殺金烏，那麼容易引發大戰。

不追吧，任由夸父這樣下去，對青陽氏極為不利。

九隻金烏極速飛行，他們原本還有些擔心夸父追上來，結果回頭一看，夸父被他們遠遠甩在後面，登時大為放心，甚至還轉過身來嘲諷夸父。

“黃口小兒，竟敢如此？！”

夸父見狀，立刻瞪起了眼，眉毛一根根豎起來，臉上暴起了一道道青筋：“受死！”

下一刻，夸父周身的氣勢突然一變，似乎是燃燒了精血，整個人的速度快了不止一倍！

“不好！”

金烏們當即慌了神，拼盡全力揮舞着雙翼，朝着前方飛去。

夸父擺出的這架勢，感覺似乎是要和他們同歸於盡！

天邊，帝俊微笑着看着一切，彷彿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敵軍身旁，一個長相怪異的大羅金仙小心翼翼地詢問道：“陛下，我們真的不用管九位太子殿下嗎？”

帝俊開口笑道：“不用，讓他們適當的鍛煉一下也是極好的。”

一切都是在帝俊眼皮子底下進行的，無論如何這九個孩子都不會有事兒。

相反，還能讓他們漲漲記性，讓他們知道有靠山未必好用，如果有真勇士，他們一樣會有危險。

帝俊笑容滿面，對這左右道：“那個追殺吾兒的是誰？是個勇士，可惜了。”

祝融立馬站出來回答道：“回稟陛下，是昔日蚩尤麾下大羅金仙戰將，夸父。”

“此番事件結束后，讓整個九陽金烏氏的族人都知道，夸父這個青陽氏的勇士可惜了，這樣的勇士不能為我所用。”

隨着帝俊的感嘆聲，夸父終究還是沒能追上金烏，在精血的無盡消耗之中，化作一團轟鳴聲，倒下了。

帝俊注視着夸父的屍體，隨後擺了擺手，瞬間夸父的屍體便發生了變化。

夸父的身軀化作一座大山，而夸父的手杖則是化作了桃林。

“勇士身軀不可辱，當與天地同壽。”

作為普天之下第一個敢無視大羅混元金仙之威的神靈，他的悍勇確實讓帝俊印象深刻。

當然，這是因為他失敗了。

如果夸父真的斬了九大金烏，那麼帝俊估計會親自出手，讓整個青陽氏都跟着夸父一起覆滅！

# 第三百零一章 誅惡獸，射九陽（四）

夸父逐日而亡，青陽氏眾神震怒。

“雖說夸父非我等鳳族，但畢竟也是我青陽氏的將，金烏實在是欺人太甚，我等忍無可忍！”

鴻鵠憤怒不已，在鳳凰四仙之中，他和夸父的交情最好，如今好友隕落，鴻鵠恨不得立馬去報仇。

風伯雨師點了點頭，作為從蚩尤方來的大羅金仙，他們無比認同鴻鵠的話。

鵷雛看了鴻鵠一眼，開口道：“你要去殺金烏？”

聽着鵷雛的話語，鴻鵠一時語塞，不知該怎麼說下去。

殺金烏？他雖然對夸父的死很惋惜、很憤怒，但還不想死，沒想去撩帝俊的虎鬚。

所有人都沉默了，直到青鸞開口道：“我們殺不了金烏，殺了他們的大羅金仙也是可以的。”

“那個飛廉不是很囂張嘛？明日我們幾人齊出，在第一時間將飛廉殺死，然後迅速返回，切記不要戀戰。”

鵷雛開口道：“我們是不是要提前與陛下溝通一二，免得陛下”

“對，請示陛下，若是陛下恩准，我們便去飛廉，爭取一擊斃命。”

聽着他們討論的火熱，雨師風伯弱弱開口道：“我們要不要換個人？”

在軒轅與蚩尤交戰時，他們二人奉命打頭陣，險些被天女魃所斬，關鍵時刻是飛廉站出救了他們二人一命，他們實在是不想和飛廉交手。

所有的人將視線移動到雨師風伯二人身上，沉默不語，只是靜靜的看着。

雨師風伯感覺渾身都不自在，不知該如何應對。

鵷雛開口道：“明日你們兩個不用出手，去攔住金烏氏可能來到的支援。”

雨師風伯汗毛炸起，連忙道：“好。”

他們兩個現在十分後悔為什麼要問出這個問題。

說罷，眾神散去，青鸞前去請示鳳凰。

在青鸞請示鳳凰之時，鵷雛與鴻鵠並排而行，鵷雛看了一眼遠去的雨師風伯，低聲道：“如果明日計劃可行，你注意一下這兩個人，我懷疑他們兩個會暗中搗鬼，可能會壞了我們的大事。”

鴻鵠抬頭看了鵷雛一眼，微微頷首，壓低聲音但：“嗯，如果屆時他們真有異動，我們可以更改目標，放棄擊殺飛廉，第一時間擊殺其二人。”

鵷雛笑道：“那可真是隨了他們兩個的願呢。”

“是啊，真是隨了他們兩個的願。”

“你知道么，夸父死了。”

大羿房前，東方打了個哈欠，對着大羿說著：“他的身軀化為了山，手杖化為了桃林可惜啊。”

大羿滿臉疑惑地看了東方一眼，緩緩開口道：“夸父是誰，他為什麼會死？”

東方介紹道：“夸父是青陽氏的大羅金仙，因為十陽當空危害百姓，他怒不可遏，燃燒精血要追殺天上的九隻金烏，但速度沒有金烏快，所以力竭而亡。”

大羿認認真真的聽完之後，抬頭看了一眼高懸於蒼穹之上的十顆太陽，明顯的可以看出有其中九個小上一圈。

大羿沉默片刻，最終開口道：“夸父，是勇士，真正的大丈夫。”

“可惜，這樣的勇士殞命”

東方正感慨着，卻見大羿竟開始擦拭弓箭，當即吃了一驚，忍不住開口道：“你想干什麼？”

“你該不會是想射殺金烏吧？”

“恩。”

大羿點了點頭，沒有廢什麼話，只是認真地擦拭着弓箭。

東方瞪大了眼睛，忍不住喊道：“你瘋了？！金烏可是帝俊的孩子，你知道帝俊是誰嗎？！”

“不知道。”

大羿繼續擦拭箭矢。

東方深吸一口氣，大聲喊道：“帝俊可是現如今的三大大羅混元金仙之一，自號天帝，乃絕頂強者！”

“他如果想殺你，根本就不需要消耗什麼能量！”

“你死了不要緊，你想想姮娥吧，你要是死了姮娥怎麼辦？！”

東方字字誅心，大羿沉默片刻后，接着開口道：“夸父之志，亦是人族之志，自然也是我大羿之志！”

“斬金烏，庇佑人族。”

“姮娥希望你替我照顧好她。”

聽着大羿的話語，東方點了點頭，回答道：“好。”

“從今天開始，我就去後山磨箭，將自己渾身的精血錘鍊，做到一擊必殺！”

大羿知道，若是一箭不成，後果不堪設想，自己必須要殺死他們！

“好，從今天開始，我就住在你家，哪兒都不去。”

“東方姑娘，你知道羿他最近都在干什麼嘛？”

大羿屋內，姮娥坐立不安，對着東方詢問道：“我最近心神不寧，總感覺有些不對勁兒的地方。”

“沒事的，大羿要做大事，你只需要在家等他就行。”

東方擠出一抹微笑，對着姮娥說著：“不要怕，不要”

東方話音未落，一番人影忽得從東方身側浮現，嚇得東方差點兒集中靈氣施展法術打了過去。

當她看清來者之後，大吃一驚。

東皇，虞！

“陛陛下”

東方此時此刻也顧不得什麼，連忙行禮，而虞蘇擺了擺手，開口道：“免禮，故人不必如此。”

東方心中有千言萬語，但都被她硬生生的憋了回去。

“你是姮娥？”

看着驚慌失措的姮娥，虞蘇開口道：“大羿之妻？”

“是是我”

一旁的東方見狀，連忙低聲道：“此乃中原天帝，東皇陛下！”

姮娥只是一介凡人，不知道東皇是什麼說法，但她知道天帝，當即叩拜道：“拜見天帝陛下”

虞蘇看着姮娥，沒有說話。

姮娥就是神話傳說中奔月的那位嫦娥。

嫦娥本稱姮娥，因西漢時為避漢太宗文皇帝劉恆的忌諱而改稱嫦娥，又作常娥。

想着傳說故事，虞蘇微微一笑，開口道：“你可願入天庭，朕可許你長生不老。”

羿請不死之葯於西王母，姮娥竊以奔月。

這是神話中的記載，現在已經被虞蘇魔改的不成樣了。

不過也無所謂了，反正本來就是一團亂。

“我”

姮娥有些掙扎，虞蘇見狀，微微一笑，開口蠱惑道：“仙人，壽與天齊、青春永駐，好好想想吧。”

聽到青春永駐后，姮娥不再猶豫，張口道：“我願意。”

而一旁的東方不敢動。

# 第三百零二章 大羿射日

“轟隆!”

巨大的爆破聲在東夷大地上響起，在數道法術爆炸之中，飛廉狼狽的逃竄，心中叫苦不送。

“怎麼回事兒，青陽氏的人都瘋了嗎？！”

飛廉在心中咆哮着，他看着從四面八方而來的大羅金仙，有些絕望。

你們如果想要為夸父報仇，那關我什麼事兒啊，夸父是自己燃燒精血而死，如果要找一個兇手那也應該是金烏太子，跟他有什麼關係？

鵷鶵、青鸞、鸑鷟、鴻鵠，鳳凰麾下四大最強大羅金仙從四個方向圍了過來，雨師風伯只能站在一旁圍觀，眼睜睜地看着飛廉被圍攻。

在驚惶之中，飛廉似乎注意到了雨師風伯的身影，忍不住怒罵道：“雨師風伯，小人！當年爾等險些被天女魃所斬，吾後悔矣！”

雨師風伯兩人低下頭，感到十分羞愧，但也單單僅限於此了。

忽的，天邊閃過一陣陣紅光，下一秒整個天空都如同被火焰焚燒了一半，火燒雲席捲雲端，一個巨大的火焰身影出現在那裡。

飛廉見狀大喜過望，連忙喊道：“祝融道友，救我！”

不僅如此，雲端之中也暴露出四道相同的氣息，黃者鵷鶵；眾人瞬間臉色一變：九陽金烏氏的支援來了！

一瞬間，大羅金仙級別的戰鬥便展開了。

帝俊端坐於後方，望着前方法術連環的戰場，搖了搖頭，微微抿了一口茶水，對着一旁的羲和微笑道：“青陽氏的那隻鳳凰忍不住要動手了。”

羲和十分溫順，對着帝俊輕聲軟語道：“夫君所料不錯我們接下來該怎麼辦？”

“注意着戰場，看看那頭老鳳凰什麼時候坐不住下場。”

帝俊道：“我還要注意那中原的東皇，這個人不簡單，我要盡可能的控制傷亡，免得讓東皇白白撿了便宜。”

“夫君英明洛兒、毅兒那邊怎麼辦？”

此皆金烏之名，羲和作為他們的母親，還是比較擔心幾個孩子的。

帝俊聞言，冷哼一聲，開口道：“那群不成器的東西，見夸父追不上他們，便得意上了天，認為誰都奈何不了他們，現在還在天上掛着。”

“每次只有望舒御月之時，他們才敢回來。”

“好吧。”

羲和沒有繼續說些什麼，只能在心中期望那位素未謀面卻被並稱日月的“好姐妹”能夠快點降臨。

另一邊，鳳凰華容尊貴，皺着眉頭看着場上的局勢，似乎有些坐立不安。

果然還是帝俊技高一籌啊。

鳳凰嘆了口氣，但她還是不甘心認輸，只能將周身的氣勢外放，想要震懾敵人，讓他們心懷恐懼。

不過幾刻鐘后，對面帝俊的氣息也釋放出來。

鳳凰也就知道了帝俊的意思，也明白了帝俊想要干什麼。

如果自己參戰，那麼帝俊也會參戰，

但如果自己不參戰，大羅金仙十有八九團滅。

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鳳凰無奈，只能開始朝着帝俊進攻。

時隔三年之後，大羅混元金仙的交戰再一次交起手來。

大羿握着陪盼着他多年的長弓，心中隱隱有種不同尋常的感覺。

這種感覺讓他感覺渾身的細胞都在跳動，彷彿手中所持的不再是弓箭，而是他的信念。

他抬頭望向那十陽，心中隱隱下定了決心。

九陽必除，否則對不起自己這些天來做的努力！

大羿屏氣凝神，將弓箭握緊，開始緩緩準備彎弓搭箭，一股龐大的氣勢在大羿身旁迴旋，彷彿一條盤旋的真龍一般，圍繞着大羿，蓄勢待發。

強烈的氣勢在青陽氏中浮現，讓天地之間諸多未曾參戰的神靈感到心驚膽戰，遨遊在天邊的金烏太子也不例外，視線立馬移動了過去。

“大哥，那是什麼東西？”

“青陽氏的神靈吧，可能是準備什麼大殺器。”

“我們要不要去搗一下亂？”

九隻金烏在天上嘰嘰喳喳地說著，對於青陽氏裏面的情況毫不關心，彷彿沒有什麼能讓他們畏懼的東西。

父親是帝俊、母親是羲和，夸父的死亡更是讓他們覺得他們舉世無敵，沒有什麼東西能讓他們畏懼的。

“轟隆！”

一聲如同平地驚雷般的聲音響起，一道如同閃電的弧形瞬間激射而出，所有的金烏都沒有反應過來，錯不及防之下，一聲慘叫傳出！

排名第八的金烏直接被射爆，只余遍地羽毛！

“八弟！”

只是一聲悲鳴，緊接着兩道如同火焰的灼熱箭矢瞬間飛來，再一次射殺兩隻金烏！

“跑，快跑！”

金烏大太子一個“跑”字脫口而出，他們顧不及三個兄弟的死亡，連忙振翅飛去。

大羿望着振翅飛去的金烏們，冷笑一聲，以精血為引，化成了神箭，當場拉得滿月，迅速射出。

“嘭！”

一聲猛烈的爆炸聲響起，一個落在最後的金烏瞬間被炸的血肉橫飛。

大羿在大地上狂奔，同時挽起弓弦，再一次脫手而出，三箭齊射，三隻金烏應聲墜落。

金烏們的實力遠遠不及之前見到的各種太乙金仙凶獸，唯一比之前凶獸厲害的一點也就只有速度了。

他們飛的確實很快，大羿已經隱隱有些追不上了。

當大羿將所有的太乙金仙級別的金烏全部射殺之時，只餘下一隻大羅金仙的金烏大太子。

“該死！！！”

眼見着金烏大太子即將脫離自己的視線範圍內，大羿暴怒一聲，緊接着渾身的精血上涌，氣息迅速爆裂！

金烏大太子感覺鎖定自己的那種危機感迅速減弱，他的內心鬆了一口氣，差點當場哭了出來。

至於其他八個兄弟他自己活着就已經千謝萬謝了，根本就沒有任何拯救兄弟的想法。

“我活下來了，我活下來了！”

金烏大太子的身形大為放鬆，還沒等他得意輕鬆完，身後突然傳來一股令他靈魂都感到戰慄的氣息！

那種氣息，金烏大太子只在暴怒時的父親身上感受過的！

“大羅混元金仙？！”

金烏大太子驚愕地大喊着，下一刻，一股劇痛在全身遊走，撕裂的感覺充斥全身。

“轟隆！”

如同煙花一般，金烏大太子的身軀被炸得四分五裂。

# 第三百零三章 帝俊之怒

當最後一支箭矢從大羿弓弦上射出的那一剎那，大羿胸口感覺到一股熱浪上涌，下一刻，大羿只感覺自己喉嚨之中充滿了血腥味，一口鮮血噴射而出！

而大羿渾身的氣息也開始萎靡起來，肉眼可見，大羿的境界直轉而下。

從大羅金仙到太乙金仙，又從太乙金仙跌落真仙，數年的努力一泄到底，大羿的境界直接跌落真仙。

他大口喘着粗氣，雖然境界跌落嚴重，但如果算作是射落九日的代價，大羿可以接受。

他本就對境界提升沒什麼興趣，如今可以保留真仙修為也算是一件不錯的事情。

“你你真的射殺了金烏太子？！”

東方望着大羿的箭矢以及身上萎靡的氣息，驚訝的難以用語言來表達，只能獃獃的看着大羿，如同魔怔了一樣。

“嗯。”

大羿久違的露出了笑容，對着東方道：“九陽已除，如今天下必然會安寧，人們可以安心種地了。”

“你糊塗啊，殺了九陽，帝俊勃然大怒，必然會為自己的兒子報仇！”

“你這樣做，是逼迫東夷開戰，讓部落重新進入戰爭啊！”

聽着東方的話語，大羿並沒有什麼恐懼之色，反而是一臉輕鬆：“一人做事一人當，是我殺的金烏，帝俊如果想要尋仇，我就把命給他吧。”

“你怎麼還不明白，這已經不是你的問題了，帝俊很有可能會因此認為是鳳凰大人搞的鬼，是鳳凰大人想要開戰，神靈之間自三年前的那場戰爭后已經停戰好久了，如果因此展開新的戰鬥，後果不堪設想啊！”

大羿看着東方，緩緩開口道：“那又如何？”

“是神靈將戰爭帶給各個部落的族人的。”

“我小的時候聽老人們講，很久很久以前，在還沒有神靈干涉的時候，圖騰還只是圖騰的時候。”

“我們各個部落之間和平共處，共渡難關，就算彼此之間有爭執有戰爭，那也不過是幾個部落間的戰爭，而不會像現在這樣。”

“因為出現了神靈，神靈們下達了旨意，一旦下達，我們的族人就必須遵從，人族就會自相殘殺。”

“神靈是什麼？青陽氏的神是鳳凰，金烏氏的神是金烏，他們都不是人族，對人族的生死根本就毫不關心，金烏更是放任自己的兒子塗炭生靈，這樣的神，人族不需要。”

“神靈之間的戰爭又如何？他們不打仗也會讓人族互相殘殺，打仗也會讓人族互相殘殺，這又與我有什麼關係呢？”

聽着大羿的話語，東方沉默了，沉默許久，沒有說話。

大羿的話句句屬實，讓東方啞口無言。

曾經的人族沒多少神靈管，就連圖騰神靈也不管事兒，任由他們自生自滅。

而自從知道了天帝是由人族決定之後，整個人族的部落成了香饃饃，所有的神靈都開始搶奪，搶到部落之後開始指揮部落彼此征伐，搶奪人口，想要早日統一。

大羿痛恨神靈，也是有原因的。

大羿深吸一口氣，接着開口道：“你這次來找我是干什麼的？”

“姮娥現在不在青陽氏，東皇陛下將她帶到了東皇宮，她很安全。”

東方沉默片刻，接着開口道：“東皇陛下還讓我轉告你一句話。”

“什麼話？”

“想做什麼就做什麼，人族永遠是你最後的保障。”

大羿抬頭看了東方一眼，緩緩開口道：“這位東皇陛下，是什麼來路？”

東方開口道：“如今人族明面上唯一的大羅混元金仙，中原與南楚眾神盡數為其羽翼。”

“原來，是人族的大能啊。”

大羿聞言，心中為之一松，開口道：“既然前輩已經將姮娥安置好，那麼羿就要放手去幹了。”

“替我向東皇陛下致敬問好。”

沿河兩岸連山皆深碧一色，山頭常戴了點白雪，河水則清明如玉。

虞蘇一步一步朝着山巔之上的瓊華碧閣走去，滿面笑容，一步一個腳印。

此地名為人瑞山，乃是神農親自將這裏更改的名號，人族的兩大大羅混元金仙與數個親近人類的大羅金仙在這裏隱居。

宮閣前，白澤抬起頭來看了來者一眼，在見到虞蘇的那一剎那，又將頭低了下去。

“喲，這不是東皇嘛，不忙着逐鹿天下，來我這人瑞山幹嘛了？”

軒轅一見虞蘇，當場就樂了，開口笑道：“來找我們干什麼？”

一旁白髮蒼蒼的神農倒是帶着笑意，請東皇入座。

虞蘇拱了拱手，對着神農和軒轅開口道：“兩位道兄，如今天下的局勢已經很明朗了，鳳凰與帝俊可都是妖族，只有我一個人族，實在是有點鎮不住場子。”

“你來找我們二人想要做什麼，莫不是讓我們去幫你降服鳳凰、帝俊？”

軒轅看着虞蘇，嘖嘖稱奇。

想當初我帶人圍殺蚩尤的時候，就是你小子去找的帝俊和鳳凰，讓他們一起制裁我，現在怎麼又擔心起了帝俊和鳳凰了？

軒轅感覺，這小子絕對是黃鼠狼給雞拜年，沒安好心。

虞蘇見狀，只能拱手道：“非也，我只是希望二位道兄庇護人族罷了。”

“道兄與我同屬人族，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我們的族人現在還有很多都在鳳凰與帝俊手下，若是鳳凰與帝俊即將失敗，惱羞成怒對人族屠殺，這又該如何是好？”

“因此，我希望兩位道兄能夠下山，在人族即將被屠殺的時候能夠出手幫襯一二，虞在這裏感激不盡。”

軒轅與神農，此皆人皇，對於東皇虞的話語，深感觸動，神農開口道：“東皇道友放心吧，老朽定會庇護人族，免得那些妖孽惱羞成怒！”

“吾亦然，若是帝俊鳳凰膽敢如此，吾便讓他們知道軒轅劍的神威。”

虞蘇點了點頭，對着軒轅與神農感激涕零，同時千叮萬囑道：“多謝二位道友了，請二位道兄切記，一定要庇護人族啊！”

“東皇道友請放心，老夫這就去九陽金烏氏附近坐鎮，軒轅道友也會去青陽氏部落聯盟附近等候，若帝俊和鳳凰真的敢那麼做，我們必然會誅滅二者，擁護東皇道友為天帝！”

# 第三百零四章 屬於人族的青陽氏

與鳳凰慢悠悠交戰的帝俊忽的感覺心頭一陣劇痛，似乎有什麼心愛之物被人奪走一般。

剎那間，帝俊就反應了過來，緊接着湧上心頭的確實無盡的怒火！

他感受不到孩子們的氣息了！

“該死！！！”

帝俊的聲音中充滿了憤怒，他第一時間就知道，自己的孩子隕落了！

他與幾個孩子精血相同，無論九隻金烏所處何地，他都會有所感應。

但現在，這種感應沒了！

而且這感覺還不是一起沒，而是一個一個的沒。

這說明什麼，說明只有一個可能：九個金烏太子都已經隕落了！

在這一剎那，帝俊思緒萬千，瞬間得出了一個看起來很合理的結論。

鳳凰這廝來拖住我們的注意，暗中派人殺害了自己的九個孩兒！

難怪先前青陽氏有一股強烈的氣勢傳來，原來是鳳凰的奸計！

“還我兒命來！”

帝俊暴怒喝道，身上的金光大盛，烈火圍繞着帝俊併發而出，這股太陽光比九大金烏太子還要強盛十倍！

帝俊突然發力，對着鳳凰窮追猛打，甚至都用出了太陽精火，一下子就讓鳳凰發懵。

怎麼回事兒，為什麼突然之間帝俊就用出全力了？

“你想干什麼？！”

躲過帝俊的太陽精火，鳳凰惱怒起來，鳳羽展開，赤紅色的靈氣在她的身邊環繞，鳳鳥齊鳴，一時之間天上兩股極強的氣勢碰撞起來，底下的大羅金仙被迫開始後撤，免得城門失火殃及池魚。

原本只是圍殺飛廉的計劃莫名演變成了兩個大羅混元金仙的混戰。

雙方的大羅金仙都有些摸不着頭腦，直到他們發現，天上原本有十個的太陽現在只剩下了一個。

瞬間，恍然大悟。

“金烏太子隕落了！”

青陽氏的大羅金仙們抬頭，發現金烏氏的大羅金仙正盯着他們看。

“青陽氏的卑鄙小人，受死！”

大戰瞬間開始席捲了起來，整個東夷的神靈都陷入了一種莫名的恐慌中。

“大羿，你去哪兒了，天上的神靈交戰你怎麼看？”

青陽氏最年長的巫看着大羿，有些慌張，對着大羿道：“我們該怎麼辦？”

“巫，我們是人族，我覺得人族不應該在神靈的庇護下。”

大羿來到巫的面前，對着老巫開口道：“沒有神靈的時候，我們人族的生活如何？每個部落的族人都是勤勞樸實，而這群神靈來了之後，帶給我們的只有戰爭。”

“啊？”

大羿的話語是在是太過驚世駭俗，感覺超前了好幾個版本，讓老巫驚得合不攏嘴，連忙道：“大羿，你你”

老巫猶豫片刻，接着開口道：“如果我們不信仰神靈，神靈怪罪我們怎麼辦？”

“天帝會庇護我們，人族的聖賢與我們同在。”大羿開口道，

“中原、南荊，皆是我們人族天帝庇佑的此方，而東夷卻是妖族天帝庇佑之處，我們是人族，我們為什麼要信仰妖族的天帝？！”

大羿的聲音有幾分洪亮，引得周圍的巫與圖騰戰士矚目。

圖騰戰士們臉色不善，而巫祝們也是敵意甚重。

反而一些年輕的巫咸、巫覡臉上露出了一些比較嚮往的神情。

“你在胡說些什麼？！”

一個巫祝走了上來，對着大羿怒罵道：“神靈”

還沒等他說完，這巫祝的腦袋就被大羿擰了下來：“被妖族蠱惑，該死！”

望着那些面色不善的圖騰戰士與巫，大羿冷笑一聲，彎弓搭箭，瞬間轉出金色箭矢，而那些圖騰戰士應聲倒地。

大羿乃曾經的大羅金仙，現如今青陽氏所有的神靈都去參加東夷之戰，根本就沒有人駐守在青陽氏。

大羿在這裏，就是無敵的存在，根本就沒人能夠阻攔。

反對者很快就沒了聲音，而大羿對着老巫開口道：“請您將族人們都叫過來，我有事情要說。”

“唉”

老巫見狀，也就只能這樣點頭，將族人們都給召集過來。

青陽氏的族人們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紛紛跟隨着老巫集合在一起，見到大羿站在那裡，交頭接耳、議論紛紛。

“青陽氏是人族的青陽氏，不是妖族的青陽氏！”

“我們都是人族，我們皆是青陽氏的人族，那些妖族的神靈對我們視如螻蟻，既然如此，我們沒什麼還要信仰他們？！”

“之前天上的太陽，就是妖族的金烏！”

“神靈管我們了嗎？他們沒有，從來都沒有換貨我們。”

“中原、南荊，雖然太陽高懸，但他們的國君愛護人民，那裡的水依舊存在！”

“從今日起，青陽部落聯盟不在信奉鳳凰，爾等可有異議？！”

大羿運用全身的力道，大聲喊着，讓整個青陽氏的族人都能夠聽到大羿的話。

只不過聽到大羿的話語后，青陽氏族人們的議論聲越來越大了。

“什麼，不需要圖騰了？”

“我覺得大羿說的對，我們人族就應該信仰人族的天帝，為什麼要信仰妖族的天帝？”

“我們都信仰圖騰好多年了，神靈保佑我們豐收，大羿在說什麼胡話？！”

只不過在圖騰戰士們的屍體推了出來后，大部分的反對派都閉上了嘴。

而那些堅持信仰的人冷哼一聲，堅決不從。

而大羿也不強求，殺死所有的堅持鳳凰信仰的人，隨後望着自己的追隨者，指着前方的鳳凰圖騰開口道：“推倒圖騰！”

“推倒圖騰！”

在青陽氏一陣陣山呼海嘯中，原先代表着鳳凰的圖騰轟鳴落地。

“傳令下去，將所有的鳳凰圖騰全部摧毀，一個不留！”

“一個不留！一個不留！”

帝俊與鳳凰交戰，火焰齊出，整個虛空之中都有一種炙熱的感覺。

突然間，鳳凰似乎感覺一直以來的信仰之力斷了層，雖然沒多大影響，但確實讓她很不舒服。

更重要的是，信仰之力斷了，如果不續回來，那麼自己就沒有資格爭奪天帝位！

“怎麼回事兒？我的信仰為何斷了？”

鳳凰突然感覺有些不大對勁兒，連忙喊道：“帝俊道友，我們中計了！”

“不對個屁，受死！”

# 第三百零五章 天道石

“大羿，我們現在干什麼？”

推倒了信仰了上百年的神像圖騰后，在場所有的年輕戰士都有些激動，他們看着大羿，以大羿馬首是瞻。

“當然是讓所有的族人都從妖魔的掌握中脫離出來，一起投奔中原上朝！”

大羿開口大喊道：“九陽金烏氏受妖族蠱惑甚久，處在水深火熱之中，我們同屬人族，必須要解救九陽金烏氏的同胞！”

“解救同胞！解救同胞！”

隨着山呼海嘯之後，大羿抬了抬手，示意所有人安靜，接着道：“但金烏氏收到蠱惑，可能不會聽從我們的勸解。”

“我們去中原，請中原的同胞出手，一起解救金烏氏的同胞！”

天邊，負責庇護青陽氏的軒轅目瞪口呆，沒想到還有這種釜底抽薪的操作。

這一下子，軒轅就知道，自己又給東皇打工了。

想到這裏，軒轅苦笑一聲，喃喃自語道：“罷了罷了，東皇為天帝，乃人族之幸，吾為王前驅，也不是什麼事。”

自從在人瑞山隱居，軒轅心中的那種爭權奪利之心已經淡泊了下來，對天帝之位並沒有那麼執着了。

若是東皇為天帝，也算是人族幸事，人族必將因此大興。

另一邊，神農看着帝俊與鳳凰的大戰，嘖嘖稱奇。

“帝俊的太陽精火果然不愧是本命神通，只可惜鳳凰浴火而生，太陽精火作用不大啊！”

“嘖嘖，鳳凰怎麼打的這麼保守，別光防禦，進攻啊！”

“帝俊架出法寶了！大日烈陽輪？！我早就懷疑這玩意兒在你身上。”

“喲，鳳凰一改之前的狀態，開始進攻了！可能被打惱了吧。”

神農就坐在那裡，看着帝俊與鳳凰的戰鬥，還能抽空給白澤解說，和軒轅那邊全神貫注的情況完全是兩回事兒。

白澤探出一個腦袋，對着神農恭敬地詢問道：“大人，您認為兩位前輩誰能贏？”

“二者的實力都差不多，現在很難看出誰勝誰負。”神農回答道：“不過短時間內他們是分不開什麼勝負的了。”

“哦。”

白澤應了一聲后，不再講話，只是溫順地趴伏在地面上，等候神農結束一切。

忽得，神農似乎領會了什麼，喃喃自語道：“帝俊和鳳凰在這裏打得火熱，總感覺會便宜東皇”

“這真是太好了。”

神農露出了和藹的笑容，他對於東皇成為天帝抱有極大的信心。

雖然自己不可能是天帝了，但未來的天帝如果和自己出自同一族群，那也是不錯的選擇，至少新的天帝可能會因為同族之誼而關照人族。

東皇宮內，虞蘇注意着大羿的點點行動，感覺自己真是個天才。

現在虞蘇的行為相當於什麼呢？

相當於他在偷家，趁着帝俊和鳳凰大戰之際，把他們兩個的信仰給偷沒了，趁着他們還沒有反應過來的時候，立刻與天道相融，這樣一來自己既可以不與其二人爭鬥，又可以成為天帝。

若是放在之前，帝俊與鳳凰發現異常之後一定會回防，保住自己的信仰，可惜現在

喪子之痛沖昏了帝俊的頭腦，帝俊現在不顧一切的只想把鳳凰給搞死。

畢竟生物層次越高，哺育生物的可能性就越少，這九位金烏太子據說是帝俊在真仙時所生，相處時間已經有數萬年。

大羅混元金仙，這輩子都不可能有後代了，那九個金烏也就是帝俊最後的兒子。

而且這最後的兒子還跟他相處了上萬年

這樣的喪子之痛，理智很難拉回來的，瘋狂讓他失了智。

此戰之後，帝俊可能會仙氣翻湧，從而受些傷，不過現在的帝俊可顧不得那些東西。

望着大羿與虞王安聯合，殺入九陽金烏氏，如同出入於無人之境，虞蘇倍感欣慰。

天帝只能有一個，而只要大羿帶着九陽金烏氏的人族來投奔中原虞朝，那麼天下一統，自己身具人族大部分的信仰之力，前去與天道石相融，那麼天道石自然會融入自己的體內，自己的修為也將會一躍而成天道聖人！

這種感覺，賊舒服。

不過三日，虞國聯軍在大羿的領導下將九陽金烏氏打得節節敗退，最終推倒帝俊之像，令天下人族歸為一體。

在這個漫天仙神都聚集在虛空打仗的時刻，誰又能想到東皇有一招“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呢？

虞蘇第一時間尋到了曾經的東皇太一，對着東皇太一開口道：“太一先生，如今天下大部分的人族都已經在朕的庇佑下，勞請您請出天道石，與朕融為一體。”

天道石高懸於九天之上，如果自己前去尋找太過引人注目，一旦刺激到了現在精神不太正常的帝俊就不好了，還是讓曾經的天帝為自己召來天道石吧。

“好。”

東皇太一點了點頭，天道石本身就是東皇太一安放在那裡的東西，招之則來揮之則去，自然很輕鬆的就可以召來天道石。

以往天帝隕落，天道石四散。而上一任天帝東皇太一可並沒有隕落只不過是自我放棄天道石，因此對天道石還有略微的掌控能力，雖然現在已經做不到重回天道境，但把他召喚過來還是可以做到的。

隨着東皇太一的答應，東皇太一左手為微微一揮，似乎在召喚着什麼，緊接着似乎從遠方飛來一物，呼嘯而來的風聲隔着數萬里都能聽得見。

天道石渾然天成，表面附着淡藍色的光芒，整體看上去十分的優美光輝，虞蘇可以明顯的可以感覺到天道石裏面傳來的恐怖氣息。

“這便是天道石？”

虞蘇看着泛着淡藍色光輝的天道石，雙眸中閃過一縷新奇的神情，開口道：“我知道融合了此物，便是天道聖人？”

虞蘇激動之下，就連‘朕’也忘記自稱了。

“沒錯，要儘快，莫要讓帝俊與鳳凰反應過來。”

東皇太一點了點頭，一襲白衣飄然如雪：“你融合了天道石，還需要時間融合，不過就算在融合途中你在人族的地位一落千丈也沒有關係，因為你已經開始融合一旦開始融合天道石，除非另一個天道聖人出現，否則誰也不能阻攔你。”

s：不好意思，這次直接發在正文里。

我再重複一遍，我寫的是山海經為基的異界，不是洪荒流。

# 第三百零六章 天帝

“帝俊，你難道沒有感覺到我們的信徒正在流失嗎？！”

鳳凰已經連一丁點兒的信仰之力都感覺不到，當即心裏一沉，不停地對着帝俊喊着：“這是東皇的詭計，是詭計啊！”

“你兒子的死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你我同處東夷數萬年，難道我還會騙你不成？！”

“想想吧，我鳳凰說一無二，怎麼可能顧不得身份殺了你的兒子？！”

聽着鳳凰的話語，帝俊的神色稍微冷靜了一點，但還是冷笑道：“從你青陽氏出來的攻擊，你鳳凰也脫不了什麼干係！”

“呵呵。”

鳳凰深吸一口氣，無視了帝俊的這一番話語，接着道：“你還能感受到信徒的信仰嗎？我的信仰已經全部消失，不知所蹤了。”

帝俊聞言，頓了頓，略微感受了一二后，臉色微微一變，開口道：“我的信徒也不見蹤影，沒了消息。”

“我們兩個的信徒都沒了聲音，那麼誰最得利？”

鳳凰說出這句話后，帝俊也在第一時間想到了一個人。

一個真正的人，而不是似他們這樣的妖族。

“東皇虞！”

帝俊瞬間咬牙切齒，大喊道：“走，我們去看看！”

帝俊展開雙翼，化身金烏，速度就好似疾風一般，瞬間拂過山崗，朝着九陽金烏氏飛馳而去。

當他抵達九陽金烏氏之後，卻發現整個九陽金烏氏已經改頭換面，掛上了“虞”字的旗幟，城裡的帝俊雕塑也沒了蹤影。

“果然是你，東皇虞！”

帝俊咬牙切齒地說著，身上的殺意越來越濃厚，太陽精火瞬間燃出，正準備摧毀這座人類城市，忽的一道白色的身影出現在他的面前。

“帝俊道友，不要如此嚴肅，來陪我聊聊，如何？”

神農和顏悅色的對着帝俊開口說著，慈眉善目道：“你和鳳凰道友的交手結束啦？”

帝俊面色不善，看着神農，冷聲道：“神農道友，你也加入了東皇的麾下，甘願俯首稱臣？”

神農笑眯眯的開口說著：“吾與東皇道友倒是沒有什麼臣屬關係，只不過是來庇佑我們人族的，只要你不屠殺我人族的族人，我是不會插手你們之間的天帝爭奪的。”

“軒轅道友也在鳳凰道友的青陽氏遼相同的事情，我們絕對是一視同仁，請帝俊道友不要懷疑什麼。”

“哦對了，如果東皇道友屠殺人族，我們同樣會阻止他的。”

聽神農的話語，帝俊冷笑一聲，沒有說話。

東皇本就是人族之人，他怎麼可能屠殺人族？

神農與軒轅已經完全依附了東皇，這可真是

帝俊正準備開口，卻見神農接着道：“對了，忘記提醒帝俊道友一件事情，我之前去了一此九霄穹頂，有一點小驚喜，你可以去穹頂看一看，絕對讓你感到十分的滿意。”

神農的話語充滿了幸災樂禍，似乎有什麼天大的喜事發生。

聽到這句話，帝俊的心情突然一沉，他隱隱約約知道了神農什麼意思了。

因此，他甚至忘記了喪子之痛，只記得了那句話：去九霄穹頂看一看。

這隻代表着一個意思。

東皇很有可能，成為了天帝。

帝俊忍不住開口道：“該死，歷代天帝都是從血海中廝殺而來，哪兒有如此成就天帝之人？！”

“過程不重要，重要的是結果。”

神農笑呵呵地說著：“不出意外，那個儀式已經開始了，你還要做些什麼事情嗎？”

帝俊眉頭微微一蹙，沒有說什麼話來。

喪子之痛的階段已經過去了，現在的他已經足夠冷靜。

畢竟現在已經不單單是喪子的問題了，而是自己的性命問題。

東皇虞成就天道聖人之後，會不會報復吾？

如果這樣，吾該如何是好？

他知道，天道聖人與大羅混元金仙是兩個概念，其中的差距如同天塹，比大羅混元金仙與大羅金仙的差距還要大出個十倍、百倍！

帝俊強忍心中的不暢，如同吃了屎一樣，對着神農皮笑肉不笑道：“既然如此，我在這裏祝賀東皇道友蒞臨天帝，成為天地主宰。”

“帝俊道友如今想如何？”

神農笑眯眯地開口說著：“還想要動手，那就請便吧。”

帝俊勉強擠出一縷微笑，對着神農開口道：“既然天帝已經誕生，吾便回陽之極修行了，告辭。”

說罷，便返回了自己的居所，帶上傷心欲絕的羲和，也不顧死傷慘重的屬下，徑直回了老家。

屬下有什麼用了？本來還準備奪得天帝之位后讓手下充當各種職位，現在可惜並沒有奪得天帝之位，而那些屬下也沒了什麼作用。

況且，他的屬下也已經不多了。

方才與鳳凰交戰，那可是真的失去了理智，所有的神靈都以為自己是打決戰了，因此不留餘地，死傷慘重。

己方大羅金仙近乎團滅，只剩下三個，真仙全無，太乙金仙也只剩下十位。

鳳凰那邊的局面和這裏差不多，同樣屬下所剩無幾。

而鳳凰與軒轅相遇，軒轅的話語也與神農差不多，但是更加的幸災樂禍。

畢竟當初軒轅威震中原之時，可是鳳凰與帝俊來這裏，把自己給整自閉的。

現在，局勢大逆轉啊。

軒轅已經不知道用什麼形容詞來形容了。

雖然同樣是打工，但這樣的打工方式無疑是讓自己很舒服。

鳳凰自然也沒有什麼心情了，當即自行回了梧桐山，帶着殘餘的鳳族隱居在這裏，不再問事。

而南方與中原諸神現在還沒緩過神來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他們本以為自己會經歷一番血戰，才會擁護東皇奪得天帝之位。

但現在

啥也沒幹，自家主公就取得了最終的勝利，着實讓他們有些尷尬。

更覺得懵逼的是，虞王安。

虞王朝佔據中原后，青陽氏主動來投，帶兵攻打九陽金烏氏，大羿威武無雙，擊破九陽金烏氏。

虞國莫名其妙成為了最強王朝。

而時至如今，已經過去了十年有餘。

十年之後，天上雲端旋轉之處，一道人影從中踏出，充滿了自信。

他身上的氣息深不可測，無論是什麼人，站在他們身邊都像是螻蟻。

天帝，出關了。

# 第三百零七章 六御與昆崙山

當虞蘇從閉關之所邁出的那一剎那，屬於天道聖人的氣勢從天邊爆發，向著全天下的所有神靈宣告，真正的王者來了！

此時此刻，虞蘇的神識已經達到了一種恐怖的境地，整個天下幾乎都在他的監視之中，他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天下十一位大羅金仙的位置，也可以輕而易舉的知道任何一個生靈的位置。

比如大羿現在正在虞國武安侯府，和姮娥老婆孩子熱炕頭呢。

這種感覺讓虞蘇知道，恐怕在此界中，無人是自己的對手了。

“舒服啊。”

虞蘇由內而外的感嘆了一句，看這周圍不斷趕來的人影，幾乎想要仰天長嘯。

只不過讓虞蘇有些意外的是，天下間的神靈的數量竟然比他想象的要少很多。

十年前，天下間的太乙金仙可能有三百多位、真仙過千、天仙過萬。

現在太乙金仙僅存五十七位、真仙也不過五百之數，天仙寥寥兩千矣。

還有最重要的一件事，帝俊沒了。

虞蘇將整個天下的角落都掃過，也沒有發現帝俊的身影，不知他去了何方，去了哪裡。

“拜見天帝陛下。”

東皇太一從一旁飛來，對着虞蘇恭敬有佳，虞蘇見狀，微微一笑，開口道：“太一先生何故如此？朕能成就天帝之位，還多虧了太一先生施以援手。”

“冊東皇太一為東皇太一神、南極東皇長生大帝！”

虞蘇金口玉言，在說出的那一剎那，天地之間的靈氣突然一變，朝着東皇太一以瘋狂的姿態涌去，為東皇太一洗髓身軀、增添活力。

只不過並沒有什麼太大的作用。

東皇太一畢竟也是當過天帝的人，雖然不再是天道聖人境，但身軀強度也是遠超天地冊封程度，因此並沒有太大的作用。

不過就算如此，東皇太一還是長拜叩首道：“謝陛下恩典。”

南極長生大帝，乃六御之一，六御分別為玉皇大帝、勾陳上宮天皇大帝、中天北極紫微大帝、東極青華大帝、南極長生大帝、承天效法後土皇地祇。

虞蘇不屬於六御之一，也沒興趣成為六御之一。

他的身份是天帝，是天道聖人，地位相當於真正的主宰，如同洪荒流小說中的鴻鈞道祖，而不是玉皇大帝。

隨着虞蘇的冊封完畢，神農與軒轅很快就飛來，看向虞蘇，對着虞蘇拱手道：“拜見天帝陛下。”

“冊有熊氏軒轅姬地為高天上聖大慈仁者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

“冊烈山氏神農姜伊為東極青華大帝。”

對於這兩位為自己成為天帝立下赫赫功勞的大羅混元金仙，虞蘇也毫不吝嗇，當即冊封了兩個六御職位。

“多謝陛下！”

“不必多禮。”

虞蘇搖了搖頭，接着開口道：“朕閉關十年，此刻出世見這世間，神靈之數似乎少了許多，而且帝俊道友也不見了蹤影，諸位可知這些道友都去哪兒了？”

軒轅與神農沉默片刻后，軒轅開口道：“自陛下閉關之後，帝俊查明了自己九個兒子的死因，便去尋大羿，意圖報仇。”

“我等出手與帝俊相爭，並且勸解帝俊道友放下這段恩怨，帝俊道友情緒穩定之時，忽的被崑崙而來的幾個大羅金仙背刺，當場隕落。”

“崑崙眾神出山，脅迫所有神靈，順者昌逆者亡，只有少部分神通較強之輩逃出生天。”

“值得一提的是，他們並沒有對陛下您的舊部下手。”

聽着軒轅的話語，虞蘇陷入了沉思，不由對着一旁的東皇太一道：“昆崙山是什麼來頭？”

昆崙山，又稱崑崙虛、是天下第一神山、萬祖之山，先前的虞蘇便略有耳聞，現在見此，更是感覺不得了。

東皇太一沉默片刻，對着虞蘇開口道：“稟陛下，昆崙山乃天帝之後。”

虞蘇看着東皇太一，感到有些莫名其妙：“你兒子？”

“咳咳。”

東皇太一輕咳一聲，臉色一黑，開口道：“是十五萬年前統治天下的燭龍後裔。”

“燭龍的後代啊。”

虞蘇點了點頭，表示知道了前因後果。

燭龍，在《山海經》中可以說是創世之神的存在，而在這個以《山海經》為基礎的世界里，燭龍作為一任天帝，倒也不是什麼稀罕事兒。

《大荒經》謂“其瞑乃晦，其視乃明，不食不寢不息，風雨是謁。”

《海外經》謂其“視為晝，瞑為夜，吹為冬，呼為夏，不飲不食不息，息為風。”

燭龍的神通無比廣大，只可惜現在的天帝是虞蘇，現在的天道聖人也只是虞蘇。

“崑崙行事如此囂張，恐為三界災禍。”

虞蘇的表情逐漸陰冷了起來。

若是燭龍為天帝，昆崙山這幫人愛怎麼折騰就怎麼折騰，他也管不着。

但俗話說得好，一朝天帝一朝臣，況且燭龍還是前前朝的天帝，崑崙竟然還這麼囂張。

拿前朝的劍斬本朝的官兒，燭大人，你好大的官威啊。

緊接着，鳳凰從梧桐山飛來，除此之外還有北海鯤鵬、鎮元道人以及一個虞蘇不認識的大羅混元金仙。

不過一旁的東皇太一立刻查漏補缺，對着虞蘇開口講道：“陛下，這位是泰山的山神，泰山府君。”

虞蘇點了點頭，看了一眼鯤鵬，張口道：“冊鯤鵬為勾陳上宮天皇大帝，可有異議？”

鯤鵬露出一抹苦笑，對着虞蘇長拜道：“臣無異議。”

“冊鎮元子為地仙之祖、中天北極紫微大帝，管理天下地仙。”

“冊泰山府君為冥間主宰、泰山府君，承天效法之神，管理天下生靈魂魄投胎轉生之事。”

後土娘娘找不着人，沒得辦法，就讓泰山府君擔任冥界主宰吧。

反正泰山府君本來就掌管這一方面，現在也算是正好。

說罷，虞蘇又看向了鳳凰。

鳳凰有些不自在，對着虞蘇道：“請天帝陛下吩咐。”

虞蘇看着鳳凰，笑了笑，接着開口道：“冊鳳凰之祖為太華西真萬炁祖母元君，轄昆崙山，為女仙之首，欽此。”

# 第三百零八章 崑崙破，天庭立

“轄昆崙山？”

鳳凰聞言，生無可戀：你就是想讓我去死。

現在誰不知道，昆崙山的幾個大羅金仙是何等的囂張跋扈，而天帝還是將昆崙山敕封給了她，這不是讓她與昆崙山的幾個囂張跋扈之子相爭么？自己又怎麼可能爭奪的過那些囂張跋扈之輩。

“朕說過，崑崙眾神囂張跋扈，塗炭生靈，恐為三界禍患。”

虞蘇冷笑一聲，緩緩開口道：“朕當親伐昆崙山，滅眾禍，保三界平安。”

自己不去滅了崑崙，那些昆崙山的眾神還真以為自己很厲害了嗎？

現在，虞蘇就要讓他們清楚請出，燭龍的時代已經遠去，現在這天下是誰當家做主。

“謹遵陛下法旨！”

新冊封的六御以及鳳凰並不敢阻攔，只是齊齊拜稱。

隨後，虞蘇也並沒有下去，而是在這裏站着，靜靜地等候着其他神靈的到來。

“拜見陛下！”

緊接着，大羅金仙與太乙金仙們成群結隊而來，基本上還沒有歸順崑崙的大羅金仙與太乙金仙具是抵達了此處，一同拜見虞蘇。

“免禮，平身吧。”

虞蘇看了看大概七十多名的大羅金仙與太乙金仙混合神靈群，嘆了口氣，開口道：“爾等可願入我天庭，為朕效力？”

眾神面面相覷，虞蘇原本麾下的神靈並沒有太過驚訝的情況，但那些原本隸屬於帝俊、鳳凰的神靈卻感覺大為震驚。

“我等願意加入天庭，為陛下效死！”

他們加入各個大羅混元金仙麾下，不就是為了得到天道冊封嘛？

如今不費吹灰之力便奪得了天帝冊封，現在只有傻子才會不接受。

隨後，虞蘇便開始挨個冊封。

比如說湘夫人，冊封之後依舊是湘水河神，但她能獲得的好處是之前的十倍有餘。

那些山川水河之神都被虞蘇冊封完畢，那些非山川河水之神的神靈則是被虞蘇安排到了其他的工作崗位上。

比如天庭的各個星君。

只可惜，這樣的非山川河水之神只有七位，其中的刑天被冊封為北斗星君，將臣被封為南斗星君。

至於他們手下的星君暫時還處於空缺階段。

九天玄女與天女魃則是被冊封為天女。

重明鳥東方被冊封為紅鸞星君，負責執掌月樹。

勝遇、山蛛、倀虎，虞蘇暫時並沒有冊封三人任何的天地官職，因為他們在地球搞的宗派現在也快要大成了。

“唉，若不是崑崙搗亂塗炭生靈，朕又何愁天庭無人？”

虞蘇的目光漸漸陰冷了起來，隨後暴喝道：“眾神，聽朕號令！”

隨着天道聖人的威壓，被虞蘇冊封的所有神靈連忙大喊：“請陛下吩咐！”

“出擊崑崙，滅殺燭龍餘孽！”

昆崙山連橫數萬里，乃天下第一名山，更是昔年天帝燭龍得道之地。

“山主，你糊塗啊！”

被天帝氣息驚起的一個大羅混元金仙境界的蜚看着稚氣未脫的燭龍，不停地踱步，痛心疾首。

同時，他又轉過身來，對着猙、天織、檮杌等大羅混元金仙開口道：“你們為何不攔着山主？”

昆崙山主燭龍，乃天帝燭九陰嫡系重孫，世間僅存的唯一燭龍。

聽着蜚這樣說，稚氣未脫的小燭龍臉上有些掛不住了，當即道：“蜚伯何故如此，此事讓我們崑崙實力上升數倍，是大喜事啊。”

“況且祖龍叔伯也沒有怪罪我，沒事兒的蜚伯。”

蜚聽到這句話，沉默片刻后，看向那幾個大羅混元金仙凶獸，冷着臉道：“山主不懂事兒，你們還不懂嗎？！”

“祖龍他安的什麼心你們難道不知道嘛？”

“過不了多久，祖龍估計就會去那新天帝面前，請封四海之主了！”

說罷，蜚深吸一口氣，開口道：“我們這是在阻攔新天帝建立新的秩序，你們難道想讓崑崙就此滅絕嘛？！”

“他新天帝敢嘛？”

小燭龍有些不屑一顧，開口道：“我祖父獨斷萬古、威壓萬年，舉世無敵！”

蜚一時語塞，不知如何是好。

天帝燭龍燭九陰確實強的一批，舉世無敵但問題在於，那都已經是十五萬年前了！

十五萬年前的絕世強者天道聖人又有什麼用？

普通的大羅混元金仙或許還會因此給個薄面，天道聖人也可能會看在燭九陰的面子上饒過性命。

但是現在，燭九陰的後代是公然站在了現任天帝的對立面上，現任天帝的這位天道聖人會輕易善罷甘休？

蜚正準備說些什麼，忽得一股冰冷的氣息從天而降，這股氣息讓蜚忍不住的打了個哆嗦。

“轟隆！”

一聲巨響，蜚瞬間明白，那位新任天帝，來找他們算賬了。

攻破崑崙輕而易舉，在虞蘇的指導下，天庭攻無不克戰無不勝，崑崙的大羅混元金仙根本就沒有任何的還手之力。

蜚為了保護小燭龍，當場暴斃。

檮杌、天織俯首稱臣，不敢有任何的動靜。

“我先祖乃天帝燭九陰，放開我！放開我！”

小燭龍被刑天與將臣架着，四處亂叫，囂張着不可一世。

將臣氣宇軒昂，對着虞蘇長拜道：“陛下，此乃昆崙山主，該如何處置？”

虞蘇略微看了一眼小燭龍，卻發現只有太乙金仙初期的境界，搖了搖頭，開口道：“想不到昔日天帝燭九陰的後裔竟然如此不堪，如此給先祖丟臉。”

“殺了吧，留下一縷魂魄，讓他有機會轉世，免得在這裏給燭九陰丟人。”

虞蘇隨手擺了擺，而泰山府君立馬上前，將小燭龍給帶走。

“崑崙交給你了，西王母，希望你能把崑崙的風氣給改了。”

虞蘇打了個哈欠，對着鳳凰開口道：“梧桐山那邊就交給對，那個叫青鸞的吧。”

“臣領命。”

鳳凰衣袖輕撫，嘆了口氣，對着虞蘇行禮道：“臣一定不負陛下所望，為陛下治理好崑崙。”

“嗯，很好。”

虞蘇點了點頭，目光深邃，望向中原。

中原王朝的虞王安，似乎與東夷九陽金烏氏的族長之女聯姻了。

“地球那邊又能如何呢？”

# 第三百零九章 秦始皇陵

異界十年，地球十月。

在這十個月間，三教弟子和平共處、各自收納弟子，阿爾文等也沒有任何異動，一時之間整個地球倒是平靜的不少。

華國官府不知從哪兒搞來了一本鍊氣養生的攻法，從而開始在國家裡流傳。

就算不能修仙問道，延年益壽也是不錯的選擇。

虞蘇站在天端，感應着整個世界的超凡者，心情一動不動。

在自己成為天帝后，勝遇受到天地精華洗髓成為了太乙金仙巔峰，而山蛛和倀虎都是成就了太乙金仙之位。

二十四星宿的南方七宿也在第一時間全員跨入真仙境。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二十四星宿已經被虞蘇湊齊了。

畢竟真仙境界的非山神水神神靈還是比較多的，除此之外還有一部分的真仙去當了一部分星君，只不過星君數額繁多很難湊齊罷了。

只不過粗略掃過整個世界，讓虞蘇有些失望的是，這個世界的成仙的還是那麼幾個人，沒有變化。

只不過煉虛合道的人數增添了兩個，看起來修行速度不太給力。

“還是要鞭策他們一下啊。”

虞蘇喃喃自語着，同時想起了自己之前布的一個局：秦始皇。

在創造趙佗的時候，虞蘇在他的腦海中留下了秦始皇嬴政的恐怖姿態。

秦始皇陵，是時候該出現了。

而千古一帝秦始皇，也是時候出現了。

如今的虞蘇已經不需要自己憑空構造人物，他可以直接前往秦始皇陵，令躺在那裡的屍體復生。

秦始皇帝嬴政的屍體復生之後，勉強也可以算作是秦始皇帝嬴政的一部分，然而卻不是真正的秦始皇帝。

不過這也無所謂了，反正他們又看不出來什麼所以然來。

虞蘇嘆了口氣，徑直飛向了咸陽去。

咸陽位於秦西省八百里秦川腹地，渭水穿南，嵕山亘北，山水俱陽，故稱咸陽。

這是華國歷史上第一個封建王朝的國都，是個歷史氛圍特別濃厚的古城。

然而秦始皇陵的秘密至今無人知曉，還沒有任何的知道秦始皇陵的位置。

雖然咸陽有一個秦始皇陵，但秦始皇真正的陵墓尚未得知，一是秦始皇陵修築的十分完善，要找到秦始皇真正的長眠之處有點困難。

但最主要的是為了保存古迹完整，考古隊並沒有深入挖掘。

不然國家力量早就將秦始皇陵挖掘了，哪兒還輪得到秦始皇陵保持神秘感啊？

虞蘇輕而易舉的便來到秦始皇陵墓之中，望着空蕩蕩的大殿，那些被吹得天花爛墜的長明燈從未點亮過，而虞蘇揮了揮手讓整個陵墓充滿了光亮，一步一步走向長棺之處，看着裏面栩栩如生的屍體，虞蘇感到有些驚訝。

“都快三千年了，還是這樣不朽，嘖嘖，古人的智慧還是不錯的。”

虞蘇在心中微微點了點頭，他知道這是什麼的原理。

隔絕氧氣和保持乾燥，然後再棺材里放入石灰等吸水物質，保持嬴政的石首。

事實證明，這樣做得還不錯，正常情況下嬴政的屍體腐爛程度很慢，而且絕對沒有幾個人能進來畢竟氧氣隔絕。

然而虞蘇可不是普通人，普通的修行者不吸空氣兩三天都死不了，更不要提虞蘇這樣的天道聖人了。

“起。”

虞蘇言出法隨，嬴政的屍體立馬坐起，只不過雙目空洞無神，如同死屍一般也不能說是如同，畢竟本來就是死屍。

虞蘇端詳了片刻后，決定用強大的靈氣支撐他的生命跡象。

最簡單的方法無疑是如同如今教廷護法太陽王路易十四那樣，隨便找個靈魂體進入其中，從而形成完整的生命體，簡單又輕鬆。

但虞蘇畢竟也是華國人，雖然目前利用了嬴政的名頭，但給秦始皇一個主權完整還是可以做到的。

“爾為秦始皇帝，秦朝之時，上古練氣士橫出，仙武大秦”

虞蘇將故事緩緩講出，給嬴政屍體設置了一個比較完美的設定之後，便又開始了新一輪的動靜。

“嬴政，秦始皇帝，天仙。”

虞蘇說著，同時天地精華為之一顫，瞬間開始為嬴政凝聚修為。

與此同時，虞蘇又看了一眼陪葬的兵馬俑，若有所思。

“復生。”

說罷，兵馬俑群開始緩緩動了起來。

虞蘇給予了每個兵馬俑鍊氣化神的實力，這裏大概有八百個兵馬俑，應該沒什麼問題。

剩下的兵馬俑都保持正常人的水準，沒有實力，而最前面的兩個大將兵馬俑則是給了一個煉神還虛境界。

這些境界簡單又輕鬆，虞蘇隨便給給就行了。

虞蘇強硬的提升境界，雖然簡單，但是問題在於並沒有辦法更進一步，因此虞蘇也不會用這種方法給自己的天庭提高實力。

做完一切之後，看着似乎還在消化什麼的“秦始皇”，虞蘇無聲無息的離開了這裏，開始朝着西方飛馳而去。

西方得搞出來一個東西，不能讓他們來東方添亂。

巴黎上空，望着忙碌的海神教廷，虞蘇面無表情，甚至還有點想笑。

天道聖人已經不需要信仰了，虞蘇便準備以此為基礎，給西方添添亂，讓他們沒有辦法來參与東方的事情。

畢竟東方是未來的天神預備役，可不能讓他們給瞎折騰。

“三頭地獄犬？”

虞蘇思考片刻之後，隨手捏出一個三頭地獄犬，實力大概設定在煉神合道境界。

不過一個三頭地獄犬頂多搗一下亂，並不能牽扯住他們的實力。

於是

十個就可以了。

當十個三頭地獄犬出現在歐洲各地時，虞蘇覺得又太過殘忍，於是打算給他們提個醒。

一瞬間，整個歐洲上空出現了一道黑色人影，幾乎是所有的人都能看到這道奇異的景象。

“那是什麼東西？”

“宙斯在上。”

“難道是超凡怪獸，哦我的老朋友，我們已經多久沒有見到過超凡怪獸了？！”

那到黑色身影周圍忽的燃起了碧綠色的火焰，犹如地獄而來的惡鬼。

“來自地獄的小可愛們，去吧，去享受你們的午餐吧，給這群不知死活的凡人一個厲害瞧瞧！”

隨着虞蘇的低吟，十隻三頭地獄犬瞬間降臨，而做完一切的虞蘇則是悄然無聲的退去，深藏功與名。

# 第三百一十章 眇眇之身

在西方放完了三頭地獄犬之後，虞蘇也不忘記關照一下北美白鷹，給他們順手製造了幾個煉神還虛的小妖魔，夠他們自己玩一會兒了。

虞蘇回到華國之後，見秦始皇帝似乎還在自己的陵墓里沉思，並沒有什麼動作，虞蘇便搖了搖頭，發動號令。

虞蘇的號令十分簡單，他將目前所有的真仙及真仙以上境界的修士全部召來！

南方七星宿、勝遇、倀虎、山蛛，共計十位。

他們可不知道秦始皇帝的事情，召過來讓他們別瞎出手，同時也宣告一下天庭的正式成立。

“拜見陛下！”

最先趕到的還是勝遇、山蛛以及倀虎三人，畢竟已經福澤到了太乙金仙，速度比起真仙來要快上不少，他們見到虞蘇后，當即長拜：“恭喜陛下證得天道。”

“嗯。”

虞蘇點了點頭，開口笑道：“平身吧，爾等三人是最早跟隨朕的三人，接下來的封神之戰，還需要你們三人的弟子啊。”

“封神之戰？”

勝遇猶豫片刻后，緩緩開口道：“陛下是說”

“朕閉關之際，崑崙眾塗炭生靈，如今天下大部分的神靈均在天庭任職，但天庭卻仍舊有不少的席位缺失，因此，爾等三教弟子可願為朕分憂解難？”

沒有一個完整的天庭的天帝不是好天帝，抱着這樣的想法，虞蘇開口笑道：“朕有封賞。”

“請陛下放心，臣等一定鞭策弟子，為陛下分憂，在封神之戰內大放異彩！”

他們在地球也混了一年有餘，許多的事情都已經知道了個大概有餘。

特別是山蛛，本來就是個追劇小能手，對於《封神榜》的故事他簡直倒背如流。

山蛛猶豫片刻后，上前一步，開口進言道：“臣斗膽請陛下言，這封神之戰何時展開，封神榜又歸於誰人之手主持封神大局？”

“封神之事不急，虞王朝方建立不過十年，動蕩不了。”

虞蘇緩緩開口道：“待虞王朝動蕩之際，朕便會開啟封神，通知諸位愛卿。”

還沒等三人行禮，虞蘇又開口道：“朕同時也召集了南方七宿，咸陽的秦始皇帝你們都不要管，讓弟子去處理，朕留了一個東西在秦始皇陵之內，如何獲得就要看他們的本事了。”

“爾等若是惡意插手，誅。”

虞蘇淡淡的話語讓三人感到一陣哆嗦，似乎天地之間有什麼奇異的力量圍繞在其三人周身，三人惶惶而不可終日，連忙空叩首道：“諾！”

“好了，剩下的事情你們自己處理吧，朕先走了。”

虞蘇打了個哈欠，揮了揮衣袖，下一刻整個人便消失在三人面前，勝遇甚至感覺不到一丁點的氣息！

直到虞蘇離去之後，勝遇才感覺鬆了口氣，身子骨有些癱。

“天道聖人，恐怖如斯”倀虎喃喃自語道。

方才在虞蘇面前，即使他們已經是太乙金仙，依舊感覺如同芒刺在背，站在虞蘇面前就如同一隻螻蟻一般。

“天帝言出法隨，我等臣民心悅誠服，如今商議一下秦始皇陵與未來的封神之戰該如何吧？”

勝遇義正言辭的對着山蛛與勝遇開口說道：“我建議，將蔡與韓二人入三教之中，如何？”

蔡新毅、韓韻研。

此二者雖然實力未及天仙，但三位太乙金仙卻一個記得比一個清楚。

畢竟是侍奉過天帝陛下的人，怎麼著也得給走個後門。

修仙者淡泊紅塵、不慕名利？

別開玩笑了，那是騙那幫啥都不懂的地球修士的，對於走後門什麼的他們以前可經常玩。

在異界無天帝維持秩序的年代，不會幾招怎麼抱大腿？

況且，他們也不算是什麼修仙者。

畢竟他們都是生來便是神靈，根本就沒有什麼修仙的過程，自然不用體驗那些玩意兒了。

遠處稀稀落落的南方七宿而來，看着他們的蹤影，勝遇、山蛛以及倀虎不在說話，而是盯着那裡。

“拜見三位天尊。”

作為三教教主，南方七宿自然認識勝遇、山蛛以及倀虎，紛紛恭敬道：“我等前來拜見陛下，不知陛下”

“陛下已經離去，臨行之前交代了給我等一些任務。”

勝遇看了看南方七宿，冷聲開口道：“接下來發生的任何情況，爾等只允許讓弟子參加，不準親自入場，違令者誅！此乃天帝詔令，爾可知曉？！”

聽着勝遇殺氣騰騰的話語，南方七宿均嚇了一跳，連忙拱手道：“我等知曉！”

說完之後，勝遇的表情有所緩和，而倀虎則開口笑道：“鬼金羊，聽說你收了兩個弟子？”

見倀虎突然將話題轉移到自己身上，鬼金羊嚇得渾身肥肉一顫，連忙拱手道：“回天尊，是的，劣徒秦志峰、許玥，還請天尊指點。”

“回去之後，便帶着你的兩個弟子來咸陽吧。”

倀虎笑眯眯的開口說著：“你也一起來注意，不要出手，否則後果自負。”

“小人明白”

鬼金羊心中一哆嗦，連忙拱手陪笑道：“只不過小人的劣徒修為低微，實在是”

“此乃天帝詔令！”

當鬼金羊聽到“天帝詔令”后，還沒等倀虎繼續說些什麼，連忙開口道：“明白了，明白了！”

柳土獐見狀，猶豫片刻后，詢問道：“敢問天尊，咸陽首發 首發

一直沒有說話的山蛛突然開口道：“不該問的就不要問了，將弟子派過去就行了。”

“好了，都回去準備吧，最遲明天抵達。”

“晚輩告辭。”

咸陽城，秦始皇陵。

復蘇的始皇帝嬴政坐在棺木前，望着附近已經點燃了的長明燈以及面前跪下的數萬兵馬俑大軍，陷入了沉思。

“朕”

復蘇的始皇帝嬴政只是肉身，真正的始皇帝嬴政早已經逝去，現在的始皇帝嬴政只是略微有些記憶殘留，大部分的東西都已經不記得了。

但他隱隱約約記得一些畫面，什麼荊軻刺秦王、秦王掃六合以及趙高

結合著虞蘇植入的上古練氣士，始皇帝嬴政還在那裡整理記憶。

“陛下！”

兵馬俑大軍跪倒一片，始皇帝嬴政看着兵馬俑大軍，嘴角勉強揚起一縷弧度：“眾將士平身！”

“朕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

“練氣士施法，朕死而復生，自當統治！”

“秦國的諸位將士，隨朕，取回曾經的榮耀吧。”

# 第三百一十一章 秦兵馬俑

咸陽市，艷陽高照，經過了一夜的休息，在這裏工作的人們從家門裡走出，打着哈欠，開始了忙碌的一天。

張攀就是這樣一位忙碌的打工族，不過比其他人更加幸運的是，他就是本地人，不用為住宿發愁。

“想當年，我也是老秦人，秦朝的時候指不定活的多自在呢。”

張攀買了早飯後，匆匆忙忙的擠上了公交，隨着公交一起朝着公司的駐點飛馳而去。

三點一線，家→公司→餐廳。

基本上沒什麼其他的事物可以吸引張攀。

站在公交車上，透過斑駁的玻璃，張攀看着公交車來逐漸飛馳遠逝的景象，思緒萬千。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尋尋覓覓這一輩子，到底是圖個什麼？

此時此刻，張攀彷彿化身成為了大哲學家，開始思考人生哲學。

“轟隆！”

可惜，一聲爆炸般的聲響打算了張攀的思緒，公交車司機的緊急剎車，讓整個公交車裡的乘客都撞得七零八落。

“怎麼回事兒啊師傅？”

“開車悠着點啊！”

乘客的聲音紛紛響起，但司機卻沒有任何的話語傳來。

張攀似乎感覺到有一縷不妙，咽了口口水，張着脖子朝前面望去。

這不看不要緊，一看嚇一跳。

前方不知為何，砂舞漫天，彷彿整個咸陽都處在一股特別詭異奇妙的境地。

咸陽可不是什麼風暴聚集之地，平時也很少發生霧霾的情況，今天這樣做十分的不同尋常，張攀當即驚愕道：“嗯？！超凡怪獸來了？！”

超凡者現世至今已經有將近兩年的時間了，現在的人對超凡怪獸自然不陌生，無論有個什麼風吹草動，都會不自覺的引向超凡怪獸方面。

“咸陽出現超凡怪獸了？！”

“哇，我們怎麼辦啊？”

“別怕，我們快躲起來，修仙者肯定會來救我們的。”

現在的地球已經被魔改的不成樣子，就好像漫威電影宇宙那樣，修仙者的待遇如同漫威里的超級英雄，受人崇拜與景仰。

只不過區別在於，不同於漫威里的那樣災難密集，地球的災難密集程度比較少，沒有那種時時刻刻都在地球毀滅這種危機中的感覺。

不過現在的樣子倒是像極了為數不多的幾次超凡怪獸來襲。

漫天黃沙，彷彿天崩地裂一般的景色惹得周圍的人不停地嚎叫着，張攀帶着恐懼，隱隱約約覺得黃沙之中似乎有着什麼人影。

張攀猶豫一二，壯着膽子，對着周圍的乘客喊道：“那那裡面似乎有東西。”

“有什麼東西？”

周圍的乘客瞪大了眼珠子也沒有發現什麼異樣的東西，只能對張攀投來一股莫名的目光。

張攀有些急了，對着左右道：“真的，似乎有什麼人影，或許是超凡者、修仙者來救我們了吧？”

“老天保佑，老天保佑”

不少上了歲數的老人都開始在車裡請求老天爺的庇護，而司機戰戰巍巍面無血色，指着前面的黃沙，顫抖着說著：“那那裡真的有東西”

一個黃毛喜出望外，對着司機喊着：“司機師傅，是不是修仙者來救我們了？”

其他的大爺大媽們也開始喊着，笑顏眉開，有甚者甚至在得知了自己生命沒了危險之後，甚至還拿出了手機進行錄像。

“不不是”

司機顫抖着手，哆哆嗦嗦地開口說著：“是是兵馬俑”

“什麼東西？”黃毛還以為自己沒有聽清。

“兵馬俑”

司機深吸一口氣，盡可能的調節了一下自己心中的忐忑激動之心，緩緩開口道：“就是秦始皇的兵馬俑”

作為正宗的老秦咸陽人，他們當然知道秦兵馬俑代表着什麼意思了。

所有人都咽了咽口水，那黃毛更是僵硬的開口說道：“師傅，你不會是在開玩笑吧。”

“不信你自己看！”

隨着司機的怒吼，黃沙漸漸散去，那些深埋在地底下的秦兵馬俑重新歸來，佇立在城市的最中央，手持利器、氣勢壓迫人心，站在那裡一動不動，就好像真的雕像一般。

忽然，所有的兵馬俑動了！

他們手持長矛，忽得向正前方一斜，全場的動作整齊劃一，帶着“唰唰”風聲，一股無形的殺氣瞬間瀰漫。

“這是怎麼回事兒？”

“考古學家觸怒了秦國士兵，所以兵馬俑復蘇來複仇了嘛？”

見他們似乎沒有圍殺上來的意圖，所有人原本緊懸着的心都放鬆了下來，開始議論紛紛。

有好事者與想象力豐富的群眾甚至都已經腦補出了一部百萬字的小說。

秦始皇帝與兵馬俑，原本就是咸陽最為知名的話題。

路邊某羊肉泡饃店內，鬼金羊看着外面的兵馬俑，對着自己的兩個弟子道：“你們便就在這裏吧，這也算是為師給給你們的考驗，無論你們遭遇什麼樣的境地，為師都不會出手，包括你們死亡。”

“記住，求助玄教弟子與虛教弟子不丟人，莫要因為一點顏面而失了性命。”

說罷，鬼金羊的身影便消失在這間羊肉泡饃店裡，只留下秦志峰和許玥兩個人面面相覷、一臉懵逼。

什麼情況，不是說來吃肉夾饃、羊肉泡饃的么，怎麼突然變成考驗了？

另一邊，玄教十九弟子盡數抵達咸陽，坐在一處高閣中喝茶。

“諸位師弟，這兵馬俑現世，我們要不要管一管？”

青陽真人微微抿了口茶水，對着其餘十八個弟子開口笑道：“還是說等他們的幕後主使？”

“等一等吧。”

德明真人開口講道：“這些兵馬俑皆是些煉神還虛的實力，不可小覷，若是我們不在第一時間找出幕後主使，後果不堪設想。”

一個不認識的道人開口講道：“我在這些兵馬俑中發現了四五股煉虛合道的氣息，他們當中還有與我們差不多的兵馬俑，不要大意。”

“我們”

林星淵張了張口，正準備說些什麼，卻被一道充滿了威嚴的聲音打斷。

“咸陽啊朕，終於回來了。”

s：差50張推薦票破2萬，求推薦票。

# 第三百一十二章 陛下，時代變了

“咸陽啊朕，終於回來了。”

雖然這道聲音似乎並不是刻意的訓斥講話，但身處咸陽的所有人都可以感覺到這種嚴肅、威嚴的感覺。

咸陽、朕以及陳列在咸陽城內的秦兵馬俑。

這個人的身份似乎已經是呼之欲出了。

“秦始皇帝嬴政。”

王識明坐在高閣中，雙眸遠遠看向最中央的地方，一個恐怖而又劇烈的氣勢在那裡浮現！

這種感覺，讓玄教十九弟子臉色一變，呼吸都有幾分急促了。

“你們感覺到了么？”

林星淵忍不住開口說道：“那那是”

青陽真人臉色嚴肅起來，緩緩開口道：“感覺到了秦始皇帝竟然已經是神仙之流的人物了”

他們萬萬沒想到，秦始皇的境界竟然已經到達了仙的境界。

他們本以為秦始皇頂多和他們一樣煉虛合道，最多不過半仙，若不是師尊催促，他們才不會一同來十九人。

但現在二十九人都不頂用。

就算秦始皇帝是仙中的最低級，那也是他們要仰望的存在，那也是目前咸陽最強大的高手。

德明真人嚴肅道：“諸位師兄弟，你們怎麼看？”

作為大弟子的青陽真人當即開口道：“天仙境界的仙人之流已經不是我等可以對付的了，現在暫未得知秦始皇帝想要幹些什麼，玄、虛、元三教同氣連枝，我覺得我們應該先找到其他兩教的道友，一同商議？”

“師兄所言甚是，入城之時我便察覺到了元教鷹師弟的氣息，我”

二弟子重印真人侃侃而談，但還沒等他說完，忽的一道極為恐怖的身影就出現在他的身旁，他瞬間就說不出話來了。

“什麼人？！”

玄教十九位弟子劍氣沖霄，瞬間拔劍而起，將來者團團圍住，劍陣攻守兼備，死盯來者。

他們十九人收到了太乙金仙巔峰境界的勝遇指點，結成了一套攻守兼備的劍陣，就算是天仙境界的仙人也得二十分鐘才能擊破。

無論勝遇太乙金仙巔峰是多麼的吊炸天，但煉神合道和天仙畢竟隔了一個天劫，就算是大羅混元金仙親自編排的劍陣，也不能擊敗一個天仙。

來者身着黑色龍袍，目光陰冷，看着周圍的玄教弟子，冷聲道：“爾等可是練氣士？”

看這龍袍，玄教十九位弟子當即明白了來者的身份以及身上的恐怖氣息來源，當即開口道：“貧道玄教三代弟子青陽子，見過陛下。”

“貧道玄教三代弟子重印子，拜見陛下。”

“貧道玄教三代弟子德明子，拜見陛下。”

“貧道”

“貧道玄教三代弟子星淵子，拜見陛下。”

“貧道玄教三代弟子識明子，拜見陛下。”

十九位齊齊上前拜見秦始皇帝，讓秦始皇帝的表情微微緩和了些。

緊接着，秦始皇帝大袖一揮，開口道：“既然乃練氣士，朕便許你們見朕不拜、贊拜不名、入朝不趨。”

對於練氣士，秦始皇帝還是有很大的好感的。

畢竟在自己的記憶中，自己能夠死而復生，還多虧的練氣士的幫忙。

況且現階段自己想要重新統一天下，還需要大批的練氣士人手。

秦始皇帝嬴政，本就是一個能夠禮賢下士的君主。

當年伐楚之戰。李信稱二十萬人可滅楚，然而卻大敗而歸。

秦始皇帝能夠親自來到王翦的家門口，請王翦出山統領秦軍。

當年為了拉攏韓非，秦始皇帝與韓非把臂同游，若不是韓非乃韓國公子，恐怕早就投奔了秦國。

還有秦始皇帝初掌權時的頓弱等等。

現在，秦始皇當然要拉攏咸陽城的練氣士，為自己征戰天下了。

“諸位可願隨朕，往咸陽宮？”

聽着秦始皇淡淡的話語，玄教十九位弟子面面相覷，最終青陽真人站了出來，拱手作揖道：“謝陛下相邀，我等願往。”

說罷，十九位弟子隨着秦始皇帝一同飛去了秦始皇陵。

沒錯咸陽宮早就被項羽燒了，現在的咸陽宮基本都是後人修的。

等玄教的十九位弟子抵達后，才發現這裏的同道中人竟然這麼多

虛教的顏若然、王驍、佘言。

元教的那頭鷹。

還有四個不知名的修士，林星淵與王識明倒是認的這四個修士，韓韻研、蔡新毅和只不過有煉神還虛境界的秦志峰、許玥。

這種感覺就好像導遊交流會一樣，說不出來的尷尬。

畢竟大家都是被秦始皇帝“請”過來的，說不出的尷尬。

“朕乃大秦的國君，天下之始皇帝。”

秦始皇帝嬴政高坐於棺材板上，對着眾練氣士之士緩緩開口道：“昔年，爾等的前輩為朕選址為墓，祝朕復蘇，朕如今已然從地下蘇醒，自當統治天下，繼為人皇，為天下之始皇帝。”

“卿等可願祝朕一臂之力，朕自不會吝於封賞。”

這個秦始皇就差把“人人都能封徹候”說出來了。

終究不比真正的秦始皇帝，那種打一巴掌給個甜棗，游刃有餘的樣子。

現在的秦始皇帝，也只不過是三千年來屍體上略微誕生的靈智而已，帶着些許的嬴政記憶，與三千年前的秦始皇帝絕非一人。

嬴政當年冊封的徹候，除了自家老秦人外，真正的封功徹候有幾個啊？

寧缺勿泛才是秦始皇帝的主旋律。

後來的劉邦為了打破秦朝的觀念，一口氣封了四百多徹候，才讓人們對徹候爵位的看法有所改觀。

到了后三國以及魏晉南北朝時期侯爵已經不值錢了。

言歸正傳，在場的眾多修仙者都沒有說話，而是思考着秦始皇帝到底是什麼意思。

打天下？開什麼玩笑啊陛下，就憑您這點臭魚爛蝦？您還以為這是三千年前冷兵器時代？

練氣士修仙者是很猛，但

寧知不知道，一年前襲擊夏威夷的超凡巨獸的下場？

根據師尊以及自己後來的歸納，那可是媲美真仙的巨獸。

您的這些兵馬俑，能抗幾波火箭彈？

“貧道十分願意為陛下效力，只不過陛下”

青陽道人立馬站出來，對着秦始皇帝顯先是拱手拍馬屁，隨後又裝出幾分猶豫的樣子：“陛下，時代變了。”

# 第三百一十三章 靈智

“時代變了？”

秦始皇帝疑惑地看着說出話的青陽真人，緩緩開口道：“什麼意思。”

“陛下有所不知，您的大秦王朝已經沒啦！”

聽着青陽真人的話語，秦始皇帝倒是沒有什麼震怒的神情，點頭道：“天下沒有絕對長久的王朝，朕的大秦會覆滅也是可以預料，這也是朕要再度一統的原因卿為何如此說話？”

見此，青陽真人又小心翼翼地開口道：“陛下可知您的王朝歷經幾世？”

“夏有四百年江山、商有五百五十年，而周更是得了天下八百年。”

秦始皇帝見狀，緩緩開口道：“朕的後代子孫不濟，也應有三百年山河吧？”

“額”

青陽真人深吸一口氣，鏗鏘有力的開口道：“陛下，您的大秦二世而亡！”

“二世而亡？！”

一股無形的殺意瞬間在整個秦始皇陵中爆發而出，來自於天仙境界的仙人之怒讓他們有些難以招架。

秦始皇帝又驚又怒，暴喝道：“扶蘇聰慧，怎會讓我大秦二世而亡？！”

“咳咳，陛下，當年的情況是這樣的”

青陽真人咳嗽了兩聲后，開始將自己學到的歷史娓娓道來，若是有什麼缺漏，還有一旁的其他修士查漏補缺，倒是較為完整的將歷史故事講了出來。

從秦始皇駕崩到漢高祖登基，這短短的十五年間，不知湧現出多少的英雄故事，但在秦始皇帝耳中卻是

“逆賊！逆賊！逆賊！”

“王氏三代為將，王賁竟復馬服之後，王離如此難堪大任！”

“趙高李斯，奸臣賊子！”

“可笑劉季一小小亭長，又有河功德當皇帝位？！”

聽着秦始皇帝歇斯底里的話語，所有人都皺了皺眉，他們看着青陽真人，表情不一。

天邊，三大太乙金仙目光凝視着秦始皇陵，看着這位秦始皇帝，有些不屑。

勝遇搖了搖頭，緩緩開口道：“終究只不過是屍體靈智，比不過那位被華國歷史譽為千古一帝的秦始皇帝。”

倀虎開口笑道：“不過是屍體誕生的靈智，貿然得到了天仙境界，有所不堪也是正常。”

“這等小人行徑，果真能成為弟子們歷練的目標？”

山蛛皺了皺眉頭，有些不太滿意地開口道：“若是因為他，我們的弟子都折損殆盡，該如何是好？”

這些弟子可都是他們經歷了許久挑選出的精銳，可不能隨便折損在了這裏。

“無礙，有我等在這裏照看。”

勝遇安慰道：“陛下只是不准我們窺伺秦始皇陵里的秘寶，我們庇佑弟子，應該無礙。”

說罷，三個人安靜的等了一會兒。

見天地之間似乎並沒有什麼異變，這才長鬆了一口氣。

天道聖人，洞察一切，若是方才陛下不允許這種情況發生，必然會降下某種警告。

這樣看來，似乎陛下並不制止己方三人在最後關頭救下自家弟子啊。

“甚好，兩位準備一下吧，我們注意一下這個冒牌貨，免得出了什麼差錯！”勝遇開口笑道。

“如此甚好。”

“請道友放心。”

山蛛和倀虎奉承兩句后，繼續開始盯着這個秦始皇帝的屍體靈智，想要幹些什麼。

暴怒的秦始皇帝已經接連咒罵了十分鐘左右的時間，直到想不到什麼詞彙后，才停下了言語。

而聽到秦始皇帝的話語之後，韓韻妍與蔡新毅當即明白了自己可能和這位秦始皇帝不是一路人了。

為什麼？

韓韻妍和蔡新毅可是大漢官員，眼前這可是對劉邦項羽具有極大敵意的人。

只不過場上知道他們真正身份的人不是很多，除了林星淵、王識明之外，似乎沒有幾個人知道。

秦始皇帝冷哼一聲，言語之中隱約瀰漫著一股殺意：“當今天下，可是劉氏江山？！”

“不是。”

青陽真人也沒想到竟然有如此變故，連忙將想法給強行引了出來：“陛下可知，如今的局勢與曾經大不一樣，凡人的軍隊”

還沒等青陽真人說完，秦始皇帝便冷笑着打斷：“不必多說，朕的大秦銳士天下無敵，什麼凡人軍隊是我大秦銳士的對手？”

“朕的實力也已經乃仙人之資，整個天下朕又何懼之有？”

青陽真人：

你能不能讓我先講完？

青陽真人強忍心中的不適，繼續開口道：“陛下的大秦銳士固然強大，但如今的時代環境大不相同，外面的軍”

“朕知道，不就是騎兵有了鞍嘛？朕都了解，卿無需多言，朕的大秦銳士會撕碎一切敵人！”

青陽真人深吸一口氣，盡可能的迴避了這個話題，接着開口道：“好吧，既然陛下對大秦銳士如此自信，那麼貧道便不再多言軍隊之事。”

讓你的精銳秦兵馬俑去硬幹坦克吧，老子不管了。

調理了片刻心態后，青陽真人又張口道：“貧道還要一件事要於陛下明言。”

“講。”

見秦始皇帝贊同了自己的這次話語后，青陽真人緩緩開口道：“陛下，兵家有雲，不戰而屈人之兵乃兵法的最好榮耀，陛下何不試試呢？”

“普天之下，不知多少人仰慕陛下之神威，願意主動來降。”

青陽真人接着說道：“不如陛下傳詔天下，讓天下間所有人都知道您坐鎮咸陽意圖復興大秦，屆時復秦的有志之士皆會來投，如何？”

聽着青陽真人的話語，秦始皇帝感覺有點意思，便點頭道：“愛卿所言朕甚是滿意，這件事情就交給愛卿以及愛卿的師弟來辦吧。”

聽到秦始皇帝已經決定讓他們十九人離開，青陽真人心中一喜，但表面上卻不露山水，對着秦始皇帝長拜道：“多謝陛下恩典，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

“萬歲萬歲萬萬歲？”

秦始皇帝聽到這句話，嘴角露出了一抹微笑：“不錯，萬歲，朕必然萬歲。”

“愛卿，速速去辦吧，若是真能引義士來投，朕必將封賞卿為徹侯，享肥沃豐腴之地！”

“謝陛下恩典！”

青陽真人表現的感激涕零，其實心裏卻並不是這麼想：等我出去了就告訴官府你的真正意圖，先把你轟死再說！

# 第三百一十四章 真正的始皇帝

“陛下，如今的天下局勢大變，目前的地圖如下。”

青陽真人並沒有直接一走了之，而是按照記憶中的圖像，利用法力投影出了一個世界地圖來：“此乃當今天下堪輿圖。”

秦始皇帝聞言，抬起頭來，看向青陽真人具象化的“世界堪輿圖”，青陽真人還順便給曾經的大秦疆域標註了一下，秦始皇帝瞬間就感覺到如今天下的變化了。

“未曾想到天下竟然如此遼闊！”

秦始皇帝大為震驚，他從來都不知道世界竟然這麼大：他本以為大秦疆域便是天下的疆域了。

見秦始皇帝對這個世界地圖如此痴迷，青陽真人趁機開口進言道：“陛下，您看着天下如此廣闊，廣憑貧道師兄弟等一十九人卻無法將所有的地方都通知到啊。”

“貧道斗膽向陛下進言，求陛下恩准在場的同道與貧道一同去通知天下。”

此時此刻，秦始皇帝已經對世界地圖看的入迷，對於青陽真人的話根本就沒多大思考，直接開口道：“准准准，一起去吧。”

“謝陛下恩典！”

所有修仙者就這樣，有驚無險的退出了秦始皇陵。

而秦始皇帝，則是美滋滋的坐在秦始皇陵的棺材上，看着世界地圖，幻想着自己的美好統治。

天空之上，三位太乙金仙仍在旁觀。

倀虎皺了皺眉頭：“什麼情況，這是天仙？”

他有點不敢想象，這竟然是一個天仙境界的神仙。

竟然竟然

山蛛也是眉頭一蹙：“雖然他並非那位秦始皇帝嬴政本人，但也不至於這般不堪吧？”

“他誕生的時間僅僅只有三天，這樣做也是情理之中。”倀虎嘆了口氣。

“我想，這樣做，真的有歷練價值么？”

不同於倀虎與山蛛，勝遇的想法很非同尋常：“經過這個蠢蛋，弟子們難道不會覺得，天仙也不過如此？”

此言一出，山蛛和倀虎都沉默了起來。

勝遇說的不錯，這種腦殘天仙，難道不會助長弟子們的氣焰，讓他們認為天仙不過如此嘛？

倀虎強顏歡笑道：“陛下的安排都是對的，我們就不要在這裏多說什麼了。”

山蛛也連忙開口說著：“你我三位只不過是區區的太乙金仙，又怎麼胡亂揣摩天道聖人的想法，真是該死！”

勝遇見狀，也只能嘆道：“希望如此吧。”

走出了秦始皇陵后，顏若然神情微微一松，對着青陽真人拱手道：“多謝青陽道兄施以援手，虛教感激不盡。”

“慎言，小心隔牆有耳。”

青陽真人立馬開口，同時又對其他想要說話的道友開口道：“我們先去燕京，與官府商議，在做解決。”

說罷，青陽真人便率先騰空凌雲而起，朝着東北方向飛馳而去。

其他幾個修仙者心領神會，同時起飛，跟隨在青陽真人身後，一同朝着東北的燕京方向飛去。

這件事情很嚴重，必須要官府好好商量一番。

他們可不想讓這個世界恢復古代模樣，講究什麼王侯將相。

現在的社會挺好，人人都有飯吃，人人都有學上，人人平等。

燕京城也已經亂成了一鍋粥，咸陽城的異象現在基本上全世界的人都已經知道了，信息時代，這種大型超凡事件基本上誰都攔不住。

一號親自下達命令，必須保證咸陽人民的安全，這件事兒容不得半點閃失。

“民眾疏散的如何？”

緊急臨時小組內現在亂成了一鍋粥，以咸陽為中心的所有部隊都開始開拔，畢竟這一次要面對的敵人不一般。

因為秦始皇不僅僅只有他自己一個人，而是有一支兵馬俑大軍！

目前出土的有一千八百多個，沒出土的還不知道有多少！

按照秦始皇的性格，當年修築的兵馬俑應該至少有三萬多！

他們現在已經看到了兵馬俑的實力與威力，普通的手槍都難以擊破兵馬俑的防禦。

這無疑是在宣告，秦兵馬俑同樣擁有某種超凡實力。

蔡新毅從外走了進來，看着緊急臨時小組的眾多成員，大部分都是機要部門的一把手二把手，因此蔡新毅長話短說道：“此次復生的是歷史上的那位秦始皇，他目前的目標是想要統一天下，重新建立起自己的統治。”

“秦始皇的實力非常強橫，我與其餘二十多位修仙同道一同接觸，我們聯手都不是秦始皇的對手！”

“根據我的猜測，秦始皇可能已經成仙。”

聽着蔡新毅的猜測，所有的人表情都微微有所變化，仙與凡之間差別是很大的。

幾乎是每個華國人都知道，神仙是什麼樣子的，神仙有什麼樣的神通。

當他們知道自己要對付一位真正的仙人時，便有一點膽怯。

“組織上已經批准，可以使用殺傷力比較嚴重的導彈了。”

就在這時，在場的一個成員突然開口，顯然是某個東西已經被批准。

一個成員又喊道：“沒錯，仙人又如何，他們只要想打擾我們現在的生活，我們就給他一點顏色看看！”

“咸陽附近的百姓已經撤離，乾脆就放手一搏，干他一炮！”

這時，所有人的視線又看向了蔡新毅。

蔡新毅毫不猶豫，上前指了指位置：“這裏便是秦始皇陵，也就是秦始皇的藏身之所。”

因為秦始皇的復蘇，秦始皇陵上浮，已經顯露到了地面上。

這裏，原本是機場。

“好，全力轟炸這裏，要將這裏炸成平地！”

“朕先打這裏，然後平了這裏，最後定都這裏，天下又將重新回到朕的掌握之中啊。”

秦始皇陵里，秦始皇帝看着世界地圖，看的入迷，甚至已經放棄了神識的外放，完全不知道外面的情況。

直到“轟隆隆”的風聲響起，秦始皇帝蔡意識到有什麼危險來臨。

只可惜，一切都完了。

“轟隆！”

“轟隆！”

一連數十發，直接將秦始皇帝按在地上摩擦，整個秦始皇陵都化為齏粉，完全消失在這個世界。

咸陽城外大概五十里開外的地方，顏若然看着咸陽，感嘆道：“這位天仙，怕是玩完了吧？”

“只可惜啊，千古一帝秦始皇，竟然落得個”

還沒等顏若然說完，她的聲音戛然而止。

因為她突然感覺到，一股全新的氣勢正在從咸陽城釋放。

這股其實並不是之前那“秦始皇帝”的氣勢，而是比那“秦始皇帝”更加恐怖的氣勢。

與這股氣息相比，之前的“秦始皇帝”似乎連提鞋都不配！

這一刻，顏若然的身軀顫抖了起來。

這股氣息，她只在師尊身上感受過。

“朕，回來了。”

# 第三百一十五章 那是何物？

“怎麼回事兒？！”

顏若然目光驚愕，她看着咸陽中央塵土飛揚的地方，緩緩升起一道人影，如同烈陽般的耀眼。

那道人影的周圍，一道黑龍呼嘯而過，龍吟波及了方圓數百里，即使站在咸陽城外上的顏若然都不覺為之一震。

天生貴胄的氣質讓顏若然感到一陣窒息般的壓力。

“你是何人？”

那道人影動了，突然瞬移閃現到了顏若然面前，對着顏若然冷然道：“為何來此？”

這種氣勢給了顏若然極大的壓力，讓顏若然幾乎喘不過氣來：“拜拜見陛下”

依稀可見，那隨風擺動的黑色長袍上綉着玄鳥的圖案，顏若然大感驚愕。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

商與秦本同源，其始祖皆為東夷玄鳥部出身，因此秦的圖騰亦為玄鳥。

黑色真龍代表着始皇帝的氣運，玄鳥代表着秦國先祖先王的氣運。

現在站在自己面前的這個男人，氣勢恢宏，雙眸之間似乎飽含天下大勢，一舉一動都有一股莫名的禪機，惟妙惟肖。

“您您”

顏若然聲音忍不住地有些顫抖，她驀然發現，王驍、佘言兩位師兄將頭俯下，匍匐在地面上，不敢有絲毫的動靜。

“恩。”

那男人沒有回復顏若然什麼話來，只是目光凝視，讓顏若然感到如墜冰窟。

“放肆，還不參拜陛下？！”

一旁，一個看起來打扮較為文弱的兵馬俑忽的張口喊着，聲音較為尖銳。

聽到這道尖銳的聲音后，顏若然的身軀震了震，似乎想到了什麼：“拜拜見陛下。”

這才是真正的秦始皇帝！

方才那個不知道是什麼玩意的東西絕對不是秦始皇帝！

“免禮，平身。”

一旁的太監代為傳遞，令顏若然起身。

與此同時，殘餘的秦兵馬俑迅速集結起來，令行禁止，犹如機器人一般拱衛着真正的秦始皇帝。

但秦始皇帝似乎並沒有什麼動靜，而是深深地看着顏若然，目光深邃，緩緩開口道：“剛才那是什麼東西？竟然能把朕給驚醒。”

秦始皇帝的聲音十分有磁性，不過顏若然可不敢胡思亂想些什麼，她強忍秦始皇帝驚人的氣勢，拱手作揖道：“陛下，此乃導彈”

“導彈？”

秦始皇帝的眉頭微微一蹙，開口道：“那是什麼，朕駕崩之後研究的新鮮玩意？”

秦始皇帝提到“駕崩”二字時，神色毫無變化，彷彿根本就不在意什麼東西，並不感覺到有什麼不妥之處，倒是顏若然感覺到有點詭異。

秦始皇帝看着顏若然，笑道：“將朕之後的事情講講，朕倒是有些好奇。”

“額”

顏若然感覺這一幕似曾相識，但還是開口道：“陛下您駕崩后，李斯、趙高秘不發喪”

顏若然將之前青陽真人講過的歷史完完整整的重複了一遍。

講完之後，顏若然忐忑的站在那裡，等候着秦始皇帝的吩咐。

卻不曾想到，秦始皇帝竟開口道：“繼續。”

“啊？”顏若然愣了一分。

“區區一個亭長竟能滅了六國餘孽，也算個人物，可惜朕不能與之交手啊。”

雖然秦滅亡之際秦人分裂嚴重，但項羽也是實打實覆滅了王離率領的軍團與章邯的囚徒軍，那劉邦竟然在如此的環境、如此出身的情況下能夠獲勝，出乎了秦始皇帝的預料。

不過

秦始皇帝嘴角微微上揚：也就只是個人物罷了，若是朕在位，這劉季終其一生也就只能當個亭長，頂多晉位縣令。

顏若然見秦始皇帝似乎並沒有什麼太大的情緒波動，接着開口道：“漢一統后，諸王造反，一統功臣韓信身死、蕭何自污、張良退隱”

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

為什麼這些大功臣會死，秦始皇帝也明白。

劉季畢竟出身低微，在那個時代，身份還是很重要的。況且劉季年事高，而那些功臣卻正值壯年。

一但山陵崩，後果不堪設想。

緊接着，東西兩漢的歷史講完，見秦始皇帝似乎沒什麼話語，便接着講下去。

一直講到了晉朝衣冠南渡，秦始皇帝的表情有些不自然。

當北宋靖康之恥時，秦始皇帝已經隱隱有些怒意了。

元朝建立時，秦始皇帝更是冷哼一聲，甩了甩衣袖，嚇得顏若然根本不敢繼續往後講。

緊接着，乞丐出身的朱元璋驅除韃虜，光復中華時，秦始皇帝的表情才微微好轉了些。

可惜

吳三桂大開山海關，八旗入關，之後的種種讓秦始皇帝甚至想要暴起，他的氣勢在整個咸陽上空擴散，強烈的氣勢讓顏若然呼吸急促。

之後的廢除皇帝，民主共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一直講到一年前，一頭超凡巨獸襲擊白鷹夏威夷群島才戛然而止。

聽着歷史的進程，秦始皇帝沉默片刻后，緩緩開口道：“如今的天下，已經沒有君往了？”

顏若然小心翼翼地開口道：“其他的幾個國度還是君主立憲制。”

秦始皇帝見狀，點頭道：“說來聽聽還有他們的歷史。”

顏若然：

她感覺自己再給自己挖坑。

顏若然使出了吃奶得勁兒開始回憶自己為數不多的外國歷史知識，開始侃侃而談。

秦始皇帝表現的如同一個坐在電視機前看百家講壇的中老年人，時而點頭稱讚，時而皺眉沉思。

眼見着自己似乎是穩住了秦始皇帝，顏若然連忙鬆了口氣，陪笑道：“陛下，臣了解的歷史不全面，不如專業人士，不如這樣臣給陛下尋一電腦，讓陛下聽一聽專業人士的講解，如何？”

聽這顏若然這種毫不符合禮儀的言論，秦始皇帝皺了皺眉，但聽到電腦之後，又大感新奇，無視了顏若然不合禮儀之處，開口道：“何為電腦？”

“電腦”

顏若然一時語塞，接着開口道：“陛下，這就說來話長了，臣不知如何表達，不如臣實際操縱一番，陛下觀之。”

“准。”

# 第三百一十六章 惶恐的趙佗

咸陽的一處尚未波及到的民居里，兩個兵馬俑站在民居前，保護着秦始皇帝的安全。

其實也就是做做樣子，目前的秦始皇帝在目光所及之處所向睥睨、無人是其敵手。

原本被炸毀的線路也已經迅速被安排上了，整個咸陽市內，這裏成了為數不多可以連接網絡的地方。

秦始皇帝專註地看着電腦屏幕里的《老梁故事匯》，有時還感慨道：“此人言論倒是比朕那時養的博士還要精彩幾分啊。”

博士，秦漢時是掌管書籍文典、通曉史事的官職，后成為學術上專通一經或精通一藝、從事教授生徒的官職。

顏若然無精打採的站在一旁，陪着秦始皇帝觀看着《老梁故事匯》、《老梁講天下》、《老梁觀天下》等一系列在顏若然印象里只有自己的父輩、祖輩才看的電視節目。

已經一個周了，這位秦始皇帝陛下已經連續看了一個周的電視節目了！

而且絲毫沒有停下來的意圖。

當《老梁故事匯》最後一期落下帷幕之後，秦始皇帝意猶未盡，接着開口道：“還有類似的么？”

看着秦始皇帝那種恐怖的姿態，顏若然立馬精神起來，連忙點頭道：“有的！有的！”

顏若然立馬操作起來，給秦始皇帝找了《百家講壇》，同時也開始在心中準備《百家講壇》看完之後要播放的內容了。

“不錯傳詔，冊封方才那人為博士，秩比六百石。”

秦始皇帝隨口對着一旁的太監道：“此人若是說得好，同樣也封博士吧。”

“諾。”

太監立馬欠身，尊聽秦始皇帝的詔令。

秦始皇帝懶洋洋地點了點頭，對着顏若然道：“開始吧。”

顏若然立馬點開了播放鍵。

“他一定是起來殺我的！一定是起來殺我的！”

遠在大洋彼岸，趙佗自從得知了秦始皇帝復蘇的消息后，整個人都陷入了一種癲狂的狀態，阿爾文手下的小弟已經有四個折損在了他的手裡。

“趙佗，冷靜一點，嬴政已經復蘇一個周的時間，他還沒來找你，沒關係，沒關係！”

阿爾文現在的漢語已經說得十分順暢，他拉着趙佗的手，對着趙佗不停地勸解着。

“呼~呼~”

趙佗深吸一口氣，努力讓自己努力下來，幸好強大的繼續為支撐了他，但是他說話之間，還是隱隱約約有一股畏懼感：“你不懂，你不懂我當初都做了些什麼。”

現在的趙佗就連寡人都不敢自稱了，生怕有什麼差錯，引得秦始皇帝暴怒。

阿爾文開口講道：“不就是在皇帝死後兵變嗎，沒什麼關係，現在他正處在用人之際，你去投靠他，他一定會重用你的。”

趙佗抬頭看了阿爾文一眼，搖了搖頭，緩緩開口道：“你不懂，你真的不懂始皇帝的想法。”

“他，從來都不需要任何背叛者，凡是背叛過他的人，都會被他殺死就算是他的母親”

趙佗漸漸會一起當年的一些記憶，記憶中的秦始皇帝

好吧，其實他根本就沒怎麼見過秦始皇帝。

他是北方人，被派到了南方做大將，記憶中為數不多的幾次召見都是比較正常的詔令，根本就沒有什麼私下見面的機會。

加上在他在南方先後跟隨屠睢、仁囂，最後在南越建立國家，秦始皇帝的威勢已經積壓在他心中好久了。

本以為自己積攢氣勢在這裏，內心對秦始皇帝的恐懼應該削弱，卻沒想到到了秦始皇帝真正復活的這一日，他卻感覺到了萬般的恐懼。

他與咸陽隔着一個完整的大海洋，隔着一個陸地，卻沒想到他在這裏依舊能感覺得到秦始皇帝那股氣息！

見趙佗這般模樣，阿爾文急得團團轉，不由開口道：“秦始皇帝的實力如何，若是實力不濟，我這就召集兄弟，用現代武器把他殺了！”

現在這年頭的超凡者都喜歡抱團，而阿爾文由於信仰的問題沒人和他抱團，只有趙佗不離不棄畢竟他們同樣被人厭惡。

但問題在於，趙佗現在被那個秦始皇帝搞得人不人鬼不鬼，根本就無法有行動能力，讓阿爾文很是傷腦筋。

“用現代武器殺死秦始皇帝？”

趙佗勉強抬起頭來，看了一眼阿爾文，擠出一抹微笑：“你能你的武器能殺死仙人嗎？”

“你的武器比起華國的導彈，哪個更厲害？”

“你背後的那位疾病與瘟疫之神下達了命令嗎？”

趙佗的每一句話都扎在了阿爾文的心窩上，讓阿爾文鬱悶無比，甚至於又有些自閉。

阿爾文顫抖着嘴唇，只能開口回答道：“不能、華國更厲害、沒有。”

聽到了阿爾文的答覆后，趙佗再一次癱了下去，整個人都有些頹廢。

望着這般模樣的趙佗，阿爾文嘆了口氣，用着剛從華國學來的成語冷哼道：“真是爛泥扶不上牆！你這樣也配稱為南越武帝？”

趙佗聽到這句話之後，打了個激靈，立馬站了起來，有些欣喜道：“對，我是大秦征南都尉，象郡郡守兼郡尉！”

阿爾文無語的看着趙佗，嘆了口氣，自顧自的離開，不再管趙佗。

現在，阿爾文只能祈禱疾病與瘟疫之神，讓趙佗早日擺脫這種境地了。

“恩這些東西確實有趣，只不過他們說的細節都大不相同，明顯有個人思想在其中，朕不喜。”

秦始皇帝搖了搖頭，指着電腦里正在播放的視頻說著。

畢竟，所有的歷史專家都會點評歷史人物。

而秦始皇，自然也是他們點評的對象。

若不是秦始皇剛剛復蘇，不願意肆意動殺心，凡是點評過他的人都要人頭落地。

在秦始皇帝心中，皇帝可不是什麼升斗小民可以評論的。就算是正式的官員，官至丞相，點評皇帝也要下大獄受夷三族之罪。

剛愎自用、好大喜功，這都是屬於皇帝的成語，無論是哪個皇帝。

“朕基本了解了現在的情況。”

“現在，朕的統治，開始了。”

# 第三百一十七章 三教七真仙

“這嬴政想要做什麼，恢復自己的統治？”

天邊，一直注視這裏的山蛛沉思片刻，對着左右開口道“他還以為這是兩千五百年前？”

“這樣一來，秦始皇帝將會直面所有的弟子啊。”

倀虎揣了揣下巴，緩緩開口道“他可是真仙巔峰的境界，我們的這些弟子好像並沒有什麼勝算。”

煉虛合道和真仙？

不可能有勝算的，這已經不是歷練了，這是送死。

“我們三人不能出手，讓七星宿來吧。”

勝遇淡淡開口說著“七星宿如今皆已踏入真仙境，張月鹿更是已經隱隱觸摸到了巔峰的門檻，讓他們來纏住秦始皇帝，弟子們入秦始皇陵，尋找陛下所言的寶物。”

說完，三人再度陷入沉默，開始等候着天地異象發生。

幾分鐘后，天地之間並沒有什麼變化，三人才鬆了口氣，勝遇道“陛下沒有反對，此策可行。”

“就這樣做吧，同時也能看看南方七星宿與同境界的修士對戰表現如何。”

“陛下您您”

顏若然聽到秦始皇帝的聲音后，瞠目結舌，根本沒想到秦始皇帝突然提出了這樣的想法。

他這是想恢復秦朝古制啊。

“念你在旁這麼多天，朕給你兩個選擇。”

秦始皇帝看着顏若然，淡然開口道“任大秦內史，或者離開朕不殺你。”

顏若然大感意外，連忙長拜道“承蒙陛下厚愛，臣臣還有師門，不能侍奉在陛下左右，請陛下恕罪。”

“罷了，退下吧。”

秦始皇帝倒也沒有太過在意什麼，擺了擺手，示意顏若然離開。

顏若然見狀，立馬離開。

出了民居后，顏若然極速朝着長安飛去，與其他的同道匯合。

如今，所有的同道修士幾乎都聚集在了長安，警惕秦始皇帝的動靜。

顏若然一來到長安城，所有的修士朋友們都出現在附近，青陽真人撫了撫衣袖，對着顏若然道“怎麼樣，秦始皇帝怎麼說？”

對於炸死了一個假秦始皇帝，他們都已經刻意隱瞞了這件事，盡可能的緩解尷尬。

“唉。”

顏若然嘆了口氣，緩緩開口道“雖然這位氣度、修為和身上的威勢都比之前那個好，但想法卻是一樣的。”

聽到顏若然說話，所有的人都沉默了。

之前那位天仙他們還可以用導彈滅掉，這位呢？

這位的威勢可是可以與師尊相提並論，甚至隱隱約約之間超過了他們的師尊

青陽子見狀，嘆了口氣，緩緩開口道“即使我們不是他的對手，也不能任由秦始皇帝這樣。”

這不僅僅是秦始皇帝的問題，還有他們的考驗啊。

無論是虛教的顏若然、王驍以及佘言還是元教的那頭老鷹，他們的任務都是來到這裏經歷考驗。

就連實力最弱的秦志峰和許玥也有相應的歷練身。

只有韓韻研和蔡新毅一臉懵逼的來到這裏，不知道自己是幹啥的。

不過作為官府工作人員的一員，蔡新毅自然會留在這裏，與三教一起抵抗秦始皇帝。

而韓韻研就更不用說了，她一直堅信自己是大漢的官員，秦滅亡的部分原因歸結於漢，作為敵對勢力，韓韻研自然也要留在這裏了。

“咳咳。”

忽得一道輕咳聲打破了寧靜，眾人忽然警覺起來，連忙轉過身去，一個憨態可掬的胖子坐在他們身後的一個沙发上，呵呵直笑。

青陽真人心中暗叫一聲不好不好，我們竟然無一人覺察到其氣息，此人恐怕已經是神仙一級的人物了。

不同於青陽真人，蔡新毅、林星淵以及王識明都有些欣喜，他們認識這個人這是秦志峰與許玥的師父，幽冥真君。

“師尊！”

一直以來存在感十分弱的秦志峰和許玥一下子找到了主心骨，連忙上前行禮。

其餘眾人也不敢託大，連忙拱手道“前輩。”

鬼金羊搖了搖頭，開口道“我與你們的師父雖然不是師出同門，但道法同源，你們稱我為師叔師伯便可以了。”

青陽真人當即大喜，連忙主動開口道“拜見師叔！”

其餘弟子齊聲開口道“拜見師叔。”

“嗯。”

鬼金羊笑着點了點頭，下一刻，忽的有六股氣勢一同到來，引得眾弟子大驚。

當六道身影顯形之時，他們的神情為之一松，紛紛上前行禮“拜見師尊。”

井木犴、鬼金羊、柳土獐、星日馬、張月鹿、翼火蛇、軫水蚓。

南方七宿收到了勝遇、倀虎以及山蛛的命令，即可趕來，如今已經在長安與自己的弟子會和。

他們笑而不語，其中井木犴徑直開口道“爾等接下來便去秦始皇陵便是，那位秦始皇帝就讓為師對付吧。”

翼火蛇冷笑一聲，緩緩開口道“秦始皇陵中的寶物只有一個，你我三教同氣連枝，不可手足相殘，能否找到寶物只能憑藉個人的本事當然，如果本事不濟，受傷也怪不了他人。”

柳土獐點了點頭，笑道“道兄所言極是，爾等要專心行事，若是尋到了寶物，便是你們的本命法寶了。”

柳土獐傻了才會拒絕，畢竟現在這些弟子里贏面最大的就是虛教的顏若然。

煉虛合道境界，還有朱雀羽扇加身，在場的所有修士中，顏若然當屬戰力第一。

而井木犴與張月鹿也沒有意見，畢竟他們玄教弟子有十九個呢，人數優勢很大。

唯一有些不爽的就是鬼金羊了，他的兩個弟子只有鍊氣化神的境界，跟其他弟子相比可是足足差了兩個境界，根本就沒有任何獲勝的希望。

而韓韻研和蔡新毅站在那裡，有點尷尬。

張月鹿注意到了韓韻研與蔡新毅二人，微微一笑，開口道“你們兩人也可以入秦始皇陵尋寶，若是尋到了寶物，我等也不會逼迫爾。”

韓韻研與蔡新毅連忙行禮道“多謝前輩。”

翼火蛇冷笑着打斷了正在進行的場面，對着左右道“諸位道兄，我等去會一會那位吞噬了三千年龍脈成就真仙巔峰的秦始皇帝，如何？”

“善。”

支配神話

# 第三百一十八章 大秦萬年

南方七宿浩浩蕩盪地朝着咸陽方向而來，散發出自己的氣勢，整個咸陽瞬間就有一種風雨欲來的感覺。

咸陽已經空無人煙，每一位市民官府都給予了很大的處理，只不過依舊是有人歡喜有人愁，但官府現在的重點卻並不是這個，而是關於咸陽城的重建工作。

毋庸置疑，八位真仙將在咸陽交戰，其每一位的實力都不弱於曾經摧毀了火奴魯魯的鈎蛇（其實是白鷹自己放核彈摧毀的），這咸陽城的重建是勢在必行的。

秦始皇帝坐在屬於自己的龍椅上，目光深邃凝望着遠方七道如虹的氣息，微微頷首，對着左右的太監道：“你看這七股氣息，與朕相比，如何？”

一旁的太監賠笑道：“陛下，您的氣息就如同九天的明月，而他們只不過是區區螢火，螢火之光豈能與皓月爭輝？”

秦始皇帝深深地看了那太監一眼，讓太監一個激靈，整個身子都開始顫抖起來：“沒有趙高的本事，就不要學趙高了。”

那太監連忙叩首，兩股戰戰，將頭深深埋在衣袖裡：“是，奴婢知錯，奴婢知錯！”

“起來吧。”

秦始皇帝並沒有因此遷怒什麼，而是淡然的讓太監起身：“通知朕的大軍吧，出陣，為朕纏住一兩個對手吧。”

實話實說，秦始皇帝現在也感覺到了極為強大的壓力，只能選擇喚醒秦兵馬俑，讓兵馬俑蒙恬率領兵馬俑大軍為自己牽制一兩個對手。

秦始皇帝的真仙巔峰並不是他修鍊而來的，而是他通過成為華國第一位皇帝獲得龍脈氣運而成，甚至還有天帝虞蘇的一點點幫助，他的實戰經歷遠遠沒有同境界的修士豐富。

就連南方七宿的實戰經驗都比秦始皇帝要豐富：畢竟他們蘇醒之後彼此之間還打過架，被勝遇降服過，實戰經驗雖然不比異世界的真仙，但在地球也算是矮個子里的大將軍了。

忽的，井木犴的聲音震鑠雲霄，從遠遠便已經傳到了咸陽來：“聽聞故秦的始皇帝復蘇，貧道等七人特來討教，不知始皇帝可否賜教？”

說罷，七道人影如同虎嘯一般從遠處疾風而來，並肩而立，皆是身着道袍，各自顯露出法寶，面無表情，冷然看着秦始皇帝。

“哼哼。”

秦始皇帝冷笑一聲，右手微微抬起，整個咸陽的大地開始劇烈晃動，剎那間便是塵土飛揚，整個場地上閃過無數的人影。

不，那不是人影，那是泥土偶那是秦兵馬俑！

兵馬俑列隊站立，整整齊齊。每個陶俑的面容、表情都不一樣，千人千面!

有他們的姿勢也各不相同，有跪射的，有站立的，還有牽馬的。但是他們的眼睛都堅定地注視着前方，隨時準備着作戰。

幾秒鐘之後，這群兵馬俑身上的泥土開始劇烈抖動，緊接着，一個又一個鮮活的生命從兵馬俑中湧現而出，為首大將抹去劍柄上的灰燼，將長劍拔出，狠狠地插在地下，單膝跪地，高喝道：“末將蒙恬拜見陛下，大秦萬年！”

另一側的兵馬俑群中，一個手持長戟白髮皚皚的老者目光堅毅，並沒有單膝下跪，而是拱手行禮道：“末將王翦，拜見陛下！”

在王翦身後，又是一道年輕的聲音響起：“末將王賁，拜見陛下！”

“末將內史騰，拜見陛下！”

“末將李信，拜見陛下，大秦萬年！”

“末將馮劫，拜見陛下，大秦萬年，陛下萬年！”

一個又一個的大將從兵馬俑里脫繭而出，對着秦始皇帝方向行禮。

他們每一位都是秦始皇帝時期的將領，為秦始皇帝作戰立下功勛，這才有資格修成兵馬俑，為秦始皇帝殉葬。

仁囂、趙佗、章邯、王離等，加入這些將領之中，有的不太夠格，而有的卻是在秦始皇陵修建完成后才大放異彩，無緣入陵。

“看起來，始皇帝的部隊倒是眾志成城啊。”

翼火蛇舔了舔嘴唇，微微笑道：“只不過你真的認為這群連成仙都不是的傢伙，能夠給你帶來多大的幫助嗎？”

秦始皇帝這邊的陣容實力上有很大的天塹。

他們的最高戰力秦始皇帝乃真仙巔峰的仙人，是在場之中修為最高深者。

而剩下的最強者確實王翦，實力僅僅是煉虛合道巔峰，甚至都還沒有踏入玄仙的境界。

根本就不像是三教七人，他們雖然只有七個，但是個個都是真仙，井木犴與張月鹿甚至都已經隱隱觸碰到了真仙巔峰的邊緣，七人的實力與秦始皇帝的實力差距也只不過是17級六神裝和18級六神裝的差距，並不是很大，靠自己的操作還是可以彌補的。

“這就不勞煩你擔憂了。”

秦始皇帝的雙眸閃過一縷涼意，看着口中嘲諷之意甚濃的翼火蛇，冷然道：“這位真人還是先關心一下你自己吧。”

火藥味甚是濃厚，彷彿戰鬥即將一觸即發。

就在此時，在場的八位真仙都感覺到了一道氣息正朝着這邊趕來，只不過實力只有煉神還虛。

“末末將征南副將、象郡郡守、大秦右庶長趙佗，拜見陛下，大秦萬年！”

趙佗千里迢迢從白鷹國趕來，想要知錯就改，為大秦效忠，祈求秦始皇帝能饒過他的一條性命。

秦始皇帝看向趙佗，趙佗只感覺自己如同墜入冰窟一般，渾身發抖。

“你南越武帝？”

秦始皇帝的聲音有些玩味，聽不出是喜是怒。

趙佗連忙伏下頭來，顫抖道：“不不敢，臣臣不過是蠻夷大長老，怎敢妄稱皇帝位”

“今日兩軍陣前，我大秦實力懸殊，卿能來，朕很欣慰。”

秦始皇帝看向趙佗，並沒有因為他歷史上的選擇而大動干戈：“既然卿鎮南方，朕便進封卿為少上造。”

“謝陛下恩典，謝陛下恩典！”趙佗長拜道。

屬下會叛變，全是因為主公不給力。

若是秦始皇當政，趙佗又豈敢叛變？

秦始皇帝眼神逐漸陰冷起來，他看向七人，緩緩開口道：“七位，我們開始吧。”

“如你所願，始皇帝！”

支配神話

# 第三百一十九章 神仙打架

“轟隆！”

天上狼煙四起，無數的秦兵馬俑前赴後繼的上前送死，只祈求為他們的皇帝拖延住敵人一絲一毫的進攻節奏。

底下，二十多道氣勢薄弱的身影迅速閃過，朝着秦始皇陵中進發。

天上的八位真仙都心知肚明，只不過秦始皇帝卻並不能出手，只能看着這二十多隻小老鼠溜進了他的墓穴。

“這就是你們的目的？”

秦始皇帝冷笑一聲，看着對面的七位真仙，緩緩開口道：“讓他們溜進朕的皇帝陵？”

“那只是順帶的，我們真正的目的，而是消滅你。”

軫水蚓周圍水仙氣大盛，將一片正準備攻來的秦兵馬俑盡數驅逐，同時看着秦始皇帝，開口道：“你先擔心一下你自己吧。”

秦始皇帝也不多比比，手中的泰阿劍閃出劍芒，劇烈的白光從秦始皇帝手中綻放而出，長劍輕吟。

天邊雲層瞬間一陣翻湧，似乎包裹着無邊地劍氣，最後凝聚成一隻巨大的玄鳥，雲起霧落，劍氣沖霄。

翼火蛇的周身猛然燃起熊熊烈火，似乎真的要焚燒萬物，焚天煮海！

周圍的一切可燃物體突然自燃起來，地面也開始乾枯裂口，空氣中的水蒸氣也蒸發了起來，炙熱地氣浪讓整個咸陽城的空氣都有些枯燥。

軫水蚓大海無量，雖然周圍並沒有一絲一毫的海水，但卻給人一種他就是大海的感覺。

樹木繚繞、大地顫動，整個咸陽城瞬間陷入了水深火熱的境地之中，隔着數百里都能聽到咸陽城內的打鬥聲，當真是驚天地、泣鬼神。

秦始皇帝以一敵七，頗有英雄本色，只不過遺憾的是秦始皇帝現在落入了下風。

井木犴抽空開口，擾亂着秦始皇帝的心理防線：“你雖然吞噬了龍脈修成了真仙巔峰，但畢竟養尊處優，沒有經歷過生死搏鬥。”

擾亂對手的心態，也是戰鬥的一部分。

然而秦始皇帝是何等人物，在歷史上可經歷過無數次的腥風血雨，內心早就已經磨鍊的如同鋼鐵一般，對於井木犴的心理戰術他表示毫無作用，隱約之間甚至還感覺有點好笑。

“即便如此，朕殺你也是輕而易舉。”

秦始皇帝冷笑着回了一句，同時一股嶄新的黑色真龍氣息從秦始皇帝的身軀中浮現而出！

屬於始皇帝的其氣運之力大盛，黑龍盤旋在秦始皇帝的周身，延綿不斷，形影不離。

柳土獐皺了皺眉，對着張月鹿與星日馬開口道：“兩位去對付那條黑龍，我們幾個繼續對付秦始皇帝。”。

“好。”

張月鹿與星日馬沒有半分疑惑，當即點頭稱是，迅速朝着黑龍的方向殺去。

風聲呼嘯，咸陽城的上空，無數的真氣在周身徘徊，原本還算是繁華的咸陽城現在已經是滿目狼藉，無數的建築被八大真仙的交手而灰飛煙滅。

真龍、玄鳥、皇帝、道士，還有漫天遍地的兵馬俑，這種奇怪的組合讓這座千年古城留下深深而又不可磨滅的痕迹。

秦始皇陵中，青陽真人率領眾師弟從看守皇陵的少數兵馬俑中殺出一條血路，進入了秦始皇陵之內。

秦始皇陵佔地面積十分的龐大，整個皇陵有一種莫名的感覺。

若是在地下，這種感覺將會萬分的恐懼，然而由於秦始皇帝的復蘇，整個秦始皇陵都已經挪移到了地面上，在光天化日之下，倒是沒有了那種可怕的感覺。

若是盜墓、考古隊來這裏考古，或許要耗費很長的時間來躲避陷阱以及注意那些隨時都有可能復生的兵馬俑。

然而現在站在這裏的卻並不是什麼考古專家、盜墓傳人，而是一大群修仙者，他們根本就不用在意陵墓里的各種陷阱以及隨時都有可能復活的秦兵馬俑。

在秦始皇陵的入口，青陽真人看了一眼天上纏鬥着的真仙們，對着所有人開口道：“諸位道友，我覺得我們可以分散搜索，各憑本事，如何？”

見似乎沒有什麼人反對，青陽真人便開口笑道：“我玄教從西面進入，元教的鷹師弟和韓道友、蔡道友兩位道友一同從北面進入，虛教的道友從東面進入，至於秦道友和許道友你們自行選擇是去南邊兒還是跟隨其他人一起行動，如何？”

元教的老鷹冷哼一聲，緩緩開口道：“我獨自一人走，去南邊。”

“讓那兩個人族的和這兩個人走一起吧。”

聽着老鷹的話語，青陽真人也沒有半分的不滿，而是微笑道：“可以，鷹師弟請自便。”

其餘人也沒有任何的意見，於是便按照青陽真人的分配方式進行搜索。

玄教弟子從西門入，在踏入秦始皇陵之後，林星淵低聲詢問道：“師兄，我們玄教弟子一十九位，只是搜素一片區域，這未免也太過寒酸了些吧？”

青陽真人微微一笑，緩緩開口道：“讓他們搜吧，無論如何我們玄教的人數始終是最多的，他們無論如何都會給我們白打工。”

“只要不出人命，前輩們是不會在意受傷之類的事情的。”

聽着青陽真人的話語，林星淵點了點頭，而一旁的王識明又道：“師兄，我們這樣做，是不是有些不太符合修仙者的的”

青陽真人知道王識明想喲啊說些什麼，在玄教十九位弟子當中，當屬王識明最為正直，但在其他弟子看來，這種正直叫做迂腐。

青陽真人看了王識明一眼，隨後深深開口道：“修仙不是請客吃飯，修仙是要與天爭、與地爭、與人爭，爭法寶、爭資源、爭功法，不與人爭，何來玄教大興？”

青陽真人是玄教三代首徒，從拜入師門的那一刻便肩負起振興玄教的重任，他的一舉一動都是在為了振興宗門而努力，而不是因為那道德標準。

“好了，待會兒搜索完西區，如果一無所獲，我們就去南區，‘幫助’鷹師弟一起搜索。”

元教以妖為本，本來就和玄教不太對付。

現在更不要說，元教只派了一個妖來。

支配神話

# 第三百二十章 傳國玉璽

“說的如此冠冕堂皇，還不是想要謀划朕的寶物？”

秦始皇帝泰阿劍斬出，身影急速向後擺動，閃過了翼火蛇的火焰攻擊，冷笑着說道：“爾等也配稱為仙人？”

井木犴伸出一根手指，一股破壞性的光芒從手指中湧現而出，緊接着井木犴便開口道：“始皇帝所言差矣，弟子的事情與我們的事情不可以混為一談，弟子貪圖寶物是他們修行不到家，待事了之後我們自然會懲戒弟子的。”

巨大的光束瞬間穿透了泰阿劍，被奉為十大名劍之一的泰阿劍瞬間分崩離析，化為碎片。

“哼。”

秦始皇帝並沒有任何的變化，而是招了招手，秦始皇陵中當即飛出一柄長劍來。

長劍的劍柄處用着小篆寫着“定秦”兩個字。

定秦，即定秦劍，秦始皇之劍。有二柄，一為阿房定秦劍，一為觀台定秦劍。

采北祗銅，銘曰定秦小篆書李斯刻，三尺六寸，皇在位三十七年以三年丁巳鑄。乃時間第一柄“尚方寶劍”，因此被稱為天下第一劍。

而此時此刻，秦始皇帝手中的定秦劍便是阿房定秦劍，乃秦一統天下之後集天下運勢凝聚而成的定秦劍。

泰阿劍不過是秦軍的戰利品，而定秦劍才是大秦真正的寶劍！

就在秦始皇帝手握阿房定秦劍的那一剎那，突生異象。

黑龍之魂的一聲悲鳴，一大股魂血從黑龍身軀里濺射而出，而魂血也很快就消失不見。

黑龍被這一巨大的連忙斬的向南墜去，根本就無法抵擋。

強烈的疼痛感讓黑龍不斷地呻吟着，它的實力在飛速收縮，逐漸降低到了冰點，生命力也逐漸消失。

代表着大秦始皇帝氣運的黑龍，隕落消散！

張月鹿手持一柄銀白長劍，看了一眼秦始皇帝，微風吹過秀髮，隱隱表露出一股殺意。

井木犴看都沒看黑龍隕落之處，而是微笑着對着秦始皇帝開口道：“換了一把新劍，你的氣勢倒是上升了不少不過，你的幫手沒了，你覺得你還會是我們的對手嗎？”

柳土獐站在一旁開口道：“你向天道立誓，從此以後不在插手人間之事，我們便離去，不再過問閣下的任何事情。”

“朕乃天下之始皇帝，乃天下之主。”

聽着秦始皇帝斬釘截鐵的話語，井木犴知道，他是不撞南牆心不死了。

“殺！”

秦始皇陵北區，韓韻研、蔡新毅以及秦志峰、許玥四人站在原地，看着衝天而起的阿房定秦劍，有些不知所措。

許玥看着飛天而起的長劍，不由開口道：“這是什麼？”

韓韻研無視許玥的喃喃自語，快步上前，見到衝天而起的劍匣旁，還蘊着一柄閃爍着光芒的長劍。

長劍大概九十厘米長，劍柄上有着小篆篆刻着的兩個字：“定秦”。

“相傳，秦時有兩柄定秦劍，一柄為阿房定秦劍，一柄為觀台定秦劍。”

韓韻研喃喃自語道：“也不知這柄是大秦一統天下之後的阿房定秦劍還是刺荊軻於咸陽宮的觀台定秦劍？”

其餘三人看着韓韻研，不由給歷史課代表點了個贊。

“厲害啊，韓內司這把劍我們要帶走嗎？”

蔡新毅給韓韻研一個大拇指，同時看了一眼遠處正處在漩渦中心的秦始皇帝，低聲詢問道：“我們會不會”

蔡新毅沒有把話說滿，只是看了一眼天上的秦始皇帝。

韓韻研毫不猶豫的開口：“帶走，那些前輩纏住秦始皇帝，不就是給我們來秦始皇陵尋寶的機會嗎？”

蔡新毅臉上不由閃過一縷黑線：除了我們兩個，剩下的好像都是人家的弟子，這樣做真的好嗎？

雖然這麼想，但蔡新毅不會說出來的。

揣着明白裝糊塗，跟着混寶物，想必那些前輩自持身份，也不會說些什麼吧？

況且他們兩個可是大漢的官員，那些前輩怎麼著也不會與自己為難。

韓韻研深吸一口氣，慢步上前，纖纖玉手將劍匣取出，輕輕撫摸着觀台定秦劍，開口笑道：“此劍果然鋒利無比，我很喜歡。”

“只不過要小心些，觀台定秦劍畢竟是秦始皇帝的佩劍秦始皇帝還在上面，多悠着點。”蔡新毅在一旁善意的提醒道。

而秦志峰和許玥站在一旁，不敢說話，只能默默地扣着666。

說實話，這把觀台定秦劍就算給秦志峰，秦志峰也不敢要。

這可是秦始皇帝的佩劍啊！

如果秦始皇帝從這一戰活了下來，那麼奪了他佩劍的人必將會迎來他的怒火！

那可是秦始皇帝啊！

以一敵七的存在，華國第一位皇帝陛下啊！

無論是哪一個頭銜，都不是秦志峰可以染指的，他的佩劍秦志峰實在是不敢觸碰。

他也不是很了解韓韻研為什麼敢拿秦始皇帝的佩劍，她難道不擔心秦始皇帝會報復嗎？

另一邊，在玄教十九位弟子的不懈努力下，他們在秦始皇陵的最中央，找到了一個金絲纏繞的檀木匣子。

“受命於天，既壽永昌！”

看着匣子里的璀璨如琉璃的玉璽，青陽真人吃了一驚，根本就難以用語言形容：“不是說傳國玉璽已經失蹤了嗎，為什麼會一直在秦始皇陵里？！”

傳國玉璽，秦代丞相李斯奉始皇帝之命，用和氏璧鐫刻而成，為中國歷代正統皇帝的證憑。

其方圓四寸，上紐交五龍，正面刻有李斯所書“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八篆字，以作為“皇權天授、正統合法”之信物。

秦之後，歷代帝王皆以得此璽為符應，奉若奇珍，國之重器也。得之則象徵其“受命於天”，失之則表現其“氣數已盡”。凡登大位而無此璽者，則被譏為“白版皇帝”，顯得底氣不足而為世人所輕蔑。

歷代欲謀帝王之位者你爭我奪，最後不不見蹤影，不知所蹤。

沒想到竟然在秦始皇陵里？！

所有的弟子都看着青陽真人，青陽真人的呼吸急促起來，開口大喊道：“拿走，這個可能是整個秦始皇陵最重要的寶物了！”

# 第三百二十一章 落幕

“原來是這個打的這個主意”

感受着傳國玉璽與輪台定秦劍的消失，秦始皇帝喘了幾口粗氣，斜眼看着面前毫髮無損的七人，仰天長嘯道：“既然如此爾等儘管上吧。”

井木犴淡淡凝望着秦始皇帝，緩緩開口道：“最後一次機會，從此發誓不再插手人間事物，我們便轉身離開，不會在與你為難。”

“秦劍出鞘，必然飲血。”

秦始皇手中按着阿房定秦劍，一縷劍芒似乎已經從手中的阿房定秦劍綻放而出：“這是秦國先王的祖訓，政不敢忘。”

只有戰死的秦王，絕無投降的秦君。

“冥頑不靈。”

翼火蛇冷笑着，周圍的火光大盛，七仙上前，新一輪的戰鬥再一次觸發。

天邊，勝遇、山蛛以及倀虎三人仍舊在觀戰。

“這秦始皇帝頗具有風骨啊。”

山蛛驚訝讚許着秦始皇帝，如果換做異世界的真仙，這個時候早跑了，哪兒還會在這裏死戰？

倀虎看了山蛛一眼后，接着開口道：“秦始皇帝必敗無疑，我們要如何處理這件事？”

“陛下沒有什麼直接回復，不出意外應該沒什麼事情。”

勝遇開口說完之後，接着道：“不過我們可以出手幫助一二，讓這位秦始皇帝留得一條性命，日後或許還有其他的作用。”

“也好。”

山蛛點了點頭，他十分欣賞這位秦始皇帝，如果可以讓這位秦始皇帝留下一命，他也是比較樂意的。

另一邊，秦始皇帝以及南方七宿的戰鬥已經陷入了最後的階段，秦始皇帝被逼入了死角。

秦始皇帝的皇帝袍已經破裂，其上的金絲天命玄鳥已經凋零，大秦的國運因沒了傳國玉璽而開始下降，更要命的是阿房定秦劍被七仙斬落之後，秦始皇帝沒有其他武器了。

“窮途末路了吧？”

井木犴繼續開口說著，繼續打擊秦始皇帝的心理防線，想要不戰而屈人之兵：“離去，不殺你。”

沒得辦法，秦始皇帝畢竟是真仙巔峰境界，萬一臨死一擊、垂死一搏，拚死換了一個人走豈不是很尷尬？

同境界，沒有完全的把握一般都不會出手。

還沒等秦始皇帝說些什麼，天上忽的狂風大作，三道人影猛然出現在天端雲霧之中，三道極為強勢氣息從天空之中瀰漫下來，太乙金仙的氣息讓所有人都感覺到戰慄。

“拜見教主！”

“拜見天尊！”

南方七宿連忙行禮，對着三道人影恭恭敬敬地開口。

秦始皇帝臉色平靜地看着天上的三個天尊，沒有說些什麼，也沒有行什麼前輩禮。

山蛛微微頷首，示意七位真仙免禮平身。

勝遇看着秦始皇帝，又望瞭望四周，緩緩開口道：“嬴政，當今這天下已經不是爾的天下了。”

“那又如何？”

秦始皇帝冷哼一聲，沒有說些什麼：“自古成王敗寇，沒什麼好說的，朕認輸便是。”

“貧道允諾，允你來世繼續為秦王。”

勝遇搖了搖頭，隨手攝魂，瞬間就將嬴政的靈魂給吸走，秦始皇帝剎那間就消散在天地之間，只留下魂體於勝遇的衣袖下。

做完之後，勝遇看了一眼還在恭敬等候的南方七宿星君后，開口道：“此戰落下帷幕，爾等準備一下，約束弟子，好好消化秦始皇陵里奪得的法寶。”

在這次的秦始皇陵開荒副本中，最好的裝備無疑是被青陽真人奪到的傳國玉璽，這蘊藏着真正天子之氣的傳國玉璽。

其次便是韓韻研奪得的輪台定秦劍，在真仙境界的仙人中都算是究極武器，自然是不差的。

剩下的還有很多法寶，比如長明燈、八卦陣、滅國戟之類的兵器，在一般的修士手中也算是不錯的法寶。

這次的秦始皇陵之行大家收穫都是很多，基本上沒有幾個收穫少的。

“是，天尊！”

南方七宿齊齊行禮，心中心思萬千，讓他們幾個想法各有不同。

之前有共同的對手秦始皇帝，南方七宿不得已聯合在一起，對抗秦始皇帝嬴政，而如今天尊插手，秦始皇帝伏誅，他們七個的矛盾就會體現出來了。

為什麼？

玄教、虛教以及元教，三教的競爭矛盾必不可免，而消化秦始皇陵的法寶自然也是為了三教爭奪了。

“散去吧。”

倀虎擺了擺手，三大天尊便一同離去，留下南方七宿在咸陽收拾爛攤子。

雲端之上，離開的倀虎、勝遇以及山蛛三人再度聚首在一起，彼此笑眯眯的，其中山蛛開口笑道：“勝遇道友，你手中的這嬴政之魂，你想如何是好？”

勝遇微微一笑，開口道：“我聽說虞王朝建立之後，冊封天下諸侯，有秦侯、楚侯、昌侯、齊侯、青陽侯、燊侯、燕侯和晉侯，這秦始皇帝不如在未來投胎轉世，到那秦國之中，謀劃一番？”

“道友所言甚是。”

山蛛笑着附和，心中卻是一涼：勝遇乃玄教掌教，這麼早就為未來封神之戰謀划君主，真是失策了！

在未來的封神之戰里，玄教可能會在君王之上佔據顯著優勢，真是失策。

說罷，山蛛看了一眼倀虎，緊接着又有些幸災樂禍起來。

元教只有一個老鷹，剩下的弟子都是大魚小魚兩三隻，根本沒有什麼資格。

而虛教弟子數萬，這才是玄教真正的對手，真正該頭疼的應該是倀虎吧？

果不其然，倀虎現在的臉色很陰沉，現在他巴不得給自己一巴掌，為什麼不早點下手。

看來必須劍走偏鋒了。

倀虎在心中暗道，已經有所了解，快速思考着解決的辦法。

虞蘇則是在天上注視到他們的一舉一動。

“封神之戰還差得早，你們且在地球上待上三年五載吧。”

虞蘇搖了搖頭，將目光放在了另一個地域。

一個新出現在虞蘇視線里的地域。

一個如同琉璃般純粹的新世界出現在虞蘇眼前，虞蘇看着這方新世界：

“蘇訶縛帝須阿提，這是什麼樣的世界？有點意思，去看看。”

# 第三百二十二章 極樂世界

遠方傳來一陣駝鈴，蒼涼的風聲淹沒過了黃沙，卷卷塵埃起伏，沙土飛揚，虞蘇立在中央，好像哪裡都是沙漠的中央。

陌生的世界，環境與地球、與山海世界毫無差別。

皆是只有一個太陽，天上萬里無雲，周圍風沙肆意。

這種情況讓虞蘇沒有搞明白這個世界到底是個怎麼樣的世界。

放出自己的神識，虞蘇可以清楚地感覺到這片世界的強大的大能，大概有七位大羅混元金仙，但縱觀整個世界，虞蘇並沒有感覺到天道聖人的氣息。

“整體實力遠不如山海世界呢”

感受結束后，虞蘇鬆了口氣，但內心裏知道自己不能大意輕敵：畢竟誰也不知道這裡會不會有什麼老陰逼隱藏在周圍時刻準備陰自己一手。

“這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世界？”

虞蘇陷入了沉思，他並不着急着去找這個世界的蓋世強者，而是準備先是了解一下這個世界的風土人情。

這個世界的大羅混元金仙並沒有那種特別鮮明的人物，他們從境界上都相差無二，甚至從氣息上虞蘇都感覺差不多。

沙漠，一望無際。

方圓數百里之內只有十幾個人形生命體。

那幾個人形生命體正上演着一處十分狗血的大戲。

一主一仆被殺手追殺，在荒漠中走投無路。

“有點意思啊。”

虞蘇微微一笑，似乎想起了自己曾經看小說時的時光：“我這算什麼，主角的老爺爺？”

一個天道聖人，萬界最強的那麼一批人，當個老爺爺似乎也有情可原。

“去看看吧，了解一下這個世界的風土人情。”

“王子，您快走！快！”

大漠之中，一老一少極速地奔跑着，躲避身後的追兵。

老者穿着一件破破爛爛的皮製鎧甲，手中還拿着一把充滿着異域風情的長劍。

而那名被稱為“王子”的年輕人也是不知所措，他不知道自己該怎麼辦。

他是火絨國的王子，未來的國王，但現在被一群人追殺，困在了這裏，身邊只剩下一位一直保護自己的忠誠老騎兵管家。

“快追，他們跑不了多久！”

隱隱約約之中，王子聽到了身後追兵的喊聲，他拳頭緊握，尖銳的指甲刺入掌心，帶來陣陣微痛的感覺。

他知道自己的敵人是誰，來自凱間帝國的殺手。

火絨國地勢險要，乃孔雀諸國必爭之地，凱間王國為了佔據有利地形，自然要發兵滅掉火絨國，佔據有利地形。

火絨國雖然被滅，但是火絨國的王子赫里尼克卻倖免於難，準備前往孔雀朝，請求孔雀朝出兵為火絨國復國。

然而事情敗露，赫里尼克本人也被凱間王國的追兵逼到了被稱為“死亡之地”的地方。

“額啊！”

突然，赫里尼克被這道慘叫聲打斷了回憶，他抬起頭，只見那個對他忠心耿耿地老騎士此刻已經被一名全副武裝的士兵一槍刺穿了胸膛！

一道銀光閃過，老者的頭顱落地，聲響傳出，讓赫里尼克不由後退數步，看見了一個讓他熟悉的身影。

赫里尼克的瞳孔下意識的放大，他看着面前的這個人，彷彿有些不敢相信。

“薩爾曼！”

帶領士兵來追殺自己的人，赫然就是火絨國的二王子，薩爾曼！

薩爾曼冷笑一聲，開口道：“赫里尼克，不要頑強抵抗了，偉大的國王陛下承諾了，只要我殺了你，我就是火絨大公，國王陛下還說會向諸佛給我祈福！”

赫里尼克痛心疾首：“你瘋了嗎薩爾曼？！我們可是高貴的剎帝利，為什麼要和那些什麼狗屁佛攪和在一起？凱間王國這個充滿賤種的國度又有什麼值得留戀？！”

薩爾曼開口大喊道：“什麼婆羅門剎帝利？眾生平等方才無上真諦！”

見到如此異端，赫里尼克不堪受屈，正準備咬舌自殺之時，一道聲音突然傳到赫里尼克的耳朵里：“你想活命嗎？”

聲音充滿了冰霜，讓赫里尼克不由顫抖了一下，但在薩爾曼眼中，卻好像是因為赫里尼克畏懼自己的實力，更加得意了。

“偉大的神明在上，只要你賜予我力量，我願意將我的一切都交給你！”

赫里尼克實在想不到，除了傳說中的神明大人，又有什麼存在會解救自己。

“好。”

話音剛落，整個世界瞬間就寂靜下來，周圍一片鴉雀無聲，赫里尼克有些發愣，緩緩抬起頭來，卻見周圍的士兵以及薩爾曼盡數躺下，沒了呼吸。

一道年輕的面孔出現在自己的面前，赫里尼克呼吸登時急促起來，他看着虞蘇奇怪的面孔，連忙將頭俯下，恭敬地大喊道：“尊貴的天神，您是我們的引路者，您是一切的源泉，您是光與暗的希望尊貴的天神，請您允諾您最忠誠的僕人，來自第二階剎帝利的赫里尼克舔犢您的腳趾。”

“放肆！”

虞蘇的聲音如同九天狂風一般，讓赫里尼克瑟瑟發抖，連話都不敢說。

剎帝利、婆羅門？

虞蘇仔細回想着方才這幾個人提到的詞語，陷入了沉思。

這兩個都是孔雀國的種姓制度中的階級。

種姓制度以統治階層為中心，劃分出許多以職業為基礎的內婚制群體，即種姓。各種姓依所居地區不同而劃分成許多次種姓，這些次種姓內部再依所居聚落不同分成許多聚落種姓，這些聚落種姓最後再分成行不同行外婚制的氏族，如此層層相扣，整合成一套散佈於整個孔雀次大陸的社會體系。

再加上方才提到過的什麼佛祖、神靈虞蘇已經大體猜到自己來到了哪裡。

喲，梵天、毗濕奴、濕婆大戰釋迦摩尼佛、燃燈古佛、彌勒佛？

孔雀教和佛教的巔峰對決，因吹斯聽，有點意思。

按照地球神話的發展，最後勝出的極有可能是佛教，雖然孔雀教在孔雀國內遍布的十分廣泛，但佛教就是傳播的廣。

“只不過可惜了，朕來了，這個世界註定將會成為山海世界的一部分。”

# 第三百二十三章 靈山

一花一世界，一恭弘=叶 恭弘一菩提。

凱間王國的國度里，無數頂着一張在虞蘇看來是異域風情面孔的行人來來往往。

隱身的虞蘇隱藏在赫里尼克周圍，跟隨着赫里尼克一起觀看着凱間王國的風土人情。

凱間王國的主要信仰是佛教，供奉的佛、菩薩以及羅漢也和虞蘇印象里的略有不同。

“釋檀功德菩薩？”

聽着這些虞蘇從來沒聽說過的佛教菩薩，虞蘇搖了搖頭：終究不是自己熟悉的佛教啊。

除此之外，佛祖的名諱虞蘇也有些不熟，佛祖為迦難明如來。

如來並不是一個法號，而是一個稱謂，如同佛、菩薩、羅漢一樣的稱謂。

簡單來說，只要是佛，都可以稱為如來。如來只是佛的其中一個名號而已。比如，藥師琉璃光如來、釋迦摩尼如來這樣的稱謂。

著名的四大名著西遊記中的如來佛祖主要是指釋迦摩尼佛，而在這方世界中虞蘇還不知道有沒有釋迦摩尼佛的存在，反正現在虞蘇還沒有見到過有人歌頌這位釋迦摩尼佛。

這個世界的國家同樣有很多，大國三個，小國七十一個。

大國孔雀朝以種姓制度為帝國之根，凱間王國與定容國都是信仰佛教的國度，因佛為國教。

因為佛教與種姓制度的原因，孔雀朝、凱間王國、定容王國常年戰亂，彼此互相攻伐，附近的小國也因為各自的信仰而交戰。

貴族支持孔雀王朝，而中產階級支持凱間王國和定容王國。

貧民？

不好意思，在這個世界貧民不算人。

佛門弟子都不收貧民，你不配。

雙方對貧民的態度都是一樣的，只不過種姓制度比較激烈，佛教比較懷柔。

最簡單的例子，佛教講究的是來生，今生的痛苦忍着就行了。

換是在華國，去他媽的來生，陳勝吳廣的大澤鄉起義，一句“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愣是將傳承千年的貴族世襲給打破。

“偉大的神靈，請您指示您最忠誠的僕人，我們什麼時候離開這滿是惡臭的凱間國？”

赫里尼克低聲說著，言語之中充滿了尊敬，但表情中對於凱間王國的厭惡怎麼都掩蓋不住。

沒毛病，異端都得死。

虞蘇沒有回答赫里尼克，讓赫里尼克感覺自己在向空氣說話，心中十分惶恐不安，但也不敢有任何的表示。

虞蘇跟隨着赫里尼克的步伐，用着赫里尼克的眼睛看着這個凱間帝國的人間百態，微微搖了搖頭。

果然不愧是主要以三哥家神話為基礎的世界，就是厲害，剛擺脫奴隸社會就搞一個比奴隸社會更奴隸的奴隸社會。

還有那佛啊、神啊為了信仰什麼也不管，果真佛系。

虞蘇心中已經大概明白了這個世界的構成，也明白了這個世界有90的概率不會擁有天道聖人。

打聽結束后，虞蘇便朝着西方飛去，那裡有三股大羅混元金仙級別的氣息，作為征服者，虞蘇覺得自己有必要去看一看。

至於赫里尼克？

自己在沙漠中救了他一命已經算是天大的恩賜，接下來他能不能活下來就與虞蘇無關了。

不過虞蘇知道，赫里尼克極有可能會大富大貴。

因為，赫里尼克與天道聖人接觸過。

“偉大的神靈，我”

赫里尼克還在嚴肅的祈禱着神靈的庇佑，殊不知他的神靈早就已經離他而去，往這世間的最西方飛馳而去。

西天，靈山。

大雷音寺，大雄寶殿之內，金碧輝煌，天邊祥雲片片，周圍鹿鳴猿啼，一片祥和。

虞蘇看着這輝煌的大雄寶殿，不由搖了搖頭。

修的比朕的天庭還大氣這佛祖也是玩天帝制的？

佛祖迦難明如來閉目養神，正坐在大雷音寺大雄寶殿的最上端，口吐蓮花，講述着佛法。

坐下羅漢、菩薩、諸佛一應俱全，虞蘇大體感受了一番，給羅漢、菩薩以及佛下達了一個定義。

羅漢乃真仙，菩薩為太乙金仙、佛為大羅金仙。

而大羅混元金仙，則是被稱為如來的佛祖。

神識仔仔細細地掃了幾遍之後，虞蘇並沒有發現隱藏的高手，便化為一道虛影，徑直出現在大雄寶殿的正中央。

眾佛陀正在聽着迦難明如來講述精進修為的佛法，忽的發現佛祖面前多出了一道人影，當即大驚失色，紛紛議論紛紛。

“南無阿彌陀佛。”

迦難明如來面色毫無變化，只不過淡淡詠誦佛法，看着虞蘇，當即開口道：“貧僧迦難明，不知施主從何而來，來我靈山所為何事啊？”

虞蘇十分肯定，眼前的這位迦難明如來是絕對看不透自己的實力，因為這位迦難明如來只不過是初入大羅混元金仙，可能還沒五年。

不是所有人都是虞蘇那樣的好運氣，憑藉著地球的無數資源來迅速提升等級，加上無數的機會偷塔勝利。

像這樣的世界，信徒早就已經被分刮完畢，底層的佛眾基本上都沒有出頭機會。

上層富得流油，下層慘的一批。

如果有一個下層佛眾迅速崛起，那麼上層的佛祖如來必然會多出一位。

不過這些和虞蘇也沒有關係，虞蘇看着迦難明如來，微微搖了搖頭。

迦難明如來故作鎮定，以一副一切都在其掌握之間的姿態應對虞蘇，只道是虞蘇為大羅混元金仙境界的老一輩強者，因此想要用靈山三如來的名頭來警告虞蘇不要隨便亂來。

“你這裏被朕收編了，爾等皆為朕之麾下，可有異議？”

虞蘇沒有多比比，直接將自己的氣勢放出，壓制住那些羅漢、菩薩，讓他們說不出話來，同時看向迦難明如來，微微笑道：“你初入此境，朕很是欣賞，朕可以讓你做真正的佛祖。”

還沒等迦難明如來說些什麼，一旁忽的急速閃出兩道人影。

一老者僧眷，骨瘦如柴，行如枯木，面色略顯陰沉。

另一人佛光滿面，挺着一個大肚囊，大紅袈裟披在身上，看起來很有喜氣相。

另外兩個大羅混元金仙也到了。

# 第三百二十四章 靈山三如來

如同枯骨的老者是為琉璃凈如來，富態胖子是為彌勒留如來。

他們二人與方才的迦難明如來並稱為靈山三如來，乃這世間最為強大的幾個人之一，他們看到了虞蘇之後，便是一驚。

琉璃凈如來與彌勒留如來可不是迦難明如來那樣方成道不知幾年的如來，而是在這世間立足萬年的老一輩如來。

他們自認為對這個世界知根知底，這世間同境界的大概都知根知底，不過五六之數。

但眼前這人卻從未見過，而且面貌也與他們有點不相同。

彌勒留如來看着虞蘇，露出了和善的笑容，開口笑道：“阿彌陀佛，施主，在靈山大雷音寺放肆，可不是什麼明智的行為。”

琉璃凈如來站在一旁，默然不動聲色，緩緩開口道：“南無阿彌陀佛，施主若是皈依我佛，貧僧等人定會以如來果位相待，不然施主可能會有血光之災啊。”

說話間，琉璃凈如來、迦難明如來以及彌勒留如來三大如來已經靠近了虞蘇，似乎隨時都準備進攻。

佛光大盛，似乎有靡靡之聲傳來，眾羅漢齊齊開口誦用經書，一時之間大雷音寺里梵語聲陣陣，大雷音寺一時之間慈悲之意大盛。

虞蘇站在中央，看着不斷朝着自己施壓而來的琉璃凈如來、迦難明如來以及彌勒留如來三人，微微一笑，緩緩開口道：“朕最後重申一遍，降者不死，不然靈山換個當家者。”

“荒謬。”

迦難明如來冷笑一聲，背後緩緩升起了一尊金身羅漢法相，整個天地似乎都在顫動。

琉璃凈如來搖了搖頭，道了一聲“南無阿彌陀佛”后，背後升起一尊琉璃菩薩金身，表情有一種憐憫世人的樣子，根本詮釋了什麼叫慈悲為本。

而彌勒留如來樂呵呵的笑了笑，並沒有顯露出自己的法相，而是優哉游哉的看着，同時開口喝道：“南無阿彌陀佛，貧僧在這裏壓陣，施主還是束手就擒吧。”

虞蘇啞然失笑，自己都已經放出了天道聖人的氣息，雖然不是那麼明顯，但這靈山三如來竟然還是自信滿滿的圍殺自己，有點意思。

“朕說過了，就不要怪朕不給你們機會了。”

虞蘇微微一笑，右手緩緩抬起，一瞬之間天崩地裂，整個靈山都劇烈晃動起來，周圍的羅漢菩薩紛紛大驚，而迦難明如來臉色瞬間一變，氣勢開始逐漸衰弱起來。

“咔嚓！”

一道清脆的響聲響起，迦難明如來身後的巨大金身羅漢法相開始如同玻璃一般變化為點點星光，消散在空中，如夢似幻。

琉璃凈如來冷汗直流，彌勒留如來也驚愕無比，身後的安樂佛金身法相瞬間大漲，開始迅速膨脹起來。

“滾回去！”

虞蘇怒斥一聲，原本開始迅速膨脹的法相金身如同泄了氣的氣球，開始迅速的泄露，整個法相金身從數千丈如同風雷一般縮減到了幾十丈！

彌勒留如來只感覺胸口一陣劇痛，緊接着喉嚨一陣腥甜氣息瀰漫，彌勒留如來一愣：他已經好久沒有感受到鮮血的味道了。

“噗！”

一口鮮血噴射而出，化為點點金絲朝着凡間涌去，大羅混元金仙如來境界的強者鮮血對於凡人乃至修仙者來說，都有脫胎換骨的功效！

琉璃凈如來瞬間感覺到一股芒刺在背的感覺，還沒等他有什麼反應，忽的覺察到天地之間的靈氣突然一變，周圍的壓力不斷朝着自己襲來，彷彿有一股無形之手在掐住自己的咽喉。

“帕拉拉”

如果說方才迦難明如來的金身羅漢法相如同玻璃一般破碎，琉璃凈如來的琉璃菩薩法相金身便真的是玻璃破碎，化作星光點點，消散在空氣之中。

這一切都在電光火石之間，相差的時間不足三十秒。

就是這短短的三十秒，眾多的羅漢菩薩都差點嚇掉了下巴。

傳道數十年的迦難明如來與隱居已久的琉璃凈如來、彌勒留如來三位如來尊者竟然輕而易舉被一個陌生的面孔擊敗！

而且，這個陌生的面孔甚至只是抬了抬胳膊，根本就沒有進行什麼實質性的戰鬥！

“你你是毀滅之神濕婆？！”

彌勒留如來強忍腹中如同排山倒海般的疼痛感，對着虞蘇緩緩開口道：“想不到你竟然已經觸摸到了天道至聖”

“毀滅之神濕婆？”

虞蘇的表情略顯陰沉：“你們只是朕的第一個目標，下一個就是他們歸降與否？”

聽着虞蘇的話語，靈山三如來忽的一愣，他們瞬間就想起了虞蘇之前講過的話語。

“您您到底是誰？！”

琉璃凈如來面露絕望之色，對着虞蘇詢問着：“我們認輸了，靈山認輸了，凱間和定容是您的了。”

“朕乃天帝，天地之間任何生靈的主宰。”

虞蘇緩緩開口道：“朕自山海界而來，入這極樂凈土之中，只想消化此界，讓山海與極樂合為一體，共同與朕管轄。”

“爾不但不歸順於朕，叩謝天恩，反而意圖刺殺朕。”

聽着虞蘇如同冰霜般的發言，靈山三大如來的臉色瞬間如同土灰般沉寂。

“朕宣判琉璃凈如來、彌勒留如來、迦難明如來死，即可。”

虞蘇的話語十分冷漠而又充滿了殺意，隨着虞蘇的話音落下，言出法隨，天道之力迅速凝聚，剎那間，琉璃凈如來、彌勒留如來、迦難明如來灰飛煙滅，眼睜睜地消失在靈山眾佛陀之前。

琉璃凈如來、彌勒留如來、迦難明如來三人隕落之後，遺留下來一顆包含着終身修為的舍利子，虞蘇大感新奇。

佛修還能搞這個？

虞蘇隨眼朝着佛陀眾望去，隨意點出五個修為最高的佛，也就是大羅金仙，開口道：“爾等五人分別為藥師琉璃光如來、釋迦如來、阿彌陀如來、燃燈如來、彌勒如來。”

虞蘇本以為其中應該有靈山三如來的死忠，卻沒想到眾羅漢菩薩以及一眾佛齊聲誦道：“我等奉世尊之命！”

# 第三百二十五章 消化新天道

世尊，是佛修對於天道聖人的稱呼，然而虞蘇並不喜歡這個稱呼，便冷聲開口道：“朕乃天帝，天庭至尊，卿等可曾明悟？”

“拜見陛下！”

眾羅漢佛陀瞬間就改口，齊齊對着虞蘇進行行禮，比起山海世界的眾多臣子看起來還要忠心耿耿。

哦吼，有點意思。

不得不說，這幫人確實有兩把刷子，誇起人來厲害的不得了，難怪中原王朝會扶持佛教來搞愚民政策。

虞蘇隨口開口道：“釋迦如來，朕不在靈山之時，你便是靈山之主，如來佛祖。”

釋迦摩尼的名頭比較順口，於是虞蘇便隨口說了一個名字，讓他代為執掌靈山之地。

“謹遵陛下法旨。”

釋迦如來大為震驚，有些惶恐，又有些欣喜，連忙站出，對着虞蘇恭敬行禮。

虞蘇只是淡淡的嗯了一聲，身影逐漸虛幻起來，最終消失在靈山之中。

得了迦難明如來舍利的釋迦如來當之無愧的坐上了靈山佛祖位置上，如同之前的迦難明如來一般，雙手合十，化為百丈高。

“世尊陛下此去必為梵天、濕婆和毗濕奴三異教徒的惡魔，我等作為臣子，必然要為陛下分憂解難。”

釋迦如來立馬做好了姿態，表示對靈山前任三大如來的行為深惡痛絕，並且向天帝表示絕對的忠誠。

眾佛陀齊聲開口道：“敬遵佛祖法旨！”

“善，我等同去助陣，必保陛下擊殺梵天、濕婆和毗濕奴！”

說罷，釋迦如來又思索片刻后，揮了揮衣袖，將自己的面貌變化一番，變得如同華國人一般的面貌，緩緩開口道：“如此一來，貧僧便與陛下保持一致了。”

眾多羅漢菩薩瞬間感覺到了什麼，紛紛點頭，開始變換容貌。

位進羅漢真仙之後，他們其實與人類已經大不相同了，從本質上來講已經是兩個種類。

對於面貌，隨手都可以更改，沒有什麼難度可言。

依附強者，可不僅僅是山海世界獨有的，可以說，所有世界都是這樣。

至於強者尊嚴和教義？

那可能只存在與自家的典籍和一些學作品之中，畢竟童話總是美好的。

“南無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靈山眾佛陀當即起身，一同朝着三神的居所大自在天飛馳而去。

一片光頭金身的和尚浩浩蕩盪從天上飛走，看起來氣勢宏偉壯大，引得此方世界無數人的注視。

“這是靈山諸佛？”

修行者們看着飛去的光頭們，心中琢磨不定，紛紛議論起來：“靈山的諸佛去幹嘛了，看這方向，難不成是去攻打孔雀教的三神？”

他們猜想到這個想法后，心情更加激動了。

當然，也有的人感到嘆息：“生靈又將塗炭了。”

“你傻了吧，孔雀與佛若是不開2戰，我們怎麼才能渾水摸魚，從中獲利？”

“修行者當以慈悲為懷，以戒酒天下蒼生為己任”

“呵呵。”

聖母黨和利益黨開始了一波唇槍舌戰，一方引經據典，而另一方則是像極了子，噴就完事兒了。

這些小插曲並沒有阻攔大事件的發生，此時此刻的大自在天，梵天、濕婆和毗濕奴三相神看着虞蘇的身影，只感覺虞蘇深不可測，不可輕舉妄動。

梵天笑着開口說著，彷彿一個老好人：“閣下從何來來，希望我等三人做何事？”

“朕乃天帝，爾等可願歸降與朕？”

聽着虞蘇的話語以及虞蘇釋放出來的氣息，梵天、濕婆和毗濕奴三神當即臉色一變，恭敬道：“拜見陛下，陛下萬勝！”

虞蘇滿意地點了點頭：“降的倒是蠻快比起靈山上的那三個如來而言，你們三神倒是識時務，俊傑也。”

梵天、濕婆和毗濕奴老老實實的聽着訓，對於靈山的遭遇頗有些幸災樂禍。

靈山的那一伙人他們是知道的，和他們來自兩個不同的世界。

昔日天道之主融合了靈山所在的世界天道，從而讓兩界合二為一，當初那位天道之主便是梵天。

只不過不是現在的梵天。

梵天的稱呼是時代繼承的，就算是上一代梵天隕落，也會有新的梵天誕生只不過修為就要重頭再來了。

因此，梵天、濕婆和毗濕奴是知道天道聖人的威力，當虞蘇放出氣勢的那一剎那，他們就知道了新的世界之主來接手這片世界了。

梵天在一旁小心翼翼的詢問道：“陛下，此界會與您的世界相融嗎？”

虞蘇點了點頭，開口道：“自然。”

見狀，梵天便不再詢問這種話語，而是道：“陛下，我知道此界的本源在哪裡，您請隨我來。”

見梵天如此乖巧懂事，虞蘇只能嘆了一句果然是孔雀國，這種森嚴的等級制度簡直讓上層爽的不要再爽。

難怪歷史上那些想要改變孔雀，殖民孔雀的殖民者最後紛紛墮落成了孔雀的上層，過着金迷酒醉的生活。

跟隨着梵天的步伐，虞蘇逐漸看到了一個類似於天道石的東西，只不過這個東西與天道石的外貌完全不一樣。

他們相似的地方是內在，是本源，是最為核心的能量。

這股能量造就了兩種東西是一種東西，雖然他們的外貌截然不同，但他們都是世界的象徵，相當於房產證和房子的關係。

“非常好。”

虞蘇點了點頭，取過這方世界的本源天道，緩緩開口道：“從此之後，這方世界你主掌西方，而釋迦主掌東方。”

“划天下國家為兩個，西以爾等為尊，是為孔雀王朝，東以佛教為尊，是為天竺王國。”

說罷，虞蘇頭也不抬，接着開口道：“釋迦如來已經抵達你大自在天之外，他如今還未成大羅混元金仙，爾與其協商着來吧。”

“少則五年，多則百年，朕便會回來卿可不要讓朕失望。”

說罷，虞蘇的身影漸漸消失虛幻了起來，梵天只感覺一股無形壓力籠罩在自己的心頭，他只能深吸一口氣，對着另外兩位兄弟低聲道：“去安排一下佛教的新如來吧陛下對他很看中，謹慎對待。”

# 第三百二十六章 百年已瞬

“話說當年啊，這中原大戰部落之戰，有熊與烈山兩部合戰九黎，整個天下是血流成河、屍骨成山啊！”

虞陽城內，百姓熙熙攘攘，一家不大的茶館里，一個說書人聚精會神的給圍在桌子左右的孩童們講述着故事，不少大人也假裝吃茶，偷偷摸摸的聽着這說書人講述的故事。

“幸有太祖武皇帝自南而出，大破九黎，收攏烈山與有熊，引得齊侯大羿主動來投，才有這大虞江山。”

說書人說到這裏，咂了咂嘴，一旁的店小二立馬給說書人添茶，那說書人才繼續說道：“太祖武皇帝姓虞，諱安，據說是天神的後裔，蘇氏。當初，有虞部落的長老們向天祈禱感動了上天，因此有玄鳥降世，才有太祖武皇帝從天而降。”

“當時，太祖武皇帝以秦侯虞心為大將軍，征戰西方開疆擴土，受封於秦地；司徒虞夙，教化百姓有所功勞，受封於商地；將軍熊振括土有功，受封於燕地；齊侯大羿、楚侯熊昌皆有歸大義之功，受封齊地、楚地，這便是當今天下的五大諸侯。”

說罷，說書人又指了指店小二的茶壺，開口道：“太祖武皇帝終其一生，發掘了很多造福百姓的玩意兒，比如咱們現在喝的茶、種地用的農具等等都是太祖武皇帝的餘蔭。”

“太祖武皇帝當年稱虞王，當天下一統后，秦侯認為太祖武皇帝功勞甚大，過於古時的皇與帝，因此建議進皇帝位，太祖武皇帝欣然同意。”

“太祖武皇帝的皇后是東海侯的嫡女，但太祖武皇帝最為寵愛的，還是那傳說中的第一美人，集萬千寵愛於一身的願貴妃！”

說到這裏，周圍的一個成年樵夫實在忍不住了，當即開口道：“這個俺們都知道，那願貴妃長得那是花容月貌，因為願貴妃，當年的昌侯甚至起兵謀反，自稱昌皇帝，進軍虞陽呢。”

那樵夫同桌的老鄉開口笑道：“不僅如此，俺還人說當年商侯和楚侯還因為願貴妃打過一架呢。”

那說書人見狀，看了看周圍，見沒什麼可疑之人後，迅速低聲爆出了一個大消息：“嘿嘿，那皇后誕有一名皇子、三名公主，而願貴妃也有一名皇子誕生，在太祖武皇帝受命於天之時，還差點引發一場宮變呢。”

眾人見狀當即大驚，虞皇室對於皇帝的來歷向來是保密的很，在場的眾人只知道如今是虞朝的七世皇帝在位，而並不知道除了太祖武皇帝之外，其他皇帝的具體出身。

這說書人竟然知道的這麼清楚，想必祖上也曾闊過吧？

“嘿嘿，詳細情況就不說了，反正最後是皇后自殺，東海侯暴斃身亡，東海國與青陽國化為齊地便可。”

說書人雖然沒有說些什麼，但所有人都知道了這是什麼意思。

“二世皇帝繼位之後，兢兢業業的二十一年的時間，期間不求無功，但求無過，忙碌了一生之後，駕崩而去，謚為章皇帝。”

“章帝駕崩后，三世皇帝僅十五歲，正是雄心壯志之時，便發兵西進，攻打當年九黎遺部鬼方，最後在前線被鬼方箭矢射中，雖然僥倖未死，但也因此染上了惡疾，五年後撒手人寰，謚為惠皇帝。”

“惠帝薨后，因其無子，年已117歲的丞相兼司徒的商侯心便將太祖武皇帝的長重孫，藏有東海侯血脈的四世皇帝即位。”

“由於四世皇帝生長於民間，深知民間疾苦，為百姓謀福利在位三十七年，駕崩后謚為皇帝，廟號太宗。”

“太宗皇帝長子即位，是為大虞五世皇帝，五世皇帝不同於太宗，天天游手好閑、吃喝玩樂，甚至還為博美人一笑而割楚國十城，惹得楚侯熊尹大怒，從此斷開了與虞王朝的聯繫，自立為楚王呢。”

“五世皇帝在位第七年，齊侯大羿忍無可忍，單槍匹馬殺入皇宮，廢黜並殺死五世皇帝，立太宗幼子為帝，是為六世皇帝。”

“齊侯大羿為五世皇帝定謚號為靈皇帝，之後便將齊侯傳於原東海侯之後，頗有賢名的藺竹，瀟洒離去。”

“六世皇帝知靈帝之惡，兢兢業業為民謀利，內聖外王，御天下長達五十一年，駕崩后謚為昭皇帝，廟號世宗。”

“如今世宗長子，七世皇帝已經統領天下長達二十一年，如今已經年近五十，正躺在病榻之上，相信駕崩就是這两天的事兒了。”

“當今太子與魏君皆受今上恩寵，只不過兩人註定只有一個人能夠繼皇帝位，因此如今的虞陽城雖然看起來平靜，但很快就會亂成一鍋粥了。”

說完，說書人不顧周圍觀眾大驚失色的表情，接着悠悠道：“如今距離太祖武皇帝開國已有二百一十九年的時間，當初的那一批忠心耿耿的五大諸侯早就不復存在，現在的五大諸侯各自心懷鬼胎。”

“太子柳，其母為燕侯長姐，燕侯如今正集結五萬騎兵，隨時準備南下，為太子奪取皇位。”

“魏君揚，其母為楚國公主，楚王也已經帶甲十萬，陳兵於邊境，隨時準備開戰。”

說罷，那說書人又幽幽道：“商侯與齊侯已經秘密領了皇帝詔書，率領大軍正準備分別平反，這戰爭啊，是一觸即發！”

“當時，太祖武皇帝以秦侯虞心為大將軍，征戰西方開疆擴土，受封於秦地；司徒虞夙，教化百姓有所功勞，受封於商地；將軍熊振括土有功，受封於燕地；齊侯大羿、楚侯熊昌皆有歸大義之功，受封齊地、楚地，這便是當今天下的五大諸侯。”

。。。。。

差二百字，先更後補上，不會多也不會少。

“當時，太祖武皇帝以秦侯虞心為大將軍，征戰西方開疆擴土，受封於秦地；司徒虞夙，教化百姓有所功勞，受封於商地；將軍熊振括土有功，受封於燕地；齊侯大羿、楚侯熊昌皆有歸大義之功，受封齊地、楚地，這便是當今天下的五大諸侯。

# 第三百二十七章 封神將啟

“拜見陛下！”

歷經二百年，虞蘇終究還是消化了異世界的天道，當他完成了兩界合一之後，所有的屬下都來拜見他。

虞蘇微微頷首，見天庭似乎和自己當初離開之時沒什麼兩樣，便疑惑的開口道：“怎麼回事兒，天庭這二百年來毫無動靜，沒有一人願意加入天庭？”

鯤鵬深吸一口氣，開口道：“陛下，您閉關這段時間，天下倒是多了不少的修行者，但他們似乎都比較嚮往那種無拘無束的仙人生活，並不想入我天庭任職。”

鎮元子也嘆了口氣，緩緩開口道：“對於這些新晉仙神，若是強行逼迫入我天庭，實在是有損天庭威儀，因此入我天庭之人寥寥無幾。”

“說什麼話，你鎮元子不是地仙之祖嗎？當今天下你地仙一脈可是有七八個師門傳承。”軒轅冷笑道。

鎮元子見狀，睜大眼睛：“你怎麼這樣憑空污人清白……”

“什麼清白？我前天親眼見你去了什麼青蓮宗，弟子都叫你祖師。”

鎮元子便漲紅了臉，額上的青筋條條綻出，爭辯道：“修仙不能算傳授……教徒！……修行者的事，能算傳承么？”

接連便是難懂的話，什麼“萬物本源”，什麼“人族大興”之類，引得眾人都鬨笑起來：整個天庭都充滿了快樂的氣息。

虞蘇微微抬了抬手，整個天庭瞬間就安靜了下來，虞蘇看着鎮元子，緩聲開口道：“你這件事兒朕不怪罪你。”

“不過朕來的時候，見凡間大興，那王朝的朝廷之內出入了許多的修行者，這是怎麼回事兒？”

鎮元子聞言，只能說一句‘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隨後硬着頭皮開口道：“陛下，最開始，那些高不成低不就的修行者自然是樂意入體制之內的，不過他們吃不了到天庭當小卒子的苦，因此選擇了世俗朝廷而世俗朝廷則是十分樂意接納這些修行者，長久下來，不少的優秀修行者首選的去處也便成了世俗朝廷”

說罷，鎮元子便忐忑不安的等候着虞蘇的問罪。

然而，虞蘇卻並沒有什麼怪罪的意思。

非但沒有怪罪，虞蘇甚至都想給鎮元子頒個獎，給個小紅花。

正愁虛、元、玄三教弟子人不夠呢，你就給朕整個大新聞，你可真是朕的好臣子啊！

“無礙，朕早就知道如此。”

虞蘇搖了搖頭，接着開口道：“如今世俗正值多事之秋，朕以天道算其國運，這虞朝的國運即將走到盡頭，正好進行封神之事，一舉解決世俗之間修行者多以及天庭職位空缺的位置。”

所有人都愣了一下，沒明白虞蘇講的是什麼意思。

不過虞蘇也沒打算讓他們明白自己講的什麼意思：“從現在開始，傳朕旨意，所有仙人不得對凡俗軍隊下手。”

“諾！”

在場的天庭中人都沒有明白虞蘇的這個不向凡人出手是個什麼意思。

平時誰他媽會閑着沒事兒去殺凡人啊？

多掉逼格啊。

以後出去和朋友聊天，說什麼“今天屠殺了十萬凡人”這也太沒逼格了。

當然，虞蘇說出這句話的主要原因是為了防止在之後的封神之戰中有什麼後輩隕落，從而惱羞成怒，從而對凡人下手。

“好，若是有誰對凡人出手，朕便讓他與死難的凡人同葬。”

虞蘇的聲音中充滿了殺意，讓在場的眾人為之一寒。

“敬尊天帝詔令！”

眾天庭朝臣齊齊言道，無人不服。

而新來的眾如來以及孔雀教的三神根本就不知道中原王朝四個什麼東西，只能點頭稱是。

虞蘇滿意地點了點頭，揮了揮手，離開了天庭，前往地球。

地球之內，已經經歷了將近二十年的時光，地球面貌大不一樣。

因為有超凡者的出現，科技水平雖然一直都在進步，但很明顯被耽擱了許久。

玄教、元教以及虛教三教並存，彼此之間相互有競爭關係，經歷了這二十年的磨鍊，各自都有所壯大。

玄教十九弟子同氣連枝，如今修行已經圓滿，青陽真人更是度過了仙劫，成就天仙。

其餘一十八人皆是煉虛合道的強者，每一位都是巔峰之人，玄仙大成，只差仙劫便是天仙。

而虛教的顏若然也是在第一時間跨入天仙之中，近期鞏固境界。

偌大的虛教倒是人才輩出，據不完全統計，虛教的玄仙十五人，煉虛合道修士足足有九十一人，剩下的多的數不勝數。

而元教煉虛合道以上的只有三人，其中包括玄仙境界的鷹。

韓韻妍、蔡新毅兩人也踏入了玄仙境界，由於虞蘇曾經被其二人侍奉過的原因，他們二人的仙運在倀虎、山蛛以及勝遇有心照顧之下，已經突飛猛進，在整個玄仙之中也算是強大的存在，僅次於青陽真人與顏若然。

秦志峰和許玥雖然資質不佳，但修行也算是刻苦，如今已經到了煉虛合道，距離玄仙還有一段距離。

此時此刻，玄教、玄教以及虛教的三教掌教恭恭敬敬地站在虞蘇面前，對着虞蘇彙報着自己門下的情況。

雖然虞蘇現在對地球的局勢知道個一清二楚，但他還是不動聲色的聽着勝遇、山蛛以及倀虎三人彙報，不時點頭稱是。

“封神大戰即將開始，你們將門下以及弟子分批次送入山海世界吧。”

虞蘇打了個哈欠，如今的他已經不在需要打開自己的命格進行傳送了。

虞蘇直接在須臾島上開了個傳送門，並開口道：“五日之內，完成一切，明白？”

三人不敢推辭，連聲道：“謹遵陛下法旨！”

虞蘇點了點頭，在二十年後的地球逛了一圈后，有些緬懷，最後閃現來到韓韻妍的身旁，將韓韻妍嚇了一跳。

韓韻妍在驚嚇之後便是驚喜，連忙喊道：“陛下！”

“免禮。”

虞蘇搖了搖頭，接着開口道：“跟朕走吧，朕許你一場仙途。”

作為虞蘇的死忠，韓韻妍毫無半分猶豫，跟在虞蘇身旁，前往了山海界。

至於蔡新毅虞蘇也不想動他了。

地球還是需要一個仙級修仙者，將傳承留下。

# 第三百二十八章 紅鸞星

虞陽城內，太子虞柳臉色陰沉的坐在東宮太子府內，看着桌子上的地圖，心中大感煩躁。

一個奴僕慌慌張張地從外面闖來，而太子虞柳見狀連忙詢問道：“怎麼樣，舅父大人怎麼說？”

“太子殿下，燕侯說齊侯已經率軍陳兵邊境，燕騎只能形成一股壓力，並不能為殿下實質性的發動進攻”

聽着奴僕說的話語，太子柳感覺整個天都塌了下來，瞬間感覺到眼冒金星：“那魏君呢，楚國的十萬大軍呢？”

那奴僕陪笑道：“燕侯言，商侯已率中原悍卒而去，楚王不敢輕舉妄動，請殿下放心爭位，您的敵人只有魏君一人。”

見狀，太子柳惡狠狠地開口道：“這個老東西，魏君揚一個賤婦所生的兒子，憑什麼和孤爭皇位？！他配么？”

太子柳的表情充滿了猙獰，彷彿對於這件事情擁有着極大的怨氣：“孤可是嫡長子，是大虞王朝的太子！憑什麼？！老東西憑什麼不喜歡孤，憑什麼要讓那個賤子回虞陽和孤爭奪皇位！”

奴僕只能賠笑，一句話都不敢說。。

這可是皇家的事兒，他雖然是太子柳的死忠，但身份也只是個奴僕，並不敢隨便插手皇家的事兒。

太子柳身旁的一個謀士皺了皺眉，開口道：“太子殿下不必動怒，鹿不宜將軍還是我們的人，城中護衛隊兩千餘人皆可為殿下效力，待時機成熟，我等完全可以殺入皇宮，取了魏君的首級，屆時您就是真正的天子，真正的皇帝了。”

這謀士名為鹽終，乃大虞開國君侯鹽冥的後代，在一百年前鹽氏可是不可小覷的大家族。

定西侯鹽冥、溪南侯鹽鐸，這兩位君侯乃鹽氏的代表人物。

可惜，溪南侯鹽鐸一脈傳至第五代，惠帝之時隨惠帝西伐鬼方，被鬼方俘虜后投降，整個溪南侯被廢黜。

而定西侯鹽冥的後代倒是傳到了第十一代，但二十年前，世宗駕崩，當今天子登基之時，因為誤了登基大典的時間，被廢為庶人

這位鹽終便是被廢為庶人的那位定西侯嫡子，為了讓家族重新回到豪門之中，他進入了太子心腹重臣行列中，為太子出謀划策。

而鹿不宜將軍，則是開國大將鹿鳴的後代，但並非嫡系一脈，如今與鹿侯府關係甚遠。

太子柳身邊聚集的，都是一群被廢黜了封國的諸侯後代，他們聚集在太子柳身邊，就是為了奮力一搏，讓家族重回巔峰。

至於那些真正的諸侯後代基本上都在魏君揚那邊。

魏君揚謙遜有禮，韜武略，在諸侯之中被稱為太宗、世宗在世，帝、昭帝復生，乃明君之像。

而太子柳在以前也是一個謙遜有禮、樂於助人的好儲君，可惜直到魏君揚出現，徹底讓太子柳成了一個爆炸般的火藥桶，為了爭奪皇帝位不擇手段。

“太子殿下，府外突然來了一個道人，自稱乃練氣士，願意助太子殿下登大寶！”

忽的，外面的聲音讓太子柳驚喜萬分，他慌忙站起身來，對這左右吩咐道：“請快，快將他請進來！”

緊接着，一個穿着純白道袍的年輕道人走了進來，那年輕道人面容精緻，看起來竟然比女子還要美麗三分，一股說不出的清純氣質浮現而來。

“復生無量天尊，貧道徒況，見過太子殿下。”

徒況對着太子微微行了一個道禮，隨後開口道：“貧道師承虛教，特來為殿下分憂，助陛下登頂皇位。”

徒況便是垂耳兔，經歷了二十年的修行后，他成功位列玄仙之中，化形成人，在這次的三教爭鬥之中，徒況決定率先出手，帶領虛教走向勝利。

天下大勢，最重要的就是皇帝了，只要他輔佐皇帝，讓太子成為皇帝，那麼這天下的大部分資源都會為自己所控，到時候元教以及玄教就難以翻出什麼水花來。

至於封神演義抱歉，兔子不需要百~萬\小!說。

而且就算徒況看過封神演義，他也會選擇輔佐太子柳。

虛教不是截教，玄教也不會是闡教。

這一戰，虛教將打起第一槍。

魏君府中，溫儒爾雅的魏君揚對着秦志峰以及許玥二人行大禮，同時恭敬地開口道：“請兩位先生教我，該如何一統天下，成就君王大業？”

“魏君揚，你的夢想是什麼？”

在秦志峰與許玥兩人的身後，椅子上忽的多出了一道靚麗的身影，她看着魏君揚，似笑非笑：“告訴我。”

“前”

許玥登時有些發怒，正準備說些什麼，而一旁的秦志峰立刻攔住了她，示意許玥閉嘴。

魏君揚供養的幾個修行者立馬站起身來，還沒看到女子的面容，感受到女子的氣息后，臉色大變，連忙退下。

“效太宗世宗，立昭之功！”

魏君揚毫無猶豫的開口道：“立世間不平，承擔起人皇的責任。”

“善，爾為虞帝。”

說罷，那道靚麗的身影便消失不見，不知蹤影。

那道靚麗的人影離去之後，魏君揚供養的幾個實力大概在練氣凝神的修行者才鬆了一口氣，最強的那位煉神還虛的修士開口道：“恭喜陛下，賀喜陛下！”

“不可亂說！”

魏君揚嚇了一跳，連忙制止。

許玥和秦志峰雖然是煉虛合道，但剛來這世界，還不了解什麼東西，只是在一旁看着，觀下。

那煉神還虛的練氣士整理了一下儀容，對着秦志峰和許玥行了一個道禮之後，接着強忍激動之意，開口道：“君上可知，方才那位是誰？”

魏君揚也十分的好奇：“是誰？”

“那位是真正的神仙之輩！”

這位煉神還虛的修行者一本正經的開口道：“那可是執掌天下一切因緣、握有月樹的紅鸞星君！”

“太祖皇帝開國之時，有白虎入夢，水神相助；帝治世之時，有南斗星君降世；昭帝主政之日，紫微星顯！”

前幾個也就罷了，昭帝之時的紫微星君，便是虞國開國太祖，蘇子安！

“紅鸞星君乃天帝冕下舊日好友，六御都要給紅鸞星君幾分薄面，您您有紅鸞星君相助，必成帝業啊君上！”

# 第三百二十九章 驚變

“紅鸞星君？”

魏君揚驚愕無比，而一旁的秦志峰與許玥也是大為震驚。

那可是真正的神仙，無論是什麼修為，那都是神仙。

到現在為止，秦志峰修行將近二十年的時間，他見過的神仙不過十指之數，卻沒想到今天竟然在這兒能看到一位。

他奉師命來到這山海世界的第一天就看到了神仙，這山海世界實力真是深不可測啊。

即使有紅鸞星君下凡，魏君揚也沒有任何的嬌縱之意，反而對着秦志峰與許玥二人鄭重行禮：“兩位道長，本君必然不負兩位道長，請道長助我一臂之力！”

聽到魏君揚的這句話，秦志峰瞬間感覺心情一陣舒坦：“君上太過客氣，請君上放心，只要有我一天在，就絕對不會讓宵小之輩冒犯您！”

“本君的安危就託付給先生了！”魏君揚握着秦志峰的手，激動道。

而許玥在一旁看着，心中也是有些犯嘀咕：魏君揚禮賢下士，紅鸞星君相助，有明君之象，那麼師父為什麼說虞朝改朝換代之時即將開始，讓我與表哥來這裏尋明君輔佐？

不過這一定不是什麼無矢之的，虞朝必將動蕩起來，而這位魏君揚很有可能

許玥已經不敢想下去了，她在心裏下定決心，一定要支持這位明君登基成為皇帝。

想到這裏，許玥微微一笑，開口道：“君上不可大意，雖說有紅鸞星君相助，但目前的局勢為我等無兵馬相助，臣願意前往鹿不宜將軍處，勸鹿不宜將軍改邪歸正。”

魏君揚原本供奉的修士開口道：“鹿不宜將軍乃柒巫，先生，您可以嗎？”

許玥與秦志峰隱藏了自己的修為，在場的修士直道其二人修為深不可測，而並不知道他們兩人的實力究竟如何。

“柒巫？”

許玥皺了皺眉頭，她還是第一次聽到過這個分級方法：“大體相當於我們修士什麼境界？”

聽到許玥這般詢問，這名修士一愣，他萬萬沒想到許玥竟然連這個都不知道，當即開口道：“與煉神還虛無幾，戰鬥手段更勝於煉神還虛。”

聽到相當於煉神還虛之後，許玥才鬆了一口氣。

不過區區煉神還虛，怕什麼？

念畢，許玥放出自己煉虛合道的氣息，同時開口道：“君上、諸位，不必擔憂，區區柒巫，何足掛齒？”

說罷，許玥便消失在魏君府之中。

眾人面面相覷，就連秦志峰都感覺到有些頭疼：自己的這個表妹怎麼還跟小孩子一樣？

魏君揚看着許玥光速離去，有些不知所措：“秦先生，這”

秦志峰搖了搖頭，接着開口道：“君上不必擔憂，為今之計是您應立馬入宮，守在陛下身邊，片刻不離。”

“父皇病重，為人子理應如此。”魏君揚點了點頭，開口道：“為人臣，亦是應當如此。”

受到幕僚以及秦志峰啟示之後，魏君揚便連忙穿戴好魏君朝服，連夜入了宮，準備覲見皇帝，徹夜守護在皇帝身邊。

目前的皇帝正是病重之時，太子不珍惜這段時間，那麼魏君自然會好好珍惜的。

皇宮內燈火搖曳，忽明忽暗，而在病榻之上的皇帝如今已是有氣進，沒氣出，看起來命不久矣了。

“陛下。”

皇帝身邊的太監總管連忙上前，俯下身子，在皇帝面前伺候着。

“傳傳朕詔封讓讓魏君繼承大統”

老皇帝勉強的吐出了這一句話來，他還趁着自己能說，接着道：“讓讓太子去去吳地為為王吧。”

太監總管的雙眸無聲的閃過一縷異樣，但還是恭恭敬敬地道：“諾，請陛下放心，奴婢這就去擬旨。”

那太監總管快步出了房間，連忙招來一個心腹小太監，看了看四周，開口道：“快去通知太子殿下，事情有變，陛下欲以魏君為帝！”

這位太監總管姓盧，由鹿改為盧。

他的祖上，便是定西侯鹿鐸，因投降鬼方，滿門抄斬，傳到如今只剩他改名換姓，秘密入宮，在公眾廝混了六十多年，才爬到了太監總管的寶座。

同時，他也暗中聯絡太子，想要讓太子復他家族定西侯的爵位。

那小太監當即行禮：“諾，盧公公。”

說罷，便快步朝着東宮太子府走去了。

而另一邊，另一個小太監行色匆匆的來到太監總管面前，低聲道：“盧公公，不好了，魏君入宮了！”

“什麼？！”

盧公公被嚇了一大跳，慌忙道：“魏君帶了多少兵馬？！”

那小太監回答道：“加上魏君本人在內，一共有三人。”

見狀，盧公公鬆了口氣，不過他很快又緊張了起來。

魏君此時入宮想要干什麼？莫非他知道了某些隱情，打算率先稱帝？

“好機會，通知我們的人，在華陽門一代埋伏，等魏君入內，將魏君刺於門前！”

“只要魏君死了，那麼最後的皇位必然屬於太子殿下！”

看着盧公公猙獰的表情，那小太監差點被嚇傻了，猶豫地開口道：“盧公公，那畢竟是魏君，我們是不是要請示一下太子殿下？”

盧公公近乎是怒吼地說著：“請示太子？如果魏君入了皇宮，拿到了陛下的虎符，我等幾人還有活路嗎？誰不知道魏君最討厭的就是我們這些太監了！”

“咱家都聽人說了，那魏君平日言，他若登記，首先處死的就是我們這些太監，然後他再從外面換一批進來！”

“你可別忘了，我們是如何給魏君穿小鞋的！”

“你認為魏君會大人有大量，放過你們嗎？！”

聽着盧公公歇斯底里的怒吼，那小太監才慌了神，連忙道：“諾，我這就去。”

說罷，他便急匆匆的去召集殺手，埋伏刺殺魏君。

而盧公公看着小太監離去的身影，似笑非笑，最後喃喃自語道：“小安子，你還是那麼膽小怕事，若咱家不激你一次，你又怎麼可能為太子殿下效力？”

他說的，全都是編的。

“魏君何等人物，又怎麼可能在意咱們這樣的宦官呢？”

# 第三百三十章 九世皇帝

月明星疏，在一片的燈火搖曳之中，魏君揚行色匆匆的從宮外直奔宮中，身後跟着兩個謀士打扮的幕僚隨魏君揚一同進宮。

其中一個謀士邊走邊說道：“君上，如今格局很不穩，今天我們的目的是面見陛下后，盡可能從陛下那裡拿到虎符，調集別部司馬和王太尉部隊，以防太子狗急跳牆。”

“住嘴！太子是我兄弟，怎能以狗相稱？！”

魏君揚怒斥那謀士：“本君本次入宮，為的是在父皇面前盡自己的一份孝心，說什麼虎符不虎符，什麼兵馬不兵馬！”

那謀士立馬知道自己說錯話了，當即開口道：“臣失態了。”

三人組向前走着，而附近的太監宮女不知為何，越來越少，逐漸沒有一人。

魏君揚感覺到有點不太對勁兒：這條路可是一條必經之路，怎麼可能沒人經過？

“情況有點不太對勁兒，兩位先生，小心點。”

魏君揚握緊了腰間佩劍，眼神逐漸陰冷起來。

而另外兩個謀士也下意識的握住自己腰間佩劍。

覲見天子需要將兵刃卸下，但魏君畢竟是皇儲的熱門人選，無人敢下其武器，只待到皇帝寢宮外卸下便可。

魏君揚多少學過些許武藝，而他身旁的兩個謀士完全是什麼都不懂，腰間的佩劍也只不過是裝飾品，並沒有什麼作用。

忽的，身後猛然傳出整齊的腳步聲，魏君揚驚訝的轉身望去，見到一隊士兵披甲持矛，朝着魏君揚方向而來。

前方，無數的太監宮女攔住去路，一個小太監趾高氣揚的開口道：“魏君揚意圖謀反，奉陛下口諭，誅！”

同時，一旁的一個老太監高舉虎符，大喊道：“虎符在此，殺！”

“敬遵陛下旨！”

一個身着甲胄的將軍開口道：“御林軍全體將士，誅殺叛逆！”

“是！”

一瞬間，御林軍眾將士將長矛上前，對着魏君揚，發動衝鋒！

“君上！”

謀士站出身來，護着魏君揚後撤：“太子假傳聖旨，君上快撤！”

謀士們護送着魏君揚朝着太監方向殺去，太監天閹，根本就沒有任何戰鬥能力，相比於後方的御林軍，他們無疑更加容易對付。

然而卻並沒有絲毫作用，當太監讓開一條路之後，另一邊的，也是一隊又一隊的披甲御林軍。

“殺！”

喊殺聲震爍整個皇宮，殺戮綻放於此處。

天邊，紅鸞星君東方端立雲端之上，看着已經被御林軍殺死的魏君揚，嘆了口氣，喃喃自語道：“你是個好皇帝啊。”

“可惜生不逢時，否則我必會出手庇佑你只可惜，封神之劫於此開始。”

“在你之前，有兩次封神之劫的契機，可惜天帝陛下皆未出關，你趕上了這個時機，也合該你成為封神榜上第一位。”

“虞揚，魂歸來兮！”

從魏君揚的身軀之中，一道白色的光芒猛然竄出，急速的朝着天上飛馳而去，一直飛馳至昆崙山停下，入了昆崙山巔那龐大的封神榜中。

“虞揚。”

兩個大字寫在其中，斟酌一下后，後面又添了一段話來：“冥界十殿之秦廣王。”

而虞揚身旁的那兩個謀士的靈魂也鑽入了封神榜中，分別封為吉判官與凶判官。

虞陽城內，太子柳聽着屬下的稟報，哈哈大笑一聲，開口道：“今魏君已死，天下唯有我方有資格稱帝為王，眾將士，隨孤入宮，登基稱帝！”

太子宮中，太子柳點兵遣將，率領太子眾，浩浩蕩盪朝着皇宮而來，而太監總管盧公公早早就在此等候，陪着笑臉，對太子柳行三拜五扣之禮：“恭迎陛下，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

“免禮平身，父皇怎麼樣？”

太子柳頗為自傲，聽到這句話后臉上都快笑出了花。

盧公公聞言，故作悲傷道：“陛下昨晚已經駕崩啦！”

“哦，實在是太可惜了。”

太子柳盡可能的讓自己顯得有些悲傷，然而他卻有點快笑出了聲的樣子：“趕緊召集群臣，為父皇上謚號、廟號，還有，籌備朕的登基大典！”

“諾！”

太子柳遂入宮，登基為帝，眾臣為先皇定謚號為景、廟號為英。

英，意為孝順父母、遵守祖制、用人嚴明。

用了他太子為帝，那就是遵守祖制、用人嚴明。

太子柳登基當日，下令查抄魏君府，一切與魏君相關之人盡數誅殺，一個不留！

徒況站在太子柳身旁，淺淺笑着，沉默不語。

若不是他暗中施法屏蔽了魏君府的動向，魏君府早就反應了過來，哪裡會有今天的成功。

他，如願以償的當上了大虞王朝的國師之位。

在這場浩劫中，正式立下了根基。

城外荒山之上，秦志峰與許玥躲在這裏，沉默不語。

他們不知道，究竟是那裡出了差錯，魏君揚明明被紅鸞星君欽定，為什麼還會在皇宮之中被刺？

“一定是哪裡出了問題！”

秦志峰咽不下這口氣，實在是太憋屈了。

他剛剛選擇了魏君揚輔佐，結果一個晚上的時間，魏君揚身死道消，太子柳登基。

魏君揚有明君之像，結果卻死的不明不白，這讓秦志峰不能忍。

許玥自責道：“當晚我控制了鹿不宜，卻忽略了虎符是我的過錯！”

“我們對這個時代還不太了解，貿然介入，失誤是自然的。”

秦志峰嘆了口氣，緩緩開口道：“此事必不可善罷甘休，那太子柳名聲素來不善，登基之後必然會使得天下百姓怨聲載道，我們只要把握好機會，在民間樹立起魏君揚的旗號，打入虞陽，一樣可以！”

农民起義，一樣可以成功！

“好，表兄，就聽你的。”

許玥點了點頭，表示一切都以秦志峰馬首是瞻：“您吩咐，我辦事，我們絕對可以輔佐一位明君，統一天下！”

他們都不知道，自己接下來要面對的是封神大劫，他們只知道自己的任務是輔佐一位明君統治天下。

這個明君人選無所謂，任何人都可以。

但，絕不能是修行者。

權力+永生，這個組合不可取。

想要權力必須放棄永生，而想要永生則必須放棄權力。

兩者兼顧的，這世間只能有一位。

天帝！

# 第三百三十一章 秦與齊

秦地，一個嬰兒降生在這片土地上，秦侯虞黨老來得子，整個秦侯府一片喜氣洋洋。

“侯府有繼承人了。”

秦侯虞黨鬆了口氣，對着列祖列宗的排位不斷地叩首，感謝祖宗保佑。

秦侯一脈傳至今日，只有他無後，這已經讓他飽受輿論，皆言秦侯嫡系將絕嗣，旁系將起。

如今四十有六終得子，自然讓他有些興奮，近乎想要昭告天下。

一個奴僕急匆匆的趕來，對着秦侯虞黨恭敬道：“侯爺，有仙師在門外等候，說是什麼紫微星移，是為了小侯爺而來。”

“嗯？”

秦侯虞黨愣了一下，連忙開口道：“快快有請！”

修仙者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是受人尊敬的存在，因為他們擁有毀天滅地的力量，自然讓人們尊崇。

隨着秦侯的命令下達，屋外的修仙者臉上洋溢着一縷笑容，一見秦侯虞黨之後，便行了道禮言：“貧道玄教星淵真人，見過秦侯。”

今時不同往日，林星淵已經是玄仙境界的修士，距離天仙只差半步之遙，如今歷練，他便是玄教打頭陣之人。

“原來是星淵真人，小侯見過星淵真人。”

雖然虞黨沒聽說過這個名號，但還是鄭重的行禮：“不知道長從何而來，來我秦地所為何事啊？”

“福生無量天尊。”

林星淵詠了一聲之後，接着開口道：“貧道自玄教而來，奉師命，尋明君相助，路經寶地，見此地龍氣繚繞，定是有真龍降世，不知”

“真龍？”

虞黨見狀，連忙道：“道長何解？”

林星淵笑道：“此事事關重大，侯爺，你我不如入府詳談，如何？”

見狀，虞黨才恍然大悟，連忙請林星淵入內：“是本侯疏忽了，道長，請。”

林星淵隨虞黨一路入內，直至書房，虞黨屏蔽左右下人之後，便對着林星淵鄭重道：“道長，此事事關我等身家性命，您可不要亂說啊。”

“秦侯放心，我玄教是不會認錯了。”

林星淵笑道：“當今天下格局難道您還看不清楚嗎？燕、楚野心勃勃，商、齊暗藏禍心，而虞陽城內的那位新皇帝呵呵。”

眾人心知肚明，現在的九世皇帝，從前的太子柳是個什麼貨色。

不學無術、蛇鼠兩端、麻不不仁、殘暴不堪就是為他量身打造的成語。

“我曾聽聞，紅鸞星君降世，詢魏君揚三大事，魏君揚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為答，因此得紅鸞星君讚許，言‘此乃天子也’。”

林星淵來之前早就已經打聽清楚一切，因此他毫不臉紅的吹噓魏君揚，想要把他吹成古之聖賢、天下明君。

只有這樣，他才能反對目前九世皇帝的合法性，讓起兵有個借口。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秦侯虞黨喃喃自語着，雙眸登時一亮：“魏君揚真乃聖人也！”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這句話為北宋大家張載的名言，這句話可以說是一大殺器，只要說出口來，凡是反對這句話的，一定會被天下人所唾棄。

“魏君揚已經被虞柳所殺，虞朝最後一個明君隕落，虞失其鹿，天下共逐之！”

林星淵緩緩開口道：“秦侯亦是虞氏族人，何不起兵，取而代之？”

秦侯虞黨有些心動，不過依舊道：“秦地兵馬雖然悍勇，但數量卻是極少，舉國上下僅有七萬兵卒，如何能逐鹿天下？”

“鷸蚌相爭，漁翁得利。”

林星淵微笑着開口道：“侯爺按兵不動，等待時機，待中原大戰起，我等再驅秦地雄兵，殺入中原，問鼎大寶！”

“善。”

秦侯虞黨點了點頭，同時看了林星淵一眼，開口道：“星淵真人既為小兒而來，不如給小兒起個名字吧。”

“政，如何？”林星淵笑道。

虞黨踱步兩個來回之後，覺得這個名字着實不錯，當即開口道：“然也，吾子名諱為政。”

“今後還請真人助我秦地，助我秦國了。”

東夷，齊地。

一個光頭大漢坐在磐石上，嘴裏叼着一根不知名的草，看着前方婀娜的女子，開口笑道：“顏師妹，徒師弟那邊已經成功當上了大虞的國師。”

“嗯。”

顏若然轉過身來，微微點了點頭，開口道：“徒師兄果然可行，計劃既已經成功，那就看玄教何時入網了。”

二十年前，秦始皇陵之前，玄教收走了秦始皇魂魄，此時此刻只有傻子才會不知道，玄教將會選擇秦地。

因此，虛教決定兵分兩路，迷惑玄教。

明面上，徒況作為虛教的代表，入住大虞，為虞朝調兵遣將，同時大批的虛教弟子將會加入中原戰場。

但暗地里，虛教真正的後手卻是顏若然，顏若然已經決定輔佐齊侯登基。

燕侯好勇無謀、楚王優柔寡斷，秦侯已經被玄教取走，那麼只剩下齊侯、商侯供他們挑選。

商侯不用選了，向來都是虞朝鐵杆支持者，反叛虞朝的概率大概有百分之零點零一，幾乎不可能。

而齊侯就成了不二人選。

“佘言師兄呢，燕地之行可順利？”

王驍哈哈大笑道：“佘言他已經抵達燕侯府內，為燕侯供奉，燕侯欲以佘言為相，天下六分，已經有三分是我虛教之地，我虛教恐怕要大獲全勝了。”

“不可大意。”

顏若然搖了搖頭，緩緩開口道：“雖然我們虛教修行者數不勝數，如過江之鯽，但玄教的每一個弟子都不可小覷，平均實力遠勝我等。”

“秦地一偶之地，恐怕他們也能玩出個花樣來。”

王驍見狀，當即不知如何是好，當即開口道：“若然，你說我們該怎麼辦？”

“按兵不動，以觀後效。”

“按兵不動？”

“對。”

顏若然抬起頭來，充滿了自信：“我們佔據優勢，徐徐圖之，若是秦地沒有任何反抗能力，一擊絕殺即可。”

“這場考驗，三年之內，我等必勝！”

# 第三百三十二章 勞民傷財

新皇登基，本應大赦天下，虞柳自然也不會例外。

在虞柳大赦天下之後，又下達了一道詔令：徵召民夫，修建虞陽宮殿。

同時，也在全國範圍內選美，填充後宮。

朝議上，一個文質彬彬的大臣皺着眉頭，朝着虞柳進言：“陛下萬萬不可啊，太祖皇帝曾有言，除維修以外，後代子嗣徵召民夫為皇帝修建宮殿，就連靈帝在位之時也未曾如此大動干戈啊！”

“太祖皇帝距今已有二百年，他老人家的政策早就已經過時了，如果真有用，那麼靈帝為何被齊侯廢黜？”

虞柳毫不在意，反而開口笑道：“朕受命於天、既壽永昌，這等小事，太祖皇帝是不會介意的，張相國，退下吧。”

那個被虞柳稱為“張相國”的臣子並沒有退下，反而開口冷哼道：“陛下若不收回成命，老臣便撞死在這大殿上。”

虞柳樂了，這種事兒他只在史書上聽過，可從沒見誰真正實行過：“來來來，撞撞撞，快撞，別心疼柱子。”

那大臣臉色陰沉，衝著柱子，當即撞了上去，剎那間便頭破血流，暈迷不醒。

“張相國？！”

“張相國！”

“快，快找御醫！”

周圍的大臣圍了上來，紛紛開始搶救着相國張英。

虞柳聞言，眉頭一挑，大聲開口道：“找什麼找？張相國既然想撞死在這柱子下，就讓他撞！”

“陛下如此，可是會傷臣心！”

御史大夫站出身來，呵斥虞柳：“太祖皇帝曾言，天下乃君臣共治，而非陛下一人之治，陛下如此勞民傷財，必然會讓我大虞國力下降！”

“設天子以為天下定，非設天下以為天子定！”

虞柳眉頭再度一挑，看着這個不識時務的御史大夫，指着這個老頭開口道：“朕不用你來教！來人，給朕拉下去，夷三族！”

“哈哈，卻沒想到，景帝陛下一世英名，竟然有你這麼一個昏君太子！”

御史大夫哈哈大笑一聲，甩了甩衣袖，根本就不需要士卒，自己便朝着門外走去。

虞柳微微笑着，開口道：“還有誰甘願與御史大夫一起赴死啊？”

“還有老夫，昏君！”

“吾亦同往！”

一連站出十數位大臣，皆悍不畏死，冷然看着虞柳，異口同聲：“昏君！”

虞柳不想和死人多計較什麼：“來來來，都給朕殺了！”

關於朝堂之上的大清洗，開始了。

數日之後，一隊又一隊的民夫或從商地、或從郡縣出發，帶着材料朝着虞陽出發。

一支民夫隊伍從商地出發，大約千餘人，排成兩行靜悄悄地走着，行走在官道上。民夫們走得很安靜，穿着破爛襤褸的粗布衣裳，腰間用草繩繫結，雙眸無神朝着虞陽的方向走去。

自九世皇帝登基后，官府朝廷的賦稅一年比一年重，甚至已經到了稅八的地步。

稅八是什麼意思？

意思就是收入的八成都要上繳國庫！

景帝時期，大虞朝的賦稅是三成，百姓這樣怡然自得了數十年，而如今換了個皇帝就直接調整到稅八？

按理說，新皇登基，前幾年都應該是免稅或降稅，卻從未見過這樣反而提升的！

不僅如此，九世皇帝還大量招納民夫為他修建宮殿以供享樂，在民間挑選美女入宮。

百姓皆暗暗言其為靈帝復生。

靈帝可是大虞王朝八代皇帝以來最為暴虐的皇帝，目前的這位九世皇帝光是登基一個月的表現便已經有了靈帝的風采，假以時日超過靈帝不再是什麼難事。

兩個小吏在前面走着，望着這斗大的太陽，心中干發急：“完了，規定時間內，我們怕是到不了虞陽了！”

皇帝詔令，所有民夫隊十五日內必須抵達虞陽，失期當斬。

那些距離虞陽近的自然用不了十五日便能抵達，而他們這隻從商地出發的千人隊伍人數眾多，而且還距離虞陽稍遠，根本就不可能十五日抵達虞陽！

他們這些天加快步伐，就算這樣距離虞陽也是遙遙無期，眼瞅着已經過了十四天，還只剩下了一天的時間。

他可不相信自己一天就能抵達虞陽。

“失期當斬啊！”

另一個小吏腿肚子打顫，心中惶恐不已：“我們該怎麼辦？”

最先開口的小吏再度開口道：“要不我們逃了吧？”

“逃？往哪兒逃？你我可是還有家室的，我們逃了，家裡人怎麼辦？”另一人苦笑道。

他們一人姓趙，名案。

另一人姓任，名顏。

兩人相顧一望，嘆了口氣：“如今看來，你我只有取死方可保全妻兒老小了。”

兩人愁眉苦臉，忽然聽聞一陣笑聲，連忙望去，卻見一個身穿青衫的青年從遠處走來。

兩人一見，登時大驚，連忙上前行禮道：“小的趙案（任顏）見過貴人。”

現在這年頭，只有貴人才能穿得起帶着顏色的衣服，正常百姓都是粗布麻衣，就連他們兩個小吏也是仗着是官吏的緣由才有黑長官服。

“吾隔遠遠便見兩位愁眉苦臉，不知是何原因？”

那青衫青年笑道：“貧道修行多日，或許可以為兩位解惑。”

兩人一聽眼前這青年自稱為修行者，便連忙對着青衫青年長拜道：“先生救我，先生救我！”

“到底何事啊？”青年笑呵呵的開口道。

兩人就將自己遭遇的事情說出，祈求青年相救。

“我聽聞這虞柳本不當立，當立者乃魏君虞揚也。”

青衫青年長嘆一聲，開口道：“昔日，有紅鸞星君下凡，言‘魏君揚當王天下也’，卻沒想到被虞柳暗算，死無全屍。”

兩人見狀面面相覷，毫不了解此事：他們還以為虞柳是大虞的正統九世皇帝呢。

“今去亦死，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

青年接着開口道：“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此言，驚天動地，當即將兩人嚇了一跳，他們可從沒有過這樣的想法。

“天下苦柳者久矣，舉大事成大名，復魏君揚之政，當為今時！”

# 第三百三十三章 任顏王

青衫男子的這段話語徹底讓任顏、趙案這兩個從來都沒有被重視過的小吏知道了野心的滋味。

趙案重重地俯首，對着青衫弟子道：“先生教我！”

青衫男子輕輕搖頭道：“我說過了，天下苦柳者久矣，被欺凌徵召的百姓有數十萬，若是能集結民夫，殺入虞陽並不是什麼難事。”

任顏猶豫一二，開口道：“先生，我們沒有兵器，如何對敵？”

“農具照樣可以殺人，不比兵刃差些什麼。”

任顏聞言，又道：“我們都是民夫，虞國的士兵日夜訓練，我們恐不是對手。”

“苦心人天不負、有志者事竟成，同樣是人，他們又沒有三頭六臂，如何不是對手？”

說罷，青衫男子嘆了口氣，似乎有幾分恨鐵不成鋼：“你們這般優柔寡斷，如何能舉大事，成大名？！”

聽着這樣的勸導，任顏和趙案似乎才真正的下定決心，開口道：“您說得對，優柔寡斷成不了大事，我們聽您的，您說怎麼辦？”

“當然是起事，等待抵達下一個城鎮，我們進攻縣令府，打下這座城鎮，然後樹立旗幟，讓天下人都知道我們的存在，這樣才能真正做到稱王稱霸。”

青衫男子的話語井井有序，讓任顏和趙案真正的感覺到野心的滋味，遂開口道：“我等靜聽先生指導，必然鞍前馬後，為先生效力！”

“我乃修行之人，並不可參与王權之中，你們二人可為王為侯，成為百姓的領導者。”

青衫男子搖了搖頭，繼續開口道：“就看你們做什麼選擇了。”

任顏和趙案面面相覷，他們從來都沒有想到過，自己也有稱王稱侯的這一天。

青衫男子的話瞬間讓他們猶豫了下來，不知道該如何是好。

他們二人猶豫片刻后，最終趙案咬了咬牙，開口道：“小人自幼愚鈍，任兄自幼便顯有大才，鄉里皆以任兄為榮，我願擁護任兄為王！”

“趙兄！”

任顏十分感動的看着趙案，並作出承諾道：“你我兄弟齊心，大業可成，我任顏保證，若來日入了虞陽，取了皇帝位，必然封趙兄為並肩王，趙與任，共江山！”

望着這樣兄弟一心的場面，青衫男子微微點了點頭，嘆了口氣。

這時，他才知道歷史上的陳勝吳廣是多麼的偉大了。

這裏的小吏連造反都磨磨唧唧，還需要自己一個勁兒的心靈勸導，歷史上的陳勝吳廣根本就沒自己這麼多事兒，輕輕鬆松就搞出了“大楚興、陳勝王”的故事。

“先生，還有一個問題，這支隊伍有千人，我們兩個如何才能收服這支隊伍？這支隊伍的首領是鄭都尉”

任顏哭喪着臉緩緩開口道：“我們兩個只不過是兩個百夫長，還沒有鄭都尉那樣的地位。”

人比人氣死人，想了想陳勝吳廣，又想了想這兩個貨，秦志峰只能嘆了口氣，接着開口道：“我有一計，可以幫助你們收服這支隊伍。”

“你們先讓遣人用絲綢紙張寫上任顏王的字樣，然後放在別人所捕的魚的肚子里，讓護送的士兵和民夫買到這幾個魚。”

“士兵們買魚回來烹食，必然會發現魚肚子裏面的帛書。”

“趙案你到駐地旁邊叢林里的神廟中在夜間提着燈籠，作狐狸嗥叫般凄慘的大喊大商興，任顏王，我在適當的做出些神跡來，必然會收服這支隊伍。”

“先生大才！”

於是，一個異界版“大楚興，陳勝王”的就誕生了。

然而，任顏提出了一個疑問：“先生，這裏不靠海與湖，我們沒辦法找捕魚的漁家。”

“蠢啊你們，沒有捕魚的漁家，戶行不行、野獸行不行？非要執着魚嗎？！”

任顏和趙案如夢初醒，連忙前去按照秦志峰吩咐的去做，很快，一段關於大商興，任顏王的傳言便在整個隊伍里浮現，逐漸影響到整個隊伍。

是夜，負責護送的這群民夫的鄭都尉在秦志峰的幫助下，突然“喝多”了，在整個隊伍士兵面前露出了醉醺醺的樣子。

趙案便故意嚷嚷着什麼逃跑的事情，鄭都尉果然大怒，揣起平時教訓民夫的竹板來打趙案，趙案當即拔劍而起，殺了鄭都尉，緊接着任顏便聚集起所有的民夫，開始了激動人心的演講。

什麼“虞柳本不當立，當立者乃魏君虞揚也。”

又比如什麼“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反正一言一行都讓整個民夫隊伍大為震驚，他們從來沒過這種問題。

特別是在最近盛傳“大商興、任顏王”的情況下，眾人更加信奉任顏的話了。

“任百夫長，我們願意聽從您的號令，尊您為王！”

聽着附近士兵與民夫的話語，任顏搖了搖頭，義正言辭的開口道：“我不是為了當王，我是為了天下的百姓蒼生，是為了大家的幸福！”

聽着任顏的話語，士兵們紛紛激動不已，開口道：“您這般人物，比鄭都尉更有資格當都尉，我們願意尊您為都尉！”

趙案在底下起鬨道：“都尉有什麼？我們應該尊任百夫長當將軍！”

聽到趙案的話語，眾士卒當即精神了起來，一同大喊道：“對，任顏百夫長應該當將軍！任顏百夫長應該當將軍！”

“任顏百夫長當為將軍！”

數百名民夫同時開口喊着，氣勢十足，任顏連忙假裝推辭。

任顏傳言的威力太過於強大，導致就算任顏假裝推辭也沒有無法躲避，因此任顏在半推半就之下，成功當上了“將軍”。

“在我的麾下，大家都是士卒，不再有什麼民夫，大家都是士卒，大家都是抵抗暴虞的將士！”

“讓我們為推翻暴虞而一同奮鬥吧！”

所有的人都被這股氣勢給帶動出來，根本就沒有考慮什麼實質的東西。

比如，他們該如何推翻虞柳的統治。

而這也是任顏一隻忽略的話題，這個總不能告訴他們其實自己也不知道如何推翻虞柳吧？

自己也是一時腦袋發熱，根本就沒什麼實際計劃。

# 第三百三十四章 狼煙四起

虞朝北方與燕地接壤的某關隘中，一個滿臉絡腮胡，穿着盔甲的將軍看着許玥，嚷嚷道：“你一介女流，懂什麼天下大勢？”

許玥毫不介意，反而笑道：“我不懂天下大勢，但我卻是修行之士，懂得如何望像。”

絡腮胡將軍見狀，愣了一下，有些不敢相信：“練氣士？”

許玥隨手凝聚出一團火花來，將一塊城牆磚融化在絡腮胡將軍面前，開口笑道：“我望將軍，有天子氣，或可趁如今天下兵鋒將亂之時，為王為帝！”

“我有天子之氣？”

絡腮胡將軍愣了一下后，隨後眼神中露出了一抹野心，點頭道：“也是，吾家祖上乃九黎大部祝融部的執掌者，自然可能有天子之氣。”

絡腮胡將軍祖上闊過，屬於天生貴胄之一，自然有資格問鼎皇帝位：“我朱松早就看那虞柳不順眼了，索性反了他娘的，讓他知道我祝融男兒的厲害！”

“我相信將軍，必然會功成名就，心想事成！”

許玥點了點頭，隨後便駕雲而去，絡腮胡將軍朱松的心腹連忙湊了過來，小心謹慎道：“將軍，那娘們跟您說了些什麼？”

朱松瞬間一掃之前的鐵憨憨樣子，冷笑道：“哼，她跟我說我有天子之氣，讓我起兵反虞。”

“啊？”

心腹嚇得臉色大變，連忙問道：“將軍，您答應了嗎？”

“答應了。”

朱松隨口回答道：“但我不會起兵，就跟這兒看着。”

說罷，朱松的雙眸之間閃過一股野心勃勃的神色：“如果時機成熟，我未必不會起兵，入主虞陽呢，哼哼。”

“這一切的前提，都得是那虞柳大勢已去，否則我起兵豈不是成了為王前驅？”

“我朱松好歹也是祝融氏僅存的一脈嫡傳，就憑那小丫頭片子的三言兩語就想忽悠我？”

“穩才是最重要的，我就只有八千兵馬，若是開戰，把家底全都賠了進去，那可就得不償失了。”

五天後，虞陽城，皇宮之中，聽着太監的稟報，虞柳表示有點不敢相信。

“你說什麼？百姓造了朕的反，那個賤民任顏最初將軍，率軍攻佔了安里、華陽、金豐三城，如今已經自稱華陽王，號令天下百姓一起反朕？！”

虞柳氣急敗壞的嘶吼着：“怎麼回事兒？！商侯在搞什麼名堂，還不速去平反？！”

太監低聲道：“啟稟陛下，商侯率大軍八萬已經前往華陽鎮壓，但敵軍大勢已成，兵馬之數不下於商侯，商侯不好輕舉妄動，只能僵持。”

“該死！該死！該死！”

虞柳連罵三聲該死之後，覺得戾氣難削，又開口道：“任顏賊子從哪兒來的軍隊？！”

“皆是皆是三城守軍與青壯百姓”

“他媽的，一群亂臣賊子！”

虞柳再一次咆哮着，同時暴怒道：“戍南軍呢？快調去平反啊！”

“不可陛下！”

聽到這句話，將軍鹿不宜只好硬着頭皮站出來道：“陛下，那戍南軍不能動啊，若是戍南軍調動，楚國若是大舉來攻，後果不堪設想！”

“楚國擁兵十萬，若是發現戍南軍回防，必然不會放棄這等良機，自然會率軍乘勝追擊了！”

虞柳心中咒罵一聲楚王后，又張口道：“北軍呢，朕北軍何在？！”

鹿不宜心累道：“北軍不能調啊，您不要忘了，燕侯是魏君揚的舅父啊陛下”

聽着這句話，虞柳瞬間有些心態崩了，不過他還是挺了過來，想了想齊侯也算是自己的小舅子，當即大喊道：“沒事兒，朕還有齊國，齊侯可是朕的”

說到這裏，虞柳的聲音突然戛然而止，臉色變的陰沉了起來。。

他突然想到了一件事情。

就在七天前，他剛剛將當今齊侯之妹，自己的皇后廢除賜死，換了個美人當皇后。

為什麼？

那個賤人竟然不同意自己廣納後宮，虞柳當然要處死這個不知死活的女人。

不過就在這一瞬間，虞柳後悔了，他後悔出氣了前皇后。

因為他現在猛然發現，自己周圍似乎全是敵人。

燕侯有五萬鐵騎，但他是魏君揚的舅父，是敵人。

齊侯有大軍十二萬，他的妹妹剛被自己殺了，幾天前齊國使者傳來一句“好自為之”，無論如何，齊侯都不會幫助自己了。

楚王，那更不用說，數代的老仇家了，天天打仗。

商地還爆發了什麼華陽王任顏，這可真是氣煞虞柳。

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這幫賤民懂什麼，朕就是天下，朕就是天生貴胄！

“秦侯！對對對，朕還有秦侯！哈哈。”

虞柳突然想到了什麼，突然舒心起來，他自認自己對秦侯毫無得罪之舉，應該沒什麼關係。

初任秦侯乃秦烈侯虞心，那可是忠心耿耿的絕世戰將，就算是如今也被譽為是古往今來第一名將，他的後代領兵能力自然不容小覷。

一個秦侯能抵得上兩個商侯！

虞柳逐漸放鬆心態。

然而就在此時，宮外傳來八百里加急，直奔虞陽皇宮而來。

“陛下，鬼方來犯，秦侯親率大軍前去抵抗！”

虞柳的臉瞬間就僵住了。

他不知道自己接下來該用什麼樣的表情。

鹿不宜嘆了口氣，對着虞柳勸解道：“陛下，商侯乃當世名將，對付一群賤民必然手到擒來，況且國師大人也已經前去相助商侯，區區小賊不足為患。”

就算如此，虞柳還是氣的不得了，手指有些顫抖：“朕朕朕”

忽得，一股熱流湧上胸膛，氣急攻心，虞柳一下子昏了過去。

“陛下！陛下！”

“快，御醫何在？！”

“若是陛下有什麼差錯，我砍了你們的頭！”

隱隱約約之間，虞柳只能聽到幾句話，他直到昏迷的前一刻還沒有想明白：為什麼自己大權在我，最後卻兵戈四起？

自己繼位還沒有半年啊。

當年靈帝殺了燕侯父兄都沒人造反，自己只不過是殺了個皇后，整個天下都不停使喚了。

這讓虞柳懵圈的很。

# 第三百三十五章 平陽縣

八萬商軍行進，朝着華陽行軍。

“虞”字纛旗，鎮壓過天下，特別是商地，商地之所以會如此忠心，全是被打出來的。

然而中央的高頭大馬之上，國師徒況卻是煩躁無比。

“很好，這麼多任都要造反。”

原本身在虞陽的徒況並不了解情況，來到這裏后經過商侯的講解，徒況才知道情況有多麼嚴重。

那個叫任顏的造反頭子已經聚集了十數萬的部隊，這才不過一個月。

到處都有心懷鬼胎之人打着各種各樣的旗號，自立為王。

除了一句媽賣批，徒況根本就不想說任何的話語。

不多時，徒況便率領大軍抵達平陽，準備進攻敵軍大本營，華陽。

“國師大人。”

在平陽縣令與縣尉的恭維之下，徒況入了平陽縣，靜心展開地圖，觀察敵軍動態。

“那些亂臣賊子如今到哪兒了？”

徒況看着縣令縣城呈上來的地圖，忽然開口道：“賊軍先鋒幾人、戰力幾何？”

平陽縣尉不敢大意，連忙開口道：“國師大人，反賊如今已經率軍迫近我平陽縣，大概有七八十里先鋒嗯這”

平陽縣尉其實只知道賊軍要來了，其他的一概不知。

他只是個小人物，整個平陽縣城裡的兵力才三百人，要不是有徒況前來增援，他早就逃之夭夭去了。

他派出去的斥候已經死了十多個了，直到沒人敢出城之後，也只不過堪堪得出了反賊的行蹤位置，至於具體有多少人、何人掛將就一問三不知。

如今被聽聞徒況詢問此事，更是把這個縣尉嚇得頭都大了。

素來聽聞陛下暴虐，國師深受陛下信賴，國師會不會因為這個原因，把自己處死？

平陽縣尉的心忐忑不安。

“行了，你退下吧。”

令平陽縣尉慶幸的是，國師徒況只是皺了皺眉頭，並沒有太追究這個縣尉的責任。

縣尉連忙叩首謝恩，退到一邊去，裝作一副無事發生的樣子，假裝自己什麼都不知道。

“國師大人！”

一聲鏗鏘有力的聲音響起，徒況知道開口的是何人。

是鹿不宜的少子，鹿合。

鹿不宜有兩子，長子鹿良乃天下皆知的悍將，因為鎮守在汜關，因此徒況沒有見過。

而另一個兒子，也就是少子也就是鹿合了。

鹿合雖然沒有他兄長那麼大的名聲，但他的武藝和兵法對比他那廢物般的父親，簡直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

就連徒況也不得不承認，鹿合比他的父親更像是一名大將。

一直沒有機會證明自己的鹿合連忙上前，迫不及待地拱手道：“末將請為先鋒，出擊破賊！”

“國師大人，反賊趙案率軍前來襲城！”

鹿合愣了一下：老子下定決心準備主動出擊一舉殲滅你們，然後得到輝煌戰功封侯拜相，結果這才剛剛開口你們就主動打來了？

換做是昨日的平陽縣可能會被你們輕而易舉的攻佔，現在來攻是看不起我們么？

那一瞬間，鹿合升起了數百個念頭，但絕大多數的念頭都是在咒罵的這支反賊。

他主動請纓剿滅這支反賊，那麼功勞就是他鹿合的。如今他們主動襲城，那麼功勞就全成主帥徒況的了。

徒況輕笑一聲，接着開口道：“諸位將軍，我等一同前往城牆，我倒要看看這個趙案究竟是什麼樣的人物。”

自從當了這大虞的國師之後，徒況急需為自己找個定位，確認自己在這個世界是什麼級別的人物。

畢竟是從地球來的，他根本就不了解這方世界，不過根據師尊所言，這個世界可是真正有神仙的存在！

正好藉助這反叛軍，給自己一個定位。

不同於裏面的守軍，外面的攻方的趙案卻憂慮重重地望着平陽縣，這座巍峨地城市給了他很大的壓力。

虞軍不知道他們的訊息，而他們同樣不知道虞軍的訊息。

就連趙案擔任先鋒，也都是趙案自己懸挂出了旗幟才透露出去的。

趙案對於平陽縣的印象非常好，他曾經來過平陽縣，認識到這商地第二城市的繁華之處，這裏值得他們建立都城。

趙案自家人知道自家事兒，華陽很棒，但與平陽還差些。

他們是不可能佔據什麼商丘、邯鄲、臨淄等地兒作為都城，畢竟目前的局勢很明顯了，自己勢單力薄，根本就無能為力。

在平陽，他們完全可以坐山觀虎鬥，看着虞國與天下諸侯相爭。

要是虞國贏了，他們二話不說就迅速跑路，能跑多快跑多快，不可能停下自己的不乏。

若是天下其他的諸侯贏了，他們就立馬自立旗幟，表明身份。

趙案現在認為最好的局面就是大家各自領塊地，自己玩自己的。

那時候作為第一個起義的任顏、趙案兩人怎麼著也能分到一塊兒不錯的地盤成為諸侯吧？

嗯想法很美好，但沒想到虞軍行動的這麼快。

趙案已經清楚的知道，虞軍先鋒已經抵達平陽縣，使他們的計劃破滅了大半。

“都尉，我們攻城嘛？”

一名赤巾起義軍來到趙案身旁，輕聲問道。

“等等吧，我軍還不知道城內有多少虞軍，他們主將是誰。”

趙案嘆了口氣，有些憂傷地開口說道：“若是商侯當面，那麼我們差不多就可以撤退了。”

不得不說，沒有名將是起義軍致命的缺陷。

這個缺陷，無法彌補。

商侯雖然平庸，但比他們這兩個從來沒有看過兵書的泥腿子還是強上百倍的。

就在這時，平陽縣城牆上突然出現兩道旗幟。

只不過是兩道簡簡單單的旗幟，卻讓趙案瞳孔猛縮，駭然不已。

一桿大旗上綉着“商”字，在商地生活了這麼久，趙案自然認的商侯世家獨有的標記，趙案一眼認出了這道旗幟的主人是誰：商丘侯、征南大將軍虞青！

而另一桿大旗純黑色上用朱紅綉着一隻玄鳥。

天命玄鳥，降而生虞。

這是虞國的中央王旗！

“這這難道是虞國皇帝親自御駕親征了？！”

# 第三百三十六章 趙案死

“不可能，虞柳怎麼可能親臨前線？！”

趙案驚呼不已，他認為這虞帝虞柳根本就不可能放棄榮華富貴，親自上前線來。

但毫無作用，趁着趙案愣神的機會，滿天的箭雨從平陽縣中拋射而出，朝着義軍瘋狂的突射而來。

趙案、任顏的軍隊本就是烏合之眾，又怎會料到虞軍突然萬箭齊發，一時之間沒有反應的餘地，登時死傷慘重。

趙案只能大喊道：“撤退，撤退！”

他現在有些捉摸不透平陽縣的情況了。

平陽縣究竟是在故作玄虛還是真的辣么牛逼？

“殺！”

忽得一聲咆哮而起，虞軍士氣如虹，萬名將士追着八萬餘義軍殺去，趙案不敢令士卒回頭反抗，一個勁兒的逃竄。

這已經不是人多人少的問題了，是腦子進沒進水的問題。

趙案知道，自己手下的兵馬根本就不是虞國精銳的對手，之前一直都是聲東擊西打法，如果與敵軍正面交戰，這一波必然損失慘重，起碼有半數士卒將會被虞軍斬殺，成為虞軍的戰功。

“刺啦！”

叛軍被秦軍無情的收割，他們哭喊着逃竄，渾然忘記當初攻佔縣城時那種洋洋自得心態。

“轟！轟！轟！轟！”

虞軍的腳步聲十分整齊，全軍黑甲長矛，神情嚴肅。

鹿合身先士卒，周身的氣息神猛，一副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氣勢。

眼見着虞軍越來越近，趙案似乎已經覺悟到，一味地逃跑是沒有作用的。

趙案深吸一口氣，突然朝着後方暴喝一聲：“殺！隨我殺！碾碎這群助虞為虐的狗賊！”

與此同時，趙案的身上突然浮現出一股股朦朦朧朧地黑霧，他的雙眸猩紅，氣勢翻倍地上漲。

這是那位青衫軍師傳授的秘法，他感覺自己無比的強大。

“殺！”

趙案身旁的親信同樣雙眼赤紅起來，與趙案一起，朝着虞軍殺來。

趙案只帶了自己親信四百人反衝鋒，但打出了數千人的氣勢，讓鹿合不由一震，更加興奮起來。

一股血色真氣逐漸凝聚，將這四百親衛籠罩，逐漸化為一道狼形，悍然朝着虞軍軍陣發動了進攻。

趙案雙眸猩紅，殺氣飄逸，他已經迫不及待想要看到敵軍屍橫遍野的局面了。

這種感覺讓人陶醉，只有在戰場上才能爆發出這種玄之又玄的感覺。

大丈夫生於世，當提三尺劍，立不世之功！

又豈能碌碌無為一生？

現在趙案的目標已經不再是虞國那個衝鋒在前的大將了，而是策馬揚鞭的白袍男子。

他能夠指揮大軍，地位應該不低吧？

趙案舔了舔嘴唇，只要自己殺了這領軍之人，將會大大提高反虞之眾的信心，那麼自己雖死無悔！

他相信任顏，自己死後趙案一定會擊敗虞軍，建立真正的萬世皇朝！

他已經可以看見那領軍之人的臉了，趙案興奮着、緊張着，手中的長劍也已經微微有些握不住。

“死吧！”

忽然，虞軍之中猛然出弓弩兵，一瞬間，烏泱泱地一片箭矢朝着叛軍襲來，如同蝗蟲一般過境，而且每支箭矢上附着這不可名狀的氣息！

每一支箭矢不僅速度驚人，而且蘊藏着恐怖的力量！

瞬間，趙案四百親衛躺下去二百多人。

“殺！”

事已至此，趙案只能捨棄自己的親衛，化作一道血光，朝着嗎領軍之人飛馳而去，目標就是領軍之人的項上人頭！

僅存的一百餘名親衛已經與虞軍盾兵短兵相接，虞卒地長劍長戈揮舞着，倖存的親衛根本就不是虞卒的對手，不過多時便死傷殆盡。

親衛就被虞軍圍殺，刀槍劍戟無處不在，趙案悲痛莫名，這四百多位親衛，可是他手把手教導出來的，沒想到在這戰場之上，如此輕易便被敵軍斬殺。

“休傷國師大人！”

平陽縣縣尉看出了趙案的意圖，暴喝一聲沖了上去，誰知那趙案一聲怒吼，隨即一槍刺出，強勁的真氣瞬間擊穿了平陽縣尉的身軀，平陽縣尉瞬間被炸的四分五裂起來，一時之間血肉橫飛。

“受死！”

趙案被加持的力量完全爆發出來，他踩着虞軍盾兵的盾牌高高躍起，暴喝一聲化作一縷紅芒朝着那虞國的國師殺去。

“不知死活。”

國師徒況搖了搖頭，輕輕伸出左手，輕而易舉止住了趙案的長槍，嘴裏緩緩吐出一個字來：“死。”

趙案只感覺自己的脖頸一陣劇痛，好像被什麼東西切開了。

滾燙地熱血如同噴泉般噴射而出，趙案瞳孔猛縮，雙手不自覺地握緊脖頸，不敢相信這個事實。

我被殺了？

趙案的念頭剛剛升起，隨後虞軍士卒數道長矛刺去，趙案向後而倒，躺在血泊之中，望着晴空萬里地天空，腦海中不由想起了幼時景象。

任顏和自己的豪言壯志，同生共死的誓言。

“我要死了任顏，你保重。”

趙案漸漸失去生機，氣絕而亡。

而國師徒況則是沒有半分損傷，只不過輕蔑的看了一眼趙案的屍體，搖了搖頭，似笑非笑：“力士加成？看來有修士相助只不過不知道是跟我一同來的那幾位還是這個世界本就存在的修士。”

“平陽縣尉殺賊有功，追封青陽縣子、忠義郎，賞黃金百兩。”

千金埋骨的道理，徒況還是明白的。

“眾將士們，取賊首任顏者，賞千金，封關內侯！”

關內侯，無封地的侯爵。

國內大部分的侯爵都是此等，這一道命令下達，讓所有的將士都紅了眼。

因為，虞國自開國開始，徹侯與關內侯的總數，不超過二十個！

# 第三百三十七章 任顏亡

“大王，虞軍先鋒逼近安林縣！”

“大王，趙都尉戰敗！”

“大王，虞軍逼近安邢縣！”

“大王，虞”

傳令兵的聲音讓任顏頭昏腦漲，便忍不住喝了一聲，喊道：“慌什麼？！區區八萬虞軍，何足掛”

說到這裏，任顏自己都說不下去了。

八萬虞軍，這可是整整的八萬虞軍。自己手下雖然也有很多軍隊，但與虞軍相比，簡直就是個笑話。

虞軍是精銳之師，他們則是烏合之眾，根本就沒有什麼可比性。

任顏已經打聽清楚了，滅掉趙案的僅僅是虞軍先鋒，人數不過一萬。

就是這一萬人，嚇得趙案所部大軍拔腿就跑，還被斬首一萬，主將戰死。

這是何等的令人絕望？這是何等的強大！

不過任顏可沒有輕易認輸的習慣。

“令耿鑫率軍攔截虞軍先鋒，不求破敵，但求拖延！”

任顏條條不紊地指揮着全場，似乎沒有任何的慌張，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他明白，自己絕對不是虞軍的對手，但拖延幾日的時間應該是夠了。

因為那位青衫男子，被他封為丞相的那人說過，幾日之後，援軍便會抵達。

雖然沒有任何的憑證，但這是任顏此時唯一能相信的東西了。

任顏造了反，是首惡，別人都可能有活命的機會，唯獨他沒有。

“大王，虞軍大軍已至，就在城外三十裡外！”

忽得，傳令兵的聲音讓任顏為之一震，手發抖了一下，險些摔倒。

“走，寡人要去看看，那虞軍究竟是如何強大的。”

任顏深吸一口氣，大步流星朝着城牆走去，想要看看虞軍的廬山真面目。

華陽縣外，一眼望不到邊際的虞軍大營讓任顏不由有幾分絕望。

對此，任顏只能採取“有錢能使鬼推磨”的戰術：

“時刻準備着，打起精神來，莫要讓敵軍破了城牆！”

“斬敵軍大將者，寡人重重有賞！”

一望無際的虞軍大營之中，身為本次主將的國師徒況閉目養神，似乎並沒有將任顏放在眼裡，甚至還略微有些嫌棄。

他並不會立刻動手，而是在布置，不出意外的話，如今這任顏賊子除了華陽縣以及陵陽縣兩地，就再也沒有其他的地區了。

為了防止任顏逃跑，徒況決定布置好一切之後在動手。

這兵荒馬亂的年代，勝敗乃兵家常事，跑的最快的那個說不準就是下一個王侯將相，任顏自然也不意外。

當然，這個是次要的。

最重要的當然是為了引出任顏身後的那個修士。

就在此時，虞合急匆匆地趕來，對着徒況拱手道：“國師大人，賊將安黎願率一萬賊眾投降我軍。”

“安黎是原本的華陽縣尉，曾為楚王視日，推算時辰吉凶，侍奉過魏君虞揚，自稱懂得些許兵法。”虞合順便把自己探得的情報稟告。

徒況冷笑兩聲，淡淡開口道：“魏君揚？那可是著名的反賊啊，他的部下會貪生怕死投我們？”

“人各有志，或許”

虞合猶豫了一會兒，開口道：“國師大人，安黎未必與魏君揚”

“不必多言，他能讓你來親自求情，想必你們私交甚好。”

徒況搖了搖頭，接着道：“讓安黎今晚打開城門，迎接我軍入城，待攻下華陽城后，另將其部麾下分散打亂。”

“至於華陽縣尉他肯定是當不成了，不過我可以保他一條性命。”

叛徒是最可恥的，能保住一條性命也是徒況看在虞合的面子上，否則他都沒有興趣納降這個名叫安黎的降將。

虞合連忙行禮道：“多謝國師大人，敗軍之將且又臨陣降敵，能保住性命已是天大的恩典，末將又豈敢為安黎祈求其他？”

“你退下吧。”

徒況舔了舔嘴唇，對着虞合說罷之後，遙遙望向華陽縣，露出了一個會心的笑容。

“道友，今晚，我便會施展法術，招來雲雨，進行降雨，瓦解華陽縣的城牆，我看你該如何應對。”

徒況已經是玄仙之尊，距離真仙只差一步之遙，招來雲雨自然是輕鬆無比。

他目前只有一個想法，那就是探明一下對面的那位道友究竟是什麼修為。

一切以謹慎穩妥為重。

是夜，驟雨襲來，拍打着地面，雨水飛濺，迷滌了一片。

城牆上的士兵們都莫名感覺到一股陰寒之氣似乎在附近徘徊，不僅如此，他們隱約感覺腳下的城牆似乎有點鬆動。

不過他們都認為是自己多想了，應該沒什麼問題。

而任顏更是無語望天。

今天白日還是那番陽光明媚，到了夜晚確實暴雨驟襲。

現在，任顏沒有任何的話語，不知如何是好。

還沒等他有所反應，忽的城內傳來一陣廝殺聲，當即讓任顏為之一驚，還以為是虞軍用了什麼奇怪法術打了進來，連忙詢問道：“發生何事？！”

一個小卒雙眼中充滿了恐懼，見任顏把他拉住，才慌慌張張地開口說著：“不好了大王，那那那安降敵了！”

“什麼？！”

任顏只感覺一陣頭暈目眩，勉強撐着牆壁，不由有些怒火中燒：“寡人待他安黎不薄，為何要背叛寡人？！”

“快，快平亂，不能讓城外的虞軍抓住機”

“轟隆！”

還沒等任顏說完，一陣震耳欲聾的聲音猛然從不遠處傳出，嚇得任顏下意識蹲下了身軀，不過見自己並沒有什麼事兒，便再度慍怒起來：“又怎麼了？！”

“大王”

“說！”

“好像是城牆塌了”

“城牆塌了？！”

任顏有些不敢相信，連忙衝出房間，望着遠方原本應該巍峨的城牆不復存在，當即發愣了些許。

“城牆塌了，虞軍殺進來了寡人，輸了。”

任顏獃獃的站在原地，露出了一抹慘笑。

他回頭看向那一直給自己通風報信的小卒，深吸一口氣后，勉強擠出一抹微笑，開口道：“事到如今，也就只有你陪在寡人身邊了。”

“聽聞虞軍以關內侯之爵懸賞寡人之首級。”

說罷，任顏拔起華陽王劍，慘笑一聲，緩緩將長劍駕到了自己的脖頸上：“寡人的首級，送你了。”

血液噴洒而出，一顆大好頭顱衝天而起。

稱華陽王僅四十七天的任顏，敗亡。

# 第三百三十八章 大亂的徵兆

“此乃賊首任顏首級，請國師大人過目。”

一個穿着打扮頗為普通的士卒灰頭土臉的站在徒況面前，恭恭敬敬地開口道。

徒況只是微微看了一眼，便淡淡的開口說著：“不錯，賞五百金，退下吧。”

“是”

那士卒嘴唇微微顫動，似乎想要說些什麼，但還是忍住，恭敬地退下。

一旁的鹿合猶豫一下，開口道：“國師大人，您不是說，封侯”

“我是對我虞軍將士承諾，此人乃反賊之眾，背主之人，我不處罰他也就罷了，還賞他五百金，若是封侯，有辱我大虞尊嚴。”

徒況緩緩開口說道：“真正的封侯之人，當是在座的各位將軍、勇士！”

此言一出，周圍的將領皆被徒況所感動，紛紛開口道：“承蒙國師大人賞識，若國師大人不棄，末將願為國師大人效犬馬之勞。”

“諸位將軍皆是大虞的肱股之臣，言重啦言重啦。”

徒況笑眯眯的開口說完之後，又道：“不過區區一個任顏，還不足以有封侯之功！”

鹿合忽然想到了什麼，不動聲色的開口道：“國師大人的意思是”

徒況就是喜歡這樣的捧眼，便開口道：“眾所周知，自七十年前，南楚脫離我大虞后便日益猖獗，若是我等為陛下解決南楚之軍，封侯之功豈不是近在眼前？”

“這”

一個老將似乎有些猶豫：“國師大人，我們沒有陛下的調令，這樣做是不是不太好？”

“陛下最信任的人便是我，必然不會怪罪我們克南楚。”

徒況笑道：“況且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戰場形式多變，大部分反賊流往南楚，我軍追殺反賊殘部，與南楚軍隊相遇，擊潰之，不是很好嘛？”

聽到國師都這麼說了，老將自然不會再多說什麼廢話，當即拱手退下，不再發言。

而年輕的將領們則是興高采烈，正在幻想着攻楚而立下封侯之功。

徒況看着桌面上的堪輿圖，對楚國軍事眾城尹縣畫了一個圈，並對着諸位將軍笑道：“反賊已經流竄至尹縣，諸位將軍，發兵吧。”

“諾，我等敬尊國師大人之命！”

十五日後，尹縣將軍府外，大量士卒圍繞而護，神色嚴肅冷漠，在身後將軍府裏面，隱隱傳來一道道的爭論之聲。

“虞軍圍而不攻，很明顯是要以我軍為餌誘盟軍來援！”

南楚車騎將軍司馬駿望着在場眾將，一字一句開口道：“暴虞亡我之心不死，我大楚如今危在旦夕，此戰若敗，不僅芒河以北盡數歸虞。就連諸位也是個抄家滅族的下場！”

當今之世，戰爭極為酷烈。

但結果也是十分可觀的。

成了就是王侯將相，敗了則是荒野冤魂。

“將軍，這仗該怎麼打？”

將軍府眾將中，一位年輕小將皺了皺眉頭，對着司馬駿開口道：“虞軍人多勢眾，我軍大部隊隨武成侯攻陽關而去，城內僅有兵卒一萬五千，沒有什麼兵源可以補充”

“莫慌，我自有良策。”

司馬駿環視在座諸人，開口笑道：“昨日虞軍大營中頻頻出動，不知是何緣故，因此我斷定今日必然大戰起！”

小將猶豫一下，開口道：“將軍，敵眾我寡，此戰若是正面交鋒我軍毫無勝算！”

“我有兩策，一曰守，二曰攻！”

小將問：“如何守？”

“深秋已至，寒冬將近。”

司馬駿只是淡淡開口，彷彿訴說一件很小的事情：“虞軍此次起兵八萬，這還只是我們尹縣之地，加上陽關、普茵兩地，人馬將近二十萬，如此之眾必然人吃馬嚼，耗費極多，這種消耗可是天大的，等到了寒冬虞軍自然是不攻自退了。”

“不存在的將軍，我軍只有一萬五千人，根本沒有辦法拖到冬天。”

小將搖了搖腦袋，說出了一個人盡皆知的事實。

他們的人數能跟虞軍比嗎？

司馬駿眼神中閃過一縷異樣，他要的就是這種效果，便故作淡然道：“那麼我們只能選擇主動出擊了！”

眾將驚呼：“主主動出擊？”

“哼，坐着等死是個死，主動出擊也是死，等死，死國可乎？”

“與其在這裏靜靜地等死，讓虞軍看不起我們，還不如主動殺出去，自己博出一個生機！”

場面一片寂靜，無人說話。

太瘋狂了！

這是人想出來的戰術嘛？這分明就是瘋子！

一個將領咽了咽口水，結結巴巴的開口說著：“將將軍，我我軍恐不是虞軍的對手”

“沒試過，誰知道我們不是虞軍的對手呢？”

司馬駿開口笑道：“畢竟我們也是正規之軍、精銳之師啊！”

“從古至今，以少勝多的戰績多不勝數，我們可能會是下一個奇迹！”

“在未來，青史之上，我們將會名揚天下！”

虞陽皇宮中，虞柳煩悶地坐在房內，滿地狼藉。

“該死！！！為什麼，為什麼？！”

虞柳歇斯底里的咆哮着：“朕哪裡做的不好了？！”

“為什麼要反朕？！”

一張八百里加急而來的軍報悄然無聲的落地，上面密密麻麻的寫滿了字體，不過滿篇都在講述一件事，一件轟動北方的大事兒。

燕侯熊康自立為王，號為燕王，立黎京為都，詔告天下。

齊侯以其妹身亡為由，脫離虞國統治，乃立齊國，不稱王，而自稱齊國公。

燕、齊不再聽從虞陽調令，自此獨立。

# 第三百三十九章 真正開啟的戰爭

“嗚嗚——嗚嗚——嗚嗚——”

一陣陣悠長而沉穩的號角聲響起，整個大地已經開始顫抖起來。

虞軍將士甲胄整齊，手持長戈，彷彿一望無際。

而與他們形成強烈對比的是歇斯底里衝鋒的南楚軍隊，這些人姿容樸素，手中拿着各式各樣的武器。

南楚軍隊士卒們雖然歇斯底里地咆哮着，但他們的氣勢還是要低上虞軍數倍。

畢竟虞國軍隊有八萬之眾，而他們的兵力還不足兩萬。

“有點意思，還敢主動進攻我虞軍，笑話。”

徒況遙遙一指，高坐指揮台，他並沒有親自出手，反而喃喃自語。

“傳我軍令！”

鹿合站在指揮台一側，一襲甲胄，對左右命令道：“弩兵齊射五輪，壓制住敵軍的勢頭，令盾兵上前反衝鋒，今天一舉擊潰南楚軍隊！

“咻咻咻！”

隨着鹿合吩咐完畢，箭矢飛快地朝着衝鋒的南楚軍隊覆蓋而去，彷彿一片烏雲從大軍中騰空而起，帶來無盡的雨水。

但這不是結束，隨即弩箭拉響聲絡繹不絕，一片又一片的烏雲騰空而起，箭矢鋪天蓋地而來，化作傾盆大雨且向對面南楚軍隊，待箭雨結束后，緊隨其後的是衝鋒而來的虞朝盾兵。

“噗嗤！”

箭矢入骨，射殺了不知道多少的南楚軍隊，南楚車騎將軍司馬駿衝鋒在前，舉起盾牌，勉強撐過了虞軍一輪又一輪的齊射。

“將軍！”

亂軍之中，名為張珂的小將身着一身鐵甲，浴血而出看向司馬駿喝道：“等齊射結束，請將軍與我合力殺上去！”

兩人雖然不是修行者，但也打磨了身體，在圖騰戰士已經沒落的現在，是如今為數不多的幾個圖騰戰士，也算是沙場猛將。

“都是！”

司馬駿沒有回絕，眼眸中閃過一縷嗜血的光芒。

他能夠做到車騎將軍這一官職，全靠的是一身本事，衝鋒陷陣。

鹿合手持大刀，隨盾兵一同衝鋒，見司馬駿、張珂二人甲胄華麗且衝鋒兇猛異常，當即得知乃是楚軍將領，隨手一打聽后便得知二人的身份，當即大喜道：“蒼天有眼，我也有封侯拜相的一天了！”

“給我死！”

鹿合手持大刀飛身躍起，將手中的大刀重重朝着二人劈去，有劈山之力。

但很遺憾，這一刀只不過是劈死了幾個小卒，並沒有碰到司馬駿與張珂的一絲毫毛。

而司馬駿見自己位置已經暴露，乾脆也不再選擇衝殺，反而開口喝道：“殺，圍殺那虞將！”

“殺！”

鹿合冷笑一聲，手中的大刀朝着司馬駿的方向一指，對着左右士兵暴喝道。

他可能不是司馬駿的對手，但奈何他們人多啊。

就在鹿合暴喝的那一瞬間，周圍一道道身影竄出，正是周圍訓練有素的虞軍盾兵，周圍的楚軍措不及防，當即被長矛刺殺在此地，成為了一抹抹的戰功。

“鏘！”

鹿合的大刀朝着司馬駿、張珂二人猛然斬出，登時火星迸射。

後方，徒況看着這一場場戰局，已經有些乏悶了。

他一直都是想吸引同等級的修士出來，卻沒想到至今還沒有什麼修士跑出來阻攔自己。

如今，他已經有意結束這一局了。

徒況打了個哈欠，喃喃自語地說著：“南楚看來沒什麼人下注啊，該回師去攻打北燕了。”

在他說完的那一剎那，一句簡單的話語從徒況口中喊出：“靜。”

在這句話說出口的那一剎那，整個戰場似乎都被感染下來，而正在與鹿合鏖戰的司馬駿、張珂兩人身子忽然一顫，整個人都感覺要一股厄運襲來的感覺，緊接着皮囊開始自行潰散，化作一團爛肉，癱倒在了戰場上，瞬間死亡。

“告訴楚軍，降者不殺。”

徒況輕鬆地丟下了這一句話便悄然離去，他知道自己剛才已經有些過火，接下來就應該由將士們自己進行了：“讓鹿合擔任主將，繼續攻打楚國吧，本國師去整合軍隊，北上伐燕了。”

這場戰爭，修行者不可以大規模的殺傷凡人，但刺殺敵軍首腦還是沒什麼問題的。

不過對面並沒有修行者，自己這樣做實在有點太過掉價，因此徒況決定離開，假裝自己從來沒有出現在這片戰場上，這樣就不會顯得掉價了。

徒況瞬間感覺，自己真是個天才。

他感覺自己現在雖然是萬人之上，但總覺得有哪裡不太舒服的地方，不由喃喃自語道：“也不知道李婉瑩現在怎麼樣了”

“李婉瑩凡人而已，我為什麼一直惦念着她呢？”

徒況搖了搖腦袋，盡可能的把這個名字從自己的腦海里驅散：那都已經是二十多年前的事兒了，逝者如斯。

他現在要做的，就是幫助虛教贏得戰爭的勝利！

“諸位師兄，發現虛教的蹤跡了么？”

秦地，玄教十九位弟子齊聚在這裏，互相商量着情報。

青陽真人微微一笑，開口道：“虞國的國師徒況不就是虛教的玄仙嗎？很明顯，虛教這是想押寶大虞啊！”

“押寶大虞？他們沒看過《封神演義》嗎？押大虞似乎不是什麼好兆頭啊。”德明真人也忍不住開口道。

青陽真人立馬開口訓斥道：“《封神演義》是《封神演義》，我們是我們，《封神演義》里西岐取得了最後的勝利，我們可不一定會取得最後的勝利。”

“如今的大虞雖然內有百姓造反，齊燕楚盡數叛離，但虞國畢竟是此方世界的第一個王朝，人民的凝聚力很高，只要虛教及時發現問題，換了個新皇帝，我們還不一定會有民心加成。”

“並且，虞國兵強馬壯，總兵力高達二十五萬，名將多如牛毛，我們僅有精兵七萬，不能馬虎對敵，若是存着必勝的心，一定會輸得很慘。”

王識明點頭道：“師兄說的是，我們接下來該怎麼辦？”

“我們接下來當然是要與齊楚燕保持一致步調，起兵反虞了。”

青陽真人微微一笑，開口道：“星淵師弟，你坐鎮軍中，率大軍逼近虞陽，給虛教一點壓力吧。”

“不然讓虛教的徒況一直縱橫睥睨也不是個事兒。”

# 第三百四十章 北伐

虞陽，皇宮早朝之上。

當著虞國武百官的面兒，大虞征西將軍鹿不宜提北伐之事，言燕侯謀逆，不臣之心久矣，應早日剷除，以正大虞之威。

在朝堂之上，鹿不宜化身鐵板忠臣，似乎已經恨不得殺入燕都，將燕侯熊康當場斬殺，以平心中之狠。

如果換做一個不知情的人在場，恐怕還會認為燕侯熊康和鹿不宜有什麼殺父之仇、奪妻之恨呢。

虞帝柳聞言，當即開口道：“將軍所言極是，朕昨夜已徹夜想過了，言之有理。”

鹿不宜見狀為之一喜，俯身一拜，道：“陛下英明，末將不才，願請命北伐，不破北燕誓不還師，定然將那燕侯熊康擒於陛下案前！”

“將軍忠心朕早知曉，然將軍年歲已高，恐不能出征，況且我大虞兵強馬壯，猛將如雲，難道還挑不出一個北伐主將，何須老將軍親自出馬？”

鹿不宜在虞帝柳身邊拍馬屁慣了，如果真的讓鹿不宜上前線，虞帝柳還真有些舍不得。

“諸位愛卿，共同商議一下，那北燕要由哪位愛卿”

正午午時三刻，國師徒況返回了虞陽，只不過徒況並沒有大搖大擺的進皇宮，而是來到了鹿不宜府上，開口詢問道：“北伐之事最後如何定奪，何人挂帥出征？”

“據說北燕有高人輔佐，不可小覷，況且北燕乃立國五大諸侯之一，要想北伐只能從北燕邊關之處調派人馬。”

“東、南戰事吃緊，西方的秦國也有些蠢蠢欲動了起來，所以最後群臣商議，決定讓當陽關總兵朱貴領兵出征，軍令已經發出，估計現在已經八百里加急往當陽關去了。”

“當陽關朱貴？”

徒況聞言后，目光微凝。

朱貴乃當朝老將，此人精通兵法，還是現如今僅存的幾個圖騰戰士，據說還會些修士手段，曾經擔任過大柱國一職，後來因參与太子之爭而被先帝貶到了當陽關。

徒況了解的內容也就這些，他便開口詢問道：“這朱貴有什麼過人的本事？”

鹿不宜聞言，立馬拱手開口道：“此人武藝天下無雙，不僅如此，他還有一招秘術，據說是其祖上傳下來的，乃三昧真火！”

徒況：？？？

咋回事兒啊，怎麼三昧真火都出來了，這麼厲害嗎？

經過鹿不宜的講解，徒況才明白這“三昧真火”是什麼打法。

此術很簡單，就是集中全身注意力，讓對手自燃，從而讓對手驚慌失措，火燒四方。

不僅如此，這朱貴周圍的青龍關還有一個名為張桂的副將，有着一招呼名落馬術，那是吐語捉將，無不應驗，張桂也憑藉這樁本事，贏得了“修士之下第一人“的美譽。

聽到這裏，徒況找到了一個疑點，便開口道：“為何不讓那張桂成為主將，偏偏要讓這朱貴成主將？”

雖然三昧真火聽起來似乎比呼名落馬術要厲害多，但是實際上，呼名落馬術可比那個所謂的“三昧真火”要厲害多了。

呼名落馬術很簡單，喚一下對手的名字，一旦喚中，對手就會瞬間昏沉掉下馬來，從而令張桂將其陣斬，張桂也憑藉此術縱橫天下渺無敵手，也因此獲封青龍關總兵、大虞武成侯。

武成侯，這三個字代表的意思全然不同。

武安侯、武成侯、武忠侯、武信侯，此四爵位乃武將的至高榮譽，如今只有武成侯張桂與武信侯王集，其餘兩侯未曾有人擔任。

因此也可見張桂的威名是何等的赫赫。

而且懂得呼名落馬術的張桂也是天下第一名將，此等名將竟然沒有擔任主帥，而是讓他一旁的朱貴擔任此事必有蹊蹺！

“這個”

鹿不宜面色瞬間就有些尷尬，在猶豫了片刻后，最終還是扭扭捏捏的開口道：“自然是因為陛下與與朱貴有些嫌隙，想要想要藉此機會嗯”

“簡直是胡鬧！”

徒況瞬間臉色變得陰沉起來：“國家大事，豈能用將士性命做注，白白斷送了一員老將和數萬將士的姓名？！”

“國師大人英明，我我也不想的啊，可是陛下金口玉言，又豈是我等臣子可以更改的？”

鹿不宜立馬惶恐的開口說著，表示自己並沒有什麼辦法。

徒況看了一眼鹿不宜，開口冷笑道：“你若是有你那兒子一半的本事，又怎麼會在這裏說這種屁話！”

“我不追究你的責任，你放心吧！”

“我親自去追，將主將改為張桂，同時招朱貴為副將，且本國師親自坐鎮，與兩將一同伐北燕！”

聽着徒況的話語，鹿不宜連忙行禮道：“國師大人忠心國事，實乃大虞之幸，陛下之幸，天下之”

“閉嘴吧！”

徒況開口打斷了鹿不宜的吹捧：“你進皇宮告訴將我今天在這裏說的話一字不漏的告訴他，並且再多加一句讓他好自為之，我能讓他登上皇位也能讓他滾下來！”

“給我老老實實的待在虞陽，別拖後腿，不然我只能考慮另立虞氏族人為帝了！”

說罷，徒況便化作一縷白煙，也不去見什麼虞帝柳，徑直往北方飛馳去了。

鹿不宜賠笑般的在旁邊站了許久后，憑自己的感覺認為徒況已經離開了虞陽，當即啐了口吐沫，惡狠狠地咒罵道：“呸，你徒況算個什麼東西？竟然敢口出狂言！”

“依我看啊，你可是比燕侯熊康、楚王熊槐更要棘手的國賊！”

“我看陛下應該早點布局，及時把你這個心頭之患給去了，這才是大虞的國之根本！”

“太祖高皇帝說得對，攘外必先安內，似你這般不把陛下放在眼裡的奸詐臣子，就應該，滿門抄斬！”

# 第三百四十一章 昭昭天命

三日後。

一大批人打着虞國的旗號，披堅執銳，宛如一條長龍般浩蕩而來。

徒況坐在馬車中打坐，見時機似乎也差不了多少，便微微睜了睜眼，輕聲開口道：“準備一下吧。”

他在昨日追上了傳旨的虞國使者，用法術更改了聖旨的內容，隨後大大方方的朝着青龍關而去。

青龍關前，早有人馬在此等候，見馬車而來，立馬攔下。

只見為首一人身穿黑玄鐵甲，劍眉星目，張口道：“來者可是使臣？”

“大虞聖旨在此，張桂快快接旨！”

為首之將正是張桂，他連忙單膝下跪，恭敬接旨。

張桂身後的副將、先鋒官也紛紛來接旨，一時之間跪倒一片。

徒況打開車簾，迎面冷風如刀。

看關外兩側樹木早已凋零，枯枝黃恭弘=叶 恭弘落了一地，一片衰敗景象，再看天上白茫茫一片，仍然是有陰雲匯聚，寒意從四面八方圍了過來。

大亂之兆，天地都會給予一些變化，警惕世人啊。

不過這和我沒關係，我來這裏久石讓天下大亂加劇的，而不是阻止這場亂局。

徒況從馬車上一步一步走了下來，看着面前跪倒一片的將士，微微一笑，開口道：“即刻起，點兵伐燕，不得有誤！”

“諾，末將接旨！”

張桂接旨后不敢有懈怠，當即點起大軍，開始朝着北燕方向行軍。

與此同時，另一隻大軍，朱貴也已經點起大軍，朝着北燕方向進軍，兩軍決定在漢陽兵合一處，一同伐燕。

大軍行進，無數的戰車、戰馬跟隨在左右，徒況對此略有有些重視：這支軍隊雖然人數比不過商地的軍隊，但是戰鬥力確實商地軍隊不能媲美的。

不說別的，商地軍隊少有其騎兵，而這裏隨處可見便是騎兵！

千騎卷平岡說的宏大場面可不是電視劇所能演繹出來的，而身在軍中的徒況更是能直接感受到不同。

因此，徒況也不再坐於馬車之中，而是騎着一匹馬，與張桂并行。

徒況讚揚道：“張將軍不愧為天下第一名將，兵強馬壯，做一個小小的青龍關總兵可惜了。”

張桂聞言，撫了撫鬍鬚，神情頗為自傲：“國師大人謬讚了，末將沒什麼能耐，能夠擔任一關總兵也都是先帝看在末將兢兢業業的份兒上。”

“況且，就算是做一小卒也是為陛下分憂、為大虞出力，正如太祖皇帝所言，位卑不敢忘國憂啊。”

張桂的人情世故也很會處理啊演技派演技派。

徒況在心中默默地分析了一波張桂之後，開口道：“武成侯太過自謙了，這次討伐北燕之戰，武成侯有何見解？”

張桂哈哈大笑道：“區區北燕，無名將、無強卒，何足掛齒？並非末將自誇，只憑末將青龍關一支兵馬，定滅得北燕雞犬不留！”

“有張將軍這句話，我就放心了。”

徒況笑了笑，接着開口道：“皆是我對付那北燕供奉的修士，武成侯對付那北燕的將領，如何？”

“哎呀，國師大人所言甚妙！”

張桂眉開眼笑：“末將正愁如何對付那些修行之人，有國師在此，區區北燕，必然會被我們踏平！”

“依武成侯之才，恐怕此戰之後，恐怕武成侯要變成武成王了。”徒況笑道。

張桂見狀，嚇了一跳，連忙開口道：“國師大人慎言啊，太祖皇帝當年立國之後，可是說過異性不得封王啊。”

還有這事兒？

徒況愣了一下，覺得這個穿越者有點意思：他到底是抄誰啊？一會兒抄抄秦始皇一會又是唐太宗，現在又成了漢高祖。

挺會玩的啊！

此同時。

一騎斥候飛速駛進燕王宮內，對着燕王熊康彙報最新情況，他跪地道：“啟稟大王，虞國青龍關張桂率軍三萬，與朱貴兵合一處，朝我們大燕的邊境殺來了。”

燕王熊康聞言，站起身來，表情略微有些變化：“來了多少人馬，是張桂為帥還是朱貴為帥？”

“看旗幟似乎以張桂為主，至於兵馬之數敵自號十五萬”

斥候有些慌張的開口說著：他們還沒有談清敵軍具體的人數。

“敵自號十五萬？！”

燕王熊康有些憤怒：合著這麼久過去了，你們也就只打聽到了他們自稱多少人啊？

“他說他有十五萬人，你信嗎？”

聽着燕王冰冷的聲音，那斥候嚇得一身冷汗，當即顫顫巍巍的回應道：：“臣臣當是不信的”

“你都不信，你覺得寡人會信嗎？”

燕王熊康的雙眸正對上了那斥候的眼睛，斥候嚇得連忙低下頭顱，大喊：“不敢。”

“寡人問你你覺得寡人信不信，沒讓你問敢不敢！”

斥候已經嚇得六神無主，就在此時，一道溫和的聲音響起：“下去吧。”

話音未落，一個穿着青衫的年輕公子從偏殿走了出來，開口笑道：“大王何故為難一個小卒。”

“拜見相國大人！”

“相國！”

兩側的臣子連忙行禮，而燕王熊康見來者之後，連忙站起身來，開口道：“原來是相國來了，快，賜座。”

相國佘言，乃真正的修行之士，燕王熊康的底氣所在，他可不敢輕易得罪了自己的這位相國。

“大王太客氣了。”

佘言嘴上這麼說，卻一屁股坐在了座位上，同時對着那斥候小卒道：“你退下吧。”

“是。”

斥候小卒如釋重負，連忙告退，而燕王熊康也不會因為這點小事兒而怪罪他：“相國想必已經聽到了，虞國來勢洶洶，寡人該如何對敵啊？”

“兵來將擋水來土掩，真刀真槍幹上一仗。”

佘言搖了搖羽扇，開口笑道：“請大王放心，我已經與了齊國，與齊侯面談，齊侯已經答應出兵協助，如此一來是齊燕兩國共同抵抗虞國，而並非我大燕一偶之地。”

“天命昭昭，在大王之身，大王放心，這場戰爭的勝利者，必然屬於大王。”

“有了相國這句話，寡人安心多了。”

燕王熊康鬆了一口氣，當即下旨道：“令各城守將南下，一同抵抗虞國來軍！”

# 第三百四十二章 落馬術

“佘言師兄，好久不見啊。”

徒況斟了一杯酒，看着風塵僕僕而來的佘言，微微一笑，開口道：“你我一別，已經有二十年沒有見過面吧？”

佘言本體是蛇，冷血動物，因此皮笑肉不笑道：“徒國師真會說笑，來的時候剛見過，到現在還不到半年的時間吧？”

“咳咳。”

徒況輕咳幾聲，緩解了一下尷尬后，接着開口道：“你我同為虛教弟子，何不一起匡扶虞室？”

“我聽命於顏師妹。”佘言開口冷聲道。

徒況惱羞成怒：“一個後進弟子，我們為什麼要聽她的？”

佘言淡然道：“她是真仙，我們只是玄仙。”

這句話直接把徒況給嗆到了，他毫無言語反駁。

真仙。

真正的仙人，比他們這樣半吊子的玄仙強了不知多少倍。

“罷了，來日沙場見真章吧。”徒況嘆了口氣，拱了拱手，開口道。

“嗯。”

佘言將面前的酒杯一飲而盡，同樣拱了拱手，隨後告退。

望着佘言離去的身影，徒況面色複雜，漸漸嘆了口氣。

轅門之外，夜風蕭蕭。

張桂策馬揚鞭，冷笑望着前方並肩而來的燕國人馬。。

“早就聽聞燕侯門下多修行之士，今日一見果然如此。”

張桂對着一旁的朱貴開口道：“你這那些衣袖飄飄之人，頗有些仙骨風姿，倒是超凡脫俗。”

朱貴白鬍飄飄，有些不屑一顧：“皆是些注重外表的歪門邪道，你我二人便能擊潰，何談修行之士？”

那些在深山老林里苦修的才叫修行之士，這種投身諸侯麾下的大部分都是一些旁門左道之人，很少有真才實學的。

當然，他們的國師除外。

“讓我來，我定讓這些小輩吃吃苦頭！”

朱貴冷笑一聲，隨後雙目集中精力，瞬間就竄出了一縷火花，緊接着，燕國軍陣之中那些衣衫飄飄的“修士”猛然臉色大變，身上竟然自燃了起來，瞬間，燕國軍陣中一陣大亂。

燕軍主將宋辛尹躍馬提槍，冷聲喝道：“張桂，為何來犯我大燕邊疆？！”

“燕侯熊康大逆不道，竟越位稱王！本帥世受皇恩，為征北平叛而來，爾等何不倒戈來降，本帥保證，爾等仍不失徹候之位。”

張宋辛尹冷笑道：“笑話，待吾將你和老賊朱貴一塊兒擒下，正好去與相國、大王請功。”

“你有那個本事嗎？”

張桂勃然大怒，揚起大刀道：“今日待本侯斬了你，正好為國師大人獻一份大禮。”

“殺你還不需要我動手！”

宋辛尹冷笑一聲，緩緩開口道：“誰人敢戰張桂這老匹夫？”

一個穿着銀色盔甲的年輕小將道：“我早就想會會這個浪得虛名的老匹夫了，末將願往。”

說罷，那小將便不待宋辛尹答覆，便躍馬提槍，向著張桂衝刺而來，氣勢十足，頗有一種長坂坡上趙子龍的神情。

宋辛尹點了點頭，此將在北燕也算是有些名頭，算是個悍將，應該可以和這個張桂打上一打。

說實話，宋辛尹心裏很慌，他並不知道這天下第一號的名將究竟是什麼水平，便打算讓這小將出陣，看看張桂的能耐究竟如何。

張桂有些愣神，發現那躍馬提槍的小將正朝着自己殺來，當即冷笑一聲，開口道：“此時不下馬，更待何時？”

張桂聲如雷霆，但是讓那年輕小將心中一陣冷笑：你是什麼人？你叫我下馬我就下馬，我要是下馬了我豈不是很沒面子？

你天下第一名將難道就有這點本事？

“張桂老匹夫，受死！”

年輕小將爆喝一聲后，正準備取了張桂的性命，然而下一秒他卻如同中邪了一般，只感覺眼前一黑，隨後便一頭重重栽倒在了地上，動彈不得。

後方，宋辛尹見狀，愣了一下。

宋辛尹：？？？

宋辛尹忍不住詢問左右道：“怎麼回事兒，他為何會突然墜馬落地？！”

“將軍，我等也不知啊。”

周圍群將面面相覷，也不知道這是何原因。

北燕地處邊疆，消息傳遞很不給力，他們絕大多數人只聽說過張桂天下第一名將的名頭，但卻不知道張桂為什麼被稱為天下第一名將。

士兵們紛紛大駭，開始議論紛紛，心中不自覺的膽怯了幾分。

現在，宋辛尹只感覺這沖陣的年輕小將應該是個演員。

因此，宋辛尹勃然大怒道：“萬萬沒想到，這虞軍竟然提前在我軍安插了卧底姦細！本將親自去會會這張桂，讓他知道我大燕的厲害！”

說罷，便提起大刀，策馬揚鞭，飛馳而去。

張桂望着衝鋒而來的宋辛尹，露出一抹詭異的微笑，大喝道：“宋辛尹，還不下馬更待何時？！”

“你以為我也是你收買的姦細，豈會如此輕易下”

宋辛尹的這句話還沒說完便感覺到眼前一黑，渾身無力，如同中邪了一般，瞬間就墜馬落地，昏睡不醒。

燕國大軍：？？？

之前那個年輕小將是演員，您呢將軍？

我等奮勇殺敵，元帥何故早降？

這次行動的副將傻眼了，他當然不會認為宋辛尹也是虞國派來的姦細，不過時態緊張，當即大喊一聲道：“沖！”

沒辦法，再這樣斗將下去，估計燕國的將領都得在那裡睡覺了。

“殺！”

隨着一聲令下，五萬燕國士卒衝鋒而去，張桂也不甘示弱，揚鞭一指，開口道：“衝鋒！”

國師徒況從馬車裡鑽了出來，冷笑着看着面前的情況，透過軍陣，他似乎已經看到了佘言師兄的目光。

“佘師兄，你的眼光可不太行呢。”

徒況喃喃自語一聲，不過還沒等他說完，突然一股強有力的氣勢從天邊降落！

“唔！”

這股氣勢讓徒況難以呼吸，他緩緩抬頭看去，卻見到了一張絕世傾城的面容。

這道面容，讓他絕望了。

這是

虛教唯一的真仙弟子，按輩分來說，是他的師妹，但卻是虛教三代弟子之首。

顏若然！

“停戰！”

聲音充滿了威嚴，所有的士卒都不約而同的停下了手中的動作。

“虛教弟子，三十裡外議事。”

# 第三百四十三章 殉國

“顏師妹，不知召集我等師兄弟來，所為何事？”

大軍三十裡外的一處桃花林中，徒況雖然帶着笑意出席，但話鋒之中隱隱有些不悅。

顏若然的雙眸有些空洞無神，看起來似乎一片虛無，彷彿這裏並不存在這樣一個人一般。

顏若然的聲音冷淡，面容冷峻：“臨行前，掌教師祖是否說過，虛教弟子皆以我為尊？”

佘言立馬開口道：“是，掌教師祖曾言，一切以顏師妹為尊，虛教弟子當以顏師妹為首。”

徒況也近乎是咬牙切齒道：“是，掌教師祖曾言，一切以顏師妹為主。”

在徒況的印象里，顏若然與佘言、王驍交好，顏若然能夠入虛教更是其二人引進，如今佘言代表着燕國，他代表着虞國，眼瞅着虞國將要大勝，這顏若然此時站出身來，恐是要令他退軍！

誰知，顏若然接下來的話卻讓徒況感到驚愕無比：“佘言，你回去安排燕軍投降，讓燕國融入虞國，讓虞國全心全意對付那西秦。”

“是！”

佘言並沒有什麼多餘的話語，在聽到顏若然講話后，當即應下，隨後快速前去準備，讓大軍投降。

徒況驚愕無比，他看着顏若然，顏若然也將視線轉移到了他的身上：“徒師兄。”

“我在。”

徒況不敢大意，連忙行禮道：“顏師妹有何吩咐？”

雖然顏若然稱呼他為師兄，但徒況還是明白分寸的。顏若然不單單是掌教師祖欽定的虛教代掌教，還是一位貨真價實的真仙強者，自然要嚴格對待。

顏若然輕輕念道：“你可知我教選擇的明君是誰？”

“恐恐怕”

徒況咽了口唾沫，緩緩開口道：“並非我大虞吧？”

“自然，我教扶持的明君是齊王。”顏若然開口回答。

“但直接起兵反虞未免太過困難了些，幸好有你，打入了虞國內部，成為虞國國師，執掌虞國兵權，借虞國之手為我教東征西討、南征北戰，將一切競爭者抹除，最後由齊國西出，覆滅虞國。”

聽着顏若然的話語，徒況楞了一下，心中有千言萬語，最後只能問出一個問題來：“顏師妹，若是大虞東征西討、南征北戰，最終將所有的競爭者全部抹除，那麼那麼虞國豈不是已經贏了，何須齊國？”

顏若然冷哼一聲，緩緩開口道：“哼，若是虞國將輸之時，齊國可西出破虞陽，再一次加入戰場，依舊有和玄教相爭的資本。”

雖然還有些疑問，但徒況知道接下來自己再問可能會觸怒到面前的這位真仙師妹，當即拱手道：“明白了。”

“現在，除了我以外，虛教的所有弟子都聽從你的調度。”

顏若然說罷，又開口道：“掌教師祖曾言，此方世界地大物博，強者數不勝數，我等也不必拘泥於虛教弟子，完全還可以聘請本土的玄仙、真仙境界的仙人，只要修為不到金仙，自然也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

徒況正打算拱手，卻見顏若然又道：“倘若你真能讓虞國平定四方，那麼最後讓虞國勝出，你居頭功也不是不可一切都是為了虛教。”

此時此刻，徒況雙眸炯炯有神，當即點頭道：“好，只要師妹的齊國不加入戰場，我一定會將西秦的那幫玄教之人給按在地上摩擦！”

虛教弟子集會很快就結束了，而在燕國國相佘言的帶領下，燕國全國上下十萬大軍投降虞國。

燕國都城城牆上，燕王熊康披頭散發，站在宮闕上，眼睜睜地看着自己的國都被虞軍攻破，虞軍旗幟出沒盤旋於燕都的上空。

“天命昭昭，寡人為天子？”

此時此刻，燕王熊康不由慘笑一聲，似乎已經覺察到了當初是佘言哄騙了他。

他根本就沒有什麼天命在身，他也沒有什麼天子之命！

國都內的抵抗已經越來越微弱，近萬軍民湧入內城，宮人連忙關閉王宮城郭，試圖抵擋虞軍的進攻。

“相國啊相國，寡人可曾虧待於卿？為何為何要棄寡人而去”

“從先祖熊振事虞始皇帝得封燕侯，至今已二百年，歷十七君侯、兩君王，時至今，二百年燕地社稷，竟將亡於我手！”

燕王熊康一腔憤怒化作一聲嘆氣，回過頭，問着一旁的侍奉太監道：“一切都準備好了么？”

“回稟大王，柴火準備就緒。”

侍奉的太監忠貞不二，抬起頭來，回稟燕王熊康：“臣當為大王送別！”

忽的，燕王熊康想到了什麼，冷不丁的問起：“為何不見御史大夫、太尉、各部尚書？”

“此等不忠之臣，已經與那佘賊一同，投了虞國！”太監咬牙切齒的說著，這一刻，彷彿他才是燕王。

說罷，太監對着燕王熊康行了一禮，隨後從高台躍下，以頭搶地，瞬間摔成肉醬，以身殉國。

望着太監的慘狀，燕王熊康一行清淚留下，連道：“好好好，沒想到在這緊急關頭，竟是你這般的閹人才是寡人心腹”

說罷，燕王熊康點燃柴火，自焚於高台之上。

隱約之間，他看到了騎馬立於虞軍之中，冷麵的佘言

遠處，親眼目睹燕王熊康自焚的虞軍眾人有些失望：擒王之功才是最為顯赫，卻沒成想燕王熊康竟然如此硬氣，直接自焚了。

“熊康有三子，長子十七，次子十五，幼子年方六歲。”

佘言忽的開口道：“長子在上谷駐軍，次子方才已經死在了亂軍中，燕都只餘下這幼子熊安。”

“熊氏於燕地，世代公侯，為免得燕人兔死狐悲，還是立幼子熊安為燕侯為妙。

“如此，燕長公子殺無赦！”

徒況聞言，點了點頭，贊同了佘言的話語，當即沉聲道：“都聽到了吧？就依我佘師兄之言，將燕三公子熊安立為燕侯，殺燕長公子！”

“這”

一個虞將有些猶豫：“是不是要先稟明陛下？”

“噗！”

話音未落，他的腦袋就被一旁的朱貴斬下，張口道：“國師有令，爾等不從？”

眾將當即拱手道：“不敢！”

# 第三百四十四章 亂臣賊子

“恭喜陛下，賀喜陛下！國師大人率大軍大獲全勝，燕王康自焚而死！”

“什麼燕王康？！那是偽王逆賊熊康，太史令，你這是想要謀逆啊！”

“你！中軍將軍，你可不要血口噴人！”

朝堂之上，原本的祝賀之語已經緩緩蛻變成了黨爭。

看着自己卿家的這些個嘴臉，虞帝柳只能苦笑，心中微微有些不安。

因為他已經收到了消息，自己的這位國師大人似乎有不臣之心。

“陛下！”

就在這時，一個白髮蒼蒼的老臣忽得從殿外步步走來，對着虞帝柳拱手道：“陛下，徒況在燕地的所作所為，早已是欺君罔上、目無王法，論罪當誅！”

此人乃三朝老臣，一代名相，忠於虞王室，因此，他毫不猶豫的進言。

“陛下，徒況謀反之心久矣，依如今所見，那徒況早有不臣之心，當立斬以震懾天下！”

見一個一個的名流大家從殿外走來，向著虞帝柳進言，而虞帝柳還在猶豫着，有些舉棋不定。

“陛下！如此逆臣，不能姑息啊！”

“陛下！那徒況與燕地賊子合流，招降十萬燕兵，已成謀反之勢！那徒況就算是死一萬次也不冤，何須猶豫啊！”

他們說的虞帝柳很贊同，他很想把徒況一刀砍死，到問題在於他不敢。

且不說徒況的修行者身份，光說徒況現在的大勢。

燕地降卒十萬、北境八萬大軍、十萬征南大軍，這可是虞朝大半的部隊，都掌握在徒況手中，虞帝柳自己現在只有三千御林軍。

三千打二十八萬？

呵呵，虞帝柳可不覺得自己是當世良將，可以完成這樣逆天的翻盤之舉。

“陛下，老臣已經將國賊徒況的罪責全部羅列出來，懇請陛下批奏。”

一本奏摺遞到虞帝柳的面前，望着老相國白髮蒼蒼的面容，虞帝柳恨不得一拳打死這個攪屎棍。

什麼意思，讓朕逼反國師？

虞帝柳雖然殘暴，但也不傻。

徒況有不臣之心是不假，但這些進言的都是自己的忠臣，誰都不能殺。

“陛下，末將有一言不知當講不當講！”一直守候在虞帝柳身旁的御林軍大將忽的張嘴進言。

虞帝柳回過神來，看着他的，御林軍大將，淡淡道：“但說無妨。”

御林軍大將拱手道：“陛下，國師大人精忠報國，一心為國效力，切不可因此而冤枉了忠良啊！”

“一派胡言，那徒況分明是狼子野心的國賊，何時變成國之忠良了？”白髮蒼蒼的三代老臣喝道。

御林軍大將瞪大了眼珠子，彷彿有些不敢相信：“國師大人戰功赫赫，對陛下忠心耿耿，日月可鑒，如何就是亂臣賊子了？”

“末將在此，請陛下加封國師為丞相，進爵楚王，加九錫，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

在這一刻，虞帝柳赫然發現，自己一直以為的忠臣，竟然也是徒況的人。

心態崩了。

虞帝柳幾乎是從牙縫裡擠出幾個字來：“好，朕准奏。”

老臣驚了，當即開口道：“陛下，不可啊！異姓不得封王，乃太祖皇帝的旨意啊！”

御林軍大將見狀，微微一笑，開口道：“陛下，此人數次離間您與國師大人的關係，末將認為其圖謀不軌，恐是楚國姦細！末將請求陛下，將這群賊子斬殺殆盡！”

虞帝柳咬牙切齒的開口道：“畢竟是三朝老臣，罪不至此吧？”

就在虞帝柳說話之間，忽得湧現出大批御林軍士兵，瞬間將整個大殿包圍，御林軍大將喊聲道：“陛下有旨，誅殺亂臣賊子！”

三朝老臣是萬萬沒想到他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睜着眼說瞎話：“你，你竟敢假傳聖旨？！”

虞帝柳見狀，連忙大喊道：“朕沒有，朕沒有說！”

然而御林軍中忠於虞帝柳的士兵早就被打發去征南楚當敢死隊去了，根本就沒有任何人聽從虞帝柳的旨意，開始在大殿內屠殺群臣。

虞帝柳只能坐在皇位上，目睹這一切。

幾分鐘后，場上剩下的全都是國師徒況之人。

御林軍大將抹去身上的血跡，看着皇位上的虞帝柳，表情有些猙獰，隨後拱手道：“陛下，反賊已盡數誅殺，還請陛下旨意！”

周圍的御林軍士卒齊聲喊道：“還請陛下旨意！”

“朕”

虞帝柳臉色慘白，迫於御林軍士卒的壓力，只能沉聲道：“愛卿快快平身，愛卿為朕除去逆賊，朕着實歡喜，愛卿可是大功一件！”

說罷，虞帝柳近乎是咬牙切齒道：“冊愛卿為忠義侯，食戶四百！”

忠義侯，這是對御林軍大將最大的諷刺。

這段歷史會被記錄在史書之上，即使他虞帝柳會遺臭萬年，那這位御林軍大將也將落得同樣的名聲。

御林軍大將非但沒什麼怒氣，反而是欣喜萬分，只差扣首磕頭了：“謝陛下，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

萬里之外，已經率軍西進的國師徒況也收到了虞陽的最新消息，有些發愣。

佘言目光一斜：“這個御林軍的將領是你的人？”

“不是我的人，我在朝廷中並無安插人手。”

徒況冷笑一聲，接着開口道：“估計他們都在做什麼開國功臣的美夢，主動來討好我呢。”

佘言也適當嘲諷道：“可真是他們拋媚眼給瞎子看。”

修仙之士，為的是仙福永享、壽與天齊，區區凡俗帝王，又有什麼值得留戀？

若非這次是硬性要求，他們都不想來。

“可不能讓朝廷這麼亂下去了，我需要一個穩定的後方，也需要一個名正言順的虞皇帝！”

徒況指着佘言，接着開口道：“佘兄，要不你去虞陽做做老本行，去當一會兒丞相、楚王？”

“這加九錫，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都給你。”

“呵呵。”

佘言呵呵一笑，接着開口道：“楚王就留給你吧，我去當會兒丞相，為你安住後方，你且放心對抗玄教之人。”

“也行，多謝佘言師兄了。”

“無礙，你我同為虛教弟子，本應同氣連枝。”

# 第三百四十五章 太乙金仙

秦侯府內，青陽真人與玄教眾弟子臉色陰沉，來回踱步之後，嘆了口氣，不由道：“卻沒想到虛教弟子這次的速度竟如此快，我等還沒有反應過來，就被他佔了先機！”

“師兄勿要惱怒，任憑那徒況如何行事，我們玄教弟子的防禦固若金湯，他攻破不了秦國。”

林星淵自信滿滿地開口說著：“就憑他區區徒況，玄仙一個，如何是我等的對手？”

實話實說，區區一個徒況，如何和他們玄教十九位玄仙相提並論？

甚至都不用青陽真人出手，就算是王識明和林星淵二人聯手，都能讓徒況吃不了兜着走。

徒況再怎麼強，也就只有一人。

而玄教再怎麼弱，也是有十九個人。

青陽真人慧眼如炬，厲聲開口喝道：“星淵師弟，你別忘了虛教還有一個顏若然！”

虛教的顏若然，這可是個了不得的人物，昧心自問一下，青陽真人覺得自己的天賦是遠不如這位顏若然的。

但青陽真人相信，自己的戰力絕對比顏若然要強！

王識明眉頭微微一蹙，開口道：“秦侯已經率領大軍在函谷關等候虞軍的到來，三師兄和四師兄在旁協助若是按師兄所說，如此一來，三師兄和四師兄危矣！”

“識明、星淵，你們二人素來有文韜有武略，去幫助一下秦侯吧。”

青陽真人甩了甩衣袖，接着開口道：“免得落入下乘，失了方寸。”

林星淵問道：“師兄你不出手嗎？”

青陽真人聞言，揣着下巴，沉默少許之後，緩緩開口道：“既然那顏若然還未曾出手，我便不出手，若是顏若然出了手，我便會出手。”

實話實說，雖然虛教人多，但玄教的高層戰力還是比虛教高出一個檔次，這樣一來，自己這個真仙戰鬥力如果加入戰場，肯定會給虛教絕大的打擊。

既然顏若然未曾加入戰鬥，那麼自己也不好出手，丟了他玄教的顏面。

沒辦法啊，這樣才是最佳的選擇，三教之間雖然勝負很重要，但顏面同樣重要，玄教才不屑於做那些以大欺小的事兒來。

他們，也是要臉的！

青陽真人繼續開口道：“我近日以來結交了兩個好友，他們二位會在秦虞之戰最激烈的時候出手相助，不必擔憂。”

這些天，青陽真人也沒閑着。

憑藉著自己資源的優勢，成功在本地忽悠了兩個玄仙級別的化形妖物，有這兩隻玄仙級別的妖加入戰場，戰局必然會向秦國傾斜。

這是毋庸置疑的！

見如此精打細算，林星淵只能長拜一聲：“師兄果然深謀遠慮，師弟佩服。”

鑲嵌在天邊的連綿起伏的山巒，在夕陽的照耀下反射出閃閃的金光，顯得分外壯麗，好像一幅美麗的圖畫。

遠處，奇山兀立，群山連亘，蒼翠峭拔，雲遮霧繞。

就在這般人間仙境之中，一道倩麗的身影從天端駕雲降落。

顏若然看了看四周后，隨即恭敬行禮，道：“虛教弟子顏若然見過前輩。”

話音未落，前方本來雲霧繚繞的山脈之中猛然睜開一隻豆大的眼眸，那眼眸之中充滿了殺意。

那眼眸緩緩睜開，看着在自己面前行禮的顏若然，一道威壓猛然傳出！

“虛教？什麼東西。”

聲音冰冷、嗜殺，似乎充滿了無窮無盡的能量，顏若然感覺到一股壓力蓬勃而起。

她已經是真仙了，面對這樣的龐然大物，還是有些有心無力的感覺。

冒着這般壓力，顏若然咬着牙，大喊道：“前輩，此時正值天地大劫，我虛教與玄教共同爭奪人間氣運，每逢劫起，天地之間必然會有一番新的動向，難道前輩就不想更進一層嗎？！”

“請前輩出山相助我虛教，共擊玄教，以求謀得封神正途！”

那恐怖的身影聽到這句話后，氣勢突然一滯，緩緩開口道：“你是說天地大劫？”

“是的前輩。”

顏若然謙卑了起來，她聰明絕頂，她已經隱隱猜出事情的真相了。

她來到這方世界的第一件事兒不是像徒況那樣直接找到太子柳，而是就地找朋友，找了一群修為較低的小妖和修行者，向他們詢問了這裏的事兒。

她才知道，這裏的天庭不過成立了二百餘年，這個時間和虞朝的時間相吻合。

正好，現在又是虞朝改朝換代的時候，這時候爆發一場類似封神之戰的戰鬥，哪有這麼巧的？

十有八九，這就是真的封神之戰！

既然是封神之戰，那麼上頭肯定想要把事情搞大，但顏若然也不知道這到底是不是真的封神之戰，便藉助這一位來試探一下。

這位的修為如何顏若然不知道，但顏若然知道的是，這位的修為絕對不和自己是一個等級，至少也是個太乙金仙！

若是這位介入戰場還沒有任何異象的話，那麼只能說明一個問題了。

這真的是一場新的封神之戰。

“既然是天地大劫，那俺就出手吧。”

那道身影逐漸從叢林中走出，竟是一頭吊睛白額老虎，只不過不同的是這隻老虎背生雙翅，原本應該立於兩側的兩根獠牙也少了一根。

此妖正是三百年前想要爭奪紅顏禍水氣運，結果被虞蘇三下五除二收拾了的那隻插翅虎。三百年的時間，此妖已經從玄仙修行到了太乙金仙，在附近也算是一個赫赫有名的妖王。

吊睛白額老虎搖身一變，化身一個肌肉壯漢，瓮聲道：“小姑娘，我乃天雷洞妖王，我在你身上感受到了天地的氣息你是此番的應劫人之一，你告訴我，我該怎麼做？”

聽到這天雷洞妖王的聲音后，顏若然身子一顫，暗道一聲果然如此後，便勉強擠出一抹微笑，開口道：“還請前輩往函谷關一趟，幫助虞軍，擊敗秦軍首發

說罷，為防止玄教也學她這樣請外援，便又囑託一句：“前輩不要貿然出手，只要在虞軍將敗之時出手幫忙便可。”

天雷洞妖王大笑道：“女娃娃，俺懂這東西，當年俺也是和天帝陛下照過面的妖，這點腦子還是有的。”

“今日有我在，虞軍便敗不了！”

# 第三百四十六章 函谷關之戰

“嗚嗚...嗚嗚...”

號角聲吹起，函谷關之前兩軍對壘，誰都不服誰。

虞軍兵強馬壯，乍一看竟有數十萬人之眾，而秦軍則少得可憐，僅有五萬士兵駐守在這裏。

“殺！”

虞軍充分利用了人海優勢，開始朝着函谷關蜂湧而去，密密麻麻的一片黑點讓函谷關上的人看着心裏發毛。

“莫慌，放箭，快放箭！”

函谷關守將大喊着，雖然喊莫慌的人就是他，但感覺上他比士兵還要慌張。

一旁的白色道袍的道士有些不解：他這樣是怎麼當上函谷關守將的？

見狀，白袍道士只能上前安慰道：“莫要慌張，有貧道在此，函谷關萬無一失。”

聽着白袍道士的話，函谷關守將的心才微微安了下來，開始手忙腳亂的指揮戰鬥。

他是秦地第一兵法天才，在各種論兵之中，誰都不是他的對手，就連秦地名將也在模擬戰鬥中敗於他手。

現在看來，只不過是一個紙上談兵的孺子罷了，上了真正的戰場，根本就無法左右戰局，甚至連一個久經沙場的百夫長都不如。

“秦侯看錯人了啊。”

白袍道人嘆了口氣，喃喃自語地說著。

他便是玄教十九弟子之中排行第四的無量真人，他在年輕的函谷關守將身邊感受到了極大的壓力，必須馬上換將，不然死都不知道怎麼死的。

三師兄此時此刻已經返回到咸陽去搬救兵，不與自己在一起，早知道這守將是這種德性，他也跑了。

“嗖嗖！”

城外忽的響起了一道道嘈雜之聲，緊接着，無量真人便看到了自己永生難忘的一幕。

萬箭齊發，這絕對是無量真人自出生以來見到過最為震撼、壯觀的一幕。

城外的虞軍長弓手一輪輪齊射，拋射出數萬支箭矢，就有如蝗潮，有如暴雨前的烏雲一般，遮蔽了前方的整個天空，放眼望去，儘是黑壓壓的一片。

哪怕是已經成了修仙者，修為更是達到了玄仙境界的無量真人見到此情此景也有些惶恐，咽了咽唾沫，汗流浹背，雙手情不自禁地顫抖起來。

玄仙雖然帶了一個仙字，但他始終還是人。

“保護將軍，保護仙師！”

附近有十幾名持盾秦軍立馬圍了過來，用手中的鐵盾將函谷關的年輕守將和無量真人層層保護起來。

在片刻的死寂過後，耳畔邊上儘是箭矢撞擊盾牌的聲響。

反應過來后，無量真人有些惱怒：他玄仙之軀，這些箭矢根本對他造不成任何傷害，自己為什麼會心懷恐懼？！

還是道心不夠，看來自己離真仙果位還差得很遠。

“該死！”

待萬箭齊發的箭雨齊射結束后，望着已經趁此機會不斷湧來的虞軍，無量真人臉色瞬間陰沉起來，正準備御起長劍，給虞軍來一個萬軍取首，卻不料異象突生！

一顆表面纏繞着烈焰與電芒的巨大滾石從火雲瘋狂翻滾的天空中呼嘯着砸落在地！

緊接着，那巨石炸裂開來，連帶着炸死附近不少的虞軍，一頭比城牆還高的大象猛然間站了起來。

那大象有着人的身體，但面容依舊是象頭，持着兩把大斧，站在那裡，嚇退了周圍所有的虞軍。

“妖怪啊！秦軍有妖怪！”

“快跑，快跑！”

原本驍勇善戰的虞軍瞬間就不碰即潰，面對這樣的妖魔，凡人們根本就不想有任何的說法。

而另一邊，一條體格龐大的青蛇也從函谷關里爬了出來，開始對虞軍進攻，虞軍瞬間就死傷慘重。

望着一象一蛇，國師徒況瞬間就凝重起來，感覺自己腦殼疼。

徒況冷笑一聲，有些不屑：“玄教不是自詡人族教派嗎，現在怎麼也整起妖魔的手段來了？”

玄教速來看不起他們這種妖魔，卻沒想到在這種關頭，玄教竟然開始派出妖魔來了，真是可笑至極。

不過雖然如此，還是難以掩飾徒況的敗局。

有一說一，徒況現在軍中確實只有他一位玄仙，而對面除了這一蛇一象外，還有兩個玄仙，共四位，這樣的陣容，徒況屬實不是對手。

但不是對手，也要打！

徒況正準備發狠，卻不料天上突然狂風陣陣，陰雷四起。

那身軀足以媲美城牆的象妖忽然就僵在了原地，抬頭望向天空，眼神之中充滿了惶恐！

前一秒，他還在殺個痛快，這一秒，他就恨不得趕緊逃離戰場。

從心底里，象妖咆哮着：“青陽誤我！”

從天空的滾滾火雲中，一顆如同流星降世的火球猛然朝着他的方向咂去，象妖想要趕緊逃離，卻不料自己的身影動彈不得，那道火球瞬間就砸出一個數十丈深的大坑，波及到了周圍數百名虞國士兵。

那象妖被正面擊中，想要巨大的身軀開始萎頓崩潰，血肉化為紛揚的粉塵、彌散在天地之間，一位玄仙境界的妖魔就這樣身死道消！

蛇妖見狀已經十分恐懼了，它拚命的打算逃離戰場，卻不料遭遇九天雷霆，瞬間就將其擊潰，血肉四散，下場如同象妖一般，極其慘淡。

兩妖瞬間斃命，其靈魂也開始升空，不自覺的朝着一個方向猛烈的飛馳而去。

天上的插翅虎見狀放下心來，暗道一聲果然是天地大劫后，化身為肌肉壯漢，一個閃現便消失在天上，來到函谷關前。

無量真人面容嚴肅的看着眼前的這個肌肉壯漢，鎮定好心神后，謹慎道：“此乃我玄教與虛教之間的私人恩怨，閣下貿然插手是不是不太好？”

“改朝換代之事乃天下所有生靈本職，又豈是你們兩派之間的恩怨？”

肌肉壯漢瓮聲說著，手掌瞬間變大，將無量真人一把抓住，隨後目光如炬，運轉仙力擊潰了無量真人的肉身，無量真人之靈緩緩升起，奔着昆崙山去了。

一旁的函谷關守將享受了同樣的待遇，很快，秦軍的所有首腦便已經暴斃。

秦軍已經被突如其來的變故給嚇傻了，在聽到虞軍招降的消息后，紛紛投降，虞軍攻下函谷關。

# 第三百四十七章 道友請留步

玄教十九弟子中的三弟子幻靈真人在半路上遇到了林星淵與王識明二人後，當即大喜，與二人一同朝着函谷關行進而去。

結果還沒走幾步，他們就接到前方傳來的消息。

函谷關破，守將與仙師身亡。

各種傳言滿天飛，說是什麼秦國勾結妖魔殘害忠良，天降神雷劈死了守將和妖師后助虞軍取得勝利，如今虞軍的先鋒已經入關，直奔咸陽而來。

聽到此處，林星淵、王識明與幻靈真人面色怪異。

“無量難道已經...”

幻靈真人感覺有些不可思議：“他已經是玄仙之尊，那些凡夫俗子如何能奈何得了他？況且還有大師兄的兩位朋友相助...”

“恐怕是有什麼變數出現了。”

林星淵的神情也凝重了起來，他緩緩開口道：“若是我沒有猜錯，是太乙金仙。”

聽到林星淵如此之說，幻靈真人一百個不信：“太乙金仙？怎麼可能！虛教是絕對不可能會有太乙金仙級別出現！”

“不一定是虛教中人，大師兄能結交兩個好友，虛教也未必不能去請外援！”

王識明也嘆了口氣，在一旁緩緩開口道：“快走，我們去通知大師兄，我們也必須有太乙金仙級別的戰鬥力，否則這仗沒法打了。”

這還打啥啊，太乙金仙都出來了，玩個鎚子。

三道虹光從天邊消失，隱匿在天空之中。

這一天，虞軍進入秦地境內，直奔咸陽而去。

咸陽與虞軍，只剩下最後一道關卡。

合安關。

由千古第一名將親自督造的關隘，真正的天下第一大關。

......

徒況現在還是一臉懵逼的狀態，即便已經過去了五天。

這五天以來，不知道發生了什麼情況，突然出來一個肌肉壯漢把秦地的玄教弟子按在地上一頓爆錘，然後自己莫名其妙就贏了。

那肌肉壯漢現在也不知道哪兒去了，看起來似乎一直跟隨在軍隊附近，不知道意欲何為。

“徒師弟。”

忽的，一道冰冷的聲音響起，徒況冷然抬頭望去，卻間王驍踏步而來，對着徒況道：“顏師妹委託的那位前輩你見過了么？”

“你說的是前些日子擊潰了函谷關的那位前輩？”

徒況恍然大悟，接着開口道：“見過了，只不過那位前輩現在不在軍中，一直在我軍隊附近徘徊，似乎並不想與我有太多的接觸。”

“太乙金仙行事，尤其是你我這般小角色可以理解的。”王驍說完之後，笑了笑，接着道：“對了，顏師妹讓我來通知你，從此之後虛教的弟子將盡數歸你調派，很快就會有一批弟子來與你會和，到時候你在軍中給他們安排一些職務吧，免得他們亂竄。”

“虛教的弟子...”

虛教的弟子他徒況還不知道是什麼性格？

於是徒況當即回絕道：“算了算了，那些弟子讓他們鬥法還行，讓他們來軍中任職能把將領給氣死。”

眼高手低，身為修行者的虛教弟子當然不會看得起凡人將領了，而行軍打仗最重要的就是兵法，他們天天修鍊懂個屁的兵法，與其安排在軍中自毀城牆，倒不如成立一個鬥法團，讓他們和玄教的鬥法去。

但是鬥法...玄教人均玄仙，斗個鎚子啊，他們那兩下欺負欺負普通人還行，去跟玄仙玩就是沖塔送人頭。

虛教弟子，魚龍混雜，徒況承認他們虛教之中有天才，但也有一群小人和游手好閑的廢物。

這就是人多的壞處了。

王驍深深地嘆了口氣，接着道：“行吧，我懂你意思了。”

他也知道虛教弟子的德性，就是想看看能不能把這群拖後腿的丟給徒況...

臨行之前，王驍似乎想到了什麼，開口道：“對了，顏師妹還讓我告訴你，我們這邊有前輩相助，玄教那邊應該也有動作，師妹去請其他前輩了，你這段時間一定要瞅准機會，如果玄教沒有反應過來，最好就是一戰定乾坤！”

“真仙以及太乙金仙的戰場要開始了，我們這樣的玄仙準備準備吧，要退場了。”

......

西北一座名山之上，青陽真人蹲在一旁，眼見着進進出出的門派子弟，突然瞧見一個真仙，立馬換上一副表情，哈哈一笑，開口道：“道友請留步。”

某真仙：？

見那真仙停下步伐后，青陽真人溫順如玉，開口笑道：“在下玄教首席弟子，道號青陽，不知道友如何稱呼？”

那位真仙猶豫片刻后，開口笑道：“在下天海派長老齊林，不知道友有何吩咐？”

青陽真人會心一笑，開口道：“如今天下正值亂世，有天命出身，道友覺得這亂世何以解？”

齊林雖然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但還是開口回答了自己的見解：“余以為...”

兩個時辰后，齊林與青陽真人交談甚歡，齊林更是義憤填膺：“那虞帝太過分了，畢竟是百年公候世家，轉眼間便被除國，豈有此理？！”

“青陽道友放心，我這就回門派，叫上幾個相熟的朋友，一起去助你，斬了那無道昏君！”

青陽真人故作惶恐，開口道：“道友勿要如此，那昏君有太乙金仙相助，我等恐不是對手啊。”

誰知那齊林聞言后非但不慫，反而狂笑道：“道友放心，我有師兄弟九人，我們一同布下大陣，就算是太乙金仙也逃不出我們的大陣！”

“我去也！”

望着被自己忽悠的找不找東西南北的齊林，青陽真人滿意地點了點頭，不過他下一刻就愣住了。

等等，這劇情好像有點不對勁兒啊。

這一幕好生眼熟，這道友請留步怎麼聽着這麼耳熟呢？

青陽真人瞬間就感覺到哪裡不太對勁兒，揣着下巴暗道：“我明明演的是助西伯侯的姜子牙啊，怎麼給了我個申公豹的劇本？”

“這劇情不太對。”

說罷，他抬起頭來，突然看到一個似虎似豹的真仙級異獸出現在自己的眼前。

那真仙妖獸也沒有理會青陽真人什麼，徑直走去。

這一刻，青陽真人將一切都拋之腦後，微微一笑，張口道：“道友請留步。”

# 第三百四十八章 大陣

合安關，位於秦地咽喉之地，是秦地的三大關隘之一，在虞朝立國之初由名將虞意督造，素有天下第一關之稱、被人譽為“邊郡之咽喉，咸陽之保障”。

在函谷關失守的消息傳來后，秦王虞黨慌得一批，從咸陽城連夜趕來，帶着所有精兵駐守於此處，希望可以抵擋住虞軍的攻伐。

合安關內，方稱王不足一月的秦王虞黨有些坐立不安，對着玄教其他弟子長拜道：“諸位仙師，丞相怎麼說，這虞軍可否擋住？”

二弟子凌虛真人笑道：“大王勿慌，師兄去請援兵前來相助，大王您天命所歸、眾望所屬，這天下必然是你的江山，區區徒況，不足為患。”

幻靈真人又道：“我們師兄弟十六人有一套陣法，共計天絕、地烈、風吼、寒冰、金光、化血、烈焰、落魂、紅水、紅砂十處，稱十絕陣，有這十絕陣在此，大王勿擾。”

這十絕陣當然是他編的，不過他們確實有一個陣法，但不叫十絕陣。

秦王虞黨見之大喜，連忙道：“請仙師快快布陣，阻攔那虞國大軍。”

虞國大軍現在勢如破竹，雖然還沒有攻到合安關，但已經差不了多少時日了。

合安關現在駐守兵力僅有三萬，秦王虞黨心裏實在是沒底兒。

就在此時，一個傳令兵匆匆趕來，對着秦王虞黨拱手道：“啟稟大王，斥候來報，虞軍已抵達此處，距離合安關只有八十里了！”

對此，林星淵哈哈大笑道：“大王，我等這就去一顯神通。”

說罷，十六個弟子便走出將軍府，朝着城外而去。

徒況連戰連勝，心態已經十分的壯大，正與眾將士商議天下大事，忽聽斥候來報：“國師大人，合安關扣門不出，不知為何，卻有一道人至轅門陣前，言國師大人以左道之術欺辱秦軍，因此特擺了一座大陣，請國師大人一觀。”

聽罷，徒況不知道是什麼情況，琢磨片刻后，對着虛教眾人說道：“那秦軍兵敗如山倒，數日未曾有過支援，此刻突然前來一道人，想必定有手段，恐是那玄教請來的援軍，不可不防。”

眾人連連點頭，而徒況也隨即調轉三軍，策馬而出，望着門前的道士，心中驚訝之情不斷溢出。

只見陣前的上空點點玄黃匯聚成雲，冷光點點，薄霧愁雲環繞，塊塊巨石林立，雜亂無章，奇形怪狀，按八卦九宮分列，內含四象三才之數，看不太清楚裏面到底是個什麼樣子。

在陣前，有青袍道人，青衣飄渺閃靈光，寬袖迎道顯逍遙，端是一位有道全真。

這人，徒況認識。

徒況微微笑道：“我道是誰，原來是凌虛道友啊，你我昔日一別，已有半年未曾相見了吧，今日相見，卻在兩軍陣前，實在是令人惋惜。”

凌虛道人義正言辭的呵斥道：“少廢話，你玄教仗着人多，以多欺少圍攻我三師弟，端是不當人子。”

聽到這裏，徒況懵了。

以多欺少函谷關之戰不是你們用三個玄仙來打我嗎，怎麼成了我以多欺少了呢？

不過看了看自己身後的這數十名虛教弟子，徒況把話咽了回去。

這可真是黃泥巴掉到褲襠里，不是屎也是屎了。

怎麼解釋都解釋不通，乾脆就跳過這一段：“你秦國奴御邪魔作亂，殺我虞國大軍，我等是為斬妖除魔，究竟是誰不當人子？！”

凌虛真人：？？？

你徒況不就是個妖么，你既然要斬妖除魔，你先自殺好不好？

行吧，大家都是一丘之貉，大哥別笑二哥了。

那徒況說完之後，又嘆了口氣，開口道：“你我兩教同氣連枝，何故在此陣前刀戈相向？”

凌虛真人哈哈大笑道：“既然你我兩教同氣連枝，徒道友蘊大才、抱大器，何乃強要逆天理、背人情而行事？豈不聞古人云順天者昌，逆天者亡。然而等腐草之螢光，如何比得上天空之皓月？你若倒戈卸甲，以禮來降，仍不失封侯之位。國安民樂，豈不美哉！”

一旁的一個豹子成精的虛教玄仙不樂意了，他拱手道：“師兄，這等惡道還跟他將什麼兩教情誼，他今日既阻路我大虞收服秦地，便是不識天數，助紂為虐，逆天而行，且待師弟將其拿下，看他還有什麼可大放厥詞的。”

這豹子精是虛教為數不多的幾個玄仙，雖然徒況和他不熟，但對他的本事還是有點看好，便道：“師弟小心。”

凌虛真人見狀也沒什麼其他變故，冷哼一聲，化作一道虹光鑽入了陣內，隨即消失無蹤。

然而凌虛真人的這道冷哼在豹子精聽來確實嘲諷，當即暴怒，見凌虛真人進入陣中，爆喝一聲：“小賊休走！”

一前一后的入了陣中，而徒況也琢磨不出什麼大小來。

豹子精進入陣中便感覺一陣天旋地轉，腦袋暈乎乎的，周圍群嵐疊嶂，雜亂無章，看不出什麼所以然來，而之前那凌虛真人也不知去向。

“該死！”

豹子精怒罵一聲后，開始瘋狂的朝着兩側發動攻擊，一時之間靈氣外泄，將周圍擾了個天翻地覆。

幾時之後，豹子精忽然發現自己的靈力打出卻犹如泥牛入海一樣，一點反應都沒有，更不要提周圍的景象有什麼變化了。

“怎麼回事兒？”

豹子精的內心已經隱隱有些不安了起來，現在的他只想快點破開屏障，早日出了陣去。

陣法中心的祭壇之上，凌虛子淡淡的站在那裡，看着自己的師弟們施法，將豹子精困在中央，如同一隻無頭蒼蠅一樣四處亂竄后，微微一笑，對着自己的師弟傳音道：“可以動手了。”

此陣之中可是有十七位玄仙看守，就算沒有大陣，殺死一個剛剛玄仙的豹子精也是易如反掌，更不要說如今還有個陣法加持了。

不用凌虛真人多吩咐什麼，很快豹子精便一命嗚呼，靈魂出竅，奔着昆崙山飛去，成了第一個死亡的虛教弟子。

# 第三百四十九章 真仙大戰

“哈哈，你虛教也就這點本事了？”

很快，豹子精的屍體被凌虛真人拋出，凌虛真人故意大聲開口喧嘩，為的就是激怒虛教弟子。

果不其然，聽到凌虛真人如此之說，虛教弟子群情激奮，恨不得衝上去把凌虛真人撕成粉碎，紛紛請戰。

徒況抬了抬手，將這種氣氛給壓了下來，同時看着凌虛真人，低聲道：“凌虛真人，你不要太過分了。”

凌虛真人見狀，笑道：“徒況道友，多說無益，有本事便來破陣，無能耐就不要顯擺什麼東西了，免得讓人以為我玄教怕了你們虛教。”

徒況恨得牙根痒痒，他看着面前黑風陣陣、變化莫測、詭異無窮的陣法，有些琢磨不定，又看了看後面那些連玄仙都沒有達成的虛教弟子，不由嘆了口氣，開口喊道：“請前輩相助！”

“哼！”

隨着徒況的這句話，天邊突然傳來一道晴天霹靂，緊接着一個肌肉壯漢便出現在天邊，憑空而立，宛若天神下凡。

他看着那由玄教布下的大陣，不由哈哈大笑一聲，指着那陣，開口道：“爾等小輩，快快放開陣法引虞軍入城，否則休怪我不客氣了。”

凌虛真人見那肌肉壯漢身上氣勢不凡，暗叫一聲不好，接着開口道：“前輩身為太乙金仙之尊，豈能助虞為虐，何不順應天命，來我大秦，我大秦必然歡迎前輩到來。”

“你這小輩，倒是能說會道，只不過我已經答應了虞國，人立世當有信，雖然我是叱吒一方的妖王，但誠信二字還是懂的。”

肌肉壯漢笑了笑，右手微微一伸，一把九環大刀就出現在他手中，肌肉壯漢冷笑道：“最後一次機會，你們讓是不讓？！”

“呵呵。”

凌虛真人對此表示呵呵，你說我讓我就讓，做夢呢弟弟。

肌肉壯漢也不惱，後退一步，手中的九環大刀朝着前方緩緩斬出，一股刀芒便從九環大刀里飛馳而出，這刀芒中蘊藏着炙熱地氣息。

肌肉壯漢當年為了從真仙晉級太乙金仙，在火山口足足帶了二十年，吃了不知多少浴火的妖怪才練就了這一身烈焰刀法！

肌肉壯漢這刀之中的蘊藏的火焰，似乎真的要焚燒萬物，焚天煮海！

周圍的樹木突然自燃起來，地面也開始乾枯裂口，空氣中的水蒸氣也蒸發了起來，炙熱地氣浪連虞軍之中的徒況都感到悶熱。

虞軍士兵們現在感覺口乾舌燥，彷彿呼吸的空氣都是滾燙的火焰，着實讓給他們有些難受。

這就是神仙之輩，神仙中人！

刀起刀落，無窮盡色火焰驟然鋪天蓋地而來，朝着大陣的方向斬去，那大陣雖然有十七位玄仙布局，但真仙之輩都阻攔不料多少，更不要說太乙金仙的全力一擊了。

“碰！”

一道巨大的響聲響起，火焰瞬間就分裂開了陣法，十七位玄仙人人帶上，被肌肉壯漢這一擊給擊潰。

太乙金仙，恐怖如斯！

徒況大喜過望，正準備揮師合安關，大軍壓境一鼓作氣滅了秦國，忽得天邊閃來十一道人影，氣勢磅礴，恐乃得道真仙。

肌肉壯漢雙眸微微一眯，見了來者其中一人後，喝道：“虎豹，你來作甚？！”

他不認識那十個人類真仙，但認識那妖物。

虎豹獸化身光頭大漢，冷笑道：“我倒是誰，原來是插翅虎啊，剛剛突破太乙金仙沒幾天就開始耀武揚威了？”

虎豹獸當年和插翅虎也算是老相識了，兩人一直在競爭，最後虎豹獸以插翅虎率先進入太乙金仙境而退走。

雖然不如插翅虎這個太乙金仙，但虎豹獸也是一位真仙巔峰的強者，敢在這個時候怒斥插翅虎。

插翅虎不怒不惱，笑盈盈地看着虎豹獸，一字一句開口道：“我希望你死之後還有這樣的精氣神。”

緊接着，齊林暴怒道：“妖孽休得猖狂，我等在此，哪兒有你放肆？！”

劍氣縱橫，劍氣沖霄！

十人結陣，集結成十人劍陣，劍氣一層環繞一層，彷彿一個蒸籠一般，環環相繞，氣勢不俗。

“嗯？！”

插翅虎感覺有點不太對勁兒，這十人皆是真仙境，十個真仙不足為患，但他們十人結成的劍陣倒是讓他感覺有點兒不太對勁兒。

很邪乎。

齊林與其師兄弟九人結成劍陣，望着插翅虎暴喝道：“妖孽，可敢進陣一戰？！”

“有何不敢？！”

插翅虎氣極反笑，追入陣內，與那十大真仙組成的劍陣交手，一時之間劍氣縱橫、火焰飛逝。

虞軍陣內，徒況見狀有些懵，現在的情況已經不是他一個小小的玄仙可以把握的了了。

見狀，徒況只能感嘆道：“事情變化太大，現在的戰場果然已經不再是玄仙做主了。”

玄仙已經無法在這般戰場上做主，只能遺憾的在下面觀戰。

而太乙金仙被托住后，秦軍方還有一個虎豹獸，他猙獰着笑臉，從合安關城牆上一躍而下，來到此處，看着群情激昂的虞軍，發出了震耳欲聾的吼聲：“吼！”

這道吼聲充滿了力量，倒是讓虞軍將士們一時之間震撼不已，陣型不由有些凌亂了起來。

虎豹獸化身的光頭大漢指着虞軍陣營，大笑道：“那幾個玄仙，出來受死！”

虛教弟子面面相覷，而徒況更是臉色一僵，不知如何是好。

眼前這隻虎豹獸已經石錘真仙巔峰，只差一步就抵達太乙金仙之境，無論如何，自己萬萬不是對手的。

現在，也就能硬着頭皮出去交戰了。

徒況正準備出手，天邊突然傳來一道虹光，一人站在雲端，指着虎豹獸，冷笑道：“妖孽，休得猖狂，可識東海趙明禮？！”

虎豹獸冷哼一聲，不滿的看着天邊雲端的那道人影，開口喝道：“東海趙明禮是什麼玩意兒？！”

他在山中修行，東海的修士跟他又有什麼關係？

不過看着趙明禮的修為，與自己相差無幾，看來是個勁敵。

天端那道人影冷笑道：“哼，我趙明禮受顏仙子所邀，特來斬妖除魔，孽畜不識天數，那我就斬了你吧！”

# 第三百五十章 咒殺

一夜大戰後，誰都沒奈何的了誰，只能各自鳴金收兵，明日再戰。

虞軍軍帳中，徒況油光滿面的看着幾人，開口笑道：“兩位前輩遠道而來助我虞軍，在下添為虞朝國師，在此多謝二位前輩了。”

肌肉壯漢瓮聲道：“不必多禮，我也是為自己。”

而那位來自東海的人族修士趙明禮則是風度翩翩的點了點頭，微笑道：“國師大人不必多禮，在下世居東海，曾是太祖朝進士，也算是與虞朝有幾分淵源，如今虞朝有難，我趙明禮自然不會置之不理的首發

當年的虞太祖虞安統一天下后，不僅統一了度量衡，還開創了科舉。

搞了什麼童生、秀才、舉人、進士四個級別的科舉考試，第一代參加科舉的都是人類之中天賦異稟之徒，這些人仕途走向盡頭后，大部分人都轉成了修行之士，似趙明禮這般的人不在少數。

只不過他們大多數人還在修行四階段中徘徊，只有少數人抵達了玄仙，而真仙境界的少之又少，趙明禮便是這等天才中的一員。

徒況故作驚嘆，連忙對着趙明禮開口道：“原來是大學士當面，失敬失敬。”

虞朝的制度與明清時期十分的相似，一段時間內，太祖虞安罷免了丞相之位，改用內閣制度。

內閣大學士是皇帝的參政顧問和最高幕僚，負責起草詔令及審議奏章，是虞朝的高級官員。

只不過現在的內閣大學士又罷免，因為丞相是虛教的佘言，哪兒來什麼大學士來制約丞相。

肌肉壯漢冷眼看着趙明禮與徒況的互相吹捧，心中並沒有升起什麼波瀾。

他只是來順應天命，求個天地功德的，又不是來管他們虞朝的內事兒，他們互相吹捧又和我有啥關係？

對此，肌肉壯漢並沒有什麼想說的，只是看他們商業互吹了一段時間后，才忍不住開口道：“當今之際是想辦法早日平滅秦國，而不是在這裏互相吹捧。”

被肌肉壯漢打斷了會談之後，徒況沒有什麼惱怒之情，而是開口道：“前輩您也看見了，

如今的合安關里有十一位真仙，十七位玄仙，而且玄教的大師兄青陽真人還沒有出現，估計還在尋求援兵，就我們這點人手，實在是奈何不了什麼啊。”

“這並不能成為什麼理由。”

肌肉壯漢惱怒不已，想他堂堂太乙金仙之尊，今天竟然在眾目睽睽之下被十個真仙打了個平手，肌肉壯漢的心情實在是難以接受。

想當年，他也是和天庭的高層打過交道，甚至於天帝陛下還取走了他一顆獠牙。

三百年過去了，當年的幾個自己看不上眼的人現在個個都是太乙金仙，甚至有的還是大羅金仙，也就自個兒堪堪邁入太乙金仙的大門，到現在還得舔着個臉來和小輩們爭搶功德，實在是太丟人了！

肌肉壯漢瓮聲道：“布陣需要十個人，我們可以分而擊之，只要他們少一個人，他們就不是我的對手。”

那麼現在關鍵的問題來了。

怎麼讓他少一個人？

這是個大問題，也是個大麻煩。

這一夜徒況也不是什麼都沒有乾的，他多方打聽，知道了那十人的底細。

他們來自一個名為天海派的小門派，宗門裡大貓小貓兩三隻，整個門派也沒個太乙金仙，弟子更是少得可憐。

只不過他們這十人向來都是共同進退，偶爾有幾次單獨行動都是在絕對安全的情況下，如同現在這般情況，他們是萬萬不會分開的。

就在此時，一道乾脆利落的聲音響起，一個穿着白黑道袍，尖尖的下巴上飄着一縷山羊鬍鬚的道人出現在帳內，大笑道：“哈哈，這有何難？”

肌肉壯漢為之一驚，心中不由有些暗惱：方才太過氣憤，以至於忘了打開神識，若是敵軍來襲，自己豈不是成了瞎子一個？

“這位道友是？”

徒況略有驚訝，見這道人並無敵意，便開口道：“深夜來我虞軍軍營之中，有何貴幹？”

那黑白道人笑道：“在下太山虹光洞泰昌子，精通萬軍取首之術，此番前來特地相助虞軍，戰那秦軍。”

“方才在帳外聽聞各位道友對那十方劍陣十分的棘手，在下正有一術，可讓此陣不攻自破。”

見此，肌肉壯漢有些不悅，開口道：“我堂堂太乙金仙都奈何不了那劍陣，你一個方才渡劫成功的真仙又能如何？”

什麼意思，爺剛剛和這劍陣打了個平手，你立馬就竄出來說這個破劍陣沒什麼了不起的，你這是在打我的臉？

“不敢與前輩相提並論，只不過在下有一秘寶，配合著秘法，可以殺人於無形。”

泰昌子嘿嘿一笑，接着開口道：“此法名為釘頭七箭書，乃昔日天帝陛下賜給我泰山府君一脈的絕學。”

“原來是天帝陛下所贈。”

肌肉大漢連忙朝着天邊行了一禮，隨後對着泰昌子開口道：“既然你有如此秘法，何不快快施展？”

，“此術距離無限，只需準備小草人和兩盞燈。”

泰昌子接着開口道：“在草人身上書敵人姓名，頭上一盞燈，足下一盞燈，腳步罡斗，書符結，印焚化，一日三次拜禮，至二十一日之午時，敵人的三魂七魄就會被拜散，此時射箭到草人上，如射敵人本體，草人和敵人都會噴出血來。”

“而且此術在術不在人，除非有人將草人給毀掉，否則此術天衣無縫，無人可敵。”

聽到泰昌子所言，在場的所有人都被震撼了一下子。

他們從沒想過，世界上還有這樣bug的秘術，不過很快徒況就反應了過來，開口道：“泰昌子道友，此術如此奇妙，有什麼比較大的後果吧？”

泰昌子大氣的開口道：“反噬而已，在下只需要回太山潛修幾年，不礙事。”

徒況開口道：“既然如此，便請泰昌子道友速速發功，那草人上便寫齊林的名字吧。”

他很想直接讓泰昌子把青陽真人給咒死，問題在於他不知道青陽真人的真名。

這青陽二字只是他的道號，並不是他的本名。

請記住本書首發域名：。筆趣閣手機版閱讀網址：

# 第三百五十一章 報仇

二十一日轉瞬即過，這些天里，無論是虞營還是合安關，雙方均是閉門不出。

虞營布下重兵，防止秦軍來劫營，破壞了他們的草人大計。

而秦軍則是因為齊林陷入昏睡，而惴惴不安，懼怕虞軍主動來襲。

雖然咒死一人需要二十一天，但在這二十一天的過程中，中招者會一天比一天瞌睡，到了巔峰時刻每天只能醒一刻鐘的時辰，因此齊林如今還在呼呼大睡。

第二十一日，午時。

徒況與泰昌子並肩上了祭祀台，泰昌子拿出一桿弓箭來，指着草人，笑道：“先射左目，再射右目，第三箭穿心。”

徒況聞言后，連忙點頭，隨後便接過泰昌子的弓箭，彎弓搭箭，一連射出三箭。

“啊，痛煞我也！”

合安關之內，正在昏睡的齊林忽然大叫一聲，一個激靈便坐了起來，神情痛苦的捂着自己的左眼。

緊接着又是一聲，右眼又是一陣撕心裂肺的疼痛感，彷彿被尖銳物體深深刺入。

兩道鮮紅的血跡從臉頰上緩緩滴落，他的這雙眼睛算是廢了！

“眾師兄師弟，吾命休矣。”

齊林周圍的師兄弟連忙圍了過來，根本就搞不清楚發生了什麼狀況，見齊林如此大喊，紛紛安慰齊林，不經意見瞧見齊林的雙眼，血肉模糊，觸目驚心，彷彿兩道血窟窿。

“齊師兄，你不會死的，你放心，你還要修成太乙金仙，重振門楣呢！”一個師弟抱着齊林說著，邊說邊落淚，很快就淚流滿面。

齊林咬牙切齒，隨後感覺心口一陣絞痛，連聲道：“去找師傅，替我報仇，一定要替我報仇啊！”

言罷，胸口的疼痛感越來越強烈，緊接着一股鮮血從丹田湧上來，一口積血噴出，齊林一命嗚呼。

周圍的師兄弟們放聲大哭，聲音悲切，其中一個高冠師兄悲傷不已，對着周圍的師兄弟道：“諸位師兄弟們，虞軍竟有如此高人，我們豈是其對手？我們還是帶着齊師弟的屍首回去吧。”

他們師兄弟立足之本就是十方劍陣，憑藉著他們十個真仙齊心協力，足以和太乙金仙做上一場，如今十個師兄弟只剩下九個，這十方劍陣自然也組不起來了。

小師弟見狀，咬牙切齒道：“他們殺了齊師兄，我們又豈能善罷甘休？！”

“去請師父出山，師父他老人家一定能殺了虞軍的那個奸賊，為師兄報仇！”

聽着小師弟的話語，其他師兄弟也齊聲喊道：“此仇不報誓不為人，去請師父他老人家，他老人家一定會給齊師弟報仇雪恨的！”

胳膊拗不過大腿，見所有人都支持復讎，那高冠師兄索性也豁出去了，當即開口道：“好，我這邊去找師父，你們在此協助秦軍，我去去就來！”

他們十人在修仙界小有名氣，憑藉著一手精妙無比的劍陣匹敵太乙金仙，自創天海派，看起來是大人物，但誰都不知道他們的師父是誰。

他們的師父，是一位大羅金仙！

在當世，大羅混元金仙不出，大羅金仙就是無敵的存在！

所以，他們十分有信心能讓師父為他們報這個血海深仇！

然而，就在齊林暴斃而亡的當天，一個背生雙翼的憨厚小子來到了凌虛真人住所，對着凌虛真人憨厚一笑，開口道：“此處可是秦軍營地？”

凌虛真人有點看不透這小子的虛實，只感覺此子身上的氣勢磅礴，遠超真仙，但又遠不如太乙金仙，怕是個真仙巔峰的主兒。

“青陽道兄找我幫忙，聽青陽道兄說，這虞朝逆行倒施，端不是人子，所以我特地下山，來助秦王成就千古大業！”

虞營之中，泰昌子輕撫山羊胡，對着肌肉壯漢笑道：“齊林一死，秦營之中無人可阻攔前輩行事，前輩可放開手腳，盡情廝殺了首發

肌肉壯漢豪邁一笑，對着泰昌子道：“哈哈，待我取了他們性命，回來記你個頭功！”

說罷，便化作一道紅光，直奔秦營而去。

望着肌肉壯漢一騎絕塵的身影，徒況總感覺有點不太對勁兒，便對着泰昌子與趙明禮二人拱手道：“兩位道友不如一同前去，萬一那玄教秦營以多欺少，互相還有個照應。”

泰昌子苦笑一聲，對着徒況開口道：“不滿國師，在下方才咒死齊林，精血損失極為嚴重，如今沒有能力再戰了。”

趙明禮點了點頭，開口道：“既然如此，那我便去一趟吧。”

說罷，趙明禮同樣化作一道紅光，朝着肌肉壯漢追趕而去。

徒況見此狀，心中那股惴惴不安的感覺越來越重了。

昆崙山，封神榜處。

如今已有十數人入榜，但大多都是凡人之流，封神也就只能封個天庭的低級小官，真正有正神位置的只有三人。

一是虛教的那頭豹子精，已經被定，，好為雷部正神之一。

二為玄教四弟子無量真人，敕封為貪狼星君。

三為方才被咒死的齊林，敕封為破軍星君。

不得不說，封神之戰已經開始了這麼久，只有三個正神屬實有點尷尬。

虞蘇雖端坐天帝之位，但他仍舊可以洞悉一切，對於底下發生的大戰，他是知道的一清二楚。

當泰昌子咒殺齊林，插翅虎夜襲合安關時，顏蘇皺了皺眉。

雖然顏若然和青陽真人現在正在瘋狂的拉攏修行者加入他們的陣營，但速度太慢了，此時此刻秦營並無一人可攔插翅虎，若是沒有什麼意外，秦軍將會一戰暴斃。

自己的封神正果也沒個着落了。

這可不行啊！

“東方，你去相助秦營度過此劫吧。”

顏蘇緩緩開口，侍奉在一旁的東方立馬應聲答是，同時擺弄了一下最新款的漢服裙子，開口道：“陛下是想讓臣將這插翅虎殺死還是”

虞蘇淡淡開口道：“留他一條性命，你只需要阻止虞朝滅了秦國便可。”

大魚要來了，這個時候最好是增強虞朝的實力，而不是削弱。

齊林的師父，名號靈感尊者的大羅金仙。

這將是第一個入網的大魚。

# 第三百五十二章 一指

“紅鸞星君，紅鸞星君！”

還未曾從天庭下界，一道身影便湊到了東方面前，東方定睛一看，原來是紫微星君虞安。

虞安憑藉著大一統的功德，封成紫薇星君之後，修為一路直升至太乙金仙，不過因為是走後門的原因，虞安這太乙金仙有很大的水分，在太乙金仙中的戰鬥力算是墊底。

而東方如今可是太乙金仙巔峰，半步大羅金仙，封神事了之後便是正兒八經的大羅金仙，兩人的修為完全不同，東方也不知道虞安這時找自己是何事：“原來是紫微星君。”

虞安行了一禮后，開口笑道：“紅鸞星君方才從陛下那裡離開，在下只想問上一句陛下準備讓星君去助秦還是助虞啊？”

他是虞朝的太祖皇帝，雖然已經成了神，但是對虞朝是否存亡的事兒當然還是上心的。

穿越者也要擔心自己的子孫後代啊。

東方看了虞安一眼，張口道：“奉陛下口諭，下凡相助秦營，阻攔那插翅虎平白無故的殺戮人族。”

東方似乎看出了虞安的想法，緩緩開口道：“若是紫微星君想要下凡幫助後輩自然也是可以的，但請不要暴露身份，泄了天庭的威嚴。”

紅鸞星君東方正兒八經的下凡倒是沒什麼令人詬病的地方，因為紅鸞星君之前欽定了虞朝皇帝為魏君揚，不料出了差錯，此番下界為難虞朝也是有因果在前，世人倒不會說些什麼。

虞安見狀，笑道：“請紅鸞星君放心，我只會化身策士，去尋一些山間修行的神仙之輩來助我虞軍。”

他的戰鬥力自己心裏有數，只能欺負欺負真仙，隨便對上一個太乙金仙就蔫兒了，自己真正的能耐還是去找幫手而不是上戰場。

顏若然和青陽真人雖然都在找幫手，但顏若然畢竟還是趕不上青陽真人的“道友請留步”，再這樣下去不一會兒秦軍就有數十位大仙相助了。

“那就好，我先走了，紫微星君保重。”東方抱拳行禮，隨後便直奔凡間而來，阻擊那插翅虎。

虞安望着東方漸行漸遠的身影，揣了揣下巴，若有所思。

自己要怎麼幫助大虞取得這場戰爭的勝利呢？

這是個令人沉思的問題。

想了一段時間后，虞安突然靈光一現，奔着東海而去。

那裡可是自己當初科舉進士的聚集地，真仙之流不在少數，若是念及舊情，應該會出手相助吧？

東海還有一頭大鵬，是昔年虞夙的夥伴，如今也已經是太乙金仙，若是求上門去，他也不好意思拒絕幫忙的請求吧？

東方下凡之後，速度出奇之快，直奔合安關而去。

尋常的太乙金仙並沒有東方這樣的速度，而東方如今的速度卻可以堪比大羅混元金仙。

這是因為有天道法令加持，在這種千鈞一發的關頭之中，虞蘇自然不能讓東方遲到，因此東方的速度才加快了數倍。

那肌肉壯漢剛剛抵達合安關，仰天長嘯一聲，還沒有做什麼動作，忽的天邊一道赤色流星閃過，瞬間引起肌肉壯漢的警惕：“什麼人？！”

雲霧繚繞，赤紅流星緩緩化為一道人影，那人的面孔精緻優雅，衣着光鮮靚麗，看起來如同一位隱世仙子。

旁人可能不認識此人，但肌肉壯漢是認識的。

肌肉壯漢瞬間慌張起來，卑微的開口道：“紅鸞星君此番降臨，不知有何貴幹？”

這位紅鸞星君可是天帝面前的大紅人，若是不小心得罪了她，那自己可是死無葬身之地啊！

東方淡然道：“數月前我曾在虞陽城內言，王天下者當是魏君揚，而後太子柳倒行逆施，殺兄弒父篡位而立，故我與虞朝有一因果，此番特來報秦營十日，十日之後我便離去，你大可十日之後攻打秦營，我絕不阻攔。”

此言一出，肌肉壯漢瞬間就陷入了猶豫之中。

東方說的清清楚楚，十天之後她絕不阻攔自己攻打秦營但問題在於，十天的時間誰知道對面會請來什麼大神相助？現在是絕佳的機會，還不如一鼓作氣，滅了秦營，以絕後患。

見肌肉壯漢如此猶豫，東方嗤笑一聲，開口道：“當然，你現在大可來試，這隻是我的私人恩怨，不涉及天庭。”

肌肉壯漢抱拳開口：“既然如此，得罪了。”

“哼。”

東方冷哼一聲，一股浩瀚而恐怖的氣勢瞬間從東方身上爆發而出：二百年前冊封群神的時候東方便已經是太乙金仙，這二百年來的精進讓東方在全天下的太乙金仙之中足以排進前三！

眼前的肌肉壯漢踏入太乙金仙境不足二十年，怎麼和東方交戰？！

不過現在，肌肉壯漢也就只有硬着頭皮上了！

肌肉壯漢周圍雷霆之勢驟起，似乎想要引天地雷劫，用來襲擊東方。

東方見狀，之時淡淡一笑，屈指一彈，手指之中猛然竄起一縷火花來，這股火花隨即便高速旋轉而起，片刻后，化為一抹火芒，從東方的方位暴掠而出，沿途所過處，沒有半點聲響，但空間，卻傳來一陣有一陣的炙熱氣息。

這一指，沒有太過驚心動魄的衝擊聲勢，然而在肌肉壯漢的視線中，這平平淡淡的一指卻是犹如死神鐮刀一般，令他感到一種濃重的死亡氣息。

肌肉壯漢感覺，自己如果被這一招打中，非死即傷！

“呼”

肌肉壯漢深吸一口氣，那深陷的眼眶中突然閃過一抹異樣，緊接着天雷開始環繞着肌肉壯漢，逐漸凝聚成了一具鎧甲，緊緊地包裹着肌肉壯漢全身，給了肌肉壯漢很大的安全感。

“咻！”

那一指迅速的到來，重重的撞擊到了肌肉壯漢以雷霆凝聚的鎧甲之上。

“轟！”

在火焰指與雷霆鎧甲撞擊的一瞬間，天地寂靜，萬籟俱寂，彷彿連時間都在這一瞬間停滯了一般，只不過這種感覺僅僅持續了幾秒，傳遍數百里的驚天爆炸聲猛然炸響了開來！

“噗！”

胸口之中氣血上涌，肌肉壯漢不由突出一口積血，緊接着他強行站起身來，搖搖欲墜，對着東方拱手行禮：“多謝星君賜教在下告辭。”

# 第三百五十三章 靈感尊者

“師父，為齊師弟報仇啊師父！”

東南，一座秀麗的小山中，一道人影跪在洞府前，一字一句，泣血喊着：“此仇不報，誓不為人啊！”

他已經在這裏連喊了三天，最終，府內的那位靈感尊者還是嘆了口氣，打開了大門，望着跪在那裡的弟子，緩緩開口道：“我只會出一招。”

“師父，一招就夠了。”

弟子大喜過望，連忙扣首，感謝師父的大恩大德。

身為大羅金仙，靈感尊者當然可以覺察到世間變化有些不同尋常。

靈感尊者想來以穩為重。

他是八千年前修成了大羅金仙，但從成為大羅金仙的那天起，靈感尊者似乎已經無欲無求了。

三百年前的天帝爭奪戰，靈感尊者從未插足，雖然天地功德無量，但其中的兇險也是巨大，自己修成大羅金仙的險，不足與外人道也。

這次，自己為弟子報仇，只出一招，應該沒什麼問題。

靈感尊者在心中安慰着，努力讓這次出手的影響變成最小化。

“師父，請隨我來。”

紅鸞星君坐鎮天邊，虞營之中已經彙集了七十三位玄仙、十一位真仙、兩位太乙金仙，修行之士更是多的數不勝數但這種組合，他們卻依舊奈何不了紅鸞星君。

就算奈何得了這位紅鸞星君，他們也不敢動彈，只能等十天過去。

雖然紅鸞星君說這次只是她的私人恩怨，但誰能保證她回天庭不會反手舉報一波？

不說天帝親至，就說六御大帝手下的親信都是赫赫有名的強者，他們打了紅鸞星君之後，拿命抵？

還是穩妥一點，等十天過去吧。

反正這也是最後一天了，不慌。

徒況站在台前，對着眾修士笑道：“諸位仙家，如今正是最後一日，待紅鸞星君離去之後，我等便可全軍壓上，與秦營決戰，如何？”

雖然他只不過是一個小小的玄仙，但因為虛教門人以及虞朝國師的身份，自己依舊是統帥虞軍之人，任他什麼真仙、太乙金仙，都得排在徒況後面。

“你這不是廢話么？”

太乙金仙境的大鵬瞅了一眼徒況，冷聲道：“早知道你們得罪了紅鸞星君，我就去秦營了，哪兒有如今這種事兒？”

秦營虞營都姓虞，對大鵬而言去哪兒都不會辜負有虞氏之恩。

換作之前，插翅虎可能會怒斥大鵬，但現在插翅虎沉默了。

一是插翅虎現在打不過大鵬，二是插翅虎心中也有些怨念：當初讓魏君揚繼位不就完了么，到時候紅鸞星君可能還會相助我們，現在搞的這破事兒媽的。

真仙們也沉默不語，意思很明顯了。

對此，徒況表示十分的無奈。

他能怎麼辦？

當初自己也不知道魏君揚被紅鸞星君欽定了啊，而且當時自己下手晚了，魏君揚已經被人預定了，自己只能迫不得已選擇了這個太子柳。

你們感覺不舒服，我也感覺不舒服啊。

我能怎麼辦，我也很絕望。

徒況有心無力，只能開口道：“誰能想到會有今天這番局勢我們還是言歸正傳，說一說明日如何沖陣吧。”

插翅虎開口道：“我可以感受到在秦營之中有一股太乙金仙的氣息，看來秦營那邊也搬了救兵來。”

大鵬大笑道：“無礙，有你我二人在此，他一個又能翻起什麼花樣來？”

不過同時，大鵬也有些疑惑：那秦營是如何召來太乙金仙相助的呢？

自己是因為虞朝太祖皇帝親自上門三顧茅廬才出山相助，在場的大部分玄仙都是這樣，秦營似乎沒這種情誼吧？

很正常，本地土著不知道“道友請留步”的威力，實屬正常。

當年的封神演義，多少大仙是因為這一句“道友請留步”而葬送了性命。

“明日我軍主攻南三段城牆，屆時諸位”

“最後一天了諸位，紅鸞星君可以庇護得了我們一時不能庇護得了我們一世。”

雖然青陽真人的一句“道友請留步”威力巨大，忽悠了好幾個真仙，但問題在於十天的時間太短了，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縱使青陽真人用盡渾身解數，最終不過才有一位太乙金仙、十六位真仙加入秦軍陣營。

這個陣容雖然也是很豪華，但與虞軍相比還是有些不足。

秦營的那太乙金仙冷笑一聲，緩緩開口道：“他們來戰便是，吾又不懼。”

此人乃昆崙山下的修士，據說是槐樹成仙，平時頗為狂妄自大，眾人已經習以為常。

青陽真人笑着開口道：“槐道友，莫要大意，敵人畢竟有兩位太乙金仙級別的同道。”

“青陽道友放心，在下曉得。”槐道友皺了皺眉，似乎有些不滿青陽真人的安排：“面對兩位同境界的對手，一點警惕心在下還是具備的。”

雖然是這麼說，但槐道友一副牛逼轟轟的樣子，絲毫看不出來他謹慎了什麼。

對此，青陽真人只能嘆了口氣，沒有說什麼。

青陽真人幾乎把昆崙山等修仙名山的仙人們尋了個遍，不少的仙人都表示非常想下山助秦國一臂之力，但師命不得下山云云，因此青陽真人只招募到了這幾位，而自己也沒有什麼作用，便主動回了合安關，與眾修士一同面對虞軍的進攻。

紅鸞星君雖然庇護了他們十天，但青陽真人心裏清楚，這十天可不僅僅只有自己會拉援兵，對面也會拉援兵。

很顯然，對面的援兵比自己的援兵多又強。

“明日紅鸞星君撤走後，虞軍必然會向我等發動進攻，其中各式各樣的手段都會進行，我只希望大家能共同進退，守好最後一波城牆。”青陽真人嘆了口氣，沒有什麼底氣的說著。

對面有兩位太乙金仙，這就是不可跨越的天塹了。

所有人都沉默不語，沒有人知道明天該怎麼打。

就在此時，一個穿着錦袍的老者從天而降，直勾勾的站在大廳之中，甩了甩衣袖，冷聲道：“哼，小輩們，本座明日出一招，宰個太乙金仙和幾個真仙，這樣你們就能打了吧？”

# 第三百五十四章 攻城

突然出現的錦袍老者讓在場的所有人都嚇了一跳，特別是那槐道人，他自詡為秦軍第一修士，結果卻連此人的半分蹤影都沒有發現，這自然讓他的臉上有些掛不住了。

不過問題在於此人的修為槐道人是一點兒都看不透，根本就不知道他是什麼人，更不要提什麼其他的事兒了，因此槐道人並沒有在第一時間發作，而是拉下了臉，開口問道：“敢問前輩是”

“哼！”

錦衣老者甩了甩衣袖，開口冷笑道：“本座乃南荊靈感道人，修仙界的朋友稱本座為靈感尊者。”

槐道人見狀，故作失敬色，張口道：“原來是靈感前輩，晚輩槐安，拜見靈感前輩。”

靈感尊者並沒有回應槐道人，而是看了一眼青陽真人，開口道：“給本座講講，什麼情況。”

“前輩，據實現在有些複雜，總體而言就是虞軍的修士數量遠遠多於我軍，尤其是太乙金仙方面。”

青陽真人不敢馬虎大意，指着城防圖紙開口說著：“不過您來了，一切都沒了問題。”

青陽真人雖然不知道眼前這個自號“靈感尊者”的錦袍老者究竟是什麼修為，但能讓槐道人拉下臉來如此尊崇，想必不是大羅金仙就是太乙金仙巔峰，這種仙人可遇不可求，此番能相助秦軍，秦軍必勝。

“本座可不會一直相助爾等。”

靈感尊者環視一眼眾人後，長嘯一聲，緩緩張口道：“本座來的時候說了，只用一擊，殺了一個太乙金仙，本座就回去修行，算是替本座那徒兒報了仇。”

徒兒？

青陽真人頓時就想到了齊林，嘆了句齊道友身隕之後還能為國效力后，接着道：“原來是齊道友的恩師，前輩此番能來我等就已經欣喜若狂，此番多謝前輩相助。”

“你這小輩，倒是明些事理，若是尋常時刻，本座或許就幫你這個忙了，可惜啊”

靈感尊者頗為驚訝地看了一眼青陽真人，搖了搖頭后，比較惋惜地開口說著：“此番若是有不長眼的真仙小輩上來阻攔，本座倒是不介意多殺幾個。”

言語之中彷彿將真仙比作螻蟻，並沒有什麼值得關注的地方。

此言一出，合安關上的幾個真仙瞬間就有些尷尬了。

尷尬歸尷尬，他們也清楚自己與這位靈感尊者之間的差距，只能當做沒聽見，從耳旁溜過去。

“吾次徒所言，殺本座愛徒齊林的十有八九是那插翅虎，此番就要他的性命吧。”

靈感尊者微微一笑，開口道：“不過現在紅鸞星君在此，本座便賣紅鸞星君一個薄面，明日再戰。”

即使是大羅金仙，靈感尊者也不敢得罪紅鸞星君。

別說他靈感尊者，就算是一個大羅混元金仙都得尋思尋思自己要不要得罪紅鸞星君：天帝舊時好友，得罪了她就是得罪了天帝，天帝一怒，大羅混元金仙都得玩完。

根本就沒有什麼退讓的餘地。

“明日，就是虞秦之決戰！”

“要麼虞國的旗幟繼續飄揚，要麼虞陽城上掛秦旗！”

晴空萬里，天上沒有一絲雲彩，太陽把地面烤得滾燙滾燙;一陣南風刮來，從地上捲起一股熱浪，火燒火燎地使人感到窒息。

虞軍兵強馬壯，中央步軍八萬，兩翼各種特殊攻城兵種各是五萬，隨時準備衝鋒。

“殺！先登者賞千金，封萬戶侯！”

一陣嘹亮勁急的號角吹響后，虞軍大軍隨之出動，一時之間大地顫動！

驟然之間，鼓聲號角大作，纛旗在風中招展，烏壓壓的虞軍如同遍野松林，朝着合安關瘋狂的發動進攻！

在這群瘋狂的士兵後方，虞軍的正規軍則跨着整齊步伐，如同城牆一般的向前推進，恍如黑色海潮平地席捲而來。

“放箭！”

合安關上的秦軍守軍將領爆喝一聲，緊接着烏壓壓的一片箭雨便朝着城下攻城方的虞軍撲射而去。

衝鋒在最前方的虞軍敢死隊皆是囚徒、罪人反正就是各種犯錯誤的人，他們如果想要赦免只有加入這種敢死隊，為虞軍消耗敵人的箭矢，給後方的正規軍創造機會。

他們大部分都沒有經過專業的訓練，因此在秦軍的三輪齊射之中，瞬間就屍橫遍野、死傷無數。

“雲梯！殺！”

“沖，要麼破城要麼死！殺啊！”

空中箭矢狂飛，拖着長聲的箭雨如蝗蟲過境般紛紛劃破晴空，只見不斷地兵士中箭倒地，攻城的虞軍前赴後繼，攜帶着各種攻城器具，瘋狂的朝着城牆上涌去。

凡人的戰場是非常殘酷的，虞軍營中，眾仙人傲立雲端，靜靜地看着底下凡人們的這場殺戮，心中不悲不喜。

雖然他們都知道，這場戰爭真正的勝負是在於他們與對面的修行者之間的戰鬥結果，而不在於凡人們。

凡人們就算是攻城略地，打進了合安關，他們這些修仙者戰敗了，秦軍還是會贏。

“該出發了。”

插翅虎活動着筋骨，神情似乎已經有些迫不及待：自從紅鸞星君離開后，他就一直都是這種表現了：“我會衝過去，撕了秦營的那群人的腦袋！”

“那還是要看你的速度快不快了。”

大鵬哼哼一笑，忍不住地開口譏諷着插翅虎：“閑話少說，槐道人交給誰，交給你還是交給我？”

“我來會會這個昆崙山來的傢伙。”

插翅虎瓮聲道：“至於你你就去欺負欺負那些真仙境的小輩吧。”

大鵬聞言也不惱，只是微微一笑，心中有幾分舒坦：如果不是必須，誰都不想直面一個同境界的對手既然這傻子主動邀戰，那麼就隨他去吧。

雖然這麼想，但大鵬嘴裏可不會這麼說：“罷了，和槐道人交戰這件事兒就讓給你這個雜毛吧。”

言語之中似乎還有些不甘。

插翅虎似乎還想說些什麼，不過他的話語卻被來自雲端另一邊的一股氣勢給逼了回去。

這股氣勢十分驚人，周圍的玄仙已經隱隱喘不過氣來。

“大大羅金仙？！”

# 第三百五十五章 二打一

大羅金仙的氣息從場上爆發的那一剎那，所有人都被這股氣息給狠狠地震驚了一下。

什麼東西，為什麼會有大羅金仙出現在這裏？！

“是大羅金仙，我們”

插翅虎的聲音戛然而止，一股帶着死亡的恐怖毀滅氣息從大羅金仙的方向放射而出，幾乎在剎那間，插翅虎的身軀瞬間被打出一個血洞來。

“轟隆！”

龐大的身軀瞬間就從雲端隕落，堂堂的一位太乙金仙就這樣隕落在了這裏！

不僅如此，周圍的七八個真仙也被這股毀滅氣勢所波及，紛紛隕落！

大鵬的面色也陰沉下來，他瞬間就化為原型，欲展翅高飛遠走。

開玩笑，大羅金仙怎麼打？

錦袍老者佇立雲端，周圍毀滅般的氣息環繞於斯，雙眸之中顯露出一抹金色光芒。

“靈靈感尊者”

大鵬見那錦袍老者佇立雲端，大驚失色，有些瑟瑟發抖。

他認識靈感尊者，知道這位大羅金仙的底細。

這位，是貨真價實的大羅金仙，並非什麼假意冒充之輩。

靈感尊者似乎也看到了大鵬，不過並沒有什麼表示，而是甩了甩衣袖，打算撤離了：之前說過，只打一招。

自己的這一招滅了一個太乙金仙、七個真仙，也算是報了齊林愛徒的仇，齊林的在天之靈也應能瞑目了。

“轟動”

忽得，一道龐大的聲音從雲端里響起，肉眼可見，天上的雲彩忽得分散開來，一個氣勢不俗的身影現在中央。

“嗯？”

靈感尊者微微眯了眯眼，看着天邊的那道人影，神情微微一凝，面容上出現了一抹不同尋常的意味。

大羅金仙！

一個陌生的大羅金仙，自己從來都沒見到過。

出現這種情況只有兩種可能。

要麼是古老年代的大羅金仙，一直閉關隱修，自己從未見過。

要麼就是最近新晉的大羅金仙，自己還沒來得及收到情報。

沉思片刻后，靈感尊者便帶着笑意開口道：“道友如何稱呼？在下靈感道人，給小徒報了仇，這便準備離去，道友若是有心，不如往我洞府一敘，在下那裡有幾盞西王母娘娘的碧波流雲茶，還請道友品鑒。”

無論是哪一種，能不得罪就不得罪，盡可能的搞好關係。

“道友插手這虞秦之爭，便是介入了我虛教與玄教的爭鬥。”

天邊那道人影飄忽不定，氣勢逐漸變得磅礴起來：“至於我是誰？在下九霄靈能天尊，添為虛教教主。”

九霄靈能天尊，好大的口氣啊！

靈感尊者吃了一驚，天尊之名可不是誰都能掛的，若是沒有天帝允許，只怕起名的當天就身首異處了。

這人看來背景不一般啊

想到此處，靈感尊者猶豫的開口道：“這件事兒是在下錯了，來日在下必定上門請罪，道友想要些什麼賠償？只要在下有的，一定會盡可能的彌補給道友。”

萬事苟為先，這就是靈感尊者能夠活這麼大歲數的原因。

不到萬不得已，不要和人起爭執：除非他的境界比自己低。

簡單來說，靈感尊者就是個專挑軟柿子捏的主。

倀虎冷笑一聲，緩緩開口道：“都到了這種關頭，道友覺得自己還能置身事外嘛？”

“道友認為能留得下我？”

靈感尊者的笑容逐漸消失，化為嚴肅的神情：管他來頭如何，威脅到了自己的生命，天大的來頭也沒用。

“呵呵”

倀虎呵呵一笑，靈感尊者皺了皺眉頭，正準備說些什麼，一股殺機襲來，以他的感知力竟無法察覺那殺機究竟是從何處而來。

緊接着一股黑霧繚繞在周圍左右，另一道黝黑的人影便出現在倀虎身旁。

又一個大羅金仙！

靈感尊者隱隱覺得有些不太對勁兒的地方了：“道友又是哪位，不知我在哪裡得罪了道友？”

“沒有，只不過我與九霄天尊相交莫逆，特來相助罷了。”

那黑色雲霧繚繞的身影嘿嘿一笑，緩緩開口說著，聲音中似乎帶着一縷怪異。

作為倀虎的堅實隊友，山蛛自然不會置之不理，而且這場封神之戰急需一個大羅金仙，他自然要出來幫忙了。

這都是一個小小的劇本。

望着山蛛與倀虎的身影，靈感尊者的眼眸逐漸凝重起來：他似乎看出來，這次似乎並無法善後了。

靈感尊者一步踏出，一道無形劍氣浮現，一柄紫色的神劍從手中突然出現，不僅如此，他的周身閃過上萬道無形劍氣！

此劍乃靈感尊者為數不多的寶物之一，也是他最強的寶物！

劍者，殺伐之兵也！

“是寶物，我們動手！”

倀虎厲喝一聲，抬起手來，直接一掌襲去，陰寒之氣陣陣而來，所過之處就連空氣也被凍結，掌風中海伴隨着鬼哭狼嚎之聲，陰森恐怖至極！

山蛛也緊跟其後，周圍的妖氣縱橫，拳震山河！

劍氣與掌法拳法相交，剎那間天地驟變，整個戰場變的陰冷萬分，方圓百丈之內開始飄起了雪花！

神仙打仗不要緊，但攻城與守城的凡人們卻被凍得牙哆嗦。

隨着雲端之頂大羅金仙的戰爭，下方的太乙金仙與真仙們也打了起來，顏若然徑直對上了青陽真人，而大鵬與槐道人兩個太乙金仙自然也撞到了一起。

地上金戈鐵馬，天上仙術縱橫！

然而在這一切之中，勝遇偷偷躲在雲端里，看着靈感尊者與倀虎、山蛛交戰。

靈感尊者雖然有個法寶，但倀虎與山蛛二人受天帝虞蘇的看重，自然也有很強的後手，一時之間靈感尊者被倀虎和山蛛按在地上摩擦，苦不堪言。

勝遇是在等。

等靈感尊者被山蛛、倀虎兩個打成半死之後，自己再出手，以玄教教主的身份纏住其中一個，讓另一個直接把靈感尊者打死，這樣一來就沒有問題了。

洗白自己的第一要領就是這樣的方式，有腦子的大羅金仙就是這樣的樸實無華。

勝遇嘿嘿一笑，已經想到封神之戰之後自己晉級大羅混元金仙之後的景象了。

# 第三百五十六章 隕落的大羅金仙

“噗！”

靈感尊者一口熱血噴出，氣息極不穩定，搖搖欲墜，彷彿一隻中矢的飛鳥。

靈感尊者擦去自己嘴角的鮮血，望着不斷迫近的山蛛和倀虎，勉強慘笑道：“道友，我們其實沒有解不開的仇恨，我願意將我所有家當奉出。”

靈感尊者很清楚自己現在的情況，若是在搞下去，自己十有八九要成為自三百年前天地大劫結束后第一個隕落的大羅金仙了！

倀虎冷笑一聲，手中多出了一個鐵鏈來：“道友此時此刻認輸，是不是太遲了點？”

山蛛抱劍在一旁，沉默不語，冷酷十足。

望着此情此景，靈感尊者不由深吸一口氣，手中的紫金神劍握得越發越緊了。

他知道，自己今天是無法善後了。

甚至於，此時對面只需要一個人，都能將自己斬落雲端！

而自己現在只能這樣，如同一個走入陌路的賭徒，只能殊死一搏。

忽得，天邊響起一道叱吒雷霆般的聲音，聲音大如霹靂，震懾八荒：“爾等小道，莫要囂張，吾來也！”

隨着聲音散去，天邊的雲端緩緩化為紅色，這股紅色的色彩仿若一團烈焰！

勝遇的身影緩緩出現在紅色雲彩的正中央，居高臨下，宛若天神下凡，注視戰場。

靈感尊者的精神為之一震！

來者的氣息絲毫不做隱藏，此乃大羅金仙巔峰，半步大羅混元金仙的強者！

勝遇腳踏紅蓮而來，身邊充滿了血紅雲彩，氣勢斐然，頗有大能之像。

山蛛與倀虎本就是超越奧斯卡影帝級的演員，見勝遇踏紅蓮而來，雖然感覺這個逼太裝逼了，但還是演下去道：“原來是你...我還以為你不會來了。”

勝遇從雲端之上，踏着紅蓮，一步一步的朝着山蛛與倀虎走來，開口笑道：“你們兩個都來了，我就算在天外天都要趕回來對付你們兩個。”

原來這玄教教主是在天外天，難怪一直都沒有來援。

靈感尊者恍然大悟，心中的一股不忿之情也逐漸消散，只見那玄教教主看向靈感尊者，輕聲道：“道友可還能再戰？”

猶豫片刻后，靈感尊者緩緩說道：“可。”

此情此景，自己就算是走了也沒有什麼作用，倒不如留在這裏，以絕後患，同時給這位選教教主一個面子，未來這位玄教教主晉級大羅混元金仙的時候還能記得自己是誰。

“那好，勞煩道友與一人交戰，我解決完另一人後會馬上支援！”

說罷，也不等靈感尊者有什麼回應，徑直化為一道虹光，與倀虎奔着雲邊飛馳而去。

倀虎和山蛛，說實話還是山蛛更強一點，因此勝遇把他留給了靈感尊者，期待山蛛能夠早點將這個靈感尊者解決。

待其二人飛馳離開后，靈感尊者望着自己接下來的對手山蛛，臉上顯露出一抹凝重的神情。

他已經隱隱約約聞到一股死亡的味道了。

山蛛路出一抹邪芒，獰笑道：“靈感道友，待你死了上天之後，可不要怪我。”

“要怪就怪自己吧，誰讓你摻和進了這虞秦之戰？”

空閑的大羅金仙不多，只有那麼幾個，誰讓你這麼不長眼，進了其中呢？

自尋死路，封神榜頭名就是你了。

......

大鵬與槐道人交戰，一個化身金翅大鵬遨遊九州，一個槐樹萬丈樹枝狂舞。

兩個太乙金仙打起來比大羅金仙的戰鬥還要聲勢浩大，彷彿他們才是大羅金仙。

底下的凡人其實也已經不再拚死決戰了，天上仙神一死一大堆，天氣時而炎熱時而下雪。

這他媽是他們能決定最終勝負的？

現在隨便糊弄糊弄，等神仙打完仗決定輸贏。

兩個太乙金仙從東打到西，從南打到北，聲勢浩瀚，無數的凡人面露驚恐色，生怕波及到自己，神仙打架凡人遭殃啊。

“槐道友，你在干什麼，用點力，你真的是太乙金仙嘛？攻擊的力道為什麼還不如真仙？”

大鵬一邊躲避着槐道人的攻擊，一邊對槐道人進行語言嘲諷。

“閉嘴！”

槐道人面如寒霜，看着上躥下跳的大鵬，手指着大鵬，氣的不行。

他媽的，這個傢伙是真的能逼逼賴賴，打架就打架，哪兒來的這麼多的屁話，可把我噁心壞了。

槐道人不爽地想着，心中心情爆炸。

槐道人自詡昆崙山修行之聖靈，與尋常修行者大不相同，如今被這個大鵬嘲諷，心中當然是不爽的，但嘴裏沒那種能耐，只能在心中發泄自己的不滿。

沒辦法，自己只能在所想，在心中無能狂怒了。

大鵬自然不會聽敵人的話，因此在第一時間便開始瘋狂的嘲諷槐道人，槐道人自是氣惱至極，同樣對着大鵬發動猛烈地進攻，太乙金仙的戰鬥變得更加瘋狂了。

槐道人的樹榦飛舞飄飄，逼退了剛才準備進攻的大鵬，正準備進攻，卻不料天地之間忽的爆發出一道極為強勢的爆裂聲！

“轟隆！”

大鵬鳥與槐道人皆停下了手中的動作，齊齊抬頭，望向天空之上那大屬於大羅金仙的戰場，情景大不相同！

靈感尊者如同一隻斷了線的風箏，鮮血從頭噴洒到尾，大羅金仙的鮮血滴落在戰場上，瞬間化為無數的烈焰，在戰場上將無數的凡人士兵燙死。

不僅如此，另一部分的血液滴落，化為滔天冰雹，砸死無數的士兵。

一個大羅金仙活着的時候是一個災難，而死了的時候更是一個災難。

就如現在，靈感尊者被山蛛硬生生的給打死，他隕落時的鮮血從南跌落至北，波及了一大批凡人士兵，那些凡人士兵毫無反抗的餘地。

槐道人雙眸之間的瞳孔微微放大，面容有些驚愕。

他知道，方才隕落的那位大羅金仙，分明就是靈感尊者！

不好，靈感尊者隕落了！

靈感尊者是他們秦國陣營中的大羅金仙，他的隕落勢必會造成不同尋常的動向！

此事一出，槐道人就連戰鬥的心思都沒了，現在只想快速逃離戰場。

大鵬冷笑了一聲，雙翼撲展開來，遮天蔽日：“現在想逃怕不是晚了些？”

PS：大家元旦快樂啊。

# 第三百五十七章 敕封眾神

“該死！”

望着圍殺過來的大鵬鳥，槐道人內心為之一沉，當即集結體內仙力，奔着大鵬鳥全力一擊！

“唰唰唰！”

面對這撲面而來的全力一擊，大鵬鳥冷笑一聲，振翅一揮，磅礴之力的仙力夾帶狂風呼嘯而來。

狂風瞬間蔓延，有了大羅金仙作保障，大鵬鳥信心爆棚，而槐道人的神色猛然驟變，立即停下攻擊步伐，打算轉身逃竄。

沒有辦法，大鵬鳥的實力本來就比槐道人高上些許，如今大羅金仙隕落，槐道人更是嚇破了膽，根本不敢和大鵬鳥剛正面，只想逃跑。

大鵬鳥見槐道人只想逃跑，心中欺軟怕硬的本性瞬間爆發出來，奔着槐道人殺去。

一追一趕，途中還無意間擊傷了不少的真仙，讓他們明顯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攻擊，不少人還是他們自己陣營里的真仙，真的是有苦沒處說。

眼見着大鵬鳥即將追趕到自己，槐道人心中一急，瞬間綠芒衝天而起，無數條藤蔓如同一條條的龍一般，順着纏繞而去，將大鵬鳥包裹纏繞。

“轟！”

大鵬鳥身上金光瞬間暴起，如同汪洋大海一般，瞬間穿透了包裹自己的藤蔓，藤蔓炸開，一截一截的飄落在地，黯淡無光，形如枯木。

“槐道友，自己受死吧，你已經不行了！”

大鵬鳥巧笑亦然，他就是在消耗着槐道人的靈力，槐道人一直在逃，慌不擇路，雖然沒有受到什麼大的傷，但卻小傷不斷，大鵬鳥就是這樣消耗着槐道人的壽命，早日將槐道人擊殺於此地，早日回營復命，得些那兩位後來趕來的大羅金仙一些封賞。

“虎道友啊虎道友，誰讓你命不好呢，那靈感尊者上來就殺了你，可惜了。”

大鵬鳥一邊追擊着槐道人，一邊心中想着，為插翅虎鳴不平，也為自己沒有被靈感尊者第一時間殺死而感到慶幸。

時也命也，這是插翅虎的命，也是自己飛黃騰達的機會。

繼續追擊了一天一夜，蟻多咬死象，在無數的傷痕下，槐道人終於還是挺不住，癱倒在那裡，深呼幾口氣，看着遠處金光閃閃的大鵬鳥，嘴角閃過一縷苦澀：他現在萬分後悔被青陽真人忽悠到這兒來。

大鵬鳥收起羽翼，化為人形，站在天空之中，看着槐道人，露出了勝利者的微笑：“槐道友，不跑了？您自己上路還是我來送你？”

對於這種情況，大鵬鳥還是不禁開始了自己的習慣，露出勝利者專有的嘲諷。

槐道人深呼吸着，望着大鵬鳥那耀武揚威的樣子，大聲喊道：“呼別得意的太早，玄教也是有教主的，待那位大人抽出空來，你還是要死的，大鵬道友。”

“這就不勞道友費心了，道友，走好！”

大鵬鳥眼眸之間金光一閃，槐道人的咽喉瞬間浸透出碧綠色的鮮血，而槐道人的身形也在原地化為一股一股槐樹，附近的山頭瞬間就布滿了槐樹林。

“槐道友啊，走好咯。”

大鵬鳥的雙眸從金黃色淡化為如同眼色，望着化為槐樹林的山頭，搖了搖頭，正準備振翅離開這裏，忽得一道毀滅光柱，從雲端擊打而來，瞬間擊穿了大鵬鳥的胸膛！

“噗！”

大鵬鳥心臟破裂，雙眼瞪得老大，似乎有些不敢相信什麼，暴斃而亡，屍體落在槐林之中。

天邊雲端之中，山蛛、倀虎以及勝遇三神的身影出現在那裡，沉默不語。

許久之後，山蛛笑道：“勝遇兄，此戰怎麼算？”

勝遇淡淡開口，似乎並沒有什麼太大的情緒波動：“當然是你們贏了。”

倀虎在一旁開口說著，心情略有些愉悅：“真仙那邊打的也差不多了，可以主持封神正典了。”

這場戰爭的結果，還是他們虛教贏了啊。

勝遇盡可能的平復自己的心態，轉身離去：“嗯，算你們贏了，走吧。”

他方才一指撲滅大鵬鳥，也算是最後宣洩一下心中的不忿了。

青陽真人一手道友請留步，怎麼就沒能取得最後的勝利呢？

紫微星君啊沒辦法。

昆崙山之巔，虞蘇學着封神演義搞出來的封神台上。

那封神榜中光芒大放，“嗡”的一聲后緩緩打開，向上飄起半空，上面的一個個神位發光，一股玄奧的漣漪在虛空中傳遞出去。

虞秦雙方陣營里的所有修行之士全部聚集在這裏，粗略望去，卻有數百人之多。

其中大部分都是身亡之人，只有少數未曾死亡，如玄教十九弟子中的大多數，還有徒況、顏若然等虛教核心弟子。

“今日敕封正神！”

昆崙山上，中御大帝軒轅站在昆崙山巔，代替虞蘇進行封神之舉，開口道：“王識明與雷部正神上前聽封！”

隨着軒轅黃帝的一聲大喝，封神榜上一道道神光飛出，落在王識明以及數十位秦營中的玄仙身上。

軒轅皇帝望着王識明，緩緩開口道：“爾王識明，早為官府之人，后又入明山修成大道，與秦國位極人臣，剛正不阿，今奉天帝陛下之敕命封你為九天應元雷神普化天尊，統領雷部二十四天君，替人間興雲布雨，誅逆除奸，賞善罰惡，爾其欽哉！”

神位加身，一股一股的能量瞬間湧入此二十四人身上，玄仙們紛紛突破真仙，而王識明也是一口氣抵達了真仙巔峰，半步太乙金仙的境地。

王識明大喜過望，連忙道：“謝陛下！”

他知道，這九天應元雷神普化天尊在華國的神話故事里可是聞仲的神位，此神位非同小可，能給自己說明這還不錯。

軒轅黃帝才不會管那麼多事兒，接着又敕封道：“斗部正神上前聽封！”

這次一下來了幾十人，有虞朝陣營也有秦國陣營之人，大部分都是陣亡之人。

斗部正神冊封與之無異，最後那第一個死亡的太乙金仙插翅虎被冊封為斗部正神之首，倒也沒什麼波折。

雷部，火部，瘟部，斗部，太歲部，痘部，水部，財部。

八部正神很快就被冊封完畢，皆是一些在戰鬥中立下功勞之人，很快，一些重點官職就要被冊封。

# 第三百五十八章 封神事了

八部正神之後，軒轅黃帝繼續敕封道：“青陽子上前聽封！”

人群中，青陽真人不敢大意，快步上前，拱手尊敬道：“青陽在，請陛下吩咐！”

軒轅黃帝道：“爾為玄教弟子之首，拉攏眾多仙人之輩，乃此番封神之中的翹楚，特敕封爾為真武盪魔大帝，可有異議？”

“弟子無異，謝陛下！”

青陽真人大喜過望，他本來以為自己作為失敗者已經撈不到什麼好位置了，頂多是個武財神，卻沒想到竟然有真武盪魔大帝這樣牛逼轟轟的果位，舒服啊。

“顏若然上前聽封！”

作為勝利者之一，顏若然自然高高興興的上前聽封，軒轅黃帝便道：“爾為虛教弟子之首，立虞朝，再續國運五百載，敕封中天梵氣斗母元君，可有異議？”

顏若然聞言后，同樣拱手道：“顏若然聽封，謝陛下敕！”

封神榜里的天地功德湧入顏若然身軀之中，顏若然的修為節節高升，踏入太乙金仙之境。

進行了雙方的第一首徒之後，軒轅黃帝又對全場唯一一個大羅金仙進行了簡單的冊封。

太白金星。

雖然聽起來似乎沒有真武大帝和斗姆元君牛逼，但太白金星的職位不俗。

太白者，西方金之精，啟明之星。

太白金星是主殺伐的武神，古代詩文中多以比喻兵戎，因此可以說這位太白金星就是武神代表。

好吧，這樣一個以苟為主的大羅金仙成了武神屬實有點尷尬，不過封都封了，也沒有什麼後悔的地方。

不過說實在的，在某些作品里，太白金星也是個和事老的神仙，老好人的存在，讓靈感尊者來當這個太白金星，自然也沒什麼事兒的。

接着，林星淵、徒況、槐道人等一眾仙人之輩皆被封了神職，甚至於戰爭中死掉的雙方重要凡人人物也都各自封了一些神職，也算是皆大歡喜的局面。

雖然這些神位聽起來一個比一個牛逼，但這也只有神位牛逼了。

他們的神位再怎麼厲害，修為頂多也就是個太乙金仙，如何與六御大羅混元金仙相提並論？

隨着三百六十五位正神被敕封，封神台上，璀璨的金光照耀四方。

眾神敕封完畢，軒轅黃帝高居上方，面無表情的望着眾神，緩緩開口道：“隨我一同入天庭吧。”

“諾！”

眾神同時回答，隨即便隨着軒轅黃帝一同往天庭方向去了。

軒轅黃帝來到天庭，入了凌霄寶殿，召集天庭眾仙。將封神榜捧起，對着一個方向長拜道：“陛下，我已按照吩咐，敕封八部正神，封神榜在此，請您吩咐，是否有不符之神。”

隨着軒轅黃帝的話語結束，封神榜金光大放，化作一道金光衝天而去。

天外天，封神榜瞬間就飛馳到了閉關打坐的虞蘇面前，虞蘇微微睜眼看了片刻，點了點頭，表示此榜不錯后，張口道：“可。”

“天帝制曰：可！”

虛空之中，一道大羅混元金仙的聲音猛然響起，代為傳聲使者，為虞蘇傳聲。

“天帝制曰：可！”

“天帝制曰：可！”

“天帝制曰：可！”

一位又一位的大羅混元金仙為虞蘇傳聲，共計十三位，乃虞蘇麾下所有的大羅混元金仙，一路傳到了天庭，聽到這恢宏的聲音后，軒轅黃帝才點頭，回首對着眾神道：“爾等各司其職吧。”

說罷，身影便消失在凌霄寶殿之上。

行走進，財神林星淵有些不解，詢問着王識明：“天庭不是玉皇大帝做主么，為什麼玉皇大帝之上還有天帝？”

還沒等王識明回答，太白金星就聽到了林星淵的話語，直接插話道：“說話小聲點，要稱為玉皇大天尊和天帝陛下！”

“您教訓的是。”

見林星淵認錯態度較為誠懇，太白金星滿意地點了點頭，張口道：“在天庭，確實是玉皇大天尊做主，但這天下世界，卻是天帝陛下的，玉皇大天尊只不過是代天帝陛下戍牧天庭。”

林星淵與王識明兩人這才恍然大悟：“原來如此。”

“我們在這裏封了神，還有機會回地球嘛？”林星淵不由喃喃自語。

太白金星聞言，不由愣了愣，好奇的詢問道：“什麼球？”

王識明及時遮掩道：“沒什麼沒什麼，您聽錯了，財神剛才是再說他要去底下看看新的府邸是不是跟秋天一樣。”

“哦，趕緊去吧。”

太白金星也沒太深究這個東西，他現在唯一的想法就是趕緊把心態從靈感尊者轉變為太白金星。

自己這麼一波天地功德下來實力已經到了比較雄渾的境界，不過估計大羅混元金仙無望，還是專心在天庭里搞搞仕途吧。

此時此刻的天庭與三百年前的天庭不同，那時的天庭冷冷清清，不要說天兵天將，就算是正位神仙都沒湊齊。

現在的天庭，已經和虞蘇記憶中的天庭差不多了。

“陛下！”

天外天中，勝遇、倀虎以及山蛛三神外虞蘇面前，虞蘇微微點頭，點了一下，三股天地功德湧入其中，三人的修為都有增長。

只不過大羅金仙與大羅混元金仙之間的差距太大，不是這些東西可以彌補的。

東方也晉級到了大羅金仙，虞蘇也已經打發她去了昆崙山到西王母那邊去當個副手，地位也相當於古代皇帝派去監視諸侯王的官吏了。

虞蘇望着三神，開口道：“你們三個大部分的時間都呆在地球，說說吧，現在的地球怎麼樣了？”

按照時間來說，地球現在已經2040年了，想必二十年之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吧？

勝遇作為代表，站出來道：“啟稟陛下，地球之上，玄教與官府合作，開辦了一個神秘的宗派，虛教的三代、四代在深山老林里建立了許多小門小派，西方那邊的海神教與魔法學院也整得火熱。”

“這二十年的時間被地球中人稱之為靈氣復蘇，只不過這二十年的時間尚無一人到達玄仙境界。”

“有點意思。”

虞蘇微微一笑，站起身來，開口道：“眼見為實，我親自去地球看看，才能知道地球現在的變化。”

# 第三百五十九章 地球

魔都市，車水馬龍，空氣傳來一陣陣的喧鬧聲。高樓拔地而起，整齊如一。熙熙攘攘的人群，神色匆匆，一切的一切與二十年前似乎並沒有什麼不同，

只不過人們的手機更敞亮，人們看起來更精神了。

由於“靈氣復蘇”而起，人類側的重心在三教的干擾下緩緩轉移到了超凡側，科技雖然還在發展，只不過發展的速度越來越慢。

無人駕駛、遠程生活等5g生活基本已經開始化為現實：只不過在富人區應用頻繁，不富裕的家庭和20年前沒什麼區別。

虞蘇不悲不喜，來到自己當初的臨時居所，望着已經被其他人所居，並沒有太大的感情波動：在魔都那幾天自己的房子是租的，猝死之後房東轉租也是正常。

“方二十年，便已滄海桑田了。”

虞蘇喃喃自語，邊說邊抬起左手，緊接着一道時空波動迅速傳來，時光迅速回溯，眼前房間的景象開始向前倒退！

一直到二十多年前，虞蘇出門的那一刻。

虞蘇親眼見到自己出門而去，而在自己出門之後，他的嘴角微微上揚了起來。

房間的角落裡，一顆不起眼的石頭在自己面前彷彿顯露出無窮的光芒。

這一刻，虞蘇知道，自己找到了自己可以被有虞氏巫祝召喚的幕後真兇：“找到你了。”

隨即，房間內的時間開始迅速恢復，而虞蘇舉起右手，心中想着那塊石頭的樣子，輕輕念道：“召來。”

一語言畢，言出法隨。

隨着虞蘇的這一聲輕喃，一股無形之力開始擴散開來，從魔都為中央，開始朝着整個世界籠罩而去。

不多時，一塊泛着紅色光芒的石頭便飄浮在虞蘇面前，裏面似乎蘊藏着一股神念。

虞蘇將自己的神念滲入這塊泛着紅色光芒的石頭中，肉眼可見，虞蘇的臉上似乎有些許變化。

虞蘇眉頭緊皺，卻沒想到這塊石頭竟然是留下來的神識投影。

所謂神識投影，有現代點的話來講就是個錄像機，裏面記載着一個仙人用神識記錄下來的投影。

“不知道如何稱呼你，我便喚你為後輩吧。”

紅色石頭裡那道聲音響起，虞蘇並沒有太大的情緒波動，繼續聽着那石頭講述着自己的事情：“我是一個旅行者，在諸天萬界之中旅行的人，見過各個世界的風風雨雨在途經一處時空裂縫中被仇家襲擊，性命不保，但死之前卻覺得生命還沒變得有意義，便在這塊石頭上下了一個小小的咒，他可以另引尊名，讓擁有這個石頭的人可以得到一個驚喜想必你已經知道了是什麼驚喜。”

當然知道了，我還因為這個驚喜猝死了呢。

“我已經死了，我不知道被這塊石頭引導的人，也就是你如今到達了什麼境界，想必應是不該少於第二步，甚至已經進入第三步的境界。”

第一步，真仙境。

第二步，太乙金仙境。

第三步，大羅金仙境。

第四步，大羅混元金仙境。

這是諸天萬界對於此四境的一個簡單粗暴的稱呼。

“我這裡有一份傳承，希望得到傳承的你可以為我報仇，拿到我的傳承后，實力不大於第四步就不要想着為我報仇了。”

“此處有星圖一紙，這諸天萬界，你何處不可去得？”

見到此處，虞蘇也已經感受到了其中有一份疑似傳承的東西，不由有些冷笑。

若是自己太乙金仙、大羅金仙甚至大羅混元金仙來此處尋到這顆紅色石頭，還真有可能着了他的道兒。

看起來很真，這個在諸天萬界旅行的天道留下的投影語序混亂，彷彿真的已經快要死了一般。

但虞蘇可是知道的，這道名為傳承的東西里，可藏着這位重傷垂死的天道境同道的靈魂體呀。

如果自己還是太乙金仙、大羅金仙來此獲取傳承，百分之百會被這個老陰比奪舍。

虞蘇望着滿懷期待的靈魂體，微微搖了搖頭，低聲吟道：“都已經死了，就不要想着奪舍重生了。”

“想活，人之常情，但問題在於啊，你得罪了我，你就活不了了安心去吧，我就當你是個合格的好前輩。”

實話實說，如果是虞蘇重傷垂死，也是很想做出相同的舉動，伺機奪舍一個天真娃子，然後繼續逍遙快活。

可惜啊，現在的問題在於自己才是那個天真娃子，若不是運氣好，自己在實力低微之時並沒有來尋找此物，那麼自己早就命喪黃泉了，被此人取代了。

沒辦法，就是這樣簡單。

隨着虞蘇的言畢，那紅色石頭中的靈魂體開始逐漸變得透明起來，那靈魂體小人的臉上也浮現出痛苦、掙扎的神色。

“泯滅吧。”

一曲終，泛紅的石頭化為粉齏，隨風飄逝。

這圖中，唯一讓虞蘇感到有價值的，就是此旅行者繪製的星圖。

星圖上大大小小記載了二十七種世界，其中就包括了地球、有虞界以及被融合前的琉璃世界在內，地圖標註與自己印象中的相差無幾，似乎並沒有什麼不同。

但這也不能讓虞蘇相信這張星圖的可信度，只能收作參考，不能全信。

“媽，最近豬肉的價格上漲嚴重啊。”

在虞蘇曾經居住的房門裡，一個看起來十八九的年輕女孩從往門外走了過來，一邊走着一邊抱怨現在的物價大不相同：“我今天沒課，回來看看您”

虞蘇就站在她們的面前，她們卻置之若無，根本就看不見虞蘇的身影。

這就是修行者，就算是一個大羅金仙站在這裏，同樣看不清楚虞蘇的身影。

虞蘇畢竟是天道境，修為通天，凡人自當看不透他的行蹤。

“二十年前，朕居於此，如今你們一家住在這裏，也算是一種緣。”

虞蘇喃喃自語一聲，看了一眼那與母親有說有笑的年輕女孩，微微搖頭，指着其房間桌子。

下一刻，桌子上平白無故多了份來自虞朝修行門派的修行功法。

功法並不算什麼高深玄奧之術，只能算是中等。

這也算是虞蘇盡了前主之誼。

做完一切，虞蘇身形緩緩變淡，消失在這間屋子里。

# 第三百六十章 開創鮫人一族

“嘿，昨天真武觀的道士又收徒了！”

“也不知道誰家的孩子能夠有幸進真武觀學習仙法呢。”

在二十年前，這些話只會出現在精神病院，而現在在大馬路上卻是正常無比的對話。

地球變的更像是一個修行世界了，而也更讓虞蘇陌生起來。

虞蘇漫步在華國疆土內，在一片片地域中徘徊在行走，不知道該如何做起。

去歐洲吧，看看那裡怎麼樣！

虞蘇在心底里升起了這個想法后，身影逐漸模糊，他便出現在了歐洲高盧國巴黎的一個建筑前。

那幢塗抹着濃濃奶白色的哥特式建築，尖利地突兀破雲，一磚一石，古老的洪鐘，虔誠的神樂，劃破天空的白鴿，遨遊那尖聳入雲端的天頂，彷佛要穿透蒼穹般去一窺天堂的神秘；巍峨的宮殿正廊綿延至遙遠的盡頭，目及所見皆是璀璨奪目。

這座建築有一個名字，海神教堂。

如今的海神教堂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最高的教堂，建築群延綿數千米，有十分之一的巴黎都被改成了海神教堂。

世界各國前來朝聖的遊客絡繹不絕，虞蘇可以感覺得到自己心中究竟有多少海神的信徒。

將近一億。

世界百分之一的人口都在信仰海神，盡可能大部分的人都是淺信徒，這隻能給虞蘇帶來一點點的能量。

不過無所謂了，天道境的虞蘇現在並不需要什麼信徒，這些東西現在也已經根本沒什麼用了。

在這海神教堂里，有兩道讓虞蘇感到熟悉的身影。

一是海神大主教魯伊斯，經過了二十年的時間，那個毛頭小子也成長成了一個靠得住的中年男人，實力也達到了九階，臨晉傳奇。

傳奇，就是東方的真仙境界，可以說二十年來他能有今天這樣的成就與他自己的努力是分不開的，也算是一個能人了。

不過虞蘇並不想召見他，他海神教的大主教當得不錯，虞蘇也沒什麼理由召見他。

虞蘇來到此處最重要的目的並不是見魯伊斯，而是見鮫人戰士比恭弘=叶 恭弘。

二十年前，虞蘇將比恭弘=叶 恭弘創造出來，成為了鮫人族的第一個鮫人戰士，當時虞蘇曾無意間說出一句話來：“男的隨便捏捏，等女的出來了再仔細進行”。

天帝一諾，言出法隨，這個事情自然要為比恭弘=叶 恭弘實現。

看着在房間里享受美食、享受生活的鮫人戰士比恭弘=叶 恭弘，虞蘇忍不住搖了搖頭。

鮫人，是大海里的精靈，是大海的子民，可不是讓他在這裏享福的。

這樣一來，我找個凡人不也一樣，為什麼要來鮫人？！

“比恭弘=叶 恭弘，回到大海里，那裡才是你的故鄉，不要待在城市裡了，人類的城市只會讓你腐朽。”

虞蘇的聲音緩緩傳入比恭弘=叶 恭弘的耳畔，本來喝着牛奶的比恭弘=叶 恭弘瞬間一驚，當即騰起，心中有些琢磨不定。

二十年了，他已經二十年沒有收到海神冕下的神諭了。

剛才這個話，真的是海神冕下的神諭嗎？

不可能，海神冕下怎麼可能會發布這樣的神諭，這一定是某個冒充海神冕下的宵小之徒，真是該死！

曾經的鮫人戰士比恭弘=叶 恭弘不捨得放棄這裏的生活，他已經將虞蘇的話語視作耳旁風，視作宵小之徒的蠱惑。

比恭弘=叶 恭弘就這樣在心理安慰着自己，似乎自己把自己忽悠信了，比恭弘=叶 恭弘瞬間暴起，調動周圍的水之力，瞬間就將附近的建築毀於一旦，同時暴喝道：“邪神，休得蠱惑我，我可是海神冕下最為忠誠的僕人！”

水流在比恭弘=叶 恭弘周身徘徊，巨大的水巨人凝聚成型，聲勢浩蕩，倒是讓附近的來參拜的歐洲人嚇了一跳，紛紛躲了起來，同時拿出各式各樣的手機開始錄像。

雖然過去了二十年，但超凡者之間的戰鬥還是比較罕見的，畢竟超凡者之間的打鬥很少，要麼不發生，要麼就是一擊斃敵沒有什麼觀賞性，像今天這樣的場景已經很久沒有出現過了。

溫柔鄉是最腐蝕的，曾經忠心耿耿的比恭弘=叶 恭弘為了美好的生活，都能悍然質疑自己曾經的主，海神虞蘇了。

比恭弘=叶 恭弘現在的內心也是惶恐恐懼的，雖然他盡可能的說服了自己，剛才是邪神低語，並不是海神冕下的神諭，但不可阻止的是，給自己傳訊的神實力必然超出自己，否則自己不可能察覺不到絲毫動向！

“唉。”

虞蘇嘆了口氣，就站在比恭弘=叶 恭弘面前，可比恭弘=叶 恭弘根本就看不到虞蘇。

虞蘇緩緩抬起手來，一股恐怖的能量正在迅速凝結，周圍的空間甚至都為之扭曲了。

“我能創造你，自然也能毀滅你。”

鮫人戰士比恭弘=叶 恭弘的耳畔猛然傳來這麼一句話來，比恭弘=叶 恭弘瞬間就蔫兒了，雙眸之中閃過可見的恐懼，嘴唇顫動，似乎想要求饒，可惜為時晚矣。

“轟隆！”

在眾目睽睽之下，鮫人戰士比恭弘=叶 恭弘的身軀爆炸，化為一團血霧，在空氣中旋轉。

“無趣啊。”

虞蘇打了個哈欠，目光遠邃，似乎隔着數個建築物看了一眼海神教大主教魯伊斯，降下神諭道：“吾行事，不必聲張，一切從簡。”

說罷，虞蘇的身影便消失。

而海神大主教魯伊斯站在窗口，還沒來得及說些什麼，眼睜睜地看着鮫人戰士比恭弘=叶 恭弘在自己面前自爆而亡，而海神的神諭也傳到了他的耳朵里。

這一刻，海神大主教魯伊斯瞬間就明白了比恭弘=叶 恭弘是如何死的。

前車之鑒後車之師，魯伊斯很快就反應過來，連忙恭敬的祈禱道：“是，尊敬的海神冕下，我等願意尊崇您的號令！”

大西洋海面上，大海一望無際。

雖然鮫人戰士比恭弘=叶 恭弘死了，但虞蘇並不想背棄自己的誓言。

這個世界，應該多出一個鮫人族來。

虞蘇說罷，手中光芒大盛，無數的魚類再次遭了殃，已經是天道境的虞蘇再一次化身沒有感情的魚類收割機器。

而鮫人的主導靈魂，靈魂體也不需要像當初那樣逛遍數十個城市尋找了。

“地府招來，二百亡魂。”

從有虞界的地府一手拉來二百亡魂，冥間主宰泰山府君面對界霸的欺凌敢怒不敢言，只能看着二百亡靈從冥界離開。

下一刻，二百位鮫人在大西洋誕生。

# 第三百六十一章 高等魔法院校

鮫人族二百多人準備完畢，難得走猙獰恐怖如地獄邪神，女的美艷靚麗就跟故事里的人魚公主沒什麼區別。

“父神！”

“您是大海的執掌者，是鮫人們的神靈！”

二百多個鮫人嘰嘰喳喳地說著，虞蘇面無表情，開口道：“爾等是海神最忠誠的僕人，為大海所有居民的守護者，雖然不是神，但庇佑着一方生靈。”

“爾等在大洋里生活，記住，勿要與人類接觸。”

鮫人們的實力大多都是處於魔法第七階的境界，一般的魔法學員奈何不了他們。

不僅如此，虞蘇還捏出了一個鮫人王，實力已經抵達了魔法所說的“傳奇”級別，相當於真仙。

“這樣一來，鮫人族也有了一部分自保能力。”

海神教對鮫人的態度也是不同，有這兩層關係在，想必鮫人在這個世界上的生活也並無大礙了。

如果有什麼阻礙，那也是他們鮫人自己解決的事情，而與虞蘇無關。

昨晚一切的虞蘇最後叮囑了鮫人王一句后，便從大西洋海面上消失，留下二百多隻鮫人在大西洋上繁衍。

“王，父神離開了我們，我們現在要怎麼辦？”

“王，什麼是人類啊？”

面對着嘰嘰喳喳的鮫人族族人，鮫人王有些頭大，但他還是第一時間做出了王的決定：“我們入海底，父神說過，我們是深海的守護者，除非迫不得已，我們不要離開大海！”

“是，王！”

剛剛誕生的生命，畢竟還是十分天真的，在聽到鮫人王如此的吩咐下，他們紛紛應聲，與鮫人王一同鑽入海底深處去了。

在那裡，他們會建立屬於自己的國家，建議屬於自己的宮閣環宇，建立一個屬於鮫人的世界。

在那裡，鮫人族將會得到和平的發展與繁衍，沒有人會來阻礙鮫人族的發展。

因為他們沒有門路可以下海。

眾所周知，人，是不會水的。

可以潜水至最深層的人，只能是神仙一流的人物，而他們到了海下，卻不是鮫人族的對手。

......

不列顛，與高盧世仇的國度。

這兩個國家的仇恨已經經歷了很長的時間，如今的他們更是勢如水火。

無他，排名世界第一的魔法學院道格威爾魔法學院目前坐落於不列顛的首都倫敦。

道格威爾魔法學院，世界第一所魔法學院，也是目前世界魔法的權威。

眾所周知，魔法學院與宗教乃世仇，至於為什麼是世仇...誰也不知道，二十年前突然間就成了世仇，海神大主教魯伊斯宣布魔法學院的魔法師都是異端，而魔法學院也宣布海神教是個不受諸神承認的偽教。

再加上大不列顛與高盧的國讎加持，雙方瞬間就成了真正的仇敵，雖然雙方還沒真正的撕破臉大家，但現在還都是老死不相往來的境地。

你玩你的，我玩我的，大家老死不想往來就完事兒了。

而此時此刻的虞蘇，便出現在這道格威爾魔法學院之中，漫步在校園的角落，沒有人知道他是誰，也沒有人看的見他。

說起來滑稽可笑，在一個魔法學院，竟然沒有可以看見一個人影在路上行走。

“今年的新生入學了嗎？”

道路上，虞蘇忽的聽到了兩個魔法學院的學生似乎在說話，這瞬間就引起了虞蘇的興趣，虞蘇便一路尾隨。

雖然聽起來有些尷尬，但虞蘇君子坦蕩蕩，才不是某些作品之中的尾隨。

兩個魔法學院的學生並肩而行，一男一女，說著一口流利的英式英語，倒是不列顛的本地人。

男的方臉寬額，濃眉大眼，一看就是正面角色。

女生倒是相貌平平，沒有什麼出奇的地方。

他們兩個行走在一起並不是說其二人為戀人關係，他們兩個是道格威爾魔法學院魔法學生會的第二十三任會長與副會長。

正值金秋佳節，又到了一年一季的招生時，作為第二十三屆學生會的負責人，他們當然要對迎新活動格外的上心。

不要以為魔法師就不搞什麼迎新晚會，他們辦的風風火火，畢竟學習了一年壓抑的魔法，學校里的娛樂措施不多，迎新晚會是他們現在為數不多的幾次可以接觸电子設備的機會。

平時的學習中，道格威爾魔法學院是禁止攜帶任何自己的电子設備的，而且一年級之後，學校配備的电子設備也盡數沒收，比如洗衣機之類的，如果想洗衣服，那就用魔法來洗，如果魔法修鍊不到家...自己手洗吧。

那男生似乎特別健談，一直說著，都沒有停過：“這一批的新生里有一個特別厲害的新人呢，聽說是從東瀛來的，本來是東瀛陰陽師世家，不過平日比較喜歡魔法，所以才來我們道格威爾魔法學院報名學習...當然了，東瀛那幾個陰陽咒也就那樣了，怎麼可能比得上我們魔法。”

女生則是一直點頭嗯嗯，似乎並不怎麼想搭理這個男的，但在聽到陰陽家傳人之後，身子頓了頓，這麼久以來第一次主動詢問：“叫什麼名字？”

“土御門安奈，不過她還有一個名字，叫安培奈。”

那男生見女生竟然詢問了自己，差點沒反應過來，接着解釋道：“因為她背棄了陰陽師，所以安培家族收回了她的姓氏，她也改名成了土御門安奈。”

“土御門安奈...”

女生輕輕的念着這個名字，似乎已經把這個名字熟記於心：“好的，我知道了。”

說罷，兩人繼續向前走去，而虞蘇則是尾隨到了這裏便停下，坐在道路旁邊的椅子上，進行思考。

土御門家族啊...

這個家族虞蘇當然記得，他好像還記得安倍晴明和蘆屋道滿兩個陰陽師都是自己冒充的，而安倍晴明和蘆屋道滿最後追擊而去，似乎已經二十年沒露面了吧？

難怪東瀛的陰陽師開始逐漸式微，恐怕現在的人都以為安倍晴明和蘆屋道滿同歸於盡，一同死亡了。

“罷了罷了，先解決魔法學院的事兒再去東瀛吧。”

# 第三百六十二章 邪神的入侵

“您回來了，我一直在等您...您...”

道格威爾魔法學院內，校長道格威爾鬍鬚花白，看着一臉淡然的虞蘇，神情激動，不知所措。

“嗯。”

虞蘇點了點頭，看着道格威爾，其實力已經是真仙境的翹楚，微微點了點頭，開口道：“這二十年來，你做的不錯。”

“都是您的指導，我不敢冒功。”

道格威爾便起身，一邊為虞蘇介紹着這二十年來道格威爾魔法學院的變化。

當初的老師只要抵達了傳奇境界，道格威爾便讓他們去世界各地開展新的魔法學院，現在這個世界上的魔法學院共有五家，除了倫敦道格威爾魔法學院外，歐洲與美洲也開展了其他的魔法學院。

“你做的不錯，道而威爾魔法學院能有今天，你有一份功勞，沒有辜負我的期望。”

虞蘇點了點頭，適當的讚揚了道格威爾一句，表示他工作突出。

虞蘇已經是天道，而且還是三個世界的天道。

地球、有虞界、琉璃靈山。

實話實說，這三大世界里，地球的實力無疑是最弱的，虞蘇當初只是想讓地球的修行水平上升一些，卻沒想到二十年過去了還是這種鳥樣，全球實力最強者依舊是自己創造的生物，本土修士毫無能力見長。

虞蘇誇讚道格威爾，主要就是誇讚的他學校辦的好，還知道開分校但教學這一方面就跟屎一樣。

虞蘇的神識掃過了整個道格威爾魔法學院，包括老師在內，除了道格威爾以外，最強者竟然只有三個九階？

雖然東方被自己扶持了一波，但東方實力相當於煉虛合道境界的修士也有三十餘人！

這還不算二十年前的三教核心弟子，因為核心弟子都去有虞界打封神之戰了。

反觀魔法學院，最傑出的魔法學院竟然只有三個九階魔法師，整個歐洲範圍內，實力達到九階的不過十數人，還有一半是虞蘇二十年前創造出的人物。

真正憑自己本事晉級九階魔法師的那可真是鳳毛麟角般的存在。

道格威爾似乎看出了虞蘇的用意，就猶豫片刻后，自信的開口道：“雖然我的學生們境界不高，但請您放心，他們的實力還是非常穩健的。”

虞蘇聞言，看着道格威爾，並沒有說話。

道格威爾方才的意思是，他的學生雖然境界不高，但實戰能力非常出色。

虞蘇看着道格威爾的身軀，微微點頭頷首，“好，我給你三天的準備時間，三天後我便會入侵道格威爾魔法學院，你自己好好準備一下吧。”

說罷，虞蘇的身影緩緩消失在道格威爾的校長辦公室內，只留下道格威爾一熱在原地驚愕。

待虞蘇完全離開后，道格威爾的神情變得有些詭異起來。

隨後，他重重的嘆了口氣，張口道：“通知所有老師來會議室，我有大事要宣布。”

校長室空無一人，但一方的貓頭鷹似乎聽懂了道格威爾的話語，“咕咕咕”的離開，開始四處行進，似乎通知整個道格威爾魔法學院的老師。

“咕咕咕咕”

貓頭鷹發出了鴿子一般的叫聲，很快就把道格威爾的話傳到了學校的每個角落，學校的所有老師為之一愣，紛紛來到會議室，等候道格威爾開始講話。

除此之外，還會有優秀學生代表出席。

很快，會議室里便擠滿了老師，道格威爾一眼望去，映入眼帘的都是老師，仔細數了數后，道格威爾便發現只要在學校的老師都已經在這兒了。

道格威爾進了會議室，原本還有些小聲討論的老師們瞬間就閉上了嘴，整個會議室鴉雀無聲。

“各位老師，今天把大家叫到這裏來，是有一件大事的。”

道格威爾嚴肅的來到會議室首座上，看着所有的老師，道格威爾的表情逐漸緩和了下來。

這些老師大部分都是他的學生，他最初的那一批學生。

從這裏畢業的學生，要麼進入各國官府，要麼就是留校做老師，幾乎很少有從事其他職業的畢業學生。

“接下來我要說的事，關係到我們學院生死存亡的一件事。”

道格威爾神情嚴肅，看起來似乎存在着某種不同尋常的味道。

聽到道格威爾如此講話，所有的老師都安靜下來，有些不可思議的看着道格威爾：學院立學二十年來，還沒有過這樣的情況，也沒有見過院長如此嚴肅過。

“院長，發生了什麼事情？我們可以為學校做出點什麼？”

道格威爾魔法學院第一批學生中的佼佼者，第一任學生會會長，丹妮奧薇提爾举手進行提問，神情嚴肅。

如今的她已經是道格威爾魔法學院特聘老師，負責教授三年級學生的攻擊魔法課，能力已經達到了八階，是這個學院里為數不多的幾個高階魔法師。

道格威爾自然不能說這是一場試探學生們戰鬥力虛實的考驗，而是煞有其事的開口道：“我得到了魔法之神的神諭，舊日之神盯上了我們的世界，祂想要將這個世界佔為己有。”

“舊日之神？！”

丹妮奧薇提爾念着這個名字，不怎麼清楚這個名字的意義：“這是一位什麼樣的神靈？”

“舊日之神並不是單指某一位神靈，而是一個統稱。”

道格威爾嘆了口氣，緩緩開口道：“就比如二十年前縱橫北美洲的那位疾病與瘟疫之神，便是舊日之神的一種...祂們在遠古時期曾經統治過宇宙，後來因為某種原因被封印、被沉睡...簡單來說就是邪神的一種。”

一個男老師嚴肅的詢問着：“那我們要怎麼辦？”

道格威爾見狀，回答道：“邪神的第一目標便是我們道格威爾魔法學院，祂已經對我們學院進行了空間封鎖，我們出不去了。”

“啊？”

“院長，我們該怎麼辦？”

此言一出，瞬間引起了嘩然大波，老師們紛紛開始議論，不知該如何是好。

“不要慌張，強者們已經在想辦法破開封鎖，我們只需要堅守三天！”

# 第三百六十三章 毀滅之眼

隨着道格威爾的話語結束，魔法學院的好友人都開始行動起來，為阻止邪神入侵而奮鬥。

這樣一連就是三天，三天之中所有的學生都在備戰，整個道格威爾魔法學院內充滿了一股莫名的氣息。

道格威爾魔法學院目前有學生五千餘人，所有人的情緒都不太一樣。

有初生牛犢不怕虎的熱血青年，總是想着在這次的行動中一舉成為萬人敬仰的英雄，成功拯救世界。

而有的則是瑟瑟發抖極了，似乎對這件事非常抗拒，似乎已經想好了該怎麼保命。

“老師，我們會有危險嘛？”

在建立第一道防線處，一個女學生對着丹妮奧薇詢問着，眼神中似乎充滿了惶恐。

“不要怕，蘇菲，舊日之神沒什麼可怕，魔法會保護我們的。”

丹妮奧薇勉強擠出一抹微笑，對着名為蘇菲的女學生說著：“就算是死亡，那也沒什麼可怕的，無非就是與世長眠罷了。”

丹妮奧薇盡可能用輕鬆的語氣說出這句話，然而這對周圍的同學並沒有什麼幫助，反而讓他們更加恐懼了。

他們也不知道死亡是什麼樣的體驗，也不知道什麼是與世長眠，他們現在只想要學好魔法，然後風風光光的加入官府機構，成為人上人的存在。

而不是在這裏，抵禦什麼舊日之神。

“咔...咔嚓...”

天上似乎隱約傳出玻璃破碎的聲音，丹妮奧薇下意識地抬頭，卻見天空之中徑直出現了一道裂縫來。

“嗯？”

丹妮奧薇有些驚愕，但那天空上的裂縫卻越來越大，彷彿如同夢魘一般。

“那....那....那是什麼？！”

周圍的學生一陣嘩然，而丹妮奧薇全身冰冷，嘴唇顫動。

一隻眼睛！

一隻充滿了血腥氣息的眼眸，那隻眼眸之中，似乎包藏着星河浩瀚，無窮無盡！

“啊啊啊啊！”

這隻眼睛之中包含着的毀滅氣息瞬間就擊垮了丹妮奧薇的內心，丹妮奧薇只能勉強支撐着自己保持理智，而她一旁的學生們早就已經抱着頭蹲在地上痛苦的哀嚎了。

這就是...舊日之神嘛？

只不過是簡簡單單的注視，就讓自己頭疼欲裂，精神混亂....

這一刻，一直自詡為傳奇之下第一批強者的丹妮奧薇陷入了深深地絕望，她意識到了自己的渺小。

“是毀滅之眼！不要直視祂！”

蒼老的聲音從丹妮奧薇耳畔響起，對於這道聲音丹妮奧薇自然是言聽計從，她強制讓自己轉移視線，卻發現自己周圍不知道什麼時候突然多出來數只面容猙獰的蜘蛛。

“毀滅之眼由於本身的實力太過於強大，因此並不能降臨到我們道格威爾魔法學院來，祂只有爪牙可以依靠！”

“我道格威爾魔法學院的學生們，殺光你們身邊舊日之神的爪牙，保護學院！”

院長道格威爾的聲音從耳麥里傳出，他在高聲呼喊着，所有的學院學生都意識到了這一點，開始朝着周圍的蜘蛛殺去。

沒錯，學校里的交流是靠耳麥來進行的。

看起來似乎很違和，魔法學院里的大規模活動竟然靠科技來交流，但這也是最方便的一種做法了。

比起消耗魔力，還不如利用藍牙、耳麥來進行，簡單省事兒。

道格威爾魔法學院可不是什麼老牌古典不思進取的魔法學院，魔法科技，這是他們魔法學院的主旋律。

各式各樣的魔法在學員們的手裡爆發而出，一道道炫麗的火焰引爆點燃了蜘蛛，讓蜘蛛在火焰中化身灰燼。

“吱吱吱...”

蜘蛛的數量似乎是無窮無盡，身邊不斷凝聚出現的黑色旋渦，而黑色漩渦中蜘蛛不斷的新增而出。

“該死！”

丹妮奧薇臉色陰沉起來，她看着這種情況，心中不由感到有些卑微。

這樣下去，蜘蛛越來越多，他們道格威爾魔法學院遲早要變成蜘蛛的洞穴啊！

“老師，第二教學樓發現異常！”

“院長，我們已經擊退了宿舍樓的舊日之神爪牙，我們向哪裡增援？！”

藍牙里的聲音傳來，倒是讓丹妮奧薇鬆了口氣，不過她看着自己周圍越來越多的蜘蛛，氣憤的同時，還有一股疑惑升上心頭：“蜘蛛不是會源源不斷的從黑色旋渦里出來嗎，你們是怎麼做到這麼快就把蜘蛛清理完畢並且關閉黑色旋渦的？”

說罷，丹妮奧薇施展魔法，召喚出一個斗大的火球，再一次吞噬了幾個意圖靠近的蜘蛛。

不一會兒，丹妮奧薇便收到了來自藍牙的傳訊：“我們沒有遇到丹妮奧薇老師所說的黑色旋渦。”

“我們遭遇的舊日之神爪牙並不算多，只有零星幾隻，輕而易舉便可以擊敗他們。”

聽到這裏，丹妮奧薇瞬間就明白了什麼，看着密密麻麻又要圍上來的蜘蛛，她連忙說道：“我這裏可能是源頭，請各位老師迅速帶着學生來到西大門，來這裏增援我！”

“我這鋪天蓋地全都是蜘蛛，全都是舊日之神的爪牙，而且還有十七道黑色旋渦，似乎是傳送陣，正在源源不斷的召喚着舊日之神的爪牙！”

丹妮奧薇的話讓所有的老師都意識到了事情的嚴重性，他們紛紛表示：“明白，我們馬上增援，還請丹妮奧薇老師堅持住！”

浩浩蕩盪的學生、老師朝着丹妮奧薇所處的西校門趕去，一時之間蜘蛛竟然進不了半步，看起來道格威爾魔法學院與舊日之神的爪牙倒是五五開。

虞蘇佇立雲端，在那被道格威爾稱為“毀滅之眼”的眼眸上靜靜地看着底下魔法學院的學生與老師們的奮鬥，不由有些搖了搖頭。

這些蜘蛛只不過是相當於三階、四階的水準，只有幾個到達了五階、六階，就這樣水平的怪物竟然把他們逼得手忙腳亂，真的不知道該如何形容。

虞蘇的表情略微帶着一縷微笑：“狼人、食屍鬼...一起出動吧，不經歷鮮血，怎麼能夠成長呢？”

至於狼人與食屍鬼的投放地點...當然是道格威爾魔法學院的大後方，已經沒了人的後方。

誰讓他們都去了西校門，而沒人注意宿舍樓附近呢？

# 第三百六十四章 結束

一隻又一隻畸形的食屍鬼從宿舍樓處的泥土中掘土而出，開始在宿舍樓附近遊盪着。

“嗷嗚！”

全身是毛的狼人不知何時爬上了宿舍樓的樓頂，正在瘋狂的咆哮着。

“沙沙...沙沙...”

食屍鬼與狼人的混成大軍開始朝着西校門步步逼近。

而原本應該成為道格威爾魔法學院重要戰鬥力的院長道格威爾倒是並沒有出現在戰場上，而是在鐘樓的最高層搖了搖頭。

虞蘇佇立雲端，居高臨下俯視道格威爾，腦袋微微扭轉，緩緩開口道：“這就是你說的實戰能力超強？”

道格威爾瞬間就顯得有點尷尬：“冕下，其實...這裏面有點意外。”

太尷尬了，三天前他還信誓旦旦的想向虞蘇表示自己的學生實戰能力極強，戰無不勝攻無不克，轉眼間現實就給了他一個巴掌。

之前學院派他們出去處理超凡罪犯的時候可不是這種表現啊。

心態崩了。

“其實他們單打獨斗的能力還是可以的，只不過是不善於群戰，畢竟我們學院培養的主要方向就是....”

虞蘇看着道格威爾，沒有理會他的借口，緩緩開口道：“你可以通知他們注意後方了，不然他們可能會被團滅。”

“是，冕下。”

道格威爾向虞蘇行了一禮后，立刻打開耳麥，用着一股極為低沉的語氣道：“注意背後，食屍鬼與狼人殺上來了！”

本來還沉浸在戰勝了舊日之神爪牙蜘蛛的幸福中的道格威爾魔法學院全體師生瞬間就驚醒，如同被一盆冷水從頭澆到尾，他們手忙腳亂的開始準備防禦。

一個男老師的聲音出現在頻道中：“院長，您在哪裡，需要我們保護您嗎？”

保護院長是假，來到院長身邊讓院長保護自己才是真。

到處都是怪物，慌得一批啊！

隱約可以聽見，道格威爾的聲音似乎有些凌亂：“我正在與傳奇魔物交戰，你們不用管我！”

這倒是讓丹妮奧薇有些驚愕以及緊張：若是道格威爾院長死了，學院豈不是不攻自破、我們豈不是必死無疑？

對此，丹妮奧薇連忙開口道：“院長，您挺住，我們消滅完這裏的魔物就去支援您！”

說罷，丹妮奧薇抬起頭來，見已經被消滅殆盡的蜘蛛，心中微微燃起了一些希望。

“吼！”

身後的嘶吼聲瞬間將丹妮奧薇從心存希望拉入了低谷，丹妮奧薇回頭望去，放眼望去儘是看不盡的魔物。

狼人！

食屍鬼！

丹妮奧薇心裏一沉：“該死，都是些六階魔物！”

他們的學生，只有臨近畢業的學生實力達到六階，一年級、二年級的學生甚至只有三、四階！

“六階的學生上前，保護你們的學弟學妹！”

丹妮奧薇深吸一口氣，大聲喊着：“一年級、二年級的學生跟隨道格老師、安娜爾老師繼續消滅蜘蛛魔物，剩下的學生跟我一起，消滅食屍鬼與畸形狼人！”

院長、副院長以及教導主任不在，那麼她這個曾經的學生會長、院長助理自然要肩負起指揮者的責任，指揮着學生們，帶領大家一起度過這次的危機。

“主修火系魔法的同學，火牆起，不要讓他們靠近我們！”

隨着丹妮奧薇的指揮，一大批的火焰瞬間將戰場分割，火焰熊熊燃燒，如同銅牆鐵壁一般，隔離了魔法學院的學生和食屍鬼、狼人們。。

如果食屍鬼和狼人有智慧，他們當然會因為火牆的出現而感到猶豫躊躇。

但他們只是被虞蘇召喚出來的死物，是不存在理智的生物，是只有一身實力的工具人，因此他們無視火牆的出現，紛紛向前赴死，前赴後繼、接踵而至。

“快使用魔法攻擊！”

丹妮奧薇率先召喚出一隻熊熊燃燒的不死鳥，朝着食屍鬼群衝去，瞬間點燃了數十隻食屍鬼。

空氣中瀰漫著烤肉的味道，然而食屍鬼與狼人們彷彿沒有感情的殺手，並沒有任何退縮的打算，只是不斷地前進，遭遇了人就直接撲殺上去。

根本就沒有多餘的動作，他們的行動步伐就好似一群不死者，根本就不知道死亡為何物。

無數的食屍鬼與狼人在熊熊火焰中跌到死亡，而就算如此，其後的食屍鬼與狼人大軍依舊如同潮水般的前進，彷彿深不見底、觸不可及......

見到丹妮奧薇及時的組織動員起了學生，道格威爾鬆了口氣，隨後恭敬的對着虞蘇開口道：“冕下，只要他們可以組織起來，實力未必差上什麼。”

“我召喚出來的大軍，他們沒有任何的戰術章程，只不過有一個殺死眼前一切生靈的指令而已。”

虞蘇搖了搖頭，覺得道格威爾魔法學院的師生們表現還是不能讓自己滿意：“況且到了真實的戰場上，敵人們可不會像這樣傻乎乎的上前送死，他們也是有戰術的。”

道格威爾沒有說話，而是乖乖的站在那裡，心裏卻有一個念頭：真實的敵人也不會像這樣悍不畏死啊。

他卻不知道，虞蘇可以清楚的洞察他的念頭，只不過沒有那個興趣打破他而已。

未來的世界之戰，他們的主要對手就是對方的不死者軍團，一旦到了世界滅亡的關頭，將會有大部分人拋頭顱灑熱血，悍不畏死為世界而奮鬥的。

就像地球，如果有域外明來宣布要佔領地球且殺光地球的所有生物，那麼地球上的所有國家將會空前的團結，所有的人將會空前的集結，爆發出悍不畏死的能量。

橫豎都是一個死，為什麼不在戰場拼盡最後一滴血呢？

“罷了，我已經知道你們的虛實了，考核就到這裏了。”

虞蘇擺了擺手，遣散了這次的考核，轉過身來，注視着道格威爾，緩緩開口道：“從今天起，道格威爾魔法學院便改名為不列顛第一魔法學院吧，這樣方便以後的改編。”

道格威爾聞言，沒有半分的不滿，恭敬地開口道：“明白，請冕下放心。”

“剩下的事，自己解決吧。”

# 第三百六十五章 紅鞋

“呼呼”

望着湮滅在附近的食屍鬼、狼人們，丹妮奧薇雖然有些欣喜，但還是有些疑惑：我們到底是怎麼戰勝這些魔物的？

實話實說，他們剛才的戰鬥其實很不理想，雖然他們已經凝聚成了一股繩，然而實在抵不過對面的人數，對面用悍不畏死的人海戰術差點將他們給團滅。

對面就在即將勝利之時忽然退開湮滅消失，這便讓丹妮奧薇既有些欣喜又有些疑惑了。

他們大老遠的來到道格威爾魔法學院，就是為了在勝利之前突然消失給我們看？

這他媽的...太沙雕了吧？

道格威爾的聲音從上空響起，回蕩在他們的耳畔：“偉大的魔法之神與大地豐收之神及時趕到，將毀滅之眼逼走，因此毀滅之眼的爪牙們才會湮滅潰散。”

丹妮奧薇抬頭望去，卻見道格威爾漂浮在半空之中，神聖而又高雅：“我們學院從此以後便不再叫道格威爾魔法學院了。”

“啊？”

與眾多學生一樣，丹妮奧薇也是楞了一下：這可是他們叫了二十多年的名字，突然消失着實讓人有些不太習慣。

“從今天起，奉魔法之神的命令，道格威爾魔法學院正式更名為不列顛第一魔法學院，同時，我們的其他幾所分校也將要更名，他們從此之後並不在是我們的分校，而是獨自、自主的魔法學院！”

“在座的各位老師，如果有人想要前往其他未有魔法學院遍布的國家去開設新的魔法學院，我本人也是樂意至極，我們不列顛第一魔法學院將會給予最大的支持！”

聽着道格威爾的話語，在場的大部分學生和老師都感覺有些難過，道格威爾魔法學院這個稱謂陪伴了他們二十年，突然轉移掉實在是讓人有些不舒服。

“同時，我決定，將副院長的職位增加至三位，下一任院長將會在三位副院長之中選拔。”

道格威爾摸着潔白的鬍鬚，開口笑着：“改名也算是一件好事，不知道的人還以為道格威爾魔法學院是我道格威爾個人的魔法學院呢。”

“行了，處理死亡學生的後事吧，撫恤金一定要安排到位，他們是為了人類，是為了整個歐洲犧牲的，我們不要隱瞞這件事。”

道格威爾說罷，帶着略微深沉的語氣開口說著：“這件事，是我的失職，我身為院長，沒有保護好學生們。”

所有人都沒有說話，而是有些沉重。

這次死亡的學生初步估計就有五百人。

這是史無前例的，這是從道格威爾魔法學院立校以來，死亡學生最多的一次，這一天值得他們每一個不列顛第一魔法學院的師生銘記。

.....

在道格威爾魔法學院將事情公布后，整個世界的人都震驚、沸騰了。

關於道格威爾魔法學院改名為不列顛第一魔法學院這件事兒，他們並沒有任何的思考，而是對不列顛第一魔法學院公布的傷亡以及事件格外的關心。

舊日之神入侵！

沉寂了二十年，災難難道會再次發生嗎？

但凡上了點歲數的人都不會忘記二十年前屢次發生的超凡事件，火奴魯魯事件、咸陽事件、漢城事件、櫻都事件...

那一次事件不是伴隨着重大的傷亡？

哦，咸陽事件除外，秦始皇帝當年的想法是統治，而不是殺戮。

“強烈建議全世界的超凡者聯合起來！”

“共同阻擊舊日之神的入侵才是人類的希望，科技與超凡共同發展，地球才有未來！”

網友們群情激奮，東瀛的高中生渡邊志雄看到這則消息后，也是十分的激憤，連忙打開自己與同學之間的聊天群組，開始了新一輪的抱怨。

其實從不列顛第一魔法學院公布消息到現在只有半個小時的時間，但因此而發生的語言已經很多，他的同學群里也是這樣早就炸開了鍋。

“看吧，魔法師都不是舊日之神的對手，我們東瀛看來要玩咯。”群里一個叫中村幸子的女生在群里發表着言論，這个中村幸子歷來都是對白種人十分推崇，對魔法師很是嚮往：“畢竟我們東瀛的陰陽師，呵呵...根本就不值得提及。”

群里有很多同學回擊着中村幸子：“自從二十年前的最後一次櫻都事件之後，我們東瀛一直都沒出事，你難道不認為這是陰陽師大人們的功勞嗎？”

“陰陽師大人們每天追捕超凡罪犯，我們的社會能夠穩定，多虧了陰陽師大人們的不懈努力！”

“這隻能證明東瀛這個鳥不拉屎的地方沒人稀罕來，就連舊日之神都不稀罕東瀛。”中村幸子回應着：“只有一些不明情況的超凡罪犯才會選擇這裏。”

渡邊志雄看着中村幸子的話有些來氣，他不想和女人吵架，但這個女人實在是太過崇洋媚外，氣的渡邊志雄直接回應：“你說這種話有什麼意思？我們都是櫻都人，如果沒有陰陽師大人，你的父母二十年前就已經死了，怎麼可能有你的存在？！”

人一旦陷入爭執，就很容易因為面子什麼的失去理性，從而發生一些難以用語言來形容的潑婦罵街。

現在，這個群里就陷入了這種狀況。

中村幸子一個人對抗整個同學群，她的內心還是堅持那一點：魔法師強無敵，陰陽師弱成雞，就連舊日之神都不屑於來到東瀛和陰陽師交戰。

她奮戰的很成功，可能是經常上網的原因，沒有幾個同學打字速度比她快，她很快就拔得頭籌，逼退了一眾同學。

她關上了手機設備，洋洋得意的準備睡覺，取得了最後的勝利，她的心情很好。

中村幸子熟練的爬上了床，準備睡覺。

不要以為東瀛所有人都睡榻榻米，在櫻都這樣的大城市，東營人還是睡床比較多一些。

不知道為什麼，中村幸子今天有些興奮，睡不着覺。

突然間，她感覺自己的腳好些踢倒了什麼東西，她連忙將燈打開，朝着她腳下看去。

一雙紅色的高跟鞋。

“奇怪，我有紅色的鞋子嗎？”

中村幸子一邊嘟囔着，一邊將鞋子放在床邊，關燈準備繼續睡覺。

然而她沒有看見的是，窗帘的角落裡，一雙漆黑的眼睛正在注視着她。

# 第三百六十六章 血濺櫻都

入夜之後的天氣漸漸涼爽了些，在月亮照應下的櫻都顯得有些寂寥。

櫻都夜市人山人海，大部分都是外國的遊客，畢竟櫻都的東瀛風情也算是世界一絕。

再加上現在獨特的陰陽師傳承以及東瀛動漫的大力推舉，影響着周邊各國，這更是吸引了周邊各國的遊客前來觀光旅遊。

“這個神社的巫女小姐姐好可愛啊。”

“拍照拍照，回去發朋友圈！”

幾個來回之後，人們的熱情微微有些降低：畢竟是大晚上的，精力有所不足也是正常的。

王端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他的年齡已經將近三十歲了，逐漸邁入中年的節奏，雖然也很想像年輕人那樣吵吵鬧鬧，但身體卻難以支持下去。

他不是什麼哈瀛、哈棒族，來東瀛旅遊純粹是和朋友出來散散心，體驗一下異域風情，卻沒想到啊，他已經不是二十歲的小年輕啦。

“救命！救命啊！有東西在追我！”

忽的，大街上傳來了激烈的聲音，王端也循聲望去，有些好奇，不過他根本就聽不懂這道聲音說的話：他一個華國人怎麼能聽懂東瀛話啊？

他循聲望去，見到一個年輕的東瀛女孩似乎在求助着什麼，表情中充滿了恐懼，以及...一絲絲絕望。

王端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兒，只不過人類的本能促使他上前看看，想要看看發生了什麼事兒。

“嘿老李，這姑娘說啥了？”

隨着人群還沒有兩步，王端便發現了和自己同行的朋友，一個大學校園裡的東瀛語專業老師，便好奇地開口詢問着：“看着樣子，應該不簡單吧？”

“她喊了半天的救命，不知道發生什麼了。”

被王端成為老李的男人皺了皺眉頭，無奈地開口說著：“看情況應該很着急的樣子，我們...看看？”

“那就看看吧。”

王端看着老李，兩人對視一笑，同時開始嘿嘿嘿。

看熱鬧就完事兒了。

街道的執法人員適當的來到現場，對着這名女孩低聲詢問着：“怎麼了小姐，我們有什麼可以幫助你的？”

女孩面容驚恐，指着自己身後不到三米的地方，似乎因為周圍圍過來的群眾有點多，才有些舒緩，不過依舊有些恐怖，顫抖道：“這...這隻紅色的高跟鞋...一直跟着我，我走到哪裡，他就跟到哪裡！”

執法人員順着女孩的手指方向望去，卻是一頭霧水。

他什麼都看不見啊？

“小姐，不好意思，我...實在沒有看見你所說的紅色高跟鞋的存在。”執法人員如實的開口說著。

那女孩面露驚恐的開口，聲音似乎有些歇斯底里：“不可能，它就在這裏！就在這裏！”

執法人員更是懵了，他真的什麼都看不見啊！

這時，一旁的圍觀群眾也適當地開口道：“這裏確實什麼都沒有啊。”

“小妹妹，你是不是精神壓力太大了？這種事情馬虎不得，好好休息休息吧。”

在女孩的視線里，那紅色高跟鞋周圍忽的開始滲出殷紅的血液來，順着女孩來時的步伐，緩緩化成一個又一個的血腳印....

“啊啊啊啊啊！”

女孩抱頭蹲在地上，有些不知所措，似乎對周圍非常的恐懼，什麼話都說不出來，只是一味的慘叫。

王端看着這女孩，搖了搖頭，對着身邊的老李笑道：“看，東瀛也不是非常好的，好好的一個女孩，硬是給逼瘋了。”

雖然是超凡時代，但超凡鬼怪已經有二十年沒有出現了，就算是幾天前出現了舊日之神的事情，但那是發生在歐洲，在東瀛，大部分人的神情還是有些放鬆，不太相信超凡鬼怪會出現。

“嘭！”

還沒等老李來得及回話，忽的一道猛烈的爆炸聲從人群中央傳來，還沒等他們反應過來，那女孩的腦袋就如同西瓜一樣爆裂開來，瞬間就成了一團血霧，濺的附近圍觀群眾一身血。

王端和老李由於不太靠前，沒有被“血濺當場”，但還是被眼前的這一幕給震驚了。

無頭女屍依舊蹲在地上，身子搖搖欲墜，最終倒下。

在眾目睽睽之下，那隻在女孩描述中的紅色高跟鞋緩緩現身，踏着血腳印，一步一步消失在道路的盡頭。

“嘔！”

人群瞬間開始驚慌起來，嘔吐聲與驚呼聲傳來，人群四散，開始瘋狂的逃竄着。

看熱鬧歸看熱鬧，一旦觸及到這種事情，大家逃命的本事也是響噹噹的。

執法人員雖然心生膽顫，但還是振臂疾呼，大喊道：“大家不要亂，有序撤離，我已經上報上級，陰陽師大人馬上到來，大家不要慌張！”

然而個人的力量還是有限的，在執法人員的呼喊下，大家依舊是混亂不已，然而在人群之中，卻有幾縷鬼影廝混其中，隨着人群一同四散消失...

“老李，別慌，別亂跑，我們先去和旅遊團匯合，人多力量大！”

......

櫻都鬧市之中出現了這種情況，自然讓東瀛的官府人員以及陰陽師家族十分的驚恐，土御門以及安培家族的眾多陰陽師與官府政壇人員聚集在一起，一同觀察這女孩的死亡之謎。

“受害人名為中村幸子，是櫻都平梯町的住戶，家裡還有父母二人，平時沒有什麼仇家，根據中村幸子的同學們反映...”

官府人員說著話語，而底下的陰陽師們一臉嚴肅地聽着。

二十年了，前一次的百鬼夜行已經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了，這一次出現的鬼怪影響甚大，容不得他們馬虎大意。

土御門現在的領袖，土御門安在已經四十餘歲，他也是目前而言東瀛超凡界的最強者，陰陽師中的領袖。

經歷過前一次百鬼夜行的土御門安在此時此刻無比的凝重，看着目前已有的資料，他緩緩開口道：“根據所言，這個女孩從遭遇紅高跟鞋到死亡，一共需要兩個小時的時間，這隻厲鬼的實力不是很強，我們土御門可以輕鬆解決，但是...”

“舊日之神剛剛復蘇，我們東瀛便出現了二十年以來都未曾遭遇的鬼怪事件，這件事恐怕沒有那麼簡單。”

# 第三百六十七章 百鬼夜行的前奏

聽着土御門安在的話語，所有人都沉默了。

舊日之神的入侵，東瀛鬼怪的出現。

這一切看起來是無比的巧合，為什麼偏偏是舊日之神入侵的時候東瀛鬼怪出現在街頭行兇？

這件事值得他們考慮，寧可認為這就是第二次百鬼夜行的前奏，也不能放任不管，認為這是一件小事。

第一次百鬼夜行，難道不也是幾起尋常的凶殺案引起的嗎？

東瀛首相絕望地說著：“櫻花神殿有什麼表示嗎？天照大御神不會不顧祂的子民的！”

第一次百鬼夜行時，他是東瀛某師團的一個指揮將領，自然知道百鬼夜行的殘酷。

當時的首相宮崎集英也是有安培晴明相助才度過危難，免受下台的苦惱。

他現在該怎麼辦？

“安培晴明大人回來了沒有，你們日日祈禱，有什麼作用嗎？”

看着有些失態的首相，土御門安在皺了皺眉頭：這位首相可是離二十年前那位不卑不亢的首相差遠了。

宮崎集英已經在七年前病逝，這位首相因為重新開啟了陰陽師時代，以官方的名義冊封安倍晴明為東瀛國師而被東瀛人民譽為有史以來為偉大的首相。

一個年輕的陰陽師開口喊道：“華國有一句話叫做求人不如求己，安倍晴明大人已經有二十多年沒有顯露蹤跡了，與其期待安倍晴明大人突然出現救場，倒不如我們自己努力的拯救櫻都人民，這樣一來，我們也不會讓安倍晴明大人感到失望！”

這位開口的年輕陰陽師正是二十年前東瀛首相宮崎集英的嫡系子孫，宮崎井茂，他正值二十，青春年少，對自己的本事擁有很大程度的幻想。

他從小就是在安倍晴明大人的神話傳說中長大，他非常想成為第二個安倍晴明，成為整個東瀛的英雄。

到了這種關頭，他這樣的英雄，自然要站出來為人民講話。

看着年輕氣盛的宮崎井茂，土御門安在搖了搖頭，他自然是明白宮崎井茂的想法，他曾經也是這樣的想法。

他比宮崎井茂可是幸運多了，起碼當年還跟隨在安倍晴明大人左右親自學習陰陽術，他也曾想過成為安倍晴明第二，可惜啊安倍晴明大人是一個不可逾越的天塹，沒有人能夠超越安倍晴明大人。

“井茂，你有這種想法我很欣慰。”

土御門安在看着宮崎井茂，微微點了點頭，表示自己很開心：“這場案件雖然已經發生，但我們可以在整個櫻都進行預防，你帶領一隊人，在案發街區附近進行巡邏，如果發現異常，我允許你在大眾面前施展陰陽術。”

“是，老師！”

見自己的老師如此支持自己，宮崎井茂自然是喜出望外，幾乎是拍着胸膛保證自己一定會出色的完成任務。

之後，土御門安在開始吩咐起了任務，同時也開始調動指揮東瀛首相。

雖然東瀛首相是官府的領頭人物，但在超凡事件上，他不敢有絲毫的大意，一切都聽從土御門安在，櫻都的所有人員力量也交由土御門安在指揮。

如果不能處理好這件事，自己怕是要鞠躬下台，所以一切都交給專業人士，自己躺贏就好了。

如果處理好，說不準自己能重造宮崎集英的神話呢。

“諸君，武道昌隆！”

“井茂，你認為現在的情況怎麼樣？真的會有第二次百鬼夜行嗎？”

正在街道上巡邏的陰陽師憂心忡忡地詢問着宮崎井茂，他的能力不太高，如果真的發生了百鬼夜行，他頂多去對付一些小鬼，基本上就是炮灰送死人員。

宮崎井茂聞言，嘆了口氣，緩緩開口道：“誰知道呢，只希望這次的百鬼夜行傷亡能夠少上一點，畢竟誰也不希望櫻都在遭受一層磨難。”

“啊！”

就在此時，一道凌厲凄慘的女聲突然從附近傳出，差點把和宮崎井茂一起的那位陰陽師嚇死。

宮崎井茂瞬間振作起精神來，開口道：“怕是出了事，我們快走！”

望着義無反顧，奮勇而去的宮崎井茂，他的同伴顯然有些傷腦筋，但又不得不跟上：“井茂，等等我啊！”

轉過街道彎，他們看見了一個年紀看起來挺大的婦女癱倒在地上，肚皮被硬生生的撕裂開，腸子灑落一地，鮮血淋漓。

在婦女屍體的周圍，有幾個青臉獠牙小鬼在一旁玩耍，撕扯着婦女的腸子，看起來似乎很開心的樣子。

“妖孽！”

宮崎井茂暴喝一聲，充滿正義感的架起符籙，一股奇異的能量瞬間從符籙之上迸發而出。

從古至今，東瀛陰陽師的降妖除魔手段歷來就是那麼幾種。

要麼符籙、要麼結印、要麼法寶。

基本上脫離這三種，陰陽師就廢了。

而宮崎井茂則是符籙派的佼佼者，精通降妖伏魔的符籙，所以才能在剎那間凝出符籙進行攻擊。

符籙在青臉獠牙小鬼的身上爆裂開來，瞬間讓這幾隻青臉獠牙小鬼一陣吃痛，一股灰白色的煙以肉眼可見的形式漂浮起來。

“呲！”

青臉獠牙小鬼也在第一時間發現了攻擊者來源，他們紛紛做好了攻擊姿態，前肢着地，齜牙咧嘴。

“收！”

在宮崎井茂身後匆匆趕來的同伴連忙結起了手印，一股金色的光芒瞬間充斥在街道左右，宮崎井茂感到略微有些心安，手中的符籙再一次脫手而出。

這一次的符籙十分的奏效，只聽見青臉獠牙小鬼露出燦烈的叫聲后便灰飛煙滅，就連一點痕迹都沒有留下。

“呼呼”

后趕到的同伴氣喘吁吁，他看着宮崎井茂，忍不住抱怨道：“井茂，你這也跑的太快了吧，我還沒跟得上，照顧照顧胖子的感受好吧。”

宮崎井茂不好意思的笑了笑，正準備說些什麼，一些不合事宜的聲音突然在左右傳出。

“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

詭異的聲音在四周漂浮，大地微微有些顫動，這樣的聲音讓宮崎井茂想到了一種動物。

馬。

東瀛是一個少馬的國家，在櫻都出現馬蹄聲，未免有些太不正常了吧？

宮崎井茂皺了皺眉頭，突然發現，在街道轉角之處，似乎有幽藍色的鬼火在徘徊着。

# 第三百六十八章 喋血櫻都

黑色的破舊盔甲被夜風吹得作響，幽藍的火焰在戰馬的雙眸間熊熊燃燒，手中的長槍閃爍着黑色的火焰。

“這這是什麼？！”

宮崎井茂身邊的胖陰陽師望着街道盡頭的亡靈騎士們，咽了口口水，聲音有些顫抖的對着宮崎井茂說著：“鬼怪鑒里似乎沒有這樣的鬼怪啊！”

“這這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宮崎井茂同樣咽了口口水，望着帶着幽藍鬼火的亡靈騎士們，他目光堅定的開口道：“無論是什麼東西，我們都要阻止他們！”

亡靈騎士團帶着蒼藍色的鬼火朝着宮崎井茂衝去，聲勢浩大，似乎在下一秒就會將宮崎井茂和他的朋友踏成粉末。

星星鬼火席捲了整個東瀛櫻都，蒼藍色的鬼火由天襲地，朝着宮崎井茂與他的朋友遍地而來，嚇得胖陰陽師肝膽欲裂！

“轟隆！”

骷髏馬踏破地板，如同鋒利的刀子劃破白紙一般輕鬆，一個又一個亡靈起兵衝鋒而來，胖陰陽師手忙腳亂，還沒來得及祭出符籙，便被衝鋒而來的亡靈騎士用長劍斬破了喉嚨，宮崎井茂的心中頓時陰沉起來。

看着自己的夥伴身死當場，血流滿地，忍不住咒罵道：“該死！”

宮崎井茂並沒有選擇抵抗，因為他知道那就是以卵擊石，他一個翻滾便匆忙閃過亡靈騎士們的衝鋒，宮崎井茂隱約看清了亡靈騎士的數量。

大約五六位

宮崎井茂快速在心中計算着這幾位亡靈騎士的實力后，心中不由嘆了一氣。

自己的實力在年輕一輩中當屬翹楚，然而這些的亡靈騎士各個實力都比自己強！

一個自己都應付不來，更不要說這裏足足有六位亡靈騎士了！

“不行，我要去尋找增援，光憑我一人是解決不了這些怪物的！”

宮崎井茂臉色一沉，望着亡靈騎士的骷髏馬調頭，似乎打算進行第二次的衝鋒，宮崎井茂瞬間就決定了自己的想法：跑！

剎那間，宮崎井茂便踩着兩側的牆壁，熟練的翻牆而出，奔着遠方逃竄。

亡靈騎士那空蕩蕩的眼眶中閃爍着蒼老色的鬼火，目光火焰微微閃動后，為首的亡靈騎士長槍一指，亡靈騎士們瞬間就穿牆而出，追趕宮崎井茂而去。

“啊！！！”

“這是什麼東西，救命啊！救命啊！”

突然遭遇了亡靈騎士襲擊的櫻都市民看到亡靈騎士后嚇得魂飛魄散，開始紛紛逃竄起來。

“彭！”

一名市民被攜帶着蒼藍鬼火的骷髏馬撞飛，飛出十幾米外，撞到了建築牆上，鮮血噴洒而出，五臟俱裂。

“吼！”

亡靈騎士們十分的興奮，在這裏，他們竟然可以盡情的殺戮，沒有任何人可以阻止他們。

亡靈騎士們的武器五花八門，有長槍、有長劍，甚至還有弓弩，這些武器在屠殺着櫻都市民們，一時之間櫻都喋血街頭。

“射擊，一定要將這六個鬼物徹底的留在這裏！”

數量坦克飛馳而來，堵住了亡靈騎士們的去路，他們是櫻都守備軍隊，自從二十年前出事之後，東瀛便在櫻都增加了守備軍隊，皆採用最新的軍事設備。

如今的軍事設備與二十年前的軍事設備早就已經大不相同，而且有了陰陽師的幫助下，東瀛軍方甚至已經配備了專門的降魔彈藥。

“噠噠噠，噠噠噠！”

“轟隆！”

子彈與炮彈共同飛射，打擊在亡靈騎士的盔甲之上，露出了清脆的金屬碰撞聲音，然而他們並沒有給亡靈騎士們帶來什麼不好的影響。

反而因為開槍暴露了自己的位置，亡靈騎士們瞬間對着坦克發動衝鋒，以一股絕強的力量，瞬間將目光所及的坦克所撕裂，而被撕裂的坦克也炸裂開來爆為了一團火花！

爆炸不僅僅有那麼簡單，周圍兩側的建築也在爆炸聲中被摧毀，無數的居民被塌倒的建築物所壓住，生生被砸死。

“該死！全體準備，不能讓這些鬼物突破封鎖線！”

陰陽師與軍方混在一起，他們看着所向披靡的亡靈騎士，心中大為惱火，不知道該如何對付。

而經歷過二十年前事件們的老將覺得這一幕無比的熟悉。

雖然裝備進行了更新，而且多了大量的陰陽師相助，然而劇情卻還是和二十年前相差無幾啊！

區別在於，二十年前橫衝直撞的是厲鬼，是天上的星宿妖魔，現在橫衝直撞的卻是呼嘯的亡靈騎士。

櫻都作為一個國際大城市，自然有很多的超凡者，在野超凡者也有很多。

在櫻都遭遇新的危機后，有很多的超凡者都自願挺身而出，進行消滅鬼怪。

但六名亡靈騎士的鋒芒太過強橫，所有人都無功而返，而亡靈騎士也是十分有經驗，自然不會衝著力量強大的地方衝擊，一時之間封鎖區內誰都奈何不了誰，只能看着亡靈騎士在這裏面來往反覆，一騎當千。

“僅僅是六個疑似亡靈騎士的鬼怪就讓我們忙的焦頭爛額？”

在得知封鎖區內發生的情況后，土御門安在也愣了一下。

他一直都沒有出手，就是為了防止有幕後黑手的出現，自己的真正任務便是這個，就如同二十年前安倍晴明大人對抗邪惡的陰陽師蘆屋道滿一般。

但他萬萬沒想到，自己的徒子徒孫們竟然連區區六個亡靈騎士都解決不掉！

“該死，我這就去！”

對此，土御門安在作為櫻都目前的最強者，自然不能繼續在這裏干坐着了，不然讓六個亡靈騎士縱橫肆虐櫻都，人心散了，隊伍就更難帶了！

然而在土御門安在帶領陰陽師機動隊剛剛離去，在櫻都的其他角落裡，一些厲鬼悄然無聲的復蘇着，似乎有一雙無形之眼在天空上注視着一切。

“呱呱，呱呱呱！”

一隻碩大的蟾蜍從高樓之頂蹦跳到了街道，濺起一些小石塊，讓周圍逃竄的櫻都市民受傷頗為嚴重。

一朵朵奇異的花朵從周圍鋼鐵廢墟的縫隙中綻放而出，這些奇異的花朵帶着奇異的芳香，讓周圍的市民因此而陶醉，最後失去神智

在這櫻都街頭，殺戮才剛剛開始。

旅遊團已經躲到了大使館附近，王端慶幸自己撿回了一條命，低聲對着“老李”道：“以後半夜還是不要出去了，這裏也太恐怖了吧。”

什麼狗屁異域風情，如果異域風情就是指被鬼追殺，他這輩子都不想體驗這種異域風情！

老李也點了點頭，表示同意：這裏的晚上也太恐怖、太刺激了些，這種刺激根本就想象不到啊！

“各位有受傷的嗎？”

華國駐東瀛大使館的工作人員也耐心的來詢問每一個旅遊團里的遊客，生怕他們出了什麼事情：“大家放心，玄教的天師已經連夜往櫻都來了，這裏的災情很快就會被鎮壓，請大家不要擔心，耐心等候消息。”

在得到工作人員的肯定后，旅遊團里的所有人都放鬆下來，而東瀛官方也在第一時間里派出了陰陽師來保護各國的大使館。

“我們現在要怎麼辦？東瀛官方派來的陰陽師不過是兩個毛頭小子，估計也就學了兩招，根本就沒什麼太強的戰鬥力，戰鬥力頂多只有煉精化氣啊。”

華國大使館內，一個道袍青年詢問着自己的師兄。

他們作為玄教的形象大使，如今困在櫻都里，自然是心急如焚的。

“我們還能怎麼辦？我們當初接到教里的任務是保護大使館的安全，我們也只能在大使館里，保護大使館里本國人的安全。”

年長的師兄搖了搖頭，有些無奈的開口說著：“剛剛得到了東瀛官府的最新消息，櫻都的最強者，那位安倍晴明的親傳弟子土御門安在已經出動了，不僅如此，土御門緋世也從萬里之外火速趕來櫻都，在這樣的強者之中，我們兩個小小的鍊氣化神的修士又能有什麼建樹？”

師兄也很想去管，但他清楚，自己的實力不允許。

外面鬼怪如此之多，鍊氣化神在鬼怪里屬於正常水準，而鬼怪中的佼佼者甚至已經有煉神還虛。

煉虛合道級別的鬼怪暫時還沒有出現，可是櫻都異樣才剛剛開始不過一個小時，誰有能保證沒有煉虛合道級別的鬼怪出現？

如果有煉虛合道級別的鬼怪出現，那麼玄仙、真仙級別的鬼怪呢？

二十年前的百鬼夜行出現了蘆屋道滿、安倍晴明這兩位據說是真仙級別的陰陽師，二十年後的百鬼夜行目前而言已經比二十年前的百鬼夜行要強了，誰能肯定沒有仙人級別的鬼怪出現？

見師弟似乎還是有些不安，師兄便安慰道：“安心些吧，華國大使館想來低調，應該沒什麼問題，而且青陽師伯曾經也給大使館賜下符籙，大使館萬無一失！”

十年前，青陽真人曾經為華國在世界各地的大使館賜下符籙，附着着他的氣息的符籙，這些符籙會隨着青陽真人的實力增加而越來越強大。

青陽真人可是玄教的首徒，他賜下的符籙自然能夠威震宵小，震懾鬼怪。

身穿十二章冕服鳳紋袍的東瀛天皇在王宮大殿上不斷的踱步徘徊着，心態爆炸，他的內心已經生無可戀，想着趕緊退位了。

二十年前，蘆屋道滿殺了他的父親，取走了他父親的血脈。

因為他的父親死了，所以他才得以繼位。

二十年來安穩無事，誰能想到今天突然就出現了這種事兒？

萬一萬一這次的鬼怪目標又是東瀛的皇室血脈呢？

自己豈不是和父親一個下場？

東瀛天皇周圍的官員也是大為惶恐，他們也知道自己前輩的下場如何，便小心翼翼的進言道：“大王，我聽聞華國的玄教首徒，那位青陽仙人曾經親至櫻都，在華國大使館布下結界以及賜下符籙，我們何不去華國大使館暫逼一二？”

在聽到這句話后，東瀛天皇如夢初醒，連忙點頭應道：“對對對，這件事寡人還親自見到了青陽仙人一面，我們快去華國大使館！”

說罷，東瀛天皇便對着護衛自己的陰陽師開口道：“左林先生，快護送寡人去華國大使館！”

被稱為左林先生的陰陽師並沒有感覺有什麼不妥，而是開口道：“是，大王。”

左林先生也是二十年前陰陽道重現的第一批陰陽師，實力很強勁，在他的護送下，東瀛天皇自然是有驚無險的抵達華國大使館。

來到華國大使館前的東瀛天皇有些感嘆：自己在十年前為什麼不厚着臉皮去往那位青陽仙人討要一張符籙呢？

要是當年成功要得一張符籙，自己也不至於到人家的大使館去尋求庇護吧？

而得知東瀛天皇到來后，駐東瀛大使以及玄教的兩名弟子面面相覷。

這位東瀛天皇在百鬼夜行中很有可能是個麻煩，畢竟前車之鑒後車之師，二十年前的皇宮被厲鬼圍攻成什麼樣了。

而雖然在國際法上，大使館是所屬國家的特殊佔有地，如未經許可進入大使館就叫做非法入境，然而嚴格來講，大使館並不算自家領土，依舊是屬於東瀛的土地。

在人家東瀛的地盤上拒絕接收東瀛天皇的避難請求嗯，自己恐怕很難說得過去吧？

駐東瀛大使詢問道：“敢問兩位道長，大使館能不能守得住？”

“無礙，若是沒有仙級鬼怪的進攻或者鬼怪們狂轟亂炸十個小時，我們大使館自然能夠守得住的。”師兄如實回答道。

師弟苦笑道：“其實，若是有仙級鬼怪的入侵，那麼整個東瀛其實也差不多就完了。”

無他，現階段全世界，基本上已經沒有神仙級別的強者了！

道格威爾與鮫人王皆是傳奇境，相當於仙人，然而他們卻並不為人所知，道格威爾一直隱藏自己的實力，對外宣稱自己為半步傳奇境的實力。

“既然如此，那就把東瀛天皇接進來吧！”

駐東瀛大使考慮了許久國際關係的影響，最終咬了咬牙，開口道：“還請麻煩兩位道長了。”

“此乃我等的職分所在！”

# 第三百六十九章 開啟結界

“感謝幾位的援助，你們將是東瀛永遠的朋友。”

當東瀛天皇進入華國大使館的那一剎那，東瀛天皇的心瞬間就鬆了起來，握着駐東瀛大使的手，激動地開口說著：“這件事情結束后，寡人一定會致電國際，感謝華國的友好之舉，你我兩國永遠是友好之邦。”

雖然東瀛天皇沒有任何的參政權，但是類似這種的話還是會說的，而駐東瀛大使也緊緊地握着東瀛天皇的手，憨笑道：“举手之勞，天皇言重了。”

商業互吹，互利互惠，大家心照不宣。

而東瀛天皇進入了華國大使館之後，兩個玄教的道士則是與東瀛天皇的貼身保護陰陽師展開了進一步的交談。

無他，三人都是鍊氣化神境界的修士，也是目前在場的最高戰力，自然要一同商議如何保護華國大使館的安危。

畢竟華國大使館內不僅僅有駐東瀛大使和東瀛天皇，還有附近趕來避難的華國遊客，這裏的人數已經接近千人，他們自然要承擔起保護這上千人的安危。

左林先生輕撫自己的陰陽道袍，對着玄教的兩個師兄弟開口道：“就目前的情報來開，亡靈騎士的數量再一次增加，不過我國的土御門安在先生已經及時支援，那裡的災亂很快就會被平息下來。”

玄教師兄點了點頭，開口詢問道：“嗯，我們附近可有發生什麼鬼怪的動向？”

他對土御門安在能不能平息亡靈騎士並不感興趣，他感興趣的是自己周圍的敵人究竟是什麼情況。

畢竟土御門安在再怎麼強大也不可能現在來支援他們。

左林先生聞言，指着地圖上的地點開口說著：“我們附近的鬼怪不多，大概在這裏和這裡有着兩頭鍊氣化神級別的鬼怪，但鬼怪的數量正在不斷增多，不多時封鎖區的鬼怪也會朝着我們這邊滲透過來。”

左林先生畢竟是陰陽師界的大人物之一，雖然實力不怎麼樣，但是這樣基本的情報還是有的，而且這情報還是實時更新的情報，為了保護東瀛天皇，左林先生當然要和這裏的東道主，玄教修士分享。

況且這兩位玄教修士掌握着打開結界的方式，謊報軍情什麼的簡直是自取滅亡，左林先生雖然實力不佳，但也不是蠢貨。

“我們明白了，謝謝左林先生。”

玄教師弟點了點頭，在師兄一方附和着，同時對着師兄低聲道：“師兄，按照現在的情況來說，我們應該可以擋住進攻，我們待會兒再開啟青陽師伯的結界？”

他們青陽師伯的結界和符籙也不是說能夠一直使用下去的，只能維持半天的時間，超過半后結界將會自行潰散。

玄教師兄沉聲道：“不，現在去開。”

“為什麼？”玄教師弟有些不解。

“半天的時間足夠讓教內的師兄們前來增援，現在雖然只有兩個鍊氣化神的鬼怪，但如果他們一股腦的攻進來我們怎麼辦？”

玄教師兄差點動手給師弟一個大嘴巴子，不過有外人在此，他還是耐着性子解釋道：“大使館內的戰鬥力只有我們二人和左林先生以及兩個剛入門的陰陽師後輩，你能夠以一敵百還是我能夠以一敵百？”

“萬一小鬼們從薄弱的地方入侵這裏怎麼辦？我們自然是不懼這些小鬼，可人民群眾呢？他們可沒有半分的靈氣，我們在這裏的任務就是保護大使館內所有人的安全，不然我們直接突圍就完了，何必畫地為牢固守一方？！”

聽到師兄的話語后，師弟便乖乖去開啟青陽師伯留下來的結界去了。

師兄說的很清楚，很明白，師弟並沒有任何反駁的話語，但他總想要說些什麼。

那可是青陽師伯的手筆啊！

如今青陽師伯已經飛升仙界而去，駐東瀛大使館里的結界是青陽師伯為數不多的結界，用一個就少一個，這樣珍貴的東西，用了豈不是太過可惜了？

臨近開啟之前，玄教師弟還是有些不忍，小聲道：“這可是青陽師伯最後留下的幾個結界師兄，要不我們再等一會兒吧？”

玄教師兄板着臉，規規矩矩的開口道：“人命關天，若是青陽師伯得知他老人家留下的法陣竟然能夠挽救數千人，自然也會樂意至極！”

師兄都這樣說了，師弟哪兒有違背之理？

只能嘆着氣，打開了這位已經飛升仙界的青陽仙人留下的最後結界。

隨着玄教師兄與玄教師弟二人的同心協力，一股明亮的光芒瞬間從大使館的中央綻放而出，以一股五芒星姿態衝天而起，短暫的將黑夜化作白晝，緊接着化為一道罩子將整個華國大使館給籠罩了起來。

在罩子的最上方，一張散發著電弧的符籙閃爍着耀眼的光芒，上面蘊藏着不俗的靈力，震懾周邊一切！

周邊的小鬼被這巨大的聲音給吸引，紛紛圍了過來，不過還沒靠近百米，那道符籙便主動散發出九霄神雷，瞬間就讓試圖靠近大使館的小鬼們魂飛湮滅！

左林先生微微有些震驚，他和那位青陽仙人算是同一代人，曾經也曾見到過那位青陽仙人。

只不過青陽仙人自從二十年前的秦始皇陵事件后就再也沒有動過手了，因此左林先生並不清楚青陽仙人的能力，自己對仙與人之間的差距還不是很清楚。

不過在這一刻，左林先生見識到了什麼是真正的神仙。

這道符籙、這裏的結界都只是青陽仙人在煉虛合道境界時布下的，已經整整過去了十年的時間，十年後的今天還有現在這樣的能力，這自然是讓左林先生比較震驚的，同時也感到一股深深的無力感。

同樣是人，大家都是同一時間開始修行超凡之術的。

你已經成了江湖傳說，飛升仙界留下不朽神話，我卻和你的後輩弟子一起在百鬼夜行之中抵抗厲鬼，這可真是人比人氣死人啊。

就在華國大使館開啟了青陽真人留下的符籙結界后，封鎖區里的戰爭也進入了膠着狀態。

# 第三百七十章 異世界

“嘭！”

巨大的聲響從封鎖區內傳來，身着泛白狩衣的土御門安在站姿筆直，緩緩抬起左手，用力下壓，瞬間將幾個試圖衝鋒的亡靈騎士鎮壓湮滅。

“嘶！”

泛着藍色幽火的骷髏馬嘶鳴着，亡靈騎士緊緊地握着手中的騎槍，一個一個神情嚴肅，用槍指着土御門安在，再一次發動衝鋒！

“聒噪！”

土御門安在皺了皺眉頭，順勢甩出數十張符籙來，瞬間在亡靈騎士們面前爆炸，亡靈騎士在這股爆炸的衝擊中消失不見，似乎已經魂飛魄散。

“還是土御門的當家人厲害啊！”

“是啊是啊，土御門安在大人果然不愧是我們東瀛第一強者！”

“安在大人！安在大人！”

周圍的東瀛官府武裝人員見亡靈騎士被土御門安在盡數消滅后，紛紛鬆了口氣，開始討論起來，特別是對土御門安在進行特別誇讚。

他們費了半天勁兒都沒能解決的亡靈騎士被土御門安在大人輕鬆解決，這足以說明土御門安在大人的能力了！

不說當世第一，前十也是可以的！

在消滅了這六個亡靈騎士后，土御門安在也鬆了口氣，只不過他的手臂隱隱作痛，似乎是因為用力過度而導致的。

不過土御門安在並不是很在意，畢竟這也是老毛病了。

二十年前的百鬼夜行，土御門三傑之中土御門輕人當場死亡，而他雖然僥倖逃了一條性命，但也身受重傷，右手已經壞死，很難有所反應。

“安在，你要適當的休息了。”

土御門安在正準備回去坐鎮之時，一道清澈的聲音忽的傳到了土御門安在的耳畔，讓土御門安在的身子為之一顫：“你的手臂不行，還是回去歇歇吧，免得惹出什麼事來。”

當聽到這句話后，土御門安在還沒什麼反應，反而是周圍的武裝人員開始為土御門安在憤憤不平：“什麼人在這裏瞎說話？！土御門安在大人可是我們東瀛第一強者，安在大人怎麼可能不行？！”

土御門安在並沒有理會周圍的話語，目光死死地盯着一個點，靜靜地開口道：“你來了，我還以為你不會來了。”

一個穿着潔白僧衣的年輕和尚出現在眾人的視野中，和尚慈眉善目，眼睛明亮睿智，步履穩健，雙手合十后，道了一聲佛號后，緩緩開口道：“這裡是晴明大人的降臨之地，我怎麼可能袖手旁觀？”

土御門安在感受着這個年輕和尚的氣息，嘆了口氣，緩緩開口道：“你已經到達玄仙的境界了吧？要不了多久...你就是真正的仙人了。”

周圍的圍觀群眾倒吸一口涼氣，感覺有些不可思議，不知道這是什麼情況，也不知道這個看起來十分年輕的和尚究竟是什麼人。

他們東瀛竟然藏着一位玄仙級別的大能？！

這究竟是何人？！

“尚遠。”

年輕僧人見狀，擺弄了片刻佛珠后，緩緩張口道：“仙人之境，不是那麼簡單的。”

“這些年你走南闖北，拜訪過華國玄教的十九位真仙，也到達不列顛與那位道格威爾院長交談，你說你距離仙人還遠？我不信。”土御門安在冷笑的說著。

年輕和尚並沒有繼續說些什麼，而是開口道：“安在，敘舊的事以後再說吧，我們還是先解決櫻都的鬼怪之事。”

土御門安在點了點頭，也不客氣，直接對着年輕和尚道：“好，城南和城東交給你了。”

“沒問題。”

兩道身影迅速消失在原地，只留下一地驚愕的群眾。

對於這個年輕和尚的身份，這裏的指揮官還是知道的。

畢竟，二十年前的事件他也是有參与過，自然知道這位穿着白色僧衣與世無爭的和尚究竟是誰。

當兩人走後，所有人的目光都轉移到了軍隊指揮官上，雙眼冒光，對着指揮官詢問道：“將軍，您知道這位大人的身份嗎？”

見周圍士兵的求知欲頗為嚴重，將軍嘆了口氣，緩緩開口道：“那位便是當年安倍晴明大人最看中的弟子，安在大人的師兄，土御門緋世。”

二十年前的災難中，土御門輕人當場身亡，土御門安在右臂被封，只有土御門緋世恢復正常，恢復正常之後為了追隨安倍晴明的腳步，他這些年來走南闖北，拜訪過玄教、虛教的眾多仙人，也拜訪過道格威爾魔法院長，更是和阿爾、趙佗等黑惡勢力有所往來。

如今的他，已經是玄仙強者，在目前的超凡者世界上，無疑是排行前十的存在。

“原來是土御門緋世大人...我知道了。”

這個名字他們只在互聯網上聽到過，並沒有真正的見到過土御門緋世的照片。

今日，他們知道了東瀛真正的第一強者的真面目。

之前呵斥過土御門緋世的人不由低下了頭，感到羞愧不已，恨不得馬上切腹自盡。

.....

虞蘇坐在櫻都的一家女僕咖啡廳里，雖然裏面空無一人，但虞蘇還是自己給自己泡了個咖啡，回憶着過往。

想當初在大學的時候，自己最大的願望就是當東瀛櫻都的秋恭弘=叶 恭弘原女僕咖啡廳里享受一波服務。

但在現在看來，自己當時心無大志啊。

虞蘇輕輕捏起咖啡杯，抿了一口價格昂貴的咖啡后，嘆了口氣，緩緩將咖啡杯放在了桌子上，喃喃自語道：“我還沒來得及找你們的麻煩，你們就這麼迫不及待的主動上門了嗎？”

這次的百鬼夜行並不是他所主持的。

換句話來說，這次的百鬼夜行根本就不關他的事情。

亡靈騎士來自另一個世界，這六個亡靈騎士是那個世界的前鋒官、斥候，來探查地球虛實的。因為他們自帶亡靈屬性，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櫻都亡靈的蘇醒，所以才導致了百鬼夜行。

看來不多時，另一個世界的大軍將要攻伐地球了。

“你以為地球只不過是個無人問津的小位面，可以隨便侵略？”

虞蘇把玩着手中的咖啡杯，緩緩開口道：“想法很好，可惜我已經鎖定了你的世界位置...天庭的大軍方成立沒幾天，試刀石就來了。”

坐擁三個世界的虞蘇根本就不慫！

# 第三百七十一章 肆虐

“吼！”

亡靈戰士越來越多，充斥在櫻都街頭之中，在大街小巷裡亂竄，顯得無比的暴躁。

這次亡靈戰士的數量已經漸漸發展到了數十個，而且數量正在源源不斷的出現，恐怕不多時便會有數百亡靈騎士的出現。

“可惡啊！”

土御門安在靈活的將符籙甩出，瞬間引爆了幾個亡靈騎士，氣喘吁吁，右臂也開始隱隱有些脹痛起來。

他已經撐不住了，亡靈騎士雖然不如他，但是挨不住亡靈騎士的數量眾多。

亡靈騎士遍布在櫻都的各個角落，他並沒有什麼辦法掃除這裏的亡靈騎士了。

土御門緋世一襲白衣，與土御門安在並肩戰鬥，感覺有些費力，力不從心了。

這裏的亡靈騎士實在是太多了，並不是說土御門緋世不認真抗敵，而是他實在是無能為力。

亡靈騎士們密密麻麻，如同一片汪洋大海！

“殺，殺光這裏的土著！”

隨着一聲亡靈騎士中指揮官的一聲大喊，一百多名亡靈騎士登時一擁而上，以自己胯下地獄烈火馬超快的機動性在都市中不斷遊走，肆意屠殺着東瀛的官兵。

東瀛並不是一個強制參加自衛隊的國家，因此參加東瀛官兵部隊的官兵皆是自願加入軍隊的戰士，並沒有那麼容易潰敗。

他們在第一時間確實抵擋住了亡靈騎士們的進攻，畢竟骷髏馬、地獄烈火馬再怎麼強大、再怎麼機動性，終究還是不如坦克以及降魔子彈的。

然而問題在於，這個亡靈騎士的數量正在源源不斷的增多，不僅如此，這裏還出現了一些更加恐怖的生物！

食屍鬼！

大批大批腐爛的食屍鬼從泥土裡攀爬而出，配合著正面攻擊的亡靈戰士，從後方襲擊東瀛軍隊，從而使東瀛軍隊大亂，成功擊潰東瀛軍隊。

“此地，歸於我主了。”

碩大的地獄之門從櫻都立起，一個疑似太乙金仙氣勢的亡靈騎士首領從地獄之門中策馬而出，他的骷髏馬閃爍着蒼藍色的鬼火，乍一看倒是讓人寒毛炸出，恐怖不已。

“該死！”

屬於太乙金仙級別的氣壓從那亡靈騎士之主的身軀中爆發而出，瞬間就讓土御門安在與土御門緋世兩人炸裂開來，被這股太乙金仙的氣勢壓得從緩不過起來。

“我的神識縱觀附近八千米，就現在的情況來說，最強的人是你們兩個。”

亡靈騎士之主踏着蒼藍色的鬼火，馬蹄聲陣陣，踏空而來，居高臨下，輕蔑的看着土御門安在與土御門緋世，張口說著，用這一口流利的東瀛語：“我主即將統治此方世界，你們兩個雖然愚鈍，但仍舊可以成為我主在此方世界的使者。”

亡靈騎士之主似乎並沒有給土御門安在、土御門緋世任何拒絕的機會，彷彿一切都是理所應當，兩人定然會同意一般。

“額”

望着這亡靈騎士之主如此滿不在乎的表情，土御門安在勃然大怒，他好歹也是東瀛超凡者的領袖，讓他投降是絕對不可能的！

土御門安在啐了口唾沫，哈哈大笑道：“白日做夢去吧，爾區區鬼魅亡靈，也敢染指這大千世界？！”

他的右臂隱隱有些刺痛，不過這都無所謂了。

土御門安在知道，自己今天有可能會死在這裏。

但那又如何？

如果不是僥倖，自己二十年前就該死了，在土御門安在心中，自己一直以來都只是個死人，若不是安倍晴明大人利用通天手段，自己早就魂歸冥界。

這二十年的時間，他兢兢業業，無時無刻不在努力的勞作，就是為了守護一方平安，不負安倍晴明大人的囑託。

如今，他圓滿了。

“噗嗤！”

一股熱流從土御門安在的脖頸湧出，土御門安在的脖頸瞬間綻放出一朵璀璨的血紅玫瑰花，鮮血殷殷，土御門安在只感覺喉嚨一陣劇痛，彷彿被什麼割破了一般，呼呼風聲呼嘯而過，一陣又一陣的血液流出，他只感覺自己癱倒在地上，眼前的亮光逐漸微弱下來，最後消失於無。

土御門緋世見狀，沉默片刻后，雙手合十，開始喃喃道：“南無阿彌多婆夜哆他伽多夜，哆地夜他阿彌唎都婆毗”

雖然土御門緋世親眼所見土御門安在的靈魂被亡靈騎士之主所撕裂，但他還是忍不住念起了往生咒。

不求別的，而求心安。

“他死了，你呢？”

亡靈騎士之主緩緩轉過身來，雙眸之間的蒼藍火焰熊熊燃燒，隱約之間閃過一縷殺戮的興奮感。

作為一個普度眾生的和尚，土御門緋世太了解這樣充滿殺戮的眼神了。

土御門緋世笑了，知道自己今天無論怎麼回答都難免一死，唯一不同的是眼前的這個亡靈騎士之主的惡趣味大小而已。

土御門緋世搖了搖頭，輕聲道：“我會不會投降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你的大勢已去。”

“我地球的強者正在往東瀛增援，你們能殺得了我們，卻殺不了我們仙界的諸多仙人。”

“你，必死無疑。”

見眼神堅定的土御門緋世，亡靈騎士之主感覺有些無趣，嘆了口氣，開口道：“無趣啊，我會不會必死無疑我不知道，倒是你今天要死在這裏了。”

說罷，他高高舉起鬼刀，對着土御門緋世瞄準着，心中一股貓戲耗子的戲謔感升上心頭。

而土御門緋世深呼一口氣，閉目等死。

就在這千鈞一發之際，一道凌厲的慘叫聲猛地想起，想象中的屠刀並沒有落下，土御門緋世疑惑地睜開了眼睛，卻不料一個詭異的局勢出現在自己面前。

原本那個耀武揚威的亡靈騎士之主忽然躺在地上痛苦地哀嚎着，他的左手被一股奇異的力量所封鎖融化，土御門緋世可以清楚的看見，一張符籙緊緊地貼在亡靈騎士之主手臂上，燃燒着他的手臂。

“緋世，你沒有讓我失望。”

一道溫和如玉的聲音從土御門緋世身後響起，土御門緋世愣了一下，身子難掩的激動了起來。

這道聲音的主人，他非常的熟悉！

# 第三百七十二章 冥皇

聲音的來源身上穿着的是略微陳舊的窄袖褲裙便服，看起來落魄至極。

不過，若是他那眉清目秀的五官，凜然鮮明地煥發與生俱來的才氣倒是讓人不敢小覷。3

土御門緋世神情激動地看着這道人影，而這道人影鮮紅的嘴唇含着微笑，微微望着在地上痛苦哀嚎的亡靈騎士之主。

“晴明大人！”

土御門緋世激動的叫出了聲，就連方才土御門安在之死產生的壓抑感也消失的一干二凈。

雖然是舊友，但跟安倍晴明大人比起來簡直不值一提，在安倍晴明大人出現之後，土御門安在便在土御門緋世心中毫無存在感。

“你且退遠一些，免得傷到你。”

安倍晴明的聲音令土御門緋世心存感激，立刻自覺退去，免得驚擾到安倍晴明大人辦事。

雖然土御門緋世退開了距離，但是為了避免安倍晴明大人受到傷害，便遠遠地瞅着安倍晴明大人和地獄之門，免得出現什麼事端。

而遠處，東瀛官府也在密切的監控此次事件，避免發生意外。

無他，雖然這位東瀛的大能之輩安倍晴明歸來，但誰都不能保證安倍晴明依舊是那麼的強大，那麼的雷厲風行。

他們不能這樣一昧信任安倍晴明，萬一安倍晴明出了什麼差錯，整個櫻都豈不是就遭受了滅頂之災？

這才是他們監控這裏的真正原因，當然，他們還是無比的希望安倍晴明可以戰勝這些亡靈騎士的。

畢竟安倍晴明是站在他們這一邊，而亡靈騎士妥妥的是對頭，無論如何，安倍晴明戰敗對他們而言百害而無一利。

“你來自哪裡，你的主是誰？”

安倍晴明的雙眸妖異，在於亡靈騎士之主對視的一瞬間，亡靈騎士之主瞬間就被安倍晴明所控制，聽到安倍晴明的詢問后，情不自禁的開口道：“我是骷髏亡靈騎士第四十七軍團的指揮官，我聽命於冥皇的號令。”

聽到這句話后，安倍晴明不由揣着下巴思考起來。

第四十七軍團，這麼說明他前面至少還有四十六個軍團。

剛開始安倍晴明還覺得這個人數似乎有點多，但又想了想天庭的太乙金仙數量，瞬間就釋然了。

這麼看來，雙方在太乙金仙這樣的中流砥柱上其實差不多。

安倍晴明繼續開口詢問道：“你進攻這方世界是聽了誰的指令？”

聽到這裏，被安倍晴明控制的那個亡靈騎士軍團長瞬間就激動起來，開口道：“乃冥皇陛下親自下詔，我身為軍團長，自當身先士卒！”

說罷，這個亡靈騎士軍團長神情還十分的尊崇，彷彿對這個冥皇有着無比的狂熱信仰，就連被安倍晴明控制催眠也難掩這種狂熱的信仰。

“你見過冥皇嗎？”安倍晴明見狀，隨口詢問了一句：“冥皇認識你是誰么？”

他想知道這個冥皇究竟是另一個世界名義上的領袖還是真正的天道。

畢竟這種東西光憑說還挺難區分開的。

有虞界的天道是人族的虞國皇帝還是天庭的玉皇大天尊、六方尊主？

其實都不是，是主宰一切萬物的天帝虞蘇。

琉璃世界的天道是靈山三如來還是三柱神？

其實也都不是，真正的天道還是主宰一切萬物的天帝虞蘇。

他不能從這一個小小的冥皇稱謂上區分這到底是不是天道。

“沒有見到過，冥皇陛下深居九幽之下，深居簡出，很少有人見到過冥皇陛下。”

這位亡靈騎士軍團長如實的開口說著：“平時處理事物的是死靈王大人。”

這都什麼狗屎稱呼，冥皇我忍了，這個死靈王又是什麼鬼？

安倍晴明，也就是虞蘇也已經無力吐槽了。

從亡靈騎士和亡靈騎士軍團長開始，他就感覺這個新的異世界起名略微有些潦草，卻沒想到潦草到了如今這般地步。

算了算了，遲早都要被自己滅掉，潦草就潦草吧，大不了自己給他改個名字。

虞蘇在心中安慰了一聲后，接着細細詢問一切關於異世界的問題。

虞蘇如果直接將這個亡靈騎士軍團長殺死，那麼自然而然便可以得到很多的情報，但虞蘇並不想這樣做，而是想搞一波反間計，把這個亡靈騎士軍團長完好無損的放回去，噁心噁心那個冥皇。

多耽誤一些時間也是值得的，畢竟早點晚點都一樣，自己也不打算立刻就攻入地獄之門，覆滅異世界。

自己的兵馬還沒有集結完畢，不着急，自己總不能單槍匹馬殺入異界，然後一人擋雄獅百萬，與同境界的冥皇交戰。

這樣太傻了，雖然自己極大可能會贏，但代價不小，現在的虞蘇寧願讓自己的屬下拋頭顱灑熱血也不願意自己受到重創。

原因無他，自己如果受到了重創，那麼將會有極大的可能吸引其他天道前來襲擊，就好像深海中聞到血腥味的鯊魚一般。

自己若是死，琉璃世界、有虞界以及地球，三界俱亡。

換位思考，如果是虞蘇聽說有天道受傷不輕，他也會化身鯊魚之一，去分一杯羹的。

所以，天道之間的戰鬥，大多都是世界與世界之間的戰鬥，另一個世界的士卒徹底摧毀了世界的核心，那麼天道的修為自然會受到影響，屆時收掉人頭也是輕而易舉的了。

詢問完一切事情后，虞蘇故意用了大羅金仙級別的失魂咒，拍了拍手，對着這個亡靈騎士軍團長開口道：“行了，忘掉這裏發生的事，只記住你被本地土著打敗了，你回去吧。”

亡靈騎士軍團長面無表情，正準備離開，虞蘇似乎又想到了什麼，又給了他催眠了一手：“尋機刺殺冥皇。”

這一句話倒是用了十成的天道境失魂，這句話將會埋藏在他的心裏，只要他見到了冥皇，便會不顧一切的上前刺殺冥皇。

嗯，刺殺是百分百失敗的，但噁心一手冥皇也是值得的。

玩過遊戲的人都知道，打團之前搞一波對手心態，這樣團戰勝率將會提高三成。

# 第三百七十三章 地球聯合

“晴明大人，現在的情況怎麼樣？”

一念畢，土御門緋世連忙圍了上來，對着化身安倍晴明的虞蘇大獻殷勤：“您已經消滅了那些噁心的亡靈騎士了吧？”

“還沒有。”

虞蘇搖了搖頭，雙眸之間帶着憐憫世人的神光，緩緩張口道：“他們始終在地獄之門的另一邊，我無法將他們徹底消滅。”

土御門緋世聞言，驚訝不已，試探性的開口詢問着：“晴明大人，地獄之門的另一邊有什麼？就連您也對其忌憚不已...”

土御門緋世很清楚剛才那耀武揚威的亡靈騎士軍團長的實力，而安倍晴明竟然可以輕而易舉的擊敗他，想必實力已經到達一種驚人的地步，就是如此驚人的地步，竟然也對地獄之門的另一側感到忌憚？！

那麼地獄之門的另一邊究竟是何方神聖...莫非真的是來自地獄的大門？

“地獄之門的另一邊是另一個世界，那個世界充滿了殺戮、血腥。”

虞蘇面無表情的忽悠着，看起來充滿了嘆息之聲：“那個世界，是真正的地獄，地獄之門，名至實歸。”

“那個大門...通往地獄？！”

土御門緋世驚愕不已，雖然他的內心早就有所猜測，但卻沒想到這竟然是真的，那個大門竟然真的通往地獄！

虞蘇表現出一副無欲無求的樣子：“地獄的亡靈們想要藉助舊日之神入侵的機會侵佔地球，重返人間。方才的亡靈騎士便是他們的先頭部隊，根據方才那個軍團指揮官所說，似他們這樣的軍隊，地獄還有不下五十支！”

虞蘇的話讓土御門緋世更是驚慌，連忙道：“晴明大人，我們該怎麼辦？”

見土御門緋世如此驚慌失措，虞蘇緩緩開口道：“我來到地球，就是要通知所有的地球人小心謹慎一些，一同抵抗地獄的入侵，地獄之人入侵之時，所過之處寸草不生。”

“所有的生命都會被毀滅，所有的人類都會被摧毀，這就是地獄，這就是他們的軍隊。”

虞蘇並沒有說謊，只不過是給另一個世界起了個名，叫做地獄。

性質都差不多，都是打進來所過之處寸草不生。

當然，在另一個世界里，他們的生靈也是這麼想的，地球、有虞界和琉璃世界是惡魔的世界，所過之處寸草不生。

沒得辦法，這就是世界的戰爭，一方活，一方死。

當然，大部分的天道都不會讓世界的原生靈全部死絕的，畢竟他們也需要一些生靈填充自己的力量，世界滅亡生靈死絕的情況只可能是原天道窮途末路，拉着自己的人民一起死亡。

不排除那些以殺戮為生的天道，畢竟一切皆有可能。

土御門緋世有些激動，他做夢都沒有想過自己也能實現兒時的夢想，拯救一次地球：“請您指示，我們該如何拯救地球，抵抗地獄的入侵？”

虞蘇開口道：“你聯絡地球所有的軍隊、超凡者，一起集結在櫻都，將東瀛所有的居民全部撤離，必要時刻可能會向東瀛發射核武器。”

“明白，請晴明大人放心，這件事我會親自去做。”

土御門緋世重重的點了點頭，不過眼神之中還是有些迷惘：“晴明大人....我們能夠抵抗地獄的入侵嗎？”

“當然可以，仙界的天庭當然會第一時間行動，進攻地獄的。”

虞蘇笑了笑，對着土御門緋世笑道：“地球只是一個側面戰場，並不會有什麼太強者出現，真正的戰場將會發生在地獄，天庭的百戰精銳將會主動進攻地獄，徹底剷除後患。”

“天庭？”

土御門緋世聞言，神情逐漸凝重起來：他並不是那些坐井觀天的超凡者，這二十年來他走南闖北，當然知道天庭是個什麼組織。

那是屬於神仙的朝廷，那是三界的至高統治者，只存在於華國的神話傳說之中。

虞蘇毫不臉紅的自誇道：“對的，宙斯、奧丁之流相隔太遠，並不是地球的實際統治者，地球的實際統治者卻是天庭的天帝陛下。”

此時，土御門緋世似乎聽到了一個了不得的秘密，心臟怦怦直跳：“這就是...那位道格威爾院長明明已經越身神仙之輩卻不敢肆意妄為，只能自稱半步傳奇的原因嗎？”

只能說，人的想象是無限的，在得到虞蘇的隨口一句忽悠后，土御門緋世已經浮想聯翩。

他見過道格威爾，身為一個玄仙，自然知道道格威爾根本就不是半步傳奇，他也很疑惑為什麼道格威爾已經超過了凡人階段卻一直在地球，而且還如此低調。

現在的他，似乎已經找到了“真正”的原因。

虞蘇自然也不會理會土御門緋世的小九九，只是淡淡的點了點頭，讓他自己想去：“我現在要離開地球，天庭將會派來專門的組織者組織地球的人類抵抗地獄之門，你們最好先按照我的建議集結到一起。”

還沒等土御門緋世行禮，安倍晴明的身影便緩緩消失在土御門緋世的視線內。

土御門緋世恭恭敬敬的在原地靜候了一段時間后，才起身，對着一旁輕蔑道：“你們都聽到了吧？”

虞蘇的聲音並沒有任何掩飾，反而添加了些許的仙力，方圓幾里的所有人都可以聽到虞蘇和土御門緋世的對話，因此土御門緋世也懶得再重複什麼了。

“聽到了安倍晴明大人的話語。”

所有的士兵都面面相覷，將軍咽了咽口水，開口道：“我們明白，這件事情事關重大...我...我..”

“這件事我會親自去和各國交談，倒是櫻都百姓的撤離要儘快開始，免得出了什麼差錯。”

土御門緋世吩咐士兵開始撤離櫻都市民后，轉身消失在點點繁星之中，不是所蹤。

三日之後，不列顛第一魔法學院宣布召回所有學員，包括已畢業學員，共赴櫻都。

玄教、虛教二教也相繼奔赴櫻都。

各國軍隊結盟，航空母艦羅列太平洋。

一時之間，風起雲涌。

所有人都知道，出大事兒了！

# 第三百七十四章 戰艦

夜色中天庭燈火通明，星空之中的浩瀚星辰閃爍着亮光，似乎與天庭燈火遙遙相望。

一聲刺耳的號角聲傳來，緊接着天庭的諸多人影開始迅速動彈着，一個又一個的鋼鐵戰艦衝出了天庭雲層，宛如躍出海面的鯨群！

遮天蔽日的乳白色鋼鐵戰艦從天庭之中衝出，戰艦上布滿了法紋，看起來危險十足。

它們憑空懸浮着，戰艦排成整齊的陣型停靠，漫漫看不到邊際，四處儘是往來不斷的天兵天將，他們都是虞朝之後的百戰精銳。

自從那些從現代來的神仙，如顏若然、青陽仙人、林星淵以及王識明來到天庭任職之後，天庭的裝備煥然一新，天庭軍隊成功裝配了最高級的空中戰艦，並且每一台戰艦都配備了大羅混元金仙親自裝配的法紋符籙，每一艘戰艦都能容納三四萬的天兵，由三位太乙金仙統帥。

如今的天庭戰艦十幾艘，最精銳的幾個戰艦甚至是由大羅金仙坐鎮，當真是威名赫赫，震懾三界，三界無有不臣服者。

原本還尋思和天庭掰掰腕子的靈山和三柱神瞬間表示認輸，根本沒得打。

他媽的，戰艦都出來了，打毛啊。

十幾艘配備了大羅混元金仙全力一擊的戰艦，雖然只能發出一發這樣的能量彈，但十幾發大羅混元金仙同時進行毀滅打擊，這還有什麼打的？

十四艘銀白色的鋼鐵戰艦浮空着，四十多萬天兵集合在此地，整個天庭的天兵都聚集在此，不僅如此，凡是太乙金仙級別的仙人之輩也皆列於陣前。

六御大帝站在天邊，纛旗飄飄，軒轅面部表情的開口道：“天帝法令如山，我等將士將出戰地獄，恆清寰宇，震懾八荒，揚我天庭神威！”

已經身為西王母的鳳凰姜色鳳袍，雍容華貴，青蔥般纖細的手輕輕按在天帝賜予的戰劍上，開口道：“出征！”

“諾！”

一陣又一陣驚天的回應響起，戰艦整齊劃一地轉向，巨大的起航聲隨之懸起，密布的桅杆迅速展開巨大的白色風帆，像是開屏的孔雀，迎風招展。

軍隊開拔，大軍出擊！

隨着十四艘軍艦出擊，軒轅悄然無聲的來到了青陽真人身邊，倒是把剛剛進位真武盪魔大帝的青陽真人嚇了一跳。

雖然他被冊封為真武盪魔大帝，但他知道自己德不配位，在天庭向來十分低調，卻沒想到竟然在出征之日竟然被玉皇大天尊親自找上門來，自然把他嚇了一大跳。

“天帝言，地球有異變，讓你去地球住持地球中人抵抗地獄側翼軍團。”

軒轅面無表情的開口說著，像極了一個沒有感情的工作機器。

地球是什麼地方軒轅並不知道，就跟他不知道琉璃世界一樣。

只不過區別在於，他還知道琉璃世界有六個大羅混元金仙，而地球有幾個大羅混元金仙他就不知道了他現在每天政務繁忙，也沒空去了解一下子地球。

“諾！”

青陽真人先是一愣，隨後迅速反應過來，微微有些興奮：地球可是他的老家啊，回老家住持防務工作，這豈不是衣錦還鄉了嗎？

不過憂愁也湧上心頭：萬一自己搞砸了事情豈不是更加丟人？

於是青陽真人斗膽開口道：“臣斗膽，不知可否請示與斗姆元君一同前去地球？”

斗姆元君顏若然，和他是老相識了，也是老對手了。

雖然兩人彼此看不上眼，但青陽真人也是承認顏若然的能力確實很高，來到天庭之後顏若然和自己一樣，默默裝死。

軒轅想了想斗姆元君是那號人物，回憶了一會兒后才想起來是顏若然，便點頭道：“行，你們兩個去吧。”

一個太乙金仙對現在的天庭而言，可有可無，並不影響大局。

顏若然被調去地球，其實也不怎麼耽誤天庭大軍的事情，畢竟天庭現在已經實現了机械化管理，修行與科技一體化，大羅金仙才是目前戰局的關鍵性人物。

軒轅又叮囑了青陽真人兩句之後，便主動往琉璃世界而來的僧眾去了。

琉璃世界也要參戰，畢竟都是虞蘇所統帥的世界，不能只有有虞界參戰，琉璃世界自然也要參戰。

十四艘鋼鐵戰艦開始行進，在空蕩蕩的雲層之中猛然之間出現了一個巨大的空間裂縫，裂縫之中充滿了無盡的黑暗，沒有光明，沒有一絲溫暖，只有恐懼迷惘在耳畔呻吟。

所有的士兵都不明覺厲，不知道這是個什麼東西，但是大羅金仙以及大羅混元金仙都是認識這個東西的。

空間裂縫嘛，去天外天就能看到好多好多的空間裂縫。

一艘接着一艘的鋼鐵戰艦從空間裂縫進入地獄世界，進入了地獄世界之後，所有天庭士兵的視線內的景象都為之一變。

原本蒼藍的天空瞬間變成了赤紅色，映入眼帘的是三個巨大的紅月，散發出耀眼的紅光！

四處儘是此起彼伏的怪叫聲，底下的城池中閃爍着幽藍色的火焰，一個又一個的骷髏正在巡視着，似乎對突然冒出來的鋼鐵戰艦有些不知所措。

“天上那個東西是什麼玩意兒？”

正在巡邏的一個骷髏兵詢問着一旁的骷髏兵：“咋咋呼呼的，我還以為是頭骨龍呢。”

另一個骷髏兵尋思了半天後，開口道：“我也沒見過啊。”

最先開口的那個骷髏兵揣了揣骨頭下巴，最後靈光一現，開口道：“估計是新品種的骨龍，畢竟只有骨龍才這麼大，會飛。”

“你可真聰明啊，我都想不到這是骨龍！”

“那是，畢竟我即將成隊長了，當然和你不一樣啦！”

兩個骷髏一邊說著一邊看向天邊的那十四頭“骨龍”，卻隱隱覺得這些“骨龍”似乎有什麼變化，一股股巨大的光束出現在他們兩側的一種長長的管子之中。

“這些骨龍想要干什麼？”

“不知道。”

隨着一段簡單的問答，下一刻，整個城池遭受到了毀滅般的打擊。

十四道光柱從天而降，瞬間將這半個城池給摧毀！

# 第三百七十五章 地獄情報

燦爛的爆炸從那堅城中爆裂開來，犹如核武器在城市中央旋轉爆裂了一般，半座城市都毀於了一旦，骷髏在煙霧中被焚燒成了骨粉，亡靈騎士早就已經被碾壓成了粉末，城內所有的居民都亂做了一團，慌不擇路，四處亂竄，同時也不知所措。

天空之中的十四艘鋼鐵戰艦依舊是沒有任何的損傷，只不過不同的是，上面的炮管繼續調準方向，似乎打算進行第二波攻擊。

這座城池的主人，一個雙翼惡魔騰空而起，雙翼振臂騰空，望着十四艘鋼鐵戰艦，瞬間就感覺到了一抹危險的感覺，並且站在這鋼鐵戰艦前，雙翼惡魔也由衷的感覺到了自己的渺小。

他的實力只不過相當於太乙金仙巔峰，還不足大羅金仙，因此面對着龐大無比的鋼鐵戰艦，他就好似在螳臂當車一般，不自量力，根本就沒有任何的可乘之機。

雙翼惡魔咽了口唾沫，努力讓自己的內心保持平穩，手中的三叉戟險些有些拿捏不住。

下一刻，鋼鐵戰艦似乎也已經注意到了雙翼惡魔這個太乙金仙的存在，從鋼鐵戰艦上瞬間爆發出了一道耀眼的白光。

在這道白光之下，雙翼惡魔只感覺自己雙眸之間充滿了明亮，一股炙熱的氣浪逐漸遍布自己全身，雙翼惡魔只感覺自己的身軀正遭受着炎炎烈火的炙烤，他忍不住喊出了聲。

痛！

這種感覺實在是太痛苦了！

就好像身體上塗滿了蜂蜜，而有無數的螞蟻正在啃食你的身體，那種感覺簡直是生不如死！

“玉皇大天尊有令，留其命，探敵情！”

“玉皇大天尊有令，留其命，探敵情！”

“玉皇大天尊有令，留其命，探敵情！”

“玉皇大天尊”

正當那雙翼惡魔感覺自己即將被這道炙熱的白光烤成灰燼之時，一道又一道他不明覺以的聲音從那鋼鐵戰艦中傳來，下一刻，那炙熱的感覺忽的消散開來，雙翼惡魔瞬間感覺渾身一輕，險些從雲端墜落。

鋼鐵戰艦之中及時飛出兩道身影，瞬間就將雙翼惡魔擒下，帶到了方才出手的太白金星面前，太白金星一臉嚴肅的看着雙翼惡魔，冷峻道：“這是何處，你是何人，這裏還有多少座這樣的城池？”

一上來就是三連，瞬間就把雙翼惡魔給問懵了。

合著一擊毀了我城池的人竟然還不知道這裡是哪裡？！

瞬間，雙翼惡魔就有些欲哭無淚，不過生活還得繼續，他也不顧眼前這些人是什麼身份，張口就道：“這裡是庫亂放，我是阿克蘇發歐嗲阿尼，這裡是冥皇的疆域，似我這樣的城市全疆好像有五百七十一座大城有十二座。”

“大城？”

太白金星似乎聽到了什麼不得了的東西，便進一步追問道：“大城是何意？你的這座庫什麼什麼的，是否是大城？”

那個名為阿克蘇發歐嗲阿尼的雙翼惡魔當即開口道：“大城是高位惡魔所掌控的城市，我這裏只不過是區區小城，算不上大城。”

“高位惡魔？”

太白金星揣了揣下巴，緩緩開口道：“高位惡魔是什麼實力？”

阿克蘇發歐嗲阿尼聞言，有些迷茫：“高位惡魔就是高位惡魔的實力啊。”

生於斯長於斯的阿克蘇發歐嗲阿尼並不知道外界怎麼稱呼他們的實力的，他只知道他們惡魔是以下位惡魔、中位惡魔、高位惡魔以及魔王為稱呼的。

見此，太白金星一時語塞，隨後便開口道：“那你說說，我和高位惡魔相比，誰強？”

阿克蘇發歐嗲阿尼認真尋思了片刻后，張口道：“我覺得還是高位惡魔比較強一些，您雖然實力很強，但是與十二城的高位惡魔相比還差些。”

這麼一說，太白金星就知道這高位惡魔相當於大羅金仙了。

有一說一，太白金星在天庭的大羅金仙中實力並不是很強，只能算是中流偏下的地步，而那十二城的高位惡魔應該就相當於大羅金仙里能打的存在了。

醞釀了片刻的情緒后，太白金星繼續道：“還有呢，冥皇身邊可有什麼親近下屬？”

“冥皇陛下身邊有七大魔王，分別對應着傲慢、嫉妒、暴怒、懶惰、貪婪、暴食和色慾，此七大魔王跟隨在冥皇陛下左右，為冥皇陛下最親近之人。”

說罷之後，阿克蘇發歐嗲阿尼猶豫片刻后，繼續道：“我聽說最近似乎新晉了一個魔王，好像被稱為第八宗罪貧窮，不知道是真是假。”

太白金星暗自將這八個魔王記在心裏，不出意外，他們的實力就是比肩大羅混元金仙的了。

那位冥皇

就不是太白金星這個級別可以詳說的存在了，這等存在只能交由天帝陛下去對付。

“好了，感謝你的情報，祝你來世可以轉世到一戶好人家，仙道長存。”

太白金星收集完這個世界的一些情報后，又索要了一份地圖，隨後大方的開口說了一句，還不等那位名為阿克蘇發歐嗲阿尼的雙翼惡魔反應，直接將他凈化在鋼鐵戰艦上。

作為交換情報的報酬，天庭保證不會驅散阿克蘇發歐嗲阿尼的靈魂，並且將他的靈魂妥善放置到有虞界，讓這個生靈繼續投胎，並不參与任何的干涉。

來世他是人是獸、是仙是鬼、能走到什麼地步，就都要靠他自己的本事了。

緊接着，太白金星去彙報此事，而玉皇大天尊軒轅得知后，立刻召集了有虞界、琉璃世界兩大世界的十二位大羅混元金仙級別的強者，進行了一次會議。

目前天道虞蘇還不在場，所以一切事宜暫時由軒轅指揮。

軒轅笑道：“各位如何看待那傳說中的八宗罪之魔王？”

地府執掌者泰山府君尤為暴躁：“八個大羅混元金仙罷了，且不說其中有一個還存在疑點，就算是大羅混元金仙，也只不過是新晉之人，怕甚麼，一刀剁了得了。”

來自靈山的燃燈如來道了聲佛號后，憐憫般的開口道：“泰山道友所言極是，貧僧附議。”

# 第三百七十六章 無題

其實靈山的如來們還蠻尷尬的。

當初琉璃凈如來、彌勒留如來以及迦難明如來被虞蘇處死之後，新冊了五個如來，分別為藥師琉璃光如來、釋迦如來、阿彌陀如來、燃燈如來和彌勒如來。

誰知最後只有藥師琉璃光乳來、燃燈如來和釋迦如來三人成了大羅混元金仙，而阿彌陀如來和彌勒如來依舊是大羅金仙巔峰，雖然看起來距離大羅混元金仙只差一步，但這一步畢竟是天差地別的存在。

所以，靈山現在有個很尷尬的局面，如來不是如來，隔壁的三柱神天天偷笑着他們，他們當然感覺很不舒服了。

因此，燃燈如來才會站出來贊同泰山府君，想要盡可能的與地獄決戰，從而建立功勛。

不僅如此，靈山的如來們發現，他們修鍊的佛法好像從某種程度上克制地獄生物，與道法相差無幾。

有虞世界的道修有一說一，其實並不是所有人都修行道家攻法，雖然那些玄教、虛教聽起來很像道教門派，但他們的修鍊功法都比較雜，並不是統一為道教。

而琉璃世界的靈山佛修倒是人人都是佛修，對抗地獄簡直是如虎添翼，信手捏來便可。

最無奈的恐怕就只有三柱神了。

有虞世界雖然並不全是道教修士，但畢竟道修還是蠻多的，只有他們既不是道也不是佛，對地獄也沒有什麼明顯的克制手段，只能表示心態爆炸。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們現在對這八個魔王並不熟悉，不能貿然出擊。”鎮元子微微扶須開口道。

泰山府君有些不滿地開口說著：“我們十二打八還需要害怕些什麼？”

其實這根本就不是十二打八的問題，他們十二個當中，還有四位大羅混元金仙的屬性是從根本上克制這地獄之人的，他們就算是魔王也奈何不了他們。

神農也覺得要穩重些，便開口道：“凡事還是要穩妥些，畢竟我們也不清楚方才那個地獄生靈到底騙沒騙我們，萬一不是八魔王而是十八魔王呢？”

“對，我們可不能信敵人的一面之詞，畢竟他們是敵人而不是友軍。”

見神農表態后，作為神農多年的搭檔夥伴，軒轅也在第一時間開口道：“還是等斥候部隊探索完畢再說吧。”

“況且看方才那地獄生靈慌張的表現，他們似乎並不清楚我們的入侵，我們完全可以先藉此機會重點打擊周圍城市，大幅度破壞地獄的人力，分擔決戰時的壓力。”

軒轅的計謀不得不說還是挺不錯的，別的不說，最起碼這張地圖是真的。

因為這地圖並不是那地獄生靈畫出來或者變出來的，而是本來就存在的地圖，因此上面畫的內容絕大多數都是正確的。

他們完全可以依照上面的地址，挨個出擊，盡可能在地獄反應過來之前對附近城池進行毀滅性打擊，從而消除一定的隱首發

聞言后，一直低調沉默地三柱神同時表態同意，而鯤鵬更是拍手大笑道：“此計甚好，我覺得可行。”

西王母也沒什麼意見，她一直都沒有什麼意見，在十二位大羅混元金仙當中，西王母的存在感不高，似乎對征討地獄並不感什麼興趣。

隨着此計謀的展開，天庭的十四艘鋼鐵銀河戰艦瞬間揚帆起航，在地獄世界的紅月與黑雲之中穿梭而來，在短短的三天之內，連破二十五城，其中甚至還包含兩座大城！

不過根據天庭所言，他們的主要目標就是大城，其他的二十三座城只不過是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罷了。

而處於地獄世界的中央，九幽之下的八大魔王聚在一起，頗有一些群龍無首之意。

因為八大魔王發現，自家的那位一直深居簡出的冥皇陛下，他消失不見了！

不過他們八大魔王也沒有自亂陣腳，而是迅速開始調動其餘諸城邦的軍隊，開始建立防線抵禦天庭的進攻。

雖然冥皇陛下現在不知所蹤，但八大魔王仍舊擔心那位冥皇陛下突然出現，以不能守土之罪把他們給斬了。

一場地獄攻防戰便這樣轟轟烈烈的展開了。

濃雨紛紛，地獄的雨水是猩紅、血紅的，虞蘇靜靜地坐在椅子上，那椅子高居穹頂，愜意地看着雙方的戰局。

在虞蘇的對面，同樣坐着一位被灰霧瀰漫繚繞着的黑色斗篷人影，同樣坐在椅子上，雙眸看着底下的戰局，表情似乎有些不同尋首發

虞蘇望着坐在自己對面的那道人影，緩緩開口笑道：“你說你，窮兵黷武又能如何？一個世界供養八個大羅混元金仙也就罷了，你還一直提升你也不怕世界之源崩潰。”

地獄世界之所以會變成這樣，大概率是因為冥皇用了世界之源，進行誕生諸多大羅混元金仙的原因。

一個世界的大羅混元金仙頂多十個，雖然地獄世界現在只有八個，但冥皇已經用世界之源把上限提升到了十五個，因此地獄世界才會變成如此。

地獄世界的生靈沒有一個凡物，自然是因為凡物在地獄這種環境當中根本就生活不下去，地獄里自然不會有凡物的出現。

“我的世界自然由我做主，我這樣做自然有我的道理。”

冥皇坐在虞蘇對面，聽到虞蘇如此說話后，不由冷哼一聲，接着道：“不似你，撿漏一般得了一個世界，平添了十個名額。”

冥皇從始至終都以為，這地球是虞蘇白撿的位面，殊不知虞蘇白撿了三個世界。

按照正常的發展邏輯，三個世界理應有二十多個大羅混元金仙，但虞蘇只有十二個。

這等歐皇，自然要引的地獄世界的天道冥皇羡慕嫉妒恨了。

按照目前的局勢而言，冥皇感覺自己多半要完，但還是在這裏苦苦支撐，佯做倔強。

虞蘇和冥皇的戰鬥在他們二人見面的那一刻便打響了，天道境只要是坐着都會讓人感覺到殺機。

虞蘇一直都是輕鬆愉快，愜意無比。而冥皇一直都是苦大仇深，很顯然冥皇並不是虞蘇的對手。

如此一來，勝負可見。

# 第三百七十七章 出師未捷身先死

“我們現在怎麼辦，坐視他們殺入我城？”

嫉妒魔王有些酸了，他不明白都是第四階段的超凡者，為什麼他們就可以攻打我，而自己只能縮在城裡瑟瑟發抖。

暴怒魔王狠狠地拍了拍桌子，直接將眼前的桌子拍成粉末，勃然大怒道：“還等什麼，我們殺出去，干他媽的一干二凈！”

懶惰魔王懶洋洋地癱在座椅上，見暴怒魔王和嫉妒魔王如此激烈，對此也懶得說些什麼，直接舉雙手同意：“我同意，我同意！”

“嘖。”

色慾魔王伸了伸懶腰，刻意擺弄自己妖嬈的身子，緩緩開口道：“這樣憑一腔勇力不成事吧？事情總要有個章程。”

色慾魔王說的很有道理，大家一時之間都同意這個說法，但沒人懂得制定一個章程。

沒辦法啊，大家都是魔王，平時在這片兒世界里吆五喝六，基本上就沒打個架，突然冒出來這麼一大堆机械化、修行化精銳部隊擺在他們面前，他們的腦瓜子當然是“嗡嗡”的了。

新晉的第八宗魔王，傳說中將會給人類帶來貧窮的貧窮魔王緩緩開口道：“目前敵眾我寡，當然不能就這樣衝上去送死，我認為我們應該謹慎些，小心一點，免得着了道，讓王城失陷，愧對冥皇陛下。”

“貧窮，說的對啊！”

“我等身亡事小，可若是連累了冥皇陛下，豈不是有大罪？！”

“所言極是，所言極是！”

“我附議！”

八大魔王大部分都是這個調調，他們很快就達成了一致：不能剛正面當愣頭青！

然後他們就陷入了沉默。

接下來怎麼辦？

不知道啊。

此方世界自誕生以來只爆發過一次大羅混元金仙級別的大戰，而那場戰爭的參与者都已經死絕了，他們這八大魔王都是戰爭的勝利者冥皇陛下親自培養出來的。

可謂是“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從來都沒有離開過冥皇做任何事兒，此番冥皇突然失蹤，八大魔王有一個算一個，都是十分驚恐的。

傲慢魔王不再傲慢，反而謙遜有禮的詢問着：“我們現在到底要怎麼辦？”

別人不慌，他慌了。

好不容易走到了今天這般地位，傲慢魔王可不想死無葬身之地，這也是他不再管自己這傲慢魔王人設的原因。

“轟隆！”

就在此時，一道爆炸聲猛然在所有人耳畔響起，八大魔王同時一愣：敵人這麼快就打到這兒來了？

這不太對勁兒啊！

一個高位惡魔從城牆急行而來，對着眾魔王抱拳道：“諸位魔王大人，一路城邦皆降，不知名的敵軍目前已經打到了九幽，還請八位魔王大人做決絕！”

暴怒魔王人如其名，宛如一隻憤怒的狗熊，從座椅上站起身來，揪起那高位惡魔的衣領，險些將臉貼在那高位惡魔的臉上，暴怒道：“你說什麼？！他們不戰而降？！”

高位惡魔嚇了個半死，小聲嗶嗶道：“有的城邦戰瞭然后才降的。”

這句話跟沒說差不多，大家都不是普通人，這高位惡魔的低語他們還是可以聽到的，但都基本無視。

直接降、打不過投降一丘之貉，有什麼不一樣的，不是都投降嘛？

“出去看看。”

貪婪魔王大手一揮，大步流星得朝着城主府外走去。

“轟隆！”

轟炸聲大起，暴怒魔王從城主府內一躍而起，看着天空之中的十四艘鋼鐵戰艦，怒發衝冠，手指戰艦，暴喝道：“裏面的滾出來，可敢與我一戰？！”

隨着暴怒魔王的暴怒之語傳遍整個雲霄，十四艘鋼鐵戰艦上的目光也聚集到了暴怒魔王身上。

“此乃何人？”

軒轅遙遙一望，對着跪在一旁的上位惡魔降將詢問道：“為何在此挑釁？”

軒轅當然知道這是個相當於大羅混元金仙級別的敵人了。

能夠投降的上位惡魔自然是貪生怕死之輩，聽到軒轅問話后，立馬奉承了上來，看了一眼暴怒魔王，諂媚道：“回大人，此人乃八宗魔王之一，代表憤怒的暴怒魔王。”

“看起來確實挺憤怒的。”

軒轅點了點頭，微微握起金樽酒杯，遙遙一指，開口道：“十四門炮，轟殺！”

軒轅現在說的炮自然不是鋼鐵戰艦上安置的尋常小炮了，而是十四艘鋼鐵戰艦之所以可以稱之為最終兵刃的底氣。

相當於大羅混元金仙全力一擊的滅絕炮！

另一邊，暴怒魔王在外叫囂許久卻無人回復，瞬間就讓暴怒魔王喜上眉梢，認為來犯的敵軍皆是些無膽鼠輩，不敢與自己單挑。

“如此懦弱的軍隊，我豈不是能夠立下無上功勞，從而位列八魔王之首？！”

面對此情此景，暴怒魔王不由有些想入非非。

八大魔王各司其職，各有各的能耐，平日里誰都不服誰，這八大魔王自然也沒個領頭的。

而此時此刻，暴怒魔王似乎感覺自己又行了。

只要擊敗這些來犯之人，彰顯出自己的實力，自己豈不是就成了八大魔王之首啦？

想到這樣的情況，暴怒魔王不由開始傻笑，感覺自己即將走向人生巔峰。

就因為這樣胡思亂想，他完全沒有注意到十四艘鋼鐵戰艦已經悄然無聲的扭轉了炮筒。

一股股強烈的能量在炮筒之中聚集，下一刻，耀眼的白光從炮筒綻放而出，十四道光柱如同毀滅世界的光束，瞬間射擊在那暴怒魔王的身軀之中。

暴怒魔王還來不及發出一聲慘叫，便瞬間煙消雲散，死無全屍！

畢竟這個時候的暴怒魔王毫無準備，又同時遭遇了相當於十四名大羅混元金仙的全力一擊基本上已經是必死的局面了。

餘波還將這九幽城的城牆震塌，無數的亡靈騎士死於此地。

其他七大魔王面面相覷，神色各異。

他們萬萬沒想到，暴怒魔王竟然出師未捷身先死了！

而鋼鐵戰艦上，林星淵倒是頗為嘲諷地看着這一切，喃喃自語道：

“都什麼年代了，還有傻子想單挑呢？”

# 第三百七十八章 要不我們投吧？

大軍壓陣已經有三十天了。

這三十天的時間里，天庭的軍隊只是圍困九幽城，並沒有任何的進攻打算。

他們的打算很簡單，就是等天庭的鋼鐵戰艦充能完畢，醞釀第二波大羅混元金仙級別的炮轟。

雖然暴怒魔王死於他自己的暴怒之下，但九幽城內仍有大羅混元金仙七位，十二打七，看起來優勢很大，但大家都是惜命之人，誰都不想上去打出1換1，因此才這樣一直拖着時間，等待聚能完畢，一炮轟出。

而七大魔王也沒有任何的反應餘地，只能在九幽城裡固守待援，等候那位傳說中的冥皇回援。

如果冥皇不來，他們也就只能這樣坐吃山空，最後被天庭大軍剿滅了。

“怎麼辦？冥皇陛下什麼時候回來？”

嫉妒魔王很顯然有些不安，他略微有些暴躁的開口說著：“再這樣下去，我們要被城門外的人給活活耗死！”

色慾魔王有些無奈，緩緩張口道：“冷靜，暴怒已經死了，你難道想繼承他的名號么？”

嫉妒魔王聞言，癟了癟嘴，有些不屑的開口道：“誰想繼承那個匹夫的名號？”

嫉妒魔王雖然人設主要是嫉妒，但他並不嫉妒那個弱智一樣只會送死的暴怒魔王，相反還嫌棄這暴怒魔王丟了他們八大魔王的臉。

貪婪魔王張了張口，發出聲音道：“行了，我們除了固守待冥皇陛下歸來，還有什麼辦法？”

所有人都沒有說話，有些沉默不語。

他們都知道這並非是唯一的辦法，解決的辦法有很多，最簡單的一個就是投降。

堂堂大羅混元金仙，萬界之中也算是頂級強者，對面沒理由會拒絕。

所有的魔王心中都閃過了這個念頭。

區別在於，有的人只是想想，而有的人則是真的打算這樣做。

所有人都沉默不語，因為這句話說出口就意味着他們當中有人起了降敵之心。

然而又沒有證據確鑿的證據，所有人都不敢隨便開口，以免因此而擾亂軍心。

貪婪魔王勉強擠出一抹微笑，對着在座的魔王們開口道：“大家加油，冥皇陛下不日就會回來，到時候一切困難將會迎刃而解。”

“是啊是啊，加油，不要放棄，我們要微笑的面對困難！”

懶惰魔王也出乎意料的站起身來，對着大家激勵着，根本就不像是一個魔王，而是像一個地球主播。

“沒錯，我們要團結！”

“任他有千軍萬馬，我們團結一致，他們休想殺進九幽城！”

七大魔王給自己加油打氣着，每個人都義憤填膺，似乎要喝九幽城共存亡。

一時之間，九幽城倒是有了一種萬界第一堅城的風采。

鋼鐵戰艦上，軒轅開着會，對着所有的大羅混元金仙開口道：“他們的降書你們都看了吧？”

“嗯。”

周圍的大羅混元金仙紛紛點頭，九幽城內部分人的降書剛才被他們傳閱了一遭，人人都有所翻閱。

他們至今為止，已經接到了來自貪婪魔王、懶惰魔王以及色慾魔王三個魔王的降書，其三者皆願意做天庭的內應，待總攻之時為天庭打開城門。

誰都想不到，在九幽城大殿內群情激揚，看起來最是忠心耿耿的貪婪魔王、懶惰魔王以及色慾魔王卻是最先投降的人。

神農詢問道：“此三者可信？”

“不可信。”

軒轅搖了搖頭，笑道：“此三者可能是詐降，故意引誘我軍不過無所謂了，再過半個月，我們的聚能炮就充能完畢，可以進行第二次打擊了。”

“他們若是真降，我們倒是可以請示天帝陛下，讓天帝陛下抉擇此等降人的結局。”

軒轅說完，繼續開口道：“不過我估計是沒什麼好結局，投降之人又能怎樣受到信任呢？”

說罷，來自琉璃世界的三柱神尷尬了一下：他們好像就是降將。

說罷，他們不由朝着靈山的如來們望去，卻見如來們正襟危坐，一個個的雙手合十，彷彿剛才沒有聽到軒轅說的話一般，瞬間就讓三柱神感到無奈。

我們三個是降將不假，你們靈山的好像都是降將吧，你們為什麼可以如此泰然自若啊？不知道的還以為你們是有虞界自己人啊！

“納降還是要納降的，只不過你們沒必要在這裏等聚能炮了。”

就在此時，虞蘇的聲音悠悠傳來，所有人具是一驚，連忙站起身來，迎接天帝虞蘇的到來。

虞蘇對着十二位大羅混元金仙級別的神靈微微點了點頭，緩緩開口道：“他們的後台，這方世界的天道境強者冥皇已經被朕斬殺，待會兒朕便會親自出手，擊潰這九幽城，擒拿七魔王。”

虞蘇的聲音平淡，彷彿在說什麼喝水吃飯的小事一般，根本不是很在意的樣子。

還沒等什麼人反應過來，靈山的眾如來當即齊聲道：“陛下英明！陛下神威！”

虞蘇微微點頭，沒有繼續說些什麼，他已經在心中把這世界交給了自己，這就是自己的世界，沒什麼太多想說的。

虞蘇背手而立，靜候片刻后，緩緩開口道：“你們準備一下接收九幽城吧。”

說罷，虞蘇的身影便消失在眾人面前，引得眾人一種驚愕。

下一秒，九幽城之中便發生了翻天覆地般的爆炸聲，肉眼可見，整個九幽城的城牆崩塌，無數的骷髏兵飛泄！

這一切的一切，只不過是虞蘇一指之威！

這一指的威能，已經超過了十四艘鋼鐵戰艦一同發射的聚能炮了！

四世界天道，就是如此的恐怖如斯！

七大魔王所居的魔王殿搖搖欲墜，瞬間飛出了七道身影，直奔虞蘇而來，似乎想要萬軍取首。

“黃口孺子，自不量力。”

虞蘇搖了搖頭，看着幾個一心一意想要斬殺自己的魔王，抬了抬手，大羅混元金仙級別的貧窮魔王瞬間在眾目睽睽之下被捏爆成了一團血霧！

其餘魔王都有些發懵，但在下一刻他們便明白了此人的身份。

天道境！

最終章 目標諸天萬界

某位恐懼的已經說不出話魔王獃獃的着虞蘇，不知所措。

虞蘇擺了擺手，沉聲道：“朕非嗜殺之人，爾等若是降朕，朕可保爾等不死。”

左右之人面面相覷，望着虞蘇，咽了口口水，忽得低頭，對着虞蘇長拜道：“我等願歸順陛下！”

除去已經死了的暴怒魔王和貧窮魔王，剩下的六大魔王無不降者。

畢竟已經千辛萬苦修鍊到了這般境界，誰都不甘心就此隕落，因而在虞蘇招降之後，紛紛投降。

沒得辦法，生活不易，要不是為了生活，誰又肯當一隻舔狗呢？

隨着六大魔王的投降，地獄世界一觸即潰，即使還有部分不願意投降的生靈，一切都已經落幕。

因為虞蘇也將要閉關，消化掉地獄世界的天道石，從而真正的成為地獄世界主人。

所以，在安撫完六大魔王，讓他們繼續代替自己坐鎮地獄世界，穩定地獄世界的局勢后，虞蘇便讓天庭戰艦撤退，不再攻打地獄世界。

至於地獄世界的反抗軍就讓六大魔王去解決吧。

六大魔王也沒有想到自己投降之後仍舊能身居高位，紛紛惶恐跪拜，表示自己忠心耿耿，一定不負虞蘇重望。

對此，虞蘇也只能笑笑。

要不是老子着急閉關消化天道石，你們六個還能繼續執掌一方世界？做夢去吧。

時至今日，虞蘇手中的世界已經有地球、有虞世界、琉璃世界、地獄世界四大世界，也算是一方大霸主了。

為了消化地獄世界的天道石，開始了新一輪的閉關。

眨眼間，二十年便轉瞬而逝，這四方世界都換了一番模樣。

地球，伴隨着兩界戰爭的勝利，青陽真人、顏若然再一次成為了拯救世界的英雄，世界各地開始流傳關於青陽真人與顏若然的神話故事。

地球之中，為了促進全民修仙、跨入超凡，各國開展各種超凡大學，聘請玄教、虛教以及各大超凡組織的專業導師，超凡與科技同步發展。

風起雲涌之間，湧現出無數的超能人才，而科技水平的進一步提升促使人類也擁有了開拓外太空的能力。

現在的人類已經在皇帝招、孝靈皇帝經、世宗昭皇帝罕、英宗景皇帝八世皇帝，經封神之戰勝利后，九世皇帝柳暴虐不堪，病死於榻上，因起在位期間滅燕亡秦、震齊伐楚，因而得真宗明皇帝。

十世皇帝即位后，與明帝有過之而無不及，三年便逝，得謚號紂，是為孝紂皇帝。

十一世皇帝年幼，奸宦獨掌大權，一時之間朝野震蕩。

西秦餘孽政更名改姓逃至齊地，在齊地起兵，一路攻至虞陽，結束了國祚二百九十一年的虞朝，建立齊朝。

虞朝經二百九十一年十一帝，是為此方世界第一個王朝。

雖然齊皇政特別想以秦為國號，但挨不住手下文武大多來自於齊地，起兵也於齊地起兵，因而定國號為齊，定都臨淄。

經二十年，齊皇政橫掃齊地諸多勢力，將一部分功臣告老還鄉，遂遷都咸陽，改國號為秦。

十年後，秦皇政崩，新皇懦弱，齊地舊權貴起兵謀反，攻入咸陽，殺二世，擁立東海侯簡謙為帝，是為齊太祖。

太祖崩后，又歷四帝，此時此刻在位的是齊六世，少年天子，雄姿英發。

而琉璃世界也成功與有虞世界連接，琉璃世界的孔雀王朝也多與齊國通商，雙方雖隔千山萬重，但簡單的交流還是可以做到的。

一日，泠水河神與修士賭鬥，觸犯天條，時值文曲星下凡應劫，化身宰相杜紅，天帝命文曲星奉旨出斬，河神託夢齊皇，向其求救，在得到齊皇的許諾之後歡欣離去。

第二天一早，齊皇宣旨召杜紅進宮對弈，臨近午時三刻，杜丞相伏案入眠。頃刻，丞相夢中說“斬!斬!斬！”空中雷電交作，一顆頭顱跌落到了院內。

夜間，齊皇夢見血淋淋來尋命鬧事的河神，后命兩員在草原廝殺，戰功累累的大將把守宮門。河神到陰曹地府告下陰狀，泰山府君命小鬼索來齊皇的三魂，到陰間對證，泰山府君遂判齊皇游十八層地獄以示懲罰。

經過一番熟悉的騷操作之後，西天取經開始了。

只不過這次的西天取經聲勢並不是很大，一是沒了大鬧天宮的孫猴子，二是大部分的神仙都明白這次的性質，並沒有太過阻攔，反而琉璃世界的靈山如來們欣喜若狂。

地獄世界還是那副老樣子，不死不活，靜靜地等候着虞蘇消化完天道石。

“拜見陛下！”

歷經地球二十年，琉璃、地獄、有虞世界二百年的時間，虞蘇終究還是消化了地獄世界的天道，四界歸一，天地之間所有能夠感受發生變化的生靈全部前來拜見虞蘇，恭賀虞蘇更上一層樓。

虞蘇微微搖了搖頭，目光深邃，凝視遠方，他的視線之中彷彿到了很多東西。

他的目光透過星河萬里，彷彿到了一個又一個的世界，他到了草原之上奔馳的駿馬，長着西方面孔的人們正在朝拜着馬神；虞蘇的目光又移向其餘的方向，他到了富饒的俊土，拖着鎚子的暴躁神靈正在耀武揚威。

槍火重炮、刀光劍影、劍與魔法、修仙世界、末世廢土

一個又一個不同的世界出現在虞蘇的實現之中，虞蘇長長的嘆了一口氣，望着跪倒一片的大羅金仙、大羅混元金仙們，微微頷首，張口道：“諸位仙家，朕既已平定地獄，統御四界，自當繼續奮勉，起刀兵，伐萬界！”

“朕的目標，是諸天萬界！諸位仙家，可願陪朕一同橫掃萬界，匡扶天庭？！”

雖然虞蘇的聲音讓人驚愕萬分，但眾多大羅混元金仙還是反應了過來，高聲喝道：“我等願隨天帝陛下平定四方，掃定萬界，諸天萬界唯有一位天帝！”

望着跪倒一片的大羅金仙，虞蘇倍感欣慰。

從今天起，諸天萬界將會進入一個新時代，一個由天庭統御的新時代！

順我者昌，逆我者亡！

已經無人可以阻攔這個時代來臨，諸天萬界勢必將會遭受來自天庭的猛攻！

“諸天萬界的天道們，做好準備了嗎？”